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四三・子部・雜家類

- 困學紀聞注二十卷 (卷十一至卷二十) [清]翁元圻撰……………一
- 箐齋讀書錄二卷 [明]周洪謨撰……………二〇一
- 兩山墨談十八卷 [明]陳 霆撰……………二二三
- 秋林伐山二十卷 [明]楊 慎撰……………三五七
- 讀書嚙語十卷 [明]李元吉撰……………四四一
- 戲瑕三卷 [明]錢希言撰……………五三五
- 玉唾壺二卷 [明]王一槐撰……………五九三
- 日知錄集釋三十二卷刊誤二卷續刊誤二卷 (卷一至卷三) [清]黃汝成撰……………六一一

2115/03  
2115/12

困學紀聞注卷十一

餘姚翁元圻載青

考史

戰國策張儀說秦王曰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姚氏  
後序云韓非子第一篇初見秦文與此同鮑氏失

於攷證

原注呂成公麗澤集文取此篇○元圻案韓非子初見秦王曰  
為難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  
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戰國策張儀說秦王曰與韓子同鮑氏失  
云此上原有張儀字而所說皆儀死後事又曰論事深切著明荀卿不如秦  
所以取天下者蓋行其說也而史失其人張儀之名情據此鮑氏知此  
說之不出於張儀而不知其出於韓非也故王氏以爲攷元吳師道國策  
校注引此條補之曰張儀當作韓非又書姚宏序後曰子讀呂子大事記引  
刻川姚宏知其亦注是書考近時諸家書錄皆不載後得於一舊士人家其  
自序云嘗得本於孫朴之子孫朴元祐在館中取會章本參以蘇頌錄錄劉  
敞所傳併案實院新本上標錢劉校字而姚又會章本參以蘇頌錄錄劉  
敞所傳併案實院新本上標錢劉校字而姚又會章本參以蘇頌錄錄劉  
敞所傳併案實院新本上標錢劉校字而姚又會章本參以蘇頌錄錄劉

困學紀聞注

卷十一

大輿鮑氏率意竄改者不同宏字令聲待制舜明廷輝之子爲制定官作秦  
槍死大理獄弟寬令威憲令則皆顯於時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雜史類戰  
國策注三十二卷舊本題高誘注今考其書實宋姚宏因誘注殘闕而補之  
又注十卷宋鮑彪撰又注十卷元吳師道撰取姚宏鮑彪注參校而雜引諸  
書以證之增所遺者謂之補料所失者謂之正

鄒忌不如徐公美

見齊

新序云齊有田巴先生行修於

外王聞其賢聘之將問政焉田巴改製新衣拂飾

冠帶顧謂其妾妾曰伎將出門問其從者從者曰

伎過於淄水自照視醜惡甚焉遂見齊王齊王問

政對曰今者大王召臣臣問妾妾愛臣諛臣曰伎

問從者從者畏臣諛臣曰伎臣至臨淄水而觀然

後知醜惡也今王察之齊國治矣

與鄒忌之言略同洪景盧

全云文獻公謂孟子所書齊

景公問晏子與管子內言戒篇相似蓋傳記若是

者多矣

元圻案容齋三筆一孟子所書齊景公問於晏子云管子內  
言戒篇曰威公將東游問於管子曰我游猶軸轉解南至瑯邪  
司馬曰亦先王之游已何謂也對曰先王之游也春出原農事之本者謂  
之游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夫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從樂而不  
反者謂之荒先王之游夕之業於民無荒亡之行於身威公遇再拜命曰實  
法觀管晏二子之語一何相似豈非傳記所載容有相犯乎管子既自爲一  
書必不誤當更考之晏子春秋也○集證今按晏子春秋內篇問下與孟子

齊負郭之民有狐咥者正議閔王斲之檀衢

氏春秋貴直論狐援說齊潛王曰殷之鼎陳於周

之廷其社蓋於周之屏其干戚之音在人之遊亡

國之音不得至於廟亡國之社不得見於天亡國

之器陳於廷所以爲戒王必勉之其無使齊之大

呂

案史記索隱曰

大呂齊鐘名

陳之廷無使太公之社蓋之屏無使

困學紀聞注

卷十一

齊音充人之遊齊王不受狐援出而哭國五日

其辭曰先出也衣絺紵後出也滿囹圄吾今見

民之洋洋然東走而不知所處齊王問吏曰哭國

之法若何吏曰斲王曰行法狐援乃言曰有人自

南方來鮒入而鮒居

高誘注鮒小魚鮒大魚鮒之鮒也

使人

之朝爲草而國爲墟殷有比干吳有子胥齊有狐

援已不用若言又斲之東閭

齊策謂之檀衢下又云齊孫室

人表作狐爰

在下

注卽狐咥也愚謂殺諍臣者必亡

狐援其洩治之類乎

元圻案洩治事見左傳宣公九年洩治臣

模不幸則厥陽散

齊威王封卽墨大夫注見燕取齊七十餘城唯莒卽墨

不下田單以卽墨破燕齊王建將入秦卽墨大夫

入見畫臨晉武關之策建不聽而亡吁何卽墨之

多君子也建能聽卽墨大夫之謀則齊可以勝秦

矣國未嘗無士也何云是欲趙襄子曰尹鐸之所克也全云此

策燕昭王以樂毅為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於

外燕兵獨至臨淄濟城之下者唯田單與卽墨大夫也

卽墨大夫與田單相與推田單為齊王田單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

全習兵立以為將軍以卽墨大夫為左將軍田單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

樂毅單遣使約降燕軍益齊之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乃迎襄王於

入臨淄而德政齊策齊王建入朝于秦卽墨大夫入見齊王曰齊地方數

千里帶甲數十萬夫三晉之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鄒之間者以百數王

而與之十萬之家使收三晉之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鄒之間者以百數王

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十萬之家使收故地卽武關大夫不欲為

如是則齊威王可立秦國可亡矣齊王不聽遂入秦處之松柏之間餓而死

馬琦宋史紀事本末度宗咸淳十年京湖制置使汪立信移書賈似道曰內

都何事乎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資外禦兵糧現兵可七十餘萬人而沿

江之守則不過七千里若拒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為府府有總督其尤

要者慮其三倍其兵無事則屯舟長淮往來游散有事則東西齊營戰守並

用才相間餽餉不絕互相應援以為聯絡之因選宗室大臣忠良有幹用

者立為統制分東西二府以治任得其人率然之勢此上策也似道得善抵

之地尋中以危法罷免之又帝景祐元年七月元主詔伯顏直趨臨安抵

月文天祥至臨安上疏言宜分境內為四鎮建都統居中以廣西益湖南而

建關于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關于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關于番陽

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關于揚州長沙取鄂隆興取蘇番陽取江東揚州取

兩淮地大力衆乃足以抗敵約口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力分

疲于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間出于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卻也時議以

為迂濶不報

困學紀聞注 卷十一

太平御覽三百三十一引戰國策曰吳子問孫武曰敵人保

山據險擅利而處糧食又足挑之則不出乘間則

侵掠為之奈何武曰分兵守要謹備勿懈潛探其

情密候其怠以利誘之禁其牧採久無所得自然

變改待離其故奪其所愛何云臨楚強楚今本無之

元折案通典一百五十九兵十二載吳子問孫武曰云云與此文同惟保山

據險作保據山險擅利而處作常利而處之牧採作樵牧故作固又多敵據

險隘我能破之也兩句 姚寬戰國策後序曰正文遺逸引戰國策者司馬

貞索隱五事據讓擊襄子之衣衣盡血呂不韋言周凡三十七王白圭為中

山將亡六城選拔中山馬犯謂周君馬犯謂梁王云云王病逾作瘵字廣韻七

事晉有大夫券質音撫文切羊千者著書顯名安陵王中大夫藍諸晉

有亥唐趙有大夫庫賈音擊訓門也齊威王時有左執法公族王篇一事

非一木之枝先王之法非一國之志元姓纂一事引風俗通云晉大夫雲

賢春秋後語二事趙武靈王遊大陵夢處女鼓瑟平原君覽者注云覽擊賊

之名後漢地理志一事東城九門注云碣石山在縣界後漢第八贊一事廉

頗為人勇鷲而好士藝文類聚一事蘇秦為楚合從元戎以錐為矢長八寸

一勢十矢俱發北堂書鈔一事楚人以弱弓微繳加絳扇之上者徐廣注史

記一事韓兵入西周令成君辨說秦求救張守節正義一事石九門本有

宮室以居舊戰國策一事蘇尚見秦王曰秦四塞之險利於守不利於戰李

善注文選一事蘇秦說孟嘗君曰秦四塞之險利於守不利於戰李

故曰四塞之國也皆今本所無吳師道曰此序題姚寬撰附於姚注本者皆

與宏序同特疏列逸文加詳考其歲月則在後乃知姚氏兄弟皆嘗用此

書寬所著者今未之見 王氏此條令威獨未之及故備錄姚序以互相攷

補云

樂閒入趙燕王以書謝焉見燕新序以為惠王遺樂教

困學紀聞注 卷十一

書元折案新序雜事三田單惠樂毅善用兵欲去之昭王又賢不肯聽讒

歸田單設詐大破燕軍殺騎劫復收七十餘城而燕惠王大怒使人遺樂毅

書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志故君捐國而去寡人不肖明矣敢竭其誠而

君非肯聽也故使使者陳愚志云云 吳師道國策補注曰考之毅答惠王

書云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而史所載惠王讓毅無數罪之語前章燕王使

人讓毅且計之曰云云當是此章之首蓋錯簡也知新序之誤為是 馬氏

釋史曰史記國策皆以為燕王喜與樂閒書按二書往復辭旨頗相酬答當

新序樂毅書君子絕交無惡言去國無惡聲元折案國策

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

戰國有兩公孫宏一在齊為孟嘗君見秦昭王一在

中山言司馬熹招大國之威求相與漢平津侯為

三案史記將相年表武帝元朔五韓子林云公孫宏斷髮而

為越王騎是又一人也案證容齋四筆云後漢明帝時有幽州

從事公孫宏交通楚王英見於虞延傳



王逸注楚辭云屈原為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

姓全云蓋公族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

厲國士漢興徙楚昭屈景於長陵以強幹弱支則

三姓至漢初猶盛也莊子楚曰昭景也著戴也甲

氏也著封也非一也說云昭景甲三者皆楚同宗

也此陸氏非子甲氏其即屈氏歟秦欲與楚懷王會武

關昭雖屈平皆諫王無行襄王自齊歸齊求東地

五百里昭常請守之景鯉請西索救於秦東地復

全三閭之賢者忠於宗國所以長久全云昭景甲

漢徒齊諸田楚昭屈景皆楚賢也昭景之諫見史

困學紀聞注 卷十一

百里是去戰國之牛也常請守之景鯉曰楚不能獨守臣請西索救於秦

陳軫傳十莊子刺虎戰國策作管莊子索隱引戰國

策作館莊子館謂逆旅舍其人字莊子何云論語稱下

所引或傳為之誤而註者又妄為之說歟○元圻案史記陳軫傳惠王曰今

韓魏相攻或謂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願子為寡人計之陳軫對曰亦嘗

有以夫下莊子刺虎關於王者乎莊子欲刺虎館監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

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鬪鬪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

晉楚之爭霸在鄭秦之爭天下在韓魏林少穎謂六

國卒并於秦出於范雎遠交近攻之策取韓魏以

執天下之樞也其遠交也二十年不加兵於楚四

十年不加兵於齊其近攻也今年伐韓明年伐魏

更出迭入無寧歲韓魏折而入於秦四國所以相  
繼而亡也秦取六國謂之蠶食蓋蠶之食葉自近  
及遠古史云范雎自為身謀未見有益於秦愚謂  
此策不為無益然韓不用韓玘魏不廢信陵則國  
不亡闕按韓玘七韓事不經見僅李斯上書短趙高云宋子罕劫若齊田

王氏用此亦新矣哉○元圻案史記范雎列傳夫穰侯趙魏而攻齊綱壽

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師則害於秦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

則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今夫韓魏中國之虛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

親中國為天下樞以威楚趙強則附趙強則附楚楚趙皆附秦必蠶食

齊韓必身解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林少穎史論曰秦之所

以能并諸侯者其實出於遠交近攻之策是謀也出於司馬錯成於范雎

蘇子由古史四十九范雎蔡澤列傳蘇子曰范雎相秦其所以利秦者少而

害秦者多已甚乎及雖任秦事殺白起而用王稽鄭安平使民怨於內兵折於

外實不若魏冉之一二以子觀之范雎蔡澤自為身謀取卿相可耳未見有

益於秦也 史記李斯列傳上書言趙高之短曰高有邪佞之志危反之行

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陸

困學紀聞注 卷十一

周赧王卒於乙巳明年丙午秦遷西周公而東周君

猶存也壬子秦遷東周君而周遂不祀事在秦莊

史者當自丙午至壬子繫周統於七國之上何云自

後即當與七國平書 又云三晉猶王所命而齊威

朝周秦楚皆故臣也王雖微務可遂與之等夷乎乃得春秋存陳

之義大事記周赧後即繫秦問按通鑑朱子以為未當

綱目以七國如楚漢並書之元圻案史記周本紀考王封其

之官職極公卒子威公代立威公卒子惠公代立乃封其少子於鞏以鞏

號東周惠公王赧時陳西周分治王赧從都西周五十九年秦攻西周公

君奔秦盡獻其邑三十六秦受其獻歸其君於周周君王赧卒秦遷西周公

於思狐後七年秦莊襄王滅東西周通鑑周紀終於赧王五十九年乙巳

是歲赧王崩次午即以秦紀繫年昭襄王之五十二年也胡三省註曰

西周既亡天下莫適為主通鑑以秦併天下因以昭襄繫年 大事記卷

國齊魏趙韓皆大夫篡楚為黃秦為呂唯燕為舊

國召公之澤遠矣惠王不用樂毅太子丹乃用荆

軻其能國乎問按楚為黃者僅幽王十年悍卒而猶立是為哀王

之。元所案史記春申君列傳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李園求事春申君為舍人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李園乃與其女弟謀承問以說春申君言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為太子楚世家考烈王卒子幽王悍立十年幽王卒同母弟猶代立呂不韋列傳安國君中男名子楚實于趙呂不韋取邯鄲姬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昭王薨安國君立子楚為太子秦王立一年薨諡為孝文王太子楚代立是為莊襄王三年薨太子政立

老泉權書強謂秦之憂在六國蜀最僻最小最先取楚

最彊最後取非其憂在蜀也案史記秦本紀惠文君後元九年伐蜀滅之秦始皇本紀二十

再戰而燒夷陵也何云宋之亡也蜀先破而秦陽隨之又云穆公并國二十而遂霸西戎惠公取蜀而秦以益

困學紀聞注 卷十一

強富厚諸侯皆得蠶食之策齊楚遠故最後取之也。元所案史記楚世家頃襄王二十年秦將白起拔我西陵二十一年白起拔郢都燒先王墓夷陵秦隱曰夷陵後名後為縣屬南鄭平原君列傳毛遂曰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卒與師以與楚戰一戰而秦國再戰而燒夷陵白起小豎子耳先人林少穎論秦惠王伐蜀曰用兵之法攻堅則瑕者堅攻則瑕者瑕而後堅也取者既為我所有則堅者果何所恃哉與老泉同意

魯仲連書富比乎陶衛延篤注戰國策云陶朱公子

荆王劭云魏冉封陶商君封衛今按商君封於商

非封衛也全云商君卻有衛之稱王劭亦非無據。元所案戰國策鮑彪注陶穰侯色衛自梁襄王後稱君異師道曰索隱引延篤云陶朱公子非也王劭曰魏冉封陶商君姓衛謂此云爾姚氏亦引之今案史記魯仲連傳王劭注亦作商君姓衛鞅本傳曰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其祖木姬姓也所載姓氏甚明作姓衛皆誤

李文叔書戰國策曰為是說者非難而載是說者為

不易得使秦漢而後復有為是說者必無能載之

者矣愚謂董晉之答回紇語李懷光譚問按文苑忠

之說劉總詞氣雄健有先秦風韓杜二公之筆力

足以發之也原注董晉行狀將錄 問按董晉行狀曰先皇帝時

力焉納我為市馬既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涵懼不敢對視公與之言曰我之復土疆爾信有力焉吾非無馬而與爾為市為賜不既多乎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爾吏請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使犯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寧而畜焉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眾皆環公拜李懷光反公知其謀與朱泚合也愚之造懷光言曰公之功天下無與敵公之過未有聞於人某至上所言公之情上寬明將無不赦者焉乃能為朱泚臣乎彼為臣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既為太尉矣彼雖寵公何以加此彼不能事君能以其事公乎公能事彼而有不焉公之敵彼有餘力不如明告之絕而起兵襲取之清宮而迎天子庶人服而請罪有司雖有過猶將捨焉如公則誰敢譏語已懷光拜曰天子賜公活懷光之命 燕將錄曰元和十四年春趙人獻城十二冬誅齊三分其地忠

困學紀聞注 卷十一

孫世世之地然甲卒三萬數月見鶴李錡橫大江樞石頭全吳之兵不得一戰反東下田季安守瓊崖從史守諸皆天下之精甲駕趙為騎鼎立相視可謂強矣然從史總整五十里萬較自護身如大醉忽在檻車季安死墳杵未收家為逐客蔡人被重業之甲圍三石之弦持九尺之刀突前跳後卒如搏鷄一可支百者累數萬人四歲不北二三可謂堅矣然夜半大雪忽失其城齊人經城數千里荷海檣大山藍大河精甲數萬餘其可為安矣然兵折於潭首竿於都此皆君之自見亦非人力所能及蓋上帝神兵擊之臣頑不展縮衣節口以賞戰士此志豈須臾忘於天下哉今國兵驕能帖帖無事乎吾深為君憂之總泣且拜曰今幸在大教吾心定矣 何云信有策士風。元所案唐書董晉傳晉字混成河中虞鄉人貞元九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贊謂晉攝地苟安滋欲以恩信傾賊迂暗之人鳥可語功名會我及潘鎮劉總傳忠終人喜兵善謀事董健男子云 胡三省於唐代宗紀董晉使回紇下注云此韓愈狀晉之辭容有益美

秦昭王五十一年滅周是歲漢高祖生於豐沛天道

之倚伏可畏哉原注史記昭王五十一年報王卒皇南謚曰是歲高



生勝極陰生之理不信耶。元折案秦莊襄王以四年薨始皇即以是年即位故袁氏云爾。

秦莊襄王元年滅東周三年始皇立闕按秦本紀為四而

伯翳之秦亦滅二世元年廢衛君是歲諸侯之起

者五國三年而秦亡然則滅人之國乃所以自滅

也何云元滅宋而國亡於漢國之子亦可異矣又云天道有不可誣非夷

陳涉起兵入秦八月武臣始至邯鄲自立為趙王九月項梁號武信君齊王

田儻始沛公初起韓廣自立為燕王魏王咎始起者七國此云五國者蓋以

秦皇欲以一至萬新莽推三萬六千歲歷紀宋明帝

給三百年期其愚一也漢世祖曰日復一日安敢

遠期十歲乎真帝王之言哉元折案史記始皇本紀制曰朕

而以行為益如此則子讓父讓君也甚無謂朕亦取焉自今以來除諸法

因學紀問注 卷十一

帝曰死而以法法是以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

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漢書王莽傳天

鳳六年春莽見盜賊多乃令太史推三萬六千歲歷紀六歲一改元布天下

更書明帝紀末年好鬼神多忌諱以南苑借張水云且給三百年期訖

南頓縣舍復南頓田租父老叩頭言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

魏公子退讓而口不忍獻五城尹翁歸不私而不敢

見其邑子是以君子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

全云宋宏之對光武亦其類也。元折案史記信陵君列傳趙孝成王德公

子之矯奪晉鄒兵而存趙與平原君計欲以五城封公子趙王掃除自迎執

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專欲以負於魏無

籍語燔書秦欲愚其民而不能愚陳涉指鹿東蒲何

東漸為脯見風俗通。集證西征賦野蒲變而為脯苑鹿化為馬。高欲

愚其君而不能愚子嬰元折案漢書吳姓諸侯王表序乘既稱

帝墮城鈞刀鎗語燒書師古曰籍謂籍

籍其口不聽妄言也即所謂察辨語者也賈誼過秦論於是廢先王之遺

百家之言以愚黔首。藝文類聚引史記云趙高將為亂先設驗獻蒲以為

脯惑二世有言蒲者誅之今史記無。史記始皇本紀子嬰與其子二人謀

日丞相高殺二世恐誅乃詐以我我我開高乃與楚約滅秦宗室而王關

中今使我秦見廟此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則殺之高

果自往子嬰遂刺殺高于秦宮

章昭洞歷記紂無道比干知極諫必死作秣馬金闕

歌原注古歌詞質必無秣馬金闕之語蓋依託也。全云此條注是正文

傳。集證吳志章驥傳驥因獄吏上辭曰昔見世間有古歷注其所紀載多

虛無錯謬尋按傳記者合異同采摭耳目所及以作洞歷紀起自庖犧至于

秦漢凡為三卷當起黃武以來別作一卷事尚未成。此條所引見御覽五

百七十二

買生過秦曰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春秋時殺桃林晉

地非秦有也闕按秦公非秦秋時。全云此言春秋時之秦尙弱耳

因學紀問注 卷十一

史記正誤。原注索隱正義史記通鑑考異古史大事記解題所改正者

皆不著。元折案張守節裴氏集解序注云史記五十二萬

六千五百言

五帝本紀列黃帝顓辛堯舜謂孔子所告宰予儒者

或不傳及春秋國語發明五帝繫姓章矣書缺有

閒乃時見於他說五峰胡氏曰仲尼繫易歷敘制

器致用兼濟生民者獨稱犧農黃帝堯舜氏蓋以

是為五帝也而顓辛無聞焉太史公所載特形容

之虛語爾案此是胡致堂所作後州重

朱子曰答呂子曰易大傳

孔聖之言八卦文字之祖何故遺而不錄元折案胡

大紀五帝紀論曰包犧神農黃帝堯舜是五君有先天地開闢之仁後天地

制作之義故孔子曰包犧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技黃帝

之後少昊顓頊高辛皆嘗帝天下矣孔子所以遺而遺之者以三君居位僅

可持其世而已未嘗有制作胎萬世故也則五帝之名實定矣。國朝王氏

鳴盛十七史商榷曰周禮春官掌三皇五帝之書則五帝以前固有三皇矣  
偽孔安國書序以伏羲神農黃帝為三皇少昊顓頊高辛堯舜禹湯為五帝而史  
記則以黃帝顓頊高辛堯舜為五帝無少昊考昭公十七年左傳少昊氏鳥  
名官杜預云少昊金天氏黃帝之子疏引大戴禮帝系云黃帝生元覽史記  
云黃帝生二子其一曰元覽是為青陽據世本及春秋緯皆言青陽即少  
暉黃帝子代黃帝有天下號曰金天氏雖史記言青陽居江水與諸書言  
有天下不同而其為黃帝之子則同意者亦如帝維立而不終故書統於黃  
帝為一代之不得別為一帝偽孔說非矣且史記所載五帝本大戴禮五帝  
德篇此孔子之言豈可不依又易繫辭以伏羲神農為上古黃帝堯舜為後  
世聖人二者顯有區別然則堯舜為黃帝等為帝明甚紀綱引五帝說大  
戴禮王禮堂先生據繫辭以定三皇五帝說最精當然則五帝之數當以大  
戴禮為正而不錄伏羲神農堯舜史記之疎王符潛夫論曰世傳三皇五  
帝多以伏羲神農為三皇其一者或曰堯舜或曰禹湯或曰伏羲神農堯舜  
未可知也將何據乎述其可信者而闕其可疑者庶幾得之

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  
事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書  
正義曰舜年六十二為天子大禹謨朕宅帝位三  
十有三載乃求禪禹孟子云舜薦禹於天十七年  
困學紀聞注卷十一

是在位五十年明矣史記皆謬  
元圻案書載舜三十歲崩三  
十在位五十年蓋方乃死計  
年歷試二年居攝二十八年共為三十堯崩居三年之喪畢而後即位五  
十年而崩大禹謨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孟子曰舜薦禹於天十七年以  
三十有三載并十有七年是舜崩之年蓋年百有一十二歲而太史公曰云  
云其說特異於經當以經之言為證按此舜年當百有十三歲漢孔氏傳曰  
服喪三年其一在三十之數正義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其一即在三十  
十在位之數惟有一年是舜年六十二為天子是舜凡壽百一十二歲也

夏本紀大康崩弟仲康立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  
康立左傳正義曰太康失邦及少康紹國尚有  
百載乃滅有窮本紀不言羿浞之事是遷說之疏  
闕按左傳正義與史記案正義正同何云夏統中絕百載不紀羿浞子  
孫紹復大業所以可尚也○元圻案通志夏紀按曰計太康失邦至少康復  
夏蓋百年之閒夏之亂甚矣少康之功高矣司馬遷之紀不志其事可謂疏  
矣明徐學道曰史遷時左傳未出不知羿浞之事故不著少康之功  
殷本紀祖乙遷於邢書正義曰鄭元云祖乙去相

居耿而國為水所毀於是修德以禦之不復徙也  
元圻案案隱曰邢音耿近代本亦作耿今河東皮氏縣有耿鄉

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乃作盤庚三篇與書序  
違非也元圻案書序曰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史  
記案隱曰出不見古文也

太甲既立三年伊尹放之於桐宮居桐宮三年悔過  
反善伊尹乃迎而授之政謂太甲歸亳之歲已為  
即位六年遷說妄也元圻案孟子叙太甲亦兩三年字蓋凡六年而  
第六十條何云按開說似精核其實孟子兩三年字與史記不同孟子伊  
尹放之於桐三年則非既立三年也云於桐處仁遷義三年即上三年之內  
以漸悔過遷善則非先後六年也雖有兩三年字不當忘其皆有於桐字○  
元圻案三年六年之說書與史不合竊以理揆之孟子言太甲顛覆湯之典  
刑伊尹身受顧命必無遽行放逐之事故書曰惟爾王不惠於阿衡正義曰  
太甲以元年十二月即位比至放桐之時未知凡幾幾月必是伊尹數諫久  
而不順方始放之然亦不能因循至三年之久也故正義以為必是二年放  
之序言三年復歸者謂即位之三年非在桐宮三年也况太甲中篇書惟三

困學紀聞注卷十一  
祖已嘉武丁之以祥雉為德立其廟為高宗遂作高  
宗彤日及訓與書序相違元圻案書序云高宗祭成湯有飛雉  
日高宗之訓金氏履祥曰此篇首稱高宗彤日終言無豐于昵高宗廟號  
也似謂高宗之廟昵近廟也似是祖庚禘于高宗之廟惟史記謂此書作于  
祖庚之時為得之而其說又不分明

帝陽甲之時殷衰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  
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皇王大紀七所成曰以  
其世攷之自沃丁至陽甲立弟者九世中丁之名  
誤也

太戊為太甲之孫三代表云太戊小甲弟則亦是沃  
丁弟太甲子書正義謂本紀世表必有一誤元圻案  
竹書紀

年太甲十二年沃丁十九年小庚五年小甲十七年... 則年且百四十歲當以本紀為是

周本紀不啻末年夏氏政亂去稷不務不啻以失其

官而奔戎狄之閒周語云不啻自竄于戎狄之閒

韋昭云不啻去夏而遷于幽詩正義按公劉之篇

公劉避亂適幽公劉者不啻之孫

幽者公劉唯唯昭誤以爲一事... 避桀居幽

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日虞仲太姜生季歷左傳

正義曰如史記之文似王季與太伯別母遷言疏

國學紀聞注 卷十一 五

繆太伯虞仲避季歷適荆蠻若有嫡庶不須相避

知其皆同母也... 耳且日生少子足明先有伯仲正義規遷似誤

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歐陽

公論以為妄說五峰胡氏曰詩人言文王受

命指其至誠動天得天人之助耳李子思曰以虞

芮質成之年爲文王興王業之初則可而謂文王

於是自稱王則不可朱文公謂武成有惟九年大

統未集之說若在位五十年推之不知九年當

從何處數起亦未見史遷全不是歐公全是不若

兩存之

命之年至九年卒劉歆三統歷以爲九年... 見尚書古文疏證卷二第二十六條

公道西伯以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 命作周恭王序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受命

可以訓仲尼美文王之德曰三分天下有其二... 命仲尼稱武王之烈曰湯武革命又曰武王受命

師也曰惟我文考大統未集小子其承厥志... 文王改正朔書禮樂若虞芮之虞稱王則不應復

復云改物是皆反經者也... 所歸往武王之遂成大業非謂革命易姓爲作

武王祭于畢觀兵盟津歐陽公曰伯夷傳又載父

死不葬之說皆不可爲信程子曰觀兵必無此

理今日天命絕則紂是獨夫豈容更待三年

國學紀聞注 卷十一 共

林氏之奇句曰漢儒以觀政轉爲觀兵而爲周師再

舉之說... 非也詩云匪棘其欲率追來孝聖人豈有私天下之心哉

武王追思先聖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封黃帝之後

於蓊... 陳禮記樂記正義曰追思先聖乃封之與樂記未及

下車義反當以記爲正

之後於... 然則今本史記節節二字蓋五易而誤

襄王母早死後母曰惠后生叔帶左傳曰母弟俱是

惠后所生正義曰史記謬也元折案德五年正義曰二十四年傳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氏是惠后所生史記謬也

周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呂成公曰古史案汲冢紀

年共伯和于王位故謚共和左傳王子朝告諸侯曰諸侯釋位以開王政宣王有志而后效官昭二十六年

推是而言則厲宣之閒諸侯有去其位而代王為

政者莊子曰共伯得之於邱首元折案漢書古今人表共伯和在中上師古曰共國

名也伯爵也和共伯之名也共音恭而通史以為周召二公行政號曰共和無所據也

魯連子術州共城縣本周共伯之國也共伯名和好行仁義諸侯賢之周厲王奔于彘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號曰共和元年十四年厲王死共伯使諸侯奉王子靖為宣王

呂氏春秋開春論共伯和修其行好賢仁而海內皆以未為稽矣

蘇子由古史周本紀共伯和者厲王時之賢諸侯也諸侯皆往宗焉因以名其年謂之共和凡十四年自注接汲冢云云

馬氏釋史曰諸書多言共伯和史記獨言周召共政未知孰是

陸氏莊子讓王篇釋文共首本或作邱首共山在河內共縣西魯連子云共伯後歸于

國得意共山之首

舜封棄於郟號曰后稷詩大雅生民篇正義曰稷之功成實

在堯世其封於郟必是堯之封故箋傳皆以為堯

本紀以后稷之號亦起舜時其言不可信也

武王伐紂卜龜兆不吉羣公皆懼惟太公強之書中

正義曰太公六韜云卜戰龜兆焦筮又不吉太公

曰枯骨朽著不踰人矣彼言不吉者六韜之書後

人所作史記又採用六韜好事者妄矜太公非實

事也全云書云朕夢協朕卜則六韜之妄明矣

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立五十五年書刑正義曰

孔傳云穆王即位過四十矣不知出何書遷若在

此後或當各有所據方橫山云推此各有所據之語則凡于書序

孔後或當各有所據方橫山云推此各有所據之語則凡于書序

秦本紀晉獻公虜虞君與其大夫百里奚以為秦穆

公夫人媵於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穆

公以五羖羊皮贖之范太史曰商鞅傳又載趙良

之言曰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自鬻於秦客被褐

食牛期年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

之上史記所傳自相矛盾如此朱文公曰按左傳

媵秦穆姬者乃井伯非百里奚也閩按孟子言百里奚死

益知井伯者另一人且史載穆公四年乙丑迎媵於齊左則穆五年丙寅以

勝秦穆姬亦差一年方橫山云史載趙良之言不得改之以從已非子盾

賜襄公岐以西之地襄公生文公於是文公遂收屬

困學紀聞注 卷十一

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詩秦正義曰鄭

氏詩譜言橫有周西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則

是全得西畿與本紀異按終南之山在岐之東南

大夫之戒襄公已引終南為喻則襄公亦得岐東

非唯自岐以西也如本紀之言文公獻岐東於周

則秦之東境終不過岐而春秋之時秦境東至於

河明襄公救周即得之矣本紀之言不可信也元折

案秦之列為諸侯始於襄公更一百十九年而穆公立遂稱西戎史記六國

表序太史公讀史記至大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始封為諸侯及文

公踰隴擄夷狄秦襄公營岐雍之閒而穆公稱政東竟至河則與齊桓晉文

侯伯伴矣可見拓土開疆非一日之積史記未必全非

呂后本紀夾漈鄭氏曰遷遺惠而紀呂無亦獎盜乎

閩按漢書有惠帝紀帝崩即紀高后不紀兩少帝豈無因何云本紀者紀

其政之所自出但以例周衰而後即違反耳集諸文心雕龍史傳篇云孝

惠委機呂后攝政班史立紀遠經失實何則庖犧以來未聞女帝者也此文  
源所本○元折案黃東發史記抄曰惠帝立七年名惠帝子者踐昨復二人  
史遷皆係之呂后意者示女后專制之變也然呂氏盡殺高帝子孫在內者  
欲奪天下而歸之呂大逆無道漢之賊也豈止專制而已而可紀之哉遷為  
漢臣子特微辭見意爾 源仲通志於前漢呂后紀又謂漢呂唐武之后立  
紀議者紛紜不已殊不知紀者編年之書也若呂后之紀不立則八年正朔  
所系何朝武后之紀不立則二十年行事所著何君不察實義徒事虛言史  
家之大患也似與此條所引矛盾

樂書得神馬渥注水中為太一之歌後伐大宛得千

里馬為歌中尉汲黯進曰云云丞相公孫宏曰黯

誹謗聖制說齋唐氏曰按漢書武帝紀元鼎四年

秋馬生渥注水中作天馬之歌太初四年春貳師

將軍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作西極天馬

之歌而元狩二年春三月丞相宏薨則先元鼎四

年已八年矣汲黯傳渾邪王降之歲汲黯坐法免

官隱田園者數年至更立五銖錢復起為淮陽太

守居淮陽十歲而卒按武紀昆邪之降在元狩二

年而行五銖錢在五年又十歲則元封四年也其

去太初四年尚六年則汲黯之卒亦久矣今樂書

乃云得大宛馬而作天馬之歌汲黯嘗有言而公

孫宏又從而譖之不亦厚誣古人哉况黯在武帝

時始為謁者遷榮陽令稱疾歸乃召為中大夫又

出為東海太守又召為主爵都尉又公孫宏請徙

為右內史數歲而免官又數歲而起為淮陽太守

則未嘗為中尉也假使黯之言在馬生渥注之年

則宏之死固已久矣漢書司馬遷傳言史記十篇

則宏之死固已久矣漢書司馬遷傳言史記十篇

則宏之死固已久矣漢書司馬遷傳言史記十篇

有錄無書而注言樂書亦亡則此非遷之作明矣  
使遷在當時而乖舛如此不亦繆乎元折案史記汲黯列傳云居淮陽七歲而

卒與漢書十年亦不同 漢書武紀元鼎四年注李斐曰南陽新野有暴利

長當武帝時遭刑屯田致界數於此水旁見羣野馬中有奇異者與凡馬

來飲此水利長先作土人持粉於水旁後馬玩久之代土人持粉收

得此馬獻之欲神異此馬云從水中出蘇林曰注音窈曲之望 玉海四十

九論史門載唐仲友兩漢精義唐書精義著其目而無卷數蓋因仲友知台

州為朱子所劾當時儒者不甚重其書也厚齋於紀聞取此條而通鑑問答

四復依此以答或人汲黯好直諫之問可謂無門戶之見矣

天官書東宮蒼龍南宮朱鳥西宮咸池北宮元武吳

氏仁傑兩漢刊誤補遺五曰蒼龍朱鳥元武各總其方七宿而言

咸池別一星名晉天文志所謂天潢南三星曰咸

池魚圍者是已豈所以總西方七宿哉又列參白

虎於昴畢之後何其類例之駁也元折案吳氏又曰諫釋華山神用其說云歲在

戊午名曰咸池援志文証其為昴畢三宿謂歲星以五月與昴畢晨出

東方而以午年臨其分故以咸池為名按古者謂歲星為辰取辰星行一歲十

二年周而後始也以史記歲星次舍推之則歲陰在午歲星居酉正當昴畢

畢之分然歲星又自有超舍之說左傳襄十八年丙午是年歲在豕章則歲

星居亥而當室壁之分矣此碑所用歲名以史記歲星次舍言之則可爾

錢氏大昕曰天官書咸池曰天潢又曰五帝車舍古人言咸池者皆兼五

車天潢三柱而言後世臺官析為數名僅以三小星當咸池之名而史漢之

又不能通矣淮南天文訓斗杓為小歲正月建寅月从左行十二辰咸池為

有運行之象故指其所建以定四時洪文惠謂咸池經星不可離次周流四

仲當是神耳若知五車與咸池同一星則無疑於周流四仲之說矣史公以

紫宮房心權衡咸池虛危為天之五官坐位故舉以傾諸方列宿初不以四

獸主四方七宿參為白虎其在申不當西方正位故列於昴畢之後廣仲

翔說易以坤為虎而不取兌為虎之說與史漢合

十二諸侯年表敬王四十一年孔子卒四十二年敬

王崩周本紀敬王崩子元王立八年崩子定王立

六國年表定王元年左傳盡此左傳哀公十正義曰

杜世族譜云敬王三十九年魯哀公十四年獲麟

世本與史記參差不同書籍久遠事多紕繆杜遠  
史記亦何怪焉集證周本紀敬王崩子元王元王八年崩子定王元王立索隱曰世本云元王亦皇南諡云貞定王考

之歲也四十二年而敬王崩敬王子元王十年春秋之傳終矣與史記不同史記世代年月事多舛錯故班固以疑脫一文多抵牾按世本敬王崩貞王

介立貞王崩元王亦立宋忠注引太史公書云元王仁生貞王介與世本不相應不知誰是則宋忠不能定也全云世本有三漢志世本十五篇而隋志有世本王侯大夫諸二卷不著作者又劉向世本二卷宋衷世本四卷則所謂王侯大夫諸者疑即漢志之世本蓋古經也孔疏所見之世本未必即史公所見之世本又云魏志蜀志皆作宋忠隋志作宋忠字仲子自劉表歸曹操而死於魏

帝王世紀敬王三十九年春秋經終四十四年敬王崩子貞定王立貞定王崩子元王立是世本與史記參差不同書籍久遠事多紕繆杜遠

史記亦何怪焉集證周本紀敬王崩子元王元王八年崩子定王元王立索隱曰世本云元王亦皇南諡云貞定王考

困學紀聞注卷十一  
據二文則元有二名一名仁一名赤也如史記則元王為定王父定王即貞王也依世本則元王是貞王子必有一乖誤然此定當為貞王誤耳豈周有兩定王代數又非遠也皇南諡見此疑而不決遂彌縫史記世本之錯謬因謂為貞定王未為得也○元折案漢書司馬遷傳贊曰其言秦漢詳矣至於宋經傳傳分數家之事甚多疏畧或有抵牾

吳世家以光為諸樊之子僚為夷昧之子左傳昭公二十七年正義曰世本云夷昧及僚夷昧生光服虔云夷昧生光而廢之僚者夷昧之庶兄夷昧卒僚代立故

光曰我王嗣也是用公羊為說也杜言光吳子諸樊子用史記為說也班固司馬遷云遷采世本為史記而今之世本與遷言不同世本多誤不足依馮

故杜以史記為正全云世本若不誤則劉向不必更作矣然觀向存見諸類○元折案公羊襄二十九年傳曰謂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同欲立之謂曰請無與子而與弟兄弟也為君而

致國子季子故謂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即之闔廬曰將從先君之命與則闔廬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焉得為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僚聞之逃之長子光 謂即諸樊也古今人表吳過在下上 班固自注云壽夢子吳越春秋吳王壽夢傳吳人立餘昧子州于號為吳王僚也王僚使公子光傳光曰前君壽夢有子四人長口諸樊則光之父也與史記合

傳言太伯端委仲雍斷髮史記云二人皆文身斷髮示不可用文身斷髮自避害耳遠適荆蠻則周人不知其處何以須示不可用也皆遷之謬原注石林

越王滅吳誅太宰嚭通鑑外紀周紀曰左傳哀二十四年閏月哀公如越季孫懼因太宰嚭而納賂焉在

困學紀聞注卷十一  
吳亡後二年也詔入越亦用事安得吳亡即誅哉元折案呂成公大事記解題一周敬王四年越將妻公季孫肥使因太宰嚭納賂乃止解題曰吳亡吳者也句踐不以爲首誅而又龍秩之其不終廢也宜哉 吳越春秋越伐吳外傳越王謂太宰嚭曰子爲臣不忠無信亡國滅君乃誅詔并妻子越絕書吳王占夢同是史記所本

宋世家武王克殷微子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書微子正義曰面縛縛手於後故口銜其璧又安得左牽羊右把茅也方橫山云說得微子左右牽無一人可笑莫如此語

燕世家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作君夷書正義曰此篇是致政之後言留輔成王之

意其文甚明遷妄為說爾元折案君夷亦言召公不說

衛世家莊公娶齊女為夫人而無子又娶陳女為夫人生子早死陳女女娣生完完母死莊公命夫人

齊女子之下云立正義曰禮諸侯不再娶且

莊姜仍在左傳唯言又娶於陳不言為夫人左傳

言莊姜以為己子云完母死亦非也全云詩尚有義焉

在其死也史公蓋未見毛傳

武公殺兄篡國案衛世家周宣王四十二年釐侯卒太子共伯餘立共

伯於墓上其伯入釐侯羨自殺衛人因葬之呂成公曰武公在

位五十五年國語又稱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傲

于國計其初即位其齒蓋已四十餘矣使果弑共

伯而篡立則其伯見弑之時其齒又加長於武公

安得謂之蚤死乎髦者子事父母之飾諸侯既小

斂則脫之史記謂釐侯已葬而其伯自殺則是時

國學紀聞注卷十一

其伯已脫髦矣詩安得猶謂之髦彼兩髦乎是其

伯未嘗有見弑之事武公未嘗有篡弑之惡也按

東萊此論亦本之小司馬索隱而援證至為精詳王伯齊論作髦髦之見何

歟何云此論有功名欲然司馬索隱實發其端一集諸按索隱云季札美

康叔武公之德又國語稱武公年九十五猶箴誠於國又詩著衛世子恭伯

早卒不云被殺若武公殺兄而立豈可以為訓而形之於國史乎蓋太史公

採雜說而為此記耳

初宣公愛夫人夷姜夷姜宣左傳桓公十正義曰烝淫而

謂之夫人謬也

鄭桓公世家云宣王庶弟年表云宣王母弟詩正義正

義曰世家年表自乖異元折案詩正義曰宣王二十四年左

云宣王明是其母弟也服虔杜預皆云母弟

號卽果獻十邑桓公竟國之詩正義曰詩譜武公

卒取十邑如世家則桓公皆自取十邑馬遷見國

語有史伯為桓公謀取十邑之文不知桓身未得

故傳會為此說耳外傳云皆子男之國號卽為大

則八邑各為其國非號卽之地無由得獻之桓公

也原注左傳正義曰按鄭語桓公始謀未取之也武公始國非桓公也全

滅號卽非獻邑也遷之言皆謬問按詩集傳檢下亦仍馬遷之說

元折案鄭語桓公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何所可以逃死對曰其

濟洛河頽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號卽為大號以特勢節仲特險是皆有

修息慢之心而加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寄與卿焉必將背君若

以成周之眾乘解伐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鄭號補丹依柔歷君之士也

公說及東寄與十邑皆有寄地外傳不終言桓公取邑之事韓非子鄭

桓公將欲與鄭先問鄭之素傑長臣辯智果敢之士盡與其名姓擇卽之良

田路之節君以為內難也而盡殺其長臣桓公蓋都遂取之亦不言有兼取

九邑之事

齊世家胡公始徙都薄姑周夷王之時獻公因徙薄

姑都治臨菑正義曰詩烝民云仲山甫徂齊

傳曰古者諸侯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君蓋

去薄姑遷於臨菑以為宣王之時始遷臨菑與世

家異毛公在遷之前其言當有據元折案胡公丁公叔之

王宣王之祖

頃公十一年晉初置六卿賞鞏之功頃公朝晉欲尊

王晉景公景公不敢當晉世家景公十二年齊頃

公如晉欲上尊景公為王景公讓不敢左傳正義正

義曰此時天子雖微諸侯並盛晉文不敢請隨楚

莊不敢問鼎又齊弱於晉所較不多豈為一戰而

勝便即以王相許準時度勢理必不然齊侯朝于

晉將投玉遷之意所以有此說者當讀此傳將投

王以爲將授王遂飾成爲此謬辭耳集證按齊世家索隱曰王勃按張衡曰禮諸侯朝于天子執玉既授而反之若諸侯自相朝則不授玉齊頃公戰敗朝晉而授玉是欲奪晉爲王此彌縫史遷之說耳成三年正義云凡諸侯相朝升堂授玉於兩楹之間是諸侯相朝未嘗不授玉也定十五年都隱公來朝執玉將亦尊魯爲王乎王勃曲說未足據

魯世家哀公奔越國人迎哀公復歸卒於有山氏左

傳表二十正義曰傳稱國人施罪於有山氏不得復

歸而卒於其家也遷妄耳元所案呂成公大事記解題一類漢蘇氏曰子貢言哀公不沒于魯而史記稱哀公自越歸卒于有山氏歸于有山氏而不歸國事未可信也

齊世家周西伯昌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

太公爲本謀石林葉氏曰其說蓋出六韜夫太公賢者也其所用王術也其所事聖人也則出處必

有義而致君必有道自墨翟以太公於文王爲忤合而孫武謂之用閒且以嘗爲文武將兵故尚權

詐者多並緣自見說齋唐氏曰三分有二而猶事商在衆人必以爲失時三后協心而後道洽在常

情必以爲無功二聖人信之篤守之固至誠惻怛之心寬厚和平之政浹於斯民固結而不可解此

豈矯拂而僞爲亦出於自然而已彼太史公會不知此乃曰周西伯昌囚羨里歸與呂尚陰謀修德

以傾商政又曰周公聞伯禽報政遲乃歎曰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此特戰國變詐之謀後世苟簡

之說殆非文王之事周公之言也遷不能辨其是

困學紀聞注 卷十一 王

否又從而筆之於書使後人懷欲得之心務速成之功者藉此以爲口實其害豈小哉元折案今本墨子無大公許合語惟鬼谷子有平合篇說見上卷

晉世家鄂侯郟閩本作郟立六年當魯隱公五年卒子哀侯

光立詩唐譜正義曰案左傳隱五年曲沃莊伯伐翼

翼侯奔隨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六

年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納諸

鄂晉人謂之鄂侯則哀侯之立鄂侯未卒世家言

卒非也

獻公使士蕩盡殺諸公子而城聚都之命曰絳詩唐譜

正義曰案左傳士蕩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

城聚而處之則成聚以處羣公子非晉都也言命

聚曰絳非也

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爲伯周作晉文侯命夾漈鄭

氏曰于時去文侯十有五世而誤以文侯爲重耳

集證葉大慶考古質疑僖公二十八年襄王命重耳左傳以爲用平禮言用平王卒文侯仇之禮以享重耳也史記乃併引父義和丕顯文武云云是指義和爲重耳今以書序考之平王錫晉文侯程邈主瓊作文侯之命非不明

白史記乃猥悟如此蓋是時孔子百篇之序適平禮事未立於學官遠不及見所以與書序之言不同○元折案史記索隱云仇至重耳爲十一代而十

三侯夾漈曰于時去文侯十有五世與索隱不合而攷之世家則自文侯至

文公實十四君而歷世止六侯結爲哀侯之弟武公與孝侯獻公與鄂侯奚

齊君卓惠公文公與哀侯懷公與小子侯皆兄弟行也

申生母齊桓女也同母女弟爲秦穆夫人案莊二十八年

于賈無子孫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夷吾母重耳母女弟也左

傳傳公十正義曰按傳申生之母本是武公之妾武

困學紀聞注 卷十一 王



公末年齊桓始立不得為齊桓女也號射惠公之  
傳十四年正義曰晉語云秦穆公命輸之粟號射請勿與慶卿請與之公曰非卿之所知也遂不與秦侵晉至號公謂慶卿曰冠深矣奈何

為姊妹也皆遷之矣  
全云左傳晉獻公娶二女於戎生女公者姬姓故曰大戎狐姬生惠公者子姓故曰小戎也子史公蓋因大小戎之稱而誤以為姊妹耳秦穆夫人亦共世子之姊非妹也

夢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左傳正義曰邑

姜方震而夢明是邑姜夢矣安得以為武王夢也

薄姬之夢龍據其心  
案史記外戚世家薄姬曰昨暮夜妾夢若龍據吾腹燕姑之夢

蘭為已子  
見左傳三年彼皆發夢於母此何以夢發於父

是  
何本是遷之妄元所案史傳所紀符瑞多傳會之辭是以司馬公通鑑皆削而不書孔疏謂夢必發於母則更鑿矣

陳世家桓公鮑卒弟佗其母蔡女故蔡人為佗殺五

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是為厲公太子免之三

弟長者名躍中曰林少曰杵曰與蔡人共殺厲公

而立躍是為利公詩正義曰案左傳桓五年文

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則是佗自殺免非蔡人

為佗殺免也六年蔡人殺陳佗莊二十二年傳曰

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五父與佗

一人  
案桓五年杜註佗桓公弟五父也不得云為佗殺五父也六年殺

佗十二年陳侯躍卒則厲公即是躍躍既為厲公

則無復利公矣  
桓十二年正義曰世本本無利公既誤以佗為厲公又

妄稱躍為利公世家言佗死而躍立立五月而卒

然則躍亦以桓六年卒矣而春秋躍卒在桓十二

年非徒五月皆史記之謬左傳正義曰東哲  
言遷分一人以為兩人以無為有謂此事也  
其誤而此援證尤精何云此事索隱亦已辨之

舜居媯汭其後因姓媯氏左傳正義曰世本舜姓

姚氏虞思猶姓姚也至胡公周乃賜姓為媯謂胡

公之前已姓媯妄也  
元所案詩正義亦辨之哀元年左傳曰有虞君也姚虞姓昭八年左傳史記曰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

楚世家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高辛氏之

火正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詩正義曰楚

語稱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

以屬民則黎為火正高陽時也言高辛者以重黎

是顓頊命之歷及高辛仍為此職故二文不同也

黎實祝融重為南正而楚世家同以重黎為祝融

謬也世家又云帝嚳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為重

黎後復居火正為祝融鄭語以八姓為黎後者以

吳回繫黎之後復居黎職故本之黎也  
案鄭語史伯曰也夫黎為高辛氏火正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

有子曰黎史記以重黎為一人又言以吳回為重

黎皆謬  
全云史公推原司馬氏本於重黎而備誤如此可謂數典而忘祖○元所案晉書地理志正義亦以史記為謬史記黎為重黎之子曰黎今以重黎為一人乃是顓頊之子孫者劉氏云少昊氏之後曰重

黎氏二官代司天地重為木正黎為火正據左氏少昊氏之子曰重顓頊氏

之子曰黎今以重黎為一人乃是顓頊之子孫者劉氏云少昊氏之後曰重

黎皆謬

黎氏二官代司天地重為木正黎為火正據左氏少昊氏之子曰重顓頊氏

之子曰黎今以重黎為一人乃是顓頊之子孫者劉氏云少昊氏之後曰重

黎皆謬

黎氏二官代司天地重為木正黎為火正據左氏少昊氏之子曰重顓頊氏

之子曰黎今以重黎為一人乃是顓頊之子孫者劉氏云少昊氏之後曰重

黎皆謬

黎氏二官代司天地重為木正黎為火正據左氏少昊氏之子曰重顓頊氏

國學紀聞注 卷十一

顧頊氏之後曰重黎對彼重則單稱黎若自言當家則稱重黎故楚及司馬氏皆重黎之後非關少昊之重也日知錄太史公自序曰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禮伯休父其後也晉書宣帝紀其先出自帝高陽之子重黎宋書載晉衛瓘等奏云大晉之德始自重黎實佐頊項以重黎為一人亦昔人相沿之謬索隱引劉氏此順非而曲為之說

蚡冒卒弟熊達立是為楚武王左傳文公十二年正義曰杜

註蚡冒楚武王父不從史記劉炫以世家規杜云

蚡冒是兄不得為父元折案馬氏釋史楚世系圖從史記余友正汾原曰傳云王母亦監于若敖蚡冒至於文武云云似杜注為長

莊王即位三年伍舉入諫曰願進隱德按莊王時有

嬖人伍參其子伍舉在康王時康王莊王之孫

氏春秋審應覽云荆莊王立三年不聽而好聽成

公賈入諫曰願與君王聽新序卷之五王慶然則非

困學紀聞注 卷十一

伍舉也元折案史記滑稽傳又以為淳于髡說齊威王韓非子喻老篇云楚莊王淫改三年無令發無政為也右司馬御坐而與王隱不著其名吳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傳作伍舉與史記同

燕世家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

也朱文公集曰或問勸齊伐燕有諸史記蓋傳聞

此說之誤

三代世表稷契皆為帝嚳之子堯亦帝嚳之子左傳

文公十八年正義曰世族譜取史記之說又從而譏之案

鯀則舜之五世從祖父也而及舜其為堯臣堯則

舜之三從高祖而妻其女此史記之可疑者何云五世從祖

父而年均者多矣崇禎時晉府宗室多有與孝宗同行者亭林嘗記之○元折案路史發源曰舜非顓頊之後有數驗史云自窮蟬以來微在庶人夫窮蟬既云帝子何得未幾微為庶一也男女辨姓禮之大經舜既堯之五世從元孫豈得微堯之女二也夫源流之最可攷者惟氏姓也故昔者帝王之

姓各有所附非賜不吹少昊青陽高陽元戴高辛之姓皆累世不易惟舜之姓非先王之姓三也且以所言舜為堯之從孫堯乃舜之從祖堯授天下於從孫舜受天下於從祖自其家人烏得謂之至公而能以天下與人哉顓頊之傳帝嚳何以不謂之傳賢不降之授帝扁何以不謂之異位胡得獨稱堯舜乎四也八元八愷帝堯固多相之然不云堯舉者以其親也至舜則非其親而能用故美其能舉五也舜躬堯親非大相道也顯豈不知而必資夫堯薦然後舉之歷試諸艱而後授之六也是皆經傳明證顯驗可得信者

杞世家其殷後則初封武庚於殷墟復以叛而誅之

更命微子為殷後宋杞世家止云殷破周封其後於宋此條殷後初封武庚於殷墟云云乃約舉宋世家之文杞

後成王始命之樂記武王投殷之後於宋其實武

王之時始封於宋未為殷後也成王命為殷後當

爵為公地方百里史記以為成王之時始封微子

於宋與樂記又乖

困學紀聞注 卷十一

管蔡世家武王同母兄弟十人蔡叔周公弟也左傳

年正義曰僖二十四年傳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國

蔡在魯上明以長幼為次賈逵等皆言蔡叔周公

兄故杜從之全云此卻未必可據舉公與於十亂之中毛公亦參校

錯舉明矣若據諸家則管叔亦弟也又云洪景盧嘗辨之○元折案定四年

左傳將長蔡於衛不聞長蔡於魯也祗作私於蔡叔康叔之兄為

說如蔡叔果周公之兄則視住以何不先魯一言折之足矣列子篇楊朱

曰周公攝天子之政召公不說四國流言居東三年誅兄放弟賈杜之說未

可信也

聃季載杜云毛叔聃又不數叔振鐸者杜以振鐸非

周公同母故不數之或杜別有所見不以管蔡世

家為說此亦左傳定四年正義文○闕按毛叔聃見周本紀杜註名聃

深寧未之見耶又云此斷當從史記者集註定字惠氏曰按白虎通引詩

與南同音故亦作南南季未改封世為卿士隱公九年南季來聘其後也可  
馬遷云冉季載其後世無所見未之改耳

魏世家三十六年惠王卒杜預左傳後序曰古書紀年

篇魏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

稱惠成王卒即惠王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以

為後王年也朱文公曰惠襄哀之年見於竹書明

甚史記蓋失其實邵子皇極之書乃從史記而不

取竹書閻按余從史記詳孟子生卒年月考集證日知錄今按惠王

請今王無哀王也襄哀字近史記誤分爲二人耳又云素本紀惠文王十四  
年改元又與魏惠同時此稱王改元之證又云魏世家襄王五年子秦河  
之地七年魏盡入上郡於秦今按孟子善惠王自言西喪地於秦七百里乃  
悟史記所書襄王之年即惠王之後五年後七年也以孟子證之自明云  
圻案通鑑周紀慎觀王二年魏惠王薨子襄王立考異曰史記魏世家云惠  
王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十六年卒子襄王立二十三年卒子昭王立按杜  
預春秋後序云太康初汲冢有發舊冢者得古書其紀年篇起自夏殷周皆  
三代王事無諸國別也惟特紀晉國起自襄叔次文侯昭侯以至厲莊伯

困學紀聞注 卷十一

皆用夏正編年相次晉國滅獨紀魏事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

記也哀王於史記襄王之孫也古書紀年篇惠王三十六年改元

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即惠王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以爲

後王年也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稱諡謂之今王襄王世家註引和

嶠云紀年起自黃帝終於魏之今王今王者魏惠成王子按太史公書惠成

王但言惠王惠王子曰襄王襄王子曰哀王惠王三十六年卒襄王十六年

卒并惠襄爲五十二年今按古文惠成王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改元後

十六年卒太史公書爲誤分惠成之世以爲二王之年數也世本惠王生襄

王而無哀王然則今王者魏襄王也彼既魏史所書魏事必得其真今從之

子營是爲惠王周顯王三十四年丙戌魏惠王卒子襄王繼周慎觀王二年

魏襄王卒子哀王繼與史記同

太史公曰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

之佐曷益乎何云此則嗟惜深矣史通曰論成敗者當

以人事爲主必推命而言則其理悖矣何云索隱引諸

亡者由有賢而不用不待史通也方橫山云此有激而反言猶所云天帝

醉耳史通不能以意逆志非善讀史者○元所案史記信陵君傳曰秦聞公

子死日夜出兵東伐魏十八年而虜魏王屠大梁蓋深信陵君之以毀廢

而咎魏之自壞其長城也合觀此實則史公之意自見

趙世家趙朔娶晉成公姊爲夫人左傳成正義曰按

傳趙衰適妻是文公之女若朔娶成公之姊則亦

文公之岳父之從母索父指盾也爾雅釋不可以爲妻且

文公之卒距此四十六年莊姬此時尙少不得爲

成公姊賈服先儒皆以爲成公之女故杜從之閻

按內子爲叔隗文公女則妾

屠岸賈誅趙氏殺趙朔趙同趙括又云公孫杵臼取

他兒代武死程嬰匿武於山中居十五年左傳成

正義曰樂書將下軍則於時朔已死矣不得與同

括俱死也晉君明諸臣強無容有屠岸賈輒則其

聞如此專恣呂成公曰史記失於傳聞之差是時

困學紀聞注 卷十一

晉室正盛而云索莊姬于於宮中晉宮中自有紀

綱不容如此案朱子趙朔已亡而云與同括同時死

以二者考之見其誤閻按事之徵信史不若傳傳不若經成公入

蓋朔已前死矣朔死而武生於是年已七歲從母畜公宮無遺腹之說雖收

共田以韓厥言諫反之冠而見卿大夫皆歷歷訓戒無庸有爲客匿孤之事

趙世家似得之傳聞何云程嬰公孫杵臼之事最爲無據疑國時任俠

好奇者爲之非其實也馮定遠云太史公去春秋時不遠晉國亦必有史是

固可信吾謂不盡然自始皇焚書列國典籍皆已蕩然史公雖去春秋不遠

然傳聞之誤亦必已多如王文格明憲宗已後入其紀宜宗爲惠宗之子畧

無足據者事之有無當斷之以理不在歷年之遠近也全云洪景盧亦嘗

辨之○元所案容齋隨筆十春秋於魯成公八年書晉殺趙同趙括於十年

趙孤十五年景公復立趙氏之說以年世考之則自同括死後景公又卒厲

公立八年而弒悼公立又五年矣其乖妄如是程嬰杵臼之事乃戰國俠士

刺客所爲春秋時風俗無此也史通申左篇云當晉景行爲公室方強而

云韓氏攻趙有程嬰杵臼之事東萊之說本此

孔子世家王文公曰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

蓋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處之世  
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  
而小而遷也自亂其例不可識滴水李氏曰欲尊大  
聖人而反小之其所以稱夫子者識會稽之骨辨  
墳羊之怪道楛矢之異測桓釐之災斯以為聖而  
已矣何其陋也

哉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處之世  
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  
而小而遷也自亂其例不可識滴水李氏曰欲尊大  
聖人而反小之其所以稱夫子者識會稽之骨辨  
墳羊之怪道楛矢之異測桓釐之災斯以為聖而  
已矣何其陋也

困學紀聞注

卷十一

之事運載孔子言行不得其真者尤多未知其所以得實錄之名者何故

伯夷傳朱文公錄曰孔子謂求仁得仁又何怨傳但

見伯夷滿身是怨何云此致堂胡氏曰叩馬之諫孔

氏未嘗及也原注程子曰史記所載諫詞皆非也武王伐高即位已

仲尼弟子傳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

通鑑外紀曰戰國之時齊魯交兵者數矣一不

被伐安能存哉田氏弱齊一當吳兵安能亂哉吳

不備越而亡勝齊安能破哉四卿擅權晉以衰弱

修兵休卒安能彊哉越從吳伐齊滅吳乃彊此安  
能伯哉十年之中魯齊晉未嘗有變吳越不為是  
而存亡遷之言華而少實哉

有若狀似孔子其立為師宋景文公曰此鄒魯閒野

人語耳觀孟子書則始嘗謀之後弗克舉安有撤

坐之論乎

宰子與田常作亂龜山楊氏曰田常為亂於

齊齊君蓋弗勝也宰子附田常則誰得而殺之使

困學紀聞注

卷一一

我死於田常之亂是必傳之者誤而為宰我也

此亦索隱之言

夫於田常更可見矣

路反則過之史記誤以為陳恒之黨故曰孔子

不問姓何何必舒州之難死若不可有二宰我

則野人之言也

司馬貞索隱蘇子由古史皆據左傳謂宰子為

謂止為宰子則後人誤以嗣氏之子為宰氏之子最分明○元七  
坡史評曰李斯上書二世曰田常為簡公臣布惠德下得百姓上得  
臣陰取齊國殺宰子於庭是宰子不從田常而滅其族李斯事荀卿去孔子  
不遠宜知其實

孟子列傳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大王去邠葛氏

曰於孟子無所見但有對滕文公之語何云魏趙匹也  
安得以太王去邠之言進哉

刺客傳說齊唐氏曰諸侯棄甲兵之警為盟會之禮

乃於登壇之後奮匕首而劫國君賊天下之禮者

非洙乎何云曹洙之事亦戰國好事者為之秦  
秋初未有此風也况魯又禮義之國哉君臣之義有死

無殞專諸感公子光之養而親刺刃於王僚賊

天下之義者非諸乎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

政纒終老母之年遂殺身以為仲子賊天下之仁

困學紀聞注 卷十一

者非政乎樊將軍以困窮歸燕丹軻說取其首以

濟入秦之詐賊天下之信者非軻乎以賊禮賊義

賊仁賊信之人並列於傳又從而嗟歎其志不亦

繆哉豫子以不忘舊君殺身而不悔抗節致忠行

出乎列士案此二句  
賈子語乃引而實諸四子之閒不亦薰

蕪之共器乎全云高漸離卻在諸人之上其有讓國讓讓之後為高  
漸離漸離之後為豫侯是一脈非斷政比○元折案黃

氏震史記抄謂刑軻所交田光高漸離之流多慷慨輕生至今讀易水之歌  
使人悲悅 蘇子由古史謂考之春秋無曹沫劫盟之事而四人者亦皆非  
賢於春秋法皆當書盜而不名 胡致堂讀史管見謂豫讓讓真義士

張叔傳未嘗言按人呂成公曰景帝誅鼂錯時丞相

青翟中尉嘉廷尉歐歐張叔  
之名劾奏錯之大逆無道錯

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廷尉歐即

張歐也安得為不案人哉則歐固謹於細而畧於  
大也何云此天子精察之說自示意於丞相等行之非叔所欲也  
也讀其不能如釋之之守法則得矣 全云歐公能言之而歐居  
其官者反不能之良足辨矣

商君傳趙良曰五殺大夫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

置晉君呂成公曰秦穆納晉惠在僖九年納晉文

在僖二十四年相距十九年闕按九當作六

司馬相如傳贊揚雄以為勸百而風一江氏案曰雄

後於遷甚久遷得引雄辭何哉蓋後人以漢書贊

附益之何云案應言之矣

滑稽傳韓魏處戰國之時而云其君陪楚莊王拜

史通謂以後為先元折案史通申左篇案穆居春秋之始而云其  
女為刑昭夫人列女傳穆為戰國之時應云

困學紀聞注 卷十一

其君陪楚莊王拜馬又云或以先為後或以後為先日月顛倒上下翻覆

貨殖傳子貢廢著鬻財案史記集解徐廣曰子貢傳云廢居居者猶  
廢居也漢貨殖傳作發財鬻財注多有積貯

起時而發說史通曰太史公述儒林則不取游夏之

文學著循吏則不言冉季之政事至於貨殖為傳

獨以子貢居先成人之美不其缺如方樸山云貨殖二字  
子貢所以記緣起也○元折案黃氏震史記抄曰結駟連騎謝原意於發  
問而終身恥其言之過於名教之樂為不可及矣

酷吏周陽由傳與汲黯俱為忤司馬安之文惡俱在

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伏原注漢  
書作馮呂成公曰吾

觀汲黯廷折公孫宏質張湯揖衛青案史記汲黯鄭列傳  
黯數質黃湯於上

前曰公上不能棄先帝之功棄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國  
虛二者無一焉又上方尚儒術公孫宏而黯當嚴儒而獨宏等徒讓詐  
智以阿人主取容又大將軍青既益尊然黯與元  
禮人或說黯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抵官反不寬耶所謂眼高四海

所謂眼高四海

空無人者也此東坡詩彼周陽由孤豚腐鼠何足以

辱同車而反謂黯不敢均茵馮班固之陋至此愚

接班史實本於史記全云馬班不應類至此或者與馬班同

曰不敢則謬語也方嶺山云同車未敢均茵馮班固之陋至此愚

○元折案史記文意蓋謂陽由與黯俱有堅仗之行故雖以司馬安之文惡

同列而不敢均茵耳若謂黯亦不敢均茵則與黯俱有堅仗之行故雖以司馬安之文惡

矣其謬蓋由於索隱二人同載車上之語王懋野客叢書謂黯蓋遠之非與

之則司馬安又將何說然言與黯俱為仗是擬非其倫也

自序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

失其政而陳涉發迹何云自序但言失道則失國耳

仗大義平殘賊易謂順天應人焉可與陳涉同日

而並議哉何云無謂○元折案明陳氏子純曰三代以湯武為無道以桀紂為

始則一也錢氏大昕曰史但言三代與秦皆以失道而亡漢之亡也

困學紀聞注 卷十一

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絕惠王利端作孟子

荀卿傳鄭氏曰孟子距楊墨荀卿亦非墨子儒墨

固異矣豈嘗獵其遺文哉聞按何此勝曰獵儒墨之遺文謂附

絕惠王利端謂孟秦源或讀之不詳

仁者有乎義者有取焉作游俠傳鄭氏曰游俠之徒

未足為煦煦子子之萬一况能當仁義之重名乎

元折案救人於厄擬人不賺不既信不信言亦近仁近義之一端故曰有取焉非以仁義許之也

太史公論六家之要指西山真氏曰列儒者於陰陽

墨名法道家之閒是謂儒者特六家之一爾而不

知儒者之道無所不該五家之所長儒者皆有之

其短者吾道之所棄也談之學本於黃老故其論

如此全云六家要指風歸宿於道德家雖儒弗如故班固譏之○元折案

無形變足萬物其為術也困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

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封禪書皇王大紀五帝曰自史遷載管仲言上古封禪

之君七十有二後世人主希慕之以為太平盛典

然登不徧於四岳封非十有二山入懷晏安不行

五載一巡守之制出崇泰侈無納言計功行賞之

實鐫文告成明示得意而非所以教諸侯德也泥

金檢玉遂其侈心而非所以教諸侯禮也心與天

道相反事與聖賢相悖故太平之典方舉而天災

人禍隨至者多矣梁許懋曰燧人之前世質民淳

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安得鐫文告成是故考

困學紀聞注 卷十一

舜典可以知後世封禪之失稽懋言可以知史遷

著書之謬何云三代之金止以為飾玉取其德不貴其貨泥金檢玉非

書虛自見全云何說是厄言三代未嘗不重金玉○元折案五峯胡氏之

論甚正然太史公作書之旨實非司馬相如此也一書主意在結末然而

其效可睹矣一句遠在武帝時記武帝事豈能盡言哉班固武帝紀全取此

書蓋以帝所以有輪臺之悔者皆惑於方伎神仙之說有以致之黃氏曰抄

日封禪之事起於求神仙狂侈之心遷作書反覆總悉以著求神仙之妄是

善讀史記者

魯世家開金縢書呂子進曰考之於書啓金縢之書

在周公未薨前而無捕盜事此蓋一事傳之者不

同耳元折案案隱已辨之 呂子進名希純公著次子登第為太常博士

張釋之傳事孝文帝十歲不得調張廷尉事景帝歲

餘為淮南王相洪氏全云景盧○曰漢百官公卿表文

帝即位三年釋之為廷尉至十年書廷尉昌廷尉

嘉又二人凡歷十三年景帝乃立而張歐案漢書作歐師古曰讀與

同為廷尉則是釋之未嘗十年不調及未嘗以廷

尉事景帝也何云此論審○元圻案呂成公大事記十解題曰漢百

官表文帝前三年書中即將張釋之為廷尉按本傳釋

之孝文帝十歲不得調則拜廷尉不在前三年明矣班固作表去文帝已

二百年恐簡編漫滅誤以後三年為前三年耳今書於後三年之末或曰表

於後元年書廷尉信景元年書廷尉歐中問無為廷尉者豈可置釋之為

廷尉於後三年乎曰年表後元年書廷尉信而後七年又書奉常信則既

徙為他職矣景帝元年議刑復信廷尉信安知非後三年以前信已徙他官

而釋之補其處乎又安知非景帝元年七月以前釋之已出為諸侯相然後

復用信信就職未幾而易以張敖乎吳斗南兩漢刊誤補遺三按本傳釋

之初用信即將袁盎為廷尉盎為中郎將誘徒淮南厲王事在六年又載

釋之為中郎將從行至霸陵事在九年皆與表不合又本傳明言釋之事文

帝十年不調自騎郎遷謁者僕射歷公車令中大夫中郎將最後乃為廷尉

據此則釋之所歷歲月為甚久其為廷尉似是在後三年表誤又曰漢紀載釋

之為廷尉在十三年按釋之為公車令太王共車入朝不敬文帝子

有兩梁王此謂孝王武也文帝十二年始徙王梁十四年入朝後元年二年

比年入朝釋之之勅當在十四年以後是時方為公車令耳其為廷尉決不

在十三年據呂吳之說則漢表未足信也元折更考傳釋之為廷尉在文

帝幸霸陵之後文帝年二十三自代入即位如李霸陵在漢五年則其時帝

方二十五歲似不應遠與北山石榭之歎且釋之官終於廷尉其為淮南相

在景帝初年以前劾太子不敬而出也如文帝十年昌已代為廷尉則以後

十四年釋之為何官本傳不書而後曰張廷尉事景帝歲餘也

國學紀聞注 卷十一

國學紀聞注 卷十一

方二十五歲似不應遠與北山石榭之歎且釋之官終於廷尉其為淮南相在景帝初年以前劾太子不敬而出也如文帝十年昌已代為廷尉則以後十四年釋之為何官本傳不書而後曰張廷尉事景帝歲餘也

匈奴傳夏道袁公劉變于西戎其後三百有餘歲戎

狄攻大王直父王氏述曰自后稷三傳而得公劉

自直父三傳而武王滅商則公劉在夏之中衰而

直父宜在商之季世不啻五六百年而曰三百歲

未知何所據元圻案周益公王致君司業文集序曰君諱遂字致君世家宛邱擢進士第官至少司成

秦穆公得由余西戎服於秦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

魏絳和戎翟以左氏考之魯文公三年秦始霸西

戎原注史記襄公四年晉魏絳和戎裁五十餘歲

魏絳和戎非西戎也王氏未及辨全云厚齋之言亦本通典曰平王之未涓首有狄魏絳之戎涓北有義渠之戎洛川有大荔之戎涓南有魏

差一年

魏絳和戎非西戎也王氏未及辨全云厚齋之言亦本通典曰平王之未涓首有狄魏絳之戎涓北有義渠之戎洛川有大荔之戎涓南有魏

我襄王時秦晉自瓜州遷陸渾戎於伊川九姓戎於渭濱秦穆公霸西戎及晉悼公復和戎此條之說也又云汝陰渾戎即陸渾戎允姓戎即姜戎秦晉共遷之則晉亦是通道瓜州而分其地蓋晉自汾西遷上郡以相接是晉未嘗不與諸戎連也但悼公所和者北戎又云晉亦跨及西戎如白狄之境便亦與秦接壤關說似精而未確

田敬仲世家齊人歌之曰姬乎采芑歸乎田成子史

通暗曰田常見存而遠呼以諛此之不實昭然可

見原注蘇氏曰田常之時安知其為成子而稱之集韻轉子外儲說右

上周秦之民相與歌之曰詔乎其已乎苞乎其往歸田成子乎遷之說

本此方接山云與人之誦衛口而出本非筆記字無定畫既事而驗作書

者飾成之耳此歌田成子其音則云未必即此三字也安得以呼其諛歌之

即如鸚鵡堂詩在文武世所謂稱父宋父豈即昭定命名本字師已因有來

巢之事而兩公名音頗近遂附著之左氏又從事後實注之不然而有身為

魯大夫而取名其君者乎且即鸚鵡之詞之亦未必是此鸚鵡字又云正統時

京師諺曰土地地城墮土地而鄰王應之可例推史記此條續序按方

說矣然滕公之銘又易為解又按正統時諺云雨前雨滴蓋音如與弟也

○元折案光武之將與也先有劉秀當為天子之諺岳武穆之稱擒楊么也

么自言有除是飛來之識吉凶先見理有或然

國學紀聞注 卷十一

國學紀聞注 卷十一

周本紀秦取九鼎寶器而遷西周君於愚狐秦始皇

本紀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

沒水求之弗得潏水李氏曰是時泗水在彭城宋

之分九鼎何緣而至宋夫取九鼎者秦昭襄王也

始皇乃莊襄之子也世數年歲相去不遠始皇東

遊過彭城於泗水欲出周鼎竟不得兩說抵牾如

此

宋世家襄公之時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

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曹氏中曰自戴公至襄公

凡一百五十有一年正考父既佐戴公而能至於

襄公之時作頌何其壽耶朱子曰太史公蓋本韓

襄公之時作頌何其壽耶朱子曰太史公蓋本韓

襄公之時作頌何其壽耶朱子曰太史公蓋本韓

襄公之時作頌何其壽耶朱子曰太史公蓋本韓

襄公之時作頌何其壽耶朱子曰太史公蓋本韓

襄公之時作頌何其壽耶朱子曰太史公蓋本韓

襄公之時作頌何其壽耶朱子曰太史公蓋本韓

詩之說頌皆天子之事非宋所有其辭古奧亦不類周世之文何云孟僖子之言可據以難○元折案史記索隱曰今以那為首國語亦同此說今五篇存皆商家祭禮樂章非考父追作也又考父佐戴武宣則在襄公前且百許歲安得述而美之斯謬說耳 此條與第三卷辨證略同

殷本紀曰微子數諫紂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

比干強諫而死箕子佯狂為奴而後太師少師挾

其祭樂器以奔于周武王乘此東伐劉氏度曰以

書考之太師即箕子也少師即比干也問按周本紀明

若已殺比干囚箕子則所謂太師少師奔周

者又何人也宋世家曰箕子不忍彰君之惡乃佯

狂為奴比干見箕子諫不聽乃直諫而死微子曰

困學紀聞注 卷十一

義可以去矣於是太師勸微子遂行及武王伐商

微子遂持其祭器造于軍門肉袒面縛以降于周

今以論語考之微子則先去箕子奴次之比干死

又次之聖人之言固有次第且微子已行矣則武

王伐商之際何反歸于國以自取面縛之辱也蔡

氏沈書曰按左傳微子適周乃在克商之後所謂去

者特去其位而逃遯於外耳元折案周密齊東野語微子

四方孔註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也史記殷紀乃云紂淫亂

不止微子諫不聽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乃

強諫紂曰比干其子也乃狂為奴紂又囚之殷之太師少師乃特其祭

器奔周周紀又云紂殺比干囚箕子太師少師強抱其樂器奔周又宋世

家微子數諫紂弗聽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箕子披髮佯

狂為奴比干諫紂其心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註但云時比干已死

而云少師者似誤蓋三處皆以太師少師非箕子比干獨周紀明言太師名

疵少師名強漢古今人物表亦有太師疵少師強殊與孔註不合然二子同

武帝時人何以見異而言不同歟及蘇子由作古史乃用安國之說劉道原

伯夷傳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者可謂善人非

邪程子曰天道甚大安可以一人之故妄意窺測

如曰顏何為而天跖何為而壽皆指一人計較天

理非知天也元折案此劉元承記伊川語見遺書十八

秦廢太后逐穰侯朱文公曰經世書只言秦奪太后

權蓋實不曾廢問按戰國策亦是廢 何云攷之戰國策則秦廢太

之六周赧王四十九年乙未秦罷穰侯相國及宣太后權以客卿范雎為相

封應侯魏冉就國 呂成公大事記解題五范雎傳秦廢太后逐穰侯高陵

華陽涇陽君子開外按本紀明言宣太后薨葬正陽山九月穰侯出之商

是宣太后之沒書葬葬初未嘗廢穰侯公于無忌穰侯王親秦之辭止曰太

后母也而以愛死亦未嘗言其廢也穰侯雖免相猶以太后之故未就國及

太后既葬之後始出之陶耳范雎傳所載特辨士增飾之辭欲誇范雎之事

困學紀聞注 卷十一

而不知甚昭王之惡也皇極經世書蓋得其真 戰國策三秦昭襄王時范

雎曰今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涇陽在之臣將恐後世之有秦國者非王之

子孫也秦王懼於是乃廢太后逐穰侯出高陵走涇陽於關外

孔子世家匡人拘孔子益急孔子使從者為甯武子

臣於衛然後得去致堂胡氏曰穆公末武子之子

相已與孫良夫將兵侵齊案成二年左傳衛侯使孫良夫石稷

武子非老則卒矣穆公卒歷定公獻公凡三十七

年至靈公三十八年而孔子來使有兩武子則可

若猶命也其年當百有五六矣何子長之疎也

閻按衛氏滅於獻公手

三年不蜚不鳴楚世家謂伍舉進隱於莊王滑稽傳

謂淳于髡說齊威王此一事而兩見然莊王時髡



人伍參見左氏傳舉其子也新序以為士慶呂氏春秋以為成公賈不言伍舉何云此條重出惟滑稽傳前未之及

男忠錫孫孝潯校字

困學紀聞注

卷十一

困學紀聞注卷十二

餘姚翁元圻載青輯

考史

三皇之書伏羲有易神農有本草黃帝有素問易以

卜筮存本草素問以方伎存其天乎新安王晦叔

名云原注程子曰素問必出於戰國之末○元圻案史記秦始皇本紀天  
炎二下敢有藏時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燒之不去者醫藥卜筮種  
樹之書 神農本草不見於漢志隋志始與黃帝素問俱著錄於醫方家云  
梁有蔡邕本草七卷則此書出於東漢也本草經曰神農問於太乙小子房  
從其書藥以教人命上藥一百二十種為君主養命以應天本上經中藥一  
百二十種為臣主養性以應人本中經下藥一百二十五種為佐使主治病  
以應地本下經三品合三百六十五種法三百六十五度今單行之本不傳  
惟見於宋唐續微證類本草中其刊本以陰文書者皆本草原文也素問注  
已見卷九王晦叔雙溪集卷三本草正經序也真古於上古入與素問於三皇  
伏羲有易神農有本草黃帝有素問素問在後世為方技古時蓋大濟天下  
之仁術也古書竹簡火於秦易以下筮存本草以方技存其夫乎

困學紀聞注 卷十二

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伯象冬見於王莽

傳蓋古之遺言也與邵子觀物同元圻案漢書王莽傳下  
地皇三年二月蕭橋災  
莽惡之下書曰夫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伯象冬皇王德運也伯  
者繼空續之以成歷數故其道駁 邵子觀物內篇十三三皇春也五帝夏  
也三王秋也五伯冬也七國冬之餘列也

司馬公集詩曰虞舜在倦勤薦禹為天子豈有復南

巡迢迢度湘水張文潛詩元圻案詩經卷五  
十卷不載此詩二如蓋

老人安肯泣路傍酒淚留叢筠今本初山集五  
十卷不載此詩二詩可

以祛千載之惑元圻案史記五帝本紀舜南巡狩崩于蒼梧之野夷  
子江南九疑是為零陵 楚辭九歌有湘夫人 晉張華博物  
注舜二妃娥皇女英隨帝不及墮於湘水之渚因為湘夫人 晉張華博物  
志史補云堯之二女舜之二妃曰湘夫人舜崩二妃以涕揮竹竹盡斑  
司馬溫公史刻曰天子之職莫勤於巡守而舜猶親之卒死於外而妻焉惡  
用使禹攝政 沈存中夢溪筆談曰帝舜崩時二妃之齒已百歲  
矣後人詩騷所賦皆以女子待之語多演說皆謂之罪人也 林氏尚書  
全解曰堯老而舜攝則不復以庶政自關而舜實行巡狩之事舜既使禹攝

困學紀聞注

矣則巡狩之事禹實行之者播在舜之時地在要荒之外豈復巡狩而死以是禹率天下諸侯以會於要荒無人之境此理之必不然者而馬公詩云云此說為得之 路史餘論曰虞舜晚年亦既巡狩而禪禹矣南巡之舉總之伯禹而二妃俱過期頤孰有從狩之事哉

天官書云熟五斗米頃李商隱李賀小傳如炊五斗

黍許時本於此元折案史記天官書欲終日有雨有雲有風有日當雲風無日當其時深而少實有日無雲不風當其時者稼有收食頃小收熟五斗米頃大收正義正月且欲其終一日有風有日則一歲之中五穀豐熟無災害也 李商隱李賀小傳曰長吉將死忽畫見一婢衣人駕赤龍持一版書若太古篆或霹靂石文者云當召長吉長吉了不能讀歎下榻叩頭言阿彌老且病實不願去非衣人笑曰帝成曰王樓立召君為記天上差樂不苦也少之長吉氣絕常所居屋中教教有煙氣聞行車警管之聲太夫人急止人哭待之如炊五斗黍許時長吉竟死

趙使樂乘代廉頗頗怒攻樂乘使趙葱顏聚代李牧

牧不受命見史記本傳此非為將之法頗牧特戰國之將

爾易之師曰行險而順問按樂教便有賢將之風 全云李牧受誣而死與廉頗微不同 元折案史

困學紀聞注 卷十二

記廉頗趙相如列傳趙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頗怒攻樂乘樂乘走廉頗趙王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秦多與趙王龍臣郭開金為反間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乃使趙葱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欲捕得李牧斬之 唐書郭子儀傳贊曰子儀再造王室及大難略平遺讓恭說奪兵柄然朝命夕引道無纖介自謙信非頗牧所能及頗牧意在功名汾陽志安社稷也所謂行險而順者庶幾近之

太史公傳周陽由云與汲黯俱為伎黯之正直所謂

仁者有勇剛毅近仁者也謂之伎可乎周陽由蝮

鷲之靡爾其可以與黯並言乎汲黯同傳猶不可

而以由與黯俱是鷲梟接翼也全云太史公謂汲黯好黃老

賢者不免至風節挺然乃真儒也所惡者公孫宏輩之偽儒耳又云此條亦

復其謂汲黯不宜同傳則前未之及○元折案劉孝標命論蕭蕭不同器

鳥鷲不接翼 史記汲黯列傳曰黯莊汲黯始列為九卿廉內行節操此兩

人中廢家貧資客監落及居郡卒後家無餘財云云其同傳之故子長已

自言之

賈生弔屈原曰謂跽躄廉注楚之大盜曰莊躄韓非

子論老楚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莊躄為盜於境內

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躄蓋在莊王時漢西南

夷傳莊躄者楚莊王苗裔也以其眾王滇此又一

莊躄也名氏與盜同何哉元折案漢書賈誼傳誼以適去

原其辭曰闔軍尊顯今議說得志賢聖逆與今方正倒植謂隨夷謂跽

躄廉注李奇曰跽秦大盜也楚之大盜為莊躄 呂氏春秋季冬紀介立為

莊躄之暴也高誘注莊躄楚成王之盜也畢氏校本載梁伯子云商子弱

民為商子弱兵高誘詩外傳四補史記禮書並有莊躄起而楚分之語皆不

言在楚何時躄非以為在莊王時而高氏以為成王時則又在商史漢則以

躄為莊王苗裔在楚威王之世而通典通防三通考南蠻二辨其誤以范史

謂在頃襄王時為定獨困學紀聞據韓非漢書以為二人此未敢信盧云案

後漢西南夷傳楚頃襄王時遣將軍莊躄伐夜郎因留王滇池杜氏言即莊

躄華陽國志南中志云楚威王遣將軍莊躄伐夜郎因留王滇池杜氏言即莊

躄內荀子言莊躄起楚分為三四皆與言將軍事不合荀子以唐夜之死與躄

並言案秦樓唐味即躄在楚懷王二十八年則躄當威懷時亦可見此注

或本作威因形近而誤成亦未可知也

困學紀聞注 卷十二

淮南人閒訓曰秦王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

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為五軍一軍塞緡城之嶺

高誘注緡城在武注九疑一軍守九疑之塞注九疑一軍處番禺

之都注番禺一軍守南野之界注南野一軍結餘干之

水注餘干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監祿轉餉又以以何本

卒鑿渠而通糧道以與越人戰殺西嘔君譯吁宋

處莫肯為秦虜置桀駿以為將而夜攻秦人大破

之殺尉屠睢伏尸流血數十萬乃發適戍以備之

於是陳勝起於大澤秦擊越之事詳見於此全云史記淮南

子傳伍被曰尉它知中國窮極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為士卒  
衣補索皇帝可其請發萬五千人百姓瓦解不一年陳勝起此當在屠維既  
死發南成備越之特又云監錄者史祿也渠乃秦西嗚君乃西大事  
與君以史記南粵傳證之知即即厥 繼序按古以交趾為西既

記在始皇三十三年解題不引鴻烈書錄此以補

遺 原注淮南王諫伐越其言略同 全云嚴安上書武帝亦云秦皇帝  
使蒙恬將兵以收疆胡使尉屠維將樓船之士以南攻越越時秦  
北構於胡而胡於越○元折案呂成公大事記七秦始皇帝三十三年發  
會通亡人贊賈人擊匈奴取其地置桂林南海象郡 通鑑秦紀始皇三  
十三年發諸道通亡人贊賈人為兵畧取南越陸梁地置桂林南海象郡  
以隨徙民五十萬人戍五嶺與越雜處 淮南王諫伐越書見漢書嚴助  
傳嚴安書見本傳

太史公述楚漢春秋其不載於書者正義云項羽歌

美人和之楚漢春秋云歌曰漢兵已畧地四面

作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是時已為五

言矣五言始於五子之歌行露 元折案漢書司馬遷傳漢

困學紀聞注 卷十二 四

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於天漢  
漢書藝文志楚漢春秋九篇班固自註曰陸賈所記 史記項羽本紀項  
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間漢軍四面皆楚歌項  
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  
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騶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慷慨自為詩曰力拔山兮  
氣蓋世時不利兮騶不逝騶不逝兮可奈何虞常兮今若何歌數闋美人  
和之正義楚漢春秋云歌曰漢兵已畧地四面楚歌聲云云

楚漢春秋曰高帝初封侯者皆賜丹書鐵券曰使黃

河如帶太山如礪漢有宗廟爾無絕世 原注下二句不

句尤質厚○元折案太史公曰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至太初百年之  
間見侯五餘皆坐法限命亡國耗矣周亦少密焉然則漢有宗廟而功臣絕  
世者多矣高祖功臣年表序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太山如礪爾以永享爰  
及苗裔豈有所禱而易之與楚漢春秋語見太平御覽五百九十八

又曰惠帝崩呂太后欲為高墳使從未央宮而見之

諸將諫不許東陽侯垂泣曰陛下見惠帝家悲哀

流涕無已是傷生也臣竊哀之太后乃止東陽侯

張相如也 見太平御覽 四百五十七 又曰下蔡亭長冒淮南王曰封

汝爵為千乘東南盡日所出尚未足黔徒羣盜所

耶而反何也 原注謂英布史漢不載 全云張相如見用於文帝時

流此條可以補史闕○元折案史記高祖功臣表東陽侯張相如高祖六  
年為中大夫以河間守擊陳豨力戰功侯千三百戶張釋之傳問文帝曰東  
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帝曰長者 下蔡亭長條文選陸機五等論注引之

漢大啓九國燕 高祖子恒 齊 高祖子肥 趙 高祖子如

梁 高祖子恢 楚 高祖弟交 都彭城 荆吳 高祖兄仲子濞 淮南 高祖子長

淮陽 高祖子 皆同姓也長沙異姓 吳 不與焉漢表削

淮陽而列長沙當從史記 集證玉海百三十四班氏新異姓同

與文意不為蓋太史公為異姓言也二等為異姓同姓合而言之也若二等  
之爵不可不載則唯獨長沙異姓六字不當刪選雖於表敘體說而表列淮  
陽固敘既明言則長沙異姓六字不當刪選雖於表敘體說而表列淮  
吳姓一句何以知淮陽為九國之數而長沙在外也 全云漢表無異姓皆

困學紀聞注 卷十二 五

妄改史記者也○元折案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序曰漢興序二等高祖  
末年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高祖子弟同姓  
為王者九國唯獨長沙異姓

斷而敢行鬼神避之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覩歸秋霜

降者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 見史記 此戰國諸子

之言而趙高誦之爾高非能為此言也 方模山云趙高

知不能為此言○元折案爰悉恐亦如呂氏春秋樂備者為之

樂書作十九章索隱云安世房中樂今攷之漢志安

世房中歌十七章郊祀歌十九章索隱誤 元折案史

高祖過沛詩三侯之意令小兒歌之高祖崩命沛得四時歌傳宗廟孝惠  
孝文孝景無所增更於樂府習常樂而已至今上即位作十九章令侍中  
李延年次序其聲律為協律都尉 漢書禮樂志曰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  
樂府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略論律呂  
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又曰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周有  
房中樂至秦名曰壽人孝惠二年更名曰安世樂安世房中歌十七章

御覽七百六載淳于髡十酒說曰羅襦排門翠笄窺牖蓋

好事者因滑稽傳而廣之非戰國時語也元圻案史記滑稽傳

淳于髡曰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罰日貽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髻發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籍堂上滅燭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弄澤當此之時髮心最歡能飲一石

鄒陽書齊用越人蒙漢書鄒陽傳云越人子臧其事未詳

元圻案史記鄒陽傳鄒陽者齊人也游於梁與故人莊忌夫子淮陰枚生之徒交上書而介於羊勝公孫詵之間勝等疾鄒陽惡之梁孝王怒下之吏將殺之乃從獄中上書曰秦用戎人由余而竊中國齊用越人蒙而覆國宣索隱曰越人蒙未見所出漢書作子臧又張晏云子臧或越人蒙字也

李斯傳注辯士隱姓名遺秦將章邯書云云案集解別

姓名遺秦將章邯書曰李斯為秦王死廢十七兄而立此書在善文

中隋志集善文五十卷杜預撰全云見公武讀書志謂晉

祖述之而為總集如蕭統所選是也據杜預撰善文五十卷則善文章自預始

困學紀聞注 卷十二

滑稽傳齊使淳于髡獻鵠於楚案此文滑稽傳說苑秦使云魏

文侯使舍人毋擇獻鵠於齊魯連子云展無所為

魯君使遺齊君鴻韓詩外傳十云齊使使獻鴻於

楚其事皆同而四書所載異元圻案索隱已言之唯不及魯

連子展無所為魯君使遺齊君鴻至滬而浴鴻失其髮在御者曰鴻之毛物可使若一能買鴻耳無所自者非不能買鴻也是上隱君下易帶無所不敢其餘諸書與魯連子所載畧同不備錄

項羽紀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法言以為蔡

生漢書以為韓生元圻案法言重黎篇蔡生欲安項成陽不能移

侯亨不亦宜乎漢書項羽傳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日伯羽見秦宮室皆已燒殘又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韓生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羽聞之斬韓生看與灼表亦言項羽既得而失之其咎在秦韓生而范增之謀不用宋王益之西漢年紀高祖紀考異曰楚漢春秋揚雄法言以為蔡生班史通鑑以為韓生未知孰是惟史記以為說者今從史記

漢高祖起布衣滅秦楚自後世處之必誇大功業以

為軼堯舜駕湯武矣其赦今日兵不得休八年萬

民與苦甚今天下事畢其赦天下殊死以下案此令

高帝紀五年言甚簡而無自矜之意此所以詒厥子孫

何本作孫子享四百年之祚歟何云論本子瞻石鼓歌元圻案東坡

齊向嶠勳勞至大不矜伐文武未遠猶忠厚

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

名此高帝之詔也案見漢書高宣帝曰漢家自有制度

本以霸王道雜之蓋已見於此詔矣劉向稱賈誼

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伊管豈可並言哉林少穎

論之曰王霸之無辯漢世為尤甚儼人之非倫漢

困學紀聞注 卷十二

儒為尤甚尊王絀霸言道義不言功利一董仲舒

而已元圻案漢書元帝紀孝元皇帝宣帝太子也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曰霸王道雜之奈

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漢書賈誼傳贊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

之意其論甚美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唐令狐德棻曰王任德肅任刑

班固敘武帝名臣李延年桑宏羊亦與焉若儒雅則

列董仲舒於公孫宏兒寬之間汲黯之直豈卜式

之儔哉史筆之褒貶萬世之榮辱而薰蕕渾釁如

此謂之比良遷董可乎何云此紀一時所生人材各取長者言

細好大言以籠罩只是粗俗○元圻案漢書公孫宏兒寬傳贊曰漢興六十餘載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灌輸迎救生見主父而嘆息羣士莫不嚮異人並出儒雅則公孫宏董仲舒兒寬寬篤行則石建石慶實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翁特定合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於稱則東方朔枚乘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開閣律則李延年連雲則桑宏羊奉使則張騫蘇武為學則衛青霍去病受道則金日磾其餘不

可勝紀是呂與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

為呂氏右祖為劉氏左祖軍中皆左祖呂居按儀禮鄉

射疏云凡事無問吉凶皆祖左是以士喪禮及大

射皆祖左唯有受刑祖右故觀禮乃云右肉祖注

云刑宜施於右是也以此攷之周勃誅呂氏之計

已定為呂氏者有刑故以右祖合之非以現人心

之從違也何云木姓老率會葬時未必便學叔孫太傅也 關按禮云

祖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豈戰國時又獨以祖左為刑乎故知左右不必區分

但觀東心之從違蓋自戰國迄漢人習為之故少文者亦復能爾也 全云

陳涉之起亦祖右厚齊之說未足信 盧月船云左右祖明于文定說得最

好言所以安其反側之心使以為劉之迹自解故其忠憤之志使以為呂之

言為辱也詳見讀史漫錄 元折案呂后紀師古注祖脫衣袒而袒左右

者偏袒其一耳 房覺察難施爾用主謀賈之墳

與父老約為何 下云法三章耳 原注唐書高祖入京師約法三章

與父老約不惟上下貫串而法三章耳方成句語

齊亦因紀末有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故改舊讀 又云刑法志中稱約法

者非一不必好新反為唐人笑後漢楊終上疏亦有約法三章之語終與班

固同時人 關按何紀贈日刑法志約法三章者二似當仍以入字為句

余謂此上文吾與諸侯約約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則與父老約

亦當句絕至約法三章乃班氏組織成文於沛公語氣不相象 元折案宋

劉昌詩蘆浦筆記曰與父老約法三章耳合於約字斷句則先與諸侯約今

與父老約不惟上下貫串而法三章耳方成句語

淮陰侯羞與樊噲伍然噲亦未易 可輕何云可字 諫留

居秦宮鴻門譙項羽排闥入見一狗屠能之 漢廷

諸公不及也 元折案漢書韓信傳當過樊噲將軍噲趨拜送迎言稱

樊噲傳沛公入秦宮室惟狗屠重寶婦女目于數意欲留居之樊噲不

聽 樊噲傳沛公入秦宮室惟狗屠重寶婦女目于數意欲留居之樊噲不

傳王元子一書何云相出作高 中書書史實則不中化傳 等五項後後後後後後後後 內在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 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 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 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

顧獨與一官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 何義門增

可字蓋取漢書章賢傳論體文缺微古今典制各為一家未易可偏定也

志諸葛傳注引吳張儉駢記曰可馬鑄才用兵未易可輕也何法家史記

侯贏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後漢鄭太曰何公未易輔也蘇老泉權書

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似不須增可字

吳斗南為漢書刊誤補遺朱文公答書曰劉氏所斷

句如項羽傳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儒林傳出入

不悖所聞皆與史記合為原廟渭北叔孫見一書廟

渭之間有於字劉氏所疑亦有誤如溝洫志於楚

字本文屬下句下文有於齊於蜀字皆是句首而

劉誤讀屬之上句 元折案見朱文公集卷五十九 書錄解題

原父中書舍人劉放叔父端明殿學士奉世仲馮撰季世之子也又奉

公非先生刊誤其書一書公非真父自號也又兩漢刊誤補遺十七卷

博士吳仁傑斗南撰補三劉之道也 宋曾鞏序曰兩漢刊誤補遺

士吳南英之所作也公是公非先生與其子西樞公所著刊誤若無遺

今通指古引證旁搜曲舉釐而正之多前閱人所未到周益公曰吳斗南

博物洽聞今之五總龜也

通鑑不書符瑞高帝赤帝子之事失於刪削綱目因

之 原文文公語錄以此事為虛 全云通鑑不載符瑞是聖人不謂怪之

義也亦不可盡以為虛若此事則誠誕耳 元折案劉義通通鑑問疑

曰宋高祖射蛇於新州明日見青衣童子持藥曰我王為劉寄奴所傷然寄

奴王者不可殺高祖叱之皆散通鑑凡此類符瑞事皆不書而秦二世元年

書高祖射蛇事非符瑞乎通鑑何以書此蓋仲所疑

文章緣起有漢惠帝四皓碑今攷高士傳高車山上

有四皓碑及祠漢惠帝所立 集證今本高士傳無之引見御

略神位神凡刻石四在惠帝陵旁驗其字蓋漢時書 全云文章緣

其後外傳中亦有漢惠帝陵旁 三柱之柱在相國門之左 才也者古人若 元折案漢書 三柱之柱在相國門之左 才也者古人若 元折案漢書 三柱之柱在相國門之左 才也者古人若 元折案漢書

事云漢惠帝為四皓碑於其所隱處此神坐及祚几豈亦當時所立耶

武帝年十二而決廷尉獄防年之疑明帝年十二而

辨陳留吏懇田之贖其英明略同而武帝之事史

策不著僅見於通典刑法雜議元折案通典刑法雜議上

繼母陳除殺防年父防年殺陳依律殺母以大逆論帝疑之武帝時年十二

為太子在旁帝問之太子答曰夫繼母如母明不及母緣父之故此比之於母

今繼母無狀手殺其父則下手之日母恩絕矣宜與殺人同不宜與大逆論

從之 太平御覽八十八引漢武故事其文同而云時太子年十四 東觀

漢記二顯宗孝明皇帝諱陽一名莊世祖之中子也年十二以皇子立為東

海公時天下豐田皆不實詔下州郡檢覆百姓嗟怨州郡各遣使奏其事世

祖見陳留吏贖上有書曰頰川宏農可問河南而陽不可問因詰吏吏抵罪

于長壽街得之世祖怒時帝在體後口吏受郡牧當欲以墜田相方耳世祖

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而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

親田宅論制不可為準世祖令虎賁詰問乃首服如帝言世祖異焉以為宜

承先序 通鑑光武紀建武十五年亦載其事 昭帝年十四而知燕王旦

上書之詐見霍光傳

困學紀聞注 卷十二

武帝紀元朔三年詔曰夫刑罰所以防姦也內長文

所以見愛也或云古寫本無註漢書作而肆赦所

以見愛也元折案劉昌詩盧浦筆記魯氏自備載章子厚家藏古本漢

長文詔云其赦天下意甚明白自注云魯氏字子明自蒙笑焉老人臨江鄉

先生也者書名自備云 宋無名氏南窗紀談內長文之語了不可解張晏

曰長文長文德也師古曰詔言有文德者即親內而崇長之所以見仁愛之

道見謂顯示也顏氏之說雖比張晏為詳然終不能服人意許少伊右丞言

往年舊本乃以內為而文為吏傳寫之誤容或有此而其義通矣近見一士

人言前輩校正本乃以內為而長為傳文為赦而肆赦所以見愛其於下文

尤為貫穿但改字太多不知果有所據否歐公云讀書有不通因改易本文

而傳會之最為改經者之蔽此言蓋譏鄭氏也近世學者或不免如此

魏丁儀周成漢昭論云成王秀而獲實其美在終昭

帝苗而未秀其得在始必不得已與夫始者何云此

而論亦復引經未當○元折案藝文類聚十二載丁儀周成漢昭論曰成王

昭帝俱以襁褓之幼託於家宰流言譏與此其險難相似者也夫以發金

然後垂泣計日力便覺詐書明之述述既有差矣且叔父兄子非相嫌之處

教之作

食貨志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貨殖傳云當

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以藝文攷之李克七篇

在儒家原注于夏弟子李悝三十二篇在法家原注相魏

兵盡地力者悝也非克也貨殖傳誤原注史記正義云

悝 集解史記孟荀列傳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又貨殖傳魏文侯時李克

務盡地力索隱曰按漢書食貨志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今此及漢

書貨殖傳言克皆誤也

賈誼原注賦見細德之險微顏注云見苛細之人險阨

之證則微當作微何云文選作微宜見險證而去色斯

舉矣見幾而作元折案文選六十頁誼謂屈原文鳳翔于千仞兮

遙遙也言也也史記繫字作翻險微謂輕為微辭也

困學紀聞注 卷十二

史通原注述傳元之言曰孟堅漢書實命世奇作及與

陳宗尹敏杜撫馬嚴撰中興紀傳案此即東觀漢其文

曾不足觀豈拘於時乎不然何不類之甚也元折案

班固傳同除蘭臺命史與前聯賜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諫從事孟異共成

世祖本紀儒林傳尹敏字幼季南陽堵陽人與班彪親善累遷諫議大夫

撫字叔和建武武陽人建中初為公車令馬援傳嚴字威卿後見于也

召見屢進對問雅詔留仁壽閣與杜撫班固等雜定建武法記

陸澄注班史多引史記此缺一言彼摘半句案摘當從

皆采摘成句標為異說此史通補今其書不傳前輩

謂班之於馬時有遺失如案疑肩之不言生案有

以起自布衣而去也夫二字矜下之戰史載甚詳

而孟堅略不及案按高祖本紀五年高祖與項羽決垓下至大敗

何云史記高祖項羽決垓下此據信用兵全剛伎倆也通鑑本漢遂忘却史

貴將軍居右皇帝在後將侯柴將軍在皇帝後淮陰侯先合不利却孔將軍

二七

費將軍繼死兵不利... 於我勝負未可知... 則大擊之使不能前...

梁書劉之遴傳云古本漢書外戚次帝紀下諸王悉

次外戚下在陳項傳前新唐書列傳蓋做此... 不足信元后與外戚相...

困學紀聞注 卷十一

漢書稱永平十年五月二十一日... 自永平受詔修漢書...

昭明太子也文選載漢書... 雲起龍驤化為侯王...

匡衡傳注今有西京雜記其書淺俗出於里巷多妄

說段成式西陽雜俎云庚信作詩用西京雜記事自... 追改曰此吳均語恐不足用...

困學紀聞注 卷十一

所著書幾五百卷本傳其目不闕... 史傳於世使班固有所因...

刑法志獄刑號為平矣酷吏傳序號為罔漏吞舟之

然而實否也書法婉而直... 魚實言文法疏非刺時也...

使督盜賊盜不敢近廣平齊為道不拾遺 顏師古於刑法志序吞舟句下注曰言疏濶於酷吏傳序吞舟句注曰言其疏也

平當傳云漢興唯韋平父子至宰相愚謂周勃亞夫

父子為相事業過韋平遠甚班孟堅其忘諸乎全

昭宣以後大司馬是輔政者乃真宰相所謂丞相則具官耳○元圻案漢書平當傳平當字子思哀帝即位徵當為御史大夫至丞相子晏以明經歷位大司徒封侯漢興唯韋平父子至宰相又韋賢傳韋賢字長孺宣帝本始三年代蔡義為丞相封扶陽侯少子元成後以明經歷位至丞相元成字少翁水光中代于定國為丞相 別勃于呂后時誅諸呂亞夫子景帝時平吳楚

藝文志于長天下忠臣九篇劉向別錄云傳天下忠

臣愚謂忠臣傳當在史記之錄而列於陰陽家何

也七畧劉歆所為班固因之歛漢之賊臣其抑忠

臣也則宜 何云于長之書不傳其列陰陽家也必有故無取攝加詆斥

困學紀聞注 卷十二 十四

董公之名不聞魯兩生之氏不著仁義之說如山川

出雲時雨既降而不有其功禮樂之言如鳳翔千

仞非燕雀之網所能羅古之逸民也 元圻案董公注已

傳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而諷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可興也 張南軒史論曰三老董公之說以為禮樂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以其為賊敵乃可復三軍之眾為義帝編素五十六萬之師不約而自聚義之所成也使高帝不入彭城置酒高會率諸侯將所至而於此名正義立故也蓋公蓋深知其理故其言又曰仁不以勇義不以力自解侯而下陳謀雖多而皆未之及嗚呼蓋公其一時之逸民與 王氏通鑑問答出宛葉掩不備以分其力其謀發於核生說行而身懸鴻飛魚潛脫履圭組遠希魯遠近慕董公亦古之逸民歟

陳萬年為三公而教其子以調范滂姜敘之母一婦

人而勵其子以義二漢風俗以是觀之 全○西京風俗

而盡貶之也 聖義之母知其子之有禍而不肯去則亦賢矣○元圻案漢書陳萬年傳萬年字幼公沛郡相人也萬年廉平內行修然著事人弗遺外戚

許史傾家自盡竟代定國為御史大夫子成字子康萬年病召成教戒於牀下至夜半成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成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戒萬年乃不復言 後漢書黨錮傳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也少厲清節建寧二年大誅黨人詔下捕滂其母執與之訣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命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 三國志魏楊阜傳注皇而濫列女傳曰姜敘母者天水姜伯奕之母也建安中馬超攻冀密涼州刺史韋康敘為撫夷將軍擁兵也感敘姑子楊阜故為康從事除難登一州之取亦汝之負豈獨義山哉汝無顧我事淹變生人誰不死死國忠義之大者但當速發我自為汝當之不以餘年累汝也因敘敘與阜參議 漢書東方朔傳少子叢字文仲為東郡太守王莽居攝義舉兵義兄宜居長安謂後母曰東郡太守文仲素傲傲今數有惡怪恐有妄為而大禍至也太夫人可歸為奔去宜家者目避害母不肯去後數月敗亦賢婦人也

一梁以折七國之鋒一琅邪以續典午之緒封建可

以支變故 何云七國獨 安平之功以畫邑之王蠋南陽

之興以東郡之翟義 翟義注 節行可以回人心 元圻案

困學紀聞注 卷十二 十五

帝曾孫琅邪恭王之子也年十五嗣位琅邪王及懷帝蒙塵于平陽司空荀藩等推帝為盟主太興元年三月愍帝崩問至即皇帝位 三國志蜀諸葛亮傳亮字孔明自號臥龍先生居隆中時先主屯新野亮自草廬中對曰臣本布衣躬耕於野苟蒙顧諒不圖今日有聞將軍之名

辛慶忌之救朱雲張萬福之拜陽城服儒衣冠者亦可媿矣 全云慶忌先嘗救劉輔○元圻案容齋隨筆九漢成帝將立趙婕妤得漢死朱雲請斬張禹上怒將殺之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臣敢以死爭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慶忌此兩事可與汲黯王章同科班史不書於傳但言其為國虎臣何如西域敬其威信而已方乎朱雲時公卿在前會無一人助之以請為可羞也 唐書張萬福傳萬福魏州元城人三世明經止縣令州佐萬福以儒業不顯乃學騎射以別校征遼東有功累遷泗州刺史召拜右金吾將軍陽城等詣延英門論裝延齡事伏閣不去帝震怒左右懼不測萬福大言曰國有直臣天下無虛矣吾年八十與見盛事徧指城等勞之天下益重其名 權德輿陸宣公翰苑集



序曰夏旱初種不給軍校所於上延齡奏曰此皆陸贄輩怨望鼓扇軍人也  
說之教使寬事見劉何傳亦辛張之比 武帝時按道侯建

功臣表靡有子遺耗矣孟康曰耗音毛顏師古曰今

俗語猶謂無為耗馮衍傳飢者毛食注案衍集毛

字作无今俗語猶然或古亦通乎繼序按文選注引者謂

無曰耗 集證齊書經籍志梁有漢書孟康音九卷

衛綰以戲車為郎師古注戲車者鹽鐵論除狹賢良曰戲車

鼎躍咸出補史累功積日或至卿相鼎躍東方朔

所謂鼎官鄒陽所謂鼎士也全云鼎躍或云承上文言之猶

大陵人也目戲車為郎事文帝時無志景帝立膠東王為太子召韓彭太  
子太傅代侯舍為丞相 東方朔傳其為鼎官注今殿前舉鼎者也  
鄒陽傳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士被服兼之下一且成市而不能止幽王  
之進患注鼎士舉鼎之士也

困學紀聞注 卷十二 十六

武紀元狩二年秋匈奴昆邪王降置五屬國以處之

注不載五屬國之名原注表攷之地理志屬國都尉

安定治三水上郡治龜茲注應劭曰天水治勇士五

原治蒲澤張掖治日勒案地理志三水龜茲勇士蒲澤皆日屬

字 此武帝初置也若金城西北地屬國置於宜

帝時不在五屬國之數間按日勒注注都尉治不云屬國其西

地理歸太僕稱曰佳然於五屬國此等亦不暇細析似遷王氏此余每悼惜  
其通盤地理攷一百卷之失傳也 全云胡氏注通盤實成於吾寧之甬上  
見表清容集不知何以不見深寧權史之書是時宋室初亡深寧蓋杜門不  
接後進也 繼序按胡身之寶祐四年進士出深寧之門 集證宋錢文子  
補漢兵制武帝征伐之餘夷狄衰耗於是即其歸養者處之塞外為屬國置  
屬國都尉領之陳元特注地理志天水勇士安定三水上郡龜茲西河美  
稷五原蒲澤皆屬國都尉治按與開說合考宜紀五屬三年始置西河北地  
屬國以處匈奴降者故王氏不數西河之美稷又按匈奴傳元鳳三年張敖  
屬國都尉郭忠發兵擊匈奴屬國于長義渠王騎上射殺黎汗王忠封成安  
侯自是匈奴不敢入張敖是張敖已置屬國都尉矣書此俟詳考○元折案

傳武昭直元成哀功臣表成安侯郭忠以張掖屬國都尉匈奴入寇與戰  
新黎汗王侯昭帝元鳳三年二月癸丑封與匈奴傳令  
張良張仲三十代孫張老十七代孫原注張氏譜云仲見詩  
索隱云王符皇甫謐並以良為韓之公族姬妣也余謂以大父開地父平相  
韓凡五世則公族之說當信 又云張氏譜亦從唐宰相世系表來但代數  
則其所撰出者 何云按張氏譜必唐以前相傳者故王氏引之謂其  
從唐書來恐非然後漢書謂張氏出於留侯尚不可其信况其絕遠者乎班  
孟堅作張湯傳不取馮商語斯卓越矣又云此等語注漢書者所不取以其  
附會無據耳○元折案張湯傳贊曰馮商稱張湯之先與留侯同祖而司馬  
遷不言故關焉 後漢書張皓傳皓字叔明號為武陽人也六世祖良高祖  
時為太子少傅封留侯

史通云司馬相如始以自敘為傳然其所敘但記自

少及長立身行事而已下云遺於補先所出則今攷之本

傳未見其為自敘又云相如自敘記其容遊臨邛

以春秋所諱持為美談下云雖事或非虛而理固可取載恐

未必然意者相如集載本傳如賈誼新書末篇故

困學紀聞注 卷十二 十七

以為自敘歟全云或者相如集原有自序而其體正不必如通雅所

為自敘傳具在其集中自叙如斯篇即為列傳班氏仍舊會無改奪尋因  
于馬揚傳末皆云通雅之自叙如此至於相如篇下獨無此言蓋止憑太史  
之書未見文圖之集故使言無蓋一其例不純浦起龍史通通釋曰伯厚似  
未見此節而云然又序傳篇釋曰漢書相如本傳無自敘明文證之後史知  
其言固有本隋劉焯傳自為贊曰通雅司馬相如揚子雲馬季卿鄭康成等  
皆自敘風俗傳芳來葉云云蓋子元之前古人已言之矣

桓譚新論漢百姓賦斂一歲為四十餘萬萬吏俸用

其半餘二十萬萬藏於都內為禁錢少府所領園

地作務八十三萬萬以給宮室供養諸賞賜見太平

何武曰衛青在位淮南寢謀李尋曰淮南王作謀之

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今人多以淮南寢謀稱黯

而不及青才能不若節義也原注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其語

見吳步騭疏 何云吾家沈卿



思不窺園門 闕按謝承後漢書作園。案見三國志謝承傳注。 桓榮十五年不窺

家園何休不窺園 闕按後漢書作門。者十七年。元折案宋未聖猶

號萬石者五家漢石奮及四子皆二千石號萬石君

馮揚為宏農太守八子皆為二千石亦號萬石君

嚴延年兄弟五人至大官母號萬石嚴姬秦襲為

頰川太守羣從同時為二千石者五人號萬石秦

氏唐張文瓘為侍中四子皆至三品號萬石張家

闕按南宋與剛子四人仕皆乘應節號萬石慶氏。方樓山云石奮之稱萬

石君不獨以家有五人官二千石直并其姓稱之故景帝開口即曰石家而

武帝詔亦曰萬石君先帝尊之萬石之號出自天子又連姓氏為文故可傳

後此諸家便少味。元折案漢書石奮傳奮為諸侯相長子建大甲次乙次

慶皆以驛行孝謹官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

龍運舉集其門凡號奮為萬石君。後漢書馮揚傳揚字伯魏郡繁陽人

也。曾祖父揚宣帝時為宏農太守有八子皆為二千石趙魏開第之號曰萬

漢丞相再入二人周勃孔光御史大夫再入三人孔  
光何武王崇 案公卿表崇食其 後漢太尉再入二人劉  
矩馬日磾 劉寬黃瓊段熲 三入一人胡廣司徒再入

二人魯恭胡廣 揚賜亦再入 司空三入一人牟融 司空再入

入十二人武承嗣至鄭畋四入三人韋巨源姚元

之韋安石五入三人蕭瑀裴度崔允

宋書禮志云漢文以人情季薄國喪革三年之紀光

武以中興崇儉七廟有共堂之制魏祖以侈惑宜

矯終斂去襲稱之數晉武以丘郊不異二至并南

北之祀豈三代之典不存哉取其應時之變而已

愚謂四事唯喪紀廟制先儒議其失 何云南北亦有異

文帝紀後元七年遺詔曰當今之世成嘉生而居死厚葬曰破業重服曰傷

生五其不取其命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中當隨者皆曰且夕

各十五舉音禮畢罷目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五日繼七日釋服。後漢

書光武紀建武二年注漢禮制度曰光武都洛陽遇合高祖至平帝為一廟

也。十一主於其中祭祀志建武二十六年張純奏祖宗廟今宜日時定上難

復立廟遂曰合祭高祖廟為第一三國志魏武紀注魏書曰太祖以送終之

揚雄河東賦 載本 羲和司日顏倫奉輿注倫古善御者  
愚嘗考韓詩外傳二 孔子云美哉顏無父之御也  
馬知後有與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愛之至於顏倫  
今外傳 少衰矣馬知後有與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敬  
之此顏倫善御之事也書此以補漢注之闕  
秦亡於嬰而莽立嬰以嗣平速漢之亡也 元折案趙高欲

世之凡子公于變為素王沛公破秦至滎上子嬰奉天子璽符降軹道旁  
詳史記秦始本紀王莽傳平帝崩元帝世絕而直帝曾孫有見王五人  
列侯廣成侯顯等四十八人莽惡其長大曰兄弟不相為後道遜元孫中  
幼廢廢侯子嬰年一歲立為皇太子號曰孺子

張竦答陳遵曰學我者易持效子者難工陳無已為

秦少游字序云行者難工處者易持呂成公青趙

忠定父行實後云處者易持出者難工皆本張竦

之意元圻案遊俠傳陳遵字孟公杜陵人也遊與張竦俱為京兆相親

張俗間官為功名不減於子而差獨樂不似邪竦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

子欲為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雖然學我者易持效子者難工

山集十一秦少游字序云秦子曰往吾少時如杜牧之強志盛氣好大而見

奇蹟兵家書乃與意合謂功難可力致而天下無難事於是字以太虛以進

吾志今吾年而慮易不待論而悔及之願還四方之事歸老邑里如馬

少游於是字以少游常試以語公又以為可於子何如余以為取善於人

成其身君子俾之且夫正子或進以經世或退以存身可與為仁矣然於

難工處者易持效子之智得不如少游之拙也呂成公遺集六書題辭

分行實後云趙侯至性馴行隆洽飭備備者之所難自若君以昌言冠

大庭世或謂隱德待其子而發是殆不然侯之所以自致者如水必寒類

**困學紀聞注** 卷十二

必熱政使名不出家於侯何損乃若著作君忠愛效節之意隱然行於政事

文學之中其所以遠矣處者易持出者難工馳騁當世為變錄其規前

人之素風淳樸若奉樂水而涉春冰然則著作君之紀載宜往顯揚為不朽

計哉抑將游洪源景高山畫語夜思期無系所生云爾

楊盈川隰川令誌云代恭王之子郢客為侯周益公

刊文苑英華校正以為楚元王子郢客為侯今云

代恭之子未詳愚按漢書王子侯表土軍侯郢客

代恭王子此盈川所用也元圻案楊隰川縣令李公墓誌曰

川令齊隸公之子夷吾是邑代恭王之子郢客為侯唐書文苑傳楊楊華

陰人舉神童授校書郎出為梓州司法參軍遷盈川令周必大文苑英華

賦曰文苑英華雖秘閣有本然梓州不可讀嘗屬荆師范仲華均停丁介稱

齊之後一人而已沙隨程氏謂延年女羅紉為昌  
邑王賀妻生子女持轡惟漢人風俗之厚故不以  
為嫌全云羅紉事見昌邑王傳又云此別一嚴延年也沙隨誤矣又云是  
特有二嚴延年其幼奏霍光時為侍御史後為太守生誅漢書有  
傳字大卿其以女適賀者乃執金吾也見於漢書百官  
公卿表字長孫故昌邑王傳稱其長孫之子以別之 王元石名介金  
日宣帝時有大議論二延年以不道劾光夏侯勝  
言武帝不宜立廟樂有司諡故太子曰戾皆後世  
有所不能原注劉應起時可奏疏謂當使近習長輔相輔相長臺諫者  
武五子傳臣散閣至子女持轡故王詭曰持轡母嚴長孫女也臣散故知  
金吾嚴延年字長孫女羅紉前為故王妻夏侯勝傳宣帝初即位欲先  
帝羣臣大議廷中少府勝獨曰武帝雖有獲四夷廣土斥境之功然多殺士  
眾竭民財力奢泰七度天下虛耗亡德澤於民不宜立廟樂武五子戾太  
子據傳太子有遺孫一人史皇孫子王夫人男年十八即尊位是為孝宣帝  
帝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諡號歲時祠其諡置園邑有司奏請諡宜  
曰悼皇母曰悼后故皇太子諡曰戾史皇孫曰戾夫人

**困學紀聞注** 卷十二

量錯對策首云平陽侯臣宙等所舉賢良方正太子

家令臣錯見本自言所舉之人及其官爵無所隱漢

制猶古也自後史無所紀唯唐張九齡對策首云

嗣魯王道堅所舉道伴伊呂科行祕書省校書郎

張九齡自糊名易書之法密不復見此矣道堅魯

王靈夔之孫本傳稱其方嚴有禮法是以能舉九

齡而秉史筆者不書於傳僅見九齡集元圻案漢書曹

賜參列侯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戶參子宙嗣侯唐書高祖諸子傳魯

王靈夔子高子道堅嗣道堅方嚴有禮法門肅如也又張九齡傳九齡

字子壽潤州曲江人擢進士始調校書郎以道伴伊呂科策高第為左拾遺

又張說傳武后贊賢良方正詔吏部尚書李景遷稱名較覆說府對第一后

署乙等元盛如梓老學叢說謂宋自淳化中立糊名之法誤也又云祥符

中立膠錄之制當更放容齋續筆十二張九齡以道伴伊呂策高第以登

科記及會要考之蓋先天元年九月

皇甫謐高士傳云成公者成帝時自隱姓名常誦經

不交世利時人號曰成公成帝時出遊問之成公

不屈節上曰朕能富貴人能殺人子何能何本無逆

朕哉成公曰陛下能貴人臣能不受陛下之官陛

下能富人臣能不受陛下之祿陛下能殺人臣能

不犯陛下之法上不能折使郎二人就受政事十

二篇班史逸其事孟堅譏太史公之退處士而不

為逸民立傳是以有目曉之論方樓山云士安諸書止可

之關全云此類疑其不實後漢所傳樊英語亦相類過於傲上故通鑑刪

高帝紀羣臣曰帝起細微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

為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曰高皇帝此諡議之始

也崔駰章帝諡議見太平御覽集證御覽五百六十二禮儀

之功之表證者行之迹據德錄功各當其實孝經曰天地明察神明彰厥

書數堯之德曰平章百姓言天之章德也詩曰履牙其章金玉其相靈臺文

王綱紀四方又曰德被雲漢為章於天喻文王聖德有金玉之質猶靈臺之

在天也舉表析義四方德附矣易曰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臣愚以

為宜上尊號曰章

歐陽子五代史唐曰始為朋黨之論者甚於作俑愚攷

漢史蕭望之傳蕭望之周堪劉更生同心謀議宏恭石顯

奏望之堪更生朋黨欲專擅權勢朋黨二字始見

於此遂為萬世之禍可謂一言喪邦何云西漢宦者始為

大典鈞黨之神集證陳延甫山墨說王厚齋謂朋黨二字始見班史余按

逸周書載穆王作史記以自警云昔有果氏好以新易故不和內爭朋

黨陰事外播有果氏以心朋黨字當始於此○元坳案管子參患行邪者

不覺則羣臣朋黨則宜有內戰國策蘇秦說趙蘇橫曰臣聞明

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說塞朋黨之門史記蘇秦傳亦先於班史

何武為沛郡太守決富家翁之子之訟奪女財以與

子謂翁之思慮宏遠乖崖開按乖崖張詠號斷杭民子

婿之事其意類此原注事見風俗通錢氏大昕曰今風俗通無

六百三十九引風俗通曰沛郡有富家貨二十餘萬小婦年裁數歲頃失

其母又無親近其女不歸翁病思恐爭其財兒必不全因呼族人為遺命

悉以財屬如但遺一劍云兒年十五以還付之其後又不與兒謂郡自書求

劍時太守大司空何武也得其辭因錄女及翁省其手書顧謂吏曰女性

強梁登復食賊善其兒又計兒小得此則不能全贖故且伴與女而實

寄之度此遺以劍者所以決斷限年十五者智足以自度度此女豈必不

復還其劍當問縣官或能證察得見仲展此翁何思慮宏遠如是乃悉

奪取財以與子曰強女惡證溫飽十歲亦以足矣於是論者乃服宋景文

張忠定公行狀公之牧餘杭也富家子與婿分財不協詣府廷辯婿曰彼先

子有貽命婿七子三因出遺札子不能舉其契公素酒醉地曰彼父智人也

當死之日子方冲滿託養於婿有子有七分之約則亦死於婿手矣今當七

分歸子三分歸婿於是二人號慟以為神明○元坳案韓魏公張忠定行狀

王君玉固老談亦載其事其詳略同

古今人表許繇巢父為二人譙周古史攷許由夏常

居巢故一號巢父則巢許為一人應休連又謂之

山父元坳案文選應休連與從弟君而君謂曰山父不食天下之樂會

居巢故一號巢父厚齋登據此注也案陸士衡演連珠注又引古史考曰許

由堯時人也隱箕山恬淡養性無欲於世堯禮待之由不肯就時人高其無

欲遂崇大之曰堯將以天下讓許由由耻問之乃沈其耳或曰又有巢父與

許由同志或曰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不可知也是庶周亦不定以巢

傳曰巢父問許由為堯所讓也以為汗乃臨池而洗耳

儒林傳毛莫如少路開按村錄李宋景文公筆引蕭該音

義案風俗通姓氏篇混沌氏太昊之良佐漢有屯

莫如為常山太守今風俗通此篇已佚○全云儒林按此莫

如姓非毛應作屯字音徒本反何云古人書屯字愚按

溝洫志云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為屯

氏河顏師古注屯音大門反而隋室分忻州縣誤

以為毛氏河乃置毛州失之甚矣問按隋地理志館陶下

廢則非以此證之則毛屯之相混久矣屯之為氏於

此可攷廣韻云後蜀錄有法部尚書屯度原注徒渾

王式以詩授褚少孫褚氏家傳云即續史記褚先生

原注沛人為博士○案此條本陸氏釋文敘錄○全云少孫續史記極口諫  
霍大將軍頗近於依蓋其師傳矣○元折案漢書儒林傳王式字翁思東  
平新桃人也山陽張長安功君先事式後東平唐長黃沛褚少孫亦來事式  
問經數篇唐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由是魯詩有張唐褚氏之學 四庫全  
書史記提要曰據張守節正義引張吳之說以褚少孫為潁川人元成開為  
博士又引褚頤家傳以為梁相褚大弟之孫宣帝時為博士高居沛事大儒  
王式故漢先生二說不同然宣帝末距成帝初不過十七八年其相去亦未  
遠也 隋書經籍志雜傳類褚氏家傳一卷褚頤等撰

田何子裝見傳釋文序錄作子莊原注高士傳云莊○元折案

困學紀聞注 卷十二

人也自孔子授易五傳至何惠帝時何年老家貧守道不仕帝親幸其廬以  
受業終為易者宗

樓護傳云論議常依名節東萊史謂居五侯之門而

論名節猶為盜跖之徒而稱夷齊也陳羣為曹操

椽而傳云雅杖名義其能免樓護之譏乎何云陳長

臣未可輕議○元折案漢書游俠傳樓護字君卿齊人是時王氏方盛賓客  
滿門五侯兄弟爭名其客各有厚不得左右唯護盡入其門咸得其深心  
為人短小精辯論議常依名節 三國志魏陳羣傳羣字長文潁川許昌人  
也祖父處父紀叔父護皆有盛名羣為侍中領丞相東西曹椽在朝無過無  
莫雅杖名義不以非道假人

魏志建安二十年始制名號侯裴松之謂今之虛封

蓋自此始按漢樊噲傳賜爵封號賢成君顏注云

楚漢之際權設寵榮假其位號或得邑地或空受

爵則虛封非始於建安也附按杜佑於楚漢字上增戰國之際  
尤包得全○元折案魏武帝紀注引

魏書曰置名號侯爵十入缺關中侯爵十七級皆金印紫綬又置關內外侯  
十六級銅印龜紐墨綬五大夫爵十五級銅印環紐亦墨綬皆不食租與  
列侯關內侯凡六等 史記傳寬侯賜爵建武侯至三年始賜食邑四千三百  
戶則前此亦虛封也 宋書裴松之傳松之字世期河東聞喜人博覽墳籍  
上使注陳壽三國志松之鳩集傳紀增廣異聞既成奏上上善之 程大昌  
演繁露亦引裴松之注為虛封之始

崇文總目史傳十卷漢傳之名本於此元折案書錄解題

一卷是初學士王亮臣同冠冠郭穎公紳王沐歐陽修等撰定凡六  
十六卷諸儒皆有論議歐公文集類見數條今惟此六十六卷之目耳題云  
紹興改定 唐書藝文志雜史類鄭師史傳十卷 帝錄解題類書類漢傳  
十卷注林越撰以西漢書分類為十五篇皆句字之古雅者傳者蓋取  
水之義也 漢書通傳通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凡八十一首  
號曰傳水注傳肥肉也言甘美而味深長也則史傳之名當取諸此

壺關三老茂漢武故事以為鄭茂顏師古曰荀悅漢

紀云令狐茂今漢紀本脫令狐茂三字御覽上黨

郡記令狐徵君隱城東山中元折案壺關三老茂上書言及  
太子亮事見漢書武五子傳

困學紀聞注 卷十二

四庫全書總目小說類漢武故事一卷本題漢班固傳然史不云固有此  
書隋志著錄傳記類中亦不云固作是公武讀書志引張東之洞冥記跋謂  
出於王倫唐初去齊梁未遠當有所考也 太平御覽五百六十號上黨記  
曰令狐徵君隱城東山中令狐終即此莽焉今俗名其山曰令狐漢史所  
稱壺關三老令狐茂者是也 水經漳水又東過壺關縣北注云漢有壺關  
三老公乘與詔衛太子即邑人也姓名俱不同

張敞集朱登為東海相遺敞蟹報書曰蘧伯玉受孔

氏之賜必以及鄉人敞謹分斯貺于三老尊者

曷敢獨享之見太平御覽其言有儒者風味何云發字未有  
案張敞傳敞字子高本河東平陽人隨宣帝徙杜陵居正蓮梓潼光及山雲  
以過歸第上封事言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其識見  
似出郗鑒之上

宣帝以刑餘為周召非特宏石也平恩侯亦刑餘而

魏相因以奏事卷一戚宦之禍漢自宣帝始也何云此  
酷似致堂又云霍禹奏致霍山復領尚書事不用平恩封事何由得此一不  
審則身危而國家從之奈何安議也又云宣帝起里門所依惟外家舍王史

而獨因平惡專欲發其後之謀也... 御史大夫何不請獨對乎... 相所存不得為正觀其有許史之累可見矣... 漢書蓋寬饒傳宣帝時上書曰方今聖道廢廢儒術不行... 廣漢從武帝上甘泉誤取他郎案以被其馬發覺吏劾從行而盜當死有詔募下蠶室後封平恩侯

宣紀神爵三年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通典引應

劭曰張敞蕭望之言倉庫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

知榮辱今小吏奉率不足常有憂父母妻子之心

雖欲絜身為廉其勢不能可以什率增天下吏奉

宣帝乃益天下吏奉什二與漢紀不同元折案漢書宣

秋八月昭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祿薄欲其無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荷悅漢紀云其益吏百石以下傳五十斛與漢書合 杜君卿曰應劭注漢書曰宣帝益吏俸什二而漢書言十五兩存其說耳

困學紀聞注 卷十二 天

黃霸傳鵲雀顏氏注當為鵲徐楚金攷說文當為鵲

元折案漢書循吏傳黃霸字次公淮陽陽夏人也五鳳五年代郡吉為丞相京兆尹張敞舍鵲雀飛集丞相府鵲以為神雀欲以聞注蘇林曰今虎賁所者鵲也師古曰此鵲音芬字或作鵲此通用耳鵲雀大而色青出羌中非虎賁所者也鵲色黑出上黨以其關死不止故用其尾飾武臣首云 四庫全書總目小學類說文繫傳四十卷前唐徐鉉撰字楚金廣陵人官至右內史舍人宋兵下江南卒於園城之中事迹具南唐書本傳 宋景文筆記師古曰此鵲音介今官本誤作芬鵲字亦音芬鵲鳥聚貌非鳥名也予見徐踏本亦如此攷定 王汾原曰顏氏家訓引說文云鵲雀似鵲而青出羌中即小鵲所本也玉篇亦作鵲鵲音分今徐鉉傳作鵲徐鉉本同別有為字訓為鳥聚非鳥名也

皇極經世書惠帝崩立無名子為帝

原注王陵爭非劉氏而王而宮中已有非劉氏而帝者矣 何云非劉氏 關按竊以國既有之家亦宜然此余所以痛也 詳尚書古文疏證卷二十七條○元折案漢書外戚傳孝惠張皇后無子呂太后使陽為有身取後宮美人子名之殺其母立所名子為太子惠帝崩太子立為帝四年太后下詔廢之更立恒山王宏為帝少帝恒山淮南濟川王皆非孝惠子又王陵傳陵沛人封安國侯為右丞相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為王問陵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

此至晉紀其書惠和六之條以八... 此乃三人之有也非孝惠子也... 高后之有也非孝惠子也

賈捐之上書罷朱崖杜佑云捐之誼之孫漢書本傳云高

見實類其祖全云可惜捐之晚節○元折案漢書賈捐之傳捐之字

崖又反上與有司議大發軍捐之建議以為不當擊上迺從之捐之後坐與

楊興更相薦譽欲得大位滿泄省中語竟坐棄市

漢之劉歆魏之元韶賈宗國以微利而身亦不免小

人可以戒矣問按元韶事不見魏書列傳見北齊書及北史 全云

封歆為國師嘉新公後歆怒其子與王涉謀忠謀泄自殺事詳王莽

傳 北齊書文宣紀魏帝以天人之望有歸下詔歸帝位於齊使彭城王元

韶奉皇帝璽綬禪代之禮一依漢魏故事又元韶傳韶魏孝莊之後廢封彭

城王齊天保元年降爵為公文宣謂韶曰光武何故中興韶曰為魏討劉不

盡於是乃誅諸元以厭之韶幽於京畿地半絕食陷衣袖而死

張文潛文帝論謂絳侯之迹異於韓彭者無幾文帝

所以裁之者乃所以深報之也其說太過賈誼

陳 疏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乃正論也元折案漢書賈誼傳

誼復用勃為丞相十餘月免相勃居餘每何東守行縣至絳絳侯勃自

畏恐誅帝勃甲令人持兵日見其後有人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勃

治之文帝朝太后曰聞提文帝曰絳侯絳侯兵於北軍不日此時

反今居一小縣願欲反耶文帝於是使使持節赦勃復爵邑 張氏未漢文

帝論絳侯以英雄之姿決立君之威臨視其上無異于保傅之提嬰兒如是

而不驕者伊周之所難也驕則縱則亂亂則以生文帝豈無愛勃之心哉視

前日之誅死族滅者皆恃功驕蹇之所致而絳侯之迹異于韓彭者無幾耳

會不如抑遠因辱使之慷慨內顧而無所恃去其驕慢之心全其生保其

家使其子孫長有國土之為愈也

揚雄自比孟子而校獵賦乃曰羣公常伯楊朱墨翟

之徒學孟子而尊楊墨與法言背馳矣何云詞賦不當

羣公常伯則左右諛臣豈有遠見揚墨之徒又異端不知聖賢之義者也自

方將上獄三靈以下云云乃雄自申其作賦以誦之意讀者遂疑其尊揚墨

耶○元折案法言君子篇古者揚墨塞路孟子辭而闕之耶如也後之塞路

許維能斥揚墨而比孟子乎

樓護之執呂寬小人之不義者也不當傳於游俠法

言獨稱朱家之不德以為長者樓護朱家之罪人

也問按樓護厚於呂公而薄呂寬豈李西漢案所歎元是五侯門下史者耶○元折案漢書游俠樓護傳莽長子字與妻兒呂寬謀以血塗莽

漢門欲懼莽令歸政發覺莽大怒殺字而呂寬亡寬父素與護相知寬至廣

漢過護不以事實語也到數日名捕寬詔書至護執寬奔大野徵護入為前

輝光又曰初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妻與呂公同食遂養呂

公終身又朱家傳家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

能既隱脫季布將軍之配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法言重黎篇或問長者

曰蘭相如仲泰而屈廉頗樂布之不塗朱家之不德直不疑之不校韓安國

之通使

讓美德也然當審其是非趙充國不歸功於二將軍

君子以為是顏真卿歸功於賀蘭進明君子以為

非元折案漢書趙充國傳充國振旅而還所著治星賜迎說曰衆人皆以

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即見宜歸功於二將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計

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敢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勢國之

困學紀聞注 卷十二 三十

大事當為後法老臣不日餘命當為陛下明言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

目其意對上然其計 容齋五筆曰顏魯公起兵平原合衆十萬既成魏郡

唐邑之功矣是時進明為北海太守亦起兵以書召之并力進明度河公

每事皆之軍權始移遂取舍任意以得招討 呂成公謀說曰顏真卿處置

劉道原通鑑外紀自序曰歷代國史其流出於春秋劉歆敘七

畧王儉撰七志史記以下皆附春秋荀勗分四部

史記舊事入丙部阮孝緒七錄記傳錄記史傳由

是經與史分元折案劉歆七畧王儉七志阮孝緒七錄註已見卷五

漢名臣奏丞相薛宣奏漢興以來深考古義惟萬變

之備於是制宮室出入之儀故司馬殿省門闔至

五六重周衛擊刁斗近臣侍側尚不得閣本作著鉤

帶入房原注太平御覽見三百五十四卷 集證隋志刑法類漢名

匈奴遺漢文帝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又曰天地

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見匈奴傳突厥致書隋文帝

曰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伊利俱盧設莫

河沙鉢畧可汗開按沙鉢畧隋書作始波羅 程易田云伊利俱盧

韻然以三十六字母言之伊為影母屬喉俱為見母屬牙牙喉不同今證之

以此二字不得別為兩聲蓋信東原斷以見為喉之發聲影為喉之收聲

為得自然之音位也○元折案隋書突厥傳突厥之先平涼雜胡也姓阿史

那氏後魏太武滅沮渠氏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茹茹世居金山工於鐵作金

山狀如塊發俗呼塊蓋為突厥因以為號高祖遣開府徐平和使於沙鉢畧

少鉢畧使致書曰辰年九月十日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伊利俱

盧設莫河始波羅可汗致書大隋皇帝 倭王遺煬帝書曰日出處天子致

書曰處天子

西山先生跋劉深父稱天台劉深父每舉史傳數百千

言漢許后上成帝書於班史為隱僻處學者多不

道一日對客誦奈何妾薄命端遇竟寧前及設為

困學紀聞注 卷十二 三十一

屏風張某所等語俱見外傳無一字差原注前輩讀史精微如

文盡此書自絕妙也○元折案漢書外戚傳下孝成許皇后傳時上省減椒

房按庭用度皇后道上疏曰詔書言服御所造皆如克寧前更減不能禁其

意即且令妾被服所為不得不如前設妾欲作屏風張於某所曰故事無

有或不能得則必繼妾以詔書矣又曰今吏甫受詔讀記直豫言使后知之

非可復若私府有所取也其萌牙所以約制妾者恐失人理今但損車駕及

母若未央宮有所發遺賜衣服如故事則可矣其餘誠太過急奈何妾薄命

端遇竟寧前竟寧前於今世而比之豈可邪

李靖曰張良所學六韜三略是也韓信所學穰苴孫

武是也光武詔報臧宮馬武引黃石公記案章懷注

於下邳地上所見 隋志 有三略三卷原注館閣書目云近



李王枕之義本此亦謂其出自昭陵也初學記又引黃石公陰謀秘法元圻案唐書李靖傳靖字藥師京兆三原人官司徒并州都督封衛國公後漢書臧宮傳建武二十七年宮與馮異馬武上書請伐匈奴詔報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強者怨之府也四庫全書總目兵家類纂卷一卷本題黃石公撰宋張商英註後序稱圻上老人以授張子房晉亂有盜發子房塚於王枕中得之始傳人間是公武職商英之書世未有信之者唐徐堅初學記職官部御史大夫下引黃石公陰謀秘法曰焚或火之精御史之象主禁刑罰收捕糾正

董仲舒在建元初對策案建元武帝初元年號也年願興太學

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傳謂立

學校之官自仲舒發之攷之武帝紀建元五年置

五經博士此所謂學校之官也元朔武帝三六年五年

始有禮官勸學之詔於是丞相宏請為博士置弟

子員儒林傳所載其著公令也詳於取而略於教

困學紀聞注 卷十二

三

不過開祿利之塗而已明經而志青紫教子而擬

贏金孰知古者為己之學哉儻以仲舒為相使正

誼明道之學行於時則學者興於禮義庶幾三代

之風豈止彬彬多文學之士乎全云明經而志青紫是夏

章賢傳○元圻案漢書儒林傳序公孫宏曰洎春秋為丞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鄉風矣宏為學官掉道之惑帶道請曰丞相御史書制曰蓋聞導民目禮風之目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愆怒故詳延天下方問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開舉遠與禮目為天下先太常議子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日厲賢材焉遂與太常博士平等議云制曰可自此目來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夏侯勝傳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章賢傳章賢諱曰遺子黃金滿箱不如一經魏了翁跋楊子讀所題趙子安一經閣詩曰謂黃金不若一經此語魯諺也近聖人之世之居皆未遠也其詞氣已全不類那魯問語雖當時魯之大儒如夏侯長公輩亦不過以取青紫教校諸生蓋自漢武設科射策勸趨利祿後學所志大抵若此况於性謬自無足貴况於它邦以及後世又從可知

韓信無行不得推擇為吏陳湯無節不為州里所稱

主父偃學從橫諸儒排擯不容李陵降匈奴隴西

士大夫以為愧注見秦漢之後鄉黨清議猶嚴也是

以禮官勸學則曰崇鄉里之化元圻案韓信傳韓信淮陰人

又不能治生為商賈常從人寄食陳湯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也少好帶博達善屬文家貧負笈無節不為鄉里所稱主父偃傳主父偃齊國臨菑人也學長短從橫術晚乃學易春秋百家之言游齊諸子間諸儒生皆與排擯不容於齊家貧假貨無所得

男忠錫孫 孝濬 校字

困學紀聞注卷十二

三

困學紀聞注卷十三

餘姚翁元圻載青輯

考史

翟公異

注見其自敘云北方班氏非但不愧今叢陋

乃爾豈筆削未定遂傳之耶乃刪取精要總合傳

註作東漢通史五十卷

所以補其傳之不備也何疑作互似非○元圻案同年王綬勝曰翟書雖不

傳然其旨非在合注而刪繁非據注以補闕也京口書舊傳卷四翟文傳以

范蔚宗書語近詞冗事多復見乃合傳注擬精要云云此條注見疑復見之

誤宋書范蔚宗傳蔚宗與甥姪書以自序曰既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古

今書述班氏最有名既任情無例唯志可推耳吾雜傳論皆有精意至於

循史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橫放蕩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

秦書當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九忠

惠棟十卷宋翟文撰忠惠者門人所私也宋史書志作三十卷明以

困學紀聞注卷十三

來久不復傳今從永樂大典撥拾排比編為十卷

致堂讀史管論馬援曰光武非簡賢者必以其女為太

子如逆防未然故不授以重任按馬后紀入太子

宮在援卒之後防未然之說非○何本非字下有也字○何

之○元圻案後漢書明德馬皇后紀援卒于師梁松實同等語之家蓋失

勢后兄嚴白太夫人求進女掖廷由是選后入宮馬伏波雖出將兵其任

重矣其征交趾歸賜兵車乘朝見位次九卿班未崇耳馬援傳顯宗圖

畫建武中名臣列將於雲臺以椒房故獨不及援致堂蓋因此而誤

大惡也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益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

東觀漢記光武詔曰明設丹青之信廣開東手之路

原注公孫述傳帝與述書陳言禍福以明丹青之信二句見文選注全云

東漢初著述在蘭臺至章帝以後屬籍盛於東觀修史者皆在焉故以名書

明帝為太子諫光武曰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

性而取諸黃老謂之學通尚書可乎以無逸之心

明立政之體君道盡矣何羨乎黃老○元圻案光武帝紀

自樂此

謝承父嬰 閱按三國志吳主權謝夫人山陰人父嬰漢尚書郎徐令弟承

為尚書侍郎每讀高祖及光武之後將相名臣

策文通訓條在南宮祕於省閣唯臺郎升復道取

急因得開覽 原注謝承後漢書見文選注○漢尚書作詔文

原注見周禮注○案春官御史掌贊書注王有 尚書郎乃今中書

舍人 原注見通典 閣按謝承後漢書一百三十卷唐志有宋志及文獻

得陽曲傳山先生開之笑曰某家即有之永樂間揚州刊本初師陽全碑

出會以謝承後漢書永樂開揚州會刊本毛斧李以爲必不然 全云傳青

傳山謝承後漢書永樂開揚州會刊本毛斧李以爲必不然 全云傳青

主徵君非安語者然即有刊本亦必偽書 集證隋志正史類後漢書一百

三十卷無帝紀吳武陵太守謝承撰 橫漢百官志尚書侍郎三十六人

曹有六人主作文書起草 通典職官門尚書郎乃今中書舍人自永淳以

來天下文章道盛臺閣整彥無不以文章達故中書舍人為文工之極任朝

廷盛選諸官莫比焉

困學紀聞注 卷十三

鍾離意謂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本於荀子 元折案

謂魯僖遇旱以六事自讓本於春秋考異 元折案

鍾離意謂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本於荀子 元折案

謂魯僖遇旱以六事自讓本於春秋考異 元折案

鍾離意謂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本於荀子 元折案

謂魯僖遇旱以六事自讓本於春秋考異 元折案

鍾離意謂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本於荀子 元折案

謂魯僖遇旱以六事自讓本於春秋考異 元折案

鍾離意謂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本於荀子 元折案

此祖伊之得全於殷紂之世也 元折案後漢書郭擘傳擘

韓詩嚴氏春秋明天文歷數王莽時擘仰占元象謂漢必再受命西至長安

通上書王莽曰神機有命不可虛獲劉氏享天永命陛下願節盛衰取之曰

天選之曰天可謂知命矣莽大怒即收繫詔獄猶以擘據經識難即害之會

救得也

魯不對策見袁宏紀而范史不載 元折案魯擘傳擘字仲康

陵性沈深好學兼通五經建初元年肅宗詔舉賢良方正大司農劉寬舉不

時對策百有餘人唯不在高第 袁宏後漢紀安帝永初三年擘年八十

餘終于家弟不以爲學質直稱仕至侍中三老章帝初對策曰政莫先於從

民之所欲除民之所惡先收後刑先近後遠君爲陽臣爲陰君子爲陽小人

爲陰京師爲陽諸夏爲陰男爲陽女爲陰樂和爲陽憂苦爲陰各得其所則

和調精誠之所發無不感決更多不長在於殿德而貴功欲速莫能修長久

之道古者貢士得其人者有慶不得其人者有讓是以舉者務力行選舉不

實其在制史二千石書曰天工人其代之觀人之道勿則觀其孝順而好學

則觀其孝愛而能教誨難則觀其謀慮以觀其治窮則觀其所守則

觀其所施此所以核之也民多貧困者急則致寒寒則萬物多不成去本

就不奢所致也制度明則民足刑罰不中則於名不正民之道所以明

上下之稱班爵號之制定卿大夫之位也獄訟不息在爭奪之心不絕法者

民之儀表也法正則民怨吏民凋弊所從久矣不求其本漢以蓋其政多

欲速又州官秩卑而任重競爲小功以求進取生凋弊之俗救弊莫若忠政

困學紀聞注 卷十三

孔子曰孝慈則忠治衰亂之道必明慎刑罰故孔子曰導之以禮樂而民和

睦說以犯難民志其死且忘之况使爲禮義乎 通鑑亦不載此策 四

庫全書總目綱年類後漢紀三十卷晉袁宏撰宏字彥伯陽夏人太元初官

至東陽太守事迹具晉書文苑傳

文苑傳自東漢始而文始卑矣 何云善讀 全云文之卑亦不

王康書曰西漢以文設科而文始衰自賈誼河馬遷其文已不遠先秦古書

况其下者

漢政歸尚書魏晉政歸中書後魏政歸門下於是三

省分矣 元折案後漢書陳忠傳今之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詠

志魏齊傳時中書監令魏爲專任上書論之 通典職官三門下省後

漢謂之侍中寺首志曰給事黃門侍中俱管門下衆事或謂之門下

省後魏尤重 唐六典一初秦變周法天下之事皆決丞相置尚書於禁中

有令丞掌通章奏而已漢初因之武宣之後稍以委任及光武親總吏職天

下事皆上尚書與入主參決乃下三府尚書令爲端揆之長 明王氏蓋

澤長語上西漢以丞相總百官而九卿分治天下之事光武中興身親庶務

事歸臺閣尚書始重而公卿稍以失職矣魏武初建魏國置秘書令與尚書

奏事文帝受禪改秘書爲中書有令有監中書親近而尚書疎外矣東晉以

後天子以中書侍常在左右多與議政事於是又有門下而中書權始分矣

唐初始合三省中書主出命門下主封駁尚書主奉行其後令中書門下爲

文苑傳自東漢始而文始卑矣 何云善讀 全云文之卑亦不

王康書曰西漢以文設科而文始衰自賈誼河馬遷其文已不遠先秦古書

况其下者

漢政歸尚書魏晉政歸中書後魏政歸門下於是三

省分矣 元折案後漢書陳忠傳今之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詠

志魏齊傳時中書監令魏爲專任上書論之 通典職官三門下省後

漢謂之侍中寺首志曰給事黃門侍中俱管門下衆事或謂之門下

省後魏尤重 唐六典一初秦變周法天下之事皆決丞相置尚書於禁中

有令丞掌通章奏而已漢初因之武宣之後稍以委任及光武親總吏職天

下事皆上尚書與入主參決乃下三府尚書令爲端揆之長 明王氏蓋

一故有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其後又置政事堂蓋以中書  
出詔令門下封駁口有爭論故兩省先於政事堂議定然後奏聞開元中張  
說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自是至宋莫之能改自注一說漢武帝游後庭  
尚書始重又曰宣帝時霍山領尚書上令吏民奏事不關尚書其後奏封事  
輒下中書令則西漢時中書已重於尚書矣

為杜密之居鄉獫狁陳孟公杜季良也為劉勝之居

鄉獫狁張伯松龍伯高也制行者宜知所擇

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此士大夫實念也居廟堂之  
上無事不為我君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此士大夫實事也實念實事  
在天地間猶三光散萬物而常存此蓋答朱平涵居鄉書余謂今之居鄉為  
劉勝易為杜密難○元折案陳道字孟公張棟字伯松註已見上卷後漢書  
馬援傳杜季良名保京兆人時為越騎司馬保仇人上書訟保為行淫薄亂  
軍或東伏波將軍萬里還書目誠見子書券免保官龍伯高名述亦京兆人  
為山都長由此據案陳太守劉勝亦京兆人為北海相去  
官還家每謂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京兆人為北海相去  
千及太守王昱謂密曰劉季良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豈微已對曰劉  
勝位為大夫見禮上賓而不知善不為聞惡無言隱情惜已自同寒蟬此罪人  
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後進之遠道失節之士而奢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  
令問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豈慰服胡氏讀史管見四或問劉勝杜密所

困學紀聞注 卷十三

處執賢曰勝賢如密之論軒揚激發固非常士所及然勝之行深潛靜退可  
為鄉里之式如密之論非惟犯出位之譏亦取稱辱之道也遇王昱賢者故  
能容之耳

東漢有佛書而諸臣論議無述其言者惟襄楷云浮

屠不二宿桑下

何云亦因論其事而述其言爾○元折案魏書釋老  
羣臣傳教始以佛對帝道即中蔡情博上第了秦景等使於天竺寫浮屠遺  
範情仍與沙門極厚騰竺法蘭東還洛陽中國有沙門及跪拜之法自此始  
也情又得佛經四十二章帝絀於蘭臺石室後漢書襄楷傳楷字公矩平  
原顯陰人上疏曰聞宮中宜黃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虛貴尚無為好生惡殺  
省慾去奢或言老子入夷狄為浮屠居之不宿桑下不秋久生恩愛精之  
至也天神遺日好女浮屠曰此但草囊盛血遂不勝之其守一如此今陛下  
嬖女黠婦極天下之麗甘肥飲美單天下之味奈何欲如黃老子四十二  
章經曰沙門受道法者日中一食樹下一宿慎莫再宿矣又曰天神獻玉女  
於其佛佛曰此是革囊盛屎耳

班固傳西都賦云招白開下雙鵠掄文竿出比日二

句為對白開猶黃開也注云弓弩之屬御覽二百四十七

引風俗通白開古弓名文選以開為鵠原注非禽名也  
注考有黃開之名此言白開蓋弓弩之屬本或作白鵠謂鳥也○元折案章懷  
駉注西京雜記曰閻越王獻高帝白鵠黑鵠各一雙何義門曰今以掄文竿  
例之當以後漢書為正

東都賦正子樂原注依職文文選李善注亦引大子五臣

乃解為正樂今本作雅樂案五臣詳張統亦誤原注五臣

○元折案文選注東觀漢記孝明詔曰向嘗雅樂正樂也○又顏延之曲水  
詩序大子協樂注東觀漢記孝明詔曰正大樂官曰大子樂官○案今本東  
觀漢記此詔在永平三年八月書錄解題總集類文選六十卷梁昭明太  
子蕭統德施撰唐崇賢館學士江都李善注北海太守邑之父也又六臣文  
選六十卷唐工部侍郎呂延濟開元六年表上號五臣集註五臣者常山尉  
呂延濟都水使者劉承祖男長處士張統呂向李周翰也後人併與李善原  
注合為一書名六臣注

范氏施御班固東注引括地圖曰夏德盛二龍降之禹

使范氏御之以行程南方按左傳襄二十四年范宣子曰

困學紀聞注 卷十三

昔句之祖在夏為御龍氏括地圖之說本於此然  
蔡墨謂劉累學擾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賜氏曰

御龍見昭二十非禹也何云豈特非禹晉主夏盟始為范氏也又云

九年左傳孫宣公孟子音義載我或作范氏范氏古善御者

文選駉放歌行注引崔元始正論永寧詔曰鐘鳴漏

盡洛陽城中不得有行者永寧漢安帝年號元始

崔寔字也後漢紀不載此詔元折案後漢書崔寔傳寔字子

籍明於政體吏才有餘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政論仲長統曰凡為人主

宜為一通而之座側東觀漢記表宏後漢紀亦不載此詔

崔寔四民月令朱文公答楊直謂見當時風俗及其治

家整齊即以嚴致平之意開按蘇宗已謂潛夫論足月見

寔本傳不著其日陪志農家四民月令一卷後漢大尚書崔寔撰朱氏經義

摺拾成書 寔本似載政論曰景帝元年詔曰加管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民乃定律減罪輕罪目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輕之也曰嚴致平非自寬致平也 唐王志愔應正論曰崔寔政論云為國家者以嚴致平然則稱嚴者不必踰條越制網重罰在於施藥括以矯枉用平典以禁非刑故有常罰輕無赦人不易犯防之難越故也

崔寔政論云諺曰一歲再赦好兒啗啞見太平御覽四百九十六唐太宗之言蓋出於此原注兒與人同如以可人為可見 全云十一

宗之言蓋出於此字是正文 閣按潛夫論引諺曰一歲再赦好兒啗啞 見憲嗟奴恐是好字之謂○元折案范氏祖禹唐鑑三帝謂侍臣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皆受夫養悖考者豈善哉故有罪者賊良民朕即位以來不欲數赦恐小人恃之輕犯憲章也

剛者必仁佞者必不仁此二句用龐萌為人遷順而光武以託孤期之不惟失於知人其感於佞甚矣子

陵所以鴻飛冥冥也懷仁輔義之言豈特規侯霸哉元折案後漢書劉永傳龐萌為人遷順甚見信愛帝嘗謂曰可目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龐萌是也與蓋延共擊董憲時謂書下延而

甚佳意天武於此亦已自  
些不占此亦上而任以有  
主人旺中廷治

東漢三公無出楊震李固之右而始進以鄧梁君子

以為疵故易之漸日進以正何云東漢三公莫如袁安次之者李固也楊才識非袁李比又

東漢三公無出楊震李固之右而始進以鄧梁君子

不及前朝目為延諸已自疑遂反逸民傳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乃變姓名隱身不見令以物色訪之三反而後至司徒侯霸與光素舊遣使奉書光不答口授曰君房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後阿諛順旨要領絕除為諫議大夫不局乃拼於富春山 呂成公重修鈞臺記曰先生雖以巢由自命視一世若不足以及之觀與侯霸尺腹劇切之意見於言外豈於帝時能忘邪

去過是殊少味也未子綱目取之

曲禮少儀之禮廢幼不肯事長不肯事賢東都之季風化何其美也魏昭請於郭泰願在左右供給灑掃荀爽謁李膺因為其御范滂之歸鄉人殷

陶黃穆侍衛於旁應對賓客闕里氣象不過是矣

全云明末康繼儒弟子有此氣象見黃梨洲思舊錄不知繼儒何以得此○元折案袁宏後漢紀靈帝建寧二年郭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嘗止陳國文季童子魏昭求入其房供給灑掃泰曰年少當精義書易為求近我乎昭曰蓋聞經師易過人師難遭故欲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耳泰美其言聽與共止嘗不佳夜後命昭作粥粥成進泰一呵之曰為長者作粥不加意敬乃不可食以杯擲地昭更為粥重進泰復呵之如此者三昭姿無變容顏色殊悅泰善之 黨錮傳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荀爽常就膺問因為其御既還喜曰今日得御李君矣其見慕如此 荀爽之子有列傳又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也年修潔言約當坐繫獄事釋南陽士大夫迎之者數千兩同囚鄉人殷黃穆亦免俱歸並衛侍於滂對黃客 黃梨洲思舊錄康繼儒字仲醇華亭人以諸生有盛名上自精神大夫下至工賈僭僭其品題便整價重於一時余入京遇之於西湖畫船三隻 顧被一見

陶學紀聞注 卷十三

客一戰門生故交見之者雲集余時寓太平里小巷先生答拜乘一小轎門生徒步隨其後天寒涕出藍田叔即以袍袖拂拭之

中平 誤作仲平 二年昆陽令愨繇役之害結單言府收

其舊直臨時募顧不煩居民太守承為之立約見

於都鄉正街彈碑此募役之始也元折案洪氏錄釋十五

平二年立考其文則縣令宰陵君承昆陽亂之餘愨繇役之害結單言府班董科例收其舊直臨時募顧不煩居民太守承為之立約見 衛彈金石錄作街彈周禮里字以時合揭于劬注云初者里字治處也若今街彈之室錄釋作衛彈漢

孔子曰故者母失其為故也蘇章借故人以立威其

流獎遂為于禁源懷忠厚之俗不復見若章者難

與並為仁矣何云長者之言 閣按于禁源懷

章傳章遷冀州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案其姦城道請太守為設酒肴陳平生之好其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二天章曰今夕蘇漢文

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知事無私望風畏肅三國志魏子禁傳太祖破紹冀州平昌稀復叛遣禁征之禁攻魏孫與禁有舊請禁降將皆以為孫已降當送詔太祖禁曰諸君不知公常令乎而後降者不致給雖舊交禁可夫節乎自臨與孫決漢漢而斬之魏書源懷傳時后父于勁勢傾朝野勁兄子作與懷宿昔通婚時為沃野鎮將頗有受納懷將入鎮非郊迎道左後不與語即劾免官懷謂將元尼須與懷少舊亦貪穢狼藉置酒請懷謂懷曰命之長短由卿之口豈可不相寬貸懷曰今日之集乃是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非魏獄之所也明日公庭始為使人檢鎮將罪狀之虛尼須揮涕而已無以對之已而表劾尼須裴松之曰源懷而後降法雖不赦因而送之未為違命禁曾不為舊交希冀萬一而肆其奸殺之心以反源人之議所以卒為降虜死加惡讎宜哉片成公史說曰蘇章源懷與故人飲酒似于情厚終竟發捕清實便見刻薄蓋今日與故舊如此則他日於君可知案于禁傳太祖破紹冀州平昌稀復叛似以平字斷句閻氏乃以平為昌稀之姓恐誤

精廬見姜肱傳乃講授之地即劉淑包咸檀敷傳所謂精舍也文選任彦升表用精廬李善注引王阜

事五臣謂寺觀謬矣集註華陽國志大江自海墾下至楚為有謂讀書之所自晉武帝太元六年初奉佛法立精舍於殿內引諸沙門居之因此世俗謂佛寺為精舍○元圻案後漢書姜肱傳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

困學紀聞注卷十三

也張二弟仲海季江俱自孝行著聞嘗與季江講郡遇盜欲殺之脫兄弟爭相光賊遂兩釋焉但掠奪衣資而已既至郡中見肱無衣服怪問其故肱託曰他辭終不言盜盜聞而感悔後乃就精廬求見徵君還所掠物肱不受注精廬即精舍也又儒林傳精廬晉建康縣有干計注精廬講讀之舍文選李善注劉瓛梁典曰任助字彥昇梁安人辭章之美冠絕當時為寧朔將軍始安太守助為范雲求立太宰碑表曰精廬云作必窮錫勸之盛善注漢記曰王阜年十一辭父母欲出精廬以向幼不許又黨錮傳劉淑字仲承河內樂成人擅教字文有山陽郡人儒林傳包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宋吳自能改齊後錄王觀國學林新編曰晉書武帝幼奉佛法立精舍於殿內引沙門居之因此世俗謂佛寺為精舍觀國按古之儒者教授生徒其所居皆謂之精舍故後漢包咸傳曰咸住東海立精舍講授又劉淑傳曰隱居之精舍授講又檀敷傳曰立精舍教授又姜肱傳曰盜就精廬求見注曰精廬即精舍也以此觀之精舍本為儒士設至晉孝武立精舍以居沙門亦謂之精舍非有儒釋之別也以上皆王說子按三國志注引江表傳曰于吉來吳立精舍燒香讀道書然則晉武以前道士亦立精舍矣江表傳云云見吳孫策傳注

孔北海答王脩教曰據清身潔已歷試諸難謀而鮮過惠訓不倦余嘉乃勳應乃懿德用升爾于王庭其可辭乎文辭溫雅有典誥之風漢魏圖之條教

如此原注然歷試諸難恐不可用全云原注是正文何云古人不拘孫也黃巾寇數州而北海最為賊衝三府同舉融為北海相融為賊所圍乃遣東萊太史慈求救於平原相劉備備驚曰孔北海乃復知天下有劉備耶三國志魏王脩傳脩字叔治北海營陵人也初平中北海孔融舉孝廉脩

水經注以為光終符縣人又引益部耆舊傳符有光洛原注疑熒道有張帛

元圻案後漢書列女傳孝女叔先雄者魏為人父泥和墮滿水物故尸喪不歸婦乘船於父墮處撻哭遂自投水死弟賢夢雄告之卻後六日當共父河出至期伺之果與父相持浮於水上水經注三十三符縣長趙社遺更先尼和以永建元年十二月詣巴郡沒死成滿灘子賢求喪不得女結年二十五歲有二十五年以還至二年二月十五日尚不得喪乃乘小船至父

郡縣上言為之立碑以旌孝誠也又引益部耆舊傳曰張真妻黃氏女也名帛真乘船沒求尸不得帛至沒處撻頭仰天而歎遂自沈湖積十四日帛持真手于灘下出時人為說曰符有先洛熒道有張帛者也此條引水經注作光終光洛蓋古今本傳刻不同耳

劉贛父東漢刊誤謂列傳第七十九注最淺陋章懷

困學紀聞注卷十三

注書分與諸臣疑其將終篇故特草草耳今觀南匈奴論棄蔑天公注引前書云老秃翁何為首鼠兩端秃翁即天翁也其誤甚矣元圻案南匈奴傳論曰實髮不端專行威惠遂復更立北虜反其故庭並恩兩義以私已福棄蔑天公坐樹大顛永言前載何恨憤之深乎注曰言實髮斷日逐刊石紀功即宜滅其北庭以資南都重存亂緒滋生孽哉南匈奴傳存即是並恩兩義以私已福斯則棄蔑天公之事也天公謂天子也前書云老秃翁何為首鼠兩端秃翁即天翁也高祖云幾敗乃公事乃公即汝公也淳史確筆時復存其質言也惠氏棟後漢書補注李殿學曰天公非謂天子猶太公耳王懋曰注引老秃翁秃翁何與乎天公而此云爾甚不可解唐書章懷太子傳太子賢字明允甫數歲讀書一覽輒不忘詔集諸儒左庶子張大安洗馬到請首洛州司戶參軍事格希元學士許叔牙成元一史藏諸周寶寧等共注後漢書見氏讀書附志西漢刊誤一卷東漢刊誤一卷劉攽撰攽字獻父其書已佚見於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

曹娥碑云盱能撫節按歌婆娑樂神以五月時迎伍

君傳云迎婆娑神誤也元圻案古文苑入載曹娥碑曰孝女曹娥者上虞曹野之女也野能撫節按歌

困學紀聞注 卷一三

蔡邕文今存九十篇而銘墓居其半曰碑曰銘曰神  
誥曰哀讚其實一也自云為郭有道碑文選取獨無  
愧辭則其他可知矣其頌胡廣黃瓊幾於老韓同  
傳若繼成漢史豈有南董之筆全云中郎之晚節如此其言豈能不謬但其熟知典故則實有可探者耳○元折案後漢書郭太傳蔡邕謂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皆有德唯唯郭有道無愧色耳又胡廣傳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為太傅帝圖畫廣及黃瓊於省內詔蔡邕為其頌云注謝承書載其頌曰蔡邕山嶽配天作輔神有周生申及甫九茲漢室誕育二后曰胡曰黃方軌齊武惟道之淵惟德之敷股肱元首代作心膺天之

周舉傳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一月  
寒食按淮南子要畧篇云操舍開塞各有龍忌注  
中國以鬼神之亡日忌北胡南越皆謂之請龍荆楚歲時記注云後漢周舉移書及魏武明罰令陸處郡中記並云寒食斷火起於子推據左傳及史記並無子推被焚之事案周禮司烜氏仲春以木鐸巡火禁於國中注云為季春將出火也今寒食準節氣是仲春之末清明是三月之初然則禁火蓋周之舊制○元折案周舉傳舉字宣光汝南汝陽人博學洽聞京師為之語曰五經從橫周宜光遠并州刺史太原舊俗云注新序曰晉文公反國介子推無爵遂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求之不得乃焚其山推遂不出而死能星木之位也春見東方心為大火懼火之盛故為之禁火俗傳云子推以此日被焚而禁火

郭伋為并州牧有童兒騎竹馬史通贊云晉陽無竹  
事不可信閩按無竹晉陽童兒寺有竹日報平安而晉陽之童兒乃西河郡之美稷也美稷唐為鄉在臨城縣今汾州府○元

光武紀建武二十三年陳留太守王況為大司徒  
為司徒謝承書誤也何云注王姓音宿○元折案後漢書虞延傳延振二十三年司徒王況辟焉注謝承書曰況字文伯京兆杜陵人也代為三請名族該總五經志節高亮為陳留太守生聰敏善行德教永平十五年延起泰山彌衍充豫過陳留界飛逝不集五穀獨豐章和元年詔以況為

漢詔令人主自親其文光武詔曰司徒堯也赤眉桀  
也明帝詔曰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案二句本豈代言者所為哉元折案後漢書鄧禹傳禹傳光武即位於鄴拜禹為司徒堯也亡賊桀也長安吏人進進無所依歸宜日時進討鎮慰西京繫百姓之心通鑑載此詔亦作亡賊桀也惟宋溫華隱窟雜志引李漢老云古者詔令多矣天子自為之故漢武帝詔淮南王令相如親草而光武詔鄧禹曰司徒堯也赤眉桀也使臣下代言其敢為是語乎厚齋作赤眉蓋本此明帝詔即位詔曰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若涉澗水而無舟楫夫萬里至重而壯者慮輕實賴有德左右小子章帝建初七年獲白鹿帝曰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人之無良相怨一方斯器亦易為來哉唐鄭亞李衛公集序云漢興當秦焚書之後待從之臣皆不習文史蕭曹之輩又乏儒墨之馬每封功臣建子弟其辭多天子為之

習鑿齒漢晉春秋以蜀漢為正朱文公謂晉史自

困學紀聞注 卷十三

困學紀聞注 卷十三

困學紀聞注 卷十三

帝魏後賢蓋更張然晉人已有此論

元折案晉書習鑿齒傳鑿齒字彥威襄陽人桓溫觀鏡非望鑿齒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起漢光武終於晉愍帝於三國之時蜀以宗室為正魏雖受漢禪晉尚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為漢亡而晉始興焉世說注習鑿齒著論曰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則不足有靖亂之功則孫劉鼎立共王秦政猶不見效於帝王況習制數州之眾哉朱子感與第五首東京失其御刑臣弄天綱西園植桑穢五族沈忠良青龍一奮躍鳳雛亦飛翔祀漢配彼天出師驚四方天意竟莫回王圖不偏昌晉史自帝魏後賢蓋更張世無魯運子干載徒悲傷

三國鼎峙司馬公通鑑以魏為正統

原注本朱子綱目

以蜀漢為正統

原注本然稽於天文則熒惑守心魏

文帝殂而吳蜀無他此黃權對魏明帝之言也若

可以魏為正矣月犯心大星王者惡之漢昭烈

而魏吳無他

案此論本唐庚三國雜事上篇權將何辭以對

何云宋書天文志曰案三國史並無熒惑守心之文黃初六年五月十六日壬戌熒惑入太微至二十七日癸酉乃出宜是入太微全云此亦扶漢之言耳其後月三犯心大星而魏

困學紀聞注 卷十三

明帝殂吳蜀無他熒惑逆行而吳主殂蜀魏無他總之均稱帝王亦均應天象耳○元折案三國志楊黃權傳注蜀記曰魏明帝問權天下鼎立當以何地為正對曰當以天文為正往者熒惑守心而文皇帝崩吳蜀二主平安此其效也魏文帝紀黃初四年三月月犯心中大星晉書天文志占曰心為天王位王者惡之昭烈以是年四月殂於永安宮余兄解射先生曰有雲如赤鳥夾日以飛下以為楚昭當之是以日為楚昭也豈正統在楚乎專諸刺王僚白虹貫日是以日為吳僚也豈正統在吳乎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倘中者有之可盡信乎蕭山王穀隆曰宋魯祖以受禪開基通鑑自不得以魏為高宗以宗枝再造綱目自不得以蜀為偽讀二書者當論其世

邵公濟

名博康節之孫謁武侯廟文云公昔高卧隱然一龍鬼

蜮亂世其誰可從惟明將軍漢氏之宗相挽以起

意氣所同欲持尺箠盡逐姦雄天未悔禍世豈能

容

何云世豈能容似人不能容武侯矣詞不達意老生語何足就錄惟史臣壽姦言非公惟

大夫周誤國非忠廟食故里羞此南充置公左右

不堪僕童我實鄙之築公之宮春秋之法孰敢不

困學紀聞注 卷一三

恭俾千萬年仰其高風

原注陳壽詩周皆巴郡人今果州陸務觀詩兼具勸懲至此二事豈復可以對言放翁之意卑矣且請降鄧文周為之勸其書則卻正所造也○元折案蜀御正傳景耀六年後主從譙周之卻正而定議乞降者譙周也○元折案蜀御正傳景耀六年後主從譙周之計遣使請降於鄧艾其書正所造也

君子小人之壽夭可以占世道之否泰諸葛孔明止

五十四法孝直纔四十五龐士元僅三十六而年

過七十者乃奉書乞降之譙周也天果厭漢德哉

何云溫庭筠五丈原落句云象狀賢無言語從此譙周是老臣蓋亦憾天道之不可知也集證世說注引華陽國志云龐士元卒年三十八抗氏諸史然疑唐子西文錄謂龐德公以孔明為師龍以士元為鳳則士元之齒當少於孔明孔明卒時年五十四而士元卒年二十有二則士元物故尚未三十也此說魏鶴山採入經外雜鈔蓋未審讀統傳也傳明云統死時年三十六先主拜統為驍騎將軍亮親為之拜則亮實以兄事之○元折案三國志蜀法正傳正字孝直右扶風郿人昭烈取蜀實用其策昭烈立為漢中王以正為尚書令護軍將軍明年卒時年四十五昭烈征孫權敗績孔明歎曰

法孝直者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又龐統傳統字士元襄陽人諸葛言之於先主先主見與善譚大器之親待亞於亮統入蜀進圍雒縣統率眾攻城為流矢所中卒時年三十六又譙周傳周曰昔孔子七十二對向楊雄七十一而沒今吾年過七十庶幾孔子遺風可與對向楊雄同軌恐不出後歲必便長逝唐子西說頗近理然孔明拜士元父未是為齒少之證魯肅謂呂蒙曰吾謂大弟但有武略耳至於今者學識英博非復吳下阿蒙遂升蒙母結友而別是皆長亦有拜友父母之禮譙周之孫登仕晉死梓潼之難可謂克蓋先人之德

諸葛武侯日勢利之交難以經遠士之相知温不增

華寒不改葉貫四時而不衰歷夷險而益固

原注太平御覽引要覽云見四百六卷集證隋志儒宗要覽十卷晉都儒林祭酒呂竦撰唐志五卷今佚

武侯不用魏延之計非短於將畧也在易師之上六

日小人勿用

何云魏延雖雄猛不可專任且蜀兵少分則不可以臨敵矣若得韓信又已定關中固當別有用奇之時○元折案蜀魏延傳注魏略曰夏侯惇為安西將軍鎮長安亮與羣下計議延曰夏侯惇法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直從襄陽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探聞延奄至必乘船而逃走橫門以開與散民之粟足周食也比東方相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必足以達如此

困學紀聞注 卷十三

四

四五



則一舉而成賜以西可定矣亮以為此舉危不如安從坦道故不用延計  
葛亮之多枉蓋即謂此

三國魏有篡弒吳有廢立皆受制強臣蜀漢未亡之

前庸主尸位而國無內憂昭烈武侯之規模遠矣

闕後主禪謂亮曰政由葛氏祭則寡人又華陽國志云諸葛亮卒後主至  
其寢殿哀三印李進上疏此之呂孫後主怒下獄誅之此豈他庸主所能及  
公而立常道公孫至司馬炎廢陳留王而立高貴鄉公髦司馬昭弒高貴鄉  
公而立常道公孫至司馬炎廢陳留王而立高貴鄉公髦司馬昭弒高貴鄉  
亮治蜀規模死後猶足以維繫二十年以劉禪之庸而蜀不亂只緣當初收  
拾得人才在故亮死後蔣琬代之死之後董允代之允之後費禕代之皆足  
賢者此亮之規模有以維持之也

水經注引武侯與步騭書曰僕前軍在五丈原原在

武功西十里馬豕在武功東十餘里有高勢攻之

困學紀聞注 卷十三 十五

不便是以留耳武侯表云臣遣虎步監孟瑁據武

功水東司馬懿因水長攻攻營臣作竹橋越水射

之橋成馳去以上水經十八卷渭水  
又東遼武功縣北注文此可以禪武侯傳之

關晦翁欲傳未畧載瞻及子尚死節事何云此謂南軒  
所論武侯傳

以見善善及子孫之義南軒不以為然以為瞻任

兼將相而不能極諫以去黃皓諫而不聽又不能

奉身而退以冀主之一悟可謂不克肖矣兵敗身

死雖能不降僅勝於賣國者耳以其猶能如此故

書子瞻嗣爵以微見善善之長以其智不足稱故

不詳其事不足法也此論甚精案此朱子答何叔京書語  
見文集○問按張南軒有

諸葛武侯傳一卷 何云思遠于景耀四年以尚書僕射軍師將軍行都督  
衛將軍事與董承並平尚書事至六年冬國遂亡其任事未久而董承問宇

位皆在其上所謂任兼將相者恐未悉當時勢也美維魯言之而後主不納  
逃險中思遠少為主將亦蜀之奇也必入乎武侯之克肖固難吾  
所惜於思遠入歲失估未更軍旅不知主客殊勢失在宿衛不習戰之兵  
搜既入死地之強寇既不早納黃崇之言又不能急城持重以挫其鋒一敗  
塗地國勢崩解有如干寶之云又云崇屢勸馳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地  
方樸山云畢竟朱子所見為是南軒兵敗之言絕不為乃翁地乎全云  
賈翕以下當另為一條○元折案水經注十七陽溪水上承斜水自斜谷分  
注溪陽溪北屈陳倉入渭故諸葛亮與兄瑾書曰有殺陽小谷雖山崖絕險  
足以振連賊勢使不得分兵東行也又二十七亮與兄瑾書云前趙于龍  
軍燒塢赤崖以北開道緣谷百餘里其間架一頭入山腹其一頭立柱於水  
中今水大而急不得安柱此其窮極不可救也又云頃大水暴出赤崖以南  
橋閣悉壞時趙子龍與鄧伯苗一皮赤崖屯田一皮赤崖山但得赤崖與伯  
苗相聞而已亦武侯逸事也 諸葛瞻傳瞻子思遠景耀六年冬鄧艾自陰  
平由景谷道旁入瞻營諸軍至浩亭住前鋒破退還任綿竹艾遣書誘瞻曰  
若降者必表為琅邪王瞻怒斬艾使遂戰大敗陣死瞻長子尚與瞻俱沒  
于寶曰諸葛瞻雖智不足以扶危勇不足以拒敵而能外不負國內不改父  
之志忠孝存焉 蜀漢傳留子崇隨諸葛瞻拒鄧艾到浩亭屢勸瞻  
宜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地 朱子曰欽夫之論乃是以春秋責備賢者  
之法責之於瞻不薄矣 華陽國志曰美維魯語容獲後主欲殺之後主  
曰瞻走小人耳若何足介意難見瞻枝附事連權於失者過爾而此後注  
飭語語維陳謝維說時求奇中種夢以避凶難

困學紀聞注 卷十三 十六

昭烈謂武侯之才十倍曹丕以丕之盛終身不敢議

蜀也司馬懿畏蜀如虎非武侯之敵史通蜀書云陸

機晉史虛張拒葛之鋒又云蜀老猶存知葛亮之

多枉然則武侯事蹟湮沒多矣元折案諸葛傳建興九年亮  
復出祁山注漢晉春秋曰司

馬直王壽亮於南城登山操營不肯戰實謂魏平曰公與蜀如虎奈天下笑  
何直王病之傳又云章武三年春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于成都屬以後事  
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祖遜父  
抗吳亡入晉事迹具晉書本傳附書經籍志古史類晉紀四卷陸機撰 唐  
書藝文志雜傳記類郭沖諸葛亮隱沒五事一老情乎其書不傳

八陣圖薛士龍曰圖之可見者三一在沔陽之高平

舊壘一在新都之八陣鄉一在魚復永安宮南江

灘水上蔡季通曰一在魚復石蹟迄今如故一在

廣都土壘今殘破不可考元折案玉海一百四十二兵制陣法  
門薛氏曰圖之可見者一在沔陽之

元折案玉海一百四十二兵制陣法  
門薛氏曰圖之可見者一在沔陽之

元折案玉海一百四十二兵制陣法  
門薛氏曰圖之可見者一在沔陽之

高平舊注... 之八陣... 鎮一在魚復... 陣之法本諸侯... 在魚復云云... 西縣亦有之... 大時巴蜀... 齊雲山... 小石之堆... 為元德效死... 所以神明... 八陣圖在... 以江石四... 有三十在... 二丈內... 徒華變... 天所愛神...

君子其潛如龍非迅雷烈風不起其翔如鳳非醴泉

甘露不食司馬德操諸葛孔明俱隱於耕稼而仕

止殊魏元成徐鴻容俱隱於黃冠而出處異如用

之易地則皆然元圻案龐統傳類川司馬德操有知人鑒統弱冠見微

之注襄陽記曰諸葛孔明為臥龍龐士元為鳳雛司馬德操為水鏡皆龐德

公語也 宋習鑿齒襄陽耆舊傳後漢龐德公襄陽人居漢山之南未嘗入

城府躬耕田里諸葛孔明每至公家獨拜於牀下公殊不令止司馬德操

少德公十歲以兄事之 劉肅大唐新語曰魏徵有大志不恥小節隋末為

道士初仕李密密敗歸國 周大行人人曹開錄道士徐鴻容上經天緯地

策一篇於李密密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詣江都執取獨

夫號令天下密心異其言以書招之鴻容昧昧林野莫知所之 文苑英華

六百八十八載李密招徐鴻容書云贊我與運今也其時引領瞻望拂席相

待

鄧艾取蜀行險以微幸間伯才陰平橋詩云魚貫

羸師堪坐縛爾時可歎蜀無人何云鄧艾之深入四日微

不登類此 方樸山云李特已言之老泉亦云非劉禪之厲則百萬之師可

以坐縛○元圻案鄧艾傳艾自陰平道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又糧運將

張文潛梁父吟曰永安受詔堪垂涕手挈庸兒是天

意謂上空張復漢旂蜀民已哭歸師至堂堂入陣

竟何為長安不見漢官儀鄧艾老翁誇至計譙周

鼠子辨興衰其言悲壯感慨蜀漢始終盡於此矣

說齋云人心思漢王郎假之而有餘人心去漢孔

明扶之而不足全云書中再引說齋此語豈徒感季漢也痛崖山

諸君賴遺某故得有今日耳如遇吳漢之徒已殄滅矣又曰姜維自一時雄

兒也與某相值故窮耳 香書段灼傳灼上疏追理鄧艾曰七十老公反欲

何求 蜀志則傳鄧艾已入陰平後主使羣臣會議局上書曰易曰元之為言

知得而不知喪知有而不知亡知得失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言

聖人知命而不可必也故堯舜以子不善知天有授而求授人子雖不肖禍

尚未萌而迎授與人死禍已至乎故微子以殷王之昆而禱衛璧而歸武王

豈所樂哉不得已也於是遂從周策 唐呂溫武侯廟記曰夫民無歸德以

為歸德則思慮則忘其思也不可使忘其思也不可使思當漢道方衰平

無政王莽乃欲憑威竊造符命易之以或動之以神使人忘漢不可得也及

高光善德與世衰衰極盡流毒在人骨髓武候乃欲開與國張絕緒論之以

本臨之以忠使人思漢卒亦不可得也說齋之論蓋本於此 宋史紀事本

末端宗景炎三年四月帝崩年十一陸秀夫與眾共立衛王年八歲矣帝遷

居新會之崖山崖山在新會縣南八十里距海中張世傑曰北兵以舟師塞

海口則我不能進退往據之世傑恐久在海中士卒離心動則必散乃曰

頻年航海何時已乎今須與決勝負乃決行朝草市結大船千餘作一字陣

破海中中船外船貫以大索四圍起樓棚如城堞為死計人皆危之崖山北

淺舟膠不可進宏範歸山東轉而南入大洋與世傑之師相遇薄之且出奇

兵斷官軍波路世傑舟堅不能動宏範乃載茅茨沃以膏油乘風縱火焚之

世傑戰艦皆塗泥縛長木以拒火舟不棄宏範無如之何時世傑有甥韓在

元軍中宏範三使韓招世傑世傑曰吾不能降生且富貴但義不可移耳宏範

至其舟中秀夫恐來舟不得免或被俘辱執不肯赴秀夫因帝舟大且諸舟  
環結度不得出先驅其妻入海謂帝曰國事至此陛下當為國死  
帝曰我為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  
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意耶風濤愈甚世傑隨水而死

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魏文喜躍於為嗣之初大饗

於憂服之中不但以位為樂而已其慕漢也嗚然

自以為舜禹可以欺天下乎

原注曹梅拜先君墓與友人宴  
於松栢之下為詩云樂至憂復  
來又云可不及髮情其末流至於  
元魏文兄弟始○元折案  
魏幸毗傳世語曰毗女慧英適太常泰山羊耽外甥夏侯湛為其傅曰  
英聰明有才鑒初文帝與陳思王爭為太子既而文帝得立抱毗頸而喜曰  
辛君知我喜否毗以告憲英憲英歎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  
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而喜何以能久魏氏其不昌乎 魏文紀  
建安二十五年改為延康元年七月軍次于譙大饗六軍及陳父老百姓于  
邑東注魏書曰設伎樂百戲孫盛曰處莫重之哀而設饗宴之樂居貶厥之  
始而重王化之基及至受禪顯納二女忘其至恤以誣先聖之典天心喪矣  
將何以終是以知王齡之不遐下世之期促也 魏文紀注魏氏春秋曰帝  
升壇禪畢願謂羣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

困學紀聞注 卷十三 十九

晉傳元 武帝泰始 日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

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 然則放曠之風魏文

實倡之程子謂東漢之士知名節而不知節之以

禮遂至苦節 苦節既極故魏晉之士變而

為曠蕩愚謂東都之季或附曹羣亡漢荃蕙化為

茅矣苦節之士安在哉傅元之言得之 何云或以乎九

可憐之附曹之列南宋人有持論太峻而使亂臣賊子法無可加者此類  
是也然其病皆生於讀書不詳考本末 閻按竊以鐘皓之孫孫亦然○元  
折案程氏遺書十八到元承記伊川語曰泰以暴虐焚詩書而亡漢與魏其  
弊必尚寬德崇經術之士故儒者多宗經師古義義理者眾故下莽之亂多  
守節之士世祖繼起不得不喪尚名節故東漢之士多名節即名節而不  
節之以禮遂至於苦節苦節既極故魏晉之士變而為曠蕩尚虛無而無禮  
法禮法既亡與夷秋無異故五胡亂華炎秋之亂已甚必有英雄出而不  
故隋唐混一天下唐有天下如貞觀開元開元之治平然三綱不正無君臣  
父子夫婦其原始於太宗也君不君臣不臣故滿朝不實權臣跋扈陵夷有  
五代之亂註云因問十世可知遂推此數端 唐柳冕與韓愈書曰後漢

甚此也其此也 謂元三治也

尚章句師其傳習故其人守名節 義門謂厚秦持論太峻非也案三國志  
荀彧傳注世之論者多疑或協規魏氏以傾漢非君臣易位實或之由雖晚  
節立異無救運移功既遠義職亦疲焉是劉宋以前已有此論或之初見魏  
武也魏武大悅曰吾之子房是魏武固以漢高自居而或之說魏武亦曰昔  
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固根本以制天下充州亦將軍之關中河內  
也又曰今與公爭天下者唯袁紹耳此豈純子為漢者即其勳操奉迎獻帝  
不過曰因此時奉上以從民望耳管仲有尊周室之功其實亦扶天子以  
命諸侯假大義以強齊國或蓋欲為管仲者也惜所事非桓公耳及代漢之  
勢已成始阻九錫之議以為君子愛人以德警猶教授升木為虎添翼而後  
制之豈及哉或能擇人而事委身昭烈協心孔明則漢室可興不負王佐  
才之阻矣

律章句馬鄭諸儒十有餘家魏明帝詔但用鄭氏章

句 刑法志 范蜀公 策問見宋文鑑 日律之例有八以准

皆各其及即若若春秋之凡 集錄律疏以者與真同惟者  
等科罪各者彼此各同科此罪其者變於先意及者 宋莒公 名庠封曰  
事情連後即有意蓋而復明者者文雖殊而會上意 莒國公  
應從而違堪供而闕此六經之亞文也 闕按朱子解曰  
謂子不從父不  
困學紀聞注 卷十三 二十

義之命及力所不能養者古人皆不以不孝坐之義當從而不能力可供而

不供然後坐以不孝之罪○元折案通鑑魏明帝紀太和三年初魏文侯師  
李悝著法經六篇商君受之以相秦蕭何定漢律蓋為九篇後稍增至六十  
篇又有令三百餘篇法事比九百六卷世有增損錯糅無常後人各為章句  
馬鄭諸儒十有餘家以至於魏所常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  
七十三萬餘言隨者蓋難帝乃詔但用鄭氏章句又詔陳羣劉劭等刪約漢  
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書官令軍中令合百十餘篇於正合  
九篇為增於旁章科令為省矣 法家書之存於今者惟唐律為最古周顯  
德中資儀固之作刑統 宋敏求春明退朝錄上謂宗室嘗言律云可從而  
違堪供而闕此六經之文也 宗室謂宋莒公也謝朓謂謝安為宗室

魏以不仁得國而司馬氏父子世執其柄然節義之  
臣馨巨姦之鋸若王凌以壽春欲誅懿而不克文  
欽母邱儉以淮南欲誅師而不遂諸葛誕又以壽  
春欲誅昭而不成千載猶有生氣魏為有臣矣鄭  
漁仲謂晉史黨晉凡忠於魏者為叛臣齊史黨齊  
凡忠於宋者為逆黨史通亦云古之書事也令亂

臣賊子懼今之書事也使忠臣義士羞

全云以不附司馬氏而死者尚

有若李豐張緝夏侯元許允之徒王經則死於成濟之難其後嵇康亦以不附見殺又云王凌案所釘之事必出晉史之誣通鑑亦誤采之又云隋史於尉遲迥以其名臣不加甚貶然亦僅矣○元圻案魏王凌傳凌字彥雲太原祁人叔父允正始初凌都督揚州軍事外甥令狐愚為兗州刺史凌愚密協計謂齊王不任天位楚王彪長而才欲迎立彪愚為兗州刺史凌愚密協水凌欲因此發大嚴諸軍表求討賊詔報不聽凌陰謀滋甚司馬宣王乘水道討凌大軍掩至百尺凌知勢窮乃乘船出迎宣王宣王送凌還京都凌飲藥死母邱儉傳儉字仲恭河東聞喜人儉都督揚州刺史文欽曹爽之邑人也賊果蠶猛儉以計厚待欽投心無二遂矯太后詔罪狀司馬景王舉兵反大將軍統兵討之欽遁走儉藏水邊草中安風津部民張屬就射殺儉欽入吳諸葛誕傳誕字公休琅琊陽都人誕都督揚州刺史王凌母邱儉累見夷滅不自安朝廷徵知誕有自疑心甘露三年徵為司空誕愈恐遂反車駕東征大將軍胡奮斬之鄭漁仲通志自敘曰曹魏指吳蜀為寇北朝指東晉為僭南謂北為索虜北謂南為島夷甚者策大吹堯吠非其主晉史黨晉而不有魏凡忠於魏者目為叛臣王凌諸葛誕母邱儉之徒抱屈黃原史通曲筆篇篇未盡承承取取初之諸葛母邱儉與而有劉秉袁將何以激揚名教以勸事君者乎古之書事也云云三國志王凌傳注凌自知罪重試索指釘以觀太傅意太傅給之凌行到項夜呼橡屬與決日行

用學紀聞注 卷一三  
年八十身名並滅罪遂自殺晉史蓋出於此

學如牛毛成如麟角出蔣子萬機論

見太平御覽四百九十

序明皇御歷文雅大盛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抱朴子極言篇為者如牛毛獲者如麟角皆木萬機論○元圻案魏蔣濟傳濟字子通楚國平阿人文帝踐阼濟上萬機論帝善之怒官領軍將軍封昌陵亭侯遷太尉唐王榮自名其集曰麟角集亦取蔣子

司馬孚自謂魏貞士孚上不如魯叔胙下不如朱

全昱謂之正

元圻案晉書宗室傳安平獻王孚宣

廢立之際未嘗預謀及武帝受禪陳留王就金墉城呼拜辭執王手流涕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臨終遺令曰有魏貞士河內溫縣司馬孚字叔達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終始如一五代史梁家人傳廣王全昱太祖兄太祖將受禪有司備禮前殿全昱視之顧太祖曰朱三爾作得否太祖曰居宮中與諸王飲博全昱酒酣取骰子擊盆而進之呼太祖曰朱三爾楊山一百姓遭逢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於汝何負而滅唐家三百年社稷吾將見汝赤其族矣太祖不悅全昱不樂在京師常居陽山故里

魏文帝詔曰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

原注

謂被服飲食難曉也俗語有所本方樓山云宋人謂三世仕宦方會着衣亦御覽本文張文潛明道雜志曰錢穆父嘗言三世仕宦方會着衣與飯故錢公毋饜客致饌皆清要而不繁

管幼安如郭林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蘇文定

贊之曰少非漢人老非魏人何以命之天之逸民

全云文定之贊未安深寧之言亦未嚴林宗幼安使遇治世非不臣不友者也少非漢人將別有一天地乎○元圻案魏志管寧傳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天下亂聞公孫度令行於海外遂至遼東處於山谷文帝即位徵寧遂將家屬海浮還郡詔以寧為大中大夫固辭不受皇甫謐高士傳曰凡徵命十至輿服四賜嘗坐一木榻上積五十年未嘗箕股其榻上富滕處皆穿後漢書郭太傳或問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少非漢人即賢者後世之謂

江表傳羣臣以孫權未郊祀奏議曰周文武郊鄴鄣

非必中土權曰文王未為天子立郊于鄴見何經

典復奏曰漢郊祀志匡衡奏言文王郊于鄴權曰

文王德性謙讓處諸侯之位明未郊也俗儒臆說

非典籍正義不可用見孫權權之識見高於羣臣矣

漢儒不及也集證唐志雜史類虞溥江表傳三卷○元圻案通典四

壯後自以居非土中不脩設末年南郊祀上帝聖尊號為吳始祖以配天案陸機辨亡論謂權遂踐天位鼎峙而立告類上帝拱揖羣后孫權本傳大元元年權祭南郊遂舉炎典之說為得其責

孫權破關羽而昭烈復漢之志不遂權稱臣於曹操

稱說天命案魏畧云爾見魏武紀建安二十四年注英雄之氣安在哉故朱子

曰權亦漢賊也何云其論舉本于裴世期○元圻案吳諸葛瑾傳瑾

未可必要為聲威遠震有其經舉孫權稱臣心助魏除害是謂昭宗子勤王之師行曹公移都之計拯漢之規於茲而止朱子語類學者皆知曹操之為漢賊而不知權之為漢賊也若權有意興復漢室自當與先主協力并謀同正曹氏之罪如何先主才整頓得起時便與他投旬如葉取關羽之類是也

諸葛恪 恪字元遜 傳注虞喜志林曰況長寧以為君子

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又曰往聞長寧之甄文偉

文偉謂費禕也長寧未詳其人蓋蜀人也廣韻

引何氏姓苑有況姓廬江人 元圻案吳諸葛恪

病篤召恪輔政臨去曰恪之曰世方多難子每事必十思恪曰昔季文

子三思而後行夫子曰再思可矣今君命恪十思明恪之步也恪無以答

喜曰音魏人伐蜀蜀人禦之士馬振甲羽檄交馳費禕時為元帥與來敵

謀而成都且蜀為漢之國而方大敵所圖惟守與戰何可守而戰好

而禍成於此故往聞長寧之甄文偉今觀元遜之遊呂侯二事體同故並

載之可以鏡機於後永為世鑒 晉書儒林傳虞喜字仲寧會稽餘姚人喜

少力操行履敬不起專心經傳為志林三十篇 唐藝文志何承天姓死十

嚴峻之遜呂蒙有鄭子皮之風 事見襄公 陸遜之薦淳

于式有晉初奚之風 事見襄公 吳安得不興乎 元圻案

困學紀聞注 卷十三

傳說字曼才彭城人也少耽學善詩書三過又好說文張昭進之於孫權以

為騎都尉從事中郎及魯肅卒權以代肅督兵愛前後固辭謙素生不

開軍事非才而據咎悔必至發言慷慨至于流涕權乃聽焉呂蒙傳肅軍人

後語都言次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

以白遜若運復毀式以亂聖德不可長也

孫堅與策皆以輕敵隕其身權出合肥之圍亦幸而

免 元圻案堅單馬行峴山為黃祖軍士所射殺吳郡太守許貢貢小

征合肥未下撤軍還兵皆就路權與安統甘寧等在津北為張遼所襲權乘

駿馬越橋得去

孫休之遣李衡有高帝之度其討孫綝有叔孫昭子

之斷 事見昭 吳之賢君也 全云其後亦一庸主耳 元圻案孫休

事之嫌自拘有司夫射鈞斬法在君為君遣衡還郡勿令自疑又休聞綝逆

謀隱與張布圖計十二月戊辰廢百僚朝賀公卿升殿詔武士縛綝即日伏

誅 休繼所立也 漢高祖赦季布見漢書本傳

孫峻薦諸葛恪可付大事而恪終死於峻之手易曰

五刑之刑也... 孫休之遣李衡有高帝之度其討孫綝有叔孫昭子之斷

比之无首無所終也漢昭烈託孤於孔明而權乃

託孤於恪劉孫之優劣於此可見 何云於時吳之舊德盡

權之會耳 元圻案諸葛恪傳注吳書曰權寢疾議所付託孫峻表恪器任

輔政可付大事權雖恪剛自用峻以當今朝臣皆莫及遂固保之乃微恪

見卧內受詔床下傳曰恪大發州郡二十萬眾閉新城攻守連月城不拔恪

恥城不下忿形於色由此眾失望怨憤與孫峻因民之多怨憤恪欲為

變與亮謀置酒請恪酒數行亮還內峻起如廁出曰有詔收恪恪驚起拔劍

未得而峻刀交下

吳築涂塘 赤烏十 晉兵出涂中 武帝 涂音除 廣韻涂而魚切集韻

即六合瓦梁堰水曰滁河 家九流志瓦梁州六和縣楚之堂邑

南唐於滁水上立清流關 原注或以滁 元和郡縣志滁

州即涂中 集韻王氏地理通釋薛氏曰滁和州六合間有涂塘吳赤烏

東西瓦梁城晉置秦郡治六合瓦梁堰即涂塘也 晉書武帝紀瑯琊王倫

出涂中 元圻案滁州屬淮南道今元和郡縣志二十四卷全缺此條可

楚莫敖狂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 此桓十二 諸葛恪東

關之勝亦以此敗其失在於自用 元圻案魏齊王芳紀嘉

王昶征吳十二月吳大將軍諸葛恪拒戰大破眾軍於東關不利而還恪傳

恪遂有輕敵之心明年春復出軍圍新城連月不拔孫峻因民之多怨遂殺

史通 雜 云晉史所采多小書若語林 晉裴 世說 宋劉義慶撰

搜神記 晉 幽明錄 劉義慶撰 是也曹干兩紀孫權一陽秋

皆不之取其中所載美事遺畧甚多 原注曹干之子曹芳

者皆詞人遠棄史班近宗徐廣鬼子止亦謂晉史

叢冗最甚 集韻唐書房元齡傳貞觀十八年元齡與諸遂受詔重

義府薛元超上官儀等八人分功撰述以臧榮緒晉書為主然史官多文詠

之士好採碎事說為綺靡 元圻案吳公武讀書志曰歷代之史惟晉叢冗

最甚可以無誤然其多采語林世說幽明錄搜神記詭異謬妄之言至於取沈約之說元帝為牛氏之子之類亦不可不辨

李華作華云君謂左思詩賦有雅頌遺音干寶著論近王化根源原注謂

以民情感國家安危之本○元折案文選干寶著紀總論曰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是以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備主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故延陵季子聽樂以知存亡之數短長之期者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 王化始於閭閻千夜述文王脩舊德而推新其命繼及如后躬行四教化天下以婦道蓋隱痛晉之亂由賈后始也故晉類士謂近王化根源 文選注河法蓋晉書曰干寶字令升新蔡人始以尚書郎領國史撰晉紀起宣帝迄愍五十二年評論切中成稱善之唐書文藝傳李華字遐叔趙州贊皇人累中進士宏辭科華文詞麗麗少宏傑氣類士能爽自肆時謂不及而華自疑過之

放翁豐城劍賦謂吳亡而氣猶見其應晉室之南遷

愚謂豐城二劍事出雷次宗豫章記所謂孔章者

即雷煥也蓋次宗之族此劉知幾史通雜所云莊子

鮒魚之對賈生服鳥之辭施於寓言則可求諸實

困學紀聞注 卷十三 五

錄則否而唐史官之撰晉史者取之後人因而信

之誤矣顏師古注漢書凡撰述方志新異穿鑿者

皆不錄注史猶不取況作史乎原注豫章記見藝文類聚

釋有鮒魚曰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周曰我且激西江之水而活子鮒

魚忿然作色曰吾失吾常得升斗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會不如早索我于

枯魚之肆 文選賈誼鴈鳴乃嘆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鴈

顏師古漢書敘例曰汎說非當燕辭遂荀出吳端徒為煩冗無裨篇籍畫

無取焉 晉書張華傳載劍事與豫章記同

晉元帝為牛氏子其說始於沈約而魏收島夷傳因

之唐正觀史官脩晉書亦取焉王劭謂沈約喜造

奇說以誣前代劉知幾亦以為非而致堂讀史乃謂

元帝冒姓司馬過矣何云休文晉書雖不傳而未嘗符瑞志中尚

牛金屋有功宣帝作兩口棧一盛毒酒一盛善酒目飲善酒則與金飲之

即魏景帝曰金名將可大用云何善之善帝曰汝志不遠乎元帝

母夏后妃與現邪國小史牛金私通而生元帝魏書解晉司馬劭傳劭字

景文晉將牛金子也初晉宣帝生現邪國武王仲仙生恭王魏觀如夏后氏字

演蕃露云晉郭展為太僕留心於養生而廢馬充多

潘尼為太僕箴敘列其事皆推養生而致之於馬

今按郭展事見晉諸公贊潘尼為乘輿箴見晉書

非太僕箴也蓋誤以一事為一全云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晉書郭展傳轉撰 御覽一百三十職官部引晉諸公贊曰郭展為太僕留

心於養生是以廢馬充多其後征吳得以濟事○元折案漢書卷四術文乘

困學紀聞注 卷十三 五

此也為人上而存心畜畜則遇事無不曲至畜畜至末事亦遂賴此心以

之字息故馬亦畜也此由末觀本之論也晉郭展為太僕云云 晉書潘

尼傳尼字正叔從子潘尚書郭轉著作即為乘輿箴其辭曰王者孜孜於

得人汲汲於開通雖在爭而折猶將所請而求焉至於箴規諫之順者曷為

獨闕之哉當試撰而述之不敢斥至尊之號故以乘輿目篇 箴中無序列

郭展事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雜家類演蕃露十六卷續演蕃露六卷宋程

大昌撰紹興中春秋繁露初出其本不完大昌辨其為偽乃自為一編擬之

而名之以演蕃露名物典故考證詳明實有資於小學 潘尼乘輿箴亦

藝文類聚十一

后妃傳贊持尺威帝庾亮傳論牙尺垂訓帝深念於

負芒按殷芸小說晉成帝時庾后臨朝諸庾誅南

頓王宗帝問南頓何在答曰黨峻作賊已誅帝知

非黨曰言身作賊當復云何庾后以牙尺打帝頭

云兒何以作爾語帝無言惟張目熟視諸庾甚懼

元折案明穆帝皇后傳后性仁惠美姿儀元帝聘為太子妃明帝即位立為

皇后成帝即位尊原奏天子幼冲宜使漢和帝皇后故事辭讓數四不得已



天廣樂布有辭焉乃為金策錫用此土而願諸鶴首注虞喜志林曰諺曰天  
帝辭秦暴金既隕石墜於江南賦以鶴首而賜秦天何為而此醉○元折案  
晉書天文志康帝建元二年歲星犯天關安西將軍庚翼與兄冰書曰歲星  
犯天關占云關梁當分比來江東無他故江道亦不艱難而石季龍頻年  
閉關不通信使此復是天公憤憤無皂白之證也 李德裕字文饒著貨殖  
論曰昔秦時得金策謂之天醉豈天之常醉哉故晉世推貴於錢神漢台不  
慙於銅臭兩子文無兼日之積顏氏樂一瓢之飲晏平仲祀不掩豆公儀休  
相以拔葵皆為薄命之人矣

何曾荀顛之孝論者比之曾閔 案晉書何曾傳傳元著論稱曾  
及荀顛曰以文王之道事其親

者其樹昌何侯乎其荷侯 平古稱曾閔今日荷何 夫以孝事君則忠不忠於魏又

不忠於晉非孝也顛之罪浮於曾曾之驕奢禍止

及家顛之姦諛禍及天下 元折案何曾傳曾子翹考陳國  
稱疾曾亦謝病爽冰乃起視事魏帝之廢也曾預其謀焉武帝位以會  
為晉丞相加侍中與妻秀王沈等勸進踐阼拜太尉進爵為公性奢豪食日  
萬錢猶曰無下著處子勸為太宰驕奢尚貴亦有父風一日之供以錢二萬  
為限庶子遵道子後位至侍中尚書自以繼世名貴奢侈過度劉真潘滔  
之於東海王越遂誅後又荀顛傳顛字景倩魏太尉或之第六子也成熙中  
還司空進爵侯顛年踰耳順孝養蒸蒸以母憂去職毀幾滅性武帝踐阼

困學紀聞注 卷一三

進爵為公顛明三禮知朝廷大儀而無質直之操唯阿意苟合於荀勗賈充  
之間初皇太子將納妃顛上言賈充女姿德淑茂可以參選以此獲譏於世

山濤欲釋吳以為外懼又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其深

識遠慮非清談之流也顏延之於七賢不取山王

然我何足以比濤猶磻之於玉也 何云削山王是一時  
念之辭 全云強強紹

以出仕則濤矣○元折案通鑑晉武帝咸亨五年杜預表請伐吳帝許之  
僕射山濤退而告人曰自非聖人外卑必有內憂今釋吳以為外懼豈非美  
乎 晉書山濤傳濤字巨源河內懷人也吳平之後帝詔天下罷軍後示海  
內大安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八十人小郡置武吏十人濤因與盧欽論用兵之  
本以為不宜去州郡武備其論甚精于時咸以濤不學孫吳而問與之合帝  
稱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寧之後屢有變難寇賊迭起郡國皆以  
無備不能制天下遂大亂如濤言 文選五君詠沈約宋書曰鎮延年領  
步兵嗜酒疎誕不能斟酌當時劉湛言于彭城王義康出為永嘉太守延年  
甚怨憤乃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山濤王戎以貴顯被劉湛詆毀曰  
有時雖龍性誰能馴詠阮籍曰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詠阮咸曰慶府不  
入官一鹿乃出守詠劉伶曰酒精已沈飲誰知非荒宴蓋自序也其一則向  
秀 王戎傳戎字浚沖琅邪臨沂人自經與選未嘗進乘素退虛名但與時  
浮沉戶調門避而已性好與利每曰執牙籌晝夜計算常若不足

蓋此章同山濤濤與山濤  
甚於於濤濤與山濤  
也

康節邵子西晉吟有刀難剖公問腹無木可臬元海  
頭禍在夕陽亭一語上東門嘯浪悠悠攷之晉史

賈充納女以壬辰劉曜陷長安以丙子相去纔四

十五年姦臣孽女之敗國家吁可畏哉 原注近世賈妃  
之冊以壬辰而

宋之禍亦以丙子悲夫 閩按壬辰為宋理宗紹定五年十二月朔進才人  
賈氏為貴妃似道之姊也○元折案賈充傳充字公闕父遠任愷進說請充  
錮關中充自以為為夫職將之鎮百僚饋于夕陽亭荷私焉充以憂告勗曰  
公國之幸輔而為一夫所制不亦鄙乎於是行也辭之賈雖獨有結婚太子  
不願焉而自留矣充曰然孰可寄懷對請行之俄而侍宴論太子婚事勗  
因言充女才質令淑宜配儲宮而楊皇后及荀勗亦並稱之帝納其言既而  
皇儲當婚遂不西行 晉書載記劉元海新興匈奴人冒頓之後成都王  
拜元海為北單于遂攻寇蒲坂平陽皆陷之元海入都蒲子永嘉二年晉即  
皇帝位子聰遷樓帝於平陽從子曜陷長安愍帝出降 元海名淵唐避高  
祖諱故稱其字 載記石勒傳勒字世龍上黨武鄉人也年十四隨邑人  
行販洛陽倚鸞上東門王衍見而奇之

困學紀聞注 卷一三

江默云唐虞三代有疑赦而無大赦漢唐有大赦而

無郊赦故大赦始於春秋而郊赦始於五代 江默字  
德功崇

人愚謂晉王彪之答簡文云中興以來郊祀往往

有赦常謂非宜 彪之字叔武彬  
次子語見本傳 則郊赦東晉有之非始

於五代也 集說案漢書文紀十五年夏四月上幸雍始郊見五帝赦天  
下則郊赦始自西漢矣

通鑑晉紀武帝 秦兵既盛謝元入問計於謝安安夷然  
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元不敢復言乃令張元

重請安遂命駕出遊山墅與元圍棋賭墅 案通鑑仍  
晉書謝安

本傳之文網目刪元不敢復言乃命張元重請二句則圍

棋為張元乎謝元乎世說注引續晉陽秋曰與

兄子元圍棋然二元當如漢書敘臣勝臣夏侯勝

以姓別之 開按網目刪去二句則圍棋是謝元 方標山云妙○元  
坊案齊光傳元慶昌邑王羣臣上奏列名有臣勝臣夏侯勝



注李奇曰同官同名故以姓別也

王導之孫謚授璽於桓元謝安之孫澹持冊於劉裕

此朱子所以歎嗣守之難也原注無亦乃祖

陶淵明詩始與原注無亦乃祖

陶淵明詩始與原注無亦乃祖

陶淵明詩始與原注無亦乃祖

陶淵明詩始與原注無亦乃祖

陶淵明詩始與原注無亦乃祖

陶淵明詩始與原注無亦乃祖

陶淵明詩始與原注無亦乃祖

陶淵明詩始與原注無亦乃祖

陶淵明詩始與原注無亦乃祖

陶淵明詩始與原注無亦乃祖

陶淵明詩始與原注無亦乃祖

陶淵明詩始與原注無亦乃祖

陶淵明詩始與原注無亦乃祖

陶淵明詩始與原注無亦乃祖

陶淵明詩始與原注無亦乃祖

陶淵明詩始與原注無亦乃祖

陶淵明詩始與原注無亦乃祖

陶淵明詩始與原注無亦乃祖

陶淵明詩始與原注無亦乃祖

陶淵明詩始與原注無亦乃祖

陶淵明詩始與原注無亦乃祖

陶淵明詩始與原注無亦乃祖

陶淵明詩始與原注無亦乃祖

陶淵明詩始與原注無亦乃祖

陶淵明讀史述夷齊云天人革命絕景窮居述箕子

困學紀聞卷十三

云矧伊代謝觸物皆非先儒謂食薇飲水之言銜

木填海之喻案淵明擬古詩云餓食首陽薇渴飲易水

切讀者不之察爾顏延年誅淵明日有晉徵士見

文選案李善注何法盛晉中興書曰延之為始安郡道經尋

陽常飲淵明舍自晨達晉及淵明卒延之為誄極其思致

與通鑑綱目所書同一意案朱子綱目於宋元嘉四年

南史立傳非也何云卒於宋代南史何嫌立傳管幼安不以魏志有傳

貶其高○元圻案真西山跋黃蘗南坡陶詩曰淵明春眷王案蓋有乃祖長

沙公之心獨以力不得為故肥遯以自絕食薇飲水之言銜木填

海之喻至深痛切願讀者希之察爾錢氏大斯曰淵明卒於宋時晉中興書必未立傳宋書人之隱避者

其不仕之節深微顯爾之意若依後儒議論則前史既未

有傳新史又不可傳必於湮沒無稱豈通論乎又曰淵明

立傳功於沈休文宋書南史持因其舊耳

策扶老以流憇案後漢書周舉傳同郡蔡順字君仲亦以至孝稱注汝南先賢傳曰蔡順事

母至孝并枯槁朽在母生年上而順憂不敢理之儀兩有扶老藤生被之遂

楚狂言向史孔... 孔... 楚狂言向史孔...

堅固焉 爾附釋木柎注... 陸飛草木疏柎柎節中... 引杖以扶老今... 淵明與子儼等疏頽川韓元長謂韓融後漢有傳濟北

汜稚春謂汜毓原注晉書有傳... 成○元折案南史隱逸傳潛與子書... 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頽川韓元長... 居至於沒齒濟北汜幼春嘗時操行... 後漢書韓韶傳韶字仲黃頽川舞陽... 境子融字元長少能辨理而不為章... 儒林傳汜毓字稚春濟北人也奕世... 父夫無常主毓少履高操安貧有志... 稚春 涼有主簿汜稱見通鑑晉紀四... 朱文公 答呂伯 日陶公栗里前賢題詠獨顏魯公一篇

令人感慨今攷魯公詩云張良思報韓... 新狙擊苦不就舍生悲拖紳嗚呼陶淵明奕葉為

晉臣自以公相後每懷宗國屯題詩庚子歲

因學紀聞注 卷十三

甲子自 自謂羲皇人手持山海經頭戴漉酒巾

辨隨飛鳥浪 淵明詩曰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與孤雲遠

不載 何云此詩唯見陳合泉廬山記中然已非全篇矣○元折案

人所居曰白牛村因自號白牛居士慶曆六年進士嘉祐四年又中制科第

迹具宋史本傳舜俞謫官時與致仕劉渙游廬山嘗以六十日之力盡南

北山水之勝而漁舊書雜錄見未暇詮次舜俞因採其說參以記載書

所傳考據精博非後來廬山記勝諸書所及雖缺四五兩篇猶可寶貴

樂廣客蛇影與風俗通所載杜宣事

宣酒賦壁上影而致疾尤詳于晉書○元折案宋載杜宣事

易失資虎石蛇蓋意義界同皆有○出漢書李廣出獵見虎射之沒矢視之

石也射不入矣韓詩外傳能渠子夜見虎射之沒金欲射之沒矢視之

風倍通應彬請行酒盃中如蛇宜得疾後於故處設酒蛇乃驚影其意遂

解二事於人名俱不合未知孰是 樂廣事見本傳應彬事見風俗通

困學紀聞注 卷一三

蒼蠅傳救異苑以為晉明帝與苻堅載記同

子部小說類異苑十卷宋劉敬叔撰敬叔宋書南史俱無傳明胡震亨始採

諸書補作之稱敬叔彭城人起家小兵參軍元嘉三年為給事黃門郎太始

中卒其書皆言神怪之事卷數與隋志所載相合 異苑三晉明帝嘗欲肆

救乃屏曲室去左右下帷作詔有大蒼蠅觸帳而入幸於筆端須臾死去帝

司馬師引二敗以為已過司馬昭怒王儀責在元帥

之言昭之惡甚於師 元折案晉書曰司馬昭怒王儀責在元帥

王芳和嘉平三年注漢晉春秋曰母邱儉王昶開東軍敗各燒屯走朝議欲

宛州刺史陳泰求救并州并力討格景王從之木集而雁門新興二郡以為

遠役遂驚反景王又謝朝士曰此我過也非元伯之責又王脩傳注王隱晉

書曰脩一子名儀司馬文王為安東使儀為司馬東關之敗文王曰近日之事

誰任其咎儀曰責在元帥文王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邪遂殺之 胡氏瑣

史管見曰師引敗歸已非自反之德蓋解殺王儀而為之讓以兩事為一人

以前為後

劉殷失節於劉聰而戒子孫曰事君當務幾諫大節

已虧其言之是非不足論也 元折案晉書孝友傳劉殷字長

服喪三年不見其齒齊王問之并新與太守永嘉之亂沒了劉聰奇其

才而擢任之累至侍中太守錄尚書事殷恒戒子孫曰事君當務幾諫凡人

魏書 何云韓通附建隆其類也 全云韓通又是一個今宋史以周三臣

魏書日之則不以為宋人也嵇康則死于晉未篡之時高無人晉書之例

魏書已附康于七子傳晉史復書○元折案晉書嵇康傳康字叔夜諱囂人

也其先姓奚會稽上虞人以避怨徙焉鈺有嵇山家於其側因而命氏

嵇康魏人司馬昭惡其非湯武而死於非辜未嘗一

日事晉也晉史有傳康之羞也後有良史宜列於

困學紀聞注 卷十三

困學紀聞注 卷十三

困學紀聞注 卷十三

困學紀聞注 卷十三

尚不可面斥其過而况萬乘乎 諸史皆見諸論到股言事者幾謂之非就厚齋云爾

千寶論晉之創業立本固異於先代後之作史者不能為此言也可謂直矣 元折案文選千寶晉紀總論曰晉之興

為之矣宜景道多難之時務伐英雄誅庶孽以便事不及備公劉太王之仁也受遺輔政履歷廢故齊王不明不愛思庸於堯高貴沖人不得復子明

時二祖通輝代之期不暇待參分八百之會也是其創基立本異於先代者也

焚石勒之幣江左君臣之志壯矣僭號之國十六而

晉敗其一原注李勢滅其三原注李勢不可以清談議晉何

威慨深矣 閻按此王氏得毋自傷其本朝乎 元折案晉成帝紀咸和八年

石勒遣使致幣詔焚之孝武紀太元八年符堅率眾渡淮遣謝石謝元

琰桓伊等距之及苻堅敗于淝水大破之俘斬數萬計穆帝紀永和三年三

月桓溫攻成都杜之李勢降益州平安帝紀義熙六年二月劉裕攻慕容超

魁之齊地悉平劉裕十三年七月劉裕克長安執姚弋 袁粲竊據防其

論十事其論我云晉之渡江固非不弱而未嘗肯與敵和石勒來聘其

幣祖進出鎮而河南復為晉土符秦南牧一戰而却之蓋強敵在前晉人

思夕慮求勝敵之策所以能保其國

困學紀聞注 卷十三

晉簡文詠庚關詩云志士痛朝危忠臣憂主辱東魏

孝靜帝閻本每詠謝靈運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

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動君子至今使人流涕全

傷德祐之北行也 元折案晉簡文帝紀先是榮或入太微海西廢及帝登

作英或又入太微帝甚惡焉時中書郎起在直帝乃引入謂曰命之長短

本欲不付故無復前日事耶起曰大司馬臣溫方內願外願非

常之事臣以百口保之及起請急省其父帝謂之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

至於此因詠庚關詩云志士痛朝危忠臣憂主辱帝謂之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

至王嗣事甚忌焉文襄嘗侍飲舉觴曰臣登勳陛下酒帝不悅曰自古無不

亡之國朕亦何用此活文襄怒曰朕朕物朕文襄使從季舒歐帝三季奮

衣而出帝不復言詠謝靈運詩云及禪位下御座步就東廊口詠范蔚

宗後漢書贊云獻生不辰身播國屯終我四百永作虞虞 宋史紀事本末

帝皇德祐二年先是元軍既迫遣柳岳李書如元軍既還陳宜中復遣岳及

祖述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 案此祖述說元

述字士雅范陽道人為鎮西 將軍石勒不取苑兵河而 晉之德澤淺矣姚弋仲日亟自

歸於晉王猛曰勿以晉為圖人心知義非後世所

及也 全云亦以比宋之無失德而致嘆于姚弋仲王猛之不若則應指更

我死之後汝歸晉家竭盡臣節又前秦錄王猛寢疾堅臨省疾問以後事猛

曰晉僻陋吳越乃正朔相承臣沒之後願不以晉為圖 宋史紀事本末帝

景德初二年正月夏貴以淮西叛元按先是度宗時知漢陽軍王儀以城

降儀守張晏然都統程鵬飛以州軍降伯顏遣鵬飛至黃州招諭陳奕以城

降又以書招鄂州管景模亦降陳奕以書誘其子嚴以安東州降德祐

元年知南康軍葉開知德安府來興國知六安軍曹明俱迎降于江州元兵

至海州安撫丁順降知廣德軍令孤榮以城降元兵至常州臨安城同知

樞密院曾淵子左司諫潘文卿右正言李可兩浙轉運使許自浙東安撫王

霖龍侍從陳望何夢桂曾希賢等數十人皆過岳州總制孟之紹舉城降京

湖宜撫司朱禎孫湖北制置副使高遠捉刑清陽參政寺降獨松關守將張

滿通泰州神將孫貴胡惟孝李瑞甫李遇春開北門納元軍潭州守將吳繼

明劉季忠以城降

南豐記王右軍墨池云愛人之善雖不能不以廢

困學紀聞注 卷一三

一能特因愚謂右軍所長不止翰墨其勸政治內外

協和然後國家可安其止浩北伐謂力爭武功非

所當作其遺謝萬書謂隨事行藏與士卒同甘苦

案羲之本傳無甘 謂謝安虛談廢務浮文妨要非當時

所宜言論風旨可著廊廡江左第一流也不可以

藝掩其德謂之一能過矣 元折案王羲之傳羲之子逸少司徒

殷浩與桓溫不協羲之以國家安在內外和因與浩書以戒之浩不從及浩

將北伐羲之以為必敗以書止之言甚切至浩遂行果為姚襄所敗復圖再

舉又遺浩書曰自隆中興之業政以道勝寬和為本力爭武功作非所當因

循所長以回大業想議其由來也若猶以前事為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字

城新城之上有池窪然而方以畏曰王莽之學池故授王君于樹岡以  
尚之王君豈愛人之善歟一能以廢而因以及乎其跡耶 容齋四筆王  
逸少在東晉時蓋溫太真蔡謨謝安石一等人也直以抗懷物外不為人役  
故功名成就無一可言而其操履謙見當世亦少其比而為書名所蓋後世  
但以翰墨稱之則一藝之工為累大矣 胡氏讀史管見曰逸少議論不多  
見然皆有補於當時後世推為翰墨之宗晉史系傳專美此事藝成而下  
足以掩德故君子慎所尚也

慕容恪尚在憂方大耳如得臣猶在憂未歇也規國

者以人為輕重元折案史通後漢左傳稱楚武王欲伐隨熊率且  
比曰季梁在何益至蕭方等三十國春秋說朝廷問  
慕容恪死日中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恪在其憂方大以此而擬左氏所謂  
貌異而心同也 晉書載慕容恪字宣英號之第二子號死即位慕容恪  
字元恭號之第四子封太原王初建業間恪死日中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  
恪尚在所憂方大耳

宣帝紀論竊鐘掩耳以眾人為不聞出淮南子元折案  
宣帝紀

唐太宗御製論曰夫征討之策豈東晉而西愚輔佐之心何前忠而後亂故  
晉明掩面恥欺偽以成功不勸肆言笑奸同以定業雖自隱過歲年而終見  
唯後代亦猶竊鐘掩耳以眾人為不聞銳意盜金謂市中為其親 呂氏春  
秋不可論自知德范氏之亡也百姓有得鐘者欲負而走則鐘大不可負以

困學紀聞注 卷十三  
推毀之鐘况然有音恐人聞之而奪己也遠掩其耳 淮南子說山訓范氏  
之敗有猶其鐘負而走者然有聲懼人聞之遠掩其耳情入聞之可也自  
掩其耳持矣淮南蓋本呂覽 梁任助勸進箋或甚盜鐘李善法引呂覽

楊盛不改義熙晉安帝九年  
改元義熙年號其志如陶靖節孰謂夷

無人哉原注盛武帝王 何云王疑作氏又云皆深傷宋季之無人也  
○元折案宋書氏胡傳署陽清水氏楊氏秦漢以來世居龍右  
為豪族漢獻帝建安中有楊騰者為部大帥騰子駒始徙仇池晉安帝以  
楊盛為仇池公高祖踐阼進盛車騎大將軍加侍中永初三年改封武都王  
以長子元為武都王世子武都王雖為蕃臣猶奉義熙之號盛謂元曰吾年  
已老當為晉臣汝善事宋帝故元奉焉

袁宏以伏滔比肩為辱似知恥矣而失節於桓溫之

九錫恥安在哉全云此指葉李輩嘗立名節而不終○元折案文苑  
傳袁宏字彥伯性強直亮直雖被溫禮遇至於於於  
每不阿屈 世說新語入袁宏伏滔同在桓公府桓公每遊燕輒命袁宏  
甚恥之恒歎曰公之厚意未足以榮國上與伏滔比肩亦何辱如之虎袁宏  
小字 王彪之傳溫遇疾謂朝廷求九錫袁宏為文以示彪之彪之謂宏曰  
卿固才大安可以此示人問彼病日增亦當不復支久口可更遲遲宏從之  
溫亦尋薨謝安傳使袁宏具婢安見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會溫薨錫命遂  
寢文苑傳伏滔字元度平昌安邱人有才學少知名桓溫引為參軍從代袁

真至壽陽以淮南屢叛者論二篇名曰正淮傳具載其文餘無與詞袁彥伯  
何以蓋與此而厚齊稱之為知恥當更詳考 元史一百七十三葉李傳  
李字大白一字舜玉杭州人宋景定五年世祖南伐會憲宗勅世祖班師襄  
陽國解賈似道自詭以為己功蓋驕恣李乃與同舍生康棣而下八十三人  
伏闕上書改似道似道知書葉出於李族其黨劉良貴譚李偁用金飾齋扁  
竄漳州會宋亡歸隱富春山至元十四年命御史大夫相威行臺江南且求  
遺逸以李姓名上即授浙西道儒學提舉李聞命欲遁而使者致丞相安童  
書云士君子當隱見隨時其尚悉心以報殊遇李乃幡然北向再拜口仕而  
得行其言此臣風心也敢不奉詔

謝逸傳孝武多賜近臣文詔辭義有不雅者選輒焚

毀之通鑑云帝好為手詔詩章以錫侍臣元板作賜

或文辭率爾徐逸應時收斂還省刊削皆使可觀

經帝重覽然後出之事見孝武紀  
字康三年此一事也晉書以為

謝逸通鑑以為徐逸必有一誤元折案通鑑亦本晉書備林傳  
○元折案謝逸附見謝安傳  
謝字茂度性剛頗有氣識累遷侍中時孝武帝賜樂之後多賜侍臣文詔  
辭義有不雅者選輒焚毀之其他侍臣被詔者或宣揚之故論者以此多逸  
儒林傳徐逸東莞姑蘇人姿性端雅勤行勵學博涉多聞以慎密自居孝武  
帝招延儒學之士謝安舉以應選逸散騎常侍帝好為手詔詩章云云文與  
通鑑同思按謝逸所焚者乃已被賜之章故得毀之徐逸所列削者似指未  
賜侍臣者而言以徐逸常在西省侍帝故也且謝性剛體徐性慎密事亦各  
肖其人似非一事不効兩存晉書兩傳同有是時侍臣被詔者或宣揚之時  
議以此多逸之文故厚疑有一誤

晉之伐吳杜預曰孫皓或怖而生計則明年之計或

無所及隋之伐陳文帝投秘於江曰使彼懼而知

改吾又何求隋文之識若優於預矣以時考之吳

猶有死守之臣謂丞相  
張佛也杜預所以詭形而不敢露陳

不聞力戰之將隋文所以衡行而無所忌預之言

近乎實文帝之言非其誠也元折案杜預傳時帝密有滅吳  
之期帝報待明年預再上表曰自秋以來討賊之形頗露者今中止孫皓或  
怖而生計或徒都武昌更完備江南諸城遠其居人城不可攻野無所掠積  
大艦於夏口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 南史陳後主紀預明二年隋文帝謂  
僕射高瑛曰表為百姓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乎命大作戰船八

密之隋文帝曰吾將行天誅何密之有使彼於江若彼能改若又何求  
三國志吳孫皓傳天監三年以軍師張瑄為丞相注瑄陽記曰瑄字巨先  
襄陽人晉來伐吳皓使瑄督沔陽諸葛瑄帥眾三萬渡江迎之至牛渚沈  
曰晉治水軍于蜀久矣宜奮力待來一戰今渡江迎戰若或挫喪則大事  
去矣梯曰吳之將亡賢愚所知吾恐吳兵來至此必必駭懼不可復整今  
宜渡江決戰若其喪敗則同死社稷無所復恨若如子計坐待敵到君臣俱  
靡無復一人死難者不亦辱乎遂渡江戰吳軍大敗瑄為晉軍所殺 隋書  
韓擒傳大舉伐陳以擒為先鋒襲采石守者皆醉擒遂取之次于新林陳人  
大駭其將樊僧世真田瑄等相繼降之陳叔寶遣使奉表謝罪守朱雀航聞  
擒將至來憚而潰任僧奴為質若所敗棄軍降擒入朱雀門陳人欲戰  
奴搗之曰老夫尚降諸君何事棄我走遂平金陵執陳主叔寶按韓擒即  
韓擒虎唐史臣避唐諱故去虎字

文心雕龍 謂江左篇製溺乎元風續晉陽秋曰正

始中王何好莊老至過江佛理尤盛何云佛理疑 郭璞

五言始會合道家之言而韻之許詢孫綽轉相祖

尚而詩騷之體盡矣愚謂東晉元虛之習詩體

變觀蘭亭所賦可見矣愚謂以下二十字則本傳外傳今後何

困學紀聞注 卷十三

許之弊自景純始也 集韻蘭亭詩較宋桑世昌蘭亭考云元折案宋書謝  
靈運傳論在晉中興元風獨扇為學蔚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  
碎乎此自是武暨平義熙載將百莫不寄言上德託意元珠仲文始草孫  
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原之氣 世說新語三簡文稱許綽係注續晉陽秋曰  
自司馬相如王褒揚雄諸賢世尚賦頌皆體則詩騷初發百家之言正始中  
王彌何晏好莊老元勝之談而世遂貴焉至過江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  
會合道家之言而韻之詢及孫綽轉相祖又加以三世之辭而詩騷之體  
盡矣 三國志魏鍾會傳注王彌字輔嗣何劭為其傳曰劭幼而察惠年十  
餘好老氏通辨能言正始中黃門侍郎缺劭用補劭即又曹爽傳晏何  
進孫少以才秀知名好老莊言作道論 晉書郭璞傳璞字景純河東  
聞喜人博學有高才而於言論詞賦為中興之冠 璞作遊仙詩七章載  
文選李善注曰凡遊仙之篇皆所以浮虛縹緲鍊鍊餐霞倒景解玉元  
都 孫綽許詢皆無傳王羲之傳云羲之雅好服食養生初度浙江會稽  
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孫綽字季野自為之序 文選孫  
綽冠世與羲之同好嘗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羲之自為之序 文選孫  
綽遊天台賦李善注何法盛晉中興時孫綽字季野與公太原人為章安令  
稍遜散騎常侍領著作郎尋轉廷尉卿于時才華之士綽為其冠又江淹擬  
許徵君自序詩善注晉中興書曰高陽許詢字宏度寓居會稽司徒蔡謨辟  
不起詢有才藻善屬文時人皆欽愛之

梁武帝勅羣臣自太初終齊撰通史六百二十卷元

通史六百二十卷元 梁武帝勅羣臣自太初終齊撰通史六百二十卷元

魏濟陰王暉業起上古終宋著科錄二百七十卷  
其書無傳高氏小史自天地未分至唐文宗為百  
二十卷今雖存而傳者鮮自書契以來未有如通  
鑑者正史與均傳武帝使撰通史起三皇訖齊代均草本紀世家畢惟列  
傳未就卒史通云其書以史記為本異者惟無表耳此豈編年體玉海入雜  
史類不入編年得之○元折案史通六家篇梁武帝勅其羣臣上自太初下  
終齊室撰成通史六百二十卷其書自泰以上皆以史記為本而別採他  
以廣異聞至兩漢以還則全錄當時紀傳又吳蜀二主皆入世家五胡及拓  
拔氏列於夷狄傳大抵其體皆如史記其所為異者唯無表而已其後元魏  
齊陰王暉業又著科錄二百七十卷其斷限亦起自上古而終於宋年其編  
次多依依通史而取其相似者共為一科故以科錄為暉業撰暉業非科錄也  
故補北史景穆十二王傳齊陰王暉業撰魏晉王家世號辨宗錄非科錄也  
常山王暉業起伏義迄晉宋凡十四代表上之子元暉業著錄 書錄解題  
列史類高氏小史一百三十卷唐殷中丞高峻撰本書六十卷其子道分為  
一百二十卷蓋鈔節歷代史也司馬溫公嘗稱其書便學者觀之中興書目  
一百二十卷止於文宗今本多十卷直至唐末史元和中間人則其書當止於  
德順之間通序但三分六十卷為百二十寸取其便易而已初宋書有所增加  
也其止於文宗及唐末者殆皆後人傳益之非高氏本書

宋周朗有積帶寶笥著衣之論司馬文正公有耳視  
日食之說皆足以儆世迷元折案宋書周朗字義利汝  
南安成人世祖即位普責百官  
言朗上書曰一體盛金不及伯兩一歲美衣不過數襲而必收寶連襪集服  
累笥日堂常視身未時親是為積帶寶笥著衣空散國之財徒奔天下之貨  
溫公迂書曰衣冠所以為容觀也稱體斯美矣世人舍其所稱聞人所尚  
而棄之豈非以耳視者乎飲食之物所以為味也適口斯善矣世人取果餌  
而刻鏤之朱纒之豈非以目食者乎

魏之篡漢晉之篡魏山陽陳留猶獲考終山陽公卒於魏  
明帝青龍二年  
陳留王卒於晉  
惠帝太安元年亂賊之心猶未肆也宋之篡晉踰年而  
弒零陵不知天道報施還自及也齊梁以後皆襲  
其跡自劉裕始元折案通鑑綱目晉恭帝元熙二年六月劉裕還建  
康稱皇帝廢帝為零陵王永初二年宋主裕弒恭帝  
王于秣陵又宋順帝昇明三年四月宋廢帝成自進爵為後王裕稱皇帝廢  
其三輩為汝陰王徙之丹陽五月齊主蕭道成弒汝陰王滅其族 梁弒宋

困學紀聞注 卷十三



之語蓋襲其誤 原注蕭道成之篡奪順之為爪距豈知神移其于乎  
北平為順天則兩京之名雷同矣以經義取士而經亡安得謂其入而用之  
○元折案南史文學傳顏延之字叔夏見遠齊和帝鎮荊州以為錄事參軍  
及即位兼御史中丞梁武帝受禪見遠不食數日而卒帝問之曰我自應天  
從人何預天下士大夫而顏延之乃至於此 易大有象傳應乎天而時行  
班彪王命論班固東都賦漢書敘傳俱有應天從人之語後漢黃瓊疏亦曰  
昔高皇帝應天順民又東都賦注引禮記合文嘉口湯武順人心應於天則  
又在班氏父子之前惟李善注引華家傳亦作應乎天而順乎人實誤耳  
梁書武帝紀高祖武皇帝諱衍字叔達皇考諱順之齊高帝族弟也參預佐  
命封臨湘縣侯

梁武帝時錢陌減始有足陌之名唐末以八十為陌

漢隱帝時王章又減三錢始有省陌之名元折案梁書武帝紀中大

同元年詔曰頃聞外間多用九陌錢陌則物貴陌足則物賤非物有貴賤  
是心有顛倒自今可通用足陌錢 夢侯筆談今之錢數百錢謂之陌者借  
陌字用之其實只是百字如什與伍耳唐自皇甫鎛為鑄錢法至昭宗末乃  
定八十為陌漢隱帝時三同使王章每出官錢又減三錢以七十七為陌鎛  
官仍用八十 卷三十四 錢為幣本皆足陌梁武帝時以錢錢之故商  
賈浸以姦詐自破後以八十為陌東錢注即以上七十為陌名曰陌

國學紀聞注 卷十三

錢京師以九十為百名曰長錢大同元年詔通用足陌詔下而人不從錢陌  
蓋少至於末年遂以三十五為百唐之盛際純用足陌天祐中以兵亂窮乏  
始合以八十五為百後唐天成又減其五漢乾祐中王章為三司使復減三  
皇朝因漢制其輪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然諸州私用猶有遺俗至於四  
十八錢太平興國二年始詔以七十七為百公私出納皆然故名省錢 顧  
氏日知錄曰抱朴子云取人長錢還人短陌則是晉時已有之始於梁也  
後魏葛榮陷冀州賈景興稱疾不拜每捫膝曰吾不

負汝事見魏書賈景興傳 偽楚之僭喻汝捫其膝曰此豈易

屈者哉以捫膝自號蓋本於此元折案岳州程史十四卷汝

外郎偽楚之僭集議密省繕并恒惛惛捫其膝曰此豈易屈者哉即日捫

宇文泰弒君之罪甚於高歡之逐君乃以周公自擬

亦一莽也方棧山云具一隻眼錢氏大昕曰此是公論善見觀所立

西非持平之論 實炬泰所立強名為君政之不由元長久矣後儒必左袒  
河魏主西奔長安宇文泰使趙貴梁紇帥甲騎二千奉迎十二月魏高歡引兵  
關西無禮從妹不嫁者三人平原公主明月南陽王寶炬之同室也後齊帝  
關丞相泰使元氏諸王取明月殺之帝由是與泰有隙泰已帝飲酒過醉而

北齊魏長賢曰王室板蕩藝倫攸散大臣持祿而莫  
諫小臣畏罪而不言虛痛朝危空哀主辱匪躬之  
故徒聞其語有犯無隱未見其人發不恤緯而憂  
宗周之亡女不懷歸而悲太子之少況委質有年  
安可自同於匹庶其言凜然可以立懦夫之志作  
史者以魏收之族與之同傳閩按謂北史非北齊書  
混殺甚矣原注長賢徵之父也○元折案北史齊魏長賢傳長賢收之  
長賢不相時而動或為書以相規責長賢對答書云云

高洋之惡浮於石虎符生一楊愔安能救生民之禍  
國學紀聞注 卷十三

乎元折案顏氏家訓齊書齊文宣帝即位數年便沈酒縱恣無綱紀  
向能委政尚書令楊遵彥內外清謹朝野晏如各得其所物無異議  
高洋歡之子後之弟東魏主善見武定八年廢魏主而自立改武定八年為  
齊天保元年北齊書文宣紀論曰帝始則存心政事風化肅然其後縱酒肆  
欲事極猖狂昏邪殘暴近世未有 崔鴻後趙錄石虎字季龍勅之從子勅  
父未幼而子之故政謂之勅弟既廢投宏稱居攝趙天王大赦改元又前秦  
錄苻生字長生健之第三子皇始五年僭即皇帝位 通鑑梁紀敬帝太平  
元年齊文宣能委政楊愔總攝機衡百度俯仰故時人皆言主昏於上政  
清於下 北齊書楊愔傳愔字遵彥宏農華陰人

執笏始於宇文周保定四年事見周書武帝紀 紫緋綠袍始於

隋大業六年元折案隋書禮儀志七大業六年詔從駕涉道者文武  
六品以下兼用紫緋綠袍等皆或衣黃紫等緋用五色五品以上通著紫  
自此文武官常服遂以為品色 笏制詳于玉藻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  
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此云執笏始於宇文周蓋古祇笏於腰不執之於  
手也

蕭方等梁元帝子為三十國春秋以晉為主附列劉  
淵以下二十九國此通志藝文通鑑晉帝元興三年引

此書紀實... 卷十三

方等論綱目但云蕭方誤削等字... 全云方等二字出佛書... 等論曰夫蛟龍潛伏魚蝦之是以漢高祖...

晉之篡魏以賈充其亡亦以充... 其亡也亦以素... 素勸之力也其子孫... 欲撲其燦可... 手... 全云敬業與元威同科...

困學紀聞注 卷十三... 楊素... 元威... 敬業... 素勸... 手... 全云敬業與元威同科...

祖君彥微光武不隔於反支乃明帝事見王符潛夫... 論... 原注反支日月朔為正戌亥朔一日申酉朔二日午未朔三日辰巳... 朔四日寅卯朔五日子丑朔六日...

急就內外以為非常兒

梁武帝策錦被事劉峻以疏十餘事而見忌又問栗... 事沈約以少三事而為悅君之於臣爭名記誦之... 末燕泥庭草於隋煬何議焉... 元折案南史劉峻傳峻字孝標...

李仲信 為南北史世說朱文公謂南北史凡通鑑... 所不取者皆小說也... 困學紀聞注 卷十三... 取國家盛衰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以為書...

隋萬寶常聽樂泣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將盡... 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使隋用寶常之言復三... 代之樂其能久乎... 問按不但房喬其父彥謙亦其先見見隋書... 全云聞其樂而知其德寶常...



是年... 魏... 亦云...

裂肉也其不祥大焉殊不知隨從是安步也而  
妄去之豈非不學之故集錄羅泌路史隨文帝惡隨從是改爲  
隋不知隋自晉安隋者尸祭鬼神之物  
亦云暴殺裂肉之名卒以隋裂終

陳無淮無荆襄無蜀而立國三十二年江左猶有人

也全云此有感於劉整之以蜀呂文煥之以淮西並降於元  
而當時中外諸臣遂不能自支也 集錄抗大宗諸史然考陳世高  
祖百戰而百克後主一戰而即擒豈異人任失廟算也 隋軍濟江魯廣遠蕭  
摩訶任忠榮毅諸人南北支離未戰輒潰使資糧之粟不血刃而入豈有能  
倖焉固非其戰之力矣陳廷之上居槐安者無精練之忠乘危就者鮮結糧  
之節上書權謀乃一二尤微之傳緯章然猶不使倖倖焉力戰而死又僅  
僅一隊主之楊孝辯父子主憂臣辱主辱臣死陳之所謂國臣世臣者不聞  
有一人可挂於忠義之傳焉嗚呼陳可謂無人矣深享之論原其始也○元  
折案劉整以瀘州十五郡降元在度宗咸淳三年呂文煥以襄陽降在咸淳  
九年夏貴以淮西降在帝昀德祐二年劉整將也賈似道行打卦法于諸  
路欲以軍興時支取官物爲贖私鑿鑿遠降元蒙古既得整盡知國事處  
實南伐之謀益決 全後謂呂文煥以蜀當是襄陽之誤

魏節閔帝陽瘖避禍至於八年閔核魏書北史並云絕言將垂  
一紀。宋通鑑云帝閉口八年

終身爲范粲可也天何言哉之言一出諸口遂

以不免程子曰節或移於晚守或失於終元折案魏  
紀帝諱恭廣陵王羽之子帝以元又權權因託病絕言將垂一紀及莊帝  
崩余朱世隆等以王潛隱身有過人之量乃令王所親申其意且兼追贈  
王遂答曰天何言哉世隆等大悅奉進璽綬二年齊獻武王廢帝於崇訓佛  
寺而立平陽王脩太昌初帝初於門下外省 晉書廢帝傳范粲字承明陳  
留外黃人官太宰中郎齊王芳被廢粲因陽狂不言寢所乘車不言三十六  
載終於所寢之車

寧爲袁粲死不作褚淵生宋石頭城之謠也寧爲王  
凌死不爲賈充生宋沈攸之之言也悲君感義死  
不作負恩生陳魯廣達之留名也與其含恥而存  
孰若蹈道而死秦郭質之移檄也與其屈辱而生  
不若守節而死燕賈堅之固守也寧爲南鬼不爲  
北臣則有齊新野之劉思忌寧爲趙鬼不爲賊臣

則有趙仇池之田崧寧爲國家鬼不爲賊將則有  
魏樊城之龐惠寧爲國家鬼不爲羌賊臣則有晉  
河南之辛恭靖之人也英風勁氣如嚴霜烈日千  
載如生其視叛臣案臣疑  
當作君要利者猶犬彘也全云龐惠寧  
堅似可不必

○元折案南史袁粲傳粲字景倩海陽人也粲鎮石頭時高帝方革命案  
自以身受顧託不欲事二姓密有異圖高帝遣戴僧靜向石頭斬粲及其  
子景又諸彥回傳彥回與袁粲受顧命輔幼主景謂彥回曰國家所倚惟公  
與劉丹陽及粲耳願各自勉無使竹帛所笑齊臺彥回曰高帝引何曾自  
魏司徒爲晉丞相求爲齊官高帝許而不許世頗以名節讓之於時百姓語  
曰寧爲袁粲死不作褚淵生又沈攸之傳攸之字仲達宋廢帝既崩帝即  
位加攸之車騎大將軍齊高帝遣攸之傳攸之字仲達宋廢帝既崩帝即  
寧爲王凌死不作賈充生遂起兵破賊子文和自經死 陳書魯廣達傳  
廣達字通嗣後主即位徵拜侍中齊若謝攻敗諸將乘勝燒北掖門廣達猶  
督餘兵苦戰不息會日暮乃解甲面盡再拜痛哭曰我身不能救國負罪深  
矣士卒皆涕泣乃就執入府以饋慨幸江總題其棺頭曰黃泉雖抱恨白日  
自留名悲君感義死不作負恩生 晉書符登載記符登討姚襄馮翊郭質起  
兵廣鄉以應登宣徽三補曰姚襄窮凶肆害毒被入神皇天雖欲絕之亦將  
假手於忠節凡百君子皆素薄神化有懷義方含恥而存執者路道而死

國學紀聞注 卷十三

載記又稱郭質爲劉曜所敗遂歸於襄其以爲將軍反類事仇亦一陳琳耳  
似不足以爲諸公之列 通鑑晉紀穆帝升平二年燕秦山太守賈堅屯山  
生符羨引兵擊之羨兵十倍於堅堅戰後羨兵千餘人羨進攻之堅歎曰吾  
自結髮立志功名而每值窮阨豈非命乎與其屈辱而生不若守節而死乃  
謂將士曰今危厄計無所設卿等可去我將止死將士皆泣曰府君不出東  
亦俱死耳堅曰今當爲卿等決關乃開門直出羨兵四集堅立馬橋上左右  
射之皆應弦而倒羨兵從下斫橋堅人馬俱陷羨之堅憤慨而卒 南  
齊書魏虜傳沈宏太舉南寇新野太守劉思忌拒守永泰元年城陷思忌  
問之曰今欲降未思思曰寧爲南鬼不爲北臣乃死 晉書劉曜載記揚雄  
敵虜仇池趙之執田松難敵曰子信吾當與子終定大事子謂劉氏可爲盡  
忠我獨不可乎松顏色大言曰吾寧爲國家鬼豈可爲汝臣爲難敵所殺  
三國志魏志龐參傳參爲關羽所立而不脫羽謂曰卿兄在漢中我欲  
以卿爲將不早降何爲惠焉曰寧爲國家鬼不爲賊將遂爲羽所殺 晉書  
忠義傳辛恭靖龐惠寧爲關羽所立而不脫羽謂曰卿兄在漢中我欲  
之口朕將任卿以東南之事可乎恭靖曰寧爲國家鬼不爲羌賊臣與  
怒幽之遺歸江東 案陳容曰今日寧與城俱死不與將軍同日生也  
爲袁紹所善元魏張文伯曰我寧死見文陵松栢安能去忠義而從叛乎  
元顯和曰我寧爲忠鬼不能爲賊臣俱爲元法僧所害當曾此三人 宋史  
紀事本末庚宗咸淳九年元兵陷樊城范天順曰生爲宋臣死爲宋鬼牛富  
身被重傷赴火死 神將王福曰將軍死國事吾豈宜獨生亦赴火死咸淳十  
年元兵進至沙洋都統邊居道拔劍自殺不殊赴火死所部三千人力戰死  
焉帝景德祐元年元兵犯江淮招討汪立信曰我生爲宋臣死爲宋鬼吾今

忠孝節義之類  
若又對社元結之類

日猶死丁末土也元兵犯池州通判趙卯發謂其妻雍氏曰我守臣不背去  
汝先出走雍氏曰君為忠臣我為忠臣婦子卯發誓凡上日國不可  
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元兵略池州通判趙卯發道同知州唐虞陞  
虞此之曰我忍偷生負國耶江萬里開襄陽城破盤池之山後嗣備其亭曰  
止水謂其門人陳偉器曰我雖不在位當與國為存亡遂赴止水死子籍及  
左右相繼投池中伯顏至常州知州姚普通判陳昭都統王安節城破書死  
之或謂昭曰城東北未合可走昭曰去此一步非死所也伯顏執昭不聽  
死帝德祐二年夏貴家僅洪福從賞功知鎮巢軍貴既北降昭不聽  
貴至城下好語請昭入城福信之門發而伏兵起突入執昭福大罵  
數貫不忠請身南而死昭不肯背國初昭安既陷昭以木太皇太后兩下  
手詔諭李庭芝使降庭芝登城謂使者曰奉詔守城未聞以詔諭降也發弩  
射死使者幕者或勸庭芝登城謂庭芝曰我惟一死而已阿木復遣使持元主詔  
諭庭芝庭芝不納庭芝命制置使朱煥守揚州自與庭芝將兵赴泰州阿木  
歸庭芝不納庭芝命制置使朱煥守揚州自與庭芝將兵赴泰州阿木  
與庭芝俱被執至揚州阿木責其不降才曰不降者我也憤罵不已乃皆殺  
之元兵自德祐元年圍潭州安撫兼知州李希拒守至二年正月阿木海  
督張瑄急將請曰吾屬為國死可也如民何希罵曰汝第死守復言我先  
戮汝知衡州尹鼓萬城中乃為二子行冠禮或曰此何時行此迂詞事發曰  
正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於地下耳禮畢與家人自焚死希命酒酬之因留  
兵佐夜飲傳令備以盡忠二字為號參議楊廷赴池死希命酒酬之因留  
下沈忠曰吾力竭分當死我家人亦不可辱於存汝盡殺之而後發我忠伏

困學紀聞注

卷十三

四九

地辭以不能帶固命之忠泣而取酒使其家人盡醉乃獨刃之亦引頸  
受刃忠繼火焚其居適家殺其妻于復至火所燬哭自刎幕僚陳德孫願應  
亦不肯死漢民聞之多舉家自盡城無虛井蓋林木者相望實應通判曾如驛  
章孝寬知兵而不知義尉遲迥之討楊堅所以存周  
也孝寬受周厚恩乃黨堅而滅迥堅之篡也孝寬  
實成之難以追春秋之誅矣元圻案尉遲迥傳迥字壽  
尉遲部因兩姓焉封蜀出為相州總管官帝崩隋文帝輔政以迥望位素重  
懼為異圖乃令迥子惇齋詔書以會葬徵迥等以章孝寬代之迥以隋文帝  
將圖篡奪遂舉兵留惇而不受代隋文帝於是徵兵討迥即以章孝寬為元  
帥迥大敗孝寬繼兵圍之迥自殺又章孝寬傳章叔裕字孝寬京兆杜陵人  
也少以字行恭帝元年以大將軍與于謹伐江陵平之拜尚書右僕射賜姓  
宇文氏天和五年進爵郡公

楊堅以後父篡國亦一莽也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

之必及其世堅之謂矣莽堅之女皆節婦也為其

父者亦少愧哉元圻案漢書外戚傳孝平王皇后莽女也莽即皇后  
年十八矣常稱疾不朝妾欲嫁之更號為貢皇室主

令成新公孫建子孫飾將暨往問疾后大怒其旁侍御因病不肯起  
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宮后曰何面目見漢家投火中而死 周書皇后  
傳宣帝楊皇后名麗華隋文帝長女宣帝不豫詔后入禁中侍疾及大漸  
劉昉等竊詔以后父受遺輔政後知其父有異圖意頗不平及行禪代憤惋  
逾甚隋文帝內甚愧之開皇六年封后為樂平公主讓奪其志后誓不許乃  
止

顏見遠死節於蕭齊詳見其孫之儀盡忠於宇文周常

山平原之節義有自來矣問按惜有慮事梁齊周隋之推

亦義士○元圻案北史文苑傳顏之推字介復琅琊人祖見遠父協並以  
義烈稱弟之儀字升幼周宣帝即位遠上儀同大將軍御正中大夫進爵為  
公帝刑政乖僻昏縱日甚之儀犯顏諫諫深為帝所忌宣帝崩遠詔以隋文  
帝輔政之儀知非帝旨拒而弗從隋文帝後家符璽之儀正色曰此天子之  
物自有主者宰相何故索之 南史顏協傳協字子真與儀同五世祖假帝山  
兩弟之儀未知孰是 唐書忠義傳顏果卿字昕與儀同五世祖假帝山  
太守安祿山反攻帝山果卿晝夜戰井竭糧矢盡六日而陷賊將使降不應  
至洛陽為祿山曰汝營州牧羊羯奴耳竊荷恩寵天子負汝何事而乃反乎  
我世忠臣守忠義恨不斬汝以謝上乃從爾反耶祿山不勝忿得之天津橋  
杜節解以肉數之罵不絕聲鈞斷其舌果卿舍胡而絕 顏真卿傳真卿字  
清臣師古五世從孫為平原太守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帝曰朕不  
識真卿何如人所為乃若此李希烈陷汝州盧杞遣真卿往諭希烈大會

困學紀聞注

卷十三

五子

其節召真卿朱滔等討烈烈曰問太師名德久矣公欲建大號而太師至求  
宰相執先太師者真卿曰若等問顏帝山吾兄也祿山反首崇義師後  
雖被執誅賊不絕於口吾年且八十官太師吾守吾節死而後已豈受若等  
脅耶希烈害之 儒學傳顏師古字籍祖之推父思魯

男忠錫孫 孝濬 校字

困學紀聞注卷十四

餘姚翁元圻載青輯

攷史

唐府兵之數兵志云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

二百六十一百官志凡六百三十三陸贄云府兵

八百所而關中五百案陸宜公論關中事宜狀云太宗列置府

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程泰之攷古編曰據唐志則關中置府僅居天下三之一耳杜牧云折

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集證杜牧作原十六衛云外關折衝果

凡有四百萬人舊唐書志六典云天下之府五百九十

四何云似當以六典為據○六典云凡會要云關內置府二百

六十一又置折衝府二百八十通計舊府六百三

困學紀聞注卷十四

十二今本唐會要七十二府兵關內置府三百六十一積兵士十六萬舉

條所引數目互異通典云五百七十四理道要訣云

五百九十三鄴侯家傳云諸道共六百三十府今以地志考之十

道云元宗時突契丹兩番強盛數寇河北諸州不置府兵番上以備兩蕃諸道共六百三十府

二百九十三唐書地理志河南道有府六十二河東道一百四十一

道道二制南道河北道三十山南道十隴右道二十九淮南道六江南

道十嶺南道三參以志傳差互不齊玉海云地理志神宗熙寧

十一月問何處言府兵最備王文公對曰李鄴侯傳

言之詳備朱子跋王荆公進鄴侯遺事奏稿云某不勝竊進李鄴侯傳

然府數與諸書亦不同元圻案唐書兵志曰府兵之志起自西

十年更號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

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各號而關內二百六十一皆以諸道衛府三

困學紀聞注卷十四

等兵千二百人為上千人為中八百人為下初學記州郡部貞觀十三年

大簿凡州府三百五十八依敘之為十道關內道者禹貢雍州之域東自同

華略河而北西自岐隴原會極于北垂盡其地也河南道者禹貢豫州

四州之域北距河東至海而西至荆山盡其地也河東道者禹貢冀州

之域西南距河北盡朔垂其地河北道者禹貢冀州之域南距河東至海

北盡幽營悉其地隴右道者禹貢雍州之域自隴而西盡其地山南道者禹

貢荆梁二州之域北距荆山而南分爲益州是爲劍南道淮南道

者禹貢揚州之域又得荊州之東界自淮以南略江而西盡其地江南道

者禹貢揚州之域又得荊州之南界自江而東略海而南至嶺盡其地也嶺南

道者禹貢揚州之域又得荊州之南界自江而東略海而南至嶺盡其地也嶺南

道者禹貢揚州之域又得荊州之南界自江而東略海而南至嶺盡其地也嶺南

道者禹貢揚州之域又得荊州之南界自江而東略海而南至嶺盡其地也嶺南

道者禹貢揚州之域又得荊州之南界自江而東略海而南至嶺盡其地也嶺南

道者禹貢揚州之域又得荊州之南界自江而東略海而南至嶺盡其地也嶺南

道者禹貢揚州之域又得荊州之南界自江而東略海而南至嶺盡其地也嶺南

道者禹貢揚州之域又得荊州之南界自江而東略海而南至嶺盡其地也嶺南

元中始與十哲合為一座按唐志開元八年詔十

哲為坐像原注集古錄李陽冰繪孔子廟記云換夫子之容貌增

修廟在肅宗上元二年其不用開元之詔何也元圻案歐陽公集古錄跋

云孔子廟像之制前史不載開元八年國子監司業郭彥恭奏云先聖孔宜

以先師廟子配其像為立侍配享宜坐弟子十哲雖得神像而不配享之

位按祠令何休范甯等二十二賢猶得從祀十哲請列序在何休等上於是

了齋開元按了齋陳瓊號云顏回配饗先聖其初但為立像至開

元中始與十哲合為一座按唐志開元八年詔十

哲為坐像原注集古錄李陽冰繪孔子廟記云換夫子之容貌增

修廟在肅宗上元二年其不用開元之詔何也元圻案歐陽公集古錄跋

云孔子廟像之制前史不載開元八年國子監司業郭彥恭奏云先聖孔宜

以先師廟子配其像為立侍配享宜坐弟子十哲雖得神像而不配享之

位按祠令何休范甯等二十二賢猶得從祀十哲請列序在何休等上於是

了齋開元按了齋陳瓊號云顏回配饗先聖其初但為立像至開

元中始與十哲合為一座按唐志開元八年詔十

哲為坐像原注集古錄李陽冰繪孔子廟記云換夫子之容貌增

修廟在肅宗上元二年其不用開元之詔何也元圻案歐陽公集古錄跋

云孔子廟像之制前史不載開元八年國子監司業郭彥恭奏云先聖孔宜

以先師廟子配其像為立侍配享宜坐弟子十哲雖得神像而不配享之

位按祠令何休范甯等二十二賢猶得從祀十哲請列序在何休等上於是

了齋開元按了齋陳瓊號云顏回配饗先聖其初但為立像至開

元中始與十哲合為一座按唐志開元八年詔十

哲為坐像原注集古錄李陽冰繪孔子廟記云換夫子之容貌增

修廟在肅宗上元二年其不用開元之詔何也元圻案歐陽公集古錄跋

云孔子廟像之制前史不載開元八年國子監司業郭彥恭奏云先聖孔宜

詔十哲皆為坐像據陽冰記縉雲孔子廟記云換夫子之容貌增侍立者九人云其不用開元之詔何也

魏徵傳帝謂羣臣曰此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新史

潤色之語也貞觀政要云太宗謂羣臣曰貞觀初

人皆異論云當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唯魏徵勸

我既從其言不過數載遂得華夏安寧遠戎賓服

突厥自古以來嘗為中國勅敵今酋長並帶刀宿

衛部落皆襲衣冠使我遂至於此皆魏徵之力新

史於尉寶傳又云惟魏徵勸我修文德安中夏以

通鑑考之與政要所載同一事原注或謂太宗以既効自滿非也全云此注是正文○

元折案唐書尉寶傳尉寶隋清國也居蔥嶺南距京師萬二千里而羣貞觀

中獻名馬太宗語大臣曰朕始即位或言天子欲擢兵振服四夷惟魏徵勸

我修文德安中夏安遠人伏矣今天下大安四夷君長皆來獻此徵力

也通鑑唐紀太宗貞觀四年上謂長孫無忌曰貞觀之初上書者皆云人

困學紀聞注卷十四

主當獨運威權不可委之臣下又云宜震耀威武征討四夷唯魏徵勸朕

武修文中國既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今頗利成擒其酋長並帶刀宿衛部

落皆襲衣冠徵之力也葉水心習學記言卷四十按舊史言惟魏徵勸

於征軍兵文布德施惠中國既安遠人自服朕從其言天下大安絕域君長

皆來朝貢九夷重譯相望於道皆魏徵之力益舊史既已著語而新史又轉

易之不知當時本說定云何也書錄解題史部典故類貞觀政要十卷唐

吳兢撰館閣書目云神龍中所進

鄭毅夫閩按毅夫名安陸人進士謂唐太宗功業雄卓然所

為文章纖靡浮麗嫵然婦人小兒嘻笑之聲不與

其功業稱甚矣淫辭之溺人也神宗聖訓亦云唐

太宗英主乃學庾信為文原注溫泉銘小山賦之類可見

溫泉銘文苑英華載太宗小山賦○元折案唐會要六十五貞觀七年上謂

侍臣曰朕嘗戲作詩世南進表諫曰聖作雖工體制非雅上之所好下必

隨之此文一行恐致風靡輕薄成俗非為國之利賜命繼和請不奉詔旨羣

臣皆若世南天下何憂不治東坡香潭州石刻云唐太宗作詩至多亦有

何花是精

相養賦為法假使作得動靜交相養賦不知何用仲淹無學術故措置止如

此而已安石曰仲淹天資明爽但多思日故出人不遠其好廣名譽結遊士

以黨助其壞風俗上日所以好者譽止為議見無以勝流俗爾如唐太宗亦

英主也乃學庾信為文此亦難見無以勝俗故也

新史論張公謹之抵龜曰投機之會問不容穢鄭伯

克段于鄆春秋所以紀人倫之大變也會是以為

投機乎晉樂書將弑厲公召士句韓厥二人皆辭

事見成公十八年左傳太宗臨湖殿之變問李靖李勣二人皆辭

靖勣賢於公謹遠矣何云謀英衛無乃機事不密當時自府

耳閣按鄭伯以下乃王氏論新史論○元折案唐書張公謹傳公謹字宏

慎魏州繁水人秦王將討隱虜使卜人占之公謹自外至投機於地曰凡

卜以定猶豫決嫌疑今事無疑何卜之為卜而不吉其可已乎論曰投機之

會問不容穢此公謹所以抵龜而決也容齋續筆十四晉厲公既殺卻氏

三卿樂書荀偃執公召士句辭不在召韓厥辭曰古人有言曰殺老牛

莫之政尸而况君子之子竟執公而不救以句厥為罪豈非畏敵其忠正乎

秦王與建成元吉相忌害長孫無忌高士廉侯君集尉遲敬德等日夜勸王

誅之王猶豫未決問於李靖靖辭問於李世勣勣辭王由是重三人及至

困學紀聞注卷十四

登天位皆任為將相知其所守也晉唐四賢之識見略等而無有稱述者

唐史至不書其事殆非所謂發晉德之幽光也通鑑唐紀高祖武德九年

考異曰統紀云秦王懼不知所為李靖李勣數言大王以功高被疑靖等請

中犬馬之力劉劼小說太宗將誅蕭瑀之惡以主社稷謀於衛公靖靖辭

於英公徐勣勣亦辭帝由是珍此二人二說未知誰得其實然劉說近厚有

益風化故從之案新唐書靖勣傳皆不及臨湖之事蓋疑之之意蓋門謂

新史仍家傳虛辭誤也其謂當時未必博謀英衛頗具隻眼葉水心習學

記言第四十云新史言張公謹抵龜事為投機之會不知兄弟相忌遂據父

位何名機會甚矣其無識也

唐太宗贈堯君素蒲州刺史詔曰雖桀犬吠堯乖倒

戈之志而疾風勁草表歲寒之心我藝祖贈韓通

中書令制曰易姓受命王者所以徇至公臨難不

苟人臣所以明大節何云宋制尤渾厚○案此制詞大哉王

言表忠義以厲臣節英主之識遠矣歐陽公五代

史不為韓通立傳劉原父譏之曰如此是第二等

文字

原注通附傳在唐隆慶齊武帝使沈約撰宋書疑立袁榮傳帝之

帝亦能下詔稱諸葛瞻傳其後人免其籍沒亦稱許允之風望所以為

開創一統之規模也○元折案附書誠節傳其後人免其籍沒亦稱許允之風望所以為

東通守義師道將呂紹宗章義師等攻之不尅其妻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

亡天命有屬君何自苦身取禍敗君素曰天下事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

弦而倒侯仲卿食之絕為左右所害 通鑑貞觀十二年二月詔曰隋廢

華邸將妻若素云云可謂滿州刺史仍其子孫以開 宋周密齊東野語

曰舊傳焦干之學於歐公一日造劉貢父劉問五代史成邪焦對將脫稿劉

問為韓贈張立傳乎焦然劉笑曰如此亦是第二等文字耳唐餘錄者直

案賈院王樂子融所撰寶元二年上之時惟有薛岳正五代史歐陽修未出

也此書有紀志傳又博採諸家之說做裴松之三國志附見下方表韓通於

忠義傳且冠之以國初裴松之與新舊史皆所不及焉其後呂伯恭編文鑑

制訂一類亦以裴松通制為首 宋孫穀祥野老紀聞云子瞻問歐陽公曰

五代史可傳否公曰修於此編有善善惡惡之志蘇公曰韓通無傳惡得為

善善惡惡公然通周臣也陳橋兵變歸職永昌通振甲誓師出抗而死

賢臣久於位則其道行房喬以之成正觀之治 何云房

年 姦臣久於位則其欲肆林甫以之成天寶之亂

何云李十九年 閻後房杜並稱而杜以貞觀三年正月相三年十二月罷

故止及房房相二十三年李相十九年 方棧山云秦檜和宋亦十九年○

目錄紀開注 卷十四 五

元折案舊唐書房杜傳房喬字元齡新唐書云房元齡字喬二書不同 李

德祿謂武宗曰開元初輔相李三考其去雖姚崇宋璟不能逾至李林甫

權乃十九年遂及禍敗

唐史發潛謂武氏之起袁天綱言其貴不可言李淳

風云當有女主王天下已在宮中此必武氏僭竊

之後姦佞之徒神其事言天之所啟非由人事也

愚謂左氏載陳敬仲畢萬之筮太史公載趙簡子

之夢皆此類 全云正論 集說宋志張唐史發潛六卷○

網見其母曰夫人法生貴子后幼時抱以見諸以男天觀視其步與目驚曰

龍種鳳頭極貴也若為女當作天子又李淳風岐州雍人太宗得秘藏言

佩魚始於唐永徽初元二年以李為鯉也武后天授元

年改佩龜以元武為龜也 集說唐車服志高宗給五品以上

之三品以上金魚袋天授二年改佩魚皆為龜中宗初罷龜須給以魚○元

折案程泰之演繁露十張鸞朝野僉載漢發兵用銅虎符唐初用銀符以

死為符瑞也又以鯉魚為符瑞遂為銅魚符以佩之至偽周武姓也元武

也又以銅為龜符又云上元中佩刀為符佩袋仍為魚形結角作之取魚之象

鯉之張光也至偽周乃絕景雲唐復興又準前結佩為飾

治平 宋英宗 末年始甯度牒攻之唐史肅宗時裴冕建

言度僧道士收貨濟軍興此齋牒之始也 闕按出裴

志則前此安祿山反楊國忠遣侍御史崔暹至太原納裴度僧尼道士旬日

得百萬緡明年御史鄭叔清與宰相裴冕度僧尼道士僧尼實不始於裴至今

嗣裔給僧尼緡則天寶六載五月制也

鍾紹京為宰相而稱義勇於楊思勗之父史不載也

而石刻傳於後世人皆見之惡之不可掄如是臧

目錄紀開注 卷十四 六

堅以刑人之言為辱 事見襄公十 此何人哉林甫國忠

因力士以相其原見於此李揆當國以子姓事輔

國不恥也紹京何責焉 闕按紹京起家錄事耳故王氏謂不敢

金石錄跋尾二十六右唐楊歷碑題云義勇光祿大夫前中書令上柱國越

國公太子右諭德穎川鍾紹京撰銘并書歷中官楊思勗之父也紹京出於

胥史無他才能特以資緣附會致位宰相同無足道者然於闕壁至以父

事之及以著之金石略無愧恥亦甚矣書之可以為後來之戒而新舊史皆

闕焉故余詳錄之於此 唐書鍾紹京傳京虔州人初為司農錄事以

善書直鳳閣會討韋氏難紹京帥戶奴丁夫從事平夜拜中書侍郎明日進

從元宗討內難帝倚為爪牙高力士傳力士為春會孫也中人高延福善為

子故其姓先天中知內侍省事宇文融李林甫善結力士故能顯至宰相

楊國忠安祿山安思順高仙芝等皆厚結力士故能顯至宰相 闕按

國本名靜忠以闕如為開府小兒肅宗任以殿中監事李林甫以子姓事之

號五父李揆傳揆字端卿系出隴西為冠族開元末擢進士第拜中書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打美風儀善奏對帝嘗嘆曰卿門地人物文學皆當世第

鄭薰傳云官人用階請蔭子薰却之不肯教亦庶幾

有守矣文苑英華九百三有薰所撰仇士良神道碑

云孰稱全德其仇公乎其敘甘露之事謂克殲巨

孽乃建殊庸以七松處士而秉此筆乃得佳傳於

新史案鄭燕荷豈作史者未之考歟碑云大中宣宗五

年念功錄舊詔詞臣撰述不敢虛美以元惡為忠

賢猶曰不虛美乎宣宗所褒表者若此唐之不兢

有以哉原注宣宗召燕燕問內侍權勢何如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比

元折案唐書鄭燕荷傳燕字子海七鄉里世系提進士第為吏部侍郎時數大

赦階正議光祿大夫者得燕一子門施賊于是官人用階請燕子燕却之不

肯致燕端勁再知禮部舉引寒俊士類多之既老號所居為隱巖燕子庭

慶七松處士云又官者仇士良傳士良循州典寧人文宗與李訓欲殺王守

澄以士良素與守澄隙故權左神策軍中尉兼左衛功使使相康內已而

訓謀悉逐中官士良悟其謀與魚宏志宋守義挾帝還宮王涯舒元與已就

縛士良肆笏辱令自署反示康于朝士良因兵捕無輕重悉斃士良殺二

王一妃四宰相食酷二十餘年恩禮不衰

露之事參攷李訓傳乃詳

因學紀聞注

章漢唐書有傳 鄭燕誣鄭收罪不可任即官出之見新書鄭收傳

席豫未嘗草書曰細猶不謹而况巨耶然豫為黜陟

使言安祿山公直無私其迷國之罪大矣安在其

能謹哉唐史立傳褒之未有著其罪者何小人之

多幸也原注席建侯即豫也唐史迴代宗諱稱字 孔光黨王莽則不

言溫室樹不足以為謹席豫席山則未嘗草書不足以為謹

○元折案唐書文苑傳中席豫襄陽人徙家河南豫進士及第累官至吏

部侍郎與弟晉俱以詞藻知名而豫性尤謹雖與子弟書及吏曹簿領未嘗

草書謂人曰不敬他人是自不敬也或曰此事甚細細何必介意豫曰細猶

不謹而况巨耶卒諡曰文又安祿山傳建侯使席建侯言其公直無私新唐

世舊待前甫見之或時不中嘗醉登武狀贈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衛之

一日欲殺甫甫約於麻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甫史但云甫性福聚嘗醉

登武狀甫其父名武不以為忤初無殺之說蓋唐小說所載而新書以為

然于坡甫集中詩凡為武作者幾三十篇送其還朝曰江村獨歸處寂寞

至哭其歸櫬及八哀詩記室得何遜軀軀延子荆蓋以自况空際老翁客身

上媿警纓又以自傷若果有欲殺之怨必不應眷眷如此好事者但以武詩

有莫倚善題鸚鵡賦之句故用證前說引黃祖殺禰衡為喻始是癡人前不

得說夢也武肯以黃祖自比乎 唐書嚴挺之傳挺之名俊以字行華州華

陰人張九齡雅知之欲引以輔政子武字季鷹劍南節度使破吐蕃七萬眾

于富狗城遂取鹽州加檢校吏部尚書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小說類雲溪

友議三卷唐流捷捷據始末未詳自號五雲溪人故以名書五雲溪者若耶

溪之別名也

通鑑載李德裕對杜悰稱小子聞御史大夫之命驚

喜泣下致堂讀史管見謂德裕豈有是哉杜悰李宗

閔之黨故造此語以陋文饒史掇取之以文饒為

人大概觀焉無此事必矣愚按此事出張固所撰

因學紀聞注

幽閑鼓吹雜說不足信也 全云胡身之亦辨之○元折案通鑑

川節度使李德裕為兵部尚書上注意甚厚朝夕且為相李宗閔百方沮之

不能京兆尹杜悰宗閔黨也嘗詣宗閔見其有憂色曰得非大戎乎悰有一

策可平宿憾德裕有文學而不出科第常用此為憐憫若使之知舉必喜不

則用為御史大夫宗閔曰此則可矣悰再三與約乃詣德裕德裕曰公何為

訪此致悰悰曰相公令悰遠意即以大夫之命告之德裕喜泣下曰

此大門官小子何足以當之悰重告 唐張固幽閑鼓吹曰未嘗李相封

封川百方阻之未效悰公杜相封川黨謂封川曰大戎有辭學而不由科第

于今快俠若與知舉則必喜矣封川默然良久曰更思其次曰御史大夫曰

此即得悰公乃馳詣未崖迎指曰安得訪此致悰對曰靖安相公有意旨令

容齋續筆

案宋洪邁續編卷十六卷續筆十六

辨嚴武無欲

殺杜甫之說思按新史嚴武傳多取雲溪友議宜

其失實也元折案容齋續編卷十六新唐書嚴武傳云房琯以故相為怒內

刺史武慢侮不為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甫傳云武以

其失實也

困學紀聞注

卷一四

六七

始中宗時及張說為之固辭乃以學士知院事至  
崔園復為大學士亦引泌為辭而止愚按崔園相  
肅宗在泌前會要貞元四年五月泌奏張說懇辭  
大字衆稱達禮至德二年崔園為相加集賢大學  
士因循成例望削去大字此乃泌引園為辭傳誤

矣方橫山云此事洪容齋已言之○元所集會要六十四開元十三年  
中宗欲以崇德殿正書院為集賢院以張說為大學士辭曰學士本無大稱  
從之又貞元四年李泌奏伏蒙以臣為集賢院大學士竊恐故事書令發  
說中朝元老碩德鴻儒恭辭大字衆稱達禮其後至德二年崔園為相加集  
賢殿大學士其後因循遂成恒例望削去大字崇文館大學士亦准此較依  
宋真宗新舊書糾謬三案李泌傳云云明皇帝及肅宗本紀天寶十五載  
丙申六月劍南節度使使館圖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至乾元元年  
戊戌五月罷而罷圖本傳亦與此同其傳末云大歷中卒大歷止於十四  
年已未而李泌以貞元三年丁卯方為宰相設若崔園以大歷十四年卒至  
李泌為相之年崔園之卒亦已九年矣何云至崔園復為大學士亦引泌為  
讓而止乎且又此乃李泌讓學士不可加大而固辭制命之詞既而殊不言

紀開注 卷十四

初廷之禮不乃遠述崔園為相之事疑此句顛倒錯亂其開脫字必多全不  
可考 容齋三筆亦云崔園乃肅宗朝宰相泌之相也相去三十年 唐書  
宰相表崔園以肅宗至德元載六月相較之本紀則遲一年會要則早一年  
李泌以德宗貞元三年六月相與本紀較之會要則早一年未知孰是  
猶覺容齋記亦云崔園為大學士引李泌為讓而止蓋承唐書之誤

章濟試理人策第一 事見通鑑 開元四年 致堂 讀史管 見二十 謂濟被識擢

不聞以循良稱是實不副言矣愚攷通鑑開元二

十二年相州刺史章濟薦方士張果蓋逢君之惡

者不但實不副言也 原注少陵贈章左丞詩即濟也○元所集唐

言吏部選縣令非其人既舉請有詔問所以安人者對凡二百人惟濟居第  
一擢禮泉令天寶中授尚書丞丞濟文雅頗能修飾政事所至有治稱 通  
鑑唐紀元宗開元二十二年二月方士張果自言有神術詭誕人云堯時為  
侍中於今數千歲多往來恒山中則天以來屢徵不至相州刺史章濟薦之  
上遣中書舍人徐嘉祥齎書迎之肩輿入宮恩禮甚厚 唐劉肅大唐世說  
新語十張果老先生者居恒州枝條山往來汾晉時人傳其長年秘術開  
元二十三年刺史章濟以開詔通事舍人裴昭馳驛迎之賜號通元先生

舊史敬宗紀李翺求知制詰面數宰相李逢吉過愚  
謂翺為韓文公之友此逢吉所深忌也面數其過  
可為直矣求知制詰乃詭善之辭 案新書本傳翺性峭鯁  
官拂鬱無所發見宰相 荆公嘗辯之曰世之淺者以利心  
李逢吉面斥其過失

量君子 全云荆公辯之亦欠透○元所集唐書十七敬宗紀實歷元  
宰相李逢吉之過也 王介甫書李文公集後曰文公非君子作任不遇賦  
惜其自待不厚文公論商如此及觀於史一不得賦則諱宰相以自快今  
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不可猶信久矣雖然彼宰相者實固有所辨彼小  
人也則文公之變為不忿於小人可也為史者獨安取其怒之因以失職耶世  
之淺者固好以利心量君子 唐書李翺傳翺字習之始從昌黎韓愈為文  
章辭致渾厚見推當時故有司亦諺曰李文公逢吉傳逢吉字虛舟系出隴西  
元和時同平章事韓愈傳愈韓吏部侍郎時宰相李逢吉惡李翺欲逐之遂  
以愈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臺參而除韓中丞韓果勸愈宰相以  
臺府不協遂罷愈為兵部侍郎而韓出神江西觀察使

老學菴筆記 全云陸 云舊制兩省中書在門下之上元  
開學紀開注 卷十四

豐易之 見筆 愚觀李文簡 仁甫 歷代宰相表云 中書  
門下 班序各因其時 代宗以前 中書在上 憲宗以  
後 門下在上 大歷 代宗四年 十四年 崔祐甫與楊炎  
皆自門下遷中書 不知何時 升改 放翁所記 蓋未  
攷此 元所集唐書卷二十一 敬宗史志元豐五年四月更官制左僕  
射兼門下侍郎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宋費昶梁穀漫志云國初宰  
相凡三員皆帶職首相為昭文館大學士次兼修國史次集賢院大學士皆  
平章事其後除拜不常至嘉祐時始只兩相元豐改官制宰相始不帶職而  
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此元豐官制門下在中書之上也  
唐李華中書政事堂記曰政事堂者自武德已來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  
事堂故長孫無忌起復授司空房元齡授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太子太保皆知門  
下省事至高宗元元元年表炎自侍中除中書令執宰相筆乃移政事堂於  
中書省與仁甫之說不合 若錄解題小說家類老學菴筆記十卷陸游務  
觀撰生讀前年登臺期所記見開錄可觀也

李靖兵法世無全書畧見於通典今開對出阮逸因  
杜氏所載附益之 元所集通鑑長編二百五十一神宗熙寧七  
年三月知制誥王益柔言試將作監上海麻皓

舊史敬宗紀李翺求知制詰面數宰相李逢吉過愚  
謂翺為韓文公之友此逢吉所深忌也面數其過  
可為直矣求知制詰乃詭善之辭 案新書本傳翺性峭鯁  
官拂鬱無所發見宰相 荆公嘗辯之曰世之淺者以利心  
李逢吉面斥其過失

年嘗注孫吳二書及李靖對問頗得古人意旨欲許進所注書乞加試用  
從之李靖兵法世無全書略見於通典今對問出於阮逸家或云逸因杜氏  
益之也通考經籍考四十六李衛公問對三卷按四朝國史兵志熙寧間  
詔樞密院曰唐李靖兵法世無全書惟見通典雖析說外又官號物名與今  
稱謂不同武人將佐多不能通其意令樞密院檢詳官與王震會校等校正  
分類解釋令今可行豈即此問答三卷耶或別有其書也晁公武陳振孫以  
為阮逸取通典所載附錄之則似即此書然神宗詔王震校正之詔既明見  
於國史則非逸之假託也唐書李靖傳靖字藥師京兆三原人其舅韓擒  
虎每與論兵輒歎曰可與語孫吳者非斯人尚誰哉以功封永康縣公進封  
代國公改術國公卒諡景武

唐六典太子令書畫諸本朝至道初改爲準  
案續資治通鑑長編  
三十八太宗至道元年八月以壽王元侃爲皇太子禮官議  
唐制凡東宮處分論事之書皇太子並書諸詔改爲準此東宮畫  
諾也陸龜蒙說鳳尾諾云東宮曰令諸王曰教其

事行則曰諾猶天子肯臣下之奏曰可也晉元帝  
爲琅邪王批鳳尾諾南齊江夏王學鳳尾諾則諸

王亦畫諾矣  
何云上事行句  
本兼諸王言之  
後漢書云南陽宗資主畫  
困學紀聞注卷十  
十一

諾梁江州刺史陳伯之目不識書得文牒辭訟惟  
作大諾則郡守刺史亦畫諾矣  
元折案六典二十六左庶子  
之疏凡令書下於左春坊則  
與中允司議郎等覆以禮諾及覆下以皇太子所書者留爲案更寫令書  
印署注令諾送事府唐書百官志三東宮官左春坊左庶子二人正四  
品中允二人正五品皇太子令書下則與中允司議郎等畫諾覆審留所書  
以爲案更寫印署注令諾送事府文苑英華三百六十二陸龜蒙說鳳  
尾諾或問于曰鳳尾諾爲何物圖則書耶對曰余之所聞自晉說於陳梁  
以來藩邸之書也凡封子弟爲王則開府僚屬取當時士有學行才藻者  
中是選其所書東宮則曰令上書則曰成諸王下書則曰教上書則曰啟  
應和文章則曰應令應教下其制一也其行則曰諾漢天子肯臣  
下之奏曰可也鳳尾則所諾度之文也終條確確然與繪莫的知既肯其  
行必有乘輿之辭若今之批答案耳晉元帝爲琅邪王時帝美其才令通習  
外事常使批鳳尾諾南齊江夏王鋒高帝第十二子甚憐之年五歲使學鳳  
尾諾下筆便工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未幾其出南史齊江夏王鋒傳  
鋒年四歲性方整好學書每晨與不肯拂窗塵而先盡塵上學爲書字五歲  
高祖使學鳳尾諾一學即工高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形狀頗同鳳尾矣  
宋王林野客叢書云晉帝批書謂字之尾如鳳尾之形故謂鳳尾諾後  
漢書宗資傳汝南太守宗資在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功曹宗資二  
郡諸曰汝南太守范滂南陽太守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成瑨亦功曹宗資二  
坐地南史陳伯之傳伯之濟陰唯陵人也漢武以爲江州刺史封唯陵縣

公遣之鎮伯之不識書及還江州得文牒辭訟唯作大諾而已  
唐六典開元禮宣示中外未有明詔施行見呂溫集  
南豐乞賜唐六典狀謂六典本原設官因革之詳上及唐虞  
以至開元其文不煩其實甚備可謂善於述作者  
元折案唐呂溫代鄭相公請制定施行六典開元禮狀云元宗集儒賢於別  
殿考古訓於秘文以論材審官之法作六典三十卷以道德齊禮之方作開  
元禮一百五十卷百代以旁通立一王之定制草奏三復祗令宣示中外  
星周三紀未有明詔施行程泰之攷古編九章述集賢紀注開元詔修六  
典至今在院亦不嘗行用據述此言即六典書成而不以頒用也然白樂天  
詩陽城不進矮奴曰城云臣案六典書任上頁有不貢無道州水土所生者  
止有矮民無矮奴吾君感德靈書下歲貢矮奴宜悉罷是陽城管接六典爲  
奏得免貢矮奴豈是成而不行耶桑維翰傳晉天福五年詔廢翰林學士按  
六典歸其職於中書舍人而端明殿與樞密學士皆廢則六典之書五代猶  
道用之不知韋述何以言不用也晁公武曰六典蓋唐極治之書也或以  
此書成於開元開元而後行於一時不學之言也明王氏鑿重刻六典序  
曰唐以中書門下尚書三省參領天下之務今六部雖分顧猶尚書省之舊  
而內閣則隱然中書通政給事則門下之遺也其餘寺監府院以分衆職品  
職勳階以敘羣材尚多唐舊且非獨唐也唐虞而下損益沿革咸具焉昔宋

困學紀聞注卷十四  
十二

李德裕傳韋宏質建言宰相不可兼治錢穀  
案德裕奏  
臣嘗得以非所嘉祐六年制策原注胡武平撰  
錢穀  
宜言矣屬天驕嘉祐六年制策全云名宿  
錢穀  
大計也韋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蓋宏字避諱誤  
以質爲賢開按今錢穀集韋賢正作質○元折案胡武平名宿常州  
解題載胡文恭集七十卷久無傳本四庫全書從宋史有傳書錄  
十卷此條所引策問不見其中蓋已佚矣宋文鑑載此策題作韋賢東坡

困學紀聞注 卷一四  
六九



對策亦作賢

劉秩為祭酒上疏曰士不知方時無賢才臣之罪也

元稹守同州旱災自咎詩曰上羨朝廷寄下愧閭

里民秩積可謂知所職矣其言不可以人廢

云身多疾病思因里邑有流亡愧俸錢何讀之惻惻動人○元折案劉秩字

祚卿知幾子也新唐書附見知幾傳不載是確亦不言其為祭酒通鑑唐紀

肅宗乾元元年六月既前祭酒劉秩為開州刺史房瑄稟也 權德輿答柳

冕書云嘗讀祭酒劉秩疏云大學設官職在道士不知方時無賢才臣之

罪也每讀至此心嘗慕之 唐書元稹傳稹字微之河南河南人元和元年

舉制科對策第一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為同州刺史拜武昌節度使卒

居位纔三月罷職節稱出表加廉節不佈云

唐宗室表宰相十一人林甫回程石福勉夷簡宗閔

適之峴知柔傳止云九人蓋不數福宗閔宗室為

狀頭有李肱 闕按李肱即開成元年賦賞劉衣曲爪嶺長衛登第

者○元折案宋王明時補後錄曰唐書待立宗室傳

目 卷十四 十三

贊乃云宰相以宗室進者九人林甫發讀幾亡天下程知幾在位無所發明

林甫在發臣傳知相宗附宜惠太子業傳後止敘適之峴勉夷簡程石

同七人然李肱乃發祖後李肱李肱李肱李肱李肱李肱李肱李肱李肱

亦出肱西李肱共十三人也不同一作何耶 唐宗室宰相本十一人益

以李肱李肱李肱李肱李肱李肱李肱李肱李肱李肱李肱李肱李肱李肱

傳贊所稱九人而增數之也 唐書李肱傳肱字子元肱從宗室宰相

見石傳 石字中玉襄邑王神符五世孫相文宗倚方鎮進奉以直代百姓

稅籍借在位不久耳

唐制舉之名多至八十有六凡七十六科至宰相者

七十二人本朝制科四十人至宰相者富弼一人

而已中興復制科止得李廬一人 闕按孝宗乾道七年十

出身官將著作郎 何云明無制科以一甲三人為榮選狀元八十六人入

相者自胡庶至魏藻德凡十七人榜眼探花入相者自楊榮至傅冠凡三十

人 集賢吳氏讀書志唐制舉科目一卷不題撰人凡七十六科仕至宰

相者七十二人唯劉蕡名最高而官最不達 玉海百十六本朝制舉入三

等者吳育蘇軾范百祿孔文仲制科四十人至宰相一人富弼就彼九人夏

練至范百祿又云乾道二年禮部侍郎周執羔請復制科五年注歷辰薦李

廬七年召試中書御集英殿親策入第四等賜制科出身 四朝開元錄

林注公以屋應詔召試中書六論命題一人注有必治之道二湯法三聖三

人者天地之心四律歷更相治五三家言經得失六揚雄張衡論六論合

格惟湯法三聖不記所出而能舉上下文數百字○元折案唐書選舉志上

所謂制科者其來遠矣自漢以來天子嘗制制道其所欲尚而親策之唐

與自京師至州縣有司常遇之士以時而舉而天子又自詔四方德行才能

文學之士或高蹈幽隱與其不能自達者下至軍謀將略關山絕藝奇

伎莫不兼取其為名曰既其人主臨時所欲而列為定科者如賢良方正直

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軍謀宏遠堪任將率詳明政術可以理人之類

其名最著 佛氏開見錄富公初遊揚州移居長洲之曰進士不足以盡子

之才當以大科名世公遂以賢良方正登第 宋高似孫唐書制科名記止六十

三科見釋略卷三 唐書制科名記止六十

唐宏詞之論其傳於今者唯韓文公顏子不貳過制

舉之策其書於史者唯劉蕡一篇不在乎科目之

得失也 闕按王應麟傳初登第言曰今之事舉子業者治名譽得則一

皆以博學宏詞科自見假借書讀之資祐四年中是科後弟應鳳亦中是

科此即昌黎所應之詞科也李肱傳子肱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肱素謂

唐三百年不愧此科者惟劉蕡去華心慕之嘗以所著通論五十篇見勳帥張

兼欲應詔不果其友吳公適以書勉之肱答以書修此學必不從此舉既不

克躬試命二子星整習焉至是吏部尚書汪應辰薦肱河應詔故有是命此

即蕡所應之制科也人多混而真辨 何云宏詞科文章制科求直言之舉

因學紀開注 卷十四 十四

不同○元折案洪興祖曰昌黎年譜貞元九年癸酉公年二十六博學宏詞試

太清宮親策極難賦頌于不意過論 唐書劉蕡傳蕡字去華幽州昌平人

明春秋能言古典亡事必捷于謀治然有求世意文宗太和二年舉賢良方

正能直言極諫帝引諸儒百餘人于廷蕡對策云云是時策官馮宿賈俛

罷殿見蕡對策伏以為過古異童而長中官毗睨不敢取

李泌父承休聚書二萬餘卷誠子孫不許出門有求

讀者別院供饌 原注見新 鄴侯家多書有自來矣 折

案韓文公送高覺往隨州讀書詩云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

藝文志 家員傲太元幽贊十卷開元四年京兆府童

子進書召試直宏文館李泌傳云開元十六年員

傲九歲升坐詞辨注射帝異之年歲皆不同蓋泌

傳所載本鄴侯家傳當以志為正 元折案唐書李泌傳泌

宗開元十六年召試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難禁中有員傲者九歲升坐詞

辨注射坐人皆風帝異之曰半子孫固當然因問童子豈有類若者似慶泰

臣舅子李涉帝即賜召之 吳興新唐書糾繆九案藝文志備家云李涉  
傳謂微開元十六年而年九歲則是微生於開元八年也既叙以八年始生  
何緣四年已有進書乎若以四年能進書者為是則至十六年之時微不啻九  
歲矣一說必有一誤

章應物史逸其傳沈作詰為應物傳敘其家世云賈  
之孫待價仕隋為左僕射封扶陽公蓋據林寶姓

纂唐書章待價乃挺之子武后時拜文昌右相豈  
二人同名歟當攷

世系表第十七子冲隋戶部尚書冲生挺象州刺史挺生待價相武后待  
價生令儀令儀生鸞鸞生應物蓋作詰誤也○元折案唐書文藝傳敘云若  
章應物沈亞之闕防祖詠孫能鄭谷等其類尚多皆班班有文在人間史家  
述其行事故弗得而述云 宋姚寬西溪叢語載吳興沈作詰作章應物補  
傳云應物少遊太學當開元天寶間充宿衛從遊幸頗任使使氣兵亂後  
流落失職乃更折節讀書山京兆功曹累官至蘇州刺史太僕少卿兼御史  
中丞為請道監鐵轉運江淮留後年九十餘不知其所終 唐書章挺傳子  
待價高宗儀鳳三年檢校涼州都督兼知鎮守兵馬召選封扶陽侯補傳云  
仕隋封扶陽公亦不合令儀生鸞鸞相世系表作鸞鸞李璣嗣史補云應物  
為人性高潔鮮食真欲所居焚香掃地而坐其為詩馳譽建安已還各得風

困學紀聞注 卷一四  
韻 宋朱長文吳郡周經續記上章公以清德為唐人所重天下號曰章蘇  
州當貞元時為郡於此人類以安又能質儒士招隱獨願沉劉長卿邱丹秦  
系皎然之傳類見旌引與之酬唱其賢於人遠矣 沈作詰字明遠號為山  
湖州人紹興五年進士以左奉議郎為江西漕司幹官

劉闢亂於蜀 宗元年 其嫂庾氏棄絕不為親白樂天為  
詩贈樊著作與陽城元稹孔戡並稱欲其著書編

為一家言而唐史於庾氏無述焉故表而出之  
素唐書劉闢附章傳闢字太初擢進士宏詞科任嘉州刺史闢主後務  
誦諸將微旋節憲宗以給事中召之不奉詔時帝新即位欲解鎮四方即拜  
檢校工部尚書劍南西川節度使闢以兵取梓州杜黃裳薦高崇文等將神  
策行營兵皆西詔許自新不聽下詔奪其官將逐下成都闢之 樂天贈樊  
著作詩云陽城為諫議以正事其君其手如屈軼舉筆指佞臣不仁者  
不得乘國鈞元稹為御史以直立其身其心如肺石動必達窮民東川八十  
家冤憤一言伸劉闢肆亂心殺人正紛紛其嫂曰庾氏棄絕不為親從史明  
逆節隱心潛負恩其佐曰孔戡捨去不為質凡此士與女其道天下聞君為  
著作郎職廢志空存雖有良史才直筆無所申何不自著書實錄後著人編  
為一家言以備史闕文

唐六典記南內龍池程泰之雍錄謂詔辭皆出李林

甫而非張九齡所得知也愚按九齡集有龍池聖  
德頌則夸詡符瑞雖賢者不免 元折案唐六典七典慶宮在  
潛舊宅也初上居此第其里名協聖諱所居宅之東有舊井忽涌為小池周  
袤纒數尺常有雲氣或見黃龍出其中至景龍中潛復山水其沼浸廣時即  
連合為一未半歲而里中悉移居遂鴻洞為龍池焉蓋符命之先也 唐徐  
浩張文獻碑銘曰公諱九齡字子壽一名博物會祖君政韶州別駕終于官  
舍因為著姓弱冠鄉試進士應道祥伊呂科對策第二等歷官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 曲江集龍池聖德頌序曰洪惟龍池蓋天之所以祥聖即今上下  
房之舊真京師爽塏之所秀無寶澤中忽溢泉中宗採謙者之謙歷王氣而  
來遊聖上處或躍之時出飛龍而合應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地理類雍錄  
十卷宋程大昌撰乾道淳熙間關中已久為金地故大昌此書惟據諸書諸  
圖參考而成於宮殿山水都邑皆有圖說

鄭餘慶採士庶吉凶書疏之式雜以當時家人之禮  
為書儀兩卷後唐劉岳等增損其書司馬公書儀

本於此 名又始於此 集證按鄭禮通志謝元內外書儀四卷謝超書  
儀二卷皆在鄭餘慶之前○元折案唐書鄭餘慶傳餘慶字居業鄭州滎陽  
人少善屬文擢進士第貞元十四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五

困學紀聞注 卷一四  
代史無傳劉岳字昭輔洛陽人也唐明宗時為吏部侍郎初鄭餘慶嘗採唐  
士庶吉凶書疏之式雜以當時家人之禮為書儀兩卷明宗見其有起復具  
香之制歎曰儒者所以隆孝悌而敦風俗且無金革之事起復可乎始吉禮  
也用於死者可乎乃詔岳還文學通知古今之士共制之 歐陽公歸田  
錄劉岳書儀禮有女坐婿之馬發父母為之合髻之禮不知用何經義據  
岳自敘以時之所尚者益之則是當時流俗所為耳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  
經部禮類書儀十卷宋司馬光撰凡表奏公文家私書式一卷冠儀一卷  
婚儀二卷喪儀六卷朱子語類稱二程橫渠多是古禮溫公則大抵本儀禮  
而參以今之可行者又稱其中與古不甚遠是七分好云

唐開元之任將以久任而兆亂其權頤也我藝祖之  
任將以久任而成功其權分也柳氏家學錄謂貞

觀故事邊將連帥三年一易收其兵權然用得其  
人御得其道不在於數易也 集證唐志小說類柳氏家學要  
錄一卷柳程采其祖彥昭祖芳父見家集所記累朝典章因準時政得失著  
此錄○元折案宋錢若水陳禦敵安邊之策曰太祖朝制最得其宜以郭  
進在邢州李漢超在關南何徽在鎮定賀惟忠在易州李讓溥在閬州姚  
內斌在慶州董遵誨在通遠軍王彥昇在原州但授邊遠檢之名不加行

困學紀聞注 卷一四  
七

營部署之號率皆十餘年不易其任蓋位不高則朝廷易制任不易則邊情盡知所以十七年中北邊西邊不敢犯塞

忘日行香始於唐崔蠡奏罷之本朝宋景文公奏云

求於非福則是詔祭懺於無罪則是誣親其言不

行 元折案唐六典四凡國忌日兩京定大寺觀各二散齋諸道士女道士及僧尼皆集於齋所京文武五品以上與清官七品以上皆集行香以退 宋姚寬西溪叢話下行香起於後魏及江左齊梁間每燃香燭手或以香末散行謂之行香唐初因之文宗朝崔蠡奏設齋行香事無經據乃罷宣宗復釋教行其儀朱梁開國大明節百官行香祝壽石晉天福中實正固奏國忌行香宰臣跪爐百官立班仍飯僧百人即為祝壽式國朝至今因之宋祁論國忌疏曰伏見列聖忌日沿唐之舊百官伏閣設齋設齋伏齋贊謂之行香仍置疏儀臣竊思之禮尤不經云云 程大昌演繁露十國朝自有景靈宮後每遇國忌不復即寺觀行香而移其供設於景靈東西兩宮每大忌宰執率百僚至宮行香其法僧道皆集所忌殿廡之下僧左道右執事者執香盤中香圓子隨宰執往僧道立處人授一團齋已收之不獲也崔蠡李之弟密之孫唐書附見寧傳蠡開成中為戶部侍郎白罷百官忌日行香

誠齋易次九傳云文宗陷於宦寺之險而未能出惟裴

困學紀聞注 卷十四

度可以出之然度自陷於程昇元稹浸潤之內愚

謂稹在穆宗時昇在憲宗時非文宗事也 元折案唐書官者仇

士良傳帝問稹曰自爾所況何如主堦再拜對曰陛下堯舜之主也帝曰所以問者謂與周報漢賦就愈堪惶駭曰陛下何自方二主哉帝曰報賦受制強臣今朕受制家奴自以不及遠矣因泣下 穆宗憲宗之子文宗穆宗之子 唐書程昇傳昇以憲宗元和十四年卒元稹傳長慶初禮遇益厚魏宏簡在樞密尤相善裴度出屯鎮州有所論奏其沮卻之 長慶穆宗年紫積卒官於武昌節度實文宗太和時也裴度傳文宗太和四年數引疾牛僧儒李宗閣輔政共短損之出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四庫全書總目易類三誠齋易傳二十卷宋楊萬里撰是書大旨本程氏而多引史事以證之初名易外傳後乃改定今名

顏魯公為郭汾陽家廟碑云端一之操不以險夷概

其懷聖明之姿不以雪霜易其令斯言也魯公亦

允蹈之 元折案魯公文見文苑英華八百八十卷端一之操四句頌汾陽之父敬之也其稱汾陽云推赤誠而許國蹈白刃以率先魯公亦當之無愧

楊綰贈官制云歷官有素絲之節庇家無匹帛之餘

史臣 閱按史臣謂劉昫舊唐書謂當時秉筆者無愧色 元折案舊唐書楊綰傳綰字公權華陰人拜中書門下平章事詔出朝野相賀居職旬日而罷代宗震悼詔曰頃以任非其才專流于政委登清淨之輔庶諸至理之期方有憑依遠此倫謝屏子之歎震悼良深所懷莫從長想何及况歷官有素絲之節居官無匹帛之餘故飾以華衮增其法服備依典章載實朝經史臣曰嘗讀諸家善多溢美書罪多溢惡如楊綰拜相之麻贈官之制改謚之詔則當時秉筆者無愧色矣

唐時午日揚州江心鑄鏡供進又千秋節進鏡滴水

李氏 復收其一乃方鏡背鼻有篆文五五字面徑

八寸重五十兩盛露囊千秋節戚里皆進華山記

云宏農鄧紹八月曉入華山見童子執五綵囊盛

柏露食之又荆楚風土記以五綵結眼明囊相傳

赤松子以囊盛柏露飲之而長生皆八月月中事

元

困學紀聞注 卷十四

案德龍記天寶時揚州進水心鏡一面李守泰曰鑄鏡時有老人自稱姓龍名護有小童名元真謂鏡匠曰老人解造真龍鏡高戶三日失二人所在龍即得雨 唐劉餗隋唐嘉話源乾曜張說以八月初五今上生之日請為千秋節百官皆就此日名為賽白帝羣臣上萬歲壽王公戚里進金鏡後帶士庶結綵承露囊更相遺問 李肇國史補揚州舊貢江心鏡五月五日揚州江心所鑄也 梁宗源荆楚歲時記按述征記云八月一日作五明囊盛取百草頭露洗眼令眼明也續齋諧記云宏農鄧紹嘗以八月一日入華山探藥見一童子執五綵囊承柏露上露皆如珠滿囊紹問用此何為答曰赤松先生取以明日言終便失所在今世人八月旦作眼明袋此遺象也或以金薄為之遺相餽焉 書錄解題地理類華山記一卷不知名氏 荆楚風土記略唐志及見氏讀書志陳氏書錄解題皆不著錄此條所引與荆楚歲時宗紀上開元十七年八月癸亥上以降誕日誌百寮于花萼樓下百寮表請以每年八月五日為千秋節王公已下獻鏡及承露囊天下諸州咸令誌樂休假三日故厚齋入於考史

舊史德宗紀貞元六年岐州無憂王寺有佛指骨寸

餘先是取來禁中供養二月乙亥詔送還本寺此

迎佛骨之始也韓愈傳云鳳翔法門寺有護國真

佛骨之始也韓愈傳云鳳翔法門寺有護國真

佛骨之始也韓愈傳云鳳翔法門寺有護國真

佛骨之始也韓愈傳云鳳翔法門寺有護國真

佛骨之始也韓愈傳云鳳翔法門寺有護國真

佛骨之始也韓愈傳云鳳翔法門寺有護國真

佛骨之始也韓愈傳云鳳翔法門寺有護國真

佛骨之始也韓愈傳云鳳翔法門寺有護國真

佛骨之始也韓愈傳云鳳翔法門寺有護國真

佛骨之始也韓愈傳云鳳翔法門寺有護國真

佛骨之始也韓愈傳云鳳翔法門寺有護國真

佛骨之始也韓愈傳云鳳翔法門寺有護國真

佛骨之始也韓愈傳云鳳翔法門寺有護國真

佛骨之始也韓愈傳云鳳翔法門寺有護國真

佛骨之始也韓愈傳云鳳翔法門寺有護國真

佛骨之始也韓愈傳云鳳翔法門寺有護國真

身塔內有釋迦文佛指骨一節原注寺名與前不同貞元德宗元

和宗咸通宗迎佛骨者三北之法門寺買唐天祐碑始知即無

慶王寺扁尚存何本載開云今扶風縣北之法門寺即無慶王寺紀載非

法門寺有護國真身塔塔內有釋迦文佛指骨一節其書本傳法三十年一

花赴臨泉驛迎佛骨自光順門入大內留禁中三日乃送諸寺會疏諫云

宏志之禍懿宗咸通十四年又迎其骨入禁中諫者以憲宗為戒諫宗曰朕

生得見之死亦無恨不數月崩

蕭穎士與韋述書欲依魯史編年著歷代通典起漢

元十月終義寧隋恭帝二年約而刪之勒成百卷於

左氏取其文穀梁師其簡公羊得其覈綜三傳之

能事標一字以舉凡然其書今無傳焉唐書藝文志

見於本傳而不著通典之名元折案唐書文藝傳中蕭穎士

困學紀聞注 卷十四

元二十三年舉進士對策第一嘗謂仲尼作春秋為百王不易法而司馬遷

作本紀書表世家列傳敘事依違失衷貶諱不足以訓乃起漢元平說隋義

寧編年依春秋義類為傳百篇在魏書高貴廟曰司馬昭我帝於南園在梁

書陳受禪曰陳霸先反又自以梁枝孫而宣帝遂取順守故武帝得血食三

紀昔曲沃篡晉而文公為五伯仲尼弗貶也乃黜陳隋以唐土德承梁火

德皆自斷諸儒不與論也 蕭穎士進續尚書表云始有漢二典次我唐二

典以續唐虞其餘文景明章之後後魏宋齊已還南說有陳北起元魏歷周

隋洎夫高氏以至聖朝總一十二代詔策章疏頌歌符檄忠臣之正議武士

之權謀類而刊之次以年代以續夫夏商秦魯之篇是續尚書已有成書其

別者通典據李華三賢論曰蕭以史書為繁尤罪子長不編年陳事而為列

傳將正其失自春秋三家之後次序續修以迄於今志未就而發蓋實未成

書也

楊文莊公徽之閣按徽之字仲猷浦城人真宗時世傳讀學士官之本

之先帝宮僚特贈太子太師諡曰文莊此書近始重開閣丈不好言唐

及見也○案錢氏大昕曰文莊諡見宋徽宗明道朝錄

朝士族閱諱行錄悉能記之按館閣書目諱行錄

一卷以四聲編登科進士族系名字行第官秩及

父祖諱主司名氏原注起與元元年盡大中七年○德宋敏求

續為後錄五卷元折案東都事略楊徽之傳徽之多識典故唐之士

宗時特贈太子太師諡曰文莊春明退朝錄上載文臣諡文莊注曰江陵

楊公既未著其名而本貫又非蒲城錢辛相先生以為文莊諡見春明退朝

錄似未核也查長編四十六云真宗三年正月楊徽之卒上甚嗟悼贈兵部

尚書諡文莊又與東都事略互異未知孰是

溫彥博傳我見其不逮再稭矣出說文引虞書稭二

百有六句集證說文禾部稭復其時也从禾其聲○案大戴禮小李

密傳敖庾之藏有時而賜何云賦斯義切出詩王赫斯

怒鄭箋斯音賜盡也新史尚奇類此方機山云鄭箋但云

鄭音賜非箋原有此文正義曰斯盡釋言文今檢爾雅釋言但有斯離也之

文正義亦誤又揚子雲方言撰斯盡也南楚凡物盡生日稭空物盡者曰

稭宜孟謂飢桑之餓人曰斯食之吾更與汝高誘注斯盡也潘岳西征賦

長懷以還念若循環之無賜張銑注賜盡也陳振孫曰新史列傳用字多奇

澀殆類此戶銑諸體識者病之○元折案唐書溫彥博傳彥博字大臨貞觀

十年遷尚書右僕射明年卒帝歎曰彥博以憂國故耗思殫神我見其不逮

再稭矣恨不許少開以究其壽又李密傳初密既殺翟讓心稍驕民食與格

困學紀聞注 卷十四

會者給授無檢司會賈潤甫諫曰人國木食人天敖庾之藏有時而餽粟竭

人散胡仰而成功不聽

馬總通歷所載公日子日先生日者皆虞世南帝王畧

論原注卷論五卷起太吳說隋假公子問答 集證唐志編年類馬總通

十七氏中五帝三王及剛取秦漢三國晉十六國宋齊梁陳元魏北齊後

周隋世紀與流祖述其君賢否取虞世南畧論分繫於末以見義焉玉海帝

王畧論中與書目云正觀間太子中舍人虞世南承詔撰起太吳說於隋凡

帝王事迹皆略紀載假公子答問以考訂云

李翱為史官請作行狀者指事說實直載其詞然我

朝名公秉筆亦有誤者歐陽公為范文正碑云至

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為太后壽公上疏其事

遂已其後老泉編太常因革禮有已行之明驗質

之歐公公曰諫而不從碑誤也東坡為張文定名方

銘云神宗問元昊初臣何以待之公曰臣時為學

士誓詔封冊皆臣所草李微之闕按微之名心傳非研人

考國史誓詔在慶曆四年十月封冊在十二月明

年二月文定始為學士原注封冊乃宋景文撰○案微氏大昕

右正言知制誥拜朱文公為張忠獻名行狀其後語門人云

向只憑欽夫忠獻字南軒寫來事實後看光堯闕按光堯

實錄其中多有不相應處以三事觀之罔羅舊聞

可不審哉元折案唐會要六十四至德十四年史官李翱奏史館以記

生即其故吏苟欲虛美於所受恩而已臣今請作行狀者但指事說實直載

其詞若考功定諡見行狀之不依此者不得受諡東坡志林歐陽公撰范

文正碑載章獻太后臨朝時仁宗欲率百官朝太后范公力爭乃罷其後某

先君奉詔編太常因革禮求之故府而朝正案牘具存有已行之明驗先君

賢之於文忠公曰文正公實諫而卒不從墓碑誤也文正此碑不載集

中釋文堂續湘山野錄載其畧云願萬乘之重行北面之禮此乃開後世

禮行之可也云其事遂已則承秦碑之誤

因學紀聞注 卷十四

唐配帝皆一后惟睿宗二后昭成明皇之母開元四

年升附此失禮之始也闕按唐明皇母昭成睿宗之母也

當通至二十一年始稱夫禮之中又失禮矣王氏析猶未精○元折案唐書

睿宗昭成皇后傳帝為相上稱為攝人即位進德元年宗帝崩追稱皇

太后與昭成明昭陵後以子貴故先附睿宗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

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

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

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

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

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

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

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

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

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

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

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昭成

皇朝紀聞卷十四

石林序盧鴻一草堂圖云唐舊史隱逸鴻一蓋二名與

中嶽劉真人碑所書合新史刪去一字不知何據

當以舊史為正愚按南齊張融曰昔有鴻飛天首

積遠難明南史顧歡越人以為鳥楚人以為乙人自

楚越鴻常一耳鴻一之義取於此闕按歷代名書記盧鴻

曹作盧鴻字翽然亦各有本派融謂山南史隱逸顧歡傳通鑑考異引中岳

劉真君碑云盧鴻撰無一字○元折案唐書成式西陽雜俎五行既從釋

氏師事普寂設食於寺大會羣僧時有盧鴻者道高學富隱於嵩山因請鴻

為文讚歎其會亦無一字通鑑唐紀元宗開元六年三月徵嵩山盧鴻

入見拜諫議大夫鴻固辭考異曰舊傳作盧鴻一本紀新傳皆作鴻按中岳

真人劉君碑云盧鴻撰今從之唐太宗徵盧鴻一授諫議大夫二詔又賜

還山制皆作鴻一

攷古編以通鑑正觀十三年房元齡請解機務詔斷

表為今斷來來字何本章之祖愚按晉山濤傳手詔

曰便當攝職令斷章表此斷表之始非昉於唐也

闕按胡三省通鑑唐紀註今之讓官者奉表三讓不許教斷來章則門不

復受其表即唐制之遺表也 全云亦不始於晉而始於漢見王莽傳○元

折案漢書王莽傳加公為宰衡莽稱首辭讓出奏封事太師光曰宜詔尚書

勿復受公之讓奏可 後漢書和帝紀七年鄧鴻朱德杜崇下獄死在府南

單于安國與崇不相平乃上書告崇崇令斷其表章緣此驚振據此斷表始

于漢無疑 今本程大昌攷古編無此條所引之文豈攷古編固有佚文耶

韓柳方駕而其行殊元白齊名而其操異原注管華松阮

魏鶴山作黃傳即定勝堂文集序曰唐之文人韓柳齊名而所操異心元白

方駕而所制殊行 王柳野客叢書九世稱元白而元之所為視白為甚

世稱韓柳而韓之所守非柳之所及僕嘗求之元白韓柳始末嘗不問所以

異者中道而變耳元稱為監察御史動皆守正及其召還次散水驛與中使

抗駁不少貶由是獲罪當是之時李絳崔胤之徒皆言其狂是其所以與

天同也使韓自是確然不變終始一節亦何愧於樂天哉奈何不能自守反

附其徒平生志節於是掃地子厚為文章卓犖藉級一時輩行推仰是其與

唐亦有蔡京原注咸通三年崔南簡度使以貪虐誅京始末見蔡溪友

議 何云唐之蔡京嘗為僧李義山有白足禪僧之句 此

姦臣名氏之同者吳有桓彝晉亦有桓彝何云桓彝魏尚書令此忠臣名氏之同者若兩曾參兩毛遂則

賢否分矣原注兩毛遂見西京雜記員半千詩用之聞按名氏之同

橫山云更有奇者一王匡為王莽守洛陽一王匡為更始攻洛陽

漢友譏唐宗朝左庶子蔡京時相以為有吏才奏遣制置橫南事為政苛

慘圖境怨之貶崖州司戶不肯之官較賜自盡西京雜記昔魯有兩曾參趙

有兩毛遂南會參殺人見捕人以告北會參參野人毛遂墜井而死客以告

平原君平原君曰嗟乎天喪子矣飲而如野人毛遂非平原君客也○元圻

案三國志吳孫綝傳綝廢亮以亮罪狀告遠近尚書桓彝不肯署名綝怒

殺之註漢晉春秋曰綝親尚書令階之弟吳錄曰晉武帝問薛瑩吳之名臣

瑩對稱瑩有忠貞之節晉書桓彝傳彝字茂倫譙國龍亢人補宣城內史

蘇轍之亂韓以都無聖城遂退據廣德尋王師敗績廣德而憤慨流涕進也

經縣咬道韓昇進軍攻魏固守經年勢孤力屈城陷為吳所害李商隱

天平公座中呈令狐令公詩云白足禪僧思敗道青袍御史擬休官註云時

蔡京在坐京會為僧徒故有第五句朱雲騎鸞象雜記土人嘗為僧南史

伏延之唐馬嘉運許濟奉舉平蔡京嚴厲會參事見史記甘茂傳平原君

客毛遂為平原君合從於楚見史記平原君傳前王莽見漢書公卿表劉風

蕭傳後朱買臣見梁書元帝紀官宜猛將軍唐文粹載員半千贈石途中

遺非語詩云趙有兩毛遂魯聞二曾參慈母猶且感況在行路必朱未非

困學紀聞注卷十四

曲淵齊聞六政和問常子然謝在伯江子我同訪吳伯字及叔用子昭德之

第四觀蕭子顯古今同姓名錄見有王敦四王莽二董卓三叔用曰以此諸

人聚於一時則奈何伯字曰無害吾此有九張長足以制之座上無不大笑

子房至有九人同其姓名而世莫知可見今人讀書比古人少也據此則三

董卓四王敦九張長則更奇矣然三董卓四王敦未必俱不肖九張長未必

皆賢也惜無從考其所見

顏魯公為刑部尚書有舉家食粥之帖蓋自元載制

祿厚外官而薄京官京官不能自給常從外官乞

七唐太宗初即位直中書省張道古上大寶鏡凡六百餘言遂擢大禮丞新

史附其姓名於文藝謝傳未及不載此文但云諷帝以民畏而未懷其辭

挺切而已通鑑僅載其略曰聖人受命極運享也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

下奉一人云云此外尚多規正之語既不為史所書故學者亦罕傳誦竊古

為丞四年以無罪受戮太宗尋悔之乃有覆奏之旨傳亦不書而以爲坐事

誅皆失之矣舊唐書全載此鏡仍專立傳不知宋景文何為削之也

李方元曰沈約年八十手寫簿書本杜牧所作方元

墓誌本朝建隆詔亦云沈約為吏手寫簿書愚按

理道要訣云宋光祿大夫傳隆年過七十手寫籍

書梁尚書令沈約位己崇高議請寶重蓋誤以傳

隆為沈約也閱按宋書傳隆傳隆於奉公常手抄書籍梁書沈約傳

一頁進士舉以上第升名解褐出為池州刺史始至創造簿籍民被徭役者

科品高下第大指比一在吾手至當役之其未及者更不得弄方元常歎

曰沈約年八十手寫簿書蓋為此也宋書傳隆傳隆字伯祚北地靈州人

也拜光祿大夫歸老在家手不釋卷博學多通特精三禮通於孝公嘗手抄

書籍卒時年八十三通鑑晉紀高帝建元二年虞玩之表以為元嘉中故

光祿大夫傳隆年出七十猶手自書籍躬加履校今欲求治取正必在勸明

困學紀聞注卷十四

令長宜以元嘉二十七年籍為正更立明科一聽首條

孝宗問周益公云唐孫樵讀開元錄雜報數事內有

宣政門宰相與百僚廷諍十刻罷徧檢新舊唐史

及諸書並不載益公奏太平御覽總目內有開元

錄一書祖宗朝此本尚存近世偶不傳耳容臣博

加詢訪何云人主勤學又事其大者遠者如此所以為厚照集證孫

首末其略曰某日皇帝親耕籍田行九推禮某日百僚行大射禮於安福樓

南某日安北諸蕃君長請冠從封禪某日皇帝自東封還賞賜有差某日宣

政門宰相與百僚廷諍十刻罷徧檢新舊唐史及諸書並不載益公奏太平御覽總目內有開元錄一書祖宗朝此本尚存近世偶不傳耳容臣博加詢訪別具奏聞

出唐史云自瑀遠邁凡八葉宰相此云九葉宰相

世系表梁真陽侯之後有鄰相宣宗

按唐書宰相世系表蕭氏定著二房一皇舅房一齊梁房宰相凡十人皇舅房有至忠相中宗睿宗齊梁房有真陽侯之後有鄰相宣宗昭明太子之後有當相元宗華相蕭宗像相穆宗像相德宗像相憲宗像相穆宗像相僖宗像相昭宗像相高祖遺詩云九葉不數至忠唐史云八葉不數至忠與鄰○元折案唐書蕭瑀傳瑀曰梁蕭氏與江左齊有功在民終無大惡以凌微而亡故餘社及其後裔自瑀遠邁凡八葉宰相名德相望與唐世之盛古未有也遺字德聖咸通中擢進士第僖宗入蜀次綿州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姚崇十事見開元升平源通鑑不取

見曰三代而下人臣不得見君所以事君苟且公勿拜官先請見君歷陳時政於上前庶其有濟一受官職再無可見之時矣說正與姚元之同○元折案書錄解題雜史類開元昇平源一卷唐史官吳兢撰姚崇十事唐書姚崇傳帝曰卿宜悉相朕崇知帝大度銳於治乃先說事以堅帝意即賜不謝帝怪之崇因跪奏臣願以十事開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辭帝曰試為朕言之崇曰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覆青海未有幸復之悔臣願不倖遠功可乎比來王仗冒屬意網皆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斥氏臨朝廢活之任出關人之口臣願宜整不與政可乎咸里貢

困學紀聞注 卷十四

獻以自媚於上公卿方鎮亦為之臣願租稅外盡絕之可乎外成貢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請成屬不在臺首可乎先朝賢狎大臣虧君臣之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無欽融章月將以忠被罪自是諍臣沮折臣願臣皆得批逆歸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禍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觀費定百萬臣願絕道佛營造可乎漢以祿莽禍梁亂天下國家為甚臣願推此鑒戒為萬代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頓首謝通鑑考異曰果如所言則崇進不以正又當時天下之事止此十條須因事啟沃豈一旦可邀似好事者為之今不取 呂成公試館職策曰唐元宗欽遲姚崇之舊德風望起於藩維而相之崇歷述十事邀其諾而後就位仇敵相交則有盟市道相質則有券君相聚精會神之際而用要約焉吁何薄也即温公不取之意

王起廣五位圖舊史云五運圖

元折案新唐書藝文志史部編五運圖卷七 王播傳播弟起字舉之文宗上文好古鄭覃以經術進起以敦博顯詔使廣五位圖傳太子知古今治亂開成三年入翰林為侍講學士擢山南西道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玉海一百二十九儲官門唐藝文志有王氏五位圖十卷又有五運圖蓋編年書也中興館閣書目王氏五位圖三卷唐開成初判太常卿事王起撰自開關至唐以五運為序

李白上宣唐鴻猷一篇即

本傳所謂召見金鑾殿 奏頌一篇者也今集中闕 元折案李太白集附錄唐劉全白所撰碑記曰吾名白廣漢人天寶

初元宗辟翰林待詔因為和蕃書并上宣唐鴻猷一篇上重之欲以繪請之任委之

緋衣小兒之謠胡野僉載謂裴炎也而張權輿以讓

裴度 元折案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子部小說家胡野僉載六卷舊本題

人擬拾成編與無名氏胡野僉載補遺併為一書故卷數門目與所傳舊書不合也 宋敏求長安志七晉國公裴度宅引唐實錄曰度自與元請朝裴相李逢吉之徒百計激沮有張權輿者僞為裴犬乃上疏云度名應圖璣宅據國原不召而來其意可見蓋嘗有人與度作讒詞云非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言度言平吳元濟又帝城東西橫巨六國符易象乾卦之數度不樂里地偶當第五國故權輿以為詞 餘注已詳第八卷

韓文公子昶雖有金根車之譏 而昶子綰袞皆

擢第袞為狀元君子之澤遠矣 全云足重亦不在科第

長慶四年第昶生綰袞成通四年進士袞七年進士○元折案宋劉昌詩盧浦筆記六條約古今注金根車秦制也秦併天下開三代之輿服謂殷得瑞山車一日金根故因作為金根之車漢因不改晉輿服志載金根車天子親耕所乘是未起於昶上乃知是車蓋耕車也韓昶為集賢校理史記中有說金根車處皆應斷之曰豈其誤歟必金根車也悉改根為銀昶文公于也 康成禮記注大路本路也漢祭天乘殷之路今謂之素根車禮志曰古曰進士 綰即袞也

困學紀聞注 卷十四

孔穉為華州刺史奏罷明州歲貢淡菜蛤蚶之屬 原

見昌 聚元穉為越州復奏罷之 按亦見白樂天集 閣

於元和而復貢於長慶也 閣按狀云海味起自元和四年而九

至孔穉奏罷則在元和二年只當云一罷於元和二年孔穉再罷於元和九年某縣令三罷於長慶二年元穉也方合鄭放實○元折案韓文公孔公墓誌曰孔子之後三十八世有孫曰穉字君嚴事唐為尚書左丞年七十三淡菜蛤蚶可食之屬自海抵京師道陸積功最為四十三萬六千人奏疏罷之方崧卿云華州乃輸貢之途此疏專為遠夫而言也 李肇國史補亦載其事 白居易元稹墓誌曰公為越州刺史先是明州歲貢海味越菜蛤蚶非禮之味尤速壞課其程日馳數百里公至越下車驅海物其越抵京師郵夫獲息肩者萬計道路歌舞之 元稹論罷海味狀曰淡菜等味不登於俎豆各不載於方書海物賦腥膻增疾損肺俗稱補益蓋是方言每年

常役九萬餘人竊恐有乖陛下罷荔枝減常貢之至意

畢炕天寶末為廣平太守拒安祿山城陷覆其家唐

史附于其父構傳舊唐書構傳并蓋取韓文公所撰畢

節而子不荷其澤愚謂廣平之節如此河北二十

四郡不止一顏平原也通鑑亦不書其事元圻案昌

誌曰畢氏出東平國朝有為許州刺史者曰儼儼之子構累官至吏部尚書

是為景公景公生炕為廣平太守抗安祿山城陷覆其家贈戶部尚書尚書

生呵家破時始四歲與其弟增以俱小源名籍得不誅呵歷尉薛安

邑正屋卒第曰廣平死節而子不荷其澤于屋諱廉而神不福其諱顏真

卿傳祿山反河朔諸將劫平原城守元宗始聞亂歎曰河北二十四郡無一

忠臣耶此條楊升菴集全其說

廣德元年十一月太常博士柳伉上疏疏見唐文

斬程元振於是削元振官爵放歸田里東坡對策

困學紀聞注卷一四

謂及其有事且急也雖代宗之庸程元振之用事

柳伉之賤且疎而一言以入之不終朝而去其腹

心之疾愚按登科記伉乾元肅宗三年元年進士翰

林院故事載寶應肅宗七年已後伉自校書郎充學

士出鄆縣尉改太常博士兵部員外諫議大夫皆

充學士新唐史程元振傳云太常博士翰林待詔

柳伉通鑑亦作太上疏以翰林故事攻之伉是時為學

士非待詔也何云唐時翰林院待詔凡伉以博士在禁林

職近而親不可謂賤且疎唐史不為伉立傳故詳

著其事俾覽者知詞臣之獻替不獨陸贄李絳也

何云對仲父而言之則為駁且疎矣王氏特著之以激後之為詞臣者也

集證通志藝文略唐登科記二卷李爽撰翰林故事一卷唐章執誦撰丁居

穆重修承旨學士屢壁記寶應後柳伉秘書省校書郎充累加太常博士諫

議大夫依前充元圻案唐書宦者程元振傳初吐蕃黨項內侵詔集天下

兵無一士奔命者虜和使橋帝倉皇出居陝京師陷賊於是太常博士柳

待詔柳伉上疏曰犬戎以數萬眾不血刃而入京師謀臣不奮一言武士不

力一戰天下之心乃恨陛下遠賢臣任宦豎離間將相而幾于亡必欲存宗

廟社稷獨斬元振首賊告天下曉聞帝顧公議不與乃下詔盡削元振官爵

放歸田里裴晉公論元稹魏宏簡奏狀云代宗之朝蕃戎侵軼直犯都城

代宗不知蓋被程元振壅蔽當時柳伉乃太常一博士耳猶能抗表歸罪為

國除害通鑑唐紀元宗天寶十三載上即位始置翰林院密選禁廷延文

章之士下至僧道書畫琴棋數術之工皆處之謂之待詔唐書李絳傳絳

字深之系本贊皇擢進士宏辭元和二年授翰林學士拜中書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帝謂左右曰絳言骨實真宰相也

東坡謂學韓退之不至為皇甫湜學湜不至為孫樵

謝南宮主文朱新仲曰樵乃過湜如書何易于襄城驛

壁田將軍邊事復佛寺奏諸篇皆載皆謹嚴得史法

有補治道元圻案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魏皇甫持正集六卷唐皇甫

其集唐志作三卷魏公武讀書志作六卷其文與李翱同出韓愈劉得愈之

醇而湜得愈之奇樵又得可之集十卷唐孫樵撰樵字可之又字隱之自稱

困學紀聞注卷十四

關東人大中九年進士歷官職方郎中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樵與王霖秀才

書云某嘗得文訣於來無擇來無擇得之於皇甫持正皇甫持正得之於韓

愈愈退之今觀三家之文韓愈包孕自然高古而湜樵有意為奇樵則

視湜益有努力為奇之態其深有意於奇是其所不及歟

林寶元和姓纂十卷自皇族之外各依四聲類集每

韻之內以大姓為首此林寶自鄧名世謂稍能是正

數十條而齊秦之屬亦所未暇至鈕邱茅夷指為

複姓又不勝其謬鄭樵通志氏謂寶不知白姓所由

來元圻案鄭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註卷四齊下云諸按春秋鄭姓

長子諱曰齊子齊子之孫惡始以祖諱為齊氏惡孫豹以殺孟繁為衛

所遂春秋書之曰盜裔孫明仕韓又仕東周以姓見于戰國策姓書自應劭

何承天以來相承一誤如齊晉秦楚不考其由皆謂之氏於國者故姓纂唐

表取齊魯晉秦之名喜太公大賢之後蓋空附會皆以齊氏為妻姓而氏於

國不曰出姬姓而氏於諸後人因循說謬遂失其本不可以不辨正又卷六

秦下云秦氏出自姬姓周文公世子伯禽受封為魯侯商孫以公侯為魯大

公大夫曰秦子乾時之戰代君任惠而身止於齊其家遂昌阜於魯國昭公

時有大夫曰商曰遷又有董父者仕孟氏為孟僖子車右以力聞諸侯漢與



高祖徙大姓實關中秦氏始自魯徙居扶風茂陵又卷十一茅夷下云元和姓纂郡大夫茅夷鴻之後見左傳據世無此氏而春秋時夷鴻姓茅氏謂之茅成子後世子孫何至乃以茅夷為氏考之義理極無依據凡姓纂中誤引經傳增收入姓如罕夷者數十如茅夷者又數十皆當時門生討論者淺陋訛謬雜之以穿鑿臆說判倫官未嘗考按左書因而附列今舉凡以駁之如此類者悉皆駁正 同年王毅雖曰今所傳姓纂姓氏辨證皆從承樂大典錄出不全之本編印一姓兩書皆關於於齊駁姓纂姓氏之非其文亦多闕佚於秦明出自姬姓而不辨姓纂蓋姓之說意有佚文所云是正數千十條者俱不可得而考証矣 姓纂卷五林殷太丁之子比干之後比干為紂所滅其子堅逃難長林之山遂姓林氏通志林氏出自古姬姓周平王庶子林開之後開生英英生茂茂與林實所云不同故鄭氏議之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類書類元和姓纂十八卷唐林實撰實濟南人官朝議郎太常博士其論得姓受氏之初多原本於世本風俗通其他如世本族姓記三輔決錄以及百家譜英賢傳姓源譜姓苑諸書不傳於今者類其徵引亦皆班班可見鄭樵作氏族畧全祖其文蓋亦服其說博也又古今姓氏書辨證四十卷宋登名世撰而其子椿畧次之名世字元亞臨川人李心傳纂年要錄稱紹興三年十月詔撫州進士邵名世赴行在以御史劉大中薦也四年三月上此書長於辨論大抵以左傳國語為主自風俗通以下各采其是者從之而於元和姓纂抉摘獨詳朱子語類謂名世學其博姓氏一部考證甚詳不虛也

**劉允濟曰班生受金陳壽求米**  
原注受金事未詳何云文亦無王位陳壽求米事

**困學紀聞注 卷一四**  
 安得時時有子在石米事也 問按文心雕龍云班固遊漢遺親獲美之非微賄賂華之愈公理仲長統之字辨之究猶上文論之詳非辨其誣也 其實二句純用北史柳糾傳班固致受金之名陳壽有求米之論 全云班固自序不言其父之從事漢書故云遺親獲美○元坊案唐書文藝傳劉允濟字允濟河南鞏人人工文辭與王勃齊名為著佐郎傳國史常曰史官善惡必使主賊臣懼此權願經我而班生受金陳壽求米僕乃視如浮雲耳 晉書陳壽傳或云丁虞丁儀有盛名於魏陳壽謂其子曰可覓于斛米見與當與魯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為立傳

**劉知幾領史事言五不可曰孫盛取嫉權門王劭見**  
 晉貴族文粹云王詔直書見晉貴族宋王詔之為晉史序王珣貨殖王厥作亂殉子宏厥子華並貴詔之懼為所陷深附結徐羨之傅亮等事見宋書王詔傳當從文粹為王詔新史誤以詔為劭原注詔之結怨之賊也身為景獲而乘史筆其誰服之傳曰無瑕可以戮人 問按晉安帝崩乃劉裕使王詔之當加既毒故曰弑君之賊 集證浦起龍史通通釋曰困學紀聞據文粹云王劭當作王詔按唐書亦作王詔然觀史通於敘事為云裴子野宋王劭齊志二家並長於敘事無愧古人曲筆篇云王劭之抗詞不撓可以方獨古人雜說

中篇云隋書王劭袁充兩傳惟錄其說辭妄說遂盈一篇尋又申以詆訶尤其誣惑累言王劭直書犯時忌從本文作劭亦合集內評家歷証王劭正錄不悟此旨耳○元坊案唐書劉知幾傳知幾領史事時宰相韋巨源紀處納揚再思宗廷客藩至忠皆領監修子元病長官多意尚不一因為至思言五不可 史通序時篇今館中作者多士如林皆願多味無聞舌備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貶言未絕口而朝野具知筆未盡而指神成滿夫孫盛實取疾權門王劭直言見晉貴族人之情也無畏乎 南史王詔之傳詔之字休泰博涉多聞初為謝炎參軍得父傳之舊書因私撰晉安帝陽秋除著作郎使續後事詔為晉安帝之崩宋武帝使詔之密加駁詔武帝受命復宋書詔之為晉史序王珣貨殖王厥作亂殉子宏入相詔之常慮為宏所覆風夜勸詔後為吳興太守卒 晉書孫盛傳盛字安國太原人果遷秘書監魏氏春秋二十卷晉陽秋三十二卷 北史王劭傳劭字君謏太原人北齊待詔文林館隋文受禪遷秘書少監 隋書王劭傳劭字君謏取嫉權豪于實直言受譏朝士又與文粹不同

**李晟每戰必錦裘繡帽自表而晟以勝宋殷孝祖每戰常以鼓蓋自隨而孝祖以敗兵豈有定法哉**  
方山云晟傳則其自表之故已明言之○元坊案唐書李晟傳晟字元晟蒲州臨晉人晟每戰必錦裘繡帽自表李懷光曰將持重豈宜自表裘為賊所

**困學紀聞注 卷十四**  
 哉曷日向在滙原土頗相畏服欲令見之毒其心爾 宋書殷孝祖傳孝祖與賊合戰常以鼓蓋自隨軍中人相謂曰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顯者書射者十士指射欲不獲得乎是日於陣為矢所中死 宋狄青與西賊戰每帶銅面其被髮出入行陣亦所至克捷

**閩俗比中州化於善也蔡人過夷猶化於惡也**  
全云俗謂李榜常乘之後人過夷謂吳氏之後○元坊案唐書宗室世系表蜀王港六世孫榜福建按察使 唐獨孤及福州新學碑曰閩中無儒者流成公至而俗易家有洙泗戶有鄭魯儒風濟濟被於庶政又曰公諱衡皇帝之諸父宗室之才子 唐書常表傳起為觀察使閩人未知學表至為設學校使作為文章親加講導與為客主鈞禮觀游饗由是俗一變歲貢士與內州等 通鑑唐紀憲宗十二年初淮西之人劫於李希烈吳少誠之威虐不能自拔久而老者衰幼者壯安於悖逆以死為賊用雖居中土其風俗猶長過於夷和

**漢黨錮以節義羣而不黨之君子也唐朋黨以權利比而不周之小人也漢之君子受黨之名故其俗清唐之小人行黨之實故其俗弊**  
元坊案漢書黨錮傳謬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譽互相題搦品級公卿裁量執政倖直之風於斯行矣若范滂張儉之徒清心息

惡終陷黨議不其然乎 唐書李宗閔傳長慶初錢徽典貢舉宗閔託所親  
于徽而李德裕李紳元稹在翰林有寵於帝共白徽納于取士不以實宗  
閔坐貶刺州刺史由是嫌忌顯結樹黨相磨軋凡四十年搢紳之禍不能解  
又贊曰夫口道先王語行如市人其名曰盜儒儒宗閔以方正敢言進既  
當國反奮私昵黨排所憎是時權震天下人指曰牛李非益謂何 唐鑑十  
九祖禹曰漢之黨禍始於甘陵二部相讓而成於太學生相譽唐之朋黨始  
於牛僧孺李宗閔對策而成於錢徽之貶又曰漢之黨附風節故政亂於上  
而俗清於下及其亡也人有其義而不為唐之黨趨勢利盡而止故  
其衰季士無操行又曰牛李之黨多小人德裕之黨多君子然因私以害公  
挾勢以報怨則一也

姦臣惟恐其君之好學近儒非獨仇士良也吳張布  
之排韋昭盛冲李宗閔之排鄭覃殷侗亦士良之

術元折案唐書官者傳仇士良之老中人舉送還第謝曰天子不可令間  
暇必觀善見儒臣則又納諫智深慮遠咸玩好遊幸吾屬思且薄  
而權輕矣為諸君計莫若殖貨財盛鷹馬日以迷獵聲色盡其心則必斥經  
術關外事處機在我恩深權力欲焉往哉 三國志吳孫休傳休欲與博士  
祭酒韋曜博士鄭冲講論道藝曜冲素皆切直布恐入侍發其隱失令已不  
不得專因妄說以拒過之 唐書鄭覃傳覃於經術該深諄守正帝尤  
重之李宗閔牛僧孺知政以覃與李德裕厚忌其親近為助力陽違工部尚  
書龐參議欲推遠之帝雅向學頗思覃復召為侍講學士帝嘗謂殷侗善言

困學紀聞注 卷十四

經其為人鄭覃比也宗閔曰二人誠通經然其議論不足取 真西山大  
學衍義曰忠臣之心惟欲君之務學傳說之告高宗是也姦臣之心惟恐其  
君之好學張布之沮吳主是也或見仇士良其徒毋使人主親近儒生則  
以為此術自士良始而不知三國之世已有如張布者

杜佑理道要訣朱文公謂非古是今之書 集證唐志杜佑

玉海五十一 佑曰唐書文傳理道集注唐志杜佑理道要訣十卷  
諫而舉於禮要臣須深察理窮究始終遂問答方其發明第一至第三食  
貨四選舉命官五禮教六封建州郡七兵列八邊防九古今異制議又注  
云柳德輿以為諫章閣議錯綜古今經世立言之旨備焉朱文公謂非古是  
今之書○元折案其書見一齋書目明季猶存今佚

魏鄭公曰重君子也敬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

宋璟李林甫可見矣中庸之尊賢必以修身為本

元折案漢書汲黯傳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視之丞相宏宴見上或時不冠  
至如見黯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趨避中使人  
可其奏其見教黯如此上既數征何奴有功黯言益不用法免官召為淮  
陽太守十歲而卒 唐書姦臣李林甫傳帝之幸蜀也給事中裴士淹以辨

學得幸時肅宗在城下每命宰相執符問及房瑄為將帝曰此非破賊才也  
若姚元崇在賊不足滅至宋璟曰彼賣道以取名耳因歷評十餘人皆當至  
林甫曰是子如賢能舉無此者士淹因曰陛下誠知之何任之久邪帝默  
不應

善言不可離口善藥不可離手孟詵之言也觀物外  
篇取之 閩按孟詵見唐書隱逸列傳○元折案唐書隱逸傳孟詵汝州  
陽山人舉進士第累遷春官侍郎拜同州刺史神龍初致仕居伊  
言不可離口善藥不可離手當傳其當

張文潛云節度之強不起於河北之繼襲而起於節  
度之有功愚考方鎮之強始於僕固懷恩用賊黨

田承嗣李懷仙李寶臣分帥河北非有功之將也

全云正謂起於懷恩之有功○元折案張文潛唐論上天寶之亂安史橫行  
于中原而莫之禁天子兵弱而不能制則其勢不得不倚節度之兵而節度  
既已有功則雖欲變之而不能故唐之患不起於河北之繼襲而起於節度  
之有功使吾初不倚節度之功則河北之區區雖欲傳其可得哉 唐書  
叛臣僕固懷恩傳河北平懷恩以功遷尚書左僕射兼中書令河北元帥  
朔方節度使初帝有詔但取朔方其它一切赦之故薛嵩張忠志李懷仙田

困學紀聞注 卷十四

承嗣見懷恩皆即朔方功力行伍懷恩自見功高且賊平則勢難不能固繼  
乃悉請裂河北分大鎮以授之結其心以為助焉卒據以為恩云 李  
寶臣傳寶臣善騎射范陽將張須高為假子故冒其姓名忠志

司空圖房太尉詩曰物望傾心久匈渠破膽頻注謂

祿山初見分鎮詔書拊膺歎曰吾不得天下矣瑄

建遣諸王為都統節度而賀蘭進明讒於肅宗以

司空表聖之言觀之則瑄建此議可以破逆胡之

膽新唐書采野史稗說而不載此語唯程致道普

論 閩按見程俱房 發揚之 原注晉以瑄瑄立江左之業我宋以康王建  
宗紀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安祿山反陷河北諸郡十五載七月房瑄瑄文部  
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皇太子為天下兵馬元帥都統朔方河東河北平  
盧節度使承王璣為山南東路節度使王珣為武成節度使王琦為廣德節  
度使房瑄傳瑄進明曰陛下須為皇太子太子曰日檢軍入日監國而  
瑄為聖皇建遣諸王為都統節度乃為陛下為元子而付以割方空虛之地

承王豐王乃統四節度此於聖皇似忠於陛下非忠也瑄意諸子一得天下  
身不失恩又多樹私黨以副或權推此而言豈肯盡誠於陛下乎帝入其語  
始惡瑄 宋程俱字致道衢州開化人舉進士試南宮第一廷試中甲科歷  
官徽猷閣待制封新安縣伯事蹟具宋史文苑傳著山北小集四十卷 四  
庫全書著錄 晉書元帝紀帝諱睿字景文宣帝會孫瑒瑒王徽之子也  
懷帝蒙塵于平陽司空荀藩等移檄天下推帝為盟主愍帝即位加奉丞相  
西都不守愍帝詔攝萬機太興元年三月愍帝崩問至於是大赦改元

通鑑劉蕡不得仕於朝終於使府御史唐鑑云終於

柳州司戶以新史攷之當從唐鑑原注宦人深嫉蕡以

李商隱有哭劉司戶詩○元折案通鑑唐紀文宗太和二年自元和之末宦  
官益橫建置天子在其掌權威權出主人主之右人莫敢言上親策制舉人賢  
良方正昌平劉蕡對策極言其禍云云考官與宦官不取蕡由是不得仕  
於朝終於使府御史 范氏唐鑑二十云終於柳州司戶 唐書劉蕡傳蕡  
對策七年後有甘露之禍令狐楚牛僧孺節山南東西道皆表蕡府授秘  
書郎以師禮禮之而宦人深嫉蕡以罪貶柳州司戶卒 舊唐書文苑劉  
蕡傳亦云終於使府御史昭宗時羅蒙正言有劉蕡遺像遺像身死異土語  
粵西文獻言蕡卒於柳州墓在城西五里與唐鑑合

顏真卿鄭畋以興復為己任倡義討賊其志壯矣真

卿權移於賀蘭進明畋見襲於李昌言功不克就

故才與誠合斯可以任天下之重全云王庶之見陵於曲

書鄭畋傳畋字台文系出秦陽父畋畋進士黃巢陷東都帝出梁洋畋上  
諫斜谷帝勞遣之且曰公諫扼賊衝無令得西向畋曰臣當以死報國遂檢  
校尚書右僕射西面行營都統乃與逕原程宗楚秦州仇公遇鄭延李孝恭  
夏州拓拔思恭約盟備戰天下遠近咸從巢大懼不敢西謀當此時後畋天  
子幾殆又曰畋以鄭畋兵屯東渭橋行軍司馬李昌言者屯與平道麾下求  
為南面都統畋引兵趨府畋不意見畋登城好語曰吾方入朝公能成兵愛  
人為國滅賊乎能則守此矣遂委軍去昌言自為後援曰畋雖皆社稷之  
才當大過之世為天下倡扶支王室幾致中興俄而為尊豎亂官所乘功業  
無所成就

常袞與禮官議禮為君斬衰三年漢文帝權制三十

六日我太宗遺詔亦三十六日羣臣不忍既葬而

除略盡四月高宗如漢故事元宗以來始變天子

喪為二十七日原注世多以二十七日為喪禮漢文帝而不知二十七日之制

自元宗始也元折案此條錄唐書崔祐甫傳文

韓偓自書裴郡君祭文首書甲戌歲銜書前翰林學

士承旨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戶部侍郎知制誥

昌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韓某是歲朱氏篡唐

已八年為乾化四年猶書唐故官而不用梁年號

案此條全錄劉克莊語○原注慶曆中詔官其四世孫奕 閣按王氏晚歲  
自撰誌銘有其仕其止如偓如闕者咸以為實錄偓即韓偓圖則卷二十  
之司空表聖即爾求云 慶曆當作景祐蓋偓籍為滑州人上偓詩始得官  
其高孫也 全云歐陽公常太息於唐無節義之臣以為白馬清流之禍使  
然然子收拾遺文亦尚可得十餘人可備一卷司空圖韓偓孫邵羅隱王居  
巖朱葆光顏夔李濟梁震黃岳張鴻吳其人也然則當時不止於此又  
云尚有許偓見荆公集 集證慶曆韓偓詩極清麗有手寫詩百餘  
篇在其四世孫奕處偓天復中避地泉州之南安縣子孫遂家焉慶曆中子  
過南安見奕出其手集字極淳勁可愛後數年奕詣闕獻之以忠臣之後得  
用仕參軍終於殿中丞○元折案劉克莊跋韓致光帖云馮道相數姓不以  
國破君辱為感而以官尊年高為樂揚榘式諫父之語壯矣既而歷五年每  
一革命則一進官終於太子少師致光自癸亥去國至甲戌悼亡十有二年  
流落久矣而乃心唐室始終不衷其自書裴郡君祭文首書甲戌歲云云賢  
於楊風子輩遠矣宋景文修唐史合列於司空表聖之後不知何以不收豈

困學紀聞注 卷十四

為香奩集所累慶曆中詔官其四世孫奕足以勸忠臣之後矣 唐書韓

僕固懷恩叛唐李日月為朱泚將而其母皆知逆順

之理良心不可泯也元折案通鑑唐紀代宗廣德二年僕固懷恩

其母曰吾語汝勿反國家待汝不滿今衆心既變禍必及我將知之何恨  
恩不對而出母提刀逐之曰吾為國家殺此賊取其心以謝眾懷恩遂得死  
唐書逆臣朱泚傳帝使高重傑屯梁山禦賊賊將李日月殺之渾瑊伏兵  
漢谷引數十騎馳攻長安泚大驚陷前城引却日月尾追遇伏射日月  
殺之泚恨恨其母不哭罵曰奚奴天子負而何事死且晚

李光弼與韋陟論戰守日辨朝廷之禮我不如公若

夫軍旅則公不如我陟無以應光弼語見古者治軍

有軍禮焉楚得臣以無禮敗晉文公以有禮勝禮

唐書本傳

莫大於君臣之分光弼命召不至愧恨以沒蓋以

禮與軍旅為二物也元圻案唐書李光弼傳相州北邙之敗朝恩

人用事日謀有以中傷者及來瑛為元振謀死光弼愈怒吐蕃冠京師代宗

詔入拔光弼畏禍遷延不敢行贊曰光弼獲袂狗國天下風靡一為遷延而

田神功等皆不受約束卒以憂死功臣去就可不憤邪嗚呼光弼雖有不釋

位之諫然護人為害亦可畏矣將時之不幸歟

唐鑑曰人君觀史宰相監修欲其直筆不亦難乎房

魏為相總史事其父彥謙長賢皆得佳傳況乎如

房魏者乎何云按第十三卷所載長賢非有溢美況僅附見魏之後

耳○元圻案唐會要六十三史館武德初因隋舊制隸秘書省著作局貞觀

三年閏十二月移史館於門下省北宰相監修唐鑑六帝謂監修國史房

元齡曰朕欲自親國史知前日之惡為後來之戒公可謀次以聞元齡乃與

給事中許敬宗等制定為高祖今上實錄上之范淳夫曰後世人君得以觀

史云云房彥謙字季冲元齡之父傳見隋書列傳三十一魏長賢徵之父

收之族叔也傳見北史列傳四十四

獨孤及福州新學碑銘云閩中無儒家流成公至而

困學紀聞注 卷十四

俗易原注成公李琦家有洙泗戶有鄒魯原注常表建中初

為閩人設鄉校李

琦在其前問於唐宗室世系表蜀王濬五世孫為福建觀察使○元圻

案世系表琦乃濬之六世孫 獨孤及傳及字至之河南洛陽人天寶末以

道舉高第歷司封郎中徙常州 著昆陵集二十卷福州新學碑見文苑英

華八百四十七

王福時為博士執許敬宗之謚不改無忝河汾之學

矣元圻案唐書許敬宗傳博士袁思古謚曰謬其孫彥伯訴思古有嫌

詔更謚博士王福時曰何會忠而考以日食萬錢謚謬說敬宗忠孝

兩乘飲食男女之累過之執不改有詔尚書省雜議更謚曰恭 袁思古謚

曰敬宗棄長子於荒微嫁少女於夷落聞詩學禮事絕於家庭納采問名惟

聞於贖貨謚法名與實爽日謬請謚為謬王福時覆謚曰福時忝當官守匪

躬之故若順風阿意肯直從曲更是甲令虛設將謂禮院無人請依思古謚

為定

許敬宗謚繆而更曰恭陳執中謚榮靈而更曰恭二

事相類集證宋史張洞傳陳執中將葬洞與同列謚為榮靈其孫訴

主不能正法死猶當正名竟從其等謚愛漢筆謚補故相陳公公有司謚榮

靈太常議之以恭靈為其請謚恭以恭為榮靈雖差美乃是用唐許敬宗事

適足以為累耳

武德初以隋張衡死非其罪謚曰忠是獎弑君之賊

也高祖相封德彝宜其以逆為忠也漢大綱正見

於戮丁公唐無三綱見於贈張衡閩按贈張衡乃高祖於

年以裴度通狀賜帝猶削爵流驪州父子刑賞判若天淵故曰唐之天下大

宗之天下也 全云裴度通止以流削處之尚未蔽辜○元圻案隋書張衡

傳煬帝欲大汾陽宮衛進諫帝意甚不平嘗曰衛謂侍臣曰張衡自謂由其

計盡令我有天下也衛委言衛怨望謫誅朝政竟賜盡子家臨死大言曰我

為人作何物事而望久活義寧中以死非其罪贈大將軍南陽郡公謚曰忠

唐書封倫傳倫字德彝以字類陷內史舍人字文化及亂持帝出宮使倫

數帝罪帝曰卿士人何至是倫羞縮去 高祖紀武德三年封德彝兼中書

朝野雜記全云李心傳作○甲集十七曰西漢戶口至盛之時

率以十戶為四十八口有奇東漢戶口率以十戶

為五十二口可準周之下農夫唐八戶口至盛之

困學紀聞注 卷十四

時率以十戶為五十八口有奇可準周之中次原

注

其說本程沙隱○元圻案雜記又曰自本朝元豐至紹興戶口率以十戶為

二十一口以一家止於二口則無是理蓋說名子戶為口者眾也 書錄解

題雜史類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乙集共四十卷李心傳撰上自帝系帝德

朝政國典下及見聞瑣碎皆錄之蓋南渡以後野史之最詳者

歐陽子書唐六臣於唐亡之後貶其惡也朱子書晉

處士於晉亡之後表其節也一字之懲勸深矣元

折

五代史周本周世宗嘗夜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歎曰

此致治之本也詔頒其圖法使吏民先習知之期

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何云八條間得抄本補完考之南攷

之五代會要周本世宗見元稹在同州時所上均田奏



事林廣記之未及 宋徐度却掃編近世士大夫家祭祀多苛且不經惟杜  
正款公家用其遠祖叔與書儀四時之享以分至日不設倚卓惟用平面席  
褥不焚紙幣以子弟執事不雜以婢僕先事致齋之類頗為近古

免園冊府三十卷唐蔣王暉令僚佐杜嗣先做應科  
目策自設問對引經史為訓注暉太宗子故用梁

王免園名其書馮道免園冊謂此也 閣按宋史藝文志  
武以為虞世南何也 全云世南免園冊子即今北堂書抄也 集賢氏  
讀書記免園冊十卷唐虞世南撰奉王命纂古今事為四十八門皆備覽之  
語至五代時行於民間村塾以授學童故有遺下免園冊之謂○元圻案文  
選謝惠連雪賦梁王不悅遊於免園注漢書曰梁孝王文帝子也西京雜記  
曰梁孝王好宮室苑囿築免園也案今西京雜記無此語 五代史劉岳傳  
馮道世本田家狀貌質野巨入朝兵部侍郎任贊與岳在其後道行數反顧  
贊問岳道反顧何為岳曰遺下免園冊耳免園冊者教田夫牧子之所誦也  
故岳舉以誦道

天子之廢置出於士卒自唐明宗始也明宗以此得  
之而反爾之報在其後人 全云明宗之報亦烈矣從榮從益  
從厚皆以不長死并從珂亦不得  
困學紀聞注 卷十四 三

全嗚呼是殺繼之續也○元圻案五代史唐紀明宗世本契丹太祖養以  
為子賜名嗣源趙在禮反於魏大臣請遣嗣源討賊嗣源至魏兵變嗣源入  
于魏與在禮合以其兵南莊宗崩入洛陽即位長興四年十一月秦王從榮  
以兵入與聖宮不克伏誅莊宗崩入洛陽即位長興四年十一月秦王從榮  
病其召王于魏而明宗崩即位於柩前廢帝本姓王氏明宗養以為子名曰  
從珂封王愍帝即位莊宗崩後王從厚也封宋王從榮誅死明宗  
降為王王愍帝即位莊宗崩後王從厚也封宋王從榮誅死明宗  
自焚死唐家人傳莊宗五子長曰繼及封魏王明宗兵反入京師李從勳  
繼及馳趨京師以救內難行至渭河西都尉張勳浮橋繼及不得渡乃  
循河而東至渭南左右皆潰繼及殺死案明宗四子從榮從厚從益從  
榮誅死從厚即愍帝為廢帝從珂所弑從益為漢高祖所殺從環為元行欽  
所殺

後唐天成元年吏部侍郎劉岳奏罷告身綾軸錢本  
朝復納綾紙錢淳熙元年始免 元圻案通鑑後唐紀明宗  
天成元年舊制吏部給告  
身先責其人輸朱膠綾軸錢以資貧者但受勅牒多不取告身十一月  
甲戌吏部侍郎劉岳上言告身有資貶罰成之辭豈可使其人初不之觀勅  
文班丞郎給諫武班大將軍以上宜賜告身其後執政議以為朱膠綾軸  
費無多朝廷受以官祿何惜小費乃奏凡除官者更不輸錢皆賜告身據此  
劉岳但請給告身而執政議罷納綾紙錢耳五代史劉岳傳岳建言以為制  
任其材能或褒其功行或中以罰誠而受官者既不給告身皆不知受命之

困學紀聞注 卷一四

所以然非王言所以告詔也請一切賜之由是百官皆賜告身自岳始也亦  
不事矣罷綾紙錢厚蕭之說當別有所據

周顯德六年始去符契專以印章為驗 元圻案吳仁傑兩  
銅虎符使符始於文帝本於周官所謂鎮圭以召守牙璋以起軍放者至唐  
易其制為銅魚大事則兼取書謂都督刺史改替追喚及軍發後更添兵馬  
之類至周顯德六年詔以符契與書並行其慮慮遠矣是時去顯德廢銅  
符契一歲其弊立見惜無以是為言者其後宋景文公始請復其制口今詔  
書單下恐細人摹寫無以察知願復符節與詔書雙下合而後遣康定初乃  
鑄造銅兵符云

歐陽子司馬公之貶馮道春秋之法也我朝太宗謂  
范質欠世 上明刻脫 宗一死所以立萬世為臣者之  
訓 閣按王錡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之言直至宋代而明一明於  
太宗謂范質以死一明於程伊川謂餓死事小夫節事大而後為人臣  
為人婦者之防始嚴故宋大有功於宗常余聞諸前輩先生云○元圻案通  
鑑後周存則依遠世聖統位妻養國亡則圖全苟免迎謁勳君則與亡接  
踵道則富貴自如茲乃奸臣之尤 東都事略范質傳質字文素大名宗城

困學紀聞注 卷十四 四

唐後主不肯和親而亡石晉父事契丹而與晉之興  
也乃其所以亡也桑維翰之興晉即所以亡晉也  
全云論本張魏公○元圻案五代史呂琦傳晉高祖鎮河東有二志發帝患  
之琦言太原之患必引契丹為助不知先事制之如漢故事歲給金帛妻之  
以女帝以問薛文通文通大以為非因謂或且社稷依明主安危託婦人之  
詩以請琦等帝怒急召琦等曰朕一女尚幼欲棄之夷狄金帛所以發士而  
釋國也又輪以資虜可乎其議遂寢其後晉高祖起太原果引契丹為助遂  
契丹邪律德光許諾卒以滅唐而與晉維翰之力也 通鑑後晉紀高祖天  
福元年石敬瑭令維翰草表稱臣於契丹且請以父禮事之約事捷之日  
割盧龍一道及雁門關以北諸州與之 五代史景延廣傳初出帝立晉大  
臣議告契丹致表稱臣延廣獨不肯但致書稱孫而已契丹果怒數以責晉  
晉出帝本紀開運三年契丹滅晉

朱溫之兄全昱揚涉之子凝式人心之公是非在其

家者如此况天下千萬人之心乎閻按疑式亦歷事梁唐

風子也 全云疑式雖歷仕然嘗稱疾不豫事或向不欲盡負初心乎元  
折案朱全昱事注已見前 通鑑後梁紀太祖開平元年三月唐昭宣帝禪  
位于梁攝侍中楊涉為押傳國寶使涉于直史館疑式言於涉曰大人為唐  
宰相而因至此不可謂之無過况手持天子璽綬與人雖保富貴奈千載何  
孟辭之涉大駭曰汝滅吾族神色為之不寧者數日考異曰陶岳五代史補  
曰疑式恐事泄即日伴狂時謂之風子 五代史唐六臣傳楊涉子疑式有  
文詞善筆札歷事梁唐晉漢周常以心疾致仕居于洛陽官至太子太保  
宋袁文龜編開評曰疑式能出此言亦可謂賢矣五代史畧不之及何哉五  
代史又謂疑式歷事五代以心疾致仕亦非也彼殆託託此以全身遠害而已  
使果有心疾其能為此言乎

梁太祖幸河北至內黃顧李瑒曰何謂內黃瑒曰河

南有外黃下黃故此名內黃曰外黃下黃何在瑒

曰秦有外黃都尉今在雍邱下黃為北齊所廢今

在陳留案瑒李瑒之兄也事見五代史按五代通錄李瑒曰

河南有外黃小黃漢地理志陳留有小黃注漢書武帝二年幸內黃

原注五代史記小黃為下黃誤也當從通錄○元折案香頌解題史部編  
年類五代通錄六十五卷宰相昭文館大學士大名范質文素撰亦以質錄  
繁元節署而成此書 漢書地理志上陳留郡小黃外黃注都尉治張晏曰  
魏郡有內黃故加外臣贊曰縣有黃溝故氏之也師古曰左氏傳惠公敗宋  
師于黃杜預以為外黃縣東有黃城即此地也後漢書光武紀二年幸內黃  
注縣名屬魏郡今相州縣又都國志三充州陳留郡小黃注漢書武帝二年幸內黃  
丹起兵時死縣北為作陵廟于小黃

男忠錫孫 孝瀚校字

困學紀聞注卷十四

困學紀聞注卷十五

考史

餘姚翁元圻載青鞵

孟子曰天下可運於掌又曰以齊王由反手也豈儒  
者之空言哉自唐肅宗之後紀綱不正叛兵逐帥  
叛將脅君習以為常極於五季君如逆旅民墜塗  
炭我藝祖宋太祖受天明命澡宇宙而新一階一  
級全歸伏事之儀發於聖訓著於令甲於是上下  
之分定朝廷之體尊數百年陵犯之習片言而革  
至若餓狼餒虎肉視吾民而咀啖之藝祖用儒臣  
為郡守以收節度之權選文臣為縣令以去鎮將

困學紀聞注 卷十五  
之貪一詔令之下而四海之內改視易聽運掌反  
手之言於是驗矣元折案張舜民畫邊錄曰階級條太祖制也若  
之也 漢書卷之六十一 階級法本文帝曰一階一級全歸伏事之儀至令樞司以臣  
聖語故著諸令今長編則遂於真宗時登載案司馬光嘉祐七年上疏論禮  
法曰太祖中明軍法自押官以上各有階級小者違犯罪皆殊死然則其制  
不起真宗時恐長編不審也 長編載於真宗景德元年四月 通鑑唐紀  
肅宗乾元元年六月史思明表求誅李光弼為表云陛下不為臣誅光弼臣  
當自引兵就太原誅之十二月平盧節度使王元志薨李懷玉為裨將殺元  
志之子推侯希逸為平盧軍使司馬公曰肅宗遺唐中衰幸而復國是宜正  
上下之禮以綱紀四方而倫取一時之安不思永久之患彼命將帥統藩維  
國之大事也乃委一介之使徇行伍之情無問賢不肖惟其所欲與者則授  
之自是之後積習為常君臣循守以為得策謂之姑息乃至偏裨士卒殺逐  
主帥亦不如其罪因以其位任授之然則爵祿廢殺生予奪皆不出于上  
而出于下如是而求天下之安其可得乎迹其屬階級於此矣由是禍亂繼  
起兵革不息民塗炭無所控訴凡二百餘年然後大宋受命太祖始制軍  
法使以階級相承小有違犯咸伏斧質是以上下有敘令行禁止四征不庭  
無思不服豈非階級之遠哉 唐書肅宗紀乾元二年袁州防禦使康楚元  
張嘉延反逐其刺史王政 王氏地理通釋呂氏曰蘇祖肇造區夏監觀四  
方求民之莫藩方強大牙相錯異姓封王及帶將印者不下數十人雖用  
趙普之謀制其錢穀收其精兵欲威福之柄歸之公上而舉是大柄付之縉

紳學士無所疑問命廷臣為知州通判以散節度使之權命朝臣為煥等為  
縣令以勤恤民隱此運量宇宙之大畧出於獨見而非皆所能及也  
高宗 紹興三年正月之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案此用張釋之語見史記本傳高柔

不以明帝喜怒而毀法游肇不以宣武救命而曲  
筆况可觀望臣庶而容心者乎曹劌謂小大之獄  
雖不能察必以情為忠之屬也可以一戰見左傳莊公十年

不其然乎布告中外為吾士師者各務仁平濟以  
哀矜天高聽卑福善禍淫莫遂爾情罰及爾身置  
此座右永以為訓大哉王言幾於典誥矣何云此詔乃南渡偏安之本○元折案三國志魏高柔傳柔字文惠明帝即位時攝法甚峻宜陽典農劉龜病於苑中射免其功曹張京詣校事言之帝匿京名收龜付獄柔表請告者帝大怒曰龜雖吾禁地便當拷掠何復請告者名吾豈妄取耶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安得以至尊喜怒而毀法乎重復為奏帝意悟乃下京名即還奏各當其罪北史游明根傳子肇字伯始為廷尉時宣武嘗教肇有所降恕執而不從曰陛下自能恕之豈可令臣曲筆也

困學紀聞注 卷十五

崔伯易感山賦閩榜亡友顧景范以通鑑地理通釋載感山賦來問崔人歐陽修得其所作感山賦示韓琦琦上之英宗即宣付史館賦全載宋文鑑卷之六以伯易為其名感山賦原名太行山賦以太行近時忌故改曲韓先生作見孫公談圖以皇祐二年改元皇祐之版書較景德改元景德之圖錄雖增田三十四萬餘頃反減賦七十一萬餘斛會計有錄非以增賦也陳君舉赴桂陽軍擬奏疏云自建隆太祖初元年號至景德四十五年南征北伐未嘗無事

而金銀錢帛糧草雜物七千一百四十八萬計在州郡不會藏富於州縣所以培護本根也問按有天藏富於民次之藏富於州縣至藏富於國斯下矣宋祖宗時可謂得中策○元折案孫君字談圖推公度伯易自號曲轅先生作太行山賦以行近時忌改作感山賦水叔題其後曰司馬子長之流也韓魏公薦其文神廟授伯易穎川防禦推官國子監直講葉水心習學記言四十七云自與敏通和

大行皆為禁山坐失地利故此賦感之續通鑑長編二百二十六神宗熙寧四年九月光祿寺丞崔公度為崇文院校書公度再除彰德府推官國子

監直講辭不赴作一法百利論萬餘言論久任眾職之事以進召對擢光祿寺丞知陽武縣故事京官命初請尹拜庭下公度上疏抗議謂京官天子侍官屬宜北面拜伏如見君之禮自是罷上嘉其節復召對命以館職

真文忠公嘉定四年兼禮部郎上疏言本朝治體曰立國不以力勝仁

理財不以利傷義御民不以權易信用人不以才

勝德恩結乎人心富藏乎天下君民相孚而猜忌

不作材智不足而忠信有餘元折案疏見文忠集卷三

弱故大臣逐臺諫以蔽人主之聰明威權在上則

主勢強故大臣結臺諫以遏天下之公議機仲之

言未盡也臺諫為宰相私人權在下則助其搏噬

以張其威權在上則其為蔽蒙以掩其姦劉時河

應起 謂臺諫之議論廟堂之風旨頗或參同夾袋

之欲汰白簡之所收率多暗合案名臣言行錄呂蒙正為相次袋有暗語見者必問人才客去即疏之以奏書書傳休英傳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踈踊不寐坐而待旦於是貴游懈伏臺閣生風此猶婉而

言之也開慶初閩按理宗在位三十五年已未改元邊事孔棘御史有疏

云虜雖強而必亡之勢已見咸淳初閩按度宗初即位乙丑改元召

洪君疇長臺端御史自造謗詩以尼其來罔上誣善至此豈但參同暗合而已哉是以天子之耳目勿用儉人其惟端士閩按機仲名樞建安人即作通鑑紀事本末者君疇名天錫晉江人以侍御史召在道為監察御史張栻劾罷後官端明殿學士謹文毅

漢高帝三章之約我藝祖陳橋之誓所謂若時雨降民大悅者也元折案宋史太祖紀次陳橋驛軍士集驛門宣言策點檢為天子未及對有以黃衣加太祖身即掖太祖乘馬太祖



魏晉書請將曰太后主上我北面事之不得驚犯大臣皆我比肩不得侵陵朝廷府庫土庶之家不得侵掠諸將皆再拜

周益公 跋范太 史藏帖 云續通鑑長編多采近世士大夫所著

如曾子宣日記之偏王定國甲申錄之妄咸有取

焉然李微之舊聞證誤執政不坐奏事以王定國

聞見錄為證與王沂公筆錄不同修長編時未見

定國書故專用筆錄然則長編所采摭猶有遺也

閱按李仁父長編用力四十年而成明正嘉靖人猶見全書天啓中錢牧齋只於內閣鈔卷初五大本將雲樓從遠歸天上近四十年前無錫顧孝廉始從嘉興高氏購得之凡三易主而歸傳是樓余假館樓下且讀且鈔顧日夜不少休然止及治平餘仍放失有勳主人宜集衆以續此編者余至握手以戒主人笑以為知言云 李微之舊聞證誤執政不坐奏事以王定國聞見錄為證與王沂公筆錄不同修長編時未見

困學紀聞注 卷一五

後遂為定式委自質等始也 宋史范質傳云由是奏御寔多始廢坐論之禮蓋從王沂公筆錄 王定國聞見錄曰故事執政奏事坐論殿上太祖皇帝即位之明日執政登殿上曰朕目昏持文字近前執政至榻前密遣中使徹其坐執政立奏事自此始也 李心傳朝野雜記甲集四續通鑑長編者李文簡所修也其書做司馬氏通鑑為之然文簡謙不敢名續通鑑故但謂之續長編自建隆至靖康凡九百八十八卷卷六十八卷 四庫全書總目史部編年類積資治通鑑長編五百二十卷宋李燾撰 本朝康熙初崑山徐乾學始獲其本於泰興季氏凡一百七十五卷嘗具疏進之於朝然所載僅至英宗治平而止神宗以後仍屬闕如檢永樂大典宋字韻中備錄斯編以與徐氏本相較其前五朝雖大槩相合而分注考異往往加詳至熙寧徽欽二紀原本不載又佚去熙寧紹聖間七年之事為可惜又子部小說家類王文正筆錄一卷宋王會撰會字孝先青州益都人封沂國公諡文正事蹟具宋史本傳所記皆太祖太宗時事其下及仁宗初者僅一二條而已會撰筆錄所記皆太祖太宗時事其下及仁宗初者僅一二條而已卷開見近錄一卷隨手撰錄一卷宋王鞏撰鞏字定國自號青虛先生莘縣人旦之孫素之子所記皆東都舊聞甲申者鞏宗崇寧三年也 周輝清波雜志六向於呂申公之後大札家得會文肅子宣日記數巨帙時屬淮上用兵擾攘不暇錄歸之後未見有此書 李心傳字微之并研人宋史入儒林

晁景迂謂今賦役幾十倍於漢林勳謂租增倍七倍

又加夏稅錢通計無慮十倍李微之謂布縷之征

三穀粟之征三力役之征四蓋用其十矣 何云此宋

集賢堂說之元符三年應詔封事曰本朝因唐揚炎并租庸調之二稅以爲稅矣近又納義倉是再租也五等之民歲納役錢是再庸也歲有常役則調春夫非春時則調急夫否則納夫錢是或再或三以調也其征於民者固已悉矣又復爲舉放利息之術曰常平錢曰預買錢曰鹽錢又復廣設名目悉籠遺利曰課利錢曰淨利錢曰過月錢曰施利錢其徵尚多有司且難於條對也○元祐案宋史食貨志一建炎五年廣州教授林勳獻本政書十

三篇謂本朝二稅之數視唐增至七倍 本傳勳賀州人 李心傳朝野雜記甲集十五唐之庸錢揚炎已均入二稅矣後世差役復不免焉是力役之征既取其二也本朝王安石石令民輸錢以免役而紹興以後所謂香戶長保正僅錢復不給焉是取其三也合丁錢而論之力役之征蓋取其四矣而一有邊事則免夫之令又不得免焉是取其五也今布縷之征有折稅有和預用和縷而斗面加耗之輸不與是穀粟之征亦三也通力役之征而論之蓋重用上供格額之天下率增手十數倍其七雜款則熙寧以常平寬利禁軍關額之類別項封樁而無額上供起於元豐經制起於宣和總制月椿起於紹興皆迄今爲額折帛和質之類又不與焉茶引鹽歸於都茶場鹽鈔盡歸

困學紀聞注 卷十五

於稅務務秋苗斗斛十八九歸於綱運皆不在州縣州縣無以供則索奪於民於是取之刑而折變科數扣配權罰而民困極矣

止齋謂本朝名節自范文正公議論文章自歐陽子

道學自周子三君子皆萃於東南始有天意 閻按王

從祀欲進仲淹而黜修蓋原知其以漢議祀非以功同昌黎○元折案陳止齋溫州學田記曰宋與士大夫之學無慮三變起建隆至天聖明道間一洗五季之陋而守故蹈常之習未化范子始與其徒抗之以名節天下靡然從之人人無以自見也歐陽子出而議論文章粹然爾雅秩乎晉魏之上久而周子出又落其華一本於六藝學者經術庶幾於三代何其盛哉則本朝人物之所由衆多也余嘗求其故三君子皆萃於東南若相次第然始有天意云云

兩朝國史非寇準而是丁謂託之神宗聖訓蓋蒲宗

孟之筆也王允謂不可令佞臣執筆諒哉 何云丁寇

於南人北人分明報復不可獨以寇公爲是也平心錄其實斯得之矣全云寇公誠有袒北之病然其與丁謂相格則君子小人之是非較矣何說謬○元折案晁氏讀書後志史類仁宗英宗兩朝國史一百二十卷王廷等撰元豐五年六月奏御比之實錄事跡頗多但非寇準而是丁謂託之神宗詔

宋史蒲宗孟傳稱其有史才命同修兩朝國史又稱宗孟附呂惠卿而非司馬光則其是非之變亂可知矣後漢書蔡邕傳馬日磾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漢史為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無名誅之無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方今國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

紹興開按高宗在位五年辛亥改元重脩哲宗實錄獨元祐八年事皆無

存者至參取玉牒日歷諸書以足之僅得成書中

與後事紹興八年至二十五年最為疎略鶴山謂

小人為不善於傳世語後之書必過絕之自唐許

李至近世莫不然元初案魏鶴山跋李文簡公手記李昉等十朝

若此大抵平世事罕所伏遺惟在柄臣則未有不煥史官而嫉記者故是非

皆莫不然而且裕陵一朝大典既為羣小所湮汨雖紹興更定差勝諸本而

其誣媚諛詞終有刊落未盡其後紹述之議雖行於紹興更定差勝諸本而

諸書以足之僅得成書中與後事亦是紹興八年至二十五年最為疎略小

人終日為不善皇極乎人言惟於傳世語後之書則必求以過絕而寬後之

云云書錄解題起居注類哲宗實錄一百五十卷監修趙鼎史官范冲等

重脩紹興四年二月思陵嘗謂宰臣朱勝非等曰神宗哲宗史錄事多失實

當別修定范祖禹之子冲已有詔命可趣來命兼史職頃歲昭慈誕辰宮中

置酒從容語及前朝事曰吾遠事宜仁求之古今母后之賢未見其比姦臣

私憤誣謗難當下詔辨明而史錄未經刪改朕每念及此惕然於懷欲降一

詔具載昭慈遺旨庶使中外知朕脩史之本意於是聖語繫之香錄之末

錢氏大斯曰元祐八年呂大防范純仁在相位其明年改元紹聖而章惇

獨相矣自紹興八年至二十五年宰相秦檜也

李常寧曰天下至太宗社至重百年成之而不足一

日壞之而有餘原注元祐中對策○案蔣帝嘗集劉行簡曰

天下之治眾君子成之而不足一小人敗之而有

餘原注紹興皆至論也元初案林少穎尚書伊訓解曰本朝元豐中

大社稷之重百年成之而不足一日毀敗之而有餘某嘗三復斯言以為得

伊尹所以訓太甲之意雖異道公孫之策皆不及也案秦少游李狀元墓誌

困學紀聞注 卷一五

王氏原注合林氏以為元豐對策誤也劉行簡語乃上殿論用君子小夫

太祖在位十七年四行郊禮太宗二十有三年五講

郊禮真宗東封西祀率三年一行仁宗後三歲一

郊為定制元初案玉海九十三日源曰三歲之郊非祖宗制也太祖

南郊之後更五歲因平江府祭天地於洛京仲吉謝之傲而已太宗自雍熙

以來五年乃親耕又六年至淳化六年再行郊禮之禮是十年而一郊也太

宗二十三年五講郊禮真宗率三年而一行仁宗明道元年恭謝天地於天

安殿又講太廟明年又親耕最為煩數自是三歲一郊遂為定制

元城語錄藝祖造熏籠事卷四周益公謂誤以元豐後

官制為藝祖時官制元初案周益公蘇文定遺言後序曰劉忠定

卿錄遺薰籠語猶以元豐後官制為太祖時官制書錄解題係家類元城

語錄三卷右朝散郎維揚馬永卿大年撰永卿初任亳州永城主簿從寓公

劉安世器之學記其所聞之語

呂正獻公書坐右曰不善加己直為受之本後漢張

霸戒子之語案正獻呂公著之諱宋史呂居仁雜錄曰少

年毋輕議人毋輕說事本魏李秉家誠元初案書錄解

雜志一卷雜說一卷中書舍人東萊呂本中居仁撰後漢書張霸傳霸字

伯饒成德人為人號為張曾子遺勅諸子曰人生一世但當敬畏於人若不

善加己直為受之三國志魏李通傳通子緒注王隱晉書曰緒子秉字元

甫為家誠曰凡人行事年少立身不可不慎勿輕論人勿輕說事如此則悔

吝何由而生患禍無從而至矣

呂氏童蒙訓亦呂本中云前輩有編類國朝名臣行狀

墓誌取其行事之善者別錄出之以自警戒亦樂

取諸人以為善之意何云自警戒之名本此朱文公亦

云籍溪胡先生全云胡原仲教諸生於功課餘暇以片

紙書古人懿行或詩文銘贊之有補於人者粘置

困學紀聞注 卷一五

壁間俾往來誦之咸令精熟此二事可以為法元  
案周益公籍溪明先生墓表曰先生名憲字原仲崇安人紹興庚辰與余同  
為秘書省正字原仲自言少從其叔父文定公傳論語學以為入道之要  
初文定三子寅宏字籍溪其姪也謝山以為文定子偶誤記耳

周元公漢溪生於道州二程子生於明道仁宗十年元二  
問天所以續斯道之緒也何云若則孔子不當生於關里

元祐之黨劉元城謂止七十八人後來附益者非也

慶元開禧宗初即之黨黃勉齋名餘朱謂本非黨者甚

多羣小欲擠之借此以為名耳元祐黨宋黃裳梁溪漫志三

對劉元城歎息張天覺之亡元城無語蒼梧疑而問之元城云元祐黨人只  
是七十八人後來附益者不是又云今七十七人都不存惟某在耳元城為  
此言時宣和六年十月六日也王明清揮塵後錄蔡元長使其徒再行  
編類黨人刊之於石名之云元祐黨播告天下但與元長異意者人無貴  
否官無大小悉列其中始三百餘人有前日力關元祐之政者亦列名其  
洪景廋疏云其致願念元祐黨籍諸臣及建中上書和等入多表表立名類

困學紀聞注 卷十五

經宗亭禁錮請康流離子孫不能盡存平生施為漫不可考訪求闕遺遂成  
列傳諸述一百卷凡名在兩籍者三百九人而書於編者三百五其不可得  
而詳者四百而已與劉元城之說不同真西山跋對人游監簿慶元黨人  
家乘曰慶元初眾賢盈庭人稱為小元祐而後有以區區區區乃欲祖章蔡  
故智一因而空之於是彙黨之名以立四庫全書目錄史部傳記類慶元  
黨禁一卷滄洲樵叟撰序稱淳祐乙巳則作於理宗十八年也考黨禁起於  
寧宗慶元二年八月池於嘉泰二年二月是書之作蓋距弛禁時又四十四  
年矣書中所錄偽黨共五十九人如楊萬里嘗以黨禁罷官而頌未入籍薛  
叔似晚歲改節依附權奸皇甫城張瑛梯榮偵軍等國既敗之後復列  
名韓黨與張巖許及之諸人並遭貶謫其姓名亦並見此書豈非趨附者繁  
臬蕞並集之一證哉

歐陽公為周君墓表云篤行君子孝於其親友於其

兄弟而集缺其名與字周益公考之春陵志乃周

堯卿字子俞東都事略有傳其行事與墓表合而

字子餘未知事略據何書而立傳也荆公為征君

墓表云淮之南有善士三人杜嬰徐仲堅而征君

之名字集亦缺焉三人皆居真之揚子當求郡志

而補之原注二表皆缺於文鑑○元圻案周益公平園續家彭孝子千里

酒食肉言必感哭必哀或陽公極論古今致禮之廢推為篤行君子而京折

闕所刻公集繫書曰名之字之豈公表於金石垂勸來世之意耶子歎息

于斯及考誌文知其為天聖進士又考其宦游多在湖廣而墓在道州之永

明竊意為道之賢者也遂求春陵志觀之本郡果有周堯卿字子俞行義與

公所書合於是刻之定本使其名字昭昭於無窮王荆公處士征君墓表

准之南有善士三人皆居於真州之揚子杜君者寓於監徐君寓於蓋故多

為賢士大夫所知而征君獨不聞於世征君諱某字某事其母至孝於鄉里

恂恂恭謹樂振人之窮急而未嘗與人校曲直好書能為詩東都事略

常博士堯卿年十二喪父憂成成人後徙居荆州之南舉進士積官至太

宗廟樂有舞建隆初實儼定太廟四舞僖祖曰大善

順祖曰大寧翼祖曰大順宣祖曰大慶列聖皆以

大為名中興後自僖祖基命至欽宗端慶以原廟

殿名為舞名禮官之失也案王海一百七建隆九年五月刊

聖皆以大為名太祖大定太宗大感真宗大明仁宗大仁英宗大英神宗大

英宗治隆神宗大明哲宗重光熹宗承元欽宗端慶自皇武至端慶皆原廟

殿名以為舞名非也

長編宣和五年求石晉故疆不思營平灤三州乃劉

仁恭遺虜虜不肯割案今本長編缺按五代史劉仁恭

無割地遺虜之事四夷附錄云契丹當莊宗明宗

時攻陷營平二州原注唐無灤州武經總要石晉割灤州易定

之案賈耽說西北灤河至盧龍鎮唐賈循傳張守珪北伐次灤河薛訥傳

師至灤河全云胡身之通鑑注中較此為詳近時顧氏口加錄本之武經

總要最謬石晉時安得尚有王都○元圻案通鑑後晉紀高祖天福元年十

一月契丹生作冊書命石敬瑭為大晉皇帝刻幽燕瀛冀涿檀順新媯武

雲應寰朔蔚十六州以與契丹初三省註人皆以石晉割十六州為北方自

撤藩籬之始余謂雁門以北諸州非之猶有闕處可守漢建安後亂存陞北

之地不害為... 營平二州界自劉守光... 南牧直抵... 滎洛三州自後唐... 燕京以轄六郡... 燕雲兩路而已... 燕山異路也

仁宗時制科十五人天聖何泳富弼景祐蘇紳吳育

張方平田况案田况之舉長編載在寶元元年慶歷錢明逸彥遠皇祐

吳奎嘉祐夏噩陳舜俞錢藻蘇軾轍王介東坡

王中甫宋自註云仁宗朝賢十五人今惟詩先帝親收十五人省鄭公強宣徽錢純老及余與舍弟

注者多誤問按仁宗本紀書制舉人見天聖八年景祐元年寶元元年慶歷二年六年皇祐元年五年嘉祐二年四年

六年此亦不甚合... 則二蘇二錢再舉制科... 崇長編一百九仁宗天聖九年七月御崇政殿... 常博士成如何泳茂才異等富弼泳弼所對策並入第四等以泳為副部員

困學紀聞注 卷一五

外郎同判永興車馬五品服賜為將作監丞知長水縣自註云泳邑里據登科記當考又一百十四景祐元年六月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太常博士蘇紳才識兼茂明於體用大理寺丞吳育茂才異等張方平育策不及三千字特擢之以有為者佐即直集賢院通判湖州神為副部員外郎通判三汴州方平為校書郎知兗州又一百二十二寶元元年七月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著作佐郎田况大理評事張方平茂才異等邵况所對策入第四等方平四等次九與宰相張士遜聯姻報罷况遷太常丞方平著作佐郎通判江寧府及贈州况信節人元昇陽人也又一百三十七慶歷二年八月策試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殿中丞錢明逸明逸所對策入第四等次以為太常博士通判廣州明逸之子又一百五十九慶歷六年七月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太常博士錢彥遠彥遠策人第四等策試及知澗州彥遠之子明逸之兄也宋興以來父子兄弟制策登科者錢氏一家而已又一百六十七皇祐元年八月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中丞吳奎奎所對策第四等以奎為太常博士通判陳州奎北海人又一百八十八嘉祐二年七月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秘書丞王彭材彭材策明於體用明州觀察推官趙承贊所對策不入等入第四等授光祿寺丞越州人也自註蘇州人據登科記又一百九十年嘉祐四年八月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觀察推官陳舜俞所對策不入等授光祿寺丞蘇州也試校書郎無為軍判官補之亦入等御史杜起言其無行罷之舜俞烏程人崇錫五世孫也又一百九十四嘉祐六年七月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著作佐郎王介福昌縣主簿蘇軾軾策三等介四等轍四

等次以葛為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事介為秘書丞知靜海縣... 州軍事推官介衡州人也石林燕語五仁宗初復制科立等其後惟吳春卿蘇子瞻入第三等故子瞻謝落云誤占虛虛之等蘇紳字儀甫泉州晉江人頌之父吳育字春卿連安人充之元詔正肅張方平字安道南京人舉茂材異等又中賢良方正田况字元均冀州信都人錢明逸字子飛修懿彦遠字子高吳奎字長文諱文肅陳舜俞字令舉自號白牛居士錢藻字醇老明逸從子宋史俱有傳舜俞附張問傳諡明逸傳長編一百九十四嘉祐六年七月知長洲縣夏竦坐私貸民錢特勒停鑒中制科本路提點刑獄王道古惡其輕傲堪其事而廢之施宿蘇東坡王中甫挽詩注王中甫名介三補人官止祠部郎中

乾道三年乙酉改元元年郊赦文云前事俱捐弗念乎薄物細故悉民咸又靡分乎爾界此疆洪文惠所草也朱文公與陳正獻全云名書曰卑辭厚禮乞憐於仇讐之戎狄幸而得之肆然以令於天下曰凡前日之薄物細故吾既捐之矣孰有大於祖宗陵廟之讐者而忍以薄物細故捐之哉何云但失辭耳錯引典故不至見絕也○元折

困學紀聞注 卷一五

案漢書匈奴傳孝文帝後二年遣匈奴書曰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以離兄弟之驩朕與單于皆捐往細故俱陷大道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也後漢書何進傳更今名字景伯鄆陽人時長子相孝宗諱文惠著盤洲集宋史有傳朱子書見文集二十四

昏弱之主則大臣從表裏結合為欺罔遇英武之主如秦武之流不過防其交通使之互相伺察而已雖自以為得駕馭之術不知體統維中外痞隔致亂之道也徐鼎臣君臣論曰人臣者在貧賤之中處疏遠之地有上下之隔有左右之蔽自謀則有暗投之患因人則無苟合之譽禮秩之不足則不肯進也況不禮之哉文潞公晁錯論曰臣讀漢史晁錯之策云五帝神聖其臣不能及故自親事臣謂錯之言乖謬頗甚若後之人君謂錯言為是乃以一身一心兩耳兩目獨任自用以周天下之萬務豈不殆哉又將使厥後自聖無復察濶言好問之裕蘇明允任相論曰任相之道後之以禮然後可以重其責而無怨言責之重然後接之以禮而不為過濶濶而責重彼將曰主上過我以何禮而重我以此責也甚矣責輕而禮重彼將遂弛然不肯自飭故厚禮以維其心而重責以勉其忠而後為相者莫不盡忠於朝廷而不恤其私秦觀石慶論曰慶為相時九卿更進用事不關決於慶慶諫諍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正言嘗欲治上近臣反受其過上書乞骸骨詔報反室自以為得計既而不知所為復起視事嗚呼此其所以見容於武帝者歟

蘇明允任相論曰任相之道後之以禮然後可以重其責而無怨言責之重然後接之以禮而不為過濶濶而責重彼將曰主上過我以何禮而重我以此責也甚矣責輕而禮重彼將遂弛然不肯自飭故厚禮以維其心而重責以勉其忠而後為相者莫不盡忠於朝廷而不恤其私秦觀石慶論曰慶為相時九卿更進用事不關決於慶慶諫諍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正言嘗欲治上近臣反受其過上書乞骸骨詔報反室自以為得計既而不知所為復起視事嗚呼此其所以見容於武帝者歟

國學紀聞卷十五

真文忠公奏疏曰乾道淳熙間有位於朝者以饋遺及門為恥受任於外者以苞苴入都為羞理宗召德秀直學士院然朱文公封事言浙中風俗之弊甚者以金珠為脯醢以契券為詩文淳熙十五年戊午朱子以直寶事見本集則此習猶未革也

高宗廟號未定有議為光宗寧宗者見周易公思陵錄其後兩朝用之高宗陵名嘗擬永阜其後孝宗用之元折案周益公思陵錄上太上廟號衆以高宗為允上曰太后以武宗之故深不欲用爾參欲稱光宗上曰無謂臺諫謝諤等六人乞用寧考之寧禮官再乞用高字上顧予如何予曰以高為義則高宗亦可上乃令就初議又王相擬太上陵名凡五永紹永興永阜永壽永思上雖永思淳熙十四年皇太子宗也參決庶務手詔洪景盧所草也禮部太常官堂白手詔用正觀天禧淳熙二十年丁巳改元事皆非

蘇明允任相論曰任相之道後之以禮然後可以重其責而無怨言責之重然後接之以禮而不為過濶濶而責重彼將曰主上過我以何禮而重我以此責也甚矣責輕而禮重彼將遂弛然不肯自飭故厚禮以維其心而重責以勉其忠而後為相者莫不盡忠於朝廷而不恤其私秦觀石慶論曰慶為相時九卿更進用事不關決於慶慶諫諍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正言嘗欲治上近臣反受其過上書乞骸骨詔報反室自以為得計既而不知所為復起視事嗚呼此其所以見容於武帝者歟

所宜 胡文定言崇寧以來奄寺用王承宗故事而建節徽宗崇寧四年十一月擢童貫經界安撫制置使宗字誤當云承旄大觀二年正月加童貫武康軍節度使仍宜撫

休五代史前蜀世家王衍乾德六年蜀王衍以宦者王承休為天雄軍節度使原注致堂原亂賦建承宗之旄雖亦誤○元折案宋高宗即位胡文定上疏曰崇寧以來奄寺得志用王承宗故事而建節為師傳胡致堂原亂賦曰悼崇觀之已還今乃卒於後蜀班補國之任定使語故仍其誤

李微之問勉齋云南軒賜章服兩為胡忠簡繳還而不開引避東萊除職既遭陳叔進行詞醜詆乃復受之而不辭皆所未曉勉齋答云先輩非後輩所敢輕議然辭受合尚嚴今當嚴者反竟是以不

困學紀聞卷十五

免為具眼者勸破學者所當戒也何云若皆博學而去諸荷容者也勉齋亦為後學止此防維耳 全云陳叔遠名駟又云南軒受孝宗知遇最深自不應以人言遠去東萊則似不必○元折案周益公書文稱胡忠憲神道碑曰公雖與張忠獻善及其子賜金紫則謂不當如勸臣子繳奏之 楊誠齋跋東萊先生繳張欲夫賜章服答語詩云紫綬當時賜兩人一為乳臭一名臣老韓不要令同傳誰會先生此意真自注云是日欽夫與一吳氏子同賜命獨繳欲夫然則忠簡有深意焉誠齋必有所據 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乙集呂成公集皇朝文鑑成孝宗除公直秘閣登賜御府金帛陳駿時為中書舍人執奏以為此特編類之勞恐負太厚成公遂力辭職上不從案宋史呂成公本傳載孝宗批旨云館閣之職文史為先祖謙所進採取精詳有益治道故以能之成公實辭而不獲也 黃勉齋名餘字直卿朱子弟子陳駿台州臨海人官知樞密院兼參知政事宋史俱有傳

微之又云東萊之學甚正而優柔細密之中似有和光同塵之弊象山之學雖偏而猛厲粗畧之外卻無枉尺直尋之意何云惟事關君德者不可不爭至於處眾和而深穩而稍不同陸學則自成其是也 全云此以二公學衍言之謂呂學九淵字子靜撫州金谿人學者稱象山先生謚文安即陸其宋史儒林傳

元折案周益公思陵錄上太上廟號衆以高宗為允上曰太后以武宗之故深不欲用爾參欲稱光宗上曰無謂臺諫謝諤等六人乞用寧考之寧禮官再乞用高字上顧予如何予曰以高為義則高宗亦可上乃令就初議又王相擬太上陵名凡五永紹永興永阜永壽永思上雖永思淳熙十四年皇太子宗也參決庶務手詔洪景盧所草也禮部太常官堂白手詔用正觀天禧

演蕃露明道二年奉安莊獻神御於慈孝寺彰德殿  
則莊獻不入景靈按景靈宮建於祥符五年以奉  
聖祖其為原廟自元豐五年始前此帝后館御寓

佛老之祠者多矣非止莊獻也元圻案程大昌演蕃露明道二年奉安莊獻廟於慈孝寺彰德殿莊獻太后於景靈宮廣孝殿然則莊獻不入景靈耶長編七十九真宗大中祥符五年二月先是詔丁謂等於京城擇地建宮以奉聖祖謂等奏司天少監王熙元言按天文志太微宮前有天廟星乃帝王祖廟也宜就大內之內地乃得錫慶院吉地即今謂等與內侍鄧守恩修建戊辰詔上新宮名曰景靈又三百三十神宗元豐五年十月乙丑詔景靈宮奉真廣孝殿英德殿慈孝寺崇真彰德殿普安禪院隆福殿御容十月丁丑告遷入內奉先資福禪院崇真殿太平興國寺開先殿隆慶殿御容十一月元豐五年十一月癸未上朝享景靈宮先是祖宗神御殿分建於諸寺觀上以為未足以稱嚴奉之義乃酌原廟之制即景靈宮建十一殿每歲孟月朔享以盡時王之禮 玉海卷一百郊祀祠廟宮門元豐五年詔有司度官之東而建六殿為原廟奉祖宗像設又為別殿五於其北以奉母后宜祖曰天原慈祖曰皇武太宗曰大定真宗曰熙文仁宗曰美成英宗曰治隆昭憲后曰太始孝明后曰儂極懿德明德元德后輝德章穆章獻章懿后曰衍慶

困學紀聞注 卷十五  
慈聖后曰繼仁 莊獻明肅真宗后姓劉氏莊懿仁宗生母姓李氏仁宗追尊為皇太后

攻媿跋曹子方書以為祐陵時上書論時事靖康宗  
至樞筦愚謂有兩曹輔其一字子方與蘇黃游若

論事為樞筦者字載德龜山為銘見龜山集合為一人非也 全云曹子方海陵人東坡有送之赴閣漕詩其為樞筦者則與龜山同里又淮海樓記考國

史傳秦少游訓定海主簿而文集無一語及之愚

謂少游為蔡州教授時選人七階未改主簿乃初

階非歷此官也元圻案樓大防攻媿跋曹子方書云祐陵時曹皆知之而相公不知所謂蓋用彼相遂貶去京尹不忍辱之引頸荷校而行吏卒問何以為路費曰少俟吾子已而一介草履負擔而至即其子也問所攜前則草履後則乾糧平憤然欲加掉辱子信曰我父得罪朝廷爾曹敢無禮我當殺爾爾不敢動請康初召還浸至樞筦又聞人也宜乎遊了翁之門揚龜山曹公墓銘曰曹輔字載德南劍州沙縣人元符三年中進士第靖康圍城中簽書樞密院事高宗初卒 東坡有送曹輔赴閣漕詩註輔字子

困學紀聞注 卷一五

方海陵人元豐間為鄭延路經略司勾當公事後提點廣西刑獄在惠  
數年數有往來書帖元祐黨禍諸賢多在內子方周植備至士論與之  
山谷集有送曹子方福路運判詩 宋史曹輔傳輔南劍州人自政和後  
蔡京導帝微行外置行幸局民間猶未知以京謝表有輕車小蓋七賜臨幸  
之言自是傳聞四方輔知言必獲罪義不可止召子紳付以家事乃上疏編  
管郴州靖康改元歷延康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攻媿集定海縣淮海樓  
記曰問樓何以名曰蔡少游初築之地也退而致之國史傳云元祐初調定  
海主簿信矣又求於文集則絕無一語及之訪諸父老相去百餘年問耳目  
所不接不可得而效矣 宋史職官志一崇寧初以議者有請自承直至將  
仕即凡換選八七階

律疏與刑統不同疏依律生文刑統參用後救雖引

疏義頗有增損天聖仁宗中孫奭校定律文及疏

為音義何云宋初士大夫雷憲實事○元圻案尚承事物紀原唐宣宗時疏三十卷長孫无忌奉詔撰 曹錄解題法令類律文十二卷音義一卷自魏李悝漢蕭何以來更三國六朝隋唐因革損益備矣本朝天聖中孫奭等始撰音義自名例至斷獄歷代異名皆著之又刑統三十卷判大理寺燕山寶鑑可參詳定初范質既相周建隆律條繁廣輕重無據特詔詳定號大周刑統凡二十一卷至是重加詳定建隆四年頒行又慶元初令格式一百三十二卷丞相宗鑑等表上國朝自建隆以來世有編勅每更修定號為新書

困學紀聞注 卷十五  
其有續降指揮謂之後物以待他時修入云 釋文瑩玉堂清話范質請刑典疏曰先王所創莫重於刑今繁苛失中輕重無準民罹橫刑吏得侮法願陛下雷神刑典深軫無告周世宗命公與臺官劇可久知雜張浚詳修刑定五年書成日刊刑統

江休復雜志駕頭初即祚所坐王原叔曰此坐傳

四世矣按國史與服志駕頭七寶牀也覆以緋羅

繡帕內臣馬上捧之原注嘉祐六年幸睦親宅內侍隨馬駕頭填篋又以皇城親從兵二十人從其後 全云江休復雜志按今存一卷 夢溪筆談正集證江都幾雜志三卷晁氏曰皇朝江休復撰休復歐陽永叔之執友其所紀精博絕人遠甚鄒幾其字也又名嘉祐雜志按今存一卷 夢溪筆談正集證江都幾雜志三卷晁氏曰皇朝江休復撰休復歐陽永叔之執友其所

困學紀聞注 卷一五

齊毅抄舊制駕頭未詳所始相傳更一朝即加覆黃幘一重孔氏談苑云駕頭者祖宗即位時所坐也相傳實之

景祐二年郊赦梁適上疏論朱全忠唐之賊臣今錄

其後不可以為勸仁皇是其言記姓名禁中石介

亦論赦書不當求朱梁劉漢後遂罷不召其言一

也而黜陟異焉豈不過有命乎

元坵案石林燕語七梁莊肅公景祐中監在京倉南郊赦錄朱全忠之後莊肅上疏曰全忠叛臣也何以勸仁宗善之擢審刑院詳議官記其姓名禁中自是遂見進用宋王珪華陽集三十七梁莊肅墓志曰公諱適字仲實世鄆人景祐中進士及第南郊赦書錄朱全忠之後公曰全忠呼臣也何足以勸仁宗善之擢記姓名禁中歐陽公上杜中丞書曰伏見舉南郊守推官石介為主簿聞介以上書論赦被罷修獨以為不然不知介果指何事而言也傳者皆云介之所論謂朱梁劉漢不當求其後裔謂若止此一事則介不為過也長編一百七十七此二事同載於景祐二年同時而用舍不同如此

乾道中張說王之奇簽書樞密院事辭免降詔直學

士院周必大奏唐元和間白居易在翰林奉宣草

因學紀聞注 卷十五

嚴綬江陵節度使孟元陽右羽林統軍制皆奏請

裁量未敢便撰元祐中師臣避免拜之禮執政辭

遷秩之命蘇軾當撰答詔言其不可卒如所請今

除用執政非節度統軍免拜遷秩比二人辭免不

允詔書臣未敢具草

案白居易事唐書本傳不載孟元陽傳憲宗五年入為右羽林統軍蓋諫而不從也東坡乞允文彥博等辭免拜劄子云臣近奉聖旨撰賜文彥博呂公著今後入朝免拜詔書今又降准內降指揮撰不允彥博辭免拜批答臣謹按祖宗舊例如呂端之流以老病進對亦止於臨時傳宣不拜臣是有司守典禮兼恐彥博公著終不敢當以臣愚見不若允其所請若聖恩優閑老臣眷禮不已通其朝見問政傳宣不拜足以為非常之恩所有不允批答臣未敢撰又乞允安壽辭免轉官劄子云臣今准內批安壽辭免右光祿大夫降詔不允臣竊謂朝廷以執政六人五人進用故加遷秩以慰其心豈位冠西極委寄至重豈有見人罷用即以介懷今聖力辭正為知難臣欲奉命草詔不知所以為詞伏望聖慈從其所請宋史周必大傳張說再除簽書樞密院給事中莫濟封還錄黃必大奏曰昨舉朝以為不可陛下亦自知其誤而止曾未周禮此命復出貴戚須政公私兩失臣不紹熙間按光宗初即中改具草上批王暉疾速誤入齊必大予宮觀

誰熙載自遙郡觀察使除正任辭免降詔倪思封還詞頭亦引蘇軾論不當撰辭免不允詔者凡三嘉定 寧宗在位十四年 中師彛 全云未 知臨安府辭免蔡幼學 全云字行之止齋弟子以當草詔奏曰不允必有褒語臣無辭以草淳祐 閣按理宗在位十 州人淳祐七年參 參知政事尤焞 全云號木石先生焞 知政事宋史有傳 答詔此禁林繳奏故事也唐末韋貽範起復 命韓偓草制偓曰腕可斷麻不可草上疏論之明日百官至而麻不出此非盛世事故前輩不以為故實 元坵案唐書韓偓傳辛卯韋貽範母喪詔還位偓草制上言臣 則毀瘠則廢務勤則廢哀此非人情可處也學士使馬從館逼偓求草偓 曰腕可斷麻不可草從館曰君求死耶偓曰吾職內署可默默乎明日百官 至而麻不出 葉水心蔡行之墓誌曰公福州瑞安新城里蔡氏名幼學字 行之乾道八年進士直學士院時趙師魯知臨安府公當不允詔奏師魯之 為人與其行事象耳目素具也於是四與京邑非臣所知不允當有褒詔臣 無辭以草遂止

誰熙載自遙郡觀察使除正任辭免降詔倪思封還詞頭亦引蘇軾論不當撰辭免不允詔者凡三

嘉定 寧宗在位十四年 中師彛 全云未 知臨安府辭免蔡

幼學 全云字行之止齋弟子以當草詔奏曰不允必有褒

語臣無辭以草淳祐 閣按理宗在位十

州人淳祐七年參 參知政事尤焞 全云號木石先生焞

知政事宋史有傳 答詔此禁林繳奏故事也唐末韋貽範起復

命韓偓草制偓曰腕可斷麻不可草上疏論之

明日百官至而麻不出此非盛世事故前輩不

以為故實 元坵案唐書韓偓傳辛卯韋貽範母喪詔還位偓草制上言臣

則毀瘠則廢務勤則廢哀此非人情可處也學士使馬從館逼偓求草偓

曰腕可斷麻不可草從館曰君求死耶偓曰吾職內署可默默乎明日百官

至而麻不出 葉水心蔡行之墓誌曰公福州瑞安新城里蔡氏名幼學字

行之乾道八年進士直學士院時趙師魯知臨安府公當不允詔奏師魯之

為人與其行事象耳目素具也於是四與京邑非臣所知不允當有褒詔臣

無辭以草遂止

蔣希魯居姑蘇延盧仲甫 後圃希魯曰亭沼粗適

恨林木未就仲甫曰亭沼譬爵位時來則有之林

木譬名節非素修弗成 何云東坡先生嘗云登榭如富貴時至

東都事略六十蔣堂傳堂字希魯常州宜興人舉進士官禮部侍郎為人脩

潔遇事不稍屈延後進如不及 宋史盧秉傳秉字仲甫湖州德清人未

冠有雋譽嘗謁蔣堂坐池亭堂曰池沼粗適恨林木未就耳秉曰亭沼如爵

位時來或有之林木非培植根株弗成大似士大夫立名節也堂賞味其言

曰吾子必為佳器中進士甲科官龍圖閣直學士元祐中知荆南劉安世論

其行鹽法虐民降待制

歐陽公辨尹師魯誌曰若作古文自師魯始則前有

穆脩鄭條輩及有宋 從何本增 先達甚多 何云如王元之

所謂先達 不敢斷自師魯始也 宋歐陽公作尹師魯墓誌當時

其多也 有議其文太簡者故作論以附

詩文之後云又曰師魯之語用意特深而語簡蓋謂師魯文簡而意深又思平生作文推師魯一見展卷疾讀五行俱下便曉文深處因謂死者有知必愛此文所以慰之

友南豈無小子輩哉 條之名不著館閣書目有鄭條集一

卷條蜀人自號金斗先生名其文金斗集 元坊案歐陽公尹洙

墓誌曰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少舉進士及第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穆脩字伯長鄆州人擢進士第初授泰州司理參軍集三卷宋史入文苑傳 朱子名臣言行錄稱洙學古文於脩陳振孫亦云洙兄弟從脩學古文范文正尹師魯集序曰五代文體卑弱皇朝柳仲塗起而廢之洙楊大年專事藻飾請右道不通於用廢而弗學者久之師魯與洙伯長力為古文歐陽永叔從而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變而古 柳河東集載洙後序曰國初文章承唐末五代之弊卑弱不振至天聖間洙伯長與洙仲塗之歐陽文忠尹師魯和之始力始回天下乃知有韓柳 善錄解題目錄類中與館閣書目三十卷秘書監海陵縣叔進等撰淳熙五年上之著錄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 同朝王士正居易錄二十一宋古文始於柳開穆脩鄭條三人柳穆今有集人多知之條蘇州人天聖八年王拱辰榜第三甲進士咸平三年陳堯咨榜進士為之子也兄修景祐三年王堯榜進士及第見姑蘇科第表與脩開書目云蜀人不同

困學紀聞注 卷十五 十六 祁寬問和靜尹先生曰伊川謂歐陽永叔如何先生

日前輩不言人短每見人論前輩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呂成公與朱文公 論胡子 書曰孟子論孟施

舍北宮黜曰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所以委曲如此者以其似曾子子夏而已若使正言聖門先達其敢輕剖判乎文公答曰和

靜之言當表而出之 元坊案書錄解題備家類尹和靖詩錄四卷明語 朱子答呂成公別紙云養忠厚華美淨之論甚善要當以此為主而剖析精微之功自不相妨耳和靖錄中謂伊川未嘗言前輩之短此意甚善和靖之言當表而出之

劉應起時可淳祐 理宗十七年 辛丑改元 初為太學博士言定大計曰謀之而臧則文子文孫宜君宜王謀之不臧則生天王家以為大感此人所難言也

建炎 閣按高宗初即位丁未改元 李綱去而潛善伯彥相 案黃潛善汪伯彥力主幸東南避敵

上意已決綱謂國之存亡於是為存否當以去就爭之疏上留中遷左僕射汪黃當國 紹興趙鼎張浚去而

檜相 檜主和議鼎力求去位浚論善星之變檜怒令臺諫交論浚尋居永州 檜死其黨迭為相 萬

位 呂成公淳熙四年輪對劄子有陛下聖躬獨勞而無羣臣之助之語 慶元後政在侂冑嘉定

後政在彌遠端平 閣按理宗在位十年甲午改元 訖景定更一相則曰更化然姦臣弄權之日常多陽淑消而陰慝長危

亡之證所由來漸矣陰凝冰堅極於似道邵子謂禍在夕陽亭一語 何云見第 遂與西晉同轍哀哉 全

困學紀聞注 卷十五 十九 蘇紳梁適謂之草頭木脚其害在士大夫薛極胡渠

謂之草頭古天下苦其害在民 元坊案書錄解題始與項木脚隱寓其姓也既同附申官得乘政視朝士自三司使楊察而下皆受其擾焉 案紹翁四朝聞見錄丙集薛會之極胡仲方梁皆史所任也諸人伏聞言事以民謫謂胡薛為草頭古天下苦其害其姓也謂梁我生民莫非爾極象其名也 薛極胡梁薛子述趙汝述四人陷附史稱遠當時又謂之四木

朝野雜記載開禧 閣按寧宗在位十一年乙丑改元 貪濁之事詳矣繼其

後者又甚焉當時謂侍從之臣無論思有獻納他可知矣以陰召陰極於天下無邦 全云此魏公鶴山語以

台吳子良木筆雜鈔○元坊案周密奏辛雜誌後集朝野雜記所載韓平原送壽禮物各列之天聖觀節問觀者為之駭然以近世觀之每有饋遺惟恐外人窺伺肯張皇以眩眾目哉嘗聞有問師師德三十皮籠袴結甚嚴其承受人不過齋書函及魚鮓小匣投納而已籠中之物雖承受人亦所不知也其視平原之事何趨焉萬



仁宗閱審刑奏案有次公而梁適對以黃霸蓋寬饒

字高宗閱刑部奏案有生人婦而湯思退對以見

魏志杜畿傳皆簡上知至輔相然以記問取人則

許敬宗賢於竇德元矣元圻案宋釋文堂玉堂清話梁丞相適

奏案中有臣僚名次公者仁宗問曰因何名次公判院明法登仕不能即對

時梁代對曰臣聞漢高祖字次公必以高字而名也由是不十年至台輔

沈存中夢溪筆談云景祐中有使臣何次公具獄主判官方進呈上忽問此

人名次公何義主判官不能對脫莊敏越次對曰前漢黃霸字次公蓋以霸

大王也上領之宋史梁適傳載其事龐籍傳不載漢桓寬亦字次公酷吏

義縱傳之張次公則名也湯思退字進之處州人宋史本傳不載此事

三國魏杜畿傳注臣前所錄皆亡者委今擬送生人婦也唐書蘇貞傳許

敬宗字延族杭州新城人帝封泰山以敬宗領使次漢陽帝問黃德元此

謂帝何也德元不對敬宗曰臣能知之昔帝願頭始居此地也後見吾氏因

其後夏后相因之為憲泥所滅后緒方派逃出自費在此地也後見吾氏因

之而為夏伯昆吾既衰湯滅之其頌曰章願既伐昆吾夏桀是也至春秋時

衛成公自楚邱徒居之左氏稱相奪于享以舊地也由顯顯所居故曰帝邱

實德元威從孫高宗麟德初進左相本傳稱其勤職納已而寡學術

困學紀聞注 卷十五

子

四瀆濟水獨絕朱全忠篡唐降昭宣帝為濟陰王嘉

定末濟王之封豈權臣亦取濟水之絕乎又蕭衍

篡齊降和帝為巴陵王而濟王亦降封巴陵公非

令典也為大臣者不知則不學知之則何以示後

開按宗室王城傳德祐元年試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王應麟請更封大

國表墓錫錫者謂迎善氣銷惡運莫先於此陞封鎮王謹昭憲以田萬畝

賜其家遺應麟致祭○元圻案後漢書郡國志河內郡有封城溫縣子所都

濟水出王莽時大旱遂枯絕鎮王城希聖之子也初沂濟惠王薨無嗣以

城為之後賜名均等賜名貴和太子詢薨立為皇子賜名城封濟國公城

宮壁有與地因城指項歷曰吾他日得志置史彌遠於此及嘗呼彌遠為新

恩以他日非新州則恩州也彌遠聞之大懼時沂王廢未有後選宗室希瓚

之子約繼之彌遠獨與御清之議曰星子不堪負荷開後沂師者甚賢今欲

封濟王實慶元年正月湖州人潘壬與其弟丙謀立茲事平遂於州治

追奪王爵降封巴陵縣公

紹興建儲欲更名燁周益公謂與唐昭宗同開按孝宗

本紀編音

字蓋唐昭 而亟改之景定理宗在位三十建儲更名乃與

蜀漢後主太子同咸淳末命嗣君之名又與唐中

宗同而當時無言者元圻案周益公紹興淳熙兩朝內稱詔跋曰

呂廣問語臣皇太子改名從大從華臣謂與唐昭宗同音可乎廣問丞

告丞相取旨制擬定乃用今名宜而初不復改矣錢氏大昕養新錄

七宋史度宗本名孟啓淳祐十一年賜名改寶祐元年立為皇子改賜名

景定元年立為皇太子賜字長源若蜀漢後主太子名禪與度宗名不同厚

於於景定帝不當有誤豈宋史轉不足信耶抑厚源誤記三國志耶理宗

咸淳十年七月嘉國公昇即位異說文作景從日中視經古文以為顯字唐

中宗名顯

范正獻公唐曰後世人君觀史而宰相監修欲其直

筆不亦難乎其論正矣然自唐姦臣為時政記而

史益誣近世尤甚余嘗觀寶慶日歷欺誣之言所

謂以一手掩天下之目所恃人心公議不泯耳元

目學紀聞注 卷一五

案通鑑唐紀太宗貞觀十七年初上謂監修國史房元齡曰前世史官所記

借不令人主見之何也對曰史官不虛美隱惡人生見之必怒故不敢獻上

曰朕欲自親國史知前日之惡為後來之戒公可撰次以聞冊府元龜國

史部記注漢魏隋則天長壽初為文皇左丞同修國史臺平章事表請天下

所書軍國政事即幸出一人專知撰錄為時政記每月封送史館宰相撰

時政記自始也宋黃裳梁紉漫志唐故事宰相得於閣內及廷英奏論

政事退歸中書雜知印宰得書其日德音及凡宰臣奏事付史館名時政

記其後漢書謂所奏事非一端移數刻之久或但記出已之辭而忘同列之

對恐有遺漏乞令宰臣人自為記國初以還家之言詔虛多避錄時政月送

史館然之不能載書太平興國末直史館胡旦言五代自唐以來中書撰密

皆撰時政記周顯德中密院置內廷日歷掌令樞密院依舊置內廷日歷詔

自今軍國政事委參知政事李昉撰錄樞密院令副使一人纂集每季送

史館助因請每月先奏御後付所司時政記奏御白助始

葛文康勝仲與王黼書曰天下無事則宰相安宰相生

事則天下危元圻案宋史文苑傳七葛勝仲字魯卿丹陽人紹聖四

年進士再知湖州巧制蹄卒議文康東部事略一百

六王黼傳黼開封祥符人舉進士宣和二年拜少宰由通議大夫趨入官為

特進自國初以來命相未有也遂入李真嗣不得志於其國亡來歸我言遂

不可取若結女真其間之則不晉所制黨黨之地可復徽宗只問大臣皆以為

不可補曰中國與遂離為兄弟之邦然彼之所開憂慢我者多矣且兼弱攻

珠武之善經也今置弗取則女真獨強吾不免事之中原地恐非我自也  
而童貫伐燕無功厚賜女真得其空城九朝編年備要徽宗宣和九年顯謨  
閣待制知湖州葛勝仲與王黼勝姻與書曰天下無事則宰相安宰相生事  
則天下危願公享宰相之安無使天下至於危也

胡文定公自登第逮休致凡四十年實歷不登六載

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此黃勉齋朱子行狀語道義重而爵位輕

所以立言不朽元圻案初文定公於哲宗紹聖四年丁丑中進士第

紹興十八年戊辰中進士第宗慶元二年壬子以論朱勝非罷職朱子於高宗

嚴罷祠四年戊午乞致仕宋劉時舉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之六十六三月甲

子朱熹卒朱子居榕庵無一念不在於國然其難進之禮屬易退之節故

其與世動輒離自致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

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無名氏宋史全文二十八光宗紹興

五年閏十月戊寅待講朱熹以上疏件韓侂胄罷朱子以十月辛卯入見中

問進講者七內引酒身奏事者再而對賜食者在朝甫四十六日

邵公濟何云築室健為之西山告家廟文曰少時得大

父平生之言于汝穎大夫士曰世行亂蜀安可避

居焉大父學通天人足以前知矣宣和國亂先人

載家使蜀免焉原注大父康節先人伯溫也

梁世榮錄南軒語云溫公作相夫人聞其終夜長吁

問之曰某所奏盜賊某所又奏某事吾為宰相使

天下如此所以長吁也按溫公集張夫人終於元

豐五年此記錄之誤也元圻案溫公叙清河郡君文曰清河郡

之女端明殿學士司馬光之妻也年十六適司馬氏夫登朝封清河縣君及

為學士改郡君年六十元豐五年正月壬子晦終於洛陽東坡溫公神道

碑曰公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退居於洛十五年及上即位太皇太

后攝政起公為門下侍郎遷正議大夫遂拜左僕射而公臥病以元祐元年

九月丙辰朔薨計距張夫人之歿已五年矣

乾道壬辰黃定對策謂以大有為之時為改過之日

月又云雖有無我之量而累於自喜雖有知人之

明而累於自恃又云欲比迹太宗而操其所不用

之術顧眄周行類不適用則曰腐儒曰好名曰是

黨耳於是始有棄文尚武親內疎外之心何不因

羣情之所共違而察一己之獨嚮其言皆剴切孝

皇擢之第一有以見容直之盛德而秉史筆者未

之紀焉元圻案書錄解題歌詞類鳳城詞一卷三山黃定對策之撰乾道

徐景說元以書義冠南宮上書言時宰姦深之狀曰

不與天下之公義爭而與陛下之明德為仇每潛

沮其發見之端周防其增益之漸使陛下之明德

不得滋長廣充以窺見其姦而或覺之也其先也

困學紀聞注卷一五

奪陛下之心其次奪士大夫之心而其甚也奪豪

傑之心景說由是著直聲何云真儒儒○元圻案宋史徐景說傳

祐四年試禮部第一授杭州教授時史嵩之挾遠功要君植黨顯國上疏

歷言其姦深之狀見者吐舌 霖書又云其術非章章然於人使之為小

人也恒於善類之中擇其質柔氣弱易以搖奪者親任一二其或稍有異已

則潛棄而擯遠之以風其餘彼持名節之心不足以勝其富貴之欲義利之

辨終暗於妻妾富室之私則亦從之而已其後賈似道以權術牢籠有名士

不愛官爵以小利啗之使言路斷絕成禍肆行皆是術也藝門以腐儒目之

過矣 趙汝騰庸齋集有贊徑坂使君講席之盛詩云立天地心鳴道鐸關

生靈眼識師儒其推挹如此徑坂蘇別字

唐及國初策題甚簡蓋舉子寫題於試卷故也慶歷

後不復寫題喪失之繁今有數千言者問乎其不

足疑問按蔣之奇傳英宗時舉賢良方正及對策失書問目報罷則謂慶

第幾問然蔣之奇傳失書問目當謂此○元圻案續通鑑長編一六六仁

宗慶歷二年貢昌朝請罷舉人試院所寫策題從之聞氏不得見長編故以

嘉祐制策曰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爲京師此晉謝安之言也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此唐陸贄之言也

二蘇公之對不能無所遺問按二當作大東坡止對不可擾

轉重之相權爲召穆公不及陸贄故曰有遺且此乃景王時單穆公非厲王時召穆公也尤誤○元折案陸宣公論進瓜果人擬官第二狀謹按命秩之載于甲令者有職事官有散官有勳官有爵號其流有四然其掌務而校者惟繫於職事之一官以序才能以位資德此所謂施實利而寓之虛名者也其勳散爵號三者所繫大抵止於服色資蔭而已以駁崇貴以甄功勞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其實利者也虛實交相養故人不得輕重互相制故國不廢權通鑑齊紀高帝建元元年帝以建康居民錯雜多姦欲立符伍以相檢括王儉諫曰京師之地四方輻輳必欲持符於事既煩理成不獲謝安所謂不爾何以爲京師也乃止此語蓋書謝安傳不載東坡對策曰惟制策有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爲京師政在擿姦或曰不可擿獄市此皆一偏之說不可以不察也夫見其一偏而概舉以爲說則天下之說不可以勝舉矣自通人而論之則口治內所以爲京師也夫惟制策有錢貨使不獲獄市而害其爲擿姦則夫曹參者是爲通逃主也伏惟制策有錢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昔召穆公曰民患輕則多作重以行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以行之亦不廢重輕可收而重不可廢不廢而過字失於重此制錢貨之本意也命秩之相權出於口而無窮秩者民力

困學紀聞注

卷十五

五

之所供取於府而有限以無窮養有限此虛實之相養也 司馬溫公論制策等第狀曰近蒙差遣覆考應制舉人試卷內固兩號所對策辭理俱高絕出倫輩然卷所對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者一兩事與所出差外臣遂與范鎮同議以圖爲第三等卷爲第四等注云狀既上而執政以卷所試進呈欲黜之上曰其言切直不可棄也乃降一等收之即蘇轍也固蓋當時彌封之號即今科場之紅號也固即東坡之卷然則王氏所云二蘇公乃兼指東坡穎濱耳聞氏所云似未詳核

龜山誌游執中日嘗以晝驗之妻子以觀其行之篤

與否也夜考之夢寐以卜其志之定與未也 全云沈

自厲之言本此 龜山集第三十卷游執中墓誌曰其學以中庸爲宗以誠意爲主以閑邪寡欲爲人德之門嘗以晝驗之妻子云云 呂成公雜說引此四語謂須於此等處常常體察最可驗學力 執中名復游定夫先生之族父也

紹興隆興主和者皆小人開禧主戰者皆小人 問按時

亦主戰余謂此即西涯樂府云議和生國體死國恥兩太師竟誰是潘辰哥都無一是者也 全云道忠簡是且未肯降心者與史文惠不同文惠以力不足爲言是其辭量而行又與湯思退不同又云世多咎辛稼軒和開禧之議然開禧未嘗能用稼軒也木心則謂認矣 何云趙

忠簡亦主和議史道翁持論老成不容以小大概之○元折案宋史道翁傳再相或議其無所設施非開之日今日之事如人患羸當靜以養之復加攻必傷元氣矣金人遣使議和朝論以爲不可信上怒鼎曰陛下於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誓今屈已請和不憚爲之者以梓官及母后耳羸臣憤憤之辭出於愛君不可以爲罪史浩傳張浚將國恢復上以問浩浩奏先爲備禦是謂其規備聽淺謀之士與不教之師寇去則論賞以邀功寇至則飲兵而遁跡謂之恢復得乎 宋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丙集孝宗奮志於恢復史公浩以爲不先自治安可圖遠與張公後諸難於天子凡五日後乃見上曰史浩之意已不可奪惟陛下下英斷於是三省樞密院而命將出師浩力請罷歸 趙鼎字元鎮解州聞喜人相高宗諡忠簡史浩字直翁明州鄞縣人相高宗諡文惠嘉定十四年追封越王改諡忠定 隆興主和者又有李禧陳敏輝元吉唐文若陳俊卿事詳齊東野語第二卷 隆興主和者又摺曰今日論國計者大抵有三曰戰守和戰誠進取之勢而亦有難舉之失守固自治之術而亦有持久之難至於和之策則下矣今日所當爲者非戰無以復讐非守無以制勝則南渡後國維之要蓋於此矣 開禧主戰者韓侂胄蘇師旦鄧友龍皇甫斌等

呂文靖簡爲相非無一疵可議子公爲名相而揚其

父之美史直翁浩爲相非無一善可稱 何云

爲權臣而掩其父之美易曰有子考无咎 全云直翁固是良相

困學紀聞注

卷十五

五

其萬宋應陳楊葉諸公乾澤大儒一舉盡之矣且申公所不及○元折案史稱夷簡爲相深謀遠慮有古大臣之度焉在位日久頗務收恩避怨以固權利郭后之廢成其君之過舉皆莫大焉

嘉定癸未禮闈策士云發德音下明制寧皇 問按皇

詔下謂之遺詔蓋避時宰家諱也 全云時宰乃史彌遠其

蔣良貴簽判安吉州時水災後脩城郡守趙希觀

屬良貴作記用浩浩字希觀欲改良貴不可曰以

宗室而避宰相父名此非藝祖皇帝所望於金枝

玉葉也聞者壯之 元折案宋史蔣重珍傳重珍字良貴無錫人嘉

李本傳不載此條可補宋史之闕 張俊爲樞密使其父名密紹興十一年

四月甲午得旨以樞使稱之

胡文定父子奏疏以春秋之義扶世道正人心可以立懦夫之志此義不明人欲橫流始也不知邪正

全云陳賈傅伯  
壽胡絃之徒也 終也不知逆順 全云雷黃之徒也

唐內殿無逸圖代以山水開元天寶治亂所以分也

仁宗寶元初圖農家耕織於延春閣

何云虞伯生題樓攻媿耕織圖

詩序云前代郡縣所治大門東西壁皆畫耕織圖使民得而觀之蓋兼以勸牧民者不獨延春也 全云南渡之初樓璣以耕織圖進攻媿之父也璣官至揚州安撫

取祕書省圖書進覽陳師錫奏曰六經載道諸子

談理歷代史籍祖宗圖書天人之蘊性命之妙治

亂安危之機善惡邪正之迹在焉以此為圖天地

在心流出萬物以此為畫日月在目光宅四海觀

心於此則天地沖氣生焉注目於此則日月祥光

麗焉心以道觀則正目以德視則明

困學紀聞注 卷十五

能實其言於坐右則必能監成敗別淑慝矣以規

為瑣聽之藐藐而畫學設焉黍離麥秀之風景其

可畫乎

集證唐書崔植傳長慶初穆宗問正觀開元治道植曰元宗即位

戎其後朽暗乃易以山水圖稍急於勸令願陛下以無逸為元龜 玉海百

六十三寶元元年十月改萬春閣為延春閣兩壁畫農家耕織圖見於紹興

五年三月甲午之聖訓 樓鑰耕織圖後序高宗皇帝紹興中與備知民瘼

伯父琦時為於潛令念農夫蠶婦之作苦究訪始末為耕織二圖耕自浸種

以至入倉凡二十一事蠶自浴蠶以至剪帛凡二十四事事為一圖係以五

言詩賜對之日遂以進呈王音嘉獎宣示後宮○元圻案紹興五年三月甲

午趙鼎奏近久雨恐傷苗稼欲下臨安府祈請孟庚沈與求曰多雨天氣久

寒蠶損其桑帝曰朕見令禁中蠶蠶庶使知稼穡難祖宗時於延春閣兩

壁畫農家耕織圖甚詳元符閣因改山水 宋史陳師錫師錫字伯修

建州建陽人熙寧中游太學有儒聲及廷試神宗擢為第三蘇軾薦其學術

淵源行已深素議論剛正器識靖深德行退於古人文章冠絕於當世官

考功郎中出知穎濬滑三州師錫始與陳確同論京下時號二陳 宋俞允

命題不知檢選幾許人也 宋史張去華傳去華嘗獻所著元論論大旨以

養民務穡為急真宗深所嘉賞命寫雜素為十八軸列置龍圖閣之四壁孫

紹興閒李誼言漢循吏傳六人而五人出於宣帝酷

吏傳十二人而入人出於武帝唐循吏傳十五人

而出於武德貞觀之時者半酷吏傳十二人而出

於武后之時者亦半吏治觀上之趨嚮

人酷吏上下十八人 集證漢書循吏傳六人文翁在景武時王成黃霸朱

邑龔遂召信臣皆出於宣帝酷吏傳十二人鄧通在文景時留成趙禹義縱

王溫舒尹齊楊僕咸宜田廣明皆出於武帝可延年嚴延年成昭宣時尹

貴在成帝時○元圻案漢之張湯杜周史記列之酷吏班固以其子孫貴盛

別傳二人亦在武帝時

富文忠公使虜還遷翰林學士樞密副使皆力辭願

思夷狄輕侮之恥坐薪嘗膽不忘修政嘉定初講

解使還中書議表賀又有以和戎為二府功欲差

次遷秩倪文節公思曰澶淵之役捷而班師天子

下詔罪己中書樞密待罪今屈已盟戎奈何君相

反以為慶乃止

何云寇公員大員○元圻案東坡富公神道碑曰

遷翰林學士公見上力辭曰增歲幣非臣本志也特以朝廷方討元昊未暇

與虜角故不敢以死爭其政受乎慶歷三年三月遂命公為樞密副使辭之

愈力改授資政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七月復除樞密副使公言虜既通

好議者使謂無事邊備漸弛虜萬一收盟臣死且有罪非獨臣不致受亦願

陛下思夷狄輕侮中原之恥坐薪嘗膽不忘修政因以告納上前而罷 宗

史倪思傳思字正甫湖州歸安人乾道二年進士中博學宏辭科官禮部尚

書諫文節此事本傳不載

延平先生論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厲

廉恥為先

元圻案宋名臣言行錄外集十一李侗早歲聞道即其時星

必以明天理云云本末備具可舉而行非特空言而已 宋史道學傳李侗

字愿中南劍州劍浦人年二十四聞郡人羅從彦得河洛之學從之系年授

王時雍徐秉哲等為賣國牙郎而不忍以宋宗族交

與虜人者開封捉事使臣實鑒也李鄴以越守降

虜而袖石擊虜偽守者親事官唐琦也

尹徐乘者潘人為少尹一切搜括逼遷等事皆吳升莫偽將命而時雍乘者

朱文公謂蔡季通曰身勞而心安者為之利少而義

多者為之

信好學守死善道此吾輩八字箴

困學紀聞注

卷之五

三

與其子尤精率力戰不克死之開禧中某與公為僚公嘗慨然見語曰

元祐中李常寧

成之不足一日壞之有餘擢為第一景定中有權

倫魁者

之泰可以觀世道之消長矣

先儒論本朝治體云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

望而幹畧未優

丹八十一戰其一勝者張齊賢太原之役也

言於仁宗者見東坡所作墓誌○案東坡張文定誌無此語陳后山談業三

謂天子修實為辱而陛下神武可一戰勝也公獨曰陛下謂宋與契丹凡幾

骨寒膽破者儒也宗汝霖李伯紀不見阻於耿汪

黃三姦則中原可復警恥可雪采石御敵乃眇然

幅巾緩帶一參贊之功

紳不知兵介冑不知義而天下之禍變極矣

有知忠憲南軒弟子有趙方○元所宋東萊先生淳熙四年論對第二摺子

美之退乃閉其使密室中夜發兵二百人持一機負一東陽州城四面

人斬數百級獲馬二千器甲甚衆

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元具大懼遂稱臣

政和二年進士高宗即位初上巡幸東南

不能平因每事異議謂不可和而南仲力沮之

兵時顯忠未至王僅所留水軍軍船在而諸將未有統屬允文自建康來

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吾輩愧死矣

元祐諸賢不和是以爲紹聖小人所乘元符建中韓  
曾不和是以爲崇寧小人所陷紹興趙張不和是以

以爲秦氏所擠古之建官曰三公公則無私矣曰

三孤孤則無朋矣無私無朋所以和也

元祐案真西山  
第三劉子云元祐中稟稟向治矣惟其自爲子看小人得以乘之稔成結  
聖之禍宋史會布傳布字子宣學於元祐同登第拜右僕射韓忠彥居  
上然柔懦事多決於布布猶不能容時議以元祐紹聖均爲有失欲以大公  
至正消釋朋黨明年乃改元建中靖國邪正雜用忠彥罷去布獨當國明  
年又改元崇寧召蔡京爲左丞京與布異罷布爲觀文殿大學士知瀋州  
鶴山跋任諫議伯雨帖云徽考始初清明登顯衆正凡一時元內鉅憲如章  
蔡諸人悉從京徙天下以爲小宗此後考初志也皆布與韓師杜並相布  
扶私患夫一爲趙挺之所誤稍與韓異而鄧洵武愛與助之圖進華京由是  
復用布將授京以助已排韓不知京進而布亦斥去矣 趙鼎傳張浚在江  
上嘗遣呂社入奏事所言誇大每理之上謂鼎曰他日張浚與卿不和必  
臨安暨浚還乞乘勝攻河南海且罷劉光世軍政書論鼎與折衷實謂鼎  
能保全人不內侵乎光世界世爲將無故而罷之恐人心不安浚不悅焉  
嘗聞和議與檜意不合檜乘隙擠鼎

困學紀聞注 卷十五

蔡京之惡極矣曾布張商英是以竊君子之名

全云二  
人終不  
得爲君子○元祐案錢氏大昕曰曾布與蔡京立異故當時有君子之名且  
其柄國不久宋史列之資臣似過當矣史彌遠之資甚於從曾而反不在蔡  
臣之列何以爲信史乎 宋會敏行獨醒雜志云唐子西內前行爲張天覺  
作也天覺自中書侍郎除右僕射蔡京以少保致仕四海歡呼善類增氣時  
羣星見遠沒早甚而雨人皆以爲天覺拜相威召所致上大書商英二字  
以賜之 容齋隨筆十五張天覺爲人賢否上大夫或不詳知方大觀政和  
間時名甚著多以忠直許之蓋其作相適承蔡京之後京弄國爲姦天下其  
疾小變其政便足以致譽故家賢者之名靖康初遂與司馬公范文正同被  
褒典子以其實致之彼直姦人之雄爾爲諫官首攻內侍陳衍以播宣仁至  
比之於呂武乞追奪司馬公呂中公贈諡仲碑毀樓論文潞公背負國恩呂  
汲公勸諸先烈辨呂惠卿蔡確無罪元符末除中書舍人謝表歷詆元祐諸  
賢云當元祐之八九年擢黨人之二十輩平生言行如此而得美譽則以蔡  
京不相能之故然皆章子厚門下客其始非不同也京拜相之詞天覺所作  
是以得執政云 天覺商英之字鄧郡新津人宋史有傳

止齋曰國初以科舉誘致偏方之士而聚之中都山

是家不尚譜牒身不重鄉貫

全云宋人多輕去其鄉賢者不  
免譜牒之學亦至宋而衰○元  
祐案陳止齋與林宗簡書曰國初以科舉誘致偏方之士而聚之中都向之  
爲國蜀唐漢爲官者往往慕化從順願仕於本朝由是家不尚譜牒身不重

舉世悉由於進士合四瀆之流爲一而歸之海其不放而被原野乎

夫揚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乎號有厲以危小人之

復元祐諸賢似未知其危乃光之義

胡文定公曰宰相時來則爲不可擅爲己有余謂宰

相非久居之地也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元祐司

馬公是也

何云司馬  
公非久位  
理宗在位四  
年戊子改元 夸者死權 紹興之秦紹定

陳恕定茶法以中等爲可行張方平論鹽法以再權

爲不可

問按陳恕傳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各條利害恕問之第  
爲不可行於朝廷唯中等公私皆濟吾我損之可以經久於是始爲三法行  
之貨財流通張方平傳初王拱辰議權河北鹽方平見曰河北再權鹽何也

困學紀聞注 卷十五

王仲山以撫州降仲薤以袁州降禹玉

全云元豐故  
相王廷字 之子

也蔡叔厚

全云蔡北  
海崇禮 行賞詞云昔唐天寶之亂河北

列郡並陷獨常山平原能爲國守者蓋某卿真卿

二賢在焉爾等頃以家聲屢屢仕版未聞虧失浸

預使令爲郡江西惟兄及弟力誠不支死猶有說

臨川先降宜春繼屈

案撫州三國吳曰臨  
川袁州漢曰宜春 魯衛之政若

循一途雖爾無恥不媿當時之公議顧亦何施而

目見爾先人於地下哉

原注秦檜仲山之婿○元祐案王明清  
揮塵餘錄云王仲薤字豐文城公暮子  
建炎初知袁州虜人寇江西生矢守前籍兄仲山同時牧臨川以城降坐廢  
後秦會之再入相會之仲山語也豐文以啓懇之三黃紙漆書久無心於夢

蘇青瑋物尚有意於簡錄會之為開陳詔復元官奉祠放行 王珪字禹 王華陽人相神宗史稱其自執政至幸輔十六年無所建明當時目為三日 相公以其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云領聖旨退諭稟事者云已得聖 旨也 恭崇禮字叔厚高密人著北海集四十六卷此詞見集中

虞公以玉失國楚子常以佩喪邦近歲 閩按為理宗景 襄 定四年癸亥

陽之事亦起於榷場之玉帶 閩按唐書王泌為武靈節度使 吐蕃欲成烏蘭橋以通師知使

貪先厚遺之然後非彼成橋仍築月城以守之與襄陽事類類○元折案朱 季三朝政要三理宗景定四年盧州太守劉登版呂文德復盧州文德號黑 炭團整頓榷場言曰南人惟恃一黑炭團可以利誘也乃遣使獻玉帶於文 德求置榷場於襄城外文德許之使曰南人無信安豐等處榷場每為盜所 掠願築土牆以護貨物文德為請於朝開榷場於樊城外築土牆於鹿門山 外通互市又度宗咸淳二年襄陽自開互市以來北兵築城置堡江心起萬 人臺立墩星橋以通南兵之援時出師哨掠襄樊城外兵威漸振

淳祐甲辰宰相起復太學諸生黃愷伯等上書曰彌

遠奔喪而後起復嵩之起復而後奔喪徐仁伯兼

說書對經幄其言當帝心臺諫劉晉之王瓚胡清

獻龔基先聯章論仁伯上震怒夜出御筆逐四人

遂寢起復之命而相范杜明年仁伯卒人以爲毒

也 全云嵩之從子環卿上嵩之書諫其不宜繼位亦暴卒奉化應文煒者 其人慷慨喜言事與環卿善嵩之疑所上書出其手令史取文煒榜掠 文煒抗辭不屈而止見袁清 然其事竟不明白庸齋趙茂 容集則置毒事無可疑者

實誌之徐景說銘之 元折案宋史嵩之傳嵩之子子由彌遠從

罪惡公論不容不欲嵩之再相於是太學生黃愷伯武學士翁日善京學生 劉時舉宗學生與實建昌軍學教授盧欽等二百五十餘人皆上書論不當 起復不報又徐元杰傳元杰字仁伯上饒人史嵩之起復元杰適輪對言大 臣讀聖賢書畏天命畏人言士論所以深惡者實以陛下為四海網常之主 大臣尤當身任道揆扶綱常者也自開起復之命凡有父母之心者莫不 失聲與言及此非可使聞於鄰國也起復之命遂廢又云元杰疏出朝野傳 誦帝亦察其忠亮每從容訪天下事澤益中前議未幾夜降御筆逐四不 才臺諫 宋季三朝政要二淳祐四年史嵩之丁父爾忠憂詔起復石丞相 侍郎徐元杰上書令其終喪上不聽太學生黃愷伯等百四十人上疏曰嵩 之敗於無忌憚而經營起復為有彌遠故智可以效尤然彌遠所喪者庶母 也嵩之所喪者父也彌遠奔喪而後起復嵩之起復而後奔喪以彌遠 貪黷固位猶有顧藉丁艱於嘉定改元十一月之戊午起復於次年五月之

丙申未有如嵩之之匿喪罔上殄滅天常如此其慘也又淳祐五年杜範再 入相葬於位劉漢弼以腫疾死徐元杰暴卒謂諸公皆中書堂食無敢下 妨 宋周密癸辛雜識別集史嵩之之起復也徐元杰攻之甚力遂除起居 舍人國子祭酒仍撥行西掖未幾暴亡或以為嵩之毒之而死其妻申省遂 將醫官人從厨子置獄令侍御鄭崇督之竟不得其情徐霖上書力訴案不 能明此獄之冤不報去 范鍾字仲和蘭溪人杜範字成之黃巖人史稱鍾 為相直清守法重惜名器清德雅量與杜範字宗範齊名鍾諱文肅範諱清 獻趙汝騰字茂實太宗七世孫居福州宋史有傳著席齋集

自荆舒之學行為之徒者請禁讀史書其後經筵不

讀國風而湯誓泰誓亦不進講人君不知危亡之

事其效可觀矣 元折案王安石封荆國公又封舒王

小人之毀君子亦多術矣唐左拾遺侯昌業上疏極

言時病而田令孜之黨偽作諫疏有明祈五道暗

祝冥官於殿內立揭諦道場本朝鄒浩諫立劉后

而章厚之黨偽作諫疏有取他人之子之語其誣

善醜正不謀而同然不可泯者千萬世之清議也

元折案唐書宦者田令孜傳令孜既廢官爵除拜不得有假賜不以聞左 拾遺侯昌業不勝憤指言暨尹用權亂天下疏入賜死 通鑑唐紀傳宗廣 明元年考異曰續資治通鑑長編云侯昌業上疏其畧曰臣乃明祈五道暗祝冥官 諫息於班列之中願早過於閻浮之世又曰莫是唐家合盡之哉復是陛下 壽足之年又曰陛下暫停戲賞救蒼生於殿內立揭諦道場以無私財帛 供養諸佛用資世祿共力攘災云云 北夢瑣言曰侯昌業上疏極言時病 留中不出命於仗內戮之後有傳昌業疏詞不合事體其末云請開揭諦道 場以銷兵厲似為庸僧偽作也 東都事略鄒浩傳浩字志完常州晉陵人 舉進士除右正言時章惇用事既已廢孟后遂立劉氏為皇后浩上疏諫曰 孟氏罪廢之初天下不疑賢妃所為及讀詔書有別遷賢族之語於是天 下釋然不疑陛下立后之意在賢妃也今果立之則天下之所期陛下皆真 之信矣乞賜開納追停策禮別選賢族如初詔施行者宗怒除名新州管 章留中不下時蔡京之徒惡其言已也相與協力擠之乃偽為浩奏有陛下 廢孟氏之賢后立劉氏之賤妾又有取他人子而殺其母等語流布中外使 天下聞之真謂浩為有罪者 宋史鄒浩傳浩宗立召還還左司諫初浩還 朝帝首及諫立后事蔡京再三詢諫草安在對曰焚之矣退告陳瓘曰 其在於此乎異時蔡人妄出一紙則不可辨矣蔡京素忌浩乃使其黨為偽疏 言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遂再請衡州別駕

鄧志宏 閩按蕭沙縣人欽 謂崇寧以來蔡京羣天下學者 宗時官左正言

國學紀聞注 卷十五

納之費舍校其文藝等為三品飲食之給因而有  
差 案當時貢策上書謂宜近不宜遠宜少不宜老宜富不宜貧不如遵祖宗科舉之制 旌別人才止付於  
魚肉銖兩開學者不以為羞且逐逐然貪之部使  
者以學宮成壞為州縣殿最學校之興雖自崇寧  
而學校之廢政由崇寧蓋設教之意專以祿養為

輕重則率教之士豈復顧義哉 此條皆鄧志宏沙縣重修  
原注崇寧學校之事概見於此昔之所謂率教者猶若此今之所謂率教者  
又可見矣 何云此狀似道之以利啗三學也○元折案宋史蔡京傳京罷  
科舉法悉做太學三舍考選建辟雍外學於城南以待四方之士 王明清  
揮塵後錄曰太學生郭鼎上十詩備述花石之擾其末句云但願君王安萬  
姓國中何用不春風詔殊遂之靖康初李伯紀啓其事召對賜進士出身後  
為右正言著亮直之名有文集號耕圃遺文三十卷 周密癸辛雜詒後集  
曰三學之橫盛於景定景祐之際凡其所欲出者雖宰相亦直攻之使  
必去權乃與人主抗衡一時權相如史嵩之丁大全不郵行之亦未如之何  
也買似道作相度其不可以力勝遂以術籠絡每重其恩數豐其饋給增極  
學田種種加厚於是諸生啖其利而畏其威雖目擊似道之罪而不敢發

困學紀聞注 卷十五  
一語及賈遊君去國則上書贊美極意挽留今日曰師相明日曰元老今日  
曰周公明日曰魏公無一人敢少指其非直至魯港遺師之後始覺其罪無  
乃脫乎 齊東野語十七頁似道欲優學舍以過譽乃以校尉告身錢帛等  
俸京庠擬試時黃文昂方自江闖入為京尹益增賞格雖未幾猶獲數百千  
於是羣四方之士紛然就試時襄陽已失江淮日以通告有無名子作詩揭  
之試所云擊鼓驚秋地來九州赤子哭哀哀廟堂不問平戎策多把金錢  
補秀才

大觀 徽宗在位七  
年辛巳改元 八行因周禮之六行附以六德之忠和  
姦臣不學如此 案證玉海百十六大觀元年三月十八日甲辰詔士  
取旨釋褐又云書目有御製八行入刑條一卷刊石立之學宮士以其行之  
多寡視三舍選而犯八刑者不齒能改過又有二行乃聽入學○元折案大  
觀八年立八行取士科知台州李壽文以徐中行薦中行聞之盡毀其所為  
文入委羽山以避之或問之中行曰人而無行與禽獸等使吾得以八行應  
科目則彼之不被舉者非以類歟

真文忠公自箴曰學未若臨邛之逸量未若南海之  
寬制行劣於莆田之懿居貧媿於義烏之安 原注臨邛  
印燒鷄

困學紀聞注 卷一五

困學紀聞注 卷十五

困學紀聞注 卷十五

困學紀聞注 卷十五

困學紀聞注 卷十五

困學紀聞注 卷十五

困學紀聞注 卷十五

困學紀聞注 卷十五

山了翁而海惟荷收與之莆田陳必義為徐僑 集證宋史劉子真傳父  
史籍遺事國策室於自鳴山下以所開於韓廣李焘者謂門教授士爭負  
從之嘉定十七年遷居普寧直學士院卒諡文靖與之字正字廣州人紹  
熙四年進士門中授廣西提刑俄授廣西經略安撫使拜右丞相力辭乃  
得致仕卒諡清獻陳必義字師復興化人丞相復之子官至直秘閣必天性  
剛毅清道尤篤常為朱墨銘謂朱馬陽墨馬陰以驗理欲分寸之多寡自言  
居官必如顏真卿居家必如陶潛而深愛諸葛亮身死家無餘財庫無餘言  
庶乎能蹈其節者徐僑字榮甫義烏人淳熙進士入為秘書正字端平初與  
諸賢俱被召帝見衣履垢敝慨然曰卿可謂清貧○元折案此真文忠跋陳  
復齋詩語

上蔡先生初造程子程子以客肅之辭曰為求師而  
來願執弟子禮程子受之館於門側上漏旁穿天  
大風雪宵無燭晝無炭市飯不得温程子弗問謝  
處安焉如是踰月豁然有省然後程子與之語 元  
案朱子謝上蔡語錄後序曰先生姓謝氏名良佐字顯道學於程夫子昆弟  
之門篤志力行於從事諸公間所見最為超越

呂子約 全云大愚先生呂 曰讀明道行狀可以觀聖賢氣  
困學紀聞注 卷十五

象 元折案明道行狀伊川所作載二程遺書 宋史忠義傳呂祖僉以鄭  
象 為張杓羅點諸葛處端為名除籍田令遷太府丞以上書訟趙汝愚安  
所加者亦私心也所為文有大愚集

謙天授 定 之學得於蜀葛氏夷族袁道潔 觀 之學得  
於富順監賣香薛翁故曰學無常師 有郭字世家南平  
非夷族經作漢人吾作晉遇於相叩問二程子所見則成都治後橋橋郭  
贊氏復度得翁皆蜀之隱君子也故伊川曰易學在蜀○元折案宋史隱逸  
傳謙定學易於郭贊氏自見乃謂之象一語以入郭贊氏者世家南平始祖  
在漢為嚴君平之師世傳易學蓋象數之學也清康初呂好問薦定召為宗  
政殿說書不就愛背城大面之勝康遂其中蜀人指其地曰謙嚴稱之曰謙  
夫子 經義考二十一謙氏定易傳佚程過曰定涪州人嘗受易於弟中郭  
哉哉告以見乃謂之象與擬議以成變化之義郭本蜀人其學傳自嚴君平  
定見伊川於涪伊川欲與同修易書後和國許公薦於朝授通直郎

困學紀聞注 卷十五

困學紀聞注 卷十五

困學紀聞注 卷十五

困學紀聞注 卷十五

困學紀聞注 卷十五

困學紀聞注 卷十五



困學紀聞注卷十六

餘姚翁元圻載青輯

放史

漢河渠攷

美哉禹功萬世永賴云何漢世河決為害蓋自戰國

壅川壑鄰決通隄防重以暴秦水失其行故濱遂改

碣石九河皆淪於海微禹其魚遺黎之思披圖案謀

用綴軼遺闕按齊桓公時九河既同為一桓卒于襄王九年戊寅至定王

五年河徙故濱蓋下流既東水行不故上流乃決理所當然河之患始此恐

不待戰國也何云此致全以實據王橫之語為據齊桓塞河之說出自緯

書在戰國後不足徵信關子引之以為定王河徙之由未必然也全云緯

乃周之後定王一作貞王而合稱貞定王者也使是前之定王則五年當

宣公之七年春秋書大旱而不書河徙有是理哉○元圻案書正義引春秋

困學紀聞注卷十六

緯齊乾圖云移河為界在齊魯疆過八流以自廣公羊疏引尚書中候云齊

桓之霸過八流以自廣漢書溝洫志成帝初貢禹奏言隄防之作近起戰國

秦防百川各自自利王莽時大司空掾王橫言周禮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

所行非禹之所穿也

孝文十二年河決酸棗東潰金隄元圻案此史記河渠書漢

陳留郡酸棗縣原注今屬開封府集秦拔魏置縣原

地多酸棗金隄河隄在東郡白馬全云隄界括地志一

名千里隄在滑州白馬縣東五里郡縣志在酸棗

縣南二十三里原注與地廣記酸棗縣有金王尊為東郡

太守請以身填金隄程子曰漢火德多水災唐土

德少河患闕按宋敏求曰唐河朔地天寶後久屬藩臣縱有河事不聞

事耳余謂仍有一事唐書德宗時平為鄭滑節度使河決于

傲徒其流遠去樹隄自固人得以安何云冊府元龜開元十年六月博州

黃河堤壞滑州澤潞不可禁止合博漢趙三州刺史乘傳勞分理核使使

高總其事○元圻案漢書溝洫志夏謗言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

高至德善亭高四五丈又王尊傳尊字子贛東郡高陽人遷東郡太守河水

盛溢泛沒瓠子金隄為射率吏民投沉白馬河水神河伯尊親執圭璧使巫

策祝請身填金隄因止宿廬居隄上吏民數千萬人皆叩頭致謝尊終

不肯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准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動而水波稍却

迴環吏民嘉壯尊之勇節

孝武元光三年河水徙從頓邱東南流入勃海復決

濮陽瓠子注鉅野通淮泗郟居河北原注郟音倫後漢注音

二字載佳作句下流入勃海另漢勃海今天津衛地地理志所謂至章武入

海是也○元圻案史記河渠書今天子元光之中而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

野漢書武紀元光三年春河水徙從頓邱東南流入勃海五月河水決

陽記郡十六濮澤志元光中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溝洫志又

云是時武安侯田蚡為丞相食飽飽居河北河決而南則無水災

邑收入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壅塞壅塞之未必慮

天是以前不復塞也案鉅野河決之地史特終言不塞之故耳鉅野河北

四字似無庸并引

東郡頓邱縣原注今屬濮陽府濮陽縣集

勃海郡在勃海之濱原注今屬濮陽府水經注禹貢

困學紀聞注卷十六

日夾右碣石入于河山海經碣石之山繩水出焉

東流注於河河之入海舊在碣石今川流所導非

禹瀆也周定王五年河徙故瀆班固曰商竭周移

以上皆水經注第五卷文瓠子今開州城

濟州鉅野縣東北有大野澤即

鉅野也集證今屬山東曹州禹貢大野既豬清河郟

縣通典州郡十德州郟故城在德州平原縣西南原注大

平原縣注郟故城在德州平原縣西南原注大

名府夏

志注師古曰磔斃名即水經所云涑水又東過磔斃者

元封二年自泰山還至瓠子自臨塞決河築宣防宮

元圻案史記河渠書於是天子已用事萬里沙則還自臨塞決河沈白馬玉璽子河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防 漢書武紀元封二年夏四月還祠泰山至瓠子臨決河 溝洫志上既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夏封少雨上遣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河於是上召用事萬里沙則還自臨決河湛白馬玉璽令羣臣從官自將軍目下皆負薪實決河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防

水經二十瓠子河出東郡濮陽縣北河

子通宜 括地志故龍淵宮俗名瓠子宮亦名宣房宮

何云防房 在濮陽縣北十里決河在鄆城 集證今山東曹州府濮州東二十里舊城集 以南濮陽以北廣百步深五丈 皇二十二年攻魏決河其都決遠達大不可復補漢王橫云九域志濮州雷澤縣有瓠子河濮州濮陽縣有瓠子口萬里沙在濮州濮陽縣東阿縣有魚山一名吾山瓠子歌曰吾山平鉅野溢東阿今屬鄆州○元圻案在鄆城以南以下五字是武紀蘇林注文溝洫志上既臨河決悼功之不成道作歌曰功無已

困學紀聞注 卷十六

時矣吾山平吾山平今鉅野溢集證曰今山東泰安府東阿縣之西北有魚山

導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 元圻案此河渠書溝洫志文導俱作道

河渠書禹乃廝二渠以引其河 案溝洫志廝作

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

勃海 原注孟康曰二渠其一出自西南南折者也其一則黑川也臣

此行原注 貝邱貝州清陽縣 原注無寧四年省入清河縣 集證

是正文 原注山東東昌府清河縣地置貝邱 集證

濕水出東郡東武陽 原注省入大名府華縣瀘州朝城縣 集證

州府朝城縣東南有東武陽 原注山東東昌府華縣瀘州朝城縣 集證

武陽城西有故濕河 至千乘 原注青州千乘縣 集證今

入海 威烈王十三年晉河岸傾壅龍門至于底柱春秋

後河患見史傳始於此 閻按春秋成公五年夏梁山崩公羊傳

三日不流又先於威烈王十三年○元圻案史記正義曰大陸澤在邢州及趙州界一名廣河澤一名鉅鹿澤也 水經注五風俗通曰河播也播為九河自此始也同為逆河鄭元曰下尾合曰逆河言相逆受矣又曰大河故廣又東逕貝邱故城南即河馬彪郡國志所謂具中渠也又曰風俗記曰濕水東北至于千乘入海

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為屯氏河

地理志魏郡館陶縣河水別出為屯氏河東北至

章武入海 原注館陶今屬大名府通縣魏州貴鄉縣有屯氏河大河故大名府館陶縣夏津縣有屯氏河南樂縣有屯氏河故流 集證今山東東昌府館陶縣西有屯氏河自直隸元城縣流入即漢時屯氏河舊渠也屯氏河故流今直隸大名府大名縣東南有屯氏河故流屯氏河故流一名屯氏河明洪武初以清池縣省入滄州今屬直隸天津府州西南有古屯氏河一名屯氏河東臨清州夏津縣北有屯氏河故流今屬直隸大名府○元圻案水經注五屯氏河經魏郡南分為二清池縣別河北流至信都故城北地理志勃海之屬縣也東注于海屯氏河別河自平原城北首受大河故流東出亦通謂之篤馬河即地理志所謂平原縣有篤馬河東北入海行五百六十里者也

困學紀聞注 卷十六

元帝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絕

清河之靈縣鳴犢河口 案此師 地理志清河郡靈縣

河水別出為鳴犢河東北至脩入屯氏河 原注靈縣

州博平縣舊音條縣屬德州後屬魏州 集證今山東東昌府博平縣東北

有廢靈縣又東北有故黃河春秋時晉條邑漢條縣隋改為脩縣元屬河

間路今直隸河間府景州○元圻案水經注五大河故流又東北逕靈縣南

河水于縣別出為鳴犢河 地理志脩作脩師古音同屬信都國

成帝建始四年河決東郡金隄河隄成以五年為河

平元年三年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 元圻案成帝紀

決東郡金隄河平元年春三月詔曰河決東郡漂流二州校尉王延世罷塞

輒平其敗元為河平溝洫志後二歲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所塞敗者

半建始時復道王延世治之 平原德棣州 集證今山東濟南府平原縣西南 濟南齊淄州

集證今山東青  
南府淄川等縣  
有故千乘城

鴻嘉四年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溢李尋等言議者常

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

觀水勢元折案此瀋漁志李尋傳尋字子長平陵人也治尚書好洪範災

信都冀州信都縣禹導河北過降水即此亦曰枯

涿渠西南自南宮縣界入開本自信都縣以下二十

九河既道爾雅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

曰覆鬴五曰胡蘇六曰簡絜七曰鉤盤八曰鬲津

其一河之經流原注先儒不知河之經流遂亦簡案為一○元折案

復名先儒以簡案為單名固不倫矣爾雅所載但有八名其一不名者河之

經流也先儒不知河之經流不為異名故分簡案而為二漢許商曰徒駭是

困學紀聞注 卷一六

河本道東出分為八支審如許商所言則河自徒駭乃分為八審如許商之言則其一一為經流而其八者皆其支派也然據下文曰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道河入于海九者並列支派則其勢均也安得以下文曰又北播為九河同支派哉九河之地在漢平原郡以北許商曰徒駭胡蘇鬲津今在成平東光高縣界中唐孔氏云上言三河下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其餘不復知也爾雅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既知三河之處則其餘六者太史馬頰覆鬴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以徒駭原注許商云在成平簡絜鉤盤在東光之南成平之北理或然也徒駭清池許商云在成平何云地理志勃海郡成平下注云庫沱河民曰徒駭河○馬頰原注郡案部氏爾雅正義曰今河間府交河縣東有漢成平故城○馬頰原注郡德州安德縣字記在棧州高河北與地記即為馬頰也○集證地理今釋山東濟南府平原縣北有馬頰河東北經陵縣德平商河樂陵諸縣界其流或斷或積相覆鬴原注通典在德州安德縣集證地理今釋濟南郡德傳即馬頰河也覆鬴原注通典在德州安德縣集證地理今釋濟南郡德胡蘇原注通典在德州安德縣集證地理今釋濟南郡德安今德州平原縣北有胡蘇河○案胡蘇一作金郭氏音云胡蘇古字雅正義曰今河間府東○簡絜原注通典在德州安德縣集證地理今釋光縣有漢東光故城○簡絜原注通典在德州安德縣集證地理今釋○案爾雅正義云簡水通簡易水多約架是簡絜為一也○郭氏正義曰史記正義云簡水通簡易水多約架是簡絜為一也○郭氏正義鉤盤原注通典在德州安德縣集證地理今釋濟南郡德

二縣界流入至海勃縣東入海○案盤爾雅作股陸氏釋文云本又作盤李本作股云水曲如鉤折如人股故曰鉤股今案爾雅正義引李延云鉤盤言河水曲如鉤屈折如盤

兩津原注在饒安許商曰在兩縣與地記在

無緣集證地理今釋德州西南有兩津河東經吳橋寧津德平樂陵慶雲

諸縣界至海豐縣大沽口入海○案部氏爾雅正義曰詩疏云徒駭是九河

之最北者鬲津是九河之最南者爾雅之文從此而說也太史馬頰鉤盤文

在胡蘇之上則三者不成平之南東光之北也簡絜覆鬴在胡蘇之下則

三者不成平之南鬲津之北

太史原注不知所在○案爾雅正義引李延云今所

也鬲縣故城在今德州北

史馮大德徒駭通其水道故曰太史詩疏引孫叔然云太史者大德徒來

故依名云釋文引或云太史者史官記事之處導河書云太史在德州安

德縣東南經滄州縣

津縣西來之詳也

漢世近古止得其三唐人遂得其六

歐陽忞輿地記又得其一或新河載以舊名或一

地互為兩說皆似是而非無所依據案程大昌禹貢山

自漢至唐諸求九河甚悉漢世近古止得三派唐人集眾世積傳之語乃

說九得其六近古而采獲者少遠古而采獲者多已不可信至其顯然謬

誤者班固明以津沱為徒駭而不悟津沱不與古河相涉樂史

所說馬頰乃以漢世馬頰河當之此類皆其明不可據者也

鄭氏以

為齊桓塞其入流以自廣夫曲防齊之所禁塞河

非桓公所為也程氏大昌禹以為九河之地已淪於

海謂今滄州之地北與平州接境相去五百餘里

禹之九河當在其地鄴道元亦謂九河碣石苞淪

於海原注馬頰河在平原縣今德州樂史以為馬頰誤矣

方漢山云先儒謂徒駭即河之經流也蔡氏無所因承苟出胸臆何庸述而志之上誣爾雅三箋盛相堂百二云九河以下全本蔡九峯書傳原注皆當作正文程易曰云九河據爾雅之次五日胡蘇居九河之中邢昺疏云謂漁志許商曰徒駭胡蘇鬲津蓋原首中尾之三河以包其六是以下文即著其地曰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縣界中然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矣九河之次從北而南則太史馬頰覆鬴三河在東光之北居成平之南簡絜鉤盤二河在東光之南居鬲縣之北胡蘇為九河之中出者無疑矣其名曰徒駭者何也言九河分布派流胡蘇然舉其中者象形名之得包其九也扶蘇易為其象分布派流之形也胡蘇猶扶蘇七發曰龍門之桐根扶蘇注引說文扶蘇四布也史記上林賦垂條扶蘇七發曰龍門之桐根扶蘇於轉之皆得為胡蘇而胡蘇之命名居九河之中餘河則四布於其外故得象分布派流之形也孫炎曰胡蘇水流多散胡蘇然說義最精然指一河

困學紀聞注 卷一六

言而不知其為象九河之形猶皮傳也... 云及舍設藩盾注云盾可為藩衛者如今之扶蘇與據鄭義扶蘇漢時見有之物也詩山有扶蘇毛傳云扶蘇扶胥小水也曰小水則非木名可知蓋扶蘇登領字蘇胥又雙聲相轉○元圻案水經注五齊桓公世塞廣田居同為一河故自堰以北館陶慶陶具邱高般廣川信都東光河間樂成以東城地並存川瀆多七案堰謂沙邱堰程大昌禹貢論上唐之平滄二郡隔海而立其側出而在海北者平也其橫海而在海西者滄也以前九州言之平純為冀州則中分其地南當為兗北當為冀者也九河之播在大陸北大陸於唐為深州深與滄東西相距則九河入滄當趨北行是既以平為滄矣斜北之極又有逆河承之乃入於海則逆河之地當距平不遠矣合滄境南北言之以里數地蓋五百而逆以五百里海水為九河逆河之地也逆河當於北傍驪城之碣石以為冀境對東之碣石則正逆河注海之地也逆河當於此地注海而碣石正直其地其不真為禹河碣石也乎張揖嘗言碣石已在海中而道元引其言以主王橫九河滄海之論豈亦有見於此耶

平當使領河隄奏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無隄防壅塞之文元圻案此薄瀘志文事在哀帝初年賈讓於是陳治河上中下三策

程子曰河北見鯀隄無禹隄鯀堙洪水故無功禹則導之而已問按玉海曰以禹貢行河以春秋斷獄以三百五篇當諫書六經之用果止於是歟是自夫子既成六經後尚

困學紀聞注 卷一六 七  
為未試之書也痛心哉斯言 或有以九澤既陂陂亦堤也解者然陂水所鍾處非川也

賈讓言禹鑿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元圻案見清道志

水經 四 河水南過河東北屈縣原注唐慈州吉昌集西

原注注呂氏春秋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大溢逆流名曰禹水禹球通謂之孟門孟門即龍門之上口也○元圻案今本水經注曰禹水大子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口也○元圻案今本水經注曰禹水大日洪水大禹疏通謂之孟門故穆天子傳曰北登孟門九河之登孟門即龍門之上口也實為河之巨阨兼孟門津之名矣然淮南子實無此文呂氏春秋開春論愛類篇曰昔上古龍門未闢呂梁未發河出孟門大溢逆流無有邱廣沃衍平原高阜盡皆滅之名曰鴻水禹於是疏河決江為彭蠡之障有厚齋改淮南子為呂氏春秋與抑今本水經注誤作淮南子與厚齋當日所據

河水又南過皮氏縣原注河內府龍門集西

南出龍門口原注注大禹導河積石疏決梁山即經所謂龍門也崩道也瀉水李氏曰同州韓城北有安國鎮東臨大河有禹廟在山斷河出處禹鑿龍門起於唐張仁愿所築東受降城之東自北而南至此山盡兩岸崖壁峭立大河盤束於山峽間至此山開岸瀉然奔放聲如萬雷 問按東受降城在今朔州北三百五十里本漢定襄郡之成樂縣去禹貢龍門一

千五百餘里禹輕百姓力竟至此乎真正妄談 通典絳州龍門縣原注今屬 有龍門山即大禹所鑿三秦記云魚鼈上之即為龍否則點額而還通典州郡七 黃河北去縣二十

五里乃龍門口輿地記三十同州韓城縣有龍門山顏氏曰龍門山其東在今龍門縣北其西在今韓

城縣北而河從其中下流水經注砥柱山名禹治洪水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

若柱然故曰砥柱三穿既決水流疏分亦謂之三

門山水經河水又東 伊闕碣石見前問按伊闕並未見前宋地理志補注云熙寧五年廢伊闕縣為鎮入河南六年改隸伊陽○元圻案水經注曰北屈縣即夷吾所奔邑王莽之朕北也汲冢古文曰翟章救鄭次子南屈應劭曰有南故加北國語曰蒲與二屈若之聲也又河水又南過皮氏縣西注皮氏縣王莽之延平也故城在龍門東南不得延延皮氏方屬龍門也又十五洛水又東北過

困學紀聞注 卷一六 八  
伊闕中注京相璠曰今洛陽西南五十里伊闕外前亭矣張昺曰前讀為泉周北流故謂之伊陽矣春秋之謂黎也昭公二十六年趙盾使女宵守伊陽是也陸機云洛有伊陽其一焉又曰晉孫曰伊陽也出鞏穴三月則上渡龍門得渡為龍矣否則點額而還又魏土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大禹所鑿通孟津河口廣八十步巖際鑄斷造功尚存

洪口以東元圻案溝洫志實襄陽言臣竊按魏書西亭十八里至洪水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高山民屋百餘皆走山上水留十三日隄潰二所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執節七十餘里至淇水口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洪口以東為石隄多張水門

通典 州郡 淇水出其山東至衛州衛縣界入河謂之淇水口集證今衛輝府淇縣西北有淇水下流入衛河

新莽始建國三年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元圻案此漢書

魏郡相州大名府清河恩州集證今山東東昌府恩縣

王莽傳文

明帝永平十三年王景脩汴渠成元折案此後漢書明帝紀

詔曰自汴渠決敗六十餘歲原注平今既築隄理渠

絕水立門河汴分流復其舊迹見明郡縣志河汴渠

在河南府河陰縣原注漢陽縣唐屬孟州南二百五

十步亦名蕩蕩渠禹塞滎澤開渠以通淮泗漢命

王景脩渠原注漢書有滎陽滎渠如淳曰合滎口是也水經注王景

口歷來漢注本皆然不知蔡氏當日何緣讀今作滎遂生出滎地名稱河

從此兩見其書傳虞翻曰立乎學校臣竊恥之全云胡東漢水經注濟水

為欲改滎九峯滎之失而自造為北滎南滎則分一水為二水矣○

元折案後漢書循吏王景傳永平十二年議脩汴渠乃引見景問以理水形

便遂發卒數十萬遠景與王景脩渠滎隄自滎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景

乃商度地勢鑿山阜破砥柱直隄薄瀾防遏衝要疏決壅積十里立一水門

令更相潤注無復潰溢之患明年渠成又曰時有萬景能理水者顯宗詔與

將作壽者王吳共脩作後漢書吳景傳景乃不復為善水經注四

河水又東過滎陽縣北滎渠出焉注大禹塞滎澤開之以通淮泗即經所

謂滎渠也漢平帝之世河決壞未及得脩汴渠東便日月彌廣明帝永

平十二年議治滎渠上乃引樂浪人王景與將作壽者王吳治渠明年渠成

順帝陽嘉中又自汴口以東緣河積石為堰通渠成曰金隄蓋帝建章中又

增簡石門以遏渠口水盛則通注津耗則流河水又東逕入滎隄北漢安

帝永初七年令謁者太山于石門東積石八所皆如小山以捍衝波謂

之八激隄又七經文濟水與河合流東至北滎隄南東出過滎陽北滎氏

曰北字後人所加漢書溝洫志顏師古引水經濟水東過滎隄北字可辨

證滎注濟水又東滎石滎水注之顧氏震曰此十字及近刻並訛作經滎石

溪上又加南字胡渭禹貢錙指云上有北滎路故以此為南滎石字行考

下云世謂之滎石滎則石字非衍明矣經言滎路于此為南滎石字行考

陽縣下豈有兩滎陽縣乎後人不察前屬經文後屬注文故妄加南北字耳

目錄

卷一

九

目錄

卷十六

十

字述意懷注文攷後漢注無昌字唐書地理志定州有唐縣宋史地理志中

山府本定州政和三年升為府改賜郡名曰中山縣七有安喜有唐無唐昌

亦無并入安喜通典州郡原注嵐州宜芳縣原注嵐縣即漢汾陽

縣積粟所在謂之羊腸倉石磴滎委若羊腸焉原注

水經注按郡志常山南行唐縣有石臼谷集證今直隸正定府行唐縣

漢而行唐後魏行唐西有磁河○元折案後漢書郡志謂字平叔為第六

子也永平中理滎滎石白河從都慮至羊腸倉欲合通滎太原吏人苦役連

年無成轉運所經三百八十九隘前後及弱死者不可勝算建初三年拜到

謁者使監領其事訓考是應括知大功難立具目上言滎宗從之遂罷其役

更用驢犂成省費億萬計全活徒士數千人此條疑當入後漢書

張騫傳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元折案漢

書張騫傳

漢武帝以于闐案于闐即今之和闐在山出玉因名河所

出曰崑崙博雅即曰崑崙虛赤水出其東南阪河

水出其東北阪洋水出其西北阪弱水出其西南

阪河水入東海三水入南海見後漢書明帝紀永

云崑崙山在肅州酒泉縣西南山有崑崙之體故

名之原注宋文公曰一書之語似得其實水經通典以下皆州郡

吐蕃中河從西南數千里向東北流見與積石山

下河相連聘使涉歷無不言之吐蕃自云崑崙山

在國中西南則河之所出也尚書云織皮崑崙析

支渠搜案應劭曰禹貢析支屬雍州在河關之西千餘里羌人所居謂

西戎即敘後漢書云西羌在漢金城郡之西南濱

于賜支案後漢書西羌傳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別也其國近南

縣屬金城郡羌地是也續漢書河關原注縣屬金城郡今積石軍

餘里有羌謂之賜支蓋析支也然則析支在積石

之西案漢書地理志金城郡河關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北入塞內至章武入海過郡十六行九千四百里 是河之上流明矣崑崙在吐蕃中當亦

山在西羌之中 非謬原注楚辭注爾雅河出崑崙崑崙色白所乘并千七百一川色黃百里

間按通典察所謂古圖書即西本紀最是 唐藝文志有吐蕃黃河錄四卷

全云此條乃附見不應置章帝之下蓋帝之上○元圻案水經注二涼土

異物志曰蔥嶺之水分流東西入大海東為河源禹記所謂崑崙者焉張

騫使大宛而窮河源極于此而不達于崑崙也水經河水其一出于關

因南山北流與蔥嶺所出河合漢書西域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蔥嶺山一出

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

者也去玉門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皆自為澤

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為中國河云顧氏曰蒲昌海即羅布泊在關西

南積石山在青海境積石之西五六百里即星宿海今呼鄂敦格拉宋思本

所謂從地湧出如其井百餘者也鄧道元言河之所潛出于積石宜即指

星宿海 邵氏爾雅釋水正義曰河源所出之山唐人謂之崑崙新唐書吐

蕃傳劉元鼎使吐蕃還記其經見曰由洪濟梁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狹者可

涉秋夏乃勝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直大羊同風古所謂崑崙者

也東距長安五千里河源流澗後東北直莫賀延碛尾殆五百里廣五

十里北自沙州西南入吐谷潭繞狹故號磧尾應測其地蓋劍南之西今西

寧府界西南千四百餘里有大山厥色紫黑是產金銀唐人所謂崑崙山積斯

名矣自崑崙山以西又南迤西連諸山綿亘二千里其即古崑崙之墟與

元圻案此蓋帝紀文

困學紀聞注

卷十六

十一

靈帝光和六年金城河溢

金城郡今蘭會西寧湟州積石軍

歷代田制攷

秦廢井田開阡陌

通典

秦以一夫力餘地利不盡於是改制二百四十步

為畝百畝給一夫又以秦地曠而人寡晉地狹而

人稠誘三晉人發秦地利優其田宅復其子孫而

使秦人應敵於外大率百人則五十人為農五十

人習戰兵強國富職此之由朱文公開阡陌辯曰

說者之意皆以開為開置之開言秦廢井田而始

置阡陌也按阡陌者舊說以為田間之道蓋因田

之疆畔制其廣狹辨其橫從以通人物之往來即

周禮所謂遂上之徑溝上之畛洫上之涂洫上之

道也然風俗通云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又云河南

以東西為阡南北為陌二說不同今以遂人田畝

夫家之數考之當以後說為正蓋陌之為言百也

遂洫從而徑涂亦從而遂開百畝洫開百夫而徑

涂為陌矣阡之為言千也溝洫橫而畛道亦橫則

溝開千畝洫開千夫而畛道為阡矣阡陌之名由

此而得至於萬夫有川而川上之路周於其外與

夫匠人井田之制遂溝洫洫亦皆四周則阡陌之

名疑亦因橫從而命之也然遂廣二尺溝四尺洫

八尺洫二尋則丈有六尺矣徑容牛馬畛容大車

涂容乘車

道二軌路三軌則幾二丈矣此其水陸占地不得

為田者頗多所以正經界止侵爭時蓄洩備水旱

為永久之計商君以急刻之心行苟且之政但見

田為阡陌所束而耕者限於百畝則病其人力之

困學紀聞注

卷十六

十二

塗容乘車

道二軌路三軌則幾二丈矣此其水陸占地不得

為田者頗多所以正經界止侵爭時蓄洩備水旱

為永久之計商君以急刻之心行苟且之政但見

田為阡陌所束而耕者限於百畝則病其人力之

不盡但見阡陌之占地太廣而不得為田者多則病其地利之有遺又當世衰法壞之時歸授之際必有煩擾欺隱之姦而阡陌之地切近民田又必有陰據自私而稅不入於公上者是以盡開阡陌悉除禁限而聽民兼并買賣以盡人力墾闢棄地悉為田疇不使有尺寸之遺以盡地利使民有田即為永業而不復歸授以絕煩擾欺隱之姦使地皆為田田皆出稅以覈陰據自私之幸此其為計正猶楊炎疾浮戶之弊破租庸以為兩稅唐書食貨志凡授田者丁歲輸粟二斛三斛謂之租丁隨所出歲輸絹二匹布加五之一綿三兩麻三斤非蠶鄉則輸銀十四兩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三十日間加二日不役者日為絹三尺謂之庸自開元以後戶籍久不更造丁口轉死田畝賣易貧富升降不實而租調法弊壞至德宗相楊炎遂作兩稅

困學紀聞注

卷十六

十三

法夏商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夏商稅使以總之蓋一時之害雖除而千古聖賢傳授精微之意於此盡矣故秦紀鞅傳皆云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蔡澤亦曰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語見史記本傳所謂開者乃破壞剗削之意而非創置建立之名所謂阡陌乃三代井田之舊而非秦之所置矣所謂賦稅平者以無欺隱竊據之姦也所謂靜生民之業者以無歸授取予之煩也大事記解題三曰決裂云者唐虞三代井田之制分畫堅明封表深固非大用力以決裂之不能遽掃滅其迹也秦始皇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實田事見史記秦本紀使井田不廢何患田之不實乎程易田云應劭

風俗通之言見於秦本紀索隱所引者作河東以東西為阡南北為陌朱子謂阡陌引風俗通之言見於戴侗六書故者亦作河東以東西為阡南北為陌今風俗通及此載朱子之所引者蓋為河東為河南蓋不知南東其敵之制而轉寫者妄改之也夫阡陌之名自從漢人百畝千畝百夫千夫生義但欲有南東則阡陌各有縱橫其曰遂遂而溝溝者乃鄭康成氏以南敵國之以阡陌者非謂天下之田盡遂遂而溝溝也若東其敵則又遂說以列之不可以偏廢也至於阡陌則因乎遂人而名之義不繁乎敵與夫之千百而不妨其阡陌而阡陌之所謂不可與要惟變所適也余曾作阡陌考圖而詳辨之矣

漢董仲舒請限民名田

元圻案漢書食貨志董仲舒曰秦用商鞅之任佰食者無立錐之地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濟不足

名田占田也各為立限不使富者過制貧弱之家

可足也原注武帝時賈人有市籍者及家屬皆無得名田○案正胡

氏曰限田終不能行者以人主自為兼并無以使

民興於廉也元圻案胡致堂讀史管見三董仲舒欲以限田漸復古制其意甚美而終不能行者以人主自為兼并無異於

困學紀聞注

卷十六

十四

趙過教民為代田程易田云趙過為代田見漢書食貨志一畝二畝歲

代易也語古周官大司徒不易一易再易之地有三

等原注公羊傳注司空蒞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為三左傳晉作爰

田晉語云作轅田轅易也漢地理志秦商君制

轅田原注轅與爰同易也食貨志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

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三歲更

耕之自爰其處案司馬法曰爰受鹽鐵論未通御史曰古

者制田百步為畝民井田而耕什而籍一先帝哀

憐百姓之愁苦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畝率三十而稅一

師丹建言限名田

元圻案漢書食貨志哀帝即位師丹輔政建言云天子下其議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公主名田縣道及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丁傅用事董賢隆貴皆不便也遂寢不行

王嘉奏曰詔書罷苑而以賜董賢二千餘頃均田

之制從此墮壞元圻案漢書王嘉傳嘉字公仲平陵人也建平三年代平當為丞相奏封事云苑作苑師古曰苑古苑字

新莽更名天下田曰王田不得買賣

元圻案此食貨志文志又曰後三年莽知民怨下詔請食王田得買賣

建武十五年詔州郡檢覈墾田戶口

集證後漢書光武紀建武十五年六月庚午詔下州郡檢覈墾田戶口年紀百有七者皆免田賦墾田戶口墾田錢穀入出其集簿悉尉以下歲請耕課

困學紀聞注 卷十六

通典一曰自秦孝公廢經界立阡陌雖獲一時之利而兼并踰僭興矣阡陌既弊又為隱覈隱覈之法懸乎簿書今本通典作又謂隱覈在子權宜權宜懸乎簿書簿書既廣必藉眾

功藉眾功則政由羣吏政由羣吏則人無所信矣

後魏孝文帝太和九年詔均田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

集證不栽樹者謂之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 集證通典食貨門孝文帝太和九年三月詔一夫制田四十畝男三十畝無令人有餘力地有遺利時李安世上疏曰今雖桑井難復宜更均量審其征徭令細人獲養生之利兼有餘地之益帝深納之由是始均田九年冬十月丁未詔均給天下人田請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隸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身沒則還田請宰民之官各隨遠近給公田有差職分田始於此

劉氏曰後魏均田制度似今世佃官田及絕戶

田出租稅非如三代井田也魏齊周隋兵革不息

農民少而曠土多故均田之制存至唐承平日久

丁口滋眾官無開田不復給授故田制為空文唐

志云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為兼并似指以為井田

之比失之遠矣元圻案唐書食貨志曰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為兼并租庸調之法壞而為兩稅

北齊河清三年令民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人四十

畝集證通典北齊河清三年令男子十八受露田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人四十畝每丁給水業二十畝為桑田不在還受之限土不宜桑者給麻田

隋文帝開皇十二年京輔三河地少人眾發使四出

均天下之田其狹鄉每丁纔至二十畝集證通典食貨門隋文帝令自諸王

以下至都督皆給水業田各有差多至百頃少至三十頃其丁男中男水業露田皆遵後齊之制並課植以桑榆及棗其田宅率三口給一畝開皇九年聖田千九百四十萬四千三百六十頃每戶二頃餘十二年文帝以天下戶口歲增京輔及三河地少而人眾議者咸欲徙就寬鄉帝乃發使四出均天下田

唐武德七年初定均田丁中之民給田一頃篤疾減

十之六寡妻妾減七皆以什之二為世業入為口分

元圻案此通鑑唐高祖紀文唐書食貨志曰唐制度田以步其闕一步其長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為頃凡民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一為丁六十為老授田之制丁及男年十八以上者人一頃其八十畝為口分二十畝為水業老及篤疾廢疾者人四十畝寡妻妾三十畝當戶者增二十畝皆以二十畝為水業其餘為口分

范氏曰唐初定均田有給田之制蓋由有在官之

田也其後給田之制不復見蓋官田益少矣林氏

曰周制步百為畝百畝僅得唐之四十餘畝唐

之口分人八十畝幾倍於古蓋貞觀之盛戶不及

三百萬永徽唯增十五萬若周則王畿千里已有



三百萬家之田列國不與焉是以唐制受田倍於周而地亦足以容之狹鄉雖裁其半猶可以當成周之制然按一時戶口而不為異日計則後守法難矣原注既無振貸之術乃許之賣田後魏以來弊法也是以唐兼并之漸○案小註亦林勳語永徽中洛多

豪右占田踰制賈敦頤舉沒三千餘頃賦貧民元

案唐書食貨志曰貞觀初戶不及三百萬四年米斗四五錢外戶不用者數月人行數千里不齎糧號稱太平高宗承之海內安長孫無忌等輔政天下未見夫處即位之歲增戶十五萬又通支傳賈敦頤曹州冤句人貞觀中敦頤州刺史永徽中遷洛州洛多豪右以下皆本傳文

開元九年宇文融為勸農使括逃戶及籍外田元

元宗開元九年正月監察御史宇文融上言天下戶口逃移巧偽甚衆請加檢括丁亥制州縣逃亡戶口聽百日自首或于所在附籍或燒籍故鄉各從所欲過期不首即加檢括請徙邊州公私敢容庇者抵罪以宇文融充使括逃移戶口及籍外田融奏置勸農判官十人分行天下州縣希旨務于獲多虛張其數或以實戶為客凡得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

困學紀聞注 卷十六 十七

陸贄論兼并之家私斂重於公稅請為占田條限元  
案唐書食貨志贄疏曰有田之家坐食租稅京畿田畝稅五升而私家收租畝一石官取一私取十倍者安得足食宜為占田條限裁租價損有餘優不足贄以議逐事無施行者

後周世宗以元稹均田圖賜諸道詔艾穎等分行

諸州均定田租原注會要云見元稹在同州時所上均田表因製素為國○元稹案通鑑後周紀世宗顯德五年六月帝欲均田租丁亥以元稹均田圖賜諸道十月詔左散騎常侍須城艾穎等三十四人分行諸州均定田租註時詔曰近覽元稹長慶集見在同州時所上均田表較當時之利病曲盡其情俾一境之生靈咸受其賜傳於方冊可得按尋因令製素成圖直書其事

今按元稹同州奏均田曰因農務稍暇令百姓自

通手實狀又令里正書手等傍為穩審並不遣官吏擅到村鄉略無欺隱除去逃荒其餘頃畝取兩稅元額通計七縣沃瘠一例作分抽稅蘇氏曰三

代之君開井田畫溝洫謹步畝嚴版圖因口之寡寡以授田因田之厚薄以制賦經界既定仁政自成下及隋唐風流已遠然其授民田有口分世業皆取之於官其斂民財有租庸調皆計之於口其後變為兩稅戶無客主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貧者急於售田則田多而稅少富者利於避役則田少而稅多僥倖一興稅役皆弊嘉祐中薛向孫琳始議方田量步晦審肥瘠以定賦稅之入何云今之丈量銷圩正方田法也熙寧中呂惠卿復建手實挾私隱崇告許以實貧富之等元豐中李璋追究逃絕均虛數虐編戶以補失陷之稅此三者皆為國斂

困學紀聞注 卷一 六

怨所得不補所失昔宇文融括諸道客戶州縣觀望虛張其數以實戶為客雖得戶八十餘萬歲得錢數百萬而百姓困弊實召天寶之亂均稅之害何以異此張子曰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

周道止是均平集證張子語載見呂大臨所作行狀○元所案玉海百七十六嘉祐四年八月二十七日命孫琳之純席與言李鳳高本等相度均稅又令分往均田五年四月丙戌詔三司體局詳定三司使包拯諫議呂居簡戶部副使吳中復領其事熙寧五年重脩定方田法推行自京都始元豐八年十月丙戌罷之崇寧四年二月十六日尚書省言神宗詔講方田以土色肥磽別田美惡定賦調多寡今以熙寧方田救可行者為方田法宣和二年六月十六日罷方田

南唐烈祖分遣使者按行民田以肥瘠定其稅元所案晉紀高祖天福六年府王分遣使者按行民田以肥瘠定其稅民聞稱其平允自是江淮調兵與役及他賦斂皆以稅錢為率至今用之歷代漕運考

漢

渭渠

元圻案漢書武紀元光六年春穿渭渠通渭湖志時鄭當時為大司農言異時開東渭渠從渭上度六月罷而渭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傍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上曰為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發卒數萬人穿渭渠三歲而通且漕大便利

渭水出熙州狄道縣東北至華州華陰入河劉仲

馮曰今渭水至長安僅三百里固無九百餘里而

云穿渠起長安旁南山至河中開隔瀚澹數大川

無緣山成渠之理此說可疑今亦無其迹西都賦

後漢班固著通溝大漕渭渭洞河元圻案水經注十九其渠自見本傳之選

且漕大以為便今無水又曰左傳閻公二年號公敗戎于渭隊服虔曰隊謂溝也杜預曰水之隈曲曰隊即隊司空所在矣劉仲馮名奉世清江人父故原父叔父敬言又同音南漢刊誤號三劉漢書陳振孫曰漢書自顏監之後舉世宗之未有異其說者至劉氏兄弟始為此書多所辨正發明案其書今已佚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中頗存其說仲馮此條蓋亦刊誤中之一則也

困學紀聞注

卷一六

十九

褒斜道故道

元圻案漢書漕志曰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之言抵蜀從故道故道多阪回遠今褒斜道少阪近回百里而褒水通漕漕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河入褒褒絕水至斜開百餘里車轉從斜下渭如此漢中穀可致而山東從渭無限便於底柱之漕上曰為然拜揚子印為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多漕石不可漕師古注故道屬武都郡有褒斜故道即今鳳州界也

褒水通沔在興元府褒城縣原注出衙領山至南鄭入沔斜水通渭

在京兆府武功縣原注出衙領山故道今鳳州梁泉縣

元圻案水經注二十七沔水一名沮水庾仲雍云是水南至關城合西漢水漢水又東北合沮口同為漢水之源也故如淳曰此方人謂漢水為沔水是互相通稱矣漢水又東合褒水西北出衙領山東南逕大石門應故道下谷俗謂千梁無柱也褒水又東南歷褒口即褒谷之南口也北口曰斜所謂北出褒水又南逕褒城故城東褒中縣也木褒關矣○集證明地理志陝西漢中府褒城縣東北有褒谷亦曰商谷自此出連雲棧北抵斜谷之道也南有沔水又城東有褒水亦曰黑龍江下流入沔水鳳翔府郿縣西有衙領山褒水出其南流入沔斜水出其北流入沔又西南有斜谷南入漢中有斜谷關

河內元圻案漢書地理志河內郡高祖元年為殷國二年更名後漢書光武南定河內拜恂河內太守時軍食急乏恂以輦車駟駕轉輸前後不絕

懷衛二州之地

集證今河南懷慶衛輝二府

東冶零陵桂陽嶠道

元圻案後漢書鄭宏傳宏建初八年代鄭崇為大司農舊交趾七郡貢賦轉運皆從東冶汎海而至風波艱阻沈溺相係宏奏開零陵桂陽嶠道於是夷通至今遂為常路

東冶福州閩縣零陵郡南臨源嶺原注桂陽郡臘嶺

原注柳州閩按臨源嶺即越城嶺第五嶺嶺訓騎山嶺第二

沮下辨

元圻案後漢書黃巾傳范滂武都郡太守以滂有將帥之畧遷武都太守先是通道艱險舟車不通滂乃自將吏士案行川谷自沮至下辨數十里中皆燒石築木開漕船道以人饋直屋借庸者於是水運通利歲省四十餘萬注沮今興州順政縣下辨今成州同谷縣

沮縣漢屬武都隋為興州順政原注沔水發源於此下辨

縣漢下辨道屬武都西魏改同谷唐為成州同谷

困學紀聞注

卷一六

二十

斜谷

元圻案三國志蜀後主傳建興十年亮休士勸農於黃沙作流馬木牛果教民講武十一年冬亮使諸軍運米集於斜谷口治斜谷即關十二年春二月亮出斜谷始以流馬運

郡國志一右扶風武功縣有斜谷注褒斜谷在長

安西南南口褒北口斜長百七十里其水南流原

武功今屬郿府郿縣○元圻案杜佑通典食貨門漕運紀漢漕不及河內以下四事此可以補其略

魏

陳項壽春元圻案三國志魏鄧艾傳艾遷尚書時欲廣田畜穀為滅賊

資使艾行陳項已東至壽春艾以為田長水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引水灌漑大積軍糧又通漕漕之造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

通典州郡穎州魏汝陰郡鄧艾屯田於此陳項陳州

宛邱項城縣壽春見前晉志脩廣淮陽百尺二渠

上引河流下通淮穎原注通典陳州宛邱縣有百尺堰隋志穎川

汝陰縣西北一百里集證宛邱今河南陳州府之淮寧縣壽春今江南鳳

晉

滎水楊口集證晉書杜預傳預都督荆州吳平遠鎮脩石信臣遺跡激

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

漢地理志南滎水出魯陽縣魯山東北至定陵入

汝原注魯陽汝州魯山縣定陵汝故城在蔡州鄆城縣西北

滎水出鄆縣西北南入漢原注

州刺史開楊口達巴陵徑千餘里內避長江之險

困學紀聞注卷十六

通零桂之漕卽此也原注零陵桂陽集證明地理志河南汝州

出零山流入襄陽界合昆水沙河水入汝南陽府南陽縣東有清水一名白

河下流至湖廣襄陽縣界入漢水湖廣沔陽州景陵縣今改天門西北有雲

杜廣縣南有沔水西有楊水北注沔亦曰楊口亦曰中夏口又爲楊林口

○元圻案水經曰沔水出南陽魯陽縣西之堯山注云沔水又東逕魯陽縣

故城南城卽劉累之故邑也魯山縣居其陽故名焉案堯山魯山同

魯陽縣故城水所出也東逕魯山縣水經曰沔水又東逕魯陽縣

亭青汝水于定陵城北東入汝縣縣在汝水之南不得過水經又曰沔水出宏農盧

氏縣支陸山注云沔水導源東流郟縣故城北郭仲產曰郟縣故城在支離

石門集證晉書桓溫傳溫使豫州刺史袁真攻譙梁開石門以通水運真克譙

梁而不能開石門水運路塞

水經注七滎水受河水有石門謂爲滎口石門

集證明地理志河南鄭州河陰縣西有石門渠卽古滎口也亦曰汴口又西

有河口倉唐時置河陰縣今併入開封府滎澤縣○元圻案水經注七又

曰滎帝建寧四年于敖城西北置石門以通渠口謂之石門故世亦謂之

石門水門廣十餘丈西去河三里

永嘉九年脩千金塢於許昌以通運晉書帝紀文水經注

六河南縣城東十五里有千金塢洛陽記曰千金

塢舊堰穀水魏時更脩積石爲塢開溝渠五所謂

之五龍渠渠上立塢原注塢是都水使者陳協造

千金渠原注許昌許州今潁昌府許田鎮劉曜攻石生于金塢決千金

汝陰太守李矩汝南太守袁孚脩之以利漕運公私賴之

隋

蒲陝衛汴黎陽汾晉渭水廣通渠大興城潼關集證隋

志開皇三年以京師倉庫尚虛詔於蒲陝潼關伊洛鄭懷鄆汴許汝等水

大十三州置募運米丁又於衛州置黎陽倉洛州置河陽倉陝州置常平倉

黎陽引渭水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

蒲州原注河中府原注開黎陽原注今汾州原注唐晉州原注

京兆府萬年縣隋改爲大興縣廣通渠在華州

置廣通倉原注隋書潼關在華州華陰縣渭水在萬

年縣北五十里東流二百四十里至華陰縣東北

流三十五里自永豐倉入河謂之渭口集證河中府今

州今河南衛輝府淇縣縣今山西汾州府大興縣今陝西西安府咸寧縣

縣東有渭水又有渭橋華州今屬陝西同州府華陰縣亦屬同州府潼關在華

陰縣東永豐倉亦曰渭口倉○元圻案元和郡縣志二華州華陰縣永豐倉

在縣東北三十五里渭河口隋置義倉元年因倉又置監

山陽集證隋書文紀開皇七年四月庚戌於揚州開山陽瀆以通漕運

楚州山陽縣原注今淮安州集證今江蘇淮安府治山陽縣山陽

砥柱集證隋書食貨志開皇三年遣倉部侍郎韋瑱向蒲陝以東募人能於洛

陝州硤石縣原注今省有砥柱山俗名三門山在縣

東北五十里河水分流包山山見水中若柱然又

砥柱集證隋書食貨志開皇三年遣倉部侍郎韋瑱向蒲陝以東募人能於洛

陝州硤石縣原注今省有砥柱山俗名三門山在縣

以禹治河水山陵當水者破之三穿既決河出其間有似於門故亦謂三門唐太宗勒銘元坊案水經曰河水又東過陝

縣北又東過大陽縣南又東過砥柱間注云砥柱山名也昔禹治洪水山陵當水者鑿之故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也三穿既決水流壅分指狀表目亦謂之三門矣山在穀城東北太陽城東也 太宗銘辭見唐文粹

通濟渠穀洛水板渚邗溝集證隋書楊帝紀大業元年發河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苑引穀洛水達於河自板渚引河通於淮 通鑑曰又發淮南民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

通典州郡汴渠在河南府河陰縣南二百五十步今名通濟渠隋煬帝開導西通河洛南達江淮原注河陰後屬

孟州汴州有通濟渠隋煬帝開引黃水以通江淮原注河陰後屬運兼引汴水即浪渚原注與黃蕩同○案何本實作浪水經作蕩蕩注同元和郡縣志作浪宕渠

也原注隋志在後漢縣九域志汴水古通濟渠也在開封縣周語穀洛闕注云洛在王城之南穀在王城之北東入于瀍至靈王時穀水盛出於王城之西而南流合於洛水原注山海經謂水西北流注于穀水通典穀水本澗水經苑中入于洛板渚水經河水

又東合汜水又東逕板城北顧氏震曰此十三字皆注文原本及近刻俱誤作經注云有津謂之板城渚口原注在孟州汜水左傳哀公九年吳城邗溝

通江淮注云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通糧道也今廣陵韓江是原注隋開

陽至揚子入江渠廣四十步自楚州寶應縣北流入淮 闕按王氏引杜注末口與水經注合足證今注疏作末口者非又自楚州寶應縣上字宜行蓋上文是淮入江不應從云江入淮也 集證漢儀今河南開封府祥符縣縣東有開封府縣汜水今開封府汜水縣東有板渚寶應縣今屬揚州府○元

圻案水經注三十昔吳將伐齊北齊中興自廣陵城東南築邗城下掘深溝謂之韓江亦曰邗溝溝自江東北通射陽湖地理志所謂渠水也西北至末口入淮

原注隋開

永濟渠元坊案元和郡縣志十六貝州永濟縣永濟渠在縣西郭內漢武時

河決館陶分為屯氏河東北經貝州冀州而入渤海此渠蓋屯氏古

渠隋氏修之因名永濟

國史志大名府永濟縣有永濟渠原注今省為鎮入臨清

正月詔穿永濟渠引沁水南達於河北通涿郡通鑑考異曰雜記以為引沁水者謬也○元坊案隋書煬帝紀亦作沁水通鑑注班志沁水出上黨穀遠縣羊頭山世顯谷師古曰今至懷州武陟縣界入河較遠隋為沁源縣考異曰永濟渠即今御河未嘗通汾水

東萊海口

東萊郡萊州西至海二十九里北至海五十里東南至海二百五十里全云此征濼之通道也大業八年勅運黎陽

遼西 集證隋地理志東萊郡舊置光州開皇五年改曰萊州

唐

三門河陰柏崖集津倉原注含嘉倉太原倉元坊案唐書食貨志元宗二十

一年裴耀卿為京兆尹請罷陝陸運而置倉河口使江南漕舟至河口者輸粟於倉而去縣官程舟以分入河洛置倉三門東西漕舟輸其粟倉而陸運以轉西倉復以舟漕以送三門之水險元宗以為然乃於河陰置河陰倉河

西置柏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鹽山十八里以陸運自江淮漕者皆輸河陰倉自河陰西至太原倉謂之北運自太原倉浮渭以實關中

含嘉倉轉運以實京之太倉自洛至陝運於陸自

陝至京運於水原注楊慎名爲含嘉倉出納使何云慎名開改慎

劉晏移書曰陝郊見三門集津遺迹原注會子固曰宋

之運轉關中之粟以給大梁

李泌自集津至三門鑿山開車道以避

底柱之險原注九域志陝州平陸縣三門集津鎮○元圻案唐書楊慎

慎於慎名皆得父清白帝攝慎於監御史知大府出納慎餘太子舍人主

長安倉庫名大理評事爲含嘉倉出納使又劉晏傳晏字士安曹州南華人

領東都河南江淮轉運使兼監鐵冶使又劉晏傳晏字士安曹州南華人

右循底柱砥柱三門遺跡至河陰洛陽見宇文愷梁公廩所河爲通濟渠

視李傑新築盡得其利病然畏爲人牽制乃移書於宰相元載會子固語

見本集政要兼濟運條唐書李泌傳泌貞元元年拜陝州觀察使必給鑿

山開道至三門以便饋濟食貨志必給鑿渠津倉山西運道爲通濟渠

倉通濟渠唐紀德宗貞元二年二月李泌奏自集津至三門鑿山開車道十

八里以避底柱之險是月道成○集證河清縣今河南孟津縣河南陝州與

山西解州平陸縣接壤州西南有故太原倉○

澆水望春樓廣運潭集證唐食貨志望春樓水陸運使堅治漢陽運

同學紀聞注卷十六渠起關門抵長安通山東祖賦乃絕滿漕運渭

而東至永豐倉與渭合又於長樂坡瀕苑壑鑿潭於望春樓下以聚漕舟玉

海一百八十二會要天寶元年三月陝郡太守韋堅引澆水開廣運潭於望

春東自華陰永豐倉以通河渭至二年三月二十六日名渭曰廣運地理志

作天寶三載

地理志唐志開京兆府萬年縣有南望春宮臨澆水

西岸有北望春宮宮東有廣運潭華州華陰縣有

漕渠自苑西引渭水因石渠會灃澆經廣運潭至

縣入渭天寶三載韋堅開原注會要自華陰望春樓在

景仙之功也二載上至鳳翔旬口隴右河西安西域之兵皆會江淮屆調

亦至洋川漢中胡三省註江淮廣調漢而上洋梁

商州上津縣原注漢扶風郡鳳翔府原注自襄陽取上津路

置洋川郡洋州原注漢扶風郡鳳翔府原注自襄陽取上津路

漢抵梁洋原注梁州與元府集證今湖北鄖陽府鄖縣西有廢長利

中府

汴水梁公堰

劉晏疏浚汴水見宇文愷梁公堰通典州郡汴口堰

在河陰縣西二十里又名梁公堰隋開皇七年使

梁睿增築漢古堰過河入汴原注會要開元二年李傑奏汴

鄭丁夫浚之省功速就刻石水濱紀其績

甬橋過口蔡水元圻案通鑑唐紀德宗建中二年六月李正己遣兵扼

困學紀聞注卷十六徐州甬橋過口梁崇義阻兵襲馬運路皆絕人心震恐

江淮進奉船千餘艘汴口不敢進上以和州刺史張萬福爲濠州刺史萬

福馳至過口立馬岸上發進奉船將士停岸睨視不敢動胡三省註甬

橋在徐州甬橋汴水上後置甬州於此過口汴水入淮之口唐書食貨志李

納田使兵守過口梁崇義據襄鄧南北漕引皆絕京師大恐江淮水陸轉運

使杜佑以秦漢運路出沒儀十里入琵琶溝絕蔡河至陳州而合自隋鑿汴

河官漕不通若導流培岸功用甚寡疏濬鳴岡首尾可以通舟陸行後四十

里則江湖中儲商蜀漢之粟可方舟而下絲白沙越東關歷蔡涉汴抵

東都無滯河汴淮之阻滅故道二千餘里會李納將李浦以徐州歸命淮路

通而止

甬橋在宿州符離縣過口在濠州鍾離縣九十里

杜佑以漢運路出浚儀十里入琵琶溝絕蔡河至

陳州而合原注李勉治蔡通典州郡汴州浚儀縣有蔡水

原注九域志祥建隆宋太祖受禪符縣有蔡河元年浚蔡河設斗門二年

河東南為蔡河開寶 宋太祖九年 六年改開河為惠民

河原注與蔡河一水○案自導開水以下 李泌曰江淮漕運自

淮入汴以甬橋為咽喉 集註明地理志安徽鳳陽府宿州漢待

北有溝口泗水自河南鹿邑縣流入境至縣東入淮故謂之溝口 舊唐

始鑿此溝○元折案玉海二十二與地廣記汴河蓋古黃蕩家也首受黃河

水隋開浚以通江淮漕運引汴水亦曰通濟渠元豐中導洛通入謂之清

汴蔡河蓋古堯堯溝也 通鑑唐紀四十三胡三省注宋白曰建中初杜佑

改漕路自浚儀西十里路其南引流入堯堯溝經蔡河至陳州合頓是蔡

漢故道自隋開汴河利涉揚楚故官道不復由此道始開之 唐書李勉

傳勉字元卿鄭惠王元懿曾孫代宗詔勉節度汴宋德宗立就加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

金商運路 元折案通鑑唐紀德宗建中四年侍御史高俣者開金商運路

復姓也開金商運路轉江淮財賦以至奉天案德宗因涇原兵變幸奉天朱

通典州郡 金州 西與安府 去西京九百九十一里商州

困學紀聞注 卷十六 三

今陝西 去西京三百里

渭橋東渭橋 元折案通鑑唐紀四十二胡三省注宋白曰武德永徽之後

順請運管絃之粟于河渭之間始置渭橋倉 唐書食貨志貞元初詔浙江

東西節度使韓滉淮南節度使杜亞運米至東西渭橋倉

渭橋三輔故事秦昭王作長三百八十步郡縣志

中渭橋在咸陽縣東南二十二里 渭水南去縣

三里東渭橋在萬年縣東後漢 注渭橋本名橫

橋在咸陽縣東南 元折案通鑑唐紀四十五胡三省注宋放求長

南度以象牽牛蓋指此之中橋而為若言也橋之廣至六丈其柱之多至

於七百五十約其地望即唐大極宮之西而太倉之北也程大昌曰此橋舊

止單名渭橋水經敘渭曰水之上有梁謂之橋者是也後世加中以冠橋上

者為長安之西別有便門橋度渭萬年縣之東更有陳渭橋不得以中別

揚子院淮陰項城潁潁 元折案玉海八百八十二會要元和十一年十

二月始置淮潁水運以備漕運

等諸院米自淮陰汴流至壽州西四十里入潁口又汴流至潁州沈邱界五

百里至於陳州項城又汴流五百里入於潁河又三百里輸于運城得米五

斗萬石附之以費一千五百萬東計其功省汴運七萬六千貫舊紀長慶

年八月丁丑轉運使王播進開潁口圖

揚州揚子院 原注今屬揚州 廣明 傳宗七年 元年高駢

奏改揚子院為發運使淮陰縣楚州 府山陽縣 項城

縣陳州 今河南陳州項城縣東有 潁水出陽城縣 登封縣東

陽乾山東至下蔡 今安徽鳳陽府壽 入淮潁水唐志

志河 陳州潁水縣 原注今改商水縣 商 水出潁州陽城縣

少室山東入潁

後周 潁水 潁水 潁水 潁水 潁水 潁水 潁水 潁水 潁水 潁水

漢地理志有兩泗水其一自乘氏至睢陵入淮又一

水于縣至方與入沛泗上今招信軍相對泗口也

全三沛縣之泗水也乘氏乃沛氏之誤邳道元已糾之厚爾談矣○元折

案洪書地理志上泗陰郡乘氏泗水東南至睢陵入淮過郡六行一千一百

一十里地理志下泗陰郡泗水東南至方與入沛過郡三行五百里青州川

水經泗水出魯下縣北泗水地理志泗水出魯東北余昔沿泗路經泗水因令

言北山皆為非矣山海經曰泗水出魯東北余昔沿泗路經泗水因令

尋其源流泗水出魯下縣北泗水地理志泗水出魯東北余昔沿泗路經泗水因令

山阜側有三石穴自此連通通早西北四十里許岡之西際便得泗水之源

矣博物志曰泗水出陪尾蓋斯早者矣泗水又西南流逕魯縣分為二流水經

泗水又南過方與縣東泗水從西來注之注泗水又東逕角城北而東南流

注于淮考諸地說或言泗水于睢陵入淮亦云于下相入淮皆非實錄也○

集註今山東曹州府曹縣東北有乘氏廢縣安微泗州府盱眙縣西有睢陵

廢縣下縣今山東兗州府泗水縣方與今山東濟寧州魚臺縣泗水口今江蘇

淮安府清河縣

五丈河 元折案通鑑後周紀世宗顯德四年詔疏汴水北入五丈河山是齊

青鄆之漕

五丈河開寶六年改為廣濟河自都城北歷曹濟及鄆其廣五丈以通東方之漕

建隆二年浚五丈河原注命陳承昭於京城之西夾漕運路

以京索河為源禹貢之河澤原注九域志在祥符縣東明縣

蔡河貫京師兼閔水消水濕水以通陳穎之漕蓋

古琵琶溝也元祐四年知陳州胡宗愈議古八丈

溝可開浚分蔡河之水自為一支由穎壽入淮揚

侃皇畿賦天設二渠日蔡日汴通江會海禁畿帶

困學紀聞注 卷十六

甸千倉是興萬庾是建元圻案水經洧水出河南密縣西南馬

原武元圻案通鑑後周紀世宗顯德六年六月鄭州奏河決原武命宣徽南院

原武縣屬鄭州今屬河南懷慶府

元圻案文獻通考國用門載東萊呂氏之言曰古者天子中千里而為都公

運天下之粟輸之北河是時蓋有三十鍾致一石者地里之遠運粟之多

困學紀聞注 卷十六

女當時有如吐蕃回紇等國所用者多緣武天德之間歲造兩河諸鎮所以

轉般舍自員方人船即下野發運司入汴方至京師諸州回船却自真州請  
盛散於諸州諸州雖有費亦有監以償之此是宋朝良法凡以江淮往來運  
速必視風勢本朝發運使相風旗有官專主相風旗合則無非如不合便  
是發發夫船之遲速何故以風為旗蓋綠風動四方萬里只是一等所以使  
得相風旗真州便是唐時揚子江後來本朝改流口真州運法未壞諸州船  
只到真州請鹽回其次入汴入京師後來發運使造帶謂之發運官船與諸  
州載米發運申明汴船不出江諸州又自造船雖有此約束諸州船終不應  
付因此漕法漸廢惟發運使能及京為相不學無術不能明考祖宗  
立法深意遂廢改鹽法置直達江無水處不如此是時發運使多難有漕運之  
官不過催督起發其官亦有名而無實大抵用官船運漕運時便都無發  
計若用直達江經涉歲月長遠故得為發所費甚多東南入京之粟亦少故  
太倉之粟少似東南蓄積發運有名無實此召漕之道也木朝漕運之法壞  
自蔡京東京發運木原大畧如此 漕運源流因革利弊備於此矣故附錄  
於後

兩漢崇儒攷

漢高祖十二年過魯以太牢祠孔子 元折案漢書高祖紀十  
二年十一月自淮南還  
過魯以太牢祠孔子

史記世家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及魯人往從  
困學紀聞注 卷十六 三

豕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  
歲時奉祠孔子豕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

子豕孔子豕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 何云故所居堂  
弟子內七字疑

有脫誤 全云當 云弟子所居堂內 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於

漢二百餘年不絕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焉諸侯

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皇覽曰孔氏豕去城一

里豕坐百畝豕南北廣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

二尺豕前以旣甃為祠壇方六尺與地平本無祠

堂豕坐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其

樹者民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

之 案此裴駰史記集解所引文云  
孔子坐中不生荆棘及刺人草 水經注 云從征記曰洙

泗二水交於魯城東北十七里闕里背洙泗濤 闕  
以正義引伍緝之從征記  
按泗濤二字當作洙泗 南北一百二十步東西六十步

四門各有石闢北門去洙水百餘步孔叢曰夫子  
墓坐方一里魯人藏孔子所乘車於廟中是顏路

所請 全三四  
字附會 者也獻帝時廟遇火燒之儒林傳高帝  
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弦歌

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道 今本史記  
道作道 化好禮樂之國

武帝建元五年置五經博士元朔五年為博士置弟  
子 元折案此漢書武帝紀文

晉灼曰西京無太學 漢藝文志曲禮  
后倉九篇下註 公孫宏曰請因舊

官而興焉其肄習之地則太常也傳授之師則五  
經博士也 漢書儒  
林傳 三輔黃圖 五 漢太學在長安西北

七里關中記在長安之東杜門之西 集解云宋敏  
求長安志引 何武

灼以漢初言黃圖記武帝時 問按漢書武帝紀實曰與太學  
已自有學宮不獨文翁所倡設也但不能皆備耳○元折案唐書藝文志乙

部地理類潘岳關中記一卷 漢書王褒傳益州刺史王褒使褒作中和樂  
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時祀鄉侯何武為博士選在

歌中久之武等學長安歌太學下轉而上 鮑宣傳宣下廷尉獄博士弟  
子王咸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下諸生會者千人 吳仁傑兩

漢刊說補遺五曲臺后倉九篇晉灼曰西京無太學仁傑曰太學與于元朔  
三年按儒林傳詔太常議于博士弟子太常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  
弟子員是也先是董仲舒對策願與太學以養天下之士史謂立學校之官  
自仲舒發之故武紀以是列之贊語宣帝以是載于漢書漢書是太學與  
于武帝時明甚實讀以是列之贊語宣帝以是載于漢書漢書是太學與  
文翁修起學宮招學官弟子注謂學之官舍然則儒林傳所云興書官及博  
士官非太學而何下文謂國縣官有好文學者與計游故文翁傳云武帝時



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為有天下皆立學而天子之都乃反無大學之理紀于元朔五年書丞相公孫宏請為博士置弟子員按六常議本支為博士下有官守紀脫之耳通鑑知其誤故武紀書曰博士官蓋取儒林文足之也且史載何武等習詩太學下博士弟子王咸舉博士學下第謂西京無大學也哉王尊事師郡文學官北郡文學之官令博士官也師古曰郡有文學官而尊事之以為師豈忘前注耶官當讀作能易官有九家作官對作館古官館通 何武為揚州刺史行部必先即學官見諸生試其誦讀問以得失注學官學舍也

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同異於石渠閣 元所案漢書宣帝紀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同異於石渠閣中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

三輔故事石渠閣在未央宮殿北藏秘書之府 傳師古注引○案文選班固兩部賦敘李善注引三輔故事曰石渠閣在未央宮殿北以附秘書與師古所引文不同 黃圖云蕭何造其下確石為渠以導水 何云慮也 所藏入閣所得 秦之圖籍 全云古人藏圖籍之地必穿池沼蓋亦以五行之運為制火也○元所案元帝時孔霸以帝師賜爵號成君奉孔子後

成帝綏和元年封孔吉為殷紹嘉侯 原注匡衡梅福以為宜封孔子世為湯後

劉向說上宜興辟廡設庠序 原注未作而罷 見禮樂志○元所案為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為湯後福遠又幾切王氏故終不見納元帝時匡衡議曰為王者存一至於後所曰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禮記孔子曰其殷人也先師所共傳宜曰孔子世為湯後上曰其語不經遂見廢至成帝時梅福復言宜封孔子後曰湯後綏和元年遂下詔封孔子世為殷紹嘉公 成帝紀綏和元年二月封孔吉為殷紹嘉侯三月進爵為公

平帝元始元年封孔均為褒成侯 元所案此平帝紀文

漢表殷紹嘉侯在沛郡 案外戚恩澤侯表元始二年更為沛公 褒成侯在

瑕邱 原注今充州瑕邱縣 後漢孔僖傳平帝時封孔均追諡孔

子為褒成宣尼公 事帝紀 建武十三年 光武紀在十三年四月 復封均

子志為褒成侯子損嗣永元 和帝元元年 徙封褒亭侯

元所案孔均本名恭避王莽更名均 文獻通考學校四按西漢時孔氏之裔侯者二人紹嘉侯本殷後也褒成侯本孔子之後也建武中興褒成如故

紹嘉之後不知所終褒成之後至和帝永元四年徙封褒亭侯 錢氏大昕曰按孔紹嘉元嘉三年司徒准等奉稱褒成侯四時來祠又韓勅神立於水壽二年其陰有褒成侯孔建書名洪氏隸釋按安帝紀延光三年賜褒成侯帛及此二碑俱稱褒成以證損未嘗徙封其說當矣放都固志無褒成侯國則褒成之封當是亭侯非縣侯史例當書褒成亭侯或舊史偶脫成字爵宗不察誤以為徙封褒亭爾魏文帝黃初二年詔稱褒成之後絕而莫繼可證漢世無改封褒亭之事也

世祖建武五年初起太學帝還視之十九年又幸太

學中元元年起辟雍 元所案後漢書光武紀建武五年初起太學車初起明堂靈臺辟雍 東觀漢記一光武紀建武五年初起太學諸生更子弟及氏以義助作帝自齊歸幸太學賜博士弟子有差 又十四年封孔子後孔子志為褒成侯 又中元元年初起明堂靈臺辟雍 桓榮傳建武十九年拜為博士車駕幸太學會博士論難於前

明帝永平二年臨辟雍行大射養老禮十五年至魯

詣孔子宅 元所案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二年三月臨辟雍初行大射禮十七年二月幸辟雍初行養老禮十五年幸辟雍還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講經 東觀漢紀二明帝永平八年上臨辟雍行養老禮五更禮

章帝建初四年詔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元和

二年至魯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作六代之

樂會孔氏男子六十二人 元所案後漢書章帝紀建初四年十一月詔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臨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奏議元和二年三月幸魯祠孔子於闕里及七十二弟子賜褒成侯及諸孔男女帛

安帝延光三年祠孔子及七十二子於闕里還幸太

學 元所案後漢書安帝紀延光三年三月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自魯相舍丞尉及孔氏親屬婦女諸生悉會賜褒成侯曰下岸各有差車駕還京師幸太學

洛陽記 魏載 太學在洛陽城故開陽門外去宮八里

講堂長十丈廣三丈 光武紀 述征記在國子學東二

百步 見太平御覽 漢官儀辟雍去明堂三百步車駕臨

辟廡從北門入三月九日案今本光武紀注引漢官儀九日

春三月秋九月習射禮王氏於中行大射禮原注永平四年八年

此條及玉海引皆作九日誤也孔子宅在兗州曲阜縣故魯城中

帝陽嘉元年二月靈帝歸德門內闕里之中背洙而泗巒相圃之東北也

孔子宅以下皆梅福曰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請封孔子

明帝紀注文永平二年郡縣學校行鄉飲祀孔子世為殷

後書載立廟也梁天監四年初立孔子廟見梁書唐武德二

年始詔國子學立廟貞觀四年詔州縣學皆作孔

子廟北宮白虎門於門立觀元圻案唐書禮樂志五武德二

七年高祖釋奠焉以周公為先聖孔子配觀二年左僕射房元齡博士朱

子齊建言周公尼父俱聖人然釋奠於學以夫子也夫大業以前皆孔子為先

聖廟同為先師乃罷周公升孔子為先聖以顏回配四年詔州縣皆作孔子

廟後漢書丁鴻傳注白虎門名於門立觀因以名之

困學紀聞注 卷十六

順帝永建六年脩繕太學凡造二百四十房千八百

五十室元圻案後漢書順帝紀永建六年九月繕起太學儒林傳敘曰順帝

感禮隨之言適更修費千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試

明經下第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郡國者儒皆補郎舍人

水經注 漢置太學於國子堂東石經東有一碑

陽嘉八年立案按陽嘉止四年入當文云建武二十七年

造太學年積毀壞永建六年九月詔脩太學用作

工徒十一萬二千人陽嘉元年今本水經注作畢碑南

面刻頌原注獻帝初平四年太學行禮幸太廟殿門前詔光武五年案

元圻案此後漢書靈帝紀文靈帝熹平四年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學門外

水經注 光緒六年刻石鏤碑載五經立於太學

講堂前東側蔡邕自書丹於碑洛陽記高一丈許

廣四尺按洪氏隸釋曰蓋諸儒受詔在熹平而碑成則光緒年也余

得益明○元圻案熹平四年乙卯至光緒六年癸亥凡九年

魏文帝黃初二年封孔羨為宗聖侯元圻案三國志魏文帝

孔羨為宗聖侯也百戶奉孔子祀命魯郡修起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

又於外廣為室屋以居學者晉武帝泰始三年封二十三世孫震為奉聖亭侯後魏高延

興三年封二十七世孫乘為宗聖大夫太和十九

年孝文幸魯親祠孔子廟改封二十八世孫珍為

宗聖侯北齊保元年封三十一世孫長為恭聖侯周

武帝大業改封鄒國公隋文帝仍舊封煬帝大業改封

困學紀聞注 卷十六

紹聖侯唐貞觀十一年封裔孫德倫為褒聖侯案

上俱後漢書傳開元二十七年以孔子後為文宣公宋

太平興國二年孔宜襲封文宣公至和仁宗三十一

年祖無擇言不可以祖諡加後嗣詔封宗愿據列原

宗愿乃孔子為衍聖公今世襲後魏高太和十六年諡

孔子曰文聖尼父唐貞觀二年升孔子為先聖十

一年尊為宣父武后垂拱封隆道公開元二十七年

諡為文宣王宋祥符元年幸曲阜謁文宣王廟諡

玄聖文宣王五年改諡至聖元圻案宋王林燕翼貽謀錄四

附者稱文宣公仁宗至和二年三月册太常博士祖無擇議改為衍聖公蓋

取諡封之義宋史祖無擇傳無擇字學之上蔡人進士高第直學院時

封孔子後為文宣公無擇言前代所封曰宗聖曰奉聖曰崇聖曰恭聖曰褒

改為衍聖公 王明前揮塵前錄曰避聖祖諱易為至聖聖亭中欲加諡至  
神元聖帝李邕直以為不可卒從其議 倚覺發雜記曰國學立孔子廟始  
武德二年以孔子為先聖顏子為先師始貞觀中以孔子為文宣王顏子為  
充公十哲為侯文宣王南面十哲夾坐會參等為伯始開元二十七年孟子  
配享則始於元祐元年通鑑後周紀太祖廣順二年六月帝如曲阜謁孔  
子祠既奠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也不當以天子拜之帝曰孔子百世帝王  
之師敢不敬乎遂拜之又拜孔子墓命尊孔子祠禁孔林樵採訪孔子顏淵  
後以為曲阜令及主簿 明世宗時禮部議曰人以聖人為至聖人以孔子  
為至宋真宗稱孔子為至聖其意已備今宜於孔子神位題至聖先師孔子  
去其王號及大成文宣之稱改大成殿為先師廟大成門為廟門其四配稱  
復聖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十哲以下凡及門弟子皆稱先  
賢某子左邱明以下皆稱先儒某子不復稱公侯伯

男忠錫孫 孝潘 校字

困學紀聞注卷十六終

困學紀聞注卷十七

餘姚翁元圻載青

評文

汪彥章 全云龍溪

曰左氏屈原始以文章自為一家而

稍與經分

元圻案汪彥章字彥章鄞陽德興人崇寧二年進士歷官顯謨  
四庫全書卷三十三卷其為鮑史部欽止集序曰左氏傳春秋原  
離騷始以文自成為一家而稍與經分漢公孫宏董仲舒蕭望之匡衡以經  
術顯者也司馬遷相如枚乘王褒以文章著者也當是時已不能合而為一  
况陵夷至于後世流別而為六七靡靡然入于流連光景之文哉其去經也  
遠矣

離騷曰閨中既以遠遠兮哲王又不寤以楚君之闇

而猶曰哲王蓋屈子以堯舜之耿介湯禹之祗敬

望其君 離騷曰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 不取謂之不明

困學紀聞注卷十七

也太史公列傳曰王之不明豈足福哉此非屈子

之意 全云左氏猶附經以為文離騷則孤行矣二者不當例論○元圻案

夾深 草木略以蘭蕙為一物皆今之零陵香也然

離騷滋蘭樹蕙 余既滋蘭之九畹 招魂轉蕙汜蘭 光風轉

些 是為二草不可合為一 開按蘭蕙與蕙各自為類黃山谷一

香不足者蕙說亦未必然○元圻案通志草木略曰蘭即蕙蕙即蘭蕙即蘭  
陵香楚辭云滋蘭九畹植蕙百畝互言也古方謂之蕙草近方謂之零陵香  
神農本草經謂之蘭 離騷曰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廣雅云蕙草綠葉紫  
花蓋二草本相似 黃山谷書幽芳亭曰蘭蕙生初不殊也至其發華一  
幹一華而香有餘者蘭一幹五七華而香不足者蕙 吳仁傑謂草木疏  
曰山谷謂蘭蕙叢出蔕以沙石則茂沃以湯茗則芳是所同也至其發花一  
幹一花而香有餘者蘭也一幹五七華而香不足者蕙也蕙雖不若蘭其視  
椒椒則遠矣然則蘭蕙蓋略相似但以著花多少為別耳 陸佃埤雅羅頤  
兩雅與張洪雲谷雜記俱從山谷之說

江離史記 司馬相 索隱引吳錄曰臨海海水中生正青

似亂髮廣志為赤葉紅華今芎藭苗曰江離綠葉  
白華又不同案後漢書張衡傳注本草經曰藥對以為麩蕪

一名江離原注芎藭本江離麩蕪並相似非是一物也淮南子云亂  
之者然非麩蕪也藥對誤耳楚辭補注集注皆缺讀詩記董氏曰古今注謂  
為藥可離唐本草可離江離然則為藥江離也集證唐志張勳吳地記一  
卷郭義恭廣志二卷徐之才爾雅名江離也元折案吳仁傑雜錄草木疏  
曰江離與蕪正王逸注江離香草名洪慶善云司馬相如賦賦以江離  
以蕪蕪乃二物也本草蕪一名江離江離非蕪也猶杜若一名杜若  
似亂髮郭義恭云江離赤葉木知孰是今無識之者仁傑案說文江離蕪  
也郭璞山海經注芎藭一名江離則芎藭也江離也蕪也三者異名而同  
實慶善以相如賦疑之按淮南子云夫亂人者若芎藭之與蕪本蛇牀之與  
蕪蕪亦以芎藭與蕪並稱如賦又云芎藭昌蒲江離蕪蕪此則芎藭  
蕪蕪亦不得為一物矣爾雅釋草蕪蕪蕪蕪氏爾雅正義曰蕪蕪一名  
蕪蕪史記索隱引吳光云蕪一名蕪蕪根名蕪蕪案蕪蕪非蕪本也素隱  
又引藥對云蕪蕪一名江離芎藭苗也蕪蕪云厄江離與蕪正今江離為芎  
蕪之苗則亦非蕪蕪也木草云芎藭生山谷蕪蕪一名蕪蕪生川澤自分二  
種今以大葉者為芎藭小葉者為蕪蕪管子地員篇云五沃之土生蕪蕪是  
也

困學紀聞注

卷一

屈原楚人而涉江九章曰哀南夷之莫吾知是以楚俗

為夷也陰邪之類讒害君子變於夷矣全云屈子豈肯

忠湛湛而願進兮妬披離而障之章壅蔽之患也元

帝似之故周堪劉更生不能決一石顯聲有隱而

相感兮物有純而不可為悲偏聽之害也德宗以

之故陸贄陽城不能攻一延齡元折案通鑑漢紀元帝初元  
自宣帝時久典樞機明習文法帝即位多疾以顯中人無外蕪遂委以政事  
望之等疾恭顯擅權建白以為中書政本宜以通明中正處之宜從中書官  
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由是大與恭顯忤奏望之湛更生朋黨又唐紀德宗  
貞元十年裴延齡每奏對恣為詭譎上亦頗知其詭妄但以其好誣毀人冀  
開外中州別駕初陽城自處士徵為諫議大夫及陸贄等生貶上書論延齡  
為中州別駕初陽城自處士徵為諫議大夫及陸贄等生貶上書論延齡  
奏贄等無罪上大怒欲加罪太子為之營救上意乃解漢元帝從游  
不斷故易於空蔽唐德宗猜忌故易於偏聽

宋玉鈞賦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釣於元淵原注淮南子原

淵楚人唐高祖改淵為泉古文苑又誤為

洲宋玉對問陽春白雪集云陵陽白雪見文選琴

賦注集證漢藝文志攷琴子十三篇名淵楚人史記孟荀列傳環淵楚人

淮南子雖有鈞鈞芳解加以詹何蚺蠖之數猶不能與問答爭得也應璩與  
從弟書又作便蠖○元折案文選琴賦注引列仙傳涓子者齊人好劍術著  
天地人經三十八篇鈞鈞於涓子得符籙魚中隱於名山能致風雨 古文苑一  
宋玉鈞賦曰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釣於元淵止而並見於楚襄王登徒子曰  
夫元淵天下之善釣者也欲王親焉 文選琴賦注兩引宋玉對問於揚白  
雪句則作陽春白雪於紹陽陽句則作陽陽白雪李善自云集所載與文選  
不同各隨所用而引之宋碑元吉古文苑後記曰古文苑九卷世傳孫巨源  
于佛寺經龕中得唐人藏文章一編莫知誰氏錄也皆史傳所不載文選  
所未取而問見於諸集及樂府好事者因以古文苑目之

劉勰辨騷班固以為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洪慶善

注曰離騷用羿澆事正與左氏合孟堅所云謂劉

困學紀聞注

卷一

安說耳陶云此條已見左氏 全云慶善名與祖

藝文類聚鑒誡類多格言法語如曹植矯志詩曰道

遠知驥世偽知賢荀爽女誠曰七歲之男王母不

抱七歲之女王父不持親非父母不與同車親非

兄弟不與同筵非禮不動非義不行程曉女典曰

麗色妖容高才美辭案句下有貌足傾城言此乃蘭形棘

心玉曜瓦質姚信誠子曰古人行善者非名之務

非人之為險易不虧終始如一諸葛武侯誠子曰

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顏延之庭誥曰性

明者欲簡嗜繁者氣昏卞蘭座右銘曰求高反墜

務厚更貧閑情塞欲老氏所珍周廟之銘仲尼是

遵句下無謂漢人無謂幽冥處獨若羣不為福先

不與禍鄰司馬德操誠子曰論德則吾薄說居則

吾貧勿以薄而志不壯貧而行不高王脩誠子曰

時過不可還若年大不可少也言思乃出行詳乃

動羊祐誠子曰恭為德首謹為行基無傳不經之

談無聽毀譽之語孫氏星衍曰案晉書本傳祐無子兄發長子倫

耳徐勉與子山書曰見賢思齊不宜忽略以弃日

非徒弃日乃是弃身王粲安身論曰君子不妄動

也必適於道不徒語也必經於理不苟求也必造

於義不虛行也必由於正憂患之接必生於自私

而興於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有欲者不能濟

困學紀聞注 卷十七

其欲竹書潘尼傳尼著安身論與此凡此皆可為治心齊

家之法若馬援王昶之誠馬誠見子書王昶誠子書張茂

先之詩崔子王之銘張準勵志詩崔瑗見於史傳文選

者不復紀元所案藝文類聚一百卷唐歐陽詢等奉勅撰鑒誠類又

滿始而多以凶終者特之失德守之背道德表而身隨之矣晉戴逵中三

文心雕龍謂英華出於性情賈生俊發則文潔而體

清子政簡易則趣昭而事博子雲沈寂則志隱而

味深平子淹通則慮周而藻密全云以簡易稱中壘亦未確

命之謠何元所案文心雕龍體性篇云入體履遷功以學成才力居中

自血氣以實志志以定言此納英華莫非性情此云英華出於性情蓋節

取其意

李善注文選詳且博矣然猶有遺缺嘗觀揚州州

謂督勲勞注引說文不引左氏謂督不忘執

友之心注引禮記曰見父之執不謂之不引曲禮執友稱其

仁原注謂督不忘即微子之命曰篤不忘也古字督與篤通用以督為察非

也元所案唐書文藝傳李邕字泰和揚州江都人父善有雅行淹貫古

今不能屬辭故人號書能顯慶中累擢崇賢館直學士為文選注數析淵洽

表上之諸生四遠至傳其業號文選學

瓊赤玉也說文雪賦謝惠林挺瓊樹注以為誤閩按毛傳瓊玉

玉名皆不與說文同元所案廣雅十說文瓊赤玉也詩有瓊瑤玉佩左

氏楚子玉為瓊弁玉纓玉與瓊皆對別言之若等為一玉不分言也今人用

瓊比梅雪皆誤注謂五臣注善注引莊子曰南方積石千里樹名瓊枝

韓文公曹王臯碑云王親教之搏力句卒羸越之法

考異謂秦紀越語世家皆無搏力句卒之文愚按

左傳哀十七年三月越子為左右句卒注云鈞伍

相著別為左右屯此即謂句卒也搏力必秦法未

見所出新唐書作團閩按姚合威儀注句卒已引左傳又引商子

聖人作豈搏之又曰搏民力以待外事然後思可以去而王可致故明君備

政作畫去無用止浮學事淫民查之農然後國家可富而民力可搏也搏力

出此台成名克剋州人元所案新唐書曹王臯傳自將五百人教以秦兵

獨力法聯其賞罰池張如一韓文公碑云王字子蘭諡曰成其先王明以

太宗子國曹總復封傳五王至成王成王嗣封在元宗世朱子原本韓文

考異但摘正文一二字大書而所考夾注於下至宋末王伯大始取而散附

句下今四庫全書二本皆著於錄

十抽一推或謂推當作推赤冠之稱按史記秦始皇

紀王翦什推二人從軍察隱云什中推擇二人文

公語出於此不必改為推元所案考異曰后山談叢云唐令民

推也避高宗諱而用推耳呂縉叔云推者推也獨警為推蓋傳寫誤耳唐人

初不諱推名也陳以呂說為是按史記漢書陸賈傳有推結字注讀為推警

百萬人也十抽一推當是用此

原道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蓋用佛書三聖弟

子之說謂老子仲尼顏子也緯文瑣語云集證陳耀文天中記

曹子建詰咎文假天帝之命以詰風伯雨師韓文公

訟風伯蓋本於此元折案藝文類聚卷一百曹植詰咎文序曰五

送窮文小點大癡按張敏集奇士劉披賦古語有之

小癡爲大點小點爲大癡集證隋志晉尚書郎張敏集二卷五

困學紀聞注 卷十七

歐陽生哀辭閩人舉進士由詹始詹舉在貞元八年史因之黃

璞閩川名士傳其前有薛令之林藻攷之登科記

信然原注歐陽詹之行獲稱於昌黎而見毀於黃璞記太原伎黃介喻其

於朋友義以誠氣醇以方容貌巖巖然其燕私善謙以和其文章切深真往

復善自道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也王保定撰言十五薛令之閩中長

崇文館校書郎黃璞所記人物自薛令而下凡五十四人又唐登科記十

五卷丞相鄧暹洪适景伯編按唐藝文志有崔氏顯慶登科記五卷姚康行

第錄十六卷李奕登科記二卷丞相乃以三本輯爲一書又別集類歐陽行

周樂五卷唐國子四門助教薛令之乃以三本輯爲一書又別集類歐陽行

黃璞何人斯乃有太原函魯之務好事者喜得之不信愈而信璞異哉然高

城不可見之詩題云途中寄太原所思蓋亦有以召其疑也昔人以暖味受

節度副使蒲田林藻乾撰藻貞元七年進士黃璞名士傳曰貞元中杜

黃裳知舉試珠還合浦賦進士林藻賦成憑几假寐人謂之曰君賦甚佳

但恨未叙珠來之意耳藻察視其草乃足四句其年擢第謝恩黃裳謂曰

唯林生叙珠來之意若有神助詹始太原之妓未及迎歸而有京師之行

困學紀聞注 卷一七

既愆期而妓疾卒將死割髮付女妓以授詹詹一見大痛亦卒片文粹

胎孫歐陽詹文集序稱詹服聖人之教慕性佛之化達君臣父子之節忠孝

之際唯恐不及常哀爲稱之觀察比君爲之英年燕饗必召同席君動不踰

節時人謂常公能識眞尋而陸相贊知貢舉得士之盛前無其倫故君名在

榜中常與君同道而相上下者有韓侍郎愈李校書觀洎君並數百歲傑出

人到於今伏之眞西山跋歐陽四門集曰嘉定己卯郡士林彬之爲余言

四門之文之行昌黎並稱之至黃璞爲閩川名士傳乃紀其太原妓一節謂

者疑焉近歲黃君介喻君長能皆爲文以辨謂宜登載編末以溲干載之誣

余曰四門之行獲稱於昌黎而見毀於黃璞後之君子惟昌黎是信乎抑惟

璞之惑乎二君雖無言可也不載之編末亦可也

太行之陽有盤谷在孟州濟源縣周按昌黎年譜貞元十七年

谷序舊唐書李愿傳父晟立大勳卽拜太子賓客上柱國爲興元元年甲子

此豈終身官不挂朝籍者新唐書李晟傳貞元七年以臨洮未復請時其

年詔可是愿又當爲長安人於盤谷不得日歸蓋送者乃別一人爾何云

按元和御覽詩中有李愿二首疑卽其人集證濟源縣隋古屬河南懷

慶府

韓柳並稱而道不同韓作師說而柳不肯爲師韓開

佛而柳謂佛與聖人合韓謂史有人禍天刑而柳

謂刑禍非所恐原注柳以封禪爲非而韓以封泰山鑿玉騶勸憲宗

韓勝非封禪是柳勝作史之說亦柳爲長然韓子大本大原處勝而柳不達

啓史誰亂後代不足以知聖人立極之本 柳子云作史貴直道不顧刑禍 其論甚正然韓子云後之作者在據事跡實錄則善惡自見實得夫子作春 秋之法其撰順宗實錄褒貶不阿非真畏人禍天刑者柳子之不肯爲師乃 有激而然

柳文多有非子厚之文者馬退山茅亭記 何云嘗細考文 此篇實子厚作辛卯是憲宗元和六年前北辛卯則元宗天寶十載○案記 云歲在辛卯我仲兄以方牧之命試于楚邦明將之趨注云子厚從兄名寬 字存諒集中有祭文云從事諸侯侯於都藩即謂此也又 見於獨孤及 注云邕州今南寧府屬廣西馬退山在府城北十五里

集 文苑英華亦作獨孤及 崔祐甫獨孤公神道碑曰獨孤常州諱及字至 之河南洛陽人天寶末以洞曉元經對策上第歷官濠州常州刺史不官 其官于粵也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獨孤及昆陵集 百官請復尊 二十卷提要云馬退山茅亭記乃柳宗元作後人誤入

號表六首皆崔元翰作 原注貞元五年子厚方十七歲○宋彭 號表載柳宗元集中而唐類表作崔元翰文苑英華辨證五爲百官請復尊 哀按唐憲宗與元元年幸奉天削去號表貞元五年六月百官請復尊即此 六表是也時崔元翰爲禮部員外郎歷知制誥唐書稱其器令溫雅則類 表云元翰作是矣柳文收此表或入正集或入外集按宗元年諸貞元五年 方十七歲八年始 爲裴令公舉裴見表邵說作 歷四年 貢京師其誤可知

困學紀聞注 卷十七 八 入年子厚始生○案宋淳熙中臨江韓醇柳 集記後口代令公舉裴見狀時柳州未生 請聽政第三表文苑 英華乃林逢第四表云兩河之寇盜雖除百姓之 瘡痍未合乃穆宗敬宗時事 文苑英華辨證五林逢請聽政 作第二表元微柳集第二表據文苑通林逢第三表而柳集又別自有第 二表第四表亦載柳集作第三表詳表文云兩河之寇盜雖除百姓之瘡痍 未合又云成先帝之大功繼中興之盛業乃穆宗敬宗時事 事宗元當憲宗元和十四年已卒此二表柳集誤收何疑 代裴行立 謝移鎮表行立移鎮在後亦他人之文 通鑑唐紀憲宗 正月穆宗即位二月以桂管觀察使裴 柳州謝上表其一乃李 吉甫柳州謝上表也 文苑英華辨證五按新史李吉甫傳改柳移 自有柳州謝表其題作謝除云奉三月十三日制六月二十七日制今此 表題作謝上又云今月二日說放其月日文理皆非宗元事其爲吉甫何 疑 宋沈作詰寓簡云子厚文集多假妄如柳州謝上表稱于頃在襄陽相 隔于按元和八年順以罪貶爲恩王傅而子厚詔追赴都乃是元和十年順 之上表 舜禹之事謗譽咸宜三篇晏元獻云恐是博

士章籌作愈膏育疾賦晏公亦云膚淺不類柳文 宋景文公謂集外文一卷其中多後人妄取他人 之文冒柳州之名者 陸放翁跋柳州集曰此一卷集外文其中 類於此子厚此三十一字宋景文公手書裁其從 孫景家然所謂集外文者今往往分人卷中矣 然非特外集也 劉夢得答子厚書曰獲新文二篇且戲余曰將子 爲巨衡以揣其鈞石銖黍此書不見於集食蝦蟇 詩韓文公有答今亦不傳則遺文散軼多矣 何云八 南宋時石刻亦亡○元圻案劉夢得答柳子厚書曰獲新文二篇云云余吟 而譯之類其詞甚約而味大淵然以長氣爲幹文爲支踔躡古今鼓行乘空 附離不以擊柝嗚哨不有文字端而曼若而賦信然以生癡然以清余之衡 誠懸于心其揣也如是子之戲余果何如哉夫矢發乎羿教而中微存乎他 人子無日必我之師而能我衡苟然則善學者皆羿也可乎 沈作誥曰柳 集代劉禹錫同州謝上表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月死禹錫至文宗太和九 年始遷同州距子厚之卒十七年矣又有上大聖崔鄭啓等亦屬俗凡陋非 子厚文

困學紀聞注 卷十七 九

答元饒州論春秋又論政理按鄱陽志元莫也艾軒 策問以爲元次山 案今本艾軒 集無此策問 次山不與子厚同時亦 未嘗爲饒州 全云次山是杜公同時 案證按白居易冷泉亭記先是 裴庶子案作觀風亭自盧給事元輔作見山亭及右司郎中河南元莫作 此亭是莫爲河南人又嘗領餘杭郡

平淮西雅其佐多賢山說苑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 賢矣 問漢說苑雅其類篇○元圻案召類篇曰易曰渙其羣元吉渙 者賢也羣者衆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也

饒娥碑按魏仲兕 原注大歷 間樂平令 作饒孝女碣旌其里閭不 言娥死子厚失於傳聞而史承其誤 元圻案仲兕或作仲 者勸汝於長江幼女賊寇激於膏肓匪類伊蛟愛構其殃上帝懷之雷霆交 作火焚長川風擾巨壑烟雨冥騰雲龍搏那人大恐水物珍珍魚鱉蛟螭 有無類類以湯瀾傾於江池所貴者男所賤者女縱禁投身黃香擬虎占 起不能舟遂以溺死求屍不得娥聞父死走哭水上三日不食耳鼻流血氣 盡伏死明日屍出 唐書列女傳云娥字項真父勸娥死時年十四又云縣

言娥死子厚失於傳聞而史承其誤 元圻案仲兕或作仲 者勸汝於長江幼女賊寇激於膏肓匪類伊蛟愛構其殃上帝懷之雷霆交 作火焚長川風擾巨壑烟雨冥騰雲龍搏那人大恐水物珍珍魚鱉蛟螭 有無類類以湯瀾傾於江池所貴者男所賤者女縱禁投身黃香擬虎占 起不能舟遂以溺死求屍不得娥聞父死走哭水上三日不食耳鼻流血氣 盡伏死明日屍出 唐書列女傳云娥字項真父勸娥死時年十四又云縣

令魏仲兒竭其墓建中初黜使鄭叔則表旌其闕河東柳宗元爲立碑云

游黃溪記 記云溪拒承州治七十里 做太史公西南夷傳皇甫湜悲汝

南子桑做莊子天運皆奇作也 何云游黃溪記乃柳文之未能自成家者胡云奇作

○元所案柳子厚游黃溪記曰北之晉西通岷南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水之治百里北至於涪溪西至湖之源南至于瀘泉東至于黃溪東屯其間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 史記西南夷傳曰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自滇以北海長以什數邛都最大 皇甫湜悲汝南子桑文曰潭池無端誰開闢之善惡未形誰分白之善其福之惡其禍之福善之福夷死何饒謂惡之禍死何肥何閻問之死金玉其墓何驗莫之死手足不覆孰主張其事而顛倒其數天且高地且遠鬼神之形幽散問何故巫咸招曰云云 莊子天運曰天其運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檢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垂者爲雨千雨者爲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動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彿孰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巫咸招曰云云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三皇甫湜正集六卷皇甫湜撰湜州人持正其字也元和元年進士仕至工部郎中其文與李翱同出韓愈柳宗元之辭湜得愈之奇

困學紀聞注

卷十七

王參元書 參元家失火子厚作書賀之 云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

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嘗攻李商隱樊南四六有

代王茂元遺表 宋舊唐書王茂元傳河北諸軍討劉稹茂元亦以本屯屯天并賊未平而卒 云與季

弟參元俱以詞場就貢久而不調茂元栖曜之子

也商隱誌王仲元云第五兄參元教之學 元所案王仲元誌今

樊南文集已佚而參元之名再見于李賀小傳云所與遊者王參元 唐書王相傳傳相驪州潏陽人貞元初拜左龍武大將軍出爲鄜坊節度使子茂元附傳而不及參元仲元

沈亞之送韓靜略叙日文之病煩久矣聞之韓祭酒

之言曰善藝樹者必壅以美壤以時沃灌 原注祭酒

白樂天老成詩我有白頭戒開於韓侍郎皆文公精言也○元所案沈亞之送韓靜略序曰裁經史補之如苑是文之病煩久矣聞之韓祭酒之言曰善藝樹者必壅以美壤以時沃灌其何謂之韓祭酒之言曰日別集類三沈下賢集十二卷唐沈亞之撰下賢亞之字也長安人李賀送

沈亞之詩曰吳興才人怨春風則似吳興人元和十年進士官南康尉 公武曰沈亞之常遊韓愈門李賀杜牧李商隱俱有悲沈下賢詩

驢九錫封廬山公雞九錫封浚雞 何云浚雞山

穎傳 本於此 元所案宋袁淑排集封驢廬山公九錫文曰爾有

加爾使衡勒大鴻臚班脚大將軍官亭侯以揚州之盧江州之廬陵吳國之桐廬合浦之珠廬封爾爲廬山公又雞九錫文曰浚雞山子天姿英茂秉機長鳴雖風雨之如晦抗不已之奇聲今以揚州之會稽封君爲會稽公以前後稽山爲君湯沐邑 宋張端義貴耳集歐陽詢藝文類聚有爲禽獸九錫以雞爲稽山子以驢爲廬山公者吳越毛勝撰水族加恩簿以海龍爲君各有詞命詔賜陽之禮意也

劉夢得文不及詩祭韓退之文乃謂子長在筆子長

在論持矛舉楯卒莫能困可笑不自量也 全云此亦

自謂韓張並稱也○元所案劉夢得祭韓昌黎文曰昔遇夫子聰明勇奮常操利刃開我混沌子長在筆子長在論持矛利盾卒莫能困時惟子厚與言其問贊詞偷偷固非顏頤傍傍上下兼農以澤食於有極服之無言 昌黎謂張籍詩云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 晁氏讀書志別集類劉馬錫夢得集三十卷外集十卷禹錫中山人貞元元年進士登博學宏詞科早與柳宗元爲文章之友稱劉柳晚與白居易爲詩友號劉白雖詩文稍不及然能抗

鄭亞會昌一品集叙云周勃霍光雖有勳伐而不知

儒術枚臯嚴忌善爲文章而不至嚴廊歐陽公 薛

肅公文 曰劉柳無稱於事業姚宋不見於文章 方樸山

確其言簡而明非唐人所及也 武絳無文之言○元所案

舊唐書鄭啟傳父亞字子佐聰悟絕倫文章秀發李德裕在翰林以文于請深知之 文苑英華辨證李德裕集序二首蓋鄭亞先委李商隱代作亞後

改定故有異同今德裕集用鄭作案鄭序曰合武宗一朝冊命典諸奏議碑贊軍機羽檄凡二十卷輒署曰會昌一品制集紀年追聖德也書位旌官業也 周禮皆有定策功而史記謂周勃少文漢書讚霍光不學無術也 漢書枚乘傳學子卓字少翁至長安上書自陳枚乘之子召入見待詔拜爲郎爲文疾受詔即成 史記鄭陽陽陽遊於梁與故人莊忌夫子淮陰枚主之徒文莊思即嚴忌也遊諱改莊之字曰嚴 晉書載記一劉元海嘗謂同門生朱紀范隆曰吾嘗歸隨陸無武終繼無文道由人宏一物之不知者固君子之所恥也 二生遇高皇而不能建封侯之業兩公屬太宗而不能同序序之美惜哉



魏鄭公砥柱銘挂冠莫願過門不息淮南子原道云禹

之趨時冠挂而不顧履遺而不取鹽鐵論相判云簪

墮不掇冠挂不顧集證玉海三十一司馬公曰唐太宗刻銘底柱

案吳越春秋亦云禹傷父功不成循江沂河盡瀆淮乃勞身焦思以行七

梁簡文誠子當陽公大書曰立身之道與文章異立

身先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見藝文類聚斯言非也文

中子謂文士之行可見放蕩其文豈能謹重其行

全云六朝之文所以無當於道○元圻案梁書簡文帝紀太宗簡文皇帝

因學紀聞注 卷十七 三

又大同哀辭序曰大同字仁洽子之第十九子曰陳蕃所憩之

家久記元錄之歲華歆所聞之語已定北陵之期

按搜神記陳仲舉宿黃申家列異傳華子魚宿人

門外皆因所宿之家生子而夜有扣門者言所與

歲數集證按仲舉事今本搜神記無之太平御覽三百六十三引搜神記

下不可進口當從後門往有頃還問者問之曰何等名可與幾歲應以何死

答曰男也名奴得十五歲當以兵死仲舉告其家父母不使執寸刃年十五

有遺鑿於梁上其末出奴以為木自下鈞之鑿墮而三國志華歆傳

庚信二月三日馬射賦云落花與芝蓋齊飛案文選甘泉賦

芝注服虔曰楊柳共春旗一色月令春之月天子戴青旗王勃做其語

江左卑弱之風也元圻案王勃序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

霞孤鶩之句一時之人共稱之歐陽公以為類非宋陳善撰新語曰子

安語句詞雄傑比舊為勝及觀集古錄隋德州長壽寺碑云浮雲共嶺松張

蓋明月與巖桂分巖則又凌隨與初造語者相去遠甚梁簡文帝南郊頌

序云朝葉與密露齊輝晚花與薰風俱落蓋做齊王儉詩調碑風儀與秋月

齊明音與春雲等潤而子山又做之也周若庚信傳信字子山南陽新

野人父有吾梁中書令東海徐掄子陵及信並為抄選學士文並給世

岑文本擬劇秦美新雖不作可也班孟堅典引師其

意南豐說非異開按說非異師其辭元圻案唐書岑文本傳文

辭多所綜其貞觀元年除秘書郎時顏師古為侍郎自武德以來詔語或

大事皆所草定及得文本號善職而敏速過之師古以遠罷乃授文本侍郎

專典機要揚雄劇秦美新班固典引俱載文選岑文本擬劇秦美新載

欽定全唐文一百五十卷

李善精於文選為注解因以講授謂之文選學案此晏

元獻答

元次山惡圓曰宰方為阜不圓為卿范文正靈鳥賦

宰鳴而死不默而生其言可以立懦元圻案元結惡圓

為國轉之器以悅嬰兒友人公種者則有戲兒之器請見之及見之趨笑之  
黃元子曰吾聞古之惡國之士歌曰寧方為卑不國為卿寧方為汗辱不  
勉而和之庶幾感物之意同歸而殊途矣 葉石林燕語曰范文正公始以  
獻百官圖議切呂中坐貶饒州梅聖俞作靈鳥賦以寄所謂事將兆而獻  
忠人反謂爾多因蓋為公設也故公亦作賦報之 北齊書元景安傳天保  
時諸元帝室親近者多被誅戮宗如景安之徒議欲請姓高氏景安曰豈  
得棄本宗逐他姓大丈夫寧可玉碎不能瓦全次山之言不愧其宗人矣  
四庫全書簡明日錄別集類次山集十二卷唐元結撰所著元子十卷文編  
十卷詩珂子一卷今皆不傳此本蓋後人擬拾也

李義山賦怪物言伎魑護魄貪魑曲盡小人之情狀

螭魅之夏鼎也 元圻案李商隱字義山懷州河內人開成二年進士  
三賦今焚南文集不載 漁樵閒話曰李義山賦三怪物述其情狀真所謂  
得體物之精要也其一物曰魑狐氏帝名臣曰巧彰字臣曰九規而官臣  
為依魑焉依魑之狀頰佩水游于賈風輪其能以鳥為鶴以鼠為虎以兇  
為誠臣以其工為賢主以夏姬為廉以祝融為善誦節義於寒泥贊詔受於  
模母其一物曰臣姓潘名臣曰臣姓潘名臣曰臣姓潘名臣曰臣姓潘名臣曰  
謀款之狀能使親為疎同為殊使父喻其子妻美其夫又持一物狀若石  
就其事其一物曰臣姓潘名臣曰臣姓潘名臣曰臣姓潘名臣曰臣姓潘名臣曰  
困學紀聞注 卷十七

白樂天云富於貽妻 壽於顏回飽於伯夷樂於

榮啓期健於衛叔寶 達人之言也 元圻案唐  
傅居易字樂天太原人徙下邳以刑部尚書致仕東都所居履道里疏沼種  
樹構石樓香山鑿八節灘自號醉吟先生為之傳 高士傳樂天先生者齊  
人也魯恭公遣使致禮賜粟三千鍾欲以為相辭不受齊王又禮之以黃金  
百斤樂天為卿又不就著書四篇言道德之務 莊子孔子遊泰山見榮啓期  
鼓琴而歌孔子曰先生何以樂曰天生萬物惟人為貴吾得為人一樂也  
男貴女賤吾得為男二樂也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年九十是三樂  
也家語所載略同 晉書衛瓘傳瓘字叔寶好言元理其後體病多齋  
母恒禁其語 樂天浩歌行頗同短命伯夷餓我今所得亦已多亦此意

劉夢得口兵戒可以多食勿以多言本鬼谷子 口

可以食不可以言 元圻案劉錡口兵誠曰我誠於口惟心之門  
無為我兵當為我講以慎為健以忍為關可以  
多食勿以多言

文選 沈休 安陸王碑云奕思之微秋儲無以競巧奕秋  
見孟子儲字未詳蓋亦善奕之人注謂儲蓄精思  
非也 元圻案安陸王碑奕思之微秋儲無以競巧奕秋  
而後號李虎發而石開養謂養由基也古人用事隱奧難以猝解秋儲未必  
定是二人

秦少游張文潛學於東坡東坡以為秦得吾工張得

吾易 元圻案晁公武曰元祐中蘇氏兄弟以文為天下號長少公其門  
葉石林作張文潛何山集序曰文潛與少遊同學於蘇子瞻子瞻以為秦得  
吾工張得吾易而世謂工可致易不可致以君為難云

荆公潭州新學詩仲庶氏吳本詩學仲氏任呂太史  
釣臺記姓是州曰嚴本柳子厚愚溪詩序姓是溪  
日冉溪子厚之語又出於水經注豫章以木氏郡  
司馬公保業云懷壘未煖本元次山出規豈無印

困學紀聞注 卷十七  
綬懷之未煖 元圻案今水經注豫章以樹氏郡 何云此郡字乃傳寫  
學詩曰有嘉新學潭州守者誰歟仲庶氏吳 呂成公重修釣臺記顧  
野王輿地志曰桐廬縣南有嚴子陵釣魚處石上可坐十八人為釣臺即今  
之釣臺也明道二年范文正守是邦始築屋祠先生而為之記歲祀浸遠此  
意弗嗣淳熙五年侍郎蕭公出鎮道州下慨然曰國家稽用唐武德舊典姓  
是州曰嚴則先生之祠乃名教之首領地若可乎 柳子厚愚溪詩序曰  
濯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于瀟水或曰冉氏居也故姓是溪為冉溪或曰  
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 水經注入引爾稱曰昔天子建國名  
都或以名或以山故豫章以樹氏郡嚴業以棘名邦 司馬溫公於嘉  
祐六年奏進五規曰保業情時遠謀重微務實共保業曰陵夷衰微至於五  
代懷憂未煖處官未安朝成夕敗有如逆旅 元次山出規見唐文粹四十  
三其辭曰豈不裂封疆土未識豈無印綬懷之未煖

張文潛送李端叔 赴定州 序臬鷓不鳴要非祥也豺狼

不鳴要非仁也本於唐呂向上疏 諫元宗不令突 鷓

不鳴未為瑞鳥猛虎雖伏豈齊仁獸 元圻案張文潛送  
日祖宗英夷曆亂天下聽順無復假借而久之元吳叛子亮自是以來又數  
十年矣某聞今北邊要郡有城墜不修器械著惡屯戍單寡雖步強敵而

人不懼者誠信之也... 晁無咎求志賦訊黃石以吉凶兮基十二而星羅曰

由小基大兮何有顛沛... 云十二基卜出自張文成受法於

兵萬不失一東方朔密以占眾事... 受法於黃石公行師用兵萬不失一

而法於黃石公行師用兵萬不失一... 授法味無何失所在遂傳於世云

所起或云漢武帝命東方朔使之占兆... 借價以成其術其書以十二基子三分

其辭猶周易之辭也... 其辭猶周易之辭也四庫全書總目

方朔撰或又以為張良不黃石公所授... 其說紛紜不一大抵皆術士依托之詞

而商史所載客從前來避我良材寶貨... 三十七卦象詞則是書本出自六朝

志僅載一百二十餘始不及檢而偶遺之也... 助集

荆公為外祖母墓表云女婦居不識廳屏笑言不聞

鄰里是職然也唐岐陽公主... 屏見杜牧之文薛巽妻崔氏言笑不聞於鄰見柳

子厚文荆公為文字字不苟如此讀者不知其用

事何云非厚齋不能詳其出處耳... 識屏廳笑言不聞鄰里是職然也

大樂十二均圖楊次公作也編於老蘇集對織婦

文宋元憲作也編於米元章集三先生論事錄序

陳同甫作也編於朱文公集皆誤... 序曰大樂十二律律各有均均有七聲

能知之工師能知其聲而不能知其本... 也今黃鍾為宮則太簇始洗林鍾南呂

餘律為商者以此又曰今著大樂十二... 一章附于篇按圖考聲下可以辨工師

而讓于豎曰余女工也世受豎事以... 而讓于豎曰余女工也世受豎事以

世讓于豎曰余女工也世受豎事以... 利我之生蕃我以術因絲以代蠶因帛

患強而余生蕃矣然自五帝以降每... 川獻爾成服女于無貴賤皆盡心于

有餘而納爾中者以千計樂民大買... 而千餘而納爾中者以千計樂民大買

不能給今欲以一己之勞而讓過矣... 事錄序曰昔顧子致書為人言欲就山

禮樂無所措聖人之用息矣先生之學... 禮樂無所措聖人之用息矣先生之學

吾懼子致之言遂得行乎其間因取... 之篇首而集其平居議論附之曰三先

之學顧其自警者不得不然耳... 卷禮部諸儒須楊傑次公撰嘉祐四年

目錄中倘有三先生論事錄序其文已... 目錄中倘有三先生論事錄序其文已

邱宗卿謂場屋之文如校人之魚與濠上之得意異

矣慈湖謂文士之文止可謂之巧言... 足觀引慈湖語見凡為詞章之學無所

定集十卷拾遺一卷極密江陰邱宗卿... 擬有氣而以更能顯其文不彰四庫全

遺書家記九孔子謂巧言鮮仁又謂... 我琢切雕鏤無所不用其巧夫言性其

不夫難雖曰無斧鑿痕如太羹元酒... 愈遠是安知孔子曰天下何思何慮是

之文章孔子之文章由道心而達始可... 言非文章

景德 真宗七年 二年命王欽若楊億脩歷代君臣事迹

景德 真宗七年 二年命王欽若楊億脩歷代君臣事迹

景德 真宗七年 二年命王欽若楊億脩歷代君臣事迹

景德 真宗七年 二年命王欽若楊億脩歷代君臣事迹

景德 真宗七年 二年命王欽若楊億脩歷代君臣事迹

景德 真宗七年 二年命王欽若楊億脩歷代君臣事迹

景德 真宗七年 二年命王欽若楊億脩歷代君臣事迹

景德 真宗七年 二年命王欽若楊億脩歷代君臣事迹

景德 真宗七年 二年命王欽若楊億脩歷代君臣事迹

景德 真宗七年 二年命王欽若楊億脩歷代君臣事迹

六年上之凡千卷詔題曰冊府元龜周益公記文苑英華云太宗詔脩三大書曰太平御覽曰冊府元龜曰文苑英華各一千卷今按御覽脩於太平興國二年英華脩於七年皆太宗時若元龜乃真宗時脩益公攷之未詳也太宗實錄雍熙三年十二月宋白等進文苑英華有表有答詔當載於首卷真宗景德四年八月詔館閣分校又以前編次未允令擇古賢文章重加編錄芟繁補闕換易之卷數如舊祥符二年命覆校皆當備載於纂脩事始之後原注太宗脩三大書其一乃太平廣記五百卷○元折案王明清揮塵錄未希真曰太平興國中諸降王死其舊臣或宜怨言太宗盡收用之實之館閣使脩冊府元龜文苑英華太平廣記廣其卷帙厚其糜祿以役其心云云道太平御覽而首冊府元龜亦誤也惟宋敏求春明

困學紀聞注 卷十七  
退朝錄云太宗詔諸儒編故事一千卷曰太平總類文章一千卷曰文苑英華小說五百卷曰太平廣記總類成帝曰覽三卷賜名曰太平御覽真宗詔諸儒編若臣事迹一千卷曰冊府元龜為得其實

班孟堅兩都賦序迂齋僕坊謂唐說齋中興賦序得此意按中興賦序云雖詞有工拙學有博陋氣有強弱思有淺深要皆變化馳騫不失古人之法度蓋用序道有夷隆學有粗密之意然所取乃律賦非兩都比也何云此直蹈襲脫離爾仲友文止此何得高自標置 全云迂齋特取其序爾非謂其賦與爾京比也澹菴胡忠簡云韓安國不能凡賦何云韓安國作凡賦不成 鄒陽代作事見西京雜記罰酒三升王子敬詩不成亦飲三觥一詩一賦豈足以盡豪傑之士集證系世昌蘭亭考脩撰之會人各賦詩王右軍謝安石而下十五人一篇成謝琨下迪印邱髦王獻之而下十六人詩不成罰酒三巨觥○元折案西京雜記四梁孝王遊於忘憂之館集諸遊士各使為賦

韓安國作凡賦不成鄒陽代作其辭曰高樹凌雲蟠行煩窺旁生附枝王爾公輸之徒荷斧斤接葛藟學喬枝上不測之絕頂伐之以歸時者督道鑿者磨轉齊貢金斧楚入良工通成新几離奇參髣似龍盤馬迴風去鸞歸若王惡之聖德日騎

天下不可以無此人亦不可以無此書而後足以當君子之論揚雄度越又曰天下大勢之所趨天地鬼神不能易而易之者人也何云壯語○案今龍川集無此文惟上孝宗第三書有天下大勢之所趨非人力之所能移也二句下云臣之所以為大臣論者如此同甫方以大有為望孝宗不應作此語此必為俗本所簡刪也當以厚齋所引補而正之

此龍川閻按龍川科舉之文列於古之作者而無愧全云同甫一月四朝之語則可恥矣○元折案陳亮字同甫光宗時亮對策曰陛下之於壽皇問安視察察辭觀色因此而得彼亦既得其機要以此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而以為京邑之美觀也哉時光宗不朝重華宮羣臣更迭迭諫皆不聽得亮策迺大喜以為善處父子之間奏名第三御筆擢第一授會書建康府判官廳公事未至官一夕而卒

集古錄跋謂樂毅論與文選所載時時不同文章正困學紀聞注 卷十七

宗謂崔實政論列於選今攷文選無此二篇皆筆誤也程易田云按史記樂毅列傳樂毅辭引樂毅論自觀樂生遺燕惠王書起至篇末止與今所傳王右軍書不同者數十字多十九字少十字易十二字集古錄或指謂此而偶然為記之也然兩本相較王優費劣如機合乎道作知機合道以終始作以禮終始極道之量道下增德字干載一遇下增夫于載一遇之世荷得作荷利不謀作不謀牧民作牧民顧飢作顧飢顧釋作儀釋之施作施之任窮作仕窮通者作勇者賢者作賢者攻取上附則字之謂作之下因國作四海濟弱作濟弱就優就劣讀者能辨之至通篇虛字增所不必增刪所不可刪文章生死之道全係於此○元折案文章正宗真德秀撰注見卷六第廿九頁

誠齋楊文節為章叢墓銘云今日士師非禾絹士師也宋明帝紀胡母顥專權奏無不可時人語曰禾絹閉眼諾胡母大張素禾絹謂上也蓋謂秦檜頌政士師非主上之士師也元折案陳振孫曰楊萬里字廷秀廬陵去及韓侂胄用事召之卒不至自次對蓬至學士問辭出師不食而死著誠齋集一百三十三卷 今本誠齋集不載章叢墓銘

困學紀聞注 卷十七

南豐序禮閣新儀則指新法 何云南豐不附新法禮閣新儀序皆發明禮之當變始不指新法也

法者何氏讀之未詳耳 記襄州長渠則指水利兵間詩則

指徐德占 名禮論交詩則指呂吉甫 名意 此孫仲益 名

之言也 何云二詩則如孫言 閱按仲益語見其所與曾端伯書云元所亦屢變其法以宜之其要在乎養民之性防民之欲本末先後能合乎先王之

之意而已此制作之方也有聖人作而為後世之禮者必貴祖豆而今之器固不應也先弁冕而今之衣服不禁也其推之皆然然後其所改易更革不至於拂天下之勢駭天下之情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意矣襄州宜城縣長渠

記曰後世欲行水既田者往往務溝有人之遺跡不考夫山川形勢古今之同異用力多而收功少亦其不思也歟兵間詩曰大義既經久未屬小人

守那復議呼嗟忍易萬人生莫幸將微一身利論交詩曰德操龐公林下時

入門豈復知容主夷吾鮑叔貧賤分財亦不辭多取相傾頓使形迹空素

定已各肝膽許世間未信亦論交得秋毫有乖忤 司馬溫公乞龍條例

司常平使疏曰朝廷更遣使者四十餘人分行天下以提舉勾當常平廣惠

倉相度差役農田水利為名又曰使者爭獻謀畫措歛財產以希恩寵至欲

決汴水以種稻及澆溉民田欲澆三十六陂水募人耕佃若此之類不可悉

數 魏泰東軒筆錄十嘉祐初李仲昌議開六陂河王荆公時為備職頗佑

困學紀聞 卷十七

之既而功不成 東都事略徐福傳福字德占洪州人為入狂疎而有膽氣

好言兵洗括神講城永樂神宗遣福經畫之既入賊境略不為備寡謀輕

敵以至於敗 宋史王安石傳安石器為觀文殿學士知江陵府汲引呂惠

和為參知政事惠卿實欲自得政思安石復來因劾其弟安國又起

李士字斌以傾安石 孫仲益書讀福川集曰荆公自謂知經明道與曾子

固等發六藝之蘊於千載絕學之後荆公當國便當引而進之乃擯棄不用

余觀南豐集序禮閣新儀則指新法記襄州長渠則指水利兵間詩則指徐

德占論交詩則指呂吉甫而二人者如水火矣伯厚所引蓋此條若與會端

伯書則云泰少游云曾子固文章妙絕古今而有韻者輒不工此語一出天

下遂以為口實而豐兵間一詩指徐德占論交一詩指呂吉甫又有黃金顛

揚諸詩皆卓然有濟世之用而世人便謂不能詩某所以不喻其言也止論

詩未及文非伯厚所引也聞氏偶未詳考耳 書錄解題別集類下鴻慶居

士集四十二卷戶部尚書晉陵孫觀仲益撰

宋景文云賈生思周鬼神不能救鄧通之譖攷之漢

史無鄧通賈生之事蓋誤 原注景文謂因撰唐書見前

風俗通義孝文帝時讀與鄧通同位侍中通為人數廷議之山是遷長抄

知李廣誠感金石無以喻衡青之仇賈生思周鬼神不能救鄧通之謗

張說為廣州宋璟頌曰爆牛牲分菌雞卜神降福兮

公壽考東坡韓文公碑用此四字 元圻案張說廣州都督

宋公遺愛碑頌序曰天子念窮鄉之僻陋微道之險阻或不幸不馴人或

不康不若乃命晉相廣平公宋璟鎮茲裔壤式是南州駕五管之政教總三

軍之旗鼓幅員萬里馴致九譯詔書下日靡然順風楊由隸斯威名之先路

也云云頌曰金鼓悉兮旌旆好來何暮分去何早爆牛牲分菌雞卜神降福

兮公壽考 東坡潮州韓文公廟碑詩曰爆牛雞卜羞我膺於案荔丹與蕉

周益公雜誌辨楮幣謂俗人創二字通上下皆用猶

紙錢也按范淳父為郭子臯誌言交子云紙幣之

設本與錢相權元祐間已有此語矣 元圻案周益公二

三幣珠玉為上金次之錢為下自秦漢專以錢為幣近歲用會子蓋四川交

子法特官券耳不知何人目為楮幣自以為雅通上下皆效之遂入殿試御

題乾道中試賢良李屋時相葉舉錫委密院編修官樓錫代撰策題其中亦

用此二字幣者可用之物俗人初楮幣二字已而通上下皆用若正言之猶

困學紀聞 卷十七

紙錢也乃以為文何耶其後丙戌策士辛卯試賢良亦復通用漢皇聖政錄

亦循例用之矣 范淳父名祖禹即作唐鑑者所著范太史集中有朝奉郎

郭若虛誌曰君諱子臯字德臣其先京兆人六世祖甫從諸宗人蜀因家焉

暨成都交子務紙幣之設本與錢相權至是大壞債賤不售法幾為廢君講

究其病錢幣復稱官民利之元祐二年卒

東坡得文法於檀弓後山 陳師道 得文法於伯夷傳 元圻案

與王觀復書曰嘗謂東坡先生作文之法東坡云但熟讀禮記檀弓當得

之既而取檀弓二篇讀數百遍然後知後世文章不及古人之病如觀日

月也 晁公武曰陳師道為文至多少不中意則焚之存者甚少著后山集

楊植許由廟碣云堯而許之日而月之 見唐文粹 獨孤

及仙掌銘序云月而日之星而辰之 見唐文粹 同一

句法 方樸山云其原出於莊子之尸而祝之社而饗之 程易田云史記

管子小問有五而六之九而十之二句吳子治兵有固而方之坐而起之等

句而子張問入官篇有優而柔之換而度之東方朔杜預用之○元圻案莊

子語東坡書張氏崖書後用之 唐獨孤及字至之洛陽人官常州刺史當

文心雕龍論說云論語已前經無論字鬼子止云不知

書有論道經邦而論道來何云論道經邦出於古文尚書未可

以詆彥和也又云劉彥和或不讀古文尚書又云書中議對篇即引議事以

制全云閻氏必欲以古文尚書為偽而謂考工記在前誤矣集證定字

惠氏曰易屯卦象辭君子以經綸陸氏釋文呂氏音訓俱作經綸氏讀如

字荀氏讀為倫姚信釋為經綸字後人始改為綸文心雕龍曰論語以前經

無論字蓋漢以前論字皆讀為倫後人改為綸也又云中庸經綸天下之大

經本作經論見釋文○元折案晁公武子止讀書志別集類文心雕龍晉劉

魏撰余嘗題其後曰世之詞人刻意文漢讀書多誠裂杜牧之以龍星為真

龍王摩詰以去病為衛青昔人讀之今總著書垂世自謂善夢執丹漆器隨

仲尼南行其自負不淺矣觀其論說篇稱論語以前經無論字六韜三論後

人追題是殊不知書有論道經邦之言也其疎略殆過於王杜矣

和凝為文以多為富百餘卷自鏤板行於世識

者多非之案此歐陽公五代史凝本傳文此顏之推所謂論癡符也

正反楊綰有論著未始一示人以為法易曰白賁

无咎問按舊書綰每屬文聽於自非知已不可得見何云癸辛雜

用學紀聞注卷一七

演論游藝李傑撰香齋集金六集今不載又云香齋集錄名韓偓今世所

傳韓偓香齋集乃越所為也○元折案樓攻媿論癡符序曰赤城李公所為

詩文名曰論癡符公亡矣莫曉其名書之意余曰公於書無不讀此名殆不

苟也海邦貨魚於市者夸其美謂之論字書以為論街實也顏之推家訓

曰吾見世人至無才思自謂清華流布醜拙亦已矣矣江南號為論癡符公

之意蓋出於此特謙詞耳公諱庚子長其字也和凝字成績鄆州須昌人

相晉高祖漢封魯國公

崔駰西巡頌表曰唐虞之世樵夫牧豎擊轅中韶感

於和也班固集擊轅相杵亦足樂也曹子建書擊

轅之歌有應風雅柳子厚文章書云擊轅拊缶宋景

五刑具長平威振杜郵死秦策曰白起攻趙長平北抄馬服賜

杜郵垓下禽敵鍾室誅見史記本傳微舟云越子膝行吳

君忽史記越世家越王以餘兵五千入保於晉宣戶居魏臣怠

閻按晉宣帝紀李勝來候疾退告曹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

慮也故爽等不復設備何云晉宣于時亦魏臣也韓初必無此全云馬

曹爽急白公厲劔子西晒事見左傳李園養士春申易

戰國策李園既入其女弟為王后子為太子恐春申君語洩陰養死士欲殺

春申君以滅口朱英謂春申君李園不治國王之舅也不為兵將而陰養死

士之日久矣春申君曰李園欺文法倣漢書荆通等傳贊

唐書蘇頌傳贊亦然閻按楊升菴則謂文法皆祖韓非門人捐水而夷射

誅六句東坡實朱壽昌詩又用此法奇矣果然○元折案容齋四筆九作文

旨意句法固有所規倣前人而音節鏗亮不嫌於同者如前漢書贊云豎牛奔

仲叔孫卒邱伯毀季昭公逐云云新唐書效之云三宰嚭囚軻奪辰林甫將

藩黃屋奔鬼質取謀與元慶推柳倒持李宗襲劉蒙得論微舟篇亦效班史

語也然其模範本自荀子成相篇論語此考職對憲姐已玉馬陸隨巢子

夏桀德衰魯淵沸句法亦同

用學紀聞注卷一七

張文潛論文詩曰文以意為車意以文為馬理強意

乃勝氣盛文如駕理文當校云理文元板作理維即止妄

說即虛假氣如決江河勢順乃傾寫元折案杜牧與莊克

主以氣為輔以辭為章句為之兵衛苟意不先立止以文辭句繞前捧後

是辭愈多而理愈亂如入蜀關紛紛然莫知其誰發散而已文潛詩意似本

於此韓非子難勢篇今以國位為車以勢為馬以號令為轡以刑罰為鞭策

牧之又從此脫胎

山谷與王觀復書曰劉勰嘗論文章之難云意翻空

而易奇文徵實而難江此語亦是沈謝輩為儒林

宗主時好作奇語故後生立論如此何云彥和乃謂手為

也閻按何地禮謂山谷引用劉勰亦失其本旨蓋劉云方其樹翰氣倍辭

前聲平篇成半折心始何則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實而難巧也此乃謂為文

者言不能好作奇語自是文章病但當以理為主理

足其志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羣拔萃張文潛答李推官

困學紀聞注卷一七

一三一

書可以參觀 原注文選取此二書○元圻案張文潛答李推官書曰  
欲使人讀之如見數千載之前蚶蚌鳥跡所記絳袖之歌鐘鼎之文也抑某  
之所聞所謂能文者豈謂其能奇哉自六經以下至于諸子百氏惡人辨士  
論述大抵皆將以為高理之具也是故理勝者文不期工而工理詭者巧為  
粉澤而辭間百出故學文之端急于明理夫不知文者無所復道如知文而  
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是也

迂齋太學策問言宣和事云夷門之植植於燕雲 原注  
夷門在 大梁 用樂毅書文法 元圻案樂毅書云荊邱之植植於汶篁

柳下惠見節曰可以養老盜跖見節曰可以黏杜見  
物同而用之異 原注出淮南子杜門戶 左氏博議用此呂  
氏春秋 孟冬紀 異用篇 仁人得節以養疾侍老也跖躄得節  
以開閉取健也

司馬公序顏太初醇之文曰觀其後車詩則不忘鑑  
困學紀聞注 卷十七 五

戒矣觀其逸黨詩則禮義不壞矣觀其哭友人詩  
則酷吏愧心矣觀其同州題名記則守長知弊政  
矣觀其望仙驛記則守長不事厨傳矣文鑑惟載

逸黨許希二詩 元圻案司馬溫公顏太初雜文序曰魯人顏太初字  
以誇誑於人心也蹈而行之在其身與鄉黨無餘於其外則不先先生  
之道猶猶如也迺求天下國家政理之得失為詩誦洎文以宣揚之景祐初  
青州牧有以荒淫放蕩為事慕康康之為人當時四方士大夫樂其無  
名教之拘禽然效之遂以成風太初悲其為大亂風俗之本作東州逸黨詩  
以刺之詩遂上聞天子詔治牧罪又有郿州牧怒屬令之清直與已異者誣  
以罪榜掠死獄中太初素與令善憐其冤死作哭友人之詩牧亦坐是廢又  
曰世人見太初官職不能動人又其文多指許有疵病者所惡聞雖得其文  
不甚重之故所棄失居多余止得其兩卷在同州又得其所為題名記今集  
而序之異日有見之者觀其後車詩則不忘鑑戒矣云云 宋文鑑十六顏  
太初許希詩序曰針工許希下蔡人天聖中皇躬遠裕有內戚達其姓名上  
召見三進針而疾平賜與不可勝紀謝恩垂首向而拜上詢其故曰臣拜本  
師扁鵲也上惜其用心不忘本給錢五十萬為立祠封曰聖應侯或曰人生  
乎世慎乎習希失其習心也使希不習醫而習儒其遇主之日不忘先師明  
矣若然則讀書為儒乘時取富貴高冠長劍昂昂堂之上自負自得不知

素王之力者許希之罪人也 續通鑑長編一百一十七憲宗天禧五年孔子  
四十七代孫聖祐襲封文宣公聖祐卒且十年無子遂除其封彭城顏太初  
因許希請立扁鵲廟作詩指襲封事與在位者得路反忘先師又致書參政  
蔡濟濟言於上景祐二年詔聖祐弟宗恩襲封 儒林公議范涇性疎誕嘗  
忤外計求監舒州靈仙觀莊獻太后臨朝問其俊邁召拜諫官好朋飲高歌  
嗾呼或不冠幘禮法之士甚疾之顏太初作東州逸黨詩以譏之 續通鑑  
長編一百一十四仁宗景祐元年三月濟人黎德潤名性剛介廉平嘗知衛真  
縣州吏受賄德潤告之坐決勸者十餘人吏因其誣德潤以罪繫獄自縊彭  
城顏太初賦詩發其冤范仲淹前使江淮請加追卹於是賜德潤家錢三萬  
免釋集陳氏書錄解題見氏讀書志皆不著錄豈南宋時已佚耶 東都  
事略儒學傳顏復字長道先師充公四十八世孫父太初為東魯名儒嘗為  
國子監直講出為臨晉簿後掌南京學以卒

也以至山石花木衣服飲食貨財隸役亦莫不然  
至於宦情亦薄曰直不高顯爾是亦仕也凡身外  
之物皆可以寡求而易足惟此身與天地並廣大  
高明我固有之朝夕磨厲必欲追古人而與居若  
困學紀聞注 卷十七 五

徒儕於凡庸而曰是亦人爾則吾所不取也 元圻案  
袁潔齋是亦權記文也潔齋表其父質甫先生之墓曰有國數車日涉成趣  
屋荷可以居食荷可以飽衣裘荷可以禦寒如是足矣蓋得於庭訓潔齋又  
有是亦園記

鄧志宏與胡丞公 閣按丞公未史作承名世 書曰熙豐間如  
司馬溫公與王荆公之所爭者曰是與非崇寧間  
陳了翁與蔡長沙 何本載閣云蔡京貶官 之所爭者曰治  
與亂靖康間李丞相與耿門下之所爭者又不特

是非治亂安危而已其存亡所繫乎 元圻案熙寧元豐  
爭者新法也 東都事略 陳瓘傳瓘字中崇寧間官右司諫以言事罷  
揚州權院改知無為軍權責之日方衷疏論蔡京而命下於門外繳四奏  
并明宣仁諱諱修資錄建西京等事權責言京不可用用之必為心腹患  
續通鑑長編元豐四年四月京師自金兵退遂置邊事於不問李綱獨以為  
憂數上備邊策京為取南仲所阻 事文類聚新集十三載中興繫  
年錄曰禮部侍郎會開知發州先是秦檜語和議口此事大係安危關於生

元圻案熙寧元豐  
閣按丞公未史作承名世  
何本載閣云蔡京貶官  
元圻案熙寧元豐  
元圻案熙寧元豐

中抗晉曰丞相今日不當說安危止合論存亡耳倫嬰然驚其言遂令出守  
陳振孫曰胡承公名世將文恭公宿之會孫著明忠獻集六十卷

唐五代之際以文紀事者多用故事而作史者因而

舛誤回鶻烏介可汗走保黑車子族李德裕紀聖

功碑云烏介并丁令以圖安依康居而求活所謂

康居用漢書郵支事也

案漢書陳湯傳宣帝時五單于爭立呼  
都支西破呼賜堅昆丁令兼三國而  
都之殺漢使谷吉等遂西奔康居而舊史云烏介依康居求

活何云以下皆  
本温公考異北漢鄭琪卒于契丹王保衡晉陽見聞

錄虜俗雖不飲酒如韋曜者亦加灌注韋曜即吳

孫皓時韋昭也而路振九國志云高祖鎮河東命

韋曜北使曜不能飲酒虜人強之此始類癡人說

夢也元圻案通鑑唐紀武宗會昌三年正月回鶻烏介可汗帥眾侵邊據武  
劉河遠州石雄都知兵馬使王達帥沙陀朱邪赤心三部及契苾拓

困學紀聞注卷十七

跋三千騎其牙旗自以大軍繼之雄乃整城為十餘穴引兵夜出直攻  
可汗牙帳至其帳下虜乃覺之可汗大驚棄輜重走雄追擊大破回鶻於殺  
胡山烏介可汗走保黑居子疾胡三省注胡語曰轉憂之北單于突厥又北  
黑車子善作車帳詳考新舊書黑車子即室韋之一種按是時賜賜契苾  
云黑車子去漢界一千餘里考異曰舊回鶻傳云烏介可汗走東北約四百  
外依和解室韋下營嫁妹與室韋依附之今從伐叛記實錄新舊傳張仲武  
傳又云烏介既敗乃依康居求活盡徙餘種寄託黑居子蓋以李德裕紀聖  
功碑云烏介并丁令以圖安依康居而求活盡徙餘種寄託黑居子蓋以李德裕紀聖  
居用郵支故事耳致此誤也又後周紀太祖廣順元年五月北漢禮部侍郎  
同平章事鄭誥卒于契丹考異曰晉陽見回鶻錄鄭誥既達虜庭虜君恩禮周  
厚虜俗以酒池肉林為名雖不飲酒如韋曜者亦加灌注韋曜善飲禮周  
無量之過一夕為虜於穹廬之重墻間與尸而復命九國志契丹使  
必厚其酒食以示夸大高祖鎮河東嘗命韋曜北使曜不飲酒虜人  
強之遂卒按韋曜孫皓時人韋曜也不能飲酒王保衡引以為文章而路振  
云高祖時人誤也

男忠錫孫 孝濟 校字

困學紀聞注卷十七

困學紀聞注 卷一八

困學紀聞注卷十八

餘姚翁元圻載青輯

評詩

陶淵明酒詩義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

彌縫使其淳又曰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東坡

書李簡夫 云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隱則

隱不以去之為高飢則扣門而求食飽則具雞黍

以迎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葛魯卿為贊羅端良

為記 闕按羅端良名願歙縣人淳熙中知鄂州卒有鄂州小集論者謂南

渡後文字有先泰西漢風推願一人而已朱文公周益公視為畏友

良嘗以陶舍廟堂記見奇亦其最得意者 皆發此意蕭統疵其

困學紀聞注卷十八

日月乎述酒一篇之意惟韓子蒼知之

微瑕惟在開情一語法工而遺其詩而遺其意必能達道觀其善詩集

類亦恨枯高遠生豈是足默識蓋不早有子負與愚何其掛懷抱王右丞偶

然作詩領領而行行辭歸五物生事不肖肯愧家中婦黃山谷云述酒

一篇似足謂其書所作其中多不可解韓子蒼云余反覆之見山陽時下國

之句至用山陽公事疑是義熙以後有所感而作也故有流淚抱中歎平王

去傳京之語淵明忠義如此今人或謂淵明所題甲子不必皆義熙後此亦

豈足論淵明哉惟其高舉遠蹈不受世紛而至於躬耕乞食其忠義亦足見

授張韓使使王淵明自飲而卒又台兵人珍瑣進藥王不肯飲遂掩殺之此

詩所為作故以述酒名篇詩詞畫隱語故觀者弗得獨韓子蒼以山陽下國

一語疑是義熙後有感而作余反覆詳考而後知決為寄陵哀詩也○元圻

案羅端良陶舍廟堂記曰易之象天地萬物皆以其情見而禮經大類之世

以來始為通曠本欲稍返情實然以此相矜未流之弊愈不勝其偽若淵明

生百代之後獨願然任實雖清風高節邈然難嗣而言論所表篇什所寄率

駁奔而已飢則求食醉便遺客不藉琴以為雅故無絃亦可不因酒以為達



矣 元曹澤有鄂州太守存齋先生羅公傳附集中闕注論者謂而後文  
字云云即曹澤傳文也 東坡題文選云淵明情賦正所謂國風好色而  
不淫正使不及周南與屈原所陳何異而統乃讓之此乃小兒強作解事者  
黃山谷曰杜子美詩陶潛避俗翁云夫子美因頓於山川蓋為不知者  
語病以為拙於生事又往往讓讓宗文宗武失學故聊解嘲耳其詩名曰選  
與可解也俗人便謂淵明所謂癡人前說不得夢也 葛魯卿名勝詩  
丹陽人紹聖四年進士官至華文閣待制知湖州乞祠卒諡文康宋史入文  
苑傳著丹陽集二十四卷 四庫全書著錄 韓子著名病蜀仙井監人政  
和中召試賜進士出身南渡初知江州宋史入文苑傳著陽陽集四卷 四  
庫全書著錄

咏貧士詩云昔在黃子廉彈冠佐名州一朝辭吏歸

清貧略難儔愚按風俗通曰潁川黃子廉每飲馬

輒投錢於水其清可見矣吳志黃蓋傳 注引吳 故南

陽太守黃子廉之後 元折案元黃蓋傳曰陶詩昔在黃子廉  
彈冠佐名州湯伯紀注云三國志黃蓋傳  
曰南陽太守子廉之後劉潛夫詩話亦云子廉之名僅見蓋傳按後漢尚書  
令黃香之孫守亮字子廉為南陽太守注及詩話舉其孫而遺其祖豈非  
考耶子廉乃守亮之字亦非名也 風俗通蓋傳載太原郝子廉一介不  
取諸人會過師飯留十五錢歎置席下去每行飲水常投一錢井中事而  
目 卷十八

其飯每留錢為傷薄過太平御覽四百二十六清廉下引風俗通則以飲  
水投錢為潁川黃子廉事飲水作飲馬分飯留錢為郝子廉事飯作飲豈  
古本風俗通同兩入耶

古辭雞鳴高樹巔狗吠深宮中 見宋書 陶淵明歸田園  
詩二句倣此唯改高為桑宮為巷 全云改巷字句便佳

少陵和嚴武軍城早秋詩已收滴博雲閒戍更奪蓬  
婆雪外城的博嶺在維州 原注見 章卓傳蓬婆山在柘州 原

見元和郡縣志 集證唐書章卓傳出西山靈關破峨和通鶴定康城踰的  
博嶺遂圍維州博嶺樓攻下洋等三城取劍山屯焚之元和郡縣志博嶺在  
中柘州城四面險阻易於固守有安戎江蓬婆水在州南三十里大雪山一  
名蓬婆山在柘州西北一百里按今四川茂州雜谷屬西北有博嶺安  
府松潘屬唐柘州地東有雪欄山一名雪嶺○元折案唐書吐蕃傳開  
元十六年王昱率劍南兵攻安戎頓兵於蓬婆嶺蓋即蓬婆嶺也

飲中八仙其名氏皆見于唐史唯焦遂事蹟僅見于

甘澤謠 元折案甘澤謠曰陶峴者彭澤之子孫也開元中家于崑山高  
有田業擇家人不取而了事者悉付之身陶汎漉江湖過遊烟

水自製二舟一舟自載一舟致賓客一舟貯飲饌客有前進十孟夢深進士  
孟夢深布衣焦遂各置僕妾共載而峴有女樂一部奏清商曲逢奇遇與則  
其其物與並而行焦遂天寶中為長安飲徒時好事者為飲中八仙歌云  
云 四庫全書總目小戴類詩澤謠一卷唐書焦遂傳云焦遂字載謠  
事九章成道中久兩臥疾所著陳氏書錄述其自序云以春兩澤應故有甘  
澤成謠之語以名其書新唐書宰相世系表郊字子乾官至魏州刺史 葉  
石林避暑錄話云焦遂事蹟不見他書則未考也 錢氏養新錄十六范傳  
正撰李太白集碑云時人以公及賀監為陽王使宗之妻周南等八人為酒  
中八仙子美飲中八仙歌無周南名蓋傳聞異詞 康熙字典口部吃字下  
引唐史拾遺曰焦遂口吃對客不出一言辭後則酬答如注射皆時目為醉  
吃

石壕吏蓋陝州陝縣石壕鎮也 原注見九域志地廣記本鎮  
鎮 國按新唐書陝州陝縣石壕鎮也石壕縣唐武德六年置  
路大部府陝州陝縣石壕鎮也石壕縣唐武德六年置  
石壕鎮也石壕縣唐武德六年置

新安吏僕射如父兄汝墳之詩曰雖則如燬父母孔  
目 卷十八

邇此詩近之山谷所謂論詩未覺國風遠 元折案杜  
詩箋曰舊  
善乾元二年三月九節度之師敗于安陽河北通鑑子儀以朔方軍既河陽  
橋保東京築南北兩城守之 汾陽初敗于活水詰請反降為左僕射已  
而加司徒中書令此復稱僕射者本相州之潰舉其初貶之官亦春秋之書  
法也洗兵馬則目之曰郭相 山谷老杜浣花溪圖引採道欲度義皇前論  
詩未覺國風遠

少陵善房次律 而悲陳陶一詩不為之隱昌黎善  
柳子厚而承貞行一詩不為之諱公議之不可掩

也如是 何云作承貞行之時劉柳之怨未平也 全云昌黎山陽之既  
由於王韋而并疑漏言之為劉柳見奇三學士詩按子厚厚味  
於知人而附依王韋謂其下石昌黎則未必然也昌黎晚年亦不復致疑矣  
○元折案通鑑唐肅宗紀至德元載十月房琯請自將兵復兩京上許之琯  
以中軍北軍為前鋒至便橋遇賊將安守忠於成陽之陳海射時琯依古之  
車戰法以牛車二千乘馬步夾之賊順風鼓譟牛皆震駭縱火焚之八萬大  
亂官軍死者四萬餘人存者數千而已 少陵悲陳陶詩云孟冬十郡良  
家子血作陳陶濁中水野曠天清無戰聲四萬義軍同日死 東坡云陳陶  
唐書作陳陶濁中水野曠天清無戰聲四萬義軍同日死 東坡云陳陶  
故大篇悲青坂云焉得附書與我軍留待明年莫倉卒 通鑑唐肅宗紀承

貞元年正月德宗崩太子即皇帝位時順宗失音不能決事二月以王伾爲左散騎常侍依前翰林待詔王伾文爲起居舍人翰林學士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後宣於中書章執詔承而行之外黨則韓泰柳宗元等主采聽外事謀議唱和榮辱進退生於造次八月太子即皇帝位改元永貞王任爲開州司馬王叔文爲滄州司戶九月韓泰撫州刺史韓晔池州刺史元柳州刺史劉禹錫連州注皆王伾之黨也昌黎永貞行云君不見太皇亮陰未出令小人乘時偷國柄指叔文也狐鳴象爭著豈賜賜不見太相繼相指其黨也郎官清要爲世稱荒郡迫野嗟可矜指劉柳諸人之貶也蔡寬夫詩謂子厚禹錫於退之嚴厚善然退之之貶陽山不能無疑赴江陵途中寄三學士云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語言洩傳之落克警二子不宜爾將疑斷還否

贈嚴閣老詩扈聖登黃閣明公獨妙年舊史嚴武傳遷給事中時年三十二給事中屬門下省開元曰黃門省故云黃閣少陵爲左拾遺亦東省之屬故云官曹可接聯近世用此詩爲宰輔事何云王初四六見陸筆矣通鑑王涯謂給事中鄭肅韓休曰二閣老不用困學紀聞注卷一八

封敕此唐人稱給事中爲閣老也集證唐書楊綰傳中書舍人年久者爲閣老容何憂左轄之虛位誤也歐陽公答于準學士安撫江蘇詩云相公黃閣老與國爲長城承似亦誤用○元圻案杜詩箋云宋志曰三公黃閣前史無其義按禮記曰士轉與天子同公侯大夫則與鄭注云士與君同不嫌也夫宋門河啓三公之與天子禮秩相亞故黃閣以爲公須開黃閣張說謂其妻我拜後府開黃閣是也通鑑唐紀文宗太和八年八月以王仲言爲四門助教給事中鄭肅韓休封還敕書李德裕將出中書謂王涯曰且喜給事中封敕進印名肅伏謂曰李公適留語令二閣老不用封敕二人即行下明日以白德裕德裕驚曰德裕不欲封還當面問何必使人傳言且有司封駁復稟宰相意耶唐李肇國史補宰相相呼爲堂老兩省相呼爲閣老

公安送李晉肅入蜀蓋卽李賀之父開按李賀傳系山鄧王後鄧王名亮太祖第八子非高祖之子名懿者元懿則稱小鄧王或曰惠鄧王矣○元圻案李賀以父名晉肅不得舉進士韓文公爲作諱辨王無功三月三日賦聚三都之麗人行長安水邊多麗人語本此元圻案王無功名績太原郡人隋大業中授秘書省正字出爲六合丞歸隱北山東皋自號東皋子唐書人隱

逸傳著東舉子集三卷三月三日賦曰去年來已復春三月三日倚河清正是地名爲饗飲辰傾兩京之貴族三都之麗人

土門壁甚堅杏園度亦難垂老土門口在鎮州獲鹿縣卽井陘關也郭子儀自杏園渡河圍衛州董秦爲濮州刺史移鎮杏園渡地蓋在衛州汲縣非長安曲江池之杏園也何云頰魯公帖有土門既開凶威大震語○元圻案元和郡縣志河北道二恒州有井陘縣井陘口今名土門口在獲鹿縣西南十里卽太行八陘之第五陘也四面高中下如井故名之述征記曰其山首自河內有八陘井陘第五令狐暉類真卿墓誌河朔一十七郡同日嚮順連兵二十萬橫集燕趙旁貫井陘唐書本董秦也從郭子儀圍相州未幾授濮州刺史屯杏園渡通鑑唐紀肅宗乾元元年十月郭子儀自杏園濟河東至嘉獲被安太清走保衛州子儀進圍之注九域志衛州汲縣有杏園鎮

杜位宅守歲按李林甫傳杜位林甫諸婿也四十明朝過年譜謂天寶十載時林甫在相位盡簪列炬之盛守歲詩盡簪列炬馬列炬散林鶴其炙手之徒歟又寄杜位詩近聞寬法離新州相見懷歸尙百憂逐客雖皆萬里去悲君已是十年流其流貶蓋以林甫故開按李林甫傳諸婿若杜位等皆貶官已明著之

示獠奴阿段北史獠無名字以長幼次第呼之丈夫稱阿暮阿段婦人稱阿夷阿等之類皆語之次第稱謂也李尚書之芳放諸唐史太宗九王蔣王暉傳之芳蔣王暉之曾孫廣德初廣德代宗初元詔兼御史大夫使吐蕃被留二歲乃得歸拜禮部尚書故少陵詩有脩文將奉使失張騫史開行人在詩家秀句傳之句集證唐書宗室世系表太宗子蔣王暉生蔡國公煜煜生左武衛將軍承祖承

困學紀聞注卷一八

訓生太子賓客之芳

楊綰諡文正 案綰諡文貞王氏避仁宗諱故作正 比部郎中蘇端持異議

過蘇端豈卽斯人歟然少陵稱其文章有神交有

道而端終爲儉人豈晚謬乎 閩按舊唐書楊綰傳曰文簡

乃肆毀頤異同其議上怒貶端爲廣州員外司馬自卽其人詩人蓋美記足

與辨○元圻案蘇端肅宗朝官比部郎中太常諡綰曰文貞端駁之曰綰謂公與元

不惑不惠何以謂之文有隱有毒何以謂之貞梁肅復駁之曰端謂公與元

駁交游嘗爲載薦引載之皆惡悉歸於公斯乃昧於觀行定論之義且非君

子成人之美也二議俱見文苑英華八百四十卷 蘇端之議諡謂綰不

應諡文貞也舊唐書綰傳載賜諡文簡之語於前而繫蘇端之駁諡於後誤

也新唐書綰傳謂太常諡曰文貞蘇端儉人也持異議帝以其言醜險不實

貶端猶賜諡曰文簡爲得其實閩氏乃引舊唐書何歟

可歎行云丈夫正色動引經豐城客子王季友羣書

萬卷常暗誦孝經一通看在手豫章太守高帝孫

引爲賓客敬頗久季友肅代閒詩人也殷璠謂其

困學紀聞注 卷十八 六

詩放蕩愛奇務險然而白首短褐錢起有贈季友

赴洪州幕下詩云列郡皆用武南征所從誰諸侯

重才略見子如瓊枝此卽豫章賓客之事也少陵

謂王也論道阻江湖期以致君堯舜季友不但工

詩而已 原注太守宗室少陵謂邦人思之比父母鮑欽止云江西

史以入鮑幕下故猶李義山掌王茂元書記得侍御史也非爲副使于節送

王季友赴洪州序但云爲副車 集註朱鶴齡曰潘淳詩話載唐江西新羅

子記題名云使兼御史中丞李勉兼監察御史王季友蓋勉罷河南尹以御

史中丞歸西臺出爲江西觀察使按結街如此于節送王司議季友赴洪州

之寄是以王司議得爲副車○元圻案唐書宗室宰相李勉字元卿鄆州

州刺史歷河南尹徙江西觀察使 書錄解題別集類王季友詩一卷元結

之義嘗觀王勃益州夫子廟碑云帝車南指迺七  
曜於中階華蓋西臨藏五雲於太甲酉陽雜俎  
謂燕公讀碑自帝車至太甲四句悉不解訪之一  
公一公言北斗建午七曜在南方有是之祥無位  
聖人當出華蓋以下卒不可悉 案以上節錄張邦 愚謂  
老杜讀書破萬卷必自有所據或入蜀見此碑而  
用其語也晉天文志華蓋杠旁六星曰六甲分陰  
陽而配節候太甲恐是六甲一星之名然未有考  
證以一行之遂於星歷張燕公段柯古之殫見治  
聞而猶未知焉姑闕疑以俟博識 閩按以隋書天文志天  
發天子氣或如華蓋在霧氣中或有五色蒼帝起青雲扶日赤帝起赤雲扶  
日黃帝起黃雲扶日白帝起白雲扶日黑帝起黑雲扶日以證華蓋五雲亦

困學紀聞注 卷十八 七

一解而太甲終常關疑 集註嚴羽論詩語曰太甲之義殆不可曉得非  
高太乙卽乙爲甲蓋亦相近以星對風亦從其類也張石虹太史格物外編  
太甲楊升菴疑爲六甲之訛非也漢武內傳帝受六甲靈飛於六甲中元凡  
十二事太甲當與太乙爲上天最貴之神○元圻案王氏此條楊升菴集全  
襲爲已說

贈邱師太常博士均之孫謂鳳藏丹霄暮龍去白

水渾蓋稱均之文也考之舊史成都閭邱均景龍

中宗神龍 中爲安樂公主 武后 所薦起家拜太常博士

公主誅貶循州司倉進不以道其文不足觀也已

元圻案舊唐書文苑傳中陳子昂傳云子昂卒後成都人閭邱均亦以文章

著稱於龍中爲安樂公主所薦云云

終始任 平 安義之句蕭使君之賢可見矣少陵自注

其事足以砥薄俗惜其名不傳也 元圻案少陵贈蕭十二

荒蕪孟州陸自注云嚴公旣沒老母在堂使君溫清之間甘脆之禮名數若

己之庭闈焉及太夫人頃逝喪事又首請孫主典撫孤之情不減骨肉則

出罷唐峽詩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搏扶注不解五雲

出罷唐峽詩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搏扶注不解五雲

出罷唐峽詩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搏扶注不解五雲

出罷唐峽詩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搏扶注不解五雲

出罷唐峽詩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搏扶注不解五雲

漆之契可知矣

陳倉石鼓又何云一已訛案此句及下嶧山之碑句皆少陵李潮八分小篆歌句按陳倉在

唐為鳳翔寶雞縣石鼓在天興縣南開按元和郡縣志寶雞縣南乃雍

縣也魏太武自東平趣鄒山見始皇石刻使人排

而仆之宋書索嶧山之碑野火焚蓋此時也何云好名而不韻莫甚於佛魏此事後世俗多祖之

而歷代撰拓以為楷則邑人疲于奔命聚薪其下因野火焚之由是殘缺云

集證元和郡縣志石鼓文在鳳翔天興縣南二十許里石形如鼓其數有十蓋紀周宣王田獵之事仰史循大冢也○元折案王氏石鼓文考正云石鼓文其初散在陳倉野中韓吏部為博士時請于祭酒欲以數齎馳與致太

學不從鄭餘慶始遷之風翔孔子廟封真見聞記又曰有縣宰取舊文勒于石碑之上凡成數片今閉有嶧山碑皆新刻之碑也集古錄曰嶧山碑秦二世

世詔李斯篆今俗謂之嶧山碑史記不載其字特大不類泰山存者其本出于徐鉉又有別本出於夏竦家自唐封演已言嶧山碑非真而杜甫直謂秦木傳刻耳

遣興云門戶有旌節注引楊國忠以劍南旌節導駕

困學紀聞注 卷十八

二字出周禮少陵豈用新唐史語哉元折案周禮地官甸節今使者所節是也將送者執此節以送行者又鄉大夫以旌節輪令則

金華山詩上有蔚藍天垂光抱瓊臺放翁云蔚藍乃

隱語天名按度人經作鬱藍馬氏校云鬱藍元板作鬱藍○

隱語天名非可以義理解也杜子美金華山詩猶未有鬱藍字蒼乃直謂天與水之色俱如藍耳然又因杜詩而失之韓子蒼云水色天光共蔚藍四

庫全書提要曰蔚藍天名別無所出惟杜注引度人經然度人經所載三十二天有東方太黃皇曾天其帝曰鬱藍玉明則是帝名鬱藍非天名鬱藍也陸游說反誤韓子蒼夜泊寧陵落句云茫然不悟身何處水色天光共蔚藍

成都詩初月出不高眾星向爭光謂肅宗初立盜賊

未息也胡文定通鑑舉要補遺序日毅冥濛眾星

爭耀語本於此元折案胡文定通鑑舉要補遺四庫全書不著於錄考晁氏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亦不載其名豈當時已無傳本耶

鮮于京兆仲通也張太常博士均均也所美非美然

所守如孤松勁柏學者不必師法其少作也元折案

昌黎之於于頔李實類此杜韓二公晚節

國忠傳南詔質子關羅鳳亡去國忠薦鮮于仲通為蜀郡長史率兵討之戰

選者鄭德願立神省戶下以頔德詔仲通為鎮通德唐紀肅宗至德二載

十二月詔陷賊官以六等定罪上欲免張均張玘死上皇曰均玘事賊皆任

權要均仍為賊殺者家罪不可赦上叩頭再拜曰臣非張說父子無有今

目上皇曰張均為汝長流嶺表張均必不可活上泣而從命唐書張說傳

子均亦能文祿山盜賊為偽中書令肅宗反正願說有舊免死流合浦均尚

率親公上與與希烈皆相祿山均死賊中與通鑿不同又于頔傳頔為陝賊

觀察使峻嶺皆官更相繼拜山南東道節度使請升襄州為大都督府廣

募戰士儲兵械然有專漢南意公傲私輪持下益急而慢于奉上又李實

傳實拜京兆尹專以殘忍為政順宗在諒閣不踏月實殺數千人于府

文公寄襄陽于相公書稱頔負超卓之奇材蓄雄剛之峻德渾然天成無有

畔岸文章言語與事相侔信乎其有德且有言也又上李尚書書稱實赤心

敢起疑懼不敢貴非閣下條理鎮服宣布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或謂杜

贈鮮于詩美其文章而不及其武略贈太常張卿氣得神仙迴恩承雨露低

困學紀聞注 卷十八

謂均之以來仙得幸似亦不得竟謂之美也趙明誠鮮于仲通碑跋尾云

顏魯公為此碑稱述其盛雖魯公猶爾況他人乎

野望詩西山白雪三奇戍南浦清江萬里橋按唐地

理志彭州導江縣有三奇戍韋臯傳遣大將陳洎

等出三奇西南備邊錄所謂三奇營也一本作三

年趙氏本作三城當從舊本三奇為是何云當作三城地理不可好新

也滴水李氏云老杜讀書多不曾盡見其所讀之

書則不能盡注其閒又用方言如岸漑土鏗乃黔

蜀人語須是博問多讀集證仇滄柱杜詩詳註唐氏云西山在

三城又杜集箋云西山三城界於吐蕃為蜀邊要害屢見杜詩正不必作三

奇也

八哀詩將相王忠禮李光弼宗室汝陽之外名士有三焉蘇

源明不汙偽爵其最優乎李邕細行弗飭次也鄭

皮大節已虧下矣何云名士如珠玉象犀雖無用而不可少全云有實如有名豈有無用者若有名而無用則如假

借問恩車守何如儉德臨封不過行儉德盜賊本主

臣有感第明皇以侈致亂故少陵以儉為救時之砭

劑

別李義詩丈人嗣王業案王業一作三業又云道國繼德業丈

人領宗卿按唐書宗室表傳道孝王元慶次子詢

之子微嗣王終宗正卿李義蓋微之子也案王道

舊唐書元元慶嗣德元年元慶子詢嗣王終宗正卿李義蓋微之子也

困學紀聞注 卷十八

書宗室表於道孝王元慶之下首書嗣王詢次子詢嗣王終宗正卿李義蓋微之子也

送顧八分文學趙氏金石錄以為前太子文學翰林

院待詔顧誠齋醉歌行云東吳顧文學即誠齋也

注謂顧況誤元折案東觀餘論顧誠齋者呂肅公碑後云杜詩顧八

分文學謂誠齋也觀其遺跡乃知子美弗虛稱之碑首

倒應亦自奇古 趙明誠金石錄跋尾十七唐呂公表元結撰前太子文學

李潮八分小篆歌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本詩上句云尚

金石錄跋尾云潮書惟慧義寺彌勒像碑與

彭元雅誌其筆法亦不絕工非韓蔡比也元折案杜

齊諸韓擇木昌黎人官至工部尚書散騎常侍工隸兼作八分字隸學之妙

鄭駙馬宅宴洞中今攷少陵作皇甫德儀元宗碑云有

女臨晉公主出降代國長公子榮陽潛曜又曰忝

鄭莊之賓客遊竇主之山林鄭潛曜見孝友傳元

案唐書公主傳代國長公主府宗女下嫁鄭潛曜潛曜晉公主元宗女皇甫

起所生下嫁鄭潛曜孝友傳代國長公主疾潛曜侍左右累三月不離面

史記鄭潛曜傳當時字莊任俠自喜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存

諸故人請謝賓客夜以繼日山東士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 漢書東方朔

傳帝姑館陶公主號竇太主注竇太后之女故曰太主 宋吳鎮新唐書

穆引孝友傳以訂公主傳作郭潛曜之誤不如引少陵碑 文苑英華載獨

困學紀聞注 卷十八

佩及鄭駙馬孝行記曰榮陽鄭潛曜其字府宗外孫元宗之甥代國長公

主之子也尚元宗第十二女臨晉長公主據此則潛曜名譽豈以字行與

宋錢易南部新書甲集鄭潛曜母疾刺血書奏章請以身代及焚章獨神

道許三字不化豈曰主疾問至哉孝子也

橋陵詩石門霧露白玉殿荷荷青舊史鄭顯夢為聯

句與此同元折案開元四年十月葬唐宗於橋陵以同州蒲城縣為奉

宗女大中十三年檢校禮部尚書及宣宗代追感恩遇尊為詩序曰去年

壽昌節赴橋陵殿上壽迴想于長與里弟昏然盡寢夢與十數人納涼聯句

予為數聯同遊甚稱賞既寤唯省十字云石門霧露白玉殿荷荷青私怪語

不詳不敏日宣宗上德方悟其事追維顧遺墳石門之句為十韻云

得房公池鷺詩鳳凰池上應回首為報籠隨王右軍

宋元憲以鷺贈梅聖俞聖俞以詩謝曰昔居鳳池

上會食鳳池萍乞與江湖客從教養素翎宋得詩

不悅何云房已聖俞之意本於少陵元折案宋元憲贈鷺事

程泰之漁繁露四 晏丞相自臨生鷺梅聖俞聖俞以詩謝之曰昔居鳳

理者以爲爾南蓋蒸而致之故梅詩曰昔年相國龍之贈今日參軍何以蒸  
一曰肥甘醜短句定應無復謗言與詳其意趣是其一詩去時有摘語以問  
者故追言與謗也一云宋元憲一云晏丞相未知孰是

陶靖節之讀山海經猶屈子之賦遠遊也精衛銜微

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悲痛之

深可爲流涕何云公蓋自況全云深帝集一百二十卷不傳然如

於此見厚薄之悲○元折案真西山跋黃嶽南擬陶詩曰淵明眷眷士至蓋  
有乃祖長沙公之心獨以力不得爲故肥遁以自絕食薇飲水之言衛不填  
海之喻至深痛切○山海經三發鳩之山有鳥焉名曰精衛其名曰該是炎  
帝之女名曰女娃游於東海溺而不反故爲精衛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東  
海又海外西經刑天與帝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爲目以脰  
爲口操干戚以舞○周益公跋邵康節手寫陶詩云宣和末臨漢會結韻書  
本讀山海經詩形天無千歲當作刑天無千戚某初喜其援證甚明已而再  
味前篇專咏考父事次篇亦高專咏精衛不當涉及他類今觀康節只從舊  
本則詩言未可憑○兩上青黃詩載厚齋批袁進士續詩云天柱不可折柱  
折勢莫撐九鼎不可覆鼎覆人莫扛袁公烈丈夫獨立東南方欲以一已力  
代國相頡頏適遭宋祚移恥爲不義賊奮然抱志起誓欲搗搗搶掠劍突前  
麾手回日月光賊勢愈猖獗山摧失忠良嗚呼絕倫志不得才長妻孥悉  
困學紀聞注卷一八

眞文忠公蘇軾曰杜牧之王介甫賦息媯留侯等

作足以訂千古是非元折案杜牧之題桃花夫人廟詩云細腰宮

事可憐金谷墮樓人息媯事見莊十四年左傳列女傳曰息夫人者息君  
夫人也楚滅息虜其君使守門妻其夫人而納之於宮楚王出游夫人送山  
見息君謂之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終不以身更貳誰遂自殺王  
介甫詠張良詩曰留侯美好如婦人五世相韓韓入秦傾家爲主合壯士博  
浪沙中擊秦帝脫身下邳世不知舉國大索何能爲素書一卷天與之數城  
黃石非吾師固陵解鞍卸出口浦取項羽如嬰兒從來四倍招不得爲我立  
棄商山芝洛陽賈誼才能薄擾擾空令終滯疑

文選注五言自李陵始文心雕龍明詩云召南行露始

肇半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暇豫優歌遠見春秋

邪徑童謠近在成世則五言久矣全云虞姬之和項王亦

騷姬通于優施欲害中生而難里克優施乃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曰暇  
豫之吾吾不如鳥爲人持集於死已獨集於枯漢書五行志成帝時歌謠  
曰邪徑敗良田饒口害善人桂樹華不實黃雀巢其顛故爲人所羨今爲人  
所憐獨孤及作皇甫冉集序云五言詩之源生於國風廣於離騷著於蘇  
李盛於劉曹與劉彭和說合

古詩十九首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驅馬上東門遊

戲苑與洛辭兼東都非盡是乘作文心雕龍明詩云

孤竹一篇傳毅之詞闕按王臺新詠以西北有高樓東城高且

庭中有奇樹迢迢寄牛星明月何皎皎八首爲枚乘作東漢書云枚乘  
生竹孟冬寒氣至春從遠方來四首爲古詩○元折案文選古詩十九首注  
五言並云古詩蓋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詩云驅馬上東門又云  
遊戲苑與洛此則辭兼東都非盡是乘明矣昭明以失其姓氏故編在李陵  
之上

鶴山蘇公立注黃云禮於生子曰詩負於祝嘏曰詩懷詩

之爲言承也情動於中而言以承之故曰詩集禮禮

困學紀聞注卷一八

列女傳式微二人之作卷三聯句始此原注皮日休云柏梁七

云聯句共韻柏梁餘製何云蘇軾蘇軾非聯句之始乎集證古文苑漢  
武帝元封三年作柏梁臺詔羣臣二千石有能爲七言詩者乃得上座帝曰  
日月星辰和四時自梁王以下作詩者二十五人○元折案宋方勺泊宅編  
亦謂聯句始於式微引劉向之說爲證吳兢樂府古題聯句起漢武柏梁  
晏作林少穎書說謂夏書五子之歌聯句之始

左傳有虞殞莊子有緇謳挽歌非始於田橫之客闕

此本世說新語注西陽雜俎續說中亦及之何云本劉峻世說注段柯古  
說誤中已疑爲己說集證世說任誕門注譙子法訓曰挽歌者高帝召田  
橫至千戶鄉亭自刎奏首從者不敢哭而田橫哀故爲此歌以寄哀者彼則  
一時之爲也都有哀春不相引挽人街杖與樂者即按莊子緇謳所生必  
於斥若司馬彪注曰緇引極索也引緇所以有緇歌者爲人有用力不齊故  
促急之也左傳哀十一年公會吳伐齊其將公孫食命歌虞殞杜預曰虞殞  
送葬歌史記絳侯世家周勃有明樂然則挽歌之來久矣非始於田  
橫也然世說引之文頗有明據非固陋者所能詳問疑以傳疑以俟通博  
○元折案段成式酉陽雜俎曰世說挽歌起於田橫案段初疑曰挽歌出  
於漢武帝役人勞苦歌聲哀切遂以送終非古制也上節中嚴厚本云挽

歌其來久矣據左傳公會吳子伐齊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頌示必死也  
子近讀莊子曰拂詭所生必於斥苦司馬彪注拂引極索謂挽歌斥  
疏緩苦急促言引拂詭者為人用力也 干寶搜神記田橫門人挽歌二章  
墓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復落人死一去何特歸蒿里誰家地聚歎魂魄  
無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躕崔豹古今注曰李延年分二章  
為二曲雅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

韋孟在鄉詩曰我既畧逝心存我舊夢我瀆上立于

王朝其夢如何夢爭王室其爭如何夢王我弼呂

成公曰孟既致為臣而歸拳拳之意猶如此全云元

有懷厥祖○元圻案韋孟詩見漢書韋賢傳班氏曰或曰其子孫好事述先人之志而作是詩也

吳語越王告吳王曰民生于地上寓也老萊子曰人

生於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固歸案此引老萊子語見

陸士衡弔魏武帝文注亦引之因歸作同歸 古詩十九首 人生忽如寄本於此元圻案

精神訓曰我受命于天竭力而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何足以消和

困學紀聞注 卷十八

天威時云人生詎幾何在世猶如寄秋山云人生知幾何如寄天地間東坡云人生如寄爾爾海亦閒遊多用此事云豈偶未效耶

東方朔有八言七言言七言詩各有上下二篇 攷之風雅尚

之以瓊華乎而七言也我不敢傲我友自逸八言

也閩按送我乎洪之上矣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又在元○元圻案左思蜀都賦注引東方朔六言曰合樽促席相娛 詩關雎鄭箋曰關雎五章章四句正義曰詩之見句少不減二即祈父驥理之類是也三字者綴萬邦

屢豐年之類也四字者關關雎鳩窈窕淑女之類也五字者誰謂雀無角何

以穿我屋之類也六字者昔者先王受命有如名公之臣之類也七字者如

彼采芣於道謀尚之以瓊華乎而之類也八字者十月蟋蟀入我床下我不

敢效我友自逸是也九字者流外論云詩有九言者河伯行潦挹彼注茲是

雕龍明云張衡怨篇清典可味何云典謂作曲此以 御覽九

三載衡怨詩曰秋蘭嘉美人也猗猗秋蘭植彼中

阿有馥其芳有黃其葩雖曰幽深厥美彌嘉之子

之遠我勞如何元圻案太平御覽載張衡怨詩序曰秋蘭嘉美人也

陳思王靈芝篇曰伯瑜年七十綵衣以娛親今人但

知老萊子之事而不知伯瑜元圻案王靈芝篇曰伯瑜年七十

綵衣以娛親慈母皆不痛歎歎涕霑巾晉書載左貴嬪陳思賦云昔伯瑜之

婉孌兮每綵衣以娛親正用陳思語按伯瑜說死作伯瑜伯瑜有過其母皆

之泣母曰他日當子未嘗泣今泣何也對曰伯瑜得罪嘗痛今母之力不能

使痛是以泣也伯瑜姓韓 隋書循吏傳梁彥先為相州刺史有滏陽人焦

通性酷酒事親闕禮為從弟所訟彥先弗之罪將至學令觀於孔子廟於時

廟中有韓伯瑜母杖不痛哀母力弱對母悲泣之像通遂感悟卒為善士宋

節士林同子真有志詩一卷咏韓伯瑜云母力今衰矣悲啼得杖輕流風在

繪像猶足感魚生詩乃用隋書事而綵衣之事究無可考豈陳思誤奉老萊

子為一人耶

陸務觀跋呂成叔和東 云古詩有倡有和有雜擬追和之

類而無和韻者唐始有用韻謂同用此韻後有依

韻然不以次最後有次韻自元白至皮陸其體乃

成元圻案趙松杉餘考二十三按洛陽伽藍記載王肅入魏舍江南

得路遂趨去頗憶魏時其室代答亦用韻時二韻葉石林玉澗雜書謂

類文有梁文帝同王筠和太子懋德詩云仍取韻則六朝已有此體 晁

氏讀書志松陵集十卷唐皮日休與陸龜蒙唱酬詩凡六百五十八首龜蒙

編次日休為序松陵者平江地名也

詩苑類格謂回文出於寶滔妻所作案嚴羽滄浪 文心雕

龍翻云回文所與則道原為始不可考 又傅咸有回

文反覆詩溫嶠有回文詩皆在寶妻前原法皮日休曰

溫嶠回文典焉 集證玉海五十四寶元詩苑類格三卷學士李淑承詒編

○元圻案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宋桑世昌回文類集四卷考對總目回

文所與則道原為始傅咸法謂原當作慶宋賀道慶也蓋其時璇璣對詩未

出故總云然世昌以蘇軾時代在前故用為託始然藝文類聚載曹植詩未

入字回環讀之無不成文實在前蘇以前 晉書列女傳齊姜妻蘇氏名慈

左思白髮賦星星白髮生於鬢垂集發賦詩用星星字出於此集發賦星星白髮垂劉禹錫詩為報儒

韓子蒼曰柏梁作而詩之體壞河梁作而詩之意乖閣按韓子蒼此論大言無當此其擬王仲淹之獎也柏梁雖依託然三百篇中已有七言安在其壞體耶○元折案文中子曰九師與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

李義山詩傳謂昌黎文若元氣公之斯文若元氣荆公謂少陵詩與元氣侔荆公杜子美畫像詩吾觀少陵詩謂與元氣侔惟韓杜足以當之

山谷與趙伯充書云學老杜詩所謂刻鵠不成猶類鶩也後山謂山谷得法於少陵朱文公跋劉病翁詩後云李杜韓柳初亦學選詩然杜韓變多而柳李變少不可學

而不變可學元折案下文云故自其變者下學之不若自其不變者而學之乃魯男子學切下惠之意也 康后山集九卷秦觀書曰僕之詩像章之詩也豫章之學博矣而得法於杜少陵其學少陵而不為者也故其詩近之而其進則未也 宋魏行陳后山集記先生詩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已彭城人初先生學於會公舉望甚偉及見豫章黃公庭堅詩愛不捨手卒從其學

朱文公編小學書其答劉子澄全云名清之號靜春謂古樂府及杜子美詩可取者多令其喜諷咏易入心最為有益今本樂府及詩皆不取豈修改而刪之歟原注子澄著訓蒙新書外書

韓文公城南聯句禮鼠拱而立出關尹子聖人師拱鼠制禮遠遊聯句開弓射鵝咬古文尚書驩兜字也管子短語修云鳩然若謫之靜即驩字又雨中聯句高居限參拜戰國策頓弱曰臣之義不參拜二

字本此閣按陳第季立曰相鼠似鼠大能人立見人則立舉其前兩有飛矣蓋見人若拱似有禮儀詩之所以起興也今解曰相鼠也及檢埤雅已賤惡者意義索然按說文引此詩亦以相為視誤也久矣余讀毛傳已云然

集說開尹子三極篇聖人師蟬立君臣師蜘蛛立綱習師拱鼠制禮師戰蟻置兵廣韻二十六極篇聖人師蟬立君臣師蜘蛛立綱習師拱鼠制禮師戰字徐鑄注曰古文尚書驩兜字作啖廣韻驩當是驩字之誤管子修廣篇驩然若夏之靜雲乃及人之體鳩然若論之靜注驩然和順貌○元折案埤雅今一種鼠見人則交其前足而拱謂之禮鼠 爾雅翼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兩脚於頭上或謂之雀鼠 尚書大傳四嶽八伯康成注曰堯時得獲和命為六卿主其春夏秋冬者并掌方嶽之事是為四嶽出則為伯其後稍死賜毀其工求代乃分置八伯

送廣帥詩上日馬人來唐書環王傳西屠夷蓋馬援還留不去者才十戶隋末華衍至三百皆姓馬俗以其寓故號馬留人與林邑分唐南境演繁露引傳燈錄中印度乃在西域其說誤矣元折案水經注三馬文湖立兩銅柱于林邑岸北有遺兵十餘家不反居壽冷岸南而對銅柱悉姓馬自相婚嫁今有二百戶交州以其流寓號曰馬流林邑記曰建武十

九年馬援樹兩銅柱于象林南界與西屠國分漢之南疆也土人以其流寓號曰馬流世稱漢子孫也百陽雜俎說同 演繁露七退之上廣師詩曰上日馬人來傳燈錄曰當那夜奢者為毗舍利國王其國有一類人如馬保羅王運神力分身為靈彼乃得友王後復生中印度馬人感戀悲鳴因號馬鳴大士中印度在西域地與廣近唐時嘗有中印度人來至廣境耶 朱新仲荷覽察雜記亦引傳燈錄其誤與程泰之同

抱朴子曰俗士多云今月不如古月之朗李太白詩有古朗月行又把酒問月云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會經照古人集說抱朴子尚博篇俗士多云今山不及古山之高今海不及古海之廣今日不及古日之熱今月不及古月之朗

王胄以庭草一句為隋煬所忌初學記二載胄雨晴詩風度蟬聲遠雲開案開何本作開 鴈路長亦佳句也

元折案唐劉餗隋唐嘉話煬帝善屬文而不欲人出其右司隸薛道衡由是得罪後因事誅之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又曰煬帝為燕歌行文士皆和者作郎王胄獨不下帝帝每銜之胄坐此見害而諷其答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諷耶 司馬公探此二事入通鑑見煬帝大業九年

困學紀聞注 卷一八

一四一



忍過事堪喜杜牧之遺興詩也呂居仁官箴引此誤以爲少陵俗言忍事敵災星司空表聖詩也

語曰力勝貪憤勝禍亦表聖之意○元坊案呂居仁官箴曰忍之一字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徒於清慎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書曰必有忍其乃濟此處事之本也諺曰忍事敵災星少陵詩曰忍過事堪喜此皆切於事理非空言也王沂公常言得三斗糧備方做得宰相蓋言忍受得事 石林避暑錄話俗言忍事敵災星此司空表聖詩也表聖休休亭記自言爲匪人所辱宜以耐辱自誓故號耐辱居士蓋指柳瑋豈白馬之禍瑋將爲不利有不得已而忍辱以免者故爲是言耶 遼編錄話又載裴君公詩云次心排忍事猶爲論兵

章處厚盛山十二詩韓文公爲序今見於唐詩紀事

十二詩謂隱月岫流杯渠竹崑繡衣石榻宿雲亭

梅谿桃塢胡蘆沼茶嶺盤石磴琵琶臺上土瓶泉

也何云張文昌集中有十二詩其和在作序之後他人即元白亦不傳矣○元坊案朱子韓文公致異曰待講處厚字德載盛山郡名 昌黎序曰有以章處厚所爲十二詩遺予者予是應而和者十人及此年章處厚爲中書舍人侍講六經禁中和者通州元司馬爲宰相洋州許使君爲京兆通判白

卷十八

使君爲中書舍人李使君爲諫議大夫黔州府中丞爲秘書監通判馬爲趙括舍人皆集閣下方以柳下和者十人而特集閣下者六人耳 朱翌荷賞寮藻記曰退之盛山十二詩序盛山今之開州也唐地理志云古巴東郡之南臨縣也 孫觀書劉宗林山贈言後曰昔韓吏部序盛山章處厚十二詩應而和者十人如元稹許康佐白居易李景儉嚴武溫造之傳亦在江准巴蜀殊州異縣之間未幾章處厚召遷侍讀六經禁中而十人者位宰相尹京兆進諫垣登詞掖與中秘侍殿切皆集閣下而盛山十二詩行于時唐詩紀事八十一卷宋詩有功德

伊川曰凡人家法須月爲一會以合族古人有花樹

韋家宗會法可取也宗會法今不傳岑參有韋員

外家花樹歌君家兄弟不可當列卿太史 何云今作

尚書郎朝回花底常會客花撲玉缸春酒香

章員外失其名此詩見一門華鄂之盛 元坊案二程遺

語錄凡人家法須有族人遠來則爲一會以合族離無亦當每月一爲之古人有花樹章家宗會法可取也然族人每言白醜之類更須相與爲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口雖者且不爲相見情不相接爾

墨子謂西施之沈其美也豈亦如隋之於張麗華乎一舸逐鴟夷特見於杜牧詩未必然也

御覽引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於江合隨鴟夷以終事與墨子正合隨鴟夷者子胥謂死西施有力焉胥死盛以鴟夷今沈西施所以報子胥之忠故云隨鴟夷以終范蠡去越亦號鴟夷子杜牧未精審遂以子胥之鴟夷爲范蠡之鴟夷影撰此事○元坊案杜牧秋娘詩曰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 通鑑陳紀長城公至德二年張貴妃名麗華髮長七尺其光可鑑性敏慧有神彩善候人主顏色隋紀文帝開皇九年陳主自投於井軍人以繩引之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昭同東而高祖入建康晉王廣使穎子德宏馳令頡留麗華頡曰昔太公蒙面以斬妲己今豈可留麗華乃斬之

張碧字太碧黃居難字樂地慕太白樂天也亦李赤

之類歟 何云張碧歌詩尚可觀難與李赤黃居難同論 集證唐志張

時人孟郊讀其集詩云天寶太白六藝已消歌先生今復生斯文信難缺下筆證與亡陳辭備風骨高秋數奏琴聲 輪月推之者至矣柳宗元李赤傳亦江湖浪人也嘗曰吾善爲歌詩類李白故自號曰李赤○元坊案容齋五筆載張碧妻夫詩云運鑄耕斷侵晨起離呼豐滿家喜到頭禾黍屬他人不知何處處揚揚子 東坡書李白十詠云過姑孰堂下讀李白十詠疑其後近見孫道云開之王安國此乃李赤詩秘閣下有赤集此詩在蜀白集

卷十八

陸魯望雜諷云紅蠶綠枯桑童糜來觸犀鴉鶻慘于

冰赤舌可燒城皆用太元語又南征詩繞帳生犀

一萬株宋元憲詩帳犀森別校 集已佚 犀株衛帳并

兒勇景文詩合宴傳餐帳繞犀皆用此 集證太元將上

桑其爾不黃童上九童糜觸犀其首裝大二鴨鶻慘于冰其彼南風內懷其乘千丈八赤舌燒城吐水于瓶○元坊案唐文粹載陸龜蒙雜諷九首其一云紅蠶綠枯桑童糜大如甕其二云童糜來觸犀德力不相及其三云歌鶻慘于冰陸力使所過其四云赤舌可燒城說邪易爲互 方言八屬白關而東謂之馴鴉郭璞注馴音如漢書司馬相如傳七白鴉連鴉玉篇鴉部制古俄切鴉屬鴉並同 宋元憲送孫州判部判并部詩云犀株衛帳并兒勇鴉髮迎塗綠老賢 宋景文漢州按行江漢以詩見寄詩云犀株衛帳并道設開華合宴傳餐帳繞犀又早夏集公會序錢到詩有行帳繞犀株之句二宋俱兼用陸語

毛澤民 全云名詩 詩不須買絲繡平原不用黃金鑄子

期本李賀貫休詩 集證李賀詩貫休詩 平原君有酒惟麩

期○元折案毛澤民上會極密布詩云燕齊日暮客不歸新豐主人登相知  
不須買絲繡平原不用黃金鑄子期會常酸鹹有同好主簿且須請祭灶詩  
見臨川大尉公此語難為俗人道云云毛澤民名榜衢州江山入官至祠  
部員外郎知秀州陳振孫曰榜為杭州法曹以樂府詞有佳句受知於東坡  
遂有名著東堂集六卷詩四卷李賀字長吉七歲能辭章仕為協律郎辛  
年二十七釋奠休守德隱姓姜氏婺州蘭溪人王建禮之署號神月大師

李義山詠賈生云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

神馬子才詠文帝云可憐一覺登天夢不夢商巖

夢權郎雖同一律皆有新意 何云李賀生詩本之詩人召彼

賈誼傳文帝思誼徵之入見上方受盤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  
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又依傳誼通曰權郎為黃頭郎  
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願見其衣冠帶後穿黃頭郎  
臺巨夢中陰目求推者即見鄒通其衣後穿黃頭郎所見也名問其姓名姓  
名通鄒猶登也文帝甚悅會異之國朝屬樊榭宋詩紀事三十二馬存  
字子才鄒陽人因慕徐節孝道德高楚州卒業于其門元祐三年進士為越  
州觀察推官有集

困學紀聞注 卷十八

唐以詩取士錢起之鼓瑟李肱之霓裳是也故詩人

多韓文公薦劉述古謂舉於禮部者其詩無與為

比 原注錢起名在第六約鳥賦 開按李肱名在第一琴瑟合奏賦 何  
元年權德輿以禮部侍郎放二十九人劉述古登第○元折案唐范攄雲溪  
友議二文宗元年秋詔禮部尚書高侍郎劉述古登第○元折案唐范欸雲溪  
羽衣曲詩主試先進五人一詩最佳者則李肱也乃以榜元及第然止於岳  
齊二枚未登大任 高第進五人詩賦奏曰李肱寬裳羽衣曲詩最為出色  
臣與狀頭第一人其次張業詩亦絕好與第二其次沈黃中琴瑟合奏賦與  
第三王收第四柳棠第五 錢起李肱詩俱見文苑英華一百八十四李肱  
詩曰開元太平時萬國賀豐稷國獻舊曲玉座流新製鳳管遷參差霞衣  
競拂曳宴罷水殿空餘春草細蓬壺事已久仙樂工無替詎肯聽遺音聖  
朝和祥繼 錢起相繼鼓瑟詩落句云曲中人不見江上數峯青至今盛傳  
錢起約鳥二篇以兩通四聲為韻見英華一百十三卷 唐王定保撰  
言公薦篇雀郎侍郎既拜命於東都舉人吳武陵曰向者偶見太學生十  
數輩揚言抵掌讀一卷書就而觀之乃進士杜牧阿房宮賦於是招致則直  
一過曰請侍郎與狀頭題曰已有入日不得已即第五人鄭應祥曰收依所  
教又通勝篇貞元十八年權德輿主文陸倕員外通勝帖韓文公薦十人於

修其上四人曰侯喜侯雲長劉述古章紆

羅昭諫詠松曰陵遷谷變須高節莫向人間作大夫

其志亦可悲矣唐六臣彼何人哉昭諫說錢鏐舉

兵討梁見通鑑其忠義可見跡奴事朱溫之杜荀

鶴猶糞土也 方樸山云厚齋所以自沉○元折案通鑑後梁紀太祖

中書令張文蔚為冊禮使禮部尚書蘇循副之攝侍中楊涉為押傳國寶使  
翰林學士張策副之御史大夫薛昭矩為押金寶使尚書趙光遠副之帥百  
官備法駕請大梁又錄海節度判官羅隱說吳王舉兵討梁曰縱無成功  
猶可退保抗遠自為東帝奈何交臂事賊為終古之羞乎鏐始以隱不遇於  
唐必有怨心及聞其言雖不能用心甚義之 宋張齊賢洛陽搢紳舊聞記  
一進士杜荀鶴以所乘謁梁祖恐懼流汗再拜致謝梁祖命賦無雲雨詩杜  
絕句云同是冤中事不同兩般飛雁日輪中若教陰朗部相似爭表梁王造  
化功由是見知杜既歸鶴成疾幾不能起明晨促召者五七輩杜趨進  
後梁祖大驚曰杜秀才乎表梁王造化功杜頓忘其病趨步如飛連拜致謝  
數四 吳氏讀書志別集類中羅隱甲乙集十卷隱字昭諫餘杭人唐乾符  
中舉進士不第梁祖以諫議大夫召不行自號江東生杜荀鶴唐風集十卷  
荀鶴池州人大順二年進士梁祖薦為翰林學士主客員外郎特勢侮易籍

困學紀聞注 卷十八

宋書樂志陌上桑曰楚辭鈔以九歌山鬼篇增損為

之東坡因歸去來為詞亦此類也 集證宋書樂志陌上桑

阿破服薛荔帶女蘿既合晴又宜笑子綰髮于垂窈窕乘赤豹從文狸新夷  
車駕結桂旗被石蘭帶杜蘅折芳拔塗遺所思處幽室終不見天路險阻獨  
後來表獨立山之上雲何容容而在下杳冥冥其若若時東風飄飄神靈雨風  
瑟瑟木枝披思念公子徒以憂○元折案東坡有歸去來集字十首自序云  
余喜淵明歸去來詞因集字為十首又陶子陵依老堂詩東坡自註云余增  
損淵明歸去來以就律調之歸來引

詩一字至七字張南史花竹草是也一字至十字文

與可竹石是也 元折案文苑英華三百二十三張南史詠花一字至

占宮遷已迷金谷路頻駐玉人車芳草欲陵芳樹東家半落西家願得春風  
相伴去一擘一折向天涯三百二十五詠竹詩竹被山連谷出東南味草  
木葉細枝勁霜傳露宿成林處處雲抽笋年年玉天風乍起爭韻池水相涵  
更綠如尋廣信小園中開對數竿心自足三百二十七詠草詩草折直看  
好滿地生能人老金駝毛初荒城古道青苔千里遊恨恨三春早每逢南北  
別離乍逐東西傾倒一身本是山中聊與玉孫慰懷抱 文與可詩宋

文鑑取之 計敏夫唐詩紀事曰白樂天分司東洛朝賢悉會興化池亭送  
別酒酣各請賦一字至七字詩以題為韻後遂為詞調名一七令白樂  
天詩云詩荷美瑛奇明月夜落花時能助歡笑亦傷別離調清金石怨吟苦  
鬼神悲天下只應我愛世間惟有君知自從都尉別蘇句便到司空送白辭

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白樂天謂牡丹也豈知兩  
片雲戴却數鄉稅鄭雲叟何云謂珠翠也侈靡之蠹

甚矣元所案白樂天秦中吟買花云帝城春欲暮詠車馬度共道牡丹  
時相隨買花去貴賤無常價直看花數灼灼百朵紅紫紫五束素  
又云有一田舍翁偶來買花處低頭獨長歎此嘆無人喻一叢深色花十戶  
中人賦 鄭雲叟富貴曲云美人梳洗時滿頭珠翠豈知兩片雲戴却數  
鄉稅見後蜀何光遠鑿錄錄高尚士條尤延之至唐詩話取之

韓文公題詩離家已五千注引沈休文安陸王碑乎

塗不過七百而不知弼成五服至於五千本書語

也奚以引引為元所案老學庵筆記三退之詩云夕貶潮州路八千  
成五服至於五千注云五千里也論語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注云六七十里  
五六十里也 顧氏謂立韓詩集注引某云漢高帝紀提三尺取天下及韓

困學紀聞注 卷十八

安國傳本無劍字古有如此造語者何不引此以正之 唐彥謙長安詩云  
耳聞明主提三尺眼看愚民盜一杯

唐彥謙送樂增司詩峭整譏爾雅注見前賣餅斥公羊見

前公事見晉書魏志全云晉書魏志蔡謨鍾繇事○元所案彥謙詩  
諱字茂郡并州人成通末進士著鹿門詩一卷

白樂天迂叟詩初時被目為迂叟近日蒙呼作隱人

又云自晒此迂叟小迂老更迂則迂叟之名不獨

司馬公也元所案邵氏聞見後錄司馬公在洛陽自號迂叟謂其曰  
獨樂園 宋黃徹碧溪詩話云司馬公豈其居洛有開道  
之樂耶 芥隱筆記醉翁迂叟東坡之名皆出於白樂天詩云

堯韭舜榮梁元帝元覽賦始用之賦載文苑英華  
一百二十六李羣玉

蒲澗寺蒲何本  
作蒲澗詩澗有堯時韭山餘禹代糧閻按蒲澗  
府治東北二十里○元所案英華二百三十八李羣玉蒲澗寺詩云五仙騎  
五羊何代降茲鄉澗有堯時韭山餘禹代糧樓臺蘆海色草樹發天香吟齋

秋光取浮漢與甚長 宋青臣繼古藻編曰周益公校正文苑英華序云以  
堯韭對舜華非讀本草注安知其為萬蒲按梁元帝元覽賦金盃玉斝瑤韭  
舜華謂此也余讀他書亦有如類聚載梁太子齊河南葉唐則云堯韭  
未備雖非論矣又以堯韭對姬駟矣固曰堯韭出於本草而不知所以名之  
之義後見典術曰堯韭之仁功濟天下者堯也天星降精于庭為韭感百物  
為萬蒲今萬蒲見也 郭璞詩堯韭不終朝呼堯韭豈見夕舜亦作舜  
書那國志注博物記曰扶海洲上有草名萬蒲其實食之如大麥從七月稔熟  
民飲獲至冬乃訖名曰自然穀或曰馬餘糧案廣州記曰甘溪澗水味極甘  
冷旁有石名萬餘糧或草或石未詳孰是 文選張衡南都賦太一餘糧注  
本草經曰太乙萬餘糧一名石胞生山谷

致堂云古樂府詩之旁行也何云詩之有闕勸誠可被管絃為  
樂府所採者後人因以古樂府名  
也致堂未嘗學問往往有此等臆說詞曲者古樂府之未造也

陸務觀云倚聲製詞起於唐之季世全云致堂亦  
何云此  
古樂府而言未必不知漢之有樂府也何氏詆之太過 樂譜漢書禮樂志  
曰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為協  
律都尉多樂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師古  
注樂府之名蓋起於此○元所案胡致堂作向蕭林酒邊集後序曰詞曲者  
古樂府之末造也古樂府者詩之旁行也詩出於離騷楚詞而離騷者變風  
變雅之音怨而適哀而傷者也其發乎情則同而止乎禮義則異名之曰曲

困學紀聞注 卷十八

以其曲盡人情耳方之曲盡猶不逮焉其去曲遠矣 故翁謂南集  
十四長短句序庶幾頌之後為騷為賦為詩為詞為行爲誦為歌千餘年後  
乃有倚聲製辭起於唐之季世則其變愈薄可勝歎哉

寒山子詩何云樂天多效之荆公如施家兩兒案詩云施家有兩  
兒以藝于齊楚文  
武各自備託身為得所五公問其術我  
子親教汝素魏兩不成失時成齟齬事出列子羊公鶴恰似羊  
公鶴可

事出世說如子張卜商他賢君即受不賢君莫與君賢他  
見容不賢他亦拒憐善矜不能仁

張言拋却卜商語如侏儒方朔只取侏儒飽  
不憐方朔餓涉獵廣博非但

釋子語也何云酒壚猛狗出韓非子枕流事出世說如一道一德言有  
枝葉雲梯棘刺亡羊補牢之類尤多○詩云蒺藜誰堪其  
酒甚濃厚可憐高帽極自平升斗何意謂不售其家多猛狗童子若來沾  
狗徽便是走 今日歸寒山枕流兼洗耳 手把兩卷書一道德一德從  
生不往來至死無仁義言既有枝葉心懷更險誠若其開小道緣  
此生大偽詐說雲梯刺之成棘刺 亡羊能補牢失意終無獲對偶之

工者青蠅白鶴死將錢青蠅  
不勞白鶴黃籍白丁清老檢黃籍  
依前注白丁青蚨黃

絹囊裏無青蚨篋中有黃  
絹黃口白頭不用從黃口  
何須厭白頭七札五行能

穿七札讀 綠熊席青鳳裘 膝坐綠熊席身披青鳳裘 何云六極  
書覽五行 移向東岱居配守北邙宅 衛氏兒可憐鍾家女極醜 三端自孤立六藝  
越諸君 塚破壓黃腸棺穿露白骨 欲伏爾 而楚辭尤超出筆  
猴心須聽獅子吼 守死待鶴來皆道乘魚去

墨畦運日有人兮山陘雲卷兮 何云卷 震纓秉芳兮  
欲寄路漫兮難征心惘悵兮狐疑蹇獨立兮忠貞

何云楚辭則為人寶為五言第七句云眾嗚呼嘶蹇可為失笑也放翁會奇  
書天封明老嗚為正之又云苦滑非關雨松鳴不假風真佳句也○元折案  
唐書藝文志寒山子詩七卷寒山子隱居廬山巖於國清寺與隱者拾  
得佳還 太平廣記引仙傳拾遺曰寒山子者不知其名氏大歷中隱居天  
台翠屏山其山深遠當暑有雪亦名寒處因自號寒山子好為詩 列子說  
符籙善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學其一好兵好學者以術干齊侯為公子之傅  
好兵者以法干楚王以為軍正施氏之鄰孟氏同有二子所業亦同而窘於  
貧美施氏之有因從請進趨之方二子以實告孟氏之一子以術干秦王秦  
王曰當今諸侯力爭所務兵食而已若用仁義治吾國是滅亡之道也遂宮  
而放之其一子以法干衛侯衛侯曰吾弱國也而攝乎大國之間大國吾事  
之小國吾撫之是求安之道若賴兵權滅亡可待矣若全而歸之適於他國  
為吾之患不輕矣遂別之而還諸魯 世說排調類劉道祖少為殷中軍所

困學紀聞注 卷一八 三十四

知稱之于庚公遂名之為羊公鶴昔羊叔子有鶴善舞容試驅來鶴而不  
肯舞故稱此之 漢書東方朔傳侏儒長三尺奉一囊粟臣朔長九尺亦奉  
一囊粟侏儒飽欲死臣朔餓欲死 三國志吳虞翻傳注虞翻別傳曰翻放  
逐南方自恨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燭為弔客使天下  
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 太平御覽九百六十六開侃別傳曰侃丁母憂在墓  
下忽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儀形鮮異知非常人遣看之但見雙鶴飛而沖  
天 通鑑齊紀高帝建元二年宋自孝建以來政綱弛紊簿籍訛謬上詔虞  
玩之等更加檢定曰黃籍民之大紀國之治端自頃巧偽日甚何以登乎注  
杜佑曰黃籍者戶口版籍也 漢書鄒陽傳注白徒言素非軍旅之人若今  
言白丁矣 搜神記青蚨如蟬殺其母子各塗八十一錢凡布或用子先  
用母皆飛歸循環無已故淮南子名錢曰青蚨 會稽典錄上虞長慶度弟  
子即郭淳字子禮清弱冠而有異才尚使曹娥碑操筆而成無所點定其  
後蔡邕題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養白 淮南子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獲  
二毛 史記鄒陽傳白頭如新領蓋如故 左傳晉楚過于郟陵潘之  
與養由基射甲而射之穿七札焉 後漢書應奉傳奉讀書五行並下  
京雜記趙飛燕女弟居昭陽殿中設玉几床白象牙簾綠熊席 拾遺記  
周昭王時造修國賦青鳳丹雀各一雌一雄昭王綴鳳毛為裘 晏子人有  
酷酒者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云公之猛狗人挈器而入且酷酒  
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韓非子記管仲對齊桓公語與晏子同  
世說孫子荆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 戰國策公輸  
般為楚設機將以攻宋墨子曰聞公為雲梯將以攻宋亦何罪之有 列  
子紀昌謀殺飛衛二人交射于路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

棘刺之端打之而無差焉 韓非子燕王微巧術人請以棘刺之端為母猴  
母猴成巧人曰人主欲觀之必半歲不飲酒食肉可露日出視之晏  
陰之問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見也 戰國策見兔而顧犬未為遲也亡羊而  
捕卒未為晚也 語林衛洗馬語識運達論者以為王眉子半子武子之右  
世人為之語曰諸王三子不如衛家一兒 劉向列女傳齊鍾離春者齊無  
鹽邑之女其為人極醜行嫁不售 韓詩外傳君子宜避三端文士筆端武  
士鋒端辯士舌端 漢書霍光傳賜黃腸題漆各一具注蘇林曰以柏木黃  
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木頭皆向內故曰題漆 後漢書鄧綰傳綰文王不  
忍曰云何現喻如經中說衆生心性有如猴猴之性捨一取一衆生心  
性亦復如是取著色聲香味觸法無暫住時是名現喻可喻即今衆生心  
如猿猴之處高樹上下不停 楞嚴經當樓那云世尊知我有大辨才以音  
聲論我發揚我於佛前助佛轉輪因獅子吼成阿羅漢 太平御覽九百  
十六列仙傳曰王子喬見桓良曰待我後氏山頭至期果乘白鶴住山觀望  
之不可到 陶宏景本草曰鯉最為魚中之主形既可愛又能神變乃至飛  
越山湖所以琴高乘之 宋許彥周詩話載寒山子楚辭首句作若有人兮  
坐山楹第五句心字作獨字謂離屈宋復生不能過也

司空表聖 字表聖 云戴容州 倫謂詩家之景如藍田日  
暖良玉生煙可望而不可置於眉睫之前也李義

困學紀聞注 卷一八 三十五

山玉生煙之句蓋本於此 元圻案漢書地理志京兆藍田縣  
出美玉如藍故曰藍田 李商隱詩雲海月明未有淚藍田日暖玉生  
煙 唐書戴叔倫傳叔倫字幼公湖州金壇人師事蕭穎士為門人冠官容  
管經略使

古詩十九首 何能待來茲 茲年也左傳 茲注云  
此歲呂氏春秋 今茲美禾來茲美麥 今茲注云  
年未能盡去是亦以茲為年集註關收當曰集註至孟子來子似以餘力為  
之○元圻案孟子下句云以待來年則今茲之為今年也明矣 王氏此條  
本宋葉氏芥隱筆記 鶴林玉露補遺公羊傳諸侯有歲曰負茲注云茲新  
生草也一年草生一番故以茲為年

梁元帝賦得蘭澤多芳草詩 原注古詩為題見於此 何云古  
○元圻案古詩十九首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 初學記二十七載梁元  
帝詩云春蘭木無雙春澤最茂蕤蕤如得夢龍尚書秦中歸臨池影人淚從  
風香入衣當門已芬復入室更芳菲蘭生不擇運十步豈難稀

韓文公 詩云六字常語一字難文心雕龍 謂善為



不樂會子宜其論子厚子宜章疏皆指陳不稱恕初不以實夫子固之故... 爲之掩覆也

張文饒曰處心不可著著則偏作事不可盡盡則窮

先天之學止是此二語天之道也愚謂邵子重九日

詩夏去休言暑冬來始講寒則心不著矣

酒飲教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

則事不盡矣

杜正獻公詩因念古聖賢名爲千古垂何嘗廣居

室儉爲後人師亞聖樂箠食寢邱無立椎文終防

勢奪景威

壁立鄭公小殿移

汝子孫清白在不須厦屋太渠渠二賢相之清風

困學紀聞注 卷十八

可以媿木妖之習

孫叔放爲楚相... 教子封之... 賢而後... 去病傳... 以家爲... 家居... 營構... 亦厚... 正獻... 開道... 三孟...

鴈湖

名則... 其人不足重

注荆公詩於明如曲漢恩自淺胡自深

人間樂在相知心則引范元長之語以致其譏

案

困學紀聞注 卷一八

大經鶴林玉露謂其悖理傷道又曰苟心日出堂上飲之詩爲

客當酌酒何預主人謀則引鄭氏考槃之誤以寓

其貶

君難託之詩曰世事反覆那得知謔言入耳須與

離則明君臣始終之義以返諸正愚按楊元素

謂介甫詩今人未可輕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今

觀其行事已頗類之矣言心聲也其可拚乎

元折案

元折案

元折案

元折案

元折案

元折案

元折案

元折案

元折案

元折案

元折案

元折案

元折案

元折案

元折案

元折案

元折案

元折案

元折案

元折案

元折案

元折案

元折案

元折案

元折案

元折案

元折案

元折案

元折案

元折案

元折案

元折案

元折案

元折案

元折案

元折案

元折案

元折案

元折案

元折案

元折案

元折案

元折案

元折案

元折案

元折案

元折案

元折案

元折案

元折案

元折案

元折案

元折案

元折案

東坡文章好譏刺文與可戒以詩云北客若來休問

事西湖雖好莫吟詩晚年郭功父全云寄詩云莫向

沙邊弄明月夜深無數採珠人饒德操黎介然汪

信民寓宿州作詩有略詆及時事者呂榮陽全云希

希哲字原明聞之作麥熟纒絲等四詩案四字似當從以諷

止之自此不復有前作何云事見童蒙訓 方樸山云郭更

東坡文章妙絕古今而其病在於好譏刺文與可戒以詩云蓋深恐其

禍也烏臺之劾亦壁之貶卒於不免觀其獄中詩云夢繞雲山心似鹿魂

湯火命如雞亦可哀矣然纒出獄便賦詩云却對酒杯海似雲試拈詩筆已

如神略無怨艾之意何也晚年自朱墨量移合浦郭功甫寄詩云君恩浩蕩

似鴻春海外移來住海濱云云其意亦深矣 葉石林詩話與可與子瞻中

表兄弟子瞻出為杭州通判與可送行詩有北客西湖之句 呂氏童蒙訓

下崇寧間德操黎介然確汪信民革同寓宿州論文會講時時作詩亦

有略詆及時事者榮陽公聞之深不以為然時公疾病方愈作麥熟纒絲等

四詩歌詠當世以諷止饒黎諸公請公得詩怒懼遠詣公謝且和公詩如公

之意自此不復有前作矣 張文潛明道雜志蘇惠州出守錢塘來別游公

困學紀聞注 卷十八 三十

公曰蘇君至杭少作詩恐為不相喜者誣誘再三言之歸別上馬笑曰若

與也但有幾云時有吳處厚者取蔡安州詩作注蔡遂遇禍故有幾云之戲

人語中舉進士官至汀州通判著青山集三十卷宋史有傳 饒節字德

操撫州人嘗為會布客與語新法不合乃祝髮法為浮圖更名如璧嘗作偈

云開禧經卷倚松立試問客從何處來遂號倚松道人宋藝文志載倚松集

十四卷 汪革字信民臨川人紹聖四年試禮部第一登甲科蔡京當國召

為宗子博士力辭不就年四十四卒呂原明詩其墓著清溪集十卷 伊洛淵

源錄蔡陽公晚居宿州真陽間十餘年衣食不給處之宴然 今本東萊詩

集二十卷無多熟等詩

後山 答李端 云蘇公之門有客四人黃魯直秦少游晁

无咎則長公之客也張文潛則少公之客也魯直

以園茶洮州 詩云晁子智囊可以括四海張子筆

端可以回萬牛文潛 詩云長公波濤萬頃陂少

公巉秀千尋麓黃郎蕭蕭日下鶴陳子峭峭霜中

竹秦文倩麗舒桃李晁論崢嶸凌珠玉可以見一

時文獻之盛元圻案陳后山集九答李端叔書曰足下謂僕之文似

非其情亦知避矣兩公之門有客四人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長公之客也

張文潛少公之客也僕自念不敢齒四士而足下遽進僕於兩公之間不亦

快乎 晁補之字无咎野人事跡具宋史文苑傳 陳氏書錄題解別集

類中有豫章宛邱后山淮海清江蘇南集各若干卷云蜀刊本號蘇門六君

子集案濟北則晁无咎濟南則李應方叔 宋江蘇浮溪集書張文潛集後

少游晁无咎號四學士而文潛之年為最少兩蘇公諸學士既相繼以歿公

歸然獨存故詩文傳於世者尤多

衣上六花非所好畝間盈尺是吾心晏元獻詩宋何由更

得齊民暖恨不偏於宿麥深韓持國詩無出晏元獻

殊 韓持國 之右何云徑直少味以詩論非佳句 元圻案韓詩

數之極 宋書符瑞志大明五年正月元日花雪降殿庭右衛將軍謝莊下

殿雪集衣還白上以為瑞於是公卿並作花雪詩 韓維字持國韓之弟元

祐初拜門下侍郎有兩陽集

晏元獻詩二龍驟夏服雙鶴記堯年宋元憲 詩軒

野龍催取堯宮鶴厭寒劉敬叔異苑太康晉元帝

年冬大寒南州人見二白鶴異苑原文鶴於橋下曰今

茲寒不減堯崩年故山陵挽章用之之明年又復求割地

後漢明帝紀昔歲五穀登行今茲豐麥善收左傳多以今茲明年或昔歲與

往年相對言 元圻案山南經大樂之野夏后啓于此傳九代乘兩龍 博

物志夏德之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承光御之行域外既周而還 史記封禪

書黃帝采首山銅鑄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

羣臣後從上者七十餘人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小說家類異苑十卷宋

劉敬叔撰所記皆神怪之事

符瑞圖日二黃人守者外國人來降見太平御覽宋景文

詩云青帝回風還習習黃人捧日故遲遲翟公

異云青女霜如失黃人日故遲何云拙 元圻案翟公文

士第歷首參知政事以直道忤蔡攸罷歸謫忠惠未史有傳 文苑英華二

載唐人二黃人守日賦三篇

司馬公早朝詩太白明如李出漢天文志孝成建始

四年七月

惑踰歲星居其東北半寸所如連李又即事云雨  
不成遊布路歸今傳家集出左傳十年自朝布路而罷  
今集中皆注云恐誤蓋未考也集證續漢天文志安帝永初四年六月丙子客星大如李○元折案金樓子星如玉李月上金波

更無柳絮隨風舞馬氏校云風舞元板作風起惟有葵花向日傾案此詩集不

可以見司馬公之心何云戴唐器云温公詩作於四月清和微於體浮雲世事改孤月此心明見東坡公之心元折案此坡公次韻江晦叔詩

東坡次韻朱公揆初夏詩諫苑君方續承業醉鄉我欲訪無功隋樂運字承業錄夏殷以來諫爭事名諫苑文帝覽而嘉焉注謂南史李承業作諫苑誤

困學紀聞注卷十八  
矣開按南史無所謂李承業集證周書頌之儀傳樂運字承業南陽清陽人晉尚書令黃之八世孫承業夏殷以來諫爭事凡六百三十餘事為四十一卷名曰諫苑奏上之文帝覽而嘉焉○元折案 國朝邵長蘅蘇詩補註尚仍施注之誤豈偶未檢此條歟 唐書王績傳績字無功著醉鄉記以次劉伶酒德頌

答王定國詩謹勿怨謗讒乃我得道資淤泥生蓮花何本作糞壤今從開本出茵芝賴此善知識使我枯生萬此

尹和靜所謂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也詩曰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元折案維摩經卑濕淤泥乃生蓮花 柳宗元與蕭後君書朽

浮雲世事改孤月此心明何云再舉此二句亡國遺臣以自喻也坡公晚年所造深矣

夏均父詩樂城去聲色老坡但稱快嗚呼二法門近

困學紀聞注 卷一八

古絕倫輩嘗觀樂城為歐陽公碑云公之於文雍容俯仰不大聲色而義理自勝樂城評品文章至佳者獨云不帶聲色蓋得於公也何云不帶聲色則有得於經矣均父與稱快連類言之非歐陽公與梅聖俞書云快哉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即指東坡也東坡看人文字於所酷愛者但稱快而已亦得於公也何云先王父選科舉之文施之小題也○元折案呂紫微序夏均父集云吾友夏均父賢而有文章其於詩蓋得所謂規矩而用出於規矩之外所謂無意於文之文而非有意於文之文也 書錄解題別集類遠遊堂集三卷知江州新春夏均父撰劉後村曰均父練之諸孫集中如擬陶韋五言齊應運真律詩用事琢句超出絕墨言近旨遠可以諷味

陸務觀記東坡詩翠欲流謂蜀語鮮翠猶言鮮明也愚按嵇叔夜琴賦云新衣翠粲李周翰注翠粲鮮色李善注引子虛賦翕叩翠粲張揖曰翠粲衣聲

困學紀聞注卷十八  
以上皆漢書作萃蔡原注萃音翠○案此王氏謂司馬相如傳與善李注 漢書作萃蔡注所引異字也案證云檢今本善注無此語誤班婕妤賦見漢書紛紛綵綵兮紈素聲其義一也師古注綵綵衣聲也綵音子暗反紈音蔡 琴賦善注班婕妤自傷賦紛紛紈素聲也紈音子暗反紈音蔡 琴賦善注班婕妤自傷

鮮明為翠乃古語集證老學菴及遊成都木行街大署市肆曰郭索鮮翠紅紫繡乃知蜀人鮮翠言鮮翠程易田云要知翠翠以為鮮色確是色以爲翠確是聲雙聲疊韻兩文相合大致形容之詞以聲求之不可與要惟變所通無所不通其聲未有不知其聲者矣 錢氏養新錄十九說文澤新也七反與翠同音故謂鮮新為鮮翠

後山云少好詩老而不厭及一見黃豫章盡焚其橐而學焉豫章以謂譬之奕焉弟子高師一著僅能及之爭先則後之此可為學文之法方橫山云即外氏所云智過其師方

困學紀聞注 卷一八



可傳授○元折案陳后山集九答秦觀書云僕於詩初無師法然少好之老而不厭數以千計及一見黃豫章遂焚其業而學焉豫章以謂譬之奕焉弟子高師一著能及之爭先則後矣僕之詩豫章之詩也豫章之學博矣而得法於杜少陵其學少陵而不為者也故其詩近之而其進則未也故僕嘗謂豫章之詩如其人近不可親遠不可疎非其好莫開其聲而僕負鐵道上人得易之故談者謂僕詩過於豫章足下觀之則僕之所有從可知矣

東坡與歐陽晦夫詩三首晦夫名闢桂州人梅聖俞

有詩送之云我家無梧桐安可久留鳳東坡南遷

至合浦晦夫時為石康令出其詩彙數十幅事見

桂林志注坡詩者以為文忠之族非也元折案東坡集

賦詩三首其一題云梅聖俞之客歐陽晦夫使工畫茅菴已居其中一琴檝

林而已曹子方作詩四韻和之云黃山谷跋梅聖俞詩歐陽晦夫詩曰

歐陽君學詩於聖俞又得晦夫詩今當為梅聖俞詩於桂林里中桂林

主人今甚好文晦夫行矣往游桂林府作書寄不獨過家上冢為可樂也

敏行獨運筆志梅聖俞送歐陽晦夫詩有曰我家無梧桐安可久棲鳳凰

巢在桂林身哺不得共晦夫桂林人嘗從聖俞學及其南歸故以是詩贈之

蘇明允初在京師時東坡與子由年甚少人鮮有知者聖俞獨奇之故贈明

允詩有云歲月不知老家有雛鳳鳳百鳥城羽翼不敢呈文章後東坡誦海

因學紀聞注 卷十八 三十四

南通合浦始識晦夫談論累日晦夫因出聖俞贈行之詩東坡讀畢執晦夫

手笑曰君年六十六余雖少一而白髮蒼顏大略相似爾亦不其相遠聖

俞所謂鳳凰如此天下皆言聖俞以詩窮吾二人又窮於聖俞之詩可不大大

笑乎 宋詩紀事三十二歐陽晦夫元祐六年進士任石康令

夏小正九月榮鞠東坡 詩云黃花候秋節遠自夏

小正注止引月令非也原注司馬公春帖子候屬來歸北寒魚

正月屬北鄉先言屬而後言鄉者何也見屬而後數其鄉也鄉者何也鄉其

房也屬以北為房生且長焉耳又魚陟冰冰陟升也預冰云者言解盤也

山谷詩晚歲所得尤深鶴山稱其以草木文章發帝

機杼以花竹和氣驗人安樂何云此即山谷詩中語○元折

錯綜天經緯草木文章帝機杼又大韻答斌老病起獨遊東園詩主人心安

樂草木有和氣時從物外賞自益酒中味 魏鶴山黃太史集序白公野戎

之役巽狹之所嗚木石之與居間關自發然自今論其遺文則慮淡氣爽無

一毫世粹爾後之遂以草木文章發帝機杼以花竹和氣驗人安樂雖百歲

之相後猶使人踴躍興起也

題蘇若蘭回文錦詩圖云亦有英靈蘇蕙子馬氏校云

手只無梅過寶連波連波寶滔字也武后記云因

述若蘭之多才復美連波之悔過元折案唐武后蘇氏

暇留心墳典偶見此圖因述若蘭之多才復美連波之悔過遂製此記聊示

將來見文苑英華八百三十三

物理論全云楊云虛無之談無異春龍秋蟬聒耳而已

見太平御覽 山谷演雅春蛙夏蚓更嘈雜本於此集證抱

六百十七 篇制強云物上林檎之畜夫為春蠶夏蠅之聒耳又廣譽云春蛙

蟻音見思於聒耳○元折案陸佃演雅二引物理論云虛無之談尚其華業

此猶存蛙秋蟬聒耳而已

題王黃州 墨跡掘地與斷木智不如機春聖人懷

餘巧故為萬物宗注不言所出嘗觀孔融肉刑論

云賢者所制或踰聖人水碓之巧勝於斷木掘地

見太平御覽 此詩意本於此機春即水碓也方拱山云其意

七百六十二 因學紀聞注 卷十八 三十五

洪陰丈人○元折案莊子天地篇子貢過溪陰見一丈人為圃畦壅壤而人

非抱甕而出灌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沒百畦夫子不

欲乎丈人曰奈何曰器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沃湯其名桔槔為

圃者念然作色而笑曰有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乎

智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

不知蓋而不為也

立春詩看鏡道如咫出汲冢周書太子王子日遠人來

驢視道如尺

呈吉老縣丞詩鮭鯪今無種蒲盧教未形注云鮭鯪

此兩姓今無人按太元雜十九云角鮭鯪終以直

其有犯二字與解豸同亦見王充論衡云一角之

羊也注誤矣何云吉老陳氏時山谷為太和令詩在外集又云今本

方樓山云今本太元雜十九角鮭鯪豸以直其有施不作鮭鯪有犯字不

可解今本作其有施者注云終為人別而直故可施行也則此犯字或誤

集證論衡是應請雅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皋陶治獄其罪既告令羊

觸之淮南子王術謂楚文王好服鮭鯪注御史法冠也鮭鯪字亦文雅北

將羊生角者... 而一角又作... 有作解者

八百老彭嗟杖晚... 出莊子釋文彭祖至七百

歲猶日悔不壽恨杖晚而... 醇朴乃器

師次韻奉送... 二字出荀子

江西道院賦堂密有美樅... 出爾雅注尸子謂松柏之

鼠不知堂密之有美樅... 葉柏身注凡兩引尸子藝文類聚八

後山挽司馬公云... 耕扶日月起廢極吹噓與老杜

屏跡... 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相似生成吹噓字若

困學紀聞注卷十八... 三五

輕而實重... 元折案宋任淵陳后山詩注丞相溫公挽詞第三首註云公

張文潛詠孔光云... 試問不言溫室木

如休望董賢車... 何云文潛句亦未

看嶺南圖云... 政恐崖州如有北却應未肯受讒夫

一詩誅姦諛之蕭斧也... 元折案漢書孔光傳光與樞機十餘年

政事或問光... 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

賢當來也... 光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

幸執誼傳... 宗立以疾不親政叔文用事乃

下平章政事... 宗受內禪流叔文既執誼為崖州司

不齊人言... 嶺南州縣既為郎官語職方觀圖

所坐堂有... 圖不就皆既易句試觀之崖州圖也

此等詩皆... 詩本漢代人... 漢人本漢人

朱雲為槐里令... 上書求見而即得對成帝時言路猶

未塞也... 張文潛詩曰直言請劍斬安昌勿謂朱游

只素狂君看漢家... 文景業張侯能以一言亡

南豐麻姑山詩... 送南城羅尉做廬山高而不遠絕唱

寡和也... 尉詩可與麻姑山詩為對厚齋蓋不以為然也

困學紀聞注卷十八... 三五

非厚齋所... 石林詩話歐公語曰吾詩廬山高今人莫能准太白能之

唐子西詩... 佳月明作哲好風聖之清

誠之山如仁者... 靜風似聖之清

無人馬為二對... 飲月成三

秦少游... 身與杖藜為二影將明月成三

誰其二云者... 兩黃鵠

仲... 務德詩何以報之青玉案我姑酌彼黃金罍

橋務觀用之... 程致道

明知計出柏馬... 下正擬身

一五

全木鴈中

何云句太板○此程致道茸鴈虞吳下用葉翰林見詩詩

敖器之

孫用之○致道相馬木鴈之句蓋已佚矣 唐子西集二十

四卷 四庫書著錄子西名庚眉山人 劉後村詩話子西詩文集高其出 稍晚使及坡門當不在秦蜀之下 晁氏讀書志李誠之集三卷李師中字 誠之唐子方既春州誠之嘗有詩送行盛傳一時 朱翌新仲灑山集三卷 四庫書從承樂大典錄出 南史沈慶之傳慶之加三望車謂人曰我每 遊履田間有人時與馬成三人 漢書翟方進傳方進字子威初汝南有鴻雁 詩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 漢書翟方進傳方進字子威初汝南有鴻雁 大陵郡以爲饒方進爲相秦罷之王莽時常宿早鄉中追怨請曰壞陵誰 子威飯我豆食羹芋魁反乎復彼當復誰云者兩黃鵠 張衡詩美人贈我 青瑣正南名素嶺谷名子午杜子美元都壇歌故人今居子午谷獨在陰崖 結茅屋 一統志鎮江丁卯橋在府城南齊元帝子哀鎮廣陵運糧出京口 丁卯橋村舍詩 韓退之招揚之果詩柏生兩石間萬歲終不大野馬不識 人難以駕車蓋柏移就平地馬馬入廐中馬思自由悲柏有傷根容傷根柏 不死千丈日以至馬悲能遠樂振迅於鞍轡之果南山來文字得我驚館置 使讀書日有求歸聲我令之果歸失得柏與馬之果別我去計出柏馬下後 之工畫者遂作爲柏石圖東坡作詩爲之銘 莊子外篇山木莊子行於山 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

困學紀聞注

卷十八

三十八

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之喜命登子幾焉 而烹之登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 弟何處於莊子曰山中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屬以不材死先 生將何處於莊子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 敖器之名陶孫長樂人有 羅翁集慶元初韓侂胄既逐趙忠定器之題詩于三元樓壁落句云九泉若 遇韓忠獻休道如今有末孫捕者至易服而免事見葉紹翁四朝聞見錄 朱新仲名昱相鄉人政和進士周益公爲作集序以此杜牧之

或問崔德符作詩之要曰但多讀而勿使斯爲善張

芸叟

何云高適五十始爲詩又云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東坡技也又云山

谷與奈少章云二十年來學上大夫有功於翰墨者爲不少卓爾名家者則 未多蓋嘗深求其故病在欲速成耳夫四時之運天德也不能即春而爲冬 斯可議矣○元圻案宋徐度却掃編中陳參政去非少學詩於崔德符嘗 請問作詩之要德符曰凡作詩工拙所末論大要忌俗而已天下詩雖不可不 讀然慎不可有意於用事 書錄解題別集類卷之三卷之三言陽翟 崔德符字元符上書等廢於家治國號婆娑婆娑初召爲諫官力諫 避之罪忽得聲疾卒 附李詩上隋高祖詩曰問里童昏憤遊總弁未幾六 甲先製五言

曾文昭公

全云肇

河開詩云南北車書久混同河開今

有楚人風獨慙太守非何武已見州閣出兩龔謂

彦和兄弟也童蒙訓以爲曾子宣 布 作恐誤元圻案

之弟治平四年進士官至中書舍人龍圖閣學士以元祐黨籍貶州開 副使紹興初追諡文昭宋史有傳著述四卷 四庫全書著錄 仁童蒙訓上龔殿說和夫詩介自少有名元祐間龔州與弟大 壯同行大壯尤特立不羈龔子宣帥驛欲見不可得一日經過和遂其弟 出不可辭也遂出相見即爲置酒從容終日乃去因題詩驛間其兩句云自 慙太守非何武得向河開見兩龔驛中語和爲御史大壯力勸其兄早退 彥和遂去大壯不幸早卒 曾子宣子開先後知蘇州呂氏蓋因此而諫東 都事路與夫蘇州人呂氏謂夫余判蘇州亦恐未確 漢書兩龔傳兩 龔皆楚人也勝字君賓舍字君倩二人相友並著名節故世謂之楚兩龔又 何武傳武好進士獎稱人之善爲楚內史厚兩龔在沛郡厚兩唐 徐師川 全云名 以諫議召程致道在西垣封還除書 言與中貴人唱和魚須之句爲人所傳 朱文公語錄云師川遊廬山選宦者鄭謹與之詩 困學紀聞注 卷十八 早九

困學紀聞注

卷十八

早九

後村 關按劉 謂徐集不載魚須之篇愚攷集中有次

韻鄭本然居士云頗知鶴脰綠詩瘦早棄魚須件

我聞本然居士豈卽鄭謹歟 原注魚須笏也 何云與鄭謹

中皆有人朱子云後入樞府鄭時適用事棧棧似有力焉又云師川得至兩 府亦嫌其不汚郭昌鶴命其父又死事耳當時士大夫持論亦似刻 中興聖政記紹興七年四月戊戌御批批韓帶御器械翌日上諭宰相曰昨 名用徐師川西刑獄探者秦檜之中表而俯族弟也時師川已卒檜知上眷 者後因初直樞府自代朕問之知其爲人今湛新命又恐外間紛紛不若 止與在外官祠則師川之謗高宗已自辨之矣又云揮塵錄紹興十四年以 徐琛提點浙西刑獄琛者秦檜之中表而俯族弟也時師川已卒檜知上眷 未衰乃曰徐師川後除檜可憐有弟琛能嗣俯族弟也時師川已卒檜知上眷 後至瓜州然則師川之謗高宗已自辨之矣又云揮塵錄紹興十四年以 川在山谷諸甥中假有名故用之不以其父死事及師川之不汚僞命也當 時不汚僞命者尚有喻汝礪亦不用至死事之孤淪落更多何氏之說非 也○元圻案諸錄解題詩集類卷之三卷之三言陽翟 亦曾文昭公也思陵以黃庭堅故召用之丞相呂頤浩作書具道上旨而一 時或言其由中以進其初除大坡也程俱在西掖繳奏不行奉祠去其然 乎否耶然則在也亦不聞有所建明也

朱新仲詠顏魯公畫云千五百年如烈日二十四州

惟一人此二句後村詩又詠昭君云當時夫死若求歸

凜然義動單于廟何云府字用不得此西漢人不知出此肯

隨俗顏色如花心黃土開後漢書南匈奴傳呼韓邪死前

從其俗何云昭君只當得其俗無容更求備也欲論高而不近惟文

章所飛又云新仲不知後漢書中本有求歸事宋深涼其曲折豈不蒙冤哉

程易曰云新仲詩正是盛本後漢書觀詩中一肯字言勅合從俗即肯隨

之也○元折案昭君詩今本馮山集佚

本草菊一名傅延年朱新仲詩三巡誰從陶靖節重

陽惟有傅延年原注前未有者何云句法卻不似○元折案此

梁文靖公原梅花詩云九鼎變調終有待百花羞澀

敢言芳用王沂公之意亦魁天下位宰相何云偶然

梁公之句失於雕琢何云村俗有之○元折案楊文公談苑王

困學紀聞注卷十六會布衣時以梅花詩獻呂紫正云而今未

問和羹事日向百花頭上開此生已安排狀元宰相也葉石林燕語亦

哉此事以為王沂公以行卷見薛商肅梅獨詩話梁公克家未第時為

湖州揭陽宰館客高縣治東齋齋前有梅一株忽於九月中盛開邑人

為異公賦詩云明年延對懸天下孝宗朝拜相梁克家字叔子晉江人

紹興三十年進士第一孝宗朝拜右丞相封侯國公諡文靖

誠齋始學江西既而學五字律於後山學七字絕句

於半山開按半山最後學絕句於唐人元折案誠齋江湖

有詩千餘篇至紹興壬午七月皆焚之大梁江西體也今所有江湖集者蓋

學后山五字律既又學半山老人七字絕句晚乃學絕句於唐人

誠齋讀正觀政要云拔士新豐逆旅中懷賢鳴綠水

波東酒傾一斗為肩容醋設三杯羊鼻公原注羊鼻

公見龍城錄○元折案唐書馬周傳周字賓王博州茌平人周舍新豐逆旅

主人不之顧周命酒一斗八升悉飲酌酒與之至長安舍中即將常何家

日馬君為肩火色騰上必速恐不能久魏徵傳遼東之役高麗誅賜犯陳李

勳等力戰破之車還恨然曰魏徵若在吾有此行耶即召其家到行在賜勞

妻子以少牢祠其墓又東夷傳高麗馬嘗水出棘藪之白山色若鴨頭名曰

鴨綠江龍城錄至相忠言盡論贊襄萬機有日退朝太宗笑謂侍臣曰

此羊鼻公不知遺何好而能動其情侍臣曰魏徵好嗜醋序每食之欣然稱

快此見其真態也明日召賜食有醋芹三杯公見之欣喜然食未竟而芹

已盡

攻媿記張武子之語水禽有名信天公者按晁景迂

集黃河有信天緣常開口待魚全云張武子名良臣號雪臆

山則本之景迂○元折案樓楸攻媿集書張武子詩集後曰武子拱人也家

于明隆興初與余為同年生閉門讀書室中無一物或謂君不為歲晚計君

曰水禽有名信天翁者食魚而不能捕兀立沙上俟他禽偶墜魚於前乃拾

之然未聞有餓死者其夷澹雅謙類此劉應時良佐寄張武子詩云香月耿

東南流光淨如洗幽人懷夜光掬水弄清此春雲多態度蒸蘊出山麓舒卷

無定蹤形容勢遠目可人古錦駁多乎斯二者造物發天藏筆端妙陶治其

平生高致可以想見周益公張良臣雪臆集序曰襄邑張良臣字武子家

於四明擢隆興進士第日從魏南夫史直翁二丞相游他人朱紫君因青衫

他人鐘鼎君樂簞瓢淳熙末始管庫行都朝士稍稍知而愛之謂宜掌故六

官顯致館學而君病不可為又曰君之弟堯臣亦工詩景迂生集卷四黃

困學紀聞注卷一八景迂生集卷四黃

河多洶河之屬有曰漫蓋者常以背蓋水求魚有曰信天緣者常開口待魚

感之賦三詩洶河復洶河后土激浪沙分波大石明轉龍龍龍龍龍龍龍龍龍

蘇雲卿廣漢人隱東湖張魏公為相使帥漕挽其來

一夕遁去不知所之真文忠為詩曰魏公孤忠如

入室叩其扉里曰廣漢客曰張德遠漢人翁當識之曰然客曰德遠何如人曰賢人也第長於知君子短於知小人德有餘而才不足二客固出詩帶請其載辭不可期以詰朝上謁遣使迎問則戶閉然竟不知所終張世南游京紀聞載宋自道記蘇詩本末其詞略同蘇詩遺張魏公書帶題詩疏圍壁間云多年別作一番風誰料聲名遠帝聰自有時人求富貴莫將富貴汗蘇公

南塘趙汝談挽趙忠定公汝云空令考亭老垂白注

離騷楊梅跋楚辭集注云慶元乙卯治黨人方急

趙公謫死于道先生憂時之意屢形於色一日示

學者以所釋楚辭一篇元折案慶元黨禁宗慶元年十一月御史胡汝愚奏趙汝愚唱引僞徒深為不軌賈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朱子時家居草封事數萬言極陳疾亦蔽主之禍以明汝愚之冤子弟皆生更進選諫以為必至買禍不難棄元定請以善法之過遜之同人朱子默然取棄稱焚之因更號選諫以疾句休致汝愚既死汝愚之病又為守臣錢登所廢遂服藥而卒天下竟之周有東野語記紹熙丙申事曰趙汝愚永州安置至衡州而卒朱元時為之註澤擊以奇意焉趙汝談字履常號南塘太宗八世孫

孫燭湖閩按燭湖名應時餘姓孫氏祖之讀通鑑詩簿書流汗走君房那

困學紀聞注 卷十八 四十二

得狂奴故意降努力諸公了豈閣不須魚雁到桐

江又清濁無心陳仲弓圓機聊救漢諸公末流不

料兒孫誤千古黃初佐命功朱文公謂二絕甚佳

何云詩不工○元折案後漢書邊民嚴光傳光字子陵一名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司徒侯霸與光素舊遣使奉書光曰君房足下位至卿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得書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態也車駕即日臨其館光臥不起除為諫大夫不願乃耕於富春山注顧野王輿地志曰七里湖在東陽江下與嚴陵相接有嚴山桐廬縣南有嚴子陵釣魚處又陳寔傳寔字仲弓穎川許人也時中常侍張讓權傾天下讓父死歸葬穎川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恥之寔乃獨弔焉及後復誅黨人讓以寔故多所全寔子紀紀子羣為魏司空朱子答孫季和書云子陵仲弓二絕甚佳昔觀荀叔能諷刺梁氏而爽已不敢作董卓至或遂為唐衡之婿曹操之臣人家祖父壁立千仞子孫猶自東來西況况太邱制行如此其末流之弊為被佐命亦何足怪哉孫應時字季和自號燭湖居士餘城人從學朱子之門有燭湖集二十二卷四庫全書著錄

平園周益公號詩生戎馬死佛狸荆公生白殺青皆佳對云何

此公惡對乃佳詩也

皆不工○元折案周益公省齋文稿二送湯相守紹興詩漢關蕭居守周鼎畢保隆安危元注相中外自隨宜憶昨生戎馬誰知死佛狸天其永我命王乃大巡師云云王荆公和楊樂道見寄詩發青滿架書新繕生白富慮室久虛李壁注劉向駭國策字曰皆定以發青書書可繕為列子釋文謂子簡到去青皮也應劭風俗通發青作箭書之新竹有汗後皆蒸故作箭者於火上炙乾之莊子虛室生白吉祥攸止老子道德經四十六章天下無道戎馬生于郊杜詩不謂生戎馬何知共酒盃朱書七十四歲質質質答魏太武書曰省示具悉委懷爾自恃四脚屢犯國疆諸如此事不可具說元讀過於東梁坦散於西爾謂何以不聞童謠言邪虜馬飲江水佛狸死卯年此期未至以二軍開飲江之徑爾史通佛狸飲馬長江宋之武功不說佛狸魏太武小字元張兩題孫叔明筆齋詩云生白定知虛室妙殺青唯積古書多本於荆公

鶴山詩只期玉女是用諫肯為金夫不有躬本於玉

汝金吾之對何云惡對○元折案魏鶴山李徵之心傳聞其弟貴之首云只期玉女是用諫肯為金夫不有躬想見江西兩廣使天涯顛顛成翁自注云併讀真景元也朱聖猷覺察雜記曰世傳不達韓玉汝有應聲對曰可怕李金吾唐有孫玉汝則玉汝為名字不始於韓容齋隨筆韓莊敬公撰字玉汝按唐登科記會昌四年及第進士有孫玉汝李景讓傳劫羅御史孫玉汝蓋其人也全唐文載孫玉汝金機賦一篇漢書百官公卿表中尉秦官武帝太初三年更名執金吾師古注金吾鳥名主辟不祥

困學紀聞注 卷十八 四十三

溪漁隱贊語東坡云韓縵為秦州醜暴少恩以賊殺不辜去官秦人語云字逢孔虎莫逢韓玉汝孫臨善滑稽尤善對或曰不逢韓玉汝當以何對縵應聲曰可怕李金吾天下以為口實可怕李金吾乃杜子美詩也杜詩醉歸應犯夜可怕李金吾

林和靖詩怪書披月看銅牆放翁文有銅牆鬼炊之

語出東方朔神異經閩按天隨子四明山詩序中有此誤以為放翁也○元折案林和靖寄玉梁施道士詩子雲遺構住丹房天鼓時聞數叩禱雲霞波濤尋鐵柱怪書披月看銅牆唐陸羽甫里集六四明山詩序曰謝道慶者有道之士也嘗隱於四明之南雷一旦訪子來語不及世務且曰吾得於王泉生知子性誕逸樂神僊中書探海岳遺事以期方外之交難銅牆鬼炊虎獄劍餌無不窺也神異經中荒經西南裔外老壽山以黃銅為牆東北有鬼星石室三百戶共一門石勝題曰鬼門鬼門晝日不開至暮即有人語有火青色

田園圖史分貧富鼎鼎樓臺辨有無洪舜俞詩用龐

穎公寇萊公事閩按龐籍作退老詩田園圖史富貴生何不載問云不如云謂貧富何又云辨字拙然對甚的集證吳處厚詩籍籍記夏文莊公論守黃州時龐公為郡權龐常有疾文莊親臨之曰異三管為貧宰相亦有年壽故龐公晚年退老作詩述其事○元折案孔平仲續世說曰寇萊公出入將相不營私第勢野賤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洪舜俞名各差於潘人嘉定元年進士理

蘇漢可案

二詩志亦甚佳此五  
前詩佳者亦甚佳  
此詩以國賦三言可  
厭

宗朝累官刑部尚書翰林學士知制誥諱忠文有平齋集三十二卷 四庫全書著錄

本朝絕句有泱泱鄭詠漢高祖五言乃唐于季子詩

又荆公絕句詠叔孫通亦見宋景文公集元折案王

孫通云馬上功成不喜文叔孫通亦見宋景文公集元折案王

演蕃露云搏黍為鷩不知何出蓋未攷詩葛覃註也

細素雜記不知麥秋出月令亦此類能攷齋漫錄

攷古語所出詳且博矣然首如飛蓬見于詩乃以

左思賦為始樹桃李者夏得休息見於說苑乃以

狄梁公事為始若此者非一是以君子無輕立論

元折案演蕃露六或論仁人明道不計功曰人有能輕搏黍者不能無意于

百金有能輕百金者不能無意於拱璧數以搏黍問人無知者呂氏春秋

曰今以百金與搏黍以示兒子必取搏黍也以和氏之璧與百金以示

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論蓋取此語以為之據也補衡在黃祖坐上黍離至

衛先自飽食畢搏以戲弄祖怒其戲設此即博黍也或以為博

黍黃鳥也王介甫詩蕭蕭搏黍聲中日漢漢春鋤影外天說春鋤白鷺也以

釋鳥云皇黃鳥舍人云皇名黃鳥郭璞曰俗呼黃離流亦三搏黍也正義曰

黃鳥黃離也或謂之黃栗留幽州人謂之黃栗一名倉庚一名黃一

楚雀齊人謂之搏黍 演蕃露三湘素雜記靖康間閩人黃朝俊所作也

正世傳名物音義多有搏黍而時有疑者至釋宋子京列麥詩以四月而

曰為麥秋按北史蘇綽傳麥秋在野其名遠矣是未嘗讀月令也以此見博

記之難按黃朝俊今本細素雜記作朝葵 宋葉大慶攷古質疑四前輩

李綽和杜和公詩收得桑榆歸物外種成桃李滿人閒桑榆事見淮南子至

若種成桃李本狄仁傑與裴耀卿事爾按仁傑家傳仁傑嘗張東之袁恕己

桓彥範崔元暉敬暉五公咸出門下皆州縣官拔至顯位以為五公一代之

盛桃李也又談數王洽然上裴耀卿書曰拾遺補嗣帝有種平僕不佞亦相

公一株桃李也通鑑載仁傑事或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為

國非為私也又唐人詩讚李德裕曰開闢不解栽桃李滿地惟開種莠菜楊

汝士詩曰文章舊價留留留按桃李新陰在庭庭用桃李事者多矣竊謂事之

主曰從今已後不復樹德于人矣簡主曰夫春樹桃李夏得蔭其下秋得食

其責春樹葵夏不可采其葉秋得復其刺焉由此觀之在所樹也今于所樹

非其人而樹之君子擇而後種又說苑復恩篇簡子謂陽貨曰大樹桃李者夏

得休息秋得食焉樹葵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利焉簡子當本于此

庫全書總目子部雜家類靖康雜記十卷宋黃朝俊撰公武讀善志

曰朝英進州人紹聖後舉子又曰所記凡二百事今本祇有九十事 書錄

解題小說家類能攷齊護錄十三卷太常寺主簿臨川吳曾虎臣撰

方言三 斟益也斟酌益之 凡病少愈而加劇謂之不斟

或謂之何斟注云言雖少 呂居仁答曾吉父詩記我今

年病不斟詩見卷 蓋用此而不知者改為不禁何云此

傳書方言後○孟傳字文授 韋元成傳五世墳僚全云即 言五

世無官也韋元成傳註應劭曰自孟 呂成公銘湯烈母云

湯世墳僚委社于後此成公代其父倉部公作也銘曰湯世

娶本改為曠遼東坡春帖用翠管銀罌東坡作皇太后

仙家日月本長閑送臘迎春豈偶然 出老杜臘日詩翠管銀罌

翠管銀罌傳故事金花絲勝作新年 注者改為銀鈎此邢子才所以有日思誤書之語

也元折案李孟傳方言後序曰曾文清嘗以三詩答呂治先有云傷心昨

夜杯中物不對王郎對影斟紫微呂居仁次韻云書來肯磨銅魚使記

我今年病不斟自注云出子雲方言今所在鑿版較誤作病不禁 北史邢

郊傳郊字子才河間鄆人有書甚多而不甚覽校見人校書常笑曰天下書

至元讀不遍焉能始後校此日思誤書更是一適 呂本中字居仁壽春人

徙發州希哲之孫好問之子祖謙之祖宣和中為樞密院編修約與初特賜

進士累官侍講中書省號紫微省故稱紫微舍人著東萊詩集二十卷 四

庫全書著錄 會幾字吉甫嶺人徙居河南官浙西提刑忤秦檜去僑寓上

饒茶山寺自號茶山居士諱文清

呂居仁詩弱水不勝舟有此積立鐵案今本東萊詩 又云

何知若人曾中有積立鐵出老杜鐵堂峽詩壁色

立積鐵又云準擬春來大出游出漢書田叔傳又

云日月已秋罷出元帝紀開按漢書元帝紀無此語 集證按

傷麥稼秋罷師古註曰秋罷者言至秋時無所收也○元折案呂東萊詩集

卷三與才仲弟相別于白沙東門之外悵然久之因成入詩奉寄其第三首

學陷穿乃欲跨嶺北... 公憐未至官長... 好獵相嘗從入苑... 出遊

趙紫芝 閣按紫芝名師秀為永嘉四靈之一... 詩謂輔嗣易行無漢

學元暉詩變有唐風 閣按下句本唐庚語... 少城漸有唐風... 進士著天樂堂清苑齋集

潘庭堅題嶽麓寺道鄉臺曰坡仙不謫黃黃應無雪

堂道鄉不如新此臺無道鄉青山非其人山靈能

頤頤一落名勝手境與人俱香悲吟倚空寂臨眺

生慨慷道鄉不可作承君 何云田 不可忘 原注陳樞密宗

廣東有詩云山川只謂蠻烟黑... 後陳召入虞鑄官... 折案東坡堂記曰蘇子得麻園于東坡之角築而垣之作室焉號其正曰

困學紀聞注 卷十八 四十六

志道鄉臺在嶽麓山宋鄧綬號道鄉謫衡州經此守臣溫益下逐客令風雨

夜渡湘江張拭為浩翠臺朱子刻石曰道鄉 疎振孫曰川著字承君樞密

况之姪也與鄧道鄉善鄧之貶遺口題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為者未止此

也 齊東野語四庭堅富沙人初名公筠以乞靈南臺神夢有持方牛首與

之遊易名為勃殿試第三人年六七歲時和入詩云竹籬生便也梅到死猶

香識者知其不承為潘大志其意 庭堅有紫巖集今佚

吳吉甫以晚科試漕關搗藥兔長生詩云真水黃芽

長香風玉杵鳴不為三窟計 何云東坡詩平生不作兔

伴一輪明省試聖人之道猶日中賦用闕搏之月

見沫之星 何云月關其 第七聯云系榆已晚尚期一戰

之收 元圻案此下似有佚文 後漢書馮異傳降璽書勞異曰赤眉破平

吳吉甫仕履未詳屬樊榭宋詩紀事據此條裁其詩四句

湯伯紀 閣按湯伯紀已見卷一名漢安 自做云春秋責備賢者

造物計校好人一點莫留餘滓十分成就全身此

老晚節庶幾踐斯言也 閣按王氏選著作在耶湯為少卿與王

江西之同異永嘉制度沙隨古易蔡氏嗣其經緯西蜀史學通貫精微

湯年鑿力引去遂薦王於朝云 全云深亦蓋以自敬

薛士龍 詩左角蠻攻觸南柯檀伐槐的對也 何云偷

此等語工而無味自非佳處 方樸山云余嘗有詩云蝸角觸蠻

爭左右鴻溝楚漢東西○元圻案莊子則陽篇戲晉人曰有國於蝸之左

角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逐北旬有五日

而後返 唐李公佐南柯記記東平淳于棼夢中就婚於槐安國出為南柯

太守征伐諸國事皆寓言也 王介甫讀蜀志詩云十載分爭共一毛可憐

身世兩徒勞無人語與劉元德問舍求田意最高李源湖注云亦蠻觸之意

東坡次韻定慧欽長老見奇詩左角看波楚南柯附長勝

徐淵子 全云徐淵子 詩植杞必植梓藝蘭仍藝蕙過庭遺

訓在鑿楹故書存蓋以梓蕙喻子孫也鑿楹出晏

子春秋 原注李義山詩經出宜尼壁書留晏子楹○元圻案晏子春秋

晏子將死鑿楹納書謂妻曰子壯而示之 葉水心徐道暉

困學紀聞注 卷一八 四十七

誌曰徐淵字道暉永嘉人自號山民有詩數百發令人未悟之機回百年已

廢之學使後復言唐詩自君始惜其不尚以年不及臻乎開元元和之盛而

君既死同為唐詩者徐殊字文淵翁卷字靈舒趙舒秀字紫芝 徐淵子名

似道號竹隱黃巖人乾道二年進士歷官權直院趙少監終提點江西

刑獄其在四靈之前謝山蓋誤以徐文淵為徐淵子也

任元受七夕詩切勿填河漢須留洗甲兵意亦新 何

意自佳但恐與上文難膠附○元圻案老學菴筆記任元受名盡言張建公

作都督欲聘之入幕元受力辭曰盡言方獲親使得一神丹可以長年必持

以遺老母不以獻公況能捨母而與公軍事耶魏公太息而許之 陳直齋

伊川先生不作詩唯寄王子真詩云我亦有丹君信

否用時還解壽斯民先生入嵩山子真已候於松

下問何以知之曰去年已有消息來矣蓋先生前

一年欲往以事而止子真名筌岐下陽平人元豐

中賜號冲熙處士張芸叟為功行碑謂超世之資

與陳圖南侔 元所家呂本中紫微詩話以為形和叔尚書嘗以丹選翁救病身我亦有月君信否用時選解詩斯民與此條不同 宋詩紀事二十七載原字深之有贈王琴七言絕句序云琴字子真高郵公客元豐中賜號冲齋處士元符三年從劉先生受上清籙華陽洞便門一夕忽開自左慈得進洞宮旋閉且千載矣此作冲齋未知孰是 今畫樓集不載王琴功行

建隆初詔五代時命官投狀敘理復命之郭恕先詩

云為逢末劫歸依佛不就新恩敘理官 此詩全 籍已佚 飛龍

在天利見大人而猶不屆其志如此 何云此亦自喻也 朝非一行傳中人物也深寓有慨於仕元之徒耳未劫歸佛遂為近日廣山口石C元所家東坡郭忠恕畫像致曰忠恕字思先以字行洛陽人少善屬文及史書小學通九經七歲舉童子漢相陰公辟從事與記室董喬爭事謝去周祖召為周易博士國初與監察御史符昭文爭忿朝堂既乾州司戶秩滿遂不仕太宗聞其名召除國子監主簿益縱酒肆言時政語聞流登州失其所後開數歲與陳搏會于華山而後不復聞蓋亦仙去矣

困學紀聞注

卷一八

聖八

文鑑取蔡確送將歸賦猶楚辭後語之取息夫躬也 元所家宋子撰楚辭集注又列定冕補之續楚辭變離騷二書錄荀卿至呂大臨凡五十二篇為楚辭後語自為之序曰息夫躬柳宗元之不棄則冕氏已言之矣至於揚雄則未有議其罪者而余獨以為是其失節亦蔡文姬之儕耳今皆取之豈不以文姬之母子無絕道而於雄則欲因反離騷而著蔡氏洪氏之既詞以明天下之大戒也 東都事略蔡確字持正泉州晉江人為人智數少舉進士神宗朝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時富弼在西京上言蔡確小人不宜大用確既相屢與羅織之獄指紳士大夫重足而立矣

浮溪 閩按浮溪 汪藻號 詩人問何事非戲劇鶴有乘軒蛙給廩

水經注引晉中州記惠帝為太子令曰若官蝦蟇

可給廩 原注晉書無此語 集錄水經注水注晉中州記曰惠帝為太子問蝦蟇在私地為私蝦蟇令曰若官蝦蟇可給廩○元所家汪藻字彥章徽州德興人崇寧二年進士歷官顯謨閣學士封新安郡侯宋史入文苑傳著浮溪集 四庫全書著錄此詩題曰何子應少卿作金華書院要老

張芸叟曰岐山石鼓是車攻詩也我車既攻我馬既

同則所取也其魚維何維魴及鱖何以貫之維以楊柳則所不取者也先儒凡今詩所無者盡目為逸詩誤矣 原法見致堂論語說 全云張芸叟名舜民新平人其說

朱文公曰顧况詩有集皆不及見韋應物集者之勝

今按韋集有顧况奉同郡齊雨中宴集詩云好鳥

依嘉樹飛雨灑高城况與數君子列坐分兩楹文

雅一何麗林堂舍餘清我公未歸朝遊子不待晴

白雲帝鄉遠滄江楓葉鳴拜手欲無言零淚如酒

傾寸心已摧折別離方骨驚安得凌風翰肅肅寶

天京 何云韓孟聯句孟便類韓章顧唱酬便類章古人無體不學所向案唐顧況字通翁海鹽人至德二年進士德宗時官著作郎貶饒州司戶參軍晚年退居茅山白號華陽真逸著華陽集 四庫全書著錄

困學紀聞注

卷一八

聖九

程可久 原注沙 庭何以怡類義取於此 云乞得膠

膠擾擾身霜筠露菊便相親勸君莫厭羹藜藿違

已由來更病人六月松風萬籟寒笙竽頻到枕屏

閒夜深夢繞匡廬阜瀑布濺珠過葉欄葵花已過

菊花開萬里西風拂面來問字今朝幾人至 漢書楊 雅傳時

朱新仲云唐之詩人達者惟高適 何云適語又云 王維亦達官矣 適位不

過常侍本朝歐王蘇黃出徐 閩按徐謂 齊名與義 韓

蒼名駒 按呂謂居 仁名本中 繼之八人一相三執政 按三謂 二

從官 謂蘇黃韓呂 何云高適官不達於山谷子無論蘇李 燕公曲江大歷以還權德輿元稹李紳

令狐楚非宰相乎白居易錫非尚書乎韓愈非侍郎乎薛平非節度乎 杜牧與融韓偓非學士乎韋莊徐鉉顯於一隅又無論矣 方侯山云達者



唯高此語本初唐書通傳 全云燕許而外如曲江諸公不可勝數即...

山谷 謝靈運詩云能與貧人共年穀必有明月生蚌胎

為富不仁者可以警 全云其說甚淺深寧或有感而言○元圻...

少陵 詩東屯稻田一百頃北有澗水通青苗東屯 乃公孫述留屯之所距白帝城五里

困學紀聞注 卷十八

五

田可百許 稻米為蜀第一郡給諸官俸廩以高下為

差帥漕月得九斗王龜齡東屯詩云少陵別業古東 屯一飯遺忠誠畝存我輩月叨官九斗須知粒粒

是君恩 原注東屯有青苗坡○元圻案祝穆方輿勝覽東屯有青苗坡

有問心遠之義於胡文定公者公舉上蔡語曰莫為 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器莫為一身之謀而有天

下之志莫為終身之計而有後世之慮 此上蔡語也

之謂心遠 何云此豈可以說詩 方棨山云朱子取上蔡語以註詩...

宋正甫和詩三聖傳心惟主一六經載道不言真元 案真西山跋此詩云非嘗從事於學者不能道也...

攻媿先生書桃符云門前莫約頻來客坐上同觀未

見書 元圻案風俗通義東海朔山有大桃樹有二神一曰神茶一曰鬱

葛魯卿 借書詩大勝揚雄辭子駿更殊班嗣阻君

山 元圻案方言後附錄劉歆與揚雄取方言書雄答書曰雄言辭博覽...

困學紀聞注 卷十八

五

朱希真避地廣中作小盡行云藤州三月作小盡梧

州三月作大盡哀哉官歷今不頌憶昔升平淚成 陣我今何異桃源人落葉為秋花作春但恨未能

與世隔時聞喪亂空傷神 原注唐李益問路侍御六月大小

為杜史為我數階黃○元圻案宋周紫芝少隱竹坡詩話曰頃歲朝廷多事

山谷 詩金石在波中仰看萬物流出孟子注 行子草

萬物皆流而金石獨止

何云荆公詩波瀾吹九州金石安得止  
山谷龍眠探云金石分水波頭軒詩云  
一定之調唐人己用之又云李詩自謂樂器又云吾家仲言別沈助教云道  
道若波瀾人生異金石又在唐人之先 方橫山云孟子注越岐章指此注  
唯宋槩本有之今注疏無○元折案宋槩本孟子公行子有子之喪章趙氏  
章指言循理而動不合時人阿意事貴有所尊俗之情也是以萬物皆流  
而金石獨止

野處

洪 雪詩天上長留滕六任人間會有葛三來

葛三事出太平廣記

原注葛仙公第三子 何云此之謂點鬼  
錄曰晉州蕭刺史至忠將以臘日收遊有樵者於雷山見一老廣哀請黃冠  
黃冠曰若令膝六膝雪巽二起風仰蒼蒼不復復矣 太平廣記三十九載  
原化記曰大歷中初鍾陵客崔希真見一老人遊雪門下崔異之請入獻松  
花酒老父取一丸藥投酒中則頭甘美老父於帷幄前所挂素上如有所食  
崔後入內出已去矣遂踐雪尋跡至江州中見一船中數人狀貌皆奇  
而樵客在側其人顧笑曰葛三乃見通於伊人歸視船中得圖有三八二樹  
一白鹿一紫笈後將圖詣茅山問李西光天師曰此真人葛洪第三子所畫  
也 宋史藝文志載洪遺野處張一四卷野處錄三卷而陳氏書錄藏  
載野處類稿二卷云全集未見則當時傳已稀

困學紀聞注 卷十八

五三

王逢原

采蓮示王聖  
美葛子明

詩退之昔裁詩頗以豪橫特暮年意

氣得金玉多自慰買居紀廟榮顧影樂冠佩喜將

聞巷好持與妻子議彼哉何足道進退茲焉係安

知九列榮顧是德所累謂南內朝賀歸及示兒詩

也朱子曰此篇所誇乃感二鳥退之有感符讀書之

成效極致而上宰相書所謂行道憂世者已不復

言矣鄧志宏亦謂愛子之情則至矣導子之志則

陋也何云亦隨其子之高下而語之耳王朱之論吾所不取須觀公漢州  
事 全云昌黎固不以此貶其大概然此等責備之語亦不可不存  
何氏只知偏袒韓公耳又云王荆公頗不服退之而與逢原甚契觀此詩知  
其意見議論之合矣 方橫山云論高而不切事情又云禮學記云有難辨  
三官其始也鄭注為始學者習之所以勸之以官此正韓子符讀書城南之  
義○元折案鄧志宏文集十九跋陳了翁書鄧堯夫誠子文曰昔韓愈氏示  
符古風用玉帶金魚之說以激之愛子之情則至矣而導子之志則陋也方  
以陳師過庭之訓毋乃相萬乎 黃山谷嘗書退之符讀書城南詩跋其後

曰或謂韓公常開後生以性命之學不惜諍之以富貴榮顯治翁曰既而元  
豐之間大儒之過也又何學焉孔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  
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韓公之言其於獎勵之功異  
趨而同歸也 王令廣陵人初字欽美後字莘字之曰逢原王荆公以其妻  
吳氏之妹妻之善廣陵集 四庫全書著錄 皇甫湜退之慕志王庭湊反  
國牛元翼於深救兵十萬單不放前詔擇庭臣往諭衆保縮生勇行元積  
言於上曰韓愈可惜穆宗悔詔無從入先生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至  
賊營麾其衆責之賊汗伏地乃出元翼 李習之作韓昌黎行狀曰鎮州  
亂殺其帥田宏正征之不克遂以王庭湊為節度使詔公往宣撫既行泉皆  
危之元翼奏曰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無從入先生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至  
有受君命而留滯自願遂疾驅入庭湊殿兵拔及弦弓矢以逆及韓甲士羅  
於庭既坐庭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上卒所為非庭湊心公大聲曰天子  
以爲尚書有將帥材故賜之節實不知公共健兒語未得乃大錯甲士前  
奮言曰先太史為國打朱滔滔遂敗奔走血衣皆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爲  
賊乎公告曰兒郎等且勿語聽愈言愈特謂兒郎已不記先太史之功與忠  
矣若猶記得乃大好且為逆與順利與病不能遠引古事但以天寶來禍福  
有君子若孫在平亦有居官者乎衆皆曰無又曰田令公以魏博六州歸朝  
廷爲節度使後至中書令父子皆授旄節子與孫雖在童幼者以爲好官窮  
富極貴寵榮耀天下劉渥李祐皆居大鎮王承元年雖十七亦仗節皆三軍  
耳所聞也泉曰田宏正刻此軍故軍不安公曰然改三軍亦害田令公身及  
殘其家矣復何道泉乃讓曰侍郎語是侍郎語是庭湊恐泉心動遠塵泉散

困學紀聞注 卷十八

五三

致堂

韓退之賦石鼓曰孔子西行不到秦故不見

錄孔子編詩豈必身歷而後及哉信斯言也車鄰

駟鐵胡爲而收之也何云此語不容作詩者生一波頭耶○元  
鼓歌義之俗書迥迥如狂肆甚矣子對曰此詩至云陋儒編詩不收入三雅  
編迫無委蛇其言義之俗書未可駭也

荆公傷杜醇曰隱約不外求耕桑有妻子藜杖牧雞

豚筠筒釣魴鯉弔王致曰老妻稻下收遺秉稚子

松間拾墮樵二人四明鄉先生也固窮守道如此

今人知者鮮矣利欲滔滔廉恥寥寥孰能景慕前

賢哉全云四明慶歷五先生曰大隱楊先生道石臺杜先生薛西湖樓光  
生鄧江王先生致鄉江猶子桃源先生說也荆公合鄧時皆所傳

禮其講學在濼洛未起之先亦泰山安定徂徠之流亞也○元折案荆公傷世詩李壁注曰公為鄆縣常有書請醉入縣學及在朝又數從哲人問其安否公厚辭如此其退之所稱蓋召南之流乎讀公詩可想見其人 弔王致詩曰處士生涯水一瓢行年七十更蕭條老妻相下收遺乘稚子愁問拾隨樵雖有聲名高後世且無饋粥承今朝窮魂散漫知何處雨水東西不可招

唐子西全云內前行云宅家喜得調元手唐時宮中謂

天子為宅家通鑑唐昭宗乾寧四年韓建發兵圍十六宅諸

王呼曰宅家救兒唐昭宗光化三年劉季述等至思政殿皇

后趨至拜曰軍容勿驚宅家元折案蔡邕獨斷天家百官小吏之所稱天子無外以天下為家故稱天家又親近侍從官稱曰大家晉書五行志義熙初童謠曰官家

養道化成林蘆生不止自成積湘山野錄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故曰官家資暇錄官家又稱宅家言以天下為宅四海為家唐子西內前行

為張商英入相而作也子西嘗愛知於商英故云然

文宋瑞指南錄為或人賦云何云此詩殆謂留夢炎悠悠成敗百年

中笑看柯山局未終金馬勝遊成舊雨銅駝遺恨

困學紀聞注 卷十八

五四

付西風何云西風疑作先風又云非也西有先音故借對黑頭爾自誇江總冷齒

人能說褚公龍首黃扉真一夢夢回何面見江東

原注南齊樂預謂徐孝嗣曰人笑褚公至今尚令謂褚淵也 閣按王應麟傳寶祐四年帝御集英殿策士召應麟覆考第既上帝欲易第七卷其首應麟讀之乃頓首曰是卷古語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為得士賀遂以第七卷為首選及唱名乃文天祥此即詩所謂龍首也龍首黃扉二句則指留夢炎一輩言 集說按文天祥紀年錄理宗覽對策見其名曰此天之祥乃宋之瑞也朋友道字之曰宋瑞將正子山房隨筆曰三衛留中齋甲辰大魁文山文宋瑞丙辰大魁中齋作相身享富貴三十年仕北為尚書文山繼登第丁父憂仕途亦坎壈乙亥糾義兵勤王終以同功患難中倚之為重雖名為相黃扉之貴萬鍾之奉無有也江西雜錄秋詩云囉雪蘇卿受苦辛庚公老作北朝臣當年龍首黃扉客猶是衡門一棧人中齋物色將羅織之派歸而免○元折案顏師古匡經正俗八今俗呼東西之西音或為先按王延壽靈光殿賦云朱柱馳騰于南北蘭芝婀娜于東西祥風翕習以填瀛海芳香而常芬神靈扶其棟宇歷千載而彌堅香均漢書音義反西為瀛是知西有先音也 元盛如梓庶齋老學叢書何夢桂送留夢炎詩曰昆明夾劫化塵縹緲功名一炊鍾子未甘南棹改號公空作北朝悲歸來眼裏吳山在別後心期浙水知白髮門生羞未死青衫留得裏遺屍夢桂字巖叟淳安人咸淳元年進士為夢炎所取士此詩亦王炎于生祭文文山意文山大節千古中齋之高貴真黍一炊矣 文文山有指南吟等集

翁與可上徐直翁清詩六丈謀謨同輩服二郎官職

迺翁知別志曰慶歷中劫盜張海過高郵知軍姚仲約度不能禦使人迎勞且厚遺之海去不為暴富然公欲誅仲約范公曰高郵無兵與械戮之恐非法憲仁宗從之既而富公愾曰方今患法不舉而多方沮之何以整衆

范公密告之曰輕導人主以誅戮臣下它日手滑難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富公不以為然及二公請不自安范出撫陝西富出按河北范因自乞守邊富

自河北還及國門不許入未滿朝廷意比夜復得不能寐遂狀嘆曰范六丈

聖人也蓋數訓亦載此事姚仲約作屍仲約 邵伯溫聞見前錄王晉公祐

為知制誥太祖遣使魏州以便宜付之曰使還與卿王祐書魏州相也

蓋魏州節度使符彥朝太宗夫人之父有飛語聞於上及遣朝太祖問曰汝

敢保符彥朝無異志乎符曰臣與彥朝家各百口願以臣之家保彥朝家又

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辜故李國不長願陛下以為戒帝怒其言直貶

魏國行軍司馬某州安置太宗即位以兵部侍郎召不及見而薨初祐笑曰

某不做兒子二郎必做二郎者文正公且也 徐清叟字直翁浦城人嘉定

七年進士理宗朝奏知政事諡忠簡

鄭得言原注係 馬氏按云鄭得言元板作鄭德音為國子博士私試策問師道

祭酒不悅臺評及之李良翁原注 為詩餞之曰諸生

幸不笑韓愈官長何因罵鄭虔何云宋人句法然博士元事也 全云此本荆公詩

解曰國子先生嚴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海之言未既有笑於列者 杜少陵戲簡鄭廣文詩曰廣文到官舍繫馬堂階下醉則騎馬歸頭道官長罵

福建通志李丑父字良翁莆田人端平二年進士除大學博士遷諸王宮教

授丁大全當輔丑父件其意遂罷于祠

柳文王氏伯仲 唱和詩序云王氏子著論非班超不能讀父兄之

書而力微狂疾之功以為名先君子嘗為投筆詩

其末云蘭臺舊家學胡不紹箕裘開按王氏與弟應鳳同

嚴急每授題設高座命兄弟坐堂下應鳳少緩極怒呵之由是兄弟文

並致疾 全云王溫州為以不附史為之而罷即深寧父也理宗嘗御書汲

古傳忠及竹林二字賜之○元折案後漢書班彪傳彪才高而好述作遂

專心史籍子固以父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顯其業顯宗名除諸書

命史使終成而書班超傳超家貧為官備書常報業投筆嘆曰大丈夫無他

志不濟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

鄧志宏曰詩有四忌學白樂天者忌平易學李長吉

者忌奇僻學李太白者忌怪誕學舉子詩者忌說功名元圻案鄧志宏耕桐集二十五詩評或人問詩於鄧子鄧子曰詩有四忌云云平易之過如抄錄張目了無精采奇僻之過如作隱語專以同人怪誕之過有類乞句道人作飛仙無根語說功名之過如誦諫卦影詩不說青紫則必說旌麾此尤可羞也

男忠錫孫孝濟校字

困學紀聞注卷十八

困學紀聞注卷十九

餘姚翁元圻載青

評文

穀梁隱四年傳注云立君非以尚賢所以明有統建儲非以私親所以

定名分鄧潤甫草東宮制云建儲非以私親蓋明

萬世之統主器莫若長子茲本百王之謀案此神宗立哲宗為

蓋出於此全云鄧潤甫與會南豐皆肝江先生弟子其文亦有足觀以附麗荆公遂無稱道之者○元圻

晏元獻謝昇王記室表云衣存缺衽式贊於謙沖饌

去邪蒿不忘於規諫閣按去邪蒿北齊韓詩外傳周公

誠伯禽曰衣成則必缺衽宮成則必缺隅元圻案北齊書邢峙

困學紀聞注卷十九

傳崎瀨國子助教以經入授皇太子廚宰進太子食有菜曰邪蒿峙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所宜食顯祖聞而嘉之周公語亦見說苑敬慎篇

九章算術五雀六燕飛集于衡衡適平一雀一燕飛

而易處則雀重而燕輕藝文類聚九十二引之方心醇云五雀六燕適平者雀重燕輕也則雀燕易

處宜作燕重雀輕陸農師名仰放謝吏部尚書表六燕相

抑易處不在衡耶陸農師名仰放謝吏部尚書表六燕相

亭試銓平其輕重蓋用此集證按陸表云六燕相亭試銓平其輕重一為遠遠欲齊別其飛翔

對諸川張融門律見南史顧歡傳○元圻案錢氏養新錄十七按九章方程

篇云今有五雀六燕集稱之衡雀俱重燕俱輕一雀一燕交而易處衡適平

王氏所引不特文句有異以算求之亦不合今案厚齋書從藝文類聚九十

二引九章之誤文也陸農師謝二府啓云五雲長潤其知巖穴之虛六燕

道均成仰權衡之正又云尺蠖徐動敢言士路之屈伸後燕小飛安繫台衡

之輕重蓋屢用之陸農師陶山集十四卷原本久佚今四庫書從承樂大典錄出

序用之其別風淮雨之類乎集說按文選王融曲水詩序何食來王左言入侍注引周書東越侮食○元圻案說文出部金古沓切注屬屬有三皆生于海千歲化為食始古合切亦作金 文心雕龍鍊字篇尚書大傳有別風淮雨帝王世紀有列風淫雨別列淮淫字以潛移淫列義當而不奇淮別理乖而新異傳教制諫已用淮雨固知愛奇之心古今一也

駱賓王賦序云類同心異者龍蹲歸而宋樹伐質殊聲

合者魚形出而吳石鳴龍蹲謂孔子春秋演孔圖

孔子坐如蹲龍立如牽牛演孔圖語見太平御覽三百七十元圻案舊唐書載釋奠樂章

曰畢集龜開昭聖列龍蹲鳳峙神儀王勃夫子廟堂碑珠衡玉斗徵象繪於天經贊據龍蹲集賦雲於地紀盧照鄰南陽公集序龍蹲東魯陳禮樂而枚蒼生虎據西秦焚詩書而愚黔首初唐人蓋習用之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劉敬叔異苑晉武帝時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打之無聲帝問張華華曰取蜀中桐材刻魚形扣之後如其言聲聞十里

楊盈川敘郡守云代臨本州則元賓之父喜形於色

繼為本守則張翁之子迎者如雲桓州刺史建昌敘縣

因學紀聞注 卷十九

令曰仁之所懷幼童不能擊將雛之雉案余友王汾原曰禮記父沒而

飲焉鄭訓能為忍盈川蓋本於此 明之所斷老父不能爭食

粟之雞此雞不知見何文當放 對的語工元圻案北史畢眾敬傳眾敬小字

刺史父子相代為本州當世樂之時眾敬以老還鄉常呼元賓為使君每元賓臨政時乘板輿出至元賓所先遣左右敕不聽起觀其斷決析然喜見顏色 後漢書州郡夷傳太守巴郡張翕政化清平得夷人和天子曰張翕有遺愛乃拜其子滿為太守夷人歡喜奉迎道路曰即君後親類我府君華陽國志序志曰越嶲太守張翕字叔陽安漢人太守張翕子滿後漢書作滿未知孰是 今本東觀漢記十九魯恭字仲康扶風人拜中牟令時郡

國頗傷厥夫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據肥親往察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雞過止其旁旁有兒童親曰何不捕之兒曰維方將雞親默然有頃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治迹耳今豈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驛子有仁心此三異也因還府具以狀白安後漢書魯恭傳文同 南史循吏傳魯恭字季瑋北地靈州人也為山陰令有二野父爭雞季瑋各問何以食雞一人云粟一人云豆乃破雞得粟罪言互者縣內稱神明無敢為偷 讀書志楊盈川集二十卷晁氏曰唐楊炯也華陰人顯慶六年舉神童授校書郎終盈川令炯博學善屬文與王勃盧照鄰駱賓王以文辭齊名稱王楊盧駱四才子亦曰四傑炯自謂子雲在盧前恥居王後張說曰盈川文如懸河酌之不竭既王後信地虛前謙也今存十

卷 四庫全書著錄

蘇許公授齊濟紫微舍人 制石掖司言佇光於五字常表表五

字非工張南史詩唯有一作五字表魏志司馬景王

命一作中書令虞松作表再呈輒不可意中書侍郎鍾

會取視為定五字松悅服閣按本出郭頌世語 何云鍾會

語云松悅服以是景王王曰誰所定也松曰鍾會王曰如此可大用西掖用五字本於此元圻案求改職表云云鍾會五字之儀多王濛四年之任已明用其事沈佺期詩五字表不記八行書見文苑英華二百五十六 常袞謝除制詔表云惟看文藝侍於軒墀五字非工四年待罪見英華五百八十八 蘇頌字廷碩武功人開元中同平章事封許國公與燕國公張說以文章顯時號燕許讀書志載蘇許公集二十卷 欽定全唐文錄其文九卷

張文定全云樂全先 慶歷中草兩制薦舉勅云蓋舉類之

來舊矣三代之盛王其必由之如聞外之議云是

因學紀聞注 卷十九

且啓私謁告請之弊也子不以是待士大夫何士

大夫自待之淺耶又察舉守令勅云夫天下之大

官吏之衆獨不聞循良尤異者之達子聽外臺之

職豈非闕歟抑朝廷未有以導之也其視守令能

以仁政得民民心愛之如古循吏然者宜以名上

子得以褒慰之亦以使四方之民知子不專寵健

吏所貴仁者爾尤延之全云文謂二詔大哉言乎

簡而盡直而婉丁寧惻怛之意見於言外至今誦

之盎然如在春風中豈特公之文足以導上之德

意志慮亦當時善治足以起其文也何云二語有文景

於仁宗之世則為巧言耳○元圻案 四庫全書備明目錄十五別集類樂全集四十卷宋張方平撰宋文鑑所載方平諸制詞皆不在集中蓋方平

別行玉堂集二十卷今已佚矣一書錄解題別集類梁籍集五十卷禮部尚書錫山尤袤延之撰今僅存梁籍道稿一卷乃康熙中尤制所搜輯

文定又行范文正公參政制云大恩之下難為報大名之下難為處矧兼二者可無勉哉爾尚朝夕以

交修子允迪前人勤教邦其永孚于休訓辭溫雅

可以見太平之象元圻案史記越世家范蠡曰大名之下難以久居文定此制及前二勅詔宋文鑑俱未收

端平元年理宗十年甲午改元端平九月真文忠公除翰林學士洪舜

俞全云吞夔○案錢氏大所命詞曰迪惟仁祖有若臣修

朝京師於甲午之元拜內相於季秋之月歐陽公

之除在至和元年仁宗三十二年甲午改元九月歲皆甲午用事切

當如此元圻案張端義貴耳集曰李太異為廣西憲庚申年謝歷日表云歲次庚申乃藝祖開基之日朔臨戊子是我皇誕聖之辰當年正月一日戊子即茂陵元命用得親切旋召入舍人院書錄解題別集類平齋集三十二卷翰林學士於潛洪香齋彙撰今四庫全書著錄

困學紀聞注 卷十九

慶元初嗣秀王辭中書令賜贊拜不名鄭溥之草

制云天下之達尊三德兼爵齒以俱茂人臣之不

名五老與親賢而並隆公羊相四傳注禮君於臣不

名者有五諸父兄不名上大夫不名盛德之士不

名老臣不名說苑馬衡伊尹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

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

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成淳度宗初嗣榮王賜詔書

不名余草制用說苑事全云鄭文肅公混一字補之慶元黨人

四卷詞曰孔子稱達孝之繼志敬其所為伊尹言諸父之不明是謂大順鄭人陳朝輔註云榮王度宗生父理宗弟德祐元年議建藩屏以強王室慶元黨禁漸起趙汝愚罷右相制略曰頃我家之多難賴賴賴賴之精忠持危定傾安社稷以為悅任公過節利國家無不為既慶元黨之動尚期啓沃之助力陳忱惻惻所進頌言以無貶辭免兼學士院未幾罷去

開禧寧宗十一年乙丑改元開禧追貶秦檜周南仲全云周南代草制云兵於

五材誰能去之左傳襄二十七年宋子罕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首弛邊

疆之禁臣無二心天之制也莊十四年忍忘君父之

讐又云一日縱敵遂貽數世之憂傳三十三年晉先軫曰

百年為墟誰任諸人之責原注金人南遷錄載孫大鼎疏言遺

復幾於失刑開按南遷錄載孫大鼎疏言遺之辭然載遺秦檜事却可信余取以補續通鑑傳是樓云何云檜精

當又云諸人之責句法未穩宋人使事多如此易以陳沈借對數世自得也

全云開禧之勅雖草而未行會侂胄已誅非牽復也宋史亦誤策證南

遷錄天會八年諸臣慮宋君臣復讐思有以止之魯王曰惟遣彼臣先歸使

其臣順我伴不從而勉以聽或可以定忠烈王曰惟張孝純可忠獻王曰只

有一秦檜可用我喜其人置之軍中試之以事外雖拒而中常委曲順從而

拾始終言南自南北自北因說許某著手時只依這規模分別今若縱之歸

國彼喜檜說事必是得志○元圻案書錄解題偽史類金人南遷錄一卷

稱偽著作師張師顏撰頃初見此書疑非北人語其間有曉然傳會者或曰

華岳所為也近扣之汴人張總管翼則云歲月皆抵牾不合益證其妄吳

子夏荆溪林下偶談曰開禧用兵韓侂胄欲以葉適直學士時草詔通謝不

困學紀聞注 卷十九

能既而命草詔云云溥見通舉似誤為虛偽成墟他日周南至道告

以溥文字近類長進然成墟字可疑南遷錄曰日本為墟字何改也道方知南

實代作周南字南仲吳郡人官秘書省正字以葉適薦入詞館善周氏山

房集此詞見集載秦檜降爵易諡勅中衛經字清叔華亭人徙崑山南仲

家也淳熙十一年進士第一官參知政事封秦國公諡文節善後樂集四

庫全書皆著錄何氏欲改諸人為陸沈按原詞上聯云神州自此陸沈陸

國因之坐大陸沈字已見

韓文公王仲舒銘云敷文帝階擢列侍從野處謝敷

文閣直學士表云宣布中和方歌盛德之事擢列

侍從遽復敷文之階雖借用而切當何云敷文句用帝乃

兩陪恐不可借○元圻案漢書王褒傳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轉而上聞宣

帝曰此盛德事吾何足以當之野處洪遠漢陳振孫云未見其全集今僅

存野處類稿二卷

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

緒絕而復續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此王敦

晉人之稱衛玠蓋所尚者清談也正始魏齊王

芳年號胡武平啓以正始之遺音對奪朱之亂雅

誤王季海行東坡贈太師制云博觀載籍之傳幾

海涵而地負遠追正始之作殆玉振而金聲恐亦

襲武平之誤也若正始之清談非所以稱坡公何

武平啓自用關雎正始之道若王准則真誤矣○元

人所謂不意末嘉之未復開正始之音未嘉正始乃

爲年名也胡宿字武平常州晉陵人官樞密副使謚

恭集五十卷補遺一卷

胡文定以親辭成都學事云矧當喜懼之年深計短

長之日案短長字用晉李密陳情表中語曾文清全云茶山先生求歸侍云朝

困學紀聞注卷十九

則倚門暮則倚闕常恐失望父曰嗟子母曰嗟季

曷敢弭忘元所案書錄解題別集類下胡文定武彙集十五卷崇安胡安國康侯撰其辭曰少習其文不稱語妙晚指華蓋鏡取理明既覺昨非更無餘習故其文集止此四庫書不著錄曾吉甫芥山集八卷原本已佚四庫全書從宋樂大典錄出皆其詩也文集未見

上官儀册周王文識表魏舟之象詞掩漢臺之駕上

句用曹蒼舒事下句用柏梁臺詩梁王曰驂駕駟

馬從梁來或以駕爲卦引沛獻王占雨事非也魏志甄袁王冲傳冲字蒼舒時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羣下咸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則校可知矣太初大悅即施行焉○元所案藝文類聚二東觀漢記曰沛獻王輔善京氏易永平五年京師少雨上御雲臺自卦以周易林占之其辭曰蟄封大居大雨將至以上以問輔輔曰遷良下坎上艮爲山坎爲水山出雲爲雨蟄封大居知雨將至故以蟄爲與居唐詩上官儀傳儀字游諸太宗每爲文遺儀視草工詩時人效之謂之上官體文苑英華四百四十四載上官儀册周王爲并州都督文作識表魏舟之象詞掩漢臺之駕

洪景盧周茂振入館謝啓雖不若董彥遠之博如桃

萊難悟問按馮衍傳注云萊字以藁文又連桃後學者輒改萊本同向云案虞翻傳注謂秦鄭康成解尚書遺失云古大傳耶字讀當爲

字以從聲故也與日幼婦外孫之義女郎世子之名問按南史賈希鏡傳古家有銘云志州世子東海女郎亦儷語之工者何云問問希鏡對曰此是晉司馬越女嫁荷輪也

亦儷語之工者何云問問希鏡對曰此是晉司馬越女嫁荷輪也

亦儷語之工者何云問問希鏡對曰此是晉司馬越女嫁荷輪也

亦儷語之工者何云問問希鏡對曰此是晉司馬越女嫁荷輪也

亦儷語之工者何云問問希鏡對曰此是晉司馬越女嫁荷輪也

亦儷語之工者何云問問希鏡對曰此是晉司馬越女嫁荷輪也

亦儷語之工者何云問問希鏡對曰此是晉司馬越女嫁荷輪也

亦儷語之工者何云問問希鏡對曰此是晉司馬越女嫁荷輪也

亦儷語之工者何云問問希鏡對曰此是晉司馬越女嫁荷輪也

亦儷語之工者何云問問希鏡對曰此是晉司馬越女嫁荷輪也

亦儷語之工者何云問問希鏡對曰此是晉司馬越女嫁荷輪也

亦儷語之工者何云問問希鏡對曰此是晉司馬越女嫁荷輪也

亦儷語之工者何云問問希鏡對曰此是晉司馬越女嫁荷輪也

亦儷語之工者何云問問希鏡對曰此是晉司馬越女嫁荷輪也

亦儷語之工者何云問問希鏡對曰此是晉司馬越女嫁荷輪也

亦儷語之工者何云問問希鏡對曰此是晉司馬越女嫁荷輪也

亦儷語之工者何云問問希鏡對曰此是晉司馬越女嫁荷輪也

亦儷語之工者何云問問希鏡對曰此是晉司馬越女嫁荷輪也

亦儷語之工者何云問問希鏡對曰此是晉司馬越女嫁荷輪也

亦儷語之工者何云問問希鏡對曰此是晉司馬越女嫁荷輪也

亦儷語之工者何云問問希鏡對曰此是晉司馬越女嫁荷輪也

亦儷語之工者何云問問希鏡對曰此是晉司馬越女嫁荷輪也

亦儷語之工者何云問問希鏡對曰此是晉司馬越女嫁荷輪也

亦儷語之工者何云問問希鏡對曰此是晉司馬越女嫁荷輪也

亦儷語之工者何云問問希鏡對曰此是晉司馬越女嫁荷輪也

亦儷語之工者何云問問希鏡對曰此是晉司馬越女嫁荷輪也

亦儷語之工者何云問問希鏡對曰此是晉司馬越女嫁荷輪也

亦儷語之工者何云問問希鏡對曰此是晉司馬越女嫁荷輪也

困學紀聞注卷十九

野處草梁叔子案制云鼎學士之大稱蓋用劉禹錫天平軍壁記以牙璋玉節鼎右僕射官稱之語又草葉駟左相制云學聖人之道高天下以聲或云葉語聲高故以戲之然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史記謂殷紂也不當用之王言元所案劉禹錫天平軍節治本乃以牙璋玉節鼎右僕射官稱賜東都留守令孤公曰子擇文武惟汝兼前年鎮汴州有顯庸往年編憲宗有素貴徒得君重剛我四支史記殷本紀帝紂資辨疾聞見甚敏智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爲皆出己下書錄解題別集類上劉賓客集三十卷外集十卷唐徐校禮部尚書兼太子賓客中山劉禹錫夢得撰四庫全書著錄

徐淵子上梁文云林木翳然便有濠濮間想清風颯

此字人對牙... 古法用之... 亦有不用...

至自謂義皇上人何云自初察賀唐秘啓云得知千載

上賴古書作吏一行便廢此事何云下句妙在倒用皆全

句元折案世說語門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勝

然林木便自有濼濼間想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晉書隱逸陶潛傳

潛自言夏月虛閣高臥北窗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淵明詩云得知

千載事上賴古人書文選橋東與山巨源絕交書曰又問道士遺言似木

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遊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

王安中字履道中山曲陽人登進士第歷官大名尹兼北京留守司公事著

初稔集今存十卷四庫全書著錄徐淵子已見評詩

李宗衡春秋十賦屬對之工如越椒熊虎之狀弗殺

必滅若敖宣四伯石豺狼之聲非是莫喪羊舌昭二十

王子爭囚而州犁上下襄二十伯與合要而范宣左

右襄十年何魯昭之馬將爲積昭二十衛懿之鶴有乘

軒昭二十何云此聯去將右二字爲佳于奚辭邑而衛人假之器成二晉侯

困學紀聞注 卷十九

請隧而襄王與之田僖二十星已一終魯君之歲襄九

亥有二首絳老之年襄三作楚宮見襄公之欲楚襄三

效夷言知衛侯之死夷哀十雞憚犧而斷其尾昭二

象有齒而焚其身襄二十四何云二句工矣而不類虞不臘矣僖五吳

其沼乎哀二好魯以弓請謹守寶昭七賜鄭以金盟無

鑄兵僖十蛇出泉臺聲姜薨文十鳥鳴毫社伯姬卒襄

三年開按歐陽公年譜年十七舉隨州試左氏失之評論中云石言于晉

神降于莘外蛇圍而內蛇傷新鬼大而故鬼小雖不中人倫傳誦之但証原

本定作巫出范甯穀梁傳序巫者謂多伎鬼神之事也○元折案葉石林避

暑錄話下謂歐陽公爲舉子時客隨州秋試左氏失之証論云云上文以爲

一場警策遂擢爲冠與年譜異

晏元獻進兩制牡丹歌詩表云永平後漢明神爵之頌孝

明稱美者五人正元重九之篇德宗考第於三等

全云見宋文按論衡云永平中神雀羣集詔上神雀

頌百官上頌文比瓦石唯班固賈逵傅毅楊終侯

諷何云侯五頌金玉孝明覽焉正元事見劉太真傳

間按見劉太真傳謂新唐書若舊唐書則見德宗紀貞元四年九月癸丑賜

百寮宴於曲江亭仍作重陽賜宴詩六韻賜之羣臣舉和上品其優劣以劉

太真李紆爲上等鮑防于召爲次等張濛殷亮等二十人又次之唯李晟馬

燧李泌三宰相之詩不加復勞○元折案新唐書劉太真傳文同于召作郎

車全書著錄

寧閣按寧當皇服藥赦文陳閣按陳正父所草也雖不明

不敏有辜四海望治之心然無怠無荒未始一毫

從已之欲天下誦之謂寫出寧皇心事全云閣改亦未

折案羅大經鶴林玉露十三載此亦謂陳正甫之辭葉紹翁四朝聞

見錄乙集陳正甫諱貴誠以詞學中盛如粹庶齋老學叢談下謂程學

士桐寧宗遺詔云雖不明不敏有愆四海望治之心然無怠無荒未嘗一日

縱已之欲人以爲盡就一字宗云云故謝山云閣改未可據

困學紀聞注 卷十九

盧思道在齊爲賀甘露云神漿可挹流味九戶之前天

酒自零凝照三階之下全文見初常袞中書賀雪云重

陰益固應水澤腹堅之時積潤潛通迎土膏脈起

之候全文見文苑英皆儷語之工者元折案文選張衡西京賦

戴禮曰明堂古有之凡九室鄭注曰天子路殿制如明堂然則既有九室室

有一戶也虞翻鼎錄章帝甘露元年於華山仙掌鑄一鼎擬承甘露刻其

文曰萬國伏胎長久壽神鼎承天酒東方朔神異經曰西北海外有人長

二千里日飲天酒五斗張華注天酒甘露也管子立三階之上南面而受

要注君之路庭前有三階張衡東京賦農祥晨正土膏脈起注國語號文

公曰太史順時觀土農祥晨正土乃脈發太史皆稷曰土膏其動章胎曰脈

理也膏土潤也盧思道字子行范陽人隋書有傳

俗語皆有所本如利市出易說卦爲近利市三階方樸山云

左傳昭十六年難爲人出表記君子以義度擔負出詩

玄鳥箋百祥是荷箋折閱出荀子俯身爲良賈不生活出



孟子家數出墨子尚同篇天下為一家數也甚多服事出周禮大司徒

十有二日服事伏事出陸士衡詩為吳王郎中時從陳案作分付出

漢游俠漢游俠原涉傳分付交代出蓋寬饒傳及歲盡交代又白虎

萬物之始交代之處區處出黃霸傳郭部書言霸具為區處又張敞傳故以

之所也多謝出趙廣漢傳至府為我多謝丁寧出詩采薇箋丁

歸期定其心也方樓山云丁字義本借用左傳著于丁什物出

後漢宣秉傳即賜布帛帳帷什物注軍法五人為伍二五自由出

五行志初不恤錄曉示出童恢傳吏人有違犯禁法輒隨

令曉示主者出劉陶傳事付主者又主者且夕迫促關按亦見劉

家○樂巴傳主者欲有所侵毀意智出鮮卑傳秦世諫伐鮮卑

史記陳丞相世家各有主者意智益生才力告示出荀子原注仁者好

健卑末出樂巴傳雖幹更卑末皆告示人○樂

國學紀聞注 卷十九

辱篇○關按布施出周語原注布施優裕○淮南子比較出齊

今仁作人語合羣比較行頭出吳語百行行頭當日出晉語史記曰

繞而施不聞地主出左傳越語關按左傳止有東道主繼序按

臣放類當日鄉地主相於出晉后妃傳左貴嬪離思賦况骨肉之相於今未編

正之與足下岸橫廣坐舉料理出王徽之傳卿在府日久長進出和

杯相於以為他矯傳太子近入朝差長進卿可俱詣之三消息出魏少帝紀齊

芳嘉平六年母印檢上言昔諸葛恪國合肥新城城中遣士劉整出國功

傳消息為賦所得○方心醉云易豐卦象傳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

夫出王肅傳關按王肅傳無亦出少帝紀○案魏志王肅傳治功夫

紀齊王芳正始七年諱曰吾乃當以十九日親普請出呂蒙傳孤

祠而昨出已見治道得雨當復更治徒棄功夫普請出呂蒙傳孤

請諸將各手下出太史慈傳注江表傳策謂慈曰先君手下兵數

宜將多少牢固出陸抗傳吾家乘江陵而赴西陵况江陵守固

自由意鄭重手熊氏易林金梁絳柱十年牢固鄭重

山王莽傳非皇天所以鄭重降符命之意分外出魏程曉上疏程曉傳上不

下不務分小却出宋紀問按出武帝紀○武紀下問介出融長

外之實笛賦原注開介無斐羅出南史顧歡傳關按日知錄斐羅蓋聰

明才敏之意○斐羅一作樓羅本分出荀子原注見端不如見

措大出五代東漢世家老措大毋安沮吾軍○關按已見通鑑

字集證齊山子詩簡是何措大時來省南院○通鑑唐紀文宗大和九年

考異曰皮光業見開錄曰崔慎山直有中使引至一小殿見文宗坐於殿

上二廣徑登階而致文宗過惡上唯俛首又曰不為此樹木杖措大不合更

在此坐矣街談以好劫為劫木杖仍戒慎由曰事泄即是此措大也慎由歸

遂金廢假開出王峻傳侯假開當本色出唐劉仁恭傳

其事旋節吾自可為要假長安本色耳晉書天文志凡五星古老出書

不失其本色而應四時者吉又唐柳仲卿傳晉有本色官無逸注

表曰宣太平之風化應古老之詔商量出易商兌

注商量不宣備出楊德祖答臨淄侯原注不能宣

困學紀聞注 卷十九

婦出魏杜畿傳注臣前所錄皆亡者私名出列子黃帝篇晉

名學國服之家公出莊子原注主人公也○高言為家公執鹿

家訓風操昔侯霸之子孫稱其祖父曰家公陳思致意出晉簡文

王稱其父曰家公父母曰家公潘尼稱其祖父曰家公紀

關按亦出孫綽傳○簡文紀帝謂綽曰致意為公孫綽傳桓溫

語出後漢清河王慶傳合慶傳語收拾出光武紀吏

死亡或在墳垣毀屋之下尋思出循劉矩傳目為忿志可忍懸官

而家羸弱不能收拾者不審出韓詩外傳關按不審為晏子語○外傳八晏子仰而問

感之不審始無不善二字世情出纏子原注不識世情○文選陸機

得事君子爾來出孔明出師表爾來二十揭來出思元

賦關按李善注引劉向七言曰竭來歸耕永自疎○文選張衡思元賦迴

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伐殷也和買出左

傳正義 昭十六年正義買阿誰出蜀龐統傳 阿誰為失罷

休出史記孫武傳 將軍罷休就舍 慚愧出齊語 小國附協

安排出莊子 大宗師安排而化 比數出周禮大司馬注

簡稽鄉民注 見在出 寡人注 亡者謂之注 猶除也 弓弩矢旅

先見列子仲尼篇又後漢楊 孩兒出書康誥注 愛養人如安

境出曲禮正義 七十曰老 而傳者六十至老境而 牽帥出左

傳 襄十年牽帥老 夫以至於此 先輩出詩采薇箋 今微生矣 先

杜箋 征夫如今已 居士出玉藻 居士錦帶注居 可人出雜記

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為公臣曰其所與遊辟也可人也注言此

人出漢京房傳 道人始去寒 滿水為火 漢地理志代郡 寄居

出息夫躬傳 歸國未有第 某甲出周禮 職內注 若

困學紀聞注 卷十九

某月某日某甲語出某物若干給某 道士出新序 原注介子推云

官某事 秘康家誠曰某甲者知我事 道士出新序 原注介子推云

介子推曰 謂而得位 道士不居也 爭而得財 廉士不受

也 王莽傳 王涉素養道士 西門君惠而道士 義似異 主人公出史

記范睢傳 關按范睢傳作翁 小房子出漢霍光傳 使樂成

得幸 不中用出史記外戚世家王尊傳 關按秦始皇本紀吾

者 外戚世家武帝擇宮人不中用者斥出 前收天下書不中用

歸之王尊傳 其不中用 趣自避 退毋久妨賢 我輩人出晉石苞

傳 苞見吏部郎中許允求為小吏 允 對岸出樂志 關按出願表

對岸二字用於敵國奇 吳志周勃傳 勃誘曹休曰 今 十八九出漢

使君若從 皖道進住 江上 筋當從南對岸 歷口為慮 十八九出漢

丙吉傳 原注至今 浩大出後漢馬廖傳 方棧山云前漢匡衡

之福 莫尚於此 兩兩相視出周嘉傳 關按毛板腕一兩字 獨行周嘉傳 羣賊入汝

陽城 嘉從太守何敞討賊 白刃交 集嘉乃 掃賊 身 年 紀 出 光 武 紀

并之 請以死 贖 擊賊 於是 兩兩相視 曰 此 義士 也 年 紀 出 光 武 紀

建武十五年 詔下 州郡 檢 覈 田 頃 畝 及 戶 口 年 紀 出 光 武 紀

長統傳 百家雜碎 細碎事手下出吳呂範傳 關按兩手下

表傳 孫策語 何云 手下前已出 太史慈一條 呂範傳注 江表傳 策曰

子衡 卿既上大夫 加手下 已有 大眾 豈宜 復屈 小職 知軍中 細碎事乎

合少成多 出中庸注 關按中庸注 無 方心 醇云 今夫 天斯 昭昭

大 今本注 疏脫 去 五字 耳 案 衛 禮記 集說 一百 若干 出 禮 記 曲

禮 投壺 二字 關按 禮記 出於 漢 儒 按 漢 賈誼 傳 陳 政 事 疏 已 有 若 干

某賢于某 若干 德 又 儀禮 數 州 算 數 曰 若 干 純 如 干 出 陳 何 之

元傳 見之 元所作 梁 典 自 膠 加 出 九 辨 原注 膠音 豪 加 印 加 反 〇

矣 亦 多 端 牢 愁 出 揚 雄 傳 原注 畔 牢 愁 集韻 音 曹 〇 漢 書 揚 雄

而 膠 加 牢 愁 出 揚 雄 傳 原注 畔 牢 愁 集韻 音 曹 〇 漢 書 揚 雄

也 與 君 相 離 離 而 無 聊 也 墨 尿 出 列 子 原注 音 眉 癢 〇 力 命 篇 墨 尿

於 世 般 敬 順 釋 文 音 眉 癢 方 言 墨 尿 江 淮 之 間 謂 之 無 賴 廣 雅 云 墨 音 目 屎

作 數 自 此 二 十 八 智 巧 才 行 兩 兩 相 背 而 能 相 與 和 同 終 年 者 各 任 其 真 性

故 冗 長 出 陸 士 衡 文 賦 故 無 取 手 冗 長 無 狀 出 史 記 夏 本 紀

困學紀聞注 卷十九

無之治 壁畫出淮南子 要略篇 壁畫 前定出中庸細作出

左傳釋文 宣八年 陸氏 釋文 譏 反 謂 也 今 謂 之 細 作 兩 敘 致 出

世說 譏 鑿 門 王 夷甫 敘 留 連 出 後 漢 劉 陶 傳 留 連 至 今 問

息耗出寶后紀 數 呼 相 工 問 息 耗 見 已 分 出 魏 文 帝 書 魏

王 黎 傳 注 太 子 與 寶 書 謂 物 色 出 淮 南 子 關 按 何 不 云 出 月 令 〇

百 年 已 分 可 長 共 相 保 察 物 色 課 比 類 月 令 仲 秋 之 月 察 物 色 必 比 類

日 河 上 祖 師 出 漢 外 戚 丁 姬 傳 易 祖 師 丁 將 軍 之 元 孫 注

熟出莊子 天道篇 生熟不盡 有瓜葛出後漢禮儀志 一

注 關 按 出 禮 儀 志 注 引 蔡 邕 獨 發 遣 出 陳 寔 傳 寔 縣 人 戶 歸 附

解 發 遣 明 帝 紀 發 遣 出 陳 寔 傳 寔 縣 人 戶 歸 附 寔 縣 人 戶 歸 附

寔 縣 人 戶 歸 附 寔 縣 人 戶 歸 附 寔 縣 人 戶 歸 附 寔 縣 人 戶 歸 附

寔 縣 人 戶 歸 附 寔 縣 人 戶 歸 附 寔 縣 人 戶 歸 附 寔 縣 人 戶 歸 附

寔 縣 人 戶 歸 附 寔 縣 人 戶 歸 附 寔 縣 人 戶 歸 附 寔 縣 人 戶 歸 附

未始出其宗是謂大道 高誘注純罔無情也 誇張出列子 天瑞篇誇 悼老出 王洞篇 賦 嘯寂靜也 嘯嘯與悼老音同 近局出陶淵明詩 歸田園 我新熟酒隻雞招近局 劉熙釋 提撕出詩 抑箋 魏提撕 本貫 名一釋言語篇曲局也相近局也 晉書江統傳徒戎論曰 十

出晉江統論 閩按止有本種無本貫 晉書江統傳徒戎論曰 十 字街出北史李庶傳 帝坊十字街 庶之子也 見錢出 漢書王嘉傳 賞賜節約外戚貨千萬者少故少府見錢多也

梁簡文為子心辭封公 表云日蝕之餘無黃童之對 荷戟入榛異子烏之辨 何云二 又為長子大器 云熙祖流 聰慧之稱方建臨淮之國元仲表岐嶷之質乃啓 平原之封 原注荷戟入榛揚雄重鳥事熙 祖晉太子適字元仲魏明帝字 元豐末皇弟似封

晉寧郡王制全用熙祖元仲一聯然熙祖非美事 困學紀聞注 卷十九 十四

也 何云在元帝用之則可元仲事在今日藩臣亦當避古人不拘 元折 案後漢書黃琬傳祖父瓊初為魏郡太守建和元年正月日食京師不 見而瓊以狀問太后問所食多少瓊思其對而未知所况瓊年七歲在傍曰 何不食日食之餘如月之初 晉書慈懷太子傳適字熙祖惠帝長子幼而 聰慧武帝愛之時望氣者言廣陵有天子氣故封為廣陵王惠帝即位立為 皇太子九年廢買后矯詔使黃門孫慮害之 魏志明帝紀諱敏字元仲文 帝太子也黃初三年為平原王注魏書曰帝生數歲而有岐嶷之姿 東都事略楚王似神宗之第十三子元豐間封和國公哲宗即位封晉寧郡 王

王元之 禹稱到黃 表風摧霜敗芝蘭之性終香日遠天 高葵藿之心未死劉元城 安世元符末自貶所 起帥郡當過謝 表云志存 許國如萬折而必東忠以事君雖三已而無愠 公 是進不 斯言可以立懦志 閩按趙元鎮移 許陽軍表云自首何歸 得入見 移尤以此言攻不食辛可悲也 元折案說苑雜言孔子曰夫水不清以入 鮮潔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樂似度其難折必東似意 曹植 表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為之回光然向之者誠也 宋費宏梁溪漫志謂 元城此語與陳了翁表進尊堯集序云思云老矣益望 許陽之心精簡妙然

未捨填液之願皆氣節凛然如嚴霜烈日 劉政為其父 擊辨冤咎云晚夜 肆驕魂竟招於異域平生精爽夢猶託於故人語亦悲壯 書錄解題別集 類小畜集三十卷外集二十卷知制誥濟陽王禹偁元之撰自序曰平生所 為文類而聚之得三十卷將各共集以易自筮遇乾之小畜象曰君子以懿 文德未能行其施但可懿文而已

驢非驢馬非馬 原注漢 西坡傳 烏不鳥鵲不鵲 原注戰國策 何云見 也可以為對 閩按後魏 宣武孝明民 傳景仁 伯 云烹羊烹 羔唯帶牛佩犢可對 何本載開云上句實下句虛似非一類 元 馬若茲茲王所謂驢也 戰國策史疾為韓使楚有驢止於屋上者曰請問 楚人謂之何王曰謂之鵲謂之鳥可乎曰不可曰今王之國有柱國令尹司 馬典合其令官置吏必曰廉潔勝任今盜賊公行而弗能禁也此鳥不為鳥 鵲不為鵲也 漢書翼連傳為海太守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買劍買牛賣 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 王汾原曰國語委不委 稷不稷爾雅組似 組綸似綸亦可對 傅伯壽晉江人陸興元年進士紹熙中官浙西提刑

嘉定受寶璽南塘賀表云函封遠致不知何國之白 環球刻孔章咸曰寧王之大寶 原注宋室入翰苑者三人 彭 中汝談汝騰 元折案竹書 困學紀聞注 卷十九 十五

紀年帝奔九年西王母來朝獻白環玉玦 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約備備 之珍羽受王母之白環注引帝王記曰堯時應侯氏來貢沒羽西王母慕舜 之德來獻白環杜詩洗兵馬云不知何國致白環復道諸山得銀鏡

王岐公 全云珪 答韓魏公詔豈朕鬱于大道未昭治亂 之原將卿保其成功自潔進退之分崔大雅 詩 答 周益公詔豈朕不德未達好賢之誠將卿既明白 全引退之節蓋做其意 何云既明句六朝有之四六當行語也 且文義無傷 集證按張九齡處分十 道朝集使啟云豈朕之不德感致所然為庶尹所能已極於此唐八筆運已 如是 元折案與文忠常孝友乞祠不允詔云而形何嫌何疑亟求於引去 豈朕不明不敏弗足以有為又制用其法 四庫全書簡明日錄別集類業 陽集六十卷附錄十卷宋王珪撰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錄出其文多 闕之體其詩善言富貴當時謂之至寶丹

鄭安晚再相 閩按安晚清之號再 應之道 全云應多政 草制云彥 博重入中書特令納節王會再登揆席俛就集賢

元所案李憲續通鑑長編三百七十六卷宗元祐元年四月司馬光曰臣蒙  
恩擢為首相自知智力淺薄慮事未多故乞陛下用文彥博以太師兼侍中  
行左僕射而臣任之今范純仁朱光庭以為彥博元老師臣不可煩以吏事  
此在陛下裁度若以正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令五日或六日一朝因至門  
下中書都堂與諸執政商量重事令執政就宅容謀其餘常程文書只委僕  
射以下簽書發遣如此亦足以尊大臣優老臣矣下章軍國重事句下註云  
彥博今以節度使守太師猶是使相若解節去守則為正太師位冠百僚在  
宰相上元祐元年五月詔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文彥博已降旨令獨班起居  
自今赴經筵都堂凡同三省樞密院奏事並序位在宰相之上 宋敏求春  
明退朝錄中書節使除僕射尚書侍郎謂之納言 長編一百十六仁宗景  
祐二年二月樞密使使尚書同平章事王曾為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  
事集賢殿大學士 春明退朝錄上本朝樞密二相昭文修文尚書相領焉集賢  
次相領焉

黃伯庸 名瞻若 豐城人 為賀雪表云招徠眾俊無畫卧洛陽之

人獎勵三軍有夜入蔡州之志語工而健 原注上天

困學紀聞注 卷十九 十六  
淮西碑曰十月壬申忽用所得賊將自文城洞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  
半到蔡破其門取元齊以獻 鶴林玉露六謂黃伯庸代宰相賀雪表云  
詞意壯切真宰相事李公甫表云漢使街未得句奴之要領楚軍來獲  
推當堅所父之爪牙語雖巧願率施 周益公送黃伯庸詩若序曰豐城黃  
君伯庸為廬陵宰示予古律詩二百篇用意高遠屬辭清新殊為物象莫能  
道形繼出雜文一編議論正大古賦恢闊碑誌詳雅四六溫淳是可爭文士  
之術矣

耿直之守京口復陳少陽 東之後曰如可贖兮百身  
猶將宥之十世 元所案厚齋擬舉舉吏詔云朕灼知有後延保受民  
又克正罔敢弗正既昭德以塞違遠良以率不良與勵精以更改始又人之有  
猷有守具以實言子其懋實德官亦克用勸亦用全何耿直之名乘  
億載萬年為父為母 韓退之元 和聖德詩 四海九州悉主悉臣 退  
平淮 西澤 迂齋 助 聖 助

李顯忠復節鉞汪聖錫 全云玉山先 草制云念秦伯用孟  
明之意與馮唐面文帝之言又云與人之周庶幾

得頗牧而能用其武之服爾其繼英衛之善兵 元  
案立傳文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  
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意也 史記馮唐傳陛下法  
大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功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  
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下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文帝說是日令馮唐持節  
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 唐太宗封李勣英公李靖衛國公 汪藻草張  
俊除兩鎮節度使制執干戈而衛社稷居存塞塞之忠安邊境而立功名躬  
履堂堂之陣又韓世忠除兩鎮節度使制豈惟塞塞之忠安邊境而立功名躬  
善又迎敵鼓行靡待前矛之偵擒四蹄報遂成獨柳之誅又見無禮於君爾  
既殫於忠盡歸飲至於廟我何愛於德褒朱子稱玉山制語溫雅典實得王  
言體為近世第一泮溪蓋道夫先路也 四庫全書總目文定集二十四卷  
宋汪應辰撰應辰字聖錫信州玉山人初名洋紹興五年登進士第一高宗  
為改此名官至敷文閣學士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宋史藝文志載其集五  
十卷

倪正父 思 草壽皇尊號詔云率百官若帝之初 何云此

休周益公辭免表云遜于爰斯伯與敢忘稽首有  
困學紀聞注 卷十九 十七

若號叔閣天尚助迪威正父答詔云爰斯伯與固  
可遜未聞虞帝之必從號叔閣天雖日賢蓋視周  
公而不及 何云不知但作錯認同質  
真文忠為原貨盜賊詔 案案紹翁四朝聞見錄謂  
之兵諒非爾志烈崑岡之火亦豈予心又云自有  
宇宙至于今日未聞盜賊得以全軀 陶侃說王貢曰天  
其言足以感動人心 元所案漢書循吏龔遂傳海濱遐遠不遠聖  
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也耳 岳珂程史載此二聯云上稱其得體

王卿月為澹庵制云吾寧身蹈東海 何云此句即是封  
仲連不肯帝秦至今名重泰山微相如何以強趙  
案案胡銓疏曰欲屈萬乘之尊下寄廣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  
仲連所以義不帝秦也又云願斬秦檜王倫薛近三人頭字之漢街將留金

使責以無禮徐與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寧能處小朝廷乎○元折案史記魯仲連傳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彼即肆然而帝過而爲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又廉頗蔣相如傳太史公曰方蘭相如引璧晚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大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樓文輝太府卿王公墓誌曰公諱卿月字清叔台州人乾道五年進士擢用爲文字官嘗草胡公送詞云云人多稱之

盧肇海潮賦後序馬褐牛衣 原注古未有對者 何云馬褐出左文粹五年公使齊改京師之郭主人疾衝或謂馬褐以救之注馬褐馬衣 傳定八年公使齊改京師之郭主人疾衝或謂馬褐以救之注馬褐馬衣

崔大雅草史直翁制云皇祐之詔一老設几以須熙寧之遇四臣齋書而訪尚有斯禮勿遐爾心 原注二任布四臣齋書而訪尚有斯禮勿遐爾心 老杜衍 几杖待之稱疾固辭任布傳並同而仁宗本紀不載○元折案長編二百六

困學紀聞注 卷十九

呂成公代其父倉部自黃州易守池州 謝華 啓云爰考

唐朝有杜牧把麾之舊其臨秋浦亦齊安解組之餘 元折案 雖後先遷徙之偶 顧今昔風流之非匹 此終全

端平初濟王夫人吳氏復舊封其父與蔣右史良貴

有連良貴託先君代爲謝丞相啓其末聯云孤忠

未泯敢忘漆室之憂葵厚德難酬願效老人之結

草良貴稱賞 元折案列女傳魯漆室女倚柱而嘯曰吾憂君老而太子少也隣婦曰此魯大夫之妻女曰吾昔嘗吾家

困學紀聞注 卷十九  
十二神宗熙寧八年四月庚申使臣蕭禮之再來上賜韓琦高弼文彦博會  
公亮手詔詢以待遇之禮備備之方

馬子園馬伏跋吾國交使吾終歲不厭其味魯國有難獨安所遺乎 蒲良  
貴名垂珍無錫人嘉定十六年進士第一理宗朝歷官集英殿修撰刑部侍郎  
諱忠文

眞文忠除參政辭以疾趙南塘草詔曰漢御史大夫  
吉當封病上憂之夏侯勝謂必瘠果然後遂至相

朕之賢卿甚於宣帝之德吉也卿其親醫藥自厚

且先卽舍拜命少間可就市朕遣黃門召見卿矣

此詔有西漢風 元折案漢書內吉傳宣帝詔曰朕微眇時御史大夫  
吉爲博陽侯臨當封吉疾病上憂吉疾不起太子太傅夏侯勝曰臣聞有陰  
德者必發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非其死疾也後果病瘠後五年代魏  
相爲丞相 說苑復恩篇而吉有陰德於孝宣皇帝微時幸而位東莫知  
吉亦不言帝問將封之吉病甚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之有  
陰德者必發其樂以及子孫今此未獲報其樂而病甚非其死也後果  
病瘠乞退位詔曰蓋德賢者帝王之常務也以親則君有輔弼之勳焉  
以賢則君有醇固之茂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今君疾雖未瘳神明聽之

困學紀聞注 卷十九

鄭威愍公 新除謝上章云關陝六七任不掛權臣

之橫恩崇觀 二十秋靡沾故相之餘潤公

傳至樂 名自得已 上周益公啓云東門之柳自凋元都

之桃何在彼刀頭之舐蜜得未鑄鍊况井眉之居

瓶况如夢寐蓋指張說也 元折案全唐詩話蘇東坡傳云賦詩  
新於明皇上曰賦柳爲詞則賦李爲說朕可乎 宋王得臣廣史到西園  
遊元都觀舊無桃花貞元至京師則有道上植桃滿觀如紅霞賦時曰紫  
陌紅塵拂面而來無人不道看花回元都觀舊無桃花貞元至京師則有  
初重遊元都觀已滋然無一枝再遊詩曰百歲庭中半是花 漢書游俠  
開離樓道士歸何處前度到今又來 四十二卷經佛言財色於人人之  
不捨譬如刀刃有蜜不足一食之美小兒甜之則有割舌之苦

陳遵傳揚雅作酒其文為酒各雅法度士譽之於物曰子猶雅矣觀瓶之  
居居井之眉處高深動常近危 張說開封人以父任為右職交與聖皇  
后女弟乾道七年三月除發書樞密院事張栻在經筵力爭之范成大不草  
詞遂罷說知袁州八年復發書樞密院事李衡王帝呂交章論之莫濟不書  
錄黃則必大不草詔皆被斥于祠自此登勢赫然無敢擾之者九年仍拜同  
知樞密院事淳熙元年帝廉知說聚問數事命范仲卮究之湯邦彥又劾其  
姦贖責居撫州三年許自便卒于湖州

或上朱文公啓云行藏勛業銷倚樓看鏡之懷窈窕

崎嶇寄尋壑經邱之趣 閣按何紀瞻曰此免解張克明啓中自  
試南宮而輒以自與何哉有跋載大全集中時為庚子至前一夕方知兩廣  
軍屢請祠而未允明年三月遂去都東歸今但云上朱子似小誤 何云  
記是其人自述語來文公謂其人力就省解未宜遽及此于吾今日所處却  
合厚齋似偶誤俟假大全集攷之又云歐免解張克明啓云元折案朱子跋  
免解張克明啓曰行藏勛業云云此老子心事也此公方欲求試南宮而輒  
以自與何哉然予亦滯滯於此而未得遂其所懷也三復其言為之太息  
杜詩勳業須看鏡行藏倚樓看鏡之懷窈窕亦崎嶇而

宋正甫詩三甲未全一丁不識 方樸山云余嘗以未窺六甲對  
不識一丁○元折案真西山對

困學紀聞注 卷十九 謂正甫詩新奇工擬人所共喜 魏志管仲傳吾願上無生骨眼中無守精  
鼻無梁柱脚無天根背無三甲腹無三壬皆不壽之徵 唐書張宏靖傳其  
詭責士嘗曰天下無事而輩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

或試縣學見黜後預鄉薦以啓謝縣令有不平之意

令答云大敵勇小敵怯昔固有之今日是前日非

吾無愧矣 閣按宋處州士子終場者六人三人與選謝主司啓云同舉  
圖之觀人去者半存者半類孔門之取友益者三損者三○  
元折案袁宏後漢紀光武紀一王尋王邑將四十萬兵號百萬衆至潁川世  
主將步騎千餘人合戰斬首數十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  
大敵勇甚可怪 東觀漢記光武紀尋邑兵五六萬環昆陽城作營且圍之  
數十重帝將步騎千餘合戰斬首數十級諸部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  
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

毛憲守長沙謝韓平原云湖南之地二千里序詩幸

託於昌黎平原之客十九人脫穎願同於毛遂 元折

案韓昌黎荆湘道和詩序曰今僕射裴公開鎮鄂州維九常侍楊公領  
湖之南壤地二千里存志乎詩書萬辭乎詠歌往復循聲有思斯和也

者或可觀也 史記平原君傳曰平原君合從於楚約與門下有勇力文武  
備具者二十人借得十九人毛遂願備員而行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  
譬如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得處囊  
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 韓偓曾封平原郡王 通考選舉五朝  
禧元年檢詳毛憲為考官其子自知以迎合用兵冠多士韓偓既敗乃用  
言者奏奪憲次對而降自加為第五甲末

毛澤民啓云揚子雲貌寢官卑經雖元而謂白九方

埋機深識妙馬本驪而為黃李清卿啓云斯鳳未

泯則朝取溫造而暮拔石洪吾道不行則近會皇

甫而遠求居易 何云不切○元折案漢書揚雄傳下哀帝時丁傅董  
元有以自守泊如也或謂雄曰元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王邑跋九謂經  
諱曰揚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諱曰必傳凡人賤近而貴遠規見揚子雲  
位容貌不能動人故靜其書 列子說符篇伯樂曰臣有所與九方皋其相  
馬非臣之比也秦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曰已得之在沙邱穆公曰  
何馬曰此黃黃使人往取之壯而驪公不悅伯樂曰若皇之所觀天機也得  
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內而忘其外馬至果天下之良馬也 韓文公送溫處  
士赴河陽軍序曰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  
大夫以石生為才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為才又羅而致之幕下

困學紀聞注 卷十九 朝取一人焉拔其尤 參寥子唐闕史上皇甫即中混  
持才傲物裴晉公再修福先佛寺將致書白樂天請為刻瑤之詞值正即在  
生發怒曰近舍某而遠徵白信復展於門下矣 蔡條鐵圍山叢談曰魯公  
遺遂聖主立政建事以致康泰有毛滂澤民者有時名上一詞甚偉麗而  
得進用 毛澤民江山人存東堂集十卷 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錄出  
書錄解題別集類李忠愍集十二卷吏部侍郎臨洛李若水清齋集今存  
三卷 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錄出

洪舜俞薦于鄉鞏嶭監試後鞏為江東憲使舜俞分

教番陽啓云東坡倅錢唐會在門外鵲袍之列半

山憲江左亦賞梁間燕語之詩 何云劉季孫事見石林詩  
辛亥通判杭州王子有監試呈請試官作又催試官考較戲作云題君謂此  
添蠟燭門外白袍如立鶴 葉石林詩話曰劉季孫初以左班殿直監試州  
酒王荆公為江東提刑巡歷至德應寺見屏間有題小詩曰呢喃燕子語梁  
間底事來驚夢 問底事來驚夢 問底事來驚夢 問底事來驚夢 問底事來驚夢

徐淵子為越教答項平甫 世安云正恐異時風舞雩之

流不無或者月離畢之間 何云對似新  
改答洪舜俞云

然不為一

魯直大名有皎潔江梅之句少游下蔡無了東玉

佩之詞元圻案黃山谷上蔡東坡古風二首其一云江梅有佳實託根

來和鼎實此物升廟廊歲月坐成晚煙雨肯已黃得升桃李豈以遺初見

終然不可口鄉置官道傍但使木根在葉果何傷秦少游贈妓東玉

有郡守招士人教子辭曰士而託於諸侯非其義也

師不賢於弟子將焉用之

張宣公答教官云識其大者豈誦說云乎哉何以告

之亦仁義而已矣元圻案楊誠齋詩話四六一有一聯而用古人

真文忠為江東轉運有民困於買鳩之役來訴公判

云詔捕鳩鵲若水尚還其使歲貢蚶蛤孔戣猶疏

困學紀聞注 卷十九

于朝况為州縣之官可恣口腹之欲元圻案唐書倪若

會道中人於南方捕鳩鵲上言農方田婦方蠶輒於此時捕奇禽怪羽

下民爭以賤人賣為幣帝手詔悉放所玩雖謂內使倪若水諫江

南探捕諸鳥表云方今九旬時忙三農作苦用夫權未蠶婦持桑而以此時

探捕奇禽異鳥遠自江嶺遠於京師水備舟船陸備馬匹道阻觀者豈不以

攻媿為姜氏慶七十致語云今日王孫猶有承平之

故態舊時竹馬得見會昌之新春承平王孫見柳

文姜粵誌元圻案柳宗元姜君誌曰秘書郎姜粵字某開元皇帝外孫

者尚識承平王孫故態白樂天喜入新年自味云大歷年中騎竹馬幾人

得見會昌春自註時年七十一大歷唐代宗年號會昌唐武宗年號

樂語有云生長東都親見開元之盛際從游諸老及聞正始之遺音又云今

之新春當別有披

衢州稽古閣書臯陶謨于屏其上梁文云臯陶若稽

古事三朝稽古之君孔子與斯文為萬國斯文之

主何云宋人何法

王相原注嘉熙閩按理宗在位十間以親老辭督府辟其書

曰昔温太真絕矜違母以奉廣武之檄心雖忠而

人議其失性徐元直指心戀母以辭豫州之命情

雖窘而人予其順天何云補節元字即佳○元圻案晉書温嶠傳

史檄告華夷奉表勸進初嶠欲將命其母惟氏固止之嶠絕裾而去劉琨

傳現封侯侯蜀志諸葛傳劉琨琨公來征遣使請琨琨先主在笑聞之

率其來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為曹公所迫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

困學紀聞注 卷十九

呂倚謝王岐公饋錢酒用白水真人青州從事岐公

稱之何云唐韋在詩青州從事來偏熟泉布先生老漸慳

作啓謝之有白水真人青州從事玉璽蘭以錢一萬酒二壺銷呂夢得夢得

句渾然一意無芥蘆痕更覺馨切後漢光武紀論曰王莽忌惡劉氏曰錢

文有金刀故改為貨泉或曰貨泉字為白水真人世說術解門桓公有主

夏文莊表云詩會餘紙之文簡凝含酖之墨餘紙

見詩貝錦箋筆銳千將墨含淳醜出文心雕龍奏

陸贄時疏曰貝龜鼈之屬其文彩之異大小之殊甚衆古者貨貝是也餘紙

黃為質以白為文餘泉白為質黃為文又有兼貝其白質如玉紫紫為文皆

行列相當其大者常有徑一尺小者七八寸

獨孤馴象世以為工子雲甘泉晚而悔作晏元獻謂

此類同成句但字字  
六字句成句同白字  
江西語

漢元二極黑云此  
古詩舊注

賦也獨孤綬放馴象賦云返諸林邑之野歸爾梁

山之隅時在偃兵豈嬰乎燧尾上惟賤賄寧恤乎

焚軀集證唐獨孤綬獨孤器皆有放馴象賦文苑英華一百二十六

並以珍異禽獸無育國家為韻○元折案晉書成帝紀咸康六年冬

十月林邑獻馴象 南史林邑國傳林邑本漢日南郡象林縣古越裳界

爾雅釋地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 左傳定四年楚人執燧象以奔

吳師註燧火燧繫象尾使赴吳師驚却之襄二十四年傳象有齒以焚其身

賄也

唐律賦雞鳴度關云念秦關之百一難稱狼心笑齊

客之三千不如雞口何云雞口亦借宋人學唐專法此種○元折

案史記孟嘗君傳秦昭王梅出孟嘗君使人

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客有能為雞鳴者皆得入

出如食頃秦追至關已後又高祖本紀秦形勝之國帶河山之險懸隔

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又項羽本紀夫秦王有虎狼之心又孟嘗君傳

封萬戶於薛其食客三千人又蘇秦傳秦為雞口毋為牛後 此宋言雞

鳴度關賦見文苑英華一百二十八 宋言字表文初名獄大中三年及第

紹興中省試高祖能用三傑賦第四韻用運籌帷帳

因學紀聞注 卷十九

考官謂漢書乃帷幄非帳字不敢取徹棘以語周

益公益公日史記云運籌帷帳之中非誤也何云安

得遇如

賦第一聯有用洪鐘二字者考官晒之洪文敏選

典舉聞之日張平子西京賦洪鐘萬鈞此必該洽

之士遂預選紹熙光宗中四明試航琛越水詩有用

東坡船越二字而黜者決得夫於一夫之目其幸

不幸若此元折案史記高祖本紀夫運籌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

吾不如子房 漢書賈山傳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

之所歷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 文選

延之應詔賦曲水詩航琛越水聲震輪擘 東坡詩三句已過黃梅雨萬里

初來船越風 葉石林遊塔語卷上常歲五六月之聞梅雨時必有大風

連聲夕踰旬乃止吳人謂之船越風以為風自海外來騎于海神而得之

東都之季清議扶之而有餘強秦之末壯士守之而

不足原注前輩作風俗 直聰明而有作無作聰明由仁

義而行非行仁義原注舜由仁義行

非刀匕是供膳宰舉席問之儼禮記釋椎鑿而上輪人

議堂上之書莊此工執藝事以諫賦聯也

全云鄭子之謂詰命之體南渡以來龍翰汪公平周公號為冠冕若厚

王公尤所謂傑然者也咸熙德祐間社稷傾危近在旦夕而公四入中書

行諸房詞命除目填委他令人開筆不下公獨從容授之若行雲流水泠然

悠然而莫知紀極蓋會集羣言而以己意發之信所謂博極羣者也按千

之跋深寧兩制文字之言如此今讀因學紀聞第十九卷足以見深寧平日

從事於此者果非一日矣 千之又云公詞命激厲奮發足以感泣三軍按

清容載詩亦有丹詔三原泣之語然則深寧之忠悃其奇之代言之文思以

祝既去之人心而扶不支之天命者真可憐矣○元折案鄭子之名真謝山

所引千之語乃四明文獻集第五卷制詞跋語也又公詞命激厲奮發二語

亦第四卷跋語

男忠錫孫孝澹校字

因學紀聞注 卷十九

男忠錫孫孝澹校字

男忠錫孫孝澹校字

男忠錫孫孝澹校字

男忠錫孫孝澹校字

男忠錫孫孝澹校字

男忠錫孫孝澹校字

男忠錫孫孝澹校字

男忠錫孫孝澹校字

男忠錫孫孝澹校字

男忠錫孫孝澹校字

男忠錫孫孝澹校字

男忠錫孫孝澹校字



困學紀聞注卷二十

餘姚翁元圻載青輯

雜識

南豐跋西狹頌謂所畫龍鹿承露人嘉禾連理之木

漢畫始見於今邵公濟開見後錄謂漢李翁王稚子

高貫方墓碑刻山林人物乃知顧愷之陸探微宗

處士輩尚有其遺法至吳道元絕藝入神然始用

巧思而古意少減矣今於盤洲所集隸圖見之何

誤入隸積中子為別出之集隸洪道隸積中李翁五瑞碑黃龍白鹿連理

嘉禾有一人承甘露于喬木之下王稚子二關其石則騎而西者二人其左

碑兩頭蟠其首文在穿下凡十八行行二十一字沈作哲寓南豐政漢

武都太守西狹頌謂得此圖然後始見漢畫然子見王逸少帖云成都學有

困學紀聞注卷二十

文翁高朕石室及漢太守張收畫三皇五帝三代君臣與仲尼七十弟子畫

皆精妙可觀子後因從蜀人求臨本晚乃得石刻信如逸少言然則石室之

畫又先於武都矣子固蓋未之見○元所案會子固金石錄跋尾漢武都大

守李翁西狹頌云近世士大夫喜藏畫而漢畫未有能得之者此圖所畫龍

鹿承露人嘉禾連理之木然後漢畫始見於今又皆出於石刻可知其非偽

也歐陽公集古錄載後漢折里橋碑刻頌即西狹頌也李翁作李會明

楊升菴曰慎按王象之輿地紀勝碑曰載蜀州臨江市丁房雙關高二丈餘

上為層觀飛簷車馬人物又刻雙扉微啟有美人出半面而立巧妙動人又

雲陽縣漢處士金延廣母子碑初無文字但有人物漢畫之在碑刻者不止

如應麟所云也水經注入黃水南有漢荆州刺史李嗣之碑刻為叔山陽

官屬龍鳳之文飛禽走獸之象作制工麗亦漢畫之一唐張彦遠歷

代名畫記晉顧愷之字長康小字虎頭晉陵無錫人多才藝尤工丹青常畫

中興帝相列像妙極一時宋陸探微吳人也明帝之時常在侍從丹青之妙

曹操夫人與楊彪夫人書送房子官綿百斤古文苑

誤為官錦而注者妄解按魏都賦綿續房子何云注

其高情如此唐吳道元陽翟人工畫初名道子元宗召入禁中改名道元

因授內教博士張懷瓘云吳生之畫下筆有神

御晉陽秋有司奏調房子睢陽綿武帝不許見大平

九水經注房子城西出白土可用濯綿案此條今本水

證太平御覽八百十九引水經注房子城西出白土細滑如膏可用濯綿

鮮雪賜與於常綿也俗言房子之綿也亦類蜀江之綿得江津矣故歲貢其

綿以充御府又引盧毓州論曰房子好綿地產不為無珍也○元圻案古

文苑五曹公下夫人與楊水尉夫人袁氏書賢郎盛德照然有世文才屬

門欽敬方今騷擾戎馬屢動主簿股肱近臣征伐之計事須敬密官立金鼓

之節而聞命達制明公性急忿然在外輒行軍法聞之驚愕情不自勝夫人

多容即見垂恕故送衣服總文籍百匹房子官綿百斤私所乘香車一乘

牛一頭誠知細微以達往意元和郡縣志十七趙州臨城縣本魏國時趙

房子邑也泚水在縣南二里出白土細滑如膏以之濯綿色若霜雪書錄

解題總集類古文苑九卷不知何人集皆漢以來遺文史傳及文選所無者

世傳孫承巨源於佛寺經念中得之唐人所得也韓無咎類次為九卷刻之

委州案今本二十一卷蓋紹興中章樵作注時所分隋書經籍志晉陽秋

三十二卷訖哀帝孫盛撰

善惡以熟言若孟子仁在乎熟漢五行志董仲舒

之惡已熟是也佛者曰原注成行惡見樂為惡未熟

困學紀聞注卷二十

至其惡熟自見受苦行善見苦為善未熟至其善

熟自見受樂其言善惡之熟亦名言也集諸儒善經籍

維摩法華成實論諸經及墨無礙所譯金光明曼摩羅機所譯泥洹等經並

為大乘之學○元圻案宋俞成元德登雲說引大藏經云善者無報其善

未熟其善熟時必受其福惡者無報其惡熟其惡熟時必受其苦

仁宗摹太宗御書大相國寺額於石即寺為殿而藏

之御飛白名曰寶奎殿紹興庚辰宏辭以寶奎殿

太宗皇帝御書贊命題唐說齋中選但云慶歷二

載而不紀月日以寶錄攷之乃二年正月辛未也

蘇子美作寶奎殿頌此頌今子周益公題其後云上

宰宗工更為辭章者謂呂夷簡作記章得象題額

之類實錄云命夷簡撰記而說齋謂煥乎堯章親

加記述亦誤 集證玉海三十四寶錄至值元年正月重修大相國寺  
慶應元年八月甲申上謂輔臣曰近翔一小殿禁中而有司過為侈麗不欲  
毀其成功今大相國寺方營殿藏太宗親書寺額可遷置之呂夷簡因言陛  
下孝以奉先德以率下聖人之盛德也二年正月辛未詔以大相國寺新脩  
太宗御書殿為寶全殿藏太宗御書寺額于石上飛白題之命宰相呂夷簡  
撰記章得象額樞密使吳殊撰御書記云翔翔結字液金填畫騰虬  
龍于嶺首潤雲霧于翠浪○元折案周益公必大跋蘇子美寶全殿額曰舜  
欽此頌是召試館職所作年方三十餘也其上字宗工更為辭章者謂呂  
夷簡作記章得象題額之類 王欽臣王氏談錄曰章卿公受詔書相國寺  
寶全殿太宗御書寺額亦公代之 章得象字希言浦城人慶應五年拜同  
平章事封鄜國公諡文簡宋史有傳

舊制麻三道以上雙宣學士分撰元豐末鄧潤甫為  
學士一夕鎖麻二十一通靖康元年麻六道權直

院莫倚獨宿 集證宋周輝清波別志故事鎖學士院有四制則並命  
其執節伯為內相當元豐末建衛親王及內外將相進恩一夕獨草制二  
十二道蓋微而工其有腹囊耶○元折案莫倚字壽明湖州人政和二年進  
士初一請康初為翰林學士使金留仕偽楚建炎初寓全州 劉原父立馬  
而草九制見歐陽公所作墓誌 王震會南豐集序云公一日草數十制午  
困學紀聞注 卷二十一 三

翰苑未嘗草追贈制紹定六年 理宗四年 十月史彌遠  
贈中書令追封衛王令學士院降制學士言非典  
故詔特與降制

太一宮四月祝文舊用定本紹定二年十一月始

命學士院撰述 集證玉海一百太平興國六年司天楚芝蘭奏立太  
祭命道士行醮禮又命廷臣內侍各一人掌之三歲一易以兵衛守兼照元  
年三月丙子立夏致享祠臣咸集甘露降祠庭八月丙申先遣學士賈黃中  
致祭丁酉帝親祠按雅熙元年所撰祝文載玉海○元折案史記封禪書毫  
人穆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  
太一東南郊用太牢七日為壇開八通之鬼道 蔡邕封事明堂月令天子  
以四立及季夏之節迎五帝於郊

熙十六年皇子封嘉玉布政勝乃云嘉州管内蓋  
草制者失之開禧 寧宗十一年 元年皇子封榮王勝威  
武軍合舊典矣蓋節鉞初除以勅書示諭本鎮亦  
唐朝諭領之制也 集證諭節字唐肅 若封王或以國  
如周魯或以州如充雍之類未嘗有所領之國咸  
淳二年余草福王制院吏欲以布政勝下福州余  
引故事勝所領兩鎮

陳自明 紹熙 初宏辭已入等同試者摘周五射  
記用襄尺字以為犯濮 安 王諱 原注襄 慶元四年從  
臣薦之謂襄字雖同音嫌名不當避乃賜同進士  
出身 集證王氏詞學指南云侍從言記問文采迥出流輩 徐子儀嘉

困學紀聞注 卷二十一 四  
定 寧宗十四年 中試宏辭甘石巫咸三家星圖序引周  
禮箬人巫咸本注巫當為筮非殷巫咸主司黜之  
而薦于朝 集證詞學指南云貢院言引周禮是考證非 不數年  
入館掌制 集證詞學指南云貢院言引周禮是考證非

易觀初六注處於觀時而最遠朝美湯邦彥字朝美  
本此列子曰務外游不如 列子 務內觀 仲尼 陸游字務  
觀本此 原注魏傳敬字蘭石本淮南子說林誠觀生而芳石生而堅唐皇

有學術者而方橫山云按朝廷之美濟濟翔翔禮記少儀文邪彥字或取  
此文與命名相配者謂取諸易則初六童觀小人道也豈當迂取王註以為  
斯章之求乎又云鄭注讀少儀美字為儀然字則仍美字也 集證仰谷風  
箋選持正貌○元折案唐李鼎祚周易集解觀六二小象解侯果曰得位  
居中上應於五闕觀朝美不能大觀 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乙集謂放翁母  
夢秦少游而生公故以秦名為字而字其名 列子仲尼篇務外遊不知務  
內觀外遊者求備于物內觀者取足于身 項氏家說八黃庭聖字魯直馬  
永卿編真錄以為史克魯人也當引十六相以御昔僕故曰魯直此說非也  
魯直二字出柳文先友記按爾雅庭直也直而且堅故曰魯直

朱文公門人髮淵髮音緩晉有髮清按髮淵即大全集之  
髮亞夫 全云髮氏之  
髮傳於陽氏陽氏之學傳於吾鄉史氏即併清也 集證通志氏族略五晉  
有西中郎將髮清又寧州刺史髮靜髮考髮淵孟子註依舊學全曰髮淵  
字亞夫號蓮蓬晉中郎將髮清之後世居襄陽後徙居蜀家培坪山受學於  
晦菴

西王母山海經云狀如人狗尾蓬頭戴勝善嘯居洵

水之涯穆天子傳注云虎齒蓬髮集證西山經玉山是西  
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  
狀如人狗尾虎齒而善嘯蓬髮戴勝是司天之屬及五殘大荒西經炎火之  
山有人戴勝虎齒有約尾穴處名曰西王母穆天子傳吉日甲子天子賓于  
西王母郭璞注曰西王母如人虎齒蓬髮戴勝善嘯

困學紀聞注 卷二十一  
漢天文志天暉而見景星注暉精明也集韻云晴字

集韻史記天官書天晴而見景星按說文無暉晴二字夕部有晴字云雨而  
夜除星見也從夕生聲註曰今俗別作晴非是○元折案唐人有天晴景星  
見賦 彭叔夏文苑英華辨證一凡字有兩存於義亦通者如天晴景星見  
漢天文志晴當作照照精明也

易緯是類謀曰民衣霧主吸霜間可倚杵於何藏河

圖挺佐一 按書樓校元  
板無一字輔曰百世之後地高天下千歲

之後天可倚杵原注楊文公詩有倚杵碧天之句 集證是類謀鄭  
注曰民衣霧主吸霜早奪尊之服間可倚杵者言相  
近於何藏無所自迷藏徐堅初學記天部引河圖挺佐輔曰百世之後地高  
天下不風不雨不寒不暑民復食土皆知其母不知其父如此千歲之後而  
天可倚杵洵隆隆會莫知其終始○元折案通考易是類謀一卷鄭元注  
或作蓋謀類

士冠禮眉壽萬年鄭 古文眉作麋博古圖離公緘鼎  
銘用乞麋壽萬年無疆

集韻吳人謂赤子曰猓孖音鴉牙雜記注嬰猶鷺彌  
也中語嬰  
見句注孟子音義倪謂蔡倪小兒也

周禮朝人注鯁魚字以魚名為字亦奇語也按按揚升  
大戴禮記爾氏之根爾氏之苞王褒河漢賦幸得識為桐鷺今大魚名而稱  
字草名而稱氏爾氏之苞爾氏之苞○元折案小雅鷺鷥傳良魚在淵  
小魚在淵正義曰不云大魚而云良魚者以其鷺鷥人故變文稱良也良魚  
字亦新

石鼓文帛魚鯁鯁又云有鯁鯁本  
作鯁有鯁即白魚也元  
折

春秋正義五指之名曰巨指原注儀禮大射孟子云  
巨擘 爾雅國語云擘  
原注儀禮鄉射大射注 爾雅國語云擘 無名指  
原注儀禮鄉射大射注 爾雅國語云擘 無名指  
原注儀禮鄉射大射注 爾雅國語云擘 無名指

困學紀聞注 卷二十一  
也 定十四年左傳謂將指取其一也註云其足大指見新進失驢謂  
大指為將指者將者言其將領諸指也足之用力大指為多手之取物中指  
最長故足以大指為將指手以中指為將指其食指者食所偏用服處云俗  
所謂大指也 特牲饋食少半饋食禮實于左袂挂于季指注季指小也  
季氏周易集解咸初六咸其母虞翻曰母足大指也 莊子駢拇枝指出  
乎性哉注駢拇足指連二指也三倉云枝指手有六指也 余兄靜軒曰  
無名指又可謂之四指枝指又可謂之六指公羊文十四年傳云子以其指  
則接苗也四指且也六指云子以其指者言凡立子之法以其手指相似則  
接苗猶人之四指且猶人之六指

館閣書目蠶書一卷南唐秦處度撰以九州蠶事獨

兖州為最按蠶書見秦少游淮海後集少游子湛

字處度以為南唐人誤矣元折案陳氏書錄農家類秦少游  
序略曰子開居婦善蠶從婦論蠶作蠶書考之禹貢揚梁陶雍不貢繭物充  
能織文徐能元織精荆能元織織組縑能織績青能縹縹皆繭物也而桑土  
皆得之兖也陳氏不言是書出於處度考宋史藝文志蠶書一卷秦處度  
後人附刻于陳勇農書之後 四庫書目者錄同宋史

字處度以為南唐人誤矣元折案陳氏書錄農家類秦少游  
序略曰子開居婦善蠶從婦論蠶作蠶書考之禹貢揚梁陶雍不貢繭物充  
能織文徐能元織精荆能元織織組縑能織績青能縹縹皆繭物也而桑土  
皆得之兖也陳氏不言是書出於處度考宋史藝文志蠶書一卷秦處度  
後人附刻于陳勇農書之後 四庫書目者錄同宋史

字處度以為南唐人誤矣元折案陳氏書錄農家類秦少游  
序略曰子開居婦善蠶從婦論蠶作蠶書考之禹貢揚梁陶雍不貢繭物充  
能織文徐能元織精荆能元織織組縑能織績青能縹縹皆繭物也而桑土  
皆得之兖也陳氏不言是書出於處度考宋史藝文志蠶書一卷秦處度  
後人附刻于陳勇農書之後 四庫書目者錄同宋史

字處度以為南唐人誤矣元折案陳氏書錄農家類秦少游  
序略曰子開居婦善蠶從婦論蠶作蠶書考之禹貢揚梁陶雍不貢繭物充  
能織文徐能元織精荆能元織織組縑能織績青能縹縹皆繭物也而桑土  
皆得之兖也陳氏不言是書出於處度考宋史藝文志蠶書一卷秦處度  
後人附刻于陳勇農書之後 四庫書目者錄同宋史

水母目蝦見郭景純江賦樂城次韻王詩云去住由人

眞水母簞瓢粗足似載書樓校似山雌何云用法言○元坊案

曰海岸開頗有水母東海謂之蛇正白微濛如沫生物有智識無耳目故不  
知避人常有蝦依隨之蝦見人則驚此物亦隨之而沒揚子法言脩身篇  
曰山雌之肥其意得乎或曰回之簞瓢腫如之何曰明明在上百官牛羊亦  
山雌也開關在下簞瓢掉亦山雌也何其腫

殷芸小說蔡司徒案晉書蔡謏傳字道說在洛見陸機兄弟

住參佐廨今從何本補中三間瓦屋士龍住東頭士衡

住西頭東坡詩自甘茹屋老三間簡齋詩士龍

同此屋三間又寓居劉倉解云士衡去國三間屋齊陳簡

義號○元坊案世說資賢門蔡司徒在洛見陸機兄弟住參佐廨中三間瓦  
屋士龍住東頭士衡住西頭士龍爲人文弱可愛士衡長七尺餘聲作鐘聲  
言多恍惚陳與義字去非號簡齋洛陽人登政和三年上舍甲第紹興中  
官至參知政事事蹟具宋史本傳簡齋集又有寄弟詩云三間瓦屋亦易求  
著于東頭我西頭書事云瓦屋三間寬有餘可憐小屋不同居

困學紀聞注 卷二十

唐西域傳末祿有軍達泥婆羅獻波稜皆菜名也原注

張文潛謂波稜自波陵國來集證曰唐西域傳末祿在大食之東蔬有類  
葱焉蓋軍達菜蔬又泥婆羅貞觀二十一年遣使入獻波稜菜蔬提摩唐  
會要太宗時尼波羅國獻波稜菜類紅藍實如蒺藜火熱之能益食唐韋瓘  
劉賓客嘉話錄波稜種自西域有僧將其子來云本是頗陵國之種語誤爲  
波稜耳

呂成公曰秦多良醫醫緩醫和皆秦人見左尸子亦云

醫和案原注者秦之良醫問按刺殺扁鵲者亦秦太醫令李醜也

御覽三百七十一尸子曰有醫和者秦之良醫也爲宣王割痲爲惠王治痔  
皆愈張子背腫謂和曰背非吾背也任子製焉治之遂愈和誠善治疾也張  
子委製焉夫爲身與國亦猶此也必有所委製然後治矣

巫彭作醫原注岐伯祖世之師曰傲貸季原注上古醫

曰苗父原注岐伯祖世之師曰傲貸季原注上古醫

義和作占日向儀作占月后益作占歲胡曹作衣夷羿作弓祝融作市儀秋  
作酒高元作室虞狗作舟伯益作井赤冀作日乘致作鳥與哀作御王冰作

服牛史皇作圖巫彭作醫巫咸作筮此二十官者聖人之所以治天下也  
問上古使傲貸季理色貨季理色脈而通神明王冰注岐伯祖世之師說苑  
辨物篇中庶子難扁鵲曰吾聞上古之醫曰苗父中古之醫曰俞拊子之方  
能如此乎淮南人問扁鵲俞拊之巧注俞拊黃帝時醫郭璞巫咸山賦序  
巫咸以鴻術爲帝堯醫○元坊案韓詩外傳十篇鴻過號侯爲上古醫曰弟  
父中古之爲醫者曰踰跗

黃石圯老教授福州聞李葵李柎林之奇爲衆推服

卽走其家備禮延致呂太史祭林宗丞少穎文所

謂二李伯仲蓋葵之子柎也原注葵字襲明子柎里居

之良若方若陸旁郡之士若胡若劉原注方德順陸亦

見呂居仁寄和伯少穎迂詩○元坊案呂伯恭集祭林少穎文曰昔我伯  
祖西垣公躬受中原文獻之傳載而之南裴回顧瞻未得所付踰嶺入閩而  
先生與二李伯仲實來一見意合遂定師生之分又曰里居之良若方若陸  
云云則益公集直顯諷謝黃公墓誌曰公諱石字里居之良若方若陸  
士第改福州教授聞李葵李柎林之奇爲衆推服云云今東萊詩集無寄  
和伯迂詩惟有送林之奇少穎秀才往行朝五古一首病中寄胡原仲劉  
致致中云云其方德順陸亦顏集中不見其名厚齋所據蓋另有善本  
胡

困學紀聞注 卷二十一

原仲名意文定公兄子朱子所稱籍溪先生也林少穎祭劉致中文曰嗟嗟  
先生久居隱淪採芝食菊若將終身短髮萬卷精義入神氣益六合力輕千  
鈞緒使蓬長素志獲伸成康其俗堯舜其君天胡不弔忍使遺遠百不一試  
老死荆棘又祭陸亦顏文曰嗟嗟先生仕則不達齋則不亦亦有以是爲先  
生之恨者是皆淺之爲丈夫也先生之志尚友古人于千載之上蓋已得夫  
顏魯之遺風義理是井之分辭受進退之節皎然明白於世而處常得終以  
死在先生無一恨云云亦足以見其人之大槩矣少穎文集附載李迂仲  
從弟撰作少穎哀辭曰支離先生陸亦顏歸自湖南宜幕門戶簡峻士鮮知  
向樞先君子于少穎爲勇而與支離友善謂少穎曰支離紫微一也盡往馬  
道從之而少穎祭亦顏文亦有念瞻昔樞衣函丈之間有琢磨切磋之益之  
語然則陸亦顏亦少穎之師也

齊齋倪公思三戒不妄出入不妄言語不妄憂慮元

呂成公謂爭校是非不如斂藏持養全云此名言也深察其

子靜之事乎○元坊案朱子與林黃中論易西銘不合黃中遂論朱子無學  
術朱子又與陸子壽子靜兄弟辨無極太極往復論難當時有專書陳同  
甫嘗有義利可以雙行王霸可以並用之說朱子與同甫辯論諸書俱成  
全集

李猷護陳東之喪黃子游賙歐陽徹之葬皆義烈士也李明人黃亦寓居焉志吾鄉人物者宜特書之

以厲澆俗

全云黃子游莆田人後移居吾鄉奉化○元折案陸放翁疏

書請身使北庭取親王以歸不報建炎初伏闕上書論大臣誤國太學生陳

東亦上書所言略同遂併錄紹興初贈朝奉郎秘書閣修撰官其子周益

公歐陽徹道事曰韓文公銘死事之臣張徹云嗚呼徹也世慕願以行于

揭揭也嗚呼以為生子獨割也為彼不清作玉雪也德明生而命名與之同

為國捐軀又同是真能希顏慕商者先是郡庠論晏元獻曾子固汪信民謝

無送於講堂德明與焉又黃子游墓誌曰公諱子游字叔言系出浦城黃氏

建炎初客南京歐陽澈以上書忤宰相棄市公適同邸收面葬之其子飛英

年十四公頌黃輟所乘馬贈其歸晚卜居明州奉化縣

淳祐 理宗十七年 丙午 衛士柴望上丙丁龜鑑其表云今

來古往治日少而亂日多主聖臣賢前車覆而後

車誠 全云丙丁類末見容齋隨筆○元折案齊書五季十兩丙丁未之

丁和 全云丙丁類末見容齋隨筆○元折案齊書五季十兩丙丁未之

照天象見於運行非人力之所能為也 柴望字仲山衢州江山人自宋亡

通 孫深山至元十七年乃卒謝舉羽天地開集錄宋末故臣文天祥家鈔翁

等十七人詩望其一也宋亡後與其弟望厚元亨元彪隱于林九際之間

有柴氏四隱集

張鷟自號浮休子李白有贈參寥子詩張芸叟僧道

潛復以自號 元折案唐書張鷟傳鷟深州陸澤人祖鷟字文成員半

氏鷟書志曰鷟自號浮休子又曰張舜民芸叟邠州人仕至吏部尚書自號

浮休先生又曰僧道潛自號參寥子與蘇子瞻素少游為詩友 莊子外篇

刻意其生也浮其死也休內篇大宗師元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 唐

有高彦休亦號參寥子即著唐闕史者彦休信宗時人在張鷟之後

近世記錄多誤無垢心傳錄以王叔文之黨陸質為

陸贄 原注贄即陸淳非贄也○元折案唐書贄傳贄字子餘吳郡華亭人

年狀元及第歷禮部侍郎兼侍講請居南安十四年

唐衲集王公庭秀 閣按庭秀慈溪人為 王氏鄉先輩故稱公作於紹興壬子攷其

論議以鄭介夫為妄言陳少陽為鼓變是熙豐之

法度非元祐之紛更謂黨人子孫為謬賞謂蘇黃

文章為末藝甚者擬程子之學於墨釋氏而以易

傳為謝楊刪潤成書其反理詭道甚矣詆趙張二

相尤力蓋自紹聖以來姦檢茂惡家以荆舒為師

人以章蔡為賢邪說誠行沈酣入骨髓更中天之

禍蕭艾不薅士習熟見聞至紹興間邪說猶肆行

筆之簡牘不恥也是故人心不正其害烈於洪水

猛獸吁風俗移人可畏哉 全云宋有兩王庭秀皆吾鄉人又

於山谷宋史有傳乃慈溪人其一者唐衲集者為鄉人其清容廷祐四明志

竟合為一人非也○元折案宋史鄭毅傳附王庭秀傳云王庭秀字彥穎慈

溪人與黃庭堅楊時遊登政和二年上舍第李九萬為御史臺檢法官此蓋

全氏所謂慈溪之王庭秀也宋詩紀事云王庭秀字彥穎明州鄞人登政和

上舍第建炎中御史臺檢法官直隸開主營崇道觀有唐衲集此蓋全氏所

云鄭之王庭秀也按同字彥穎同登上舍第同為御史臺檢法官仍有可疑

趙希弁讀書附志曰鄭純字介夫臨寧中監安上門時久不用公以本門

所見飢民及新法之不便者為圖狀發馬過投進且曰如行臣之言十日不

兩乞斬臣直德門外神宗親臨命馮京等體量新法而罷罷之大開倉

廩以賑飢民下詔責躬三日大雨判公率百餘人負上出奏疏并圖以示之

附履新法者爭言公詆毀夏法直奏驚御遂得罪云中興初贈朝奉郎官其

孫一人

發漢陵者樊崇董卓也 案樊崇事見後漢書劉盆子

溫韜也 溫韜事見五代史本 傳董卓事見後漢書本傳 發唐陵者

楊建真仰之事乎王氏有靈應首肯哉○元折案明程敏政宋遺民錄載元

母歲戊寅有龜江南浮圖者楊建真仰師徒後蕭山發趙氏諸陵寢至斷

殘支體櫻珠玉押焚其齒棄骨草莽開唐時年二十三歲聞之痛憤乃逃

里中少年若千輩收遺骸斲文木為像復黃絹為裳各署其表曰某陵某陵

分委而散遣之獲城以藏為文而告越七日聽浮屠下令真陵骨體置牛馬

枯幣中築一塔壓之名曰鎮南了不知陵骨之猶存也禍淫不爽流傳京師

上達四聰天怒赫赫飛雷號令持首禍北焉唐葬骨後又於宋常朝殿掘

冬青樹植於所函土堆上作冬青行二首 易陵骨者尚有林德陽字景

號壽山溫州平陽人王英孫號竹會稱人即林壽山之友周公孫琴辛

志有陵使錄錄黃梨洲以為尚有鄭朴翁謝泰羽全謝山謂是役也王修竹

為謀主羅陵使則擢宮之地王唐林鄭則身主其事而舉羽則特聞其事而

歌詠以發之者也

成湯周公皆坐以待旦康王晚朝宣王晏起則關雎

作諷姜后請愆案康王事注見卷三列女傳曰周宣姜后賢而有德宣王常早卧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于永巷况

朝而受業為士之職書曰夙夜浚明有家孝經言

卿大夫之孝引詩云夙夜匪懈言士之孝引詩云

夙興夜寐讒鼎之銘日昧且不顯後世猶息叔向

所以戒也左傳昭三年三晨晏起一朝科頭管幼安所以

懼也事文類聚管寧避難遯東遼海避風所垂頓投草思在家常

早起杜子美所謂質朴古人夙者也雞鳴咸盥櫛

問訊謹暄涼朱子之詔童蒙也觀起之朝晏知家

之興廢呂子之訓門人也起不待雞鳴陸務觀

示兒之詩也雞鳴率家人同起不可早晏無常葉

少蘊與子之書也雞鳴而起決擇於善利之間為

舜而已矣

晉殷仲堪父師病積年衣不解帶躬學醫術究其精

妙案見晉書本傳世說七注中興書曰仲堪父疾衣不解帶數年自剖湯藥誤以藥手拭淚遂眇一目北齊李元忠

母多病專心醫藥研習積年遂善方技見北齊書李密書本傳

母患積年精習經方洞開針藥母疾得除密字希憲元忠族弟

子曰為人子者嘗膳視藥不知方術豈謂孝乎見隋書

唐王勃謂人子不可不知醫時長安曹元有秘術

困學紀聞注

卷二十一

十一

勃從之游盡得其要見唐書文藝傳上甄權以母病與弟立

言究習方書見唐書王燾母有疾視絮湯劑數從高

醫游遂窮其術見唐書王珪傳李逢吉父頗有鋼疾自

料醫藥遂通方書唐書李逢吉傳逢吉字虛舟曾祖元道祖杜

鵬舉母疾與崔河同授醫蕭亮遂窮其術見唐書杜鵬漸傳

康節邵子之先世家于燕父伊川丈人間道奔本朝

何云堯夫嘉志乃明道所作但云系出召公故世為燕人大王父諱令進以

軍職連事藝祖始家河漳諱德新父諱古皆隱德不仕安得有其父間道

來奔之事大抵出舍世祿為窶士乃絕口不言原注伯溫

自其後人誣妄耳部即使燕道涿州良鄉拜嘉洪業寺石刻蓋統和十年伯溫高父所建統

其異今案宣和六年乃甲辰非壬辰也何云令進既連事藝祖安得淨化

三年尚連寺於遂之境內耶

困學紀聞注 卷二十一

蘇魏公 書帙銘曰非學何立非書何習終以不倦

聖賢可及蒲傳正戒子弟曰寒可無衣飢可無食

至於書不可一日失何云程子書銘云舍其英茹其實精於思費

蘇仁仲子容丞相孫出書數種管子後子容手書紙尾云惟蘇氏世官學

以儒何以適後其在此書非學何立非書何習云云晁氏讀書志別集類

下蕭左丞集十卷清宗孟傳正閩州新井人皇祐五年進士尚書左丞為人

帝累著修蘇子瞻書規之云一日慈二日儉世以為中其膏育之疾云

太史公素王妙論曰諸稱富者非貴其身得志也乃

貴恩覆子孫澤及鄉里也黃帝設五法布之天下

用之無窮蓋世有能知者莫不尊親如范子可謂

曉之矣管子設輕重九府行伊尹之術則桓公以

霸范蠡行十術之計二十一年之間三致千萬再

散與貧原注史記正義七略云司馬遷撰見越世家注利者夫子所罕言又曰

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太史公著論以素王名而言求富之術豈以家貧無財賂有激而云如貨殖傳之意歟然何足以為妙論

王妙義二卷亡王氏所引則見太平御覽者素王妙論又有范蠡本兩陽人一語見越世家注集證太平御覽四百四引素王妙論曰計然者范蠡弟也

先聖冕服祥符二年賜曲阜文宣王廟冕九旒服九章熙寧八年國子監言唐開元中尊孔子為文宣王內出王者袞冕之服以衣之宜用天子之制禮院議依官品衣服令用九旒崇寧二年改用冕十二旒服九章

禮記於禮之變皆曰始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

也士之有誅自此始也

鬚而弔也自敗於臺駘始也

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

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

喪慈母自魯昭公

也

此等文字皆係後人附會之說非禮記本文所有也

始也 孔子曰古者男子外有傳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 下殤用棺衣

自史佚始也 正義曰下殤謂郊特牲注曰僭天子也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

也 注曰僭諸侯趙文大夫疆而君殺之義也

禮也由三桓始也 闕按此三句從初刊本增補

朝服之縞也自季康子始也

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

於大夫者之為之服也自管仲始也

傳始用六佾

有金石之樂

末流不勝其弊劉懋撰器物造作之始為物祖劉

然所載乃事物之始不足以垂訓戒司馬文正公

論畫淑妃言唐始合妃主葬日皆給鼓吹

困學紀聞注 卷二十

十三

困學紀聞注 卷二十

十四

非令典不足法蘇文忠公熙寧三年言春秋書作神宗書

邱甲一年用田賦三年皆重其始為民患也國史記之

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皆得謹始之義間

顧仲恭以通鑑不詳及瑛下職謂古人讀書亦未必精審勝吾輩初怪其言之太過今王氏於左傳禮記尚爾余不勝慨嘆仲恭言端有味哉 集證後魏書劉芳傳芳仲子懋字仲華撰諸器物造作之祖十五卷名曰物祖北史同唐志小說家事始三卷劉孝孫房德德撰王海唐吳王詒讓劉存與長史房德德等集經史諸書以類分門為事始三卷○元圻案見氏韻譜附志類書類事物紀原十卷高承編自天地生植與夫禮樂政刑經籍器用下至博奕博戲之微盡魚飛走之類無不著其名氏較高承書多十卷當是後人錄解題雜家類事物紀原二十卷不著人名氏較高承書多十卷當是後人廣之耳 吳氏讀書記雜家類事始五卷偽蜀馬鑑劉孝孫所著又李原錄皇朝朱緒撰其書事始之類也 司馬溫公論董如論議策禮制子曰功方給鼓吹後至中宗時章后建議始冷如主葬日皆給鼓吹非明主之令典不足法也 唐書紹論婦人葬禮用鼓吹說曰籍聞鼓吹之作本為軍容昔黃帝涿鹿有功以為警衛故擗鼓曲有靈裝吼騰擊石墜崖壯士怒之類自昔功臣備禮適得用之丈夫有四方之功所以恩加寵錫假如祀天地誠是重儀惟有官懸本無案深故知軍樂所備尚不接於神祇鼓吹之音

困學紀聞注 卷二十一 十五

豈得接於閭閻准式公王祀已下葬禮加鼓吹歷代未聞

周易集林雜占曰占天雨否外卦得陰為雨得陽不

雨其父發變得坎為雨得離不雨巽化為坎先風

後雨坎化為巽先雨後風見太平御覽十 集證情書經籍志 子部五行類周易集林十二卷京房撰七錄云伏萬壽撰

江總詩聊以著書情暫遣他鄉日元城劉公晚歲閑

居或問先生何以遣日公正色曰君子進德脩業

惟日不足而可遣乎何云總詩是詩人常語元城則聖門事也理 子日人不學則老而衰○元圻案江總字總 持濟陽考城人後主齊客之一也陳書本傳云有集三十卷 元城先生語 見徐度却掃編中袁潔齋作元城橫浦二先生祠堂記

陳正獻公疏曰懲羹者必吹於齋傷桃者或戒於李

楚辭惜誦云懲熱羹而吹欎北夢瑣言唐明宗不

豫馮道入問曰寢膳之閒宜思調衛指果實曰如

食桃不康他日見李思戒元圻案地氏讀書志小說類北齊瑣 卷二十卷荆南孫光憲撰記唐至五 代及十國雜事 唐傳奕請率隋制疏云懲沸羹者吹冷齋傷弓之鳥驚曲 和

尹和靜謂動靜一理伊川曰試喻之適聞寺鐘聲曰

譬如此寺鐘方其未撞時聲固在也伊川喜曰且

更涵養見語朱文公在同安夜聞鐘鼓聲今本大全 集無數字聽

其一聲未絕而此心已自走作因此警懼乃知為

學須專心致志先儒於鐘聲之入耳體察如此元 案朱子文集五十八張敬夫問曰頃蒙見教云往在同安因聞鐘聲遂悟收 心之法顯又不探驗之信然答曰當時所發聞鐘聲者本意不謂如此但言 人心出入無時鐘之一聲未息而吾心已屢變矣

東坡策別均戶口曰當成康刑措之後其民極盛之

時九州之籍不過千三何云千三下 脫一辭字萬四千有餘夫地

以十倍而民居其一按晉書地理志民口千三百

七十一萬四千九百三問按郡國志 引三作二十三蓋周之盛也

吳仁傑鹽石新論取潛夫論洗金以鹽攻玉以石原注見帝王世紀 集證續郡國志注引帝王世紀云周公相成王致治刑 措民口千三百七十一萬四千九百二十三

潛夫論洗本作治 何肥贖曰治仍作洗妙盡物情○元圻案後漢書王符

傳符字休徵居著書不欲章顯其名號曰潛夫論其書篇目攻玉以石

洗金以鹽澀錫以魚流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注詩小雅

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今之金工發金色者皆淬之以鹽水焉

土牛之法以歲之幹色為首支色為身納音色為腹

以立春日幹色為角耳尾支色為脛納音色為蹄

景祐元年以土牛經四篇頒示問本無 示字天下丁度為

序集證宋志丁度土牛經一卷六經天文編陳氏曰土勝水牛為耕勝水 故可勝寒氣善耕故可示農耕之早晚土牛之法如甲子歲甲為幹色

困學紀聞注 卷二十一 十六



黃石公記云黃石鎮星之精也黃者鎮星色也石者

星質也見太平御覽六東坡以圮上老人為隱君子

成都石經孟蜀所刻於唐高祖太宗之諱皆缺畫范

魯公相本朝其誠子姪詩曰堯舜理曰深泉薄冰

猶不忘唐也何云乃相承以熟未可為不忘唐之禮也

劉夢得徒書曰於竊鉄而知心目之可亂於撥蜂而

知父子之可聞於拾煤而知聖賢之可疑東坡辯

策問奏劄引之而改撥蜂一句云於投杼而知母

子之可疑於拾煤而知聖賢之可疑元圻案列子說符篇

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鉄也顏色竊鉄也言語竊鉄也

鼂文元全云公平生不喜術數之說術者嘗以三命語

之公曰自然之分天命也樂天不憂知命也推理

安常委命也何必逆計未然乎案文元語見東都事略本

一慈湖先生謂真文忠公曰希元有志於學顧未能

志富貴利達何也公莫知所謂先生曰子嘗以命

訊日者故知之夫必去是心而後可以語道此與西

張文潛寓陳雜詩言顏平原事誤以盧杞為元相國

元圻案張文潛寓陳雜詩十首之四云唐有元相國

李長吉有春歸昌谷詩張文潛春游昌谷訪長吉故

居云惆悵錦囊生遺居無復處原注在河南福昌縣

唐六典一入從九品下注崔寔正論云熊經鳥伸延年之

術故華佗有六禽之戲魏文有五槌之鍛後漢華

佗傳云五禽元圻案華佗語吳普曰存有一術名五禽之戲

故真人之游若吹噓呼吸故納新氣經鳥伸鳥伸是

詩釋文草木疏云葑蕪菁也郭璞云今葑菜也案江

南有葑案葑釋文作葑江北有蔓菁相似而異以上葑谷風釋文張

文潛郭園送蕪菁感成長句詩蕪菁至南皆變葑葑美在上根不

食瑤簪玉筍不可見使我每食思故國集證葑葑草木南俱無之偶有士人因官播種就彼種之出地則變為芥亦稱種江北為樹之義也至曲江方有慈彼人謂之葑葑

司空表聖題東漢傳後有取於陳太邱之容眾郭有

道之誘人此表聖所以自處也問按元末江而人才至矣而不及焉當時必有所自處者○元折案唐文粹九十九載司空圖題東漢傳後曰君子之救時也亦必相時度力以致其用不可則靜而養之以道訓服引腐鋒氣果於擊搏道不能化力不能制是將濟時重困故元禮之徒終致鉤黨之禍陳太邱之容眾郭有道之誘人其意未嘗沮物而彼亦不厚其毒利害可見矣唐書司空圖傳圖字表聖景福中擢諫議大夫見朝政日壞自推出不知處稱疾不赴昭宗遷洛陽轉兵部侍郎懼柳璨誣陷不得已赴之入見陳笏失儀遂得罪罷去下居中條山王官谷名亭曰休休天號忍辱居士思以警省保全終始間哀帝獄不食而卒文選蔡邕陳太邱碑序

困學紀聞注 卷二十一

化書曰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奢者心常貧儉者

心常富化書季元衡集證曰名齊南朝儉說曰貪饕以招

辱不若儉而守廉千請以犯義不若儉而全節侵

牟以聚仇不若儉而養福放肆以逐欲不若儉而

安性皆要言也問按煩瀾齋論筆書於已不奢於人謂之儉奢於人子之德也奢與愛小人之事也斯言出晏子如晏子者真能儉者也○元折案四庫書簡明目錄子部雜家化書六卷南唐譚峭撰未齊即撰為已作故亦謂之齊即子凡六篇曰道化術化德化仁化食化化時太道土故大旨多出於黃老而附合於儒言文中子曰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姚合新昌里詩曰近食日益廉近富日益貪顏氏家訓曰儉者省約為禮之謂也吝者窮急不卹之謂也今有奢則施儉則吝如能施而不奢儉而不吝可矣

困學紀聞注 卷二十一

荀悅申鑒政體曰觀孺子之驅雞而見御民之術術今本

孺子之驅雞急則驚緩則滯馴則安今本脫此三字許渾詩

逐跡驅雞吏

司馬公時至獨樂園危坐讀書堂案溫公集有獨樂園七詠讀書堂其一也嘗云

草妨步則薙之木礙冠則芟之其他任其自然相

與同生天地間亦各欲遂其生耳張文潛庭草詩

云人生羣動中一氣本不殊奈何欲自私害彼安

其軀亦此意也觀此則知周子窗前草不除之意

王渙之曰乘車常以顛墜處之乘舟常以覆溺處之

仕宦常以不遇處之無事矣語見宋徐度却掃編此言近於達

困學紀聞注 卷二十一

民不可與慮始商鞅之變法也百姓何足與議董卓

之遷都也嗚呼百姓以從已欲其效可觀矣元折案商

愚者昧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可與樂成功三國志董卓傳注續漢書曰卓言宜復遷都長安楊彪曰恐百姓驚愕糜沸聚以致擾亂卓正色曰公欲沮國家耶百姓小民何足與議

後魏溫子昇聞闔門上梁祝文云惟王建國配彼太

微大君有命高門啓扉良辰是節枚卜無違雕梁

乃架綺翼斯飛八龍杳杳九重巍巍居辰納祐就

日垂衣一人有慶四海爰歸此上梁文之始也原

兒郎偉言兒郎遜攻她嘗辨之○元折案此條不與前條同錄

攻媿跋姜氏上梁文云上梁文必言兒郎偉言不勝其或以為確證之唯

或以為奇偉之偉皆所未安在勅局時見元豐中獲盜推賞刑部例皆節元  
案不改俗語有陳林云我部領你慈願去探州邊古云我隨你慈去慈音  
問俗音門猶音輩也獨奉州李德一案云自家傳不如今夜去余亞然笑曰  
得之矣所謂兒郎傳者猶言兒郎慈蓋呼而告之此關中方言也上梁有文  
尚矣唐都長安街製之嘗以語尤尚書延之沈侍郎虞卿汪司業李路諸公  
皆博洽之士皆以為前所未聞或有云用相兒郎之傳者殆誤矣 宋葉大  
慶愛日齋叢抄亦載能改齋漫錄及樓火媿之說又曰予記呂氏春秋月令  
舉大木者前呼與後亦應之高誘注為舉重勸力之歌聲也與誘注或作  
邪誘准南子曰邪誘豈傳亦古者舉木隱和之音

眞文忠公 送陳端父 曰仁義足以包寬嚴而寬嚴不足  
以盡仁義 元折案司馬溫公曰寬而疾惡嚴而原情則寬嚴即仁義矣

傅元席銘左端曰閑居勿極其歡右端曰寢處毋忘  
其思左後曰居其安無忘其危右後曰惑生於邪  
色禍成於多言冠銘曰居高無忘危在上無忘敬  
懼則安敬則正被銘曰被雖溫無忘人之寒無厚

困學紀聞注 卷二十一

於已無薄於人 元折案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儒家傳子一卷晉司  
隸校尉劉向子北地傅元撰晉書本傳稱有內外中  
篇凡四部六錄合四百首數十萬言隋志皆載傳子一百二十卷宋志  
僅載五卷傳本久佚今檢永樂大典中得文義完具者十有二篇其大典失  
載篇目及他書所徵引者復蒐輯得四十餘條 此條所引諸銘今不載於  
本書見藝文類聚服飾部中蓋本書外別傳也

梁元帝孝德傳天性讚曰欲報之德不可方思涓塵  
之孝河海之慈 見藝文類聚 孝部 即孟東野寸草報春之意

元折案周宥公謹詩然爾雅讚曰東坡詩云微生真草木無處謝天力慈顏  
如春風不見李桃實古今如此恨有志俯仰失其言尤悲東萊子蒙我云我  
蒿不能報天地之生育猶人子不能報父母之劬勞皆祖郊之意也 孟東  
野名郊武康人年五十始成進士為深陽尉嘗作遊子吟云慈母手中線遊  
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隋書經籍  
志雜傳類孝德傳三十卷梁元帝撰

蘇子由記杉謂求之於人蓋所謂不待文王而興者  
陳同甫之言梅也亦然 元折案蘇子由南康直節堂記曰杉不  
扶而直其生能傲冰雪而充能利棟宇  
昔與竹柏同而以直過之求之於人蓋所謂不待文王而興者耶 今陳龍  
川集無言梅之文當考

漢桓永壽二年戶一千六百 開按本 七萬七千九百六  
十 案後漢書郡國志引帝王世紀曰漢桓永壽二年戶二千六百七萬  
九百六十五千六萬六千八百五十六人案每戶以五口為率則五千  
餘萬人止一千餘萬戶今云二千當是世紀 至晉武太康元年平  
吳戶止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 開按補十字 何本  
有十字以上皆晉  
書地理

困學紀聞注 卷二十一

劉夢得何卜賦云同涉于川 井陰筆記引  
作同涉于江 其時在風泂者  
之吉 泂者之凶 同藝于野 野筆記  
作野 其時在澤 伊種之  
利 利筆記  
作利 乃種之厄 東坡 泗州僧  
伽塔 詩耕田欲雨刈欲晴  
去得順風來者怨本此意 元折案此條本與願正芥隱筆記  
十四字而包蓋劉禹錫四對三十二字之義蓋奪胎換骨之妙也

隋煬帝謂蕭后曰儂不失為長城公卿不失為沈后  
長城公謂陳後主沈后者後主之沈后也通鑑釋  
文以沈音沉謂沉湎之后誤矣 全云胡身之已辨之○元折  
案通鑑唐紀高祖武德元年  
蕭后曰外間大有人圖儂儂不失為長城公卿不失為沈后且共樂飲耳  
胡三省注曰長城公陳叔寶叔寶后沈氏 陳後主沈氏 沈氏 沈氏  
月婁子洛陽追贈大將軍封長城縣公諡曰煬沈后傳后與後主俱入長安  
府煬帝每巡幸每命從駕蕭后傳后沒於寶德突厥處羅可汗遣  
使迎之遂入於虜庭煬帝之言驗矣 四庫全書總目史部編年類通鑑釋

文辨誤十二卷元胡三省撰釋文木南宋時蜀八史所傳本皆三卷因作此書以刊正之

會收字彥和為書解朱文公呂成公皆取之館閣書

目書講義博士會肢等解蓋誤以收為肢集證朱子云會彥和

熙豐後人解禹貢林少穎吳才老甚取之○元圻案政音民

伐吳之役利獲二俊張華之稱陸機雲也平齊之利

唯在於爾周高祖之論李德林也機雲於河橋之

役與王師為敵其不忠大矣德林願以死奉楊堅

復以所以事齊者事周矣二國何利焉是以特國

必崇名節持身必守行誼全云感慨係之○元圻案水經注十

為前錄都督伐京師輕進為洛軍所乘大敗于鹿苑晉書陸機傳太康末機與弟雲俱入洛張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成都王穎與河間王起兵討長沙王又假機大都督自朝歌至於河橋鼓鼙數百里長沙王又奉天子與機戰於鹿苑機軍大敗又雲傳張昌為亂穎上雲為

困學紀聞注 卷二十一

使持節大都督晉將軍以討昌會伐長沙王乃止機之敗也穎并攻雲隋書李德林傳德林字公輔博陵安平人也齊永光中授護國三司及周武帝克齊入鄴之日敬德道和旨旨發論云平齊之利唯在於爾大矣初機晉成安縣男宣帝大斬高祖初受命命公賜德林曰朝廷賜命德文武事非才轉任無以克成大業今欲與公共事必不得辭德林問之甚喜乃答云德林雖庸微誠亦有所存若由相提獎必望以死奉公高祖大悅即召與語

錄異傳曰周時尹氏貴盛五葉不別會食數千人遭

饑荒羅鼎作粥案見初學記食物部粥類春秋書尹氏譏世卿然能

與周同盛衰者亦有家法維持之也近世紀輿地

者謂尹吉甫蜀人為作清風堂其謬妄甚矣物則

秉彘之詩吉甫庶幾知道者而不能察撥蜂之讒

能知而不能行也集證錄異傳隋唐志不著錄彘文類聚初學記御覽廣引之通志氏族略尹氏少昊之子封於

尹城因以為氏子孫世為周卿士食采于尹今汾州有尹吉甫墓

王羲之傳論案晉書陸機王羲之二師宜懸帳之奇以衛恒

四體書序攷之懸帳乃梁鵠書非師宜官書也元

案三國志魏武紀法衛恒四體書序曰上谷王次仲善隸書始為楷法至

梁帝好書世多能者而師宜官為其甚於其能每書輒焚其札梁鵠乃益為假而飲之酒俟其醉而竊其札鵠幸以攻書至選部尚書於是公欲為洛陽令鵠以為北都尉鵠後依劉表及荆州平公察求鵠鵠自縛詣鵠署軍假司馬使在秘書以勤書自効公嘗懸著帳中及以釘壁玩之謂勝宜官鵠字孟英安定人魏宮殿題署皆鵠書也水經注十六魏太祖平荆州漢吏師尚書安定梁孟英善師宜官八分體求以贖死太祖善其法常御懸帳中愛玩之以為勝宜官衛恒字巨山晉書有傳其四體書序全載本傳及唐張彦遠法書要錄中

說文朋及鵬皆古文鳳字宋玉曰鳥有鳳而魚有鯉

莊子音義崔譔云鵬音鳳全云詳見爾雅翼○元圻案陸氏釋文序錄曰崔譔莊子注卷二十七

篇清河人晉譔即又莊子道遠遊釋文曰鵬步登反徐音朋郭爾登反崔音鳳云鵬即古鳳字非來儀之鳳也說文云朋及鵬皆古文鳳字也朋鳥象形風飛羣鳥從以萬數故以鵬為朋鵬字字林云鵬朋黨字古以為鳳字宋玉曰鳥有鳳而魚有鯉即莊子道遠遊所說之鵬也莊子作鵬而宋玉作

困學紀聞注 卷二十一

鳳引之以證鵬之即鳳字

王巾字簡棲作頭陀寺碑說文通釋以為王巾何云巾

何云巾

何云巾

何云巾

何云巾

封禪七十二家管夷吾所記者十有二案見史記封禪書孟獻

子友五人孟子所忘者三記誦之學勿強其所不

知

集古錄李陽冰記云城隍神祀典無之吳越有爾按

北齊慕容儼鎮郢城城中先有神祀俗號城隍神

見北齊書本傳則唐以前已有之開按隋五行志梁武帝紀城隍神將烹牛有赤蛇繞牛口紀與儀同時經籍志鮑至撰南雍州記云南陽城有蕭相國廟相傳謂為城隍神記久則見通典引者何云宋以後城隍之祀遍天下且各立名字趙與魯實退錄有二條言之頗詳○元折案李陽冰續雲臺縣城隍神記見唐文粹七十一

唐子西探藤曲魯人酒薄邯鄲圍西河渡橋南越悲

原注下一句未見所出何云若此錦錦為對尚未工又云子作一何云魯意為王室之鎮而酒薄終以被圍思下句對未得○元折案唐子西探藤曲效王建體魯人酒薄邯鄲圍西河渡橋南越悲調紅藤百萬計此實一作無窮時去年探藤藤已乏今年探藤藤轉竭入山十日脫身歸新藤出土拳如藤洪圍取竹况有年越山探藤輪不前今年輪藤指黃嶺明年輪藤波及屋吾皇妾氏如養兒鬻字為此謀者誰

集古錄漢袁良碑云當秦之亂隱居河洛高祖破項

實從其冊天下既定還宅扶樂歐陽公云蓋不知

為何人也愚按高祖紀三年漢王自成鼻入關收

兵欲復東轅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

漢常困顯君王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

合滎陽故臯閒且得休息使韓信等得輯河北趙

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

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之必矣漢王從其計

出軍宛葉閒即此此即轅生也原注轅與袁同

氏諫釋揚升卷載此碑繫以王應麟曰轅生說行而身隱鴻飛魚潛脫履主組遠希魯連近慕道公亦古之逸民不可與辨士說客並論也今刊本鈔本俱無知屬楊氏假託所謂英雄欺人亦時有之者或曰王元引辨水經語子信其為王氏而升庵明引王氏語子反則正之何居余笑曰觀人於其素○元折案洪氏諫釋放證語與王氏此條及急就篇注略同集古錄載袁良碑云厥先舜世為封君周與虞父自此而滅又云滿為陳侯至元孫滿遂以氏立姓曰袁王氏急就篇注曰安氏之先木與陳同姓陳中公生靜伯甫伯甫入世孫爰諸生滿遂因而命氏其後或為袁字又作袁字本一也漢有袁盎北史李繪與梁人汎言氏族袁碑曰未若我本出自黃帝在十四姓之限繪曰兄所出姓遠當是共車千秋分一字耳可為袁黃一族之証

漢華山廟碑武帝立宮曰集靈殿曰存僊門曰望僊

歐陽公集古錄云集靈宮他書皆不見惟見此碑按

漢地理志京兆華陰縣太華山在南有祠集靈宮

武帝起公偶未之攷耳開按余嘗謂蓋世文人無過歐公而學

得辨以劉原父有好箇歐九之云從而和之乎余曰非敢然實親驗之集古錄跋尾○元折案歐陽集古錄附載黃伯思云東觀餘論漢書地理志太華山在華陰南有祠集靈宮武帝起又桓譚傳賦華山有集靈宮不獨見於此碑也三輔黃圖曰集靈宮集靈宮存仙殿望仙臺望仙觀俱在華陰縣界皆武帝宮觀名也宋董道廣川書跋曰漢武集靈宮見於漢志桓譚嘗賦之顧道元曰敷水北連集靈宮其事甚備永叔惜不得見也張旭序曰岱山石立中宗繼統太華授聖泰胡絕緒白魚入舟姬武建業寶珪出水子胡表位布五方則處其西列三條則居其中世宗又經集靈之宮於其下想松喬之儔然則集靈亦其盛哉三輔黃圖書其制度類聚亦書其名劉勰蓋嘗言之夫子因得考之信

容齋五筆石尤風引陳子昂戴叔倫司空文明詩意

其為打頭逆風也李義山詩作石郵原注來風楊文

困學紀聞注卷二十

公詩亦作郵原注石郵風惡客心愁○元折案容齋五筆三石尤風

入峽苦風云故那今日友歡會半應同寧知已峽路辛若石尤風裁叔倫送妻明州云瀟水連湘水千波萬浪中知君未得去慙愧石尤風計南朝篇讀盧秦卿云知有前期在難分此夜中無將故人意不及石尤風計南朝篇讀必多用之不暇也元陰時夫韻府羣玉引江州紀聞云石尤風者傳聞石氏女嫁為尤郎婦情好甚篤尤出不歸妻臨亡嘆曰吾恨不能阻其行以至於此今凡有商賈遠行吾當作大風為天下婦人阻之自後商旅發船值打頭逆風則曰此石尤風也婦人以夫姓為名故曰石尤又丁都護歌願作石尤風四面斷行旅丁督護歌宋武帝製見通典樂五

古者有常心曰士無常心曰民為己曰君子儒為人

曰小人儒善利之間而舜跖分焉服言行而堯桀

異焉仁義之心存與不存而人禽別焉慎乎其可

懼也夫尚志謂之士行已有恥謂之士否則何以

異乎工商特立獨行謂之儒通天地人謂之儒否

則何以異乎老釋困而不學則下民爾待文王而

與則凡民爾無其實而竊其名可以欺其心不可  
以欺其鄉元折案真西山曰士有爵位顯於朝而名不見於鄉事業彰於世而行不足以服其家暫立者易能素積者難掩

古者重長幼之序齒幼位卑而名韋揚二君李翱所  
以戒朱載言也後生不稱前輩字劉元城所以稱

馬永卿也元折案唐文粹李翱答進士王載言書曰師之於門人則名之於朋友則字而不名足下之書曰韋君詞揚君潛足下之德與二君未知前後也而足下齒幼而位卑而皆名之傳曰吾見其與先生並行也竊恐足下不思乃陷於此王引作朱載言未知孰是馬永卿記劉元城語錄曰僕初見先生問曰王韋安否僕對曰王學士安樂來赴任時嘗往別之後兩日嘗承議補諸僕曰適見劉待制云新主簿可教因問何以得之公曰後生不稱前輩德此為得體晉書劉兆傳嘗有人著驢驢至門外曰吾欲見劉廷世兆儒德道業青州無稱其字者門人大怒

李希烈之黨有韓霜露朱泚之黨有李日月逆傳之  
無天甚矣何云小人不學故耳不得以此為罪也元折案唐書李希烈傳希烈叛後魏德遠遣待名韓霜露等分據州縣江西節度使曹王臯擊拔斬霜露李韓霜露走之朱泚傳泚僭即偽位國號大齊賊將李日月殺其妻陳廟幽海御物自謂無前潭城射殺之

柳芳論氏族曰氏於事則巫乙匠陶按風俗通乙當  
作卜周按今風俗通義無則王氏所見猶全本集論柳芳論載文苑英華風俗通語見太平御覽三百六十四廣韻巫字下引風俗通云氏於事則巫卜陶匠是也通志氏族略兩引風俗通皆作巫卜匠陶水澤又云乙氏子姓商湯字天乙支孫因以王父字為氏

明州開元二十六年置訖於唐末凡五亂寶應肅宗七

元年袁晁陷明州一也貞元十四年明州將  
栗錐殺其刺史盧雲以反二也乾符四年王

郢陷明州三也中和元年鄭賊鍾季文陷明

州四也景福元年明州將黃晟自稱刺史五

也全云明州入亂天寶中吳令老若首禍栗錐之後有裴壽王郢之後有劉文深寧之言猶未備元折案元和郡縣志二十六明州本會稽之鄞縣漢句章縣地也武德四年于縣立鄞州八年廢開元二十六年採訪使齊澣奏分越州之鄞縣置明州以境內四明山為名吳令老唐書元宗紀通鑑並作吳令光

通鑑浙西節度使裴瓌敗王郢在乾符四年閏二月  
紀乃謂三年七月當從通鑑瓌字挺秀見世系表  
元折案通鑑裴瓌詩之從會孫也

孟子曰舜蹠之分利與善之間也蕭望之曰堯桀之  
分在於義利而已元折案漢書蕭望之傳張敞上書言令諸有舉殺望之與少府李瓌議曰為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矣

范文正公李衛公折西謂劉禹錫柳宗元呂溫數人坐王  
叔文黨貶廢不用案下云覽數君子之迹而禮意情密涉道非淺然傳稱叔文知書好論理道為太子所信順宗即位遂見用引禹錫等決事禁中  
全云禹錫等及議罷中人兵權悟俱文珍輩又絕韋臯  
安能在禁中

私請欲斬劉闢其意非忠乎臯銜之會須宗揣太子  
意請監國而誅叔文意宗納臯之謀而行而解故臯唐書燕

駁因其成敗而書之無所裁正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

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此昌黎答豈有意於

諸君子乎以上皆范文正公語○問按此之罪人何潛德之有不讀永貞行耶何云任文訓注其為小人一也南朝以費振羅得

黃義元吉之占終歸於敗豈有任已而能正人者乎又云柳子厚亦佳士夫  
在未能立而遽用權以為可以借叔文以伸其意志不知此之匪人所傷已  
多安能有為也又云范公豈未讀永貞行耶前之任文後之訓注皆於柳小  
人託正義以行其私者也方據山○子論余并謂柳李亦存心○又  
云柳劉雖坐不知人耳其意則何可辨○公亦受欺○蔡元長全云王  
叔文亦志在收兵權其意則何可辨○公亦受欺○蔡元長全云王  
而下流歸○元折案柳子厚與許孟容書云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  
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韓文公作柳子  
厚墓誌曰子厚前時少壯勇於為人不自貴重藉藉功業可立殊故坐廢  
退使子厚在黨肯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方

困學紀聞注 卷二十

困學紀聞注 卷二十

困學紀聞注 卷二十

困學紀聞注 卷二十

困學紀聞注 卷二十







飛本於此非始於吉日辰良何云東坡先生著羅池詩作秋

一層○元折案宋陳善撰新語曰楚詞以吉日辰良以意殺燕對莫桂

酒存中云此是古人欲錯綜其語以為矯健故耳予謂此法本自春秋春秋

書隕石于宋五是日六鵠退飛過宋鄭君者皆以石鵠五六先後為義殊不

知聖人文字之法正當如此既曰隕石于宋五又曰退飛鵠于宋六豈成文

理故不得不錯綜其語以為能也楚詞正用此法其後韓退之作羅池碑

云春與後吟吟秋鵠與飛以與字上下言之蓋亦欲語反而辭健耳今羅池

碑石刻古本如此而歐陽公以所得李生昌黎集較之只作秋與鵠飛遂疑

古本為誤惟存中為始得古文意然不知其自春秋出

徐仲車謂尊官重祿人之所好也安肯曰吾不

加吾辱其位甚者亡人之國危人之天下不顧也

鄭祭可謂知其量矣後村詩謂未必朱三能跋

扈祇因鄭五欠經綸朱溫之篡崔柳諸人之罪也

於鄭祭何議焉方樓山云只取朱三鄭五好對耳 集證黃震東發

善審也使人如鄭五則居其官者皆其人豈有歎君誤國貪權固寵之患

愚故三款三款於五而贊之曰自知其必能相而相之者古今一伊尹也自

困學紀聞注 卷二十一

知其必不能相而不相之者古今一鄭五也人皆曰必不能相已得日必能

之所有東流水則子路問津處尸子曰楚狂接輿

耕於方城以上皆水經注文○原注方城在葉縣郡國志曰葉縣有長

之賢萃於楚國聖人晚年眷眷於楚有以也胡明仲曰沮洳精之地史謂

蔡也 關按史謂孔子去葉反乎蔡途次經有長沮桀溺事非謂其地即蔡

於蔡三歲 何云葉公之將討白公勝也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又云史云孔子還

善讀書者或曰此法當失或曰一卷足矣奚以多為

或不求甚解或務知大義不善讀者蕭繹以萬卷

自累崔儵以五千卷自矜房法乘之不治事盧殷

之資為詩元折案晉書載石勒雅好文學嘗令儒生讀書史而聽之

國後大驚曰此法當失何得遂成天下至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 北史何

受傳納者蘇威嘗言於上曰臣先人每戒臣云唯讀書一卷足可立身經

國何用多為 宋書隱逸傳潘潛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閑靜少言

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 南史梁元帝紀帝嘗讀

魏軍人乃果爾書十餘萬卷盡燒之論曰口誦六經心通百氏有仲尼之學

有公且之才適足以益其驕矜增其禍患何補金波之覆沒我江陵之滅亡

困學紀聞注 卷二十一

廟堂二字見漢徐樂傳云脩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

之患梅福傳云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劉向

九嘆云始結言於廟堂王逸注言人君為政舉事

必告宗廟議於明堂原注皆謂人君今以為宰相誤矣 全云此

掄策于廟堂之上亦兼君相言之

歐陽公記醉翁亭用也字荆公誌葛源亦終篇用也

字蓋本於易之雜卦韓文公銘張徹亦然元折案王

書二十七歐公醉翁亭記多用也字人謂此體前此未聞又觀錄公補作越

州并儀堂記亦是此體如其末云則其體之歲月則嘉祐五年二月十七日

水經注三十一南 方城西有黃城山是長沮桀溺耦耕

太宗御書閣已曰寶章矣集證玉海百六十三至和二年六月

丙中以五臺山真容院新修太宗真

宗御書閣為寶章閣又云寶慶二年建寶章閣藏宗聖製

寧宗閣名曰寶章至和仁宗三十二年甲午收元 一年五臺山真容院

會極詠黃巢戰場詩

年事亂時多富國者見而惡之並行貶斥 朱三鄭五句齊東野語又以為

其位者耶有禍敗隨之耶取天下之笑耶為萬世之羞耶其者亡人之國危

人之天下不顧也豈子所謂不知量者耶安得如君者豈易得哉易得哉

嘉平知其任讀君傳愛君知其量嗚呼如君者豈易得哉易得哉

承鶴林玉露波江以來詩稱殆絕唯寶祐中與江湖集出劉潛夫詩不是

也問其作之主人則太守才公景純也問其常所往來而共樂者通判沈君  
與宗也誰其文之晉陵錢公輔也其機杼與歐記同此體委出於周易雜卦  
一篇

東坡鍾子翼哀辭以四言開七言學荀子成相元圻案

雜記曰東坡作鍾子翼哀辭用四字七字為句嗚呼摩天章實漱石致雨確  
荀子成相篇格也句皆協韻如人生無質如器無相何儀儀王文考蓋光殿  
賦形形靈宮歸靡窮崇紛麗鴻兮其下皆協韻但加兮字 宋賈宏泰翁漫  
志曰東坡歸自海南遇其甥柳展如出文一卷示之曰此吾在嶺南所作也  
錫試次第之展如曰天與觀乳泉賦詞意高妙當在第一鍾子翼哀辭別出  
新格次之他文稱是坡歎息以為知者

詩伐檀毛氏傳云風行水成文曰漣老泉謂風行水

上渙此天下之至文也本於此元圻案初學記水漣風

波曰漣平波曰澗直波曰徑水朝夕而至曰潮風行水成文曰漣水波如鏡  
文曰漣 劉熙釋名曰風吹水波成文曰漣 蘇老泉仲兄字文甫說曰今  
夫風水之相漣乎大澤之波也紆餘委蛇旋流連安而相推怒而相激行  
而如雲感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徊故曰風行水上漣此天下之至文也  
宋黃徹碧溪詩話載東坡曰辨才詩如風吹水自成文漣香贊與參寥如  
巧婦織錦耳

南豐詩稱昌黎之文云並驅六經中獨立千載後

周恭叔全云周博士行跋秦璽文曰嗚呼斯乎是嘗去

詩書以愚百姓者乎是嘗聽趙高以立胡亥者乎

是嘗殺公子扶蘇與蒙恬者乎是嘗教其君嚴督

責而安恣睢者乎使其璽不得傳者斯人也而其

刻畫吾忍觀之哉案陳后山叢談前世都儒謂秦璽所在為正統

斯之魚蟲篆也其圍四寸至漢謂之傳國璽迄於

獻帝所寶用者秦璽也歷代皆用其名永嘉晉懷帝

之亂沒于劉石永和晉穆帝元年乙巳改元乙巳改元之世復歸江左者

晉璽也太元晉孝武帝四年丙子改元乙巳改元之末得自西燕更涉六朝至

于隋代者慕容燕璽也原注隋謂之神璽○北史魏文帝紀劉

裕北伐得之關中歷晉暨陳復為隋有者姚秦璽

也開運五代晉高祖八年甲辰改元之亂沒于耶律女真獲之以為

大寶者石晉璽也蓋在當時皆誤以為秦璽而秦

璽之亡則已久矣元圻案以上皆雜記文 後漢光武紀注玉璽

藍田山丞相李斯所書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高祖至秦王于嬰  
獻之至王莽篡位就元后求璽不與以威遠之通山璽投地璽上端一角缺  
及莽敗李松持璽詣宛上更始更始敗入赤眉劉盆子既敗以奉光武  
記李斯列傳斯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誦除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  
為城旦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語者誦除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  
賜長子書與與會成陽而立為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賜長子書  
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於是斯乃聽高相與謀詐  
為受始皇詔丞相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長子扶蘇曰扶蘇以不得罷  
歸為太子日夜怨望為人子不孝其賜劍以自裁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臣  
正宜知其謀為人臣不忠其賜死又二世責問李斯對曰夫賢主者必且能  
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為桎  
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

困學紀聞注 卷二十一 三五

三國志吳孫堅傳注吳書曰堅入洛軍城南觀宮上有五色氣堅令人

入井探得漢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方四寸上海交五龍上一

角銜初黃門張讓等作亂劫天子出奔掌璽者以投井中又引山陽公載記

曰袁術將僞璽傳國璽乃狗堅夫人而奪之 晉書與服志載帝沒

胡傳國璽沒於劉聰後又沒于石勒及石季龍死胡亂穆帝世乃還江南

晉陽秋孝武帝太元十九年西燕慕容永遣子宏求救于雍州刺史郭振獻

玉璽一紐送建業自晉至梁相傳謂之鎮國璽 周益公題五代應順年堂

檢臨本云本朝紹聖三年十二月長安何民段義掘地得玉璽玉綠色以獻

于朝憲序辰安博皆言此秦璽漢以為傳國璽自五代亡之今為時出尋  
禮部御史臺學士院秘書省太常寺講求定驗於是蔡京等奏考之璽文豈  
帝壽昌璽也受命於天後魏璽也 有德者昌唐璽也 惟德允昌石晉璽也  
今云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其為秦璽無疑哲宗遂以五月朔御大慶殿行朝  
會禮改紹聖五年為元符元年云 周恭叔名行已元祐六年進士著序注  
秦璽秦璽文見第六卷陳直齋曰永嘉學問所從出也

受寶之禮始于元符再行于嘉定皇帝恭膺天命之

寶至道太宗二十年乙未改元乙未改元三年真宗即位製之其後凡嗣位

則更製乾興真宗二十五年元年仁宗即位嘉祐仁宗三十四

八年英宗即位至神哲徽皆製是寶嘉定寧宗十四年戊辰改元

十四年京東河北節度使賈涉繳進皇帝恭膺天命之寶及元符三年御命之寶及元符三年御命以下九御府寶圖一冊鎮江都統翟朝宗以玉檢來上其文若合符契又得受命于天既壽永昌玉璽於

是禮官奏受寶之禮獻之宗廟明年正月朔旦御大慶殿受寶奉安天章閣

原注元符三年王蓋徽宗即位所製○元圻案建炎以來朝野雜

記乙集五皇帝恭膺天命之寶者至道三年真宗即位時所製也後從葬定陵乾德元年仁宗即位更制之天聖元年為火所燒又制焉後從葬昭陵嘉祐八年六月英宗又制焉神宗即位此制廢康之難金人取玉寶十四蓋八寶之外餘寶凡六而皇帝恭膺天命之寶居其二焉徽宗元符三年欽宗靖康元年所制也高宗渡江庶事草創不復制矣周密齊東野語賈涉道都統司計議官道琪往河北蒙古軍前議事歸得其大將撲鹿花所獻皇帝恭膺天命之寶宋王極燕翼貽謀徽宗大觀元年詔求美玉製八寶以易六璽十一月壬戌詔曰永惟受命之符宜有一代之製而尚循舊書六璽之用自天申命地不復寶獲金玉於異域得妙工於編緝不寶既成負無前此可以來年正月朔日御大慶殿恭受入寶是舉恩數特厚據此受寶之

困學紀聞注 卷二十一 禮再行於大觀也 宋袁裝撰小續道君皇帝以于闐玉益八寶為九寶其文云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王初察草詔曰太極兩三運神功於入索乾元用九增寶歷於萬年

璽也而更為寶璽也而更為檢古者太史奉諱惡豈有是哉 元圻案左傳襄二十九年正義曰衛宏云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為印惟其所好自秦以來唯天子之印獨稱璽又以玉璽臣莫敢用也宋周禮掌節貨賄用璽節鄭康成云今之印章也則周時印已名璽但上下通用 唐書元宗紀開元六年改傳國璽曰寶 唐梁肅受命寶賦序受命寶在昔曰傳國璽自秦始有焉蓋取夫一世二世傳於無窮故有傳國之號歷兩漢至陳隋武德中太宗一戎衣而天下大定是器也與璽同歸國家用之以受命所承更名大寶注唐車服志天寶十載改傳國寶曰承天大寶 唐書百官志一武后垂拱二年有魚保宗者上書請置璽以受四方之寶乃鑄銅璽四塗以方色列于朝堂背璽曰延恩在東告養人勳農之事者投之丹璽曰招諫在南論時政得失者投之白璽曰申寃在西陳抑屈者投之黑璽曰通元在北告天文秘謀者投之以御史中丞侍御史一人為理區使天寶九載元宗以璽錄近鬼改理區使為獻納使至德元年復舊

檢南相諫區為恩諫檢西中宛璽為申明檢北通恩區為招賢檢 祖宗之制不以武人為大帥專制一道必以文臣為

此璽與檢皆檢也 此璽與檢皆檢也 此璽與檢皆檢也

經畧以總制之咸淳末 宗德祐初 即位乙亥改元 賈降 恐後者多武人也其後文臣亦賈降矣 臣然唐通妻璽 之流終降流賊若等武靖南則未未張順妻才一輩入

後漢應劭有漢官鹵簿圖 原注漢官儀鹵簿管晉有鹵簿圖鹵簿儀齊有鹵簿儀陳有鹵簿圖 案隋書經籍志俱著錄 唐有大駕鹵簿一卷王象畫鹵簿圖 唐書藝文志景德 貞宗七年 王欽若上鹵簿記三卷 天聖 仁宗元年 六年宋綬上

鹵簿記十卷景祐 仁宗十二年 五年 案景祐無五年似誤長編仁 郊禮儀使宋綬上鹵簿圖十卷自注鹵簿 圖記以天聖六年上至是又增飾之耳 綬取舊編益新制上

鹵簿記十卷政和 徽宗十一年 七年詔改脩宣和元年 亥書成三十三卷飾以丹采益詳備矣 何云禮樂刑政 即天子之鹵簿

困學紀聞注 卷二十一 也是之不圖而肩膊為三十三卷為故○元圻案唐時演閱見錄曰與駕行幸羽儀導從謂之鹵簿自秦漢以來始有其名蔡邕獨斷載鹵簿有小駕大駕法駕之異而不詳其義按字書謂大駕也字亦作轎又作楸首義皆同以甲為之所以扞敵甲楯有先後部伍之次皆著之簿籍天子出入則案次尊從故謂之鹵簿南朝御史中丞建康令俱有鹵簿人臣儀衛亦皆同於君上則鹵簿之名不容別有他義 葉石林燕語四今有鹵簿記宋宣獻公所修

趙安仁 案 作戴斗懷柔錄王聯叔作戴斗奉使錄戴斗謂北方 原注爾雅北戴斗極為空桐 集證玉海五十八景德元年 書問規式及接伴乃裁定親見儀制安仁又錄和好以來事直及采古事可 附於今為豫備者作戴斗懷柔錄以獻○元圻案晁氏讀書志地理類戴斗 奉使錄二卷皇朝王聯撰景德三年為契丹主生辰使祥符二年為契丹使 所錄也

擊壤周處風土記云以木為之前廣後銳長尺三寸 其形如履 原注古兒童所戲 之器非土壤也 先創一壤於地過於三十 四步以手中壤擊之中者為上 案說曰引見文選謝靈運初 法都詩注約覽五百八十四

引風土記作壤尺三四寸張漢雲谷雜記云過注云長四尺三寸恐是傳寫之誤蓋其形如履使長四尺三寸不復有履形矣御覽所載為是

象山先生曰古者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嚴後

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略元圻案袁宏粲象山先生文集序曰先生諱九淵字子靜撫州金谿人嘗講學於象山學者尊之為象山先生是景迂儒言或謂先王用人無流品之別不知皋陶陳九德而後又在官則流品已著矣

司馬相如論巴蜀檄曰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

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漢時有此議論三代

之流風遺俗猶存也何云以得已之役病民而又責以寡廉鮮恥此相如所以為依夫也又云擊取之元

新案漢書司馬相如傳相如為郎數歲會唐使晁通夜即焚中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為發轉萬餘人用軍與法誅其渠率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遣相如責唐蒙等因論巴蜀民非上意

羣居終日言不及義而險薄之習成焉飽食終日無

所用心而非僻之心生焉故曰民勞則思思則善

困學紀聞注 卷二十一

心生寤寐無為澤陂之詩所以刺也方慎山云顧亭人先生心難矣說此方之強也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而方之強也本此

劉之道輝上李肅之納拜書曰古之君子一語默

而禮義明一施設而風俗厚如釋之進王生之

轍而漢世重名如裴度當李愬之謁而蔡人知禮

元圻案史記張釋之傳王生者善為黃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三公九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轍解顧謂張廷尉為我結轍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

或謂王生曰獨奈何廷尉張廷尉使解結轍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解結轍欲以重之諸公

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唐書李愬傳愬屯兵鞠場以俟裴度至愬以裴

度見度將避之愬曰此方廢上下分久矣請因示之度以宰相禮受愬謂蔡

人聲觀書錄解題別集類中劉狀元東歸策十卷大理評事鄒山劉輝之

道撰輝嘉祐四年進士第一人亮舜性仁賦至今人所傳始在場屋有聲

文體奇壯歐公惡之下第及是在殿殿得其賦大喜既唱名乃輝也公為之愕然

景迂曰博之以五經而約之以孝經論語博之以

太史公歐陽公史記而約之以資治通鑑康節先

生學曰二十歲之後三十歲之前朝經暮史晝子

夜集學者當以此為法元圻案景迂語見答李大同書

夫子雅言詩書執禮而性與天道高弟不得聞程子

教人大學中庸而無極太極一語未嘗及馬氏校云高弟元板

巧言為辯文子為學關按見類宋景文云此後魏北齊

里俗諺字也集證宋景文筆記考古為後魏北齊時里俗作偽字

以汎易巧矣子見佛書所言辯字多作普世人不知辨辨諸北史江式傳式

表曰世易風移文字改變象形誤諸諸體失真俗學即習復加虛造巧辯

士以意為疑乃曰追求為辯巧言為辯小兒為辯神靈為辯如斯者皆不

合孔氏古書史籍大家詩天說文石經三字也元圻案巧言為辯八字

何並云見類氏家訓今本家訓無此二語

困學紀聞注 卷二十一

庚信哀江南賦章蔓支以轂走宮之奇以族行呂氏

春秋中山之國有風何云風絲者智伯欲攻之鑄大

鐘方車二軌以遺之風絲之君將迎鐘赤章蔓枝

諫不用斷轂而行至衛七日而風絲亡原注文苑英華

聚作曼友皆諫元圻案呂氏春秋慎大覽權勳篇中山之國有風絲者智

伯欲攻之而無道也為鑄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風絲之君將迎鐘赤

迎鐘赤章蔓枝諫曰詩云唯則定國我胡以得是於智伯夫智伯之為人

以迎鐘師必隨之弗聽有頃諫之君曰大鐘為權而子逆之不祥子釋之

章蔓枝曰為人臣不忠貞罪也忠貞不用遠身可也諫而行之不祥子釋之

周策作公由史記樞里子傳仇猶高誘注國策以仇猶為空山說文繫傳

口部各云呂氏春秋有吾猶國智伯欲伐者也

宋次道春明退朝錄晁子止昭德讀書志注見卷六第

之東京記朱雀門外天街東第六春明坊宋宣獻

公宅本王延德宅宣德門前天街東第四昭德坊

晁文元公宅致政後開小園號養素園多閱佛書

起密嚴堂開按當時春明宅子微直比他處常高一倍以便借次道家直學士常山宋致政次道撰所記多故實其父宜獻公綬居第在春明坊如晁氏稱昭德也 晁公武讀書志自序曰宋宜獻公得畢文簡楊文莊家書故藏書之富與秘閣等而常山公以聽博聞于時余家自文元公來以翰墨顯者七世故家多書至於是正之功世無與讓云云 昭德讀書志地理類東京記三卷宋致政編開封坊巷寺觀官廨私地所在及諸故實極其精博見遺錄文元著昭德新編二卷其後序曰東魯之書文而雅西域之書質而備放此五說約中而作原原齋曰昭德者京師第坊名也晁氏子孫皆以為稱 宋未弁尚海書問曰宋致政道龍圖云校書如掃塵隨掃隨有其家藏書皆校三五遍者世之善書以宋為善本居春明坊昭德時士大夫喜讀書者多居其側以借讀故也當時春明坊宅子比他處微直常高一倍

呂氏春秋伊尹奔夏三年反報于亳曰桀迷惑於末嬉好彼琬琰注云琬當作婉婉順阿意之人或云美玉按紀年上卷云桀伐珉山得二女曰琬曰玨

新序節士介子推曰謁而得位道士不居也蓋謂有道之士漢京房傳道人亦謂有道之人元和郡縣志樓觀本周康王大夫尹喜宅也穆王為召幽逸之人置為道士太霄經以尹喜為尹軌又謂平王東遷洛邑置道士七人按漢郊祀志注漢宮閣疏云神明臺高五十丈上有九室嘗置九天道士百人蓋自武帝始也穆王平王事不可攷何云後漢書有史道入 全云又何足考 集證太平御覽六百六十六道部引太霄經曰人行大道謂之道士又云道士從道為事故稱也周穆王因尹軌真人制樓觀遂召幽逸之人置為道士平王東遷洛邑置道士七人漢明帝永平五年置二十人魏武帝為九州置三十五人魏文帝幸雍謁陳瓘法師置道士五十人晉惠帝度四十一

斷其名於茗華之玉茗是琬華是玨原注註非何云注誠誤然紀年要

是偽書或因呂覽之語而誤撰也

末嬉好彼琬琰注云琬當作婉婉順阿意之人或云美玉按紀年上卷云桀伐珉山得二女曰琬曰玨

云美玉按紀年上卷云桀伐珉山得二女曰琬曰玨

云美玉按紀年上卷云桀伐珉山得二女曰琬曰玨

云美玉按紀年上卷云桀伐珉山得二女曰琬曰玨

云美玉按紀年上卷云桀伐珉山得二女曰琬曰玨

云美玉按紀年上卷云桀伐珉山得二女曰琬曰玨

云美玉按紀年上卷云桀伐珉山得二女曰琬曰玨

云美玉按紀年上卷云桀伐珉山得二女曰琬曰玨

云美玉按紀年上卷云桀伐珉山得二女曰琬曰玨

云美玉按紀年上卷云桀伐珉山得二女曰琬曰玨

云美玉按紀年上卷云桀伐珉山得二女曰琬曰玨

云美玉按紀年上卷云桀伐珉山得二女曰琬曰玨

云美玉按紀年上卷云桀伐珉山得二女曰琬曰玨

云美玉按紀年上卷云桀伐珉山得二女曰琬曰玨

云美玉按紀年上卷云桀伐珉山得二女曰琬曰玨

云美玉按紀年上卷云桀伐珉山得二女曰琬曰玨

云美玉按紀年上卷云桀伐珉山得二女曰琬曰玨

云美玉按紀年上卷云桀伐珉山得二女曰琬曰玨

云美玉按紀年上卷云桀伐珉山得二女曰琬曰玨

云美玉按紀年上卷云桀伐珉山得二女曰琬曰玨

云美玉按紀年上卷云桀伐珉山得二女曰琬曰玨

九人給戶三百○元折案元和郡縣志京兆縣屋縣樓觀在縣東三十七里本周康王大夫尹喜宅也穆王為召幽逸之人置為道士相承至秦漢皆有道士居之晉惠帝時重置其地舊有尹先生樓因名樓觀武德初改名宗聖觀又京兆長安縣神廟臺在縣西北二十里長安故城西上有承露盤

道書有赤明上皇無極永壽之號後周甄鸞著笑道論曰古先帝王立年無號至漢武帝始建元後王

因之上皇之號可笑之深原注隋志又有延康龍漢開皇

亦明開皇為切數集證元始天尊度人經元洞玉律龍漢延康妙勝德劫混池之中溟溟大梵寥廓無光亦明開皇速度自然上陽子注云東方得九氣以分天境劫龍漢南方得三氣以分天境劫赤明中央得十二氣以分天境劫上皇西方得七氣以分天境劫延康北方得五氣以分天境劫開皇○元折案隋書經籍志四道經者云有元始天尊生於太元之先所說天地論廣劫數終盡略與佛經同天尊之體常存不滅每至天地初開授以秘密謂之開劫度人然其開劫非一度矣故有延康赤明龍漢開皇是其年號其間相去經四十一億萬載 魏書釋老志曰道家稱劫數類佛經其延康龍漢赤明開皇之屬皆其名也 東坡上清儲祥宮碑曰臣謹按道家者本出於黃帝老子其道以清靜無為為宗以虛無應物為用以慈儉不爭為行如是而已自秦漢以來始用方士言乃有飛昇變化之術黃庭大洞之法太上天真木公金母之號延康赤明龍漢開皇之紀天皇太一紫

微北極之祀下至於丹藥奇技符錄小數皆歸於道家學者不能必其有無然臣竊論之黃帝老子道之本也方士之言末也

林靈素作神霄籙自公卿以下羣造其廬拜受獨李

綱傅崧卿曾幾移疾不行原注宣政間道教興行至有號為女真者當時以為先兆

傅奕排釋氏謂中國幻夫模象莊老以文飾之宋景

文作李蔚傳贊亦云華人之誦誕者又攘莊周列

禦寇之說佐其高然則釋氏用老莊之說也非老

莊與釋氏合也朱文公謂佛家竊老子好處道家

竊佛家不好處愚嘗觀姚崇誠子孫曰道士本以

元牝為宗而無識者慕僧家之有利約佛家而無

開按舊唐書姚崇傳 業斯言當矣致堂謂經論科議依倣

佛氏而不及者自杜光庭為之考諸姚崇之言則

佛氏而不及者自杜光庭為之考諸姚崇之言則

佛氏而不及者自杜光庭為之考諸姚崇之言則

佛氏而不及者自杜光庭為之考諸姚崇之言則

佛氏而不及者自杜光庭為之考諸姚崇之言則

佛氏而不及者自杜光庭為之考諸姚崇之言則

佛氏而不及者自杜光庭為之考諸姚崇之言則

佛氏而不及者自杜光庭為之考諸姚崇之言則

佛氏而不及者自杜光庭為之考諸姚崇之言則

佛氏而不及者自杜光庭為之考諸姚崇之言則

佛氏而不及者自杜光庭為之考諸姚崇之言則

佛氏而不及者自杜光庭為之考諸姚崇之言則

非始於光庭也

元何云此論魏書中已有之... 元何云此論魏書中已有之... 元何云此論魏書中已有之...

困學紀聞注

卷二十一

老志魏世祖曰自今以後... 老志魏世祖曰自今以後... 老志魏世祖曰自今以後...

北斗經引居其所而眾星拱之誤以北辰為北斗蓋

近世依託為之... 近世依託為之... 近世依託為之...

鶴山云旁行敷落之教旁行見漢西域傳敷落見度

人經元圻案魏鶴山跋揚文... 人經元圻案魏鶴山跋揚文... 人經元圻案魏鶴山跋揚文...

漢屬賓傳塞種分散顏師古注即所謂釋種按增一

阿舍經四河入海無復河名... 阿舍經四河入海無復河名... 阿舍經四河入海無復河名...

困學紀聞注

卷二十一

請皆姓釋... 請皆姓釋... 請皆姓釋...

唐回鶻傳元和初始以摩尼至其法日晏食飲水茹

葷屏滷酪可汗常與其國... 葷屏滷酪可汗常與其國... 葷屏滷酪可汗常與其國...

說齋謂老莊之學盛於魏晉以召五胡之亂而道釋

之徒皆自胡人崇尚遂盛於中國... 之徒皆自胡人崇尚遂盛於中國... 之徒皆自胡人崇尚遂盛於中國...

誠齋謂伊川之民被髮以祭君子已憂其戎漢之君志荒而妖夢是踐吾民始夷乎言祝乎首何云祝

以為好此五胡耶律之先驅也朱黼全云止曰三代

以上不過曰天而止春秋以來一變而為諸侯之

盟詛再變而為燕秦之仙怪三變而為文景之黃

老四變而為巫蠱五變而為災祥六變而為符讖

人心泛然無所底止而後西方異說乘其虛而誘

惑之何云詛盟始於三苗舜氣之于三危正在西域三代之盛聖王繼作

故不行於中國而獨存西域至後漢而復至又云前乎吾有為此言

者荀濟也利餘之民恨入骨髓○元所案晉書載魏興與魏興於佛道

公卿已下莫不飲附沙門自遠而至者五千餘人起浮屠於永貴里立波若

臺於中宮事佛者十室而九矣魏書釋老志祖師道士冠諫之字輔真

南雍州刺史之弟早好仙道有絕俗之心崔浩師事之受其法術於是上

疏讚明其事世祖欣然於是崇奉天師顯揚新法宣布天下道業大行水

經注十六首漢明帝夢見大人金色頂佩白光以問羣臣或對曰西方有神

名曰佛下所說無異於是發使天竺寫經始以佛書

白馬負圖表之中夏故以白馬為名書呂刑民與晉漸派茶葉同中

于信以覆詛盟殺梁傳諸書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貨子不及五霸

史記封禪書自齊威宣之時驛子之徒論者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

人秦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術充尚黃門子高最後皆燕人為方

儀道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驛行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

外戚傳孝文皇后景帝母也好黃帝老子言景帝及諸寶不得不讀老子

尊其術又公孫寶傳至景帝之禍起自朱安世成於江充遂及公主皇后太子

皆欺誣在江充侯國傳又陸兩夏侯京翼李傳贊漢興推陰陽災異者孝武

時有董仲舒夏侯始昌則陸孟夏侯勝元成則京房翼劉向谷永武

平則李尋田終術此其綱說時君者明者也又王莽傳前輝亮謝譚奏武功

長孟通汲非得白石有丹書著石文曰告安漢公莽為皇帝符命之起自此

始矣後漢光武紀中元二年初起明堂靈臺辟雍及北郊兆域宣布國議

皇王大紀論曰當周昭王時西方有桀戎窮幻駕

空說通歷云孝王元年佛入涅槃唐六典祠部郎中員

祭注謂釋迦生當周莊王九年魯莊公七年二說

不同何云即此見其多妄○元所案周孝王乃懿王之弟孝王元年歲在

二百二十二年宋邢昺通雅通編列子述孔子曰西方有聖人依佛者以

為指釋氏而言皆妄也國語姜氏曰西方之書有之曰墟與安實政大事注

云周詩維將西歸西方之人皆謂周也子謂孔子果有是言謂昔文王也於

佛何與至王通直指佛為西方聖人其學可知矣胡五峯皇王大紀一論

曰當周昭王時西方有桀戎窮幻見駕空說曰我能得心法變現萬端出生入死願欲必從而

非一世事理之所能要也

王簡棲頭陀寺碑周魯二莊親昭夜景之鑒注云魯

莊七年夜明佛生之日也瑞應經四月八日夜明

星出時佛從右脅墜地即行七步文選李按春秋莊

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正義曰於是時

周之四月則夏之仲春杜氏以長歷較之知辛卯

是四月五日也以是攷之夜明星不見乃二月五

日非四月八日也蓋陋儒之依佛者傅會為此說

元所案水經注一法顯傳曰恒水又東南迤邐羅城城北故淨王宮也城東

王園園有池水夫人入水洗浴出北岸二十步東向舉手振樹生太子太子

墮地行七步二龍吐水浴太子遂成井池俗傳四月八日為浴佛日

滴水云梵書有修多羅識言釋氏之教興廢則識書

其來遠矣何云東漢尚識此妖書所由乘之以興方漢山云史記

而識之則識所從來久矣全云此識字不可印指漢人識緯之書何氏亦

因滴水而附會之○元所案張平子曰識成於哀平之際

梁觀國有議蘇文五卷駁其羽翼異端者或問地獄

之事於真文忠公公曰天道至仁必無慘酷之刑

目錄紀開注 卷二十一

目錄紀開注 卷二十一

神聖至公必無賄賂之獄全云或問以下當另為一條集  
佛地獄正為是人設耳張唐英著唐史發源遂曰若天之上何人見其  
有堂黃泉之下何人見其有獄然于觀李華國史補云天堂無則已有則賢  
者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如此則又何必較其有無哉○元圻案案觀  
國字寶卿番禹人胡致堂為作蘇誌稱為海濱高士者議蘇文五卷駁其羽  
翼異端者

李壽翁曰性命之理死生之故鬼神之情狀易盡之

矣曷為求之他何云李壽翁語似當按上條一條○元圻案李壽翁  
名格洛州承年人官敷文閣直學士朱子為作墓銘  
辨其行身無一事之不合於理論事無一言之不適用於

通典唐有符祇正謂之視流內原注祇呼胡切胡神也○元圻  
案通典職官一隋置九品各

有從自四品以下每品分為上下凡三十階謂之流內又置視正二品至九  
品各有所謂之視流內又置視正五品視從七品以署薩寶及  
正祇謂之視流內又置視正九品謂之流外又職官二十二唐視流內視正  
五品薩寶親從七品薩寶符祇正自註祇呼胡反祇者西域國天神佛經所  
謂摩醯首羅也武德四年置祇祠及官常有羣胡奉事取火呪詛 宋敏求  
長安志九唐京城朱雀街第五街次南坊恭坊街南之祇祠又十朱雀街

困學紀聞注 卷二十一

之第三街次南坊恭坊街南之祇祠自註武德四年立西或胡祇神也祠  
內有薩寶符祇亦以胡祇充其職 說文祇祇胡神也○元天  
祥火干切通典作呼朝反則字當從天深寧引通典而不從其音

永嘉張淳忠甫曰今之仕皆非古之道是以雖貧而

不願祿問其說曰始至則朝拜遇國忌則引緇黃  
而薦在天之靈皆古所無也元圻案張忠甫語見樓攻龜書  
陳止齋所作忠甫墓誌後

道家云真人之心若珠在淵眾人之心如木死灰

文忠子云此心當如明鏡止水不可如槁木死灰  
元圻案文忠又云蓋明水止其體靜靜而可以鑒物是靜中涵動機中致用  
若槁木之不可生死灰之不可燃是乃無用之物見文集十八 東坡志林  
作如泡在水

東魏檄梁曰毒螫滿懷妄救戒業躁競盈胸謬治清

淨見通鑑梁紀武帝太  
清元年杜弼之辭也可謂切中其膏育矣誠齋詩云梵

王豈是無甘露不為君王致蜜來會景建云此身

已屬侯丞相誰辦金錢贖帝歸元圻案梁善侯景傳臺城  
既陷高祖雖外跡已屈而

意猶忿憤景遣軍人直殿省內高祖問制局監周石珍曰是何物人對曰丞  
相高祖乃曰何物丞相對曰侯丞相高祖怒曰是名景何謂丞相又武帝  
紀中大通元年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因捨身公卿以下以錢一億萬  
奉贖 南史梁武帝紀帝雖在蒙塵齋戒不廢及疾久苦索蜜不得再曰荷  
荷遂躬 狄梁公曰列利為無救危亡之禍細黃被路豈有勤王之師足  
為深省

唐有代宗卽世宗也本朝有真宗卽元宗也皆因避

諱而為此號祥符中以聖祖名改元武為真武元

枋為真枋崇文總目謂太元經曰太真經若迎真

奉真崇真之類在祠宮者非一其末也目女冠為

女真遂為亂華之兆集說宋史祥符五年真宗夢神人傳玉皇之  
命云令汝和趙元助授女天書遂尊號曰聖  
祖以為趙之始祖改元聖曰至聖

困學紀聞注 卷二十一

張文潛云嘗讀宣律師傳有一天人說屈穆王時佛  
至中國與列子所載西極化人之事略同不知寓

言耶抑實事也愚謂此釋氏剽襲列子之言非實

事也集說宣律師尚唐初僧○元圻案列子周穆王篇周穆王時西極之  
國有化人來入水火黃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石不礙千  
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處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  
惟路寢以居之居七幾何謂王同遊王執化人之祛騰而上者中天適止盤  
及化人之言化人之言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據整  
之若雲也焉王自以尸 平不思其國也化人復謂王同遊所及之處仰  
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化人移之王若宿處焉既寤  
所坐猶舊者之虛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陳穆王復更問化人化人曰吾與  
王神遊也形奚動哉 文潛語見所書香山傳後文又曰佛自東漢明帝以  
來其書與教始大行於震旦亦安知其不已嘗見神于中國乎書之不見錄  
于史冊者有何限其偶遺此或以為怪而不錄不足怪也不然明帝夢金人  
飛行于庭中當時何從知其為佛哉文潛蓋謂列子非寓言也故厚懲因其  
疑而決之

乖老抱佛脚孟東野讀經詩也何云今里語抱佛脚本此 集  
說中山詩話王丞相嘗讀一



日論沙門道因曰投老欲依僧客遠對曰急則抱佛脚平日投老欲依僧是古詩一句客曰急則抱佛脚是俗語全語上去投下去脚豈不的對也王大

東坡宸奎閣碑銘神耀得道非有師傳出八師子經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梵志來詣佛所

質疑曰佛所事者何師佛曰吾前世師其名難數吾今自然神耀得道非有師也

原注惟佛與佛出法華經○元折案東坡宸奎閣碑序曰 盧山僧道遠住京師十方淨四院仁宗與道遠問答親書頌詩以賜之凡十有七篇道遠歸老于四明之阿育王山廣利寺建大閣藏所賜頌詩榜之曰度空

放翁載長蘆宗頤師頌云天生三武禍吾宗釋子還

家塔寺空應是昔年崇奉日不能清儉守以風

四學紀聞注

武謂魏太武周武帝唐武宗也思今山谷其作山心開先

院修造記曰夫沙門法者不住今山谷其作資生行乞

取足日中受供林下託宿故趙州以斷薪續禪牀

宴坐三十年藥山以三篋繞腹一日不作則不食

今也毀中民十今山谷家之產而成一屋奪農夫十

口之飯而飯一僧不已泰乎夫不耕者燕居而玉

食所在常千今山谷數百是以有會昌之籍沒窮

土木之妖龍蛇虎蛇之區化為金碧是以有廣明

之除蕩山谷之言至矣宗頤以淨屠氏而能為此

言其墨名而儒行者歟

元折案魏書太武紀太平真君七年三月詔諸州沙門毀諸佛像四月都城毀五層浮屠周書武帝紀建德三年五月初毀諸佛二教經像悉毀罷沙門道士並令還民唐書武宗紀會昌五年七月僧省天下佛寺上州留寺

一所僧十人下州寺並廢合週行香日期於道觀行禮計折天下寺四千六百餘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僧尼二十六萬五千人充兩稅唐僖宗七年庚子改元廣明除蓋指黃巢之亂素山惟僻禪師語錄師侍奉馬祖三年一日祖問子近日見處作麼生師曰皮膚脫落盡惟有一真實祖曰子之所得可謂協於心體布於四肢然如此將三條篋束取肚皮隨處往山去

儒之教以萬事為實釋之教以萬法為空

北齊文宣勅道士剃髮為沙門徽宗令沙門冠簪為

德士其相反如此

元折案邵公齊開見後錄二十九北齊勅道士 事不同如此梁然漫志曰宣和庚子改僧為德士一時浮屠有以違命被罪者獨一長老上表乞入道其辭有習變夷之風教忘父母之髮膚廣得回

世說王丞相導拜揚州因過胡人前彈指云爾爾爾

原注此即蘭若也集證釋氏要覽荒言爾爾爾 爾爾爾

四學紀聞注

後周武帝廢佛道教其子天元復之唐高祖廢浮

屠老子法其子太宗復之天元不足論也太宗亦

為之何哉

僧尼道士耳○元折案周書武帝紀帝嘗高祖長子也自 稱天元皇帝所居稱天臺大衆二年初復佛及天尊像至是帝與二像俱南

面而坐大陳雜戲令京師士民縱觀唐書高祖紀武德三年詔晉州立老

子廟以為唐始祖八年四月沙汰僧道廢浮屠老子法又太宗紀贊曰太宗

功德兼隆山漢以來未有也至其率於多變復立浮圖好大喜功動兵於

遠春秋資備賢者莫不歎息於斯焉

西山先生題楊文公所書遺教經曰學佛者不辭持

戒而欲至定慧亦猶吾儒舍離經辨志而急於大

成去灑掃應對而語性與天道之妙

普門品曰此佛氏之寓言也昔唐李文公問藥山

禪師曰如何是黑風吹船飄落鬼國師曰李翱小  
子問此何為文公佛然怒形於色師笑曰發此瞋

心便是黑風吹船飄落鬼國也藥山可謂善啓  
發人矣何云操筆影射早為所奪由中無所得也全云李習之不應有此以此推之則知利

欲熾然即是火坑貪愛沈溺便為苦海一念清淨  
烈焰成池一念警覺船到彼岸災患纏縛隨處而

安我無怖畏如械自脫惡人侵凌待以橫逆我無  
忿疾如獸自犇讀是經者作如是觀則知補陀大

士眞實爲人非浪語者見文集三十四全云以大願誣韓以師也○元圻案真西山跋道教經曰此經以端心正念爲首而深言待戒爲求然後由遠歸以至精進由禪定以造智慧具有漸次以爲一起可到如來地也學佛者不由持戒而

中學紀聞注  
禪心爲戒因戒生定因定發慧名三無漏學何名戒定慧師曰防非止惡謂之戒六根涉境心不亂則定慧無礙謂之慧白香山云定爲慧因戒爲定根

錢文季維摩菴記云維摩詰非有位者也能視人  
之病爲己之病今吾徒奉君命食君祿乃不能以  
民病爲己責是詰之罪人也元圻案真西山取其語以榜維摩室見氏讀書志釋書類維摩詰所說經三卷右姚秦鳩摩羅什譯華嚴經注維摩詰經淨名也文苑英華四百五十七元黃之潤州江寧縣瓦棺寺維摩詰像碑摩詰者華言淨名居士也沒於妙善之國生於毗耶之域大仙那提之子常備梵行世號白衣居士焉又曰智總大維心行善處雖人我無相以拯救爲懷憂

水無憂憂凡俗之憂病本無病病來生之病 魏鶴山作錢文子白石詩傳  
岸曰錢公名文字字文季永嘉人譽以明經屬志有聲庠序仕至宗正少卿  
學術行誼爲士宗仰云

鄧志宏南劍天寧 日丹霞禦寒則燒木佛德山說法則  
撒塑像禪教之判其來已久余謂浮屠氏之有識

者猶不以其是爲事而學校乃以土木爲先吾儒之  
道其然乎元圻案傳燈錄丹霞禪師過慧林寺遇天大寒師取木佛燒舍利師曰既無舍利更取兩尊來燒

通鑑唐武宗 考吳云會要元和二年薛平奏請賜中條山  
蘭若額爲太和寺蓋官賜額者爲寺私造者爲招

提蘭若杜牧所謂山臺野邑是也原注杭州南亭別墅帝九折案此條全錄考吳之文原注明杜牧之文見南亭去山臺下也

中學紀聞注  
考卷之四何謂者唐詩也注又云釋書曰招提之字提指提也招提者梵言所闢提者唐言四方位也

何云丙戌春日重閱一過其中徵引之書仍有未能盡悉者甚滋學荒  
記疏之懼七月二十六日以病在告漫記卷尾  
方粹然心願云何先生於前輩一語一言奉爲格人元龜之訓故升黃  
黜勒至於再四與聞先生校本合之爲兩美承學之士不可以一日不  
讀也

潛師義門謝山三先生皆篤嗜此書考訂釋箋不遺餘力而潛師又三  
屬人入鄒訪求深寧之行狀神道碑墓誌欲附之卷尾求其遺像欲摹  
之卷首而皆不可得仰以其自題三十八字勸諸目次之前其風味更  
不可及已前輩讀書真賞如此後學胡可忽諸 又按謝山同谷書院  
記云深寧生平大節自擬於司空圖傳僅之間良無所愧而其學術獨  
得呂學之大成或曰深寧之學得之王氏塾徐氏後王檢本之西山真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氏實自唐公元善之門為朱子再傳派系而深寧又頗疑呂學未免和  
光同塵之失則子之推為呂氏世嫡也何與曰深寧論學蓋亦兼取建  
安江石永嘉諸家然其綜羅文獻實師法東萊况深寧少師迂齋身國  
明招之傳也因撰校三箋而節錄此記溯其學統所由來云嘉慶七年  
二月古華後學屠繼序識於粵東海陽縣署中

男忠錫孫 孝瀚 校字

困字紀聞注卷二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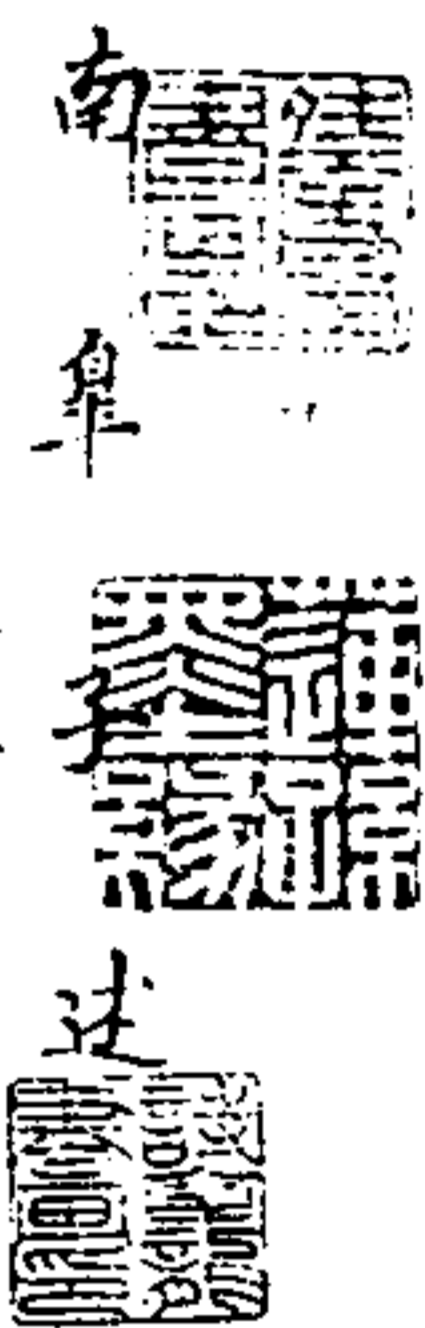
困字紀聞注

三皇制器論

南臯子曰易大傳伏羲始畫八卦作結繩為網罟以佃以漁神農斲木為耜操木為耒以教天下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是蓋謂網罟之作始於伏羲非謂鮮食自伏羲始也謂耒耜之作始於神農非謂粒食自神農始也謂衣裳之制始於黃帝非謂衣服自黃帝始也後世儒者不諳其義遂謂鮮食自伏羲始粒食自神農始衣服冠履自黃帝始殊不知生民之

管齋讀書錄卷上

類非若鳥獸之食昆虫草木以自活也非若鳥獸之有羽毛鮮甲以自衛也非有食也何以充腸腹非有衣也何以蔽軀體非有冠也何以捍風雨非有履也何以踐霜雪今心曰鮮食粒食始於羲農衣服冠履始於黃帝則伏羲以前之無食也不勝其飢黃帝以前之無衣也不勝其寒而生民之類不幾於滅乎夫謂鮮食粒食始於羲農不足徵猶為無害於義乃若謂衣冠之制始於黃帝遂使後世肖羲農之像者皆無衣服冠履之儀元時廟貌徧於天下皆被以木葉而已且八卦之畫網罟耒耜之作千萬世所不能易



非神聖智巧之至不足以及此而乃不能為衣服冠履以避風雨霜雪之患耶况結繩網罟非縲麻則不可以為之意當時必有縲麻以為布帛織皮以為裘褐衣服冠履必皆有之但質野樸陋至黃帝而始為冕旒充纁玄衣黃裳之制則文且美耳傳謂伏羲制嫁娶以儷皮為禮作二十五絃之瑟神農削桐為琴糾絲為絃則皮革絲縷之用當時固已有之此雖非出於聖經儒者未必深信要之羲農之王天下必不止於衣木葉而已凡為羲農之像者當加之以衣服冠履可也

管齋讀書錄卷上

又

三皇之制器也八卦網罟始於伏羲耒耜市易始於神農衣裳舟車牛馬門折杵幻弧矢始於黃帝至於宮室摛掃書契則後言後世聖人蓋兼指羲農而言觀伏羲之八卦則當有書契之作矣觀神農之耒耜則當有宮室之作矣學者以其文繫於黃帝之後故但指為黃帝所作又謂宮室以下三事以上古後世對言見未造此物之前別有所用其餘不云上古者見未造此物之前皆無所用予以為不然蓋因民食鳥獸之肉也而後教之以佃漁因民食草木之實也

而後教之以稼穡既有穀肉而後興聚貨交易之事  
既有佃漁而後為服牛乘馬之法舟楫未作之前亦  
必乘桴而濟矣不然則凡川澤不可得而濟伏羲何  
以王天下執紼白未作之前亦必脫粟而食矣不然  
則凡穀粟不可得而食神農何以教天下執方重門  
之未設必有門戶以防禽獸之患者矣但不若重門  
之利耳方孤矢之未作必有器械以除禽獸之害者  
矣但不若孤矢之利耳如曰未造此物之前更無餘  
物之用則吾不信也

堯儉德論

管齊讀書錄卷三

傳曰堯茅茨不翦土階三等南臯子曰堯未必然也  
堯之道允執其中而已以堯之奄有四海君臨天下  
而儉如是豈得為中執以經考之玄纁文繡聖人非  
不用也而用之於衣裳黼黻之制珠璣琳琅聖人非  
不用也而用之於機衡圭璧之屬但用於其所當用  
而不及侈耳使其朝諸侯之際垂衣裳執珪璋奏六  
律八音之樂受五玉三帛之贄而乃舍茅茨之下土  
階之上其可乎執或曰茅茨土階蓋其燕居而非正  
朝亦猶禹之惡衣服而美黻冕云

殷民叛周論

或問武王之伐商也書曰前徒倒戈攻荑後以北是  
言王者無敵也又曰篚厥玄黃昭我周王是言人心  
悅服也夫何天下甫定武王既崩而四國殷民翦亂  
不已雖化訓三紀之久而閉之猶艱故先儒謂大誥  
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方八篇皆為殷人  
不服周而作又謂方殷之虐人如在膏火中歸周如  
流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稍定人自膏火中出即  
念殷先七王如父母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撫之  
而莫能禦也由是觀之則所謂倒戈執篚於弔伐之  
日者不幾於虛文乎聖人以至仁伐至不仁何其人  
心之不易服哉南臯子曰是蓋不然向之倒戈而不  
敵執篚而來迎者非商之臣也乃紂所虐害之蒸民  
也所播棄之桀老也其後不服周而念商者非商之  
民也乃紂所比昵之罪人也所崇信之姦回也何以  
明之書曰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  
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  
又曰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則商臣之黨紂虐民者  
皆天下之姦回罪人不可謂不衆也故孟子謂武王  
驅飛廉于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而朱子以為皆  
黨紂虐民者也然滅之云者豈惟類無遺哉不過殲

管齊讀書錄卷三

其渠魁而餘孽之猶存者不知幾千萬人誅之不可勝誅也既不之誅而子弟念其父兄之死臣僕念其國統之絕者憤恚不已故乘三監之隙而脅其民以叛也今夫盜賊一呼聚黨數百猶能廢人之國其故何哉脅之而已矣豈有紂黨之在淵藪者猶衆而不能脅回國之民以叛哉故多士曰予大降爾四國民命多方曰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皆謂商民為所脅者衆故寬宥之而不加誅也雖以四國民命為言而曰高王士曰爾殷多士曰侯尹氏曰胥伯小大多王則實告殷臣而非告殷民也至于革命曰怒殷頑

善齋讀書錄卷二

民亦指殷之餘孽而言故下文言世祿之家鮮克由禮茲殷庶士席寵惟舊則極數殷士之惡而無一語以及殺民也數千載之下讀者不得其意乃謂殷民既怨殷而歸周又叛周而思殷且或謂周之頑民乃殷之忠臣夫殷之臣孰有忠於微子箕子而叛周者非微子箕子乃紂子武庚及其餘黨耳使誠以為叛周者非紂餘黨乃前日塗炭之民則聖人伐暴救民之意終無以白於天下後世而亂臣賊子得以藉口矣予故為詳辨之

周頑民論

善齋讀書錄 卷上

先儒謂周公之待商民也厚成康之待商民也薄是以多士多方周公反復折以大義曰商王士曰殷多士未嘗斥之以為頑也至於成王之命君陳則曰爾無忿疾于頑康王之命畢公則直指其民為頑民以為目其人為善人矣庸知其人不慕善而改過乎日其人為惡人矣則彼聞之必忿怒不已何望其改過以從善哉是成康不達聖人馭下之柄矣予以為不然多士多方皆周公傳王命以告商民也豈有告其人而斥以為頑哉者君陳畢命成康之所以命君陳畢公者也非告殷民也斥之以為頑亦不為過也非

善齋讀書錄卷上

告其人而欲曲稱其凌德滅義者以為多士不亦迂乎讀者不察告民與命官之詞不固而妄訖成康待商民之薄且謂周家忠厚之意自此而銷燦則亦甚矣

豫讓論

遷史以曹沫專諸豫讓聶政荊軻五人為刺客以予觀之則有未當焉者曹沫為魯將與齊戰三敗魯莊公懼割地與齊和後齊桓公與魯莊公會於柯沫執首劫桓公以求歸所侵地沫肆匹夫之勇以劫諸侯固不足道然其以身殉國非聶政荊軻之可比也專

諸吳人也為公子光刺吳王僚乃弑君之大賊豈但為刺客而已哉聶政為嚴仲子殺韓相俠累荆軻為燕太子刺秦王則固刺客之尤而死不足以善其道者也至於豫讓臣事智伯甚見尊寵遇以國士則智伯固其君也君為人所殺而捐軀以報之臣職所當然也其不幸而事不成天也乃以之與身為弑逆代人報仇者並列為刺客不亦謬乎觀讓之友勸讓以委質於趙求報襄子而讓答曰既委質為臣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君也吾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以事君者也此教言者凜然

晉書讀書記卷上

君臣大義皎如日月可以垂戒天下後世而無愧者也當是時周道衰人紀壞而讓獨為其君報仇如此可謂能守君臣之大義者矣或曰智伯始帥韓趙魏反共滅之夫智伯信所謂好利而驚者也豫讓事之而不去為不智不去而不能止其貪暴為不忠乃拳拳於國士之報尚何贖哉曰不然讓先事也君而不說反事智伯而智伯尊禮之則固不當去矣且讓之明孰與智過讓之識孰與却臧二子預見韓魏之變以告智伯智伯不聽使讓能言之亦豈見聽哉夫以由求孔門高弟猶不能不仕季氏而其仕季氏也亦

不能止顯史之伐智伯之貪不滅季氏而讓之賢不逮由求如欲其不臣智伯是望之以為曾閔也如欲其止智伯之貪暴是望之以為伊周也伊周曾閔之行由求之所不能也而謂讓可為之手然讓雖不可為伊周曾閔而其懷不二之心以事君臣之大義者則卓乎不可與刺客伍也予故著之以告讀遷史者

項羽論

項羽墮下之敗嘆曰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楊雄氏曰漢屈群策群策屈辟力楚散群策而自屈其力屈人者克自屈者負天曷故焉予以為羽之亡實天亡

晉書讀書記卷三

之也羽但知天之亡已而不知已之所以獲罪於天耳秦為不道天既剝絕其命羽詐坑秦卒二十餘萬後降王子嬰燒秦宮室掘始皇冢卒之弑義帝江中真所謂亡秦之續耳天安得不亡之哉揚氏以為非天之故失之矣

留侯論

蘓子瞻謂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為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荆軻聶政之計故圮下老人所為深惜乃佯傲鮮腆而深折之使有所忍竊以為恐不然也夫子房家世相韓亡欲為報讎而不可得及秦并天下

欲帝萬世子房見其勢如雷電鬼神豈能逆知其遽至族滅而可待以酬素願哉且秦法雖酷而防衛甚疎故將墮手荆軻秦舞陽之許子房有見於此安在其博浪之推之不舉也使於此而不舉則報韓之志何時可伸耶其意蓋曰吾所以為此者為君親耳雖死亦不憾也况韓既亡孱孤子立藉使有湯武之德則亦不能佐以興復矣今必責之以伊尹太公之事不亦難乎彼荆軻聶政代人報仇而死不足以善其道乃援之以况子房蓋亦甚矣若夫圯下老人之傲史云子房欲毆之而聞其老使老人果少焉子房未

青齋讀書錄卷上

必不之毆也子房忍辱以事之者俟觀其言何如耳使其言無益子房亦豈無怒哉然其言有益焉如曰柔能勝剛弱能勝強此子房所以佐漢高以擒韓信滅項羽也然則子房博浪之舉不可謂不智而老人教之忍者初不在乎圯下之辱而存乎其書也歟

### 韓信論

綱目書法罪當死者則田某有罪伏誅罪不當死者則曰殺某官某韓信之反也書曰后殺淮陰侯韓信夷三族豈信之罪不當死乎曰信之罪固當死矣而其死者非漢誅之吕后殺之也曰信欲襲吕后太子

以為謀逆后為漢社稷計而致之死非為已也今必曰非漢誅之乃后殺之何耶曰不然是時天下既定惟陳豨反於代高帝自將擊之而信舍人弟謝公著得罪於信信將殺之乃走漢言信與豨通欲從中起以應豨信果反矣既擒而獲之亦當繫獄以俟帝歸聲其罪而誅之可也婦人之義不得預政乃即據變告之言以赤元勳之族故綱目特書曰后殺淮陰侯韓信夷三族所以著吕氏之失也夫以高帝臨馭天下而后擅殺如此卒之人彘之毒趙王之鳩以至專制海內盡王諸吕而幾危劉氏者其幾已萌於此矣

青齋讀書錄卷上

### 鄧攸論

綱目安得不着其夫以示戒哉夫杞伯姬為子求婦而春秋猶書之以為婦人亂政之戒况吕后之失為尤甚者乎學者不得其意而疑信不當死殊不知大書以提要者既有以著吕氏預政之失而分註以備言者又有以詳韓信反逆之誅其垂戒可謂備矣



後不後有子時人為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見於乎父子至親雖顛沛之際亦惟一子則當竭力以圖而全不幸而又禍然後死生存亡一聽之天可也乃棄之若草芥既朝棄而暮又又繫之而去則父子相戕而陷於不仁矣不仁而無後矣理必然也予嘗見有置酒者召伶人獻技以娛賓客伶人設為故事使孺子為伎子悲帝仿徨之狀衆賓皆為之灑泣夫千載之下見其彷彿者猶不勝悲如此而攸何忍之哉然則若攸者可謂厚於兄弟而薄於父子者矣其所厚者固可以為後世法其所薄者亦可以為後世戒也

虞書夏書辨

先儒謂堯典虞史所作故曰虞書舜典以下夏史所作當曰夏書愚竊以為不然夫堯典特虞史作舜典特夏史作則夏書之作將待商史商書之作將待周史乎藉使二典為虞夏之史所作亦不當名為虞夏之書猶後世晉書修於唐而未嘗名唐書唐書修於宋而未嘗名宋書也蓋古者墳典之書皆當世史官所記堯典唐史所記舜典以下虞史所記夏商周之書各其史所記意必編年紀事各備一代之制至夫

子集而刪之以為百篇之書而刪定之後唐史所記惟堯典一篇虞史所說則舜典以下凡十五篇唐書約而虞書多且堯典篇末即載虞舜之事與下文舜典文勢相續故首唐書之稱而總之曰虞書也先儒有見於篇首稽古云者意為虞史之言然既云舜典以下夏史所作則禹皋二謨之首亦何以有稽古之稱哉是以為史氏之稽古者非也或由是而疑以為堯舜禹皋稽古言聖賢皆稽古道而行者按周書言稽古者二曰惟稽古崇德象賢其下崇德象賢即稽古之事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其下建官亦稽古之

堯命羲和四子

新安陳氏謂諸家以分命申命四子為作四時曆其說不通惟朱子訂傳以此四節為曆既成而分職以頒布審訂考驗者方為可通愚竊恐其不然蓋上文敬授人時者是言曆既成而頒於民即古者以冬頒來歲之朔也而分命申命四子者正欲其考驗已行

之曆而均次將來之曆耳如羲仲則以春分之旦察  
旭日之景於時而為卯中於地而在卯位則日景正  
而曆無差矣然不但已也又驗之晝夜之刻又驗之  
中星又驗之人又驗之物果皆無齟齬焉則曆信無  
差矣此考驗已行之曆然也其曰平秩東作者則欲  
其均次明年之春曆以俟冬而頒之亦猶今欽天監  
編次來歲之時之曆春夏之交其功已畢此均次將  
來之曆然也訂傳既曰分職頒布又曰以曆之節氣  
早晚均次其先後之宜以授有司夫分職以考驗可  
也分職以布者豈羲仲頒春曆羲叔頒夏曆和仲和

筆齋讀書錄卷上

叔頒秋冬之曆乎來必若是紛紜而不統於一也陳  
雅言推行其說以為春分之旦先測日景日景既正  
然後以春月歲功方興之事均次先後之宜以頒於  
民夫以唐虞萬邦之廣而待春分之後始以曆之節  
氣授之有司其能及於天下乎其說尤不可通矣詳  
味經意非必先測日景而後平秩東作觀下文於羲  
叔先言平秩南訛而後言敬致於和叔止言平在朔  
易而不言日景為可見矣蓋平秩平在云者命四子  
以作四時曆而不拘拘於分至之日其餘考驗之事  
則皆在分至之日也

### 南廣水非黑水之辨

禹貢道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蔡傳云地志黑水  
出犍為郡南廣縣汾關山水經出張掖鷄山南至燉  
煌過三危山南流大于南海按水經之說為近之而  
以為在南廣則非也漢之張掖即今甘州甘州之西  
十里許有水焉名為黑河自西南山中來折流入于  
西北荒遠莫窮所之此得非水經之所謂黑水乎其  
源出甘州而在雍之西北其流入南海而在梁之西  
南其正西則蓋流統崑崙折支之外皆人跡所不到  
而無所據見故梁雍二州西邊皆以黑水為界以其

筆齋讀書錄卷上

在二州之西也地志犍為郡即今叙州府南廣縣即  
今南溪縣犍師古註但云南廣縣汾關山符黑水所  
出初未指為禹貢之黑水也至輿地志以為禹貢黑  
水而與地紀勝方輿勝覽大一統志皆襲其謬殊不  
知南廣溪在叙州之東十餘里出西南夷呂却密部  
經承蜩夷國過慶符縣東北至南廣洞入江其源狹  
小其淺處皆可涉且其流入岷江而趨東海何以謂  
之至三危而入南海哉又蜀郡縣舊志載永康石泉  
二縣亦有黑水則蜀之黑水凡三皆非禹貢之黑  
水也

麗水非黑水辨

唐樊綽云西夷之水南流入于南海者凡四曰巨江曰西珥河曰麗水曰瀾諾江其曰麗水即古之黑水也按雲南貴州志金沙江即古麗水源出吐蕃共龍川犁牛石下謂之犁牛河以犁麗聲相近故又呼麗江歷鶴慶北勝至姚安則黑白二蓋并江入焉至東川府則名納夷又名黑水下流入閬岷即歷建昌高蒙北流至馬湖出叙州入江今樊氏以為入於南海非矣又雲南之西南緬甸有大江廣五里亦名金沙江源出西蕃而徑趨南海得非禹貢之所謂黑水源華陽讀書錄卷上

出張掖而流入緬甸乎是金沙江有二其在緬甸者流而南其在麗水者流而北也樊氏但知金沙江之為麗水麗水之為黑水而不知其彼此異源南北殊流故誤如此

西珥河非黑水辨

程氏曰樊綽以麗水為黑水者恐其狹小不足為界其所稱西珥河却與漢志葉榆澤相貫廣慶可二十里既足以界別二州其流又正趨南海按雲南志大理府西珥河即古葉榆澤其源出鄧川州賤北山下至大理則合十八溪之水而諸為澤與漾澗江合流

入瀾洛江以歸南海樊氏以麗水為黑水者固非矣而程氏又以西珥河為足以界別二州殊不知西珥之水出鄧川至葉榆始大則其源流皆在西南徽外亦備足以別果雍之境哉

三危山辨

書傳云三危窺三苗之地或以為燉煌未詳其地又云麗水即古之黑水三危山臨峙其上夫麗水即今雲南之麗江也謂三危臨峙其上則三苗三危皆在邇為蠻微舜之窺三苗也以南方之夷未必仍置之西南夷之境要之在燉煌者為是故後漢西羌傳華陽讀書錄卷上

謂三危在燉煌縣東南也况麗水既非黑水而黑水出張掖三危在燉煌則與經所謂道黑水至于三危者合且三危既宅之文繫於雍州山川之後則臨峙麗水者為不通而在燉煌必矣

和夷辨

書傳云和夷地名晁氏以為二水和水即雅州和州夷水出巴郡魚腹縣東南過恨山縣又過夷道縣北東入於江按魚復今夔州府奉節縣恨山夷道皆今荊州府長陽縣地夷水即長陽之清江源出施州建始縣行數百里至長陽由故恨山縣以下始通舟楫

至且都縣入江然既謂和水出雅州而夷水乃在巫山之陽荆州之境相距四千餘里經以和夷並稱未必如此之相遠也且梁之西南皆夷和夷指夷落言意如高夷萊夷雅夷之類云

雲夢非澤辨

雲土夢作又傳以為澤名雲土者雲之土見夢作又者夢可耕治也按澤水所鍾也既曰雲之土見夢可耕治則地也非澤也禹貢載諸州之澤若雷夏則曰既豬震澤則曰底定荷澤則曰道荷澤被蓋諸是皆見其為澤之象曷嘗有謂土見而可耕治者哉以雲

管齋讀書錄卷上

夢為澤周職方始有其文而釋者又謂方八九百里跨江南北華容枝江江夏安陸皆其地由今觀之西自枝江東抵江夏南望華容北至安陸地方千里而江漢洞庭實交疏其中既有八九百里之澤又何地足以容之哉今荆州之地實平曠而多陂塘意當時江漢洞庭水溢則平地皆水及水患已去故雲之土見夢可耕治也是雲夢在當時為二地至周始以名澤職方之雲夢固非禹貢之雲夢也然楚水之所鍾者莫大於洞庭職方捨洞庭而言雲夢且又無明跡之可指安知其所謂雲夢者非洞庭乎恐洞庭之在

周為雲夢亦猶在雨時為九江也

九江孔殷非因於江漢

元時科舉之文謂九江孔殷由江漢朝宗而然意江漢為大九江為小大者有所歸則小者無不正殊不知九江之出於南者其派雖小而鍾為洞庭則甚大今洞庭之與江合者其勢相埒而無所相資又況與江合流數百里東至大別而後與漢合至今學者猶師其說而亦曰九江之甚正因江漢之朝宗非矣

三峽不經見

天下山水載禹貢者四十有五蓋莫有險於三峽者

管齋讀書錄卷二

禹之道江未必不用力於此而三峽不經見何哉曰岷山道江則江之源有所稽矣江漢朝宗于海則江之流有所歸矣今三峽實據荆梁之交而荆梁載江之首尾如此其備則三峽不待言而見矣或曰禹貢書法貴疏鑿者雖小必記無施勞者雖大亦畧豈三峽雖險而無蔽障以煩疏鑿哉曰是不然禹道江之後三峽中猶有巨石橫截中流行人易舟沿汭者至東郡守趙氏始鑿而去之然後沿汭無易舟之苦故名其處為趙江豈有大江行數百里亂石巉巖之中而無蔽障之可去者哉郭璞曰巴東之峽夏后所鑿

蓋亦謂因其蔽障而鑿之耳

雲南歷代通塞

史記楚莊驕始通滇其後秦常類畧通之至漢武又通焉始置郡故世儒皆謂三代以前未通中國然義叔之宅南交而在交趾則雲南之東南徼也大禹之道黑水而入南海則南雲之西南徼也意雲南在當時即所謂建五長以率之者至周末而塞焉故後人遂以為自周以前未通中國亦猶秦漢既通之後歷代或通或塞則周以前通塞之靡常者蓋亦如是焉耳

著齋讀書錄卷上

荆揚齒革之貢

或問荆揚不產犀象而禹貢荆揚皆以齒革為貢何哉曰林邑交趾徼外諸國皆有齒革而在荆揚之域故荆揚以齒革貢也曰其地始闢於秦漢三代以前未通中國何貢之有曰南徼雖自秦漢始置郡縣而在唐虞之時必建長而東王者况經言揚州之貢島夷卉服所謂島夷正指海嶠諸國而言卉服出於島夷則齒革之出於島者夷又何疑也

風雅頌聲同

先儒謂雅頌聖賢君子所作正風乃親被王化者所

作至於變風則往往出於閨房媵妾之屬里巷強奔之人山野田獵之子夫如是則列國風氣不同土俗亦異其聲之詩者宜不同矣而乃有一句累出者如彼其之子王風及鄭魏唐曹之詩皆有之有二句重出者如駕言出遊以寫我憂鄧衛之詩皆有之有四句重出者如齊風之詩曰折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幽風之詩曰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但易一二字耳國風雖有革變之異宜亦與雅頌異矣今其詩如王事靡盬為句凡十有一樂只君子為句凡十有七心之憂矣為句

著齋讀書錄卷上

二十而國風大小雅皆有之有二句同者如既見君子云何不樂糾葛屨可以履霜母逝我采芣發我芣之類國風及小雅皆有之有三句同者幽風之詩曰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小雅之詩曰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但更二字而已有五六句同者召南之詩曰采芣采芣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小雅之詩曰采芣采芣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但更一白而已其餘音響之相似者不可枚舉且變風之詩有淵奧難曉者先儒謂後世工文

之士所不能及信矣予意當時天子巡狩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其采之里巷歌謠者未必如是之文也亦未必如後世為詩者之相蹈襲也蓋大師隨其事意裁削潤色而使之文耳此其所以詞有淵奧而句有雷同者也况孔子刪三千以為三百使其言有不文者則亦安得不釐正之哉由是觀之風雅頌之體雖不同而聲則同其采于里巷者雖淵奧未必不文於大師之手或謂風之聲不可以入雅雅之聲不可以入頌或謂采于里巷者自爾其文予皆未信也

箐齋讀書錄卷上

箐齋讀書錄卷上終

箐齋讀書錄卷下

周正



或問南臯子曰唐虞夏后皆以建寅為歲首今之曆是也周人以建子為歲首是以子月為正月乎曰歲首云者言改元始于此月是以此月為正朔非以此月為正月也曰正朔正月有以異乎曰正之為言端也端之為言始也正朔者十二朔之首史官紀年之所始也正月者十二月之首層官紀年之所始也或曰正者長也正朔之為第一朔正月之為第一月猶

箐齋讀書錄卷下

長子之為第一子也皆故可謂之歲首前乎商之建丑也書曰惟元祀十有二月是商之正朔以十二月為歲首而非以十二月為正月也後乎秦之建亥也史謂秦既并天下始改年朝賀皆自十月朔故曰元年冬十月是秦之正朔以十月為歲首而非以十月為正月也由是推之則周人之建子者以十一月為歲首而不以十一月為正月也後世儒者不得其義故有紛紛不決之論漢孔安國鄭康成則謂周人改時與月宋程伊川胡安國則謂周人改月而不改時獨九峯蔡氏謂不改時亦不改月至於元儒吳仲迂

陳定宇張敷言史伯璿吳淵頴汪克寬輩則以遠宗漢儒之說而力詆蔡氏之說謂以言書則為可從以言春秋則不可從於乎四時之序千萬古不可易而乃紛更錯亂以冬為春以春為夏以夏為秋以秋為冬位隨序遷名與實悖雖庸夫駸子且知其不可而謂聖人平秋四時奉天道以為政者乃如是乎予恨學者惑其言未有不誣聖經以亂先王之法者矣故以易書詩周禮春秋論語孟子及汲冢周書史記漢書可以證諸儒論辨之失者參考而詳列于左云

易

著齋讀書錄卷六

易臨卦辭至于八月有凶程子謂八月者陽生之八月陽始生於復自復至臨九八月自建子至建未也朱子本義亦從其說又云恐文王作卦辭時只用周正紀之按漢書武王克商之後始政周正况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則文王固未嘗改正朔也善乎陸山李氏曰一陽後十一月至巳為乾則陽極陰生一陰始五月二陰迤六月三陰否七月四陰觀八月方建丑月卦為臨二陽浸長逼四陰當此之時陽勢方盛至于八月建酉卦為觀四陰浸長逼二陽則臨二陽至觀危矣故曰至于八月有凶所謂至于

八月有凶者言之於臨則當自臨數而不當自復數以觀次臨則當數至觀而不當數至迤臨觀乃陰陽反對消長之常理文王於臨以八月有凶為戒其義甚著豈可外引迤卦謂周八月哉然則文王奉商正者也而此所謂八月乃夏正八月則商周之不改時與月者觀于此亦可見矣

書

三正之說始于夏書魯歷三正之文傳謂觀此則子丑之建唐虞以前當已有之愚則以為唐虞以前固不可考伊尹謂商革夏正汲冢周書亦謂湯改正朔

著齋讀書錄卷六

以建丑之月為正則改正自商始也董正書謂舜承堯改正朔則此謬妄觀堯老而舜攝也書曰正月甲日受終于文祖舜老而禹攝也又曰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則舜終始用堯之正朔也明矣至于禹承舜亦以建寅為正未聞其迭建子丑三正並用也則子丑之正固非當時之制有扈氏何為而怠棄之乎蓋三正必有所指意如三極三綱之類非後世之所謂三正也恭誓曰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武成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鬼戊午師逾孟津桑氏以為孟春建寅之月是矣漢孔氏以一月為建子之月而恭誓

又繫之以春故遂以子月為春是謂周又改時與月  
可認謂矣班固作前漢志亦因其說以武王伐紂為  
建子之月而又引伶州鳩言武王伐紂之日歲在鶉  
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辰在斗柄星在天龜近世汪  
氏謂以唐曆邇而上之日月星宿無一不合是皆  
於子為歲首之義耳要之武王伐紂不在子月又何  
必揆以子月之星象而實其所無之事哉曰何以知  
武王伐紂之不在子月耶曰周末改時與月也曰何  
以明之曰于周詩周禮而見之也周人作詩其論陰  
陽寒暑皆合乎四時之序周公作禮其陳法制禁令  
皆藉讀書錄卷下

皆順乎四時之宜此皆昭如日月而不可掩者後世  
不信聖人之經而信傳記之記亦獨何哉又如金縢  
曰秋大熟未獲必酉戌之月然後可謂大熟如仲夏  
季夏為秋何以謂之大熟乎穆王命君牙曰若蹈虎  
尾涉於春冰必益春東風解凍然後冰不可涉如仲  
冬季冬為春則何冰之不可涉乎是周之不改時與  
月者觀於書為可見矣

詩

豳風之詩說者皆謂豳乃夏之列國故周公述先公  
豳俗之事必以夏正為言殊不知曆數之紀三代一

轍何必謂周公以夏時述夏事也借使豳風為然則  
何故他詩之言時月者亦皆從夏正乎且堯時仲夏  
日在鶉火大火昏中至周公時歲差既多則六月日  
在鶉火大火昏中七月日在鶉首而昏中大火已西  
流至未矣故周公據目前所見而曰七月流火使以  
夏時追述夏事則又何不驗以夏時之星象而據當  
時之星象以言哉至於下章云十月改歲言時至冬  
歲事將改亦猶堯典攝冬為朔易之義或曰以正朔  
之始於子終於亥者為改歲非謂改十一月為正月  
也曰流火曰改歲是周公即當時之星象正朔以告

書藉讀書錄卷下

成王使之易曉豈以夏時而述夏事哉東萊呂氏不  
察其說而謂三正通於民俗尚矣周特舉而迭用之  
耳朱子亦謂周歷夏商共朱有天下之時固用夏商  
正朔然其國僻遠無純臣之義又自有私記其時月  
者故三正皆迭嘗用是謂周之先公私有紀候之法  
故云十月改歲然既以十月為改歲則又何以云二  
之日為卒歲乎是其一篇之中自相矛盾而不可通  
矣元張敦言因其說又謂周之月數皆改必其朝覲  
聘問頒曆授時九筆之史冊者則用時王正朔其民  
俗歲時相與語言則皆以寅月起數史伯璿又因其



說謂詩詠歌之詞所言以寅月起教者即所謂民俗  
 歲時相與語言者也是不知周禮朝覲之類皆從夏  
 正而詩人之詠歌者未必皆民俗之言如出車之勞  
 還師臣工之戒農官是果民俗之言乎且三代三正  
 之建各新一代之制在上者不可紛更迭用而惑生  
 民之耳目在下者不可拘私立法而違時王之制度  
 子思子生於周末猶謂今天下車同執書同文以見  
 制度之歸於一也豈有三代盛時而使民家異政人  
 異法者也或又謂一之日二之日者是以前子月起數  
 殊不知一之日者一陽之日二之日者二陽之日三  
 筆齋讀書錄卷下

之日者三陽之日四之日者四陽之日是以六陽先  
 後之序數日而非數月也變月言日者以文之順爾  
 是豈以子月起數而私立紀候之法哉然而詩之與  
 夏正合者不止於幽風而已出車之詩云春日遲々  
 卉木萋々則夏正之春也如仲冬季冬為春何以見  
 草木之榮乎四月之詩云秋日凄々百卉具腓則夏  
 正之秋也如仲夏季夏為秋何以見草木之瘁乎曰  
 四月維夏如子月起數則當云二月維夏也曰六月  
 徂暑如子起曰數則當云四月徂暑也小明之詩云  
 二月初吉載離寒暑乃大夫西征之日也其後作詩

則曰昔我往矣日月方與如以十二月為二月何以  
 謂日月之煥乎此周之不改時與月者觀於詩為可  
 見矣

周禮

新安汪氏謂周禮凡言正月指子月歲終指丑月正  
 歲指寅月州長正月屬民讀法正歲讀法如初言初  
 則正月居先可知矣若以寅月為正月不當又有正  
 歲也陋執言乎如周既以子月為正月則明年之亥  
 月方為歲終也何遽以次月之建丑者為歲終哉既  
 以寅月為正歲則子月方讀法而寅月又何遽讀法  
 筆齋讀書錄卷下

如初執蓋正月指寅月言歲終持亥月言正歲指新  
 歲言周禮每以正月歲終正歲為序蓋正月既舉其  
 事歲終則會共成而末歲復舉之如初故周長於正  
 月屬民讀法歲終會共政令正歲讀法如初言來歲  
 之正月又讀法如今歲之正月不曰正月而曰正歲  
 以上文正月為嫌故別而言之猶俗云新正之歲也  
 又冢宰以正月懸治象之法於象魏而小宰歲終則  
 令群吏致事正歲則帥治官之屬觀治象是冢宰之  
 懸治象者言于今歲之正月而小宰之帥屬觀者言  
 於來歲之正月彼此互文以見每年冢宰懸治象小

宰帥屬觀者皆在正月也况冢宰懸治象者挾日歛之則不過自日而即歛之矣如汪氏之說則子月冢宰懸治象又何待至寅月而後小宰帥屬往觀哉不特是耳如周改時與月則凡周禮所在如山虞之仲冬斬陽木者乃在九月仲夏斬陰木者乃在三月而失陰陽之義矣馮相氏之冬夏致日者非冬至夏至春秋致月者非春分秋分而失日月之次矣大司馬之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者取非其時不亦暴殄天物乎雍氏之春令為阱獲溝瀆秋令塞阱杜獲者動非其宜不亦反失民利乎至于凌人十有二月斬冰與

管齋讀書錄卷下

詩言二之日伐冰者如合符節是皆周公所作燦然昭白不待辨而明者也若以十二月為十月則又何冰之可斬乎是周之不改時與月者觀于禮為可見矣

### 春秋

春秋春王正月之書程子謂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胡氏謂建子非春也以夏時冠周月朱子亦謂周人改月而天時不可改春秋月數乃魯火之舊文而四時之序則孔子之微意是三子者皆謂周人改月而不改時意如十一月為正月而時則仍為仲

冬十二月為二月而時則仍為季冬正月為三月而時則仍為孟春然以今年之十一月為正月而繫之仲冬繼以明年之十月為十二月而繫之孟冬以月論時則時之孟仲失其倫以時論月則月之始終紊其序豈聖人平秩四時之義哉若然則周詩所稱寒暑之節皆失其度周禮所載法制之事皆違其時矣魯用周正朔者也周之詩禮魯之春秋皆周正朔之所在又皆孔子之刪定筆削者其制何得而異哉可堂吳氏謂周人不特改月而又改時以齊其年春秋所書之春即夏之仲冬正月即夏之十一月此則襲

管齋讀書錄卷下

漢儒之謬而不足辨者也新安汪氏亦謂魯史名以春秋則似元書曰春正月是周曆已改子丑月為春又謂周以子月為歲首而春秋以寅月為正月每年截子丑月事後在前一年若然則春秋之所謂正月者乃魯史之三月而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皆非當時之月日矣聖人豈為之哉蓋周之正朔以子月為首而曆數仍以寅月為著商不改夏之曆數周不改商之時數魯不改周之曆數春秋不改魯之曆數但魯史紀年必始於冬十一月所以遵周正朔也春秋紀年則始於春王正月所以垂法後世也是春秋之于

魯史未嘗改其時月但其編年所始之月為不同耳  
曰魯既用周正朔則魯公即位皆當以正朔行之而  
在十一月何乃書於正月乎曰按周禮朝覲會同迎  
守祭享凡國之大事皆從夏正初不始於正朔之月  
書載四月成王崩而旬日之後康王即位亦不用夫  
正朔之月則魯公即位豈必以正朔行之乎故春秋  
公即位書於正月者七書於六月者一各據其事以  
書也曰若從夏正則災異之紀多所不合如隱九年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若以三月為建辰  
之月則大雨震電何足以為異乎曰不然左傳大雨  
等語讀書錄卷下

霖以震又云兩三日以往為霖蓋建辰之月雷電固  
所宜有而雷雨交作已皆三日故經以震電繫于大  
雨之下以見其非常過度固可為異而雨雪之大尤  
可為異故春秋書之以記異也安在其不為異乎亦  
若後世晉泰始六年六月大雨河洛並溢流四十餘  
家安知春秋之書大雨者亦必不類乎此也曰三月  
之大雨雪者固為異矣而桓八年冬十月雨雪倍十  
年冬大雨雪者何足以為異乎僖二十九年秋大雨  
電者固為異矣而昭三年冬大雨電四年正月大雨  
電者何足以為異乎曰桓八年冬十月雨雪此或有

缺文恐雨雪當有大字如僖十年冬大雨雪也蓋兩  
雪雖當其期而太多過度則亦為異故書曰大猶洪  
範所謂極備凶也安得不為異乎亦若後世漢元狩  
元年冬十二月大雨雪民多凍死安知春秋之書大  
雨雪者亦必不類乎此也至於電者陰陽和則為霜  
雪雨露不和則為雹且大焉則雖冬且為異况秋  
與春安得不為異乎亦若後世漢元封三年十二月  
電大如馬頭安知春秋之書大雨電者亦必不類乎  
此也曰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成元年二月無冰又  
十六年正月雨水冰裏二十八年春無冰若以夏正

言之則何以皆書於春而不書於冬乎故汪氏謂首  
以發冰而知無冰則當常以二月而不在正月矣若  
曰或歲冰無冰而書無或發冰無冰而書無抑何紀  
事之錯亂哉曰不然周人以十二月鑿冰正月納冰  
二月發冰今正月無冰若以為十一月則十一月無  
之而十二月有焉亦又何害是十一月之無冰者固  
不足書也要之正月無冰者言歲冰之月無冰可歲  
則冬之無冰者可知矣二月無冰者仲春獻羔開冰  
先荐寢廟今當廟荐而無冰焉則九以後之祭無冰  
者可知矣不言凌陰廟薦之無冰而但曰無冰者聖

人諱之此正春秋因事而書以垂鑒戒之法也何乃謂紀事之錯亂哉襄二十八年春無冰者亦猶正月二月之無冰也至於正月雨水冰孔氏謂仲冬時猶有雨雨着樹為冰記寒甚之過其節度殊不知魯地仲冬極寒有雪無雨使雨而成冰亦不為過何足為異必孟春之月三陽開泰而猶雨未冰故書之以記異亦猶後世魏黃初六年正月雨未冰而郡賊起安知春秋之書雨未冰者亦必不類乎此也若以正月為十一月則正月無冰者既謂仲冬當冰而無冰矣正月雨未冰者又謂仲冬不當冰而冰無乃若汪氏

善齋讀書錄卷下

之所謂紀事錯亂乎曰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說者謂五月麥熟苗秀大水漂盡若以為七月則何有麥苗耶曰四月麥秋至則已刈麥至五月則刈已盡經言秋無麥苗言七月大水苗既為水所漂固無可望而麥之利未久又皆已盡故曰無麥苗亦猶二十八年冬書曰大無麥禾也曰定元年十月殞霜殺穀何以書乎曰諸災異皆可通惟此為不可通恐有缺文誤字如君氏郭公之類秦火之餘漢隸之後安保其傳錄之無訛也曰陳定宇謂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四時田獵定名也桓四年春狩於郎哀十四年春西狩

善齋讀書錄 卷下

獲麟此所謂春非冬而何定十三年夏大蒐于比蒲昭十乙年五月大蒐于比蒲此所謂夏非春而何曰否陳氏但引其所可通者而不敢引其所不可通者春秋書狩者四書蒐者五桓四年春狩于郎哀十四年春西狩既以為冬矣則僖二十八年冬天王狩于河陽莊四年冬狩于禚者又當皆為秋也是冬狩之果有定名乎昭十一年五月蒐於比蒲定十三年夏蒐于比蒲既以為春矣則昭八年秋蒐于紅二十二年春蒐于昌間定十四年秋蒐於比蒲者又當為夏與冬也是春蒐之果有定名乎其不足為證也明矣

善齋讀書錄卷下

曰汪氏謂左傳僖五年正月日南至禮記正月日至陳定宇引晉卜偃及漢陳寵傳之說張敷言引絳縣老人之語其言皆彰彰然也豈不足徵乎曰易書詩周禮皆可信矣諸儒乃捨之而反信左氏漢儒之說左氏漢儒不得聖人作經之義未有不妄意增改而附會穿鑿者矣果何足徵之有哉是周之不改時與月者觀春秋為可見矣

論語孟子

論語曾子曰暮春者春服既成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此其為建辰之月和煦之時者審矣如以為建

寅之月則何以訟沂而風舞雩之下乎孟子言七八月之間旱朱子以為夏五六月十一月徒枉成十二月與梁成又以為九月十月意謂申酉之月未稻將熟不須雨澤而子丑之月寒氣已過始成枉梁則太遲也愚竊以為七八月之間云者是謂孟秋仲秋交代之際也未稻之熟南方早而北土遲然而南方孟秋仲秋之際早暵為災則雨澤亦不可缺况北土乎是七八月之間者不必指為五六月之間也至于十一月徒枉成十二月與梁成者蓋主漆洧言漆洧皆在大河之南其寒不如北土之甚九月未可成徒枉

菁齋讀書錄卷一

十月未可成與梁况當九月築場十月獲稻之候不可妨農必田功畢然後為之至十一月而徒枉已成十二月而與梁已成非謂至是月而始為之也曰然則合是數說則周曆之紀皆夏時矣而夫子之何必告顏子以行夏之時哉曰商周曆數雖與夏同而正朔則與夏異夫子告顏子者不以曆數言以正朔言也意謂為邦者必改正朔以易制度商周之正朔曆數分而為二揆之於理固有未順惟夏之正朔曆數合而為一以三統言之則為人以四時言之則為春以十二月言之則為正月揆之於理則無不順故舉

之以為萬世為邦者法也

汲冢周書

汲冢書云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湯順天革命改正朔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異攝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守祭享猶自夏焉又曰維四年孟夏王初祈禱于宗廟乃嘗麥于太祖按晉振暉所引周志之言見于此書則此書乃春秋以前之人所作其言雖不合於經而其謂周人改正朔不改曆教又孟夏嘗麥則與五經所載周之時月亦無不合也

史記漢書

菁齋讀書錄卷一

或曰史記秦漢以亥為正其紀年必先書冬十月而後書餘月則寅月起數秦漢末之改也而西漢書註文穎乃謂秦以十月為正月顏師古亦謂漢紀年先書冬十月繼書春正月者此皆太初正曆之後紀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為歲首即謂十月為正月今之正月乃當時之四月耳而近世吳琳頴亦取其說且謂蔡氏以嬴秦視三代然則秦漢之正果改月乎果不改月乎曰史記言秦并天下始改年朔賀皆自十月朔曷嘗以十月為正月哉如以十月為正月則十一月為二月十二月為三月矣而始皇

二十九年登之累刻石其詞曰時在仲春陽和方起與詩所謂二月初吉日月方與同意夫十一月寒涇之極微陽初生和氣未動呂氏月令所謂陰陽爭者也果可以為陽和之起乎必益春東風解凍仲春日方方燠然後可云是秦之二月不為十一月明矣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是秦之三月不為十二月明矣漢仍秦正未之有改至武帝太初始改從夏正若以為漢人作漢紀而追改之則何故亦兼秦紀而改之乎是秦漢之不改月者審矣文穎師古之言皆認妄者也吳淵穎反取其說而詆蔡氏以羸秦書齋讀書錄卷下

視三代誤矣  
予作周正辨欲求正于四方有道之士而或嗤焉  
惟黃門童公許之且謂嘗見元儒戴氏亦如此說  
但今求其集未得

堯命契為司馬

史記謂堯與契皆帝學子許慎說文契為堯之司徒蓋有據而云也故書舜命契以敷五教但申命其舊職而已孟子曰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正指堯命契言故下文實以放勳之命而朱子集註以勞耒數言為命契之詞是也學者不知舜之命契為申命故

誤以此章為舜命契而於下文放勳之命為不通矣

三代直道而行

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朱子註云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言三代以直道待其民而無所私曲我今豈可以枉道待之而有所毀譽哉集註之意簡而精矣諸儒不得其說乃以厲之三代之民故謂三代之人心如此今日之人心亦如此則非經傳之旨矣今不必以集註求之但將三代二字易為夏商書齋讀書錄卷下

周而熟誦之曰斯民也夏商周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誦之再四聖人之意瞭然自見矣是謂夏商周之所以直道而行其民何預哉

伯牛之疾

伯牛之疾先儒以為癩也夫癩者未遽死其死者必偏於四肢九竅而甚焉者也使伯牛果以是卒則穢惡滿體而其手不可執雖夫子惜之亦必不執其手矣癩之說非是

川上之嘆

川上之嘆程朱以為道體不息信矣請衍其說日月

之升沉寒暑之代謝風雲之鼓舞雨露之沾濡山岳之高峙河海之下流草木之榮悴鳥獸之生育萬化各底其成萬彙各得其所是孰使之然哉天地之道流行於兩間者然也川流固道體中一事聖人偶因所見而嘆之耳逝斯二字皆指道言吳程以逝字指道斯字指水非矣故學者因其言而誤以水為譬道也

飲不可以醉為節

許氏說文曰醉卒也各卒其度量不至於亂也一曰潰也其曰不至亂者蓋祖述論語惟酒無量不及亂

著齋讀書錄卷下

之言耳雖有垂戒之美意而非字之本義也予以為醉者飲卒其量而決洽為則潰矣未敢必其不至亂也何則醉猶寐也亂猶夢也寐者多夢其不寤者寤矣醉者多亂其不亂者亦寡矣方其將寤而未寤也猶或之覺及其既寤則冥然而已方其將醉而未醉也猶或之覺及其既醉亦冥然而已醉而冥然則耳無聞目無見言動作止皆失其度如詩所謂惛惛怵怵者矣安在其不為亂哉是故醉者亂之端也亂者醉之發也飲而及亂醉所為也飲而不及亂者不醉而後能也故文王筮酒之訓曰德將無醉

言飲者當將之以德而無至醉也詩言天子之燕諸侯雖曰不醉無歸是不過述其勸飲之意耳故下文繼之曰顯允君子莫不令德豈弟君子莫不令儀言飲而不至喪德喪儀也使果醉焉其能不至於喪德喪儀乎禮載鄉飲之義雖曰修爵無笑是不過表其合惟之意耳故下文繼之曰朝不廢朝莫不廢公節文終遂安燕不亂言飲而不至廢事廢禮也使果醉焉其能不至於廢事廢禮乎至於燕禮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曰諾敢不醉是君雖以醉為勸賓雖以醉自任而坐作升降不失其節則亦未嘗以醉而

著齋讀書錄卷下

忘禮也若夫黨正飲酒一國若狂則醉且亂矣然此夫子所謂百日之措一日之澤而非常飲也如許氏之說則醉者不至於亂而凡飲者皆不可以不醉也其言之弊將不率人以酒而違文王之訓乎夫子嘗曰不為酒困何有於我此雖聖人謙已以勉人而實戒人之醉也至於惟酒無量不及亂者蓋以人之於飲有能與否故不為量雖不為量亦不欲其醉以及於亂也朱子註云酒以為人合惟故不為量但以醉為節而不及亂耳蓋取夫許氏之說而未之察也

讀漢家書

漢家周書文體淺露詞意疎迂無百篇雄厚沉雄氣象劉向謂是周時誓誥說今孔子刪錄之餘愚則以為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蓋周東遷之後史官隨王室以東而西土逸民私為此書以識周先王之事固非當時左右史之所記者也其最害理者如武王伐商之日紂既自燔武王乃射之而擊以輕呂斬以黃鉞縣諸太白之旗二女既縊王又射之而擊以輕呂斬以玄鉞縣諸小白之旗又以先馘入燎于周廟夫商之於周非世仇也

晉齋讀書錄卷下

武王奉行天罰為民除暴其前徒有倒戈之勢其士女有玄黃之迎而其君又以自燔矣乃擊其尸梟其首以燎于廟雖伍員報仇於楚不如是之慘也而謂武王為之乎惜司馬遷之作周紀不取秦誓武成之言而乃有取乎其說亦可謂陋矣孟子於武成惟取二三策耳使其見此則將何如取之哉又王會篇言成周之會四夷貢獻異物甚多夫西旅貢獒未為奇也而召公猶以為非所當受今乃殫四表八荒珍怪之產畢集于庭而是時召公猶在乃無一言以取之乎至於篇末又謂成湯命伊尹為四方獻令使夷戎

豈知悉以方物致貢此何理也學者以其先秦古書而備觀覽可也若取之以實先王之事則不可也

晉齋讀書錄卷下終





刻兩山墨談序  
 水南先生現河先生  
 執諸虛兩山之百  
 左右圖書相博山水  
 貌意述此于文信公膠  
 泊然淡然也孝子公  
 取以色後先生出其  
 新著一函山墨談出  
 受而卒讀而清之先  
 生曰夫自古松石

東言終潘或亂雜而  
 無三也且故皆稽實證  
 歸虛眩定執其辨  
 沿常執通納考伯繪  
 伯繪則浮禁通則固  
 辨辨則誕眩定則時  
 證則晦古之謂彌文  
 考觀焉先生墨談之  
 書大則松石據史訂疑  
 考誤小則別其與物

情盡矣奇而匪厚藝  
而匪困辨而多決修而  
其時證而無晦昭博求  
而得說者也其如衆之  
之以備史實之之以法後

墨莊

首卷

三

存之是以稽實錄而折  
中言先生曰予何能所  
惟學與志庶幾其厚爾  
李子子姬以禮司訓林子封  
子曰是則美矣可以傳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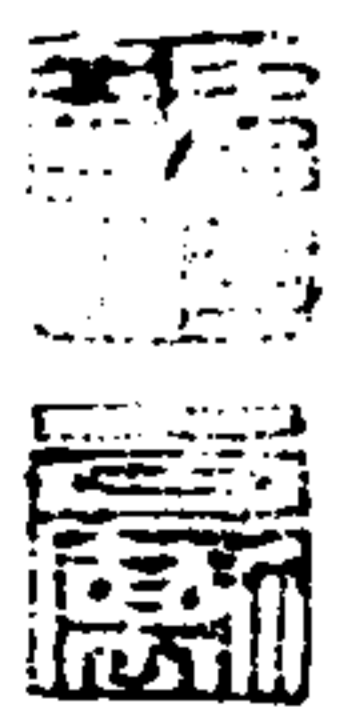
新之文獻其亦有微  
而先生之集其然一以情  
乎李子曰愛美其人其  
吾烏生得來不如此日  
身存特為之先驅云爾

墨莊

首卷

四

於是屬法林子為次第  
以編而付諸梓人  
嘉靖己亥歲仲春之吉  
賜進士知德清縣事四會  
李樂輝書



兩山墨談卷之一

吳興陳震

史記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死立太丁之弟外丙二年崩又立外丙之弟仲壬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程子解孟子之文曰蓋人謂歲為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二說疑皆有礙蓋以史記之言為信則太丁雖死固有嫡孫在也舍嫡孫而立諸子既非敬宗尊祖之道加以亂禮制決世防繼世爭立之禍將必啓之成湯伊尹宜不忍躬此厲階也史記陽甲之紀曰商自沃丁以來紀中作仲廢嫡而更立諸弟子諸弟子或爭立丁者誤比九世亂據此則商人兄終弟及蓋起於沃丁之世九世之亂歸罪于沃丁之肇端則成湯之未知外丙仲壬之未嘗相及明矣以程子之言為信則夫外丙仲壬者湯所出耶太丁所出耶謂湯所出則是時湯年幾百不應尚有襁褓之子謂太丁所出則自為太甲之弟而二歲四歲

非所應論太甲既為二人之兄又須居世嫡之地乃可為祖後然則不可但以差長而拔立之也故子疑外丙仲壬皆太丁之少子而邵子經世史不載二人之名世彼蓋以甲子歷推之而知非有其在位之年次也然則外丙仲壬實未嘗立太甲直以長嫡孫承繼湯後凡謂太甲服仲壬之喪者皆史遷之說惑之耳伊訓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蔡氏曰先王湯也吳氏曰奉嗣王祗見厥祖謂雖徧見商之先王而尤致意於湯也蔡氏徒見下文與後篇之言先王者皆指湯而言遂以此先王為湯予謂商世於契有玄王之稱則主祭而上商宜皆謂之先王也吳氏知先王之為羣廟矣而以厥祖為湯則主太甲為孫而言子謂主祭以上在太甲則皆祖也凡二氏云云蓋欲明湯已稱廟而非在殯之謂竊疑先王厥祖一也自伊尹

而言則曰先王自太甲祗見而言則曰厥祖然則成湯之在殯固無礙矣或曰成湯未葬則豈號未立其曰明言烈祖之成德何曰烈祖云者史氏序事而追稱之詞非當時尹之自言也是時成湯在殯故尹之舉湯者曰商王曰先王至三祀太甲終喪及毫之後始有視乃烈祖之語斯則湯葬已久而廟謚既立然前此不聞有是稱則湯之至是始附廟明矣吳氏以用訓于王為伊尹告之湯廟此未必然也蓋明言祖德乃序於告廟之後揔已之下意當時祀事既畢而百官未退伊尹欲聳動太甲而攝之羣聽也故於在廷明舉祖德以訓戒之冀百官脩輔而勉進君德也厥後桐宮之行亦無可奈何而出此策耳又孔氏以桐為成湯葬地若曰未葬然者蓋疑於成湯在殯故不敢決為已葬之辭蔡氏曰使湯果在殯則太甲固已密邇其殯側矣捨殯而欲密邇湯於特葬之地固無是理也大槩謂湯葬已在外丙之世而因以闢在殯之說予

於此竊又有辯焉何者湯崩在太甲元祀之前迨夫改元之後營宮之餘則應過七月之期矣以書太甲考之桐宮之祖當在元祀之末或二祀之首然則何疑於未葬哉于時湯既就葬而太甲以密邇而往則事理適宜非所謂捨殯而欲密邇湯於特葬之地也凡學者苟能明於書序所謂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之言本非謬誤則外丙仲壬之未嘗有位可決矣曰然則孟子曷為有言曰丙壬太丁少子也子少者抱古今同情也或者太甲雖嫡長而幼有童心太丁因是愛有所移容有次及之意外丙仲壬遂為商人所屬而後世因之不沒其名孟子追論太甲之被放因詳其始終而首及二人焉是未可知耳

洪容齋曰詩序不知果何人所作小星一篇顯為可議抱衾與裯鄭氏以裯為牀帳謂諸妾夜行抱被與牀帳以待進御且諸侯有一國其嬪妾雖至下固非閭閻賤微之比何至於抱衾而

墨談

卷之一

三

墨談

卷之一

四

6

行况牀帳勢非一已之力所能致者其說可謂  
陋矣此詩本咏使者遠適夙夜征行不敢稽違  
君命之意與殷其雷同旨按洪氏此說不為無  
見但小星為房中之咏先儒相仍為說久矣然  
曰南國夫人能不妬忌以惠其下故其衆妾美  
之而衆妾之進御於君不敢當夕類見星而往  
還故因所見以起興則於辭雖倍而於意亦未  
然夫諸妾既曰進御則自應就君之寢今日抱  
衾以行知非以進御也蓋宮中嬪妾常夕例番  
直於君之寢所漢魏而下有尚官司寢之設唐  
宮詞有直更之語大率沿古制也以其典司床  
簀故敬戒而宵征而其行也抱衾與稠自為卧  
具稠本禪被其訓牀帳者非也蓋宮中夜直自  
有進退之序亦以見后妃之化遠及於南國之  
宮壺故當時供直者皆安於命而習於勞且又  
作詩以咏嘆之是為家人風化之美非專以獲  
進御故也

夏后氏之方盛也以其九州土田之制貢賦之

則鑄之於鼎若曰為後世之法程王孫滿謂為  
備像百物而使民知神奸者誕辭也夏亡而鼎  
入於商商亡而鼎歸于周三代相傳號稱神器  
自國語左傳墨子史記言之者屢矣周之季世  
七雄僭王私計得鼎者可以有天下若後世傳  
國璽然者於是爭起染指之謀而周之君臣日  
夜惴惴謂夫鼎存而禍隨也遂陰計毀之其稱  
淪入於泗者計一時詭辭後世乃傳信之耳容  
齋洪氏不悟此意至疑於未必有是鼎其說以  
為禮經所載鍾彝名數詳矣而獨未嘗及詩易  
所書固亦可考而其詳未聞秦人視周如杞上  
肉果何所畏而不取赧王入秦寶器盡以獻而  
此何獨遺又謂神器之重處無論沒之理是泗  
非周之境内果其淪也使何人般舁而往其辯  
之信亦詳到矣而不知鼎不可謂無其凶本非  
以淪故也不幾於信夢者耶

桓公子糾之爭國自宋儒以來學者相沿以為  
子糾非所當立予考之管子載召忽之言曰頁

歲之後吾君下世有化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  
 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况與我齊國之政  
 也觀此則糾之擬立蓋有先君之命矣又按呂  
 紀曰初鮑叔管子召忽三人相善欲相與定齊  
 國以公子糾為必立召忽曰吾三人者於齊國  
 猶鼎之有足去一則不成且小白必不立矣不  
 若三人佐糾也管子曰不可夫國人惡子糾之  
 母以及糾小白無母而國人憐之事未可知不  
 若令一人事小白夫有齊國必此二公子也於  
 是鮑叔傳小白尹文子曰子糾宜立者也小白  
 先入故齊人立之荀子謂桓公殺兄越絕書謂  
 子糾桓公兄也黃楚望又考於春秋立子以貴  
 之義謂子糾魯出也魯女貴而班在衛上則子  
 糾當立凡此又子糾為兄與當立之証也千古  
 是非未易臆決蓋以按程子以子糾為桓公之弟  
 厲王書曰糾也言弟者諱耳蓋漢文特前常昭  
 也然則疑未足據  
 昔人謂戰艦曰不能隋梁濬請伐陳文帝答詔

曰陳國來朝未盡藩節如公大畧誠須責罪必  
 興師旅若命水龍終當相屈水龍字甚奇  
 隋書為魏鄭公所脩然義例欠精而與秦殊  
 今即其所名目而按其所傳如崔弘昇海狀無  
 愆而列之酷吏辛彥之崇信佛道而廁之儒林  
 王頰逆黨也而取其文學崔曠登宦途以死徐  
 則本黃冠之流而目為隱逸凡此皆當改削者  
 也  
 唐子西曰學者皆謂夏以建寅為正周以建子  
 為正然商居其間不應無所變改因以意推之  
 曰商以建丑為正而三統之說興焉夫夏以建  
 寅為正吾於論語見之矣曰行夏之時周以建  
 子為正吾於春秋見之矣曰十月殞霜殺菽三  
 月大水至商人以建丑為正於經則無所見夫  
 以建子為正者取二十四氣之首也以建寅為  
 正者取四時之首也以建丑為正其取義安在  
 哉按唐氏之說如此其自信可謂勇矣然獨惜  
 其考之殊未審也商書伊訓之首曰惟元祀十

有二月乙丑伊尹祀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  
侯甸群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太甲之篇  
曰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  
于亳夫前乎此伊尹攝祀總朝以十有二月乙  
丑後乎此太甲反吉即政以十有二月之朔蓋  
商以建丑爲正故皆以十二月舉大事先儒所  
謂朝狩烝享皆以正朔行事者也安在於無所  
經見哉

說苑載晉太子申生之事其言曰吾聞之忠不  
暴君智不重惡勇不逃死如是者吾以身當之

遂伏劍死按左傳申生乃雉經未嘗伏劍也  
說苑有陳恒問於范子一條越絕書謂范蠡遭  
世不明作詐成伯不合乃去三遷避位名聞海  
內去越入齊老身西陶是范子去越之後固嘗  
寓于齊但其寓齊在滅吳之後而齊國陳闕爭  
政相殺乃在吳未滅之前相越凡十餘載然則  
昔人謂鴟夷子皮告闕氏之謀于恒子恒子因  
得諂諂以敗闕氏此諛諂也

魏人哀三良云功名不可爲忠義我所安秦穆  
先下世三臣皆自殘主時等樂旣歿同憂患  
誰言捐軀易殺身誠獨難味詩人之旨則知三  
良下從穆公實出其感恩徇主之誼初非有遣  
之者然後知東坡之論所謂三子之徇君亦猶  
齊二客之從田橫其立意固有所本也

史記言紂囚西伯於羑里閔天之徒患之求得  
美女文馬九駟他奇怪物因嬖臣費仲獻之紂  
紂大說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况其多乎乃赦

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西伯得專征伐西伯乃  
獻洛西之地以請去炮烙之刑紂許之呂氏春  
秋則謂文王處岐事紂雖遇寬侮雅遜朝夕必  
時上貢必適祭祀必敬紂喜命文王稱西伯賜  
之千里之地文王再拜稽首而辭曰願爲民請  
炮烙之刑據呂紀言紂以文王朝貢有禮祭獻  
必敬故賚之以地意古者明王之待諸侯未或  
過此恐非紂之所能也且囚之羑里其疑而伯  
頗甚以當時事勢推之未必不忌其地大勢衆



也而又肯貧之以千里哉太史公不取其說而從美女寶賂之云此則紂所易動而事理或然者也

呂氏春秋其蕩兵振亂禁寒懷寵等篇大槩取攻伐而非救守且其以聖王義兵自詭而舉誅暴拯民為說若曰救世之論矣然及後其意實主於遂戰功而破從約此殆秦之所以滅六國者也豈非不韋之私心始皇之詭智而張儀之奸說歟

史記

卷之一

二

寡人者言寡德之人諸侯謙稱之辭也然古婦人亦嘗以自稱邶風之詩曰先君之思以勗寡人莊姜言戴媽思念先君莊公故以婦道勗寡人所謂寡人莊姜以自謂也

曲禮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廡庫為次居室為後子意廡馬以備命車重君賜也庫藏以貯祭器及遺物重先世也故次於宗廟而先於居室元註謂廡以養馬庫以藏物欲其不乏於用故視居室獨先焉恐非古人意也

司馬相如封禪書議者謂其至死獻諛雖然此實相如之夸心也蓋漢承秦後一時文臣以封禪為曠世大典帝王盛舉不復可知其非者司馬談傳云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發憤臨卒且曰天子接千歲之統封太山而予不得從行是命也夫是知當時以登封為盛有事為榮蓋如此相如自以文章擅當代蓋見武帝改正易服定制慶典樂章度其必封禪以夸耀後世而已當其時謂可秉筆托附不磨由是草書持以上勸而不幸病以死則初意不獲遂也然欲使帝之必知於是囑其妻身後上之此其為計實夸心之餘也而若溪乃斷其諛說蓋天性不復能自新其於誅心之法無乃未盡乎

史記

卷之一

三

劉孟熙霏雪錄云晉陳壽為武侯佐嘗被撻石下後作三國志其論武侯云應變將畧非其所長按壽傳壽父為馬謖將軍謖為亮所誅壽父亦坐髡故壽為亮傳言其將畧非長無應敵之

才是壽持以挾父恨故肆情貶亮非以身嘗受辱也孟熙之言失之不考

先儒謂古者行必以車戰率以乘未有單用騎者戰而用騎其始也千六韜兵法所謂騎兵者是也若行而乘馬或引漢高脫鴻門之急獨騎走歸灞上爲事始之証愚謂鴻門之前固有之矣按吳越傳起爲將卧不設席行不騎乘據此則春秋之末行者已帶乘馬何言始秦末也

晉書符堅傳堅入寇會稽王道子來助于鍾山之神奉以相國之號及堅之至望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若神有力焉嘗觀爲善陰陽書亦載求助之事而通鑑綱目止存草木皆兵之說餘不及焉蓋嫌於語怪也

符堅之弟融出爲冀州牧堅母苟太后以融少于其愛之比發三至灞上爲別其夕又竊往內外莫知是夜堅寢于前殿太史奏天帝南門屏內后妃星失明左右闈寺並言不見后妃移動之狀既堅推問乃知之驚曰天道與人何其不

遠乃重星官及將寇晉太子左衛率石越諫曰今歲鎮星守斗牛福德在吳越象無差弗可犯也堅曰吾聞武王伐紂逆歲犯星天道幽遠未

可知也於是决行竟以取敗夫一堅也一天道也傾信固違何前後相反若是良由其急欲成

正統大利眩于前而方寸躁亂失不復顧也晉王渾妻鍾氏史稱其禮儀法度爲中表所則嘗與渾共坐子濟趨庭而過渾欣然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鍾氏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子

故不止如此參軍謂渾弟湛也晉史傳鍾氏于列女然因其言而無其心正可發笑今昌東萊晉書詳節中乃無鍾氏之語疑爲之摻瑕特抹之爾

詩言載儉馭驕諸家皆以儉爲田大名長喙曰儉馭驕者王雪山嚴華谷戴岷隱皆以爲田畢而遊園載儉於轎車以次其驕逸子謂大輝西曰儉馬跑逸曰驕蓋言已畢而載大於車上息馬於轅下於以行園而游也

蘇秦傳秦說趙王曰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  
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索隱  
曰臣人者謂已為彼之臣也臣於人者謂我為  
主使彼臣已也予謂不然臣人者我能臣服乎  
彼也見臣於人者我入臣於彼也觀上云今西  
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又云見破於人則詞意可  
見

墨談

卷之一

圭

兩山墨談卷之一

兩山墨談卷之二

吳興陳寔

吳越春秋載伍員奔吳至溧陽會女子擊綿於  
瀨上筥中有飯員謂曰夫人可得一餐乎女子  
知非恒人發其飯漿與之員已飡而去女子嘆  
曰嗟乎妾獨與母居三十年自守貞明何宜饋  
飯與丈夫虧越禮儀妾不忍也自投於水而死  
按女子不載其姓氏徐天祐亦無註今偶讀李  
太白貞女碑乃知女子史姓溧陽黃山里人清  
英潔白事母純孝手柔荑而不龜其自沒時年  
三十矣然自守未適唐時立祠其地云

墨談

卷之二

禮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魯祖顓頊而宗堯  
而國語又謂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  
宗舜二說不同世儒多疑之予謂禘黃帝而郊  
魯祖顓頊而宗堯舜之舉事也若夫禘黃帝而  
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則舜之後為夏賓者為之  
也

玉藻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

竹士竹本也。可也。所謂魚須文竹謂以竹爲笏而刻畫爲魚須之文以飾之也。蓋大夫下於諸侯故不敢田。象而文之以魚須亦以示華重之意。若士則又下於大夫故直用竹之本形爲笏而不加飾。其視魚須之等爲減殺矣。此象字與上象不同。所謂本象者言用竹之本形也不然則爲衍字。若應氏言士以遠尊而伸故飾以象則是位下大夫而儀文頗與諸侯相視。豈先王謹微昭等之禮哉。

墨談

卷之二

二

古之行者必挾過所釋者謂若今路引之類然未詳二字何緣而名。偶閱禮經會元謂周人之制徙國中及郊者必有所授。徙于他鄉者必有旌節無授無節是必以過惡而妄徙者此無所容彼無所授過其所必有呵問是過所者就遷徙之人經過所在而言。後世謂二字爲周禮之文用遂立以爲文券之名也。

左傳不載程嬰與杵臼存趙事而史記言之頗詳。左氏稱趙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因與祈

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焉。是無程嬰杵臼之事也。史記則言晉滅趙之族朔妻成公娣有遺腹匿公宮生武。公孫杵臼與程嬰以死保脫之。越十五年因韓厥得復田邑。二說不一。先儒疑之。予謂此事則信有矣。蓋左氏爲文高簡且其所載以立武復田爲重。故詳叙其後而不暇追悉其初。然謂趙武從姬氏畜于公宮則所謂朔妻匿于公宮與武之生育嬰杵之保存

墨談

卷之二

三

一句可盡之矣。史記則追叙本末故特詳著焉。二說固可會而一也。若謂賊搜公宮爲甚則後世如伏后之被搜於複壁伯牙后之被牽於帝前若是者殆衆矣。搜宮何言甚哉。趙之滅族左氏謂趙嬰齊通於莊姬原屏於之于齊莊姬以是怨原屏譖而殺之。而趙之氏滅史記則謂大夫屠岸賈討靈公之賊殺朔與嬰齊同括而趙氏滅。二說不同。金仁山謂本各一事也。史記以爲殺朔而盡滅同括嬰齊乃得之傳聞誤爲一

爾又按趙朔被難在景公三年後十六年而景公卒則正合姬氏生孤後十五年而景公復其田邑之數蓋嬰齊之通姬氏應在朔死之後而同括之死本後於朔又事各有因洪氏以同括死後更二年而景公卒厲公立八年悼公立五年始合十五年之數遂疑史記為乖妄亦失於誤合朔與同括之死為一也

左傳諸侯不貢車服陳氏曰按周官九貢有服貢傳未必左氏之舊也趙氏又謂周官雖左氏

亦未嘗見考傳可知予疑周官服貢必其織文

織縞之類蓋諸侯貢以克服飾者固未嘗成服以貢也若五服五彰車服以庸則其度出自天子諸侯豈敢輒製以貢哉然則諸侯不貢車服

左氏必有本也

呂氏紀載越授有子四人越王之弟曰豫欲盡殺之而為之後惡其三人而殺之矣國人不悅

大非上又惡其一人而欲殺之越王未之聽其子恐必死因國人之欲遂豫圍王宮越王太息

曰余不聽豫之言以疑此難也亦不知其所以致此高誘註授乃勾踐五世孫今按史記越世家勾踐卒四世而至王翳翳卒子王之侯立不載有授豫之事惟索隱引紀年云翳遷于吳三十六年七月太子諸咎弑其君翳所謂太子豈即王授之子耶然則授或即翳矣但勾踐至翳才四世而註言五世或高氏考之不審不然則豫翳聲亦相近豈豫即翳而諸本字誤耶然淮南子又謂翳賢不欲為王逃於山穴之中越人以火薰之出而立之則翳又不可以為豫矣及復難考姑闕之

古今胥以周宣王為中興之主而追想其盛德大業若不可嗣不知其戾德亦多蓋厲平等耳今不暇細索姑即王子晉之言而觀則可証矣其言曰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于今未弭據此則宣王未得為盛主也

耶律德光入洛屠磔犬羊今懸掛諸宮門以為襍校始嘗鄙其夷俗不知實亦有所本呂氏春

二三四

秋三月紀有國人讎九門磔禳以畢春氣註謂九門三方九門也嫌非王氣所在故磔大羊以禳之然則契丹之俗用此也

集韻謂秦帝使素文鼓五十絃瑟帝悲不可禁命去其半定為二十五絃至秦俗惡薄有父子爭瑟者又各入其半故當時名其器為箏又曰箏二器今皆十三絃實瑟之餘製也呂氏古樂紀乃曰警豷梓五絃之琴作以為十五絃之瑟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舜立仰延饒樂乃梓警豷之所為瑟蓋之八絃以為二十三絃之瑟然則瑟之在古其規製更益蓋亦屢矣固審音者宜畧知也

呂氏春秋蕩兵篇曰蚩尤非作兵也利其械矣未有蚩尤之時氏固剝林木以戰矣勝者為長長則猶不足治之故立君君又不足以治之故立天子天子之立也出於君君之立也出於長長之立也出於爭爭鬪之所自來者久矣柳子封建論有云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

木墨談

卷之二

六

七

木墨談

卷之二

七

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故近者聚而為群群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德有大者衆群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大德又大者諸侯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大德又大者方伯連帥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柳之立論則蕩兵之說也是知柳實用呂紀然就二者而觀則柳頗費詞矣呂氏又曰民之說之也若孝子之見慈親也若饑者之見美食也民之號呼而走之若強弩之射于深谿也若積大水而失其壅堤也韓子送石處士有云與之語道理辯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其句法亦出於呂紀然變化轉換韓更妙矣

古今婦人稱其夫曰良人然先秦之世固為君子之通稱不獨可施於夫也呂氏紀序意曰秋

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請問十二紀註云良人謂君子也

城門失火殃及池魚蓋言救焚而濠水致涸也求之于古可對宋國凶珠事宋司馬桓魋有寶珠魋抵罪出凶宋公使人問珠所在詒以投之池中於是竭池而求之無得魚則死焉此事正相類也

南史沈慶之當朝雖議其不學而所見超絕有庸常者不可及孝建中慶之請老表數十上詔

宋書

卷之二

六

聽以公就第頃之宋主復欲起用使何尚之往諭之慶之笑曰沈公不效何公往而復返尚之慙而止蓋尚之嘗致仕後復起而效用且受元凶劾之爵秩故沈特譏之

通鑑前編紀武王既伐紂封紂子武庚為殷侯于謂當改書曰殷公按大紀曰大建公侯于天下封夏后氏之後東婁公于杞封受子武庚于殷用其禮樂作賓于王家皆為上公是為二王之後然則為殷侯者誤也武庚初已爵上公至

其敗滅然後以微子紹之其曰庸建爾于上公曰作賓于王家特仍武庚之舊而已

春秋書許止弑其君據左氏許悼飲太子止之藥而卒則君之死以止之藥也雖無意於弑而實則弑矣如律所謂庸醫殺人固不得辭殺之名也世說皆謂止不嘗藥故書弑君則與左氏所記殊遠矣

春秋戰國之世大夫之家嫡亦稱太子孟孫獵得麇怒秦西巴之放之也逐之居一年召為太子

人聖談

卷之二

九

子傳左右曰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為太子傳何也孟孫曰夫以一麇而不忍又將能忍吾子乎智伯欲襲衛亡其太子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頽甚有寵又趙襄子殺代王遂以代封伯魯子周為代成君伯魯者襄子兄故太子太子蚤死故封其子蓋當時諸侯僭王而大夫亦僭諸侯故稱謂無等如此

呂覽知度篇曰絕江者託於船致遠者託於騏驎霸王者託於賢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

王者之船騷也故小臣呂尚聽而天下知殷周之王管夷吾百里奚聽而天下知齊秦之霸豈特船騷哉高氏於小臣字無註而殷周之王下箋云殷之盡周之與其意以呂尚為小臣蓋謂厝聽小臣呂尚故商至於盡而周用以王殊為謬誤小臣蓋指伊尹也戰國時說者有謂伊尹嘗為有莘氏之媵臣故當時著覽者遂以小臣目之不然四人者並稱于前何乃於後而獨遺尹哉

墨談

卷之二

十

樂成篇曰魏襄王飲群臣酒酣王為群臣祝曰皆如西門豹之為人臣也史起對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而西門豹弗知用是其愚也知而弗言是不忠也愚與不忠不可效也云云高誘曰按魏世家文侯生武侯武侯生惠王惠王生襄王西門豹文侯用為鄴令史起亞之不得為四世之君臣也予謂襄王之時去西門豹則信遠矣然魏君以其政績之著故世以為賢而舉侶群臣欲

其繼美史起之言蓋追論其失也高氏以為預飲之列而辯著覽者之謬誤矣

本生篇曰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廢之機高氏註曰招至也廢機門內之位也乘輦于宮中遊翔至於廢機故曰務以自佚也予謂不然蓋呂覽本謂為人上者不務勤身履行而習於驕佚卒之顛躋覆敗而不足悔是出車入輦乃招廢之機也與下爛腸之食伐性之斧句類

墨談

卷之二

十一

情欲篇曰罇酌者衆則遠盡萬物之酌大貴之生者衆矣故大貴之生常速盡上文引喻蓋謂罇以酌之者衆故易盡然則天地之間萬物之類交亂人心胃耗竭人精神其酌人大貴之生者亦衆矣此所以在人大貴之生常亦易盡也事理本明而高氏乃曰萬物酌揖陰陽以生陰陽論夫大貴君者受君之德以生者衆也其說殆不可曉

予前辯程嬰梓曰存孤事為非妄其趙朔趙同



趙括之死本各因一事而且非同時特史記誤合為一遂致事詞參錯不可稽合耳今考於趙世家載晉景公三年屠岸賈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而晉世家則載景公十二年以趙括與韓厥等五人為卿則不惟可見史記之自相抵牾且足以証括等之與趙朔果非同時被殺也趙同於朔死之後屢見於春秋左傳可証朱勝非秀水閒居錄曰紹興七年張浚摺撼岳飛之過以張宗元監其軍益浚方謀收內外兵柄天下寒心予因是而觀浚之舉指如此則呂祉淮西之行其為意久矣既而事蹶勢敗失於急欲制諸將之故使是時朝廷不堅起武穆則荆襄之變在淮西之前久矣豈非寡謀自用之咎歟然後來武穆之禍王貴告牒乃以雲憲謀還兵柄為辭觀此則武穆步歸廬山其部曲亦必有不安者矣此亦宜其來貴之讒口也天寶遺事載唐明皇夜遊月宮蓋竊列子化人遊之意而踵為者也列子曰西極有化人謁周

穆王同遊王執化人之袂騰而上者中天乃止暨及化人之宮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復謁王同遊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既寤所坐猶向者之處侍御猶向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拂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宣和遺事載宋徽宗與林靈素夜話于千秋庭因有月宮之想靈素乃手招二青鸞于帝前請帝合眼二人遂乘鸞而昇暨開眼則過一大門樓清寒襲人所見歷歷次至一城紅光密合守者曰此玉皇之城也俄為一天神擠而下倏爾驚寤則身在榻上李明妃尚侍寢此則又做明皇之事而繼為之者然其意境雖酷似化人而所述繁鄙其詞之不逮遠矣歐陽子有言春秋無義戰五代無全臣其立例以仕非一代不可以國繫之者作雜傳夫雜者純之反士入于雜則與純誠者相去霄壤矣然子觀其為傳乃叙於伶人宦者之後則誅貶之意雖不言而其跡不亦曉然可識哉

容齋三筆曰呂后之亡呂祿據北軍酈商令其子寄給之出游使周勃得入則酈氏父子之於漢謂之社稷臣可也寄與劉揭同說呂祿解將印及文帝論功揭封侯賜金而寄不錄平勃亦不為之一言此又不可曉者予謂寄之給祿非迫於絳侯之劫則其意向固未可知也且其給祿之功僅足以贖平時黨結諸呂之罪安敢冀賞哉則其不侯固有說矣

續通鑑載宋政和六年雄州安撫和詵引契丹

以墨談 卷之二 天志

凶人李良嗣來朝時和詵久以厚賂結納朔方豪雋士多歸之良嗣來賜姓趙按宋史良嗣本傳燕人馬植世為遼國大族仕至光祿卿行汚而內亂不齒於人政和初童貫出使道盧溝植夜見其侍史自言有滅燕之策因得謁貫與語大奇之載與歸易姓名李良嗣據此則良嗣之來事由童貫且在政和初童貫使遼之時非至六年而後和詵引歸明矣續通鑑作於李燾去政宣之世不遠意其登載無誤而參以正史其

不同如此豈貫未出使之前詵固嘗預招誘之勞耶

兩山墨談卷之二

天志

天志

天志

兩山墨談卷之三

吳興陳霆

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昔人胥謂周勃以此  
 覘衆心之向背也王伯厚獨不然其言曰考之  
 儀禮鄉射疏凡事無間吉凶皆左袒是以士喪  
 禮及大射皆袒左惟受刑則袒右故觀禮云右  
 肉袒註云刑宜施于右是也以是攷之勃誅呂  
 氏之計已定若為呂氏則有刑故以右袒令之  
 耳予按齊湣王之亂王孫賈入市大呼曰淖齒  
 亂齊國殺湣王欲與我誅淖齒者袒右市人從  
 之者四百人是勃之前已有以袒右卜衆者矣  
 今以袒右為當受刑固曰有據然例以王孫賈  
 之事則市人從討者當刑否耶

孔子列逸民之行而不及朱張論語註曰朱張  
 不見于經傳今按困學紀聞有云朱張行與孔  
 子同故不復論也其謂行同于孔子蓋本王弼  
 之註曰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釋文亦引  
 之

宋紹興中劉豫挾金虜入寇高宗親禦之趙鼎  
 用喻樛留後門之策趙張浚于福州俾為閩浙  
 江淮宣撫預備退保之地廬陵羅大經曰兵法  
 置之死地而後生若預留後門則士不死戰矣  
 項羽救趙既渡河沉舟破甑持三日糧示士必  
 死無還心故能取勝予謂羅氏之論以之律將  
 可也若天子親征則事須萬全安可行沉舟之  
 計哉若寡謀直前則舟沉之後萬一蹉跌不知  
 置主上于何地故事勢以何策以是而論鼎樛  
 之見未可非也

左傳楚子圍宋亟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床  
 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云云子反懼為退師  
 三十里訖與宋平夫當對敵攻守之際投機之  
 會間不容髮而使敵人得至寤所楚之警備一  
 何疎也當是時華元必有劫持之術特世遠莫  
 詳耳唐小說載薛嵩節度上魏博田氏欲襲  
 奪之嵩以為憂而未得制禦之策其女妾曰紅  
 線者能以中夜至魏博入主之寢室而竊其

枕前金合以返翌旦嵩馳使還之且日夜來有  
客至君寢所金合其所得也魏帥得之大驚亟  
遣書謝罪散遣兵徒終身不敢謀薛蓋以敵人  
刺客得至主帥之寢所則區區首領係其手矣  
此固所以褫魏博之魄者也然則子反之懼而  
退舍無亦慮及此乎元之事洪氏疑其未然獨  
取信于公羊乘堙之說予謂元本宋之謀大夫  
事勢既亟則敢死而為此理容有之若紅線以  
一女子而能出奇制敵坐鎮上黨使其不誣信  
異人也已

人墨談

卷之三

三

左傳季康子欲伐邾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  
諫不可孟孫曰二三子以爲何如惡賢而逆之  
時孟孫附季氏以景伯之言爲拂當國者之意  
故曰景伯何得爲賢而乃逆人之意欲止伐邾  
之舉耶蓋景伯之言諸大夫之意也故下文諸  
大夫對曰禹合諸侯于塗山執王帛者萬國今  
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  
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諸

大夫之意本謂今封國之鮮存者由大之不能  
字小故小亦不克事大用是致借亾也然伐邾  
則失信與仁危不可免景伯知事之必危夫安  
得不言且邾不能事大固矣而魯亦不能字小  
是其德等也乃獨以衆加之於理可乎時諸大  
夫與季孟之意見不合故雖飲酒不樂而出其  
前後文意明白如此註者不知於惡賢而逆之  
釋云孟孫賢景伯故言安有賢如景伯而可不  
順其言者於知必危何故不言釋云若知必危

人墨談

卷之三

四

我諸大夫自當言之今不言以不危故也於魯  
德如邾句下釋爲孟孫忿答諸大夫之詞顛錯  
破緒大非本旨又按明年與爲邾代魯孟孫謂  
何求馬則伐邾爲孟  
孫黨於季氏明甚

吳越春秋載闔閭既弑王僚僚子慶忌奔衛闔  
閭患之謀諸伍員員進細人要離俾之行刺要  
離者細而寡力迎風則僵負風則伏王語以慶  
忌之勇謂其不如也要離曰臣能殺之臣詐以  
負罪出奔願王戮臣妻子斷臣右手慶忌必信

臣矣王曰諾取其妻子焚棄于市要離乃詐奔諸侯宣怨言于路遂如衛見慶忌曰闔閭無道今戮吾妻子無罪見誅願因王子之勇闔閭可得也慶忌信之棟練士卒與還襲吳渡江於中流要離坐于上風因風之勢以矛鈎其冠順風而刺慶忌於是慶忌死要離曰吾殺妻子以事君不仁也為新君而殺故君之子非義也吾何面目以視天下之士言訖自投于江從者出之要離曰吾寧能不死乎乃伏劍而死左傳哀二

史記

卷之三

六五

一

十年載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聽出居于艾遂適楚聞越將伐吳冬請歸平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悅于越吳人殺之二說全不同吳越春秋謂慶忌之死在闔閭之時而左傳云云則又在夫差之世且要離之事實之史記無之然則考信慶忌之本末當據左氏小說有迷樓記一卷謂隋煬建于京師煬既殞于江都唐太宗提兵入京師見迷樓謂眾曰此皆民膏血所為也下令焚之火經月不滅顏師

古著隋遺錄則謂煬建迷樓于江都二說不同未知孰是東坡詩云江都樓成隋自迷白太素揚州詞云迷樓固應不見問瓊花底事也香銷許有壬迷樓賦所指陳皆江都之事意皆本諸師古然迷樓記序致前後顯為可據而諸公咸不之從豈以江都為煬廣敗亡之地而迷樓實其荒淫之跡故所信必于顏氏耶

史記

卷之三

六

一

執誼計事今直省通執誼直省以舊事告叔文叱直省直省俱入白執誼若今之為文者必曰今直省通執誼以舊事告叔文叱之直省俱乃入白今四句皆用直省字而不覺其煩此殆類史記句法蓋大手筆故能如此檀弓石駘子卒一章凡四用沐浴珮玉字評者服其高古然則退之所用殊朴贍有古風竊可喜也

呂氏慎大覽曰武王復盤庚之政分財棄責以振窮困高誘解曰分財分有與無也棄責責已

不責彼也今按債責古字通用棄責者蠲逋負也  
也離俗覽曰甯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  
於是為商旅將任車以至齊鮮曰任亦將也今  
按任車乃債賧之車言戚窮困乃為商人將賃  
車以至齊也北史載魏長賢之言曰或有釋賃  
車以匡霸業即此事

日本國之東約三千里而遠限以大山外有毛  
人國面體俱生毛約寸半許殆若猪然而語  
言形體則人也往見倭國使人言毛人與其國

墨談

卷之三

七

不通問嘗犯邊有生獲者乃得其狀貌如此按  
山海經傳云晉永嘉四年吳郡司鹽都尉於海  
邊獲一船有男女四人毛生如前身短小而無  
衣服語言不通送詣丞相府未至道死惟一  
人在上賜之婦生子以後出入市井漸曉人語自  
言其所生是毛民也蓋即毛人之國乃知偏氣  
所生有非耳目可常者如此

沈約曰晉元帝母夏侯太妃與瑯琊國小史牛  
通是生元帝初宣帝有寵將牛金屢有功

宣帝醜之景帝曰金名將可大用云何害之宣  
帝曰汝不聞牛繼馬後乎至元帝生始符其識  
然約始謂夏侯與牛姓者通先儒尚議其誣妄  
今史通并鶴林玉露等書乃直謂元帝為牛金  
所生殆癡人夢說也

史記楚平王十年吳伐楚遂敗陳蔡取太子建  
母而去楚恐城郢下文更云初吳之邊邑卑梁  
人與楚邊邑鍾離人爭邑而交攻楚怒發兵滅  
卑梁吳王大怒亦發兵攻楚遂滅鍾離楚乃恐

墨談

卷之三

八

而城郢索隱云去年已城郢今又重言據左傳  
昭二十三年楚城郢二十四年無重城郢之文  
是史記誤也予按此節下重言城郢乃申叙上  
城郢之由史記非誤也索隱誤耳

懷王六年楚使昭陽移兵攻齊齊患之陳軫適  
使齊謂齊王曰王勿憂請令罷之往見昭陽曰  
願聞楚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官上  
柱國爵執圭又貴則令尹陳軫曰今君已為令  
尹矣此國寇之上下文云今君相楚而攻魏破

軍殺將功莫大焉寇之上不可以加矣國寇之上言其為令尹乃官爵之極猶處一國之寇之上也故下云寇之上不可以加一寇字一意也索隱上音貫下音官者非是

越世家勾踐謀伐吳復問范蠡蠡曰可矣乃發習流二千人索隱云虞書流宥五刑按此乃流放之罪人使之習戰任為卒伍者也予謂習流乃士之習水戰者如所謂善泅者也徐天祐越春秋註云笠澤之勝越以三軍潛涉意習流即

潛涉之士也如索隱言豈越一小國而有如許流人哉

史記武王九月上祭于畢東觀兵于孟津本謂祭告文王乃統師伐紂也一說上祭于畢祭畢星也畢宿主下方兵伐之事祭于畢祈天祐也雖若有謂然觀竹書紀年曰紂六祀周文王初禴于畢夫禴乃宗廟之祭按畢有周先公之廟文王之葬在焉則祭畢之為祀先審矣田文傳文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為何曰為孫孫

之孫為何曰為玄孫玄孫之孫為何曰不能知也文曰君相齊至今三王矣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僕妾餘梁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又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文竊怪之按嬰以玄孫之孫為不能知是謂不知何人也文意謂父之厚積欲為孫而又孫之計是謂遺所不知何人者也意義本明而索隱乃謂猶言不知欲遺與何人誤矣

劉澤傳卒南面稱孤者三世事發相重豈不為之偉乎事發相重謂諸呂變作而澤能舉兵入討又與群臣共立代王是與內朝相倚重也晉灼索隱之說皆非漢書改傳乎為是或類氏因有事發則與田主相累之釋

商鞅傳趙良曰反聽之謂聽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強反聽內視者反已觀省之謂自勝云者內有以克乎已私則天理勝乎人偽自能剛而立也索隱謂守謙敬而人自伏其非是為自勝若是者乃為強若爭名得勝此非強之道雖與下文自卑之言合然恐非本義也

晉世符堅入寇詔以謝安為征討大都督安只  
子玄都督前鋒諸軍事時堅師號百萬朝野震  
恐玄遣張玄詣安問計安都無所答乃命駕出  
遊遂與玄圍棋賭墅王夢麟謂圍棋之玄上當  
加之姓以為別不然則是玄者為張耶抑為謝  
也予謂賭墅之下記者更云常時玄棋品劣是  
日玄懼遂為敵手推此則可決圍棋之為幼度  
矣又按幼度傳吳興太守張玄之亦以才學顯  
與玄同年之郡而玄之名亞於玄時人稱為南  
北二玄論者美之然則所謂張玄者豈即玄之  
耶抑別一人也若誠為玄之則二人初未嘗同  
名特傳錄者小悞爾呂東萊晉書詳節叙禦堅  
事安加征討大都督夷然無惧色旋命駕出遊  
方與玄圍棋賭別墅游陟至夜乃還既而兄子  
玄等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棋看竟便攝  
放床上此節前言與玄圍棋後言兄子玄等破  
堅則圍棋之玄為張為謝幾於難別倘前之玄  
果幼度則兄子字不宜於後出也此則畧宜更

墨談

卷之三

十一

語為韋昭註然謬誤頗多今姑摘其數處皆  
顯可見者周語民用莫不震動民用和同註以  
用為田器今按用乃虛字周書民用僭忒即此  
句法也襄王賜晉惠公命申云在湯誓曰余一  
人有辜無以萬夫萬夫有辜在余一人至十三  
年鄭人伐滑中云書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  
濟也註謂今書皆無此言決為散逸今按二言  
見存于湯誥君陳等篇但字句小異耳魯語公  
父文伯飲南宮敬伯酒以露賭父為客相延食  
驚註謂眾賓相進使食驚今按相延者款道之  
意謂賓主相款使食也又文伯之母季康子之  
從祖叔母也康子往焉闔門而與之言皆不踰  
闔註以闔為闔謂闔門也今按闔者馬不出門  
之貌謂敬姜身在門內而與康子語也晉語趙  
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以為司馬河曲之役宣  
子使人以其乘車平行獻子戮之衆咸曰韓厥  
必不沒矣其主朝升之而莫戮其事其誰安之

墨談

卷之三

三



註謂獻子因趙盾以為主盾升之公朝莫喻遠也今按春秋大夫稱主優施謂里克妻曰主孟  
 喃我註謂主從夫稱也時韓厥出宣子門下故  
 論者謂宣子為其主莫古暮字又靈公虐趙宣  
 子恒驟諫公使鉏麇賊之晨往則寢門闢矣盛  
 服將朝蚤而假寐麇嘆而言曰不忘恭敬社稷  
 之鎮也觸庭之槐而死註謂庭外朝之庭也周  
 禮王之外朝三槐為三公之位則諸侯之朝三  
 槐三卿位焉今按本文曰晨往則麇為晨造趙  
 大星談 卷之三  
 所矣既而感悟其忠乃觸槐而死則所觸當為  
 趙庭之植也鄭語桓公為司徒簡於史伯中云  
 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註謂虞幕者  
 舜之後虞思也今按虞幕為舜所自出史趙曰  
 自幕至于瞽叟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觀自幕  
 至叟及重之明德之語則非舜之後可知  
 元人伐宋師至巴陵女子韓希孟者魏公五世  
 孫嫁為賈尚書子璵婦岳州破被虜明日以衣  
 帛書一詩自投于江而死長興州判官沈思安

嘗託劉元履者丐趙松雪為書其詩元履諾而  
 未言一夕夢一婦人云趣為我求書庶因大人  
 君子之筆發摠幽憤松雪聞而異之乃為之寫  
 一通歸之于沈吁韓一女子也而英靈炯炯如  
 此向生斯時為男子則精忠血誠扞衛社稷者  
 當與一時忠義之士相挺矣願肯少屈其志哉  
 咄咄真可敬也韓詩今載輟耕錄予往見別本  
 篇句絕不同蓋好事者亂真莫可致審  
 白樂天謫江州司馬其廳壁記云唐六典上州  
 司馬秩五品歲廩數百石月俸六七萬官足以  
 充身食足以給家州民康非司馬功郡政壞非  
 司馬罪無言責無事憂噫為國謀則尸素之尤  
 蠹者為身謀則祿仕之優穩者予佐是郡行四  
 年矣其心休休如一日二日何哉識時知命而  
 已又安知後之司馬不有與吾同志者乎按樂  
 天為人雖外示恬淡而中實愛應官職觀其詩  
 篇每及遷除處則津津喜句不覺流出此朱子  
 之所以有譏也江州之謫未為遠惡而一聞商

女琵琶之昔遠重天涯流落之感掩泣之餘青衫沾濕是何言行欣戚之相反哉然則壁記云云特有激之詞倘信其為由衷之言則誤矣

兩山墨談卷之三

墨談

卷之三

六五

兩山墨談卷之四

吳興陳霆

文文山死宋而其弟壁號文溪者附元當時有詩云江南見說好溪山兄也難時弟也難可惜梅花各心事南枝向暖北枝寒迨元皇慶中丞相子陞仕為集賢學士奉使贛州道卒時有挽之者云地下脩文同父子人間讀史各君臣由是言之天下是非之顯然者在當時固已定矣初無俟于百年也先是丞相子道生佛生皆流離中死亾治命以陞為後按陞為壁之子則陞之失其本心者有自矣

墨談

卷之四

一

通鑑外紀載湯之時大旱七年卜當以人禱湯曰所為請雨者以為民也若以人禱吾請自當遂剪髮斷爪體嬰白茅以身為犧牲禱于桑林之野祝曰無以予一人之不敏傷民之命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歟民失職歟宮室崇歟女謁盛歟苞苴行歟諛夫冒歟何不雨之極也言未已大雨方數千里然說苑則謂湯之時大旱七

年於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耶民夫戢耶苞苴行耶諛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言未已而天大雨二書所載事詞不異而身為犧牲與遣人持鼎之說不同予以意決之桑林之禱湯既親矣而又使人徧走群望授之祝詞即用其所自責者然則固可會而通也

宋時史館作一貴侯傳其人少賤嘗屠豕為業諱之即非實錄書之即難遺詞以問之胡旦曰胡

墨談

卷之四

二

曰何不云某少嘗操刀以割示有宰天下之志予謂操刀以割凡起自庖人灶養者皆可用若取意于太公鼓刀朝歌與樊噲屠狗則尤妙矣蓋二公後皆封侯而鼓刀屠狗皆史記中事於夫傳貴侯更切也

史記舜紀瞽瞍使舜澹井舜穿井為匿空旁出論史者多譏其鄙誕今按澗水燕談河中府舜泉坊二井相通匿空旁出者宋真宗祀汾陰車駕臨觀賜泉名廣孝坊名舜泉御製贊以記

之是穿空事有跡可憑矣然此豈好事者緣遷語而廣設之耶抑果舜世之遺也

成王以重祭康周公故魯得禘於周公之廟先儒之論多謂成王之賜伯禽之受均之非禮今按禘乃商世時祭之名商之夏祀其名曰禘至周乃易名禴而以禘為王者之大祭成王不敢臣周公若曰異代之臣者然故賜魯以殷之禘祭於牲則用白牡是魯之得禘與左氏所謂烝嘗禘于廟皆時禘也若或人所問與魯國後世

墨談

卷之四

三

所僭用則緣時祭之名而冒用王者之大祭矣故孔子答以不知而他日有魯禘非禮之嘆詳見馬端臨禘禘考及春秋師說等書

古今紀錄之書多承訛踵謬不復加按者童時嘗記故事有所謂毛寶放龜謂晉毛寶年十二歲行于江口見漁人獲白龜以錢贖之放之江中後二十餘年寶守邾城與石虎將軍交戰敗而投江脚如踏石渡寶至岸回視乃昔時所放白龜也長四尺餘迴至中流猶及頃有不忍舍

去之意此蓋出於陳錄善誘文爲善陰陽書亦就承載今考之晉史寶傳寶守邾城石季龍遣五萬人攻之城陷寶等突圍出赴江死者六千人寶亦溺死史又言寶初在武昌軍人有於市買得一白龜長四五十養之漸大放之江中邾城之敗養龜人披甲自投於水中若墮一石之上視之乃先所養白龜也長五六尺送至東岸遂得免焉是放龜乃寶部下之軍人邾城之役寶蓋死矣其謂緣龜而免者謬也又龜於中流

墨談

卷之四

四

龜恐亦傳會

月中常娥之說學齋佔畢嘗論其妄矣其說云漢志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周官注云儀我二字古皆音俄毛詩實惟是儀協在彼中阿太玄各遵其儀協不偏不頗以是例之儀俄二字本同音所謂常娥即常儀也予謂儀之作俄此誠可據推原誤始或後人轉寫爲娥竊藥奔月之說從而傳會古今談者又因之肯贊月娥

之美不知實妄說也又嘗考之通鑑前編常儀乃帝嚳之四妃是知後人謂爲月娥者以有常儀占月之事而又惑於帝妃之文遂承謬耳唐鼓吹詩爲郝天挺箋註金有郝天挺者元遺山實師之史稱其早衰多疾厭於科舉遂不復竟賦又云其爲人有崖岸耿耿自信寧困窮落魄終不一登豪富門然則此天挺乃金時隱逸也註鼓吹者署云中書左丞且謂嘗學於遺山之門然考之元史其爲左丞在武宗時則知引

墨談

卷之四

五

一人也

魏晉時有牛繼馬後之識沈約因謂晉元帝本牛氏所出于嘗著其說矣今按元行冲越意論著以族出後魏乃引魏明帝時西柳谷出瑞石有牛繼馬後之象遂謂道武帝名健實繼晉而有中原所謂牛繼馬後者也元之言見魏典環谷汪氏專門春秋之學所著春秋纂疏左傳分紀等書然其言春秋處頗亦可議嘗君上郊其言曰考之春秋宣成定哀之改卜牛皆在

春正月倍之上在四月則是魯之郊止於祈穀而非大報之禮亦明矣愚按郊祀之禮冬至為大報天孟春為祈穀春秋用周正先儒具有成說今考之經傳所紀顯然可証春秋之正月夏之十一月也其四月乃夏之二月也以是而論則宣成定哀之郊正為冬至之報天而僖之用四月乃為入春而祈穀借曰春秋行夏之時謂正月四月之郊為祈穀侶也然魯獨有祈而無報於理安乎是雖苟欲為魯避大報之僭然為

人墨談

卷之四

天六

說室礙矣桓十四年八月乙亥嘗其說曰嘗以初成而薦新周之八月乃夏之六月物未大成嘗非時也至論桓八年春夏二烝則謂春秋嘗祭不書書必有譏如桓公八年春夏兩以烝書者譏其不時而且黷如桓十四年八月嘗本得其時矣然因御廩災越四日乙亥而嘗譏以災餘而祭為不敬也夫桓一嘗也既以為非時又以為得時郊之正月四月則認為夏時嘗之八月又目為周正跡其前後不自悖矣乎然則雖

以自信吾未見其可也

西伯陰行善此史遷之謬也孔安國論西伯戡黎而曰文王貌雖事紂內秉王心夫遷之不知文王固也安國號稱儒者乃亦為是言陋矣按商紂之世武王襲稱西伯故胡五峯呂成公陳少南薛季龍金仁山諸儒皆以戡黎為武王事詳見通鑑前編若武王稱西伯則見呂氏春秋固為書學者當知也

人墨談

卷之四

天七

栢舟篇朱子主列女傳謂為婦人之詩以栢舟之堅自比華谷嚴氏曰據孔叢子載孔子讀栢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奪然則非婦人詩也黃氏震曰按況彼栢舟古註謂況況然流水中栢與經文合初不見所謂堅守之意且合依毛氏古說以仁人不遇為主予謂婦人守節不易此所謂匹夫不可奪志也孔子讀詩之意蓋如此則栢舟為婦人詩固無疑也

唐書奸臣贊云三宰嘯凶北奪晨林甫將藩黃屋奔鬼質敗謀與元感崔柳固持李宗覆其

法本出於漢書所謂豎牛奔仲叔孫卒等語其格也張表臣者不知謂與韓公樊宗師銘皆宗度世古玄歌句法其言曰韓宋之文皆宗於古然退之爲之則有餘子京勉之則不足又施於史詞似非所宜矣夫謂宋施於史詞非宜然則漢書非史詞耶良可發笑

陳長方步里客談云司馬遷作武帝紀但實錄方士神仙事無一字譏刺使讀者不覺思其事則武帝之愚甚矣按武紀本褚先生所補武帝急法嚴誅窮奢極慾好大喜功卒致海內騷然其弊與秦皇等神仙方士持其一耳褚不能備集其事以垂戒乃徒取封禪書以足數其才識短薄可知矣而陳氏願云云是豈惟不知作史之法兼不知有褚氏也

王伯厚曰漢史蕭望之周堪劉更生同心謀議弘恭石顯奏三人朋黨欲專擅權勢朋黨二字始見于此遂爲萬世之禍予觀逸周書載穆王作史記以自警中云昔有果氏好以新易故故

者疾怨新故不和內爭朋黨陰事外權有果氏以亡據此則朋黨二字其來尚矣非於恭顯之時而始見也

史記叙褒姒事初褒人有罪請入女子于王以贖罪是爲褒姒史蘇則謂周幽王伐有褒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寵生伯服此一褒姒之進也而爲說微不同今按國語史伯告鄭桓公曰褒姒有獄而以女入之王王遂置之而嬖是女也使至於爲后然則褒姒爲有罪之人褒姒實

晉獻公卒荀息立奚齊卓子里克並殺之乃與丕鄭使召公子重耳于翟重耳辭避及秦穆公使人弔且饋之入重耳又固辭竊意二君就殞而諸公子皆亡使重耳乘此而入則國其國矣何乃退託固拒甘於奔亡險阻艱難嘗之備極而國之釀亂者復十五年初甚疑之今細閱左氏國語而推求其故則其初之不欲入固有說也蓋是時克鄭雖用事而呂甥卻稱之徒亦立

敵克鄭方召重耳于翟呂卻亦召夷吾于梁呂  
 卻之言曰子厚賂秦人以求入吾主子則夷吾  
 之必入此可決也初克鄭之召重耳將必有要  
 賂之意故重耳讓于夷吾有苟殺所利鄰國所  
 立大夫其從之之語既後夷吾私於秦使曰中  
 大夫里克與我矣吾命之以汝陽之田百萬不  
 鄭與我矣吾命之以負葵之田七十萬觀此二  
 端則克鄭之初意竟反而其利謀亦露矣迨惠  
 公得國即使寺人披求殺重耳既其見獲於秦  
 也左氏叙其失衆之故曰晉侯許賂衆大夫既  
 而皆背之夫當時之事情如此則重耳於惠公  
 乃其深忌之人而在諸大夫則爲可居之貨向  
 使於初召而遽入吾恐呂卻之情非可測惠公  
 之爭未可靖而克鄭之賂不能滿然則門墻之  
 禍肘腋之變其能免哉惟其遲之之久然後惠  
 公之背義既莫繫身後之思而懷公之濫殺又  
 足啓目前之釁於是秦伯率師納之諸大夫歸  
 戴一舉而定焉蓋惟遲之之久然後得之之固

此固天以相文公之霸而亦狐犯之善謀也學  
 者欲考見前世當畧識此  
 晉世汲縣有太公碑載文王夢天帝立於令狐  
 之津謂曰昌賜汝聖文王再拜稽首太公於後  
 亦再拜稽首文王夢之之夜太公夢之亦然其  
 後文王見太公而記之曰而名爲聖乎答曰唯  
 文王曰吾如有所於見汝太公言其年月與其  
 日且盡道其言臣此以得見也文王曰有之有  
 之遂與之歸以爲卿士嘗記宋野史載徽宗夢  
 至帝所有仙官贊拜記其狀貌甚悉道方士王  
 老志見熟視上曰頗識老臣否帝因記夢游事  
 觀老志面目儼然向所見也因大加禮遇按徽  
 宗事初嘗嗤其誕妄今闕此碑乃知徽宗自以  
 爲遇天下之異人故特依倣以神其事殆竊比  
 于文王之遇太公耳然太公事當以史記所序  
 爲正碑之云云謂本之周志周志今不可見意  
 汲書所逸之舛編也豈足多信  
 宣和博古圖中一則云春秋魯饑臧文仲以玉

馨告糴于齊容齋洪氏曰按經所言但云感孫  
辰告糴于齊左傳亦無玉馨之說予考玉馨事  
本載國語洪之致駁殆信筆耳國語之畧曰魯  
饑臧文仲言於莊公曰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  
請糴于齊於是以前圭與玉馨如齊告曰天災  
流行戾于敝邑饑饉荐降大懼殄周公太公之  
命祀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戾不腆先君之敝  
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云云齊人歸其玉而予  
之糴

墨談

卷之四

三

漢衛尉卿衡方碑中云感昔人之凱風悼蓼儀  
之劬勞以蓼義為蓼儀漢碑多如此趙明誠謂  
漢人各以其學名家故所傳時有異同今按儀  
我二字周官注皆音俄然則儀即我也非漢人  
傳授之異

逸周書載太子晉與師曠問答之言金仁山疑  
為後人所附會今細閱首末得其中之可適者  
師曠謂太子曰瞑臣無見為人辯也惟耳之恃  
然耳又寡聞而易窮繼又曰汝聲清汗汝色赤

白火色不壽夫曠馨者也聲之清汗耳可得  
色之赤白目安得觀今即其一語之頃而前後  
相反若此則謂終篇之出於其口者果足信乎  
吾謂此誠好事者一時附會之語但主於說之  
詭而不自覺夫詞之背者也

史傳多言日本國乃徐福之後福誘秦皇請以  
童男女各五百人入海求神仙久之莫得恐歸  
則被誅遂止而不返今倭之北京有徐福祠雖  
倭人亦自謂福為其始祖也偶閱金仁山通鑑

墨談

卷之四

三

前編於勾踐滅吳之下註云吳自太伯至夫差  
二十五世今日本國亦云吳太伯之後蓋吳之  
其子孫支庶入海為倭也金氏博綜羣書其言  
當必有據是徐福未止之前倭固有開先者矣  
予意倭之先不超於福而倭之後風氣日開種  
類日滋則福之衆實遺育焉然則福乃再基之  
祖也

春秋秦穆公襲鄭一事三傳皆書公穀語句絕  
同而左氏遺辭稍異然其大指一也呂氏春秋



亦載斯事其言曰秦穆公與師以襲鄭蹇叔諫曰臣聞之襲國邑以車不過百里以人不過三十里皆以其氣之燹與力之盛至是以犯敵能滅去之能速今行數千里又絕諸侯之地以襲國臣不知其可也君其重圖之穆公不聽也蹇叔送師于門外而哭曰師手見其出而不見其入也蹇叔有子曰申與視與師偕行蹇叔謂其子曰晉若過師必于殺汝死不於南方之岸必於北方之岸為吾尸汝之易穆公聞之使人讓蹇叔曰寡人與師未知何如今哭而送之是哭吾師也蹇叔對曰臣不敢哭師也臣老矣有子二人皆與師行比其友也非彼死則臣必死矣是故哭按呂紀所叙視三傳為詳獨其語脉支離而文氣散緩要之大意不出三傳然視三傳之高簡則遠矣

淮南子曰瓠巴鼓瑟而淫魚出聽說者曰淫魚頭與身相半其長丈餘鼻正白身正黑口在額下狀似兩有髻而無鱗出於江中其性喜音聞

樂作則出頭水上聽之是聽瑟獨淫魚為然今談者胥謂瓠巴鼓瑟而游魚出聽乃若懸指尾魚矣於其出處不無小誤也

兩山墨談卷之四

墨談

卷之四

五

兩山墨談卷之五

吳興陳震

容齋洪氏曰毛詩序言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也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言王化自北而南也據文義周公召公二公字皆合為南則與上下文相應蓋簡策誤耳王者之風恐不當繫之周公而先王之所以教於召公亦無涉也予因是考之周自文王之世周公職內而主宗司之任故詩之得於朝廷畿內如關雎麟趾之類則繫之周公而為周南以為王者之風緣周公而南也召公職外而主甸宣之任故詩之得於南國如鵲巢騶虞之類則繫之召公而為召南以為諸侯之化緣召公而南也然則詩序繫二南於周公召公者其意在此是說也予嘗於試策中及之

史記言商紂之世九侯鄂侯列為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紂九侯女不喜淫紂怒殺之而醢九

侯鄂侯爭之疆辯之疾并脯鄂侯徐廣於九侯下註云一作鬼侯然則呂氏春秋所謂紂為無道殺梅伯而醢之殺鬼侯而脯之即此事也但二書同載一事而所云醢脯不同予觀明堂位亦云紂脯鬼侯以享諸侯則九侯當是被脯其被醢者或鄂侯也梅伯之死于直諫皇王大紀楚詞集註為說畧同高誘乃謂梅伯嘗勸紂納九侯之女至是紂怒而醢之此不知何據而云要之誠厚誣矣高說已詳辯于筆林中聊復一

及

胡忠簡銓之在宋世不獨其忠鯁蓋于一時至于心畫亦端嚴勁挺可為世法孝宗嘗謂忠簡曰卿寫字宛如卿為人對曰臣幼法顏真卿今自成一家耳上又曰朕前日侍太上於德壽宮閣上治墨書畫因得卿紹興戊午所上封事真蹟太上與朕詳玩久之喜卿辭意精切筆法老成英風義氣凜然飛動太上自藏之曰可為後代式但其後為秦檜批抹于漬者良多朕啓太

上令工逐行裁去裝禡之矣宋之諸帝高宗最善書忠簡手筆為帝所賞愛則其精可知矣後世但稱頌其乞斬秦檜之疏而此則或未知也因為表出

洪容齋曰逸周書載武王克紂歸而燎于周廟以紂與二妾之首先馘又用紂于南郊夫武王之伐紂順天應人紂死則已矣何至梟戮俘馘且用之于祭乎知其必不然也愚觀洪氏之說大率同朱子之見然此但折之以理耳未若證

墨談

卷之五

三

之以事之為決也按武成史記大傳等書牧野之戰在二月甲子紂以是日自燔則已斃之屍其存於煨燼者宜無幾迨武既定商始渡河而歸則既四月矣是月丁未祀于周廟越三日庚戌柴望告成禮大傳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于上帝夫當柴燎之時距紂之斃期三閱月矣然則武王雖欲用紂于郊度其已存之屍當亦潰爛臭穢是可聞之上帝乎且聖人為海內討惡見惡尚不怒况於軀之已斃者

世此在事理決無甚焉者也予因是而考之世傳解其畧云越五日乙卯武王乃以庶祀于國庶乃竟告于周廟曰古朕聞文考脩商人以斬紂身告于天子朕詳其本意但謂告廟之餘乃告祭天地與假其日以斬紂身告于天云云者謂告天以斬紂身之事也洪氏不原其意直謂用紂于郊殆此文惑之耳然是書克殷解既謂武王新紂首懸諸太白斬二女首懸諸小白至此復謂太師負商王紂懸首自旂妻二

墨談

卷之五

四

首赤旂前言小白而此云赤旂其言之無據推此亦可例矣金人滅遼克宋定都燕山其故城在今北京城之西南十里今禁垣內所存瓊花島梳粧臺皆金故物也瓊島乃即蒙古輦貢之石積而為山粧臺則章宗所營以備李妃行圍而添粧者都人謂之粧臺章宗偕妃登臺得二人土上坐之句舉以屬妃妃即以一月日邊明對之時夸警妙以今地里計之所謂臺島與今萬歲山大

液池等在金時當介菴城之東北隅入元而改築城隍我朝因之前之山池臺島則在禁藥之西南矣

春秋隱五年公矢魚于棠按矢魚者射而取也宋史交州傳丁璉跪而射魚志即古之矢魚耳公穀皆作觀魚謂陣魚而觀之也於義欠通容齋五筆曰張伯玉守河陽作六經閣記先託游士及在職者各為之凡七八本既畢並會于府伯玉一一閱之取紙書十四字備示客曰六

墨談

卷之五

六

經閣諸子史集在焉不書尊經也時曾子固亦預坐驚起摘伏邁頃聞此事於張子韶不能追憶經閣所在及其文竟就于誰乎後之君子當有知之者矣按洪氏之言如此是誠得之傳聞其於事之本末殊為乖錯也蓋斯事具載于中吳紀聞其言曰姑蘇自景祐中范文正公典藩方請建學其後富郎中嚴繼之又建六經閣張伯玉公達為郡從事遂命為之記今但傳其篇有數句聞見錄又誤載其始末予家藏公達

所著蓬萊集恐後人不復見其全文也因其載之首云六經閣子史在焉不書尊經也未云諸儒謂伯玉從事此川游學茲久宜刊文石庶幾永永無極據此則經閣在姑蘇伯玉作記時並未嘗守河陽也但不知游士郡僚各為記與曾子固驚伏之說何自而起然張記通篇雖整峭至論其要妙則莫踰所傳之數語云

劉孟熙云永興湘湖出蓴菜按齊民要術蓴之菜蓴為第一四月蓴生而無菜名雉尾蓴第一

墨談

卷之五

六

肥美葉舒長名絲蓴至秋則無人采矣然張翰見秋風起而思吳中蓴羹鱸膾不知何也予謂蓴之見稱于晉世者在陸氏有千里蓴羹之語然不言其肥美之供也今越蓴見采於夏而吳蓴則見思於秋豈其風土所產之異俗情嗜好之不齊耶中吳紀聞載張翰思歸事其言曰翰仕齊王罔不樂一日在京師見秋風起因作歌曰秋風起兮佳景時吳江水兮鱸正肥三千里兮家未歸恨難得兮仰天悲遂棄官而還據翰

之辭是其東歸正坐思鱸耳於尊羹初未嘗及也不知古今云云者亦復何據當俟博考

宋徽宗數微行秘書正字曹輔上疏諫竄之郴州輔疏具本傳續綱目載其畧曰陛下厭居法

宮時乘小輦出入塵陌郊垆極遊樂而后返臣不意陛下當宗社付託之重玩安忽危一至於

此夫君之與民本以人合合則為腹心離則為楚越畔服之際在於斯頃甚可畏也萬一當乘

輿不戒之初一夫不逞包藏禍心雖神靈垂護然亦損威傷重矣又况有臣子不忍言者可不

戒哉凡輔之疏大要如此宣和遺事載輔入諫其表語畧曰臣聞聖人猶天也天之道不可測

聖人之威其可褻乎古語有云萬夫之帥深坐于油幢千金之子不闕於盜賊何則所守者嚴

不為輕者賤者而輕其身也臣近覩邪臣謝表謂陛下輕車小輦七臨私第臣以為陛下之眷

臣京不為薄矣然而陛下萬金之軀是列聖之遺體也陛下縱不自惜獨不為祖宗惜乎近聞

有賊臣高休揚散乃無籍小人巧進佞諛蕪盡聖聽輕屑萬乘之尊嚴下遊民間之坊市宿于

娼館事跡顯然雖欲掩人之耳目不可得也且倡優下賤縉紳之士稍知禮義者尚不過其門

陛下貴為天子深居九重信匹夫之邪言幸下賤之潑妓使天下聞之史官書之貽笑萬代陛下

下可不自恥乎度賊臣初意必借藝祖夜幸普第之事以蠱惑聖聽獨不念藝祖創業之初焦

心勞思出與大臣謀取天下之策非私行而為荒淫也臣願陛下改過遷善思藝祖創業之艱

難述列聖守成之先志保重聖躬杜絕遊幸祖宗之望也社稷生靈之福也臣冒瀆天威自分

身膏斧鉞但陛下幸聽臣愚則雖死猶生也伏取進止此表意句質之原疏無一語可合此必

當時好事者竄處京師以其道聽之說作為遺事時以輔諫微行諫人觀聽規欲見其疏而不

可得則偽誤以補之然則此書之多誕妄可知矣其蕪恠猥俗姑不必論也未子亦謂南燼諸

書所紀金人窘辱帝后恐未必如此之甚而阿計替監視二帝至周旋十餘年往返數千里皆為可疑今以是表之類推之其不足信明矣

紀聞竊憤錄今皆併入宣和遺事中

賈嬪家褻器有所謂獸子其製以銅為馬形鬣尾皆具而背為大穴用踞之以洩獸子作馬形盆取登踞時如跨馬之狀意以便于坐且備雅觀也予然後知今世名肥桶曰馬子者乃沿乎此

墨談

卷之五

九

龍門子引葉公事云葉公子高好龍鈎以寫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之葉公見之棄而還走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者也郁離子載平原君問于魯仲連曰齊其成帝乎仲連笑曰成哉竊悲其為象虎也臣聞楚人患狐多方以捕之弗獲或教之曰天下之獸見虎咸齧而亡乃使作象虎取虎皮蒙之出牖下狐入遇焉怖而踣似龍象虎其為詭奇矣是天生的對也

宋邵伯溫曰南唐主李煜以太平興國三年七月七日卒吳越王錢俶以雍熙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卒二君歸宋奉朝請於京師其卒之日俱其始生之辰也太宗於是日遣中使賜以器幣與之燕飲皆飽舉而暴卒蓋太宗殺之也予按野史李後主以七夕誕辰命故妓於賜第作樂侑飲聲聞于外太宗聞之大怒又傳其小詞有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夢魂中之句緣是怒不可解是日命秦王移具過飲既畢而

墨談

卷之五

十

李主遇牽機藥發於庭前及邵數十回遂卒是李之禍詞語促之也予因記錢鏐王有王樓春詞亦云帝鄉烟雨鎖春愁故國山川空淚眼其感時傷事不減於李然則其誕辰之禍豈亦緣是耶

東萊呂成公退居金華陳同甫間往視之極論至夜分成公歎曰未可以世為不能用虎帥以聽孰敢違子同甫頗慰意焉既後成公卒同甫作文祭之中云兄嘗誦子皮之言曰虎帥以聽

孰敢違子人之云。此舉者莫勝。假使有聖人之宏才。又將待幾年而後成。云云。蓋追叙夜分之言也。後朱晦庵見之。大不契意。然陳之持論。竟亦不肯抑下。葉適所謂朱公元晦。意有不與。而卒不能奪者。如此。此文所云。與往復數書中所論三代漢唐等處是也。

程史載呂東萊死。陳同甫作文祭之。中間頗追叙東萊平日推服之語。朱晦庵讀之。甚不契。貽書黎人曰。諸君聚頭。磁腦作何等事。乃至有此等怪論。同甫聞之不悅。他日言于帝曰。今世之所謂儒者。自謂得正心誠意之學。皆風痺不知痛痒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大讐。而方且揚眉袖手。高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蓋詆晦庵也。初嘗信之。及觀同甫跋晦庵送郭秀才序。後有云。晚得從新安朱元晦遊。見其論古

聖賢之用心。平易簡直。欲盡擺後世講師相授流俗相傳。凡入於人心而未易解之說。以徑趨聖賢心地。而發揮其妙。以與一世之人共之。其

不得見信於世。則聖賢之命脉猶在。而人心終有時而開明也。其於經文稍不平易。簡直則者。余為之感慨於天下之大義。而抱大不滿於秦漢以來諸君子。思欲解其沈痼。以從新安之志。而未能也。觀此則同甫蓋深服晦庵務為實學。有用而痛斥世儒宏大高濶之習。為之興慨。若如前言。則前後背戾甚矣。周公謹有言。世有一種淺陋之士。自視無堪。以為進取之地。輒亦

自附於道學之名。褒衣博帶。危坐澗步。或抄節語錄。以資高談。或閉眉合眼。號為默識。而叩擊其所學。則古今無所聞知。考驗其所行。則義利無所分別。此聖門之大罪人也。吾意同甫所嫉者。正為此輩。而岳氏不察。謂指晦庵云爾。陳同甫與朱晦庵書曰。亮平生不曾會說人。是非。唐與正乃見疑相譖。是真足當田光之死矣。然困窮之中。又自惜此潑命。一笑初晦庵劾台守唐與正之罪。相傳謂其納陳同甫之譖。以是

成怨周公謹叙其故於野語中謂與正平日恃才頗輕晦庵而陳同甫時為朱所與進同父遊台州嘗狎籍妓意將納之囑唐脫籍唐許之而復間之於妓由是妓意頗改同甫恚為唐所賣亟往見朱朱因問近見小唐云何答曰唐謂公尚不識字如何作監司朱啣之因是摭據其罪今以同甫之書觀之知為未然蓋同甫誠譖唐于晦庵暨後交訟是非終竟則晦庵之受錯同甫實為之計同甫當自咎歸罪乃不出此顧復

八墨談

卷之五

六三

節詞以自掩于事主之前使其誠病風而且愚將不羞夫晦庵之鄙其為及復人耶以是論之野語云云殆未足信也

尹文子為語煩復其文遠不逮子華子其本意主刑名而借黃老以蓋其說昔人謂其論大道似黃老蓋徒見其書以大道名篇故遂為所欺也大道上篇曰夫名稱者不可不察也語曰好牛好則物之通稱牛則物之定形以通稱隨定形不可窮極者也設復言好馬則復連於馬矣

設復言好人則彼屬於人矣則好非人人非好也故曰名分不可相亂也其說與公孫龍白馬非馬之辨相類序言尹文居齊稷下嘗學于公孫龍今考龍仕趙平原君去尹子居稷下時實後百餘歲序所云云未足據也

八墨談

卷之五

四

帝初不相涉所謂白帝子昔人指為秦帝疑亦非是蓋指項羽也羽自稱霸王建置侯王偃然帝尊矣高帝滅之故曰殺白帝子羽號西楚則白帝之應也

元郝伯常使宋賈偁道羈之真州凡十六年一日得一鴈見郝輒鼓翼引吭郝異之乃以帛書一詩所謂木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者也詩以蠟為丸系之鴈足祝之北達鴈至于汴泊金明池為虞人所獲會元兵將渡江偁道



慎遣使歸郝于元帛書遂不復上後為安豐教  
授王時中所得至延祐五年集賢學士郭貫偶  
見之遂聞于朝遣中使取之藏之東觀其詳見  
于宋潛溪所著跋語始末有據輟耕錄謂虞人  
得鴈以之上聞世祖惻然曰四十騎留江南曾  
無一人鴈比乎遂與師伐宋此蓋得于好事者  
之傳會不足信也

墨談

卷之五

五

兩山墨談卷之五

兩山墨談卷之六

吳興陳霆

左傳趙宣子始為國政制事典既成以授太傅  
陽子與太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按古  
者上公之國得置孤卿一人餘卿三人大國則  
置卿三人晉侯國也於禮不得置孤而有太傅  
太師則不惟僭制而更甚焉者矣太傅等在諸  
公之國則曰孤卿所謂公之孤是也

龍門子所著雜說間亦襲用前人而辭氣凡弱

墨談

卷之六

六

殆類今舉業文字其引喻開悟信亦正矣然時  
有詼氣龍門子自以年踰五十而道不行乃入  
山著書其言曰子蓋棄解詁文辭之習而學為  
大人之事以周公孔子為師以顏淵孟軻氏為  
友以易詩書春秋為學以經綸天下之務以繼  
千載之絕學為志子貢宰我而下蓋不論也所  
著龍門子用竹簡正書藏諸石室百世之下庶  
幾有好之者其自任益不輕矣而其書乃爾以  
今觀之其果能稱情否乎

洪景廬甚推重東坡其所著容齋諸筆凡及坡處不曰東坡先生則曰東坡公惟事閑朝廷君上有涉坡者特一舉其名餘則未嘗稱其字也至穎濱則直曰子由而已嘗記景廬在翰苑一日尼草二十制訖意以敏捷自喜庭一老者向曝問之院吏父也惟在東都亦供院役嘗及見東坡諸公洪因曰今日二十餘制一時俱了意蘇公在當時應只如此老吏曰然但蘇學士不曾檢罍子耳洪為面亦觀此則洪之推重坡公

墨談

卷之六

三

至於沒齒者素有以限其心也

龍門子曰齊公子嗜古器物龍門子謁之公子歷出三代秦漢之器龍門子默不言公子曰夫子不言不笑將有說乎龍門子曰公子所藏非古也公子笑曰必若古者其庖犧氏之物乎去今數千載矣是孰有存者乎曰予有之公子錯愕四顧借一觀之龍門子曰未易觀也請齋三日如是者至三龍門子曰可矣乃設几布筵寘寶積其上籍以文錦各再拜而興啓櫝視之乃

伏羲氏之八卦也其命意雖高然頗近詼能因記曩在太原或曰王邸置宴優伶有呈戲者以文錦冒一寶積寘几案間一伶前作誇語云內所蓄一古物自開闢之初暨洪荒之世人文未通制作未備此物固先具焉夏鼎商盤蓋不足論也旁一伶號情古請磨觀之伶作矜靳態凡請再三乃許羣往出之乃破書一弓檢之則三皇五帝紀也衆哄堂一笑今讀龍門子知優之取譚乃做竊其餘意也

墨談

卷之六

三

楚王問於陳軫曰寡人之待士也盡心矣而賢者不覲寡人何也陳子曰臣少嘗游燕假館于市其家甲焉帳卧起居飲食器用無不備然客之者日不過一二或終日無一焉問其故則家有猛狗聞人聲而出噬非有先容則莫敢躡其庭今王之門無亦有猛狗乎士所以艱其來者此也此郁離子諷世之寓言然晏子固先之矣晏子對齊景公曰人有市酒而其美者置表甚長至酒酸而不售問里人以其故里人曰公

狗至猛人持器欲詣者狗輒噬之是致酒酸不  
售士欲白萬乘之主用事者皆迎而嚙之亦國  
之惡狗也郁離子之語意與晏子所對不殊但  
改市酒為館客耳

小說載黃巢僭號皮襲美臣之巢令其作讖文  
以惑天下皮進讖語曰欲知聖人名果頭三屈  
祈黃巢頭醜以為讖已怒而殺之毋嘆文人無  
行自取橫禍如此今按陸放翁渭南集襲美晚  
適吳越死焉有子光業為吳越丞相四世孫公

弼仕宋慶曆間名士也方吳越偏據時中原隔  
絕有妄人造謗謂襲美墮節于巢賊宋景文喜

小說遂以入正史公弼嘗欲辨于朝不及而卒  
審爾則襲美初無臣賊事其造言者不知始何  
人雖然輕信而繼誣景文疑不得辭責也

郁離子曰聚天下者其猶的乎夫的也者衆矢  
之所射而群志之所集也是故不能仁義而為  
天下的者禍也秦之末帝也天下莫強焉及其  
吞六王一位號不過再世匹夫呼而與之爭天

下和之莫不以秦為辭者的所在也陳涉先起  
而先亡以其先自王以為秦兵之的也故曰不  
為事先動而輒隨者不為的而已矣是故辭禍

有道辭其的而已矣此論之發蓋得於東陽陳  
母之戒陳嬰者也陳嬰者故東陽令史東陽少  
年殺其令推嬰為長已而集衆得二萬人少年  
欲立嬰為王嬰母謂嬰曰自我為汝家婦未聞  
汝先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  
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

乃不敢為王母之意蓋懼嬰為天下的故教嬰  
以其衆屬人所謂不為事先而辭禍有道者矣  
賢哉賢哉

郁離子本皆寓言用以諷切時弊警悟世主其  
論說之正大識趣之優深才猷之宏遠具於此  
書見之中間事詞容有小舛則主於借況以遣  
詞固不必一一雌黃也又其文字高妙蓋得左  
氏國語戰國策之體至其為談說揮闔之語亦  
宛類春秋戰國之士焉高於龍門子一等矣

今人名醞之薄者為魯酒子嘗求之而不得其義近閱一書乃知所謂蓋古也昔者魯人不能為酒惟中山之人善釀酒之美者醉人至千日焉魯人求其方不得有仕於中山者主酒家取其糟歸以魯酒漬之謂人曰中山之酒也魯人飲之皆信一日中山之酒主來聞有酒索而飲之吐而笑曰斯子之糟液也矣其酒是魯酒之名以古者中山之美而別其為惡耳

漢書東夷傳載海中有女國無男人或傳其國

墨談

卷之六

天六

有神井窺之輒生子異域圖志則云女國無男子其婦每遇春時東南風發則裸而向之以其陰納受陽氣輒感而孕誕則女也然淮南子註文又謂女子國在巫咸國北兩女子居一門中有黃池周之但女子入浴出即懷妊矣若生男子三歲輒死三說不同大抵皆得於傳聞莫可致詰

五代劉崇據太原十二州稱帝今冀寧一道所轄是也荒涼瘠薄彌望若傷今承平百五十年

尚如此其在五代兵戈之際又不知何如也趙韓王謂彈丸之地以今幅員之廣較之安能克彈丸也哉崇嘗謂臣下曰願我是何天子汝等亦何節度使而承鈞亦遣謀報宋曰河東土地甲兵不足當中國之十一區區守此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吁可哀已五代篡弒相繼惟北漢稍正蓋契丹滅晉中國統絕高祖起太原攘夷紹晉不可謂篡湘陰應繼而中遭幽弒崇以漢業委地乃建名號不可謂僭陽子於北漢世家

墨談

卷之六

天六

每三致嘆而書法視十國獨變文起例有以也哉

婦有七去其五無可言者至於惡疾無子則人之不幸也繫於去之之條則已適為忍人矣女有五不娶其四無可言者至於喪父長子則世所必有者也繫於不娶之列則女多為棄物矣吾意聖人立制不如是之害道也昔賢謂夫婦人倫之一也婦以夫為天今不矜其不幸而棄之豈天理哉故在律惡疾無子之列於去疑非

聖人意也若夫喪父長子則如春秋許穆夫人之類以其種育不明而所出難辯是嫌疑之際君子當慎者也嗚呼苟能明於此而後去者可留棄者可取矣穆姬事具左傳按衛宣公既卒姜穆姬乃父爰後宣姜所出

長淮為南北之大限自淮以北為北條凡水皆宗大河故今水之在北者皆以河名如廬壽之淝淮蒙穎之渦穎宋亳之濉汴徐兗之洙泗濟洛之在河陽漳汾之在衛晉滹沱之在桑乾灤

水經

卷之六

八

潞之在北平洮渭之在關隴雖大小不一而入海則同然未有以江名者也自淮以南為南條凡水皆宗大江故今水之在南者皆以江名如蘇松之吳淞臨安之錢塘紹興之曹娥閩婺之劍浦豫章之章貢漢江之在漢陽湘江之在郴陽賀江之在連賀左右江之在桂廣富良江之在交州雖大小不同而入海則一然未有以河名者也二條之外北之在高縣者曰混同江南之在蠻詔者曰大渡河惟是二水南北錯名然

在荒徼之外非中夏氣時可隸固禹跡之所畧也由是言之江河為天下之巨瀆各總地脉介行於天地之間而中分之勢自昔成焉故欲觀南北之大勢者觀之江河可見矣

世說商容者商之賢人也以其知禮故今世太常禮樂之司謂之容臺蓋因商容而立稱也予讀淮南子言夏桀之時主闇晦而不明道爛漫而不脩是致君臣不親骨肉疏忌植社稷而墜裂容臺震而掩覆註謂容臺者行禮容之臺言

水經

卷之六

九

桀不能行禮故天震動而敗之是夏之時已有所謂容臺矣其謂沿於商容者臆說也淮南子曰無累之人不以天下為貴矣上觀至人之論深原道德之意以下考世俗之行乃足羞也故通許由之意金縢豹韜廢矣註言金縢豹韜周公太公陰謀圖王之書也許由輕天下不受安用此書為哉故曰廢矣其言豹韜雖是而金縢則非蓋金縢者周公請代武王身死之書後成王得之以泣周公藉以自明者也本言

世之賢者苟能通於許由之意則將視天下爲外物而黃屋之下若將免焉是安有不利孺子之譏與陰謀取勝之計然則二書殆可廢矣其以金勝與豹雜並言蓋以周公不能變去如許由之決以是遭讒被構而卒之困躓非此書則成王何所開悟亦幾於殆矣然則是書之許國正其形跡之類於圖謀而積天下之疑者也其視太公謀國之書顧豈非同爲有心於天下者哉今註者不能推明此意乃與豹雜曰陰謀

墨談

卷之六

十

圖王之書豈惟誣周公抑亦誤學者

螳螂奮臂而當轍初謂談客設喻之詞今乃知古實有是事齊莊公出獵有一虫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虫也對曰此所謂螳螂者也其爲虫也知進而不知卻不量力而輕敵莊公曰此其爲人必天下之勇武者矣迴車而避之今之喻以小弱抗大敵者往往舉此淮南子間有警句其言曰九疑之南陸事寡而水事衆九州不可頃畝也八極不可道望也太

山不可丈尺也江海不可斗斛也聖人不爲斧尸不爲謀府其爲語雅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旱雲烟火涔雲陂水聖人守清道而抱雌節聖人不先風吹不先雷毀馬聾虫也而可以通志無形者物之大祖也無音者聲之大宗也其子爲光其孫爲水其爲語奇古得道者靜而法天地動而順日月喜怒而合四時叫呼而比雷霆其爲語壯天地之襲精爲陰陽陰陽之專精爲四時四時之散精爲萬物明者吐氣者也是故火

墨談

卷之六

二

曰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水曰內景其爲語新淮南子多用文子而間以莊老諸子之說其時則二篇則全用呂紀而地形篇所載亦山海經所具也其自言者無幾此蓋八公之徒纂拾衆說以成此書然好事者頗多引之舊謂許慎註者非首序云自誘之少從同縣盧君受其句讀會遭兵災廢不尋脩者二十餘載俱遂凌遲於是以前朝餉事畢之間爲之注解則注之者高誘也然註亦多謬

竊憤錄載金人從宋欽宗回燕京一日行至平  
 順州止泊驛舍時以七夕官中於驛作酒肆縱  
 人會飲帝於室中窺見一胡婦携數女子皆俊  
 目艷麗或歌或舞或吹笛持酒勸客所得錢物  
 酒食率歸胡婦稍不及者婦以杖擊之少頃官  
 遣皂衣吏賫酒飲帝胡婦不知為帝也亦遣一  
 橫笛女子入室中對帝嗚咽吹不成曲帝問女  
 子曰吾與汝為鄉人汝東京誰氏女女頷胡婦  
 稍遠乃曰我百王宮魏王女孫也先嫁欽慈太  
 后姪孫京城既陷為賊擄至此賣與豪門作婢  
 既又遭主母詬撻轉鬻與此胡婦俾在此日夕  
 求酒錢食物若不及即箠楚隨之言訖問帝曰  
 官人亦是東京人想亦擄來此也帝但泣下遣  
 之去按朝野遺記張孝純在雲中府粘罕席上  
 有所翫賦念奴嬌一闕云疎眉秀盼向春風還  
 是宣和裝束貴氣盈盈姿態巧舉止况非凡俗  
 宋室宗姬秦王幼女曾嫁欽慈族干戈橫蕩事  
 隨天地翻覆一笑邂逅相逢勸人滿飲旋旋

吹橫竹流落天涯俱是客何必平生相熟舊日  
 榮華如今憔悴付與杯中醪興亡休問為伊且  
 盡船王詳味詞旨則孝純所覩即帝之所遇者  
 也然孝純之詞賦之粘罕席上則是女初屬粘  
 罕審矣後乃從沉落於偏州豈非罕之婦妬而  
 逐之耶吁哉其可憐也已秦王廷美之後至徽宗時改封魏王  
 填海錄云崖山淪敗張世傑遣小舟至帝昂所  
 欲取帝至其舟中旋謀遁去陸秀夫恐求舟不  
 得免又慮為人所賣或被俘辱執不肯赴遂抱  
 帝沉海世傑乃與蘇劉義斷維奪港乘昏霧潰  
 去其前後次第如此今宋史秀夫傳云崖山破  
 秀夫走衛王舟而世傑蘇劉義各斷維去秀夫  
 度不可脫乃杖劍驅妻子入海即負王赴海死  
 若是則世傑於幼主尚存軀先委而去之豈非  
 忠義之累作史者序致不審如此此古人所以  
 有無邊受屈之嘆也又按龔夬集崖山之戰世  
 傑先與祥興主約曰萬一事不可為則老臣必  
 死于戰臣有沉香一株重千兩除是時當焚以

為驗香烟及御舟即遣援兵不然宜速為備無  
墮其手今本傳不載倘補而入之亦足以表其  
忠節之素定也

五代史漢隱帝紀冬十一月郭允明反皇帝崩  
蘇逢吉自殺漢亾徐無黨註曰隱帝崩後四十  
二日周太祖始即位而斷自帝崩書漢亾者見  
帝崩而漢已亾矣其太后臨朝湘陰嗣立皆周  
所假託非誠心也書漢亾所以破其奸子謂隱  
帝弒後周雖繼有天下漢固未嘗亾也劉崇以

墨談

卷之六

西

高祖之弟紹立於太原雖壤地偏小而名義則  
正擬諸前代蓋蜀漢之比非江陵受人封殖之  
梁與金陵族屬不明之唐也昔之論史者謂赧  
王雖亾而東西周尚存則周統未可謂絕故朱  
子論本朝得正統亦謂須在太原既下之後則  
五代之漢豈曰隱帝一崩而遽亾哉善乎瓊山  
丘氏作史綱於梁唐晉周之亾皆不書而獨書  
漢亾者著漢之亾不在於郭威之有周而在於  
繼元之降宋也其諸異乎歐陽氏五代史所書

漢亾者歟嗚呼公矣當矣

兩山墨談卷之六

墨談

卷之六

十一



兩山墨談卷之七

吳興陳霆

天地之間陽明之日無幾而陰霾之時恒半此其盈虛消長固曰常理然實氣運世數之非偶然者也史綱於北漢降宋特書漢亡既以駁歐公史例之失矣其餘說復曰自唐末以來乘時僭竊者至是殄滅無餘譬則氣運陰霾一旦廓清始見天日是亦治亂之一大幾也然觀是年之後不三年西夏即起繼遷叛命雖招誘甚勤而倔强日甚至元昊之世攻殺覆隔大為宵旰之憂視宋始終相為敵國原其胚胎醞釀固在太原將下之時譬則六陽甫壯而一陰遽長雖大鈞造物亦莫得而禁遏也古云外寧必有內憂而治亂否泰相為倚伏人君鑒此可不謹於微哉

五代史唐明宗紀曰帝本夷狄無姓氏父為鴈門部將生子邈佶烈以騎射事太祖賜姓名李嗣源後天成二年十一月丙午追尊祖考為皇

帝數其先世曰高祖聿曾祖叔祖瑛考寬夫聿教瑛寬雖中國名之佳者不過如此帝既生長夷狄無姓氏矣然則四者之名又安從得耶求之以意必也帝既即位思欲自掩其胡俗之陋故即其所憶影畧者擬為先世之名而有司乃文而飾之著之廟冊正猶唐元宗妄意紹唐命有司撰其名氏而勻之世次者也

五代之君多可議者朱梁以盜賊唐晉漢以夷狄郭周以卒伍視晉神明之胄既天壤矣而其有天下也梁晉周俱以篡弒中間名義可言而事體稍正者唐莊宗漢高祖而已莊宗之父有慚德且其滅梁徒以志雪父讐非真為唐計也兼之身復不終然則不無遺憾惟漢高始終之際差若無歉蓋石晉既亡契丹既去斯時中國無主高祖乃自太原入主中國其取天下於中國之人心非若他人之篡奪者也既而歸終于寢付畀于子所不能免君子之責者謂其擁兵自殖曾不為晉氏一舉勤王之師此其坐觀成

敗而睥睨其後蓋下莊子之故智大率末世而  
奸雄乘時微利後先效尤固不可以純臣聞  
於知遠也其最可悼者父子繼世才四年即為  
郭氏所滅雖然劉崇之漢實紹遺緒蓋前後建  
號者三十餘年亦庶幾蜀漢之祚其失由作史  
者抑太原為北漢故氣脉實聯而名號各別此  
則後世綱目君子之責也五代多養子繼世唐  
莊宗之後有嗣源帝之後有從珂周太祖之  
後有柴榮漢孝和之後有繼恩繼元夫是數朝  
其外勢雖全而內脉實絕作史者宜有特筆以  
表實錄可也陽節潘氏曰暴秦以呂易嬴是嬴  
亾於莊襄之世弱晉以牛易馬是馬滅於懷隱  
之時南宮氏作史斷直謂秉筆君子當於秦莊  
襄既卒特書曰嬴氏之秦亾然後叙呂政之所  
從出而定為後秦晉愍帝遇害特書曰司馬氏  
之晉亾然後叙瑯琊之所從出而定為後晉夫  
邨邨曖昧馬牛變迷其視五代養子氏姓未脫  
三尚存者迥異且其創業中興方茲伊始雖

有內絕之疑然豈可遽加外亾之文南宮之論  
苟以示人嫌疑之戒可矣而據以亾人之國恐  
春秋忠恕之筆難襲夫法家刻深之文也若愚  
所妄擬則事情彰灼雖使嗣源諸君復作當亦  
無可藉口大槩欲以莊宗即位之後定為東唐  
而別嗣源以下為後唐若曰莊宗本無意於興  
唐其所謂唐乃夷狄別種不得與長安三百年  
之唐相紹也以劉氏太原之國仍稱曰漢而去  
史冊北漢之稱若曰劉崇本有意以復漢其所  
謂漢乃知遠一脉自當與中國四年之漢相合  
也莊宗繼及覆滅之後結之曰沙陀李氏之唐  
絕然後揭書養子嗣源繼立別其與沙陀各源  
閔帝廢殺之下結之曰鴈門李氏之唐絕然後  
揭書養子從珂繼立別其與邈佶異類周祖既  
殂結之曰郭氏之周絕繼乃揭書養子榮立明  
周移於守禮之柴孝和既殂結之曰劉氏之漢  
絕繼乃揭書養子繼恩立立養子繼元明漢移  
於薛何之亂仍於各主嗣立之下因文立論而

明立之戒夫然後祚命短長統系斷續首胤真偽皆昭然于千百世之下而所謂春申進李園之妹呂后取他人之子之計庶其畏天下後世之公議而可少息矣然歐史得其意而未盡綱目欵其例而不書續綱目有見於繼恩而復遺於繼元則區區之論侶亦可備一說也

書益稷篇百獸率舞釋者謂羽鱗皆可謂之獸予謂凡獸亦可謂之禽後漢書華佗傳佗語吳普曰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此虎鹿熊猿謂之禽亦百獸之例也

王金陵有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法不足守之言先儒斷以為萬世罪人則三言之悖道可知矣然金陵之前固有進說類是者後唐大理少卿康澄言於明宗曰為國者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三辰失行不足懼天象變見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竭不足懼水旱蟲蝗不足懼賢士藏匿深可畏四人遷業深可

墨談 卷之七 五

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耻道喪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忠言不聞深可畏當時識者皆多澄言夫不審其事之所重而察其言之所在則所謂五不惧者若與金陵之說一轍矣識者奚嘆其切於時病耶惟夫六事之可畏有重於五者之可懼使能致畏於六者則五懼固可轉而樂焉是五者之不足懼非如金陵之太然無所脩省而一任之私意者也金陵惟持三不足之說而併澄所言六畏者亦漫不介意是故當時賢士伏忠言隱廉耻喪毀譽亂四人遷業上下徇名而小人繼柄以醜醜蔓殖稔成靖康之禍嗚呼澄之言豈非有國者之遠鑒哉

儒者論治國之要在齊家而齊家以閨門之禮正始之道為先務故乾坤首易閨睽始詩釐降之紀大婚之謹斯聖人慎於男女之際而防夫嫌疑之微者也衛宣公為子而烝庶母為父而奪子婦自彼而觀若謂恒事也而身歿之後子頑復繼烝乎上宣姜亦通好于下禮義廉耻蕩

墨談 卷之七 六

然廢棄彼其所以肆無顧忌者以為是先公之所常行而國人之所習見者也然則貽謀示則可不慎歟牆有茨不可歸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味此則宜姜與頑情好之篤過於同牢合卺者數倍使宣公地下聞是言日當不得瞑矣宣姜本伋子之婦而一登新臺即忘原訂願語俛俾死焉其制行醜惡曾何足議而予特云云者以誅宣公而示後世也嗚呼刺妃入侍才人之冊立繼踵父妾為后太真之改號聯跡有國者

史記

卷之七

七

觀此貽謀示則可不慎歟

周公謹記宋孝宗聖政內一條云張說嘗得旨會朝士從官畢集上以上尊珍饌助說說上表謝因附奏兵部侍郎陳良祐獨不至是違上旨也既而上以說必卜夜命天厨再賜說大喜幸復奏臣再三速良祐迄不肯來夜漏將上忽報中批陳良祐除諫議大夫坐客皆憮然而罷今按孝宗實錄不赴張說者乃天台陳良翰非良祐也良祐是時亦位從官且在預席之數一字

不審遂致美惡失實乃知古今紀錄如此類之誤者益多矣

漢高昭靈后之名不見於史策皇甫謐謂姓王握成圖謂姓舍皆非正史所出疑不足據司馬貞嘗得班固泗水亭長古石碑云母溫氏予觀史記高帝本紀母曰劉媪蓋媪溫形相侖豈因媪之文疑為溫字之誤而改從之耶然紀中所載如云王媪呂媪者屢屢言之媪蓋當時婦人長老之稱則劉媪非字誤也后不知何如人

史記

卷之七

八

據史傳言之其生感赤龍之交歿致朱蛇之現則亦異甚矣

鹽雖遍天下皆產然惟東南黃海為盛其餘川貴則鹽井河東則鹽池沙漠則鹽澤皆以斥鹵潤下水泉鹹淖積而成鹽予至山西經行忻崞間平原廣野或日二三十里之地彌望若晨霜積雪時方秋仲意甚訝問之則地所生鹽花也土人刮而熬之輒成鹽微有蒼黃色者此猶疑其地近滹沱意者下濕之故及巡行太谷榆次

彼皆高亢之地而亦復產此甚則尋丈之間彼固生鹽此則種藝蓋有不可曉者乃知化工之妙有出於常理之外者如此

漢武故事載李少翁以方術不驗上怒誅之後月餘使者籍資從關東還逢於驛亭謂資曰為吾謝上不能忍小者而敗大事乎上幸自愛後四十年求我於方山共事不相怨也於是上大悔此事荒謬難信乃知天寶遺事所載明皇既殺羅公遠後使者遇之於蜀全效尤乎此又云

墨談

卷之七

九

上數微行公孫弘亟諫弗從弘謂其子曰吾年八十餘陛下擢為宰相士猶為知己死况不世之主乎今陛下微行不已社稷必危吾雖不逮史魚冀萬一能以尸諫乃自殺上聞而悲之按弘傳弘以病卒初不著其自殺也

程嬰公孫杵臼墓在山西忻州去州東三十里名程村有雙廟翼然即其地或謂在古中山者非也嘗考史傳嬰杵抱孤歷山中十五年予嘗觀忻州近郭無甚山其東北四五十里之外則

五臺定襄繁峙境界山巒重複行旅罕涉意藏孤於此後關山西通志載盂縣北五十里有藏山為程氏藏孤處山與五臺接境云

唐梧桐有訪鄒公寨詩其序云衣錦鄉有大坑山故宋奉御鄒公澤丞相文公天祥營寨于此累石為墉門隘三層至今猶存是時二公募義勤王開都督行府馮旗之際天色晦冥一夕雷震去其牌額府字只留三字曰都督行識者知宋之不競未幾為元兵所獲果北行矣

墨談

卷之七

一

墨子親士篇云西施之沉其美也尚賢篇云文王舉閔天泰顛於置網之中授之政而西土服西施之終不見於史傳古今談者胥謂從范子為五湖之遊子向以為然乃今知其終於沉墨子春秋末人也其所言當信泰顛閔天世知為十亂之佐而其始之出自漁獵學者或未能通知也當為拈出

婦人性多妬忌而自古及今宮闈尤甚三代既降姒妲之風發矣漢唐宋享國長久中間女后

之賢係教養之深家法之盛此不足異完顏氏  
起自夷狄享國才百年其家教內則要之有愧  
中國而女后可書者予得二人焉曰大氏徒單  
氏徒單爲逆亮嫡母而常日鍾愛逆亮若已出  
大氏爲宗幹庶妾而敬事徒單始終不踰至死  
且謂亮曰汝以我故不令永壽宮借至中都我  
死必迎致之事永壽宮當如事我夫以二后之  
賢而不能轉化亮之兇悖非所謂下愚不移者  
耶永壽徒單宮位亮篡奪後尊稱者也

墨談

卷之七

上

南唐歸宋後煜妻小周后歲時例隨命婦入觀  
每一入輒留數日出即涕泣罵詈後主死轉避  
之蜀亾夫人花羞者初以色藝稱宋納之後宮  
且召使燕見賦詩此二者古今記錄當不誣也  
予謂三代而下惟宋仁厚之化與家法之正有  
古關雎麟趾之意而適有此豈非盛德累哉當  
時趙范劉廬等諸人方翊贊新朝乃不聞匡正  
殊可罪已花羞能改齋漫錄以爲徐匡璋女成  
又謂青城費氏未知孰是

漢淮南王安傳安謀反事覺下諸侯王列侯議  
衆謂事驗明白當伏法及請論國吏二百石以  
上及比者顏師古注比爲鄙謂真二百石及秩  
比二百石者予按漢制凡吏初除皆曰試守逾  
其滿歲爲真始食全俸今所謂比即初試之吏  
與爲真之吏相等者也顏注不得其詳特抉之  
以示學者

墨談

卷之七

三

一白鵬奮擊哀鳴與龍墜水中以死此其視太  
宗榻前之大其感恩狗主之誼又過之矣然則  
委而去之如陳宜中輩者是果何心哉  
水東日記載永樂中夏忠靖公治水蘇松與某  
給事中同事一日借宿于天寧寺給事早如廁  
行甚急公戲之曰披衣鞞履而行急事某  
即應聲曰棄甲曳兵而走常輸常輸其一時善  
謔可喜然不著給事之名氏一日觀永豐周氏  
文獻纂要其先世有名大有字逸者洪武中以  
監生擢任兵科都給事中時甫弱冠天才逸發

高皇帝特加寵異使讀書樓上呼為樓上秀才  
 廷有大議時一召對後為朝貴中傷謫戍遼海  
 永樂中用薦者召復原職未幾治水吳中病卒  
 于蘇之卧佛寺夏忠靖公為棺殮而歸之以此  
 忝彼事時正協然後知給事者大有其人也  
 今世士大夫多喜學宋克書相目為宋克體高  
 季迪南宮生傳為克作也其言曰人謂生似婁  
 君卿原巨先而賢過之晚稍厭事闔門寡將迎  
 開一室度歷代法書日遊其間以自娛素工草  
 隸逼鍾王患求者衆遂自閔希復執筆然則克  
 之書法亦晉人之舊也其別生態度則學之者  
 過巧耳又其贊曰生之行凡三變每變而益善  
 尚俠末矣欲奮於兵固壯然非士所先晚乃刮  
 磨豪習隱然自將履藏器之節非有德能之乎  
 按傳克本吳人是時張士誠據姑蘇渴於得士  
 有言克於張欲致之幕下不可得將置之法竟  
 以智免夫以克之尚氣喜兵身處僭據之地而  
 卒不污其偽命視夫介之思廉輩相去遠矣然

墨談

卷之七

古

墨談

卷之七

古

則其可重獨書也哉  
 大同地產黃鼠足短而體極肥絕類大鼠土人  
 以水灌其穴俟其出而捕之以供珍饈權貴三  
 千里相贈遺嘗觀渾水燕談載契丹國產大鼠  
 肥腴而味美名毗狸止供國主之膳自公相以  
 下皆不得嘗常以羊乳飼之說者謂為竹狸狸  
 狸之類予意即此物也雖然今太原中之家  
 皆得食亦不復大珍貴矣大同石晉時入於契  
 丹在宋為外地云

兩山墨談卷之七

兩山墨談卷之八

吳興陳霆

司馬公作通鑑至唐太宗之世忽有穿黃袍者見於前曰先生幸善書公起持筆知為帝也跪而言曰陛下穢德多矣臣頭可取筆不可奪遂不見予謂三代而下若太宗亦可謂盛德之主然卒不免於穢德之貶者徒以建成與刺妃之事也然則君人者鑒此脩身正家之道可廢而不事歟事見唐秘史

墨談

卷之八

一

宋德祐丙子元師入臨安呂文煥時駐軍江積宋方幸其帖危而海潮三日不至師遂無虞於是元人獲占地利宋都以覆及祥興已卯元師下廣海張弘範遂進攻厓山衆欲退師少休而是日海潮不退勢難回卻於是元人盡日力戰宋祚以滅夫潮汐在天地間長落有時號稱至信而一則不至一則不退豈江海百神亦陰受職于胡虜而默相之耶吾於是而知國之興敗謂不關於氣數者非通論也

成王賜周公以天子禮樂儒者之論或謂成王之失或謂魯公之僭或謂成王未必有賜或謂惠公始以上請紛紛未決愚謂禮樂之賜王特用以康周公畢竟使用之公祀如前此沃丁葬伊尹用天子禮制之類當時伯禽受之將必納之公廟以昭天子之賜而已未遽用也至春秋之初王室不綱諸侯強僭於是惠公始以上請遂專輒用之而後世因併用於羣公之廟蓋僭源一開末流未免如此然觀祝鮀之言其於伯禽受封歷舉分物而屢數之曾不及天子禮樂之事陳氏因是有疑遂決謂成王未嘗有賜竊意鮀所言周室分魯以諸物乃舉伯禽就封之初時周公無恙也迨公薨之後周始賜以天子禮樂俾用之公廟耳然則鮀之言其不及於禮樂者固有說哉

隋楊廣弑父本張衡用手大業六年廣以事罪衡謂侍臣曰張衡自謂由其計畫今我有天下云云蓋久之而不自覺其真情之敗露也誠于



中形于外世固有如此者

春秋宣五年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傳曰內女非夫人歸寧不書此以高固借來及馬非禮故書所謂及馬者謂古人娶婦留其送馬既三月而後廟見蓋歷三月則天道小變而所娶者之成婦可見矣故以之見于廟而使之安于內於是乃及馬

文文山死宋其精忠大節千百世之下雖婦人稚子皆知傳誦一時咏嘆者如所謂與日月爭

墨談 卷之八

光與天地相悠久及精忠貫日華夷見氣節凌霜天地知等句非不極其褒揚然皆不若丞相傳贊為能白其心事如云死之日宋亡七年歷山亡又五年矣夫以時移事改七八年之久而終欲一死以報國此其心所謂至死不變無所為而為者也

東坡畫像不傳於世相傳云坡有妹秀慧而頗高凸坡嘗戲云蓮步未離香閣下梅粧先露畫屏前而蘇妹亦應聲戲坡云欲扣齒牙無處

覓只聞毛裏有聲傳緣是世謂坡多髯此猶疑其世俗之談未足憑信及觀坡贈焦山長老詩云譬如長鬚人不以長為苦一旦或人問晚睡安所措歸來被上下展轉無着處予嘗及夜擁衾頗為多髯所擾蓋展轉措放終獲安寢以是知坡詩所云必嘗親歷而世傳其多髯或信然也

李延壽作南北史南則宋齊梁陳北則魏齊周隋方是時天下參隔江南雖號正朔相承然劉

墨談 卷之八

宋而下類非東晉正統之餘之比然則南北各為史固亦事理之當然者也嗣是而後元人以夷狄滅宋既而議脩宋遼金三史一時館閣多亡金舊臣非不知宋為正統私以宗國之故耻列於夷狄僭偽乃倡言元承金承遼承晉為正統所在而所謂內外華夏之辯不暇復論且謂南宋為靖康游魂餘魄其無忌憚者至謂建炎以後嘗稱臣於金遂欲附屬之會稽楊維禎作正統論反覆千餘言冀破其說而漫不見

省然以公論終不可泯也則畧倣南北史例三國各為紀傳俾家自為史金史所載率多吠堯之言當時不為恠也後四明陳極氏作通鑑續編謂宋為正統所在大書紀年而遼金元分註其下深寓春秋與奪之誼我朝詔作續綱目據以立例然後千萬世人心天理之公者至是獲明於天下矣其小異者續綱目於宋開寶八年即大書正統而續編於太平興國四年始書雖本諸朱子之說然宋祖神功聖德固難夷之列國而太原在當時不抵一鎮以是而遂欲與中國抗峙恐未為定論也

宋余燾者嘗上言洪範諸疇皆有衍文而四五紀獨無今詳庶徵疇內王省惟歲以下乃五紀原文也蓋編簡錯出於此因請改正以傳示學官為臺諫排擊而止予記蘇東坡葉石林張無垢洪容齋諸公已嘗有是說仁山金氏既從而改正之矣願所正猶若未安而從星之解乃復用蔡氏從民之欲之說又歲月日時無易本接

墨談 卷之八 五

上文休徵而言而日月歲時既具為序上終之語此本庶徵之傳今徒以歲月日時之字類遂亦附之於五紀是三者殊為小誤故今不敢全用金氏之說而參以愚見為補正五紀之文曰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蓋五紀曰協所以合天也合天者必省之於人而後可稽之于天故王省以歲卿士師尹以月日庶民則以星漢天文書曰民勞則星動是庶民之省以星固其分也蓋地位有貴賤高下故所省有大小遠近此歲月日星之傳文然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此則專言曆數之所由起蓋曆數以紀歲而作歲以日月之行而成日月之行以纏星辰之十二次而有合朔故日循中道月麗九行則有冬有夏而春秋舉矣月入于箕月入于壁則變寒之暑而

墨談 卷之八 六

風雨應矣所謂從星風雨之語特以表月行之所在非專為風雨占候言也曆數之作以紀日月之行度星辰之纏次是為統日月星辰而秩歲功者也然則蔡氏所謂月以常行而從星之異好猶之卿士師尹有常職而從民之異欲其說幾於遷就矣又余氏謂諸疇皆有衍文今觀八政福極二疇俱無之福極之傳先儒謂混之皇極之內而八政之傳予反復一篇中久之而始有得蓋三德疇內惟辟作福二節是也夫三德者聖人與世推移因物變化權其輕重而制其機宜于以納民于皇極者也如是則正直剛克柔克三者弛張更迭為用亦足矣不應復有作威作福等事且是二節陡然際出與上文全不相涉足知簡之錯而詞之贅者也或者乃以操三德之權立說不思正直剛柔獨非三德撫世之大權乎以正直三者不為三德之權以此三者必為三德之事去枝之本而添蛇之足是殆經生穿鑿附會之說非心悟而獨得者也故

今移於八政疇末定其文曰三八政一日食二日貨三日祀四日司空五日司徒六日司寇七日賓八日師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王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王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王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惑夫饗用八政人君所以厚民也八政之中威福王食具焉須其柄執自天子則天下蒙厚生之福向為臣下專竊則厚民之具反為殃民之地矣蓋食貨民以養也而四海之奉專於一人祭祀人所重也而百宰之供先之七廟是惟辟王食也命司空以居民立司徒以教養制賓禮以交際俾民康寧壽考而循禮好德是惟辟作福也司寇以詰奸刑亂六師以除殘去暴俾知憂瘦為罪之所招而凶折乃上之所制是惟辟作威也斯三者為八政之權而人君正德利用厚生之本臣而竊之害可知矣如此說條理甚明文義甚通專經者宜首肯也五福六極本為一疇則傳文亦宜總其後仁山以皇極之錯簡補之

墨談 卷之八 七

墨談 卷之八 八

是矣而亦有未愜者故亦更定于左九五福一  
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  
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  
曰惡六曰弱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  
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  
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  
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  
皇之極無虐瑩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  
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  
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  
錫之福其作汝用咎凡視仁山所補定者剔出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一節去其原附六極下惟  
辟作福二段使合於八政之疇而總其傳於六  
極之下以爲通論人君錫福用極之理若曰福  
極之柄雖在君而施用之別則視人善而與之  
福則人宜知勸惡而不加之極則凶咎者亦無  
憚矣無虐瑩獨戒其錫福之遺也無畏高明戒  
其用極之避也不協于極宜作六極之極解謂

人制行雖小失苟於用極之法未合而其他  
有不罹于惡者是雖不可錫以福然姑且納之  
是又勸之以容物也凡一時所見者如此同  
君子苟無咎其析經較古則愚請折其衷  
鴟冠子之書多言兵意其爲人乃鬼谷之類韓  
陸二氏止言其雜黃老刑名殆畧之耳王鈇篇  
言成鳩氏天曲日術之道成鳩氏者天皇氏也  
斯乃大道混茫之世太上淳德之始而言其爲  
道乃用管子內政之術規以寓兵而文法計制  
太詳且密此本春秋戰國之陰謀乃以是語三  
皇以道化民之事謬亦甚矣  
子華子信是屬作其文氣全不類國語在氏其  
推尊仲尼有曰昔者吾友自郊聞語於孔子而  
不怠於心孔子之所志其過人者遠矣日者主  
君之召也孔子轍環於河澣而弗肯渡援琴而  
寫志命之曰臨河之操夫孔子之所以弗至是  
乃我所以行者也又曰仲尼天也其可違物而  
其處于其可絕物而自營乎仲尼之轍迹則病

矣而予皇暇之恤詳其尊向之意若在弟子之列夫周末諸子如莊列輩皆詆訾孔子不少推借子華子聚徒談道其名家久矣縱其知孔子然豈肯遽屈下如此哉此必後之學者徒見孔子與程子相遇於途有傾蓋而語之事故因偽撰於篇而推尊之過不復自覺決非子華子之口語也况當傾蓋之時孔子顧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則是子華子年在尊行故有先生之稱然則不可在弟子之列審矣又其篇中多何

墨談 卷之八

以故之語此乃六朝文士翻譯佛書之言而執中一則殆類舉業論義所答晏子問黨亦類東漢黨論其曰鼂吟而馳啼且曉昏而日昃也蒼莽蹶脚四顧而無人聲流光馳景却顧於斷蹊絕壑之下雲雨之所出入也壟耕溪飲為力也佚而坐嘯行歌可以卒歲此乃近世習為文者之語春秋之世豈有如此語言哉故吾決其偽作者必晉宋時人雖然其文字則妙矣

朱泚反遣韓旻襲奉天段秀實曰事急矣乃詐

為姚令言符即司農印倒用之以付靈岳詔曼使還德宗乃獲免漢隱帝詔殺郭威魏仁浦勸威詐作詔書即留守印倒用之以示諸將激以盡當誅滅於是隱帝被弒二人倒用符印則同而立心設謀乃大異一以衛君而為忠一以誣上而為賊然其事適相類殊可作談柄也

太公就封管丘東海上有居士昆弟二人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而食之掘而飲之無求於人無上之爵無君之祿不仕而食力願不樂哉太公執而殺之或曰二子賢者殺之何也太公曰是昆弟議曰不臣天子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是望不得而使也耕而食之掘而飲之無求於人是望不得賞罰勸禁也夫王者使臣非爵祿則刑罰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望孰與為君乎是以誅也 國初立法彙中士大夫不為君用者必殺無赦意取諸此

蜀先主歸陶謙於徐州謙表為豫州刺史後謙病死其將佐以州奉迎先主謂陳登等曰袁公

墨談 卷之八

路近在壽春此君四世五公海內所歸宜以州與之登等不從乃勉強承受後客荆州劉表所會表卒子琮密請降魏或勸劫琮則荆州可自先主不然且曰劉荆州臨亡託我以孤背信自濟吾不忍也觀此二節則先主信義素明不欲為悖德傷義之事審矣而孔明諸人亟於伯圖乃勸其攻取劉璋不復顧信義百世之下不免於蹊田奪牛之議此豈先主本意也蓋先主寬仁大度素得衆心益州之舉使遲之數年待璋

墨談

卷之八

三

自斃而徐取之於其子族善爲之所不然璋不能有其國或思所以自全而左右有爲之謀畫勸之遜避然後從容處之庶幾乎兩盡矣不知出此顧爲狠忍之舉豈非孔明諸人之罪哉而葉氏輩乃務爲掩護或者又舉商書兼弱攻昧之言而曲爲之說吾知其見斥於大賢君子也必矣

秦皇築長城以限胡雖一時勞民然百世之下賴以界限華夷辯別內外固不可盡非也自漢

與匈奴和親緣是有請婚之例非族醜類自謂與漢爲昆弟甥舅之國及單于爭立窘而入朝日逐來奔北庭遠遁不能以時殄植乃信其保塞下處北鄙使得生育長養遂成土著漢衰而三國爭峙計其窺覲之念非一日矣晉氏不競不能防徙遂有五胡之亂氣類感召拓跋以邊夷入據中土帝王自立之地百年爲胡然正朔相承尚在江左此猶未全失也迨隋唐混一中國幸矣而石敬瑭亟於篡竊乃割幽冀以賂契

墨談

卷之八

古

丹中國險隘旣以與虜而又稱臣納幣奉冊上表不復顧首足之義方其召契丹以援立固已啓其染指之心而出帝不君橫開罅隙遂致其長驅深入無復控制晉滅而天下爲其囊中物矣後雖宋太宗英武克復燕雲之地南北抗禦且百有餘年幸其滅亡而金緣以興金亡而元附以起中間納幣割地稱臣奉冊循用石晉故事以困中國至元以後遂滅宋紹統舉一世而君臨之而帝王相傳之歷數全歸于胡綱

常淪滅天地晦冥世運為之極否而中國為之  
大變推原禍始則石晉啓之也故予嘗云秦皇  
築長城寓百世攘夷之功石晉召契丹首萬古  
猾夏之罪

兩山墨談卷之八

墨談

卷之八

五

兩山墨談卷之九

吳興陳寔

草書入我 朝當以東海張汝弼為第一蓋其  
操縱開闔投筆所向無不如意且姿態橫發不  
復襲前人哇吟疑張顛以後獨造三昧世所謂  
驚蛇糾蚓未足喻也當時丐書者塞戶幾於鐵  
門限聲譽而遠夷求募至以十金購書一紙今  
沒世未久搜訪真蹟不可多得矣然以其多出  
新意故識者有古法變壞之言暇日考玩所見  
亦頗合乃知晦翁謂本朝書法至蘇黃米蔡而  
一壞殆非過論也

墨談

卷之九

六

楊雄覈靈賦曰大易之始河序龍馬洛貢龜書  
劉牧亦謂河圖洛書同出于伏羲之世至沈約  
撰宋書符瑞志則謂燧人氏沒伏羲氏代之受  
龍圖畫八卦所謂河出圖者也其說正矣然又  
謂黃帝之世魚流於海得圖書焉龍圖出河龜  
書出洛赤文篆字以授軒轅其為說參錯不一  
大抵皆出於緯書正不可信

通鑑外紀載文王被囚於羑里乃伸憤鬱而作歌曰殷道瀟灑濁浸濁煩兮朱紫相合不分別兮迷亂聲色信謬言兮炎炎之虐使我愆兮幽閉幸其言方遘我四國憂勤勤兮詳其辭意德辨激決非文王語也三分有二而事殷不察文王之德所以為至使如此言殆小夫之淺淺者耳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文王之心蓋如此若外紀所載則秦漢而下好事者所擬也洪容齋疑史記所紀帝王世次為不可信其言

墨談 卷之九 二

稷之後為周自稷至武王總越十五傳歷千一百餘年王季之與商湯蓋兄弟行也而世之相去凡六百年其妄誕不稽無足疑者國語所載太子晉之言曰自后稷之始蕃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皆為不然予意十五王云者謂自后稷而至文凡歷十五有功德之君至文王乃始克平之如所謂賢聖之君六七作之謂其以十五王之語而遂取信於周紀之十五傳則拘儒之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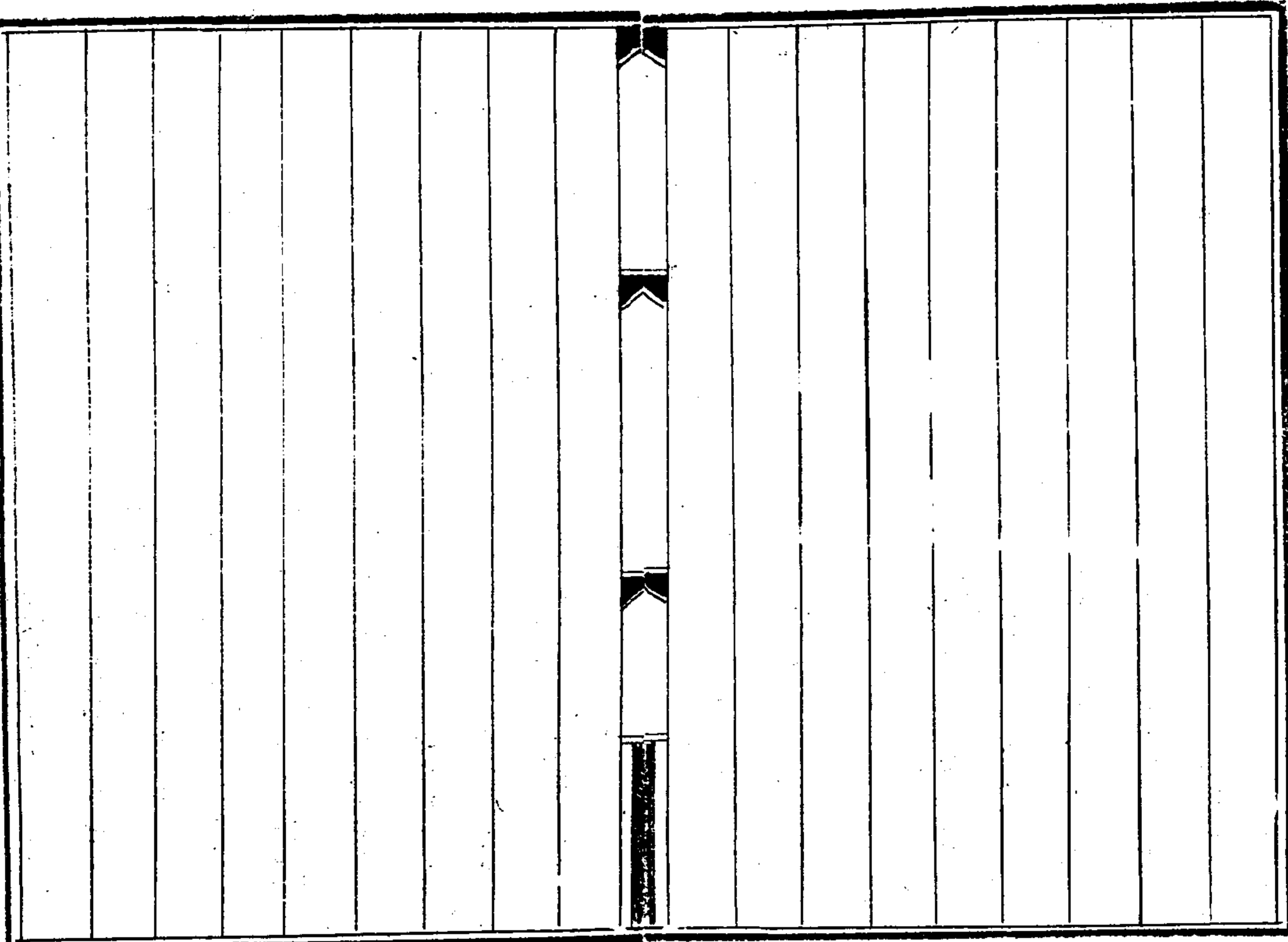
六安州人馬致遠為予言正統間為兒時隨其父官四川時與母同載道武昌泊舟江許岸有二老嫗以縫綴為業母命呼下將使理故衣見其面有涅痕詢所以則偽漢陳理時官人也偽漢掠民間女配後宮例刺面為記因云理時被天兵圍迫乃出降行泥首之禮指武昌城北十里地為當時自縛處又云予輩初隸偽漢宮後友諒女下嫁因給為公主府婢子時駙馬最驕貴坐據龍椅百官見者必四拜駙馬坐受後偽漢滅放遣宮人乃嫁為民人妻老而孤嫠故業此談久舟人催發乃遣去致遠又云時談偽朝事頗多比以童孩不能記迄今母故久無從質問蓋可惜耳

墨談 卷之九 三

禮大夫士去國則不當御婦人元脫脫南遷有欲侍以女者辭曰我罪人也安敢及此得此禮矣

凶年馳道不除除者去穢惡也馳道不除知遊幸省矣凡君出而車馬所經供億所須皆足病





原缺

民故馳道不除為救荒之一也疏不明此意

淮水與淝河合流經壽春城而北匯為荆山湖

又北而荆塗兩山東為峽出峽而東北會渦水

以東入于海自神禹道淮鎖水神巫支祈迄今

不知幾千年淮絕無患弘治十六七年內荆塗

峽間忽有水恠作孽阻拒峽口淮水不得泄則

壅而旁溢春六濠潁之間田廬多浸商舶至湖

時遇恠風浪多顛覆往來棹渡小艇或至中流

或近岸若旋風起即大浪三四掀逐而來人艇

俱沒以是土人名其恠曰避浪相諱不敢犯又

或夜靜月明梢人見有物若巨木偃卧沙際方

報告驚諦則倏然入水風浪遽作於是又名曰

神木如是者蓋四五年正德以後忽息人復見

於渦河中已巳歲予經歷蒙城渡渦河則乾涸

通騎矣相傳又徙於潁水今潁水復涸或又傳

入黃河中未知信否予度此物或即巫支祈也

世俗寡識妄謂避浪神木云耳蓋此物鎖於龜

山唐時為漁者掣出水常一獻形計今必尚存

聖談 卷之九 六五

而龜山至其渦口舊窟路且近渦南十餘里即荆塗峽口淮淝所由也其出而作崇孽於此固當然者豈氣機衰泄聖神功力有時亦匱而妖沴之物因得逃脫天威復出而魚鱉生民耶雖然南史載梁武帝築堰壅淮水以灌壽春未幾潰水大下響如雷魚頭鬼面之怪下以萬數然則淮瀆之中自昔固多怪矣

宋太平興國七年舒州獲玄石上之有白文曰丙子年出趙號二十一帝好事者合僖順翼宣

墨談

卷之九

七

四追王之帝併數之至端宗之世恰符其數德祐丙子三宮比狩二王南奔所謂丙子年出趙者也

泗州龜山寺前有巨井大鐵索滿其內予嘗泊舟山麓登寺眺覽命左右戲引繩百丈而不竭井中有聲蓬蓬然懼而命止寺僧及土人皆云昔大聖降伏水母鎖之井中索其舊物也後會泗州二守張君錫訊其事張云弘治末年歲大旱淮水清淺龜山居人或見鐵索亘河底然以

其神物無敢動也予記岳瀆經云禹得渦河水神巫支祈鎖之龜山之下淮乃安流今世俗所謂大聖降水母豈即此事而後人傳誤耶為別有說也但禹鎖支祈於山麓水中唐時猶有釣者掣見此物今河底鐵索疑為故物井中所有則在山頂理勢迥不通得無後人因前事而偽設歟抑桑海變更水洲漲與山一或井中別有波道與外河通貫歟按宋子楚詞新語云昔傳六安茶為天下第一有司包貢之餘例餽權貴

墨談

卷之九

七

與朝士之故舊者王堂聯句有云七碗清風自六安每隨佳興入詩壇纖芽出上春雷動活火當爐夜雪殘陸羽舊經遺上品高陽醉客避清歡何時一酌中冷水重試君謨小鳳團觀此則一時貴重可知矣予謫宦六安見頻歲春凍茶產不能廣而中貴鎮守者私徵倍於官貢有司督責頭芽一斤至賣白金一兩山谷窶民有鬻產賣子以買克者官司視之漠然初不為異也故茶在六安始若利民而今為民害則甚漢武

帝南巡以衡山遠阻不及登燎乃即州南之  
山行禮遂封為南岳山有漢時拜郊臺凌霄  
官遊其地者每縱登覽以快一時之觀然而  
給飛輓山民告病久矣正德辛未予已召還秋  
曹朝除以江右劉某者為守劉起家舉人以予  
舊嘗蒞斯地臨行請益予贈之詩云踏槐曾作  
少年遊高入青冥一鶚秋匣劍久韞衝斗夜郡  
符新下夢刀州雨前綱茗春陽早笏外南山爽  
氣浮相送一言煩記取 大廷方簡富民侯中  
聯述貢茶登岳事而結句云云欲其惜民脂紓  
民力也昔人云未必桐鄉能愛我當時我自愛  
桐鄉予所為六人者亦如此

東坡志林云武王之封武庚蓋亦有不得已焉  
耳殷有天下六百年賢聖之君六七作紂雖無  
道其故家遺民未盡滅也三分天下有其二殷  
不伐周而周伐之誅其君夷其社稷諸侯必有  
不悅者故封武庚以慰之此豈武王之意哉其  
意蓋倣諸柳子柳之論封建曰封建非聖人意

也勢也柳謂湯武以諸侯之力伐桀紂故不得  
不厚其封蘇謂武王以滅殷之舉傷人心故不  
得不存其胤自今觀之聖王封建亦謂神明之  
肖聖賢之後有不可以已私廢者豈專於利害  
之私慰悅之計哉

建康舊治治亭當鍾山佳處元文宗在金陵亭  
去行邸為近常遊幸焉一日傳命且至住山道  
人寶琳者出宮門迎候移時見從官奉供帳及  
門則知上已至亭久矣引鍾山之形勝俯城郭  
之佳麗顧瞻徘徊悠然有化育之洽焉從臣以  
寶琳見上笑曰道人何避客之久也寶琳頓伏  
請罪上曰山徑幽雅取便而至宜爾之不知題  
治亭者為虞集今何在也皆對曰今在翰林克  
學士命侍臣模其詩畫觀之因藏諸篋問寶琳  
何以字玉林也則對曰道士燒金石為丹汞抽  
鼎中狀如瓊林玉樹故取以為名耳上曰當此  
大雪時吾登此亭目力所及樹木皆玉也豈不  
易見乎更謂之雪林且謂寶琳曰吾出游數勞

人動衆不如山行之便可作柴門嚴扃以待  
予之往來自是數至寶琳野人見上之樂佳乃  
忘其微賤或持酒引裾留上上欣然爲留亦不  
責也

黃氏澤曰三桓是文姜之子孫而春秋書法於  
文姜不少恕如夫人姜氏會齊侯夫人姜氏享  
齊侯夫人姜氏如齊如莒其子孫見此豈能無  
怒然却如此書此便是難說予謂此等處恐  
是先世直史已如此書如南史董狐書弑君相

墨談

卷之九

一

伯故雖後世子孫見之亦不得怒聖人但因舊  
史而筆之則自足示戒殊無待於創意也

春秋楚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黃楚望曰此事  
舊以爲貶楚不當納亂人亦未嘗不可但聖人  
所重在存亡國楚惟不滅陳故二子得納此是  
聖人忠厚愛人樂與人爲善之意若止以爲貶  
却狹了聖經也蓋楚之伐陳本以討徵舒納二  
子爲說今殺徵舒而却縣陳則二子無歸是食  
言矣唯不滅陳故二子得歸故詳書之所以予

楚子謂與滅繼絕雖是楚人盛德事然聖經苟  
欲與之自宜別有所書不當於其納罪人見也  
二子從史君惡以是發徵舒之憤故論陳侯之  
弑陳國之亡二子不得辭罪其宜絕於陳明矣  
楚不能誅已爲失刑又從而納之較之事理大  
爲非順說春秋者願謂聖人因以與楚豈所以  
示後世哉

齊崔杼弑莊公晏嬰立于門外或曰盍入而死  
乎曰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

墨談

卷之九

一

爲已死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入枕公尸而  
哭三踊而出自今言之夫人臣之誼雖曰有死  
無貳然使始則陷君子惡終則從君子昏然而  
自詭曰能死亦豈君子所與哉此又晏子言外  
意也他日晏子告景公曰忠臣之事君有難不  
死出亡不送夫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焉  
謀而見從終身不亡臣何送焉若言不見用有  
難而死之是妄死也諫而不見從出亡而送是  
詐爲也三復斯言則有國者臨難而欲責臣下

以死其亦當自反也矣

賈伯道賤循州沿路占牌題云三朝元老手執

一白扇題云一場夢行至建寧府邸虎臣至悉

拘其行李所帶珍貨及諸郡饋遺皆奄有之制

其出入節其飲食窮年備至伯道不堪其苦初

伯道在相位嘗夢鄉姓者殺已於是朝士有姓

鄭者皆以事去之迨其既敗則殺之者乃虎臣

也虎臣之遺史但謂福王與黃志實故欲使之

甘心而不言其故先是咸淳中王儀帥越有清

名福邸干政儀以法繩之福王素信任幹辦此

淵越有水患民訴者千餘人儀系日不能決淵

陰嗾民突入擊儀必窮逃避於廟掠其家而去

伯道聞之乃罷儀命捕淵欲誅之淵匿於王所

有司捕之急王以書責上上以示伯道曰叔叔

書也師相當何如伯道不得已寢其事故丘淵

深憾伯道欲置之死地其後伯道敗遣虎臣者

淵也

漢書註有曰臣瓚者昔人謂不知為何人今按

晉中書監曾和嶠嘗領命校正穆天子傳五卷  
瓚乃其校書官屬郎中傅瓚也後人取其說以  
釋漢書故有臣瓚註語

宋靖康間有龍伯康者不知何許人游京師飲

市肆中叫呼大噓時或箕踞笑歌恢諧縱謔旁

若無人衆目爲狂生不知異也一日被酒行城

外過大閘之所因戲挾弓矢而射一發中的矢

矢相屬十發無一差者衆方驚訝忽指其地而

謂衆曰後三年此間皆胡人若等姑識之少龍

騎日飛雪滿天此京城破滅之兆也因嘻吁長

嘆不自禁後三年京城失守如其言中原流離

自是不復見矣豈古所謂異人謫仙者耶

韓蘄王拒金人於淮西力頗不敵時有趙九齡

者獻策請決淮西水以灌虜營衆頗易其言未

之信也俄而虜師退世忠請止會戰虜酋使謂

曰聞南朝欲決水灌我營我豈能落人計中耶

自是九齡爲時知重建炎南渡岳武穆彷徨江

上未知攸適武穆軍令餓死不擇劫時以之糧

不得已將謀抄掠九齡以舊嘗識岳乃往說其  
移軍陽羨州司給之食飛得無他後有薦九齡  
於趙丞相鼎者方欲用之會遇諛不果九齡自  
是屏居不出卒以老死嗟乎世未嘗乏才也以  
韓岳二大將而尚賴一九齡以挫強敵全約束  
度其抱負與見之運用必有大過人者然卒不  
能和諛者之口潦倒終身不復憫惜是豈得諉  
曰造物者忌之而已昔武后觀路賓王所草檄  
嘆曰有才如此而不得用宰相之過也嗚呼今  
之執人才之柄者觀此宜留意矣

墨談

卷之九

五

宋人送朝士使虜詞中云堯之都舜之壤禹之  
封於中應有一箇半箇耻臣戎萬里腥膻如許  
千古英靈安在磅礴幾時通夫桑維翰劉豫秦  
檜之徒固無足言矣而入元以來若許衡姚樞  
竇默劉秉忠輩高談皇王帝伯之道自謂列聖  
相傳道統為在伊輩而考圖推運謂胡元為中  
國正統推心臣服援經據史從而為之辭嗚呼  
使觀於此言宜愧死無地矣或曰元奄有中國

士君子生斯世為斯民非元則無所效用必若  
子言宜若之何而可則應曰天下有道則見無  
道則隱夷狄主中國斯亂世無道之極也吾意  
許衡輩知誦法孔子雖不出可也

兩山墨談卷之九

五

五

09078

兩山墨談卷之十

吳興陳霆

巢湖幅員四百里蓋江淮間巨浸也禹導江淮  
 蓋嘗跡其地而水經禹貢俱不著竟豈當時江  
 淮順流湖以鍾泄得宜不復勞力故遂遺耶中  
 有仰山上可容數百家元時水軍帥俞通嘗結  
 水砦於此予嘗登山眺覽四顧浩茫天日黃濁  
 真有氣蒸波撼之意不知洞庭彭蠡又當何如  
 也湖中水草甚繁且復清淺不能作甚巨浪漁  
 槲釣艇出沒其間然絕無盜警謂仰山之神甚  
 靈驗凡盜必敗故土人相戒不敢犯也成湯放  
 桀於南巢此正其地今居巢遺跡尚隱約湖陂  
 之上然則自三代時固嘗為寂寞之濱矣  
 廣西南寧府所屬有橫州其地楓始生葉有虫  
 食之虫形似蚕而赤黑四月間熟亦如蚕之將  
 絲州人擘取其絲光明如琴絃海濱蠻人嚙之  
 作釣緝甚適於用  
 程大昌演繁露謂吳越錢氏亦嘗改元見於封

落星石制書稱寶正六年見於羅隱記文稱保  
 大元年按范石湖騫錄素州仰山有孚惠廟  
 兄弟二王其神龍也廟有楊氏稱吳時加封守  
 司徒竹冊末稱保大元年余向居鄉得吳江村  
 寺石幢所記亦以保大紀年蓋錢氏有浙時或  
 曾用楊氏正朔也據此則保大非吳越所建而  
 寶正無考為錢氏所建無疑然保大乃南唐元  
 宗年號五代史江表志可考也

宋太祖初受周禪與諸將入宮宮人抱二小兒  
 以拜問之世宗二子也太祖顧左右提以出意  
 欲除之潘美不可乃追還以其一賜美其一則  
 不知所處五代史所謂紀王熙謹漸王熙誨者  
 是也熙謹於乾德二年卒熙誨史謂不知其所  
 終吾意其或即賜美者耶美所養者後名惟正  
 其後繼三代惟以美為父焉吁可悲矣

至德滅金俘其叅政張天綱以歸獻之廟社有  
 司責供狀且脅其書完顏守緒為虜主天綱擲  
 筆曰欲殺即殺何以狀為既而但書為故主亦

足悲矣續綱目載其事本云不知其所終偶閱  
長編是年四月甲午樞密院奏乞令殿前司借  
補張天綱武翼大夫克計議官完顏好海保  
郎本司副將並給袍笏靴帶從之然則有罪之  
後固嘗受宋之祿秩矣豈其老於是職歟  
宿州至靈璧縣循古岸而行問之乃汴堤下即  
汴河也煬帝鑿此以幸江都世代變遷故道湮  
塞宋濬之以通運餉而東南舟車之赴汴京者  
必由於此米芾所謂船頭出浪翠屏間者道此  
墨談 卷之十一  
河也今歲久復湮且種藝成畝矣堤間多卧古  
峯石空嵌秀濤蒼翠可掬亦有甚大者相傳謂  
宋營良岳取石於靈璧網運未訖而汴都被兵  
遂棄於此千載尤物撫之蓋可浩歎  
越絕曰齊大夫無知弒其君諸兒其子二人出  
奔公子糾奔魯魯者公子糾母之邦小白奔莒  
莒者小白母之邦也齊大臣鮑叔牙為報殺  
無知與師之魯聘公子糾以為君魯莊公不與  
曰使齊國以國事魯與汝君不以國事魯我不

與汝君於是鮑叔牙還師之莒取小白立為齊  
君按左傳及註疏無知既弒立雍廩殺之是年  
春魯公及齊大夫盟于莒時子糾小白各有黨  
所欲援立者非一其盟于莒者蓋大夫之來迎  
糾者也是時事勢非以兵伐則事不可集故是  
夏公伐齊納糾齊方閉拒而小白以近在莒大  
臣國高為之內主於是小白先入而立魯師敗  
而歸其秋鮑叔牙率師至謂魯人日子糾親也  
請君討之管召驥也請受而甘心焉於是魯殺  
墨談 卷之十一  
子糾於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以  
歸于齊其前后次第明白如此鮑叔者小白之  
傳其來魯也乃是滅糾之師殺無知者既非鮑  
叔聘糾以為君亦非齊通國之謀也凡越絕之  
言未知其所本韋昭註齊語謂齊人殺無知逆  
子糾于魯魯嚴公不即遣而盟以要之齊大夫  
歸逆小白于莒嚴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  
入昭之說與越絕頗合但不決言殺無知請子  
糾取小白之為鮑叔耳昭本三國時人其所見



聞蓋出漢魏之後吾意其註中云云或即本之越絕也然則等為無稽之矣

淮南王墓在六安城中東北隅予謫判六安嘗訪之士人云昔有日者指墓處云有王氣俗謂神祠可鎮壓遂衆建閼王廟其上未幾久雨土崩墓磚出焉童稚群剝掘之漸向裡得石刻漢淮南王墓大書五字緣是聞於州為亟掩之而閼王廟迄今巋然於上以是知望氣之術不可誣也然漢書英布封淮南王劉長長子安亦俱

墨談

卷之十

五

封淮南王此墓未知孰居竊謂長安俱以謀反伏法長葬于雍安都壽春則與六不相涉布本傳六人今六安之屬邑曰英山者以布所起得名其王淮南時實都六則死而歸骨于此理或然也

宋以仁厚立國誠可超軼漢唐而與周媲美不幸中多狄難革命之後髮禿肆毒禍及陵骨私謂宋死生存歿受狄禍備慘天道反常為之痛憤偶閱政和縣志得元人余應歌詩一篇乃紀

德祐入元以後事不任私喜為備者于此說云宋少帝入覲元降封瀛國公長命尚書一日與內宴酣後起殿柱元主遙見若有龍爪擊樽密以語臣下時有獻謀除滅者元主未許既而公主竊知以告乃與主謀乞為僧以脫禍未幾求往吐蕃學佛法因挈全后公主及姬御遁居沙漠易法名合尊初已誕子長亦為僧名完普至是居歲久後房復生子時周王亦遁漠北與少帝公主往來周王後宮未有子繼納女曰

墨談

卷之十

六

邁來的亦未有出乃從帝乞所生子於襁褓中俾邁來的養為子長名妥懼帖睦爾後從靜江迎入正大位即順帝也 皇明啓運中國有歸帝集三宮臣僚退避真主駐應昌而殂其子孫遁去至今君主漠北蓋蒼蒼於宋寤之於其祖父而延之於其子孫天道未為無知趙氏未為不昌也其說如此考之元史世祖二十五年遣瀛國公學佛法于吐蕃時年蓋十八周王以仁宗延祐二年出遁漠北至七年順帝始生計入

立時年才十三然則宋少帝應以五十一歲生  
順帝第其崩卒不具故莫知其壽幾何也太定  
帝殂群臣以文宗近在江陵遂先迎立而文宗  
以周王兄也乃權居揖遣使漢北迎周王歸正  
大統周王即位于和寧之北是為明宗比歸與  
文宗宴行殿暴卒當時固謂行弑及文宗復立  
以明宗子妥懼帖睦爾在議立太子時群臣疑  
上意在已子乃上言得於妥懼乳母之言云明  
宗在北之時素謂妥懼為非其子於是妥懼不  
得立且以其事詔示天下徙之青島繼又徙廣  
西之靜江及文宗寧宗相繼殂太后以妥懼為  
明宗元子命群臣迎立是為順帝後虞集以草  
前詔逮至都既而竟釋左右或舉前事者帝輒  
不悅觀此則順帝信為宋胤或亦素悟而誌冊  
所載當不誣也初宋沒宗室有遺落中山者衆  
共立為主期欲興復不克而城元末韓山童者  
自言祖父係宋胤國亡變姓暨汝穎兵起卒推  
立為主山童敗子林兒稱宋帝亦十二年其他

所在兵起皆以興宋為詞而紅巾揭旗有重開  
大宋之天之句元入至徙宋帝子完普并其家  
屬於沙州懼為衆推挾此又見宋仁厚之德入  
人之深雖易姓未泯而漢唐以下所未有也  
學者但知范雎入秦變姓名為張祿不知秦在  
當時先自有張祿也初孟嘗君柄齊悅張祿老  
生之教奉之黃金百斤文織百純祿辭而不受  
他日謂孟嘗君曰夫秦四塞國也遊宦者不得  
入焉願君為吾為丈尺之書寄我于秦王我往  
而遇乎固君之入也往而不遇乎雖人求間謀  
固不遇矣孟嘗君曰敬聞命因為之書寄之秦  
王往而大遇考之史傳田文之卒在范雎未入  
秦之先然則張祿之入秦其居范雎之前久矣  
然雎入秦而踵名張祿豈祿固嘗聞于諸侯秦  
人持俾雎冒其名以誑駭乎鄰國耶不然則雎  
之狙變奚為恰張祿是稱也  
禮經云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  
獸先儒之說謂禽者鳥獸之總名鳥不可曰獸

獸亦可曰禽故鸚鵡不曰獸而猩猩則通曰禽也狀可曰禽予嘗言之矣然鳥亦可謂之獸按若一曰天下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太一曰固禽也而列大獸之一則鳥可曰獸固

晉陳訓相甘卓曰頭低視仰相名時乃主兵死後為王敦所殺景泰中素柳庄嘗謂人曰少保丁公何不早退人詢其故曰于頭下而視仰在法名望刀眼未幾被戮人感神之今觀訓之相卓如此知素之本於舊法耳

宋胡穎守潭好毀淫祠惟前代帝王及忠臣烈士祠不毀後轉官桂林桂人聞其風一時淫祠私易以帝王名臣之號以冀倖免故桂林屬邑有周文王太伯孟母漢高張良等廟相傳至今不復能改

谷音詩予既撮其悲憤感切音以見其志而數人者之節於史宜得書慮簡冊之終遺也乃錄其繫于左王澮博學醇行博州刺史迎為師教

授弟子百餘貞祐中就拜宣撫遼東宰相累遷促之鎮澮不應浮海而遊程自脩洛陽人也性孝交讀書城東翰林元裕之上其言行除禮部郎中自脩聞之棄家南去瑯琊冉琇好縱橫談世為李氏客難且作琇累書諫止不聽乃南走渡江久之聞瓊城東向三哭伏劍死王翦篤學尚氣吳曦謀反來請翦陽病風瘖潛詣安丙謀誅曦事定匿巴中為農終身廣陵張琰偉軀長鬚個儻有節際補州牙兵隨制置李庭芝潰圍南赴行在所追者及之麾下烏散琰獨闖死

汪涯事母孝宣撫賈偁道請為客當作露布獻捷涯瞋目曰嗚人以利而退其師又兒弄主上所不能也偁道怒搃殺之其母曰汝以直死我則不辱可以下報先君矣亦自沉詹本建安人溫言正行江丞相萬里薦為郎先致書本本方坐門前釣使者至問本居本給曰前即持竿渡溪去不知所終四明皇甫明性豪宕乘小舟掛布帆載琴尊書籍釣具往來江湖間至元丙

子發狂痛哭蹈海丁開負氣敢言潭州安撫何士璧被罪開獨詣闕疏陳士璧功大軍府小費不宜推究書奏羈管揚州歲餘卒宜春晏義風度秀整嘗主稱崇濼後濼逮繫義自請詣獄俱以瘦終此外一十五人其獨行亦可書然不能悉

唐李涪論其本朝不應二都並廟謂隋創洛都為巡幸之所我唐高宗以伊洛勝槩每樂巡幸繫武氏徙都遂於其地建崇先廟中宗及正遷

墨談

卷之十

十一

崇先於西京即其地為太廟爾後中宗還京東都權廟不暇撤去玄宗駐蹕時復臨享是時君臣安於清太宗廟定制不曾論及遂使二都並建各立神主都洛則有洛廟還秦則有秦廟是便於人而不敬其神也其說甚正但考之周制亦嘗如此昔周公營成周召誥云越五日甲寅位成傳謂左祖右社前朝後市之位成也是洛邑嘗建廟矣洛誥云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王賁殺裡咸格王入太

室裸歲終之祭於洛舉行而加特於世室降裸於清廟則洛廟又嘗設主行祭矣故知別都有廟而廟各有主周之盛時且然然則何疑於唐哉但成王既不果遷則廟祀之制自後亦不知安處以理揆之或亦闕而勿饗乎

蕭道成謀移宋祚沈攸之欲計之謂所親曰吾寧為王凌死不為賈克生按司馬懿專魏王凌謀除之後事不就為懿所執於道飲藥死攸之自計討逆不成不惜一死故引凌事以自附集

墨談

卷之十

十一

覽徒見刊文為陵遂引王陵面折廷爭事為釋不知刊本實誤也陳氏亦不復是正何耶柳冕論司馬遷云仲尼因舊史修春秋所記不過二百四十年今子長乃軼孔子而修數千年荒絕之書佐以黃老寓托之說仲尼之所二子長之所一仲尼之所難子長之所易遷雖不得聖人之道而繼聖人之志不得聖人之才而得聖人之旨自謂命世而生亦信然也柳為此論是謂馬遷之蒐羅千古甚有功於聖人矣至歐

公之意則不然其言曰孔子之聖上述前世止於堯舜著其大畧而不道其前司馬遷遠出孔子之後而乃上述黃帝以來又詳悉其世次其不量力而務勝宜其失之多也觀此則遷正以不知要以聖人之旨故蒐獵雖廣而踈謬亦衆柳不知為病而顧推其長所見何差遠也

趙松雪與夫人管氏畫像予嘗見於茅山趙繼先家繼先其遺胤也松雪鬚髮少班然面尚童顏僕頭紫袍王帶象笏署云魏國公趙某夫人

墨談

卷之十

三

貌豐偉所服乃褶子然俱坐錦墩繼先謂聞之祖父此元主宣入賜坐命畫工貌者也不知果否相傳松雪肌膚極細潤常服止用軟綾絹遇絺葛肌即傷擦元主以其儀觀非常且宋宗室懼為衆望所歸竊忌之一日步至館閣松雪適據案書讀乃默從後相其肩背笑云此不過秀才官耳自是信任不疑

王安石拜相日與客坐私第之小閣時賀謁者填集語次忽輦感久之取筆書窓紙云霜筠雪

竹鍾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放筆揖客而入其自許以靜退如此後罷相判江寧游寓鍾山正符前所想慕之地謂其終老此境矣而一聞復相之命即倍道趨赴不七日至汴京何前後言行之相悖也蓋此老實願戀榮利窓紙所書持矯飾以示一時謂無心宦情焉耳作偽日拙此亦其一端云

禹貢泗濱浮磬註謂石露水濱若浮於水然取而琢之可為磬今淮陽泗州等處乃淮泗合流之地嘗周視河次絕無所謂浮石而去泗州西可百里縣曰靈璧其北山之石色蒼碧者琢之為響版音韻清越非金鐵比也疑古所謂浮磬豈即此地所產禹嘗知之而知其聲乃舉以克貢耶

墨談

卷之十

四

天下事未嘗無對也宋子京嘗值雪夜下簾燃巨燭草唐書某人傳諸姬磨墨伸紙左右環列時姬侍有自權貴家來者宋願謂曰汝太尉尋常當此清景則何為對云太尉當時但知命

安等列酒饌羅管絃引滿酣醉不能爲尚書清  
事也宋爲閣筆大笑曰此亦不惡坐呼酒命  
酣飲達旦予謂此正可對陶穀雪夜烹茶侍姬  
所談黨家風味事然陶以慚沮而宋竟酣適乃  
知二公襟袍之酸寒曠達又自不同也

兩山墨談卷之十

墨談 卷之十

五

兩山墨談卷之十一

吳興陳處

少聞之故老劉基伯溫初亡命吳中歲久遊杭  
典客飲西湖會有紫雲起西北照湖水中衆以  
慶雲見將賦詩劉侯望良久謂衆曰此天子氣  
也淮楚之分當有

訪遇 眞主出翌日具囊襪托推星命走淮泗旁求遍

太祖皇帝於濠州遂傾心附之與謀戰伐之事予

考開國功臣錄孫炎傳云天兵克處州以炎爲

總制時 上欲用人而秀民有才能者皆伏匿山谷中不

肯出炎患之鈞致一二人問有才者爲誰今皆

安在錄其姓名爲書遣使招之于時劉基章溢

尤爲處上所推劉果敢有名亦豪俠負氣與炎

類自以嘗仕元耻爲他人用使者再往返不趨

以一寶劍奉炎炎作詩以爲劍當獻之天子我

人臣不敢私用封還之爲書數千言開陳天命

以論劉無以答遂巡就見炎置酒以飲炎論古今成敗如傾河决峽畧無凝滯劉乃深服嘆曰基始自以為勝公今觀公論議如此基何敢望也於是乃就徵據此則基之出乃由炎之堅挽其聘使往返至再至三而後就蓋有莘野三聘之風續綱目書曰

大明克處州以書幣徵劉基章溢葉琛宋濂等至建康斯實錄矣而故老之談乃若始由其自售蓋傳聞之謬也

卷十一

新安程學士嘗謂三蘇罪浮于安石其言曰安

石尚知操莽為可惡而蘇氏以荀彧為聖人然

予觀東坡史評其論管幼安賢於荀孔大意以

為曹操既得志士人靡然從之荀文若盛名猶為之經營謀慮一旦小異便為謀殺邢昱程嘉之流不足數也孔文舉才踈意廣每所論建輒中操意然終亦不免管幼安懷寶避世就閒海表其視曹操父子真穿窬斗筲而已終身不屈竟不得而殺予以謂賢於文若文舉遠矣夫東

坡以穿窬視操不而以幼安為賢於荀孔則操不固其所惡而文若始終非其所滿明矣今程氏乃云云類於不考而暎呵妄斥者言固不可不慎也

文丞相傳補遺不知作者誰氏中云丞相既俘夫人歐陽氏為大將軍將校所執將逼而辱之夫人泣曰吾有死耳義不以潔白之軀汚於賤卒之手夫吾天也吾夫既執吾尚安所顧籍哉夫不負國我獨安忍負夫也遂自剄而死丞相

卷十一

聞之哭而祭之曰節婦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

主天地之間惟我與汝云云予既美龔氏開能

序丞相之忠之烈亦憾其無聞於夫人之誼故

書之以補其缺據此則歐陽氏之死為居丞相之先矣然予記傳記云丞相既就刑義士張教甫訪夫人歐陽氏於俘虜中俾出收其屍顏色如生質之續綱目為說匪異審是則夫人之死又若居丞相之後今補遺乃云云豈其所載先後時日或少誤耶當俟知者

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防風氏後至  
禹戮之鄱陽王逸氏謂塗山在今會稽山陰縣  
子官遊淮西嘗至懷遠縣其淮源東岸則塗山  
也上有禹廟山前村墟方可數百頃即禹會村  
也亦有廟在焉考之圖經謂禹導淮至此娶塗  
山氏既又會諸侯考方岳戮防風氏村以會同  
而得名然則塗山所在當以予所歷者為據但  
防風氏有國於吳興其去會稽為近而禹以後  
至為慢故特戮以警衆若謂在塗山會朝之時  
吾意當時地限蠻服勢阻江淮雖其後至固可  
原矣疑未當輒戮也嘗因是而考之通鑑前編  
禹會諸侯於塗山乃元年即位時事其戮防風  
乃八年巡江南事諸儒不考誤合為一而胡曾  
詩亦以四句併韻之故致學者迷疑耳  
鳳陽府懷遠縣枕荆山之麓山即下和氏獲璧  
處也玉坑在山西南隈好事者尚能指示世說  
荆山之玉為世所寶而麓之石似玉者其名曰  
珽珽亦與玉混今歷世既遠山皆粗礦頑石求

所謂珽珽絕不可得而復童巖不毛焦竭殊其  
豈至寶一泄山之精采靈秀亦與之俱盡耶然  
則王蘊石而山輝珠藏淵而澤竭古人之言要  
自不誣也

壽州有安豐縣廢址尚存廢址之東積水數千  
頃今名安豐塘即古芍陂塘也春秋時楚相孫  
叔敖所開灌溉數州自昔及今享利莫殫我

朝於塘岸陂四十八閘時其鑿泄中復多菘菘  
藕芡之類正德丁卯淮西旱民取餉於塘所活

幾萬人予嘗經行其處私獨不滿謂人知享利  
而莫知報本所謂叔敖者遺祠三間瀕側塘岸

村民既之香火鷄豚之奉而有司守土者亦不  
聞歲一修祀蓋甚欽典也附塘一沼清泠可鑑

且淵深叵測土人謂有巨蛟蟄其內每天雨即  
吟吼水面聲振原隰呵氣成黑雲予嘗欲俟以

驗竟不值便而止或又云塘心平阜處古安豐  
府也歲久沉陷入塘中今霧雨決旬或見城郭

人馬現其處若登州海市然者考之史傳安豐



初不聞建府縣廢之後元雖有安豐路然即今  
壽州是也或者所云蓋未足信然城郭人馬之  
狀疑塘水浩漫時為陽焰與地氣蒸鬱偶爾變  
幻而見者寡知識遂妄云已耳

文章好作奇語自是一病蓋大手之文不為詭  
異之體而自然宏富不為險怪之辭而自然典  
麗奇寓於純粹之中巧藏於和易之內大率理  
到意到則自然辭直氣昌文從字順雖不求過  
人而亦不能不超衆矣其有時而奇忽焉而巧

墨談 卷十一 六

則因事感觸遇物發絃譬之長江大河浩漫千  
里而因風觸石則澗波狀流變態百出久之而  
澄靜寧帖亦復平正此天下之至文也不善作  
者理既晦背意亦淺狹而務求美於文彩辭句  
之間猶黃潦無根之源而欲其馮千里極變態  
多見其窘陋矣

司馬公作通鑑托始於威烈王命韓魏趙為諸  
侯時劉恕道原為書局官屬語公曰曷不起上  
古或堯舜公答以事包春秋不可又以經不可

績不敢接夫獲麟故起此雖然予知公之微意  
更有在也蓋平王東遷之後齊楚秦晉始大而  
號令征伐自諸侯出春秋託始于平王四十九  
年為諸侯僭天子之始三晉受朝命之後齊田  
氏援此求為諸侯通鑑託始于威烈王命韓魏  
魏為諸侯為大夫僭諸侯之始然則世愈降而  
變愈甚矣

李庭芝守揚終以一死報國而宋史不列於忠  
義心嘗疑之及閱姜才傳云庭芝以在圍久召  
才計事屏左右語久之第聞才厲聲云相公不  
過忍片時痛耳左右聞之俱汗下才自是以兵  
護庭芝第期與俱死若然則庭芝心跡或嘗有  
所移動非才劫之以義其末路或有未必然者  
其不得列於忠義亦五代張敬達之例也

墨談 卷十一 七

僧伽者西域人唐時居京師之薦福寺嘗獨處  
一室其頂上有一穴恒以絮室之夜則去絮香  
從頂穴中出煙氣滿房非常芬馥及曉香還頂  
中仍以絮室之嘗記石勒時有佛圖澄者左乳

旁有一穴恒就水洗濯腸肺以絮室之夜欲讀  
書輒拔絮則光自穴出一室洞明其事當不誣  
大抵皆異人也伽化緣在臨淮寂後朝廷送至  
故處起塔供養益泗州塔是也然程史載泗在  
南宋時固無塔今則大浮圖在其州治之西第  
不知何時所建耳

唐韋后弑中宗史但言后淫亂散騎常侍馬秦  
客光祿少卿楊均皆幸於后恐事泄安樂公主  
亦欲后臨朝以己為皇太女遂相與合謀弑帝

墨談 卷十一 八

此說固然今究其所以則先疑於僧萬迴之言  
故也先是中宗迎萬迴入內道場緣是出入宮  
掖一日謂韋后及安樂曰三郎砍汝頭時后自  
計淫亂且得罪又以中宗行第三疑三郎者帝  
也遂與安樂行弑夫庸詎知北玄宗靖內難之  
事也此具於神僧傳中

瞿宗吉所著吳江龍王堂記中間設伍子胥范  
相國之語皆祖宋人王義豐館娃賦中意也夫  
差之亾謂其專惑於西施固為拘論而義豐則

於殺子胥恐亦未盡也夫佳兵不祥不  
則自焚夫差內不備越人之仇而外復連齊晉  
之禍彼其境內釁殄種其勢當自救不暇而  
方且掃國之兵輕千里而爭黃池之會於是越  
人得以乘隙而首尾奔馳狼狽失措追其既平  
而又復不思防預之策此時此勢雖使十子胥  
在亦安保其無敗也太子友諷云螳螂捕蟬不  
知黃雀之在後也夫差之敗果若此是故齊湣  
之敗不在於孟嘗之奔而在於滅宋而驕符秦  
之亾不在於王猛之死而在於勞師遠伐此古  
今有國者所當鑒也

墨談 卷十一 九

續通鑑節要於宋開寶六年即大書承正統前  
此猶分注也宋之正統陳氏續編則定於太平  
興國四年蓋本之朱子之說續綱目則定於開  
寶八年謂準之武德七年之例予前既論所適  
從矣若六年則江南未平太原方負固其大書  
一統未見有據意者周恭帝於是年三月告殂  
故輒附以進宋之例耶然恭帝既廢天下非周

久矣統之接續固不係其存亡也

坡公初年亦銳意天下事其思治一論則志向之發泄也所謂豐財疆兵擇吏即王氏富國疆兵更化之意然王以拘執蘇以通達王恃一己之必可行蘇欲合衆人而定於素其見固自不同王後終以紛張變置海內極於罷散而蘇自海外歸亦絕口不作異時之論惟專以拯救蘇息爲言殆知病於三折之後者矣

前代宦者亦有妻石顯傳丞相御史條奏顯舊

墨談

卷十一

十一

十一

惡免官與妻子徙歸故郡憂死元魏時御史蕭忻疏云高軒和鴛者闈官之姦婦胡馬鳴珂者莫非黃門之養息高力士傳河間男子呂玄晤吏京師女國妹力士娶之玄晤揮刀筆吏至少卿李輔國傳帝爲娶元擢女爲其妻擢以故爲梁州長史朱子語類梁師成妻死蘇叔黨范溫皆衰經臨哭此事皆昭代所無也  
漢高帝嫚士善罵亦其盛年英豪之氣戰爭叱咤之習耳至其晚年亦自悟其非其教太子有

云吾生不讀書又不自喜謂讀書無所益洎禘祫以來追思昔所行不是又云汝見蕭曹張陳諸公吾同時人倍年於汝者皆拜并語汝諸弟即此二教其知學問爲有益而元臣爲當敬非復昔時之態矣前輩謂高帝性最明達此亦可見其一節云

凡行師對敵若有黑氣如壞山墜軍上者名營頭之氣於占法爲負宋孟珙圍金主於蔡州見黑氣壓城上且無光不朞月蔡破金滅此禍兆之已證者也

墨談

卷十一

十一

易稱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武王牧野之役舉古仁義之師莫或過者然殷滅之後商族弗靖至三易世而後泯若周有天下其積累深遠而維持仁厚儼於商德實曰過之然秦人舉之若燎毛定之若植礎周族不聞反側之舉而秦人亦無告諭之詞心常疑之蓋武王之時商王雖惡而其公族猶盛武王特順天下之心徒欲伐紂救民而本無利之之意故於商族善爲

之所而其弗率亦止諭之以理待其自化此所謂聖人之心公平廣大之德也若周之末世則更春秋戰國之後姬姓之國既盡矣而赧王歸命秦又取二周苾離之園視天下無復有爲周之係者此所以舉之不難而安之甚易歟

兩山墨談卷之十一

墨談

卷十一

十一

兩山墨談卷之十二

續綱目於我

吳興陳霆

太祖初起兵即夷元於列國蓋用綱目於勝廣起兵即夷秦於列國之例秦人暴戾苛虐舉古帝王禮樂制度而滅裂之其不道已極而元人以夷狄干統亂天常腥污華夏較之秦甚焉故以仁易暴內夏外夷書法如此凡爲世道計非有私好惡也然秦自等夷之後猶大書紀元至子嬰降乃絕說者謂秦雖無道猶中國世統所在義不得遽絕之也若元則非族醜類竊據中國先王之疆土本非其所宜立者我

皇明於至正二十四年建國二十六年紀元則中國有主矣于時雖未統一然止當大書甲子黜元之年併以我

吳元之年並注行下斯足示進廢之大義而秉筆者不然於北伐之年元猶如秦得循正統之例豈別有意義耶惜予生晚不及踵諸公之門

晴而一扣其說也

山西高平縣長平驛為元尚書賈魯故宅

古松十餘株皆當時物也

天朝平定山正山宅沒入官以其壯麗不忍毀即

以為驛相傳云魯與黃河之役民多愁怨思亂

緣是汝穎兵起卒致滅元至今議者謂元亡魯

實為之子意不然河決固當治治河亦欲救民

非所謂天下無事而庸人擾之者也元以夷狄

主中國紀綱廢弛委倫救敗而風俗惡薄其致

亂之階非一朝一夕之故且天厭夷德久矣雖

不治河能保其不亡也耶考之元史魯以工部

尚書克河防使所發兵民才十七萬而所治之

地不滿三百里又其與功五閱月而畢固非秦

始築城隋煬開河之比曩予歸自太原道出驛

下飯其後聽見壁間詩曰賈魯修黃河恩多怨

亦多百年千載後恩在怨消磨觀此則當時或

以亟疾刻深招致民怨而其禦災捍患則後世

亦有公論固不得而盡非也大抵議事易任事

難民可與樂成而不可與慮始從古則然矣可  
勝浩歎

陳子經通鑑續編其面目儼然綱目也獨惜其

義例有未然者李筠李重進均之周臣其起兵

拒宋心迹頗同而書筠以死節書重進以謀反

北漢主繼恩被弑實郭無為授意而侯霸榮推

刃也乃書霸榮以行弑書無為以討賊其他卒

庸臣外僚多具階爵而中國之勲賢忠亮者或

否蒙古雖其本朝要之邊夷醜類也而於其始

事即進凡此皆其私心偏見然則一家書耳謂

欲為天下之公史則未也

杭天竺寺觀音像相傳晉天福間僧道翊一夕

見山間光明往視之得奇香本命工刻成像設

白光煥發繼以晝夜至漢乾祐間僧從勳以古

佛舍利置臺相中時出現冠頂宋咸平中浙西

久旱知杭州張去華率僚屬具幡蓋鼓吹迎禱

于寺繼時霖雨濡足其靈異類此建炎四年兀

木入臨安高宗遜于海兀木上謁天竺問知其

異因與大藏經併徙而此時有比丘智完者率其徒以從至燕於都城之西南五里曰王河鄉建寺以奉即以觀音賜額事具本寺在刻中則故物爲有力者負去久矣今天竺仍有香木刻像杭僧率認爲故物以金石刻証之蓋後人補刻他木之贗者也叙記金陵志公泗州僧伽二燕京於慶壽寺作聖容殿奉之意皆謂故之祭也因併及之

宋仁宗一日游後苑歸而索漿飲甚急宮嬪曰大家何不於外宣索而受渴若此仁宗曰吾屢

墨談

卷十二

五

顧不見鐐子恐問之則所司有得罪者故寧渴而歸此即楚惠王吞蛭之念也惠王食寒菹而得蛭以譴之則庖宰食監法皆當死然又恐左右見之也因遂吞之嗚呼推此一念而縱欲戕人不道之事知必無矣此帝王盛德事也

中國月之哉生明必於初二或初三日而西域有尋斯干城於中國之朔夕月即見于西南中國生明之夕月去地總一舍許而交州遇生夕月已在天之中心此豈里差之所致耶然史載

安息西界循海曲亦至大秦迴萬餘里於彼國觀日月星辰無異中國然則此又何也里差乃占步之一法猶所謂歲差云爾

陳勝之故人詣勝入宮見殿屋帷帳顧曰夥涉之爲王沉沉者遷固謂楚人以多爲夥故天下傳之夥涉爲王由陳涉始予意夥之訓多固矣但云多涉之爲王恐無意義夥者物之成侶而衆多之謂今江淮間稱商賈之同事者曰夥伴曰夥計竊意故人以涉舊同傭耕故稱夥涉猶言前此夥同之涉今爲王而氣貌之深嚴也然秦末至今世代實遠不知當時之稱謂果亦同此否

墨談

卷十二

六

項羽入秦後封建諸侯英布初立爲九江王至漢四年秋七月布背楚歸漢漢更立爲淮南王使將兵從伐楚天下既定始剖符定王淮南史遷於布未歸漢之前漢使隨何說九江錄其問答之語稱淮南王曰寡人北向而臣事之淮南王曰請奉命蓋追叙前事而習其後稱故不覺

少微江氏作通鑑節要學者多喜其徑便而不

知以其節省字句故多謬誤漢書項籍傳羽學

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去去者罷棄之意本謂

學書學劍皆以不成而棄去而少微節其字謂

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遂使學者例以去學

劍為句彭越傳上赦越為庶人徙蜀青衣西至

鄭逢呂后從長安東本謂徙越置蜀之青衣縣

越西行至鄭道逢呂后自長安來而少微節其

句曰傳處蜀青衣西逢呂后從長安來遂使學

者以傳處蜀青衣西為句此亦因讀漢史而偶

舉其一二他凡謬誤固未能盡摘也

史記越世家吳敗越會稽既而赦越罷兵而歸

句踐之困於會稽也然嘆曰吾終於此乎吳

既赦越句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于坐坐卧

即仰膽飲食亦嘗膽也云云按吳越春秋吳赦

越罷兵歸越句踐與妻入朝于吳留之踰三年

乃行賂始得釋歸歸而苦身修政求報于吳史

記不言是前書晚出馬遷不得見也

漢有兩韓信其一則韓襄王之孽孫也初漢祖

令張良狗韓地得信以為韓將從入漢中後說

漢祖東伐楚漢二年以信略定韓地遂立為韓

王六年徙王太原自以國臨北邊請都馬邑以

拒胡後降於匈奴與連兵寇漢初學或不知往

往有誤認為一人者賈誼治安策中云淮陰侯

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又云

淮陰王楚最強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其

云淮陰蓋別韓信之為二也

今世俗言無用者曰不中用此出史記始皇開

盧生竊議亡去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

者盡去之罵人曰老狗此出漢武故事上嘗語

栗姬怒弗肯應又罵上老狗上心嫌之未發也

鄙人之庸賤微薄者曰小家子此出漢書霍光

傳霍禹長史任宣謂禹曰使樂成小家子得幸

大將軍至九卿封侯云云然則雖里巷常談其

所從來者遠矣

宋理宗微時鞠于母舅全氏家一日秋暑借第與芮浴于河時鄞人余天錫自杭還浙東舟抵河濟天忽雷雨帝與芮趨避舫側天錫卧舟中夢有龍負舟驚起視之則二兒也問之爲全保正家子乃登岸詣全主人具鷄黍命二子出侍因告天錫曰此吾外孫趙與苕與芮也日者嘗言二子後當極貴初天錫爲史丞相彌遠客史時陰有更立意囑訪浙東宗子之賢厚者以俟天錫適感此異還白之史召二子至臨安文

墨談

卷十二

九

宋潛溪曰呂后僭竊幾移漢鼎實啓後世女主專制之禍史家雖曰據事直書然宜作惠帝紀而附見呂后之事今乃反之司馬遷其無識之人哉愚觀班氏漢書亦爲呂后作紀然則人之無識非獨遷也又記昔賢之論謂秦漢之際義帝宜爲立紀而項籍應入列傳今史記皆不然漢書列項氏於傳斯爲得矣至於義紀亦未之及然由今觀之班書爲漢而作固難於首義帝也

墨談

卷十二

九

以長者當貴卒立爲沂王後後代濟王入立乃知帝王之生信非偶然也理宗旣立與芮子致爲太子擇妃於母族得慈憲夫人之姪孫女是爲全后宋亡后入覲元主爲尼於燕寺以卒后之遺像予得見於里人蘇琪家廣額鳳目雙眉侵入鬢然所衣乃道服蘇爲予言闈之父祖此

變姓徙居杭之長安鎮今復僑居于新市子孫襲今姓云

史記傳張湯杜周于酷吏而漢書不列元城劉氏曰班固於此極有深意張湯之後至後漢猶盛有恭侯純者雖王莽時亦不失爵至建武中歷位大司空班氏不使湯入酷吏蓋以張純故也然杜張一等人也若獨貸湯則世得議已故杜氏在東漢雖其子孫微絕亦併貸之此正如春秋之時伯有爲厲子產以爲鬼無所歸故也乃立其後良止以止之然恐惑民因併立公孫洩以爲子孔之後使君自以大義存誅絕之後



者固之措意正類此予謂固於此事當難免曲筆之議然細觀漢書酷吏傳則知其於湯周蓋未嘗全脫其跡也趙禹傳禹以刀筆吏積勞為御史至中大夫與張湯論定律令作見知吏傳相監司以法盡自此始義縱傳縱遷南陽太守吏民重足一迹而平氏朱疆杜衍杜周為縱爪牙之吏縱徙定襄郡中不寒而栗猾民佐吏為治是時趙禹張湯為九卿矣縱後棄市閱一歲張湯亦死王溫舒傳少時椎埋為姦已而試縣

人墨談 卷一二 六十一

亭長數廢數為竟以治獄至廷尉史事張湯遷為御史及義縱死張湯敗後徙為廷尉減宣傳宣為右扶風下吏為大逆當族自殺已而杜周任用夫禹縱溫舒宣皆酷吏也而傳其行事必援引湯周以為言至傳末之贊云自邳都以下皆以酷烈為聲然都抗直引是非爭大體張湯以知阿諛人主與俱上下時辯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據法守正杜周從諛以少言為重張湯死後固密事廢寢以耗廢九卿奉職救過不殺

何暇論絕墨之外乎云云予一一閱其前後大抵皆沿史記之語以此觀之固之論湯周蓋未嘗盡改馬遷之舊也贊末復云湯周子孫貴盛故別傳此則固自表立例之意春秋之法微而顯志而晦固貸湯周而必存其跡其自諉豈以是乎

唐逸史載盧丞相未第時遇異人引入藥蘆中若斐然第覺其身在碧霄之上見宮闈樓臺晃朗照耀有女子謂曰此水晶宮也其說疑於怪誕然漢費長房遇壺公事具於范史與此正相類使壺公事非虛則盧所遇有之矣

人墨談 卷十二 六十二

太祖以戊申年即

皇帝位於金陵建元洪武是歲八月克元都元主避去雖其遊魂駐應昌踰歲而殁然歸我華夏而返其巢穴中國帝王之統固已與之絕矣于時南北平定獨明昇竊據巴蜀尚龔位號然嘗遣使奉貢非敵國比也故當以戊申即位之

年即為接正統之日大書表年紹宋作觀而或  
者猶疑於舊主尚存僭國未下所見亦誤矣蓋  
應昌之元難擬於庄山之宋職貢之夏難比於  
百戰不下之漢事固有不同者而作史者亦不  
得盡依跡也

元順帝駐應昌而殂明年上都被太子愛猷識  
里達臘逃入沙漠傳古思帖木兒後為也速迭  
兒所殺其部屬奔散來附洪武奉遣將往討其  
罪追至撒撒兒山大破之自後不敢近邊永樂

中有本雅失里者及其下馬哈木阿魯台奉貢  
因封馬哈木為順寧王阿魯台為和寧王已而  
叛服不常車駕屢親征之諸胡始平宣德中馬  
哈木攻殺阿魯台欲領部落人心不服乃求元  
之後脫脫不花立為王居漠北馬哈木子脫懽  
脫懽子也先居漠西瓦剌之地正統初朝貢如  
常朝廷賞賚甚厚其後負德入寇歸而自相  
篡戮本朝因絕之

藏六於一甲東坡有是言也坡以戒失而事藏

然以玄緒之靈而不免鑽灼之禍則甲實取之  
是一甲正其揚露之地藏何可得也乎謂吾身  
之具亦六六者能藏則免矣闔門養高與物罕  
接使鄉鄰不得覩其面是謂藏首焚棄筆硯謝  
絕版刻使好議論者不得罪吾手筆是謂藏手  
非途不趨小徑不由使夫人不得議吾踪跡是  
謂藏足保固貞元絕意房闈使靡曼不得動吾  
欲是謂藏腎六者藏之於一心夫然將即之而  
不可親扣之而不得其形與聲其至人也矣

正統間統墓之敗一卒伏亂屍中至中夜月明  
忽見冠袍者檢閱死屍至卒則提出之曰爾非  
此中人豈腐闈兒人也卒得逃歸後也先犯土  
城復差對敵此卒竟死於豈腐闈上斯事甚異  
然古亦有如此者南唐伐吳越敗於臨安裨將  
劉宣傷重卧死人中至夜有官吏數人持簿徧  
閱死者至宣乃扶起曰此漢非是引出置道左  
明日兵退乃得歸此與前事正相類也  
史記灌嬰傳受詔將車騎別追項籍至東城坡

之所將卒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列侯按羽傳籍至東城困敗乃自刎則非斬獲明矣而此云爾者蓋籍既刎之後所追卒各斷其支體以上功故史家因當時之文而遂謂斬耳

兩山墨談卷之十二

卷之十二

五

兩山墨談卷之十三

吳興陳憲

文王世子篇稱文王謂武王曰我百爾九十五與爾三焉於是文王年九十七而終武王年九十三而終世儒固多疑之以為年之短長命也雖聖人亦豈能與子而竹書紀年則曰武王年五十四仁山金氏謂信如武王年九十三之說則文王應以十五而生武王前此已生伯邑考武王應以八十一而生成王後此又生唐叔虞人情事理必不然矣緣是以竹書為信予考之太史公載逸周書之言曰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為不寐王曰告汝惟天不饗殷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廢靡在牧蜚鴻滿野天不饗殷乃今有成今我未定天保何假寐夫武王謂天之棄殷自其未生之時迨至今大定之日屈指為六十年則是滅殷之時武之年應未及六十竹書五十四之說疑可信也洛陽名園記云百花酣而白晝眩青蘋動而林

陰合水靜而跳魚鳴木落而群峯出雖四時不同而景物皆好歐公醉翁亭記云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縈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二篇雖語意相類然造語簡古則歐公爲優

左傳宋公享晉侯于楚丘請以桑林注但言桑林者殷天子樂名洪氏雖引呂覽與淮南子二書所註桑林之說然皆不明桑林之爲殷樂與宋有桑林之故今按桑山之林能興雲致雨乃

墨談

卷一三

二

商世雩帝之所故湯以早禱于桑林商世因謹事之而其祀神之樂即以桑林爲名宋爲商後得修其事守故有桑林之樂然用之會享則棄矣

泰伯三以天下讓先儒謂三讓同遜也太王志欲剪商而太伯不從太王意欲傳位及昌而太伯逃去于時商日衰而周日彊周蓋駸駸有代商之勢太伯乃棄而不取是其父子昆弟之間實以天下相遜也且其迹隱微故民無得而稱

焉子讀吳越春秋古公病將卒令季歷讓國於太伯而三讓不受故云太伯三以天下讓吳越春秋作於東漢趙曄前人謂其去古未遠又曄越人宜知吳越之故然則三讓之說豈曄固得其實耶但春秋史記無之則又疑後人因論語之文而偽補其說是未可知也姑存之

墨談

卷十三

三

三

潘氏榮曰漢文沉潛而不能剛克然夜拜宋昌而收兵權遣哭薄昭而殺元舅納坐席之諫而竟奪祚席之愛躬騎射之習而欲親行匈奴之伐此亦剛克處也漢武高明而不能柔克然憚汲黯之嚴直欲太子之仁柔悟神仙之妖妄而思寡欲以卻疾罷輪臺之田作而知悔過以遷善此亦柔克處也

伍子胥之爲人曾無足取何者父兄之讐言不共天然君臣之誼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則二者固

相等也伍氏三世為楚忠臣子胥則忠賢之後  
 宜與國共休戚者也奢尚之死雖曰非辜然本  
 由費無忌之譖平王特失於不明耳以桀紂之  
 惡而龍逢比干之後不敢讐其君曾謂忠賢之  
 後同休而共戚者願可以甘心於宗國乎方其  
 奔吳也既身預公子光之弑復計滅王僚之胤  
 較其心迹去交亂四國者不遠也入郢之役暴  
 及陵墓夫乃祖乃父向嘗北面而事之矣今為  
 子孫世臣之列者乃一旦而鞭撻其屍可乎太  
 人墨談 卷十三 天四

白之梟君子猶不滿於武王肯獨何人敢遂不  
 顧於天下之名義也且信說而戮賢自平王之  
 罪昭王何預焉今讐人之父而伐及其嗣讐人  
 之主而辱及其夫人則復讐之誼不已濫乎故  
 夫子胥者知有父子而不知有君臣知有強吳  
 而不知有宗國屬鏤之賜天蓋以平王之戮奢  
 尚者報其入郢之無禮非不幸也山陽瞿氏於  
 胥事謂其能用吳以復父兄之讐又能為夫差  
 復父之讐是其孝為有餘夫以父兄之故而讐

君則移孝為忠者何誼懷宗國之恨而外引強  
 敵則始終為韓者何心瞿氏之論要非義理之  
 正不可訓於後世而世之君子徒以胥盡誠于  
 吳而被戮故例為之悼恨吾人暴之亦春秋不  
 隱惡之誼也又按楚鄭公曰自敵以下則有讐  
 非是不讐上虐下為討君而討臣何讐之為若  
 皆讐君則何上下之有乎凡鄭公之言如此則  
 春秋之士固以為君父不可讐矣乃知申胥之  
 言其書胥者雖甚正然亦落第二義也左傳  
敵怨不在後世此皆可為復讐之類

張弘範張世傑本兄弟也而一為元伐宋期於  
 削平一奉宋抗元志存社稷比於諸葛弟兄又  
 有間矣

元魏孝文遷都于洛國人皆不欲內徙時以比  
 方酋長及侍子畏暑聽秋朝洛陽春還部落時  
 人謂之鴈臣然鴈臣二字甚新

愛日齋叢抄載唐文宗開成二年詔朕之生辰  
 不欲屠宰用表好生自今宴會蔬食任陳醢醢

永爲常例以爲古帝王生日禁屠宰之始然隋文帝生日詔天下爲其母明元皇后斷屠以示報本則生日禁屠宰自隋已然矣非始於唐開成也

秦時拘繫無辜民不知罪咸仰天嘆曰怪哉怪哉憂憤之氣感而生虫色赤而頭目耳鼻齒牙俱備漢馳道中有此物詔問東方朔朔對如此且曰所產之地必秦獄也按地圖果然又問何以去虫對曰凡憂者得酒而解乃令人取虫浸

酒中須臾糜散予然後知古今謂酒能消憂者

本此曹孟德詩云何以解憂惟有杜康杜康謂酒解憂蓋用朔語也

日月之會于朔歲十二次會而同入於黃道則必交交有初有中凡交則日月必食凡食皆月掩日陽光爲陰魄所蔽故爲日食如日月雖會而月行或入外道或入內道非同於黃道一宮則自不相薄矣月食必於望夜其十四十六夜皆望望參錯故也凡望夜則月與日相對故

光獨圓滿然日光四射而正中光稍所不足處則爲暗虛月行而入暗虛則無以承日之光故爲月食然以太陰用壯而敢與日抗故墮於暗虛而爲食以是亦爲陰盛之象也

岳武穆平湖寇楊么決勝於八日之間初駭其秘籌妙算若與鬼神爲謀非人可矚者今讀薛弼傳則知岳所運用弼之策耳初么據洞庭陸耕水戰樓船高十餘丈官軍徒仰視不得近飛謀益造大舟弼時運判湖南謂岳曰若是則未

可以歲月勝且彼之所長可避而不可闢也今大旱湖水落洪若重購舟首勿與戰遂筏斷江路藁其上流使彼之長坐廢而精騎直擣其壘則破壞在目前矣岳曰善遂用之於是積寇遽平岳之奇功照映今古而弼之謀畫則知之者鮮當爲拈出

齊人饑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飢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履貿貿然來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

致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宋洪冀謂以文意推之揚其目而視之終不食而死其上皆當有餓者字從而謝焉上當有黔敖字以予觀之仍其本文亦自意足仍其文正足見檀弓之高古也

元末明玉珍據蜀稱帝傳其子昇母太后彭氏同聽政我

太祖既即位昇猶阻拒聲教於是命將討之俘其母子至闕下責以歸命不早欲戮之彭氏廷

對曰臣妾今死無詞矣向以先夫疆土託在臣妾夫業一日未止則臣妾一日未應死今已矣即死無恨

太祖義其言因全族赦之編置海南初僞夏閩王師致討恃其險阻以重兵守瞿唐劍閣成都等處其僞都重慶頗以天險難攻絕命老弱守之將軍傅友德以奇兵由土番進連克諸郡遂據成都湯和等得報進克瞿唐徑造重慶夏人守銅鑼峽兵不得逞計無所出乃周視形勢隔江

有清風嶺與其朝天門相直遂於其上置砲座用巨砲名襄陽者連飛數四碎之於是其城墮守者震恐無復聞志遂以出降此得之戶曹主正羅君某羅即重慶人渠云聞之父祖其詳如此

張然滯役多年婦與奴通後然歸婦與奴謀害之其犬烏龍注睛聳耳舐唇視奴然呼曰烏龍烏龍大應聲傷奴奴失刀仆然取刀殺奴然則烏龍以名犬也元稹韓致光詩皆有烏龍語蓋

出然事而章伯深不知乃舉俚語拜狗作烏龍為據何淺聞也

老子曰道者藏精於內極神於心靜漠恬淡悅穆於胃中廓然無形寂然無言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士無逸民無勞役無怨刑天下莫不仰止之惠他國殊俗莫不重譯而至非家至而人見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賞善罰惡者正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令雖明不能獨行必待精誠故以道被民而弗從者精

誠弗包也此即吾儒無為而治王道本諸天德之說也但吾儒所謂無為者得人以任衆職久之民化俗成而不見有為所謂天德者精一以盡交修久之體立用行而推無不準老子乃一切歸之無所容心此其所以惶於虛寂而目之為異端也

晉顏含不肯從郭璞筮其言曰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管龜宋晁文元平生不喜推衍之術其言曰自然之分天命也樂天不憂知命也推理安常委命也何必逆計未然哉二公之言如此真達生信命者也

耶律德光入洛陽聞杜鵑以問李崧曰此何聲也崧以杜鵑對然則五代之時洛中已有杜鵑矣邵康節散步天津橋聞杜鵑聲謂客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去後二十年必有南人作相務變更以亂天下者邵子所謂始至豈其一時創見而不知有前事耶但晉出帝之後甫十四

年乃開有宋之治自後高位亦開有南人然天下日蹙太平杜鵑之聲其兆于宋初者不聞蓋中國之亂而妨北方之治然則此又何也

今之椰盃產於交廣相傳林邑王與越王有怨遣刺客得其首因集於樹已而化為椰子林邑王憤之乃命製為飲器當神時方大醉故今椰漿味尚如酒飲之可醉然予嘗記烏孫國有青田核如五六升瓠空之盛水俄而成酒宋有劉章者得二核集實設之一核才盡一核又熟可供二十客豈亦椰之類耶但椰漿素所醞而核之酒則臨時所釀此為特異竟亦莫知為何木也

堯讓天下於許由由非山林逸士也左傳云許太岳之後太岳意即由耳古者申呂許南皆四岳之後堯與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遜朕位讓由之舉或即此也若飲牛棄瓢之說或者由不敢當其讓遂逃避于野如益避啓於箕山之類後人不知縣謂堯以天下讓一山



野之人甚可駭也如舜本黃帝之後其父瞽瞍實繼虞氏之封太史伯頌虞幕云幕能協風聽樂而生物自幕至於瞍無違命則瞽瞍未嘗失國舜則國之冢嗣也舜所居成聚成邑成都蓋國人化而歸之而牛羊倉廩則國儲所固有若陶漁耕稼亦督視省勸之意非必身親為之也瞽瞍惑於後妻而愛其少子意以舜居嫡長而終有國故與象曰欲殺之斯蓋奪嫡之計不然舜果一窮微之人乃父乃弟亦何緣而必欲害之也哉象之稱舜曰謨蓋都君則舜是時已為君長可知而舜亦知象之意在於爭國也遂舉以讓之曰惟茲臣庶汝其與予治觀此則舜非畎畝之野夫明矣自孟子有飯糗茹草木居豕遊及天子友匹夫之言故後世往往謂舜起匹夫而為天子緣是興奸雄非聖之心不知孟子之言亦有若今文人之詞者固不可盡據也抑太古尚質而聖賢皆重民事故舜雖國之冢嗣而陶漁耕稼亦所不鄙如禹稷皆繼世受封而

一任水土之勞一親播種之事任之者固不以為恥而當時亦不以為怪非若後世有工有官者崇高貴重而深居高拱其於民事邈乎不聞者也

晉惠帝永康元年納后羊氏將入宮衣中忽有火衆咸怪之後后坐廢時以為先事之兆然予嘗觀張靖之方洲集內記景泰中一日暮歸入室更衣暗中有火星星自裙帶中出晶瑩流落凡三四見家人相顧失色忽憶張茂先積油致火之說而所服乃吳綾俗所謂油段子工家又多以脂發光潤兼時以被酒氣蒸因是致火本無他異也羊后所致或亦類此而當時特以其不終遂以為怪異云耳

東坡韓文公廟碑云申呂自岳降傳說為列星傳說指商之良弼也然石氏云傳說者黃祝女巫之官司天王之內祭祀以祈子孫故有太祝以傳其說於神宮或遂謂之殿相說自莊周安言始鄭氏云傳說一星惟主後宮安

墨談

卷十三

三

墨談

卷十三

三

乎之事蓋古有傳母有保母傳說者謂傳母喜之也偶商之傳說與同音諸家不詳其義則曰傳說騎箕尾而去由石氏言則傳者附達之意而說為言說之說由鄭氏言則傳者保傳之義而說為喜悅之悅二說雖未知孰是然謂之商相說則於星所主不相類知東坡亦不免於承誤也

佛說遺教經專以端心正念為首而深言持戒為禪定智慧之本至謂制心之道如牧牛馭馬不使縱逸去曠止安息欲寡求然後由遠離以至精進由禪定以造智慧其說具有漸次與所謂頓超徑悟者異矣今以吾儒求之端心正念者正心誠意也持戒為禪定智慧之本慎獨為天德之要也牧牛則鷄犬之喻馭馬則朽索之說去曠止安息欲寡求閑邪存誠養心寡欲也由遠離以至精進所謂下學而上達由禪定以造智慧所謂定靜而安慮凡釋氏之言合於吾儒者予謂此獨為最切也

東坡之言曰文人之窮也固宜勞心以耗神盛氣以忤物未老而衰病無惡而得罪鮮不以文者于非文人而所性所值實協此言以是知坐困不免也

兩山墨談卷之十三

卷十三

三

兩山墨談卷之十四

吳興陳霆

潮州廟碑坡公非獨以頌韓也蓋公平生歷履與其學業事功適有相類者故感慨發越於此碑露之而騎龍之詩氣槩雄厲真有凌轢萬象之意且其首以善養浩然者立說此則公所得之秘密藏也超然臺記又見公樂天安土皆其氣之百折而不餒者有以本之故海外之行雖鯨波再涉而不惧鬚髮皆變而無所改於中視

夫嘆老嗟卑悼遺佚而憫厄窮者徑庭矣

醉白堂記云天之生是人也將使任天下之重則寒者求衣飢者求食凡不獲者求得苟有以與之將不勝其求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途議論是矣而語若少疵古之君子其任天下之重者皆心乎為民而已私無預焉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已飢之也伊尹視匹夫匹婦有不獲者心推而納之溝中其所為任天下者類如此

夫夫覆盛滿而負危疑者異矣然則憂患利害非所以施於賢哲也若曰苟有以與之將不勝其求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域而行乎焦勞之途則庶乎語穩而理當然亦一時偶見如此固非敢妄病乎大賢也

古今美色亦有為人掩抑而名不彰者紂所嬖二妾史記汲冢書胥謂武王入商紂之嬖妾二女皆經自殺今按二妾一為妲己其一名氏不著蓋妲己專美世故畧之也越納西施鄭旦於

吳皆天下絕色吳易其名曰夷光脩明越既入吳二人方止苑中樹下兵士望見以為神女不敢前犯揚鐵崖咏范蠡事所謂西施鄭旦坐兩頭者是也今天下談者獨稱美西子之色而鄭旦之名幾於民沒然以為西施所掩故也吳之罪獨得以這天下後世之責焉是則未為不幸也

南平趙弼著效顰集其鍾離叟一傳蓋寓言以詈安石嘗喜其幻設之妙然古實有邂逅若此

者盧多遜南遷食於道旁逆旅有姬頗能言京邑事盧問其何居於此姬輦感曰我本中原士夫家子任某官盧某作相令枉道為某事吾子不從盧啣之中以危法盡室竄南荒未周歲骨肉淪沒惟老身流落山谷間彼盧相者妬賢怙勢恣行無忌終當南竄幸未死間或可見之耳多遜默然趨駕去然則鍾離叟意傲於此

春秋書趙盾弑其君左氏載董狐之言曰盾身為上卿而亾不越境返不討賊弑其君者非盾

而誰予謂此言亦未足服盾也弑行於趙穿穿之進用以盾之族子也盾以驟諫而積靈公之怒則其君臣之間必相猜嫌乖拂固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公不果於殺盾而盾出亾度其當時

事勢必有甚危迫者穿為之族子其能自安於位乎必也公朝有誅夷之謀而族屬有連及之懼非穿弑公則公族趙回有所必至者故嘗追原其始而深考其故知穿素無怨於公其為此舉特欲復盾而免趙也是則雖未嘗有所受意

而發端肇禍皆由於盾穿以盾故而弑君公以盾故而被弑是穿持成濟之流耳然則首惡之名非盾其誰當哉譬之父兄與人爭鬪而子弟同事者從旁殺其人按獄之法罪坐所由則子弟固從而父兄則首禍者也以是論盾當必無詞矣而何假不越境不討賊之云也哉王道有言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盾之與公事正類此仁山金氏以盾不越境固必授命於穿此則深文矣大夫屠岸賈討靈公之賊其言曰

盾雖不知猶為首惡則是當時朝論固謂盾未嘗知也而可以授命誣之乎其為法受惡越境則免先儒已辯其非孔子之言識者固知之矣茲不復論又按左氏河曲之役士會謂秦伯曰弱不在軍事好勇而在若使輕者得焉其可以晉師薄秦人于河辛當軍門乎曰死傷未收而觀此則不患也待期而薄人于險無勇也乃止其無難者盾之逐國不惟不討且使其於行也子之則將護之明矣以其舉措而察其心則公之問其可免

綱目漢元帝元年立婕妤王政君為皇后汪克

寬考異云按唐高宗立武氏為昭儀綱目書太宗才人以著其塵聚之醜然唐詔謂事同政君據甘露中書皇太孫驚生注謂帝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得元城王政君送太子宮至是生成帝則此上當先書以宣帝宮人王氏為婕妤予細考之意竊不然蓋武氏經事先帝高宗不顧倫理不畏公議而立以為后故綱目謹書其始以著其醜政君為宣帝令后擇取以賜必於宣帝無嫌而元帝素得於受命又何他疑也唐以

墨談

卷十四

五

武氏事同政君正欲借此以掩其失耳

古人以飲茶始於三國時按吳志韋曜傳孫皓每飲群臣酒率以七升為限曜飲不過二升或為裁減或賜茶茗以當酒據此為飲茶之証予閱趙飛燕別傳成帝崩後后一夕寢中驚啼甚久侍者呼問方覺乃言曰吾夢中見帝帝賜吾坐命進茶左右奏帝云向者侍者不謹不合啜此茶云云然則西漢時已嘗飲茶之說矣非始於吳時也

古有記里鼓車莫考其制一日得楊鐵崖所賦始測其彷彿其云虛輪暈軫橫轆倚輓平相層構低高間施木鐺象以正立手潛奮而有携列鼓鑄於上下各扣擊以司時始越里以一發繼遙遙而運規途倍五以至十鏗金聲以應期縱征行之徐疾咸適節而合宜雖亭快之旁羅已默測而先知此車制之大槩也嘗記本朝曾以命題試士俱莫知其說因筆之以示學者龜山語錄有云物之有圭角者多刺人眼目亦

墨談

卷十四

六

易玷闕故君子處世當渾然天成則人不厭棄矣予謂渾然天成者亦謂謙厚有容含蓄不露其於處已接人之際使我無所觸而彼無所拂如是斯可矣若緣此言而務為依阿俯仰滑禘鵠突則固君子之所鄙也

海外有真蠟國其土風國俗元人周達觀記之甚詳中間紀其曆法謂中國閏歲則彼亦置閏但只閏九月殊不可曉偶記秦時以十月為歲首當閏之歲無閏何月率歸餘於歲終為後九

月漢初亦襲用之至征和間始改豈真蠟置曆亦若漢初之循用秦法而至今尚承襲耶

綱目卒吳讓皇揚溥劉友益曰書卒何予徐誥

也自宋弒零陵是後滅國之主無不殺者惟唐

鄒公書薨於是楊溥亦書卒若徐誥者可謂庶

幾矣考之五代史吳世家冬十月溥禪位於齊

王十二月溥卒於丹陽年三十八別無他詞意

謂溥獲善終將信知誥之存厚矣近觀五國故

事乃知溥遷丹陽宮及將逼殺方誦佛書於樓

上使者趨前溥以香爐擲之俄而見害然則溥

之卒實徐誥弒之耳蓋通鑑綱目皆本之五代

史而歐公以家世隸江南故於其國多諱辭吾

今特暴之庶後之學者不至於誤信也

唐僖宗之崩以馬踐宋太宗之崩以箭瘡發二

事史冊皆不明言蓋當時秘之也僖宗寵內園

小兒張浪狗一日浪狗以無馬告因密與百金

俾自買之浪狗求得馬置宣徽南院中僖宗因

獨行觀之巡繞馬左右謂浪狗曰好馬好馬其

馬未經調習忽爾騰躍踏僖宗左腕遂倒地欲

死浪狗驚惶以銀盂注尿灌之良久方甦歸後

稱氣疾醫人候脉謂為膀胱氣作投治莫效卧

十二日而崩太宗既下太原遂伐契丹至幽州

虜兵大至宋師奔潰虜急追之太宗僅得脫凡

乘輿服御寶器悉為所擄從行宮嬪皆陷沒太

宗股中二箭歲歲瘡發其棄天下竟以瘡疾發

云僖宗事具於幸蜀記太宗事得於神宗諭滕

章敏之言即此二事例之知古今史書其不得

盡實者必多矣

宋斧聲燭影之疑瓊臺丘氏辯之詳矣新安程

克勤氏著宋史受終考一書其援引證據與丘

氏畧同而尤為信核千載之後當不復有可疑

者太宗天資忍薄固不無可議然謂其弒逆則

誣枉甚矣其不踰年改元宋后崩殯于佛寺皆

五代故習當時以為固然踵而行之而後之儒

者吹毛索瘢遂指以證其無兄之心而以其後

日之乖違實其前日之兌逆此皆先入之疑勝

而不考之過也

取天下者要在乎據天下之形便。嬴秦居西戎之地，知韓魏者天下之樞也。故無滅不加兵於二國，以為得韓魏則天下不足舉也。蜀漢君臣崎嶇奔竄，英雄無用武之地，故孔明不得已而取益州。然而知荊州中原之襟喉也。於是或借或分，或爭或據，類歲交兵，竟失吳好，以為得荊州則中原可進步也。故韓魏入秦則山東之國以次潰滅，而秦人終有天下。關羽被襲則中原之計坐成，陳敗而蜀漢僅可自保，危以得天下之形便與否而已。

墨談

卷十四

十一

嘗讀史至三國劉玄德伐吳一敗，狼狽竟慚恨致疾。諸葛亮曰：法孝直若在，必能止主上此行。雖行亦必不至於敗。然則孔明固知伐吳非計矣，而不能先事諫止，可哉！先儒謂孔明固必諫意者，不從耳。此未必然也。夫先主之與飛羽，其夙契深厚，雖名為君臣，而義則骨肉也。孔明以一時遇合而專主其國，嘗致其不悅矣。及羽

敗歿而先主念羽之厚，乃決然欲為其報讐。孔明雖知事之非，而度其勢必不可止，且其時飛超之徒尚在，必相與悼恨忿怒，而贊成此舉。孔明雖欲亟止，是行寧不慮諸人之疑已之棄薄其同功一體者乎？故孔明知而不敢諫，而謂惟孝直為開國謀臣，且處不疑之地，乃可以堅沮而衆不忌也。然孔明初意本謂吳蜀連睦庶可合勢而拒魏，故以伐吳為非，而勢不可已，則姑聽其出，而詎意挫敗之一至如此哉！故曰：兵兇戰危，勝敗不可期，而天下之所謂智者固不能免千慮之一失也。

墨談

卷十四

十一

書金縢載周公避流言之謗，居東二年。蔡氏云：居東者居國之東也。鄭康成謂避居東都未知何據。愚按：武王克商，展其九鼎置之洛邑。逸周書載武王告周公曰：我南望三塗，北望岳鄙，顧瞻有河，粵瞻洛伊，母遠天室。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是克商之初，武王已作意都洛矣。特以時尚草創，未暇營建，然而聚民真鼎大規，已立未

幾武王殂成王繼先志卒營置焉以其在鎬京之東故平王以後稱爲東周計在武王末年或謂之東都未可知也周公時欲遠謫故特避居于是而鄭氏漢人意者尚知周之故以是決言居東之爲東都耳若謂國之東則不越王畿之外固周公常日所主之地也何東人幸於得見而悲其遽去耶

韓文載石鼎聯句在列者有道士軒轅彌明其句往往崛竒高古或者謂即退之所撰而託名

墨談

卷十四

三

彌明未必有是人也今按張南軒於淳熙間守靜江其奏疏有曰臣所領州有唐帝祠去城二十里而近其山曰堯山高廣爲一境之望祠雖不詳所始然有唐衡岳道士彌明詩刻據此則知聯石鼎者果有其人矣

書君與篇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孔安國以伊陟爲伊尹之子蔡氏因之今按伊尹於太甲復政之後即已告老其卒在沃丁之六年陟果其子其生當在太甲之世然自太甲至太戊

中史沃丁太庚小甲雍已數君前後相距蓋一百十餘年伊陟果壽度至斯時當耆矣矣固無求政理也又不知其在相位實幾何年而其老死亦不知與太戊相距何若太戊享國七十年假令陟與之相始終則須年百有八天下寧有是耶伊尹年百有餘歲世傳之其壽考陟果有年亦未應過尹之如是也故疑陟爲尹之後人而時有格帝之功可以匹休於尹故周公特爲君頌言之世儒不考謂尹之子耳

墨談

卷十四

三

海中有鰕夷國其人鬚長四尺善弓矢令人挿箭於首遠數十步而射中之國名鰕夷以多鬚也酉陽雜俎載一士人隨新羅使觀至一處人皆長鬚王以女妻其人笑而亦贊因作詩云花無益不妍女無鬚亦醜久之國有難士人爲求救於龍王因悟爲群鰕所避而所遇乃鰕島也大槩如烏衣國之類此始因鰕夷之名而造爲怪誕之說庸詎足信也

快山山成亦有虎時時安厓過行路一豎坐地



牧兩牯以插地不復顧虎搏豎如鷹搗兔兩  
牛來奔虎棄去因往荷痒挨老樹牯則喘視同  
守護虎竟不能得此豎豎雖不救牯無負一村  
器傳共鳴鼓而虎已逃不知處嗟哉異哉兩大  
武高義可與貫高伍今假仁義名好古臨事真  
情乃愧汝此事可信文公語為君落筆驚風雨  
洪覺範云筠溪快山有虎嘗搏取牧童為兩牛  
所逐虎既去牛捍護之然童子竟死因作詩紀  
之以諷含齒被髮而不義者予記宋紹聖小人  
有目司馬公為牛者黃定者不平作冤牛文以  
雪之其說云村民耕甚疲枕犁而卧乳虎出翁  
林間欲前啖之一牯蔽其人以身而抵虎以角  
轉脚甚力虎不能得乃棄而去少頃村民喜視  
牛蹂躪之處意以為妖乃杖之牛不能言而奔  
歸乃解其體食其肉而牛出死力以衛其人之  
生卒莫能自明也嘻冤哉又記程史特牧相衛  
事其謂虎出如前所云然欲擇特則牧與之聞  
牧意則特與之抗更互迭進久之村民嗷呼而

前虎始逸去而特牧竟全吁亦異矣夫快山之  
牯雖能宣力而竟不能全其牧負冤之牛雖能  
全主而竟不能保其身嗚呼天下之事限於力  
而蒙乎疑者衆矣安得牧特兩全彼此相信愛  
如程史所云者哉

兩山墨談卷之十四

兩山墨談卷之十五

吳興陳霆

子房進履於圯邊韓信受辱於跨下後一為帝者師一南面而王蓋惟能下人故能上人也然子房猶號知道揚誠齋詩云少年跨下安無忤老父圯邊慚不平人物若非觀歲暮淮陰何必減文成信乎先民有言保初節易保晚節難觀之淮陰可見矣

史記秦楚月表叙曰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後在位

湯武之王乃由契稷修行仁義十餘世不期而會于津八百諸侯猶以為未可其後乃放伐秦趙襄公彰於文穆蘇孝之後稱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詳其文意以德者是指虞夏商周而言用力者殆指秦也蓋謂昔之欲一天下者用德如虞夏商周必積累數十世而後成用力如秦亦須更涉數世而後克所

謂一統之難如此索隱不察其意乃於以德若彼下註曰即契與后稷及秦襄文穆也用力如此下註曰謂湯武及始皇也夫以秦世數公之蠶食為用德而以湯武之伐暴為用力此殆後世非聖叛道之言豈儒者之論哉

叔孫通希世苟合之士其為秦博士二世怒諸生之言及者通即詭曰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為一家毀城鑠兵示天下不復用且明主在上法令具於下使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安敢有

反者此持群盜鼠竊狗偷何足置之齒牙間二世乃喜迨秦亡則事楚楚蹶則降漢短衣楚製取悅高祖兩生有言通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取親貴是其志行不信於人久矣然則豈以身殉國者哉其諫易太子特一時小忠而楚漢春秋乃云臣三諫不從請以身當之操劍將自殺太史公亦載其言曰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汚地此不過勉為危言以聳動高祖倘信其守死不貳則誤矣

古者以車戰三代以前未用步也晉伐無終及群狄于太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攻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為行設五陣以相離誘之群狄大敗是後世之步戰始此

公羊傳威十六年屬負茲云云注云屬托也諸侯疾稱負茲言托疾也然茲義未詳或謂茲草也負茲猶言負薪蓋謙言有疾不能負草也予謂不然史記叙武王入商事康叔封布茲注云茲蓐席也然則負茲者蓋言有疾而負蓐如所謂坐蓐伏簣也

范元卿上太守月詞中有云有人吟諷紫荷香滿晴陌韻語陽秋云按晉輿服志八座尚書則荷紫以生紫為袷囊服之在左肩所謂荷紫者非荷芟之荷乃負荷之荷也人徒見南史着紫荷囊四字遂作一句言之蓋不知晉書荷紫之義予讀宋史宣和間任子太濫有年始十餘歲而蔭補通顯者諫官李會疏論以謂尚嬉竹馬

已獲荷囊以荷囊對竹馬則紫荷相承之誤久矣

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乘軒蓋恩禮視大夫也而北齊後主臨御爵祿輕濫御馬及犬乃有儀同郡公之號籍以海剝食物十餘種蓋前乎此而秦松封五大夫後乎此而宋石爵磐固侯卒之召亂致禍如出一轍然後知先王之重名器而卻玩好非志慮之明遠不能也

左傳成十六年晉伐鄭楚子救鄭遇於鄢陵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太宰伯州犂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于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座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此節皆聚於中軍矣張幕矣徹幕矣甚囂而塵上矣皆乘而執兵下矣戰乎乘而左右皆下矣皆楚子望見而疑問之詞曰以下則州犂答詞

也楚子之語總之以王曰一言而下節則不復有所系然其語句簡便意脉通貫此正左氏善叙事處使他人叙此不知當費幾何語矣此作文之法學者不可不知也

南宋諸陵在會稽縣之上皇村至元二十二年八月內爲西僧楊璉等所發周草窳雜識畧云初徽欽葬五國城數遣使祈歸梓宮凡六七年而後許旣還行在一時朝野以爲大事諸公論功受賞所費不貲先是選人楊煒貽書廟堂乞

墨談

卷十五

五

奏請大臣取神襪之最下者斲而視之朝議以不欲逆詐請用安陵故事梓宮入境即承之以擲納衾冕釐衣其中遂不復改欽至此被發徽欽二陵皆空無一物徽陵有朽木一段欽陵有木燈檠一枚而已蓋當時已料其真僞不可知徒慰一時之人心耳而二帝遺骸浮沉沙漠初未嘗還也每閱至此私恨虜讐之深宋茹冤之極然考之史傳蓋有未足信者紹興十二年和議成金人以徽宗鄭后梓宮來歸于時欽宗尚

在也至三十年逆亮謀南侵於是遇害于燕然則葬五國城之說妄矣未幾孝宗登極遣使求河南陵寢地金主曰汝國何舍欽宗靈柩而請鞏洛山陵如不欲欽宗之柩我當爲爾國葬之明年三月竟以一品禮葬于鞏洛之原是欽宗之柩終南宋之世未嘗返行在也然則又安有攢宮於六陵之間耶夫攢宮且未嘗有而水燈檠又安所寄耶即是而推則朽木之說疑元人習聞當時有逆詐之言故附會妄傳而致記者之誤信耳

墨談

卷十五

六

程學士嘗預修宋綱目謂得於黃文獻公之言乃信陞秀夫官止簽書樞密院事文文山官止樞密使同都督諸路軍馬因遂奏御悉改舊史所稱於文死節日書殺宋少保樞密使信國公文某陸抱帝赴海日則止書其氏名且謂當時同事者見世習稱二公爲相憚於驟更惟彭文憲與予意合予竊疑之考之宋史與陳氏續編俱載德佑二年正月拜文公右相兼樞密使往

使伯顏軍前公辭相以行被執而逃五月益王即位公自溫州入朝申右相兼樞密使之命至六月復詔公同都督諸路軍馬乃出開府日月次第可考不誣而程主於前言乃於入朝命相之條止書以為樞密使同都督諸軍於其目中添著命相固辭之語且合六月所詔同都督之命於命樞之日此其自信而好異之過也考文公在當時其自鎮江得逃楊有脫歸兵言元密遣一丞相入真州後降丞相謂公也公以夜抵

大聖談 卷十五 六七

楊城下聞候者談制司下令備文丞相甚急張弘範語厓山士民曰汝文丞相已執復欲何為厓山亾日置酒大會張謂公曰國亾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今將不失為宰相也是丞相之稱在當時已習雖然此未足據也指南錄公所著也而有句云爭元作相總成塵先太師祭文公所撰也而有句云再相出督身荷憂責臨刑之日元主問其何願對曰天祥為宋宰相安事二姓然則其自言亦固謂為相矣若其年譜

本傳則皆書云辭者此實有故蓋古者國亾則責備於君相當時宜中世傑實用事公雖任相而出督于外朝事不預知意以他人壞之而已當其待天下後世當必有責備之者雖公以身殉國而亦不免介介於後世名此所以有命必辭而不得已則出而任事年譜本傳亦因公之心迹而書之然告詞錄黃不聞繳納則固已為相矣若陸之除拜則又有可言者陸初與陳宜中不協謫居潮州後張世傑言諸行朝召為簽

大聖談 卷十五 六八

書樞密院事時景炎二年之十月也續編載祥興即位以陸為左丞相兼樞密使與張世傑同秉政程乃削而不錄謂其死日官止簽樞夫自景炎召還至祥興二年死國踰越三載安得猶守初職也且承平之時兩府轉遷尚不踰歲此為何時而用人乃爾艱難之際命相為急于時宜中既逃文公出督張世傑雖稱秉政而以武臣不拜然則首尾三年之間其任相者誰歟陳仲微從二王入廣自擊時事其所著衛王本末

云祥與即位以陸秀夫爲丞相張世傑太傅推  
南錄亦云陸君實永嘉推戴有力及駐厓山兼  
宰相凡朝廷事皆其潤色紀綱之據此則陸固  
厓山之相也吾意當時措越海濱封拜草草雖  
以陸之入相而遠近或未悉知迨其滅亡而紀  
事如填海等錄追書舊事習其初稱故但云已  
耳而程乃盡廢舊史獨據以爲筆削之案此又  
其自信而好異之過也二公之取重於天下後  
世初不係於官爵獨謂續綱目既詔行誠慮夫  
學者不考而宗信之也故著其說於此  
嚴光之不屈世皆謂其立志高潔此知光之外  
者也新安程克勤曰先生當西漢末避莽亂棲  
迹草澤以待天下之一過光武之主猶以爲未  
慊而去之非其君不事也侯霸亦先生故人位  
三公矣仁義阿順之語凜然下飭若堯焉非其  
友不友也先生之學雖莫知所從來殆必有發  
之中而安放之遠而準將與伯夷相望而與者  
所謂非常人也其立論頗異流輩然獎與疑大

墨談

卷十五

九

通矣原光與帝舊同硯席其相處非一朝一夕  
而已燕昵之私微逐之狎在人情所不能免而  
况其時光已年長視帝則子弟行也則夫語言  
容色之間寧免於倨肆而周旋禮度之際安保  
其無欵耶及帝登極光疑其或未能忘已而容  
物於是變姓名隱之澤中而帝追念故人意不  
能忘也乃遣使物色之迨其詣關而後偃卧於  
賓館加足於帝腹凡此皆光欲以膏帝而侯霸  
雖舊人然不能知也故雖位居鼎足而輒有癡  
兒之譏要領折之警觀此則光之素挾長凌物  
微可見矣諫議之除帝將資其魁誇之益而光  
以受命于朝當必改趨易步強已所不能而隨  
時俯仰則夫君臣之形迹上下之名分恭遜之  
容祗承之態度不能一旦龜勉而曲盡其禮於  
是終於辭避至以堯舜巢由之言婉卻之而帝  
亦度光不可留強之或累異日之保全也乃聽  
其去然前此有狂奴故態之言則帝之微意可  
見矣此則光之始終表裏春秋所謂推見至隱

墨談

卷十五

下

者也尹遂昌謂光與帝同學之時固已年尊於帝至帝君臨大寶召至闕下光是時益已年踰耳順矣以年尊德邵之人帝不能待以賓師之禮乃欲臣而用之宜乎光之不應也此得其形似而未悉其心予故備論之

宋有陳仲微者咸淳中以言事切直罷官後起為兵部侍郎脩國史丙子從二王入廣暨崖山敗流落安南臨歿有詩曰死為異國他鄉鬼生是江南直諫臣安南國王挽之以詩曰痛哭江

墨談

卷十五

上

南老鉅卿春風搵淚為傷情無端天上編年月不啻人間有死生萬疊白雲遮故國一堆黃土覆香名回天力量隨流水流水灘頭共不平仲微之詳見本傳其偷生外國雖與陳宜中同科然宜中身為大臣且當國用事國亡與其君同死社稷固其職也願遺君棄親逃避他國於國則不忠於家則不孝一死有餘責矣若仲微視陸秀夫輩雖有愧要之猶愈於投降賣國者其踪跡亦可憐也

世傳宋梁顥以八十二歲登狀元故其謝表有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又其詩云天福三年來應舉雍熙二載始成名今考顥傳顥以雍熙二年及第歷官二十載至真宗景德元年六月病卒年九十二逆而數之至登第之歲除去歷官二十年止應年七十二是知世俗所傳者妄也又按八十二歲之說其遜齋閒覽容齋四筆辨其謬誤然又謂年止四十二殊不可曉又謂史稱梁方當委遇

墨談

卷十五

上

中途天謝今考本傳無之豈元人刪之耶史記漢文帝二年十一月晦日有食之十二月望日又食徐廣以為望日又食按漢書及五行傳皆無此文一本作月食然月食史書所不紀予謂此月食無疑也刊本字誤耳蓋日食必於朔月食必於望此日月相會與對望所致時以晦既日食望又月食不半月間而兩經災變故於望日下詔書脩省而懼災之意則因感月食之變而益謹日食之戒也故詔止云乃十一月

晦日有食之景帝後三年十月日月皆食云十月而不繫以日必是月朔望日月分食非一日事也是後十二月晦雷徐廣云雷一作晝字又作圖字實所未詳子舉雷字誤也十二月晦日而雷有聲則所發非時故特紀異耳

太史公六國年表其叙秦之興曰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疆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焉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者常於西北故禹興於西堯湯起于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此殆類術家鄙誕之說信如此言則自漢以後若隗囂公孫述之徒竊據西土自謂天命可覲而繼以敗滅此又何也又曰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恭戾則秦不足法明矣而後云世異變成功大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已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始終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無

異悲夫則又嘆悼其所為若足為後王法權者凡此皆遷學術偏駁識趣卑陋處昔人譏其淺陋而少聞道此亦其一云

兩山墨談卷之十五

墨談

卷十五

古



兩山墨談卷之十六

吳興陳寔

孫仲益賀胡尚書手簡云王堂視草金華進讀極儒者之榮其門人李學士祖堯註云金華殿名前漢史翼奉傳畧云孝文時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離宮又無鳳凰白虎王堂金華之殿是也其援引殊不涉進讀事按史漢成帝命張禹等講論語於金華殿故後世以金華為講讀之地孫所謂儒者之榮者用此也

墨談

卷十六

一

史記漢宗室傳齊王世家前云文帝十六年復以齊悼惠王子安都侯志為濟北王十一年吳楚反時志堅守不與諸侯合謀吳楚已平徙志王菑川則志之本末詳矣繼復云漢擊破賢元璠天子因徙濟北王志王菑川志亦齊悼惠王子以安都侯王濟北菑川王反無後乃徙濟北王王菑川凡此係事詞重複又劉傳宋建事中具酈生首尾任教事中叙張蒼始末謂宜從刊改而諸篇中如是者乃疊出予固疑史記

為太史公未脫蒙之書也

越絕書不知作者誰氏或謂子貢子胥作者安也觀其援引不倫序次無法類謬淺者所為而所記有及西漢時事者又其間文法間有類吳越春秋處其正言無幾而雜說旁出復疑古有是書後人從而勦入他說豈東漢之際如趙曄輩者所著耶其最不經者謂舜有不孝之行去耕歷山三年大熟身自外養父母皆飢舜父頑母嚚兄狂弟敖考之經典孔孟皆稱舜為大孝舜豈有外養之理四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舜固未聞有兄也又謂子胥妻楚王之母吳越春秋載子胥入郢令吳王納昭之夫人然則子胥固未嘗身此舉也凡此皆有惑於後之學者予故深闢之

墨談

卷十六

三三

說苑載周威公聞屠餘策其國亾而懼乃進錡疇田邑史理趙吳之賢去苛令三十九物以告屠餘餘曰其尚終君之身既後威公薨九月不得葬周乃分而為二愚謂周分為二之說劉氏

蓋以實威公身後之禍不知其事情實非也按大事記考王封弟揭於河南以續周公之職是為桓公卒子威公立卒子惠公立惠公復自封其少子班於鞏號東周君於是東西周分治是時惠公欲獨擅河南之地故封班於鞏以奉王為名然則二周分治乃威公子孫並分王室之謀在惠公則為拓先業在威公則為子孫大焉者也

陶弘景二牛圖本出於莊子楚王聞莊周賢厚

墨談

卷十六

四

使迎之許以為相周笑謂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游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二牛之意蓋用此

周書囚蔡叔於郭鄰以車七乘傳謂制其出入而猶從以七乘之車或疑既制其出入則何事乎車而猶從以七乘不無背矣因引十乘百乘之說謂古者以井地定賦車乘之數自井地而

出蓋四丘為甸一甸為田十六井所賦兵車一乘以車七乘疑削其國邑而但給以七乘所出之人土蓋古法七甸之賦也此說亦有謂然嘗考周禮大行人副車之制謂天子十二上公九侯伯七子男五蔡在周為侯爵則七乘乃其平時之從車有罪之後制其出入而從車則不革姑且存其國儀侯度蓋寬假之禮也蔡氏失原其本故學者他疑予特祛之

西廣左右江溪洞之外別有依山之蠻俗謂之

墨談

卷十六

三

山獠獠婦生子即出其夫則偃卧如乳婦少不謹則致疾其婦乃無所苦

元延祐間佛昇國使來朝備言其城當日沒之處地有水銀海周圍可四五十里國人取之之法先於近海十里掘坑井數十然後使健夫駿馬皆貼以金薄迤邐行近海日照金光晃耀則水銀滾沸如潮而來勢若粘果其人即迴馬疾馳水銀隨後趕至若行稍緩則人馬俱為水銀撲没人馬既迴速於是水銀勢漸遠力漸微却

復奔回遇坑井則水銀溜積其中然後旋取之  
用香草同煎則花銀矣水銀中國亦產固非奇  
物術士輩往往煉之為藥銀然畢竟是假若彼  
國煎而為花銀是殆其草藥之靈異也

唐末方鑑類以讐報誅歛為事而李茂貞之子  
從曦獨以仁厚為政鎮人愛之其在鳳翔有田  
千頃竹千畝懼侵民利未嘗省理從征王蜀部  
送王從還至鳳翔監軍使柴重厚拒而不納明  
宗入立知其故遣人誅重厚從曦上書言重厚

墨談 卷十六 六

守鳳翔軍民無所擾願資其過此其識度誠長  
者當時節使深及之然以其茂貞之子故但  
附其事未至不免為雜傳中人殊可惜也

史記武王克商紂友走登于鹿臺之上蒙衣其  
珠玉自燔而死武王入商至紂死所自射之三  
發而後下車以輕劍擊之以黃鉞斬紂頭懸大  
白之旗世儒多謂紂雖殘賊死則已矣武王之  
師固曰公天下之怒然弊寇新獲亦須少動于  
中豈有於其已死之死而復加戮之理乎謂此

言真足以正史遷采擇不精之失非以存世教  
而曲為之辯飾也又傳記謂太公蒙面而斬妲  
己今按武王至紂之嬖妾二女二女皆經自殺  
武王又射三發擊以劍斬以玄鉞懸其頭小白  
之旗所謂嬖妾蓋妲己也二女非謂紂所出乃  
妲己與其並嬖者如傳云二女裸之謂妲己素  
慧黠意其當紂死之時必自計不免而預為之  
所寧肯坐俟周兵之入而致其生獲哉然則此  
云二女皆經自殺揆之事理謂獨可信耳

墨談 卷十六 七

後唐明宗史謂其胡人目不知書然其所見亦  
自高卓有帝王知書好文者所不可及秦王從  
榮嘗侍側明宗問曰爾軍政之餘習何事對曰  
有暇讀書與諸儒講論經義爾明宗曰經有君  
臣父子之道然須碩儒端士乃可親之吾見先  
帝好作歌詩甚無謂也汝將家子文章非素習  
必不能工傳於人口徒取笑也吾老矣於經義  
雖不能曉然尚喜屢聞之其餘不足學也凡此  
數言俾知帝王為學之要比與專務詞章筆札

一第... 冊... 頁...

與臣下較能者異矣其君主天下亦非偶然也

五代史梁本紀六月揚崇本復附于岐王乃以兵如河中聲言攻崇本遣朱友恭氏叔琮蔣玄暉等行弒昭宗崩十月王朝于京師殺朱友恭氏叔琮昭宗崩下當補書太子祝即位是為昭宣帝下方云十月王朝于京師然後事詞為備本紀叙宋溫事雖於唐可畧然昭宣之立不著其始則其下二年七月天子使來賜王迎鑾紀

功碑者當為何人所道耶此非惟迷誤後學亦事理之必不可闕者也說苑載曾子有疾孟儀往問之曾子曰烏之將死必有悲聲君子集大辟必有順辭禮有三儀知之乎對曰不識也曾子曰坐吾語汝君子脩禮以立志則貪慾之心不來君子思禮以脩身則怠惰慢易之節不至君子脩禮以仁義則忿爭暴亂之詞遠若夫置罇俎列邊豆此有司之事也君子雖勿能可也按此載曾子告孟儀一

節與論語曾子告孟敬子者特相俚中間意句雖參置不類然不妨於大旨之畧同也豈二書所出為即一事而見聞之下記之者不能無異耶然就文義而論則論語所記為渾然而向所云云微傷于峭露要之賢人之言與文人之詞自昔有間矣

予喜聞前代之故一日閱宋遺民錄得宋元以來數事意好事者所欲共聞也漫疏于左理宗在宮中嘗被酒上芙蓉閣望淮楚之分黑祿十

有餘年不散南偏江乃淒然淚下度宗在宮中日以酒壺自隨終日酣醺外事蒙蔽厓山之敗陸秀夫抱祥興帝于懷以匹練束為一體仍以黃金碾腰間乃赴水死文丞相既俘其夫人歐陽氏為元將所執將逼而辱之夫人曰吾有死耳誓不以潔白之軀辱於賤卒我夫不負國我獨安忍負夫也遂自剄死汪水雲元量舊以琴入內供奉三宮北狩乃隨至燕山時為太皇及王昭儀鼓琴奉卮酒又或至文丞相狼獾之所

為作拘幽十操文山亦倚歌而和之暨後南還  
 舊宮人會者十八人釀酒城隅與之別援琴鼓  
 再行淚各雨下歸而為蓄冠縱浪山水人以爲  
 仙德祐入元封瀛國公世皇遇之甚窘凡五年  
 不給衣糧至文丞相死後乃給世皇夜夢黃龍  
 以爪纏繞殿柱厥明瀛國來朝正立柱下因是  
 謀欲去之而瀛國先覺乃祈于帝師獲為僧以  
 自免虞伯生風儀整潔或謂其嘗私於文宗之  
 妃故當時無名子贈詩有不堪回首昭陵道落  
 日西風莎草寒之句順帝駐應昌以痢疾殂倉  
 卒梓宮無備乃取西江寺梁木以供用梁間隱  
 隱有西江月一調所謂死在西江月下也凡是  
 數事皆予前此耳目未及者是不獨可錄為談  
 助難以備史氏可也

宋建炎中高宗子明受太子粵卒續綱目從恒  
 辭不詳其故蓋國史諱之耳初苗劉逼高宗禪  
 位乃立皇子粵改元明受張德遠諸人勤王粵  
 輿返正以明受嘗奸帝位建議去之竟連其乳

母掩之於塔之下後高宗之嗣晚年抱聖恩之  
 恨頗怒德遠然德遠之處此亦太過矣高宗嘗  
 謂輔臣云朕性不喜與婦人近此未必本性誠  
 然先是高宗在維揚方宮中有所幸御忽報粘  
 罕兵至遠驚惶出奔致成痠疾以是嬪御希進  
 其終於無嗣者坐此也朝野遺記

胡邦衡乞斬秦檜疏云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  
 竿之藁街然後拘紹虜使責以無禮按三輔黃  
 圖云藁街在長安城南門內舊有蠻夷邸若今  
 之鴻臚館然邦衡時以虜使在邸故請斷檜首  
 懸之彼所于以伐其狡謀而絕其和因引藁街  
 為言然則藁街非尋常梟首之市也程克勤平  
 逆頌云吉祥就樂欽首懸竿藁街開闢都人快  
 觀又正德甲戌間江西擒獲賊盜王浩八等檻  
 送京師法司論擬

上請有云宜懸首藁街以昭國法予謂曹欽浩  
 八等本賊亂于中國於虜夷無所交涉而亦引  
 藁街之文未免於用事之誤也按懸首藁街本

延壽請爲此

宋靖康之難粘罕駐軍青城欽宗出狩留而未返時有汪若海者以太學生上書粘罕請息兵講好奉還少帝其書慷慨激發反復數百言中有云語曰下令如流水之源順人心也元帥亦知人心之所歸乎昨南門之下有一老父年且九十偃僕扶杖揮淚而言曰我生之初尚及仁宗我生之末乃遇聖君因望行在而願衆曰今上寬仁侶仁宗汝等當以死事吾老無能爲也

墨談

卷十六

三

今日當先死以爲諸公勸城中聞之不問老少無不歔歔流涕皆曰有君如此何忍負之人心如此天意可知元帥豈可不承于天不和於人哉云云粘罕雖不聽然亦不罪也當時圍城中大小臣工噤不敢出一語而忠義奮激乃出於一儒生里父則平時肉食以謀人之國者果何如人哉若海後仕宋亦不顯高宗嘗以片紙書其名諭張德遠曰此人材卿宜收拾會浚去國不果召

新安程克勤嘗預脩續通鑑綱目其於文宋瑞陸君實死節書文爲樞密使陸爲發書院事謂一以填海錄等書爲據予前既論之矣始君實居厓山時日記二王事爲一書甚悉以授禮部侍郎鄧光薦曰君後死幸傳之後厓山平光薦以其書還廬陵大德初光薦死其書存亡無從知故海上之事後罕能詳者今得填海錄閱其間數事與番禺客語行朝錄等書參差不協是知此書不無舛誤計非陸記手筆之比程氏乃據以廢正史不知其何見也

墨談

卷十六

十一

偶閱荊州府志載夷陵州有浣紗河其說云昔伍子胥奔吳道過浣紗女即其地也其水色斑白若浣紗之色後人立子胥廟于此按吳越春秋伍員初逃楚難聞太子建在宋奔往就之既而奔鄭會鄭人殺建乃與建子勝奔吳越昭關至江漁父渡之遂行入吳疾於中道乞食溧陽會女子擊綿於賴水之上宮中有飯女子長跪而與之子胥已餐而去願謂女子曰掩夫人之

盡棄無令其露女子嘆曰嗟乎妾獨與母居三十  
 年自守貞明不願從適何宜饋飯與丈夫虧  
 越禮儀妾不忍也乃自投于瀨水而死後員入  
 郢而還過溧陽瀨水之上欲報女子以百金而  
 不知其家乃投金水中而去又按張勃史記註  
 子胥乞食處在丹陽溧陽縣丹陽為今應天府  
 溧陽其屬邑也邑有投金瀨綠伍員投金而得  
 名唐時立貞女祠其上李太白為之記詳見是  
 子胥遇浣女之地諸說之可據無疑也若夷陵  
 則春秋楚之西境其西北乃適秦入蜀之路際  
 乏於吳風牛馬不相及子胥何緣至是耶或者  
 水色類於浣紗好事者因謬倡浣紗女之說然  
 則援以立廟而據以入志惜亦甚矣

宋紹興中與金人議和時淵聖在虜中出無恙  
 也自後太后迴鑾而淵聖竟不返初疑金人欲  
 留以為質宋雖有請彼或靳而未許今閱朱子  
 語類窺見其間一二乃知淵聖之歿於虜蓋有  
 深故也先是兀木下江南頗屢失利而張通古

之來朝之忠計者憤不肯和宋勢益稍振矣是  
 時劉豫既廢金遂欲立淵聖於南京以中分宋  
 勢賴和定而止暨太后南旋淵聖卧車前泣曰  
 歸語九哥與丞相幸早歸我我得太乙宮使足  
 矣他不敢望也太后許之且與誓而別及歸而  
 知朝議大不然遂不敢語自明受太子班高宗  
 竟乏嗣金人又欲立淵聖之子以變動江南耳  
 目岳武穆嘗具劄言之故終淵聖在虜宋遣巫  
 及一迎之後不復終請者慮其狡謀復起而至  
 不可區處也後逆亮謀掃國南下目中已無宋  
 矣而淵聖在彼終以前議致疑慮生他變故先  
 舉戕之此殆南北一大機事也惜作史者不能  
 畧示其槩故筆之以詔來者

兩山墨談卷之十六

兩山墨談卷之十七

吳興陳霆

鬻子書二十二篇秦火之後漢藝文志謂止存六篇今閱逵行珪所註者乃有十四篇按鬻子名熊年九十見周文王王曰嘻老矣鬻子曰使臣捕獸逐麋誠老矣使臣坐策國事尚少也王乃師之然則鬻子商末人也度至周公封魯之時必已死今其書有曰昔者魯周公曰吾聞之知善不行謂之狂知惡不改謂之惑又曰昔者魯周公使康叔往守於殷觀此二節則鬻子應至武王末年尚存然則須年百一十以上豈有耄荒若此而復能著述耶故疑其書非鬻子自作蓋東漢以後好事者掇拾其語而彙集成篇者也不然漢所存止六篇而今至十四篇之廣安知非後人附益哉

元伯頽率師伐宋世祖以曹彬下江南諭之其至臨安駐軍城北戒飭將士市無剽掠民無震擾遣人諭幼主降次收圖書法物然後借其君

臣以北從容間雅有古良將之風雖其夷虜習性媿之曹彬終未全美然視粘罕兀木輩則霄壤矣嘗見其還經金陵梅嶺崗詩云馬首經從嶺島歸王師到處悉平夷檐頭不帶江南物只插梅花一兩枝其自誇如此若非口不言功者所宜然即此觀之有古人行李蕭然圖書數卷之况味其清致雅尚殆非夷狄中人物也

綱目載魏相田文吳起不悅謂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

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向韓趙宿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二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子乎屬之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呂氏春秋載吳起謂商文曰事君果有命矣夫商文曰何謂也吳起曰治四境之內成馴教變習俗使君臣有義父子有序子與我孰賢商



文曰吾不若子曰今日置質為臣其主安重全  
 日釋質辭官其主安輕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  
 不若子曰士馬成列馬與人敵人在馬前援楫  
 一鼓使三軍之士樂死若生子與我孰賢商文  
 曰吾不若子吳起曰三者子皆不吾若也位則  
 在吾上命也夫事君商文曰善子問我我亦問  
 子世變主少群臣相疑黔首不定屬之子乎屬  
 之我乎吳起默然不對少選曰與子夫是二說  
 即一事也而為語不同其頗協者最後文之言  
 耳綱目稱田文而呂紀為商文所不可曉綱目  
 本之通鑑類非無據而呂紀則先秦之書要之  
 於紀載為信也二者未易稽決  
 宋弘在漢其可取者非直貴不改文富不棄妻  
 兩言而已其隨事規益有古大臣蹇諤之風弘  
 薦桓譚為議郎譚於宴鼓琴以繁聲悅帝弘召  
 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道德  
 也今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能自改  
 耶將令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謝良久乃遣之他

日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  
 弘乃離席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聖能忠正以  
 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  
 又弘嘗譏見御坐新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之  
 弘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即為撤之  
 凡此讜言直氣蓋與申屠嘉汲長孺相望而與  
 者而通鑑節要乃不能畧載小生末學能知者  
 或鮮矣子故表而出之  
 李筠謀起兵拒宋其子守節仕宋為皇城使嘗  
 泣諫不聽太祖知之遣守節歸諭旨筠謀愈甚  
 遂起兵命守節守上黨引兵南向後事敗自殺  
 守節以上黨降詔釋其罪以為團練使予謂守  
 節處此誠亦難矣蓋違父則非孝拒君則害忠  
 然而父死家滅已獨獻城而馬生則於義有未  
 盡也昔楚人將殺令尹子南子南之子葉疾為  
 王馭士王泣而告之既殺子南其徒曰行乎曰  
 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然則臣王乎曰葉父事  
 讐吾弗忍也遂縊而死李懷光將反其子李璀

言於德宗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為之備臣聞君父一也臣父非不愛臣臣非不愛其父與宗族也誠使臣責父而求主陛下亦安用之及懷光死璠亦自殺守節而知此義則宜於見討之際束手歸命以全君親之誼而一死從筠地下以全父子之倫君親之際豈不兩盡也哉而隱忍偷懦自乖大義二子之罪人矣

冬青引載於野史其詩凡三出而語句不同初疑好事者誦錄之誤近閱趙東山跋語與宋遺

墨談

卷十七

五

民錄乃知唐王潛林景曦收葬陵骨之後謝翱皋羽與景曦各為詩以暗記此事故不同如此獨一首之末云君不見大之年羊之月劈霹一聲天地裂不知何意予聞楊秃所管浮圖凡三經雷震最後乃焚其金叢之尖頂若瓠壺者所謂劈霹一聲意指此也楊秃襄陵骨雜牛馬諸骸為浮圖以壓之號曰鎮南而不知龍輓之餘先已為唐林二義士所得托固於萬年枝之下至今尚無恙也元人徒疑江南王氣未泯而兇

秃所為若曰壓襪云者適足以當其心故任其恣肆妄作若罔聞知然人憫于下而歛其遺天怒于上而伐其跡亦足以觀宋德之格于上下者矣昔人錢塘懷古詩云劫火不燒楊璉塔怒風遠激伍胥潮蓋業塔不燬則江怒不息其不平之氣終古如在載考鎮南之跡元人謂在杭之興元寺寺故宋大內也今杭之鳳山門外雖諸寺畧存然不知何者為興元且改世以來街陌變遷漫莫尋遺塔之跡意者國初修復城

墨談

卷十七

六

隍之際有識者惡之特刻去之耶侯當細訪謝疊山跋程楚翁詩卷云五帝三王自立之國至德祐而滅有天地以來無此變也理之變氣隨之西北巖疑之氣盛行于東南吾序陳月泉詩已言之後六年而驗又十一年程楚翁出詩一編氣清和而志深遠有風人遠音獨以為王澤未竭民彝未泯豈與文士輩角巧也楚翁毅然以天地大義為己責死生禍福置之度外幾殆擄箕幸逃鋸鉞浦播十年本志弗渝豈不真

男子哉黍離忠矣義氣不足以感人無衣勇矣  
 忠誠不足以悟主周轍不西千古同恨安得楚  
 翁之詩作於彼時乎云云楚翁微之發源人性  
 個儻喜聞學德祐末元兵入臨安江東列郡皆  
 下楚翁發憤散家貲險結敢死士將復郡城事  
 泄被執擄掠幾死交賂守者得脫去時碧梧馬  
 丞相廷鷹在番陽義不仕元楚翁往投之碧梧  
 義其為人贈以詩云汗竹丹鉛測空花粉黛中  
 尚懷丞相亮不署大夫雄有客來今雨誇予邁  
 古風幽情傾不盡渺渺碧雲東楚翁客碧梧所  
 久之聞謝疊山在閩中去就疊山奔走往來凡  
 十年間閱險阻一寓于詩有黍離麥秀之感讀  
 之令人涕下疊山被執北去楚翁展卷無所依  
 病逆旅中以死其所著述經兵燹後無一字存  
 惜惜可惜然楚翁雖不幸而碧梧之句疊山之  
 語則炯然在簡冊間身名固不朽矣  
 說苑具載智伯與趙襄子戰于晉陽下而死智  
 伯之臣豫讓乃漆身變形吞炭變聲襄子將出

豫讓為死人處於梁下駟馬驚不進襄子動  
 心使視梁下得豫讓襄主重其義不殺也又盜  
 焉抵罪被刑人赭衣入繕官襄主動心則曰必  
 豫讓也襄子執而問曰子始事中行君智伯殺  
 之子不能死還反事之今乃欲殺寡人何與先  
 行異也讓曰中行君衆人畜臣臣亦衆人事之  
 智伯朝士待臣臣亦朝士為之用襄子曰子非  
 義也乃壯士也乃自置車庫中水漿母入口者  
 三日以禮豫讓讓自知遂自殺也按讓本傳趙  
 襄子殺智伯漆其頭以為飲器豫讓欲為報讐  
 乃變姓名為刑人入宮塗廁欲刺襄子襄子如  
 廁心動執問刑人則豫讓左右欲誅之襄子曰  
 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既去頃之襄子當出豫  
 讓伏于所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馬驚曰此必  
 豫讓也使人執之乃喟然而嘆曰豫子子之為  
 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  
 為計於是讓伏劍而死據此則讓之自殺乃在  
 伏橋之後說苑序諸入宮之時微為舛錯又讓

之言曰中行以衆人畜我我亦衆人事之智伯以朝士待我我亦朝士爲之用昔人謂即其言而繁其中則讓固懷感心者矣何天下後世之足愧也然觀襄子謂讓曰子非義也乃壯士也則讓之本心在當時已爲識者所非矣後世之論蓋落第二太史公傳之刺客無亦有見于是哉

元章祖程白石樵唱詩註謂元仁城宋僧人揚總統發宋諸陵以其骸骨棄草莽中適林霖山

在越上痛憤不能已乃詭爲采藥者以草囊拾

而收之又聞理宗體骨爲北軍投湖水中因以錢購漁者求之幸一網而得乃盛二函託言佛

經葬于越山之北且種冬青樹識之又雁山志元人發宋諸陵以其骨沉諸水政和縣人余應

則亮網之得理宗體骨而葬焉按輟耕錄元發宋陵以其骨雜牛馬諸骸作浮圖壓之號曰鎮

南有唐玉潛林景熙者私以他骨易出之各爲匣以葬初未聞則亮爲此舉也始陵發後理宗

獨失其頭體蓋胡僧竊之製爲飲器胡俗以得

獨失其頭體蓋胡僧竊之製爲飲器胡俗以得

太祖登極命宣國公索于元庫久之得于西僧

汝訥所救有司葬之聚寶山後越郡以宋七陵

圖來獻

上覽之惻然命返舊骨于元穴凡理宗體骨其

始末有據如此今日林景熙網得以葬又曰余

則亮網得以葬夫景熙固嘗預葬骨之舉此猶

可說若則亮則元末人何緣預世祖時事哉此

誠好事者傳聞之詞皆未足憑也

李賀榮華樂云爲肩公子二十餘齒編具唇繳

朱走馬夜歸叶嚴更徑穿複道遊椒房或謂椒

房乃宮禁嚴密之地非公子可夜遊者按此篇

本詠梁冀事冀爲人爲肩對目所謂爲肩公子

指冀也本傳冀大起第舍而妻孫壽亦對街爲

宅彈極上木互相誇競堂寢皆有陰陽與空連

房洞戶柱壁雕鏤加以銅漆窗牖皆有綺練青

瑣圖以雲氣仙靈臺閣周通更相臨望飛梁石

踏陵跨水道金玉珠璣異方珍怪克積藏室遠致汗血名馬又廣園圃採土築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嶠深林絕澗有若自然奇禽馴獸飛走其間冀壽共乘輦車張羽蓋遊觀第內多從娼妓鳴鐘吹管酣謳竟路或連繼日夜以騁云云觀此則冀之宅第視宮禁蓋等矣所謂椒房非當時僭擬無度壽之房闈亦用椒壁之制而自同於內庭之稱耶然則賀之言正以著冀驕侈之極於宮禁初無預未可謂失也

墨談

卷七

十一

九峯蔡氏謂三代改正朔不改月數其言曰三代雖正朔不同然皆以寅月起數蓋朝覲會同頒曆授時則以正朔行事至於紀月之數皆以寅為首也愚謂夏非改正商不改月周則改正以示統改月以隨正其在經傳如春秋所書殞霜無冰雨雪震雷之月孟子所稱七八月歲十一月十二月左傳正月辛亥日南至之文汲冢周公作周月惟一月斗柄建子之語皆其証也我朝周洪謨氏作周正辯疑一主蔡氏力辯

周人未嘗改月其謂春秋所書尼因事而繫月者皆夏時也定元年冬十月殞霜殺菽倍三十年冬十二月殞霜不殺草則謂二霜以過殺與不殺而書桓十四年正月無冰成元年二月無冰則謂二冰以正月無可藏與二月無可出而書桓八年冬十月雨雪謂雨雪之上恐有缺文或有大字隱九年三月大雨震電則謂建辰之月雷雨三日以為非常過度故繫震電于大雨之下他如七八月旱者決在孟仲秋之交十一月十二月扛梁成者斷在歲終之候其援引

墨談

卷一七

三

証據自謂無可疑矣而不知皆其說之師心者也且周之改月不獨愚見為然宋元諸儒蓋言之不獨諸儒為然程朱大儒亦言之周氏能逞其辯于春秋孟子固矣獨其引汲冢則節去周公作周月惟一月斗柄建子之文於左傳所紀正月辛亥日南至之類則謂周末世亂道路榛塞左氏不知周制而妄為之說夫其節汲冢者固欺人之失而謂左氏不知周制則幾于妄矣

蓋左氏魯之史官其傳春秋雖不無可駁要之於周之曆紀亦難乎謂其不知也雖然周氏尚以孝經宗祀明堂之文爲不足據則其所取信者惟已意而已矣他何言哉

正德未申間狂賊劉六劉七輩嘯聚十餘萬衆殺掠齊魯之境一日次東平州州有一嫂二姑避賊出奔遇其部將于道度勢不可脫即跪俟道左賊悅其色逼至莽地欲次第污之時賊大衆已起營獨所遇賊未捨去嫂不得已聽所爲

墨談

卷十七

十三

次及大姑姑俟賊上體即兩手交按賊頸小姑以死踞其身賊時已疲作力不能起嫂即其刀砍其首斃之往報之官準格給賞時皆壯之予讀楊鐵崖濮州娘樂府因知薛花娘之事非誣飾者花娘濮州娼也賊朱鬢者掠之因與裸飲賊既酣擁花娘卧花娘乘其睡抽佩刀刺殺之乃遁出報官兵因遂進攻盡擒其衆東平婦之事大畧類此然花娘斃賊於醺酣而三婦乃斃賊於倉卒此尤奇快也作三婦制一虎繼濮州

娘之後一虎哮三婦怖以眇三婦順一虎疲以困虎生獐嗜慾亦其性幕天不醜裸人國席地寧知陷身穿按虎頸踞虎腰虎雖有力不得跳肉屏未竟聚塵樂血顛已落屠猪刀嗟嗟三婦非五虎胸次沉機乃雄武爲君寄謝晉男子下車攘臂晉何數

張士誠亾國亾於其弟士信士信佐其兄僞稱丞相信用匪人群小趨背卒之內乏謀畫之臣外鮮折衝之將邊威不振國計坐耗以迄于亾

墨談

卷十七

十四

士信於丁未六月六日爲天兵用砲擊死所任隆平郡太守周俛本山陽鐵冶子以聚斂功至上卿伏誅日緩頰言曰錢穀鹽鐵等籍皆在我汝國欲富當勿殺我主者怒曰亾國賊不知死罪尚敢言是耶速殺之吳人極快或手加額曰今日天眼開也有蔡文者山陰人素業醫業德者雲陽人業星卜士信皆委任之二人無他才能惟以諂諛悅士信意汲引邪佞排譖蹇譎致士信誤國大抵二人力也丁未春獲至臺城

伏誅因風乾其屍懸示于秤者一月又潘某者其偽駙馬也性驕侈娶美娼凡數十內一為蘇氏才色兼美醉後尋其罪殺之以金盤薦其首于宴國臣伏誅臺城投其首于溷張氏始末雖畧見於輟耕錄歸田詩話等書然未詳備茲偶得其數事于此俟他日有聞輯為傳云

兩山墨談卷之十七

墨談

卷十七

一

二

三

兩山墨談卷之十八

吳興陳霆

宋觀察使汪介然傳元人汪幼鳳所作中載洪忠宣皓陷虜高宗用其子适為相屢書求皓虜以不知所在為辭及介然使虜遊城上皓聞笑語曰南音也密附蠟丸書介然剖股納之歸聞于朝帝召見介然於御前取書以進上覽之涕泣命适拜公為之厚餉和議成明年洪公皓朱公弁張公邵皆南還洪公又令諸子孫羅拜之曰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後适出知徽郡為介然建府第朱文公誌朱弁墓謂得邑人汪介然密附洪公皓蠟丸之功即此也介然冒險以通國之好守貞信以不負人之託其志節可傳無疑獨考洪适以孝宗乾道元年始入相是時忠宣歸朝歿已久而此云高宗用其子适為相屢書求皓則為說荒謬不考之過也

予前嘗揚璉所營鎮南浮圖入國朝來無跡可訪意謂國初刻去此但一時據理勢而言

未暇考求其據也今按元史續編至元二十二年秋九月上命建佛塔于宋故宮二十五年載苗僧揚理真加以宋宮室為塔一為寺五元人陳剛中鳳凰山詩云浮屠百尺聳亭亭落日鴉啼野蔓青至國初貝瓊楊陵行云流螢夜飛石虎殿江頭白塔今不見是鎮南在元固屹然存而入我朝方此則國初剷去之明驗也以此例之乃知天下古今之事其不得親擊者以理勢推之率十中八九又揚堯建塔本為鎮壓陵骨之計然發陵之歲月續綱目據唐王潛傳謂在至元十五年十二月元史續編謂在二十一年九月周草憲謂在二十二年八月今觀續編載二十二年九月建佛塔于宋故宮則與草憲所誌發陵月日相繼以是年八月發陵而九月建塔事理相因最為昭合草憲宋末人也其所紀誌當為實錄若續編載二十一年發陵越明年九月始建塔則不應陵骨暴露一年之久至如玉潛傳載歲戊寅十二月發陵越七

日下令褒陵骨築塔則與續編建塔之歲月違背凡八甲子此足以決其謬誤也三國之統系陳壽帝魏而寇蜀司馬公因之未晦庵矯其失乃帝蜀而賊魏自朱子迄今未有一篇大抵考論先主孔明之跡而吹尋其過此未暇論至鄧如幾魏春秋之作則與朱子之見大異矣如幾字維心太永人徙居德清之龜溪從華石林諸名公游以陳壽三國誌記載無法乃作魏春秋仍以魏紹漢統張無垢九成與相善移書難之復書曰僕不能超時媚世守所學至於窮且老因刊正三國之書以度余日辱賜教疑其子操而黜備衰病居山無繆面究欲置不報恐閣下終疑不解敢申其說尚系夏周系商秦系周漢系秦魏系漢晉系魏綿綿系而不絕者謂之統若以魏篡取魏不使系漢則統其絕矣春秋列國之君雖篡殺而卑者皆得承其統聖人不沒其實所以著其非也司馬遷作史



記畧準春秋至秦項呂氏亦皆列之本紀僕作  
 魏本紀非予之也法應然也蓋章之亂王室覆  
 蕩獻帝曹陽之敗六宮委棄於塗泥百官餓死  
 於墻壁自古播遷危辱無甚于此而山東諸侯  
 以義名師擁據睥睨莫或有惻然動心者操獨  
 奉迎都許披荆棘立廟社使如纒之緒絕而復  
 延雖其心不可得而量抑亦有功于漢者春秋  
 僖公二十八年天王出居于鄆書曰公朝于王  
 所及天王狩于河陽又書曰公朝于王所公朝  
 而諸侯不與所以譏諸侯之不臣也司馬溫公  
 謂操取天下於群盜之手非取于漢深亮其亾  
 漢者非操之罪僕猶不敢以為然蓋操實攘而  
 有之罪安得而掩哉至如殺孔文舉弑伏皇后  
 與夫受禪之文陳壽所畧陳者僕皆特書而詳  
 志之不沒其實以暴其罪為萬世亂臣賊子之  
 戒點之之旨不為不嚴獨表其奉迎一節以厲  
 後世臣子臨艱危不可以棄其主耳至論其心  
 則曰學古而任數外夷而中險舍小怨以矯情

引大義以飾詐情其各有餘而度不足其非而  
 黜之者如此亦寧得其情矣未嘗予之也若曰  
 魏篡而有之不當系漢則非春秋之法也噫漢  
 亾宗室布在天下惟虞表璋備耳虞表既敗璋  
 又失國幾其奮起而興劉氏者舍備其誰哉聖  
 之深故責之切方曹陽之敗臣子有不可為心  
 者備時為將軍領豫州刺史擁重兵據方面其  
 勢足以自通其言足以動眾曾不聞馳一介之  
 使脩常貢之職言顯而訪在亾亦未嘗出一詞  
 以激漢之義士果有意於興漢乎謂其長者長  
 者固如是乎厥後獻帝密詔使之圖操備與操  
 方昵出同輿坐同席非不得其便也畏不敢發  
 事覺兵敗乃連於袁紹紹何如人哉紹破往依  
 劉表至是始得其謀蜀之計於諸葛亮夫割益  
 同姓之邦使備與之協和與幾或可以興復也  
 春秋伐同姓者貶其爵而人之滅同姓者絕其  
 類而夷狄之且瑋厚禮迎致使乎漢中漢中蜀  
 之咽喉也備苟不急於自為籍益州之兵食討

平張魯而扼其咽喉孰不盡樂以迎師璋將遜避之不暇矣爾不知出此乃背恩棄義反襲而奪之長者固如是乎昔光武破尋邑討王郎降銅馬救斯民於塗炭然後即位改元故中興之功照耀往策備於漢無纖毫之功滅同姓而乖義舉納宗婦而亂人倫亟欲稱尊告祭天地託流言為獻帝舉哀定謚而帝尚無恙也騁區區口舌以誣群聽一皆出於變詐無足取者操有無君之心猶畏名義終不敢自尊備有所畏乎

墨談

卷十八

六

昔歐公作五代史制公惜其不脩三國誌因囑東坡為之坡恐世間議論不一避而不承然則昔賢於此正自難言耳

我朝遷鼎北平雖成祖弘規遠畧然本太祖之意也洪武改元駕御謹身殿顧問廷臣曰北平建都可以控制胡虜而運掉東南比今南京何如眾對曰胡主起自沙漠立國在燕今已百年地氣天運已不可因也今南京與王之地宮闕已完不可改圖傳曰在德不在險也於是中止昔武王克商謂周公曰我嘗南望三塗北望岳鄙顧瞻有河粵瞻洛伊毋遠天室管周居于洛邑而後去繼而武王崩志不克就成王立周公追繼先志幸營洛以為成周東遷之後保固守險綿延周祚於八百年之末非細故也今國家控據上游而宰制六合建帝王萬世不拔之基則

墨談

卷十八

七

成祖繼志之孝

聖子神孫迂衡之休也

予著撮義載宋高宗駐蹕維揚金師入寇將渡淮適招信縣一尉時以巡徼遇之途遂相敵是日風作塵氛蔽天虜不測南軍寡相拒踰半日尉以力戰死高宗因得飛報倉卒渡江不尔則有可虞者然尉之名氏失傳記者為之嘆惋偶閱續通鑑載建炎三年金人由招信將渡淮縣尉孫暉禦之沉其數舟虜以疑兵縻暉自上流渡城破暉死之此事正與傳記昭合然則尉乃孫暉耳其脫君父於帖危忠績匪細

聖談

卷六

八

樂記一篇竊嘆其高深道古非秦漢文字可並致堂胡氏謂為子夏所述或又謂子貢所作然皆無可經據愚意此或夫子所示意門人商賜董述以共成者也

猴詩謂之狻性躁而多智嘗記唐大曆中有猴數百集古田杉林中里人欲伐木殺之中一老猴忽躍去隣近一家縱火燔屋里人懼亟走救

火於是羣猴遂脫去其狡智若此載汀州志

徐敬業起兵誅武后不克而死武因勦滅其族論者謂高宗之立武氏決於徐勣一言然未幾徐氏族滅亦足為其禍唐之報偶讀唐書乃知勣之後蓋未及滅也按吐蕃傳虜將徐舍人者語所俘道人延素曰我乃司空英公裔孫也武后時吾祖以兵尊王室不克而覆子孫奔播絕域今三世矣我雖握兵心未嘗忘歸顧不能自拔耳是勣之子孫故在亦足為敬業忠義之報也

聖談

卷六

九

周書有君陳篇王伯厚以君陳為周公之子伯禽之弟見坊記註然註之所本它無所攷宋時瀘南人有蓄秦吉了者能作人言夷酋欲以錢十萬買之其人告吉了以質甚欲賣以濟困之故吉了曰我漢禽也不願入蠻夷山因不食而死此與巫山墜水之白鵲正相類彼禽酋戴髮名為士大夫者顧叛宋而投金元魯禽若哉

曆法日行之度北至東井去極近南至牽牛去極遠東至角西至婁是為春秋分先儒言北至東井南至牽牛此南北以在天者言東至角西至婁此東西以在地者言今按東井牽牛之南北蓋主北極而言北極位東井之北日自牽牛而北至于東井則去極為近而於時為夏至日自東井而南至于牽牛則去極為遠而於時為冬至然此南北必人從地面仰觀于天推考其進退遠近乃得而見故曰南北以在天者言也

墨談

卷十八

十一

若東角西婁則主方位而言蓋二十八宿有一定之位角亢七宿居東奎婁七宿居西日行適東井牽牛之中在東而至角則為春分在西而至婁則為秋分然此東西是蓋一定之方人於地中左觀右顧一望可見故曰東西以在地者言也

天地之祭莫大於郊舉郊則后土之祀六宗之禮皆在中矣百神之祀莫先於社舉社則山川之望群神之徧皆在中矣故中庸言郊社之禮

而承以祀上帝之言蓋舉天帝之尊以統其餘也五年之祭莫殷于禘舉禘則比年小禘三年大禘皆包之矣四時之祭莫備于嘗舉嘗則春夏禴祠歲終禘蒸皆可推矣故中庸言禘嘗之禮而承以祀先之言蓋舉廟祭之盛以該其餘也

置閏之法其先則三年一閏者三繼以兩年一閏者一續又三年一閏者三繼以兩年一閏者一如是經七閏然後天日月相會之氣朔無欠

墨談

卷十八

十一

無餘是為一章所謂兩年一閏即五歲再閏之說也又曆家必於三十三月左右置一閏然補前借後必各得一月之半則後月節氣乃在此月之中而中氣不在其月於是乎閏在矣是固天然恰會當此之置閏非人可移前徙後強置之於所不當之月也然則先儒所謂置一閏而有餘則留所餘之分以起後此固可通而謂置兩閏不足則借下之日以終數者於法窒矣按先儒借借下終數之說由人誤認三年一閏

之後即繼以兩年一閏之文也

成湯放桀于南巢在湯則放之而不追其所往在巢則納之而俾終夫天年初未有殺戮之事也故終湯之世其不受命者桀伯而已武王伐紂之後箕子則甘於即夷齊則恥於食粟商容則竟於釋位大家弗靖奄君再叛是其劉殺之施于當時者有不忍焉故也古以湯武並稱要之武之慚德視湯較甚

禹首尊謂自鳥鼠同穴孔傳謂鳥鼠共為雌雄

同穴而處蔡氏謂為怪誕不取今按甘肅志涼

州之地有元兒鼠者形狀似鼠尾若贅疣有鳥

曰本周兒者其形似雀色作灰白嘗與元兒鼠

同穴而處所謂鳥鼠同穴者也涼州唐屬隴右

道然則孔說非誕

盜跖之言曰盜亦有道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

入先勇也出後義也分均仁也知可否智也互

者不倫而能成天下之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

富翁之言曰大凡致富之道先去五賊所謂五

賊者仁義禮智信是也蓋未有五賊不去而能成富翁者也吁五者在人富者則欲去之以致富盜者則須籍之以成盜然則古之所謂大盜其猶賢於為富不仁者乎

近世泥金畫漆之法本出於倭國宣德間嘗遣漆工楊某至倭國傳其法以歸楊之子墳遂習之又能自出新意以五色金鈿並施不止循其舊法於是物色各稱天真爛然倭人來中國見之亦歎指稱嘆以為雖其國創法然不能臻此妙也

地之下皆水、之下乃天、之外則大氣之渾淪逼塞者包裹充滿莫有涯際又復迅行疾轉畧無少息凡其內之水與地為繫束于勁風罡氣之中不得少下此地之所以能久浮而不墜也大要則氣舉天、包水、載地三言而已晉志論渾天以為天外是水、以浮天而載地其見頗差先儒言日月星辰運行後水中過者當云水下其說方穩

趙簡子諭陽虎曰今而後樹人必也當擇樹桃李者夏得休息樹蒺藜者秋得其刺乃知唐世狄公薦賢有嫉之者曰天下桃李皆在公門蓋言其後之藉陰也又賈島詛裴相詩曰不栽桃李種薔薇蓋幾其後之得刺也

王輔嗣云冬至陰之復夏至陽之復蓋復有來復之說亦有退復之義易言七日復者來復也論語言復其位者退復也冬至陽生六陰以漸而退聽夏至陰生六陽以漸而反歸故王言陰復陽復要皆退而還復也

皇極

卷十八

七

環谷汪氏曰周禮大司馬所言正月之吉是指夏時其言正歲則為周人建子為歲首之月其說是矣然謂周不改月則亦未足憑也蓋夏時周月在周並行時以作事故月令大司馬所用皆從夏時歲以示統故春秋所紀皆遵周月所謂周月則以十一月為一月汲書左傳可考而証也

宋元以前中國未有摺扇之製元初東南夷使

者持聚頭扇當時譏笑之我朝末樂初始有持者然特僕隸下人用以便事人焉耳至倭國以充貢朝廷以徧賜羣臣內府又倣其制以供賜予於是天下遂通用之而古團扇則惟江南之婦人猶存其舊今持者亦鮮矣

皇極

卷十八

七

09078

予考皇極卷十八歲歲熟之久矣

色侯双卷先生雜尚文事因執予扇閱既徹編則以書未白是不可不傳也爰爰叙在俸付之梓且命色民沈懷調度其事工既訖衆謂侯此舉蓋不欲以端扇自叙之矣而懷之率義也且得書因識之於簡嘉靖己亥春正月吉旦陳震書

兩山墨談卷之十八終



枕林伐山卷一

西蜀楊慎著

宇宙

上下四旁曰宇往古來今日宙人皆知之而不知其出于尸子也揚子太玄曰闔天之謂宇闔宇之謂宙

綺雲頽霞

綺雲之館頽霞之臺江淹學兔園賦中語也

屯雲

中山王文木賦奔竄屯雲薄霧濃霧皆形容水之文理也

杜詩屯雲對古城實用其字李易安九日詞薄霧濃霧愁

永晝今俗本改零作雲

日鷲

南史王晞詩日鷲當歸去魚鳥見留連俗本改鷲作暮淺

義孟蜀牛嶠詞日鷲天空波浪急正用晞語

雲清

卻正釋訓曰虛教翱翔于玄闕若士竦身于雲清本清雲

而倒一字亦奇句也

絳河

漢武內傳王母使女侍問武帝云上問起居遠隔絳河蓋道書天有九霄赤霄碧霄青霄玄霄絳霄黔霄練霄縉霄也絳河即絳霄王維詩雲霄出絳河

華漢

詩人稱天河曰銀河銀潢銀漢皆常語也李賀曰銀灣江淹曰繩河緯書云王者有道則河直如繩謝朓詩日華漢溥虛用詩雲漢昭回之意陸龜蒙云繩

水虹風虹

水虹屈霓也主雨風虹月暈也主風水虹滇人呼為水椿

皓月蘆花

楊徽之詩新霜染楓葉皓月借蘆花自云此句有神助又

魯交

榮露蕭雲

宋書符瑞志榮露騰軒蕭雲掩閣緯書云榮光暮河休氣

四塞天地訢合乃降甘露是謂榮露尚書大傳蕭索輪困

是謂卿雲溫子昇詩桐華引仙露槐彩麗卿煙皆用此事

文人好奇如此齊書卿煙王

六庚



太公陰謀曰六庚為白獸在上為客星在下為害氣六庚可對

五酉見後

雲名

雲狀有若犬若馬若白鵠若衆車有其狀若懸金而赤其

名曰雲於呂氏春秋明理篇韓雲如布趙雲如牛楚雲如日宋雲

如車魯雲如馬衛雲如犬周雲如輪秦雲如行人一作佳人

魏雲如鼠齊雲如絳越雲如龍蜀雲如困詭冬至初陽

雲出箕如樹之狀○立春少陽雲出房如積水○春分正

陽雲出軫如白鵠一作鶴謝朓詩鵠雲旦起○穀雨太陽雲出張如車

執林伐中卷一

蓋○立夏初陰雲出嘴赤如珠一本作赤如絳○夏至少陰雲出

參如水波○寒露正陰雲出井如冠纓○霜降太陰雲出

鬼上如羊下如蟠石易通卦驗八節占雲○吹雲陳思王有吹雲贊言雲如吹綸絮也

○妬羅雲雲如羅也華嚴經○妙髮雲雲如美人髮華嚴經○樓閣雲同上

菴畫前詩手攬華髮結化為樓閣雲○蕭雲宋書符瑞志見前註○蘭雲南齊書曰于蘭雲中薄半

○雕雲符瑞志雕雲自成五色儀鳳暗合○散髮雲漢

行志有雲如焱風○粉雲蔣捷詞粉雲天未起○鱗雲山谷詞練

○覆車雲京房易占云黃雲○商雲太玄

紫蜺旁圍日○赤繪雲緯書立秋濁陰○蒼雲春秋文曜

蒼雲如霓圍軫七疇中有荷斧之人向軫○皂雲東方朔

而曠庾信哀江有賦蒼雲別七重圍軫○油雲孟

○舍峰雲唐太宗詩○世雲蜀都賦窮岫世雲日月○油雲孟

○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旱雲烟火泠雲波水見○寶光雲

元老問詩兜羅綿界寶光雲○泠雲雨雲也

五行偏傍

森 焱 鑫 森 森 森宋人以名字

放春發春行春班春

古者諸侯迎春于東郊齊曰放春見管子楚曰發春見楚

辭漢書太守有行春班春之文

執林伐中卷一

馱雨酉陽雜俎河水色渾馱流尸

元好問詩馱雨東南來自注馱與快同見魏志趙松雪有

馱雪帖

雲華

金國仙人王子可詩詞多用雲華字見中州集元好問詩

剝裂雲華清月秋又寶宮寺聯云七重寶樹圍金界十色

雲華擁画梁○雲文也又石文似雲亦曰雲華古三墳書

日雲亦雲月雲素雲劉因登寺閣詩雲華寶樹忽當眼

若光嶷景

江淹詩屬我嶷京牛賞爾若光初嶷景嶷嶷之景若光若木之光一喻老一喻少也

黃雲

春秋運斗樞曰黃雲四合女訛驚邦感精符曰妻黨翔則黃雲入國謂女謁盛也淮南子曰黃天之氣上為黃雲下為黃埃江淹詩河洲多沙塵風吹黃雲起李太白詩黃雲城南烏欲栖補文選註

九虹

春秋感精符曰九女並譌則九虹並見○緯書凡曰女訛者謂嫡庶失叙也

拒雲槩日

瀟山一名天柱山三峰鼎峙拒雲槩日

吳泉

吳泉即虞淵也吳古虞字省文如虜之省為乎權之省為祖也唐人避淵為泉避神堯諱也河圖絳象云邠之隘上為扶桑日所升宣陸之阻上為吳泉月所登

日寸月尺

范子計然曰日者寸也紀刻而成晷也月者尺也紀度而

成數也

貯雲含霧

柳子厚答楊於陵寄筆詩貯雲含霧到南溟意謂筆未經用也

纁夏玄冬

太玄註萬物豐于纁夏耗于玄冬

紫蜺商雲

太玄曰紫蜺商雲朋圍日君子小人並進之象也測曰紫蜺商雲不知刊也紫蜺以象小人商雲以象君子言紫蜺當刊商雲當慶也

雪華電實

埤雅曰雪六出而成花電三出而成實

秋林伐山卷一終

桃林伐山卷二

飛谷

劉向九歎結余軫于西山兮橫飛谷以南征王逸註飛谷日所行處道也

金鞵

宋人秋日書啓金鞵秩序王宇專涼又金顛平分碧虛如拭皆奇語鞵與鞵同體記秋學也

駸霞

袁翻思歸賦駸霞兮綺夢韓文雲陰解駸日光穿漏

雷電

雷從回電從申陰陽以回薄而成雷以申洩而成電也

云字義

古文云字象雲回轉之形蓋陰陽之氣自下而上阻于一則為亨考音應于二則為亨與于同莊子曰於于也應于三而盤薄則為云又為云為之云有應而言也變于變化云為如云象母猴

朝雲暮雨

朝雲暮晴暮雲暮雨故宋玉賦曰朝為行雲暮為行雨

雲出地氣

晉天文志韓雲如布云云見前雲名條內至秦雲如美人雲出地氣地氣異矣故雲之成象亦不同

上巳詩

王融上巳詩粵上斯已惟暮之春二句古雅詩評四言詩三百篇之後曹植王融

颶風

韋昭曰颶風之聚隈者也古音庖風又音暴詩曰終風且

桃林伐山卷二

繩河扇月

陸龜蒙樂府繩河裡扇月傍緯書天子神聖則天河直如繩江淹宗室表麗彩繩河映華璿圃又瑶離降映繩河低

文

雪窖冰天

歎馬角之不生鬼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泪雨水天洪皓祭撤

文宗

風行水上

文選賦有物色一類李善云有物有文曰色風雖無正色

然亦有光毛萇詩註云風行水上曰漪易曰風行水上渙渙然即有文章也按老泉文甫字說本之易衍之詩註而發其旨者李善也○今按風亦可言色楚辭云光風轉蕙汎崇蘭主逸注云雨止日出而風草木亦有光也樂府今朝風色好是風亦可言色

香雲香雨

雨未嘗有香也而李賀詩依微香雨青氛氲元微之詩雨香雲淡覺微和雲未嘗有香而盧象詩云雲氣香流水

雲藪

秋林伐山卷二 六  
國語有藪曰雲連徒洲雲藪雲夢之藪也徒洲洲名

弔月

錢起詩月弔啼鳥寒鴉起○李賀詩聽姑弔月曲欄下

芬月

沈佺期詩芬月期來過又稱芳月

天池天塹天藏

海曰天池江曰天塹鹽曰天藏

日斜日曉音移

越絕漁父歌日昭昭浸以曉日斜也遼左有東曉縣賈誼

賦日斜庚子斜音移

颶風

嶺表錄云颶風之作多在初秋過白露雖作不猛矣南越志颶母即孟婆春夏間有暈如虹是已則以虹為颶母爾凡此風作先一二日片雲漫空疾飛海人呼為颶潮風東廣泛海者曰犁頭雲蘇過颶風賦云斷蜺飲江而北指赤雲夾日以南翔此颶之漸也○說文从貝謂具四方之風蓋北人不知南方之候誤以貝為具也

紫磨素雲

秋林伐山卷二 八  
佛書有紫磨金王半山詩紫磨月輪升靄靄三墳書月素

雲雲成文章也

颶風音肅

淮南八風一曰颶風即不周風也莊子至陰颶颶亦作颶

○至露颶颶至易古蘇字又作颶

耀畧

紅鏡開炎耀畧方畏續錦帶集

渴日兢辰

魏董遇字季真從學者苦渴日遇言當以三餘夜者日之

除冬者歲之餘風雨者時之餘濁日可

輕瓊冷絮

唐小說雪詩有輕瓊冷絮舞長空之句

秋林伐山卷二終

秋林伐山卷二

五

秋林伐山卷三

陰火

海中漉出魚唇置陰處有光初見以為怪常推其義蓋鹹水所生凡海中水遇陰晦波如然火滿海以物擊之迸散如星有月即不復見木玄虛所云陰火潜然豈謂是乎

異錄

四時山

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粧冬

山慘淡而如睡

秋林伐山卷三

四地山

海山微茫而隱見江山巖厲而峭卓溪山窈窕而幽深塞

山童頰而堆阜

遠水如岸

海濱之人曰遠望海水似高于地有如岸焉蓋水氣也煬

帝望海詩曰遠水翻如岸遙山倒似雲

寶盃泉

寶盃泉在江州徐陵文泉流寶盃遙憶湓城峯號香爐依

然廬岳

鞠旅滇池

陳霸先九錫文曰鞠旅滇池之南陳師桂嶺之北以此考之霸先

曾至滇矣

灑潯

灑潯泔潯瀾潯泉潯皆水聲也

鍊園山

鍊園山在西天佛經所稱不知的在何處唐初宋昱詩梵宇開金地香龕鑿鍊園

江淮名山圖

桃林伐山卷三 天 二  
遠公畫江淮名山圖而畫譜寶鑑竟不知遠公善畫也慎謂晉人無不文藻風韻遠公禪學之外能畫工詩又註詩

經是僧而兼儒也近日學禪士夫乃束書不觀口無雅談手寫訛字寧不愧于僧徒乎

九折坂 七勝城

九折坂在黎州七勝城在三峽口陸法和所立

真丹

王半山和俞秀老禪思詞曰茫然不肯住林間有處即追攀將他死語圖度怎得離真丹○漿水價匹如閑也須還

何如直截踢倒軍持贏取瀉山○此詞意勸秀老純歸于

禪住山不出遊也真丹即震旦也軍持取水瓶也行脚之

具陽倒軍持勸其勿事行脚也瀉山和尚欲謀住山曰此

山名骨山和尚是肉人骨肉不相離言人不當離山也皆

用佛書語瀉水價也須還則用列子五漿先饋事

塞北江南

杜氏通典論涼州云地勢之險可以自保于一隅財富之殷可以無求於中國故五涼相繼與五胡角立中州人士避難者多往依之蓋其風土之可樂如此唐韋蟾詩曰賀

桃林伐山卷三 天 三

蘭山下果園成塞北江南舊有名稱其為塞北之江南以此

此

天尺

元好問送劉時舉節制雲南詩云兩山高去天尺漢家弦聲雷破壁九州之外更九州海色空清映南極幽并豪俠喜功名咄嗟顧盼風雲生今年斗過眼已覺鳥蠻平論蜀相如今老矣不妨銅柱天尺二字可以名樓

沙嶽

擁沙成嶽也見海賦

神蹤仙的

梁宣帝七山寺賦神囂出岫而獨立仙的皎皎以孤臨壑之凸凹者曰鷲峰之尖射者曰的

圭壘

高士傳李弘字仲元蜀人居成都之圭里里人化之班白不負戴男女不錯行弘嘗為縣令鄉人共送之元無心就行因共酣飲月餘太守使人促之仲元曰本不之官

莽嶺

武當山一名莽嶺輕霄蓋其上白雲帶其前

批林俄山卷三

六

四

天谷

青城山一名天谷今作天國非

包山無三班

包山舊無三班謂蛇虎雉也侯景之亂乃有蛇虎○或問雉亦文鳥何以與虎蛇為伍曰雉與蛇交有雉之地必有蛇也

斟溪

王韶之始興記連州水下流有斟溪一日十溢十竭○安寧州有潮泉一日三溢三離貴州城外有漏洩一日百盈

百洞應漏刻焉

天隳山

楊雄蜀本記曰有王曰杜宇出于天隳山有朱提氏女為杜宇妻號曰望帝

天鑾

四海鼎沸天鑾將移袁宏與范曾書

樂此城

唐書驃國之地南盡溟海即今北海北通南詔樂此城北距陽

苴咩城六千八百里樂此即杜詩所謂和親邏浮城是也

批林俄山卷三

六

五

今作摩些其字雖異地一也音一也

鴈塔猴池

王勃寺碑高臺與鴈塔俱平曲岸與猴池共盡○佛有五精舍彌猴江其一也

海影翻

人家壁上或見塔影樹影而不知塔與樹所在此理不可曉又有見塔影樹影皆倒懸尤不可解段成式云海影翻側如此理或然也蓋海光映日數千里皆見塔樹影本直影又重影勢必倒也

萬尺洪

陸魯望寄吳子華詩到頭江畔尋漁事織作中流萬尺洪  
洪取魚具也酉陽雜俎晉時錢塘有人作洪年收魚億計  
號為萬匠洪○按洪字從洪石梁絕水曰洪射洪呂梁洪  
是也洪從竹為篋蓋以竹為魚梁此字唐韻不收

石漆

延州高奴縣有石脂水水膩浮水面如漆採以膏車及炷  
燈謂之石漆宋時用以燒煙造墨謂之延州石液刻于墨  
上與近日蜀中火井汲出硫黃油皆異產也

秬林伐山卷三 六

地日草

南荒有地日草日中三足鳥欲下食此草義和馭之以手

掩烏目出西壑傳

枝峰蔓壑

陸魯望云金華山枝峰蔓壑秀氣旁魄不啻神仙登臨

驚瀧

唐張泌詩溪風送雨過秋寺澗石驚瀧落夜潭瀧奔湍也  
今本作龍非

四海

東海之別有渤海南海之別有漲海西海之別有青海北  
海之別有瀚海猶五岳之外有五鎮也

苦水變甘泉

李錫之為蘆城令變苦泉為甘泉凡水之性味色香出沒  
顯伏皆地脉之異有所產歟○惠州之佛䟽院東熱泉湯  
如也西冷泉雪如也

峨眉山寺對

奇勝冠三蜀晁公武震旦第一山釋摩騰

三巒八水

秬林伐山卷三 七

甘泉賦度三巒子憇崇黎○唐詩八水分流橫地軸八水

灞滄涇渭澧鄠潯瀉也皆秦地事

緗嵐紺池

緗嵐紺池煥雇房戶水心文

駱田

廣州記交趾有駱田隨潮水上下駱音架○雲南謂之海

蕓

花馬國

雪山一曰折羅漫今之花馬國即麗江也



蜀之三江

蜀之三江外水岷江中水涪江內水沱江也

嵩岑

元魏裴粲傳嵩岑極天苞育名草修生救疾多遊此岫魏帝詔之曰栖素雲根餌芝清壑

清壑

宋書王微傳致之高塵詠之清壑裴粲傳餌芝清壑清壑可為名亭

名亭

龍荒鰈海

執林伐山卷三

苑龍荒以牧駿池鰈海而觀魚魏收文鰈海見封禪書東

海致皆之鰈

影國

後梁為北魏影國影國猶云附庸

仙陀

佛寺曰仙陀金仙也又曰仁祠漢書又曰寶坊又曰香阜又曰

柰園

葡萄

阿耨池一名葡萄又從琉璃馬口出

歙蘆河首嶂峰

岑參塞上詩首嶂烽邊逢立春歙蘆河上淚沾巾西域記云塞外無驛郡往往以烽代驛玉門關外有五烽首嶂峰其一也又云歙蘆河下廣上狹洄波甚急深不可渡上置玉門關即西境之咽喉也

修竹亭西畫扇峰

修竹亭西畫扇峰在荊州盛弘之荊州記

八功德水

八功德水一清二冷三香四柔五甘六淨七不噎八除病

執林伐山卷三

老圃

春蔥秋芥內夏葵冬苣漢禮

執林伐山卷三終

秣林伐山卷四

南漪

坡詩中有南漪亭詠○南漪之名甚奇昔有人讀晉書坡公問曰尋得幾箇好亭名亭名佳者亦自難得也

五涼

晉時張軌據河西今甘肅州為前涼呂光繼之為後涼李暠遷酒泉今之肅州又遷沙州去肅州八百里號西涼沮渠蒙遜據

張掖今鎮番衛號北涼禿髮烏孤據姑臧今之西寧號南涼○

唐呂溫詩樓高望五涼

秣林伐山卷四

鬱鬱蔥蔥

光武紀有望春陵氣者曰惜佳氣鬱鬱蔥蔥陸佃曰鬱鬱塞也蔥通也言其氣塞而通矣列子美哉國乎鬱鬱芊芊鬱鬱森幽也芊芊茂盛也

三河

唐詩天子三河募少年三河黃河也折支河也湟中河也

鴻溝

鴻溝今之滎陽符離今之靈璧問其縣人亦或不知

梅社

宋國有梅社此名甚新太社惟松東社惟桐南社惟梓西社惟

槐則梅社蓋北社也

荆南麗水

千字文金生麗水○韓非子荆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今之麗陽也

南浦詩

寇準南浦詩春風入垂楊烟波漲南浦落日動離魂江花

泣微雨妙處不減唐人

山形

秣林伐山卷四

銳而出者為虎牙尖而背者為熊耳角而巖者為牛首冠而峭者為雞頭王涯仙掌辨

山岩之異

玲瓏剔透桂林之山也巉差巖突巴蜀之山也綿衍龐魄河北之山也俊俏巧麗江南之山也貴州之山灰堆糞壤不入詩畫

野罄

書啓云玄冬務隙野罄人閑○野罄即詩所謂滌場也

迷子洲

王半山詩洲迥藏迷子溪深礙若耶迷子洲在建康西南四十里

張協北邱賦

晉張協北邱賦曰陟巒丘之巘岈升逶迤之坂回余車於峻嶺聊送目於四遠伊洛混而東流帝居赫以崇顯於是徘徊絕嶺踟躕步趾前瞻狼山却闕大坵東眺虎牢西睨熊耳邪亘天際旁極萬里莽眩眼以芒昧諒群形之維紀爾乃地勢眾隆丘墟陂陀墳隴喂壘基布星羅松林參映以攢列玄木椽寥而振柯壯漢氏之所營望五陵之嵬

楓林代山卷四

我 參與森同見文選搜與楚辭風賦屬子木蕭蕭之蕭同叶音曉見宋書樂志

莊馘馘从九

王仲宣從軍詩館宇充廬里士女滿莊馘自非聖賢國誰能享茲休馘音求九交之道也字從九從首為是又說文馘音達从九从首九達道也似龜背故曰馘从九首一道為一首與馘同義而異音馘从首今人不識馘字皆从首誤矣此見王粲集古本最可証今本多作馘非也

水埒

田塍曰水埒字一作埒

燒田而種曰畷故野燒曰畷火

東海氣如圓登

晉書志東海氣如圓登登之字从穴从登登宏闊大貌與崢嶸同借作登綱之登今絹畫在竹格曰登有平去二音字一作登俗作崢登字見玉篇

四海亭

花名有海字者皆從海外來海棠海榴是也海紅花即山茶也海桐花即七里香也三友陸子淵欲以四花名為四

楓林代山卷四

詞然不知海紅花即山茶也

海船候氣

海船候氣見黃氣知有人烟國土見白氣知有山峰嚴壑見黑氣水也

祝融之汪

揚誠齋擬大招懷東坡詞歷九州而猶礙子誕真之祝融之汪○祝融之汪謂南海也左傳雍氏之汪服虔注停水曰汪楚謂之汪閩謂之洋

埒防

淮南子狃狃得埽防弗去而緣注埽水埽也防土刑也埽當作埽與塍同

堰埽

檢江著水曰堰埽水為堰曰埽江南謂之埽巴蜀謂之堰

我眉山

余書峨眉山寺簡板曰奇勝冠三蜀語公武震旦第一山

佛劉東阜云不如以王右軍崑崙伯仲地易奇勝冠三蜀

○又半天開佛閣平地見人家老保樓簡板范景仁詩也

楚蒙山

桃林伐山卷四 五 蕭頴士楚蒙山詩尚子捐俗氛季隨躡遐軌季隨即周八

士之一蒙山有季隨○事亦一奇聞也

朱明之野

楚辭歷祝融於朱明注朱明之野南方也

沙城

三國志婁伯子築沙城俞亮角詩榆葉沙城冷梅花水國

偏

郁鬱巫山

郁鬱山自蒼梧飛來顛榆巫陽臺山自巫峽飛于雲隱都

鬱即鬱洲也在今顛榆孫思所保之鬱洲古之婁縣今之崑山也

鸚鵡洲

王僧虔傳侯景寇夏首有龍五色入城前鸚鵡洲水中

巫山

巫山者巫咸以鴻術為帝堯醫師生焉上公死為貴神封

于斯山因以名之見郭璞巫山賦

玉女房

梁李公胤益州記云灌江西玉女房下作三石人於白沙

郵郵在堰官上立水中刻石要江神曰淺無至足深無沒

腰又教民檢江立堰之法曰深洶灘淺則堰

雲根

古詩黝黝布雲根森森散兩足雲生於石故名石曰雲根

沈約賦戶接雲根庭流松響杜詩井邑住雲根買島詩移

石動雲根元魏裴祭傳補素雲根餌芝清壑

十七阮

子昏諫吳王曰齊晉山居陸處豈能越十七阮以有吳哉

玉峰秘受圖

星之形我之氣應我心為我衛作我吉因我執作我凶因我弊

執林伐山卷四終

執林伐山卷四

七

執林伐山卷五

紫梨

左思蜀都賦有紫梨津潤之語注不言其狀按蜀有梨樹花以秋日其花紅色唐李遵有進紫梨表元王秋澗有秋日詠紅梨花詞可證

佛桑花

朱禮花即佛桑花出黎州巒嶺又朱槿重臺者永昌名花上花

翠坑蘇當作節 並英實也

執林伐山卷五

江淹去故鄉賦北風枿兮絳花落流水散兮翠坑踈翠坑草名

檮棗

檮棗俗作軟棗一名牛爛柿一名丁香柿文選蜀都賦所謂檮也蜀中製扇以此果榨油染紙為之北夢瑣言石晉趙瑩家有檮棗樹婆娑異常四遠俱見有望氣者云合有登台輔者後瑩出將入相

澁勒

東坡詩倦看澁勒暗巒村澁勒竹名竹膚有芒可以剝取

竹譜作篋笏

柰園

寺稱柰園者白馬寺有柰林也見洛陽伽藍記王勃詩柰

園欣八正

簷蔔花

簷蔔花即梔子花也陶隱居云其花剪刀六出刺房七道

苾芘

沈約郊居賦西陵忽其苾芘言苾芘情而懷楚也

桂露藜蟲

執林伐山卷五

楚辭注桂露以喻食祿之臣藜蟲以喻放逐之士

虎須草

龍須草可為席出虎丘寺虎須草可為燈炷出金華府春

草巖

草薰

佛經云奇草芳花能逆風聞薰江淹別賦閨中風暖陌上

草薰正用佛經語六一詞云草薰風暖搖征轡又用江淹

語今草堂詞改薰作芳蓋未見文選者也私明集地芝侯月天華逆風

瓊枝旃檀

佛經云瓊枝寸寸是玉旃檀片片皆香比之聖賢欲無德

不備喻之詩文欲無字不工也又曰擊珊瑚樹枝枝好撒

水銀珠顆顆圓亦此意

舜梧堯柳

宋文帝受命頌南通舜梧北平堯柳其句極工且新

華草

祥瑞圖曰雙蓮為華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於地則華

華感○華草並頭蓮也

播移音泥

執林伐山卷五

林邑記曰播移樹柯葉發根下虛中森羅望之似懸駃

男青女青

男青木名見羅浮山記女青亦木名見道藏有女青鬼律

范堅石榴賦

紅鬚內艷頰牙外標似華燈之映翠幕若丹瓊之厠碧瑤

文章草贊

文章草贊曰文章作酒能成其味以金賣草不言其貴出

譙周巴蜀異物志

蔓菁變蓮

婺州僧清簡園中蔓菁變為蓮與晉時長安僧寺蔥化爲  
菘事相類太平御覽云豐年則蝗化為蝦

黃夾纈林

黃夾纈林寒有葉白居易詩也集中不收夾纈錦之別名  
黃夾纈林句甚工杜詩所謂霜凋碧樹作錦樹同意

蒲桃橘柚

梁使徐君房與魏使陳昭各言方物昭問君房蒲桃味何  
如橘柚荅曰津液奇勝芬芳減之君房曰金衣素裹見苞  
作貢向齒自消良應不及

德林代山卷五

四

草龍珠帳

蒲桃藤蔭地幅員十丈仰觀若帷蓋焉其房實磊落紫瑩  
如墜時人號焉草龍珠帳

黃相啓

始霜之旦風味照座擘之香霧噴入脉不粘瓣食不留滓  
東坡柑詩香霧  
霏霏欲喚人

荔枝

白樂天荔枝圖曰荔枝生巴峽間形狀團圓如帷蓋葉如  
桂冬青花如橘春榮實如丹夏熟如蒲桃核如琴軫殼

如紅繒膜如紫綃瓣肉潔白如水雪將冰液甘如醴酪大略  
如彼其實過之如離本枝一日色變二日香變三日味變  
四五日外香色味盡去矣○此文可歌可詠可圖可畫○  
歐陽公詠荔枝詞曰絳紗囊裡水晶丸亦妙

荔枝六言

曾吉甫荔枝六言二首其一云蕉子定成曾伍梅九應愧  
盧前金谷危樓魂斷白州舊井名傳其二云紅皺解羅襦  
處清香開玉肌時繡嶺堪憐妃子芋蘿不數西施

沐繼軒荔枝詩

德林代山卷五

五

國朝武將能詩者洪武中孫炎其後湯東谷胤績廣帥王  
一清定襄郭登人皆知之雲南都督繼軒沐璘字學皇象  
畫學米元章詩學六朝盛唐以僻遠人罕知之余嘗選其  
數絕句于皇明詩抄其詠臨安荔枝長篇云建水夫何如  
厥土早而熱蠻花開佛桑候禽罷鷓鴣莽雲覆溟濛梅雨  
滋露鬢接地茂絳枝遮空舒黛葉翠葆霞焜煌錦幄風掀  
揭香麝息經過飛颺防盜竊勁雛赤膚脫肥脊瓊瓊凸明  
璫惟可食冰丸訝許啣真珠堆綠雲瑋瑋垂綵纈鳳爪天  
下奇龍牙衆中傑飽食斬素食長吟望林樾

執林伐山卷六

梅竹軒

惹烟籠月竹弄粉團香梅

力义

佛經菩提婆力义漢語翻為樹也西域記謂之畢鉢羅又名思惟樹又名貝多內典所謂貝多樹下思惟經是也貝多漢語翻為葉

竈瘡

茄子根煎湯浴足能治竈瘡○竈瘡足跟凍瘡也

執林伐山卷六

睡蓮舞草

睡蓮夜則花低入水南海有之○舞草虞美人草也雅州有之○睡蓮亦可對眠柳

蓬花

蓬花如毬風起則轉詩太白注

荔蘿

楚辭披薜荔兮帶文蘿齊書隱逸傳該討芝桂借訪荔蘿

芝泥蘭檢

芝泥發彩宜鳳藻而騰文蘭檢浮香潤龍鱗而動色張蒼

執林伐山卷五終

執林伐山卷五

六

六



秦章云云○檢文書草也翰林學士承明之有直廬方步八磚之日紫宸之夾香案更依五朵之雲學士濡珥彤之亮書九重之言動繡汗青之筆垂四海之輝光學士

陳枚

流甘露於槐木扇惠風於陳枚言施恩於兼打也

聚雪

梁元帝讀易賦著名聚雪卦有密雲陸魯望幽居賦著名聚雪琴號落霞

樵糝

樵林伐山卷六

古歌高田種小麥樵糝不成穗男兒在他鄉安得不憔悴

雞菌

埤雅引莊子雞菌不知晦朔今本作朝菌雞菌尤奇雲南名菌曰雞坡蜀中名菌曰聞雞骨○集韻坡土菌也字當从此坡从土从爰鳥飛而歛足菌形如之故以雞名有以也

柳絲楸線

柳謂之絲楸謂之線見夢書

桐乳

莊子空闕來風桐乳致巢桐有二種此青桐也華淨妍雅極為可愛故多近齋閣種之梧桑鄂皆五焉其子似乳綴其囊鄂生多或五六少或二三故飛鳥喜巢其中庾信三月三日賦草街長帶桐垂細乳胡宿冲虛觀詩桐井曉寒千乳結茗園春嫩一旗開

炳蕭

凡祭灌粢求諸陰炳蕭求諸陽○炳而悅切與藝同

杉錦棟綾

埤雅樛謂之羅杉謂之錦棟謂之綾言樛木之文如羅杉木之文如綾也初則木文如織後則織文如木故有樛羅

杉錦棟綾之號○秦風隰有樹樛爾雅樛羅樛其文細密如羅有赤白二種赤羅文棘白羅文綾

芙蓉

芙蓉日舒夜斂芙蓉華晝合宵炕故芙蓉芙蓉○諺云非馬草鍾乳芙蓉是水瓊黃也○芙蓉感露芙蓉○蘇子由詩芙蓉初生綴如殼南風吹開輪轉芙蓉刺攢蝟毛水面妝花波裏熟森然赤手初莫近誰料明珠藏滿腹可謂極體物之妙矣○姜梅山詩瑁腹出波烹芙蓉裏啼和露摘蓮房

菊有兩種

說文鞠治牆埤雅曰鞠如聚金鞠而不落故字从鞠周禮后服鞠衣其色黃也又作鞠注日精也散草麗秋株日華子菊有兩種花大氣香莖紫者為甘菊此日精也花小氣烈莖青味苦為野菊花其花相似惟以甘苦別之其葉可羹其花可釀其囊可枕其實可仙菊亦有實但難得爾

智豆

智豆見唐六典音響左傳注智井亦音剌如人目無瞳子也

桃林伐山卷六

根抵即根蒂

韓非子樹木有直根有曼根直根曰根曼根曰抵固其抵則生長深其根則視久與老子深根固蒂同

蘭湯

劉義慶曰古制廟方四丈不墉壁道廣四尺夾樹蘭香齋者煮以沐浴然後親祭所謂蘭湯可補楚辭注

茗柯

晉簡文曰劉尹茗柯有實理注言如茗之枝柯小實非外博而中虛也○蔡叔子云韓康伯雖無骨幹然亦膚立○

合二條觀之膚立者茗柯之反也○宋謠云臻蓬蓬外頭花艷裏頭空蓬艷正可對茗柯○又云韓康伯捋肘無風骨范啓又云似肉鴨

望杏瞻蒲

徐陵侯安都碑文望杏敦耕瞻蒲勸穡室歌千耦家喜萬鍾春鷓始轉必具籠筐秋蟀載吟必鳴機杼前四句勸耕後四句勸織孟昶勸農文全用之

竹香

杜子美竹詩雨洗娟娟淨風吹細細香李長吉新筍詩研取青光寫楚詞膩香春粉黑離離又昌谷詩竹香滿婁寂粉節塗生翠竹亦有香細嗅之乃知

海紅花

菊莊劉士亨詠山茶詩云小院猶寒未暖時海紅花發景遲遲半深半淺東風裏好是徐熙帶雪枝蓋海紅即山茶也而古詩亦有淺為玉茗深都勝大曰山茶小曰海紅

雪藤

廣安州紙名雪藤玉板之類也何志熙詩雪藤尤異塵應不數花殘

笙竹

石介詩斷霞半赭燕脂木零露路偏留笙竹叢笙竹蜀中產  
羅甸國尤多玉篇笙古惠切竹名傷人則死其竹又名防  
露言其上密防露下踈來風見竹譜

荷

荷芙蓉又名芙蓉其莖茄其葉遵其本蕊其花為齒蘭其實蓮  
其根藕其中葍葍中葍 郭璞曰北方人便以藕為荷江  
東人呼荷葉為芙蓉蜀人以藕為茄或用其母為子花名  
或用其子為母葉號此皆名字相亂習俗傳誤

統林伐山卷六

莖

唐韻莖音涅葉名似蒜生水邊○今温州有之名沙蒜其  
莖酷似男根又有淡菜絕類女殺亦陰陽之產也

伊蘭花

蜀中有花名賽蘭香花小如金粟香特馥烈戴之髮鬢暑  
聞一步經日不散曾少岷為余言此花之香冠于萬卉但  
名不佳余按佛經云天末香莫若牛頭旃檀天澤香莫若  
詹糖薰陸天華香莫若檠蒲伊蘭則伊蘭即此花也西域  
以之供佛後漢書所謂伊蒲之供也蒲即苜蓿花世不恒

有貴其難得耳○此云天末者為末而藝之竺國名乾打  
香天澤者濕藝之竺國名軟香天華者以生蔬露蕾為供  
所謂香風吹萎華更雨新好者也

統林伐山卷六終

秋林伐山卷七

吉吊

龍生三卵一為吉吊上岸與鹿交或在水邊遺精流槎遇粘裹浮木枝如蒲桃馬號紫稍花道樞所謂龍鹽有益惟箔者也

蜜唧

嶺南獠人好食蜜唧取鼠胎未瞬通身赤蠕者淹之以蜜釘之筵上盤內躡躡而行挾取啣之唧唧有聲號曰蜜唧東坡嶺南詩朝盤見蜜唧夜枕聞鴝鷓

五禽戲

華佗有五禽戲道經又有熊經鳥申息浴蟻躡視虎顧鵠息龜縮謂之八禽

濂竇魚

方言康之為言空也注濂竇空貌亦丘墟之空無也莊子曷胡視其竇亦指墟墓言可證今澂江有魚滇人呼為濂竇魚其魚亦乾而中空

小鳳

長編張天覺自小鳳拜右揆宋世以紫微舍人謂之小鳳

翰林學士謂之大鳳丞相謂之老鳳

鸞鷲鷹時

梁元帝古跡啟鸞鷲之奇既聞之於索靖鷹時之巧又顯之於蔡邕

濟鳩軼毚

信陵君濟窮鳩而義士歸心越勾踐軼怒毚而勇士爭死

飛兔龍文

田巴奇魯連曰魯連子乃飛兔也豈直千萬駒哉揚津自揚惜曰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十歲當求之千里外○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十歲當求之千里外

鬼乘龍

周世宗征濠夜遣兵持炬乘素駝絕淮濠兵驚以為鬼乘龍也今名乘龍洲在鳳陽

潮鷄

唐李德裕詩三更津吏報潮鷄臨海異物志云石鷄清響以應潮慧軀輕逝以遠繫石鷄即潮鷄也

黃鳥宿淵

韓文公詩注引東方朔詩海水暴竭黃鳥宿淵

狐疑鼬預

梁黃門侍郎明少選曰狐性多疑鼬性多預狐疑猶預因  
此而傳耳乃知猶即鼬也

海魚空鳥

大海從魚躍長空任鳥飛唐荊州陟岵寺僧玄覽詩也朱  
文公嘗書之且跋之曰大丈夫處世不可無此氣象蓋亦  
取之玄覽齊壁有張璠畫松符載讚之衛象詩之覽悉加  
聖焉曰無事亦吾璧也異哉此髡奴既能知魚鳥任其飛  
躍又何必介意於三才子之筆乎

統緒代山卷北

鶴井

鶴雀群繞旋飛謂之鶴井必有風雨○可對蟻封蟻封戶

天將大雨也酉陽雜俎  
○易林

鳥名王母

齊郡函山有鳥名王母使者昔漢武帝得山得玉函長五  
寸帝下山函化為鳥飛去世傳山上有王母藥函常令鳥  
守之杜詩子規夜啼山竹裂王母蓋下雲旗翻

鬼車

鬼車九頭鳥也白澤圖謂之蒼鷗帝鷗書謂之逆鷗夫子

子夏見而歌之裴瑜注爾雅言鷗糜鷗是九頭鳥也○小  
說周公居東周惡聞此鳥命庾氏射之血其一首餘猶九  
首○按夫子鷗歌曰逆毛鷗兮一身九尾長兮只言九尾  
不言九頭

千人捏

千人捏似餅大如錢殼甚堅壯夫極力捏之不死俗言千  
人捏不死因以為名或以謔市倡

顛當

顛當窩深如剗穴網絲其中土蓋與地平大如榆筴常仰  
批林伐山卷之

桿其蓋伺蠅蠖過輒翻蓋捕之纔入復閉與地一色並無

絲隙可尋也爾雅謂之王蚨蚨鬼谷子謂之蚨母秦中兒

僮戲曰顛當顛當守門蠟螭冠汝無處奔范成大六言

詩曰恐妨蝴蝶同夢笑倩顛當守門唐劉崇遠金華子云

京師兒童以草臨此蟲穴呼之謂之釣駱駝須臾此蟲出

穴有明經劉寡辭曰此即爾雅王蚨蚨也時人服其博識

浙中謂之駝背蟲其形酷似駱駝也作蚨母一

絲鷗

絲鷗大如鷗俗訛為慈老

魚味美

訪云寧去屢世宅不去鯁魚額言其味美也又里語云洛鯉伊魴貴於牛羊言洛水渾深宜鯉伊水清淺宜魴也又曰居就糧梁水魴今遼東梁水之魴特肥而厚

鱗鬣

爾雅以鱗為大蝦出海中者長二三丈游行則豎其鬣高於水面故其字从高鬣長數尺可為簾也又閩中有五色蝦梅蝦蘆蝦泥蝦苗蝦

蜃

批林伐山卷七 六  
蜃入大水為蜃蜃即大蚌也墨子曰楚之明月生於蚌蜃是也其腹謂之珠胎淮南子所謂珠胎與月盈虧又日月死而螺蚌焦是也又曰蚌聞雷聲則凝宿也又按兵書云東海出氣如鼈渭水出氣如蜃蜃形似蚌而大今寺門金剛風調雨順手執劍者風也彈琵琶者調也執傘者雨也手中如蛇者蜃也則與蚌蜃字同物異音

相馬經

伯樂相馬經有隆顛跌目蹄如累麴之語其子執馬經以求馬出見大蟾蜍謂其父曰得一馬略與相同但蹄不如

累麴爾伯樂知其子之愚但轉怒為笑曰此馬好跳不堪御也所謂按圖索駿也韓文公詩飛黃騰踏去不復顧蟾蜍亦影略用此事

韓盧宋鵠

義訓曰韓盧宋鵠良犬也盧純黑色鵠黑白色李賀詩練香薰宋鵠獵大而以香薰之蓋貴公子驕奢之習猶莊子云愛馬者以蜃盛溺也

畫獅子贊

東坡題獅子曰圓其目仰其鼻奮鬣吐舌威見齒舞其足前其耳左顧右盼喜見尾雖猛而和蓋其戲岩岩高堂護燕几啼呼顛沛走百思嗚呼妙哉古陸子

綠鷁蔥鷁

劉楨魯都賦綠鷁蔥鷁皆船名船首畫此二鳥形也

金衣公子錦帶功曹

吐綬鳥謂之錦帶功曹即詩所謂不有旨鷁也鷁本草名而紋似綬故字从鷁从艸

天祿渴馬

漢靈帝修南宮鑄天祿蝦蟆轉水入宮又作翻車渴鳥灑

路○天祿即大蝦蟆伯樂之子按圖索駿以蝦蟆為馬即天祿也天祿之形漢人多刻石肖之於墓古詩所謂天祿辟邪眠蓋昔也

下門蟲

內典曰比丘患草蟲佛聽作佛子注草蟲昏蟲也又曰下門蟲 右篆蚊作蟲从昏从蟲又作一闕 即下門字蚊之義顯然

鶴鷓獄

范百祿曰牽牛以喫田而奪之牛此王安石鶴鷓獄也相謂 執林伐山卷八

魚齒獸角

庾信哀江南賦地平魚齒城危獸角○左傳涉于魚齒之下注魚齒山名呂氏春秋猛獸以尾為旌以角為城

馬齒魚鱗

州疆馬齒候館魚鱗宋人四六語也○應據詩九州相錯雜相次如馬齒韓文公詩候館若魚鱗

執林伐山卷七終

執林伐山卷八

足足般般

薛道衡文足足懷仁般般擾義足足鳳也般般麟也說文鳳鳴節節足足相如封禪書般般之獸樂我君囿

烏賊魚贊

魚有烏賊絕短八足集足在口縮喙在腹形類鞋囊其名烏賊吸吸嘔墨速射水慝海物名記

純鼉

純將風則踴鼉欲雨則鳴故以純識風以鼉識雨純江猪也 執林伐山卷八

鷓鷯周

禽經鷓鷯之信不如鷹周周之智不如鴻

燕旰鶯轉

禽經燕以旰鶯以喜轉○旰視也夏小正來降燕乃睇轉曲名鶯聲似歌曲故曰轉

鶴在陰

鶴愛陰而惡陽鴈愛陽而惡陰易曰鳴鶴在陰傳曰鴻鴈隨陽故汲冢書目鶴曰陰羽見王禹貢名鴈曰陽鳥

蟪蛄寒蟬

風土記螻蛄鳴于朝寒蟬鳴于夕○此蟬也而分二蟬寒蟬夜蟬也

蝸蟾

鄒陽柳賦蝸蟾屬響蜘蛛吐糸

鷄殼縷縞

東哲賦貫鷄殼於歲首收縷縞於物牙縷縞以毛羽為之字或作縷縞

魚楸

楸寂見切說文楸以柴木壅水也江賦楸澱為涔夾衆羅荃皆取魚之具蜀中有魚楸之名

批林伐山卷八 六

彈烏扶馬

李長吉相勸酒詩曰羲和騁六轡晝夕不曾閑彈烏崦嵫竹扶馬蟠桃鞭烏日中鳥也扶音叱扑也今本誤作扶非馬日車之馬也楚辭暇將出兮東方照吾乘兮扶桑撫余馬兮安車夜皎皎兮既明淮南子曰入虞淵爰息其馬是也○古者羲和為日御莊子因御字遂有日車之說楚辭淮南子因車字遂有馬之說

自照

王符潜夫論蓬中握自照謂螢火也杜子美詩暗飛螢自

照李長吉詩俊健如生孫肯拾蓬中螢皆用其語

鷺絲謎

杜牧之詠鷺絲詩霜衣雪髮青玉嘴群捕魚兒溪影中鷺飛遠映碧山去一樹梨花落晚風分明鷺絲謎也

沙鼠

沙鼠今之黃鼠也

猪兒豹子

李猪兒安補山臣皮豹子元魏之臣

天鹿辟邪

批林伐山卷八 六

一角為天禄兩角為辟邪

朱鬣馬

符堅時大宛獻天馬朱鬣五色鳳膺麟身王維詩玉靶角與朱鬣馬

十二屬

子鼠丑牛十二屬之說朱子謂不知所始余以為此天地自然之理非人能為也日中有金雞乃酉之屬月中有玉兔乃卯之屬日月陰陽互藏其宅也古篆巳字作蛇形亥字作猪形餘可推而知矣

莽蜂



詩小雅莫子并蜂并音京舊音專毛傳以為摩也摩音翅  
孫炎作掣曳謂相掣曳之於惡說文曰專使也則算讀作  
專疑亦可也

鴛鴦食射工

春秋經書有域傳云南方淫女氣所生一名短狐狀如鼈  
含沙射人又名射工玄中記云長三四寸鴛鴦鴛鴦鴛鴦  
悉食之

崔雍

崔雍吊蕭至忠文曰上蔡之犬堪嗟人生到此華亭之鶴  
概林代山卷八 四

虛嘆天命如何

驅鴈

鮑照詩秋霜曉驅鴈素雨暗成虹佳句也杜子美詩朔風  
驅胡鴈慘淡帶沙磧之句本此又陽休之洛陽伽藍記有  
北風驅鴈千里飛雪之語庾信詩秋風驅亂螢句亦奇甚

蟹字義

古人製字皆有義說文亦不能盡也如蟹字從解說文但  
云諧聲而已蟹譜云蟹之類隨潮解甲更生新者故字從  
解又蟹名有望潮者解甲之徵也

臯比

朱子張橫渠贊勇撤臯比蓋以虎皮為講席也按唐戴叔  
倫禪寺讀書詩狔座翻蕭索臯比喜接連則以臯比為講  
席唐世已然矣然臯比之為虎皮抑又有說古之世以虎  
皮包弓矢謂之素索即臯也樂記包以虎皮名曰建素鄭  
玄注兵甲之衣曰素其字或作建臯周禮地官臯物注臯  
當為素連其實有素鞬也集韻或作鞬

蛟鞬

荀子蛟鞬注馬服之革蓋以蛟皮為之鞬呼見切左傳鞬  
鞬鞬鞬音約在背曰鞬鞬音胤在胸曰鞬詩陰鞬漆續

注新環斬者言其常處游左驂馬背上左傳如驂之有斬  
鞬文作鞬愛古昏字也鞬倚兩切在腹曰鞬今之袞肚鞬  
音半在後曰鞬

蟹帆海鏡

山海經蜺魚其狀如蚌而蜺尾郭璞曰言團如扇之團廣  
志曰蟹魚似便面揚其鬚似帆○蟹帆如便面海鏡似搔  
頭○臨海水志海月大如鏡其柱如搔頭

翠黃紫黃

司馬相如封禪文招翠黃乘龍於招注翠黃乘黃也龍翼  
馬身黃帝乘之而登仙漢書禮樂志紫黃其何不徠下紫  
黃即翠黃也周書云乘黃似狐背上有兩角○翠黃可對  
赭白

玉鷄

水經注昔王子晉與道士浮丘同遊伊洛之浦始受玉鷄  
之瑞於此水○唐宗楚客詩紫庭金鳳闕丹禁玉鷄川

海鷗

柳公權僕名海鷗竊銀杯者

秋林伐山卷八

六燕乙鴻

陸佃謝吏部尚書表六燕相停試銓衡其輕重乙鴻遼遠  
欲審別其飛翔○九章算術五雀六燕燕集于衡衡適平  
一雀一燕而異處則雀重而燕輕○張融曰鴻飛天首遼  
遠難明楚人以為鳧越人以為乙鴻常一耳

起鴻騰鱗

抱朴子曰吳之善書者則有皇象劉纂岑伯然朱季平中  
州則有鍾元常胡孔明張芝索靖並用古體俱足周事飄  
乎若起鴻之乘勁風騰鱗之躡驚雲

馬色馬文

霜霜馬色如霜統駢者馬文如博棊

秋林伐山卷八終

秋林伐山卷八

七

桃林伐山卷九

趙州石橋

趙州石橋望之如初月出雲長虹飲澗

樓觀

樓觀本尹喜之居有草樓焉後人創立道宮名曰樓觀今在終南之陰整屋縣韓柳有題樓觀詩

紫濛

慕容氏所居山名紫濛晉書贊紫濛移構玄塞分疆

紫濛

桃林伐山卷九

慕容氏所居山名紫濛晉書贊紫濛移構玄塞分疆

室衡

晉書隱逸傳云徵聘之禮賁子邁軸玉帛之贄委於室衡

○謂室實衡門圭或從穴作室

諫雷瑣闌

諫雷左瑣闌漢書

左个

禮記月令明堂左个北史李謚傳左个即寢之房也按取今之

蓬

星牖月窓

凡山洞岩穴有竅通明小者曰星牖大者曰月窓

栢寢梧臺

唐韓翃青州詩栢寢寒蕪變梧臺宿雨收栢寢見黃子春秋梧臺伏琛齊地記曰臨淄有梧臺里皆齊事也

函道荀室

戴延之西征記函道道如封函也荀子云局室蘆簾局室室如荀苟也

金甍

桃林伐山卷九

金甍門唐長安西門名也

紫壇

漢行宮用紫泥為壇齊梁郊祀歌所謂紫壇也天神下若流火漢書所謂神光

交錯於薦也舞女三百人漢志所謂偽飾女樂也以此祭天不亦蝶乎

鑿翠流丹

開牕鑿翠杜詩鑿翠開戶牕飛閣流丹王勃

洞宮

仙傳燕昭王得洞光之珠以飾宮王母三降其地名曰洞宮唐人稱道院曰洞宮楊巨源洞宮曾向龍邊宿雲徑新

從鳥外還劉滄詩沐髮清齋宿洞宮桂花松韻滿岩風

槐衙

中朝故事云天街兩畔槐木俗號為槐衙曲江池畔多柳亦號為柳衙以其成行排立也

僧寺之多

南朝四百八十詩北魏一萬三千見通

社南社北

韋述開元譜云倡優之人取媚酒食居於社南者呼之為社南氏居於北者呼之為社北氏杜子美詩社南社北皆

社林伐山卷九

春水正用此事後人不知乃改社作舍

五精舍

佛國五精舍一給孤園二靈鷲山三彌猴江四菴羅樹五竹林園○韋蘇州詩萬木叢雲出香閣兩蓮碧澗竹林園

茨防

慎子曰治水者茨防決塞雖在夷狄相似如一學之於水不學之於禹也茨防即今黃河之埽也

顧雲嵩山隱居

曙景張屏掛清光於露壑飛流界練貫巒於風湍可作隱居對

虎門

蔡邕勸學篇云周之師氏居虎門今之祭酒也漢曰虎觀取此義

甘泉宮

漢之甘泉宮在馮翊雲陽縣戰國策范雎說秦王曰大王之國北有甘泉谷口秦二世造甘泉宮雲陽記云谷口去雲陽宮八十里流潦沸騰飛泉洒激兩岸峭壁孤豎橫盤凜然凝洹每入穴中朱明盛夏當晝暄涼秋晚候緇袍不暖所謂寒門也漢世以為避暑之處唐詩甘泉將避暑

社林伐山卷九

臺 曉光凝劉歆甘泉宮賦云軼陵陰之地室過陽谷之

秋城回天門而鳳舉躡皇帝之明庭冠高山而為居乘崑崙而為宮王褒甘泉頌曰甘泉山天下顯敞之急處也前

接大荆後臨北極左撫仁鄉右望素域其為宮室也仍巖嶽而為觀攘抗岸以為階覽除閣之麗美覺堂殿之巍巍

梁劉孝威詩漢家迎夏畢避暑甘泉宮機車鳴里鼓駟馬駕相風校尉烏桓騎待制樓煩子後旌遊五柞前茹度九

嶼才人豹尾內御酒屬車中輦回百子閣扇度七輪風鳴鐘休衛士披圖召後宮材官促校獵涼秋戲射熊劉歆二褒賦頌

不傳今按類書中錄其略

屠蘇為草名

周王褒詩飛甍翡翠繡栢書屠蘇屠蘇本草名畫於屋上因草名以名屋杜詩云願隨金騾裏走置錦屠蘇此屠蘇屋名也後人又借屋名以名酒元日屠蘇酒是也又大帽形類屋亦名屠蘇南史謠云屠蘇障日覆兩耳是也

仁祠

漢書明帝紀以助仁祠伊蒲之供仁祠僧寺也伊蒲供齋食也成然詩仁祠常絕境明牧躡靈蹤又陳世倌亡後仁祠林代山卷九

祠識舊山

閭廬

閭闔一作閭廬省門從戶也儀禮又作廬从廬而去皿也

宏窻

宏窻屋深響也如空谷之傳聲詩所謂噦噦其冥賦所謂蟪蛄飛而生風尺蠖運而成響也

槐序

槐序指夏日也王晏和徐孝嗣詩槐序候方調

柴門

晉書儒林傳贊清貞守道抗志柴門詩人多用此柴門字

原出於此

漢書漢中之俗蓬戶柴門食必無肉

屋漏

詩抑之篇曰尚不愧於屋漏鄭箋曰屋小帳也疏引周禮天官冢人職掌帷幕幄幄亦注云帷幕以布幄亦以繒帷幕是大帳幄亦為小帳禮之用帷幕者皆於野張之以代宮室其宮內不張幕也幄則室內亦有之○今按鄭玄解屋為小帳蓋以屋為幄也史記運籌帷帳之中或作帷幄帳與幄一物也○幕即幕也易井收勿幕吳氏纂言音幕是也軍行之制將於野次設幕發令犒士臨之詩人所詠清油幕也其隱奧深居白帳密謀秘議臨之所謂玉帳虎帳是也

麗譙

莊子盛鶴列於麗譙之間注麗譙魏城門名譙一作噍壯麗而噍噍也前漢書陳勝傳戰譙門中注門上為高樓以望曰譙慎按漢書五行志主公車大譙卒注大譙主問非帝之人云姓名是誰何也誰何一作譙呵城名麗譙者麗如魚麗之麗力支切譙即譙呵之譙今都門出入者守

門人成列而呼喝之亦是古制不必改譙作嚙也

椒圖

龍生九子不成龍各有所好夔夔鳴吻之類也椒圖其形似螺螄性好閉故立於門上詞曲門迎駟馬車戶列八椒圖人皆不能曉今觀椒圖之名亦有出也見菽園雜記○又按尸子云法螺蚌而閉戶後漢書禮儀志殷以水德王故以螺著門戶則椒圖之似螺形信矣

楮頭護巧

唐韻楮音塔楮楮頭也今俗名護朽陸文量菽園雜記引北林伐山卷九楮頭七博物志蚘蚘其形似龍而小性好立險故立于護朽上則護之名亦古矣

螺首

通典夏后氏金行初作葦莖言氣所交也殷以水德以螺首謹其閉塞使如螺也周人木德以桃為梗○葦莖今京師人家歲除插芝麻藉于門是葦莖之遺螺人門上銅鑲獸面一名椒圖元詞所謂戶列八椒圖也桃梗今之桃符

飛霜殿

范元實詩話白樂天長恨歌工矣而用事猶有誤哉眉山

下少人行明皇幸蜀不行我眉山也當改云劍門山七月

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長生殿乃齋戒之所非私

語地也華清宮自有飛霜殿乃寢殿也當改長生為飛霜

則盡善矣按鄭嵎津陽門詩金沙洞口長生殿玉蕊峰頭

王母祠則長生殿乃在驪山之上夜半亦非上山時也又

云飛霜殿前月悄悄迎風亭下風颼颼據此元實之所評

信矣

影壁

楊惠之塑佛壁為天下第一郭熙見之又出新意遂令坊北林伐山卷九者不泥掌泥林止以手搶泥或凹或凸乾則以墨隨其形八跡暈成峰巒林谷加之樓閣人物宛然天成謂之影壁

北林伐山卷九終

枕林伐山卷十

軸簾

摩勒傳江綃妓軸簾延客入軸簾言捲之如軸也

蓋榜

唐人進士榜必以夜書書必以淡墨或曰名第者陰注陽受以淡墨書者若鬼神之迹也世傳大羅天放榜於藥珠宮故又稱蓋榜李義山贈同年詩曰同記大羅天上帝事衆僊何日詠霓裳又放榜後必有一人下世者謂之報羅使

女郎砧

枕林伐山卷十 六  
張魯之女曾浣衣於山下有白霧濛身因而孕焉恥之自殺將死謂其婢曰我死可破腹視之婢如其言得龍子一雙送之漢水既而葬於山頂後有龍數至墓前成蹊今其墓在褒城縣又有張魯女槁衣石庚信詩所云南國女郎砧也

白打錢

白打錢戲名王建詩寒食內人嘗白打庫中先散與金錢韋莊詩內官初賜清明火上相間分白打錢

山林窮四和

山林窮四和香以荔枝殼甘蔗洋乾栢葉黃連和焚又或加松毬棗核梨核皆妙

蕙麝

宋孝武帝詩羅裳皎日袂隨風金翠列輝蕙麝豐蕙麝言香也

鈿槻

謝靈運山居賦銅陵之奧卓氏充鈿槻之端金谷之華石子致音徽之觀注引楊雄方言梁益之間裁木為器曰鈿

裂帛為衣曰槻

錦麝燈

酉陽雜俎錦麝燈謂繡佛也

懸船

三秦記龍門之險懸船而行今蜀江謂之釣灘

銑鏡

蕭摩訶與北齊戰有西域胡妙於弓矢弦無虛發摩訶遇擲銑鏡正中其額應手而斃

竹根如意碧慮屏風

齊高帝以竹根如意賜明慶符梁元帝有謝碧慮屏風啓

亦可對虎頭

印色

今之紫粉古謂之芝泥今之錦砂古謂之丹牒皆濡印染箱之具也

鬪縷香

香譜有鬪縷香今訛為兜羅香三泊有之

燭剪詩

元武伯英詠燭剪詩啼殘瘦玉蘭心吐蹴落春紅燕尾香

為一時所賞國朝古庶李公時勉詠剪刀詩吳綾剪處魚

吞浪蜀錦裁時燕掠霞深院響時春晝靜小樓玉罷夕陽

斜詩句甚工而有情致公之直節清聲詩嫵媚如此信乎

賦梅花者不獨宋廣平也

玉泉墨畫眉墨

南中楊生製墨不用松煙止以燈煤為之名玉泉墨又金

章宗宮中以張遇麝香小御園為畫眉墨○余謂玉泉之

名與燈煤無干只以東坡佛幌輕煙為名豈不奇絕

唐棹追人

鹽鍊論言漢代百戲之目曰唐棹追人奇蟲胡如戲倡舞

像○唐棹空梯也古訓謂唐曰空莊子求馬於唐肆佛經福不唐捐是也唐梯今之上高竿也追人追猶追琢今割截人易牛馬首

象牙火籠

西京雜記天子玉几冬則加緋錦以象牙為火籠○慎常

有冬日宮詞云障風貂尾扇熅火象牙籠貂扇冬日用之

歐陽玄詩十月都人供暖箑

流黃簞

會稽竹簞供御號為流黃簞唐詩玳簞冷流黃

緋袍執扇

宋人四六云緋袍贈范叔猶有故人之情執扇遺買臣終

致上客之引○朱買臣為會稽太守懷綬匿跡人未知也

所交錢勅見其暴露乃勞之曰得無罷乎遺以執扇買臣

至郡引為上客

青案綠瓷

古詩青玉案即盤也今以書為卓非孟光舉案即盤也若

今之卓子豈可舉乎綠瓷酒器見鄒陽酒賦

紫莖屏風



楚辭紫莖屏風文綠波注以屏風為草名又曰屏風謂葉障風○今按後說最是屏音丙屏風正與綠波為對最見

王綴宋吳感詩繡被夜歌青翰檝綠波春漾紫莖風

傅玄燭銘

煌煌丹燭焰焰飛光取則龍景擬象扶桑照彼玄夜炳若

朝陽

星施

周書王會篇樓煩貢星施施亦旌施之屬

甲乙帳唐辛枋

枋林伐山卷十 五

梁元帝賦甲乙之帳唐辛之枋○後漢書注引馬融大將軍西第頌曰西北戌亥玄石承輪蝦蟇吐瀉庚辛之域

仙人弩

史記注通天臺上有天梯仙人弩○通天臺上仙人弩笑

電岩前玉女壺

菱蕤鎖

錄異記菱蕤鎖金鏤相連屈伸在人○顧况詩春樓不閉

菱蕤鎖綠水迴通宛轉橋

鈴索

李德裕云翰林院有懸鈴以備警急文字引之以代傳呼

也唐制禁署嚴密非本院人雖有公事不敢遽入于內夫

人宣事亦先引鈴每有文書即內臣立於門外鈴聲連本

院小判官出受訖授院使院使授學士鄭縈詩條鈴無響

闕珠宮韓渥詩坐久忽聞鈴索連玉堂西畔響丁東

蕭斧

通鑑礪蕭斧而代首蕭斧伐蕭之斧也詩云取蕭祭脂又

云采彼蕭兮

切夢刀

枋林伐山卷十 六

施肩吾閨情詩云三更風作切夢刀萬轉愁成係腸線

鶉鴝色胡桃文

供御炭用鶉鴝色胡桃文見宋史

紫花墩

宋學士王珪召對蓋珠殿設紫花墩命坐

金蓮炬

蘇子瞻事唐令狐綯已有之

枋林伐山卷十終

枕林伐山卷十一

炮錄

劉向九歎荒茅棄於澤洲兮炮錄囊于筐篋荒茅香草炮錄匏也言愛小人憎君子錄音麗

景柱

淮南子名曰圭為影圭廣雅云景柱掛影陸龜蒙冬日詩日光走冷圭

鴈島

梁書撤文要結大戎潛窺鴈島○鴈島疑用戰國策顏率枕林伐山卷十一  
求禹難事又或用柳下惠岑島事則鴈字當作廣

芙蓉劍

盧照隣詩相邀俠客芙蓉劍共宿娼家桃李蹊○越絕書薛燭說劍云揚其華如芙蓉始出視其鉞如列星之行

銅缸曉虹

器物款識有王氏銅缸燭錠缸與缸同如漢賦金缸銜壁唐詩銀缸斜背解明璫之類也李賀詩飛燕上簾鈎曉缸屏中碧亦謂貴人晏眠而曉燈猶在缸也

蘭鷓

謝朓賦靡蘭鷓兮江之潯○舟也可對

串

文選謝惠連詩聊用希親串○注串習也梁簡文詩長擗串翠眉南史軍人串噉粗食

赭繩

商君書赭繩束枉木古之匠人用赭繩即今之用墨斗也

膾積堰

膾積堰在舒城縣積堰同元史作膾二字字書不故

琉璃簾

韓文公湘簾詩蘄州笛竹天下知一府傳看黃琉璃卷送八尺合風漪○劉禹錫詩簾冷秋生薤葉中○薤葉秋生

琉璃夜滑

江眾

淮南子張天下以為寵因江海以為眾宋人有以江眾漁歌名其詞者

雪讚書紈扇

羊孚作雪讚曰資清以化乘氣以靡遇象能鮮即潔成輝桓胤遂以書扇○余嘗有夏日詩云紈扇書羊孚雪玉笛吹李白梅

庫露

皮日休詩襄陽作髹器中有庫露真○玲瓏空虛故曰庫露六諺呼書格曰庫露格是也

三雅盃

劉孝綽詩共擣雲氣藻同舉雅文盃于志寧詩俱裁七步詠共傾三雅盃句法相似

紅缸星缸月缸

白樂天涼風詩紅缸霏微滅碧幌飄飄開張光朝詩星缸疑夜暉陸魯望詩月缸曉屏碧皆謂燈也

箬

箬即蓬也宋書輦箬字如此寫蓋從省也

燭路

晉隱逸傳士女駢填車服燭路

槎當作查

槎邪斫木也古作荏漢貨殖傳山不在藁注藁斲斬之也查水中浮木博物志張騫乘槎入天河周捨詩仙查犯斗牛杜子美三川觀漲詩枯查卷拔樹喜晴詩滄海有靈查柴門詩最窄容浮查秋興詩奉使虛隨八月查雅州本猶

是查字又浮查並坐得又查上覓張騫可見杜公字學過人也今韵會作植木上又加木贅矣

養紙芙蓉粉

養紙芙蓉粉薛濤薰衣苴蔻香羅小玉事

錦攬華鑾

迎候賓啓云水候錦攬陸遲華鑾續錦帶集

石炭發香煤

張正見詩奇香分細霧石炭擣輕紈○石炭發香煤也蓋擣石炭為末而以輕紈篩之欲其細也今制宮中搗炭為

執林俄山卷十一

末以梨葉汁合之為餅置于爐中以為香籍即此物也但

古用石炭今用木炭不同耳石炭即石墨也又張正見詩

名香散綺幕石墨彫金鑪是也○石墨一名石涅一名黑

石脂

雲岳屏風

漢鄭弘第五倫故吏同為太尉司空每朝見弘曲肱自卑

明帝聞知乃賜雲岳屏風分隔其間雲岳即雲氣山岳也

柴較

袁紹士無貴賤與之抗禮輜軒柴較填接巷陌

薰燧

淮南說山篇沐浴而抒溷薰燧而負甕注燒薰自香楚人謂之薰燧

掩障

李思訓畫掩障上玄宗夜聞水聲通神佳手也

胡器

詩含神霧曰胡人蠻貊作器物多與中國相反書則橫行食則合伏床則交脚鼓則細腰

圍碁勢

執林伐山卷十一

五

方四聚五花六持七見圍碁賦玉壺銀臺車箱井闌皆碁勢名見漢武帝賦

執林伐山卷十一終

執林伐山卷十二

浮渲梳頭

本事詩載劉禹錫柱司空席上贈妓詩云浮渲梳頭官樣妝春風一曲杜韋娘今本浮渲梳頭作高髻雲鬟又以爲韋應物詩者誤也蓋韋與劉皆嘗爲蘇州刺史是以傳疑浮渲字妙畫家以墨飾美人髻髮謂之渲染渲音眩

旋波移光

旋波移光越之美女與西施鄭姐同進於吳王肌香體輕飾以珠幌若雙鸞之在煙霧

執林伐山卷十二

劉安守天厠

淮南王劉安以雞犬升天天帝罰之使守天厠仙傳

妬女廟妬婦津

妬女者介之推妹也廟在并州壽陽縣妬婦津在洛水劉伯玉妻死投此水爲神

娒徒

漢書西南夷傳西南之夷女人自稱曰娒徒娒音陽方言巴濮之人自呼曰阿陽陽之言我也爾雅引魯詩有美人陽如之何言我柰之何也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亦此

意李太白詩芙蓉帳底柰君何

中儀小儀

唐人禮部員外謂之中儀主事謂之小儀鄭谷寄同年趙禮部詩仙步徐徐整羽衣小儀澄澹轉中儀

開掃

開掃髮名亦猶盤雅墮馬之類也唐詩還梳開掃學宮妝獨立閑庭納夜涼手把玉釵敲砌竹清歌一曲月如霜三記

使駭

柳林伐山卷十二唐會要驛傳曰使駭音問

州綱

南史陸徽九絳州綱三端府職皆指幕官也六朝稱府幕曰府端州幕曰州端節度幕曰節端憲司幕曰憲端

麗矚

南史隱逸傳桂山篁渚非止素玩碧澗清潭翻成麗矚宋人有以麗矚名亭本此

形駟

褚亮詩形駟出禁中蓋五伯戴冠以唱駟自唐已然矣

宋人賀甲科給駟從歸第曰黃榜開天上形駟出禁中本褚亮句也

六庚

太公陰謀曰六庚為白獸在上為客星在下為害氣六庚五首見前。五百孔子困於陳蔡鯉魚為性

阮何雙

唐詩雲仍主謝並風貌阮何雙南史宋孝武選侍中四人並以風貌王或謝莊為一雙阮韜何偃為一雙

巧心妍耳

柳林伐山卷十二陸機文賦雖濬發於巧心終受歎於拙目袁詠云有異巧心終愧妍耳自謙之辭也

妬婦乘驛牛

元制婦人妬者乘驛牛狗部中北齊妬婦買帶及皂莢

三全

導筋骨則形全剪情欲則神全靖言語則福全元倉子格言

慕蘭比荀

司馬長卿慕蘭相如故名相如元任明自比荀文若故名曰或

枝河

歸州之俗以麻組巨竹分朋而挽謂之枝河畫譜有展子

虔鬼技河圖

孔明戒子書

夫酒之設合禮致情適體歸性禮終而退此和之至主意

未殫賓有餘倦可以至醉無致于亂

雕題繡脚

南夷有雕題金齒有繡脚蠻

山都

秣林伐山卷十二

四

鄧德明南康記云山都形如崑崙奴通身生毛見人輒閉

目張口如笑好在深澗中翻石覓鱗噉之

茶首音蔡

博物記云雲南郡出茶首其音為蔡茂是兩頭鹿名也永

昌有之

張文成贊徐有功

躡虎尾而莫驚觸龍鱗而不懼鳳跂鴟臬之內直以全身

豹變豺狼之間忠能遠害○愚嘗謂為大將者為太公望

易為郭子儀難輔幼主者為周公易為孔明難為刑官者

為臯陶易為有功難誰謂後世不及古人乎

張安負兒鏤臂文

昔日已前家未貧苦將錢物結交親如今失路尋知己行

盡關山無一人鏤臂或謂之剗青狹斜  
游人與倡狎多為此態

徐君房

魏肇稱梁徐君房年隨情少酒因境多

軒軒霞舉

李白見玄宗於便殿神氣高朗軒軒然若霞舉 相如奏

賦黃門飄飄有凌雲氣正可相對二子皆蜀人也

秣林伐山卷十二

五

語忘敬遺

語忘敬遺二鬼名婦人臨產呼之不害人

疊殺

東方朔罵鬼書有疊殺僮儻之名 惟不足語疊之一字

字書所無也

鬧掃梳頭

還梳鬧掃學宮粧獨立闌庭納夜涼手把玉釵敲砌竹清

歌一曲月如霜○鬧掃妝唐末宮中髻名形如炎風亂鬢

三夢記

太守事

銅符銀錯郡國守銅虎符銀錯書皂蓋朱轡

三俊五君

二陸與顧雲蹄三俊五君嵇康阮籍劉伶向秀阮咸也林七賢有山濤王戎此五君以山王貴而不與

趙野父

北齊武平初領軍趙野父獻白兔鷹一聯○頃日與顧筭溪倡和雪詩次東坡父字韻顧言父字韻窄古人和此詩極多韻事押盡矣余言佛經力父北齊書趙野父皆奇僻

枕林伐山卷十二

六

未經人押顧笑曰公大能記

梁玉清

李元獨異志云秦并六國時太白星竊織女侍兒梁玉清逃入衙城小仙洞且十六日不出天帝怒命五搜捕太白歸位玉清有子名子休謫于北斗下其子休配於河北行雨每至小仙洞恥母淫奔之所輒回故其地少雨也

四七參兩

春秋緯諸侯上象四七三公寅亮參兩四七二十八宿也參兩天地也

錦織夫人

馮寶妻沈氏封石龍夫人戰則錦織寶憶至老未嘗敗年八十而終智勇福三者全矣古今女將第一人也○繡旗女將與李人戰者見金史

傅一廖二

吾蜀解元王孝忠鄉試賀平西蜀表中有云川四巴三收彈丸黑子之地傅一廖二成大統函夏之天傅一廖二○乃太祖御製平西蜀頌中謂傅友德之功第一廖永忠之功第二也人咸服其博洽

雙鳳二龍

枕林伐山卷十二

七

蔡邕崔實蹄雙鳳○崔晏許受蹄二龍

伏鸞隱鵠

鄧艾蹄伏鸞陸雲蹄隱鵠玉籍雜記

簪口

諛夫具昌忠臣簪口

變童患子

北齊許散愁自少不登變童之床不入季女之室水經注變童中女弱年患子患音宰選詩肆呈窈窕容路曜便娟子皆指變童之屬也阮籍詩昔日繁華子安陵與龍陽

登三乘六

涼軒言艾獻晉帝表登三緯地乘六御天宋人德奉三無功  
安九有句法祖之

元魏高祖夕宴羣臣

飭情始暢而流景將頽竟不盡適戀戀餘光故重引卿等  
女的點絳

女人有月事以丹注面曰的玄的點絳見史記五王世家

程姬有所避注繁欽賦點玄的之熒熒娥黃星的見北堂

書鈔龍的見宮詞王祭神女賦施華的弓結羽儀潘岳共

秋林伐山卷十二

蓉賦飛須垂的丹輝拂紅又以花比美人也漢律見姪變

不得侍祠姪變謂月事也的字作點

七娥房

東哲玄居賦夕宿七娥之房朝享五鼎之食方言吳有奈

娥之臺奈即七字七林有七娥三奈百媚千嬌之語

視聽

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非真不見不聞也見不超色雖見而  
似不見聽不出聲雖聞而似不聞必也見超乎色之外始  
謂之明聽出於聲之外始謂之聰汨沒於聲色之中者謂

之聾聵超脫乎聲色之表者謂之聰明

古聖賢壽

商伊尹壽百二十歲見竹書紀年周太公壽百四十歲見  
金石錄漢竇公本魏文侯繼官至漢文帝時二百八十歲

見懷瓘書斷魏羅結壽百二十歲見北史唐李元奭一百

三十六歲見白樂天集蜀范長生先事劉玄德至李特時

一百三十餘年宋譙定百三十餘歲猶橫經授易見蜀志

則彭祖之壽非誣也

耨而不耨

秋林伐山卷十二

論語耨而不耨賈思勰曰古曰耨今日勞勞郎到切說文

耨摩田器諺云耕而不勞不如作暴○今之壓田也○四

民月令曰勞雪令地保澤

杜伯度

韓文諱辨漢有杜度按度有吾書品杜操字伯度非名也

韓公亦誤用 不如用魯有衆仲

瑞娥

郭璞燕賀燕于飛瑞娥以卵 婦女有孕曰瑞王齊傳有子孫瑞

秋林伐山卷十二終



執林伐山卷十三

女丁婦壬

韓文公陸渾山火詩女丁夫壬傳世婚董彥遠曰玄冥之子曰壬夫娶祝融之女曰丁芋俱學水仙是為溫泉之神○按韓詩句奇董彥遠所解又奇但不知所出金星命家以丁壬為淫合其說亦古矣

物性

狐狼知狐虛虎豹識衝破

金柯

執林伐山卷十三  
金柯要訣相書名

尋常丈尺

禽經云雛上無尋鷄上無常雉上有丈鷄上有赤○上言飛而上也雛之上不能尋鷄之上不能常鷄雉子也倍尋曰常雉上能夫故計丈曰雉左傳都城百雉是也鷄之上能赤亦古與尺通莊子云斥鷃斥亦尺也

衙前散從

宋代役夫之名有衙前散從衙前今之內班門子也散從今之外班皂隸也見韓魏公奏

姓偉

漢食貨志臨苗人姓偉注姓其姓也偉其名也○昔人有以星星令屬對者或對曰字字以為絕奇若姓氏氏子子皆可對也

牝朝

唐人曰武后之世為牝朝

太平

漢書三登曰太平 北史積儲九稔謂之太平

天聰天明

執林伐山卷十三  
韓非子寄尸天聰以聽乘于天明以視此古之格言而非引之

米元章

米元章之書法人皆知之其詩律之妙人或不盡知也予愛其望海樓一詩云雲間鏡苑近青天縹渺飛樓百尺連三峽江聲流筆底六朝帆影落樽前幾番畫角催紅日無事滄洲起白煙忽憶賞心何處是春風秋月兩茫然又詠潮云怒氣號聲逆海門州人傳是子昏魂天排雲陣千家吼地擁銀山萬馬奔勢與月輪齊潮望信如壺漏朝露吳亡越霸成何事一唱漁歌過遠村又垂虹亭一

雲一葉洞庭帆玉破鱸魚霜破柑好作新詩繼桑苧垂虹  
秋色滿東南

趙師霁

趙師霁字從善號塙東趙千里姪也嘗學犬吠以媚佞胄  
其後韓侂胄敗有贈之諛詞侍郎自號東塙曾學犬吠村  
莊今日不須搖尾且尋土洞深藏○霁即古擇字觀其字  
曰從善蓋取擇其善者而從之義也俗士多訛其音趙從善尹

京有政聲戮抗  
州燕僧尤奇

舉身是膽

趙子龍一身都是膽三國志王雅舉身悉是膽北史周文帝云

二孝子事相類

支漸蜀之資陽人年七十持母喪廬于墓白蛇素狸擾其  
傍皓烏嚙雀集于隴○徐仲原望江人親喪廬墓禽採花  
而挿墳獸銜土而壘隴

春宵秘戲圖

徐陵與周弘讓書歸采天目得肆間居差有弄玉之俱仙  
非無孟光之同隱優遊俯仰極素女之經文升降盈虛盡  
軒皇之圖勢則宋人畫苑春宵秘戲圖有自來矣張平子

樂府素女為我師天老教軒皇抑又古矣

婚禮曲顧

儀禮親迎御輪三周下車曲顧即詩所謂韓侯顧之也蓋  
正其始男先于女者禮體之嚴也止而悅男下于女者禮  
用之和也是所謂顧者禮也不然則是瞰囊裝之盛索貯  
騰御之冶容矣

呂將軍貂蟬

世傳呂布妻貂蟬史傳不載唐李長吉呂將軍歌搃搃銀  
龜搖白馬傅粉女郎大旗下似有其人也

關士

李太白詩衡嶽有關士五峯秀真骨關士開士皆僧之稱

勞極勞欲同

本草勞極洗洗極困倦也字本作欲文選邀勅受欲方言  
作錄又作瘵

昭藐流眄

西京賦昭藐流眄一顧傾城注昭眉睫之間藐好視容也  
○今按詩云倚嗟名号玉篇引之名作顛眉目之間也字  
從冥言美人眉目流眄使人冥迷所謂一顧傾城也昭顯

字異音義同

獫狁

南史王琨獫狁所生獫音倮今罵  
獫奴本此

郭麀識

起兵若流沙死者如亂麻戒馬悠悠會隴頭太白詩白骨  
相撐如亂麻

安紹修態

張平子西京賦要紹修態麗服飄著按楚辭招魂云娉容

修態緬洞房王逸注修長也此用修態字本楚辭亦當解

為長五臣注修為也大謬東坡云文選止用李善注五臣

批林代山卷十三十八

五

注謬當去之良是詩陳風佼人僚子舒天紹兮注天紹舒

之姿也神女賦所謂步裔裔兮耀殿堂也

星宿不覆

習鑿齒謂星人日子知星宿有不覆之義乎此句難解按

稽康集引古諺云知星宿者不覆言術人多窮也

考槃

詩考槃在澗韓詩作干薛君注地下而黃曰干干與寬叶

為是且澗非考槃之處也一章曰碩人之寬寬以居也二

章曰碩人之適居而安也適說文章也孟子所謂草莽之

臣諺云心安茅屋穩也阿即後世窩字邵子安樂窩義取  
于此三章曰碩人之軸軸卷而懷之也

絡耕道

唐隱士絡耕道常言脩養之士當書月令置於座右

碩人之適

說文適草也音科俗所謂科座也阿即窩也言考槃於山  
之阿即我之科座也適字從草 隱於茅茨草莽而安樂  
之也

考槃在陸

批林代山卷十三十八

六

陸如莊子陸沉之陸軸如軸簾之軸

鹵莽滅裂

莊子謂耕之不善曰鹵莽其之不善曰滅裂鹵剛鹵之地  
也耕剛鹵之地必加功呂覽耕道篇所謂強土而弱之也  
莽草莽之地詩所謂載芣載柞乃善耕也不治其剛鹵不  
芟其草莽是曰鹵莽之耕其以去字古有鳥耘之說如鳥  
俯而啄食乃善其也呂覽善其其兄而去其弟兄嘉  
禾也弟茶藋也不善其者長其弟而去其兄是滅也裂者  
并其土而相之

麗色

瓊英賦雪蓮蕊瑩波露濯萍姿月鮮珠彩鄭德麟妻韋氏

偏髻髻

北齊禮服志八品女官偏髻髻注髻莫交切髮覆眉也玉篇無此字佛經往往有之而誤以為髻字

躡柳

軍中以端午走馬謂之躡柳音札見文昌雅錄

李太白

本事詩言太白筆迹適利鳳跋龍拏今世傳有二帖

秋林伐山卷十三

五情六情

五情者天干也甲乙為本情丙丁為合情戊己為刑情庚辛為冲情壬癸為鈎情六情者地支也申子為貪狼寅午為廉貞亥卯為陰賊巳酉為寬大戌丑為公正辰未為奸邪六情之中分喜怒哀惡哀樂喜行寬大怒行陰賊奸行貪狼惡行公正樂行奸邪陽主生故天干有合甲乙為中正之合乙庚為仁義之合丙辛為威權之合丁壬為淫泆之合戊癸為無情之合陰主殺故地支有衝此見風角書可補翼奉傳

嬰蘭

論衡云籍孺韓嫣形嬰骨蘭皮媚色稱嬰與麗同蘭與奸同從蘭省從女蘭取其聲更兼香也

心吧

常安民制策重足側目腹誹心吧心吧出爾雅注謂口不敢言而心竊鳴吧也

率更

唐官名有率更歐陽詢嘗任是職率更太子之官屬主干掖夜行以備非常也率按說文作衛將衛也省從率音與

秋林伐山卷十三

帥同率將衛也更番直也

貪殘之吏

李延壽南史循吏傳序云廉哲之后必致清明之臣昏亂之朝多有貪殘之吏蓋有無能之吏無不可御之人又曰廉平常跡聲實難高搏擊為能招響必速其言深切仕者可以自省矣

任盡言

宋直秘閣任盡言字元受眉山入元符諫官伯雨之孫紹興從臣中先之子有詩文集楊誠齋序之謂其詩文孤峭

而有風稜椎健而有英骨忠鯁而有義氣集今早傳余於  
 群公四六中見其賀湯侍御鵬舉啓專言秦檜之惡其略  
 曰靖言自古之姦臣無若亡秦之巨蠹公攘名器報徵時  
 輩食之恩擅立刑誅籍當代縉紳之口制同列如挾兔斥  
 異議如放豚厚鷹犬之義而搏吠已憎疏鴟鷺之行而狐  
 危主勢受其順旨捷若影從忠臣不用而用臣不忠實事  
 不聞而聞事不實私富貴之龍斷豈止使子弟為卿奪造  
 化之鑪錘大不許人主除吏忠義扼腕知識寒心上愧漢  
 臣初之朱雲之請劍下懸唐室未聞林甫之斷棺遂令存  
 社林伐山卷十一 九

沒之間備極哀榮之典云云凡千餘言可謂古之遺直不  
 愧其祖矣誠濟風稜義氣之言良非溢美乎余又因此見  
 高宗之庸懦生既誤用檜及檜死謂內侍曰朕今日始免  
 靴中置刀矣既知其惡而死猶以王爵贈之雖三尺痴童  
 不為也宋之亡也晚矣噫

曼靡

列子鄭衛之處子娥媚靡曼注靡曼柔弱也楚辭蛾眉曼  
 睂靡顏理注曼澤也靡緻也言美女頰容脂緻身體柔  
 滑漢書佞幸傳柔曼之慝非獨女德亦有男色焉注言其

質柔而色理光澤也近日有一士夫一日觀佞幸傳不覺  
 色動曰是先得於我心矣一日席上見歌童以手承其頤  
 曰爾何名答曰程嬰乃笑曰爾為程嬰我即杵臼聞者捧  
 腹

君形

淮南子畫西施之面美而不可悅規並黃之目大而不可  
 畏君形者亡焉○君形者亡猶莊子云尊足者存也

畫家三齋

沙門元霽蜀中人寫真染色以一小石研磨取色蓋覆肉  
 執林伐山卷十三 八

色之上後遂如真又有李霽之居金波亭號金波處士又  
 有王霽謂畫師三霽

沈含馨

水經注後魏中書舍人沈含馨書洛陽宮殿榜今書譜不載其姓名

風伯朝周

顏之推賦歲精仕漢風伯朝周以箕子為風伯謂箕星好  
 風也

執林伐山卷十三終

枕林伐山卷十四

金泥簇蝶裙

韋京兆悼妓詩惆悵金泥簇蝶裙春來猶得伴行雲

麝香鏤金羅

宋徽宗宮人多以麝香色為鏤金羅為衣裙元裕之詩北去宮廬千萬里畫羅休鏤麝香金

仙衣

仙女天衣有金鏤單絲錦縠銀泥五暈羅裙見詩老翁傳

係臂

枕林伐山卷十四 一八  
係臂海錯之名楊孚嶺南異物贊曰係臂如龜生於海洲

欲先捕之必祭以求有不信者風波覆舟

綸鞞

王符潜夫論組必文采飾鞞必綸

九州被

孔融評邊讓曰邊讓為九州之被則不足為單衣襜褕則有餘○九州被蓋錦文織為九州也

金蓮寶屐

東昏侯潘妃以金蓮花步地步步生蓮花其寶屐直干

萬

氍毹

氍毹本夷人服名上音兜下音達今人謂性劣者為氍毹

桂熏棊跡

韓孟城南聯句桂熏棊非罪在棊跡微微呈寶唾拾未盡玉啼墜猶鎗窓綃疑闕艷粧燭已銷繁○桂熏棊跡寶唾玉啼語精字選惜周美成姜堯章葦未拈出為花間蘭畹助也

單練鬚

枕林伐山卷十四 一八  
太平廣記韓晉公在浙西瓦官寺無遮齋會中有一少年

請弄閣乃投蓋而上單練鬚履膜皮猿掛鳥跂捷若鬼神

○練鬚蓋以羽衣為半臂如後漢書所謂諸于繡鬚者鬚

與鬚字小不同義則一也字從鬚蓋羽衣接鬚之類

五銖衣

博異志天女衣六銖又曰五銖北里志玉肌無軫五銖輕

紫擗

梁書職官志云衿褶之制未詳所起冠黑帽綴紫擗外官縉為之長四寸廣一寸腰有絡帶以代繫中官紫擗外官

絳標

露郊

齊書舊為履者齒皆連榻上名曰露郊

藻衣花綬

漢官儀曰衣裳卿大夫藻衣又曰綬青地桃花

文綦

文綦綵縹綵縹藤七林諫美人足飾縹

霞氍

霞氍今之紅

批林依山卷十四

綸巾當作細巾

綸本經綸之綸而詩人綸巾多音關按說文有細字注云青絲綬也後人誤用綸乃假借而迷其音耳凡白綸巾用細字乃是細从刪省可得其音矣

水田衣

絮裝名水田衣又名稻畦帔王維時乞飯從香積栽衣學水田王少伯詩手巾花氍淨香帔稻畦成絮裝內典作笔蓋西域以毛為之又名道遥服又名無塵衣

斑斕青頓氍毹羊羖

史西域傳冉駝人能作斑斕青頓氍毹羊羖斑斕今之雜色氍毹頓今名絲頓頓音墩氍毹今紫氍也羊羖今寶裝羊皮酋長婦女以為背飾

氍毹

晉載記氍毹毛布也氍與靚同氍與蜀同

氍毹

楊雄蜀記云雲南越氍毹蜀也音豆分今之氍毹

袒衣袒服

楊袒衣蓋道身之衣孟子所謂袒裋裸程也左傳陳靈公與乳寧儀行父淫於夏姬秉其袒服以戲于朝注袒服日

批林依山卷十四

四

二

日近身之衣然不若袒服之為順袒與袒字畫相似毫厘之差耳

闊裝

京師有闊裝帶其名始于唐白樂天詩貴主冠浮動親王帶闊裝薛田詩九包結就佳人髻三闊裝成子弟聽詞曲有角帶闊黃鞞今作傲黃鞞非也

粉袍

唐人士子入試皆著白衣故有白袍子何太紛紛之語宋

時亦然冉居常詩粉袍切勿笑冬烘且踏燒殘鼠尾蹤

吹綸

漢書注齊服官有吹綸方空之目梁費昶詩金輝起遥步  
紅彩發吹綸按吹綸不知何物據詩意思是婦女所執之  
物如暖扇之類沈約詩畫扇迎初暑紅輪映早寒庾肩吾  
詩粉白映輪紅元歐陽玄詞十月都人供暖筵可以互證  
梁簡文帝詩枝間通  
粉色葉裏映吹綸

細中

說文細青絲綬也音關仲長統昌言身無半通青細之綬  
桃林伐山卷十四 五  
而竊三辰龍章之服爾雅細似細組似組東海有之皆草  
色也細鹿角菜組海中苔今之燕窠菜也詩人白細巾紫  
細中皆合用此字而俗多用綸細自細綸自綸豈可混用  
也

積絲散繭

沈約文積絲成絲散繭騰花言女工之妙也

青綸碧組

蕭子雲玄圃賦漂青綸之葦折蕩碧組之髮鬢  
青綸碧組  
皆草名見

雅兩

歇案隱囊

三國志曹公作歇案卧視書六朝人作隱囊柔軟可倚又  
便于歇案王維詩隱囊沙帽坐禪基

阿錫

列子衣阿錫曳齊純注阿細穀錫細布非也按此文以阿  
錫對齊純阿亦地名齊有東阿其地亦出絲帛錫韻書作  
楊孫恂云袒衣也若以阿為細穀於字義不通

桃林伐山卷十四終

桃林伐山卷十四

六



統林伐山卷十五

豐餽

書集謝人謁食曰昨損豐餽又曰芳餽見何曾傳

粉荔

玉燭寶典云洛陽人家正旦造絲雞蠟燕粉荔枝故宋人

賀正啓有瑞雲餞臘粉荔迎年之句

蘆酒

杜詩黃羊飯不羶蘆酒以蘆為筒吸而飲之今之啞酒也

又名釣藤酒見溪蠻叢笑

統林伐山卷十五

瓊糜

楚辭精瓊糜以為糧注糜屑也今之米糊羹

王餌

出梁元帝雜纂今之餌塊也

白乳頭金蠟面

北苑焙茶之精者名白乳頭金蠟面

郭珍蜜賦

散似甘露凝如割肪冰鮮玉潤髓滑蘭香

茶名

紫笋新黃芽霍山神泉川碧澗山綠昌明劍南明月房 茶

察州

傘子鹽

胸臆縣鹽井有鹽方寸中央隆起如張傘名曰傘子鹽胸臆

今之夔州府萬流驛地名

湖目

湖目蓮子也見酉陽雜俎廣知篇

如何隨刀而改味

顧凱之啓蒙記曰如何隨刀而改味神異經曰南方荒中

統林伐山卷十五

有如何之樹三百歲作華九百歲作實有核形如棗子長

五尺金刀割之則飴非此則辛食之得地仙酉陽雜俎曰

祁連山上有仙樹一名四味木其實如棗以竹刀割則苦

以木刀割則酸以蘆刀割則辛金刀割則甘即此物也○

或曰此即仙經所謂火棗

侯騷蟲薺

廣志云侯騷蔓生子如雞卵既甘且冷輕身消酒又名簡

子藤蕭子雲賦所謂簡子秋紅也○魏武帝食品曰蟲薺

子如彈丸○二物奇品唐人賦中嘗引用之

凶年減膳

凶年則人君減膳白虎通曰一穀不升徹鶉鷄二穀不升徹鳧鴈三穀不升徹雉兔

碧琳腴

碧琳腴酒名見曾吉甫詩集可對江瑤柱江瑤柱 嬌黃也

竹根黃

賈逵曰梁米出於蜀漢香美逾于諸梁號曰竹根黃梁州之名

此因

小峴春

私林伐山卷十五

小峴山在六安州六安茶峴春

天藏

北魏元雍奏云鹽池天藏也○宋人四六私鹽私茶以天

藏月團為對本此又茶馬表以摘山對歷塊皆工而隱

冰厨

夏日供帳飲食處曰冰厨見越絕書閭廬庖所也

羽觴

東哲說曲水流觴之事始於周公營洛所制引逸詩云羽觴隨流波此一義也班婕妤自悼賦酌羽觴兮銷憂注以

玳瑁覆翠羽于下徹上見此義也○唐詩玳瑁筵本此

茶寮

僧寺若所曰茶寮寮小窓也

飲食之侈

內典言飲食之侈曰魚鴈烹龍雕蚶鏤蛤

薰風啜茗

杜子美何將軍山莊詩薰風啜茗時今本作春風非此詩

十首皆一時作其曰千章夏木清又曰紅綻雨肥梅皆是

夏景可證

私林伐山卷十五

煮羊

燕山錄曰煮羊以觸煮醢以蚊省火

蚶子贊

蚶子蚌屬形如瓦筒橫從其理五味具充又千歲蝙蝠化為魁陸別名為

蚶形似瓦屋

酢漿

說文漿酢也周禮四飲之物三月漿石氏星經酒醪五齊之屬天文酒旗星主之漿水六清之屬天文天乳星主之內則所謂酒漿當有別也○酢古音醋言其有酸味也木

草玉石下品部漿水味甘酸微温無毒主調中引氣宣和  
強力通關開胃調理腑藏粟米新熟白米者佳煎令醋止  
嘔噦白人膚體如繒帛為其常用故不齒其功○按楚辭  
招魂臠鼈魚羔有柘漿漢書泰尊柘漿唐宴進士有三勒  
漿謂訶梨勒菴摩勒烏攬勒也則漿不止用粟米耳

采醴雀錫

蔣山栢林常多采醴陳後主以為甘露 雀錫後人亦認  
為甘露

碧桐杯

唐詩 碧桐杯詩酒味雜蓮氣香冷勝於冰輪困如象鼻瀟  
瀟

酒絕青蠅

醴白韭黃

醴之美在白韭之美在黃○醴一作薤

鬪釘

食經五色小餅作花卉禽獸珍寶形按柳成之盒中累積  
名曰鬪釘今人猶云釘果盒釘春盛是也俗書作鬪釘非  
也

綠紋螺紅梁醴

煬帝在揚州遊雞臺恍惚與陳後主遇以綠紋螺酌紅梁  
醴共飲請張麗華舞玉樹後庭花一曲此白日見鬼也

化益玄醴

延篤與李文德書曰吾食赤烏之粳麥飲化益之玄醴折  
張騫大宛之蒜軟晉國郇瑕之鹽○化益即伯益淮南子  
曰伯益作井

楊誠齋詠枸杞

翠條紅乳摘盈箱

桃林伐山卷十五

六

桃林伐山卷十五終

執林伐山卷十六

仙家寶玩

仙家三寶有碧瑤杯紅粧枕紫玉函

王者猶玉

大戴禮論夏商之季失政而未亡其辭曰疆蕞未虧人民未變鬼神未亡水土未氣糟者猶糟實者猶實王者猶玉血者猶血酒者猶酒注糟以喻惡實以喻善玉以喻賢人言尚賢其賢血憂色也酒以喻樂言尚憂其可憂而樂其可樂意者政雖已失未至大亂孟子所謂故家遺俗流風執林伐山卷十六

留圭復圭

易曰告公用圭古者諸侯朝于天子五玉輯瑞此用圭之制也尚書大傳有留圭復圭留圭如今之奪爵貶秩無過行者復其圭能改過者復其圭如今之復職也

肉好

璧孔曰肉孔言其美滿也樂音曰肉孔言其圓滑也禮記

曲直繁瘠廉肉節奏注或死轉而曲或徑出而直或豐而繁或殺而瘠或稜隅而廉或圓滑而肉或止而節或作而奏

珠藏寶路

文選陸海珠藏管子山海者財用之寶路

金液銀丸

梁帝勸醫文云更六一於金液改三七於銀丸

玉井金波

梁謝舉凌雲臺詩勢高凌玉井臨迴度金波謝朓詩金波

執林伐山卷十六

麗鵲玉繩低建章金波月也玉井玉繩皆星名

瑤甌

巫覡號曰瑤甌見本草不知其解○覡音際今滇中巫人

曰朶覡

擲卦以錢

擲卦以錢自嚴君平始唐詩岸與織女支磯石井有君平

擲卦錢

玖鏡

玖黑色玉也可以作鏡今永昌產

玉華相帶如琴弦

玉篇引詩瑟彼玉瓚字一作琤廣蒼云玉華相帶如琴弦  
今詩作瑟

瓊寢玉簀

劉聰以婢為后王鑒諫曰不可以污玉簀而塵瓊寢

萬條寒玉

唐人郊居詩門外晚晴秋色老萬條寒玉一溪煙萬條寒  
玉言竹也

珊瑚林

魏宗目檉桐花曰珊瑚林

嵐彩飛瓊

劉伯溫憶山中篇四時嵐彩飛瓊雪百道泉流湛玉霜上  
句本种放詩嵐沉玉膏冷之句秘含山居賦滄滉溪之膏  
玉

離瑜

天文志白西三星曰離瑜離與縞同桂衣也傳毅所謂華  
桂飛鬢垂織羅也瑜玉飾也皆婦人之服也日坐微則後宮  
儉明則後宮奢

魏林伐山卷十六終

魏林伐山卷十六

秋林伐山卷十七

險譚句

吳均詩秋風瀧白水鴈足印黃沙為沈約所笑唐人以此句為險譚句傳奇詩多有之沈青箱夜月琉璃水春風卵色天是也韓退之水作青羅帶山如碧玉簾杜牧詩錢塘鸚鵡綠吳岫鷓鴣斑東坡詩山為翠浪涌水作玉虹流大家亦時有之也

桓玄時童謠

車無軸倚孤木繩縛腹芒籠目上二句桓字下二句言其秋林伐山卷十七  
敗死玄之敗果以繩縛至芒籠其首沉之江中

吳元濟將敗之兆

裴度征淮西樞得一碑上有謠云井底一竿竹竹色深深綠雞未肥酒未熟障車兒郎且須縮有識之者曰雞未肥肥去月乃已字酒未熟乃酉字後果以己酉日擒吳元濟宋人四六有學慙鼠獄智雞碑下句正用此事鼠獄張湯傳

芳札良書

坐擁良書趙景遲還芳札張

辨大明寺壁上隱語

淮南大明寺壁上有詩謎云一人堂堂二曜同光泉深尺一點去冰傍二人相連不欠一邊三梁四柱烈火烘然除去雙勾兩日不全 班義一見即能辨之乃八字隱語也大明寺水天下無比

唐人傳奇小詩

詩盛於唐其作者往往托於傳奇小說神仙幽怪以傳於後而其詩大有絕妙今古一字千金者試舉一二上峽日秋來風浪多巴陵一夜雨腸斷木蘭歌又雨滴空階曉無心換夕香井梧花落盡一半在銀床又舊日聞蘭處高樓當月宮梨花寒食夜深閉翠微宮又命笑無人笑含嬌何處嬌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憐宵

梁武帝父子詩識

梁武帝冬日詩雪花無有蒂冰鏡不安堂○梁簡文帝詠月詩飛輪了無徹明鏡不安臺竟成臺城之識

王暉稱温子昇

濟陰王暉云江左文人有顏謝任沈我温子昇足以陵顏轅謝舍任吐沈

目學之弊

一傳未終恍已迷其姓氏片文屢過幾不辨其偏傍李昭

春帖

海日御規忽覺人間之曉官花剪綵恍疑天上之春元

詩文用翽字

晉書訪云和嶠牛傳咸鞅王戎踴翽不得休嵇康書翽之不置王半山詩翽汝以一句西歸瘦如腊又細浪翽雪千

娉婷翽音

亢倉子古字

和琳代山卷十七八 驚為寡終拳恃突害奪萬龔共聃聽訖執突衝暴終

謾誄

以言相欺曰謾以言相誣曰誄佛書空谷傳聲曰赤諱白誄又偈曰掉弄花唇取次謾

船子和尚四偈

三十年來坐釣臺釣臺往往得黃能金鱗不遇空勞力收拾綵綸歸去來

三十年前海上海上遊水清魚見不吞鈎釣竿斫盡空栽竹不計功成得便休

本是釣魚船上客偶除須髮着袈裟佛祖位中留不住夜深依舊宿蘆花

百尺絲綸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餌滿

船空載月明歸

埃子偈六言

埃絳擊空直直烟墩映樹班班聊爾牌標五里從教目斷

千山

無名偈

群居閉口獨坐防心

和琳代山卷十七八

金荃

元好問詩金荃怨曲蘭畹詞金荃温飛卿詞名金荃集荃即蘭菴也音荃蘭畹唐人詞曲集名與花間集出入而中

有杜牧之詞

顏謝詩評

沈約云延年體裁明密靈運與會標舉

譬喻經

五根之禍劇於毒龍五根如箭意想如矛○慎按五根者

眼耳鼻舌身也心經六根有意此以五根皆起於意故五

眼耳鼻舌身也心經六根有意此以五根皆起於意故五

根之外以意貫之○孔子四勿始于意佛氏六根終于意

浮生喻

東逝之長波西垂之淺照擊石之星火驟隙之迅駒風裏  
之微燈草頭之懸露臨崖之朽樹灼目之電光淺或  
是殘

老萊子語

可食以酒肉者可加以鞭撻可受以官祿者可隨以斧鉞

梅福語

生爲我酷形爲我辱智爲我毒身爲我桎梏乃棄官隱洪

崖及玉笥山

秋林伐山卷一七

佛書四六

毒龍懼其威光醉象憚其神力唐睿宗大  
寶積經序七十二君皆在

陶鈞之內八萬千歲即爲俄頃之間○漢日載其通暉周

星彰其降誕驚頭峰下演金口之微言難足山中舒玉毫

之瑞色 闢圓明之淨域啓方便之禪門

暫乘紫機之暇聊題紺帙之前睿宗序○紫機紫  
極中萬幾也

龍持貝葉函傳摩竭之城象負蓮花逐滿真丹之境徐  
鈞

真丹震旦也○摩  
竭魚莊飾門柱也

風送妙花結而成蓋月臨淨水印以搖金

真空無像非像教無以譯其真實際無言非言緒無以筌  
其實

大乘小乘逗根機而演教半字滿字逐權實而敷文佛以  
獨體

之字為半字合  
體之字為滿字

披帔則中小不分擲棍則才木不辨書生傳寫破體者多

對讀支離辨正者少擬豫大  
藏音序

貝葉靈文北天之訓逾遠貫花微旨西秦之譯更新武則  
天聖

擊大法鼓響振於無間吹大法螺聲通於有頂有頂見  
法華經

秋林伐山卷一七

覆簷筒而無異鳴迦陵而不殊如意  
輪

色是幻色必不礙空空是真空必不礙色

白雞路出青髓岩開徐孝克天  
臺寺碑

祇樹息陰玄風尚啓莎羅變葉佛性猶彰

易稱天玄蓋取幽深之名詩詠彼蒼近在遠望之色浴心

方等之淵悟懷絕冥之肆劉遺  
民書

陽門鉞毫眉之象夜臺圖紺髮之形楊衍  
之

影由形起響逐聲來弄影勞形不識形為影本揚聲止響

不知聲是響根向居  
士



前念不生即心後念不滅即佛法海禪師

青青翠竹總是法身鬱鬱黃花無非般若珠

毫釐繫念三途業因瞥爾生情萬劫羈鎖聖明凡號盡是

虛聲殊相分形皆為幻色明

囊無繫蟻之絲厨絕聚蠅之糝寧可清貧自樂不作濁

富多憂

天桃紅杏一時分付東風翠竹黃花從此永為閑伴懶

訓格之言不得暫捨可以鏤于骨書于紳樂于紳重于識

所以楚莊王輕十乘之國而重申叔言范蠡子萬敵

之田而貴舟人片說

煩惱正是菩提淨華生於泥糞騰之和尚

練心方外攢影人間王豔父灰金言未剖梁武帝慧可碑

傷智幢之欲折悼戒寶之將沉

殷王牛飲而喪朝楚臣虎酣而敗德成都有累月之醉中

山困千日之眠戒酒

無人非闕戶之閑無見非面牆之墨無實非鴈足之書無

真非魚目之寶

抗志匪石安仁似山

道照機前思超繫表

東隅纔吐西崦已沉壁言逝川之駛流若栖葉之輕露悲

泉若水出沒曾不關人顧兔蹲烏升落長自在彼春蠶紫

絲而不悟秋蟻拂蝕而靡疑

夢覺習苦桂蠹喜甘大嚼劇於據梧長昏甚于枕麴陽燧

含景還壁言日輪甘露入盤足稱天酒鳴鐘浮響光燈吐

輝

槩太清而特起極摩樓而上征言宮殿之崇曹植詩承露盤太清

心燈夜燭言慧星飛金池動月言樹含風

辨論青豆之房遺惑赤華之舍宣銀鼓於寶坊轉金輪

於香地

揚僕有關外之傷太史恨周南之滯

作翰湘川樹塵蠶服彭蠡也

乘傳衡臯辭簪泝渚

辨起炙輶辭跨連環山毫一其小大彭殤均其壽大筵

楹亂其橫豎施厲混其妍媸衍莊子語

玉燭登年金商在律炎涼始貿動靜惟安劉虬書

良書獨擁善談無拊願言之子實癡我心同上

扇靈囀之流風鏡貞林之絕影

桂薪不斧而丹醜自熟玉臯詭竿而銀甕常盈祥

河光似幕樹彩成車上句榮光幕河下句先主樓桑事

戴日戴斗靡不來王太平太蒙無思不服言土宇之廣

地芝候月天花逆風成冥論人華不逆風薰天華逆風薰

南通舜梧北平堯柳 箴與琴劍銘自盤盂

智察舞雩又分封壤下句管轄事

榮辱迅譬石光古今駛過拍輓

色見聲聞俱能證果花飛劍動盡可栖袖

塵網千里密密常籠意地愛纏萬結條條盡係情田隨他

舌似鸚鵡之徒借彼眼如水母之屬以上弘明集

紅綿套索碧玉穿阮空谷傳聲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露

全身

面上夾竹桃花肚裏侵天荆棘

雀舌初調玉茶分時茶思健龍團槌碎金渠碾處騰騰降

舌頭無骨得言向之總持眼裏有筋具游戲之三昧群居

閉口獨坐防心

露灑瓊英春融雪彩臉欺膩玉鬢惹濃雲戒色

瓊英膩雪蓮蕊瑩波露濯薜安月艷珠彩戒色

上蔡之犬堪嗟人生到此華亭之鶴虛嘆天命如何

無名氏六言詩

蔣疑賦止四韵邠老詩無全章丫頭花鈿滿面不及徐妃

半妝或云李季章作

偶句

隋珠照日羅衣從風王孫芳草如積珠木連陰

○文孟鏤素畫卯雕薪 ○鋪象牙床織犀角簾雕貂

之梅蛭蟲之毡

顧凱之詩

疾風知勁草嚴霜識貞木晉顧凱之詩也

棗心蘭蓋

筆有棗心蘭蓋之名

漢古詩逸句

庭中有奇樹上有悲鳴蟬

泛泛江漢萍飄蕩永無根

青青陵中草傾葉晞朝日陽春被惠澤枝葉可攬結

餓狼食不多 饑豹食有餘

蝴蝶遊西園 暮宿桑樹間

天霜木葉下 鴻鴈當南飛 ○古詩四十餘首 文選收其十

九首 今其遺句 見于類書 多有之 聊錄其二 二斷 珪缺壁

猶勝瓦礫如山也

人遠精神近 寤寐夢容光 無名氏

初秋北風至 吹我草臺華 浮雲多暮色 似從曉嶼來 石上

生菖蒲 一寸八九節 仙人勸我食 令人好顏色 同上

去婦不顧門 萋菲不入園 諸葛孔明

探懷授所歡 願醉不顧身 王仲宣

皎月垂素光 玄雲為髮髯 劉公幹

玄景如映壁 繁星如散錦 關

金荆持作枕 紫荆持作床 古歌

爭先非吾事 靜照在忘求 王右軍

來若迅風散 逝如歸雲征 李克

翕如翔雲會 忽若驚風散 裴映

遥看野樹短 遠望樵人細 虞

黃鳥鳴相追 咬咬弄好音 古詩

相思心既勞 相望脰亦脗 陸彦

迅颺翼華蓋 飄颻若鴻飛 石崇

玄清渺渺觀 浴景出東溟 仙詩

逍遙玄律際 鬱景落滄溟 上

子書傳記語似詩者

美色不同面 悲音不共聲 論衡

片玉可以琦 奚必待盈尺 抱朴子

兩江珥其市 九橋帶其流 揚雄

生無一日歡 死有萬世名 列子

善御不忘馬 善射不忘弓 韓詩外傳

文繡被臺榭 菽粟食鳥鴈 晏子

日日獻玉衣 旦旦進玉食 列子

駿馬養外廄 美人充下陳 戰國策

操行有常賢 仕宦無 市遇 充

觸露不招葵 日中不 並 諺 古

飛鳥號其群 鹿鳴求其友 楚辭

膏以肥自燭 翠以羽殃身 蘇秦

薰以香自燒 膏以明自煎 陳留父老

良將如收電可見不可追抱朴子

高不絕山阜跛羊升其顛深不絕消流孺子浴其淵子

急行無善步促柱少和聲王充

孔子辭康丘終不盜帶鈞許由讓天下終不利封侯淮南

南遊閩窳野北息沉墨鄉淮南

日回而月周時不與人遊淮南

百里不販糶千里不販糶古詩

兩貴不可同兩勢不可雙說苑

女愛不敵席男歡不盡輪鬼谷子

御馬不釋策操子不反繁家語

鵲巢知風起獺穴知水生韓詩外傳

豐屋知名家喬木知舊都呂覽

井水無大魚新林無長木上

餓狼守庖厨飢虎牧牢豚仲長統昌言

代馬依北風越鳥翔故巢吳越春秋

荆工不貴玉鮫人不貴珠韓詩外傳

蠹蟻仆柱梁蚊虻走牛羊新序

青崖若點黛素湍如委練羅含中記

白沙如霜雪赤霞若朝霞上

洞庭對岳陽脩眉鑒明鏡上

神丘有火穴光景照千里崑崙有弱水鴻毛不能起古中記

日南有野女群行不見夫其狀晶且白裸袒無衣襦唐蒙博物記

姑鳴于朝寒蟬鳴于夕風土記

蟻成市于朝蚊成市于夕夏秋

煦氣成虹蜺揮袖起風塵劉劭趙都賦

不齊咫尺玉而愛寸陰旬法

鼓聲不過閭柝聲不過閭上

鐸以聲自毀膏以明自錄淮南

大江如索帶舟船如鳧雁郡國志

跣跣被商鳥重譯吟詩著充

醴泉有故源嘉禾有舊根

白壁不可為容容多後福左傳

仲尼長東魯大禹出西羌晉書載故高傳

明月不長映蘭葩豈虛鮮璞

新霽清暘升天光入隙中佛經

日從濛汜出照樹初無影上

臨坂營九曲不知高幾里三秦記

高樹鬱鬱雲文禽蔽綠水應

平流鼓怒浪靜樹振驚颿

搖木不生危松栢不處卑語

遁關不可復三行不可再淮南志

一淵不兩蛟淮南志兩雄不並栖三國志

諾臯記序

段少卿諾臯記序云聖人定璇璣之式周禮立巫祝之官

考乎十輝之祥正乎九黎之亂當有道之日鬼不傷人在

觀德之時神無乏主若列子言竈下之駒撥莊叟說戶下

之雷寤楚莊爭隨兕而禍移齊桓覩委蛇而病愈

文人誤謬

蔡中郎以反舌為蝦蟆淮南子以蚤為螻蟻詩義以蚤為

螻蛄高誘以乾鵠為蟋蟀誤謬何啻千里

律詩當句對

王維詩門外青山如畫裏東家流水入西隣嚴維詩木奴

花映桐廬縣青雀舟隨白鷺濤謂之當句對

真如之義

馬祖曰真如有變易豈不聞善知識能迴三毒為三昧淨

戒能迴六賊為六神迴煩惱作菩提迴無明為大智錢起

贈懷素詩云醉裏得真如劉禹錫詩心會真如不讀經

止觀之義

杜詩白首重聞止觀經佛經云止能捨樂觀能離苦又云

止能脩心能斷貪愛觀能脩慧能斷無明止如定而後能

靜觀則慮而後能得也

策目毫鋒

白樂天詩策目穿如札毫鋒利似錐札甲也

晚唐絕倡

許渾蓮塘詩為憶蓮塘秉燭遊葉殘花敗尚維舟烟開翠

扇清風曉水泛紅衣白露秋神女暫來雲易散仙娥終去

月難留空懷遠道難持贈醉倚西闌盡日愁此為許丁卯

集中第一詩而選者不知取也他如韋莊昔年曾向五陵

遊一首羅隱梅花醉處十餘里一首李郢上裴晉公四朝

憂國鬢成絲一首○皆晚唐絕倡可與盛唐崢嶸惟巨眼

者知之

陸子

陸子曰三皇垂策五帝繫手唐虞按轡禹湯馳轅五伯更駕六國摧輶

華實

後漢書引老子君子處其厚而不處其薄居其實而不居其華虞喜志林曰諸葛恪不納呂岱十思之言樂春藻之繁華而忘秋實之甘口也又魏書云曹子桓

採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庶子劉勰亦邢顯也選

詩春華與秋實庶子及家臣又陳書云陸澄陸之華而無園綺之實

小梁州

賈逵曰梁米出于漢香美愈于諸國行根黃梁州

得名以此秦地之西燉煌之間亦產梁米其類蜀故號

小梁州曲名有少為西音也

軫石

楚辭九章軫石歲時寒暑領芳玉遠遊周禮說車制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言已雖放棄執履忠信志如方石終不可轉

奇對

誣飾蚯蚓莫招神龍王微與江湛書刻畫無鹽唐突西子世說

四六奇句

磨丹漬墨有來太乙之青藜正笏垂紳即侍玉皇之香案

翰聖化齊虞夏方咸五以登三論述本詩書將襲六而為

七相學士象八節不過一歲之少留刺史入三公便在五

雲之多處象八節言一歲八遷也縱橫經庫甲乙丙丁四部之書馳

驟詞垣天地風雲八方之陣洪平齋賀翰林五鳳樓之巨

筆九龍巖之大鍾學士和叔正冬伯趙司至冬官送之禮樂

不離尺五之天任以三公即近丈三之日諫聽六日四分

之鳳律又見新陽詠五更三點之鴛行已迷舊夢李梅亭

魏收贈裴伯茂詩

臨風想玄度對酒思公榮誠秀句也惜不見全篇

悠字單押

文選紛煇悠以容裔注旌旗搖動貌悠字詩中除悠悠之

外只有焱悠與莊子謬悠內典道性天悠可押○攸所也

韓文壺儀之攸左傳湫乎攸乎注乘危貌又鬱攸火氣也

五行傳御於怵攸言人君遇災以憂為所則可免也怵攸

猶言敬作所也前漢書叙傳攸攸外寓支通傳皆遊外國歲數曩悠

金人詠物詩

中州集金羽士王子可詠西瓜云一片冷沉潭底月生鬢  
斜捲龍頭雲孫鐸詠玉簪花披拂西風如有待徘徊涼月  
更多情鄭子時詠醅醑詩云玉斧無人解修月珠裙有意  
欲留仙皆極體物之工

說文解字

說文解字云以石研解解字云以火申解皆形容之

妙解字

批林伐山卷十七

六朝七言律其體不純

蝶黃花紫燕相追楊低柳合路塵飛已見垂鈎掛綠樹誠  
知淇水沾羅衣兩重夾車問不已五馬城南猶未歸鶯啼  
春欲駛無為空掩扉古梁簡文春情

後二句又作五言

長安城中秋夜長佳人錦石擣流黃香杵紋砧知近遠傳  
聲通響何淒涼七夕長河爛中秋明月光蠟燭塞邊絕候  
鴈鴛鴦樓上望天狼右後魏溫子昇詩

第五六句作五言

文窓玳瑁影嬋娟香帷翡翠出神仙促柱默唇鶯欲語調  
弦繁爪鴈相連秦聲本自楊家解吳飲那知謝傳憐抵愁  
芳夜促蘭膏無那煎右陳石主聰事

後二句五言

舊知山裏作氛埃登高日暮心悠哉子平一去何時返仲  
叔長遊遂不來幽蘭獨夜清琴曲桂樹凌雲濁酒杯搗項  
同枯木丹心等死灰右隋王翬後二句五言

伊字

西天佛書伊字作...如此方草書下字王維詩三點成伊  
猶有想○教乘法數有二伊之文二伊新伊舊伊也新伊  
如此方言今文舊伊如此方言古文也

陳孚詩

元陳孚遠歸帆絕句云日落牛羊歸渡頭動津鼓煙昏不  
見人隱隱數聲櫓識者以為不減王維

蘇子由四絕句

泉流達石缺脉散成寶網水神瓊瑤看山是如來想瓊瑤巖  
巖花不可攀翔蓋久未墮忽蒙人前知子觀空坐雨花巖  
白龍晝飲潭修尾掛石壁幽人欲下看雨電晴相射白龍潭

蒼壁立積鐵懸泉瀉天紳行山見已久指與未來人陳鼓  
○此四詩泉既奇詩亦稱何異王右丞

枕林伐山卷十七終

枕林伐山卷十七終

枕林伐山卷十八

陳搏詠瀑布

琉璃滑處玉花飛

判花詩草

判花入競誦詩草士深藏劉克莊贈洪使君

韋莊贈進士詩

新馬杏花色綠袍春草香

天寶迴紋

范陽盧氏母王氏撰天寶迴紋詩凡八百十二字循環有

數若寒星之遞遷應變無方謂陰陽之莫測與蘇若蘭事相類

鷓鴣天

唐鄭嵎詩春遊雞鹿塞家在鷓鴣天○詞名鷓鴣天本此

齊己詩

僧齊己詩重城不鎖夢每夜自歸山宋人小詞重門不鎖

夢隨意繞天涯

杜詩誤字

燕子詩穿花落水益活巾范德機書天作帖水一笑正墜  
雙翼黃山谷云一笑俗作一箭非紛紛戲蝶過閒慢張文



潛本作開慢

隴西謠

郎樞女樞十馬九駒安陽大角十牛九犢

四地名皆在隴西言宜畜牧也

瞿塘行舟謠

滌灑大如襍瞿塘不可觸○太白詩五月不可觸猿鳴天

上哀又詩瞿塘五月誰敢過滌灑大如馬瞿塘不可下杜

子美詩沉牛吞雲雨如馬戒舟航滌灑大如象瞿塘不可

上滌灑大如鼉瞿塘行舟絕滌灑大如龜瞿塘不可窺○

南史滌灑如襍本不通瞿塘水退為廋公

楊柳索春鏡

張小山小桃紅詞云一汀烟柳索春鏡添得楊花開勝殺

歸舟太蘭轉水迢迢畫樓明月空相照今番瘦了多情知

道寬褪翠襖腰○薰薰高穿靈動楊柳索春鏡山谷詩也此

詞用之今刻本不知改鏡為愁不惟無韵且無味矣

凹字三音

凹與坳同本古文凹凸字又音與蛙同元吳西逸詞懶雲

凹按行松菊訊桑麻此音行於北方又蛙去聲盛弘之荆

州記山脅漫衍無垠凹湖面平滿無高下此音行于楚蜀

龔字音

龔字玉篇不載齒怯也音楚去聲今京師語謂怯皆曰龔

不獨齒怯也魯茶山和魯宏父餉柑詩云莫向君家樹素

口鞞犀微龔遠山嶺黃山谷和人送梅子云相如渴病應

須此莫與文君感遠山茶山之詩全效之方秋崖楊梅詩

併與文園消午渴不禁越女感春山

仙經

瓊女藻笈琳象琅函皆指道書也

東丹王千角鹿圖

魏林儀山卷十八

遼太祖阿保機二子長曰突欲遼史名陪次日曰堯骨後改名唐

明宗天成元年丙戌遼主滅渤海渤海北海之地今哈密

州名渤海者蓋改為東丹國以倍為東丹王其後述律后

立次子德光東丹王曰我危執不如適他國以成泰伯之

名遂立石海上刻詩曰小山歷太山太山全無力羞見故

鄉人從此投外國遂越海歸中國唐明宗長興六年也明

宗賜與甚厚賜李姓贊華其名也以莊宗妃夏氏妻之拜

懷化軍節度使東丹王有文才博古今其航海歸華載書

數千卷尤好畫世傳東丹王千角鹿圖李伯時臨之董北

苑有跋宣和畫譜列其目焉

續編粹之  
以便覽考

東丹王事頗隱合人遠及  
宜畫譜董道畫師傳極通雙

三字姓

代北虜人有三字姓候莫陳阿史邦是也中國亦有潛夫  
論有白巴公氏

隋後主詩

隋後主越王侗楊叛兒歌曰青春止陽月結伴戲京華龍  
媒玉珂馬鳳軫繡香車水映臨橋樹風吹夾路花日昏歡  
宴罷相將歸狹斜越王嗣位史稱其眉目如畫溫厚仁愛

秋林伐山卷十八

風格儼然後為王世充所弑臨終禮佛曰願自今以往不  
復生帝王家噫亦可憐矣觀其詞藻如此若不生帝王家  
豈不為文人學士邪○隋越王謚恭帝李淵立代王侑亦  
謚恭帝二主同謚蓋東西不相同也

虞世南織錦曲

寒閨織素錦含怨歛雙蛾綜新交縷澁經脆斷絲多衣香  
逐舉袖釧動應鳴梭還恐裁縫罷無信往交河此虞世南  
織錦曲也分明是一幅織錦圖綜音縱經音逕非深知織  
作者不知此二句之妙

王筠詠邊衣

王筠詠征婦裁衣行路難其畧云衲襠雙心共一抹袒腹  
兩邊作八撮襟帶雖安不忍縫開孔纔穿猶未達胸前却  
月兩相連本照君心不照天數句叙裁衣曲折纖微如出  
縫婦之口詩至此可謂細密矣

甄皇后塘上行

蕭生我池中綠葉荷離離豈無葦葭艾與君生別離念君  
去我時獨愁常苦悲想見君顏色感結傷心脾念君常苦  
悲夜夜不能寐莫以豪賢故棄捐素所愛莫以魚肉賤棄

秋林伐山卷十八

捐惹與薤莫以麻泉賤棄捐管與蒯倍思者苦枯蹶船常  
苦沒教君安息定慎莫致倉卒與君一別離何時復相對  
出亦復苦愁入亦復苦愁邊地多悲風樹木可搜搜從君  
致獨樂延年壽千秋○蹶船常苦沒黃河中行舟常有此  
患俗云著淺說文艤船著沙不行也尚書大傳云三艤國  
名亦在黃河側甄后此句正北方之語特表出之○搜音  
颶古本楚詞風颶颶兮木搜搜今本作蕭而音亦叶颶故  
此詩一作蕭蕭又作修修總不若搜搜字之古也○甄后  
中山無極人為魏文帝后其後為郝嬖譖賜死臨終作此

詩魏明帝初為王時納虞氏為妃及即位毛氏有寵而黜  
虞氏卞太后慰勉之虞氏曰曹氏自好立賤未有能以令  
終始必由此亡國矣其後郭夫人有寵毛后愛弛亦賜死  
魏之兩世家法如此虞氏亡國之言良是詩可以觀不獨  
三百篇也○元人傳奇以明帝為跳槽俗語本此

宋子虛詠史

宋子虛詠史凡百餘首其佳者如詠甘羅云函谷關中富  
列侯黃童亦僭上卿謀當年園綺猶年少甘隱商山到日  
頭詠綠珠云紅粉捐軀為主家明珠一斛委泥沙年來金  
秘林代山卷十八  
谷園中燕啣取香泥落落花詠張果云滄溟幾度見揚塵  
曾醉堯家丙子春近日喜無天使至蹇驢留得載閑身徐  
左卿化鶴云化作遼東羽翼面適逢沙苑獵弦開寧知萬  
里青城容直待他年箭主來詠陸贄云詔下山東感泣來  
謫歸門巷鎖蒼苔奉天以後誰持筆不用當時陸九才詠  
宋宮人王婉容云貞烈那堪點虜求王顏甘沒塞垣秋孤  
墳若是隣青塚地下昭君見亦羞王婉容隨徽欽北去粘  
罕見之求為子婦婉容自刎卓中虜人葬之道旁可謂英  
烈矣

類字訓

類說文絲節也又疵也左傳念類無欺又刑之類類獄之  
放紛今誤作類注緣事類以成偏頗非也言刑之類偏而  
類及獄之放縱而紛亂紛與類對作類誤也唐李遜傳治  
條疏類唐韵類粗絲也玉篇絲節不調也杜預注念類無  
欺云類狼戾則此類類之類當作類無疑

含笑花謎

施宜生含笑花詩百步清香透玉肌滿堂皓齒轉明眉  
惟跛客相迎處射雉春風得意時

原田每每

文選注引韓詩周原膝膝董荼如飴韵正相叶左傳原田  
每每又與膝膝通

鴻寶

沈佺期詩靜夜思鴻寶清晨朝鳳京鴻寶道書也淮南王  
有鴻寶秘術

馬戴喻鳧詩句

積露沉斜月孤燈照落泉喻鳧詩也積翠含微月遙泉韵  
細風馬戴詩也二詩幽思同而句法亦相似

受岫拙目

陸士衡文賦雖曲盡其巧心反受岫于拙目岫與咄同訶也今刻本誤作岫又作岫並非

白字異訓

日光之白曰皓月光之白曰皎男子之白曰皙女子之白曰皤詩玼兮玼兮老人之白曰皤草華之白曰葩雪霜之白曰皚鳥羽之白曰霍

羊叔子疏語

高山尋雲霓深谷肆無景絕似詩句

枕林伐山卷十八

皇甫謐言厚葬之禍

剝臂持金環捫腸求珠玉

文符如雨

文符如雨義之催迫急星李

百函十札

劉穆之善尺牘自旦至日中得百函而應對不廢南史十行

細札光武

射人意

劉騰姦謀有餘善射人意

苻堅詩

商風隕秋籜苻堅詩也何讓漢魏

文選古今字

嶙峋山厓重深貌張平子西京賦城嶙峋峋注殿基之形勢也嶙峋無涯也嶙峋即嶙峋今字異耳

千眠

陸機文賦清麗千眠注光色盛貌一作裕絲望山谷青裕裕也見說文轉作芊綿韋莊詩可憐芳草更芊綿

牢落

文賦心牢落而無偶一作遠落又作寥落

略記字義

緇漢書作緇文徵明作緇乃是借字草書謬之又謬亦古篆字漢書引逸書云先其祿命近有程文鄉試錄作先篆其命可笑

堦水埒也一作塋

堦水埒也一作塋

塋即堦字

宮外垣河邊地皆曰塋

水衝岸塋曰埒俗作埒非

累主為界曰略

緇從借漢碑及楊雄傳舊作蕃法性介象釣鮒魚亦書作  
繡文衛明好以自撰字書留作田是留字也其師心無匠  
如此

孔子曰推一合十曰士以一貫三曰王

併古文勝○偃古文夙

蓋子母仇氏从反爪

替从𠃉音伴从自省作日篆文普與替相似並下日為普音

普下白為普音郭知玄曰白頭執苑不知普替之分音

執林伐山卷十八

衿小生焉詈商商之別

賤而獲幸曰嬖

婉容曰媠和色曰媠

噪一作噉篆只用泉○承奉弄與兵弄記卷切持飯也卷字從此戒具

皆从𠃉音拱

音拱二𠃉音文与撲身支

筋骨之力骨肉之覈也

性者稟陽之質涵天理者也情者 陰之氣思人欲者也

性即道心情即人心上智不能無人心陽豈能無陰乎下

愚不能無道心陰豈能無陽乎孟子之言性善純以性言  
荀之言性惡純以情言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其言  
非二子之一偏比也然則有做乎曰大舜人心道心之說  
也

吹古聿字从日从欠

嘯一作歎唉一作歎咄一作歎呻一作歎嘆一作歎噓一  
作歎嘔一作歐

覓俗作覓非○否古覓字

吽本吼字佛經哄唵本噉字

執林伐山卷十八

西古文銘字

齧齒怒也 𡗗側家切小兒𡗗週

𡗗踳同 𡗗踳猶豫也踳踳行不進也遲佇容與也

飭正也

愆力本切無庶隅也 𡗗𡗗

憇子改切江右謂子曰憇

曰語端也 𡗗從𠃉與干同

𡗗段女耕切亂也罪褻字从此解衣而耕曰褻

𡗗高切往來見貌又進趣也𡗗同

奉呼勿切音忽貴二切音丹犖同

芥俗作昊非从芥音傲

倅大奚切久也稽遲之遲全

倅與夙同倅倅行貌字與倅相似倅即陵也

衽開衣領也今日衽肩

趁俗作趁

及儒充切與與同

窠式林切窠突深也字从此从穴从又从火

穴中曰窠樹上曰巢

執林伐山卷十八

檣帆柱也梯本階也

囂囂與囂囂同

檣與杙同

檣榱與衙讎同

兩樹交陰曰榱 檣兵閑也

菝黃茅根也煎汁治消渴

以竹通水曰筧 稭 即卓几之卓

難磨粟也春已復春曰難

斯斷草也

戩船杙木笈玉篇从戈誤

戩从戈

鉢僧孟也 鈔平木器

銅補釜隙也 幣平帳也承塵也

酒家懸幟曰幣

馮仕角切遠也从出下从薦說文亦不載此字玉篇有之

集韻有馮字从馮

蒸字訓

說文蒸麻蒸也故有新蒸之說薪柴也蒸麻稽也麻稽亦

執林伐山卷十八

可燒故以薪蒸並言又訓進火氣上行也蒸又訓衆言衆

多麻也詩曰天生蒸民是也東山詩蒸在桑野蒸在栗薪

或訓為衆或訓為進皆不通當訓為麻軍士從征於外而

麻無人收或在桑野或在栗薪此於物理人情最叶千載

之疑今日始釋然周公有靈亦當撫掌矣

筆經

製筆之法桀者居前毳者居後強者為刃與者為輔參之

以絲束之以管固以漆液澤以海藻瀦墨而試直中繩勾

中鈎方圓中規矩終日握而不敗故曰筆妙此章誕筆經

也又柳公權一帖云近蒙寄筆深慰遠情但出鋒太短傷於勁硬所要優柔出鋒須長擇毫須細管不在大副切須齊副齊則波掣有憑管小則運動省力毛細則點畫無失鋒長則洪潤自由此帖論筆之妙頗盡故粹書之

釋如

論語子語魯大師樂曰終于繹如也說文繹引繒也即抽絲也如引繒之不斷抽絲之不亂也易曰君子以經綸經引之即今之織牽絲也綸理之即今之織刷絲也牽而引之使之不斷理而刷之使之不亂也

執林俄山卷十八

十四

寧或滅之

詩燎之方揚寧或滅之按韻書引此作威威說文作威火上从威音悖二或相倒也後人以其字難施於俗書故訛從威亦如威發之威上亦作威不得已而從威古篆作慧上從兩或相對人亦罕識

莊子馮字新解

侯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止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畏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舊注飲食至咽為侯馮音憤憤滿也慎按馮當音如馮河之馮言富人

積資如負重然既已難矣又行而上尤其難也故曰可謂苦矣下文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又自解侯溺於馮一句靜居則溺宴安鳩毒聲色所迷無水則沉也故曰溺體澤則馮言經營外如馮河徒涉陷身九淵故曰馮似不必改作憤音也

解果壑保蟹螺

荀子解果其冠狹隘也左思魏都賦風俗壑保為媼說苑淳于髡言祠田者宜未汚邪者百車蟹螺高地也今本作偃倭

執林俄山卷十八

十五

畢芷

荀子正論篇曼而饋代畢而食注畢當為澤傳為遺其水傍耳澤澤蘭也士虞禮茵著用茶實綴澤馬代畢而食謂焚香氣歇歇即更以新者代之又曰乘大路越席以養安側載畢芷以養鼻注畢芷香草也禮論又曰側載畢芷所以養鼻也凡三見畢字為香無疑賈誼新書從容澤燕夕時開北房從薰服之樂是也但謂澤即澤蘭恐非按佛書以乳香楓香為天澤香椒蘭芷蕙為天末香蓋乳楓皆潤澤也澤字如此解為通史記羅襦襟解微聞香澤可證

箭字

箭音翔左傳舞象箭南箭蓋執箭以舞也荀子桓箭簡象又蕭箭之箭同字異音為箭可見文武無異道也

發音旆

荀子引詩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注詩殷頌武王湯也發讀為旆虔敬遏止也湯建旆與師本由仁義雖用武持鉞而猶以敬為先故如火之烈而莫能止之也

卷字義

卷林伐山卷十八一六  
卷烏蒼魚檢二切說文卑也罔从上掩之也然此字多為借義所專唐張泌詩卷岸春濤打船尾宋喻汝礪詩冥冥卷岸風滔滔打船雨又卷畫籠色畫也吳興有卷畫溪皆借卷字卷畫字正作韞

雉噫

揚子言孔子之去魯曰不聽政諫而不用雉噫者注雉噫猶歌歎之聲梁鴻五噫之類也按家語孔子去魯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優札游札聊以卒歲此即雉噫之歌也唐文吟周衰... 接與歌雉噫於桓子

杜牧弄水亭詩

弄水亭前溪颭艷翠綃舞綺席草芊芊紫峯嵐伍伍檻前汀鴈栖枕上巴帆去停樽遲晚月咽咽上幽渚斷霓天帔  
游狂燒漢旗怒騰泉落環珮畦苗差纂組不能自免去但愧米何暮

杜牧池州別孟遲先輩

昔子來陵陽時常苦炎熱寺樓景寨軒坐見飛鳥沒一樽中夜酒半破前峯月烟院松飄蕭風廊竹交夏好鳥響丁  
丁小溪光八八離袖颭應勞恨粉啼還咽慵憂長者來病怯長術喝呼兒旋供衫走門空踏機手把一枝物桂花香帶雲喜極至無言笑餘翻不悅人生直作百歲翁亦是萬古一瞬中我欲東召龍伯翁水盡到底看海空酌君一杯酒與君狂且歌離別豈足更關意衰老相隨可柰何○二詩奇崛而用韻古舊見石刻多磨滅節而書之

登九華樓

晴江灑灑含淺沙高低遶郭滯秋花牛浦漁村山月上鷺渚鶯梁漢日斜為郡異鄉徒泥酒杜陵芳草豈無家白頭搔屑倚柱遍歸棹何時軋軋雅



和杜牧之九華樓見寄

張祐

孤城高柳鳴曉鴉風簾半鈎清露華九峯聚翠宿危檻一

夜孤光懸冷沙出岸遠暉帆欲落入溪寒影鴈差斜杜陵

歸去春應早莫厭青山謝朓家

多景樓

周鼎

盤江上幾層峭壁半垂藤殿鎖南朝像龕禪外國僧海濤

春砌檻山雨洒窓燈日暮疎鍾起聲聲徹廣陵

又

每日憐晴眺閒吟只自娛山從平地有水到遠天無老樹

秣林伐山卷十八

六

多封楚輕烟暗染吳雖居此廊下入戶亦踟躕

此二詩勝張祐金山

詩而人罕稱之

秣林伐山卷十八終

秣林伐山卷十九

冬日寄庾員外

張祐

曾謁仙宮最上仙西風許醉桂花前爭歡酒蟻浮金爵從

聽歌塵撲翠蟬秋霽捲簾凝錦席夜涼吹笛稱江天却思

紫陌觥盃地兔缺烏沉欲半年

曹松中秋警句

華嶽影寒清露掌海門風急白潮頭

曹松中秋詩也松詩名多淺俗此二句差

有中唐之意

晚唐兩派詩

秣林伐山卷十九

晚唐之詩分為二派一派學張籍則朱慶餘陳標任潘章

孝標司空圖頃斯其人也一派學賈島則李洞姚合方干

喻烏周賀九僧其人也其間雖多不越此二派學乎其

日趨於下其詩不過五言律更無古體五言律起結皆平

平前聯俗語十字一串帶過後聯謂之景聯極其用工又

忌用字謂之點鬼簿惟換眼前景而深刻思之所謂吟成

五箇字撚斷數莖鬚余嘗笑之彼之視詩道也狹矣三百

篇皆民間士女所作何嘗撚鬚今不讀書而徒事苦吟雖

撚斷肋肢骨亦何益我晚唐唯韓柳為大家韓柳元白

自成家餘如李賀孟郊祖騷宗謝李義山杜牧之學杜甫  
温庭筠權德輿六朝馬戴李益不墜盛唐風格不可以晚  
唐之數君子真豪傑之士扒彼學張籍賈島者真處棍中  
之蠹也○二派張洎集序項斯詩非余之臆說也

唐五書僧

唐有詩僧九人今有九僧集復有五僧善書劉涇嘗作書  
話以懷素比玉誓光比珠高閑比金貫休比玻璃亞栖此  
水晶牟尼才云惜涇未見文楚故未有定

醫爐

秘林伐山卷十九

玉女投壺再投十枝百二十泉設有人不出者天帝為之  
醫爐臬一作嬌揚大年詩書題枉是藏三尺壺矢誰同賽  
百嬌謝無逸詞雙紫枕百嬌壺

韓聚採藥詩

閻河紫桂實大如棗得而食之後天而老

七平七仄詩句

吐舌萬里唾四海宋玉大賦七變入白米出甲緯書一月普見  
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佛經離桂飛鬢垂纖羅文選  
梨花梅花參差開崔有客有客字子美杜

揭諦

中美紀開揭諦神名與龍角力龍不能勝破其山而云今  
破山寺是也

蘭訊

謝混贈謝通遠詩曰通遠懷情悟采采標蘭訊

鍾常侍詩品

劉繪字士章○抱王者聯有握珠者踵武言文士之多  
骨氣奇高詞彩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曹子建詩

陶性靈發幽思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平阮○咀

秘林伐山卷十九

嚼英華厭飲膏澤文章之淵泉也機詞彩蔥藉音韻鏗鏘

協名章迴句處處間起麗典新聲絡繹奔會謝靈運託諭高

遠良有鑿裁秘原鑿音族善為悽悵之詞自有清拔之氣劉

石得景陽之詭詼含茂先之靡曼骨節強於謝混駢邁疾

於顏延總四家而擅美跨兩代而孤出鮑照

奇章秀句往往警適足使叔源失步明遠變色謝朓詩體總

雜善於摹擬筋力於王微成就於謝朓江淹范雲清便宛轉

如流風迴雪丘遲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孔稚圭生於

封谿而文為彫飾封谿今之廣東出徑之處

同能不如獨勝

孫位畫水張南本畫火吳道士畫楊繪塑○陳簡齋詩辛

稼軒詞同能不如獨勝也○太白見崔顥黃鶴樓許去而

賦金陵鳳凰臺

華牘

華牘○芳訊○良書○寶札○瓊音○瑤絨○慶削○蘭

訊宋人四六多用之

尹式詩

尹式和宋之間詩愁鬢含霜白衰顏寄酒紅○杜子美云

秘林代山卷十九

髮短何須白顏衰肯再紅○宋陳后山云短髮愁催白衰

顏借酒紅工皆互相取用各不失為佳

水寺鐘

夜入霜林火寒生水寺鐘張祐詩也芳草漁家路斜陽水

寺鐘李國用句也

夜靜沙堤月天寒水寺鐘唐求句也

詩用兒字

古詩有用近俗字而不俗者如孫光憲採蓮詩曰菡萏香

連十頃波小姑貪戲採蓮遲晚來弄水船頭濕更肥紅裙

襄鴨兒李群玉釣魚詩曰七尺清竿一丈絲菰蒲葉裡逐

風吹幾回舉手拋芳餌驚起沙灘水鴨兒又贈琵琶妓詩

曰我見鴛鴦飛水去君還望月苦相思一雙裙帶同心結

早寄黃鶯狐鴈兒盧仝新年詩云新年何事最堪悲病客

還聽百舌兒太歲只遊桃李徑春風肯換歲寒枝

揜字義

東坡詩玉腕半揜雲碧袖余嘗請喬白巖篆東坡四時詞

喬公言揜字說文所無惟玉篇有之注持衣也廣韻揜手

撥衣也永嘉林應龍曰左傳揜衣出其臂揜亦可借但古

秘林代山卷十九

今音微不同○慎按博雅作尋手循又按他文頭圓曰顚

面圓曰圓則尋字元有揜音也

仙詩

衢州爛柯橋斷碑詩止存二句薄烟暮遠郊遙峰沒歸翼

傳以為古仙句

五言律八句不對

五言律八句不對惟太白浩然集有之乃是平仄穩貼古

詩也僧皓然有訪陸鴻漸不遇一首云移家雖帶郭野徑

入桑麻近種籬邊菊秋來未著花到門無犬吠欲去問西

東報道山中者歸來每日斜雖不及李白之雄麗亦清致可喜

慧遠畫

王昌齡有詠遠公畫江淮名山圖詩遠公何多能手毛詩篇什遠公所訂也可知其經學矣東林寺詩及二泉記可知其文矣江淮圖又兼丹青矣其隱于禪者與

墨汁

劉靜修詩老寬胸中無墨汁畫譜云李成惜墨如金是也梁武帝時舉秀才謬者罰飲墨汁一斗近有善謔者云畫士胸中可有酒汁不可有墨汁秀才反是

秋林伐山卷十九

六

噢咻

左傳噢咻之孝經鉤命決曰雖欣慎懼嘔嘔喻喻○嘔音吁喻音愉又作煦愉如母之於孩以撫之也

何與呵通

賈誼過秦論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註誰何問之也漢書有誰何卒如淳曰何謂何官也按他注解誰與誰通與高帝譙讓項羽之譙同莊子盛鶴列於衆譙之間譙謂出入城門而譙呵問之如今之盤詰守門之何與呵同

謝靈運逸句

謝靈運詩明月入綺窓髮鬢想蕙質消憂非萱草永懷寧  
夢寐寐叶音審○上二句乃杜工部落月屋梁之所祖

李延平胡仁仲格言

觀喜怒哀樂未發之先可以理性延平探視聽言動無息之際可以正情仲仁

寶誌公偈

人言班鳩拙我道班鳩巧一根兩根柴便是家緣了

元和脚

柳宗元詩柳家新樣言字變新樣而脚則元和也脚蓋懸針垂露之體耳猶后山贈晁補之詩聞道新文能入樣相

秋林伐山卷十九

七

州紅纈鄂州花言以相州之紅纈鄂州花樣也句法相類

言有區蓋

荀子言之信者在乎區蓋之間○區與立同見漢書儒林傳注○區藏物處蓋覆物器也凡言可信者如物在區蓋中不流溢也○易曰有孚盈缶亦區蓋之義莊子卮言日出正與區蓋相反也韓子人主病言如玉卮無當即流溢之謂也宋儒語錄云曾子之言盛水不漏義蓋如此

莊子語暗合中庸

莊子曰尸居而龍見不見而章也淵默而雷聲不動而變也神動而天隨無為而成也○又曰尸居龍見戒慎乎其

子細

北史源思禮傳為政當舉大綱何必太子細也杜詩野橋

分子細俗語

孩詩想蓬萊

風俗通秦始皇孩詩想蓬萊而不免於沙丘之禍

魏林代中書九八

治字音

治古音遲如治國之治及官名治中之治又諺曰有病不

治乃得中醫可證也轉音作稚如蜀刺史治成都揚州刺

史治會稽是也又六朝詩話云錢唐杜明師夜夢東南有

人來入其館是夕靈運生於會稽其家以子孫難得送靈

運於杜治卷之十五方還故名客兒詩家稱謝客是也注

治音雉奉州之家靖室也○今按道室稱治猶今之觀也

又奉道之室曰化蜀有文昌二十四化又有主簿化化也

治也猶今之曰宮曰觀耳然亦罕知之

三蒼解詁

蒼名頡篇李斯所作埋蒼賈升郎作廣蒼張揖作晉郭

喻喻

喻喻受之嘔喻音歐由司馬相如凡將篇淮南激楚舞嘔

喻乃古曲名亦音嘔由

六峯音

管子處義戎氏作六峯以迎陰陽周人循六峯以明陰陽見

魏林代中書九八

輕重篇峯音計音義亦同蓋計筭之義故引之以為輕重

之證也范子有計然其人姓辛名文子因其善計筭而精

研故號曰計又作計研又作計倪漢碑亦作峯研

蓮漏六時

唐張喬詩遠公窓下蓮花漏猶向山中禮六時按佛藏云

遠公弟子惠要惠山中無刻漏乃於水上制十二銅葉美

蓉因波隨轉分別旦夕以為行道之節名蓮花漏何兆詩

芙蓉十二池心漏簷簷三千灌頂香是也六時指晷以六

時經行六時燕坐經行六時曰幽谷時寅也高山時卯也

日照高山平地時辰也可中時巳也正中時午也鹿苑時未也至申則旦過而退劉長卿詩亦云六時行徑空秋草

遠公文藻

毛詩注疏詩之篇什次第乃晉僧慧遠所訂又李德裕詩云遠公說易長江上龍樹收經龍藏中既說易又訂詩是有功于經也寺志載其記一篇詩一首皆藻嚴警拔與淵明伯仲又王昌齡集有題遠公畫江淮名山圖蓋又善丹青之妙乃文儒而兼於染衣者也李頎詩所傳遠公遺跡盧山岑信美近日學禪士夫乃未書不觀口無雅談手寫說字寧不愧于僧徒乎

五色賦記

衡山縣志遺逸門一段云唐寇豹與謝觀同在崔喬孫門下以文藻知名豹謂觀曰君白賦有何佳語對曰曉入梁王之苑雪滿群山夜登庾亮之樓月明千里觀謂豹曰君胡不作赤賦豹曰田單破燕之日火燎於原武王伐紂之年血流漂杵文山效之作黑賦曰孫臏銜枚之際半夜失蹤連磨面壁以來九年閉目座中一客賦青雲帝子之聖巫陽遠山過雨王孫之別南浦芳草連天一客賦黃日杜

甫柴門之外雨漲春流衛青油幕之前沙含夕照文山評月明千里得白之神曰火曰血不免著跡且燎原事與田單不相干一客改之曰堯時十日並出燬石流金秦宮三月延燒照天燭地余謂曰血曰火及十日並出秦宮延燒皆非佳境或改之曰孫綽賦天台景高城霞起而建標杜牧詠江南春十里鶯啼而映綠稍有風韻又賦黃曰靈均之歎木葉秋老洞庭淵明之醉落映霜清彭澤信勝舊矣黑賦亦非佳况當別擬一聯

畫刺門戲蓋簡

釋名曰書姓名於刺上作再拜起居字皆畫其體蓋邊如畫刺平交用之下官刺上官中央一行而已謂之門戲蓋簡瓊文見道經

胡無人行

古胡無人行云望胡地何喻側斷胡頭脯胡臆太白胡無人行效其語喋胡血履胡腸胡無人漢道昌樂府詩集不載古詞太平御覽引其遺句耳

帆字音楚

左傳去大旆注使不帆風疏云帆風扇風也帆與扇並去

聲絲綽子動而不乘理若帆舟而無柁柱詩無因帆江水  
孟詩嶺北面征帆南史因風帆上連咽並去聲

度肩吾燭影詩

舞燄垂花比芳樹隨風隨水俱難駐秦娥軟舞隙中未  
吾夜績光中度燭龍潛曜城烏啼陰陰疊鼓朝天去

鴻篆

謝莊詩義標鴻篆宋詔嘉篆缺文皆謂書也王融詩金膝  
開碧篆又云彩標紫毫華垂丹篆文人用往篆皆同南史  
青箱起燄素篆從風言焚書也

執林伐山卷十九

執林伐山卷十九終

執林伐山卷二十

上江虹紅窓影

唐人山說冥音錄載曲名有上江虹即滿江紅紅窓影即  
今紅窓迴也

鴛管笙

李長吉詩王子吹笙鴛管長又步虛詞鳳凰三十六碧天  
高太清元君夫人蹋雲語吟風颼颼吹鴛笙以上太平廣記

阿濫堆

張祐詩紅樹蕭蕭閣半開玉皇曾幸此宮來至今風俗驪  
執林伐山卷二十一

山上村笛猶吹阿濫堆賀方回長短句云待月上潮平波  
灩塞管吹新阿濫中朝故事云驪山多飛禽名阿濫堆  
明皇採其聲為曲子

煬帝曲名

玉女行觴神仙留客皆煬帝曲名

點絳脣

江淹詠美人春遊詩白雪凝瓊貌明珠點絳脣後世詞名本此

薛逢老去也歌

徐山甫詩薛逢休歌老去也陶潛已賦歸來兮○薛逢詩

老去也爭奈何擊酒盞唱短歌短歌未竟日已沒月映西  
南庭樹柯

箏琵琶

顧愷之箏賦斌麗含清輕緝璘彬徐諺琵琶賦抑揚按捺  
毋嫻推藏皆極形容之妙

妖浮

羊孚曰吳聲妖而浮

三絃所始

今之三絃始于元時小山詞云三絃玉指雙鈎草字題贈

秋林伐山卷二二八

玉娥兒

牧菴詞

姚牧菴醉高歌詞云十年燕月歌聲幾點吳霜鬢影西風  
吹起鱸魚與已在桑榆暮景○榮枯枕上三更忽漏場中  
四并人生幻化如泡影幾箇臨危自省 牧菴一代文章  
巨公此詞高古不減東坡稼軒也

踏莎行

韓柳詩踏莎行草過春谿詞名踏莎行本此

感發

此風一之日感發二之日凜冽注感發風寒也凜冽氣寒

也今按感發指風是也凜冽乃氣寒結而為冰月令十二

月水澤腹堅是也凜冽字從冰其義易見感發之為風其

義隱而難知以字言之感者人吹角也其聲悲慄冬日寒

風驟發其聲似之莊子所謂地籟宋玉所謂土囊殷仲文

詩爽籟擊幽律哀聲叩虛牝是也總不若諺云三九二十

七籬頭吹感栗正謂風吹籬落其聲似感栗與詩意合似

發今俗名頭管樂書名風管又可證焉○林蕭翁云萬象

惟風最靈遊子也預一殿筆端似畫風捲卷而生猶覺琴

琴之在耳然觀周公七月之餘感發二字簡妙含蓄又莊

子畫風之祖也如毛萇詩注云連風行水成文也蘇老泉

衍之作文甫字說一篇古人謂六經為時文之祖信哉

胡騰兒

錢起集有胡騰兒詩胡騰兒今之醉回回舞也

繫爪義甲

妓女以鹿角環為爪以彈箏曰繫爪梁簡文帝詩停絃時

繫爪息吹治唇朱文曰義甲唐劉言史詩迸却玻璃義甲

聲



阿那訖那曲名

李郢上元日寄胡杭二從事詩曰戀別山登憶水登山光  
水燭百千層謝公留賞山公喚知入笙歌阿那朋劉禹錫  
夔州竹枝詞云楚水巴山煙雨多巴人能唱本鄉歌今朝  
北客思歸去回入訖羅披綠羅阿那訖那皆當時曲名李  
郢詩言變梵唄為艷歌劉禹錫詩言翻南調為北曲也阿  
那皆叶上聲訖那皆叶平聲此又隨方音而轉也

舞妓著靴

唐舒元興贈妓女從良詩曰湘江舞罷忽成悲便脫繡靴  
出鳳樓羅帶紫鬘琴酒客曹公懷舊嫁文姬古者女妓皆  
著靴按說文鞮四夷舞人所著屨也周禮鞮屨氏掌四夷  
之舞雲鞮柘枝舞賦靴瑞錦以雲匝袍感金而鴈歇杜牧  
之贈妓詩舞妓一人傍人看笑臉還須待我開毛澤民詩  
錦靴玉帶舞回雪宋時猶有此制其後著靴如良人矣

朝天紫

朝天紫本蜀牡丹花名其色正紫如金紫大夫之服色故  
名後以為曲名今以紫作子非也見陸游牡丹譜

泥人嬌

俗謂弄言索物曰泥乃計切諺所謂軟纏也杜子美詩  
忽妨愁泥殺人元微之憶內詩願我無衣披畫羅泥他沾  
酒拔金釵非烟傳詩曰郎心應似琴心怨脉脉春情更泥  
誰楊乘詩畫泥琴聲夜泥書元郢文原贈妓詩銀燈影裏  
泥人嬌柳耆卿詞泥歡處龍昆雜茶字又作泥花間集顧  
夔黃洛嬌轉記芳妍又記得泥人微綠黛字又作妮王通  
史謂十三妮子綠窓中今山東日輝曰小妮子其語亦古  
矣

哀曼

晉鈕滔母孫氏空侯賦曰樂操則寒條反榮哀曼則晨華  
朝滅曼與慢通亦曲名如石州慢聲聲慢之類

温飛卿錦鞋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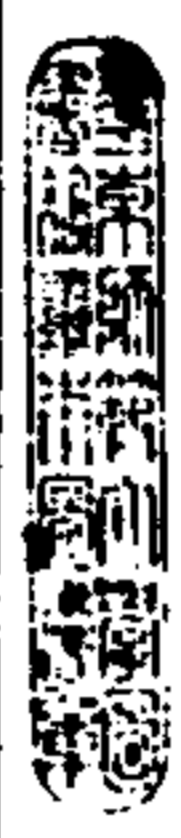
段柯古溪上題襟集載温飛卿錦鞋賦云蘭裏花春雲邊月  
新耀桑織女之東足嫵嫁嫦娥之結鄰碧縵細鈎鸞尾鳳  
頭縷稱雅舞履號遠遊若乃金蓮東昏之潘妃寶履臨川  
之江姬匍匐非壽陵之步妖盡貫苧蘿之施羅襪紅蕖之  
艷豐跌蹠錦之奇凌波微步警陳王既蹀躞而容與化塵  
香跡逢石氏倏窈窕而呈姿擊箱回津驚蕭郎之始見李

一第... 冊... 7

文明練恨漢后之未持重為系曰瑤池仙子董雙成夜明  
簾額懸曲瓊將上雲而垂手顧轉盼而遺情願綢繆於芳  
趾附周旋於綺楹莫悲更衣床前棄側聽東晞珮玉聲先  
是柯古寄飛卿詩云知君欲作閑情賦應願將身作錦鞋  
飛卿作此卷之蓋騁才炫博而不知流于淫靡也元人有  
書此賦者聊一錄之

栳林伐山卷二十終

栳林伐山卷二十終





讀書嚙語序

聖道之在五經如日月麗天嶽瀆亘地凡以貫通天人原本性命繇日用飲食以達于家國天下之故無一出其範圍

序

國朝造士經有專門而統以四子亦猶祭海先河之義然論孟繇來列經學庸二篇皆自戴記特躋則皆經也子輿氏敷讀書濼與在知其人論其世夫經者古

聖賢人與世之所存也士

證鄉千載造車合轍先後

一揆故不讀五經則古聖

賢之精神不出而不究心

十三經與漢儒諸註疏則

訓詁所載多齟齬而不能

序

合或結滯而不能暢馮翊

李履齋先生與先君子同

率舉進士官恆山太守縣

車數十年好古樂道博極

羣書論著甚富往有老莊

蠡測一編左蘿石給諫爲

序以傳約識精言不減王  
郭余讀之如嘗鼎一臠頤  
以未窺全豹為憾客歲秋  
闡撤棘後從先生幼子孝  
廉得讀書囁語十卷益自  
四子五經暨左國史記各

序

三

有論著闡微言辨疑義每  
暨一解多發管賢之所未  
發真能窮經者也夫經之  
下子史竝稱余竊謂讀子  
不若讀史蓋子之精者不  
越吾經其諸大言小言離

奇汗漫茫如望洋用以通  
達古今攷究治亂故不若  
史之足以拓胸果益神智  
先生以老莊括子之津梁  
以左國諸家舉史之涯略  
而精神所注獨在窮經是

序

四

故探賢索隱字櫛句以不  
苟同不立異折衷于漢宋  
之間務求至當而無弊為  
古聖賢開一生面具此心  
眼詮名理則獨探玄珠核  
選蹟則不迷五色子與史

凡以翼經也經正則庶民  
興道矇喑寐有功後學不  
淺顧自遜曰嚙語噉呼士  
墨守訓詁童習白紛即  
典利所頒大全諸書既從度  
置世不乏高才生率以其

序

五

餘力雕繪于辭章浸淫于  
二氏採華遺實逐流忘原  
君子病之近日治舉業者  
又好襲積經語以資帖括  
辟之裂錦為錦不知有絲  
取裘為裘不知有狐雖窮

年咕嗶皆嚙也讀先生是  
書其亦可以憬然而寤也  
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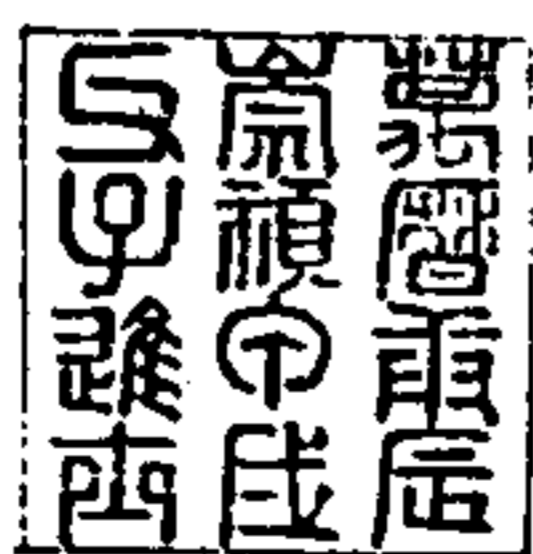
崇禎癸未季夏望日

巡按陝西監察御史上谷  
年家後學金毓峒頓首拜

序

六

序



讀書鑿語目錄

卷之一

四書

卷之二

易經

卷之三

書經

卷之四

詩經

讀書鑿語目錄

卷之五

春秋

卷之六

禮記

卷之七

左傳

卷之八

國語

卷之九

戰國策

卷之十

史記

讀書鑿語目錄終

讀書鑿語目錄

讀書嚶語卷之一

馮翊李元吉先慶父著

上谷金毓峒稗鶴父較

四書

紫陽序大學曰能盡其性命為君師則大學之明明德即盡性也新民即盡人物之性也止至善即盡性之實功也非有三也紫陽以三在字遂分為三綱領是以為象山所訾

致知格物紫陽以為窮理或者非之以為格去外物讀書嚶語卷之一

不知物即本末之物知即知至之知是所格者即明新之理也畢竟紫陽說為長

恂慄訓戰懼未盡恂誠篤也慄敬畏也誠敬交致聖脩之要

慎獨謂獨處觀下文閒居可見蓋人在獨處私意橫生故於此慎之慎之功夫自在心也

平天下章不言教化而但言用人理財蓋用賢則能率民以善理財則民生厚而從善也易自觀感於國人而成化也

戒慎不覩恐懼不聞正慎獨之功也下文特申言不

覩不聞之隱微乃正莫見莫顯之地故君子必戒懼

以慎之於獨也獨亦如大學獨處之謂不必深求之

致中和節乃極言中和之理耳蓋中和近言之則人

之性情大言之則天下之大本達道極言之則天地

萬物之位育亦此中和之理也若以為神聖功化之

極則語有滯故夫子以博施濟眾安百姓為堯舜猶

病蓋聖人未生天地豈不位堯湯在位九潦七旱萬

物豈能盡育以為極言其理則無此滯矣

讀書嚶語卷之一

君子以時中故中庸小人乃以其放逸無忌憚為中

庸不知其正反中庸也上文既云及則下不必更言

反矣故曰小人之中庸

費隱之隱與素隱不同彼謂求之隱僻此直謂道之

無形無色無聲無臭耳

費而隱不得分體與用說分之覺支直是無極而六

極太極本無極耳

聖人所不知不能只就道理說方是若問禮官病博

施則是事為雖亦道所在然不可執是以為聖人病



也

順父母翁兄弟合妻子此家庭之嘗所謂卑邇也乃其所以克諧父母宜兄弟刑寡妻者則本之性情而原之天地可謂高遠矣是故君子語下不遺上

舜之大孝文武周之遠孝雖其施之上下垂之後世然亦不越乎家庭之間而推廣之以為費之大而實未始離乎小也

紫陽謂天地山川非繇積累而後大然本文亦無積累之意所謂及其之語亦只謂及人舉其全而觀之

讀書鑿語 卷之一

三一

耳非繇積累也即論至誠其不息而久亦非積久乃直言其理耳及徵之至於高明亦合下便爾非積累也積累之功乃是誠之者之事

象山謂德性是主人翁學問是奴婢然必有主有僕而後成一家未有主而不須僕者象山之見亦偏矣三重呂東萊以為議禮制度考文也三事固王者得行之然余意下文首言無徵不尊不從則知三重乃德也位也時也非禮度文也

小德大德非天地先有此德以立於先而後能竝育

竝行不害不悖也直是人自其不害不悖觀之則見以為小德自其竝育竝行觀之則見以為大德耳焉有所倚謂經綸不起於私情立本不生於識見知化不出於臆度也

淡簡溫三句不可以淡簡溫為外不厭文理為內蓋淡即是不厭簡即是文溫即是理也非如永錦而尚之細乃是二衣可分中外也

君子知幾之動在乎已故專於為已知幾乃為已之本心也

讀書鑿語 卷之一

四

毛猶有倫謂以毛比德是德猶有倫也

吾夫子習射矍相之圃謂觀於射而知王道之易易是夫子以射為德義相觀禮讓相先之地也故曰無爭必射若以為惟於射有爭恐非夫子本意

塞門蓋今炤牆之制云樹塞者蓋古人或用木為之今人亦於居宅內為木屏風遮內外漢史所謂不思是也故史稱東闕不患灾而不及宮殿

子夏已學未學之說吳氏以為恐貽廢學之弊是不然古人之學以明人倫為急故曾子謂其弟子不學

而曰吾父母責孝兄弟責友朋友責信故不暇學也  
子夏以其盡倫故謂已學何病之有夫子亦曰行有  
餘力乃以學文所謂行者非學乎哉

有子感當時越禮犯分之失故論禮而欲以禮節之  
也自秦法既行而君臣上下之情殊不洽則固當以  
和為貴也

顏子之不愚夫子知之深矣而必曰省私足廢始為  
不愚何也殆謂他觀人者說非自謂也又示人有聞  
當發之意耳

讀書藝語 卷之一

五

宰我戰栗之對非妄對蓋意在勸哀公行君威以張  
公室之意然無他計畫而直欲行其威則昭公之轍  
耳故夫子諷之

夫子在廟每事問自歎未習熟之故耳註以為雖知  
亦問似未得夫子之旨

得貧賤殆亦無可去之路即避地避色避言焉往而  
不貧賤哉此直與審富貴時言之耳

曾子釋一貫以忠恕此自曾子之實見實功非止就  
學者之事以曉門人也

蓋有未見之言意謂此夫子不以無人必天下之意  
故言有好仁惡不仁者而我偶未之見耳似不謂用  
力不足者

子賤泣單父遠陽鷲而取魴以成彈琴之治信乎其  
君子之德皆取於人也

子文以舊政告新為忠陳文子以不與亂黨為清此  
二端實無與於仁不知子張何以謂之仁

可也簡謂聊可謂之簡耳非與之也仲弓疑夫子與  
其簡故有敬簡之論

讀書藝語 卷之一

六

冉有以五秉貽子華之母聞通財之為義而不聽夫  
子之言殆亦聞斯行之之過

子朝通於宣姜遂與齊豹為亂其後靈公不之誅而  
又聽南子與朝通至為之逐其子蒯賈信乎美色之  
可以免禍矣

東脩古者士相見之贄也近世或以簡束脩潔非贄  
也本之互鄉與潔之言來其意亦遠不知古人以贄

見為嘗禮故周公執贄而見有還贄而見者而縣  
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間不出境此亦豈可謂簡束

云哉特世之設教者苛責門人之學課而托之乎東脩則非矣

史稱夫子晚而喜易帛編三絕五十而學可謂晚矣何必云卒也加與假蓋古借字用者不必專以為誤讀也即假乃假借之義亦與願加數年意同蓋夫子恐日不足之意

泰伯三讓天下朱子以為固遜甚善即求其三以讓王季文武可稱三也

君子貴道者三而容貌辭氣等乃無與於道此直謂  
讀書鑿語卷之一 七

人之有道者則三事皆盡善故君子貴乎有道者以此三者也

無所成名黨人贊辭蓋民無能名之意非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也下文夫子辭其稱故言我且執御何得無能名乎

黨人大夫子而謂其不能名故夫子辭以執御成名大軍聖夫子以多能是不知聖者故夫子謙以鄙事而謂君子不多能稱之者有當否之異故辭之亦不同

夫子謂已無知故不特有知識者我不能為之謀即無知之鄙夫我亦只據事理兩端陳之以聽其自主張不能為之主斷也今世皆以夫子無知為空而鄙夫亦空空故兩端自現前此禪定之說非聖道之正夫子之謙也

卓爾顏子謂道之卓絕已雖竭才餘教以求之而終不能至蓋此卓即向所云高堅前後之無窮無定者也非謂道見於前卓然可指也

子路蓋誦不伎不求之詩而不知深求其不伎不求  
讀書鑿語卷之一 八

之理故夫子責之曰是道何足以臧道字指誦之非指不伎不求也

夫子不問馬朱子以為貴人賤畜當如此竊意未然蓋仁民愛物夫子本心豈得全不問也直是夫子在朝車馬皆候於朝外言處適焚決不傷馬故問人而不及馬耳

三復白圭與誦不伎不求何異而夫子直以兄子妻之蓋南容欲身體白圭之訓而子路直誦其文故自不同耳

冉有聚斂未必是苛征加賦如後之貪酷吏之爲蓋聚斂有法故民易於輸將而粟之入倍他日也其事固非而益見冉有之才

毋吾以也楊升庵謂夫子自謂日長以老故人無我用者意亦善

喟然與黜升庵謂曾皙狂士自料不可爲世用故以沂水之樂自耗餘年夫子因見人不能用已故喟嘆而欲從皙之爲樂也觀其喟然之嘆夫子之感可知宋人至以堯舜氣象上下同流美皙與之過矣說大

讀書嘯語 卷之一

九

善

惟求則非邦也與二節升庵謂皆夫子告皙之言非皙問而答也亦通

顏子曩空不動心故自庶乎道若子貢便須貨殖以爲生所以不及顏子近世人乃以顏子近乎聖心之空特未能嘗空而子貢以多識爲貨殖此禪學之說未必爾

有子以君民一體之義止哀公之加賦卽夫子言之亦應如此所謂似夫子處此亦可驗若冉子便須爲

之聚斂

仲弓謙言未能知賢爾朱子以爲未能盡知一特之賢以夫子之言誤會仲弓之意也程子遂謂仲弓之言可以喪邦何至於是

正名之言殊自難行子路不問其難而以爲迂故夫子非之要之夫子正名之言只是不肯仕輒爾胡氏至謂上告天子廢曠及輟而立公子郢此正難事夫子亦未必有此意

證父之說曾何足稱而葉公以爲言良可笑也

讀書嘯語 卷之一

十

醫道甚難巫術最賤而夫子以病無恒而竝舉之豈昔之巫真能降神附體而爲人造福耶

問恥條必原思自記之文胡直稱名他人記之必不爾也

夫子取管仲之功益疾沒世不稱之意故召忽死於所事而卑其莫之知也

衛靈不喪蓋其初年尙有世儀公叔發史荷公子荆蘧伯玉史魚諸賢爲季札所悅謂多賢未有患是也迨其晚年始藉仲叔圉等以保牖下耳

晨門荷蕢接輿沮溺荷條之徒夫子或譏其果或欲接引之此自聖人事余嘗謂諸人之自處良是盖已非聖人之德不足有為於天下故耳

夫子於原壤避其沐棺之歌而杖其夷侯之偃非舍大而責細不棄故舊之盛心也

然是應詞非與是問詞猶俗言我便說是你說不是耶非子貢之有疑心也故聞一貫之訓而不能唯且不能再請教也

參前倚衡之見即成湯顧諟之心也子張書紳而不能再請教也

讀書警語 卷之一

十一

免難為仁之皆無實顧諟之功耳

鄭聲鄭重煩多之聲非樂之正聲故謂之淫聲朱子遂以為鄭國之聲而於鄭風之詩多以為淫奔之詠非其本說者可謂誤矣

國稱廉士而孟子病其不知剗國稱不孝而孟子憫其志信乎鄉人皆好惡不知其善好不善惡而衆之好惡君子必察也

治民莫善於禮故夫子曰齊之以禮而以動民不以禮為未善

憂在蕭牆之內謂季孫之家亦人各思自利而離叛生也註謂哀公欲以越去季氏若以哀公之意為季氏患此猶在蕭牆之外

聖教因人而施伯魚有子淵之學所聞固當不止詩禮然人能繇詩禮以會道之全子淵之學當亦不外是惜亢之未及此也

柳下惠降志謂不羞污君卑小官辱身謂三黜不去然以惠之直道觀之此亦何降辱之有故夫子均謂逸民而孟子以夷惠同稱之

讀書警語 卷之一

十二

子張論交之語乃大賢以上事非承學者可及不若子夏之言猶易循也若謂人將拒我則我何必不可拒人乎

小德出入之言誠不能無弊然亦指其可以出入者耳伊川爭歌哭同日遂為人所笑可出入者此類也

夫子嘗言三人行必有師故子貢謂夫子無嘗師即問禮問官隨事皆學可見也然只是好學

天命之謂性不知命是暴棄其性將無所不為豈止趨利避害已也其何以為君子記者以此終篇而繼

以禮與言則夫子學詩學禮之訓也繇詩禮而會之  
即可以盡性知命矣

樂此之言惠王平問之語有此樂之言宣王則似有  
矜意矣或以爲惠王有慚心則未也

不知簡不知發孟子非望惠王以簡發也直欲其行  
王政制民恒產耳然王政亦難行矣必輕徭薄賦而  
後民得享恒產之福又必節用慎兵而後賦歛可薄  
也王政可易言乎

惠王自謂盡心於民孟子病其率獸食人是從不知

讀書學語卷之一

十三

簡說來然即此一節已病民如是况兵爭不休必且  
賦歛無藝乎

折枝升庵謂屈體折節也非折草木也亦是一說

緣木求魚或謂非求魚木上是求魚不以鉤餌網罟  
而但以一木取魚也固亦有理然今南蠻人往往以  
木叉叉魚是緣木亦可求魚也

文王圍與民同即其澤梁無禁之政耳然魚不滿尺  
不鬻於市則草木方長雉兔方幼亦必有禁矣直令  
民取之有時有節如魯恭爲政童子不捕將雉之雉

文王之化想亦如是不然則一國取之山且濯濯後  
無禽獸矣

雪宮之見或以爲王館孟子於此而就見之不可知  
然余謂或孟子將朝而王適在雪宮遂見王如見王  
於崇之類也故王謂亦有此樂正以雪宮誇孟子爾  
使館孟子將無此誇也

孟子告滕文以仁政而不能爲畫免患之策故人有  
謂孟子才不如管仲者然管仲用齊則可行其才智  
使其在滕而當戰國時亦且束手矣蓋力不足也

讀書學語卷之一

十四

縮則千萬可往集義之生氣可見

孟子道性善實始於乍見孺子章特未揭示性善二  
字爾

孟子謂夷隘惠不恭君子不繇漢人遂云不夷不惠  
居身之珍夫聖人制行當夷則夷當惠則惠惟其時  
宜耳必求其不夷不惠而居之何異子莫之執中

孟子發有一慢二之論蓋尚未爲卿時也若已爲卿  
豈得云爾故齊人譏其自爲則不智而孟子曰我進  
退綽綽

從而征之之字即謂商也蓋人以專利賤丈夫而因謂商利之博遂官征之也

孟子為滕陳仁政而許行陰壞之亦不聞滕竟如何行也要之孟子之言必改闢改聚之國乃可滕而行之適以召見惡耳故孟子不能為晝免患之策

儀衍固順國君者然其雄辨乃能驅人以從已非苟從人者也

彭更食志之說謂小有利於人而志在求食者也孟子以毀瓦畫墁難之非其本意矣世豈有毀人已成

讀書警語 卷之一

十五

之功而可食之者乎必若殲之橫行殺人始不敢不食以求免死耳

宋非行王政者而萬章以為將行王政豈其學於孟子而尚不知王者之政乎吾惑之

仲子食井孛以全生而孟子不以為廉謂其不食兄祿不居母室似嫌不義故曰非伯夷之築樹不可居食也要之仲子只欲自食其力耳蓋以母室當為兄有兄祿又非已祿故避之未必以為非義也

學則三代共之朱子蓋緣舊說以為國學愚甚此直

謂人之所學以明倫三代之學一也故曰皆以明倫蓋古人未必分鄉國之學為異名周制黨有庠術有序里有塾鄉有較即鄉學兼三名矣又有上庠下庠之文即知國學未必專稱學也

道揆以道揆事而行之也無道揆即亂政亟行矣

宋王偃爭強而凶是逆天也滕未嘗爭強而亦凶豈逆天哉亂世大不字小難與論天道也

孟子以與人為善為大舜能使天下之父子定其與人為善博矣故稱之大孝

讀書警語 卷之一

十六

陳賈諛宣齊臣媚驩是謂非禮之禮冉子與粟原思辭祿是謂非義之義大人豈為之哉

大人之言行無不合於義者故不必於信果而自無不信果也赤子之心誠心也大人不外乎至誠故云不失赤子之心一失誠便入於偽此舜殲之所繇分也

以善養人非行王政以養民乃是與人為善之意幾希之說幾動之微希視不見正謂人心中之靈惺惺不昧者也存之則可進賢聖失之則不免禽獸邵

子所謂心為太極此也或謂心列五藏之一不可為太極不知心之形則為列藏之一心中所具之神明則太極耳古稱心藏神是心以神為太極腎藏精以精為太極肝藏魂以魂為太極肺藏魄以魄為太極脾藏意以意為太極蓋太極大包宇宙細入無形無所不在故耳或又以為太極在身中心下腎上肝右肺左膈後腰前有一空大如鷄卵知識運用從此而發愚意此或膜脂中之聚氣處耳不可謂太極若執所云則既有方所是有極而非無極大僅如卵是小

讀書警語

卷之一

十七

極而非太極矣

君子終身之憂只是兢兢業業慮失仁禮以虧所性之德非憂懼之憂也下文云無一朝之患此則君子之不憂不懼也

升庵以舜為虞君之適禹為崇伯之子不得為匹夫

說亦有理

陳侯周臣周忠信也言貞子乃陳侯忠信之臣非私昵之臣故孔子主之也非君名也

左氏稱晉滅虞執井伯以勝秦姬孟子稱百里奚先

去虞而子長氏謂晉執奚矣勝秦三者皆傳聞而子長最在後當屬訛也今人遂謂奚字井伯又是信子長而傳會之矣

孟子道性善惟乍見之惻隱為最真惻隱情之善也乍見而即發此情才之善也若一轉念而為內交要譽惡聲之為則是不能用其真才故曰非才之罪

孟子所云夜氣即濂溪主靜之意但聖人則真靜學者或不免坐馳故惟夜氣為真靜耳

以微罪行孔子示人以已有罪故君不致膳是不以

讀書警語

卷之一

十八

為大夫也故行非真有微罪可指也

君子非欲廣土眾民也欲其道之得行也非樂君天下而泄四海也樂其道行化成而斯民皆得以遂其生復其性也若君子所性不以大行加故曰所性不存

因饑渴而不顧飲食之失正是饑渴亦為心害也然其害甚小於小而尚不使為害則其害之大者不使為害可知矣故曰不及人不為憂

宋孝武笑其祖為田舍翁居之移人乃至是遂不知



世間有貧賤

舍田芸人田乃是棄本而務末言不在帶而行不在身也不止為不守約而務博

讀書藝語 卷之一

十九

讀書藝語卷之二

馮翊李元吉允慶父著

上谷金毓峒釋鶴父較

易經

乾君道也故六位皆為君即初與二亦君也或以初為舜之側微二為升聞又或以四為太子之位雖各有說然未為允若以四為太子則上九豈太上皇之位耶

乾之三四不言龍三即見龍其乾惕厲也聖人蒞業以全見龍之德也四即飛龍凡龍躍未有不飛騰者四直試躍於淵以習其飛龍之作爲耳

上九之亢不以位言直以所作爲言耳舜征苗猶有三旬逆命之悔湯放桀猶有來世口實之悔肯是也但聖人不爲已甚故雖有悔而無損聖德也漢武輪臺之悔則天下空虛矣然猶幸而知悔也二世行督責而有求爲黔首之悔明皇好邊功而有西幸之悔則何及矣

用九見群龍即初至九五之龍也元首即不爲上九

之龍也初爲足上爲首比卦比之无首是也所謂不可爲首卽不可爲亢之意見天則者卽寒暑不易其則之謂天未嘗過於亢也此不言以小終者聖人不以陰代陽之意

坤臣道也故六位皆臣卽五上猶臣也若以五爲君位則是王莽居攝而遂卽真矣非是

六四括囊亦收括其德美於中而不外暴之意與含章同道或遂以爲閉口結舌未然

上六龍戰龍卽乾初九之龍一陽初動六陰之後而

讀書嘯語 卷之二

二

陰極盛之際則陽必與爭矣故戰也或以龍爲坤馬

極盛而僭龍未妥馬雖有龍稱而非此戰之龍也

坤之六爻有以時言者初與上是也文言則於四亦

以時言之曰天地閉四陰始於酉中而終於戌中戌

爲閉物故曰天地閉賢人隱

用六利永貞以坤之德言之也其曰大終謂以陰變

爲陽也陰變陽而不許以剛健者聖人不使陰得以

奪陽故止戒以永貞疑陽者比倫之謂非謂陰可爲

陽也稱龍者舉乾之龍以戰陰也類者陰類也氣陽

而血陰也然則聖人明言陰極而被傷如陽亢而有悔矣而又云玄黃者陰極於亥而陽消盡天下無無陽之時一消則復胚胎於亥矣故亥爲陰陽之雜而有玄黃之色也

宋儒有云乾坤之下六卦有坎聖人示人以防難之義固然亦以天地之間水生最先而物無巨於水者故也

乾坤之下皆有坎而不以需師先屯者故以屯爲物生之始亦以父母立家則諸子當繼故屯以長男利

讀書嘯語 卷之二

三

用建侯而中男協力

蒙以中男發蒙而少男就傅此家道亦天道也不用

三女者貴陽而不任陰也此亦屯蒙繼乾坤之義

屯卦二五皆中正而詞皆不許其亨屯何也此天地

開闢鴻荒草昧之屯固非一二賢聖所能躋之文明

之治也故雖終亨而六爻皆不許亨也

六二班如者二應五而陷險中未能求二又間以三

四二陰故不進也二於五非剝陽之寇乃正應之婚

而以間阻故不得字至坤數之終十年則可以有行

矣故字也

屯六三即鹿無虞者謂虞引鹿之人也三以動而求君而無人乎君之側則亦逐鹿而入於隱蔽之林中而已安可得鹿乎蓋六四非已應而上六又卦外之人也故為無虞

四之班者進欲求五而五不應故不進也若四者惟初九之求婚而往應之則無不利矣

上之班如進無所之也返而求三三已迷於林中矣故無所與而泣血也

讀書鑿語卷之二

四

蒙初六發蒙之始而用刑非也以為身為儀刑而下云桎梏亦失之蓋發蒙之始利用脫刑之桎梏言寬之使從也然而一於寬將有教之不率者故以寬往則吝也必當於已從之後嚴為模範規矩使之遵守乃可故象足之曰以正法也

蒙六三獨不言蒙而言女何也凡訓蒙者必使之退欲而存理此似易實難之事也三已出險難而居下卦之上此欲動情勝之際也三以陰爻而又逢艮之少男故為見金夫不有躬也或以為三下比二為見

金夫不有躬夫二為包蒙之師三肯從二是求明師之訓也豈為金夫哉

需九三之致寇非九三之罪也地位使之然也故聖人幸其灾尚在外而教之以敬慎無敗也

凡卦皆以下爻為入上爻為出需乃以六四為出上為入何也坎之初險尚淺可以出上則險深故也

上六不當位謂不當尊位而亦當敬客也非以陰居六為不當位也當作平聲讀

宋人解訟以爻之應為訟之敵愚意不然應者相與讀書鑿語卷之二

五

之人豈相敵之人哉若以相應為敵則上九終訟六三何得不訟六三不訟上九與誰終訟乎

九二九四皆曰不克訟六三不言訟何也二與四皆以剛居柔位三以柔居剛位皆不過於剛者又二至四其互體為離離則明明則能顧理審勢矣何終訟

之有二為大臣有食邑者故不訟而退處於私邑四為近臣故止變而聽命而不言通三則外臣而又為

離之主故止食舊德而人亦無訟之者也初為小民故小言而不承上為失位忿戾之人故終訟錫帶三

視先有位錫帶而被視此所以忿而終訟也

師之六五有輿尸貞凶之戒何也弟子衆師也長子帥師誠能克敵有功矣而能保衆師之一無傷死者乎故行師以正而終爲凶事也稱弟子者大將視卒如子則可與俱死是也

比之初六有它吉謂得六四之薦引也六四外比於賢賢卽初六之有孚盈缶者也以從上相與從九五也或以六四比於九五不比初未善

小畜名卦殆不可曉夫風以散之說卦明言之矣乾

讀書嚶語 卷之二

六

又進動之體而風可以畜之乎凡卦取風義者皆散行之意如觀姤渙之類是也此言風行天上卦云不雨是取風義而云止乾何也意者乾自爲翕聚而爲風所散故爲之小乎

卦云不雨意謂風散乾之陽不得遂其聚也上九乃云雨者巽動之坎風過而水來則是雨矣

復有道謂復自己固有之道也風行於上而初在下故得復其翕聚之道

履卦辭謂履虎不噬而爻辭又謂見噬何也卦言大

體天澤分定不相凌藉如履尾不噬亦大率言之也

世寧有履虎尾而免噬者乎六三自信其柔悅而遂履乾之後則是真以耿爲有見跛爲能履而妄行矣

其爲履尾而不免於噬必矣且夫履之九五猶之剛武之人而爲大君肆意以行禍患必加之三矣或以

武君句爲憐三之志未安而文公以六三無武人之象愚意直指九五之夫履者耳

九四近君之臣也觀九四之懼而益信六三之凶矣文公以考祥爲考其行之善揚以考祥爲成其禍文

讀書嚶語 卷之二

七

公以其旋爲周旋無虧揚以爲及其初服二說不同要之上九在卦位之外則成福不若考善否之切於身周旋不若反初服之協於象

聖人旣明平政往復之理必然矣則但當君臣克艱以守正道則可無咎矣故不必憂彼彼復之信至而當憂我坐而享福之非良計以享福爲非良計則憂勤惕厲而恭尚可保矣

泰之中四爻互體爲震兌有歸妹之象焉故亦有帝乙歸妹之說其云吉者帝乙紂之父也書言成湯至

帝乙罔不明德恤祀故猶可言吉也一傳而至紂則復隍矣

否之初六言拔茅貞吉何也戒君子當如拔茅以其彙退則貞而吉也故象又曰志在君言雖拔彙以退而猷貳不忘君也泰言上人拔而進故曰征吉此言自拔而退故曰貞吉或言拔茅為小人進貞吉為君子退一爻之辭而與占為二未安

否六二之包承非承順君子也乃承順君相之意以苟祿位耳如李斯進督責之說蔡京唱豐亨之詞是讀書鑿語 卷之二 八

也小人以得祿位為吉故云吉大人豈肯入其群哉六三包羞蓋如鄧綰謂笑罵繇他笑罵好官自我為之是也

同人六二以柔順文明之德居中正之位而為同宗之吝何也此六二所以為明順也蓋已以一陰為眾陽所趨若更無所不同則嫌於張大且疑君矣何凶如之故六二止以其大臣之祿而同其宗人雖若不大而可吝而亦未失為柔順之道也所謂類族若意如此而象曰吝道言雖吝而自有道也

九三重剛而不中則不順之臣也上與上九為應而欲挾六二以同乎已故上九之同人於郊則九三伏莽升陵之事也然而三歲不興者遇乾之五陽剛中正而未敢即動也未幾而九五以大師克之矣則上九之无悔以在莽而不及三之禍也其云志未得以應乎三而未得行其應之志也

九四近臣而欲攬權者也既下初九之已應而又欲同於六二間之以九三故乘墉以攻而六二中正之德上孚九五不肯已同故九四不克攻而反守其則讀書鑿語 卷之二 九

斯不失於吉矣 大有九三本義左傳訓亨為享而楊誠齋訓亨為通其說不為無理而意殊晦

六五威如之義本義以為嚴上下之分以消臣下之慢易無備也楊誠齋以為君當以和易去其周防也上古君臣甚和洽則嚴上下為得宜秦法行而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矣更加以威無乃涉於亢乎六二鳴謙本義以為謙極有聞楊以為講求其謙惟講求故有聞二義互相發

六五征伐攘夷安夏之事也即漢武征匈奴亦以殺  
畧人故不得已耳但不效周宣之薄伐而務窮兵於  
遠斯失之矣

上六謝事事外之臣故其謙志不得大行於天下而  
但可以正己之私邑非鳴謙者有不满之志也

豫六二介石自二至四有艮體焉故二為介石

六五貞疾自三至五有坎體焉坎為心病故五有疾

隨六二係小子係初九也失丈夫失正應之九五也

凡相比睽則為係戀不近不比睽也或以二比三為

讀書彙語 卷之二

十

係三亦陰也二豈與比睽哉

六三係丈夫係九四也失小子失上六之應也上六

陰故為小子舍下舍下卦而睽九四也

九五有君而無臣蓋二已係初也而云乎嘉者但擇

善而從之耳上六窮上而又失六三之應其係且維

者誠意以從五也亦如王之享神之誠也

蠱九二幹母楊誠齋以母為六五未是以爻論初為

陽故幹父二為陰故云幹母以全卦論則五君位當

屬之父二臣位當屬之母然則九二即母明矣母陰

柔固當以溫順漸化之不可以堅固執持之也故曰  
不可貞而又曰得中道

臨卦八月之說當以夏正八月觀卦為是楊以坤六

爻加臨之二爻為八月殊覺勉強蓋陽方進不得謂

消也若以夏正八月則臨之反對尚進之不得其道

而一反焉則四陰盛而消陽矣其進其消特一反之

間耳故曰消不久而為凶也臨卦取岸臨澤上臨下

為名爻辭則取陽臨陰為義六爻所謂臨皆陽之臨

陰也

讀書彙語 卷之二

十一

臨之二陽皆曰咸何也如日陽一出無不照也言遍

也又陽之消陰漸以陽和之氣化之非若以力征奪

之者言感也未順命者五為陰其命或左陽而右陰

故未可即順也

六三允之上說之主也故為其悅以受臨而未肯革

也則何利之有聖人明教之曰汝既憂陽之凌矣何

不變易歸於陽如是則泰且至矣何咎之有

六四至臨致之來為至四應初而致初以臨陰也五

知臨五知二之陽剛而用之以臨陰君人之道也上

無應於初二而亦順五四以從陽之臨是厚於臨也此四爻皆取陽臨陰亦如遯四爻皆取陽避陰之義臨之互體為復臨自復而就盛也觀之互為剝觀已有剝之漸矣然則八月之說信當以觀而不得以遯矣

觀卦義取觀示而爻皆用觀瞻何也盥而不薦之誠省方設教之制聖人之事安得有吉凶悔吝之分乎而爻不免有吉凶悔吝故取觀瞻而不取觀示也

六二不取大臣之義而取女窺之辭象陰方消陽故  
讀書鑿語 卷之二 十二

取女闕以醜之也

上九觀其生其指五也象陰消陽之際視君以為行止商辛播棄海濱斯處文王善養興嘆盍歸故曰志未平雖身在世外其心未敢以為安也其曰君子无咎五盡君子之道上亦與之俱無咎也

噬嗑一卦為利用獄故六爻初上以罪之大小言中四爻以治罪之難易言而不以君臣感應為言以君臣感應說者覺牽強至謂以九四噬九四為禱禱賁六二賁其須須需也待也六二文明之德為六五

靜止之君所須待也故曰與上與言六二與五共與文明之化也不止為人鬚之義

賁六三之濡如也二至四五坎體也雲峯胡氏之說備矣

六四之皤如人面色白也白馬翰如馬毛色白也方為賁而俱白者白則受采也故下求初九之賁已也乃初又弗乘而四則翰如其馬故疑然寔則正應非寇故終不相尤蓋馬者自馬徒者自徒不相妨也或以為六四求上九未安翰如亦非飛意

讀書鑿語 卷之二

十三

六五賁束帛於丘園是聘六二也如高宗求說於傅巖之野是也或以為六五求初九未安謂之吝者天子乃以束帛求賢似乎小吝然而意之誠不在物之厚也賁者且從之游矣故終吉

剝之六三有占而無辭辭在復之六四也取其違象獨立也

六五固以柔居尊順而止象陰之剝陽為終无尤然愚意以宮人寵之辭無乃群陰得志耽於宴樂自謂其無不利而不及剝上九之一陽故為无尤乎

復六二之休本義以爲美揚誠齋以爲休息然而休息之說似長蓋坤之二六月用事至於復之時其休而不用久矣今乃順初以復於陽故曰吉曰下也下六四有辭而無占占在剝之六三也聖人豈於違象陰而從陽者反不許其无咎哉

耕獲菑畲農人正務然不能無覬望之心六二不事此則無覬望之心矣故爲无妄而利往

无妄六二之未富者陰本中虛而又不耕畲是未嘗求富也非寔富而名未富也

讀書嚶語 卷之二

十四

願初取象龜者龜伏於下也又上九爲背甲初九爲腹版也其占皆爲戒辭聖人不使其失已而求食蓋欲其食人而不先自食也

願以上初二陽爲主中爻皆求其養者二於初上皆無應與而求其養故求初則爲顛而失正求上則爲躁而征凶蓋當待人之致養而不可求食於人也六二有柔順中正之德賢君自當養之求之則失其德矣或以爲二求初以進德未是若求初進德是屈已以從明師也何病於顛

六四正應在初故雖顛願而可以吉也取象於虎者四交艮位虎踞於山也上九虎首初九尾也耽耽逐逐虎求食之狀而无咎者龜可不食虎必須食也而虎不如狼之貪故无咎也或以欲爲交方言口而云交恐未然前賢以爲求下養人然此文未見養之象

六五不求六二正應而求上故亦爲拂經但守我本位之正則吉矣然則六二能居貞無求亦可無凶明矣

讀書嚶語 卷之二

十五

若五與上則養人者矣

大過棟撓爲本末弱指初與上也而九三撓九四隆何也初爲過始雖撓未折九四扶焉則隆矣上爲極撓而折者也九三即欲扶之而不能矣故撓而凶或以爲九四反上卦而爲上故隆然則九三獨不反下卦而爲初乎何以有撓隆之分也其說未妥上六滅頂凶爻謂无咎象謂不可咎而人必以陰柔咎之失經意矣

坎之爲卦楊以爲二周文在幽可小得也未然演易



以垂萬世其得豈小也且二為文則五可為殷紂乎而四紂之近臣而樽酒納約豈闕天等行賂以免西伯之事乎

離之初九昧爽之候也故有履錯之失能自持敬則無失矣何咎之有或以履錯謂履之明顯未安

重離為繼明故九三為此日之具日之具猶人之老人老不縱樂即嘆老兩端嘗情耳註謂衛武可免此信夫

離六五即坤六五也未可以君言臣而極尊下有三讀書警語卷之二 十六

剛故不免憂泣

咸之六爻不取應與上下之義而但取人之一身上下體之感與諸卦不同又比以靜為吉而動為凶蓋本之卦德止而悅也悅而動焉在陰為治媚在陽為淫欲矣

恒九四無禽者下應初六六陰則虛故無禽

遯小利貞小謂二陰言陰以柔順承陽為貞故利於守其貞不可以陰之方長而進迫於陽也以為君子尚可小利未安

遯卦二陰侵陽則當遯在陽爻初六以陰居陽而剛則侵陽者也故聖人言其危而又戒勿往又明教以不往無災不往不侵陽也二以陰居陰則柔不能侵聖人恐其聽初之慫恿而侵故教以執革之堅又申以回其志皆不令侵陽也二陰豈遯者哉或以初六為遯之不蚤未安

君子之去小人往往以剛果而不周密失之故聖人於大壯有壯趾用罔之戒不若遯之上卦三爻皆吉也

讀書警語卷之二

十七

六五柔中之君而信用下四陽剛之臣則改其陰柔而為陽明也不難矣故曰喪羊於易羊謂六為陰也其曰位不當亦以陰居君位為不當則喪其陰而化之以剛陽何悔之有

晉之上九事外無位之人處隅角之地其陽剛但用伐已之私邑而非凌人侵上也故雖危而吉無咎也然而止能治一私邑則雖正亦可吝矣故曰道未光言不能大光明於天下也

明夷六四或以飛廉等當之亦是余意獲心而出門

庭無乃微子行遯之謂乎

駢初九曰見惡人九四曰遇元夫惡人者交惡之人也

益六三益用凶事程傳備矣但解固有未明固有謂三不中不正固應自有凶事而上之人益之以厥恤

則為无咎也守令不可言當為邑宰耳三非專行者下文明言中行告公用圭矣而可云專行乎

上九莫益非下之人不益上也乃上之人不益下則有擊之者矣大學傳所謂貨悖入而悖出是也唐德

讀書鑿語 卷之二

十八

宗始而從征者盡給月餉行有行餉而又有酒食賞賞乃後涇原兵來者大盈之金帛以致兵亂遂有奉天之難真如此文之辭矣所謂立心不恒而莫益致擊也

居德則忌本義謂未詳愚謂或忘字之訛蓋君子施惠及人而不自以為德也

夫以五陽決一陰而爻辭何其難也非陰之難決而陽之不一之難也初躁而進則為咎矣三且與陰為應而兩從不定矣四且次且而不信矣獨二之謹慎

為可恃而五且幾為上所惑而係之矣故決之難而中為未光也蓋自泰治而後陽且有自泰之心焉故非為惡之人也元夫者原相應之夫非大善之夫也蹇之中爻互體下坎而上離有未濟之象焉聖人於六爻皆不言濟蹇深哉

解之六四言解梅揚誠齋以為四比六三也當解之夫六三非四應又是內卦恐四非比三也四應初初最下則為梅明矣程朱之說盡之然以為絕去陰柔恩意三陰爻在三與上則曰負曰隼皆惡行也而初

讀書鑿語 卷之二

十九

以在下獨以无咎稱則猶可用之人也無乃昔人取盜二人而用之意乎取士如此故朋至而孚也云未當位蓋小試之未即與之位也

上六射隼隼即六也高壖即上也射之者六五故云公謂君也或以為上射三者上與三相應之人且俱陰柔共為三狐者而射之乎

損初九上應六四四為近臣已任事者故初當遣往以陽剛濟之恐其陰柔生事也又初九陽爻陽位純乎剛故當酌損其剛如巽語之言則可恐過剛或折

也二陽爻位陰則不過剛故云弗損言不可損已之剛恐過柔則廢無以益五也云利貞不當損故利守貞也征凶者五當求二以自助二往求五則非以道自重之義故凶也

九四損疾遄古以初九遄往故也

九五益之十朋之龜言九二陽剛中德之賢為邦之著蔡以輔益五故云益之龜也

損之九二上九皆曰弗損益之二云弗損言不必損已之剛以益五也上之弗損言不必損三以自益也

讀書警語 卷之二

二十

夫三實損以益上而上曰弗損何三自益上則可上而損之自益則不可惟上不損下自益故利有往而人皆臣服之無有家之限也且三下上上各以其虛實而移其位耳原非必損三之陽以益上之陰故也益初九利用大作即如六四遷國之類大有作為以益初也象曰下不厚事聖人恐人以大作為下當大作故申下不厚事之文言大作在上也益之損上益下指初與四也而皆不及損益之說損下則當有酌處損上則不必言也

四止言遷國指一事而言爾凡大有作為以益下民者皆是也依謂依五君可也即謂依厚下之德亦可不同德至是耳聖人所以戒之也

始九二不利賓賓指五二下比初為有魚則剛中化為陰柔無以輔五矣或以為不利三四者恐未然

九四無魚以初比於二而巳應也云起凶凶自下起也

九五若為杞柳則巨木為枸杞則小木也然皆非包瓜之物蓋九二下比初六言其陽德則雖美而易潰

讀書警語 卷之二

二十一

如瓜也杞木何以包而有之九五雖合中正之德其如臣之不能任事何哉其云有隕自天者世患無君不患無臣而今有君無臣則是天降之亂禍也不舍命者九五含章猶欲有為未肯諉命也

上九始角蓋事外之入退處角隅之地非羸角之角也

萃三正應上而嗟无利以主無位非萃所也但隨二而往萃五則无咎矣然三至五互巽體焉故曰上巽巽而往以求上則自小而可羞也

四至二互艮體焉艮正而不求萃於初則能堅意以從二而萃五矣故得大吉而无咎

升九三非虛自三而升則坤之三爻皆中虛也故曰升虛邑有人則疑或我困虛則何疑之有

享岐未升也而升以爲象者以已之誠升合神明也困於酒食本義以爲厭飫楊傳以爲不得楊說勝蓋君子處困故不得酒食也但潛脩靜俟則朱紱方來加已如享祀而受福也若遽求合於上而征行則時或未至而凶矣然困而思伸亦於義爲无咎也

讀書嚶語 卷之二

二十三

九五劓者見上之陰如受劓者也則君見下之陰如被劓者也皆不可用之人故云困赤紱蓋以未有所與爲困也徐與九二相說則錫之而不困矣故九二有方來之語以此兩爻皆言享祀者君臣各以誠相求如享祀之格神然也

九四來徐困車皆謂初初方株守幽谷何從得車乘之或以爲二未安吝者四未能濟初也有終者初四兩位之人以五二濟困化服於君子故也井之六爻不以君臣應與吉凶爲說何井以養爲德

而自已無爲但任人脩治之故始而舊泥次而浚治故射射谷而甕爲之敝功亦勞矣次而渫次而甕而列食而勿收幕以次第爲吉凶而不用他卦之說如人之脩德功日進則德日崇也

革九三革言三就蓋大疑謀鄉士庶人龜筮之謂三就者就三事而謀也有孚者皆從也或以爲大亨利貞者未是蓋彼三言在九二已日乃革時已詳審之矣

讀書嚶語 卷之二

二十三

九四改命即湯武革命之謂臣可改君命以信已志也蓋自九三以前已明知其可改命矣至四而入兌則天下之衆皆悅之乃三千歸湯八百會武之時也故改命吉而志可信也九四近君之位非韓信諸人行權境外之例也

鼎九三之革余意火化革生而熟也其塞或鼎之暴也雉膏不食未交離體則未進於上也九四非足而云折足者意或近君督御之臣進之不謹而折其足也

震之二有來厲其五云往來厲二止前震之來五則

前者往而繼震來也三之蘇蘇前震之終故聲蘇蘇然徐也四遂泥震相繼而來如泥之相沾不斷也其云未光凡雷陽陷陰中則發四乃在前後四陰中故也

上六震之終故聲威亦索索然欲盡也猶矍矍者恐後雷復至也鄰謂九三上之正應三進遇四故遭震上窮無所往則不震躬而无咎矣

本義以限為脊之下限楊以為門限艮之五爻皆近取身不應三乃取門本義為是本義以列為裂楊以讀書警語 卷之二 二十四

為排列脊肉自列何事乎排亦當以本義為是蓋艮其限而不動雖寅如裂危薰其心似乎可危而惟固守其止則無矣進之失矣故聖人於三雖危厲之而不言凶

漸卦言進而內卦艮為止體九三以陽剛進而不知止故夫行則進而不復婦雖孕而以過陽則不育為失其道禦寇則止之而非進攻故曰順相保上六本義以為達楊以為退止於陸當以本義意為勝蓋鴻固雲飛之鳥也况上在卦之外乎

楊辨歸妹為嫁女之家其理甚長當從之初九有跛履而不言耿視若以相承九二為義則耿句亦當在初九方可

初九跛履句當在二爻為是跛不忘履而忽能履耿不忘視而忽能視此人之所悅而即欲行且視之者也而曰利幽人之貞則以女之義不可自行自視而當守幽貞之嘗以待五之歸已也

六三以須當如本義為女之賤者蓋九二中正居尊而初則娣三則須皆侍奉乎二者爾即為須有不其讀書警語 卷之二 二十五

而反之亦不過為娣耳終非正也或以須為九二之待禮則涉於九四矣未是

豐之初九不言豐者無位之人安能豐也配主者應合之人謂四也雖句無咎句愚意當為徇意言志同道合合而以道義相徇習則何咎之有若過為徇則涉於比暱矣能無灾乎

二三四皆言豐者六五虛中之君心不自豐大而導之豐者臣也故聖人戒之言導君以豐者是有大其蔽障而將反晝為夜也凶孰甚焉二以中正故教以

忠信發君則已志亦行而吉也三四以陽剛則易於  
改過故三則勸以折右肱以絕上六之應可以無咎  
四則教以求初等夷之賢以自益為吉也

六五不言豐者五虛中之君二三四不以豐導之而  
但盡其臣職則君不自豐而虛以來人之章明矣庶  
可以保其日中之治而不過以致衰虧也上六蓋京  
輔之徒導君以豐而因以自豐者也其凶何如哉  
旅卦以離動為旅故四以旅為嘗處而心未快足也  
六五為離動之主而君位不可言旅故戒之曰君不

讀書譬語 卷之二

二十六

安其所而好動以外居則如射雉者雖有從禽之樂  
而亦有亡矢之失矣若居所不動則上可格天而終  
以嘉命與之矣

上九喪牛左氏所謂純離為牛而經文言離畜牝牛  
上而旅則出卦之外故喪牛於易

異在牀下人雖過卑曷至伏於牀下惟病甚者乃下  
牀席地耳九二中正無必死之道故用史巫禱禳而  
獲吉上九則已極而無復之故喪資斧而正乎凶也  
無初有終先庚後庚或以為脩真者採先天之候固

有此說恐聖人未有此意

楊氏謂說之大則民自相勸余意此直傳寫之倒文  
當云說之勸民大矣哉為是

允初九陽德陽位與陰無涉故止當以和德求友那  
為說也九四則陽德陰位下乘六三剝陽之陰故云  
商兌商有傷意不止商度也傷於陰故心未寧而當  
大疾惡而絕之乃有喜也此二文亦不可移者而文  
公以為不切殊可疑也

九三孚兌是二以誠信上孚於五而君臣相說則吾  
讀書譬語 卷之二

二十七

志可信而行矣故曰信志

九五孚剝厲總是戒辭言孚信剝陽之陰則可危也  
戒之當待九二等之正應而不可說上與三之媚說  
也

九四介疾介意訓大疾惡也九四下應初而協德於  
二故大惡六三而絕之是以有喜也

假廟享帝本義謂聚其渙說是以為歸功者大深則  
鑿矣

渙九二奔機本義以機為二楊以機為五愚意機乃

發動之繇九二為大臣之位則當察渙之所繇而極之得其機而吾之功易施故奔而從之為得願也本義以九三為散其身謀而謀公為志在外揚以為九三世外之人未是世外當屬之上九若以上九為去之無咎則可也

節卦二與初同辭而異占者何澤停而不流之體也二居澤之正中其不流與初一耳故同其辭二為大臣而有位與初不同則有當行而不可但止者故異占若三則澤滿而溢出矣故又當節不節而橫流致

讀書嚶語 卷之二

二十八

竭則嗟之不及已

中孚議獄者巽入以求其情也緩死者允說以求其生也兼二卦德以為象也既入且和說因豈有不心服者哉

中孚初九之虞虞其有他也有他謂應六四而變為陰柔也

六三之敵即六四也蓋九五為君一卦之主而象爻歸之二為正應四為近臣惟三稍遠欲下託二二中正不受也欲上從五而四間之故三與四為敵或鼓

而戰或罷而休其有功則歌被傷則泣乃三四勢力均敵而不相讓故至如此以敵為上九者恐未然六四月望謂近五近君也馬匹亡謂不近比三而專上從五也故曰絕類謂三與四皆陰為類也

小過雖云雷在山上然但以震艮四陰爻為小者過多為卦名耳然而雷動山上亦云小過於高則多不兩故志稱有人居高山之巔傾視無雲而聞雷聲焉有間人云山下大雨矣則知雷動山上亦小過於高矣或以艮為冬春之交而雷作於此時為過之小未

讀書嚶語 卷之二

二十九

是

祖與君為陽妣與臣為陰六二過祖遇妣不及君而遇臣摠是言所正應者六五之陰柔也以同德相依故可無咎

九四剛居柔故為無咎不越陰爻而上遇五故為弗過遇之但五不與已同德故往求合則危而當戒不可恃已之陽剛貞固而強求於五也

六五不與三四同德而但與二為同心故為不雨弋穴之象以四入震體故當雨而陰不與四合故雨

上六事外之人不與諸爻相遇而過之如飛鳥離山可謂凶矣然而遠身求全不過小災青而已不大凶也

既濟之互卦有未濟焉故曰終亂曰思患豫防而上六有濡首之戒

未濟之互卦有既濟焉故其爻占多吉辭惟六三征凶而又許其涉川以出坎也至上九乃有濡首之戒以酒過也

坤之六三四曰含章曰括囊蓋皆以時言也三盡酉

讀書嚶語 卷之二

三十

中萬物含實四盡成中萬物閉藏之時矣本義所謂時當隱遁是也

揚升庵不取文公大貞凶之解以為是聖人教人不正也余不謂然夫曰貞凶則不貞之凶不俟言已聖人豈教人不正哉洪範云筮之違也靜吉作凶聖人之教人固如此

蒙六三以欲動情勝不能自克上九擊蒙正擊三之逐於欲者也禦寇則禁之而不得肆

文公論易變占習熟故剛來柔上等說多以卦變為

解蓋於成卦之後觀之若見為某卦變而上下之耳李舜臣王拱東皆只就本卦論其剛柔上下然以余觀之訟泰諸卦本卦上下可也如賁之一卦艮離皆剛強者柔於何取噬嗑一卦震離亦剛者柔自何上必以離為柔吾恐日火之烈人望而畏詐得謂之陰柔耶文公之言自是一說殆不可廢

讀書嚶語 卷之二

三十一

二爻應五諸卦多以為大臣而履獨為幽人何也士必樂道忘勢而後可以佐君君亦好善忘勢而後可以用賢五其履矣二之安於幽坦也何疑

五為君位而履以貞厲者二履與噬嗑是也履恃其位而小視萬機嗑恃其明而輕視夫獄其致異矣故嗑得無咎而履以厲告也

上處卦終而無位此世外之人也故視已所履而考其善否若能幽獨守貞而旋其始之素履也其為吉孰大焉



泰九五之歸妹求之於象而不得也意者卦以乾坤為夫婦九五婦而九二夫也歸妹而得中行光大之賢夫其為祉也亦多矣其為吉也亦大矣不如此解而但云帝乙歸妹時占得此爻則祉與吉於何而見義焉若但以九五虛中下應九二則又為君之用賢而於妹之歸無涉矣

四曰有命望其傾也上曰否傾聽天命也惟九五有德有位之大人則能休時之否以歸於泰所謂以義立命不諉於命而撥亂世以及之正也

讀書鑿語 卷之二

三十一

卑不可踰謂人不可違踰其謙非不能過其謙也蓋過謙或涉足恭諂媚故不可踰也

謙卦兩言君子有終蓋惟君子則謙能有終勉而謙或謹於初而怠於久或顧於此而失於彼未可言有終也

三正應上則其盱也蓋視上也上冥於豫三若效之則亦昏矣上以有渝而得無咎則三以速改而不至於昏可以免矣悔遲則流於昏故有悔

上六以冥言者二升與豫是也升利不息之貞則豫

之渝也亦變而從乎其貞而已

官有渝所謂耳目之官不思物交則引之者也故惟

正則吉

九四有獲謂得三也三比四有諂媚之失四親三有好諛之病故曰貞凶但以誠信之道明以相孚則無咎也

六二滅鼻非傷滅也蓋膚易噬而巨噬之深而鼻為肉掩耳若傷至滅鼻其害甚矣何云無咎

九四金矢說者以本義鉤金束矢之解為失亦是然

讀書鑿語 卷之二

三十三

堅直在下耳治獄者何得焉四入離體焰之以明幽隱畢察則健者不得持其堅利口者不得強其直而真堅直之情上得之矣故曰利艱言不可易視之也故為未光

君子以道義為華非以車乘也故初之賁趾舍車弗乘

無妄初與四正應初往吉而四正可貞豈以四近五而逼君位歟初則遠矣故往可吉

無妄六三之取牛象也豈以三變則為離歟大畜之

六四亦然

余嘗疑乾非山之所能止蓋乾自爲翕聚而又值艮止之時故爲畜之大與值風之動散不同也乾方翕聚而初又在下故動則有害於聚而但利於已也屬似不宜訓危初利已二脫輟與小畜初復道二牽復同意

三與上爲正應其求養於上順也而云拂斯不可曉矣以象言大悖會之無乃取悖出之貨之謂乎若但以動極而不中正未見其拂也大都順中互爲坤坤

讀書嚶語 卷之二

三十四

主靜不主動故順之中文待養則可求養則凶也

五不可涉川而上利涉川何也五不能養人則亦不能以濟衆矣上能養人則亦可以濟衆矣所謂涉大川者蓋濟衆之謂不止一人之涉也

大過二五取象皆不可曉穉無根訓爲孚則與華同矣以比初爲女妻則二亦當在方壯不得稱老夫以比上爲老婦則五亦且及衰朽亦可爲士大也要當只以各爻意會之耳

余嘗疑九五沱若嗟若似非人君之宜故以爲大臣

處尊而憂懼如此與坤之六五皆不可爲君也已而思之彖曰重明以化天下象曰大人繼明炤四方皆君道也何得爲大臣乎切思大人繼明之說是父子相代之謂也黃離之吉先君之炤四方也大畜之嗟則先君告終之際也突如其來焚死棄者先君之變忽至而送終之事也至於六五則嗣君襲位代親之時宜戚宜懼矣沱若嗟若固其所也至於上九則嗣君泄政而征伐不服之事也以此觀之自二至上諸爻可不費思索而皆明矣

讀書嚶語 卷之二

三十五

咸感之謂也不謂感而謂咸者不以有心感而以無心感也是故天地感萬物天地何心也萬物何心也聖人感人不令之喜不令之怒亦無心也故百姓日用而不知亦無心也故天下和平若聖有心則驩虞之小補而已是以六爻之辭皆靜吉而動凶故曰觀其彖辭思過半矣

雷一震而旋息風一吹而卽過雷與風不可爲恒者也而卦名恒此聖人之訓也聖人慮人如雷之躁暴如風之飄忽至無恒也故曰君子以立不易方言雖

烈風迅雷君子但致敬而不至失其度也此為有恒矣彖叙久於其道而取日月四時不及雷風焉亦可見矣

初與四為正應四以陽剛厭初之陰虛無禽而初深求之固焉何益矣故凶而無利二與五正應皆處中則可久矣乃五曰恒貞而夫子凶者何其凶以陰柔不以恒且正也

天下有山遯非以天去山遠為遯也但人之遯世多以山林則天下之山皆遯之地矣

讀書警語 卷之二

三十六

九三成艮之主故於下二爻不能無繫而未即遠去此如人之有疾而不能自振之比亦可危矣夫繫戀之私惟於所畜之臣妾繫焉可也彼下二爻之小人豈臣妾之比哉而三繫之焉不亦可危也哉君子於此當思所以決矣

晉初之摧如者初與四正應四貪位之人故罔乎初之贊而摧諷之也晉二之愁何也二三應五五虛中以任二故二不敢以位為樂而深慮相職之難知也知臨為大君之宜而泣衆復欲用晦何也蓋君子所

以兼容併包而不欲以察察為明之意也故曰察見淵魚者不祥

家庭之間往往以恩掩義故當以義斷恩也初曰閑二曰無攸遂三曰嗃嗃上曰有孚威如皆示人以義濟其恩也故曰家人有嚴君父母之謂也

蹇之六爻言往來者四多不可解如三往遇坎稱蹇可也初進合二四進遇五上義進無所往而皆曰蹇焉此不可曉者矣上來就五三來就二云碩云內喜可也四來就三為遇山恐山非可連之所而初又來

讀書警語 卷之二

三十七

無所就乃曰譽焉此亦不曉者矣愚意此或如洪範靜吉作凶之意且當只就各爻中以意詳之耳

朱子卦變之說人多未取然損之三爻曰三行損一是以三變而之上也曰一行得友是以上變而下為上之應也卦變之說周公已有之矣人未可以非朱子也即彖辭損下益下亦卦變之說耳

六二柔順中正之賢故九五以耆蔡之大寶任之是益以十朋之龜也享帝者臣以誠格君猶君郊也天九三正應上其壯頡之凶益陰與上比而陽為壯容

故凶若夫夫去上則無咎九四應初見初壯不勝而次且退後雖聞决陰之言亦不信也

始九三即夫九四之反而皆有無膚次且之訓彼有警於初而此不戀乎上之窮又欲比初而不得也猶幸不傷而無大咎耳

萃六二正應五當引諸人以從五故曰引吉無咎二五交孚不易其心故曰中未變五為君位以位萃人亦可以無咎矣但德之未光故人有匪孚者更脩其元承貞則何悔之有上處卦外孤立無與萃成三涕

讀書嚶語 卷之二

三十八

洩能安於事外而不亂求萃者無咎矣

革之六爻似亦不以應合君臣之說為辭而但直叙湯武革命之事也初鞮鞮自歎無德而不動也九二則德已及人而元亨利貞之不虧故可以征吉無咎九三之凶厲自恐人心天命之未孚故謀鄉士庶人龜筮以占之而皆孚九四入兌象說而歸之此鳴條收野之會也故改命吉九五則湯武即位新民之治也上則天下從治之象而猶有未若於訓者則亦不須征伐之凶事而但居貞以治之足矣如三后之化

頑民是也而凡事之當變革亦須如是乃吉耳鼎二正應五剛柔合德矣則凡有仇疾之者孰能即而害之仇似不當指初也

震二九陵七日之象誠不可解然九七之數則以震為陽之始故皆用老少之陽數耳又經中言七日者三復之卦辭及此震二既濟之二是也復以始卦一陰爻數之至復之一陽為七爻故曰七日復言陽至第七爻而復也震與濟之二亦言七無乃木位二數之至七數即復得本位之故歟

讀書嚶語 卷之二

三十九

艮卦二三爻取象不可曉夫艮取人體為象二應腓腓豈能上而極限而云不極不快於心腓亦有心耶三為限即艮止何至列夤之脅肉而危薰心楊誠齋以為排列排列則人身固然何以薰心此殊不可曉無乃以下止而上未止之故耶四應心而心止則身與俱止矣則二三爻以意詳之可也

干為水涯而小子立之恐陸水故厲有言召之使去干也故無咎

歸其妹者責在長男矣幼女之歸而云天地大義以其為人之終始故為天地之大義蓋天地以交泰而生萬物為義也

帝乙謂九五妹即九二娣則初與三也二本幽貞之女故德盛而不事服飾且於歸得泰之祉且吉也

六三來初二而求說與上六引四五而求說一例也三言凶而上不言者以三為例也

旅之以焚繫者二爻三之焚以迫於離也上之焚者火炎上故也

讀書彙語 卷之二

四十

既濟初六以濡尾言於離不合豈以水之勝耶上之濡首即未濟初之濡尾矣未濟之上乃亦云濡首何哉豈以未濟之將濟而預為既濟濡尾之戒耶未濟三言征凶矣而又云利涉豈非既之四衣袂日戒之謂耶大段二卦相反而成辭故相涉也

憂虞之象二字亦對待憂則能悔而可以趨吉虞樂也虞則生吝而或以召凶也  
以此洗心此即耆卦爻也三皆至密而前知故聖人亦退藏於密而吉凶之感自能知來如神也神武不

殺之言直指演易之文王也謂文王能若是耳萬物致養致如致師之致蓋致培之澤以自養也父為正秋植物皆含嘉實矣即飛鳥亦乘時養羞矣故曰萬物之所說也坎為勞卦者水流而不息可以言勞矣水位北方幽陰之地萬物歸之者植物至冬歸根復命而丸動物之死亦之幽故為萬物之所歸也

讀書彙語 卷之二

四二

讀書嚶語卷之三

馮翊李元吉允慶父著

上谷金毓峒釋鶴父較

書經

舜命九官擢以新秩而命之者四因其職而命之者五以新命故禹垂益夷皆讓德自謙以為不堪其任也以舊命故棄契臯夔龍皆無讓業已任其事不可因有命而推諉以與人也然禹夷止命曰往曰欽而禹益則曰汝諧者稷契五人各有所職而及折伯與

讀書嚶語卷之三

朱虎熊羆則未有職命之諧者垂諧及折伯與而益諧朱虎熊羆也然舜命禹摠政而亦曰汝諧者舜為天子而使禹摠政命以諧與已諧也

舜納大麓或以為大錄總治天下之事也余謂不爾舜納百揆實四門已盡領天下之治矣何又納麓為大錄天下之事哉余謂此麓乃真山足蓋堯之巡守或偶以小恙命舜代之柴望於山麓也而天神皆享無烈風雷雨之迷必有瑞氣祥風之應矣孟子所謂主祭而百神享之是也受終之後舜自攝行則不言

納麓矣隋煬宋光之郊大風雷雨滅燭正與此反

五十載陟余始以陟訓升遐今思之或不宜訓升遐

止當訓升為天子耳蓋舜與前曰汝陟帝位舜讓弗

嗣故史臣總記舜年而曰五十載陟帝位以應前陟

位之辭也夫三十始徵三十年為相五十年履帝位

而後方死其解甚順勝升遐之訓多矣

史記大禹曰文命二語或以為頌禹也余意此語錫

圭告功之諧爾蓋因告功而遂陳克艱之謀也故史

因記之耳

讀書嚶語卷之三

二

韋陶陳惇典庸禮而曰勅我自我命德討罪則不言

我者典禮乃人性分之所固有可以言我命討則直

奉若天道爾楊氏之言猶為未盡

有苞怠棄三正三正者辰始於子而正建於寅為在

三也有苞不奉夏正而云怠棄三正豈有苞遂建亥

為正如秦人哉

仲虺之諧曰武商受命用爽厥師蓋言命歸於商而

桀失其衆爽當作失訓為是下文簡賢二句言桀雖

失衆而同惡相濟者猶欲為商患雖湯進伊尹以德

言與之言亦不足其聽聞也

成湯革夏而變置其社稷亦正禮耳已廢柱之祀而祀為稷矣乃社神句龍則無可代之者故象謂不可而止也程子以為成湯不應有過舉是不然昔人誦湯固曰改過不吝

湯伐三股俘厥寶玉或以為非所急不知滅其國而收其封珪即不係急而亦不可已者

殷之諸王故自不嘗厥居非若西周之鎬京東京之王城皆嘗居不遷也或諸王弟君自遷而盤庚乃以

讀書鑿語 卷之三

三

耿居之民遷故眾不適有居爾

祖乙居耿至盤庚乃遷者蓋耿雖有滄沒之患而亦有淤填之利故遲遲以久也盤庚乃適山而居偃師

宜其費播告之脩矣然偃師故無河患而紂之喪師

又在河北妹邦未知幾遷而居朝歌也

牧野之師諸侯會者八百武王但舉庸屬八國者即

蠻夷以該與國也若以為八國服習之久而用以戰

恐未然

武王問相協厥居九峯訓以處所或有非之者竊意

武王問相協厥居九峯訓以處所或有非之者竊意

武王方問天命不應雜以民居蓋謂性之所在也言天定下民而同有是性乃綏猷復性者在君而我未知其彛倫所以叙則不能綏猷以復民性矣故箕子陳治天下之洪範有九類也

康色好德錫福之訓九峯以為予之祿也竊意皇極之世未宜有此謀面用人使有無義民之嘆也蓋謂皇則受之者接之以安和之色而不嚴厲以拒引之以好德之教而俾其知向於德若是則納民於善而為錫福大矣故時人於此惟皇極是歸也若以為與

讀書鑿語 卷之三

四

下錫福不類夫此謂庶民彼就有位正自不必耳

古書無偏無頗遵王之義蓋讀義為俄音以叶頗也

唐明皇謂頗無宜音不叶義韻遂頒詔改陂字亦多

事矣然而陂頗字訓亦不甚合也

曰者會歸之民之言也於帝訓者所謂于汝極也訓

行近光曰作父母為天下王者所謂錫汝保極也民

戴其上如此則皇極嘗保矣

強弗友剛克者以上之威嚴治其強梗也變友柔克

者以上之寬厚引其退縮也二者偏之不善而用各

區其矢也沉潛剛克者激厲之使其奮發也高明柔克者裁抑之銷其英銳也二者偏之善而用各反其失也

蘇氏以惟三月哉生魄四十八字爲洛誥之序竊意咸勅誥治之言與洛誥全文似乎無涉蓋周公誥邦伯庶殷俾營成周之書也考之召詔周公以三月望社祭於王城卽以次日營成周之邑而以七日作書命邦伯庶殷則卽此書無疑矣特伏生忘記而以此爲康誥之首而孔壁亦失此書也余因此知書之亡

讀書譬語

卷之三

五

者益多而書序所列七篇未必盡實也夫

九峯辨遷頑民在營洛之先其說甚詳竊意此不過先後數月間事耳蓋因欲營洛而遷民民遷來而遂營洛也夫民不可強也盤庚欲遷民惟不念周公縱以兵威脅而從之尚不早爲之所不但有逃散之虞亦非聖人仁民之心矣故召公率以攻位周公誥命作新邑非直令工作以勤苦之實慮以公粟以存卹之耳成周旣成乃悉頑民居之而給宅舍與田里則民盡徙居東郊矣然則謂成周成遷殷頑民於事於

理亦未大失也

多士之終篇曰與從爾遷曰爾攸居方遷居之始勸慰之詞也多方之終篇曰離逖爾土曰爾不敬於和則無我怨居業已定民心已固戒飭之詞也小子同未任位數語九峯以爲有缺未詳也竊意周公謂吾方及汝共濟而汝今去則吾一人不能濟矣猶之未任位也旣大無人責成我使收其功又無有勗勉我以所不及者而召公之德亦不降於民鳳鳥將逝而不可聞其鳴矣小子不作成王解爲是

讀書譬語

卷之三

六

予不允若茲誥二章周公蓋言輔成王業者在我二人汝亦與我見合而謂是在二人但以天休滋至我二人將弗能任故欲去位也獨不念天休方至正當克敬德以迓之大舉賢俊俾之在位以盡大臣之職無徒讓後人於此盛時也且我方與汝同心篤輔以有今日之美正宜共政以成文王之功於不息欲令海隅無不臣服也而可遽去乎

蘇氏譏顧命康誥之事爲非禮誠然矣第太保以乙丑逆康王入翌室宅憂爲喪主矣乃不以是日受顧



命誥群臣而延至九日癸酉何也此八日之中嗣君不定位天下乃八日無君矣不六可慮乎若其以吉服受顧命則士大夫以三日歛而成服未成服之前或可雜以吉服也不知周禮天子之喪幾日大歛而成服乎如九日尚未成服則吉服受顧命誥諸臣猶為禮之變也第恐無九日尚不成服之理爾

讀書讌語 卷之三

七 止

讀書讌語卷之四

馮翊李元吉允慶父著

上谷金毓峒釋鶴父較

詩經

關雎之詩序以為后妃之志紫陽不取而以爲宮中之人所作也夫文王未娶則宮中何得有人而以爲幸后妃之得乎盖后妃志求賢女以事文王故首以雎鳩起興見文王之無慾次章以荇菜起興荇名萎余后妃所求皆文王之妾爾其琴瑟鐘鼓亦但願文

讀書讌語 卷之四

一

王宜其家人有琴瑟之和如鐘鼓之樂耳非真以琴瑟鐘鼓作樂也

寘彼周行謂我采卷耳則貯之筐矣而所懷之人乃寘之周行而行役於外也

陟崔三章乃冀望之詞非託言已登高以望所懷也言行人在外必有陟崔嵬之勞矣願且酌金罍以自慰無但懷即安也必有陟高崗之苦矣願且酌兕觥以自遣無爲傷勞苦也未章乃言陟岵之勞馬疲僕病即自寬能無嘆吁也耶

兔且之詩朱子以爲詠且兔之夫也愚意未然觀其  
言好仇腹心此豈一旦兔之夫可稱耶此以且兔起  
興而詠武夫蓋文王禦侮之臣太公之流亞也非一  
野外之村夫也

喬木無枝而少陰故不可休遊女貞靜而無邪故不  
可求漢廣四句不比女子但言王化方盛有不可得  
而違犯者故次章以下言錯薪者當刈其翹秀之楚  
蕞則求女者當備禮而秣駒馬以迎之庶不違王化  
而無泳漢方江之難耳

讀書鑿語 卷之四

二

不我退棄幸其君子之歸不畢命於外如陟岵所云  
無棄也非君子之棄室家也

行露所詠女子殆如歸妹之九四愆期有待者故始  
言豈不欲早成室家恐禮有未周人謂其輕於從人  
耳故以夜行多露爲比而下文云室家不足亦不女  
從也

紕終朱子云未詳據鄭義精賄公孫弘書絨終皆絲  
數則紕亦絲數之名耳紕少於絨絨少於終始用五  
紕既而絨而終以漸而多蓋始而皮全不費絲既而

皮敝則費以漸而多以補緝治之記稱晏平仲一狐  
裘三十年卽羔羊大夫之比矣

標梅固婚嫁之期但女子而言庶士當早求已恐非  
女子所宜言也愚謂此殆在位者感佳實之漸落虛  
賢者之易老故欲早求之耳

死傷之卒章以爲女子拒之之辭亦可但教之舒緩  
不使警麗豈足稱難犯愚謂此時人見誘女之無禮  
者而惡之故戲之曰若姑徐徐一警麗吠則衆人知  
之矣汝事其可行乎

讀書鑿語 卷之四

三

壹發五犯註謂發矢然一發貫二嘗也三猶可言一  
矢貫五無是理也意者一發謂發一車而有五獲耳  
非一矢也犯縱皆田豕必言豕者春蒐搜獸之害稼  
而射之故皆田豕也謂食田故也騶騶人也虞虞人  
也騶御車以馳射而虞驅獸以來故歎羨其多也若  
謂不殺生物一發貫五何取不殺乎

居諸誠語詞然居有不易其嘗之意諸則多而不一  
之意亦自不同  
茹當訓納鑿之炤物來則納之匪鑿則有不堪納者

矣故往想而逢恐也

不古處者嫡妾嘗尊而莊公嬖妾而卑其嫡是不古處也

父母不卒猶相舟兄弟不可之謂耳夫婦之間信非父母兄弟所能與力者

爰居處章謂我之征行於何居於何處乎殆必死於何所喪我之馬乎同征役而不死者將表林木以記我瘞家人之求我尸者當於林下耳故下二章為別家永訣之語

讀書警語 卷之四

四

雄雉之詩蓋婦人以答擊鼓之別者也其末章則刺時君大夫之好用兵者耳不枝二句正胡文定所謂春秋之時用兵者非懷私復怨即利人土地耳故不枝不求則何事不善乎

有與言待與國也有以言以與國未至也靡與同即上與國言衛不能脩方伯之職故與國靡肯從之同來救患也非不與黎同心也

簡兮之詩蓋刺其君好宴樂而不脩政也簡當訓擇蓋求其精壯善舞者即次章之碩人是也未章言山

隰尚有草木之佳者而國乃無賢君徒令人思美人於西方耳不待明言其君之失也而刺之之意深矣朱文公以為賢人隱於伶官有玩世之心直以其詞耳未深會之也泉水之二三章即與姬謀之言也問問候其安也諸姑伯姊思歸者之尊屬非諸姬亦非問可否也

莫赤二句言所見無非赤者而非狐乃人而狐也無非黑者而非鳥乃人而鳥也赤者貴人而為狐媚悅以求全也黑者小民而為鳥將翔集而未定也臣媚

讀書警語 卷之四

五

悅而民離叛國其可居耶故欲去之且亟也不瑕有害言即臻衛亦有何害乎然而終不行者以禮自防不敢越也故曰悠悠咏歎而但願出遊以寫憂也

左傳云靜女之章取彤管焉註以為女史記事之筆也女既贈管故男亦自牧採芣以貽女為相答也贈芣者謂女手如柔芣也註以為女又贈芣未是美人之貽謂將以貽美人耳非美人所貽也

干旄之詩蓋闡文公以此車馬聘召賢者而國人詠

之左氏所謂授方任能者是也若以爲大夫盛其車服以見賢者則未足爲屈已下賢之誠而賢者亦將閉門踰垣矣

左傳許穆夫人賦載馳止是賦此詩耳時穆公在位豈肯容其夫人行至中途而爲大夫追逐而止之哉大夫跋涉謂使大夫往衛也憂者大夫止能唁其君已矣不必爲衛深謀計安社稷故夫人憂之也不我嘉言已不得如父母之爲嘉也旋反濟言不得濟水以反衛然視爾等以唁慰完事則何善之有未若我

讀書譬語 卷之四

六

之所思則遠而且密也闕當訓密言思之深密也卽下文控大邦因極之說也陟阿采蘋行野芡麥皆憶想之詞耳非實陟阿行野也許人尤大夫之言小民之尤本於釋狂耳大夫之尤未知我所思耳然爾大夫雖百其思當未如我親行之爲衛謀者周且密也上文視爾不臧正謂此耳

重較鄉士之車而武公倚之蓋人君之車亦設重較也

泉源淇水今按地理淇水在北百泉在南朱子以爲

百泉在北淇在南未之考也

禮童子佩綦以事父母耳凡蘭蓋刺童子之躡等不循禮也言其佩鶻而不能解佩鞞而不能決徒空垂此佩之容耳此亦闕黨將命之意

考槃當以成室爲是觀下阿陸二言則室在澗傍之阿阿上之平陸明矣

木瓜舊說以爲衛人戴齊桓存亡之德而思報之詩似乎理長可從

君子陽陽益亦簡兮詩之旨刺君之好樂而不強於

讀書譬語 卷之四

七

政治也未必婦人之詩

平王號令不行於天下戍申之役益合列侯之兵而無至者故曰不流薪不與我戍申也蓋其室家之人自是不俱出者何言不與戍也平王但戍母家申耳而言甫與許者怨王之役以爲亦將並申之同姓而戍之耶以爲並戍未安

采芣舊謂憂讒似得之且無淫奔之語安得謂淫奔者

大車之詩愚謂此男子從役於外而寄家之語也不

敢不敢失伍也不奔不敢亾歸也故言生不得同室死猶可收尸合葬也若淫奔者生既不得同室死誰收而同穴乎

丘中有麻舊說留子能治其邑故高丘亦有麻麥與季以養其民則於下厚矣如胎之美玉然嗟嘆羨之也國謂私邑國也似乎得之

凡淫奔之詩皆別人作之以刺者如牆茨之類是也惟詩文潦消等無刺語然亦意在言外者若淫奔者自作而無所刺夫子何為而不剛之乎

讀書鑿語 卷之四

八

同車扶蘇釋兮狡童諸詩昔人以為刺忽東門風雨青衿揚水蔓草諸什皆別有說而文公以鄭聲淫三字盡謂淫奔恐未然

將仲子鄭氏以為淫奔之詩夫既畏父母諸兄及人之言矣豈復淫奔也奔則無所畏矣此必交游之不得人而為喻且踰垣之事者故為此言以勸之耳

庸曰之詩戒人之善也而國遠者亦戒人之惡等而進者互觀於未幾突而四字可見矣文公以為非聖等亦失之矣

鷄未鳴固無繩聲群臣入朝無免朝之命而自歸恐亦無是理

山有樞舊說謂刺晉昭侯之不強於政治也非但謂曳衣裳馳車馬之類其說理長

有樞在鄰二詩皆言及時為樂之意然有樞亦憂而怯車以喜而矜其去先王之宴樂亦遠矣而亦見唐之將衰秦之方興也

唐風揚之水詩發叛民之幽隱此忠於晉昭侯者文公但據其語而謂叛人自言恐未善

讀書鑿語 卷之四

九

椒聊之詩嘆曲沃之日盛而憂晉之不能自立之意於言外見之此唐風之所以為忠厚也孝侯以後累於沃而晉人不服至武公滅緡賂周始定封者此故也

羔裘文公謂不知所謂舊說晉大夫有得民者故言居居謂從其邑而居者非一也又言究究謂就其庭而質成者亦非一人也似亦有理

靡盬訓不堅固工緻以為怨詞則可以為勞臣之詞似乎未孚蓋王事既無不堅固者矣何必又使臣勤

勞而不違將父母也余意監鹽也鹽以結而成則鹽訓以結為是言王事無結絕之日使我之臣勤勞而不違將父母則於理為順矣即怨詞亦甚通

無衣之詩蓋與兵時所賦故言何必嘆無衣乎且與子同袍以出征也未必平居之謂

細觀蕪葭之詩蓋刺其人之好為暇游而不返者也舊說以為願見賢恐未必然

蕪葭願見賢而不得權與既見賢而禮衰二詩可以相形所謂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繇聖也

讀書鑿語 卷之四

世俗之君大都如此

淒淒二字蓋衣裳推動之意未必為舞晉陶侃告老將終謂其從事官曰予淒淒正坐公等豈侃之將終而亦舞哉

墓門舊說以為有不良之人戲人之婦者婦歌此以刺之言國人已知其不良而不知改則自昔已然今我既歌以訊責之矣乃其訊責之而不顧而反顛倒思我極言其不知耻以刺之也

東門之揚舊說以為親迎而女不至也亦有理蓋親

迎以昏為期也

烹魚童言誰烹魚而不先漑釜蕭者以興誰有西歸而非懷思西周盛治之好音者見已之思周道也非謂見人有西歸者而我寄之以好音也好音指西周之盛治言

匪風下泉皆王政不行而強暴放恣小國困敝之詩故昔人以為思治又曰檜丘東周之始故傷天下之無王曹公春秋之終故思及邠伯而傷天下之無霸也

讀書鑿語 卷之四

列泉不以灌良田而浸稂蕭以比王政之不行於天下也

蔡九峰據金滕之文謂周公居東二年為避流言既以鴟鴞貽王而猶未悟也及感風雷之變啓金滕而始迎公歸於是作大誥而後討管蔡武庚也以東山破斧之詩觀之信然蓋東山之討無戰伐之語而斧折錡鉢亦非干戈弓矢之用也若以周之全力討商之遺孽當一舉便定何待三年

白駒一詩乃隱士往還之詩也首二章言我場有苗

有管可以食駒故願其來則將繫維之以與隱者道  
遙而為我嘉客也三章相見之言故云來思且言使  
爾為公侯則無此逸豫故勉其適也四章既去之言  
故曰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願其數相往還也

斯干首章止言地勝美而人親睦未言室也竹苞於  
茂恐未可言室之美下方言築室耳

節南山方茂一章言尹氏不察已言而以爲譏已則  
爾怒方盛而我如矛戟相加也即下文不懲怨正之  
說也如平夷其心而察已所言以爲勸則其心必悻

讀書鑿語 卷之四 十二  
而我與之如相酬酢之交歡也即下文式訛爾心畜  
萬邦之謂也

皇華靡及蓋有二意一恐息綏不及事二恐見識不  
不至不及事也

鄂不韡韡鄂即鄂謂華辨也蓋古通用之一華五六  
粵相依以比兄弟之相親也

徧為爾德猶云徧被爾德也非助之為德也故下文  
祝之云爾

天保一詩前言天福之中言神福之末乃言臣民祝

之也

行兵者將戰而後旆始出軍有慎戰之意故不旆故  
日憂心悄悄蓋慎言也

牧人之夢恩意眾止訓多濼當訓聚蓋魚少則或因  
早乾故魚多為豐年旆乃征行所建而又於郊野則  
是集兵也則室家有離別之憂旆亦征行建之而又

為州里所建不過征役耳故室家則聚也  
不敢戲談謂已憂國之深故直言國之將斬當監於  
二代以政行不為戲談也非畏威也

讀書鑿語 卷之四 十三  
有實其猗而箋訓為倚則是山倚地而立以興師尹  
不平而失民將無倚也或猗阿之誤謂山之阿也即  
上文石巖巖之意

正月詩之訛言蓋後世謠言之意言國將危也非姦  
惡之言也鼠憂謂窟伏若鼠伏而心為國憂也好言  
莠言謂在位者之是非人不顧其事勢而但以口語  
好惡人故憂國者是以有侮也不指訛言說從祿謂

就食糊口之意非仕而受祿也山甲數句謂山即甲  
已有岡陵之險民雖卑而訛言固甚可畏也而王會

不以自懲戒改行也若但欲止之則是厲王之監謗矣非詩旨也天高章言局躋天地之言信有倫理哀今之人遭此虺蜴之虐至於局天躋地也

阪田苑特憂國者蓋以自比言已在下位而憂固如人所棄之阪田而猶此特生之苗也抗之者人也而歸之天亦自安其命之謂耳下四句蓋謂在位者妨賢病國惡已之正言故求之如恐不得執之則如仇人使不得效力於國事也末三章皆欲無處免難之意一身無托故云念獨又云哀獨也

讀書譬語

卷之四

十四

中原之菽種之有主而衆人得以采之螟蛉之子何干螺贏而且斃之以去言禍之難免也故當教子如已期不忝所生而已謂謹畏不犯刑也温温恭人章即莊周所云當今之世僅免刑焉之謂也

雨無正昔人謂正大夫刺王朱子非之以爲替御之臣責去國者也愚詳觀首二章文意正是正大夫刺王而責諸臣耳其云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勸所謂我即正大夫也離居謂不得近王進言也勸止謂憂勞耳觀下云三事大夫邦君諸侯則知爲此詩者正離

王之正大夫耳後章云曾我替御既云我可知王之替御即此離居不得近王之正大夫也蓋替御有官爲正大夫者非八職六官之長有罪伏辜謂彼召亂有罪之人遭亂以死是伏辜也非餓死也舍止也謂止將有罪伏辜可也非舍而不顧也

謂遷王都蓋指皇父居向之儔不遺一老守王者鼠思謂窟伏而憂思至於泣血也

小宛固兄弟相戒之辭然齊聖桑扈二章亦刺王也蓋因刺王而思免禍之圖故相戒舊說亦未爲非

讀書譬語

卷之四

十五

螟蛉果贏之說余親見果贏運泥作房其鳴非祝子乃用力爲房也房成產卵於中取諸虫實之復泥封其口去不再來余嘗拆觀之見其卵已見其化成虫已又見其食盡諸虫化成蛹也原無祝變成子之事昔人之言謬矣

小弁之詩當爲太子之傅作之平王若慕親若是豈其即位不普師以征戎而反屯戍以衛申也鹿斯章言鹿之奔猶念其群雉之介猶求其匹王乃出妻廢子而自立於獨如病木之盡於其枝也將何以自存



乎似不謂太子山淵二句似謂讒言之人之深險也  
作寢廟即知其為君子定大猷即知其為聖則人之  
有心固可忖而知也彼讒人即如狡兔亦且遇犬見  
獲矣豈不可知哉

桑木似此諂媚之讒人也行言數之如所謂初生又  
生屢監之謂言諧已者不一言而已三言投杼是也  
巷伯不信文遷二言蓋聖聽者之悟而聖讒之詞非  
以忠告行諧之人也

飧晚食也棘七即是以進食也東人赴周之役抵暮  
讀書譬語 卷之四 十六

乃得食因念其勞力傷財故瞻顧周道而出涕以自  
傷二三四章即因力傷財之事五章以下專言天文  
則以夜所見故耳襄當訓終一日之間終此七次舍  
也

先祖匪人謂呼先祖而訴我豈非人也註似謂先祖  
為匪人未安忍予即下文殘賊莫有之禍患也加卉  
章似以栗梅有比言已有足以及人之才而見殘害  
曾不知其罪之所坐也

北山蓋大夫有推避不任事者而諉之此人故云大

夫不均任事豈我獨賢乎下文又言若我之未老而  
旅方方剛豈少此等人乎哉言鮮正謂不鮮故下文  
只言不均而不及王蓋王不與知也

小明之詩與北山極相類但不若北山之深譏諉事  
者爾所云共人蓋刺其恭手無為也其云無恒安處  
亦刺其不可以安處為已嘗也

式穀當訓善即下景福也蓋既在位自有祿矣何待  
神與

楚茨舊說刺不耕藉田故以茨棘起興言茨盛棘長  
讀書譬語 卷之四 十七

之處自昔何所為乎乃我藝黍稷以供祭祀之地也  
若以為昔人除棘而使我種田則昔何不種若昔已  
種則又何茨盛而棘長為今所見也舊說故理長未  
可廢

角弓怨王之棄宗族則令王者所善不令王所不善  
也王所善則受爵不讓故綽裕所不善則已無爵故  
滄矣彼受爵者如食餼而又聽其酌取之甚是教稼  
升木而效之者將如泥塗相着不已也王乃無微欲  
而莫顧下遺之病者益使彼之馳也

黍苗之詩在都人士之後白華之前幽王娶后之時作歟抑平王戊申之時作乎蓋思召伯之功而將美之非宣王時詩也

有芄者狐猶得幽草以安息而行役者之在周道何時得息乎

陟降左右言文王純德同天則一動皆天心所眷如在帝側也若以為文王之神在帝左右而福澤其子孫則是文王私其子孫而帝私厚文王也恐未然世之不顯二句言周士之所以世顯以其世世之謀

讀書嘯語 卷之四

十八

猶能勉於敬也

末章言命之不易誰過絕爾躬哉但當勉於德政俾令聞自昭日以天命自虞度則可耳然天無可知但當法文王則萬邦信乎而天命即在是矣

書稱太王肇基王迹詩言實始翦商觀遷岐而立畢應之門冢土之社太王實有興周之志矣故泰伯因有托而逃之以讓其弟也

三章契龜契當訓合言人謀契龜卜合也

四章自西徂東摠言岐下相土居民之事耳不必援

西水滸也

六章鼙鼓弗勝言雖以鼓召之不如是之赴功勦力也非不能止也

夏革誠不可解愚意或不因時有變遷之意以文德之純也

復帝武或以為姜嫄隨高辛祀高禘而步履高辛之武也此亦一說

皇矣二章前言治脩木樹之事摠以平治道塗居民安眾也何乃邊及昆夷大姜乎串夷句即彼徂矣岐

讀書嘯語 卷之四

十九

有夷之行也言道平也天立厥配言太王德足合天可配上帝故天意輔之而受命固也以為昆夷大姜未安

五章七章帝謂非設言直謂帝以文王德如此故命之伐密崇以為設言未善

詩言下武對在天而言耳言在下之周世有哲王故武王得以伐商而配天也不得為文之誤

有聲烝哉詳觀八章之意烝當兼得衆訓得衆而為君意方完

履帝武敏歆言隨帝祀祿而敏敬以歆神也攸介攸止介至也謂姜嫄受孕之期至也止月事之息也居然生子謂安然而生子也非無人道而徒生子也至其見棄則或別有事故不可強為之說

民勞詩全是諫君之詞朱子以為同列相戒似未然即末句亦言欲王王於成故大諫爾非以王意戒人也

疾威上帝蓋指厲王下言天命乃謂君之命不可信也若以為生人之性命與詩全文不相涉矣

讀書藝語 卷之四

二十

板詩則責同列而因以諫王自庸民以下則諫王語也其云宗子蓋指王之太子不止謂同姓同姓已云大宗矣

靡盈二句謂人當不自滿以受教戒誰能夙知而暮即成者而可不日儆乎

填兮孔填皆當訓塞桑桑召旻皆人憂心氣塞也詹卯則天氣壅塞而成大厲也

聽言四句言使彼果能聽我言則對之可也不能聽而我公然誦言之則我如醉後妄言耳是彼不用善

言而反使我成眊惑也

城壞二句言王之不德將無以翼子而令宗子失維城之安王獨不念老而無子之獨為可畏乎未幾王出彘而國人欲殺王太子召公以其子代之厲王真壞城而成獨矣

克共明刑註似未盡共當訓恭敬之恭刑當為儀刑之刑言不求先王之道而儀刑之則致皇天弗向如泉流日趨於下以至淪亡矣夙興以下數句則皆當求先王而儀刑之之事也上章訐謨等語正求先王

讀書藝語 卷之四

二十一

而儀刑之之謂也

不夷謂王心不平也靡黎言民皆被雷禍以死也頰迫也言迫近危亡也幾無資藉也國亦所藉者天命而天不將故無藉也君子謂良民也無競言非良民欲競奔避也以有生之厲為之視者不得已而欲奔避禍也念土守孔棘故告之以能謀能慎則亂况可以削平而所當憂者在於用賢也不則終於危亡而已肅當訓憚言人皆憚之而自謂不能但安家食也然又稼穡不成而至於饑困無力但能呼天而已

耳非至於無力以念天禍也無力救禍則可也何得念禍無方耶

朋友已諧朋友謂榮夷諸人諧蓋有諧言不止不信也以前良夫嘗非其專利故是以不胥善也谷卽山谷險地也進則王霄退則夷諧故皆險也狂喜指王悅榮夷故喜欲狂也下章言王榮夷以貪利故忍心而爲荼毒以致民之貪亂也征以中垢謂榮夷征求於民直以中心之貪穢也故下文遂言貪之敗類余來赫卽所謂諧言也涼當訓薄卽前所謂忍心也盜

讀書讒語 卷之四

二十一

危卽前所謂征求而貪者也背謂恃理善言蓋亦指已諧言也

諧始竟背言婦寺方始諧正人而王遂終背正人也  
是豈王所謂不極彼之欲而胡能爲惡哉今外之仕者剥民以奉婦寺如賈求三倍之利而婦又非有朝廷之公事也乃廢蠶織而預外政矣是非爲惡哉竟背卽下文維予背忌也

無不克鞏言天雖高遠而人未有不能因其國命者但能脩皇祖之德政則足以救爾後矣不可止謂天

能回人之國命也

靖謂不靖夷謂不平皆反言之猶治而曰亂也

孔貶當訓早言已憂國有位大旱不得進言有爲非更見貶黜也

疏與稗皆非佳米喻小人也言王不自棄此小人徒使憂國者爲之恍惚而長大息也

池之竭先乾其厓崖泉之竭必先有室其源者今外則日蹙百里內則舊老成人不用是池與泉之竭可待也寧不災及我躬乎

讀書讒語 卷之四

二十三

裂文之詩詳其文意本謂辟公助祭而神錫辟公以祉福非以錫王乃主以福歸之辟公也下云惠我無益言祉福之錫以臣順助祭之誠得之若順我於無盡而歲時有此誠敬則神時錫爾福而子孫永保國祚矣朱文公乃以爲諸侯助祭使王受福則是諸侯錫王祉福此說殊未當失詩之本旨無惑爲楊升菴所譏也

封靡四句似謂殷末大亂有城邑無封者有危弱靡廢者維先王崇而封之念此封建之大功故繼世者



讀書嚙語卷之五

馮翊李元吉允慶父著

上谷金毓峒釋

春秋

春秋時魯不書即位者四君隱自謂攝莊閔僖皆以君弒之亂草率即立其於即位之禮或未備故史不書而經亦不書文定以為上不請命文成以後豈皆請命哉

無駭不氏文定以為未賜族然其後為展氏但不為

讀書嚙語卷之五

鄉耳

叔盼之卒文定以為不食宜祿故褒而書字也然盼之子公孫嬰齊齊之子叔老其後叔弓叔請叔鞅叔還叔青皆見經傳實世官也或宜以毋躬故使之仕而未嘗使之出外故盼不見經耳

文定以盟唐瓦屋書日為謹之是矣然浮來盟越無甚緊要關係而亦書日則何也或史氏之記偶有詳畧耳

宋桓三世不葬文定以為治其罪惟襄居倚廬而出

會忘親可治耳成與昭未見有何罪也意者宋不告葬期而魯失於往會耳未必為治罪而削其葬

春秋之法君弒賊不討則不葬然亦有賊討而不葬者蔡入討陳佗而陳桓公不葬亦有賊不討而葬者許止奔衛而悼公葬是也

文定以鄭僖書卒邾為隱之而又以衛桓以嫡母無寵為不善之積以及身夫不答莊姜莊公之失也而以為桓之不善及身也究哉齊君舍亦然

鄭僖齊悼弒而書卒楚郊教亦弒而書卒文定以郊

讀書嚙語卷之五

教之書卒為為中國隱僖悼之卒為為二君隱為中

國隱可矣為二君隱而使弒君之罪不彰於天下後世也聖人不知必爾為不也

文定以救而次為譏其緩次聶比次匡次雍榆是也然愚謂次而後救者息緩也聶比匡是也救而次者怯也雍榆是也此三次之辨也而聶比意在養亂與匡之息緩亦不同

文姜通襄哀姜通慶父其為亂男女之別明矣而僖公又與聲姜會齊桓於陽谷不以前事為戒何也然

聲姜又會桓公於下以請什倍公蓋姜桓之女故無此嫌爾

成風事季友敬嬴事仲遂皆私厚結之耳至穆姜遂與宣伯通前之私事蓋為之漸矣

文定以浚洙為設險守國余謁孔林出曲阜北過一小橋從人白此洙水橋也余問何以無水曰雨多水泛乃至不則不至也乃知莊之浚洙蓋引為池沼遊觀之地非設險也文定蓋未親觀之而臆說耳

僑如通穆姜奔齊又通聲孟子豈其密食其節儉張  
讀書嚙語 卷之五 三

易之昌宗之流歟後人謂叔豹與庚宗婦人通此見其兄而疑其弟也

盜殺衛繫左氏謂齊豹求名而不得文定謂仲尼赦罪宗魯愚意未然以今律論宗魯與謀齊豹推刃兩人皆法所不赦使仲尼治斯獄其不獨戮魯而逸豹明矣故謂此聖人罪繫之書法也蓋繫奪豹之秩邑以自封有事而後與之事已而奪之其凌有官者如此則其剝奪小民可知無道如此此盜之所得而殺者也故書曰盜殺咎繫自取也亦如蔡昭侯背楚誑

吳又委罪執政其無道如此故公孫翩射殺之而亦曰盜言失君道則盜得賊之矣若豹魯翩罪自有司敗之憲典在

經書季札聘魯而無褒詞文定遂詳辨季子之失以為辭國生亂竊意聖人於季子之來直以叔術之例書之耳未必有深求辭國生亂之意也且左氏止載諸樊讓國之事至夷昧則未有傳季子之命也王僚又未有致國之請也季子安得而據其位乎若光之刺僚已明言季不我廢知季子不能奪已位也季子

讀書嚙語 卷之五

四

亦止云社稷有奉之事是力無如先何也即先有讓季子亦無可受之理而况不讓乎季子辭國之過惟僚辭王之時為失然左氏無辭國之言不得以此為季子咎明矣竊以文定之言為過桓四年七年缺秩冬文定以為譏失刑是也然定十五年亦缺冬蓋史失之

公孫會齊文定以為書公孫賢子臧也若莒殺意恢亦書公子未見其賢也

齊侯愛同母弟年施及無知連稱管至父弑諸兒立

無知衛侯愛同母弟黑背施及其子剽孫甯出行而  
立剽何其一輒也

文定謂季姬遇防爲女自擇配憑意不然魯秉周禮  
人望之邦僖縱愛女則如李林甫之令其女於紗窓  
間自擇其配可矣豈有公然以一女子遠去國都而  
與男子相遇於下邑以擇其偶哉此必無之事也或  
者左氏之傳得之

文定以處父救江爲罪四隣愚意江之四隣皆楚楚  
役屬也其誰敢救其誰能救以齊桓之霸尚不能救  
黃而况江之四隣乎殆不足罪也亦不可罪也

讀書嚙語 卷之五

五

文定又以處父救江不厚集其兵出齊秦之甲爲失  
策也然方是時齊雖強而未肯退聽秦方厲志於焚  
舟而肯爲晉出兵哉以桓之同盟猶不能救黃而處  
父乃肯救江也斯亦難乎其爲處父矣又何責焉  
履畝而稅始於魯宣行之至今不易然古人稅其畝  
之所出如粟米之類而今則盡徵以銀非古也故貧  
者以爲苦

文定以秦伐晉鄭伐許晉伐鮮虞爲中國夷狄行則

狄之也然以傳事考之秦之伐以報怨鄭之伐以貪  
地春秋之時其爲報怨貪地者多矣晉之伐以行詐  
然獻公之假道滅虞詐亦荀吳矣何獨於三代而狄  
之敗殺之師秦以國舉謂爲狄道矣入滑之師卽殺  
師也乃以人稱何哉

會鄧以懼楚楚已強矣敗蔡伐鄭憑陵中夏已見強  
矣至於僖之元年伐鄭而後謹其浸強不亦晚乎聖  
人思患豫防之道恐不若是

晉楚三戰皆以晉及宋楚一戰以宋及齊吳一戰以  
齊及吳楚之戰或楚及或吳及若此者聖人不以外  
夷加中國之意

讀書嚙語 卷之五

六

止



讀書鑿語卷之六

馮翊李元吉父慶父著

上谷金毓峒釋鶴父較

禮記

右旋其封且號者三三字承右旋言謂繞省其封者三周也非三號也或以為季子於哀情為不足者未是

公曰未之卜也謂卜之罪罪之末也所以責責父也明其為罪之首也故責父死之卜之死不可知也或

讀書鑿語 卷之六

以為未者言其材用之末而不能濟戰又未卜不未孫而史載孫死不載卜皆互見也恐未然

裼裘襲裘曾子襲裘是已服吊服也子游裼裘是未

具吊服也故曾子以子游為失禮及主人既小斂哭

延賓子游始具吊服以入蓋所吊非有服之人自不

必先具素服以襲嘗服也故曾子以子游為是而自

以為過

曾子子貢入於廡蓋曾子等始欲吊喪入門而聞君在故避於廡中廡蓋門側之房非養馬之屋也及君

既吊而曾子等乃正容蓋具吊服也通名以入吊君

及主人皆知曾子等之賢而禮之爾或以為入到人

家馬房裡又作甚模樣出來此蓋泥於廡字之誤而

記者以盡飾行遠為說遂令後人生議論矣

微子立行自是殷人弟及之禮文王立武王則伯邑

考前為紂所醢矣又無後故非廢長立幼也如太王

傳王季也

孔子封防墓崇四尺以兩甚而崩當非一時之事記

者偶記之一時遂令後人疑其不實以為非聖人所

讀書鑿語 卷之六

以盡心於葬者也不知四尺之高日久雨甚水大至

而塌焉此聖人意料之不及者何足以病聖人哉非

若不知父墓而殯母於衢之非聖人所為也

死而不吊吊字疑當訓至謂不至其正命者有此三

非謂吊喪也

史稱舜巡狩崩蒼梧之野余嘗疑之夫舜九十而讓

禹使攝行天子之事則舜不復巡狩矣豈以百一十

歲而復巡狩以崩蒼梧哉且巡狩以岳為止有定所

矣蒼梧在衡岳之南又巡狩之所不必往者哉則孟

子以舜終鳴條在河東去蒲阪近爲是矣九疑舜冢  
蓋南夷慕舜德而爲之冢以寓其敬如山海經稱西  
方之國禮軒轅之丘之類也其云二妃死湘中亦因  
爲舜冢而設二妃位於君山耳

頽子之喪至祥已二年矣夫子之御琴瑟亦久矣其  
饋祥因而彈琴也蓋偶然耳或以爲夫子不忘哀而  
琴或以爲以琴散其哀傷皆未然

子游麻經就臣位以譏惠子之立庶然紀事不言立  
庶之事惟文子扶適子南面耳

讀書嘯語 卷之六

三

伯玉請前之言蓋戲文子言子欲葬此則我當前子  
而葬此耳以示不必樂也非前行而去之也

夫子將之判而使二子繼往觀之蓋觀其治亂如不  
居不入之意或以爲觀可仕與否而謀可處之位非  
也

子思吾何慎之語謂已無財又無時則禮不可行矣  
將於何事致慎乎

嶠固齊衰而問季孫之疾自以爲士公而說衰之  
禮矣武子亦善其能明禮之微矣然使以三年之衰

則喪無外事吊且不可而况問疾以期功之衰則固  
可易服也而可衰乎固亦未爲得禮也

侵陳章當作陳行人儀使於師夫差使大宰嚭問之  
爲是此記者之誤

萬乃舞之摠名執干戚者爲武執羽籥者爲文皆無  
聲也吹簫則在堂上非舞人也左傳振萬舞必兼二  
舞以誘息媯而夫人以爲先君習戎備是獨舉武舞  
言爾非萬專爲武也

以人毋嘗巧則豈不得謂以人之毋葬試汝之巧則  
讀書嘯語 卷之六 四

豈不適汝意若以爾毋嘗巧無乃疚於心乎或以爲  
豈不得已或以爲豈不得以爾毋試巧作一句俱未  
安

邑長葬妻而偶犯人之禾甚微事矣固不必庚也其  
云買道後葬爲難繼亦有音或以爲不仁不恕殆亦  
未之省此乎若果害人之甚子羔自將庚之不待人  
言矣

百祀之木謂百年之木其木巨而可爲棺槨也不至  
者木不至也廢祀者不及百年之小木也以天子之

喪而虞人不用命如此故有嘗刑矣然虞人非一人亦不必盡命之致木舊說是也出舍公館以待事謂待君更為尸之命也非待祭畢也

命曰暢月謂作土功以暢達其月之氣故有此灾非以為月之名如玄月之謂也

吾與爾三說者不善會其意遂謂文王滅己年以與武無是也蓋文王演易而知己之年不及百武王之年過九十故曰我以盈則百爾以盈則止當數九十年是十年則我與爾分之爾得三焉故下文各記二

讀書譬語

卷之六

五

王之壽以終之非謂滅己以與子也

胥鼓南蓋鼓二南之節也教世子而以南夷之樂鼓無乃非禮乎

三而一有者三即上德事言也有一而止進其等與其同儕序者曲藝非朝廷可用之人即其德亦僅性資之稍近乎德者非學士之成德也故止為郊人而不得與於成均及取乎於上尊也以為亦得取堂上之尊以相酬勸以榮之者未是

祝以孝告謂祝之告神必曰老孫薦其嘗事是也嘏

以慈告如賜祚於主人曰來汝孝孫是神之慈也升中享帝而致祥瑞休徵亦言其理可以致之然耳必欲求祥與休徵則非矣

請肄簡諒謂童子請業於師當簡語誠實也非習為簡諒也

曰而不出即博學而不敢教人之謂也非不為人謀也

博學無方方謂方所當學即學不專一端也孫友親志疑當作遜志親友或誤也

讀書譬語

卷之六

六

士大夫子旬而見旬疑當為旬隨意欲見則見之也非若國君則當以禮進見之也

虞祔之杖不入室升堂蓋祭畢則歸倚廬故耳未必殺衰若殺衰豈舍杖而入堂堂哉

聲進及商以為貪商之聲則其樂皆叙克商之事即不貪何得不及商以為商聲之長則咏嘆淫泆之固自長也何得於商聲而不長要之貪之說為稍長士服大夫之服異非衰經之類蓋衰之下所着衣有精粗之不同若衰則自天子達庶人矣

士之子爲大夫其父母弗能主者古人三十始娶四十始仕爲大夫以年計則子爲大夫時父已七十餘矣故弗能爲之主以老也七十尚許飲酒食肉於父母之喪豈可爲子喪備禮哉石梁不細計士之子也父之年而直以爲父不得子齊東野人之語余以爲過矣

大宗人小宗人非大宗伯小宗自是宗伯之屬官耳以爲都宗家宗或亦未然

其贈也拜當以贈制帛送死者始稽顙爲是

讀書嚶語 卷之六

七

一溢米謂二十四分升之一則四勺也日食不及一合所以杖而後能起

祭日以朝及闇非一朝闇二時祭也以朝而及其尚闇則天色正赤故用以祭耳夏氏祭闇謂日未出而尚黑之時非昏時之闇也凡祭皆以早無以昏者惟祭厲夕月乃以暮

求仁者之粟以祀此不可解註亦無解意止謂自己盡心竭力以得之粟也

大王之道謂行三敬足以及天下是道大而爲王者

之道也或不指大王一人  
事天如親事親如天摠之不過乎理之當盡而已故曰不過乎物謂之成身

臣儀行不重辭數句謂臣之行但取可儀則而已不重辭說故不必高爲之說如已所不能企及不必煩爲之說如已所不能明知則君不煩察已而不勞未必爲君之不及不知也

不可面數蓋微諷之即改不容俟乎面數耳蓋以勇於改過爲剛毅也

讀書嚶語 卷之六

八

季尹旁達升菴辨字爲季尹爲筠言其潔白如葭葦竹筠而又旁達於全體是爲信也可從

年長以倍陳氏無解余意當以三十年論長蓋彼長於我三十年則前一世之人與父同行者也故以父事之而止長我十年者則同世而爲兄行者矣故兄事之

上東階先右上西先左足蓋主在東而先右足則身得少側而向西客在西而先左則身得少側而向東主與賓各以相向爲致敬也不止順入門之左右已

也此亦御婦人前左手御國君前右手之意也

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與上下文不相蒙余意此殺字當讀為衰殺之殺去聲義當為意之訛言大夫之享君以大夫強而君衰殺之意故爾在魯則自三桓之強始也如此則上下文義通矣註中殺叔牙慶父時三桓固未立也非強也如後強盛則殆衰欲殺之去之而不可得矣

相貴以等言相尊貴以班列之上下也如春秋時所謂霸者以意之向背為升降諸侯以勢之強弱為上

下者是也

羅氏致鹿與女註以為亡國之女或未然此蓋淫奔被罪幽閉之女以此等女致戒於諸侯使其不淫女色也

讀書彙語 卷之六

九

止

讀書彙語卷之七

馮翊李元吉允慶父著

上谷金毓峒釋鶴父較

左傳

莊公寤生驚姜氏或以為寤寐而子生若是則生之甚易曷驚之有風俗通謂生而不開目視若生而活但不開目亦何必驚寤生者今俗謂之草激生而不哭啼亦有無鼻息者收生者以口鼻息噓之或以見臍置口中引之則哭啼如嘗兒矣然往往多不救者

讀書彙語 卷之七

故驚而惡之也

莊公自斃自及將崩之言蓋知段必襲鄭故欲待其發而討之也而祭足子封皆欲速除之無以天倫友愛之道啓公者以此知考叔之勝仲與呂也  
莊公悔其絕母而黃泉之誓已出不可返故雖悔而不肯迎母歸也考叔以掘地一言實莊公之誓故從之甚速也或以為君子無取也亦未之深思矣  
命名嘗事耳而師服以為兆亂名何足以兆亂也但凡曰仇止于結仇耳而弟曰成師則能成其象矣雖

非兆亂而弟立兄替爲之讖矣卜偃之倫畢萬而曰以盈從大名其後必大也亦以讖語兆之耳未可非也

豕人立謂立如人也或卽謂作人非也徒人費曰奚御言我何御君之爲或以爲禦寇亦失之矣費實襄公御車之人非車下徒行者

莊公之子八人杜謂不見傳記然語之來盟亦一人也其後爲子八氏

敬仲之卜曰五世其昌八世莫京其筮曰在異國在

言書噬語卷之七

二

其子孫又曰異國必姜姓與夫諸占之不爽者或以爲好事者附會之也余意不然善乎穆考功之言曰二百四十年之久列國之衆其中者僅此見于傳之事則其言之不中者不知其幾矣人或以左氏爲誣余以爲非誣也

狄之廣莫數語或以爲使百姓稱之也其說甚善但上文無啓土之意百姓何以稱其啓土乎或二五復言之如杜說未可知也

將下軍也士爲知太子之不得立伐臯落也獻公明

言未知誰立惜乎里克不勸太子逃之而但言當孝也姬氏豈以申生不孝而陷害之哉然狐突子養罕夷丹木皆謂嘗逃而太子弗用其言乃欲用羊舌之說太子亦無見幾之明矣

是服也狂夫阻之或以爲備阻以狂夫指獻公也或以爲阻者疑也以爲狂夫亦疑之也乃阻無疑訓而臣以狂夫目君恐未必然曾見他本阻作詛以爲是奇異之服乃狂人詛之欲盡敵之服也故公以此衣太子亦使其盡敵也似乎可通

言書噬語卷之七

三

輔車脣齒之說或以爲車輔爲車之有輔也昔人云方言車而遽及脣齒不倫也輔乃口輔車乃牙牀卽脣齒也此說得之

東畧之不知數句或以爲桓公東畧未可知西則不能再也余意不然卽使桓不再西何遽在亂而又曰晉君務請亂也蓋宰孔知晉之將有亂故謂晉侯如葵丘是東畧也但念在東畧而不顧西則否矣其晉將在亂乎君姑歸而請亂無勤此行也九月而獻公卒亂者數世文公立方平孔信有先見哉

狐突妖夢或以爲申生安于一死決無爲厲余意未  
然申生以世子被譖寃死原無求伸寃自明之意而  
惠公改葬贈諡非其欲矣且惠多行無禮故申生請  
帝而罰之申生寃死其氣故應未散耳

慶鄒怨公之復諫違卜故不欲救公而去之然而又  
以君之在難也故使虢射等救公而遂誤其執秦伯  
又不料秦之遂獲晉侯也故于晉侯之來寧待死而  
不逃蓋悔之也其情亦可悲矣

次睢之社當讀作咨起蓋憚其神而不敢行之說也  
讀書鑿語 卷之七 四

若以爲水次則何不曰睢次之社而曰次睢也

焚巫尪蓋使之祈雨而不得故欲焚之如後世之請  
雨不得而自焚者也以爲二人又以爲天惡尪形又  
以爲天閔尪病故不雨者皆非也檀弓縣子對穆公  
之言則以巫與尪明爲兩人矣此傳聞前世之事而  
未知傳之者之誤也

滕稱侯矣已而稱子杞薛稱侯矣已而稱伯或子或  
以爲時王所黜胡文定曰時王能黜諸侯春秋何必  
作也杞之稱子猶間有之以爲一時行夷禮也滕之

稱子有以爲在喪文定曰終春秋之世不復稱侯無  
說矣然文定以滕爲黨惡也若人以終春秋不復難  
文定將亦不能爲之解矣余意滕薛杞小國也苦于  
強令征賦無藝故自貶其稱或降一等作次國或降  
二等作小國圖稍輕其征賦耳正如戰國時衛之自  
貶稱君類也

殺懷公于高粱左傳無明言誰使殺者王荆石以爲  
文公決不殺也余意此必狐毛輩報父仇而殺之不  
則秦兵使人殺以定文公也不則晉衆自以戴文故  
讀書鑿語 卷之七 五

除懷公也

介推非不願食祿于朝者特憾狐趙諸人之矜功而  
受厚賞使文公之忘已故發上下相蒙之怨言而遂  
隱以死也使諸人不競功而聽文公之以才用也推  
立朝矣距躍以足跟跳躍也曲踊蓋曲足指而上跳  
踊也三百數也魏犇勇士以此自明其傷之輕耳蓋  
以公使視之傷果病則殺故以此自見也

風于澤遇大風于水澤之所也遇風當收旗幟而失  
于收故爲風裂而吹去以失大旆之左旂也若以爲

牝牡相誘之故則方駕車時不得相誘已休乘時旌  
幟俱倦矣安得亡其旃哉時俗好新浪說至此卽書  
馬牛其風余以爲馬牛奔馳如風而出營之外在營  
伍者不得離伍遠逐而在營外者收之則當復其原  
所也傳風馬牛不相及余以爲南海北海相去之遠  
卽馬牛奔馳如風而亦不相及齊何爲而伐我哉此  
二言亦非牝牡相誘之說也杜氏不作此解何近人  
之鄙穢乃爾

讀書藝語

卷之七

六

出姜之不允良不以貴聘而賤逆但逆以賤是文不  
重其偶故出姜無威而敬嬴得以私事襄仲而殺適

以立宣也齊昭之子舍不立傳謂叔姬無寵舍無威  
之故殆與出姜之事同矣

繞朝贈策楊升菴以爲簡書者得之或以爲朝欲歸  
士會而言之不行故贈鞭非也

喪之帷堂以遮蔽婦女也聲已不視帷堂則其去殯  
遠矣蓋怨之深也

十六才子非必高陽高辛之親子蓋其同受氏之人  
子也止舉主后土布五教二職而不及其他者史克

爲文之體蓋不欲煩多其言耳  
鄭穆刈蘭而卒謂冬月霜嚴蘭枯當刈已必于是時  
卒也非自刈也

實言必長晉國謂樂書得實行其言必爲晉國之長  
言其言之善可重用也

楚子又求成而復使致師以晉之對使之辭不一恐  
見欺耳

甚當如杜訓教此楚人蓋隨晉軍中者故晉人旣免  
難而戲之以數奔也以爲毒害者未是

讀書藝語

卷之七

七

逢大夫非不慈其二子也蓋楚追急迫旣見趙旃則  
不得不救又載趙旃則車重難奔不能兼濟故不得  
已下其二子而言尸汝木下也次日尋尸而二子果  
俱戰死此木下則楚追之急迫可見而二子與趙旃  
之不能兼濟可知矣

反正爲乏百篆反正從一下少一子少故乏也近人  
乃以真書正字而反之非是

並轡援枹或以爲卻克左右手也若是則張侯安往  
蓋克與張兩傷故並轡而使車右援枹以鼓也



散邑之幸四句蓋言先幸未敗尚欲從晉以兵今不幸兵敗求和不得敢不唯命背城一戰也

或稱夏姬雞皮三少考傳稱姬子貉之妹子貉即靈公傳稱早純無後則夏姬此時不過二十許爾其嫁巫臣在成元年度姬不過三十余無惑其生女而配叔向也後再無見三少之說未必然

文公報楚許退三舍君則制命故也瑩則臣也臣無自尊故止言盡忠致死自是不同

養之以福升菴以下句正之為是蓋能敬以脩其動讀書嚶語 卷之七 八

作禮義則能養其所受之中而動與福會也不能則反是

衆繁從余三年蓋聲伯謂凶夢已三年是非死徵也故占之是暮而卒即夢之凶兆在于此耳以為凶夢散在衆人者非是

怨其君疾其大夫良霄即不以此亂鄭而不免與子哲為難以亂鄭臭言為之兆矣

馬首欲東樂厲之不奉命若此使耻于逃楚時知武子亦不能行令幾何而不為邲之敗也且又欲殺士

鞅何其肆志若是死于牖下幸矣

左氏以尹它學射于庾差而孟子以庾學射于尹何不同如是母乃孟子時傳之之訛耶

右師短策自悔不逐華臣為謀之不遠耶非為短鞭也駕車者長鞭便于策馬故蔡謨戲王導曰有長柄塵尾豈為短鞭于駟車哉

姑姊妻之姑姊蓋姑之女于公為姊者一人也或云姑姊分位不同豈可同室而事夫也不知嫡夫人行則姪姊從之二國勝之亦然姊與姪即姑姊之位也

讀書嚶語 卷之七 九

何以同事君乎然武仲云以姬氏妻則亦或果姑姊二人也

樂盈多士與齊莊之好勇士同途一逐一弑其士皆死此亦勇士之一阨也夫

為隣國闕闕蓋闕文也左氏必言為隣徹樂而况母有喪可不徹樂乎而闕其文後人或誤寫作正取

子無咎言我因子舉事縱死乃我不為天佑不以咎子也以為子無天咎者未然

攝車從之宣子奉公不出而鞅攝宣子戎車以從敵

也免之當爲勉字之誤也否則謂樂汝不必免我我死亦訟女于天蓋以死自誓耳非求樂免已也

厲之不如言厲鬼尚不辟人而孫蒯乃避殖綽是不如厲鬼也或以厲指綽者非是

所謂不能謂宋不能用刑賞也非不能用其材也

倍楚言晉因宋以守二國致死于敵雖謂力倍于楚可也非謂楚倍力猶不勝也

辟諸大墓蓋崔明藏于墓間以辟禍也非啓先人之墓以藏行尸也

讀書讒語 卷之七

十

慶封易內蓋封以內遷于盧蒲氏嬰亦以內遷于慶氏也未必以妻妾交易如晉之祁勝鄒臧所爲也

不尚取之夫人責平公不治叔齊之取貨故云先君有知不庶其取齊而治之乎

絳人能數甲子而云不知紀年豈真不知哉直是難當時疑年使年之人耳史趙以一亥字該其日數亦

奇語

后子適晉以車千乘蓋景公憚后子之逼而又以母故不敢殺故聽其去國而以千乘送之行仍聽其八

迂取酬幣于雍也或以爲左氏之浮誇語是未深思當日景象耳

五稔之說叔向以伯有侈汰故言不及五謂其禍之近也后子以秦伯獲天贄故言鮮不五謂其尚可延也五者大約之說耳或以叔向爲鑿或謂秦伯恃天贄而驕皆未然

庚宗婦人事穆叔避難微服以出故求婦人使爲食而寓一宿焉未必與婦人通也婦人哭送乃憫穆叔去國而然耳若果以私通而哭而問其姓則豎牛乃

讀書讒語 卷之七

十一

穆叔之長子矣豈止爲豎已乎

孟仲之年皆長矣夫豈不能自請享期自示珮環而必托之牛俾得行其奸也縱云以母故失愛然叔孫既通以來夫豈不當朝夕父側而自外也亦愚哉亂大從謂行事皆從于亂也以爲亂嫡庶大順之道未然

楚虜雖橫猶悼人之強故啓疆盛稱晉之強以恐之而免韓宣叔向于辱

有虞于子虞意料也蓋料子產之才德將大有作爲

以興鄭而制謗政刑辟則無大作為矣故曰今則已矣

盜有寵句楚子謂我不寵盜如紂為逋逃主也若盜

果為我寵則汝未可得取于宮中也無蘊滋長言不

言利以生妖害則人之福澤可以滋長非益其利也

摩厲以漬二句言我之應王如嚮乃厲刃以待王之

聞出可乘而後斬其邪心也非謂王入視威權而待

其出也

固城杜訓堅固之城得之非邑名也

讀書藝語 卷之七

十二

無為為善謂無與共為善也子皮授子產政而曰虎

帥以聽誰敢不從今子皮亾故曰無為無與共為善

也非無緣也

不狎鄙謂我不習與鄙夫爭射也抽矢豹既射而又

抽其矢也故城乘間射殺之非謂城與豹言責其為

鄙夫而豹止不射也

亢不衷亢宗二亢一訓蔽一訓高余以為以庇訓為

勝謂庇其宗庇不善之人也

鷄憚為人用數句謂鷄因憚為人用人則異于是若

人果為人用則無能害者矣故使別人用則事有難處若已果為用則何害犧謂太子已指子朝人指子猛等也

曲直以赴禮謂人能抑其傲忽勉其怠弛或俯而就

或企而及禮也非性有曲直也

母老子弱無若我何以為嚮老弱于先亦通余意此

專諸謂王僚母老子弱不能為已患之語耳蓋諸未

必能料鉞之交胸也故不曰無我若何而曰無若我

何

讀書藝語 卷之七

十三

宰獻請安余以為飲酒必齊侯先獻而公酢今使宰

獻而請賓主安坐言簡禮也

祁勝鄔臧通室敗俗之人法所當加乃以苟躒一賂

而祁氏羊舌氏以始禍滅宗不但晉之濫刑可恨而

勝也錢真通神矣

官宿其業不但謂安職謂世脩其職而宿習之則其

物亦其習而可來也

士鞅取貨于季孫而苟躒亦為姑歸祭之語則季之

貨行不止鞅也明矣以為墮計不悟未是

焚焉還卒焚自是以火田卒自是病卒或以爲被火焚以卒未是

吳人求楚子于隨不獲而退亦子胥不敵後嗣之意耳使其逞兵力隨安能支

包胥哭秦庭者七日夜夫人七日不納穀氣卽死况加以哭乎包胥異人哉

改步改玉步卽履也不履君位則不佩君王非行步也

五父之衢魯之城外而虎敢止舍其心中無魯人可

讀書嚶語 卷之七

十四

知矣故曰喜于徵死何暇追徵死謂魯人喜于免戰

亡之死而相徵召爲樂之不暇也猶董卓誅市人皆沽酒爲樂之意非謂喜其免于徵召以死也

如驂之靳靳駕馬之鞅也馬行則鞅與同行是靳隨馬非馬隨靳也蓋猛與書息而白謂先登故書收斂

其衣甲而與之辨言曩以登城爲難而今又以論功爲難以非欲擊猛故猛笑而曰吾從子云云也

齊侯欲衛侯同乘車故方同晏飲而預備兵車使人告有晉兵乃與衛侯同車而馳出赴戰又使人告無

兵乃止此兒戲之態耳非所與論于兵法也

三折肱言病至三次折其肱也

吳師屬目蓋行列前後爭注目以觀越人自到則陳動矣故爲越所敗也

不屬非魯人言魯人重義急君若背城以戰而群室不聯屬以出則不可稱爲魯人矣故欲以一室敵一

車也

人尋約吳髮短蓋言將致死于吳而吳人短髮不可斷以貫首故具繩以聽吳人之貫已首也非謂已勝

讀書嚶語 卷之七

十五

止

吳而欲以繩貫吳首也

放經蓋季氏不統放經而與孔子拜非孔子放經而後拜也

黃池之會吳讓晉先可信蓋觀吳將以公見晉可知也國語之說或吳人之語未可信也

不敢問故謂不敢問魯有事小邾之故也非欲言之故也

衡流方羊喬焉魚之將死無力濡困之狀也

讀書藝語卷之八

馮翊李元吉允慶父著

上谷金毓峒釋鶴父較

國語

王幾頓乎幾訓近頓訓罷言王勤民而觀兵於遠所謂疲中國以事外夷兵玩而無震者也蓋與起句為相應

柳子厚以媚於神求福用民為巫之太而非之然而未允也媚訓順所謂媚茲一人是也凡人以誠事神

讀書藝語卷之八

自能致福蓋事神誠則行事必不敢違理逆民自爾福至不藉千畝則無事神之誠矣克是心也將慢神而虐民矣何福之有

宣王料民蓋閱之以克征繕是謂加賦非伍兩軍師之政也是謂害於政且非所以訓後嗣也故曰妨於後所謂作法於貪弊將若何也幽王繼之恣其暗虐以亾是妨嗣之驗也子厚非之未是

丹朱為神房后為馮是皆不可曉者且神降於莘而以為必丹朱又不可曉也且號君夢神立於西策史

以為尊收也且安知此神之非尊收而以為丹朱乎不庭謂諸侯背叛不朝王庭者也見書經中不訓直也

晉文請隧賈以為掘地常以為六隧以死生服物觀之賈說似勝應且憎以非余一人應平聲言雖以隧賞晉且當憎其廢天子之章耳以為受者未允縮取備物縮訓直言晉果為天子直取此備物以葬則可也以為引取似迂矣

讀書藝語卷之八

二

也謂陳不脩農功而勤民築臺於夏氏也

二君三君之說柳子厚非之然劉康公之意以魯宣仲之立已能容歸父後人將不能容也二人猶或可同心能容宣叔三人則人各有心恐不能容矣是以理言之未可非也

邠敬子請以班徒次則自上達下當徙者多矣故公亦弗取敬子非自以為罪如孟文子也

用善不肯勸君用善君不從也專則不能民專為善則不能自全也是以至於殄滅而君隨以殺也

誰繇已貳言楚臣方任君政誰肯懷疑貳之心而不  
爲君求說侮也非諸侯貳也故下云說侮不懦言欲  
爲君說侮必不懷怯懦之心執政皆不疑貳以楚之  
大而難魯誰能待之也

君子患作謂創始也不象謂不善也導之言人將效  
之也

罷士二句言人皆爲善而爲無行之士女無所容也  
征不旅舊旅當訓循言隨歲之豐凶而征之不循舊  
之豐而責凶之盈不以舊之歉而督豐之補則民安

讀書嘯語 卷之八

三

其業而偷生苟免也以爲不以故舊爲師旅者未是  
管子不以都鄙爲軍征也

魯衛不近海而言海謂水所聚也渠弭水所流也海  
有蔽則軍不陷澤中渠弭表其清之淺處則軍利涉  
環山有牢軍行依高爲營有牢則可就而饗馬牛也  
如是則可以爲地主八矣

待於曲沃言已以死教人臣忠於君是待曲沃之厚  
也  
苟可以離數語言人心苟可以離彼特入以耳言離

之一受其耳言將逞其意何而不知其爲害矣何可  
止之也

雖謂之挾數語言雖挾骨猾以牙齒然皆在口中弗  
能傷口故無大患也口弗堪謂骨不勝口非口不勝  
也

隸農農人之隸也隸勤易沃田比其入也農則收之  
隸豈能獨享哉

速縣二字難解余意當爲速督諸縣邑之治耳註謂  
疾縊死恐未然

讀書嘯語 卷之八

四

里丕荀息三人之言息從君於昏鄙哉丕之言正矣  
里克欲靜豈待施之言而後中立哉使三人皆知丕  
鄭以保護太子申生獻雖惑亦奈之何

左之謂降下之也如今以貶官爲左遷之謂非外之  
也

申生前欲順所安此又患不從是專欲從親之命爲  
孝也宜其陷父於惡而不能爲吳太伯也且申生之  
不能爲吳太伯夫人知之然爲太伯豈必如其至德  
卽重耳夷吾之逃亦奚不可而必坐以待諸乎

言無郵謂無過固可余意當為繇字古通用言已優無繇進言於克故求從飲酒也

肅氏訓吾吾為魚魚不敢自親按漢橫吹曲朱鷺魚小雅解者謂朱鷺之容安舒閑雅則此吾吾亦謂里克暇豫而安舒耳似非不敢自親也下自言其不能擇所事耳

秉奉也奉君以殺太子所不忍通復謂洩君謀以交太子恐君怒而不敢為故欲中立乞免也

何可敗言不能疏其意携其黨變其志也

讀書鑿語 卷之八

五

丕鄭之言即苟息之見從君於昏者矣利害之際人之不能固其節乃如此可為太息

殺君為廉言已執方正以諫君使君滅殺其威則是自大其方正而以制君之父子也故不敢若屈已志以從君廢申生立奚齊則又不肯為明已之中立也廢人人指申生成人人謂奚齊也

讒人陷害太子已不能蚤見預圖免難是均是惡也申生惡君之言何其不思也以逃為重君惡然則死之使君為信讒殺子之惡惡不尤彰乎然申生至此

逃與死皆彰君之惡不若逃於將下軍士為陳謀之日也觀此乃知太伯至德良不可及已

狄晉異境故不通晉數伐狄故多怨嗟夫今之犯重辟而即夷者皆子犯之見矣

驪姬懼十一字為句言姬懼子之求援於秦以自存秦將助子為奚齊患故且告悔告悔則是已無罪也

苟息之圖虞虢何其智也至傳奚齊則無它策而止以一死塞責何其拙也故胡文定云父非所子而子之莫能使人之亦子也息蓋有見於國人之不附奚

讀書鑿語 卷之八

六

齊歟

共世子縊於獻公二十一年改葬以惠公元年已經六年矣肌肉當化而何以有臭蓋含冤憤而死意者必有不即腐朽者乎國人有見乎此故為誦曰貞之無報言世子以孝為貞而反被讒以死是無報也不然豈以如是之人而有此臭乎惟其貞信不見聽誠而被以大戮又不肯偷生而不死以喪大命故今日如是耳解者以內傳夷吾無禮之言謂共世子以惠公無禮而不受其正禮之葬然則不更厥貞之

語將何以解之

禍作亂也無斃當死而未殺求免其死乃作亂耳若是死而去國不處是不能作亂在國而罪不至死必不肯作亂矣故曰以禍而違誰能君出

若無天語言晉背德如是若果無天道勝負不可言若猶有天道則我必勝之矣

曹不明也言已出奔得志而使君失刑若不明知有罪然是逆君也

不降降字難解當作忤訓方通言報德則不與秦忤

讀書嚙語 卷之八

七

雖忤而聽諫與糴則不戰也然而降無忤解

可以兵言暫止也止久將底則是定居也定居則是

附著淹滯久安而不復他圖故曰誰能與之

謀而無正言桓卽有謀無可取正之人故必思始初

時而求善也厭近習之無正必求諸遠故遠人入從

之不為過也

觀姜氏勸晉文之言可謂賢矣其有鷄鳴之風歟然

而不為晉文夫人何也豈文也厭其遣已而遂棄之

也歟

乃能威民非上以威加民也民自以威相儆也胡從懷曰去威遠言不知畏也

方之青陽夷鼓皆為己姓而可云青陽蒼林同為姬姓何其不相應也豈青陽氏有二人乎抑二姓乎

是子子指晉文也言晉文將為長霸諸侯不專在已也

自下脫三字蓋文公乘驛自卑下微服而得脫以無秦伯也註以會字連脫為潛逃未允

甯羸之不從陽處父也蓋內傳以為陽子之不沉潛

讀書嚙語 卷之八

八

也而此以為陽子兒濟而言匱然則陽處父共有君子之容而無其德者乎

使人以乘車於行蓋趙孟故使之也觀下文吾故以

是觀汝可知矣獻子之戮之也無乃微知趙孟之心

乎霸臣之舉動往往若是

愁御人愁當訓勞御人侍御之人也以爲願以此報

婦人之笑誤齊侯如晉必不隨以婦人

委身徒退二句言公將奪大夫曰臣下之肯空退以

曰與人者能有幾人言公必殺卿大夫也其產將害



大猶之其為害將大耳言君殺大夫鄉而奪之田臣或亦作亂以逆君其禍甚大也非謂害大臣也

記伐鄭戰鄆陵范文子不欲之言凡四而皆不同豈三四次言之乎抑三四人傳聞之語也至於刀鉞斧鉞之說又何戾也厲公一日而尸三郤豈非斧鉞之刑乎何益於敗

平公患亂兵不止而陽畢專欲滅欒氏畢蓋范宣之黨也何不并中行氏而言之乎

欒氏之亡董叔之紡皆范氏之女為之巨室之女不讀書譬語 卷之八 九

可近如此故曰娶婦當不如吾家者

非德不當雍言無德則雖有福祿而不能任不得為雍和也雍和則不為幸福明已之幸也故懼本無難解而驟觀若不知所謂

誰不可喜二句言與人交善無不足喜者交惡無不足懼者故言微物害人以證之

不德而賂言已德不脩而但縱嗜欲也乃地也當無事時但求足吾嗜欲以求利於吾今在危難之中必不能盡心於我與我同死故不可使也

婦人不帟而諫之蓋不着下裳露其褻衣以厭勝之故蔡化龜而走也

屈建去芟柳子非之是可非也芟邊寔也若何去之即拘於數去他一品而薦芟猶可去之逆親矣

不居謂見任使不止安居也東陽蓋即東陵其盜謂蹠也蹠非此時人但借言大盜者耳

天咫咫尺也言申無宇但曉天文耳不習於治民也抑內傳謂四國而此云三城不可曉也

左執飛中二句言已於鬼事尚知之矣何有於人事讀書譬語 卷之八 十

以拒其諫也

土氣沓收言土氣下降也百加備言百姓盡蓋藏也群神頻行神氣將隨天氣上升也註以為並行求食鬼神無形聲何知求食乎

上下悅乎鬼神數句子厚非之以左史為巫之大者余意未然夫悅乎鬼神者以誠事神也事神誠而順

其欲則必不敢為慢神虐民之事矣神又何怨痛之有此理之正者未可非也

自壽自終其壽也非自保之謂

不居謂不肯安其所居之位也職主也主受此禍也  
不違乃違言人以吳王爲不可與言而惟命之從是  
棄之於危亾也故云乃違又云亾之階

有以取之謂有可取而後取之也有以棄之謂有可  
棄而後棄之也取可取故能持盈棄可棄故能救傾  
不謂克楚失楚危事數語言人不能行危以求安致  
死以求生則何所用智乎

有遷謂去國近則士無必死之志將逃生也吳去國  
遠不可卽至驅之致死必無變易之心也

讀書警語 卷之八

十一

將不長弟二語謂晉不循長幼之次而恃力以爭競  
爲長於吳魯諸國也征非攻伐之謂故下云欲守先  
君之班爵卽內傳所謂於周室爲長之說也

無以待危言莫待危急而後從之也按內傳趙鞅欲  
致死爭先而司馬寅勸令姑待之乃先晉人是晉以  
持久挫吳也此語或吳之說士自爲之以爲王孫雉  
延譽耳不然吳能壓壘晉旣飭壘矣樂書固壘之謀  
晉舊志也豈其不能舉而行之哉僭王之說管仲尚  
不能以責楚趙鞅豈能以責吳皆飾說也

乃必有偶言一人致死有如二人五千人是萬人死  
戰也事君指戰鬪卽與君周旋之謂故曰毋乃傷王  
所愛

先一飯蓋古禮長者先飯而少者乃飯卽內傳孤老  
不能事君之謂也

貳言謂范蠡兩次進之言也註失之

解骨卽解體之謂何用多說

馳騁六言示不圖吳以誤之所謂人事當盡者也肆  
遂也非放肆之謂放肆則忘國常矣

讀書警語 卷之八

十二

月盈而匡匡無虧訓或古匡字之別乃可言虧

後則用陰然不可爲陰蔽陰蔽者息緩而不知乘機  
也先則用陽然不可爲陽察陽察者輕疾而不可繼  
使敵人知吾氣之竭也盡其陽節三語卽長勺之戰  
齊人三鼓已休曹劌乃鼓而敗之是也

子往數語蓋雉欲反見越王蠡言子往吳矣若見越  
王將殺雉是執事者得罪於雉也

國語一書記外國國語也乃齊止記桓仲鄭止記遷  
新鄭一事至宋衛陳蔡曹滕等國無一語記之何

其寥寥也吳越之語止記越報怨一事耳一而足矣  
乃為三焉何喋喋也越語之下似乎單為范蠡作傳  
者然而列國諸賢如晏嬰子產華元向戌等亦多矣  
盡無記焉令人不滿云

詢於八虞註以為周之八士而曰皆在虞官余以為  
非也虞人掌苑囿之官耳安得此於二虢而詢咨之  
此八虞蓋虞仲之後而文王之從弟或姪也故與虢  
對稱舉之耳魯論載周之八士而不言其誰氏之子  
則其為周之宗室可知也汲冢書稱武王命南宮百  
讀書鑿語 卷之八 十一 止

達及南宮忽發鹿臺之財等語楊升庵以為百達即  
伯達忽即仲忽而十亂之南宮括即伯适也得非仲  
雍之世居於南宮而遂以為氏乎然則或以為成王  
宣王時人者皆未確也

讀書鑿語卷之九

馮翊李元吉允慶父著  
上谷金毓峒釋鶴父較

戰國策

吳氏考東西周君之封甚詳矣然周王封臣而不嫌  
與周同號蓋本之周公輔成王之故事者也春秋時  
宰孔稱周公亦此意也

楚使司馬翦立公子咎左成說之齊使司馬悍立最  
左尚說之鮑氏以為一人一事也余意二國欲立之  
讀書鑿語 卷之九 一

人不同恐自是二事而傳司馬氏與左姓或誤耳左  
成欲去展空二人而曰王類欲令若為太子類似也  
又云悍士居中不優於相國而相國亦使為太子讒  
人之說耳為猶輔佐之

折而不賣鮑氏折劍之鮮為勝蓋忿詞未必折之也  
必無獨知言世無識者但當獨知耳下文自說周君  
厚最以示人使天下信之庶齊不疑周之巧詐耳何  
不通之有

頗率止齊取鼎事誠如小兒之見然齊之取鼎真自

無路可通八十一萬之說深示其難耳非妄也

蘇厲為周最章不可通余意君不如或當為欲字故必怒上或有齊字蓋欲最之合齊也下若因最之事謂因最以合齊之事非本欲合魏趙也

謂周最曰仇赫章前段言赫之反覆無信下勸韓魏兼相周最以明固結於齊不可離則秦趙皆爭交韓魏矣蓋周最厚齊而韓魏兼以為相則三國交固也趙難齊戰章王不去周最不上當有何或不下當有如字則意明白下云收齊而又以兵急之者秦駘魏

讀書嚶語 卷之九

二

以伐齊魏陰合齊而陽以兵急之則秦齊俱不恨魏故伐齊不必因事執言也

齊魏祝弗外章齊相呂禮欲取秦以伐趙也趙恐秦齊合而伐已故先以兵攻齊天下見齊之附秦皆爭趨秦則秦必援趙以伐齊無安處不動之事也是用祝弗動天下之兵之理也

金投二章皆勸趙合齊耳負令秦與強齊占負任也猶所謂抱負之意後文專言趙占齊之失計式於政四句式當訓法言取法者在政在廊廟之計

議不在勇與四郊之外也

計有一二謂料事明如數一二則不悖聽無失本末謂聽人謀而審本末先後者則人難惑之也

種樹四句似亦未為舛蓋樹不得其處或妨於人故人害之家有不宜得之財或致盜竊故傷本也

息壤地名非蘇之所竊與柳子之所記之謂也行百里者半九十余意謂人不能行百里僅可得行九十里者之半爾非行百里者止能五十里也

積節謂方交好而又絕絕而復交故使節積滯也齊讀書嚶語 卷之九

三

新加德故韓魏東聽矣利千里者二謂楚兼擅越也支分方城以薄鄭楚強韓必從之故兵休復起足以傷秦也

母多疾到言多割則趙不聽必用兵而白起將或窮丹也母多而疾割則丹之功矣到或當為割

威亦憚言秦之威力為人所憚畏也詳事不更不當為下詳即伴字言得地專利而伴為事秦以休其力也

兩謂新城君章前言能無議君於王則有議之者矣

下云不釋蹇是纏牽長言戎之不能薦已也觀兩言似乎戎寵之少衰矣吳謂不見寵衰之意未深究之耳若新城非戎則何在韓策

重任臣句言任臣者期以後必如前不敢反覆王豈可不重其進人意而輕之耶

處三分之一言太后穰侯華陽三分秦國而王止得一分也即魯四分公室之謂

其主謀攻秦者固未可得與金而非主謀而可予金者與主謀者比肩事君猶之兄弟也一受金必撓其

讀書鑿語 卷之九

四

主之者之計故不能三千金而士已相關矣兄弟下似無缺文

為子至同也言已為子時無地今失汝南乃與為餘子時同故不憂此意甚明註謂雖已其餘子如吳之已子非是顯逆二字言韓削弱而公然逆秦奪應侯汝南地也為汝南虜猶云韓虜謂應侯失地而不能復安言不憂又欲委之敵以復之是猶為韓虜之者耳即左氏今子魯囚之謂

好戰則兵疲故戰事不斷而國危好殺則民怨故地

不為有而權輕此即不以善息之戒

白馬者人立之名耳大道無名故白馬為非馬以此言則可通而不葛藤矣

裂地敗於齊謂秦取懷而齊將鮑佞退去不敢當是敗也下又言田單之名將亦不敢支秦明從不可成

樂伐之下當有勸秦息兵之說而文不全

吳氏辨伐燕為宣王事專主孟子以為親見是矣然謂宣王克燕即薨卻可疑孟子書始終皆云宣王若如吳氏言則燕人之畔乃在湣王時湣非不聽孟子

讀書鑿語 卷之九

五

謀豎置君之勸而取燕者何為慙而陳賈何繇為之解乎孟子又何不著湣而皆稱宣乎余意伐燕實湣王事史記為得而孟子成書在去齊之後或不欲與湣之昏亂為往來故追稱宜耳

伐魏不便數句直謂伐魏不便於齊下言刺已無益即封已亦無損見已為齊計之善而王不當以受璧馬之故疑已也下又言誠不便謂王自見其不便也分為二段故人覺難解

無形者形所從生故曰君無端者事所從來故曰本

惟至聖與明學乃上見其原下通其流是以無不吉  
蓋以有無引下貴賤高下之說也

齊貌辨為靖郭說齊王已云先王之廟在矣馮煖說  
孟嘗君又請立廟請祭器為一窟何也豈其廟中廢  
歟此國策辨士之言所以不可盡據為實也

蘇子留太子九可之說鮑氏謂薛公不聽而世猶傳  
其語殊得事情吳謂應說殆未深考耳

勞之下數句言天下自勞亂而我自安靜故諸侯不  
謀我而國無憂非我國亂勞天下也

讀書嚶語 卷之九

六

魯仲連射書聊城鮑氏謂後人擬作此亦一見但考  
之不精耳吳氏排鮑必辨攻聊之非田單又無燕將  
自殺單屠城事則亦過矣單雖相趙何妨復歸齊而  
為將而云必不返齊何見而云也燕將取聊懼讒不  
歸此亦戰國時嘗事何以定其為樂毅避讒之混也  
燕將自殺單乃克城時燕兵豈不與單戰單豈能無  
殺一人而云無屠城之事也且將不死聊不克則連  
為無功死矣克矣單為之叙功諱封亦嘗禮耳何必  
辨哉至謂罷兵而去為實此正為說士所惑耳鮑謂

擬作見正在此殊覺有味吳氏排鮑遂成信策詳而  
不信史之過

言其後即所謂議其後也慮賢謂審其賢否也審之  
當在君不當在臣下也江乙實欲傾昭而云爾者不  
欲楚之疑其行諂也乙與奚恤無隙而必欲傾之蓋  
魏人畏恤之威而乙為魏間之於楚觀狐假之章可  
見矣及恤有近昔之言而取寶器之言進矣乙真小  
人哉

比周上危分爭上亦未安牛李爭而唐亂三黨起而  
讀書嚶語 卷之九

七

宋衰分爭之患不減比周矣然而兩端相因也不比  
周則無分爭有分爭則比周成矣  
因是見帝蓋以諷楚君之不禮士也故楚王曰聞命  
具以沈尹成爲莫敖大心非也成爲司馬位在莫敖  
之上勃蘇包胥或聲近而訛新造以爲官無考以爲  
始構難於文不通此有缺文語字  
管猶焚謂惑也好利故自可惑其心  
効地出地之語蓋秦不欲齊楚合必如張儀之爲以  
効地也夫翠出楚地以取齊而鯉收秦地以取秦楚

必從鯉而翠事必敗矣

偏死如殺身成人之類偏生如避世離人之類故足以載大名無冠艾不足橫世即遭蹶得便之謂

捐德絕命謂捐棄德化絕命者爭強而不顧天命也謀我言四國謀害已也非為已謀也

蘇秦兩木之喻蓋以鉄鉅然自入喻讒言易入於君心也出夫人言鉄之入木出於人為非木骨之謂

卒世不見鮑謂舉世不察似是若云沒世彼方啓土胡狄其事明彰豈得不見也定負遺俗定猶決也言

讀書譬語 卷之九

八

夫其負俗之慮則無庸顧天下之議也專出功止謂欲取胡地中山也當世輔謂見居此世則輔循其俗以歸於禮是古之道也當民數句學沈所聞而行之故能成其官之政民習其俗故能順上之治也服既好奇邪則心亦好奇邪邪行故志淫放也

無見醜與溺苦學相因言無以王子之愚陋為醜而使之苦於誦習之事但當道之以行義足矣

習本國之兵則不憚敵便本兵之用則不畏難故下言民使其用而王變之也非習敵人之兵也

周最厚秦而趙資以地而相之魏秦必疑最私於趙故與魏之合虛也最又厚齊故齊與魏合而勁也魏王不聽而不相最是輕齊故秦雖合而齊不合亦不能得趙也

如王二字當連下若用事趙之半為一句言如令王若用也何不成文之有註失之謂知賢不如王乃不成文矣

兩地之時謂封奉陽及資襄安兩出地之時也註未安

讀書譬語 卷之九

九

過而遂正謂過稱王而稱帝以正於天下也註未安親戚受封二句言既以親戚故受封而又如國人以計功明其過於貪也

以趙之弱章乃勸橫之策也言趙用建信涉孟之讐疑作籌謂策也以為從也然不能以無功害秦則不如此出兵助秦攻魏又與楚分齊以分地自強也蓋從則無功而為秦所惡分齊亡魏而得地則有功於國而又與秦善則趙楚君安論有功無功之為智哉亦橫而已矣

申秦楚當作伸如註謂居二國之上也暴戾定言齊  
自以為強橫定矣故楚必伐之也註失之  
少委謂少出地因行以和魏也

實作勸訓鮑註得之勸韓王近河外若欲與秦遇者  
故魏王恐而尚與秦遇遂并楚而伐齊事不行也

鄭疆出秦二句亦陳應之言言鄭疆曾稱已之智勸  
其父聽已之謀也

半塞謂群臣知伐國之不可而為張儀巧詞所惑以  
塞其尚明之半是儀之劫王以從者緣群臣各失其

讀書嚶語 卷之九

十

一半之明也非謂群臣有一半人之失也註皆未

股掌之臣言已之親臣無他過但以舉首不便而殺

亾之何以自白於天下及群臣也中道謂行事之中

非中立不可謂不可以兼利兩國則將利齊韓而不

顧魏矣

首事言始謀舉事為事首也註未妥講攻二句蓋言

秦楚主兵欲構兵於齊是弗救也按魏之和按如據

案之案言且據有而待之如下文侯翟樓二人之事

秦也

魏冉明熟是是字謂上剛柔皆用之策也明不與秦

數語不可解註謂伐既上不可何又伐也吳謂致死

以闔夫秦之奴虜使民者豈患其死闔余意生當訓

漸謂漸圖所以殘害秦者使秦嘗不得以利害動已

而已自安又無令天下得賣已以合秦是免患之計

者也嗟乎此必六國皆然乃可行其如連雞不共止

何哉聽臣計以下即生殘秦之說也兄弟婚姻言秦

魏比鄰如之也

挾私參行言明王不挾已私意以為政必參之衆論

讀書嚶語 卷之九

十一

而後行也精於此精當訓專不必攻一國是專合從

也

樓梧言合秦魏而說者令魏擇有齊者相之蓋以間

梧也固可知非梧

食其蓋從茲公為從者也容謂茲公不實為期是茲

公意欲倚為從以陰合秦也故勸食其先合於秦而

又言不合秦則為漢者將借子之為從以交秦是以

食其之資資橫人也譬指橫人非秦也

肖請齊資之於魏是示無魏也齊資嘗於魏必去魏



之所任者乃可用肖是以無魏害有魏者齊必不為也

或人之策欲事嫪毐可謂無策矣孔叢子以為子順之言子順當此時固不能為計然亦不肯為此計也唐睢之存安陵說士誇張為之辭耳鮑說亦得之專意於本國而不外黨人國此所以貴也故下文以黨為自為貴責魏齊之罪謂郝茂不得齊魏之罪即後章謂郝茂不忠者也

不反魏謂不侵之以為成而將西首事也所以不者

讀書警語 卷之九

十二

竟不西也鮑說是絕地形下有缺文或三字係錯簡則呂說是從臣大臣二句一正一倒說郝不事儀而儀不得議之茂不事郝而郝不得議之是不比周也郝收齊韓而王不加貴郝則大臣不得挾外為重而輕本國也攻敬當為致敬構當為構言茂約結三國以親秦而攻宜陽王可無慮矣而猶與茂盟以簡察之也

中立猶云獨立言不借兵於秦也歡勸二字有誤攻齊攻字或當如原文作勁是韓不動兵齊見秦韓不

攻已必力攻魏秦又聲言救魏以勁魏是齊魏離而秦重強者也故云此秦之大急也

揚河外謂求武遂而事秦不事楚楚將揚塵河外以伐韓也故下文勸說楚借之求武遂

恐楚之怒蓋以揚河外之說也不能獨立二句言韓之得衆者不能獨立為相必求與楚與善而楚請相之乃相得也今楚欲相珉而得衆者不得相必惡珉珉為楚必以國事楚此唐容蓋為珉遊說者廣王見秦之大而重王也澤布謂有德於幾瑟害韓謂害公

讀書警語 卷之九

十三

叔之難幾瑟者

謂新城君章前後求質子只是為韓求楚之質子耳楚聽之則挾韓以服齊楚不聽則怨結於韓必重新城以結秦好矣末又言楚聽之則德積於公叔伯嬰而韓以國事秦也又字衍來質恐結字傳寫誤

合於齊楚秦必委國余意秦當為魏而在楚字上合於齊魏則伐楚之形成矣故楚委國以解伐是不中儀之故智也然而未嘗肯秦故云猶不失秦無先計謂不必計筭也爭機謂韓首事秦之機會秦

所爭趨者也

過謀猶云失計言不肯尊秦而為之下如許異齊桓

之為而不為是失計也

明不善於天下言不能容人而與天下之諸侯不相

善也

桓公負婦人吳說謂好衣紫非是曾見書稱桓負婦

入以見諸侯管子曰吾君有背疾不得婦人不愈此

疾也則是實婦人矣豈紫衣哉鮑謂好內而勳是負

謂立婦人於身後也

讀書嚶語 卷之九

苟所附二句言必所負之國可重王乃可重之也下

言齊強之難敵則燕當重之以謀矣故謂當出質而

又事其左右以驕之也內寇不與二句言內無應我

則我不可與強敵相拒也與謂應也下文治外敵其

內是相應也

市被既攻子之又死以殉國則攻太子平上有缺文

當為子之乃攻平也

先趨二句言先趨見士而後坐息先問請教而後默

以受教也

十四

因其強數句言因其強務廣地而益勸之逞強廣地

則疲敝而可折缺之也

道取秦句道訓去言去取秦以謀害趙也

請告子以請齊子謂奉陽君守子以甲子謂蘇代言

使奉陽請於齊果守趙質以甲必請守代以甲言害

代也此上言奉陽怒代自告朱灌趙足言奉陽怒齊

恃順趙之交齊恃順為主也今順不可信故怒齊因

倍之言燕當乘此機背齊而交構於趙也故云大紛

之合苟可循二句合上當有不字循因也因不合而

讀書嚶語 卷之九

紛爭也若不因而紛爭則齊趙合而皆委離間之罪

於代矣故云惡交分臣也相効謂齊趙相與効力也

逃而去之代詐以罪逃燕而去也即下奉陽之言怒

王之不以吾故以用也吾蘇子也子相子鄉子字似

當作子為勝

犬馬而不言燕謂王漏伐齊之言使齊賤已如犬馬

而不重燕也

除患之遺謂不除患而遺患以從事於救也

論不脩心言論人者責其不脩改其心議不累物言

十五

議人者必自不累於物乃可二句言已與間皆有失也

新序劉向所著向以此王喜書為惠王責毅書國策固向所輯錄者奚為不序於前章之下也然則此書實王喜書而新序為誤明矣此書之未出乘名又云二人則傳者及史之誤也

交而不脩言雖交好而不往來脩好之日已久也窮間隘巷不容君之車與蓋故君傾蓋與車而朝其士也註未得

讀書讖語 卷之九

十六

吳氏謂史文舛錯以致後人悞以刺俠累弑哀侯二事為一事余意乃史文舛錯致後人悞以一事為二事也夫俠累韓傀韓廙一人也韓嚴遂韓嚴嚴仲子一嚴遂也韓山堅陽豎一陽豎也獨烈侯哀侯乃二人而以韓策所言許異事度之當為烈侯而云哀侯者蓋傳聶政之事者以韓君被刺為可哀故稱之哀而不憶韓之自有哀侯也史遂以為哀實被刺而書韓嚴弑君又遺遂字他書又書山堅弑君而誤不書陽字是史之舛以一為二事而吳氏遂執之以成其

為二事爾余辯取燕及遺樂簡書及田單取聊城及此事之以一事為二後之人當有同余見者

讀書讖語 卷之九

十七

止

讀書嚶語卷之十

馮翊李元吉允慶父著

上谷金毓峒釋鶴父較

史記

索隱以炎帝黃帝皆少典之子以爲少典國名也故相去五百餘年而同出少典也不思黃帝爲有熊國君之子則少典人名昭矣四海九州之廣萬國億兆之衆五百餘年之久而國君前後同名何足辨也

讀書嚶語卷之十

禹至二世夫以高辛七十年之間而世次不同如是何舜之先多夭壽如此也不特商周之世次如昔人所疑矣余意舜自虞君之胄禹自崇伯之後未必同出高陽氏爾

皇甫謐等記高辛三十五稷帝位七十年而崩壽百五歲而又以帝摯立九年遷位於堯堯以二十一即位或云以十六即位若堯二十即位則生以高辛九十四若十六則生以九十八矣何高辛生子之晚若是彼稷契其爲堯之兄乎弟乎度堯以百一十八

崩稷契皆已老不堪任事矣何以事舜教稼穡明人倫也余意稷契未必同出高辛氏爾

右稷至武王十六世所傳名蓋爲國君賢有聞者未必盡父子相繼也楊升菴考右稷之後有叔均叔均又數世始傳不窋第未見所考據之書也

武王斬紂或以復伯邑兄弟之讐沒冢書所說未必無據

三百六十夫不顯猶言豈不顯也言天始建殷以三百六十之賈大顯明之故雖屢衰而不卽殞滅以久

讀書嚶語卷之十

二

至於今我未知天定保位否而敢安然求寐乎必盡去紂惡大勞來西土使我事顯行德大彰明乃可卽安爾故下言卜居不求固亦恐天位未可定也

龍象之說亦殊難解卽厲王以出奔之年發祭而童妾已亂遭之至二十而笄而孕則共和十四年也其生女也則宣王元年也宣王四十六年崩幽王三年乃見褒姒則已四十九歲矣色必衰矣何以動王而又何以生伯服也豈真有鷄皮三火之術乎

王義稱列女傳稱陶子五歲而佐禹註謂臯陶之子

伯益此不足信五歲之子安能佐禹治水乎按左氏  
臯陶乃高陽氏之裔子非高陽氏女之子也

飛廉石柳事觀者不明史記之旨而以爲無此事非

也夫廉爲紂作石柳北方旣成反報而紂已亡僅於

霍山爲坊而告棺成則廉所謂石柳卽謂紂所作柳

爾以紂不及用而已得之如天賜之然故自爲銘云

而死以之葬於霍山此自是實事何得云無也

正義論救亂不可日行千里以去周廬宿衛可矣然

偃王未見必與楚文王同時且周之兵皆在國故亟

讀書鑿語 卷之十

三

馳而歸以發兵救亂亦可也

正義稱丹犁降蜀相莊乃殺蜀侯并丹犁降秦可謂

誤矣蜀侯卽公子通秦所封也相莊亦秦所用也何

待相莊殺侯乃來降次年秦誅莊以殺蜀侯故耳

嚴君疾爲相疾卽樛里子也蓋武之三年疾出相韓

至是復還爲相耳

少近官三郎無得立者少當如字三郎蓋郎中陸盾

郎之類天子之近侍也言二世誅諸公子以罪過連

逮之但有少親近郎官者卽以爲謀逆而誅之無得

立也

太史本紀亦有可議如秦本紀當與始皇紀合爲一

紀分之則秦不可爲紀矣項羽不可爲紀以未爲天

子也或爲義帝紀而以羽事爲之文則可蓋羽與漢

皆義帝之臣則義帝實天下共主矣其以陳涉爲世

家文失矣涉崛起而不及世何以稱世家哉

搏牛之蝱二句鄒氏說是言我方圖破秦不肯與章

邯爭戰如蝱之搏牛者不破牛身之蝱也

史不作孝惠紀此是大訛謬處豈有享國七年之君

讀書鑿語 卷之十

四

而附於一母后之理當以吕后紀爲孝惠紀以吕后

事附紀爲是或另立吕后紀猶之可也

陰安侯未見傳大較蘇林說近是如淳以爲劉仲妻

封陰安若然者旣列陰安矣又云列侯何哉

史記禮樂書俱稱缺而褚少孫補之者然觀其首一

段皆太史文非褚補者蓋禮書未成之書也樂書自

誹謗當族下其文未終蓋佚之也

律書方言律而卽以兵繼之漢初作文往往如是不

爲異第有德君子下繼以七政二十八舍一語下又

云律曆天所以通五行云云者似乎有缺文少源委矣自不周風以下至篇終則律書備矣至末太史公曰以下似非本文

未能詹也詹當訓見言未明見也至太初元年則已明見矣故正曆改元也

月名畢聚註謂聚為姬嘗之嘗失之矣姬嘗正月也此十一月得甲子以爾雅當為畢辜或太史公以為聚爾澤博密言雖以五色占雲而又須潤澤博聚密此方可占也

讀書嚶語卷之十

五

水澹二句言水之澹澹渙散乃澤將竭故地漸出而見此象者也

先後宛若先後二字今俗語猶然但呼先為去音而後為平音耳

黃鍾史寬舒黃鍾蓋地名其地之史則寬舒也實一人以為二誤

少翁致魂以王夫人為是李夫人得寵在太初中爾時少翁之誅久矣又封禪書前稱少君而此云少翁為文成將軍則是二人也而後世多傳為一人未知

何考

稍入蓋收草以供食者非稍少其稅也

香山平但言取山以塞決而山以平非魚山也鉅野溢但言大地皆水溢耳非河灌鉅野澤也

楊可告緡錢縱謂前令民自實緡錢而法縱弛民皆隱匿也非縱令告緡也

擅賦法謂縣但以訾給役取不之而不敢專賦歛於民恐為大農所劾治也

馬齒長謂馬則故馬但年長非昔日之壯駒耳所以讀書嚶語卷之十

六

復外廡之言未必戲荀息也

犁二十五年犁當為發言已獨處如寡婦居二十五年也亦或本如左氏作我字非比也

言何以易似謂重耳所言避三舍無可易者言晉無以報已只有此一事耳非謂言之輕出也

河曲之戰晉以趙穿輕出故無功而此云最有功誤也

有如病不宿言有此金如有病不可宿留故誠以復歸勿動也

史載齊說越伐楚之文其起處無原頭疑太史公失錄也至如越王答齊使之言益與越伐楚無涉且願魏聚兵大梁可矣方伐齊而曰願齊聚兵南陽以牽制楚越豈以齊不從其計而伐之乎

月論二字即察毫毛而不見聽之論也

越通無假之闕此闕蓋楚都之要地故得此闕而四邑不貢事於郢上文至無假闕三千餘里言楚兵此出路遠倉卒不能旋師以救國也

韓世家稱聶政以烈侯三年刺俠累經十三年及文

讀書覽語 卷之十

七

侯十年哀侯六年凡二十六年而韓嚴遂弒哀侯刺

客傳聶政而嚴仲子刺俠累稱俠累君之季父則是

累即韓傀一人也仲子即嚴遂一人也戰國策又稱

政刺傀而兼中哀侯則是一事也而年次不同如此

大都奇事傳聞不同故至是耳

戰國策又稱嚴氏為賊陽豎類焉則竹書紀年所謂

韓山堅即陽豎之訛耳

公叔韓相伯嬰韓太子二人也索隱註似以為一人

未是

大車不較謂脩理其敝壞損動之處琴瑟不較謂整治其絲微之用非止謂較量也

祭北祭西蓋致助祭之禮自西與北門來也非二國祭齊城門也

鄒忌得全膏豨二應殊覺未全蓋人臣不離君前豈

便能得君而謹事左右則威王方烹左右之魯人者

豈左右能使君為方穿哉若云無離前務盡臣道若

云謹左右執事將順匡救則可矣

巨訓大嫂則丘亦當如巨訓或以為姓或以為空俱

讀書覽語 卷之十

八

未是

質有其內質實也謂內實有其德也

事發相重謂呂氏藉劉澤封王以自安為相引也

楚唯無強數謂惟無強於楚者若立六國又將撓屈

而從楚矣蓋漢不強於楚則六國將惟強是從故撓

而從楚也是謂欲撓楚而反撓以從楚則將何以成

功乎

留侯招四皓或以為非真四皓但令人習為之如優

孟學叔敖也亦一奇說但觀其說建成侯令太子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將兵而東亦有高識或真四人來也

魁梧奇偉魁大也梧卽梧桐其木挺直而長言其當  
為魁大脩長奇偉之士而今乃如好女子婦人是人  
固不可以貌相定之也

美如冠玉冠當訓加言平之美如加之以玉潔白可  
稱也未可以為冠上飾以玉也

不足君所謂此非不滿君之願欲乎意不為失箸蓋

見亞夫之不平而疑其心有怨望也其所以笑者所

謂嘻笑之怒甚於裂眦矣故下有快快非少主臣之

讀書警語 卷之十

九

言

為無訾省言若無訾財者而不復省視故下云府庫  
敝漏盡腐財物不收徙是也

伯夷傳殊不易觀其始稱許繇諸人本前載籍極博

來然虞夏之文可知而許繇諸人六經不概見則其

聲施後世不若夷齊矣以孔子不稱也况夫岩穴之

士不見知於人者寧望夷齊哉所以深明夷齊之榮

得遇夫子之稱也至夷齊之傳或以為全作怨詞是

不然夷齊既以諫伐耻食周粟以死其歌三命之哀

矣是已安之若命矣何以為怨其曰怨耶非耶猶云

是豈怨者耶言不怨也天道無親以下是太史自論

天道之不盡如嘗言蓋以宵自傷之意而未云得夫

子名益彰益見夷齊雖窮可以無怨也

其重輕二句請豈其所重在富樂而所輕在貧約哉

言重輕不在此則夷齊為重而蹠等輕矣

衡命謂不從君命而行己之志也或作權衡說太深

矣

或謂太史論晏子哭莊公為責其無勇非也太史明

讀書警語 卷之十

十

以哭尸成禮為晏子之勇其責不討賊哉

重射以重物為賭射也第但也非且也及臨質謂要

約定所非對也

解雜亂數語謂不控人之拳不搏人之相搢而但批

其亢卽所謂搯其吭者也擣其虛卽乘虛不備之謂

夫批亢擣虛則亂者闔者將備我之批擣而亂闔可

止是謂以形格之以勢禁之令自解也

魯人惡吳起當在魯君前不然魯君無繇邊疑之也

其以事魯君魯君疑之二魯字史中多有此失乃是



太史公信乎揮來未及細剛去耳

吳起破千金之產似乎非貪殺齊人之女似乎非好色而李克云爾者蓋意在尊官顯榮則厚利隨之矣既得厚祿則妻妾之奉不俟言矣是故凡起之為廉者乃起之為大貪也李克之評不誣

公叔逐吳起之計頗未解韓魏同姓而韓公叔尚魏公主未解一延吳起以公主則公主何為賤公叔未解二豈公叔以其所尚主委之起耶抑公叔以其相印授之起耶若以相印授起則公主輕不魏相者爾

讀書鑿語 卷之十

十一

起方相何嫌於公主而辭未解三若以公叔所尚而委之起則公叔不復可稱人矣乃武侯反疑起何哉未解四也

左建外易左音佐謂內則佐言以立已之感於外則易其所言以謾人也註誣之左道非也

微哉謂秦之所以收錄齊君者其禍當不小謂其大也非微與顯之謂

六國從親以賓秦實當為演說言斥逐秦而不通之也非以為實也

秦兵不出函谷十五年此叙蘇秦事者之矜詞耳按史傳不二年而秦使公孫衍欺齊魏以伐趙以敗從約矣安得有十五年無兵事哉或謂及使秦人得養其全力以成帝業何不察之甚也自惠武昭以後兵爭者且數十百年而始皇始并天下豈在得此二三年養兵之力哉

蘇秦以秦恐齊而為燕復十城或以為秦方為合從以擯秦而反以秦恐齊使齊以此詰問之何施面目哉是不然秦以六國擯秦則秦無奈齊何今齊取燕

讀書鑿語 卷之十

十二

城而燕且率秦以攻齊則秦有以病齊矣夫豈謂秦之遂弱終不能為六國患哉

不死殊而走蓋以五字為句言不至死殊而賊已走也或以為秦以成死創故云殊而走夫殊乃斷首之謂豈止成死創而可言殊耶

以餘兵南舉大宋蓋預言之未即舉也且當喻任子之之時則喻之末年齊已有舉宋之勢也

激怒張儀入之秦夫蘇秦欲用張儀則當禮用資遣之何必激怒之也激之怒故張儀遂與秦反而從不

能久矣使秦以誠用儀儀得用於秦必不至如彼相傾也

在吾術而不悟蓋儀已料秦或使人供已車馬金錢也而不能卻而不用故云不悟

善爲之計以下數語或未必對王語而史氏所增也若實對王語而不用則愚甚矣

兩手捧願何以爲貫蓋人之奮戟者一手前一手後則戟挾於願之下若員之者然耳

燒撥焚杆方言燒焚何言馬箠糞箕余意撥取之也

讀書藝語卷之十

十三

杆疑作朽謂平墁之也

自爲責謂人言楚反覆好變而向壽以爲亡脫楚有變是向壽自任其責也故下文勸壽謀楚之變

內行章義之難疑當如國策作句章昧之難蓋句章與昧皆地名或楚所敗越之處言滑不賢而亂越故

楚得入其內而有句章與昧之勝也

瞿然顧化瞿驚懼之貌言乍見其術皆驚懼而指顧之間心爲之變化也

其言不軌軌謂先王之正道轍迹也言衍之術雖不

合先王之軌迹而亦有飯牛負鼎之意耳

爲堅白之辨者非孔子弟子此公孫龍乃與孔穿同時去孔子時五百六十年矣

孟嘗君之入秦也微鷄鳴狗盜之夫幾不免於虎口爲土偶人所笑矣其始之往何不思昔者土梗與桃

梗之喻乎

孟嘗之伐秦也始以報怨而又繼以貪利無惑乎功之不成也收河東三城以和亦幸矣

厚行謂周最原與齊厚見逐而我又收之是行厚道

讀書藝語卷之十

十四

也及齊王之信謂齊方信祝弗等而我收最是及王

之所信也禁變謂齊與秦合則從事壞而孟嘗之所爲變矣今收周最而離齊秦所以禁其變也

太史載馮驩事不錄孟嘗之周驩母及驩自署能收債及問市義數段不若國策之圖融矣

侯生自到意以自比於從公子而戰死耳然生始謀

殺晉鄙公子爲之垂泣則生之自到據殺人原謀爲首則生回首謀以死抵晉鄙亦可耳

豪舉謂平原但以已富豪舉事收召游客爲名耳非

於豪者則舉之也平原門下客有一毛遂而不能知其才也信乎其徒為豪舉矣

威亦單單當作憚訓言人所憚也不得作盡訓以上文功多例觀之可見

范睢親中國之說非止欲與之相親也實欲臣服之以為已有也即上文所謂近攻是也故設三事言卑詞厚幣以事之則魏未必從割地以賂之魏固從而昭主不為也故兩言不可乃終曰舉兵伐之是謂近攻是謂親中國矣高諸未是後又言收韓亦親魏之

讀書藝語 卷之十

十五

說也

弊御於諸侯非斷制諸侯之謂言戰勝攻取利賂歸於陶而疲弊則穰侯盡以歸之諸屬邑縣也諸侯謂縣邑之長御當作及或遍訓之為是

射王股因此時稱王而隨口言之耳非誤

睚眦皆從目而註謂嗔怒見齒失之矣此正如今人所云睚眦

史叙虞鄉急魏齊事於昭四十二年而昭四十八年長平捷後虞鄉尚為趙畫和齊之策使秦使先來趙

約和則四十二年虞鄉未嘗去趙也去趙當在四十八九年也

刺齒肥謂肥肉刺之齒間也何必作齒

樂乘先為趙將久矣破栗腹時樂乘別將破禽慶祭此三禽栗腹樂乘誤又後復云樂乘廉頗圍燕皆史文重疊之失

設九賓賓即償字謂傳命之償相當有九人註謂九儀九服九宰皆失之

邯鄲二字富屬上文胥後令一句言待後令於邯鄲

讀書藝語 卷之十

十六

也

肆然謂公然為帝也過謂過諸侯之位而為天子

五刺客曹沫事不見左傳或未必有其敢行不反顧者專諸聶政二人足稱豫讓未可以刺客目其舉動

亦與刺客未似若荆軻則不及格矣

視肉按山海經有視肉之說謂無人形而但有肉能

視也與此或不同

昔人去幾意凡人之舉動所以胥待人者謂其幾不到去之尚遠故胥之故下言成大功者在因瑕瑕即

所謂幾之可乘者也忍謂急乘之也故下又云急而  
不急就為失

李斯既知物禁大盛又慮物極則衰未知稅駕則何  
不思所以稅駕者而戀戀不已遂聽趙高之計以求  
久其富貴也唐楊國忠亦云吾未知稅駕之所但且  
極樂耳小人之態每如此

趙高倡立胡亥之計亥與李斯始皆不敢從而後皆  
汨於利而從之此殆天以趙高亡秦也非高之邪謀  
而扶蘇立蒙氏轉之或猶可存乎

讀書嘯語 卷之十

十七

避死庶幾謂不貪生求利也勤勞見危不以勞事為  
勤而避之以致受危也猶人安足謀謂行此廢立之  
事必有過人之才乃能為之計安我僅猶人耳安能  
為此計也不死安託命謂已既不能以死守節舍從  
亥將何所託命哉許詞也少我國我謂以我所行為  
不滿其欲乎且欲固執以求我哉言李斯不滿其望  
也故趙高即應曰如此殆矣

蒙氏世將按秦昭二十三年蒙武為將伐齊計其年  
少亦須二十許則其父驚計可四十餘矣至莊襄元

年則驚幾八十矣始為秦將伐韓始皇二十三年  
令蒙恬同李信伐楚矣是時蒙武亦且八十矣乃又  
使同王翦伐楚而不用恬也豈蒙世為秦將之太公  
望歟不可解也

史以吳淠淮南厲王皆作傳亦失之當以淠附楚元  
王世家厲王附悼惠王世家各自為世家方是  
史不為吳淠作世家又不立傳皆失之後人謂與張  
耳當為世家良是

望臣深望謂怨之重去將言以去將為重事而不肯  
讀書嘯語 卷之十

十八

也望張耳不讓亦怨之也雅游人多為之言作一句  
讀則甚明言舊所與游之人多為之稱譽也

不侵為然詰言一有諾許必不負之是不侵也

豈顧問哉謂其相許以死不待再相顧問之也

史贊魏豹彭越謂喋血乘勝日有聞豹不足語此惟

越撓楚有功可稱耳其謂得尺寸柄雲蒸龍變等言

豈真以越之願處昌為欲反哉

俳笑之俳當作非或作排謂以刑故排以言狂放

笑之也非俳優之謂也

史贊英有罪其首虐多殺是矣而自起多殺之甚乃無一言罪之豈以起臨死一言已自明耶

啞啞叱咤啞聲之未出口也叱咤則出大聲以喝人也自廢自失也如樓煩欲射而目不敢視弓不敢發也

廣武君策誠善但信能知策之不用豈不能知其策之用耶知其用則行山之路亦多矣豈不能出他道以襲邯鄲如夏陽之故智也

禴衣其食傾耳待命謂恐軍來不能自免故飽食着讀書警語 卷之十 十九

衣以待死命也

淮陰失位不能無快望心當時天下初定人心未洽或有以蒯徹之說教信者亦未可知其與陳豨密謀似乎理亦有之舍人上變固亦未必無因也高皇大度幸報蒯徹究而論之殊當烹也

陳平謂胡者全兵恐有誤字缺文當言其無全兵為是晁錯所謂木薦不能支是也

漢之初興戰國餘習未忘人各有心故以盧縮之被親一聞臧行之言即懷疑貳之慮固高皇之不推誠

有以啓之亦時人之心未洽故然也繇是觀之豨信之事殆亦有自來矣

樊噲賜重封而不言何封鄼商傳再言賜爵信成君豈噲之重封亦如商再賜贊成君也

前拒拒陳之名左傳固云偏為前拒是也

賣交言見利而負其交友是賣之也

人告高祖謂告之於官也告不傷嬰謂高祖訴告原不傷嬰侯嬰而嬰為證之也

緒正律曆緒端緒也言理正律曆有端緒也故後云讀書警語 卷之十 二十

卒就則律曆皆成也律謂樂律下文吹律是也比定律令此則法律也非樂也又下及百工程品皆以漸就成也

落魄或作落薄落度落托捏蹶或作醒蹶並同今時人猶作此等語

據陸賈五子則一歲過其子家者且七過有餘日矣而云歲不過再三豈賈亦自有易居而有時不就其

五子家食時乎其云數見不鮮無久恩語則升庵言之是矣

陸賈入座陳平不時見始觀他書以爲平對面不見賈也今觀史乃賈入客位坐而平久之方見耳

厲王殺辟陽而文帝欲治平原君可謂誤矣而平原遂自刎何也無乃平原耻其與辟陽交而令厲王以椎推殺之歟

攻苦食啖攻苦謂用力於受勤苦也不可訓擊啖自當作淡或古字借用若以爲無菜爲啖則有菜將不啖之乎招權顧金錢招指也顧受也謂指貴權以受人金錢如今語所謂指官駑騙者是也

讀書嚙語 卷之十

二十一

兩賢相厄謂丁公與已爲兩賢人奈何相困厄也

日飲毋何謂但飲酒毋効治其作姦犯法者何誰何也詰其何人爲之也

何自爲郎謂何時爲郎耳非謂自己爲郎郎官豈自己所得爲耶

百金之士謂以百金募敢死之士也士何以直百金乎

相提而論謂兩手分提而較其輕重也其意謂帝雖有失而魏其不當明揚其失也

沾沾自喜沾沾喜容之意也自喜謂自以爲是而喜見於容色耳

蚡謂諸郎言始爲郎耳非以年少者稱爲鄉也

生貴甚謂自生心作尊貴之度甚也卽下文痛折諸侯王以禮節是也下折節疑衍

引繩批根言魏其結納灌夫後盡退去其前趨附之人如引繩而批草木並就其根下去之也

相爲引重言魏其引灌夫以自重灌亦引魏其以交列侯宗室爲自重也

讀書嚙語 卷之十

二十二

武安詆魏其幸天下有變而魏其不發武安受淮南金事豈其未知耶

能爲石人等語謂帝不能長存今在已錄錄不向帝外家則百歲後寧可信不魚肉外家也

太史引春秋隱桓多章定哀多微詞是自謂不直言時事之意矣若其諂納其說以便徧指等數卻明言武帝與時臣之失非微詞矣

度漠輕留總謂漢兵不能度幕北而輕易留駐耳非匈奴之留亦非漢兵之輕入也蓋度幕則已入矣

為將如此蓋太史不滿衛霍之詞非其不能薦達賢士也非與其善保功名也

比親附也言晏子下比於民正以自譽已能下拊百姓而上不僭君耳

相疑而外市言百姓既離心則將吏且疑朝廷罪及已而外交敵以自全也

人臣之利二語謂立功取官爵乃人臣之利而疲敝中國固非天下之長策也其云外郡外城數十以下

段語殊不明豈即主父偃所云將疑而外市之手云

讀書警語 卷之十 二十三

介使者權介嘗訓假即下文激怒使者意是也欲假托使者之怒權以誅呂嘉也

御極之變謂中道而馳時或有馬脫御車遇極以致傾倒之患註止明極字而於正意未明

未允絕炎謂使群臣得藉日月之末光與將絕之炎以戒其事業而正義餘文以成一經也非絕明之

男子所死一言謂反之一言也謂反則必死之罪然如吳之失計則死我先塞成臯當不至死也

史循吏傳子產當與管晏另為列傳而石奮之事似

可稱孝子未可為循吏也又吳公治平第一而不入傳何也

吾言云云即汲黯所謂內多欲者而非欲施仁義也張晏失之矣

非苦二句謂湯既非苦節以就其賢行又不放循法令明白

分析已就其功能而乃取高皇約法紛更之以行其舞文私意將以此無種也

狗馬病力不任郡事力字屬下句讀明白易曉病字

讀書警語 卷之十 二十四

為句是 酷吏傳首郅都按都直而忠特以嚴被禍此亦可歎

也都非可與張湯諸人為侶者也 乾沒猶今人所謂白賴人物也既得乃與田甲等交

私負利者耳 上所是數語謂既為上分別其引古義之原得上之

是即著為法法絮令以揚主明所謂後主所是疏為令也

升菴謂匈奴斬狄山未必匈奴之為是不然山不能

言天子不與和而使一臣守陣間將何以禦虜亦可謂愚矣斬者實匈奴為之特湯與上合意而山被其禍故郡臣震懼畏湯耳

義縱謂揚可為亂民而捕其使縱無一可取獨此事則是

義縱王溫舒少時攻剽椎埋為盜固宜其敢酷暴如此不知當時何以推擇為吏也

張湯杜周皆希上意而為寬刻此所保全其富貴也張湯以知當為句陰陽人主與上下為句言能以其

讀書嚙語 卷之十

二十五

知術或陰順主意或陽順主意與主俱為上下輕重

也若以陽為句人主六字為句句雖奇而難解矣

張謬鑿空猶云指空而開通之耳註真以為開鑿而通其路失之

人人有言輕重謂漢使所言輕重不一致外國不信而厭之也服言是知說失之

進熟當如音義解其熟言即六文善馬在貳師城是也

名一錢謂錢皆被浸入不得一錢在手名為已也

仁寵最為句過庸不乃甚篤為句言周仁寵最甚但遇於庸愚無乃甚篤乎

楚莊在齊威之前且二百餘年而滑稽傳稱淳於髡之後百餘年有優孟此太史不考之失

方朔辨騶牙固幸中然而宮中後隔重欄中何得有此物豈非有人驅致之耶不然則野獸入宮固亦不

祥之兆矣說者解詩騶虞率以此騶牙為左驗然不知彼自詠六騶御與虞人耳與此殊不涉也

讀書嚙語 卷之十

二十六

永仁曷不思彼三老與巫者所殺女子之含冤乎

季主傳云代王之入任於卜者又云大卜之起繇漢興有或以為不待文帝而已先有此誤會文意矣卜

自古有之而文帝以卜吉入即位故大卜遂與此亦太史倒用文法耳

季主傳文昔人謂非褚所能辨蓋卜者家所傳董氏之說得之矣

龜策傳前太史公曰以下文字細詳覺非司馬之文當亦褚生補作之其云三王不同龜數語則太史公



語也

太史公作貨殖傳而首以老子之言繼曰必用此云云余意輓當如字解不得作晚訓也言以此輓近世塗其趨利耳目則幾無五行者然民生有欲故曰雖戶說以耿論不能化耿論即老子所言是矣言老子之言不能行於近世也

千乘三五語固太史公有激之言然亦指太公管仲句踐范蠡諸人之求富其國而言也

無岩處數語謂果有奇行而語仁義其貧賤則可耳

讀書藝語 卷之十

二十七

止

無奇行而慕効之是可羞也

崇禎癸未孟秋  
錄於河濱公署

讀書藝語終

戲瑕第一目錄

沉魚落雁

青泥

高唐雲雨

龍鍾

宋家微詠

行李

中山千日酒

戲瑕

蹲鴟

排倒秦皇石

支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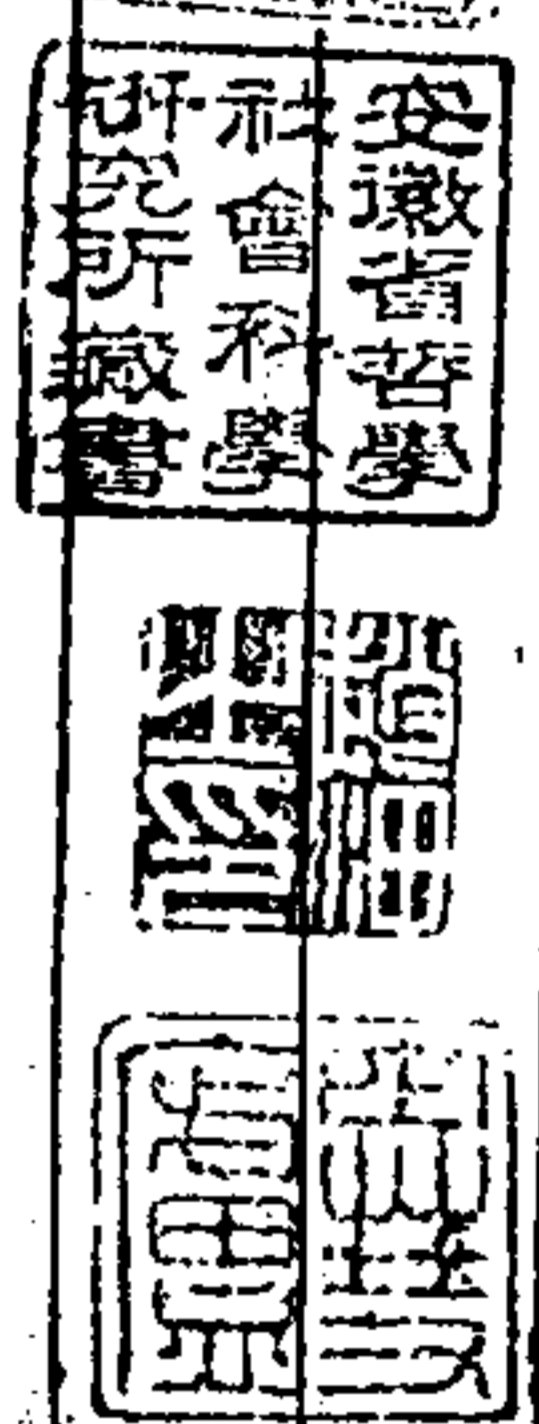
弄

愛妾換馬

折衝

三公九卿

萍筠



平反古語

沿誤

齒路馬

稱姬

秋栢之實

緇帷

支羅服蒸橫麥

玉葉象楮

戲瑕

水滸傳

纏足

三生石上事

昭穆

御賜月兒羹

寒食上墓

壞東閣為馬廐

空

墨子
薑芽帖
詩叶管絃
朝士
桃始華
咸陽
不唾井
姓誤
虞瑕
侍兒小名
刮鏞
黃鬚傳
湯旱
東方朔
吳越時忌諱
廁踰
身毒鏡

大歸
韓湘子
浮沒
夜航
王子喬
銀床
虞瑕
四

戲瑕第二目錄

吳荀愛奇

陸終氏

說苑學孟子

鼎中錢

陵母曾參

曹景宗

家禮

戲瑕

古人姓名

目送

碧油幢

多羅

弄參軍

天籥

五行先後

葉子戲



平易

郝皇后

匏瓜

解衣并糧

大息

金屈戌

滂澍

六朝文法

戲瑕

草木

安定論史

垂拱

東海于公

資斧

桑穀兩見于殷庭

王良

古人墓文字簡

字義
瓜祭上環
樊蘇
紅鞞鞞
搏頰
沈郎腰
蘭燕
史文矛盾
戲瑕
趙飛燕別傳
劉季

戲瑕第三目錄
桃符
張公與酒李公醉
破瓜
楊妃竊笛詩
客星
夢中李白詩
神女賦
戲瑕
四皓
秦會稽刻石
瓜當
牽牛織女
青島
遺忘二事相類
凡鳥
舫

拱揖有辨

甬路

杜陽學拾遺

尚左右

不律

綠腰舞

君公

五大夫松

戲瑕

制草用琵琶記

蘇意

同功縣

瓊珞

善財參觀音

厲籍

隨清娛墓碑可疑

山人高士

戲瑕第一

甄賈錢希言撰

安海書院

研經所藏

沉魚落雁

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身見之高飛此出漆園氏語故唐人宋之問流紗篇云鳥驚入松蘿魚畏沉荷花後世遂稱沉魚落雁之容至抱朴子曰昔西施心痛甘於道側蘭麝芬芳見者咸美其容此戲瑕

戲瑕

卷五

又言美色能感動夫草木不獨魚鳥之有情者矣書固不可盡信哉

青泥

拾遺記禹導川夷岳而玄龜負青泥於後玄龜河精之使者也龜領下有印文皆書篆字作九州山川之字禹所穿鑿處以青泥封記其所使玄龜印其上蓋青泥與漢武蘭金紫泥同類耳梁簡文與蕭臨川書

必遲青泥之封故今人直以青泥為墨矣

高唐雲雨

高唐雲雨是先王楚懷事楚襄雖夢神女而賦中不言雲雨也乃唐人詩如傾國傾城漢武帝為雲為雨楚襄王雲雨無情難管領任他別嫁楚襄王料得也應憐宋玉只應無奈楚襄王今來雲雨知何處重上襄王瑤珥筵此類甚多往往誤稱相沿不

戲瑕

卷一

三

改後遂為填詞家借資然使正其訛而作懷玉便不成佳話矣高唐賦中固為行雲至今亦莫有稱曰雲者看來古人下語練字皆須韻致不專以理勝也又闕元微之會真詩晨會雨濛濛則不獨稱暮雨矣

龍鍾

竹名龍鍾而唐詩雙袖龍鍾淚不乾則直以貌老人衰相矣然竹實有名龍鍾者羅

浮山第三十一嶺半是巨竹皆七八圍長

一二丈謂之龍鍾竹又石有名龍鍾者漢

武帝時陽關外花牛津得異石長十丈高

三丈立於望仙宮名龍鍾石死委餘編龍鍾不翹首貌

宋家微詠

宋王微詠賦而廣文選誤王為玉題作微詠賦下書宋玉之名王微乃南宋人史具有姓名宋人小說辨之詳矣近眉公枕譚

戲瑕

卷一

三

亦援其說以為疎謬如此殊誤觀者但余考宋書南史並稱微少好學無不通覽善屬文能書畫兼解音律醫方陰陽術數為文古甚所著文集傳於世其說如然時代遠遠古人文字少傳集中詠賦載笠核乃唐陸龜蒙撰自遣詩二十一首澤叢書者中一首云月澹花間夜已深宋家微詠有遺音重思萬古無人賞露濕清

香獨滿襟據此則天隨子博學人也不應託之聲詩乃爾豈亦讀誤本而云然耶然令此賦果出景玄手雖章華大夫吐詞命藻無以加焉是知古今人不甚相遠也

### 行李

凡國之將命遣使往曰奉命來曰復命其稱謂有行李左傳曰行李之往來杜預注行李使人也宋儒謂杜氏不究意理然杜氏未嘗誤也乃是後人不究意理誤以蓬行裝束為行李耳觀隋注摠有辭行裝賦則行李之為行使亾疑矣

### 中山千日酒

劉玄石於中山酒家沽酒酒家與千日酒三年已葬開棺復醒故俗云玄石飲酒一醉千日此載博物志諸書可考搜神記亦演出一段無稽之談以酒家主人為狹希

以沽酒者為姓玄名石讀之真可絕倒其非于令升筆斷無疑矣

### 蹲鴟

梁權貴讀誤本蜀都賦注解蹲鴟芋也而為羊字後有人餉羊肉荅書云損惠蹲鴟唐率府兵曹參軍馮允震入集賢院校文選又注蹲鴟為今之芋子即是著毛蘿葡此二事一出顏氏家訓一出譚賓錄並足

### 戲瑕

### 卷一

五

軒渠滿朝貽笑千古

### 排倒秦皇石

索虜託跋燾登鄒山見秦始皇刻石排倒之據南史宋書皆載其事以余考之秦有嶧山碑泰山碑胸山碑之衆碑琅瑘碑並李斯籀文而未聞鄒山有秦皇石也豈亦所謂沒字碑耶聞山東鄒縣今有嶧山碑刻蓋嶧山故石燬于火久矣



支郎

魏高僧支謙博覽經籍兩眼多眇而睛黃時人謂曰支郎眼中黃形軀雖細是智囊按晉支遁字道林世稱林公亦稱支公亦稱支法師亦稱林道人亦稱林法師亦嘗呼郎也然則支郎之名終當屬北地道人耳

弄

戲報 卷一 六  
南齊蕭詵等謀廢鬱林王領兵入宮出西弄殺之按隋書南寧有小勃弄大勃弄又洞庭山有風弄嚴陵瀨有風七里無風十里土人謂之瀧或訛為籠余以為者必當從此弄字宋人葉夢得避暑錄事未嘗考故因循其舊說耳或以術字當弄字者恐誤術即巷字楚辭家術家巷也揚子一闕一巷也

愛妾換馬

梁簡文樂府有愛妾換馬樂府解題曰愛妾換馬舊說淮南王所作疑淮南王即漢劉安也古辭今不傳後閱獨異志載魏任城王曹彰性倜儻偶逢駿馬愛之其主所惜也彰曰余有美妾可換惟君所選馬主因指一妓彰遂換之馬彌曰白鶻後因獵獻於文帝此於淮南之說理較長矣乃宋人詩話却指鮑生以四絃換韋生紫叱撥為愛妾換馬是開成後事也何其謬歟簡文樂府結語有真成恨不已願得路傍兒蓋應劭風俗通引古諺云殺君馬者路傍兒言傷人譽馬乘者盡力馳死也而唐人張祐詩結語翻案最佳恩勞未盡情先盡暗泣嘶風兩意同可謂脫胎換骨

折衝

身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韓詩外傳注曰衝衝軍也謂敵設此以臨城大臣謀于廟堂遙以折之按風后握奇經天地之前衝爲扇翼風爲虵蟠圍繞之義也天地之後衝爲飛龍雲爲鳥翔突擊之義也天地風雲龍鳥虵扇所謂風后八陣傳有圖記後代陣法皆出乎此夫握奇三百八十四字乃漢公孫弘所解豈注韓詩者

戲瑕

卷一

八

未見其書故漏斯義而不之及嗚漢末三國間有折衝校尉折衝中郎將燕恭與根爲折衝將軍隋沈光爲折衝郎唐有折衝府唐人田司馬爲長松府折衝名各不同三公九卿三公象五岳九卿法河海三公象三公象卿法北斗春秋漢含章載此今世獨尚書稱北斗外藩諸侯得稱四岳與古異矣

浮筠

家語子貢問玉篇浮尹旁達信也注系信尹正也乎尹旁達者玉之所稟烈火不變其質有似於信也禮記注亦云乎尹猶言信正獨初學記玉部之事對中改乎尹爲浮筠而以儷於垂棘其下列注不明言其所以友人嘗舉以問余謂初學記乃唐時徐學士等奉詔所撰大較與藝文類聚略

戲瑕

卷一

二

相似考之類聚本乎尹與家語禮記合而初學乃作浮筠何愛奇而好詭若此與余應之曰子徒見夫陳澍之禮記集說何孟春之家語注而未見夫漢鄭氏所注戴氏禮則何怪其然也鄭氏謂乎當讀爲浮焉當讀如竹箭有筠之筠浮筠玉采色也然今世儒皆讀乎尹如字噴噴相傳未及古人遠矣按漢劉熙釋名乎與浮字同義謂浮甲在上補也

平反古語

太公兵法引黃帝語曰熒熒不揀炎炎奈  
何兩葉不去將用斧柯孔子入后穆之廟  
讀金人背銘則曰滔滔不滅炎炎若何  
末不扎將尋斧柯本皆黃帝之言而有小  
異至宋徐羨之奏廢義真則又平反其說  
云臣聞原火不撲蔓草難除青青不伐終  
致尋斧黃石公書曰香餌之下必有懸魚  
戲瑕 卷一 十一

沿誤

唐李涪著刊誤謂周禮九棘三槐通唐  
卿三公故九寺為九棘不宜獨指大理為  
棘寺也宋彭乘撰墨客揮犀謂左傳一介  
行李杜預注行李為行人今人以行李為

行李非也二書傳至今日又數百年矣孰  
有稱九寺為九棘者乎孰有不以行李為  
行李者乎何況他事焉能改哉貴耳賤目  
有習無心在古如斯所謂年年依樣畫葫  
盧匪自今而然矣

齒路馬

他馬與路馬同道不自斂退與之齊行是  
之謂齒有誅者薄責皆可名誅也或謂見

戲瑕

卷一

十一

路馬之芻而蹴以足者或謂駘路馬之齒  
而命其年者皆非案馬齒之義晉取虞伯  
息操壁牽馬而報獻公公喜曰璧則猶是  
也吾馬齒薄長矣故今人自謙其年曰  
齒至荆柱國莊伯令涓人取冠進莊問馬  
齒圍人曰齒十二與牙三十  
馬之齒上  
十八合此則齒牙之齒矣應璩新論有之  
為三十百辟立中正九品置都士州閭與郡縣

跡如馬齒不相識何緣別義理亦此齒也  
二馬齒字稍與齒路馬之齒不同

稱姬

疑耀謂姬者周姓後世字學不明以姬  
為女人通稱耳其似不然姬故黃帝氏姓  
周人享之故春秋稱王姬諸姑伯姊並得  
稱焉魯為同姓稱叔姬季姬其姬猶齊之  
稱姜宋之稱子陳之稱媯蔡之稱女懷贏

戲瑕

卷一

十一

之類是也蓋古者婦人稱審察從其國姓  
而女之適人者明有所從則又繫諸國姓  
郊伯姬杞叔姬宋蕩姬鄭季姬衛穆姬  
穆姜之謂矣至周穆王娶盛伯之女傳曰  
同姓之親故稱盛姬固一詭也然水經注  
載巫山之上帝女居焉宋玉所謂天帝之  
季女名曰瑶姬襄陽耆舊傳則稱赤帝女  
姚姬未行而卒葬於巫山之陽是不在周

以前乎而楚非周姓文王得丹之姬淫其

年不聽朝魏安釐王如姬最幸為公子盜

晉鄆兵符楚莊王立鼓鍾之間左仗鄭姬

右擁越姬又左傳有秦姬燕姬胡姬陳夏

姬彼何以故至漢魏而後相沿為嬪嬙戚

之通稱矣然則稱姬者自是美名之意

在赤帝時已有之何關後人謬戾哉張氏

力詆其非重出而兩見趙抑別有見竊謂

戲瑕

卷一

十一

今之稱姬者獨吳人為近古蓋吳之先世

姬姓也六朝三唐詩中往往稱吳姬至燕

趙佳人亦並稱姬罪不在字學之不明

秋栢之實

郭注精誠之至故為秋栢之實猶言化為  
異物耳即婦人化石長弘之血成碧望帝  
變為杜宇意追思少年讀莊子粗心浮氣  
却將化為秋栢之實作拱木義解大謬

緇帷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緇帷者言樹色緇黑  
相雜若帷幙然陸士衡招隱詩當紫成翠  
帷謝玄暉詩綠陰漸成帷其義一也而司  
馬彪訓作黑林名殊不典

支羅服丞橫麥

治疾當得真人參反得支羅服當得麥門  
冬反得丞橫麥三代以下皆以支羅服丞

戲瑕

卷一

齒

橫麥合藥病日疴而遂死也據瀛天論如  
此支羅服疑今小朱蘿蔔也吳越間有之  
謂之丁香蘿蔔其形如參故誤用耳丞橫  
麥疑即本草穡麥是矣陶弘景曰根似穡  
麥故謂之麥門冬以訛傳訛局所底正

玉葉象楮

列子宋人以玉為楮葉韓非子宋人以象  
為楮葉

水滸傳

詞話每本頭上有請客一段權微箇德勝  
利市頭迴此政是宋朝人借彼形此無中  
生有妙處遊情汎韻膾炙千古非深於詞  
家者不足與道也微獨雜說為然即水滸  
傳一部遂迴有之全學史記體文待詔諸  
公暇日喜聽人說宋江先講攤頭半日功  
父猶及與聞今坊間刻本是郭武定刪後

戲瑕

卷一

齒

書矣郭故附注大僚其於詞家風馬故奇  
文悉被剗薙真施氏之罪人也而世眼  
離漫云搜求武定善本殊可絕倒胡元  
云二十年前所見水滸傳本尚極疑  
今為閩中坊賈刊落遂幾不堪覆瓿更  
十年無原本印証此書將永廢矣然則元  
瑞猶及見之徵余所聞罪似不在閩賈  
簿中具有宋江三十六人事迹是元人  
繼先所編宣和遺事亦載宋江并花石

宋張叔夜擒賊招語因潤飾以成篇者也  
施氏水滸蓋有所本耳一云施氏得  
纏足

婦人纏足胡元瑞以為起於唐盛於宋元  
楊用修初不得其說後讀漢雜事秘辛而  
方知漢世已有至以踈陋自強二公該洽  
其辯訂閨閣中事如此余見一書稱纏足  
始於帝辛時妲己狐妖故纏其足以避宮  
人也此說最古要必有據

戲瑕

卷一

十六

三生石上事

宋人小說中惟圓澤三生石上事是蘇長  
公撰却類唐人文筆今廣記中已闌入矣  
後閱冷齋夜話乃知唐人元有忠義傳載  
李澄之子源與惠林寺道人圓觀游龍  
錦襜婦人家却後十二年扣角而歎於孤  
山月下蘇長公刪潤其語而曰圓澤其賢  
非長公筆也

昭穆

昭明穆美蓋先揚先祖之德著斯美猶故  
文昭武穆之稱當出後人頌述豈其序於  
生前哉考之大戴禮惟祭有昭穆昭穆者  
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疎之序而無亂  
也故曰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又曰  
昭與昭齒穆與穆齒至於葬之用昭穆不  
知何始疑亦行古之道耳今人葬禮猶沿

戲瑕

卷一

十七

其禮於不廢而於坐位之間動稱昭穆  
其旨矣至有父子叔姪間亦相向而坐假  
借昭穆之義不亦乖乎

御賜月兒羹

世傳龍城錄是柳宗元譔而近見一書載  
柳誠懸嘗作龍城記為錦樣書以進唐文  
宗方御煎麩月兒羹命分賜之不知何所  
據也抑龍城記又別一書耶小說並稱宋

人王銍撰托名柳州

寒食上墓

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此大戴禮祭義之文也後世清明十月朔掃墓之義出此乃疑耀謂寒食節上墓其制不見於古即孔子謂望墓以時祭祀未嘗明言以寒食節登其

戲報

卷一

末

末之讀禮乎

宋朝謝海有悲人道賦惟末嘗與灑掃痛一朝而承終

壞東閣為馬廐

公孫弘布衣為丞相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兒大夫分祿養賢卑已下士葛繹澎侯壞其緒毀其客館議堂以為馬廐掃舍令人並言劉屈氂而不知有葛繹澎侯按公孫賀劉屈氂為丞相時客館已廢為馬廐車庫奴婢室矣實非屈氂壞之也

堊

以白土飾牆為堊郢人運斤削而法其是矣而韓非子宮有堊器有滌注堊漆也豈灰飾亦可言漆乎又周禮注素車白上堊車藻車以蒼土堊車則不獨牆之堊矣山游經大孰之山中多白堊

墨子

墨子年八十有二歎曰世事已可知矣乃

戲報

卷一

五

入山精思至道想像神仙於是神人授以素書朱英九方道靈教戒五行變化凡二十五卷墨子拜受合作遂得其効乃成仙隱居以避戰國至漢武帝時遣使齋遠東帛加璧以聘墨子墨子不出視其顏色常如五六十歲人周遊五嶽不止一處也然則墨子仙矣何後人以為釋哉非膠柱子與氏之說而傳訛之耶

薑芽帖

往一老先生云許文穆公昔年以忠臣奉使 用封朝鮮其國王問柳柳州薑芽帖書法頗佳有處可物色否文穆一時不知所置對事竣還朝問諸館中諸公亦復茫然於是文穆謝病還新都以不能應對爲耻信乎博識之難也余訊故老皆不知有薑芽帖偶閱柳子厚詩有重贈劉夢得二首其末章云世上悠悠不識真薑芽盡是揀心人若道柳家無子弟往年何事乞西賓而劉隨州禹錫集中亦有荅柳柳州詩首其首篇云日日臨池弄小雛還思寫論付官奴柳家新樣元和脚且盡薑芽歛未徒即此事薑芽帖信有之乎第我輩日聚訟於雌霓癡龍之間猶未及究此僻事許公宰輔豈暇汎瀾不知何足爲病

詩叶管弦

疑耀謂詩自三百篇而後至於我 明未有一語可被管絃者蓋文采有餘性情不足也其說駭俗無已太狹夫詩本性情本朝樂府三唐絕句何莫非緣情之妙製聲韻天然可絲可竹信如張言然則彼皆非耶沈香亭下清平調與旗亭酒壚諸歌宮人伶伎矢口而寫亦何嘗更換錯綜添減而後於聲律協乎且自鏡歌十八曲而歷代樂章以薦宗廟以格天地皆是物耳假令不入聲律曷以臻斯妙用古人有知豈不擲掄地下哉張氏又謂離騷廢而樂府繼之不知未有離騷先有樂府其來久矣桐峰梓瑟昉自窮桑卿雲南薰起於虞代穆王之白雲黃竹尼父之梁木倚蘭是皆在鏡歌十八曲前也何謂繼騷而作耶



朝士

國策史記諸書載豫讓對趙襄子言智伯以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說苑則曰智伯朝士待臣臣亦朝士為之用

桃始華

國紀月令始雨水桃李華蓋本於夏小正春正月他桃則華後禮記改為桃始華耳

戲瑕

卷一

三

則蟄蟲始振始電桐始華虹始見萍始生天子始乘舟天子始絺涼風始至始用行戮天地始肅始收斂水始涸雷始收聲霜始降水始冰地始凍天子始裘皆可云試乎豈古人著書若是其膚陋哉抑何鑿甚

咸陽

宋秦丞相檜當國勢燄熏天士大夫稱之曰咸陽而不名亦猶晉號司馬氏為典午

唐呼牛僧孺為奇章意也又檜嘗自稱秦會之而不名字以表德於義凶當

不唾井

古諺云千里井不反唾以嘗飲乎此雖去之千里而弗忍唾也此即食不毀器蔭不折枝之意耳凶宅深義故觀曹植代劉勳妻王氏作去婦詩曰千里不唾井况乃昔所奉而李白為平虜將軍妻賦詩亦遂采

戲瑕

卷一

三

用其意而曰古人不唾井莫忘昔纏綿又六朝詩中援引唾井事甚多乃宋人附會莖草之說何其穿鑿甚乎

姓誤

繆姓通作穆秦繆公魯繆公左傳皆作此穆字三國志關羽謚壯繆近皆呼作紕繆之繆余鄉白龍之母繆氏今文字中亦共稱繆祠龍女恐不如穆祠為古矣又葉姓

从葉孫堅傳有都尉葉雄宜從本韻朱泚  
切讀與好龍之葉公同為正俗作葉是草  
木之葉也又譚姓即談姓晉有征東將軍  
談巴近余邑直呼作噉字於義凶當符姓  
从草今並書竹皇甫覆姓今止呼皇種種  
訛舛何不止之往時有呼屈原之屈為屈  
仲之屈不知其字同而音非也前輩嘗有  
一對投水屈原終是屈殺人曾子又何曾

戲瑕

卷一

五

斯亦可以證歟

侍兒小名

宋晉陽張邦畿著侍兒小名錄拾遺  
免挂一漏萬而汝陰王銍復著補侍兒小  
名錄雜出不倫所引霍小玉傳媒氏絕上  
一娘一段殊於侍兒小名入當又載李文  
公集禽滑澄問於子墨子叔曰無憶婢女  
曰數奇妾曰善佞皆寓言也其猶子虛也

有匹是之類豈宜向癡人前說夢耶王永  
相妾雷尚書是美戲之辭何與小名故事

刮鏞

巾箱書雖始東漢時濫觴至於唐宋則為  
士子科場中懷挾矣又宋有博學宏詞科  
懷挾之書名曰刮鏞中作細行字皆蠅頭  
小楷梓行於世近來浙中盛行小帙書初  
則供估客蓬窓之翫今詞人賦客並載以

戲瑕

卷一

五

出遊纍纍滿囊似非雅道所宜也

黃鬚傳

李藥師遇虬髯客事甚奇張說立傳文亦  
變幻及閱宋人高平范公稱過庭錄則又  
有黃鬚傳一篇但言竊富家女不言楊家  
紅拂妓而虬髯捐貲佐李一段亦不之及  
文無波瀾不似出唐人手

湯旱

湯有七年之旱史記云流金鑠石而說苑云煎沙爛石史記云桑林翦爪而說苑云持三足鼎祝山川其說稍異

東方朔

別國洞冥記載東方朔字曼倩父張夷事少平妻田氏女夷二百歲頰如童子朔生三日而田氏死時景帝二年也鄰母拾而養之忽失朔累月方歸母笞之後復去經

戲瑕

卷一

妻

年乃歸母忽見大驚曰汝行經年一歸何以慰我耶朔曰兒至紫泥海有紫水汚衣仍過虞淵瀝浣朝發中返何云經年乎後有黃翁告朔曰汝太白星精也獨異志則載張少平妻田氏少平卒後累年寡居忽夢一人自天而下壓其腹因而懷孕乃曰無夫而孕人聞棄我也徙於代依東方五月朔旦生一子以其居代東方名之東方

朔或言歲星精多能無不該博矣列仙傳則載東方朔平原厭次人也久在吳中為書師數十年武帝時上書說便宜拜為郎至宣帝時猶在智者疑其歲星精也三說如此後余閱道藏經中一段記東方曼倩本姓張氏一曰金氏生三日而母亡鄰母拾得之時東方始明故姓名曰東方朔此其說更奇嘗謂曰之朝亦可名朔不獨月

戲瑕

卷一

三

之且為朔矣但太史公與朔同事武帝不應略其始生之事而第二齊人有東方生名朔以好古傳書愛經術多博觀外家之語是直以先生為滑稽者流耶及觀先儒自上書武帝云臣幼失父母養於兄嫂蓋初未嘗言育他姓也且神仙傳稱東方朔生天無歲星武帝亦云歲星在朕座傍十八年而不知洞冥又謂太白所降豈不訛

之訛者乎又曾見一書云母夢太白臨其上因有娠生朔此又傳訛獨異志者按天文書五星盈縮失位其精降於地而為人歲星降為貴臣太白降為壯夫處於山林然則朔之為歲星所降斷無疑矣乃朝野僉載唐崇仁坊阿來婆彈琵琶觀者見一將軍紫袍玉帶甚偉下一匹細綾請一局卜來婆鳴絃柱燒香合眼而唱東告東方

戲瑕 卷一 未

朔西告西方朔南告南方朔北告北方朔上告上方朔下告下方朔將軍頂禮既畢請甚多遂即隨意支配據此則東方朔本一人也今變姓為上下四方而其名獨不易何也是時逆韋全盛好厭禱之事而此邪俗師婆專行厭魅其後事發伏誅往往於殿上掘得巫蠱左道之惑世如此不大可絕倒哉元人西湖竹枝詞有柳洲亭下

問來婆即指其事附錄于後以資軒渠

吳越時忌諱

先王諱鏐又小字婆留故吳越民間皆改劉為婁如婁噀婁門婁江之類竝因嚳字而改今嘉定縣即古嚳城地也其時不特呼南海婁氏番禺婁龔及婁漢宏婁德祀驅卯金氏而悉從邾國之後此上論矣獨怪于古人姓名亦無不易何歟王嘗命簡

戲瑕 卷一 未

書辟羅隱中有二聯云仲宣遠託婁荆荆都緣亂世孔子辟為魯司寇只為故鄉垂載而下令人撫掌案山海經有夏后開益諱啓名也諱所繇始矣至夫差女名二此故吳兒諱二十為念石勒名胡故胡物皆改名如胡餅曰麻餅胡荻曰香荻胡豆曰國豆石廂諱言勒故呼馬勒曰嚳勒菜曰香菜桓玄呼人溫酒自道其父名既而曰

英雄正自龕疎宋明帝好鬼神益尚忌諱  
言語文書有禍敗凶喪疑似之說犯即加  
戮改駟馬字為馬邊瓜以駟字似禍故也  
禍乃俗字宣陽門謂之白門以不祥諱之  
尚書右丞江謚誤犯帝變色曰白汝家門  
秦苻生自以眇目所諱言者殘缺傷毀偏  
隻少無不足不具之類皆不得道左右忤  
旨誤犯而死者不可勝紀東魏高歡諱樹

戲駁

卷一

三十一

因以奴為邦蓋僮僕未冠曰豎也然則忌  
諱之說三代時已有之特後世鄙淺者  
耳宋吳處厚青箱雜記又載吳越間謂石  
榴為金櫻劉家留家為金家田家留田  
駐佳夫妻者為劉也或可通若金由何

廁踰

廁踰廁中受糞函東南人謂鑿木空匣如  
曹謂之踰此義為正牆板汗衫之說俱非

身毒鏡

漢宣帝微時波都郎獄臂上猶帶史良  
綈合綵宛轉繩繫身毒寶鏡一枚如八銖  
錢及紹大位常以琥珀笥盛之身毒西  
國名即天竺二字也梁杰公知天竺國  
謂此近見學者謾不知讀然酈道元述水  
經猶昧厥義似分身毒天竺為一何後  
人信矣博物之難哉

戲駁

卷一

三十一

大歸

古人以去婦為大歸夫人姜氏歸于齊夫  
歸也王景與與鍾元常書近聞室人孫氏  
歸曰大歸也共經憂樂既久矣曷為一且  
離析以至于歸而不反乎不得而談裁書  
叙心據此則世俗歸寧曰大歸者豈我  
思肥泉之義哉言出不祥所宜亟正

韓湘子

韓湘子于潮州示叔父昌黎詩云舉世盡  
為名利醉吾今獨向道中醒他時定見飛  
昇去衝破秋空一點青此二十八字仙傳  
拾遺所不載何也然未嘗言外甥不知仙  
傳何據今廣記中錄其全文直以韓愈外  
甥為題矣

浮沒

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見交態

戲瑕

卷一

三

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此六句翟下邳署門  
語也劉向說苑又增一浮一沒交情乃出  
八字浮沒者豈即升沉之義歟

夜航

余第聞皮襲美詩明朝有物充君信潘酒  
三餅寄夜航而絕不聞古樂府有夜航船  
曲輟畊所載出何典耶錄中竄為携酒三  
樽尤可笑矣

王子喬

仙人王子喬周靈王太子也與葉令王喬  
截然兩人前後不同時乃唐人宋之間為  
兖州司馬祭王子喬文首云夫惟仙君神  
化寥廓昔為葉宰蒞此郭郭謁帝乘鳧賓  
天控鶴玉以為棺言降楚鄉土自成龍人  
知東岡云云一篇全似祭王喬文類中不  
應作王子喬是誤為一人矣

戲瑕

卷一

三

銀床

銀床井欄也古樂府淮南王篇有後園鑿  
井銀作床金餅素綆汲寒漿而唐令狐楚  
詩玉箸千行落銀床一半空直用作思婦  
空床故事不舛之甚乎按元人小說載嘉  
祐中河濱漁人網得小石碑題二十字云  
雨滴空階曉無心換夕香井梧花落盡一  
半在銀床味其詩大有致不類唐以後人

戲瑕第二

甄錢希言撰

新野馬之駿校

吳荀愛奇

按吳均續齊諧記略云陽羨許彥山行遇一書生臥側云脚痛求寄鵝籠中彥以為戲言書生便入籠籠亦不更廣書生亦不覺小宛然與雙鵝並坐鵝亦不驚彥負行而去都不覺重前行息樹下書生乃出籠

戲瑕

卷二

二

語彥曰欲為君薄設彥曰善乃口中吐出一銅奩子具諸餽饌珍羞方丈又於奩中吐出一女子共坐宴俄而書生醉臥女子於口中吐出一男子書生臥欲覺女子吐錦行障遮書生書生乃留女子共臥男子又於口中吐一婦人共酌戲談甚久聞書生動聲因取所吐婦人還納口中須臾書生處女乃出吞向男子獨坐然後書生

起遂吞其女子諸器皿悉內口中留大銅盤可二尺廣與許彥別又案荀氏靈鬼志略云太元中有道人從外國來多有術法常行見一人擔擔上有小籠子可受斗餘語擔人云吾步疲極欲暫寄居擔人甚怪之慮是狂人便語君欲何許自居耶答云君若見許正欲入居此籠子中擔人愈怪其奇君能入籠中便是神人也即入籠中

戲瑕

卷二

二

籠亦不更大擔亦不覺重又按舊雜譬喻經略云國王太子入山上樹逢見梵志偈行入水池浴出已飯食作術吐出一壺壺中有女與屏處室梵志得臥女子復吐一壺壺中有男復與共臥臥已吞壺須臾之頃梵志起已復納婦着壺中吞已杖持而去太子歸國白王請梵志及諸臣下作二人食持着一邊梵志既至言我獨自太平

曰梵志汝當出婦共食梵志不得已出婦  
太子語婦汝當出夫共食如是至三不得  
已出男共食食已便去據三說奇而又奇  
抑何相類若此也余意當時先有此經吳  
荀二家愛奇之甚故竊取經語而傳會成  
篇以文爲戲耳不然者豈有偶合之理

陸終氏

卷章取棍冰氏曰嬌班固古今人表曰嬌極生吳回

戲瑕

卷二

三

食於吳故吳回生陸終楚極司馬氏皆陸

陸終取鬼方氏曰嬪音削人表麗三年生

子六人曰樊曰惠連曰錢曰求言曰晏安

曰季連以六月六日坼左而三人生剖着

而三人出錢之字鏗封於彭是爲大彭錢

乃古翦字耳秀堅諸借仙今人疑釋典中

有坼左剖右之說輒指爲誕妄豈未考之

遂古乎

說苑學孟子

說苑景差相鄭鄭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脛  
寒後景差過之下陪乘而載之覆以上祗  
晉叔向聞之曰景子爲人國相豈不固諫  
吾聞良吏居之三月而溝渠修十月而津  
梁成六畜且不滿足而况人乎此段全學  
孟子子產聽鄭國之政一章不然何其事  
之連類若此又景公探爵數一段亦學孟  
子牽牛過堂下一章而晏子治東阿則祖  
襲齊威王烹阿封即墨議論以成文言雖  
誣而中理可觀漢人高手

鼎中錢

漢有當三錢至宋文帝二十四年六月以  
貨貴鑄大錢一當兩二十五年正月已卯  
罷大錢當兩梁太平二年夏四月已卯鑄  
四柱錢一准二十壬辰改四柱錢一准十



案崔鴻後趙錄載石勒時得一鼎容四升  
中有大錢三十文曰一當百百當千千當  
萬鼎銘十三字篆書不可曉藏之於永豐  
倉此事甚奇考諸三國時錢法劉備以一  
當百孫權以百當千則鼎中錢是蜀吳所  
遺未可知也乃泉譜直載偽趙錢千當萬  
萬當千止有三豈即鼎中三十之異而傳  
訛傳會未之深考耶

戲報

卷三

五

曾參無沒水事

韓詩外傳稱曾參親物之後南游於楚得  
尊官焉堂高九尺轉轂百乘北向而遊  
者悲不逮吾親也初未嘗言沒水事而論  
語載臨深履薄之誠檀弓亦載命曾元嬰  
簣一段鑿鑿可據乃南齊秀才劉璉者上  
書有云臣聞曾子孝於其親而沒於水此  
說出何典記甚哉乎文人之好訛也

曹景宗

曹景宗出行塞車慢惟曰昔在鄉里騎快  
馬如龍拓弓茲作霹靂聲箭如餓鴟叫耳  
後風生鼻頭火出今來揚州作貴人閣置  
車中如三日新婦邑邑使人氣盡此五字  
一字大有致殊不似長鎗大刀語而後世  
但傳競病二韻為佳競病詩只是操筆立  
成驚倒充華殿中客耳以為足概英雄之

戲報

卷三

本

思淺哉

家禮

世傳文公家禮最宜依行今俗冠禮者  
亾論矣至婚喪祭三者禮莫大焉全不依  
禮競侈虛文殊於古義有傷甚至婚家禮  
書式樣載在禮中曾不經目漫以俳偶之  
語相誇徒為金箋災耳天闕剝藤可悲可  
乎所當改正

古人姓名

韓馮一稱韓朋馮驩一稱馮煖尚平一稱  
向平荀卿一稱孫卿匡俗一稱廬俗馮婦  
韓娥徐夫人丁夫人翠鴛鴦陳意奴趙  
奴皆男子也而或疑為婦人許負曹曹  
劉賢得王聖陳君夫王伯榮關別駕皆  
人也而或疑為男子龍陽君本美男子也  
而名疑謂魏安釐王幸姬彌龍陽君鄭樓

戲取

卷二

本

桃石庖后名晉元從僕射鄭世達家  
而載記謂庖寵惑優童鄭櫻桃諧殺郭  
二氏班孟石公子范成君楊正見並  
也而其名像男子柳條青三朶花姿  
感庭秋並仙人也而其名像女真梁鴻之  
有孟充稱令妻矣而蜀志亦有男子孟充  
元魏之臣李平稱名將矣而漢宮亦有  
奸李平離騷之載巫咸稱楚臣矣而漢武

帝時亦有仙人巫咸漢高祖時有韓信而  
同時馬邑之圍降於匈奴者亦韓信事  
為宗伯者鬻熊而著書二十二篇周  
為楚祖者亦鬻熊苻堅時有王猛而齊  
伐晉與東郭書讓登夷儀城者亦王猛  
蓋變姓名為賜夷子皮而田成子之臣  
夜告田成子為旌節以起宰我之伏  
殘之者亦賜夷子皮七月七日冠遠海

戲取

卷二

本

朱衣虎頭盤囊五色綬帶劍過蔡經家者  
是仙人王方平而性好山水愛宅蘭風垂  
釣於上虞江者又一王方平也貞觀中  
文武官各貢理國之策馬周所貢意出入  
表自此累居大任入相中書者是仙官馬  
周而斗酒濯足於新豐市上酒家者又一  
馬周也賜真亦修服坐知四方之事乃入  
上疆洞中者是中山劉商而與賣藥道士

携手登揚州酒樓者又一劉商也學識好古有名於時為成都少尹者是太和中李章武而與逆旅主人婦死後交合解贈西王母所遺鞋鞵寶者又一李章武也世喜傳訛稱謂易亂苟非辨證將安所適從哉

目送

目送飛鴻手揮五絃此晉嵇叔夜五言詩也唐人獨孤及馬退山茅亭記中改作手

戲報

卷二

九

彈絲桐目送還雲直用其義不覺蹈襲權德輿吳興溪亭記則曰目送飛鳥口吟招隱抑又下矣然目送二字實有本左傳宋華督見孔父之妻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艷呂覽客有見田駢者趨翔閔雅辭令遂敏曰駢送之以目漢高目送四皓孝文目送絳侯而東漢靈帝目送田鳳題柱曰堂堂乎張京兆田郎

碧油幢

幢旛旛其狀童童然也一作幘帷或云車幘唐張仲素塞下曲中獵馬千羣雁幾雙燕然山下碧油幢傳聲漢北單于破火照旌旗夜受降是以油幢為軍旅中威儀矣惟白樂天有婦兄楊汝士領東川節度使與妻崔氏同赴任樂天代內作詩送之云劉綱與婦共升仙弄玉隨夫亦上天何似沙哥與崔嫂碧油幢引過東川用事切當蓋沙哥汝士小字也

多羅

唐顧甄遠賦惆悵詩中有若為多羅年少死始甘人道有風情二句湯義仍常不解多羅之義而以質余余無以應近見一書云多羅粉器也疑唐人直以多羅為粉而稱粉少年耳又多羅海外國名見山海經

弄參軍

肅宗讌於宮中女優弄假戲有綠衣秉簡為參軍者天寶末蕃將阿布恩伏法其妻配掖庭因隸樂工令為參軍之戲公主諫以為不可遂罷戲而免阿布恩之妻此因話錄所載甚詳故唐人薛能有詩此日楊花飛似雪女兒絃管弄參軍可證女優粧束矣乃陶宗儀撰輟畊錄直以參軍為後

戲報

卷二

十一

世副淨據云開元中黃幡綽張野狐善弄參軍然則戲中孤酸皆可名參軍也豈必副淨為之哉按美參軍者漢和帝免館陶令石耽罪每讌樂令衣白夾衫命優伶戲美辱之終年乃放後為參軍戲所繇始矣

天籥

天籥星在斗牛間石氏星經云東壁之星主文籍指此故漢稱秘書監為東壁焉按

蓋義不獨管籥又謂編竹習書世傳通占

大象曆星經上下二卷不知何人所作載天籥星在斗杓第二星西主關籥開閉明吉暗凶蓄及余考北宮七宿圖中無天籥而天籥却在東宮七宿圖左箕宿之上斗杓直指之凡八星其形如連環跳脫之狀是矣星經欠核

五行先後

戲報

卷二

十二

在天為五緯在地為五岳在人為五行五行者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此洪範所載先後如此雜書本文鑿鑿可據史記亦云水火木金土此五星者天之佐為經緯見伏有時不知班固何緣有金木水火土之說載在白虎通後人因之遂不改矣

葉子戲

唐太宗問一行世數禪師製葉子格進之  
葉子言二十世太子也後適符其識矣唐  
朝葉子戲疑昉於此歟同昌公主一日大  
會韋氏族於廣化里韋氏諸家好為葉子  
戲夜則公主以紅琉璃盤盛夜光珠令僧  
那抹立堂中而光明如晝焉其後南唐李  
后主妃周氏編金葉子格即此戲也按葉

戲取

卷二

三

子戲自唐咸通以來天下尚之即今之扯  
紙牌亦謂之鬪葉子近又有馬鈞之名則  
以四人為之者唐格已不可考今自錢索  
兩門而外皆水滸傳中人故余嘗呼戲者  
曰宋江班或云是厭勝之術恐梁山泊三  
世以何凡士人讌會閨房雜聚與夫歌  
臺舞榭之間酒壇博館之下盛行葉子舉  
樽藉象戲之樂無以加於此矣然三門皆

以萬為尊以九為右惟錢門自空而九其  
首選次選二色加以朱采者豈古六赤編  
金之遺意乎奈何諸學士紛紛聚訟咸定  
錄以葉子為誤散子選歸田錄以為姓葉  
彌子青房千里以葉子為升官圖李易安  
以長行葉子為世無傳者揚用脩則引李  
洞集中李郎中夢六赤因打葉子之事謂  
今此戲不傳而胡允瑞矯楊氏之說直以

戲取

卷二

四

葉子為今之投子或如酒牌至云葉子采  
選之戲今絕不可考豈用脩元瑞諸君子  
並未入少年場耶聯章累牘證辨不休夢  
中說夢何殊蕉鹿原在聽上訂葉錢今即此戲也  
平易  
平易之易即君子居易之易從去聲舊矣  
後漢杜篤論都賦序或棄去阻阨務處平  
易叶作入聲用然則二義固可通耶

郝皇后

按釋典有懺法本齊文惠太子竟陵文宣王子良蕭氏譔淨住子輯成三卷卷末及流通至大梁天監中命高僧刪蕪撮要采摭妙語改集十卷題曰慈悲道場俗稱藥皇寶懺當時郝氏方淪蟒類已承懺法獲援超昇其事鑿鑿有據而兩京記所載則謂郝皇后性妒忌武帝初立未及册命因

戲瑕

卷二

五

忿怒忽投殿庭井中眾趨井抹之屈也化為毒龍矣烟焰衝天人莫敢近帝悲歎久之因册為龍天王便於井上立祠此說不知何出豈承變麟之言而影響之耶楊奐止妒論亦云梁武帝郝后性妒或云倉庚為膳療忌遂令膳之妒果減半然則郝后之妒信有之矣及考梁書列傳郝氏諱徽善隸書讀史傳女工之事無不閑習齊建

武中高祖為雍州刺史先之鎮後乃迎后至州未幾死於襄陽官舍時年三十二高祖踐祚追崇為皇后有司議謚吏部尚書兼右僕射臣沈約謹按謚法忠和純備曰德貴而好禮曰德宜崇曰德皇后觀此則妒忌之說又若所無史臣雖揚善隱惡亦不宜有此溢美之謚也

匏瓜

戲瑕

卷二

六

匏瓜星名屬北宮七宿下與敗瓜離珠相連故曰敗瓜珠上匏瓜生即匏瓜無匹是也按天文集要記則稱匏瓜星為表手果園然西宮七宿中別有天園星主果實積畜儲矣而荊州占則云匏瓜一名天雞在河鼓東匏瓜明則歲大熟也故曰匏瓜無匹牽牛獨處其猶南箕不可簸揚北斗不可挹漿之意乎

解衣并糧

昔戎夷違齊如魯天大寒而後及門與弟子宿於郭門外寒愈甚謂弟子曰子與我衣我活我與子衣子活我國士也為天下惜子不肖人也不足愛弟子曰不肖人惡能與國士并衣哉戎歎曰不濟夫解衣與弟子半夜而死羊角哀左伯桃二人為友而賢似請道途共遇風雨糧不俱存角哀

戲瑕

卷二

十一

乃并糧與伯桃得濟角哀入空樹中餓死此二事並出春秋戰國之間而羊左老蒼甚著戎夷無聞僅見於呂氏春秋亦絕相類矣

大息

齊宣王太息動於顏色湣王亦慨焉太息並見呂氏春秋至賈誼書可為長太息者六而史家僅載其三宋蘇長公作太息一

篇使秦少章藏於家三年然後出之疾論定也余嘗疑太當為大是浩歎之義後人魚豕其字耳偶讀素問靈樞黃帝曰人之大息者何氣使然岐伯曰憂思則心系急心系急則氣道約約則不利故大息以伸出之然則太息之當為大息亡疑矣今按有善太息病疑是大息之訛也又按宋書領軍王玄謨舊部曲猶有三千人廢帝頗疑之撤配監者

戲瑕

卷二

末

玄謨太息深怨斯亦可証

金屈戌

屈戌亦名屈郢余曾見古金屈戌長可尺餘廣象楣棧小殺鏤獸形若饕餮狀絕細巧啣雙環意即古之金鋪耶梁簡文詩織成屏風金屈戌李商隱詩鎖香金屈戌杜牧勤政樓詩惟有紫苔偏稱意年年因雨上金鋪一物而異名至屈郢之稱則自李

賀詩中見耳西漢書元壽元年孝元殿門  
銅龜蛇鋪首鳴鋪首即金鋪也及讀宋人  
小說謂般輪見水中蠡引閉其戶終不可  
開遂象之立於門戶今門上排立而突起  
者般輪所飾之蠡也據漢書則鋪首作龜  
蛇之形似不專於蠡矣

澆澆

澆水落地聲澆水小聲澆澆見考工記而

戲瑕

卷二

九

宋玉高唐賦中巨石溺溺之澆澆等李善  
註曰溺溺沒也澆澆石在水中出沒之貌  
乃唐人仲子陵五色琴絃賦遂訛為泉魚  
澆澆以躍鱗泉魚二字出吳志有本若言  
澆澆是魚直作濡沫之類解矣然頭責子  
羽已誤澆澆為漁父事何忤後代相承也

六朝文法

疑耀舉劉越石贈盧諶詩宣尼悲獲麟西

狩泣孔丘以為文法不通不知錯綜其辭  
政是六朝人妙處遐哉邈乎上哉豈乎是  
哉唐哉唐哉皇哉臣哉隣哉隣哉臣哉云  
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左提右挈互舉兼稱何為不可

草木

唐李周翰註文選典引混解草昧二字為  
草創冥昧音殊未暢爽考群書草木二字

戲瑕

卷二

九

各有義焉草木之初生曰甲既秀曰英草  
曰榮木曰華草曰天木曰喬草曰豐木曰  
濯草曰薄木曰叢草曰搖木曰落草曰芳  
木曰嘉草而不齊昧而不明曰草昧我輩  
皆日用而不知矣

安定論史

班氏而下稱良史者其范曄之後漢陳壽  
之三國乎即宋書出於約魏書成於收文



以代降廉陞之勢使然其辭雅馴胡可盡  
廢焉安定以為亂人之史與小人之史是  
必仲尼其人而後成春秋世無史學矣夫  
劇秦美新至於今猶與封禪典引諸文並  
垂不朽也豈可以其人而廢言哉又舉歐  
陽之五代與延壽之南北並論則本之不  
論而末焉是齊何啻千里不曰儼人于其

論耶

戲取

卷二

三

垂拱

垂拱尸居淵默之稱也而韓非子人主其  
服於玉堂之中人臣垂拱於金城之內則  
謂君臣相與晏安非嘉語矣然初未嘗以  
垂拱稱君也奈何後人誤解遂與端委同  
我豈作者之心哉至唐明空直以垂拱改  
元為號矣

東海于公

東海于公為縣獄史郡決曹決獄平嘗抱  
孝婦具獄哭於府上自謂治獄多陰德子  
孫必有興者故欲高大門閭令容駟馬高  
蓋車是于定國之父也近見後人文字直  
指定國為高門之于公以其亦嘗為廷尉  
民歌不寬故誤用之耳所宜考究

資斧

宋元嘉中有詔虐虜窮凶著于自昔未勞

戲取

卷二

三

資斧已伏天誅資斧出旅載相傳為道里  
之費疑其義取於師行糧從非漫然也

桑穀兩見于殷庭

殷太戊時有桑穀生於庭昏而生比日而  
拱高宗者武丁也先王道缺刑法違犯桑  
穀俱生乎朝七日而大拱考之太戊武丁  
不過再易世耳而桑穀兩生厥後獨晉愍  
懷時桑兩生於宮乃呂覽直以桑穀共生

為成湯故事抑何舛甚將微謬修其辭歟

王良

天官書曰天駟旁一星王良聖良策馬車  
騎滿野星經則載王良五星在奎北河車  
為御馬官漢中四星天駟旁一星名王良  
其說與史符節矣則何以復載造父五星  
在傳舍南主御女官見則馬貴又有策一  
星在王良前為天子僕策御馬非因天官

戲瑕

卷二

三

書而附離其說者耶緯籍之不足為往  
如此

古人墓文字簡

牧野竹書紀年有比干墓前有石銘題隸  
云商大夫比干之墓所記惟此漢高祖素  
文各為立碑延陵季子十字碑在鎮江  
謂孔子書文曰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  
按古法帖上止云嗚呼有吳君承其字而

已若延陵之墓四字疑是後人妄增除之

字外三字是漢人古篆不與前六字合東  
都殖業坊十字街有王戎墓隋代釀家窠  
其傍作窠得銘曰晉司徒尚書令安豐侯  
王君銘漢西都時南宮寢殿內有醇儒  
史威長葬銘銘曰明明哲士知存知亡崇  
隴原豐非寧非康不封不樹作乘靈光厥  
銘何依王史威長杜子夏葬長安北四里

戲瑕

卷二

三

臨終作文曰魏郡杜鄴立志忠款太馬未  
陳奄先草露骨肉歸於后土竟氣無所  
之何必故丘然後即化封於長安北郭此  
焉宴息及死命刊石埋於墓側東漢趙鼎  
即趙歧與兄子書大丈夫適無箕山之操  
仕無伊呂之勳天不我與復何言哉可立  
一圓石于吾墓門側刻之曰漢有逸民姓  
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吳郡陸績後

知亡日乃為辭曰有漢志士吳郡陸績幼  
敦詩書長玩禮易受命南征遭疾過危遭  
命不幸於戲悲隔唐傳奕武德中為太史  
令一病不問醫自誌曰傳奕青山白雲人  
也以醉死古人墓文之簡只十餘字何嘗  
不傳今人則聯篇累牘不諛地下則諛地  
上耳買菜求益嚴光所以深歎歎按洛陽  
伽藍記載後魏隱士趙逸答好事者語云

戲瑕

卷二

五

生時中庸之人耳及其死也碑文墓誌莫  
不窮天地之德生民之能事為君甚嘉舜  
連衡為臣與伊呂等跡牧民之官浮屠慕  
其清塵執法之吏埋輪謝其鯁直所讚生  
為盜跖死為夷齊妄言傷正華詞損實當  
時作文之士慙逸此言據此則南北朝時  
已然不獨唐人諛墓而已蔡中郎云平生  
作碑文惟郭有道一篇無媿則西京時已

有此風耶余嘗見元人趙承旨孟頫集中  
所載其自撰父母及祖父母墓誌僅敘生  
卒爵里而已並不書事至於尚書故實所  
載東晉謝太傅碑但樹貞珉初無文字蓋  
重難制述之意此等識見高出千古

字義

凡字其類在左其義在右兄弟之子皆曰  
姪从女至聲近者皆去女書人釋名中音

戲瑕

卷二

五

質作擊字解同志為友从二又相交友也  
近日皆加一點是友字矣友走犬貌遂使  
椒蘭下同盧鵲按六書故云友蒲撥切犬  
走足有所曳撥也詩云狼友其胡引而申  
之越山川險阻為友履友涉又為友扈別  
作跋記曰燭不見跋謂燭本也凡禮傍从  
示周官地曰示亦作祗凡神示之屬皆从  
示謂顯設昭示也說文天垂象見吉凶以

示人也初傍从衣初从衣从刀始裁之初  
之義也近者廢示从衣名曰禮衣傍不知  
何出而衣服之類傍多缺點與示字初無  
分別又卩字在右讀邑在左讀阜古體郡  
字多書隄凡都邑之名並如此書而御卿  
御即却卯柳叩卸卸諸字並宜从口今一  
概溷書毫釐不辨豈作者之意歟勇字从  
角言角力也俗作勇者非而角象形與刀

戲瑕

卷二

三

魚相似又有音錄者角里先生誰謂雀無  
用之角是也俗語有一撇兩點之分其實  
字形無二近說詩者蓋訛其音不析其義  
矣須臾之須从彡今悉从水不知須字音  
猶蓋水名宋人劉渢溪是也臾字从申从  
乙俗作臾者非凡楊字从木惟揚州揚子  
雲二字从手古作駁今稱駁歷中外讀作  
入聲者誤又博字協字旁宜从十疋字相

居切在上平六魚中近日凡書匹偶馬匹  
皆書疋字斯豈配儷之義哉日月象形江  
河諧聲止戈爲武挽弓爲引人負戈爲戍  
戍合一爲戍矢貫弓爲弔人執圭爲佳太  
羊曰美不从火點水成冰不从二永音疑  
鬪字非鬥畫字非画回字从口峰字从丰  
降字从斗溥字从甫豈而山側緣彙从互  
王字中畫近上綱衣無裏曰禪功效之効

戲瑕

卷二

三

非文修爲之修非月安寧之寧从心于寧  
之寧从丁務面从刀癸婦从女象乳曰媪  
禁止曰毋素餐饗殮毫釐宜辨管蒯管仲  
織悉宜分出內之內非人根蒂之蒂非帝  
車軌之軌不丸長幼之幼是力看字以手  
遮日之象集字鳥聚于木之理如斯之類  
牛汗難窮並宜研求無使千里李涪常曰  
此而不悟曷曰文人近督學使者校士江

南史卷多不稱意嘗謂士子字學不明何以通於文義有少年生理既荒謬復以鄉黨之鄉誤作卿字大怒深加黜責嘻嚙謂菘可無游哉

瓜祭上環

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齋如也禮云瓜祭上環斯可證矣蓋古人凡食必祭物之先故疏菜瓜三者物雖微而食之羹之祭之不

戲瑕

卷二

三

敢不致其追敬之禮仲尼所以必齋如也先儒訓詁改瓜為必於義未通亦豈聖人之旨歟

焚蘇

采薪曰焚采草曰蘇莊子蘇者取而焚之故鮑明遠寄妹大雷書云焚蘇一歎舟中載泣蓋指焚蘇為採焚者若史記焚蘇後爨周子仲黨焚蘇不爨清談而已又直指

為菊藁之屬矣古人互舉兼稱往往如此

紅靺鞨

近見註本草者云山海經所稱采石即靺鞨也碧者唐人謂之瑟瑟紅者宋人謂之靺鞨今通呼為寶石以鑲首飾器物按西陽雜俎代宗即位日慶雲見黃氣抱日楚州獻定國寶一十二初楚州有尼真如忽有人接去天上天帝言下方有災令此寶

戲瑕

卷二

三

鎮之其數十二第七曰紅靺鞨大如巨粟又李景亮傳唐人李章武悅其逆旅妻姪與之私通後李再過而婦已死悵然求寤其夜婦果至交合歡好如初臨別解贈以紅玉一枚云是西王母所遺靺鞨寶翡翠人間物也囑章武珍重據此則靺鞨之稱名匪自宋矣今之鑲首飾器物者皆下品寶石恐不足當瑟瑟靺鞨嘉名

搏頰

淮南子曰黃帝作竈死為竈神夫黃帝仙矣不為神乃為竈乎鄭玄以竈神為祝融之神亦非也積古相傳蘇伯吉利是生祝融速妻搏頰死託于竈故戴氏禮云竈者老婦之祭其說可証然則竈神是祝融之妻搏頰亡疑遠古時已有之矣夫吹律聽聲以別其姓雖是聖人妙用而天子因生

戲取

卷二

三

以錫之至周始大備焉在祝融時安得便有姓名字之謂而酉陽雜俎五經異義諸書漫稱竈神姓張名禪字子郭一名隗利姓蘇夫人姓王又竈神之名曰壤子紛紛傳說豈非偽而託者歟一竈神也而姓名不倫又有眷屬邪說附會可資笑談祝融一本作祝庸今人直以祝融為老婦抑又訛之訛矣

沈郎腰

梁沈約久處端揆有志台司而帝終不用乃求外出又不許約與徐勉素善遂以書陳情于勉欲求歸秩故云百日數旬革帶常應移孔以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以此推算豈能久支後人便稱沈郎腰矣法喜志乃云一時以風流見稱而肌體清癯時語沈郎腰瘦似未核之梁書耳

戲取

卷二

三

蘭燕

少時有前輩閱初唐人王子安七夕賦讀至引驚蟬于寶瑟宿蘭燕于瑤筐謂蘭燕對不過驚蟬當是闌珊之闌後人誤刻葉頭耳坐客擊節稱善余從席隅輒進一語古者不嘗以七月為蘭秋乎然則七夕之燕獨不可稱蘭耶若改蘭為蘭殊無意味王君彩筆當不其然一時座客復為改容

史文矛盾

北隋史高頰傳載陳平晉主欲納陳主寵姬張麗華頰曰武王滅殷戮妲己今平陳國不宜取麗華乃命斬之王甚不悅乃南陳史中張貴妃傳復云隋軍剋臺城貴妃與後妃俱入并隋軍出之晉王廣命斬之于青溪中一事而兩見出于一人何其前後不倫矛盾若此甚也

戲瑕

卷二

三

趙飛燕別傳

說郭有趙飛燕別傳其文遠遜伶玄走瑞以為六朝人作竊謂不然即蘭湯灑灑儀坐其中若三尺寒泉浸明玉一篇之中獨此三語為俊元瑞所極賞者稱其敘事如畫出伶玄右不知此語盖有所承接麗情集載陳鴻秀才長恨歌傳云詔浴華池清瀾三尺中洗明玉蓮開水上鸞舞鑑中

然則唐人已先述之矣比于玄傳廣體發占燈燭七字迺麗古徒相去奚啻天淵

劉季

近見史詮一種乃新都某君子譏論馬遷是漢代人不宜直呼高祖劉季殆不然史記乃太史公撰著列代之史自三皇五帝以訖于漢非漢史也安得不數稱劉季且當其為亭長時往賀呂公給為謁曰賀錢

戲瑕

卷二

三

萬實不持一錢蕭何曰劉季國多火言成事呂公亦遂呼季曰無如季相願季自愛呂媪亦怒呂公曰何自妄許與劉季蓋古人相與語多稱字漢惠諱盈字滿顏師古注曰臣下以滿字代盈者則知帝諱盈也他皆類此又高帝諱邦字季邦之字曰國顏師古注曰邦之字曰國者臣下所避以相代也然則名可諱字固可稱何害

戲瑕第三

醫錢希言撰

新野馬之駿技

桃符

周人木德以桃為更言氣相更也漢兼用之遂立桃梗於門戶畫鬻畢葦莖其上應劭風俗通曰梗者更也歲終更始受介社也黃帝書稱上古之時兄弟二人曰荼與鬱住度朔山上桃樹下簡百鬼或又云黃

戲瑕

卷三

帝治而象之則又非始於周而桃印桃弧桃楮桃杖之製繇是紛紛起矣桃印本漢制所以輔卯金至魏除之後世則用桃符于門其猶行古之道與按荆楚歲時記正月一日造桃板着戶謂之仙木注桃者五行之精厭伏邪氣制百鬼也又曰帖畫雞于戶上懸葦索插桃符其傍百鬼畏之括地圖曰桃都山有大桃樹盤屈三千里上

有金雞日照則鳴下有二神一名鬱一名

壘并執葦索以伺不祥之鬼得則殺之

說與應劭相符獨二神名稍異耳據此則

桃板桃符各有分別焉古之桃符必是書

成或用絹素象形而製如今午日造辟兵

符之類既云插其傍必非木板而今世造

桃板着戶第可言桃板可稱仙木已耳以

為桃符名雖韻而實則舛矣按朝野僉載

戲瑕

卷三

二

云唐明崇儼有術法文宗試之為地窖遣伎奏樂引儼至謂曰此地常聞管絃是何祥也卿能止之乎儼曰諾遂書二桃符于其上釘之其聲寂然信如斯言則桃符是用筆書成以為厭勝之術非板於門者也摠把新桃換舊符乃宋人詩何足馮據然今世不用桃木作板而以凡木塗之繪盤桃花實於其上其善沿楚漢之遺意乎



張公喫酒李公醉

唐武后時有張公喫酒李公醉之謠張公謂易之昌宗兄弟也李公謂中宗也此即薛王沈醉詩王醒之意一日士人有犯夜而非其罪者舉此為辭官遂命賦其事士人援筆立構數言主者笑而釋之此語流傳至宋則宗門老宿無不拈出來作對答人底話頭味之却真有不可思議道理在

戲取

卷三

三

其時又有張公帽兒李公戴至今相傳又有張三有錢不會使李四會使却無錢之諺疑亦是此意耳後世行市語有張三李四皆非漫然無本曾酒薄邯鄲圍罪生甲既歸乙事機莫測曷足怪乎諸老先生乃謂皆是亂說然則聖人何以擇言於芻蕘

破瓜

碧玉破瓜時郎為情顛倒芙蓉凌霜榮秋

容故尚好碧玉破瓜時郎為情顛倒感郎不羞郎回身就郎抱此古碧玉歌宋汝南王寵愛其妾碧玉而作是歌也窈窕上頭歡那得及破瓜但看脫葉蓮何如芙蓉花此古歡好曲也與子夜歡聞讀曲華山畿諸歌同意正以破瓜喻女子破身古人託物比興若芙蓉荳蔻之屬無之非是許氏說文訓辨字為瓜中實斯可以反其隅矣

戲取

卷三

四

宋楊文公誤解呂純陽功成當在破瓜年謂俗以破瓜為二八而凌氏核劄亦執是說遂云破瓜即二八非女子破身也何本於碧玉歌歡好曲二辭求其義乎洞賓談閉房之術大畧謂仙家采藥須明鼎候不欠其候成功無難破瓜年者即仙經所云海水潮生山頭月白之義其術要取二八生門實非指破瓜為二八也核劄又謂填

詞者云未破瓜剛二八為悖語亦似未然  
王實父北西廡香美娘分破了花木瓜深  
得六朝樂府意豈亦悖耶金元人製曲自  
是立言而不知者以為填詞也

### 楊妃竊笛詩

楊妃以竊吹寧王紫玉笛忤旨放出後復  
使高力士就召以歸故詩人張祐詩曰梨  
花靜院無人見閒把寧王玉笛吹此載大

戲報

卷三

五

真外傳有據而容齋續筆則云金輿遠駛  
無人見偷把邠王小管吹萬首唐人絕句  
洪所緝而進呈者其所載張祐詩以邠王  
小管為題考之唐書寧王未嘗封于邠故  
寄託之辭如王維賦餅師而題稱息夫人  
之屬是耳不然何為使李公戴公幘耶  
抑或以承寧嗣邠故遂舉竊笛事附會之  
殆不可曉

按承寧是章懷太子孫邠王守禮子天寶初嗣封非寧哥也

### 客星

凌氏核劄稱客星有三一曰老子星二曰  
國皇星三曰溫星謂老子乃古之有壽德  
之人非李耳之老子也國皇乃國星不知  
為何國人溫星性溫乃古之有操行者然  
則三星皆吉曜耶以余所考似未然客星  
者周伯老子王蓬絮國皇溫星凡五星皆  
客星也周伯大而色黃煌煌然見則其國

戲報

卷三

本

兵起若有喪天下飢眾庶流亡去其鄉老  
子明大色白淳淳然所出之國為飢為凶  
為善為惡為喜為怒出見則兵火起入  
有憂王者以赦除咎則菑消王蓬絮狀如  
粉絮拂拂然見則其國兵起若有喪白衣  
之會其邦飢亡又曰王蓬絮星色青而熒  
熒然所見之國風雨不如節隳旱物不生  
五穀不成登蝗蟲多國皇星出而大其色

黃白望之有芒角見則兵起國多變若有水飢人主惡之衆庶多疾温星色白而大狀如風動搖常出四隅出東南天下有兵將軍出于野出東北當有千里暴兵出西北亦如之出西南其國兵喪並起若有大水人飢又曰温星出東南為大將軍服屈不能發者出於東北暴骸三千里出西亦然蓋此五星者行諸列舍十二國分野各

戲瑕

卷三

在其所臨之邦所守之宿以占吉凶又星大事大星小事小星色黃得地色白有喪色青有憂色黑有死色赤有兵各以五星占之大都此五星皆雜妖所出形狀不同為殃則一其出不過一年若三年國必有大菑京房臨刑謂人曰吾死之後客星當入天井又華陽國志載蜀中傳相告曰井中有人學士靳普言客星入東井益州之

分憂刺客入耳據此二說則望而知其非瑞星明矣太公陰謀亦曰六庚為白獸在上為客星在下為害氣斯可証也初成少年博洽或其家多異林別有所攷而為是說耳

夢中李白詩

黃庭堅太史在蜀時泊舟江上夜夢李白謂云吾平生有蜀江竹枝詞三絕恐集中

戲瑕

卷三

本

傳寫失其真為君誦之庭堅醒而記其語一一著之于書即今相臺岳珂載入程史首卷是矣其末章有非人墮淚南人笑青壁無梯聞杜鵑二句厥後靖康之變詞人賦感懷中即承其語用之南人墮淚非人笑臣甫低頭拜杜鵑宋詩學古大都如此

神女賦

神女賦中王王二字互書蓋其夜王寢夢

與神女遇者王字乃玉字耳明日以白玉者以白王也王對應作玉對纔是不應王對曰之後又有一王曰也此說千古不刊余記得科斗時事嘗命善備繕寫諸賦數卷自楚訖唐合爲一帙命其名曰列繡編是時業已如此政之後見李上饒家刻出賦苑板雖不佳却合余意不知何人所校據凌初成核劄云張伯起纂文選注時已

戲瑕

卷三

九

改定矣初成又謂宋人沈存中筆談苑有此說余考筆談未之有也然核劄既已詳哉其辨之矣不知古玉字元無一點後隸書始加點以別帝王字耳玉字象形本從王省文徐氏所謂王中畫近上王三畫句也李陽冰曰三畫正均如貫玉蓋字義如此今世傳壁字碧字與璠璣環瑗之屬諸王或在上下或在半邊亦初未嘗有點可

以及矣去古既遠文字脫誤訛以傳訛往往而是在有唐諸公含毫賦詩無不含懷王而歸美于楚襄何惟乎今之讀騷選者耶想其時便已烏焉成馬矣弟閱高唐神女登徒子好色三賦莫不以楚襄爲首一則曰楚襄王與宋玉游于雲夢之臺一則曰楚襄王與宋玉游於雲夢之浦使玉賦高唐之事一則曰大夫登徒子侍於楚襄

戲瑕

卷三

十一

王而短宋玉又玉所賦高唐未有風起雨止千里而逝蓋發蒙自會注云言如風雨之疾王至廟如發其蒙自時與神會也爾下遂結以九竅通鬱精神察滯延氣益壽千萬歲注又云言今與神會九竅通暢精神得以自察故延年益壽耳然則夢與山神女遇者直謂楚襄王事可也縱本受其名政亦何害存中辨證實未及此

四皓

四皓者皆河內軹人也或在汲一曰東園公二曰角里先生三曰綺里季四曰夏黃公昔修道潔已非義不動秦始皇時見秦政虐乃退入藍田山而作歌據皇甫謐高士傳所載如此而陳留志則曰韋康字宣明襄邑人也常居園中故世謂之園公與河內軹人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為友

戲瑕

卷三

三

皆修道潔已非義不踐當秦末漢初入商洛山隱居自娛此說與高士傳相合然而獨載園公姓名字里亦不稱東園公也秦又嘗見一書載四皓姓字極詳別當再考

秦會稽刻石

余往年在山陰道上行而未及登秦望山一觀李斯石刻深以為恨越州人傳言秦望山頂僅有李斯沒字碑特一頑石耳然

則李斯所書秦會稽刻石頌始皇功德二百八十有八字皆全文無脫落人稱其字畫與嶧山碑絕類者即古刻湮滅唐亦宜在今當置之何地耶齊竟陵王子良於日登秦望山主簿范雲以山上有始皇刻人多不識乃夜取史記讀之明日登山雲讀如流子良大悅以為上賓即此碑耳自蕭齊至今閱千有餘年理難磨滅然故戲瑕

戲瑕

卷三

三

向曾見士大夫家有屏風搨本疑是唐帖非本來面目矣

瓜當

蒂瓜當也老子深根固蒂之蒂謂此而韓非子根者書之所謂柢也柢也者木之所以建生也深其根固其柢長生久視之道也則直言木根耳或云華葉之根曰蒂木之根曰柢通作氏蓋二字稍有分別

牽牛織女

長恨傳載唐玄宗天寶十年侍釐避暑囉山宮秋七月牽牛織女相見之夕秦人風俗夜張錦繡陳飲食樹花燔香于庭號為乞巧宮掖間尤尚之時夜始半休侍衛於翠西廂楊妃獨侍上上憑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願世世為夫婦言畢各嗚咽桂苑叢談載唐肅宗時鄭侃之女

戲瑕

卷三

三

年十六名采娘七夕夜陳香筵祈求織女是夕夢雲輿雨蓋蔽空駐車命采娘曰吾織女也祈何福曰願巧巧耳乃遺一金鍼長寸餘綴于紙上置囊帶中令三日勿語汝當奇巧據此則世傳牽牛織女七月七日相見之說果非誣邪至道書謂牽牛娶織女負天帝備禮錢二萬久而不還被驅在營室東方朔內傳則載太白星竊織女

侍兒梁玉清逃衛城小仙洞四十六日不出天帝怒命五岳搜捕太白歸位至清

于北斗下常春有子名子休配與河伯乘行雨此二說雖出荒唐而存之載藉可資盟噓矣後又閱一小說稱士人蕭昉夢入藥珠殿與一女成婚乃舊曾見諸葛氏也交拜成禮旁有仙女梁玉清唱云華陽玉女聖世才郎若然則梁玉清之名太上

戲瑕

卷三

四

信有之乎夫織女且被驅矣侍兒謫春豈應復住藥珠殿上耶宋廢帝嘗令楊玉太伺織女渡河曰見當報我不見將殺汝此事尤足解頤按爾雅云河鼓謂之牽牛書歌云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為吳音訛而然耳今吾鄉婁昆之間有黃姑織女渡是也余閱天文井宮七宿圖併按其歌云牛上直建三河鼓鼓上三星彌

織女左旗右旗各九星河鼓兩畔左邊明  
輦道漸臺在何許欲得見時近織女蓋織  
女之下有漸臺輦道左旗右旗四星分隔  
其下纔是河鼓則荊州呼牽牛為河鼓之  
說不為無據矣而星經却載織女三星牽  
牛六星而外別有河鼓三星在牽牛北主  
軍鼓蓋天子三將軍也是指女牛之牛為  
牽牛豈其然乎按圖則河鼓之下又有天

戲瑕

卷三

五

桴一星天桴之下乃是牛宿與女宿尚隔  
羅堰一星耳豈可據以為牽牛也又考諸  
緯書云牽牛神名畧一名天關織女神名  
收陰牽牛星主關梁織女星主瓜果絲帛  
收藏珍寶其說甚多後人乃稱牽牛為天  
孫呼織女為北斗佳人

青島

青島故事甚多其見於山海經者有九一

曰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主為西王母取食者別自栖息  
吁也此一曰龜山南有三青鳥為西王母取食一曰  
女祭女戚在奇肱一臂之北居兩水間青  
鳥所集一曰王母之山有沃之國是謂沃  
之野有三青鳥一名大鷲一名少鷲音  
名青鳥皆西王母所使一曰玄丹之山爰有青鳥  
一曰附禺之山爰有青鳥一曰平丘在三  
桑東爰有遺玉青鳥一曰中容之國東北

戲瑕

卷三

五

海外有三青鳥一曰互人之國有青鳥身  
黃赤足六首名曰觸鳥音其見于竹書紀  
年者則曰十七年穆王西征昆侖命丘見西  
王母其年西王母來朝賓于昭宮沈約附  
注云王西征于青島所解三危山其見飛  
王褒雲陽記者則云鈎弋夫人從至甘泉  
而卒尸香聞十餘里葵雲陽武帝思之起  
通靈臺于甘泉宮有一青鳥集臺上往來

至宣帝時乃一至其見於葛洪神仙傳者  
東陵聖母從獄窗中飛去衆望見之轉高  
入雲中留所着履一綱在窗下自此升天  
遠近立廟祠之民所奉事禱祈立效常有  
一青鳥在祭所人有失物者乞問所在青  
鳥即集盜物人之房上其見于十二真君  
傳者吳猛有道術忽一日狂風暴起猛乃  
書符擲于屋上有一青鳥啣符而去須臾

戲瑕

卷三

七

風定人或問之答曰南湖有遭此風者其  
中二道人呼天求拯故以此拯焉後人訪  
尋果如所述其見于埔城集仙錄者後魏  
姑入道居衡山年八十餘容色甚少於魏  
夫人仙壇精修香火數年後有一青鳥形  
如鳩鴿紅頂長尾飛來所居自語云我南  
嶽夫人使也以姑修道精苦獨栖窮林命  
我爲伴每有人游山必青鳥先言其姓字

又一日青鳥飛來曰今夕有暴客無害勿  
以爲怖也其夕果有十餘僧來毀魏夫人  
仙壇歲餘青鳥語姑遷居日所因徙居湖  
南島亦隨之而往其見于博異志者唐貞  
元中秀才白幽求從新羅王子過海於大  
湖公島夜遭風飄至一處山高萬仞巖  
半腹有城壁臺閣門宇甚壯麗維舟而昇  
到城一二里皆龍虎列坐于道兩邊諸龍

戲瑕

卷三

七

虎時時目幽求盤旋次門中數十人出龍  
虎奔走人皆乘之下山幽求亦隨之維舟  
處諸騎龍虎人皆履海面而行須臾沒飛  
遠碧中忽見從西旗節隊伍近千人鸞雀  
青鳥飛引于路有乘朱鬣馬人衣紫雲  
月衣上張翠蓋如風而至夫此一青鳥也  
而注記之雜然不同若此後人遂訛漢宮  
七夕事爲青鳥傳書夷考群籍所載青鳥



凡十有五初未嘗言傳書也漢宮傳王母  
使命者乃墉城玉女姓王名赤登是西王  
母紫蘭宮使者着青衣美麗非常實一女  
子耳安得謂之鳥哉按少昊摯以鳥紀官  
故青鳥氏司啟然則邃古時已有此鳥非  
出不經而唐人本王母駕玄鸞之說因賦  
青鸞飛出建章宮填詞家遂以青鸞對黃  
犬從此河漢無極矣又杜甫玄都觀壇歌

戲取

卷三

九

云子規夜啼山竹裂王母晝下雲旗翻王  
母即漢宮所降西王母也乃宋人張邦基  
著墨莊漫錄直以王母為鳥名作子規對  
解老生不窮義理惟事穿鑿千載而下使  
人掩口胡盧世傳鸞為青鳥以立春日  
始鳴故少昊以之司啟也

遺忘二事相類

唐三原縣令閻玄一為人多忘曾有人傳  
其兄書者止于階下俄而里胥白錄人到

一索杖遂鞭送書人數下其人不知所以  
訊之一曰吾大錯顧直典向宅取棊酒煖  
瘡良久典持酒至一既忘其取酒復忘其  
被杖者因賜直與飲出朝野  
僉載唐青州臨朐  
丞張藏川嘗召一木匠十召不至藏用  
怒使擒之匠既到適會鄰縣令使人送書  
遺藏用用方怒解木匠又走讀書畢便令  
刺送書者答之至十送書人謝杖請曰某

戲取

卷三

三

為明府送書縱書人之意惟明府使者備  
罪藏用乃知其誤謝曰適怒匠人不意  
答君耳命里正取酒一器以飲送書人爾  
別更視事忽見里正指酒問曰此中何  
里正曰酒藏用曰何妨飲之里正拜而  
之藏用遂入戶送書者竟不得酒扶杖  
歸山紀右此二事見于二書一時相類豈  
其偶合若此非傳聞之誤必稟空之說矣

唐人小說往往而然無足怪者

凡鳥

禽經云羽蟲三百六十鳳為之長故以鳥  
从凡凡摠也魏人題門義蓋出此然古  
朋字即翮字象形耳以鳳能鳩類飛則  
鳥相隨萬數故曰朋黨又古以風字當鳳  
字亦當鵬字而淮南子九嬰大風楊用修  
鈞玄云大風即大鵬也據錢功父云前科  
戲報

戲報

卷三

三

禮闈中程策內有兩月為朋之語館中諸  
公所撰余實未之見云

舫

兩舟相竝曰舫故其字从方舟今官舟  
相竝而行者而西湖游船一載優伶簫  
一載酒筵真可稱畫舫矣唐人陶岷彭澤  
之後日製三舟一自乘一載客一載酒饌  
又幽冥錄載京口徐郎常于江邊拾流柴

忽見江中連船蓋川而來逕迴入浦對徐

而泊遣使往云天女合當為徐郎妻徐隱  
藏屋角母兄妹勸勵強出未至舫先令于  
別室為徐郎浴水芬香非世常有贈以纈  
絳之衣又異苑載劉穆之嘗渡揚子江宿  
夢合兩船為舫上施華蓋儀飾甚盛以升  
天後官至僕射丹陽尹又南北史中稱舫  
甚繁陳朝度支尚書孫瑒出鎮郢州為合

戲報

卷三

三

十餘船為大舫於中立亭池植荷菱每  
辰美景賓僚並集泛長江而置酒亦一時  
之勝賞焉據此則連船之為舫歷歷可  
今人一概溷殺凡船皆稱舫豈析製字  
初義哉

拱揖有辨

今人以拱為揖首與掌皆在地殊不辨  
世廟中有御史陳君名九德按江南見將

官下階俯身作拱若膝行而退狀歎曰禮  
貴適中是揖也非拱也無乃太過乎於是  
下令于鈐下拱與揖當有辨據此則縣文  
苛節自昔已然今特未之有改耳

甬路

疑耀以輦路為閣道是矣而指甬路為飛  
閣之複道似非按今之甬路疑即古之馳  
道也官署墀中亦云然者謂其甃形隱起

戲瑕

卷三

三

象涌出之義耳漢書應劭注曰馳道若今  
之中道賈山曰秦為馳道東窮燕齊南極  
吳楚道廣五十步五丈而樹厚築其外隱  
以金椎

杜陽學拾遺

唐人武功蘇鄂所著杜陽雜俎裴麗可喜  
全學王子年拾遺可謂衣冠之孟而女定  
九流緒論中博物杜陽之祖也似夫鑿哉

尚左右

右貴左賤法地道也故右司馬丞相尊於  
左先軫曰軍事勝為右藺相如位廉頗右  
至近代無不尚左矣或謂尚左之說因循  
至我朝始定余嘗讀白氏長慶集云魏  
晉以還右卑于左即此可証尊左卑右之  
禮豈自明始哉今獨文字稱謂之間猶以  
陞擢為右轉降謫為左遷而主人肅客從

戲瑕

卷三

三

西階而上北人揖客于右謂之非禮如此  
之類尚不失先民遺意乎

不律

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拂秦謂之  
筆相沿久矣唐人又稱銀不律本此今玉  
子科浙江鄉書序中有提不聿入貢士籍  
之語余訊之左丞豈筆誤耶左丞曰原本  
如是不可改也中間至以理學為宋諱而

稱宋尚佛本朝尚紫陽宋何嘗尚佛即我朝之尚紫陽不過沿宋氏之末流耳余之大夫褒衣緩帶禹步堯趨斯其人竝操戈考亭之門者夫安得謂之尚乎錄序不知何物老生捉刀乃木天貴人曾不加點檢依樣圖之邢子才云誤書思之亦是一適信名言哉

綠腰舞

戲瑕

卷三

三

綠腰唐曲名盧金蘭善為綠腰玉樹之舞建中中康崑崙琵琶稱第一手登樓彈一曲新翻羽調錄要即綠腰是也白樂天楊柳枝詞則曰六么後王建宮詞亦因其錄按宋人青箱雜記載曲有錄要者錄霓裳羽衣之要也其拍即唐書吐蕃傳所謂涼州胡中謂錄要雜曲而今世語訛之為綠腰耳

君公

君者諸侯之稱公者大夫之稱漢以前君尊于公故孟嘗稱父為君秦漢之間對號皆稱君凡漢碑所載亦皆稱君而不稱公夫君者尊異之辭歟漢王罵項羽為公顏師古注云輕賤之也可証至漢末蔡邕撰楊太尉碑銘桓麟撰劉太尉碑銘始稱公焉孔融深敬鄭玄告高密縣曰鄭君好學

戲瑕

卷三

三

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講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有東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據此則稱公昉自漢末無疑繇此公尊于君三國六朝三唐以後無不稱公至南史臣下皆呼帝為公矣獨唐顏真卿撰其父廟碑稱唐故通議大

夫行薛王友柱國贈秘書少監國子祭酒太子少保顏君廟碑銘而中間有君之際祖君之祖君之父紛紛盛美舉集于君諸語差不失古稱先君之遺意乎今人則以君稱加于同類公稱加于下僚殊亡差等

五大夫松

五大夫秦官名第九爵也漢書郊祀亦云爵九級為五大夫顏師古注曰大夫之尊

戲瑕

卷三

三

也秦始皇登泰山遇風雨避于松下遂封為五大夫今秦松在黃現嶺者雖非秦時故物然即所謂封五大夫者矣按史記但云封其樹為五大夫應劭漢官儀亦第稱仰視岩石松樹鬱鬱蒼蒼若在雲中而已未聞有五株之說今之訛為五株其說皆起于唐此理之不敢強解者陸贄作禁中卷松詩云不羨五株封李白送人游桃源

詩敘云登封太山五松受職李商隱五松驛詩云獨下長亭念過秦五松不見見與新而獨異志則稱泰山有五松樹蔭翳數畝乃封為五大夫又聞松上作人言左右亦謂其說不知何據然初學記出集賢院學士徐堅等所撰而禮部封禪第八敘事

戲瑕

卷三

三

中載始皇上泰山中坂遇風雨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為五大夫注云五松樹據此諸說則傳訛非始于今日明矣又按秦松考云五松只存其一亦後人續植者老榦拳曲擁腫宛若蒼龍勢欲飛騰及閱王弼州游太山記則云黃現有松五即所謂五大夫以厄于石不能茂而稍具虬虺狀當是二三百餘年物其說與秦松考截然不同制草用琵琶記

范叅議允臨言 世廟時某老先生代草

某官妻孺人綸誥直用蔡中郎琵琶記語  
儀容俊雅德性幽閒八字舉朝無不掩口  
笑之據云徐宗伯識餘錄中已載其事矣

### 蘇意

華亭宋孝廉懋澄言其同鄉許公樂善先  
年爲西臺御史時方掌河南印有新選駙  
馬請臺考論一篇此命題於外隔三日送  
進蓋 國家虛設故事也許遂于其論義

戲瑕

卷三

五

後批大有蘇意四字蓋稱其文氣得三蘇  
意味耳此批亦元無緊要不虞一時爲長  
班傳出傳者聽者竝誤作蘇州之蘇解至  
是臺省卿寺及館中諸公無不交口稱蘇  
意沿爲常談後至聞于禁掖 至尊亦言  
蘇意六宮之中無不蘇意矣蘇意者言吳  
俗脫略不拘也今賓主分東西坐又謂之  
蘇坐遠近傳訛悉備于此伏獵弄麀何代

無之可供團扇掩口

### 同功絲

古樂府有絲用同功絲今吳興養蠶家以  
兩蠶共作繭者謂之同功絲價倍于常其  
絲以三繭抽者爲合羅絲歲以充造 御  
服山龍華蟲粉米藻火竝出于此士庶家  
不得濫而用也閩人謝肇淛著西吳枝乘  
載及之據此則鄉貢八蠶之繭當時定以  
八蠶共作一繭後世所無而解者誤爲一  
歲之中蠶得八收豈同功之義哉

戲瑕

卷三

五

### 瓔珞

人馬之頸飾竝曰瓔珞而唐玄宗合宮妓  
佩七寶瓔珞舞霓裳羽衣曲釋典亦多稱  
此二字則西域志中所謂落以隋珠和璧  
者歟此落字又與莊子落馬首之落義同  
矣然有樹名瓔珞者形體皆檜其條弱倒

垂如盤纓隨風旖旎俗呼曰纓絡相添是  
恐非

善財參觀音

補陀落伽山一名梅岑云即梅子真煉藥  
處佛經言東大洋海西紫竹林相傳謂善  
財第二十八參觀自在菩薩圍繞說法蓋  
此地也華言小白華山以故祝釐士女歸  
海而來者肩駢趾錯歲不絕云考之華嚴

戲瑕

卷三

三

本經善財所接大善知識凡五十三頁補  
陀觀世音特其一參耳後人以五十三參  
俱附會入觀世音案中不知何說而案  
龍眠有畫善財童子參觀世音大士三  
二變石作六七歲小兒狀幀各綴  
濟何

賈籍

昔人著履集在附會古人之名然其名

雖假託乎其書不得謂之偽也今人則謂  
其所著之書為射利計而所假託者不過  
取悅里耳足矣夫賈至今人而淺陋則已  
極也琅環記傳是余邑桑民惲悅所藏祝  
希哲允明竊之第無核據攷之二公集中  
初未嘗用琅環語後此而作者有緝柳編  
女紅餘志諸書五六種並是賈籍不知何  
人締構顧多俊事致談書類勝國要或近

戲瑕

卷三

三

時好事者為之耳比來盛行溫陵李贄書  
則有梁溪人葉陽開名書者刻畫摹倣  
第勒成託于溫陵之名以行往袁小  
郎嘗為余稱李氏藏書焚書初潭集  
非西廂四部即中郎所見者亦止此而  
數年前溫陵事敗當路命毀其籍吳中  
藏書板並廢近年始復大行於是有李宏  
父批點水滸傳三國志西游記紅拂明珠

玉合數種傳奇及皇明英烈傳並出葉筆  
何闢于李頃又有贗表中郎書以趨時好  
如狂言杭人金生誤而一時貴耳賤目之  
徒無復辨其是非相率傾重貲以購秘諸  
帳中等爲楚辭良可嗤我晝落魄不歸人  
也家故貧素嗜酒時從人貸飲醒即著書  
輒爲人持金鬻去不責其值即所著舊齋  
漫錄者也近又輯黑旋風集行于世以譏

戲瑕

卷三

三

刺進賢斯真滑稽之雄已昔嘗于太原齋  
頭見雲間刻顧氏詩史閱之乃中翰正誼  
名也余與王先生相顧驚歎王先生曰孟  
嘗君能得上此豈虎頭公所能辦哉後余  
過雲間乃知華亭有詞人唐汝詢仲言者  
日雙瞽著成是書顧氏以三十金詭得之  
嗟乎唐生之文誠賤何至此甚也千古不  
白之冤矣與世子雲者起故當有定論耳

管仙客嘗見唐人譔春秋調人一書蓋調  
和膏盲廢疾墨守三家而成文者其書雖  
亡豈遂無其目耶戰國策十卷約從五之  
連衡五之鮑彪舊注劉向定本然非龍門  
所采書也蓋必有古本是何從見哉坊刻  
大唐西域記後乃雜三王太監下西洋事  
令玄奘絕倒地下矣近吳中官刻幾汗牛  
爛用貴人千金以馮觀察諸公言之並是

戲瑕

卷三

三

偽託者余欲起而糾繆聞者不腊其舌乎  
隨清娛墓碑可疑

清娛姓隨氏平原人漢太史令司馬遷侍  
姬也年十七歸遷遷凡游名山必以清娛  
自隨後隨至華陰之同州而遷召入京師  
留清娛于同已而遷陷極刑發憤著書未  
幾病卒于京清娛聞之遂悲憤而死州人  
葬之于某亭子下忘其名厥後唐褚遂良



刺同州清娛乃感夢于遂良具言始卒云上帝憫其年壽未盡以死因命為此州之神廟食一方然圖籍未載世人莫有知者以公為一代文人求志其墓光揚幽懿遂良欣然命筆其銘皆四字不過數句而已按碑文如此近新安下雲鵬得此碑乞范參議允臨撰跋參議出以示余歎見所未見也第余竊有疑焉司馬子長二十而南

戲報

卷三

三五

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北游汶泗講業齊魯之都後歸自東楚始入仕為郎中已又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取作昆明還報命而太史公留滯周南發憤且卒卒三歲而子長為太史令紬史記編室金匱之書十年而遭李陵之禍幽繫縲綆既被刑之後復為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任安與書責以書

及班固漢書列傳具載相同竊謂子長游覽山川在弱冠之年席猶未煖豈便有侍姬相隨夫伶玄撰趙飛燕外傳其自敘全以與道德立案中稱道德沾袖顧眎燭影以手拂髻悽然泣下一段情語千載如畫何子長自敘中略不及清娛隻字且後來奉使西蜀遭既昭刑以迫于死不于二三十年事其能竟置清娛于同州不之顧乎

戲報

卷三

三五

當其下蠶室時清娛即宜憤死何待後來令人甚疑此碑文不知金石錄諸書曾略載其事及遂良文否不應以龍門金簡姬之芳名既磨滅于千百年前待褚學士而銘其幽矣彼貞觀文人謂宜同轂而詠歌其事何以復埋沒于千百年後即褚公翰墨膾炙士林豈其至于今日始流傳人間吾將起漢唐諸公于九京而問之矣

山人高士

夫所謂山人高士者必餐芝茹薇盟鷗狎鹿之儔而後可以稱其名耳今也一概濶稱出于何典詞客稱山人文士稱山人徵君通儒稱山人喜游子弟亦稱山人說客辯卿謀臣策士亦稱山人地形日者醫相訟師亦稱山人甚者公卿大夫棄其封爵而署山人為別號其義云何今婁江諸士

戲瑕

卷三

三

子為人題扇往往自署曰山人其尤可絕倒此則舟州公作法于涼後來轉相傾慕唐開元初有薦山人于朝者并獻其文卷案玢判之曰觀其良宰論頗涉佞諛山人當極言讜議豈宜偷合苟容不許奏此真秉古快事矣吳中張伯起著山人歌猶龍象鉸山人挂枝兒欽愚公序葛太學詩直詆山人為大盜為乞兒近有以口舌賈既者

至使縣大夫署假山人于械上又傳之爰

書中污莫大焉如此而山人之名尚可居耶然南朝戴顓高卧牖下以山人之服加其身孔珪謂衡陽王曰殿下處朱門游紫閣誰得與山人交耶要亦在彼兩君子稱之始無媿色夫唐以少室山人為左拾遺如李渤盧鴻壹輩豈多見哉若盧藏用終南捷徑便已取譏于當世矣我明初猶

戲瑕

卷三

三

有以纁屨起家者世廟而後蒲輪鶴謫杳然亾聞何為無其實而掩其名耶至于高士之署尤為不倫歷觀史籍傳隱逸傳文苑傳儒林初未嘗無分別何為訛謬之相承至于此晉皇甫謐譏高士傳九千餘人夷齊兩龔皆不錄今之高士如林談何容易凡在吾黨得不立明耻之乎夷考古人亦謙讓其名晉孟少孤嘗曰億兆之人

無官者十居其九豈皆高士哉我疾病不堪恭命非敢爲高也南宋江湛舉玉微爲吏部郎微與從弟僧綽書曰江不過彊啖拂吾云是巖穴人巖穴人情所高吾得當此則雞鶩變作鳳皇何爲于飾廉隅秩秩見于面目所惜者大耳夫奇士必龍麝深藏與蛙蝦爲伍於勲其猶難之林宗董不足識也如此韵味今人所無按晉紀武帝

戰取

卷三

七

以處士爲恢爲散騎侍郎張華曰臣請觀之若不見臣上也見而有傲世之榮次也敬而爲賓主者固俗士也及華至恢待之恭于是時人少之唐杜牧有送薛處士序云處士之名何哉潛山隱市皆處士也蓋有大智不得大用故羞耻不出寧反與市人木石伍也非大君子其孰當之據此則今之世即處士之名已不足以當之矣

玉唾壺自叙

王子為齊都率五刑讀書於齊寄相於閣書之朽墻  
飲之唾壺滿而冊脫因以名焉客有問於王子曰子  
之王唾壺吾盡觀之矣其言襍而寡要其事槩而不  
倫指見由說小智慧辨厥六籍而陳腐指前人之瑕  
額子為玉唾壺邪吾恐夫將子面之唾不得乾矣王  
子曰吾武公之謂我也夫狂簡不棄糠粃可食邈矣  
春秋歟此小補焉以為尋丈之木不若寸蘭之動嗅  
純綿之布不如甄錦之耀視故為之耳杭州王一槐

玉唾壺目錄

卷上

秦漢用夏正

後唐始稅耗

伯夷伊尹原毀

武王謚文王

子瞻號老泉

朋友服考

西王母考

相君考

馬明王考

春秋訛字

周易訛字

論語錯簡

午文考異

蘭亭考異

曹娥碑八字辨

養生論二句解

漢宋三物徵

落霞孤鶩釋

水落石出釋

卷下

伊尹六就湯

東坡三遊赤壁

四公孫弘

兩辨才

賈誼一太息

淵明五子不同母

李白二女不選婿

淮西碑事考

太湖名考

論孟爾雅

雜氏族記

韓文正誤

蘇文正誤 雜文附

詩家說

詞家說

畫家說

儒家說

書學家說

醫家說

玉唾壺上

臨淄令王一槐

秦漢用夏正

史記年表秦不置閏為後九月蓋以十月為正朔故於當閏之歲率歸餘於終而為後九月漢襲之不改自高帝至文帝皆書後九月是秦漢皆以建亥之月為正朔而以建寅之月為正月也若改建亥之月為正月則前不且遽接後九月紀年亦自十月而起以至於正月是十月未嘗改為正月也但太初九年始改歲正自月而起正朔曆數合而為一又月令章句孟春以立春為節驚蟄為中又自危十度至壁八度謂之豕常之次立春驚蟄居之是漢以前曆法皆以立春為正月節驚蟄為中若以十月為正月則皆方孟冬豈宜立春驚蟄也哉秦漢用夏正未嘗改月無疑 本朝周祭酒極論辨不恰此可憾也

後唐始稅耗

三代以來什一而稅更不聞有加耗租稅有加耗不知始於何者後唐明宗嘗入倉觀受納主吏惧責其

多取固為輕量明宗曰倉庫宿藏動經類歲若取之如此後黨無折缺乎吏因曰自來主藏者所以破家竭產以償欠正為是耳明宗惻然乃詔自今石取二升為雀鼠耗糧有加耗實於此後世官貪而吏奸其害不可言矣

伯夷伊尹原毀

伊尹負鼎俎以滋味說湯當昔已有之不待戰國列仙傳湯問務光曰伊尹何如白強力忍詬吾不知其甚矣伊尹其強功也滋味說是其忍詬也然列仙傳稱劉向撰而文章不似西漢人亦不足信又曰湯既克桀以天下讓於允谷辭曰廢上非義也殺人非仁也子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後人撰為扣馬之諫疑本諸此此語可作伯夷伊尹之原毀也

武王謚文王

唐梁肅歐陽公游定夫皆有文王未嘗稱王之說不過以論語孟子恭誓武成之文為證而無武王追王之實語余讀伯夷傳始得之其曰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曰文王東伐紂其言號者追謚之變文耳文王

為武王所謚無疑司馬遷於刑罰志不言張湯變法之由却於貨殖傳見之於周紀不言謚文王却於伯夷傳言之其書類此

子瞻號老泉

老蘇號老泉子瞻號東坡而葉石林燕語云蘇子瞻謫黃州號東居士東坡其所居之池也晚晚又號老泉山人眉山先塋有老翁泉故云東坡又有老泉山松印梅聖俞集有題老人泉寄蘇明允詩只言老泉蘇子不言其為號歐陽公作蘇墓志但言人號老蘇而不及其所自號則泉乃東坡晚年號耳豈涉一老子而後人遂其父邪葉蘇同特燕語當不謬也

朋友服考

朋友無制服孔叢子曰昔魏叔閑天太顛散宜生南宮适五臣同祭比德贊文武及魏叔死四人為朋友之服然不知朋友何服風俗通大將軍掾燉煌皇度為師太常張文明制杖仲尼殯門人制為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七十子喪亦不聞互為何服儀禮喪服有曰朋友麻此即朋友之服也為不特縗素而已

亦無有冠武祛柎之制唐崔融與杜審言友善融死  
審言為服總管王魯齋為何北山服深衣加經帶蓋  
朋友顧義之輕重無常制也而儀禮之一言隨下上  
矣

西王母考

世傳西王母之事蓋不足信汲冢周書穆王乘八駿  
西巡狩宴於瑤池而捧王母之觴漢武外傳亦以七  
夕會於井泉王母捧仙而降祖此二說相傳至今不  
知汲冢出於晉太康中皆荒唐誇誕不近人情之言  
蓋偽書也而武帝又好神仙之事故傳會其說按爾  
雅籒竹北戶西王母曰下謂之四荒則王母乃西方  
荒裔之國猶國名女真宛王母寡之類其實無此婦  
人也即有之亦女主耳猶今之土官穆王漢武之事  
所必無者又山海經西王母梯几而戴勝杖其南有  
三青鳥為西王母取食又有三足鳥主給使在崑崙  
墟荒裔之國與鳥獸同居恐或有是然無仙桃瑤觴  
涇州回山有王母宮宋學士陶穀撰記不為辨而反  
敬躋之祀典可謂不智矣

湘君考

湘君之為舜妃不知其所本始昔秦始皇浮江至湘  
山祠遇大風博士曰湘君何神對曰聞之堯女舜妻  
而葬此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不言為  
之何帝之女皆傳疑也郭璞傳乃謂為天帝之女若  
舜妃則不當降小水為其夫人璞又以湘君為水神  
而二妃不當為其夫人然又以為天帝之女妾矣離  
騷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之解與璞合劉  
向鄭玄皆以二妃為湘君是皆謬妄之傳蓋不足信  
韓退之嘗作黃陵廟碑亦未嘗辨以余論之凡此之  
疑皆於生書舜陟方乃死之文未明也故謂南巡之  
崩於蒼梧二妃從之不及溺死沅湘之間苟明之則  
相君之妾不辨自釋蔡傳未嘗退之下方之論又摹  
倣不真按韻會陟通作隄定也方墳也又漢法陵方  
中用地一頃深十二丈顏師古云古謂掘土為坑曰  
方今江漢間傭掘土猶以方論則是舜定其墳而後  
乃死而未嘗南巡也要孟子卒於鳴條之言為是夫  
舜非死於蒼梧二妃又何溺於沅湘也哉湘君之為

舜妃妾矣又嘗考之舜之子商均為封之於虞虞去  
沅湘為不遠或死而葬祠於此後訛而為湘君耳且  
諸侯之妻邦人稱之曰君夫人其湘夫人者無乃商  
均之夫人與温州有杜拾遺廟後訛而為杜十姨江  
陵有申包胥廟以伍子胥嘗封諸申遂以為伍子胥  
廟商均之為湘君其此之類與

### 馬明王考

因家祀蠶神馬明王妄誕可笑樓鑰耕織圖詩亦曰  
馬革縻王肌能神不為辱按周禮馬質掌馬禁原蠶  
蠶者龍之精與馬同氣禁原蠶恐耗馬也豈有馬革  
縻文化蠶之理哉荀子蠶賦有曰變化女神又曰身  
女好而頭馬首者與後有村學究必作女身馬首化  
為蠶神遂有捏其像而祠之者荀卿廢死於蘭陵後  
封為蘭陵王其始本之故訛而為馬明王也馬者因  
其像明王者陵王之誤耳

### 春秋訛字

春秋文公九年春毛伯來求金唐司空圖表聖著疑  
經謂不當書天王使來求金余讀春秋書並無天王

使來求金之文不知何據按此余謂春毛伯三字與  
天王三字文字相近似表聖所見者三豕之本乎

### 周易訛字

否之匪人之匪人乃三匪人指下卦三陰猶需有不  
速之客三人來指下卦三陽言三訛而為之也漸之  
進也乃漸漸進也古人有疊字其下一字皆作二更  
不重寫如秦嶧山碑御史大二亦不作夫字二訛而  
為之也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乃天地之宜與字即  
夫字革書與作与天作乙二字文相似而誤耳唐蘇  
州司戶參軍郭京著易舉正三卷容齋隨筆載其明  
白者二十處大抵以絲豕相正有闕漏處可推而知  
蓋未有此等見也

### 論語論語錯簡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  
也此當與由知德者鮮矣合為一章馬字當從注疏  
屬下句如曰何不知丘之好學也正與由字相對勉  
齋云學者一出入而不加之意正以其不能真知  
義理之坊身故耳亦是此意史記世家子路溫見之



下但有子貢色作告以一貫等事而不錄此語况性  
 見色作氣象一也賜則語以道由則少其德亦非是  
 且全篇不成文意其為錯簡無疑蓋本在不如立之  
 好學句之後今乃逸在汝以予為多學章之後本在  
 雍也南面篇之前乃逸在恭己南面章之前本在公  
 冶長第五却誤分於衛靈公第十五此簡所以錯也  
 孔子曰見善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  
 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  
 未見其人也當與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氏無德  
 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合  
 為一章不當加國亦不必加孔子曰子誠不以富亦  
 祇以異程子謂當在此章之首胡氏謂當在此句之  
 上各有牴牾蓋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顏魯閔  
 冉之徒能之矣故云見其人隱居以求志行義以達  
 道則未之見故引夷齊以當之隱于首陽山隱居求  
 志義不食周粟行義達道也言景公所以表夷齊耳  
 其斯之謂與其惟此人之謂與漢桓寬論曰古  
 之君子守道以立名修身以俟特不為窮變節不為

賤易志惟仁之康惟義之行不義而富無名而貴仁  
 者不為也故曹參閔子不以其仁易晉楚之富伯夷  
 不以其行易諸侯之位是以齊景公有馬千駟而不  
 能與之爭名此漢人以首節為魯閔二節為夷齊而  
 以景公表之矣元闕復行追封夷齊制曰逃孤竹之  
 封并首陽之餓讓壽以明長幼之序諫伐以嚴君臣  
 之分可謂行義以達道殺身以成仁者也此元人以  
 二節為夷齊而合兩章觀之矣世間達者所見畧同

千文考異

梁武帝學書命殷鍤石於二王帖中選取千文召周  
 興嗣韻之一夕而成源髮畫白其傳如此王著摹勒  
 淳化帖謂為漢帝書劉克莊亦謂千文實始於漢而  
 歐陽文忠公亦謂章帝所書前世學者多為此語不  
 特始於羲之子謂古必有此數字武帝又取二王書  
 所有者命興嗣足為千文耳此亦臆斷今以教學童  
 謬矣特多如周發殷湯有作商湯者鳴鳳在竹有作  
 在樹者此兩通桓公匡合有作輔合者此避宋諱沉  
 默寂寥有作寒寂者趙魏因橫有作魏趙者此當乙

如靡恃己長有作無恃者不知有籍甚無竟之無女  
養貞潔不知己有純扇圓潔之潔靡如字潔作烈此  
重複也至于律呂調陽則無義徽崇恒岱則失實林  
率幸即則不通蓋呂字當作舉字當作舉文訛也恒  
字當作泰寫誤也餘則成威律呂則調陽恒為北  
徽非其所宗殆辱則近耻當於林舉以幸即此不  
改非蒙正之道也昔人讀千文至心動神疲而得養  
生之法世鬼困冊于者乎

蘭亭考異

王逸少魏序今所傳者乃初書本故有塗抹之跡如  
可不哀哉作痛哉亦可悲已悲夫亦將有感於斯作  
作斯文此迹可見者如歲在癸丑實原作歲亦奮若  
僧不知老之將至實原作曾不知老之將至蓋在字  
即赤字所改故下脚長癸丑二字即奮字所改上奮  
作癸字下曰作丑字故皆體匾丑下空處則若字之  
地也爾雅歲名在丑曰赤奮若文正用此僧傍立人  
乃鈎進行裏筆勢今人脫有字必於其傍作一人其  
形如立人後人臨摹遂作僧東觀餘論又傳會為徐

僧權梁舍人得之用名字小印押縫歲久止存僧字  
此不足信因為晉史逸少傳無曾字不知正因僧字  
而誤之去也夫蘭亭代為王氏所寶至七世孫智永  
以傳弟子辨才所謂付授有緒者也安得出於梁而  
僧權為之押縫也此又可笑唐宋諸人考鑿精審辨  
不到此有遺論矣

曹娥碑八字辨

邯鄲淳撰曹娥碑成蔡邕往讀之題八字碑陰而去  
曰黃<sup>婦</sup>幼婦外孫壘白人不知識後楊修解曰絕妙好  
辨至今人莫有異者余謂妙即好意不類漢人語字  
書妙本作妙作少女者俗作伯皆精書學不宜以幼  
婦為幼字隱語楊脩以俗書解之陋矣愚意恐是唱  
字幼婦為昌口耳其曰絕唱好辨庶語不累字亦正  
楊修復起必從吾言矣或修遠就老耄耳書與好事  
者共之

養生論二句解

文選嵇叔度養生論曰頸處險而瘳處居晉而黃六  
臣註皆未詳余按二句一言蜀人一言晉人今巴蜀

婦人類多大頸俗謂之抱頸貌美者常苦此必為廣  
領藏之巴蜀謂天下最險處也食其水則生瘰此淮  
南子所謂山陰樹瘤食此水則患瘰也山西之人類  
多黃牙其人食棗所染醫說載食棗黃牙云北人出  
入必懷棗而食故多黃牙山西晉地也故有此

漢宋三物微

王莽傳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服虔曰剛卯  
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長三寸廣一寸四分或用玉或  
用金或用桃著華蒂佩之今有玉在者銘其上面曰  
正月剛卯晉灼曰剛卯長一寸廣五分四分當中央  
從穿作孔以糸絲葦其底如冠纓頭刻其上面作  
兩行書文曰正月剛卯既央靈爰四方赤青白黃四  
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庶疫剛瘴莫我敢當其  
一銘曰疾日嚴卯帝令夔化頓尔因伏化茲靈爰既  
正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剛瘴莫我敢當師古曰今往  
往有土中得玉剛卯者按大小及文服說是也余嘗  
得一玉嚴卯然按大小及文却如晉說但疾日作瘴  
曰夔化作夔龍靈爰作靈昌而字文皆有古法非今

俗書也服漢人而所說乃與物不類師古又獨取其  
說蓋師古未嘗直見而服所見者或當皆省文者耳  
不然何後漢輿服志所說却與余所得者相若邪  
武帝紀太初元年夏五月曆始以正月為歲首色上  
黃教用五張晏曰漢據土德上教五故用五謂印文  
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諸卿及宰相印文不足五  
字者以之字足之余嘗得漢印文曰假司馬印曰軍  
假司馬曰別部司馬曰部曲將印曰營江太守丞印  
乃漢官印皆太初後所置然字教不一可足之者又  
不足不必之字者又不用印字字多者又不省晏以  
五教施於印文而余所得乃不類如此豈亦未之見  
而臆說者邪 文獻通考郊社考馬端臨說其畧曰  
自秦漢以來郊禮從祀之神漸多晉太興中賀循言  
郊壇之上尊卑雜位千五百神唐圜丘位上帝配帝  
以及從祀通計七百餘座魏晉以來圜丘方澤之祀  
未嘗相溷宋承五代之弊政后土合祭於圜丘而海  
嶽鎮瀆山川邱陵墳隍原衍皆在右祀之列於是祭  
天從祀始及地祇矣中興以來國勢偏安儀注所具

神位殿上正配四位東朶殿自青帝至南嶽十三位  
西朶殿自白帝至北嶽十二位東廊自北斗至北隍  
二百卅八位西廊自帝座至哭星一百七十位又有  
衆星一百五十八位共五百七十位則比晉賀循所  
言纔三之一唐園立所祀三之二耳余得一小冊高  
四寸闊半之疊紙而盛前後斷缺在者止九拍所具  
悉郊祀品式之教蓮豆簋簠祭匱登劍爵篚姑俎各  
有教禮神十二玉咸畫小紙各隨形色剪而貼之下  
各註所祀神位其從祀總教正配五位止設四位東  
西兩朶殿二十六位東西南三廊共七百九十一位  
又有小紙貼其下云圓壇第二第三龕內壇外共八  
百一十一位於祭玉之後則云紹興初以闕祭玉但  
隨方色奠幣焉此乃宋物必郊祀特禮儀使所執者  
也位教與通考皆不同端臨宋人謂此儀註乃先公  
當昔奉常禮院所供教乃不同不知何謂當孰據邪  
余謂三物乃二朝制度所係考之史文大異如此姑  
著之以備杞宋之徵

落霞孤鶩釋

滕王閣記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鳥宿  
中傑句然未嘗知落霞乃是鳥余嘗遊於養鳥之家  
有鳥類鸚鵡而色豔如火主人曰此霞也子之先君  
謂王勃落霞與孤鶩齊飛是此鳥子聞之乃吾先子  
之言不幸幼失怙失教多矣然不知何所出

水落石出釋

前赤壁賦山高谷小水落石出為赤壁妙語今人畫  
其圖作瀑布以寫其狀殊失其旨蓋山高則月小水  
落則石出耳故趙孟頫作水洞石出亦此意

玉唾壺上

玉唾壺下

臨淄令王一槐

伊尹六就湯

孟子曰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柳子厚伊尹五就桀贊是六就湯其曰湯誠仁其功運一就湯也桀誠不仁朝吾從而暮及於天下可也於是就桀一就桀也桀果不可得反而從湯二就湯也既而又思曰尚可十一乎使斯人駭被其澤也又往就桀二就也桀桀不可而又從湯三就湯也以至於百一千一萬一三就桀四就桀五就桀也卒不可得乃相湯伐桀則六就湯也伊尹始就湯中間五就桀終乃相湯不去是就桀為五就湯為六也此伊尹出處之大節不可不知

東坡三遊赤壁

坡仙赤壁之遊者三今人但知其兩遊以有二賦也而不知其嘗與子邁一遊矣余嘗見其跋少游龍井題名記曰予謫居黃州辨才參寥道人致問且以題名相示者去中秋不十日秋潦方漲水面十里月出

房心間風露浩然所居去江無十步獨與兒子邁棹小舟至赤壁望武昌山谷喬木蒼然雲濤際天因錄以寄參寥使以示辨才有便至馬郵亦可以寄太虛也元豐三年八月六日記余考之此乃第一遊而前後賦則第二遊第三遊也二賦景亦不過衍此廣之耳此教語足以當一賦云

四公孫弘

公孫弘有四其一在齊為孟嘗君見秦昭王其一在中山為秦乘言司馬喜求相其一在越斷髮為王騎其一在漢為平津侯

兩辨才

唐僧有辨才居於越藏蘭亭序蘭翼顯而出之宋僧亦有辨才居於杭與秦觀蘇軾為世外交有米元章書二僧同名同鄉皆能詩皆有古人墨迹皆年八十餘

賈誼一太息

賈生治安策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滯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今考之具存無恙而一太息不傳文鑑策

準皆失之亦可為太息者也嘗讀其新書內有銅布一篇疑即是矣不然何以曰可為長太息者此其二

淵明五子不同母

陶靖節有五子責子詩云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蓋不同母又與儼等疏云汝等雖曰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註云曰作不據此則註為是也

李白二女不選婿

唐人重選婿婿亦重翁李白太傲視一世獨不累此傳正作青山墓志云一為陳雲之妻一為劉勣之婦皆失身於下俚

淮西碑事考

退之平淮西碑當昔謂事不實命剝去之勅段文昌別撰舊史文公傳行狀神道碑新史吳元濟傳皆謂李愬妻唐安公主女也歸多裴度功而愬特以入秦功居第一故其妻出入禁中訖碑不實遂斷去別撰而李商隱讀韓詩亦有諶之天子言其詩之句然羅隱有說石烈士推碑殺吏之事復召翰林段學士撰淮西碑送田錄亦云元和中卒推倒平淮西

碑帝怒命縛來朕自斫殺之因至曰碑中只言裴度功不言李愬乃微臣是以不平上命放罪勅段文昌別撰據二說與正史本傳全不同其欲以陰中之說韓公而不若小說之真與

太湖名考

蘇州太湖為貢謂之震澤爾雅謂之具區國語謂之太湖吳越春秋謂之笠澤周官職方氏謂之五湖

論孟爾雅

余讀論孟語于其事物訪釋有他書發明者類為一卷及遊宦而失之志臨淵又苦無書不復記憶漫得十二三又不能詳姑存之以俟考曰論孟爾雅云匏瓜 匏之苦者不可食特可佩以渡水而已見詩註焉能繫佩也不食苦不食也

荈芥 芥細草也琥珀拾即是

荳 香白並曰荳豕所嗜出國老談苑

巨擘 國老談苑蚯蚓大者曰巨擘陳仲子在齊為巨擘若充其操不過蚓而已

烏獲 呂氏春秋烏獲有力之獸也蓋人有力者因

名之

匹 崔豹古今註鴛鴦曰匹鳥如此則匹非省文

褐寬博 褐不黃不皂賤者服之氍乃毛布即今之

細氍非貴者不得衣也

負版 衰之皆方幅曰負版凶服者式之謂式負版

者也如其如視諸斯手指其掌之類

端章甫 正其章甫之冠

舊黃 朽黃也黃朽而不可較故仍之防盜臣爾

龜玉 龜玉是玉及見韓昌黎詩下註

沽酒 詩毛氏註一宿酒曰沽三代無沽酒者

楸棘 爾雅郭璞曰楸棘

束脩

門 俱出示兒編不能記憶也

周人以粟 出呂氏春秋當務內

直躬 呂氏春秋責直篇

三嗅 韓文公云嗅當作鳴鴟之鴟雉之聲也呂覽

曰于路梅雉而復什之

忽 說文念字下曰忽也从心介聲引孟子曰孝子之心不若是忽乎介切

孟仲子 孟子之子名軫公孫子內有仲子問

公輸子 漢武帝古云詩誰能為此器公輸與魯班

按此二人也

南子 昭公十四年南蒯奔齊景公曰殺夫對曰臣

欲張公室也與佛胥事同蓋魯之南子也示兒編

老彭出見同上

華周 杞梁華周介揭曼碩集曰云

版築 版山版也築居也如卜居曰卜築見書註

平世亂世 平治平也亂作亂治也禹稷當亂世而

平治之故可賢顏子當治世而窮隱之故可賢

服事殷 服周服也以周之服而事紂

從心 從心讀曰縱心見柳宗元集縱耳目之欲亦

曰從

進止 見顏子之進未見顏子之所止故可傷也

以長食粟 長於食粟而已

可 古人許與曰可如秦漢詔制曰可是也昔也不

歆今乃可也

有朋 白虎通引論語曰有朋自遠方來

君子 君之為言群也子者丈夫之通稱也出自虎

通

先生 先生者猶先醒也後生者猶後醒也出賈誼

新書

匹夫 白虎通曰匹偶也與其妻為偶陰陽相成之

義也

麥丘邑人祝齊桓公 晏子春秋麥丘封人祝齊景

公曰使君無得罪於民

子之 公行之子曰子之

乘 乘誌也猶今之府誌曰郡乘族譜曰家乘晉之

誌直曰乘

故 求其故求其曆書也如後人作六書故之類

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 此十字當句桓譚新語

曰奮乎百世之上下是也

雜氏族記

孟軻字子與出傳子

臯陶字庭堅出左傳文公十八年

曹參字子敬出博物志

漢高祖太上皇名端字執嘉出唐宰相世系表刻秦

璽王工名孫壽

智永羲之七世孫名法極

羊祜蔡邕外孫父名楷

滕王閔記都督閔公塔名其子章

韓文正誤

昌黎文用事有誤康余嘗為之正者凡若干條原道

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於禹湯文武周公

孔子也史記老子生殷武丁十九年庚辰非出於三

代之後不見於文王武王周公孔子也讀墨子孔

子賢賢以四科進襄弟子論語子夏曰賢賢易色孔

子賢賢非諱辯漢諱武帝名徹為通不聞又諱車轍

之轍為某字也史記天官書氣來卑而循車通者不

過三四日去之又諱轍為通鄆州谿堂詩孰為邦

節根之蟻爾雅食苗心曰蟻食葉曰蟻食節曰蟻食

根曰蟻節根之蟻非與孟尚書書及秦滅漢與且百



年尚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漢惠  
 帝四年除挾書律止愬高帝元年終十六年非與百  
 年之後始除也國子助教河東薛君墓誌銘大會射  
 設標的高出百數十尺三禮辨云天子九十步侯諸  
 侯七十步侯大夫五十步侯步近者鵠差小步遠者  
 鵠差大高出百數十尺無此仰射法也殿中侍御史  
 李君墓誌銘山者良良為皆易良其皆非為皆也平  
 淮西碑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  
 年平澤潞綱目平夏平蜀皆在元和元年平江東在  
 二年平澤潞在五年皆曰明年非廣州孔子廟碑自  
 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唯社稷與孔  
 子為然而社祭土稷祭穀勾龍與稷乃其佐享非其  
 專主又其位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事巍然  
 當座以門人為配呂氏春秋責直論殷之罪陳於周  
 之庑其社蓋於周之屏又曰亡國之社不得見於天  
 蓋社稷築壇無屋所以取達天地之氣唯亡國之社  
 乃屋示絕陽而通陰辱之也非尊之也此當非毛穎  
 傳明祚八世孫競世傳當殷特居中山得神仙之術

能匿光使物竊桓娥騎蟾蜍夏十七至四百五十八  
 年明祚既佐禹八世孫不得當殷特張平子謂羿請  
 不死之藥於南王母羿妻桓娥竊之以奔月是謂蟾  
 蜍蓋后羿帝相特人其妻奔月已久不得言當殷特  
 竊桓娥且騎蟾蜍也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  
 褐當作髡褐編笄粗短衣不黃不皂賤者之服非毛  
 布也累拜中書令漢中書謁者令丞屬少府自武帝  
 遊是後庭始用宦者典事尚書謂之中書謁者置令  
 僕射司馬廷廣刑後為中書令是已秦無中書令官  
 名及至浮屠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漢明帝時佛  
 法入中國浮屠之說非秦所有穎與絳人陳玄弼農  
 陶泓及會稽楮先生友善絳州貢墨魏州貢瓦硯會  
 稽貢紙皆唐事言秦不宜用之蒙將軍按中山之毫  
 崔豹古今註蒙恬始造即秦筆耳以枯木為管鹿毛  
 為柱羊毛為被所謂蒼毫非免毫竹管也蒙恬按中  
 山之毫非

蘇文正誤雜文附

嘗讀東坡文間見誤處錄出不能盡也賈誼論引孟

子充虞路問不豫之事誤為公孫丑上薛尚書書太宗駕親征遼東當特大臣房魏輩皆力爭不從貞觀十七年魏徵卒二十二年魏齡遺表諫征遼房魏皆力爭非上神廟書魏錯尤疏克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為御史大夫申屠賢相發憤而死文帝時魏錯上邊事詔為太子家令後對策高帝擢為中大夫文帝之世非止於太子家令也景帝即位以為內史至二年申屠嘉死始遷御史大夫遷錯而嘉死非一疏論孝宣中興以法取人殺蓋韓楊三良臣先生憐之宣帝元康三年二疏去神爵二年蓋寬饒自刎五鳳元年韓延壽棄市五年楊惲腰斬三人死而先生去誤矣又李白餞副大使李藏用序所以彭越醢於前韓信誅於後高帝十一年正月信死三月越死彭前韓後非盧藏用陳伯玉文集序易曰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泰序卦傳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否受泰非李洪水議兵策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孟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乃孔子曰此

誤也陸賈新語文王生於東夷大禹生於西羌孟子曰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東夷非

詩家說

古人絕唱詩亦有可議如雍陶雙鷺云立當青艸人先見行傍白蓮魚未知愚謂立與行二字不若互易之春鉏於青艸尤易見窺伺於白蓮殊未知也鄭谷鷓鴣云雨昏青艸湖邊過花落黃陵廟裡啼愚按崔約古今云註鷓鴣極惡濕月下飛則以木葉覆其背上以避雷雨昏特恐不遇青艸湖邊也杜牧金陵懷古云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千尋鐵鎖沈江底一片降旗出石頭君王城上樹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非孫皓事也

詞家說

四時曲首句云花壓欄杆春晝遲是用溫庭筠詩句琵琶記曲畫眉序首句云攀桂步蟾宮宮字不是調當作窟同來窓下拈針指指字當作箭皆大揭鏡一句云幾回和淚觀紅豆人以貴妃紅淚解之不是紅豆一名相思豆唐詩紅豆生南國秋來發幾枝贈君

多採擷此物最相思

畫家說

歷代帝王圖伏羲作畫卦象一手執筆伏羲時豈有筆李公麟七十二賢圖作兩人伸卷同觀狀孔子時豈有紉蘭亭流觴圖作羲之觀鶴景脩禊時不得有鶴樓鑰耕織圖播種作前進勢不知布種乃却行文房取官圖凡十八事而孔通奉取最要乃不錄皆畫之病一欠缺也

儒家說

伊川曰西銘原道之宗祖朱子亦曰韓退之只道得第二層愚謂西銘止言乾坤不言太極亦有一層未到今若曰乾稱父坤稱母太極稱祖予茲耿焉乃混然中處未知不可也伊尹放太甲孟子曰太甲賢又反之又曰三年處仁遷義而歸然不言太甲之不賢伊尹何以處之然後見聖賢用心之所極孟子亦有一層未到

書學家說

無即摹字歸文內有題刻板年月者作撫刻余謂

撫字當作模字然宋板書不宜有誤屢欲改正未敢及讀格古要論載朱文公跋叙古十文有曰用撫刻真南康郡齋撫下音曰即摹字又載王魯齋跋嶧山碑有曰自省騎以下又三撫矣然後知撫字即用作摹字但不省其原乃於廣韻見之云出漢書余雖讀漢書不記在何處始知校書之難如此學不至向筆未可輕易塗改也

勤 杭州太守盧玉潤其初小吏也給事於學士楊士奇之間有中官來問勤字楊不知命盧馬與之退而考玉篇勤勞也於是心悅之遂有此命今人以物用熱曰勤

笑 荆公字說新成東坡戲曰以竹鞭馬為篤以竹鞭犬有何可笑按字書笑仙妙切說文喜也從竹從大李陽冰刊定說文從竹從大義云竹得風其體大屈也如人之笑歐陽氏曰俗從竹從犬非笑乃他計切

指螺 今人以指上紋為羅又以張者為箕圖者為羅蘇子瞻恠石供曰紅黃白色其文如人指上螺文

作螺字廣韻又作蝸

藍縷 今人以衣蔽為藍縷子美詩云山僧衣藍縷  
告訴棟梁權續仙傳又作繼縷廣韻又作縷縷

醫家說

神未 翻胃病醫家所難治有藥曰神未其法先相  
地及歲干在空亡或退氣然後日虛日布種又日虛  
日收之懸於空中俟日蝕特暴乾又俟月蝕特春於  
橋上以待虛日數揚煎湯飲之可愈

治蚯蚓蜘蛛蠶咬法 近觀一方書蜘蛛蠶者以雄

黃末傅之又云蠶咬人毒入肉取芋汁塗之今日芋

近蠶則不生未聞蠶咬人蜘蛛有毒也又載湘西軍  
將張韶為蚯蚓所咬其形如大風須眉皆落每夕蚯

蚓鳴於體抑又恠矣席上腐談論石鼎聯句云特於

蚯蚓竅鳴作蒼蠅聲非蚯蚓之鳴蓋石鼎如蚯蚓藏

身近中之竅而腸中湯鳴如蒼蠅之聲耳月令蝻蝮

鳴蚯蚓出二物同處而生故說文蝻蝮叫得腸斷曲

蟻乃得歌名崔豹古今註蚯蚓一名曲蟻善長吟於

地下江東人謂之歌女之何耶豈所咬者乃蟻蝮耶

此物理之未容辨者

昌陽引年 韓公曰昌陽引年漢武帝登嵩山忽見  
仙人曰吾九疑山人也聞中岳有石蒿蒲一寸九節  
食之可以長生謝君直歌曰一寸九節通仙靈張籍  
詩曰石上生蒿蒲一寸十二節仙人勸我食令我頭  
青面如雪羅浮山記又曰山中蒿蒲一寸二十節余  
遊九華山石上蒿蒲亦有一寸二十節節者不知果  
可仙否

人參無真 今居藥者以人參為貴多巨贗本售人

潛夫論思賢曰治疾當真人參反得支羅服當得麥  
門冬反得參橫麥已而不識真合而服之病以侵劇三  
代以下皆以支羅服參橫麥合藥病日疔而遂死也  
人參無真自古然也耶溫庭筠詩煙香風細人參蕊  
人參亦有花也

蘇蘭辨 宋書褚澄精醫術見人有面黃腹大者診  
其脉問以所嗜平生好食糖心鷄彈曰是矣乃以蘇  
子五斤煎湯令飲之吐出五鷄雞頭翅皆具候其脉  
危未也再以一斤煎服之復吐二雞乃以井炒湯解

遂平愈藥性蘇子寬中不生吐薊子善發嘔蘇薊字訛耳果然則差之毫釐之謬以萬里也

鮑單 西亭古輪臺也其地馬馱鼻患腫毒即難抹生及識之伺其將潰以囊承其口腫落而收之得物如鷄卵其堅如石曰鮑單軍中用之無水而渴即掘地置其中毡覆之可得水一二升猪亦有之又云馬馱者能祈雨猪者能聚水不知何也

哈甫融 西城鄯善國多驚粟土人參針其壳得漿則以小麤瓶承之積而煎膏曰哈甫融其性滋熱粟壳之驗也今賈人多謬其說

痞玉 儀真觀有道士姓蘇嘗飲於貨藥家棧中棧藏諸藥酒半道士耳後忽下黃水急捫之已失其中上玉環復捫其一亦化動道士大驚成病人教以窮其環得之燒屍者云得物如拳碧玉也工賈之礪為環耳其人患痞病而死棧中藥必有能剋者不可知也惜哉道士病尋愈

玉噉臺下



日知錄釋義

道光十四年仲冬嘉加定黃氏西谿草廬重刊定本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日知錄三十二卷 國朝顧炎武撰炎武有左傳杜解補正已著錄是書前有自記稱自少讀書有所得輒記之其有不合時復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則遂削之積三十餘年乃成一編蓋其一生精力所注也書中不分門目而編次先後則略以類從大抵前七卷皆論經義八卷至十二卷皆論政事十三卷論世風十四卷十五卷論禮制十六卷十七卷皆論科舉十八卷至二十一卷皆論藝文二十二卷至二十四卷雜論名義二十五卷論古事真妄二十六卷論史法二十七卷論注書二十八卷論雜事二十九卷

提要

論兵及外國事三十卷論天象術數三十一卷論地理三十二卷為雜考證炎武學有本原博瞻而能通貫每一事必詳其始末參以證佐而後筆之於書故引據浩繁而抵牾者少非如楊慎焦竑諸人偶然涉獵得一義之異同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間若璩作潛邱劄記嘗補正此書五十餘條若璩之壻沈儼特著其事於序中趙執信作若璩墓誌亦特書其事若璩博極羣書睥睨一代雖王士禛諸人尙謂不足當抨擊獨於詰難此書沾沾自喜則其引炎武為重可概見矣然所駁或當或否亦互見短長要不足為炎武病也惟炎武生於明末喜談經世之務激於時事

慨然以復古爲志其說或迂而難行或復而過銳觀所作音學五書後序至謂聖人復起必舉今日之音而還之淳古是豈可行之事乎潘耒作是書序乃盛稱其經濟而以考據精詳爲末務殆非篤論矣

提要

敘曰自明體達用之學不修儒生鉅材日事纂述而鴻通環異之資遂率墮敗於詞章訓詁箋籍破碎之中漢時經術修明賢哲著書大都採擇傳記百家論說時政與己志而已魏晉以降著錄始廣唐以後遂岐分爲數家其善者自典章經制文物度數以及佛老之書微裔之迹莫不明其因革損益巨細本末號稱繁博然求其坐而言可起而行修諸身心達於政事者不數觀焉崑山顧亭林先生質敏而學勤誼醇而節峻出處貞亮固已合於大賢雖遭明末喪亂遷徙流離而譏述不廢先後成書二百餘卷閑廓奧曠咸職體要而智力尤瘁者此也其言經史之微文大義良法善政務推禮樂德刑之本以達質文否泰之遷嬗

敘

錯綜其理會通其旨至於賦稅田畝職官選舉錢幣權量水利河渠漕運鹽鐵人材軍旅凡關家國之制皆洞悉其所由盛衰利弊而慨然著其化裁通變之道詞尤切至明白其餘考辨亦極賅洽易曰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又曰困者德之辨也傳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豈非善成其鴻通環異之資而畢出於體用焉哉元明諸儒其流失喜空言心性凡講說經世之事者則又迂執寡要先生因時立言頗綜覈名實意雖救偏而議極峻正直俟諸百世不惑而使天下曉然於儒術之果可尊信者也汝成鑽擊是書屢易寒暑又得潘檢討剛節元本閣徵君沈鴻博錢宮詹楊大令四家校本先生

討論既夥不能無少少滲漏四家引申辯證亦得失互見然實為是書羽翼也用博采諸家疏說傳注名物古制時務者條比其下伏處海濱見聞孤陋又者碩著書富遠而義無可增則亦闕諸竊慮踏駁有踰簡略嗚呼學識遠不逮先生毛髮而欲以微埃涓流上益海岱之崇深抑愚且妄矣然先生之體用具在學者循其唐塗以窺賢聖制作之精則區區私淑之心誠小之惜或不重為世所詬病者矣書凡三十二卷篇帙次第略不改易集釋條目諸賢名氏里爵具列於後而輒著其大指於篇

先生著述閎通是書理道尤博學術政治皆綜隆替視彼窾言奚啻瓶智自康熙三十四年吳江潘檢討刻於閩中

敘

流行既久刊刷多譌潛邱諸君皆有斟正今茲集釋即緣為權輿復廣加鈎析脫字既增誤文亦削諸君別著論纂雖殊指意可并則亦附諸至先生所纂金石文字記山東考古錄石經考五經同異音學五書部國利病書亭林詩文集菰中隨筆等書凡藉參稽亟為決擇若異徑庭不引詮訓至漢唐及明經史傳紀諸子雜家皆先生博綜穿穴茲更無事駢枝凡所稱引率斷自先生同時及後賢所述先生問學浩博論說深遠專綜大綱或忘識小諸家辨駁其無關閎旨者勿論間有異同轉滋岐舛用援鄭詁禮經顏注漢史之例拾遺元文參以私測更列眾言加之融釋諸經訓纂眾史傳志其文可互通者悉隨先生所錄疏明

至義類所觸或摭實略虛或舍新徵舊又逸書別史諸子百家分見少殊援引斯異亦隨所列之文所據之本略事鈎甄以祛舛滯

先生負經世之志著資治之書舉措更張言尤慨切第世異盛衰則論貴參伍求棟買轂何殊區霜爰竭顛愚略疏偏激不為掉啓問陳一孔雖會幾深終慙和繆又先生留心時務奏議文書事關利害皆入簡編今有發明廣為采厠著書誠尚雅馴立說亦爭要領或節錄其篇或咸登其論理勢恐失其真辭氣多仍其筆亦準全書惟求實事至於詞原曲喻隱多未正既輒舛馳闕疑云爾

敘

經術文章器識雖殊穿并則一間著名理有出先生論述外者既綜疏列至於考證諸家意主搜羅凡所引稱時至繳繞今入注文但取證明奚事炫博輒加刪節歸諸簡纂若語有繁略理無醇疵既列其凡不廣附麗疏說既繁主名難一氏族不署消舛易滋然或同籍系罔辨纂言既異存亡須分著錄始輯注文但稱某氏惟氏同則殊以官諡同則加以地其他區異指亦準斯至同時材哲則概著其名事取標題義無軒輊第上相位崇守士分別兼獲師承宜謹書策少變其文復同前例叔重解字引賈逵之說書官以尊康成治詩重毛公之賢稱箋自下爰式先儒用慎操翰



潘氏未字次耕吳江人康熙間舉博學鴻詞官檢討元朝刊本

閻氏若璩字百詩太原人康熙間舉博學鴻詞元朝刊本

楊氏名宁字簡在江陰人拔貢生官知縣元朝刊本

沈氏彤字冠雲吳江人乾隆初舉博學鴻詞元朝刊本

錢氏大昕字曉徵嘉定人官少詹事元朝刊本

談氏允厚字厚臣嘉定人

胡氏承諾字君信一字石莊石門人舉人

王處士錫闡字寅旭吳江人

張氏爾岐字稷若濟陽人

陸氏世儀字道威太倉人

日釋卷一

四

唐氏甄字鑄萬夔州人舉人官知縣

陸清獻隴其字稼書平湖人進士官御史從祀 廟庭

魏鴻博禧字冰叔寧都人康熙間舉博學鴻詞

李文貞光地字晉卿安溪人官大學士

徐司寇乾學字原一崑山人進士

朱檢討彝尊字錫鬯秀水人康熙間舉博學鴻詞

慕氏天顏字鶴鳴靜寧人進士官漕運總督

儲大令方慶字廣期宜興人進士

嚴太僕虞惇字寶成常熟人進士

姜氏宸英字西溟慈溪人官編修

方侍郎苞字靈臬桐城人進士

惠侍讀士奇字天牧吳縣人進士

任氏源祥字王谷宜興人 王給事命岳字伯咨晉江人

陳氏啟源字長發吳江人

梅氏文鼎字定九宣城人

臧氏琳字玉林武進人 邱氏嘉穗字秀瑞舉人浙江人

陳庶子遷鶴字介石安溪人

楊編修繩武字文叔吳縣人

顧司業棟高字復初無錫人

陳文恭宏謀字汝咨臨桂人官大學士

陳總兵倫炯字資齋同安人

曹給事一士字諤庭上海人進士

日釋卷一

五

汪氏師韓字打懷錢塘人官編修

柴氏紹炳字虎臣仁和人 謝中丞敏字肅齋武進人

陳通政兆崙字句山錢塘人乾隆初舉博學鴻詞庶吉士

全氏祖望字紹衣鄞縣人乾隆初舉博學鴻詞

陳鴻博黃中字和叔吳縣人乾隆初舉

徐鴻博文靖字位山當塗人乾隆初舉

喬氏光烈字敬亭上海人進士官巡撫

裘文達曰修字叔度新建人進士官尚書

宮氏獻瑤字瑜卿安溪人官洗馬

王方伯太岳字芥子定興人進士

姚氏範字南青桐城人官編修

一第... 丹... 頁...

江氏永字慎修婺源人

盧氏文昭字紹弓餘姚人侍講學士

陸中丞燿字青來吳江人舉人

莊侍郎存與字方耕武進人進士及第

王氏鳴盛字鳳階嘉定人光祿寺卿進士及第

黃氏中堅字震生吳縣人

戴氏震字東原休寧人庶吉士

趙氏翼字雲崧陽湖人貴西兵備道進士及第

姚刑部鼎字姬傳桐城人進士

柴御史潮生 胡御史蛟齡 楊侍郎永斌

王上舍應奎字柳南常熟人

日釋卷二

六

孫氏志祖字頤谷仁和人進士官御史

惠氏棟字定宇侍讀子 鳳氏韶字德隆歲貢生江陰人

朱氏澤澐字止泉寶應人

錢徵士大昭字晦之嘉定人嘉慶初舉孝廉方正

梁氏玉繩字曜北錢塘人

汪明經中字容甫江都人 劉學博台拱字端臨寶應人

莊大令述祖字葆琰進士陽湖人

莊氏綬甲字卿縉大令子

錢學博塘字岳源嘉定人進士

洪氏亮吉字稚存陽湖人官編修

桂氏馥字未谷曲阜人進士官知縣

孫兵備星衍字淵如陽湖人進士及第

凌氏廷堪字次仲歙人進士官教授

雷氏學洪字介庵直隸通州人進士

張大令雲璈字仲雅錢塘人舉人

陳同知斌字白雲德清人進士

程方伯含章字月川景南人舉人巡撫左遷布政使

劉氏逢祿字申受武進人進士官禮部主事

陸學博珣字子劭嘉定人 管氏同字異之上元人舉人

沈明經字啟大嘉定人 劉明經字孟塗桐城人

嚴氏如煜字樂園淑浦人孝廉方正官按察使

沈學博欽韓字文起舉人吳縣人

日釋卷二

七

阮閣部元字伯元儀徵人今官協辦大學士雲貴總督

陶宮保澍字雲汀安化人進士官兵部尚書兩江總督

方東樹字植之桐城人

姚大令瑩字石甫桐城人進士官江蘇知縣

周濟字保緒荆溪人進士官教授

魏源字默深邵陽人舉人今官內閣中書

張生洲字淵甫吳江人舉人今官教諭

謝占壬字 寧波人

施彥士字樸齋崇明人舉人今官知縣

徐璈字六襄桐城人進士官知縣

左暄字春谷涇縣人

道光十四年五月嘉定後學黃汝成敘錄

叙

八

原序

有通儒之學有俗儒之學學者將以明體適用也綜貫百家上下千載詳考其得失之故而斷之於心筆之於書朝章國典民風土俗元元本本無不洞悉其術足以匡時其言足以救世是謂通儒之學若夫雕琢辭章綴輯故實或高談而不根或勦說而無當淺深不同同為俗學而已矣自宋迄元人尚實學若鄭漁仲王伯厚魏鶴山馬貴與之流著述具在皆博極古今通達治體曷嘗有空疏無本之學哉明代人才輩出而學問遠不如古自其少時鼓篋讀書規模次第已大失古人之意名成年長雖欲學而無及間有豪雋之士不安於固陋而思嶄焉自見者又或採其

原序

華而棄其實識其小而遺其大若唐荆川楊用脩王弇州鄭端簡號稱博通者可屈指數然其去古人有間矣崑山顧寧人先生生長世族少負絕異之資潛心古學九經諸史略能背誦尤留心當世之故實錄奏報手自鈔節經世要務一一講求當明末年奮欲有所自樹而迄不得試窮約以老然憂天閔人之志未嘗少衰事關民生國命者必窮源溯本討論其所以然足跡半天下所至交其賢豪長者考其山川風俗疾苦利病如指諸掌精力絕人無他嗜好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廢書出必載書數籠自隨旅店少休披尋探討曾無倦色有一疑義反覆參考必歸於至當有一獨見援古証今必暢其說而後止當代文人才士甚

多然語學問必斂衽推顧先生凡制度典禮有不能明者必質諸先生墜文軼事有不知者必徵諸先生先生手畫口誦探源竟委人人各得其意去天下無賢不肖皆知先生爲通儒也先生著書不一種此日知錄則其稽古有得隨時劄記久而類次成書者凡經義史學官方吏治財賦典禮輿地藝文之屬一一疏通其源流考正其謬誤至於歎禮教之衰遲傷風俗之頹敗則古稱先規切時弊尤爲深切著明學博而識精理到而辭達是書也意惟宋元名儒能爲之明三百年來殆未有也未少從先生游嘗手授是書先生沒復從其家求得手藁較勘再三繕寫成帙與先生之甥刑部尙書徐公健庵大學士徐公立齋謀刻之

原序

而未果二公繼沒未念是書不可以無傳攜至閩中年友汪悔齋贈以買山之資舉畀建陽丞葛受箕鳩工刻之以行世嗚呼先生非一世之人此書非一世之書也魏司馬朗復井田之議至易代而後行元虞集京東水利之策至異世而見用立言不爲一時錄中固已言之矣異日有整頓民物之責者讀是書而憬然覺悟採用其說見諸施行於世道人心實非小補如第以考據之精詳文辭之博辨歎服而稱述焉則非先生所以著此書之意也康熙乙亥仲秋門人潘耒拜述

先生初刻日知錄自序

炎武所著日知錄因友人多欲鈔寫患不能給遂於上章闢茂之歲刻此八卷歷今六七年老而益進始悔向日學之不博見之不卓其中疏漏往往而有而其書已行於世不可掩漸次增改得二十餘卷欲更刻之而猶未敢自以爲定故先以舊本質之同志蓋天下之理無窮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故昔日之得不足以爲矜後日之成不容以自限若其所欲明學術正人心撥亂世以興太平之事則有不盡於是刻者須絕筆之後藏之名山以待撫世宰物者之求其無以是刻之陋而棄之則幸甚又與人書十

自序

嘗謂今人纂輯之書正如今人之鑄錢古人采銅於山今人則買舊錢名之曰廢銅以充鑄而已所鑄之錢既已廢惡而又將古人傳世之寶春剝碎散不存於後豈不兩失之乎承問日知錄又成幾卷蓋期之以廢銅而某自別來一載早夜誦讀反復尋究僅得十餘條然庶幾采山之銅也

又與人書二十五

君子之爲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詩文而已所謂雕蟲篆刻亦何益哉某自五十以後篤志經史其於音學漢有所得今爲五書以續三百篇以來久絕之傳而別著日知錄上篇經術中篇治道下篇博聞共三十餘卷有王者

起將以見諸行事以躋斯世於治古之隆而未敢為今人道也向時所傳刻本乃其緒餘耳

又與潘次耕書

日知錄再待十年如不及年此年字如不復年之年則以臨終絕筆

為定彼時自有受之者而非可預期也

又與楊雪臣書

向者日知錄之刻謬承許可比來學業稍進亦多刊改意在撥亂滌汙法古用夏啟多聞於來學待一治於後王自信其書之必傳而未敢以示人也

又與友人論門人書

所著日知錄三十餘卷平生之志與業皆在其中惟多寫

自序

二

數本以貽之同好庶不為惡其害己者之所去而有王者起得以酌取焉其亦可以畢區區之願矣

日知錄

愚自少讀書有所得輒記之其有不合時復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則遂削之積三十餘年乃成一編取子夏之言名曰日知錄以正後之君子東吳顧炎武卷之一

三易

重卦不始文王

朱子周易本義

卦爻外無別象

卦變

互體

六爻言位

九二君德

師出以律

既雨既處

武人為于大君

自邑告命

目次

成有淪无咎

童觀

不遠復

不耕穫不菑畲

天在山中

罔孚裕无咎

有孚于小人

損其疾使遺有喜

上九弗損益之

利用為依遷國

姤

包無魚

以杞包瓜

已日

改命吉

艮

艮其限

鴻漸于陸

君子以永終知敝

鳥焚其巢

巽在牀下

翰音登于天

山下有雷小過	妣
東隣	游魂爲變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形而下者謂之器	垂衣裳而天下治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	困德之辨也
凡易之情	易逆數也
說卦雜卦互文	兌爲口舌
序卦雜卦	晉晝也明夷誅也
孔子論易	七八九六
卜筮	
卷之二	
目次	
帝王名號	九族
舜典	惠迪吉從逆凶
懋遷有無化居	三江
錫土姓	厥弟五人
惟彼陶唐有此冀方	允征
惟元祀十有二月	西伯戡黎
少師	殷紂之所以亡
武王伐紂	泰誓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王朝步自周
大王王季	彝倫
龜從筮逆	周公居東

微子之命	酒誥
召誥	元子
其稽我古人之德	節性
汝其敬識百辟享	惟爾王家我適
王來自奄	建官惟百
司空	顧命
矯虔	罔中于信以覆詛盟
文侯之命	秦誓
古文尚書	書序
豐熙僞尚書	
卷之三	
目次	
詩有入樂不入樂之分	四詩
孔子刪詩	何彼穠矣
邶鄘衛	黎許二國
諸姑伯姊	王事
朝濟于西	王
日之夕矣	大車
鄭	楚吳諸國無詩
幽	言私其穢
承筐是將	罄無不宜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	小人所腓
變雅	大原

莠言自口

皇父

握粟出卜

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不醉反恥

上天之載

王欲玉女

夸毗

流言以對

申伯

德輶如毛

韓城

如山之苞如川之流

不弔不祥

駟

實始翦商

〔元〕鳥

敷奏其勇

魯頌商頌

詩序

卷之四

目次

四

魯之春秋

春秋闕疑之書

三正

閏月

王正月

春秋時月並書

謂一為元

改月

天王

邾儀父

仲子

成風敬嬴

君氏卒

滕子薛伯杞伯

闕文

夫人孫子齊

公及齊人狩于禚

楚吳書君書大夫

亡國書葬

許男新臣卒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及其大夫荀息

邢人狄人伐衛

王入于王城不書

星孛

子卒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三國來賂

殺或不稱大夫

邾子來會公

葬用柔日

諸侯在喪稱子

未踰年書爵

嬖氏卒

卿不書族

大夫稱子

有諡則不稱字

人君稱大夫字

王貳于號

星隕如雨

築鄒

城小穀

齊人殺哀姜

微子啟

目次

五

襄仲如齊納幣

子叔姬卒

齊昭公

趙盾弑其君

臨于周廟

欒懷子

子太叔之廟

城成周

五伯

占法之多

以日同為占

天道遠

一事兩占

春秋言天之學

左氏不必盡信

列國官名

地名

昌歆

文字不同

所見異辭

紀履綸來逆女

母弟稱弟

子沈子	穀伯鄧侯書名
鄭忽書名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爭門	仲嬰齊卒
隱十年無正	戎菽
隕石于宋五	王子虎卒
穀梁日誤作日	
卷之五	
闈人寺人	正月之吉
木鐸	稽其功緒
六牲	邦饗耆老孤子
醫師	造言之刑
國子	死政之老
凶禮	不入兆域
樂章	斗與辰合
凶聲	八音
用火	洩戮于社
邦朋	王公六職之一
奠摯見于君	主人
辭無不腆無辱	某子受酬
辯	須臾
殮不致	三年之喪
繼母如母	

目次

六

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	女子子在室為父
慈母如母	出妻之子為母
父卒繼母嫁	有適子者無適孫
為人後者為其父母	繼父同居者
宗子之母在則不為宗子之妻服也	
君之母妻	齊衰三月不言曾祖已上
兄弟之妻無服	先君餘尊之所厭
貴臣貴妾	外親之服皆總
唐人增改服制	
報於所為後之兄弟之子若子	
庶子為後者為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	
考降	噫歎
卷之六	
毋不敬	女子子
取妻不取同姓	父不祭子夫不祭妻
檀弓	太公五世反葬于周
扶君	二夫人相為服
同母異父之昆弟	子卯不樂
君有饋焉曰獻	邾婁考公
因國	文王世子
武王帥而行之	用日十支

目次

七



社日用甲	不齒之服
為父母妻長子禫	為殤後者以其服服之
庶子不以杖卽位	婦人不為主而杖者
庶姓別於上	愛百姓故刑罰中
庶民安故財用足	術有序
師也者所以學為君	肅肅敬也
以其綏復	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
十五日而禫	妻之黨雖親弗主
吉祭而復寢	如欲色然
先古	博愛
以養父母日嚴	致知
目次	
顧諟天之明命	桀紂帥天下以暴
財者末也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
者也	君子而時中
子路問強	素夷狄行乎夷狄
鬼神	期之喪達乎大夫
三年之喪達乎天子	達孝
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	誠者天之道也
肫肫其仁	
卷之七	
孝弟為仁之本	察其所安
子張問十世	媚與

武未盡善	朝聞道夕死可矣
忠恕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
變齊變魯	博學於文
三以天下讓	有婦人焉
季路問事鬼神	不踐迹
異乎三子者之撰	去兵去食
暴盪舟	管仲不死子糾
子一以貫之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性相近也	虞仲
聽其言也厲	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梁惠王	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目次	
不動心	市朝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	文王以百里
靡無夫里之布	孟子自齊葬於魯
其實皆什一也	莊嶽
古者不為臣不見	公行子有子之喪
為不順於父母	象封有庫
周室班爵祿	費惠公
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以紂為兄之子
才	求其放心
所去三	自視欲然
士何事	飯糗茹草

子張問十世 9 文三卜

孟子外篇	孟子引論語
孟子字樣	孟子弟子
茶	郭
九經	考次經文
卷之八	
州縣賦稅	屬縣
州縣品秩	府
鄉亭之職	里甲
掾屬	都令史
吏胥	法制
省官	選補
停年格	銓選之害
員缺	
卷之九	
人材	保舉
關防	封駁
部刺史	六條之外不察
隋以後刺史	知縣
知州	知府
守令	刺史守相得召見
漢令長	京官必用守令
宗室	藩鎮

目次

十

輔郡	邊縣
宦官	禁自宮
卷之十	
治地	斗斛丈尺
地畝大小	州縣界域
後魏田制	開墾荒地
蘇松二府田賦之重	豫借
紡織之利	馬政
驛傳	漕程
行鹽	
卷之十一	
權量	大斗大兩
漢祿言石	以錢代銖
十分爲錢	黃金
銀	以錢爲賦
五銖錢	開元錢
錢法之變	銅
錢面	短陌
鈔	偽銀
卷之十二	
財用	言利之臣
俸祿	助餉

目次

十一

館舍	街道
官樹	橋梁
人聚	訪惡
盜賊課	禁兵器
水利	雨澤
河渠	
卷之十三	
周末風俗	秦紀會稽山刻石
兩漢風俗	正始
宋世風俗	清議
名教	廉恥
流品	重厚
耿介	鄉原
儉約	大臣
除貪	貴廉
禁錮姦臣子孫	家事
奴僕	闖人
田宅	三反
召殺	南北風化之失
南北學者之病	范文正公
辛幼安	士大夫晚年之學
士大夫家容僧尼	貧者事人

分居	父子異部
生日	陳思主植
降臣	本朝
書前代官	
卷之十四	
兄弟不相為後	立叔父
繼兄子為君	太上皇
皇伯考	除去祖宗廟諡
漢人追尊之禮	諡法
追尊子弟	內禪
御容	封國
乳母	聖節
君喪	喪禮主人不得升堂
居喪不弔人	像設
從祀	十哲
嘉靖更定從祀	祭禮
女巫	
卷之十五	
陵	墓祭
厚葬	前代陵墓
停喪	假葬
改殯	火葬

期功喪去官	總喪不得赴舉
喪娶	衫帽入見
奔喪守制	丁憂交代
武官丁憂	居喪飲酒
匿喪	國恤宴飲
宋朝家法	
卷之十六	
明經	秀才
舉人	進士
科目	制科
甲科	十八房
經義論策	三場
擬題	題切時事
試文格式	程文
判	經文字體
史學	
卷之十七	
生員額數	中式額數
通場下第	御試黜落
殿舉	進士得人
大臣子弟	北卷
糊名	搜索

座主門生	舉主制服
同年	先輩
出身授官	恩科
年齒	教官
武學	雜流
通經爲吏	
卷之十八	
秘書國史	十三經注疏
監本二十一史	張參五經文字
別字	三朝要典
密疏	貼黃
記注	四書五經大全
書傳會選	內典
心學	舉業
破題用莊子	科場禁約
朱子晚年定論	李贄
鍾惺	竊書
勘書	改書
易林	
卷之十九	
文須有益於天下	文不貴多
著書之難	直言

立言不為一時

文人之多

巧言

文辭欺人

修辭

文人摹倣之病

文章繁簡

文人求古之病

古人集中無冗複

書不當兩序

古人不為人立傳

誌狀不可妄作

作文潤筆

文非其人

假設之辭

古文未正之隱

卷之二十

非三公不得稱公

古人不以甲子名歲

史家追紀月日之法

史家月日不必順序

目次

六

重書日

古人必以日月繫年

古無一日分為十二時

年月朔甲子

年號當從實書

史書一年兩號

年號古今相同

割併年號

孫氏西齋錄

通鑑書改元

後元年

李茂貞用天祐年號

通鑑書葬

通鑑書閏月

史書人君未即位

史書一人先後歷官

史書郡縣同名

郡國改名

史書人同姓名

述古

引古必用原文

引書用意

文章推服古人

史書下兩日字

書家凡例

分題

卷之二十一

作詩之旨

詩不必人人皆作

詩題

古人用韻無過十字

詩有無韻之句

五經中多有用韻

易韻

古詩用韻之法

古人不忌重韻

七言之始

一言

古人未有之格

古人不用長句成篇

詩用疊字

次韻

柏梁臺詩

目次

七

詩體代降

書法詩格

詩人改古事

庾子山賦誤

于仲文詩誤

李太白詩誤

郭璞賦誤

陸機文誤

字

古文

說文

說文長箋

五經古文

急就篇

千字文

草書

金石錄

鑄印作減筆字

畫

古器

卷之二十二

四海	九州
六國獨燕無後	郡縣
秦始皇未滅二國	漢王子侯
漢侯國	都
鄉里	都鄉
都鄉侯	封君
園	亭
亭侯	社
歷代帝王陵寢	堯冢靈臺
生祠	生碑
張公素	王耳

卷之二十三 目次 六

姓	氏族
氏族相傳之說	孔顏孟三氏
仲氏	以國爲氏
姓氏書	通譜
二字姓改一字	北方門族
昌姓	兩姓
古人二名止用一字	古人謚止稱一字
稱人或字或爵	子孫稱祖父字
已祧不諱	皇太子名不諱
二名不偏諱	嫌名

以諱改年號	前代諱
名父名君名祖	弟子名師
同輩稱名	以字爲諱
自稱字	人主呼人臣字
兩名	假名甲乙
以姓取名	以父名子
以夫名妻	兼舉名字
排行	二人同名
字同其名	變姓名
生而曰諱	生稱諱
稱王公爲君	

卷之二十四 目次 九

祖孫	高祖
藝祖	冲帝
考	伯父叔父
族兄弟	親戚
哥	妻子
稱某	互辭
豫名	重言
后	王
君	主
陛下	足下

閣下	相
將軍	相公
司業	翰林
洗馬	比部
員外	主事
主簿	郎中待詔
外郎	門子
快手	火長
樓羅	白衣
郎	門生
府君	官人
對人稱臣	先卿
先妾	稱臣下為父母
人臣稱人君	上下通稱
人臣稱萬歲	
卷之二十五	
重黎	巫咸
河伯	湘君
共和	介子推
杞梁妻	池魚
莊安	李廣射石
大小山	丁外人

毛延壽	名以同事而晦
名以同事而章	人以相類而誤
傳記不考世代	
卷之二十六	
史記通鑑兵事	史記于序事中寓論斷
史記	漢書
漢書二志小字	漢書不如史記
荀悅漢紀	後漢書
三國志	作史不立表志
史文重出	史文衍字
史家誤承舊文	晉書
宋書	魏書
梁書	後周書
隋書	北史一事兩見
宋齊梁三書南史一事互異	
舊唐書	新唐書
宋史	阿魯圖進宋史表
遼史	金史
元史	通鑑
通鑑不載文人	
卷之二十七	
漢人注經	注疏中引書之誤

姓氏之誤	左傳注
考工記注	爾雅注
國語注	楚辭注
荀子注	淮南子注
史記注	漢書注
後漢書注	文選注
陶淵明詩注	李太白詩注
杜子美詩注	韓文公詩注
通鑑注	
卷之二十八	
拜稽首	稽首頓首
百拜	九頓首三拜
東向坐	坐
土炕	冠服
袂衣	對襟衣
左衽	行勝
樂府	寺
省	職官受杖
押字	邸報
酒禁	賭博
京債	居官負債
納女	王女棄歸

罷官不許到京師	
卷之二十九	
騎	驛
驢羸	軍行遲速
木罌餓渡軍	海師
海運	燒荒
家兵	少林僧兵
毛葫蘆兵	方音
國語	外國風俗
徒戎	樓煩
吐蕃回紇	西域天文
三韓	大秦
干陀利	
卷之三十	
天文	日食
月食	歲星
五星聚	海中五星二十八宿
星名	人事感天
黃河清	妖人闖入宮禁
詐稱太子	外國應天象
星事多凶	圖讖
孔子閉房記	百刻



雨水	五行
建除	良莠坤乾
太一	正五九月
古今神祠	佛寺
泰山治鬼	蕃俗信鬼
卷之三十一	
河東山西	陝西
山東河內	吳會
江西廣東廣西	四川
史記菑川國薛縣之誤	曾子南武城人
漢書二燕王傳	徐樂傳
水經注大梁靈丘之誤	三輔黃圖
大明一統志	交趾
蕪	夏謙澤
石門	無終
柳城	昌黎
石城	木刀溝
江乘	郭璞墓
蠟磯	胥門
潮信	晉國
縣上	箕
唐	晉都

瑕	九原
昔陽	太原
代	闕里
杏壇	徐州
向	小穀
泰山立石	泰山都尉
社首	濟南都尉
鄒平臺二縣	夾谷
濰水	勞山
楚丘	東昏
長城	
卷之三十二	
而	柰何
語急	歲
月半	已
里	仞
不淑	不弔
亡	乾沒
辱	姦
訛	誰何
信	出
鯨寡	丁中

阿	么	元	寫	行李	耗	量移	采恩	場屋	豆	陘	牙	關	宙	石炭	終葵	魁	桑梓	胡嚨	胡	草馬	草驢	女猫	雌雄牝牡	刊誤二卷附	續刊誤二卷	日知錄集釋目次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知錄集釋卷一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三易

夫子言包羲氏始畫八卦不言作易而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文王所作之辭始名爲易而周官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連山歸藏非易也而云三易者後人因易之名以名之也雷氏曰伏羲生四象而四時之序已著自四象生八卦而萬物之理悉函自八卦重之相錯相盪陽動而進左旋而西於西北陰動而退右轉而位於西南于震兌正于東西南離正于南北而四時首春帝出乎震象以立又以乾元用九消息之而十二辟卦之象以成六十四卦之象以著伏義氏之所以爲易者也連山者神農氏之易也神農詳于地辨

**日釋一**

土性藝五穀嘗百草鑿井出泉立市通貨故其易用伏羲八卦之動象以艮爲首艮者止也止乃行之首以時行爲義由體達用之象也艮本陽卦其象爲山位在東北立春斗建之所在也山托于地而親上能出雲氣和洽天地且二山相襲故曰連山歸藏黃帝杜子春之說不可易黃帝之治詳于人作調歷以授時作杵臼以前用作舟車以致遠作弧矢以取威作衣冠宮室以庇身作禮樂書契以立教上古朴野之俗至此而變後世文明之象自此而開易象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即謂此矣其後五帝之治皆因于此故伏羲爲天皇帝神農爲地皇帝黃帝爲人皇帝此即周官書之所謂三皇矣黃帝在位百年功成之後深求道極默契本原于羲農之易皆反而歸之得其初象知陽氣之所以能生實原于此于是以坤爲首以陰爲主以靜爲道以柔爲用所以明體也

之墨子書言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齊之春秋周燕齊宋之史非必皆春秋也而云春秋者因魯史之名以名之也汝成案雷氏用杜子春之說以歸藏爲黃帝易似殷時陰陽之書即歸藏易而鄭司農贊易亦以爲歸藏殷易釋其義曰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藏于中爻曰連山連山

者象山之出雲連山不絕周易者言易道則普无所不備與杜子春說不同大抵世代荒遠莫可稽考後人徒從推測得之亦各存其說而已

左傳僖十五年戰於韓卜徒父筮之曰吉其卦遇蠱曰千

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成十六年戰於鄢陵公筮之

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滅射其元王中厥目此皆不用

周易而別有引據之辭即所謂三易之法也源注下徒父此猶周官而傳不言易名于上如有以周易見陳侯及周

易有之重卦不始文王

大卜掌三易之法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攷之左

傳襄公九年穆姜遷於東宮筮之遇艮之隨姜曰是於周

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獨言是於周易則知夏商皆有此

卦而重八卦為六十四者不始於文王矣梁氏曰周本紀及世表皆言文

王益卦其實非孔氏易正義論重卦之說王弼以為伏羲以繫辭攷之彌言為當十二卦體已具于義農黃帝堯舜禹錫九疇之時則可知為伏羲因重之驗

朱子周易本義

周易自伏羲畫卦文王作彖辭周公作爻辭謂之經經分

上下二篇孔子作十翼謂之傳傳分十篇彖傳上下二篇

象傳上下二篇繫辭傳上下二篇文言說卦傳序卦傳雜

卦傳各一篇原注漢書藝文志易經十二篇師古曰上下

象一序卦九雜卦十陸德明釋文曰太史公論六家要旨

引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謂之易大傳班固謂孔

子晚而好易讀之章編三絕而為之傳傳即十翼也前漢

六經與傳皆別行至後漢諸儒始合經傳為一

取孔子之言逐條附於卦爻之下莊氏曰朱子發漢上易

乾坤二卦孔氏正義云輔嗣之意以為象本釋經宜相附

近其義易了故分爻之家辭各附其當爻下言之按此則

費氏古經自是經傳相別加象曰象曰之文猶以傳附經後

若今乾卦者是為鄭氏本至以象附爻而以象象移置

爻前自輔嗣始則每爻加象曰之文若今坤卦以下者是

又以前言附乾坤二卦于坤亦程正叔傳因之及朱元晦

亂近世晁氏始正其失而未能盡合古文呂氏又更定著

為經二卷傳十卷乃復孔氏之舊云洪武初頒五經天下

儒學而易兼用程朱二氏亦各自為書永樂中修大全乃

取朱子卷次割裂附之程傳之後原注易經大全凡例曰

程傳本義既已並行而

諸家定本又各不同故今定從而朱子所定之古文仍復

程傳元本而本義仍以類從

散亂彖即文王所繫之辭傳者孔子所以釋經之辭也後

凡言傳放此此乃象上傳條下義今乃削象上傳三字而

附於大哉乾元之下象者卦之上下兩象及兩象之六爻

周公所繫之辭也乃象上傳條下義今乃削象上傳三字

而附於天行健之下此篇申象傳象傳之意以盡乾坤二

卦之蘊而餘卦之說因可以例推云乃文言條下義今乃

削文言二字而附於元者善之長也之下其象曰象曰文

言曰字皆朱子本所無復依程傳添入後來士子厭程傳

之多棄去不讀專用本義原注因治三年會試物不可以

文同考官揚守批曰序卦朱子無一言以釋其義蓋以

程子於諸卦之首疏析其義已明且盡故也今治經者專

程子於諸卦之首疏析其義已明且盡故也今治經者專

程子於諸卦之首疏析其義已明且盡故也今治經者專

程子於諸卦之首疏析其義已明且盡故也今治經者專

程子於諸卦之首疏析其義已明且盡故也今治經者專

程子於諸卦之首疏析其義已明且盡故也今治經者專

程子於諸卦之首疏析其義已明且盡故也今治經者專

程子於諸卦之首疏析其義已明且盡故也今治經者專

程子於諸卦之首疏析其義已明且盡故也今治經者專

程子於諸卦之首疏析其義已明且盡故也今治經者專

程子於諸卦之首疏析其義已明且盡故也今治經者專

讀本義易卷論八百而知有傳者不數人此能知之而大而又善作是用錄之以激厲經生之不讀程傳者而大

全之本乃朝廷所頒不敢輒改遂即監版傳義之本刊去

程傳而以程之次序為朱之次序原注虛齋蔡清易經蒙

經本義今四書版本每張十八行每行十七字而注皆

小字書詩禮記並同惟易每張二十二行每行二十二字

而本義皆作大字與各經不同明為後來所刻是依監版

傳義本而刊去程傳凡本義中言程傳備矣者又添一傳

日而引其文皆今代人所為也坊刻擅改古書宜有嚴

禁是學臣之責朱子詩集傳序蔡仲默書集傳序今南京

刊大全本改曰詩經大全序書經大全序此即相傳且二

亂刻古書之一驗幸監本尚存其謬亦易見爾

百年矣惜乎朱子定正之書竟不得見於世豈非此經之

不幸也夫成按今御纂周易折中已復朱子之舊矣

朱子記嵩山晁氏卦爻象象說謂古經始變於費氏而卒

大亂於王弼此據孔氏正義曰夫子所作象辭元在六爻

經辭之後以自卑退不敢干亂先聖正經之辭王輔嗣之

意以為象者本釋經文宜相附近其義易了故分爻之象

辭各附其當爻下如杜元凱注左傳分經之年與傳相附

故謂連合經傳始於輔嗣不知其實本於康成也魏志高

貴鄉公幸太學問博士淳于俊曰孔子作象象鄭元作注

其釋經義一也今象象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何也俊

對曰鄭元合象象於經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帝曰若

合之於學誠便則孔子曷為不合以了學者乎俊對曰孔

子恐其與文王相亂是以不合此聖人以不合為謙帝曰

若聖人以不合為謙則鄭元何獨不謙邪俊對曰古義因

漢聖問與遠非臣所能詳盡是則康成之書已先合之不

日釋一 四

自輔嗣始矣乃漢書儒林傳云費直治易無章句徒以象

象繫辭文言解說上下經則以傳附經又不自康成始朱

子記晁氏說謂初亂古制時猶若今之乾卦蓋自坤以下

皆依此後人又散之各爻之下而獨存乾一卦以見舊本

相傳之樣式耳愚嘗以其說推之今乾卦象曰為一條象

曰為一條疑此費直所附之元本也坤卦以小象散於各

爻之下其為象曰者八餘卦則為象曰者七此鄭元所連

高貴鄉公所見之本也楊氏曰玩魏主問辭止是康成注

注亦單行

程傳雖用輔嗣本亦言其非古易成九三咸其股亦不處

也傳曰云亦者蓋象辭本不與易相比自作一處故諸爻

之象辭意有相續者此言亦者承上爻辭也原注小畜九

亦不自失也本義

日亦者承上爻義

秦以焚書而五經亡本朝以取士而五經亡今之為科舉

之學者大率皆帖括熟爛之言不能通知大義者也而易

春秋尤為繆盪以象傳合大象以大象合爻以爻合小象

二必臣五必君陰卦必云小人陽卦必云君子於是此一

經者為拾漚之書而易亡矣取胡氏傳一句兩句為旨而

以經事之相類者合以為題傳為主經為客有以彼經證

此經之題有用彼經而隱此經之題於是此一經者為射

覆之書而春秋亡矣原注天順三年九月甲辰浙江温州

江鄉試春秋摘一十六段配作一題頭緒太多及所錄程

文乃太簡略而不統貫且春秋為經屬詞此事變例無窮

日釋一 五

考官出題往往棄經任傳甚至參以己意復程朱之書以名雖經題實則射覆乞收禁止上從之存易原注當各備三傳啖趙諸家之說以存春秋必有待於後之興文教者

卦爻外無別象

聖人設卦觀象而繫之辭若文王周公是已夫子作傳傳中更無別象其所言卦之本象若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之外惟頤中有物本之卦名有飛鳥之象本之卦辭而夫子未嘗增設一象也苟爽虞翻之徒穿鑿附會象外生象以同聲相應為震巽同氣相求為艮兌水流濕火就燥為坎離雲從龍則曰乾為龍風從虎則曰坤為虎十翼之中無語不求其象而易之大指荒矣豈知聖人立言取譬固與

日釋一

六

後之文人同其體例何嘗屑屑於象哉王弼之注雖涉於元虛然已一掃易學之榛蕪而開之大路矣原注王輔嗣不足送及卦變變又不足推不有程子大義何由而明乎致五行失其原巧喻彌甚依成案說卦別象漢時尤多今約其數乾八十二坤一百十三震五十八巽四十五坎七十五離三十艮五十三兌十八雖皆穿鑿滋生然易理闕深曲包道藝觀象玩占義或有取爾

卦變

卦變之說不始於孔子周公繫損之六三已言之矣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是六子之變皆出於乾

坤無所謂自復姤臨遯而來者當從程傳原注蘇軾王炎日象傳有言剛柔往來上下者虞翻謂之卦變本義謂自某卦而來者其法以相連之兩爻上下相易取之似未安今考文王之易以反對為次序則所謂往來上下者即取切近相反之卦非別取諸他卦也往來之義莫明于泰否二卦泰反否反為泰三陰居外三陽居內故曰小往大來泰反為否三陽居外三陰居內故曰大往小來象傳所謂剛來柔來者本此楊氏日王雙溪之經說今皆不可得

互體

凡卦爻二至四三至五兩體交互各成一卦先儒謂之互體其說已見於左氏莊公二十二年陳侯筮遇觀之否曰風為天於土上山也注自二至四有艮象原注四艮為山是也然夫子未嘗及之後人以雜物撰德之語當之非也其所論二與四三與五同功而異位特就兩爻相較言之

日釋一

七

初何嘗有互體之說晉書荀顗嘗難鍾會易無互體見稱於世其文不傳新安王炎晦叔嘗問張南軒曰伊川令學者先看王輔嗣胡翼之王介甫三家易何也南軒曰三家不論互體故爾全氏晉諸儒無不言互體者至王輔嗣鍾士季始力排之然亦終不能絕也特是漢儒言互體就一卦一爻配象未能探其所以然至王伯厚作鄭康成易注序始發之謂八卦之中乾坤純乎陰陽故無互體若震巽艮兌分主四時而坎離居中以運之是以下互震而上互艮者坎也下互巽而上互兌者離也若震巽分乾坤之下畫則上互有坎離而兌分乾坤之上畫則下互有坎離而震巽又自相互巽兌又自相互震兌又自相互陰陽老少之交相資也愚再以十辟卦推之五陽辟以震兌與乾坤合而成五陰辟以巽艮與坤合而成乃夫姤近乎純乾則復近乎純坤故無互體而艮兌為大壯為觀則上互有艮兌至坤乾合而為震巽之合乾坤也而上下互震坤乾合而為否則下互艮而為泰則下互兌辟卦雖不預而以既未濟自相互是陰陽消長之迭為用

也蓋伯厚入卦之旨即中央寄王之義也愚所推十辟卦之旨即六律還宮之義也是以朱子晚年謂從左氏悟得互體而服漢儒之善于說經者有自來矣

朱子本義不取互體之說惟大壯六五云卦體似兌有羊象焉不言互而言似似者合兩爻為一爻則似之也原注

原注是伏得離卦然此又初先儒所未有不如言互體矣大壯自三至五成兌兌為羊故爻辭並言羊

六爻言位  
易傳中言位者有二義列貴賤者存乎位五為君位二三四為臣位故皆曰同功而異位而初上為無位之爻譬之於人初為未仕之人上則隱淪之士皆不為臣也原注

六爻言位

取初終之義者亦不盡拘故乾之上曰貴而无位需之

上曰不當位原注王弼注需上六曰處无位之地不當位

楊氏曰朱子以為未詳似不取伊川之說若以一卦之體言之則皆謂之位故曰六位時成曰易六位而成章是則卦爻之位非取象於人之位矣此意已見於王弼略例但必強彼合此而謂初上無陰陽定位則不可通矣記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

日釋一

八

九二君德  
為人臣者必先具有人君之德而後可以堯舜其君故伊尹之言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武王之誓亦曰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九二君德

師出以律

師出以律

師出以律

以湯武之仁義為心以桓文之節制為用斯之謂律律即卦辭之所謂貞也論語言子之所慎者戰長勺以詐而敗齊泓以不禽二毛而敗於楚春秋皆不子之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雖三王之兵未有易此者也楊氏曰湯亦有法度非僅以其仁義也配入桓文非能擇言者

既雨既處

陰陽之義莫著於夫婦故爻辭以此言之小畜之時求如任如之賢二南之化不可得矣陰畜陽婦制夫其畜而不和猶可言也三之反目隋文帝之於獨孤后也既和而惟其所為不可言也上之既雨猶高宗之於武后也楊氏曰唐猶當作

日釋一

九

武人為於大君

武人為於大君非武人為大君也如書予欲宣力四方汝為之為六三才弱志剛雖欲有為而不克濟以之履虎有噬人之凶也惟武人之效力於其君其濟則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是當勉為之而不可避耳故有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原注國策過涉之凶其何咎哉

自邑告命

人主所居謂之邑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書曰惟尹躬先見於西邑夏日惟臣附於大邑周曰作新大邑於東國洛曰肆予敢求爾於天邑商原注武王之白虎通曰夏日

夏邑商曰商邑周曰京師是也原注周官始以四井為邑泰之上六政教陵夷之後一人僅亦守府而號令不出於國門於是焉而用師則不可君子處此當守正以俟時而已桓王不知此也故一用師而邠岐之兵直犯闕下然則保秦者可不豫為之計哉

易之言邑者皆內治之事夫曰告自邑如康王之命畢公彭善輝惡樹之風聲者也晉之上九曰維用伐邑如王國之大夫大車檻檻毳衣如蒺藜國人畏之而不敢奔者也其為自治則同皆聖人之所取也原注比之九五邑人不諫是亦內治修而遠人服之意

日釋一

十

成有渝无咎

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迹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歿於祗宮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聖人慮人之有過不能改之於初且將遂其非而不反也教之以成有渝无咎雖其漸染之深放肆之久而惕然自省猶可以不至於敗亡以視夫迷復之凶不可同年而論矣故曰惟狂克念作聖汝成三心險渝即就平豫上心昏渝即頓清平則遠於巖牆清則生於憂患

童觀

其在政教則不能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而所司者籩豆之事其在學術則不能知類通達以幾大學之道而所

習者佔畢之文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小人則无咎也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故君子為之則吝也

不遠復

復之初九動之初也自此以前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至一陽之生而動矣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顏子體此故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慎獨之學也回之為人其擇乎中庸夫亦擇之於斯而已是以不遷怒不貳過其在凡人則復之初九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苟其知之則擴而充之矣故曰復小而

日釋一

十

辨於物

不耕穫不菑畲

楊氏曰原注誠齋易傳初九動之始六二動之繼是故初耕之二穫之初菑之二畲之天下無不耕而穫不菑而畲者其曰不耕不菑則耕且菑前人之所已為也昔者周公蒞殷頑民遷於洛邑密邇王室既歷三紀世變風移而康王作畢命之書曰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是故有周之治垂拱仰成而無所事矣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而孔子之聖但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是在人是故六經之業集羣聖之大成而無所剝矣雖然使有始之作之者而無終之述之者是

耕而弗穫蓄而弗畲也其功爲弗竟矣六二之柔順中正  
是能穫能畲者也故利有攸往也未富者因前人之爲而  
不自多也猶不富以其鄰之意

天在山中

張湛注列子曰自地以上皆天也故曰天在山中

罔孚裕无咎

君子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而況初之居下位未  
命於朝者乎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  
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此所謂裕无咎也若受君之  
命而任其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  
言則去矣汝成案憂則違之故豫二不終日貞吉樂則行  
之故晉初罔孚裕无咎豫爾晏安晉麗乎明也

日釋一

士

有孚於小人

君子之於小人也知人則哲之明有去邪勿疑之斷堅  
如金石信如四時使儉王之類皆知上志之不可移豈有  
不革面而從君者乎所謂有孚於小人者如此

損其疾使遄有喜

損不善而從善者莫尚乎剛莫貴乎速初九曰已事遄往  
六四曰使遄有喜四之所以能遄者賴初之剛也周公思  
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  
得之坐以待旦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其遄也至  
矣文王之勤日昃大禹之惜寸陰皆是道也君子進德修  
業欲及時也故爲政者玩歲而愒日則治不成爲學者日

邁而月征則身將老矣汝成案肝豫則悔遲有悔損疾則  
者其出入不遠矣孟子曰知  
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召公之戒成王曰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疾之爲言遄  
之謂也故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

上九弗損益之

有天下而欲厚民之生正民之德豈必自損以益人哉不  
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  
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所謂弗損益之者也  
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詩曰奏格無言時  
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所謂  
弗損益之者也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其道在是矣

日釋一

士

錢氏曰惠而不費則其惠可久其惠  
亦可大故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利用爲依遷國

在無事之國而遷晉從韓獻子之言而遷於新田是也在  
有事之國而遷楚從子西之言而遷於都是也皆中行告  
公之益也

姤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盛治之極而亂萌焉此一陰遇  
五陽之卦也孔子之門四科十哲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  
人於是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盛矣而老莊之書  
卽出於其時後漢立辟雍養三老臨白虎論五經大學諸  
生至三萬人而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爲之稱首馬鄭



服何之注經術為之大明而佛道之教即興於其世原注  
 省曰道家雖宗老子而西漢以前未嘗以道士自名至東  
 漢始有張道陵于吉等是道與佛教皆起於東漢之時  
 是知邪說之作與世升降聖人之所不能除也故曰繫于  
 金柅柔道牽也嗚呼豈獨君子小人之辨而已乎汝成案  
 不期而會曰遇初陽曰復意中之望也初陰曰姤意  
 外之變也陽四始曰大壯陰一已曰女壯其詞危矣

包无魚  
 國猶水也民猶魚也幽王之詩曰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  
 雖伏矣亦孔之昭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秦始皇八年河  
 魚大上五行志以為魚陰類民之象也逆流而上言民不  
 從君為逆行也自人君有求多於物之心於是魚亂於下  
 鳥亂於上而人情之所嚮必有起而收之者矣

日釋一

以把包瓜汝成案瓜者外延云云司馬彪續漢書五  
 行志文今日劉昭當是續漢二字之誤

劉昭五行志曰瓜者外延離本而實女子外屬之象一陰  
 在下如瓜之始生勢必延蔓而及於上五以陽剛居尊如  
 樹把然原注詩南山有杞陸璣曰杞山材使之無所緣而  
 也其樹如栲左傳所謂杞梓皮革使之無所緣而  
 上故曰以把包瓜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變笑  
 有時恩澤有節器使有分而國之大防不可以喻何有外  
 戚宦官之禍乎桃剛部曰以人君之道言之則以道率民  
 為之備是為合章又曰古苞苴用諸魚肉程傳以釋包有  
 魚是也恐未可以言諸瓜且杞葉非可為苞者詩曰無踰  
 我里無折我樹杞然則植杞以衛田里是為苞焉耳沈明  
 經曰惠氏以包有魚為庖此為鮑陳義雖古遜是闕深  
 已日  
 革已日乃孚六二已日乃革之朱子發讀為戊己之己天

地之化過中則變日中則昃月盈則食故易之所貴者中  
 十干則戊己為中至於己則過中而將變之時矣故受之  
 以庚庚者更也天下之事當過中而將變之時然後革而  
 人信之矣古人有以己為變改之義者儀禮少牢饋食禮  
 日用丁己注內事用柔日必丁己者取其令名自丁甯自  
 變改皆為謹敬而漢書律歷志亦謂理紀於己敏更於庚  
 是也原注納甲之法王弼謂即日不孚己日乃孚以己為  
 已事過往之已恐未然楊氏曰按日虎通云己者起也  
 甲之說先生所斥乃欲以此破舊說徒好異耳漢人亦  
 無以此訓革象者革是改命與幹盡異非過中之謂也  
 改命吉

日釋一

十五

革之九四猶乾之九四諸侯而進乎天子湯武革命之爻  
 也故曰改命吉成湯放桀於南巢惟有慙德是有悔也天  
 下信之其悔亡矣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  
 婦復讎也故曰信志也陸學博曰革而信之信不待革  
 民  
 母意毋必毋固毋我民其背不獲其身也富貴不能淫貧  
 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行其庭不見其人也  
 民其限  
 學者之患莫甚乎執一而不化及其施之於事有扞格而  
 不通則忿懣生而五情瞽亂與眾人之滑性而焚和者相  
 去蓋無幾也孔子惡果敢而窒者非獨處事也為學亦然  
 告子不動心之學至於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而孟子以為

其弊必將如厥趨者之反動其心此良其限列其資之說也君子之學不然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故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而無熏心之厲矣

慈谿黃氏原注日鈔曰心者吾身之主宰所以治事而非

治於事惟隨事謹省則心自存不待治之而後齊一也孔

子之教人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曾子曰吾日三省吾

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不待

言心而自貫通於動靜之間者也孟子不幸當人欲橫流

之時始單出而為求放心之說然其言曰君子以仁存心

以禮存心則心有所主非虛空以治之也錢氏曰孟子言

求其放心而已矣不求學問而求放心此釋氏之學也至於齋心服形之老莊一變

日釋一

去

而為坐脫立忘之禪學乃始瞑目靜坐日夜仇視其心而

禁治之及治之愈急而心愈亂則曰易伏猛獸難降寸心

嗚呼人之有心猶家之有主也反禁切之使不得有為其

不能無擾者勢也而患心之難降歟原注省又曰夫心之

說有二古人之所謂存心者存此心於常用之地也後世

之所謂存心者攝此心於空寂之境也造化流行無一息

不運人得之以為心亦不容一息不運心豈空寂無用之

物哉世乃有游手浮食之徒株坐攝念亦曰存心而士大

夫溺於其言亦將遺落世事以獨求其所謂心迨其心迹

冰炭物我參商所謂老子之弊流為申韓者一人之身已

兼備之而欲尤人之不我應得乎原注山陰縣主簿聽記此皆足以

發明厲熏心之義原注詳又見第二十三卷心學條下乃周公已先繫之於易矣

鴻漸于陸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安定胡氏改陸為遠原

龜氏曰其說出於毗陵從事范諤昌按宋史藝文志謂昌有證陸簡一卷朱子從之謂合韻非

也詩儀字凡十見原注柏舟相鼠東山湛露菁菁者莪皆

音牛何反不得與遠為叶陸曰阿九五為陸則上九為阿

阿儀相叶菁菁者莪是也而雲路亦非可翔之地仍當作陸為是漸至

於陸而止矣不可以更進故反而之陸古之高士不臣天

子不友諸侯而未嘗不踐其土食其毛也其行高於人君

而其身則與一國之士偕焉而已此所以居九五之上而

日釋一

去

與九三同為陸象也朱子發曰上所往進也所反亦進也

漸至九五極矣是以上反而之三楊廷秀曰九三下卦之

極上九上卦之極故皆曰陸自木自陵而復至於陸以退

為進也巽為進退其說並得之姚則部曰漸以進為德者

卦之終則窮矣可進矣故九三上九皆為鴻漸于陸失其

雖不得于君而義不可去叔子威子家駒屈平之倫是

也上之位固處乎事外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子用則尊而鴻死矣孔子曰其羽可用為儀天下雖亂而

吾之道不可亂也贊易述詩書禮樂

君子以永終知敝

讀新臺桑中鶉奔之詩而知衛有狄滅之禍讀宛丘東門

月出之詩而察陳有徵舒之亂書齊侯送姜氏於謹而卜

桓公之所以薨書夫人姜氏入書大夫宗婦觀用幣而兆子般閔公之所以弑昏嫺之義男女之節君子可不慮其所終哉

鳥焚其巢

人主之德莫大乎下人楚莊王之圍鄒也而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故以禹之征苗而伯益贊之猶以滿招損謙受益為戒班師者謙也用師者滿也上九處卦之上離之極所謂有鳥高飛亦傅於天者矣居心以矜而不間諫爭之論備必逮夫身者也魯昭公之伐季孫意如也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於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於是叔孫氏之甲與而陽州次乾侯信矣鸛鶴鸛鶴往

口釋一

六

歌來哭其此爻之占乎原注吳功清曰此爻變為小過有飛鳥之象

巽在牀下

上九之巽在牀下恭而無禮則勞也初六之進退慎而無禮則憇也汝成案二之所處剛巽乎中正而志行者也史也盤庚遷殷反覆三語始揚以通神于人紛若即重與中命乃新棄汝許言胥動而不怒傲上從康而不誅所以吉无咎也故曰得中上九之巽

翰音登于天

羽翰之音雖登于天而非實際其如莊周齊物之言騶衍怪迂之辯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者乎以視車服傳於弟子弦歌徧於魯中若鶴鳴而子和者孰誕孰信夫人而識之矣永嘉之亡太清之亂豈非談空空數元元者有以致

之哉翰音登于天中孚之反也汝成案騶魚之字可以及鳥道音不宜上宜下也澤翰音之登難達于天飛溝澗皆盈潤可立待矣

山上有雷小過

山之高峻雲雨時在其中閉而不能至其巔也故詩曰殷其雷在南山之側或高或下在山之側而不必至其巔所以為小過也然則大壯言雷在天上何也曰自地以上皆天也

妣

爾雅父曰考母曰妣愚攷古人自祖母以上通謂之妣經文多以妣對祖而並言之若詩之云似續妣祖烝畀祖妣易之云過其祖過其妣是也左傳昭十年邑姜晉之妣也

日釋一

九

平公之去邑姜蓋二十世矣原注儀禮士昏禮易帥以敬先妣之嗣蓋繼世主祭之通

過其祖過其妣據文義妣當在祖之上不及其君遇其臣臣則在君之下也昔人未論此義周人以姜嫄為妣原注周禮大司樂注周人以后稷為始祖而姜嫄無所配是以特立廟祭之謂之闕宮周語謂之皇妣太姜是以妣先乎祖周禮大司樂享先妣在享先祖之前而斯干之詩曰似續妣祖箋曰妣先妣姜嫄也祖先祖也或乃謂變文以協韻是不然矣原注朱子本義以晉六或曰易爻何得及此夫帝乙歸妹箕子之明夷王用亨于岐山爻辭屢言之矣

易本周易故多以周之事言之小畜卦辭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本義我者文王自我也

東鄰

馭得其道則天下皆為之臣馭失其道則疆而擅命者謂之鄰臣哉鄰哉鄰哉臣哉

漢書郊祀志引此師古注東鄰謂商紂也西鄰謂周文王也雷氏曰鄭康成坊記注云東鄰謂紂國中也有西鄰謂文王國中也有班固通幽賦云東鄰謂紂而西鄰謂文王也東鄰謂紂師古注云云古鄰字是東漢時實有此說今遺佚耳

游魂為變

精氣為物自無而之有也游魂為變自有而之無也夫子之荅宰我曰骨肉斃於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焄蒿悽愴原注朱子曰昭明露光景也鄭氏曰焄謂香臭也蒿氣蒸出視詩氏曰悽愴使人慘慄感傷之意魯菴徐氏曰陽氣為魂附於體貌而人生焉骨肉斃於下其氣無所附麗則發散飛揚於上或為朗然昭明

日釋一

三

之氣或為溫然焄蒿之氣或為肅然悽愴之氣蓋陽氣輕清故升而上浮以從陽也所謂游魂為變者情狀具於是矣延陵季子之葬其子曰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張子正蒙有云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然則聖人盡道其間兼體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其精矣乎

歸

陳無已原注以游魂為變為輪迴之說原注理究惠氏曰純是為游魂陸績注為陰極剋盡陽道不可盡滅故返陽道不復本位為游魂先機菴易說曰碩果不食故有游魂呂仲木原注辨之曰長生而不化則人多世何以容長

死而不化則鬼亦多矣夫燈熄而然非前燈也雲霓而雨非前雨也死復有生豈前生邪

邵氏原注簡端錄曰聚而有體謂之物散而無形謂之變唯物也故散必於其所聚唯變也故聚不必於其所散是故聚以氣聚散以氣散味於散者楊氏曰味其說也佛荒於聚者其說也倦

盈天地之間者氣也氣之盛者為神神者天地之氣而人之心也故曰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聖人所以知鬼神之情狀者如此

日釋一

三

天非有所乘而去也此鬼神之實而誠之不可揜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日往月來月往日來一日之晝夜也寒往暑來暑往寒來一歲之晝夜也小往大來大往小來一世之晝夜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則終日乾乾與時偕行而有以盡乎易之用矣楊氏曰此慎獨之義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繼之者善也天下雷行物與无妄成之者性也是故天有四時春夏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天地網緼萬物化醇善之為言猶醇也曰何以謂之善也

曰誠者天之道也豈非善乎

形而下者謂之器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非器則道無所寓說在乎孔子之學琴於師襄也已習其數然後可以得其志已習其志然後可以得其為人是雖孔子之天縱未嘗不求之象數也故其自言曰下學而上達

垂衣裳而天下治

垂衣裳而天下治變質而之文也自黃帝堯舜始也故於此有通變宜民之論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

人之為學亦有病於僮僮往來者故天下之不助苗長者

日釋一

三

寡矣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

困德之辨也

內文明而外柔順其文王之困而亨者乎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其孔子之困而亨者乎故在陳之厄絃歌之志顏淵知之而子路子貢之徒未足以達此也故曰困德之辨也

凡易之情

愛惡相攻遠近相取情偽相感人心之至變也於何知之以其辭知之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聽其

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是以聖人設卦以盡情偽夫誠於中必形於外君子之所以知人也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先王之所以鑄鼎也故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周身之防禦物之智其全於是矣

易逆數也

數往者順造化人事之迹有常而可驗順以攷之於前也知來者逆變化云為之動日新而無窮逆以推之於後也聖人神以知來知以藏往作為易書以前民用所設者未然而之占所期者未至之事是以謂之逆數雖然若不本於八卦已成之迹亦安所觀其會通而繫之爻象乎是以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

日釋一

三

劉汝佳曰天地間一理也聖人因其理而畫為卦以象之因其象而著為爻以占之象者體也象其已然者也占者用也占其未然者也已然者為往往則有順之之義焉未然而者為來來則有逆之之義焉如象天而畫為乾象地而畫為坤象雷風而畫為震巽象水火而畫為坎離象山澤而畫為艮兌此皆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者也不謂之數往者順乎如筮得乾而知乾元亨利貞筮得坤而知坤元亨利牝馬之貞筮得震而知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筮得巽而知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筮得坎而知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筮得離而知離利貞亨畜牝牛吉筮得艮而知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

見其人筮得兌而知兌亨利貞此皆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者也不謂之知來者逆乎夫其順數已往正所以逆推將來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數往者順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知來者逆也故曰易逆數也若如邵子之說則是義文之易已判而為二而又以震離兌乾為數已生之卦巽坎艮坤為推未生之卦殆不免強孔子之書以就已之說矣

錢氏曰先生不信康節先天之學其識高於元明諸儒遠矣

### 說卦雜卦互文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暉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上四舉象下四舉卦各以其切

### 日釋一

### 三

於用者言之也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崔憬曰艮不言山獨舉卦名者以動撓燥潤功是風雷水火至於終始萬物於山義則不然故舍象而言卦各取便而論也得之矣

汝成案李鼎祚周易集解作故言卦而餘皆稱物故矣言卦句今云故舍象而言卦義雖無異文則未賅

古人之文有廣譬而求之者有舉隅而反之者今夫山一卷石之多今夫水一勺之多天地之外復言山水者意有所不盡也坤也者地也不言西南之卦兌正秋也不言西方之卦舉六方之卦而見之也意盡於言矣虞仲翔以為坤道廣布不主一方及兌象不見西者妄也

豐多故親寡旅也先言親寡後言旅以協韻也猶楚辭之吉日兮辰良也虞仲翔以為別有義非也

### 兌為口舌

兌為口舌其於人也但可以為巫為妾而已以言說人豈非妾婦之道乎

凡人於交友之間口惠而實不至則其出而事君也必至於靜言庸違故舜之禦臣也揚氏曰禦當作於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而孔子之於門人亦聽其言而觀其行

唐書言韋貫之自布衣為相與人交終歲無欵曲未嘗偽辭以悅人其賢於今之人遠矣

### 序卦雜卦

序卦雜卦皆旁通之說先儒疑以為非夫子之言然否之大往小來承泰之小往大來也解之利西南承蹇之利西

### 日釋一

### 三

南不利東北也是文王已有相受之義也益之六二即損之六五也其辭皆曰十朋之龜姤之九三即夬之九四也其辭皆曰臀无膚未濟之九四即既濟之九三也其辭皆曰伐鬼方是周公已有反對之義也必謂六十四卦皆然則非易書之本意或者夫子嘗言之而門人廣之如春秋哀十四年西狩獲麟以後續經之作耳

### 晉書也明夷誅也

蘇氏曰晝日三接故曰晝得其大首故曰誅晉當文明之時世羣后四朝而車服以庸指讓之事也明夷逢昏亂之時取彼凶殘而殺伐用張征誅之事也一言晝一言誅取其音協爾

原注晝古音注易林及張衡西京賦並同虞仲翔曰誅傷也本義用之與晝義相對不切

孔子論易

孔子論易見於論語者二章而已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是則聖人之所以學易者不過庸言庸行之閒而不在乎圖書象數也今之穿鑿圖象以自為能者呬也

記者於夫子學易之言而即繼之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是知夫子平日不言易而其言詩書執禮者皆言易也人苟循乎詩書執禮之常而不越焉則自天祐之吉无不利矣故其作繫辭傳於悔吝无咎之旨特諄諄焉而大象所言凡其體之於身施之於政者無非用易之事

日釋一

主

然辭本乎象故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觀之者淺玩之者深矣其所以與民同患者必於辭焉著之故曰聖人之情見乎辭若天一地二易有太極二章皆言數之所起亦贊易之所不可遺而未嘗專以象數教人為學也是故出入以度无有師保如臨父母文王周公孔子之易也希夷之圖康節之書道家之易也自二子之學興而空疏之人迂怪之士舉竄迹於其中以爲易而其易爲方術之書於聖人寡過反身之學去之遠矣楊氏曰此論與朱子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言以蔽之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夫子所以思得見夫有恆也有恆然後可以無大過

七八九六

易有七八九六而爻但繫九六者舉隅之義也故發其例於乾坤二卦曰用九用六用其變也亦有有用其不變者春秋傳穆姜遇艮之八晉語董因得泰之八是也原注杜元用連山歸藏二易皆以七八爲占故言遇艮之八者非晉語公羊子筮得貞屯悔豫皆八本卦爲貞之卦爲悔沙隨程氏曰初與四五凡三爻變其不今即以艮言之二爻獨變者二三上在屯爲八在豫亦八坤亦有有用七用八時也乾爻皆變而初獨不變曰初七潛龍勿用可也坤爻皆變而初獨不變曰初八履霜堅冰至可也占變者其常也占不變者其反也故聖人繫之九六歐陽永叔曰易道占其變故以其所占者名爻不謂六爻

日釋一

主

皆九六也得之矣錢氏曰春秋之世三易尚存其以周易之辭明夷之謙之類是也數爻變則以象辭占如艮之八屯貞悔豫皆八是也六爻皆不變亦以象辭占泰之八是也爻辭占稱九六以象辭占稱八九六之名惟周易有之若雜以它占則否千乘三去射其元王不云盡之八復之八者非周易詞也又曰惠氏棟嘗言之著圖而著之數入八六十四卦之數九六變成三百八十四爻之數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知來爲卦之未成者藏往爲卦之已成者故不曰七而曰八春秋內外傳從無筮得某卦之七者以七者筮之數未成卦也趙汝楳易輯聞曰撰著策數凡得二十八雖爲乾亦稱七凡得三十二雖爲坤亦稱八楊彥齡筆錄曰楊損之蜀人博學善稱說余嘗疑易用九六而無七八損之云卦畫七八爻稱九六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亦是舉九六

以該七八也朱子謂七八之合亦三百有六十也原注乾  
一百六十八坤遇  
八則一百九十二

卜筮

舜曰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  
龜洪範曰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孔子  
之贊易也亦曰人謀鬼謀原注祖伊告紂言格夫庶人至  
賤也而猶在著龜之前故盡人之明而不能決然後謀之  
鬼焉故古人之於人事也信而有功於鬼也嚴而不瀆  
子之必孝臣之必忠此不待卜而可知也其所當為雖凶  
而不可避也故曰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又  
曰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善哉屈子之

日釋一

无

言其聖人之徒歟

卜居屈原自作設為問答以見此心非鬼神吉凶之所得  
而移耳王逸序乃曰心迷意惑不知所為往至太卜之家  
決之著龜冀聞異策以定嫌疑則與屈子之旨大相背戾  
矣洪興祖補注曰此篇上句皆原所從下句皆原所去時  
之人去其所當從從其所當去其所謂吉乃原所謂凶也  
可謂得屈子之心者矣楊氏曰漢以前注止据文生義王  
叔師序漁父便謂實有其人此不  
足怪也  
禮記少儀問卜筮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子孝臣  
忠義也違害就利志也卜筮者先王所以教人去利懷仁  
義也

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浴佩  
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  
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為有知  
也南蒯將叛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子服惠伯曰  
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彊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  
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  
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且夫  
易不可以占險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南蒯果敗是以嚴  
君平之卜筮也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  
臣言依於忠而高允亦有筮者當依附爻象勸以忠孝之  
論其知卜筮之旨矣

日釋一

无

申鑒或問卜筮曰德斯益否斯損曰何謂也吉而濟凶而  
救之謂德吉而恃凶而怠之謂損  
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告  
其為也告其行也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若是則無可為也  
無可行也不當問問亦不告也易以前民用也非以為人  
前知也求前知非聖人之道也是以少儀之訓曰毋測未  
至  
郭璞嘗過顏含欲為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  
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著龜  
文中子子謂北山黃公善醫先寢食而後鍼藥汾陰侯生  
善筮先人事而後說卦



金史方伎傳序曰古之為術以吉凶導人而為善後世術者或以休咎導人而為不善

日釋一

三

日知錄集釋卷一終

金陵劉漢洲鐫

日知錄集釋卷二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帝王名號

堯舜禹皆名也古未有號故帝王皆以名紀臨文不諱也

原注胡文定修春秋劄子臣聞古者不以名為諱堯典稱有厥在下曰虞舜則堯舜者固二帝之名而堯典乃虞氏

史官所作直載其君之名而不避也周氏曰按曲禮詩書

不諱臨文不諱虞慎注曰臨文謂禮文也禮文行禮詩書

言文也鄭康成注曰為其失事正也陳澧注曰不因避諱

而改行事之語蓋恐有誤于承事也從來解文字皆如此

而從來引此句多誤顧氏亦未之免要當考之尚書帝曰

格汝舜格汝禹名其臣也堯崩之後舜與其臣言則曰帝

禹崩之後五子之歌則曰皇祖允征則曰先王無言堯舜

禹者不敢名其君也自啟至發皆名也夏后氏之季而始

有以十干為號者桀之癸商之報丁報乙報丙主壬主癸

皆號以代其名原注白虎通曰殷自天乙至辛皆號也原

太甲沃丁仲丁河亶甲祖乙盤庚皆以為書篇之名惟其號也商之王著號不著名而名

之見於經者二天乙之名履辛之名受是也原注武庚亦

名曰湯曰紂則亦號也原注孔氏西伯戡黎號則臣子所

得而稱故伊尹曰惟尹躬暨湯頌曰武湯曰成湯曰湯孫

也原注微子之命言乃祖成湯多士曰文祖曰藝祖曰神

宗曰皇祖曰烈祖曰高祖曰高后曰中宗曰高宗而廟號

起矣曰元王曰武王而諡立矣曰大舜曰神禹曰大禹曰

成湯曰寧王而稱號繁矣自夏以前純乎質故帝王有名

而無號自商以下寢乎文故有名有號而德之盛者有諡

日釋二



為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是所謂九族者也夫人生則有父壯則有子父子與己此小宗伯三族之別也原注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其親疏其正字皆謂之門子父者子之祖因上推之以及於己之祖子者父之孫因下推之以及於己之孫此禮傳之以三為五也己之祖自己子視之則為曾祖王父自己孫視之則為高祖王父己之孫自己父視之則為曾孫自己祖視之則為元孫故又上推以及己之曾高下推以及己之曾元是所謂以五為九也陳氏禮書曰己之所親以一為三祖孫所親以五為七記不言者以父子一體而高元與曾同服故不辨異之也服父三年服祖期則曾祖宜大功高祖宜小功而皆齊衰三月者不敢以大小功旁親之服加乎至尊故重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日月恩殺也此所謂上殺服適子三年庶子期適孫期庶孫大功原注適者也有適子者無適孫則長子在皆為庶孫也則曾孫宜五月而與元孫皆總麻三月者曾孫服會祖三月曾祖報之亦三月曾祖尊也故加齊衰會孫卑也故服總麻此所謂下殺服祖期則世叔楊氏曰世叔宜云宜大功以其與父一體故加以期原注世叔叔父下同親親至重者莫如兄弟兄弟之子進而為期其服同於子父之兄弟進而為期其服同於父故曰死喪之戚兄弟懷從世叔則疏矣加所不及功再從世叔又疏矣二句故服小功族世叔又疏矣故服總麻此發父而旁殺者也祖之兄弟小功沈氏曰此下宜增會祖兄弟總麻高祖兄弟無服此發祖而旁殺者也同父至親期同祖為從大功同

日釋二 四

會祖為再從小功同高祖為三從總麻此發兄弟而旁殺者也父為子期兄弟之子宜九月不九月而期者以其猶子而進之也從兄弟之子小功再從兄弟之子總麻此發子而旁殺者也祖為孫大功兄弟之孫小功從兄弟之孫總麻沈氏曰此下宜增此發孫而旁殺者也沈氏曰族祖而旁殺者也固宜增入曾祖兄弟總麻發會祖而旁殺者也兄弟曾孫總麻發曾孫而旁殺者也宜自為兩段至高祖兄弟無服蓋服有加也有報也有降也祖之齊衰世叔從子之期皆加也會孫之三月與兄弟之孫五月皆報也若夫降有四品則非五服之正也觀於九族之訓如喪考妣之文而知宗族之名服紀之數蓋前乎二帝而有之矣成案先牛所云從世叔即喪服小功章從祖父母族世叔即總麻章族父母沈氏此注既乖服術又舛出云

後魏孝文太和中詔延四廟之子下逮元孫之胃申宗寔於皇信堂不以爵秩為列悉序昭穆為次用家人之禮此由古聖人陸族之意而推之者也

舜典

古時堯典舜典本合為一篇故月正元日格于文祖之後而四岳之咨必稱舜曰者以別於上文之帝也至其命禹始稱帝曰問荅之辭已明則無嫌也

惠迪吉從逆凶

善惡報應之說聖人嘗言之矣大禹言惠迪吉從逆凶惟景響湯言天道福善禍淫伊尹言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又言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

日釋二 五







別有南江在吳南故不曰南江而曰南江之說以此水與松江并援郭璞通欲以附會一江分為三其說云南江東與貴長池水合東北為長濱東注于具區謂之五湖口此下南江又分二派一派東出為松江下七十里分為三海口入海一派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海以此二派合北江為三江故石城分江名貴口則見復西注于江故水者池州府志言其入江處名貴口則見復西注于江故水者合分江水而東者即有此水由貴池至安吉而為南江以入太湖矣所謂松江者本承太湖何見其上季分江其別派又何緣更從餘姚入海乃鄭氏解為南江自五湖口東歷今烏程餘姚合浙江入海試思今諸暨南餘姚西北浙與浦陽江同人海者自是漸江一禹貢該括眾流無獨派乃彭象下流與貴池以下河涉乎禹貢該括眾流無獨遺浙江之理而會稽又他日合諸侯計功之地也特以施功少故不言於導水爾三江既入一事也震澤底定又一事也後之解書者必謂三江之皆由震澤以二句相蒙為文而其說始紛紜矣原注程大昌曰弱水既西溼屬渭水西其能越秦隴而亂涇渭乎可謂解頤之論沈氏曰便是既之一語非起下文而底之一字實緣上文也必執一而論則固矣且三危既宅三苗不敘豈非相蒙之文乎

日釋二

十一

錫土姓

今日之天下人人無土人人有姓蓋自錫土之法廢而唐宋以下帝王之裔儕於庶人無世守之固錫姓之法廢而魏齊以下朔漠之姓雜於諸夏失氏族之源原注春秋傳居於瓜州蓋古者後之鄙儒讀禹貢而不知其義者良多矣汝成案國語皇天嘉之昨以天下賜姓曰妣氏曰有夏因生賜姓古惟黃帝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四母所生為十二姓惟古帝神靈能別知異德故一母之子可錫數姓堯舜時雖有賜姓不過因前世之姓而命之有夏有呂皆以國氏也三王知其不能因前世之姓而命之若後世而欲錫姓則漢劉唐李顧足法乎至云朔漠之姓雜于諸夏則又似以元魏之改姓為非兩無處矣先生徒以帝王之後儕

于庶人迷感慨及此自是偏激詞也

厥弟五人

夏商之世天子之子其封國而為公侯者不見於經以太康之尸位而有厥弟五人使其並建茅土為國屏翰羿何至篡夏哉富辰言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原注杜氏解曰弔傷也咸同也周公傷夏殷而少康封其庶子於會稽以奉守禹祀二十餘世至於越之句踐卒霸諸侯有禹之遺烈夫亦監於太康孤立之禍而然與若乃孔子所謂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者亦從此而可知之矣惟彼陶唐有此冀方

日釋二

十一

堯舜禹皆都河北故曰冀方至太康始失河北而五子御其母以從之於是僑國河南再傳至相卒為浞所滅古之天子失其故都未有能國者也周失豐鎬而平王以東晉失雒陽宋失開封而元帝高宗遷於江左遂以不振惟殷之五遷圮於河而非敵人之窺伺則勢不同爾唐自園宗以後天子屢嘗出狩乃未幾而復國者以不棄長安也故子儀回鑾之表代宗垂泣宗澤還京之奏忠義歸心嗚呼幸而澆之縱欲不為民心所附少康乃得以一旅之眾而誅之爾後之人主不幸失其都邑而為興復之計者其念之哉

夏之都本在安邑太康敗於洛表而羿距於河則冀方之

地入於羿矣惟河之東與南為夏所有至后相失國依於

二斟於是使澆用師殺斟灌原注在今以伐斟鄩原注在今

而相遂滅原注左傳乃處澆於過原注今以制東方處豷

於戈原注杜氏解以控南國原注今其時靡奔有鬲原注

德平原注在宋鄭之問在河之東少康奔有虞原注今在河之南而自河以

內無不安於亂賊者矣合魏絳伍員二人之言可以觀當

日之形勢而少康之所以布德兆謀者亦難乎其為力矣

原注竹書謂太康元年即居斟鄩非也

古之天子常居冀州後人因之遂以冀州為中國之號楚

辭九歌覽冀州兮有餘楊氏曰楚辭本意蓋謂淮南子女

媯氏殺黑龍以濟冀州路史云中國總謂之冀州穀梁傳

日釋二

十一

原注桓曰五年原注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原注正義曰冀州者

殷皆都焉以鄭近王殷故舉冀州以為說

因征

羲和尸官慢天也葛伯不祀亡祖也至於動六師之誅與

鄰國之伐古之聖人其敬天尊祖也至矣故王制天子巡

守其削繼諸侯必先於不敬不孝

惟元祀十有二月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元祀者太甲之元年十有二月者

建子之月蓋湯之崩必以前年之十二月也殷練而耐伊

尹祠於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耐湯於廟也原注非廟者

先君耐廟而後嗣子即位故成之為王而伊尹乃明言烈

祖之成德以訓於王也若自桐歸亳以三祀之十二月者

則適當其時而非有所取爾楊氏曰十二

即位者即先君之位也未耐則事死如生位猶先君之位

也故耐廟而後嗣子即位殷練而耐即位必在期年之後

周卒哭而耐故踰年斯即位矣原注如魯成公以八月薨

位原注有不待葬而即位如魯之文公成公者其禮之未失

乎

三年喪畢而後踐天子位舜也禹也練而耐耐而即位殷

也踰年正月即位周也世變愈下而極前即位為後代之

通禮矣

西伯戡黎

日釋二

十一

以關中并天下者必先於得河東秦取三晉而後滅燕齊

苻氏取晉陽而後滅燕宇文氏取晉陽而後滅齊故西伯

戡黎而殷人恐矣

少師

古之官有職異而名同者太師少師是也比干之為少師

周官所謂三孤也論語之少師陽則樂官之佐而周禮謂

之小師者也故史記言紂之將亡其大師疵少師彊抱其

樂器奔周而後儒之傳誤以為微子也原注周本紀

大夫疵少師彊楊氏曰古今人表以紂于紂皆作紂之樂

官董江都說亦如此若微子不歸周金仁山辨之極正

氏曰宋微子世家曰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

于軍門則後儒亦本于史記而太史公之傳聞有異同也



自古國家承平日久法制廢弛而上之令不能行於下未有不亡者也紂以不仁而亡天下人人知之吾謂不盡然紂之為君沈湎於酒而逞一時之威至於劓孕斲脛蓋齊文宣之比耳商之衰也久矣一變而盤庚之書則卿大夫不從君令再變而微子之書則小民不畏國法至於攘竊神祇之犧牲用以容將食無災可謂民玩其上而威刑不立者矣原注史記燕王喜遺樂問書曰即以中主守之紂之時民志不入獄囚自出猶不能保而況以紂之狂醜昏虐又祖伊奔告而不省乎文宣之惡未必滅於紂而齊以強高緯之惡未必甚於文宣而齊以亡者文宣承神武之餘紀綱粗立而又有楊愔輩為之佐主昏於上而政清於下也至高緯而國法蕩然矣

日釋二

三

矣故宇文得而取之然則論紂之亡武之興而謂以至仁伐至不仁者偏僻也未得為窮源之論也後成案亭林痛壞故發憤言之其實酒淫威國法蕩然皆不仁也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安得謂非窮源之論

武王伐紂

武王伐商殺紂而立其子武庚宗廟不毀社稷不遷時殷未嘗亡也所以異乎曩日者不朝諸侯不有天下而已故書序言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又言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原注荀子言周公殺管叔虛殷國於雒邑朝是則殷之亡其天下也在紂之自燔而亡其國也在武庚之見殺蓋武庚之存殷者猶十有餘年使武庚不畔則殷其不黜矣

武王克商天下大定裂土與國乃不以其故都封周之臣而仍以封武庚降在侯國而猶得守先人之故土原注秦日乃致辟管叔於商武王無富天下之心而不以叛逆之事疑其子孫所以異乎後世之篡弑其君者於此可見矣及武庚既畔乃命微子啓代殷而必於宋焉謂大火之祀商人是因弗遷其地也是以知古聖王之征誅也取天下而不取其國誅其君弔其民而存先世之宗祀焉斯已矣原注高誘淮南子注曰天子不滅國諸侯不滅姓古之政也武王豈不知商之臣民其所存一有不靖易為搖動而必以封其遺胤蓋不以畔逆疑其子孫而明告萬世以取天下者無滅國之義也故宋

日釋二

三

公朝周則曰臣也周人待之則曰客也自天下言之則侯服於周也自其國人言之則以商之臣事商之君無變於其初也平王以下去微子之世遠矣而曰孝惠娶於商原注左氏哀二曰天之棄商久矣十二年傳曰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九年傳吾是以知宋之得為商也原注國語吳王夫商魯之問莊子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韓非子子圍見孔子於商太宰商太宰使少庶子之市逸周書王會篇堂下之故謂之商鄭氏注曰商宗詩也周氏曰按左傳哀二十二年稱商不稱宋者避定公諱也天之棄商久矣不日棄宋而日棄商者即下文定公諱也天之棄商久矣不日棄宋之意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公也子未識當時立言爭盟禍也宋其亡乎此處斷宜稱宋則彼處稱商正可意者取與上文陽兵協韻固古人文字之常下文伐齊則可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卷一百一十五 反正外

敵宋不吉不用協謀便直稱齊宋本號則可見矣蓋自武庚誅而朱復封於是商人  
人曉然知武王周公之心而君臣上下各止其所無復有  
怨懟不平之意與後世之人主一戰取人之國而毀其宗  
廟遷其重器者異矣原注樂記曰投殷之後於宋此本之  
王下車即封  
微子更誤

或曰遷殷頑民於維邑何與曰以頑民為商俗靡靡之民  
者先儒解誤也蓋古先王之用兵也不殺而待人也仁東  
征之役其誅者事主一人武庚而已謀主一人管叔而已  
下此而囚下此而降下此而遷而所謂頑民者皆畔逆之  
徒也無連坐并誅之法而又不可以復置之殷都是不得  
不遷而又原其心不忍棄之四裔故於維邑又不忍斥言

日釋二

十四

其畔故止曰殷頑民其與乎畔而遷者大抵皆商之世臣  
大族而其不與乎畔而留於殷者如祝佗所謂分康叔以  
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是也閻  
曰是以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為殷之庶  
民矣則上文分魯公以殷民六族使帥其宗族輯其分族  
將其醜類以法則周公用命於周是使之職事於魯一  
則曰宗族再則曰分族尚得謂非商之世臣大族乎豈同  
一氏族而分於康叔者非盡一國而遷之也或曰何以知  
獨為民乎此不可解其為畔黨也曰以召公之言讎民知之不畔何以言讎非  
敵百姓也古聖王無與一國為讎者也

上古以來無殺君之事湯之於桀也放之而已使紂不自  
焚武王未必不以湯之所以待桀者待紂紂而自焚也此  
武王之不幸也當時八百諸侯雖並有除殘之志然一聞

其君之見殺則天下之人亦且桐疑震駭而不能無歸過  
於武王此伯夷所以斥言其暴也及其反商之政封殷之  
後人而無利於其土地焉天下於是知武王之兵非得已  
也然後乃安於紂之亡而不以為周師之過故箕子之歌  
怨狡童而已無餘恨焉非伯夷親而箕子疏又非武王始  
暴而終仁也其時異也

多士之書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曰非我  
小國敢弋殷命亡國之民而號之商王士新朝之主而自  
稱我小國以天下為公而不沒其舊日之名分殷人以此  
中心悅而誠服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其始基之矣

秦誓

日釋二

善

商之德澤深矣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武王  
伐紂乃曰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曰肆予小子誕以  
爾眾士殄殲乃讎何至於此紂之不善亦止其身乃至并  
其先世而讎之豈非秦誓之文出於魏晉閒人之偽撰者  
邪原注秦氏曰秦誓武成一篇之中似非盡出一人之口  
邪又引吳氏言疑其書之晚出或非盡當時之本蓋已  
見及乎此特以注家之體未敢直言其偽耳楊氏曰  
世讎言乃祖乃父罹其凶虐非并其先世而讎之  
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伐君大事而託之乎夢  
其誰信之殆即呂氏春秋載夷齊之言謂武王揚夢以說  
眾者也

孟子引書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今改之曰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懷懷若崩厥角後儒

雖曲為之說而不可通矣

百姓有過在子一人

百姓有過在子一人凡百姓之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

率典皆我一人之責今我當順民心以誅無道也蔡氏謂

民皆有責於我似為紆曲楊氏曰蔡傳因下

王朝步自周

武成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召諸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

畢命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不敢乘車而步出國門敬之

至也原注馬氏曰豐文王廟所在鄭氏以為出廟入廟皆

行二十五里後之人君驕恣情佚於是原注皇帝出房見於漢書叔

而見羣臣非先王之制矣原注通傳乃秦儀也沈氏曰西河

**日釋二** 毛氏經問云字書兼行日步謂以人行車故字以二夫行

車為形而義即因之考雜記有士喪與天子同者三一

是乘人又同禮中車下王后有五路一是一是

車以人挽之此非古車不用人可知也

呂氏春秋出則以輿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日招歷之

機原注枝葉七發本宋呂大防言前代人主在宮禁之中

亦乘輿蓋祖宗皆步自內庭出御前殿此勤身之法也原注

周禮清波雜志

太祖實錄吳元年以上以諸子年長宜習勤勞使不驕惰命

內侍製麻屨行膝每出城稍遠則馬行其一步趨其一至

崇禎帝亦嘗步禱南郊嗚呼皇祖之訓遠矣

大王王季 中庸言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莊

郎曰追王大王王季不追諡繫王迹所起實則商之諸侯

也必尊文王為大祖則不以于商先王之統明矣楊氏曰

據中庸本文亦只是周公所定大傳言武王於牧之野既

事而退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駿奔走追王大王王季

季歷文王昌二說不同今按武成言丁未祀于周廟而其

告庶邦豕君稱大王王季金縢之冊祝曰若爾三王是武

王之時已追王大王王季而中庸之言未為得也沈氏曰

云武王受命之日年已垂暮周公以母弟而為相一代制

作皆出其手故以成德歸之中庸之意元不指踐阼以後

後人自誤縣之詩上稱古公亶父下稱文王是古公未上

尊號之先文已稱王而大傳之言未為得也沈氏曰

世曰古公猶云先王先公也太王追號為王不稱王而稱

公者此本其生時之事故言生存之稱也詩人追頌多移

尊號然或意別始終則辭分文質未可以此疑文之稱王

在追王前也又攷詩禮記疏多言文王稱王在漢崇後而

**日釋二** 沖遠書疏又言文王斷虞芮訟後改稱元年文王既未稱

王而得改元者諸侯自于其國各稱元年云云若然則虞

芮皆成文向未正王號大傳之言不為失也蓋追王之禮

斷自武王至周公追王云者此是以天子禮改葬太王王

季非上尊號也先生及莊侍郎前說亦未區別仁山金氏曰武王舉兵之日已稱

王矣故類於上帝行天子之禮而稱有道曾孫周王發必

非史臣追書之辭後之儒者乃嫌聖人之事而文之非也

然文王之王與大王王季之王自不同時而追王大王王

季必不在周公踐阼之後原注疑武王未克商先已追尊

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

彝倫

彝倫者天地人之常道如下所謂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皇

極三德稽疑庶徵五福六極皆在其中不止孟子之言人

倫而已能盡其性以至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而彝倫敘矣陽氏曰五事八政之屬龜從筮逆

古人求神之道不止一端故卜筮並用而終以龜為主周禮筮人言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注當用卜者先筮之即事有漸也於筮之凶則止不卜然而洪範有龜從筮逆者則知古人固不拘乎此也夫卜掌三兆之法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煩皆千有二百故傳曰筮短龜長原注管職公將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注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象筮數故象長數短曲禮正義曰凡物初生則有象去初既近且包羅萬形故為長數是終未去初既遠推尋事數始能求象自漢以下文帝代來猶有大橫之兆藝文故以為短也

日釋二

七

志有龜書五十三卷夏龜二十六卷南龜書二十八卷巨

龜三十六卷維龜十六卷而後則無聞唐之李華遂有廢

龜之論矣原注舊唐書

周公居東

主少國疑周公又出居於外而上下安寧無腹心之患者

二公之力也武王之誓眾曰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於

此見之矣荀子曰二公仁智且不蔽故能持周公而名利

福祿與周公齊徐鴻博曰魯世家人或謂周公周公奔楚

尾樂水鬻其墓季婦鼎銘曰王在成周王徙于楚麓左傳  
十三年遷晉侯于新楚杜注新楚秦地括地志終南山一  
名楚山在雍州萬年縣南五十里武王墓在萬年縣西南  
三十里周公奔楚當是因流言出居依于王季武王之墓  
地必非遠涉東都也莊大命曰洛誥曰惟周公誕保文武  
受命惟七年尙書大傳曰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

四年建侯衛而封康叔五年營成周洛邑六年制禮作樂  
七年致政毫無辭居之事以詩考之蓋成王諒周公為  
冢宰百官總已以聽除喪後周公即東征東征之二年成  
王成風雷之變迎周公于奄則誕保受命自東征始小忠  
雖東征以後之事亦在七年之中且書所謂七年蓋成王  
即位之九年書綜其年數故言七年非謂紀年也而鄭乃  
謂周公攝政稱元年及致政成王而改元此皆尸佼孫  
卿之徒創為邪說以為亂臣賊子所藉口漢儒襲誤承謬  
遺新莽之篡緣飾經義侮亂天常猶不能悟誠可為憤歎者矣

微子之命

微子之於周蓋受國而不受爵受國以存先王之祀不受  
爵以示不為臣之節故終身稱微子也原注孔氏書傳曰  
也微子卒立其弟衍是為微仲衍之繼其兄繼宋非繼微  
也而稱微仲者何猶微子之心也沈氏曰毛西河經問云  
封宋為公則受爵矣承殷祀以守三恪則既為周臣復為  
周賓矣若終身稱微子而不稱宋公此史例有然猶康叔

日釋二

六

改封衛侯亦終身稱康叔不稱衛侯也其弟衍未嘗封微  
而仍稱微仲亦史例也周有同封而稱者微仲號叔是  
也微仲不同封也周有先後立國而亦同稱者吳太伯吳仲  
是也微仲同宋國未嘗同微仲也然而稱微仲者其稱  
微則以國君介弟原得稱兄之國號以為號春秋書吳季  
是也其稱仲則以既為國君仍得稱己之字以為字詩序  
秦仲是也至於衍之子稽則遠矣於是始稱宋公嗚呼吾  
於洪範之書言十有三祀微子之命以其舊爵名篇而知

武王周公之仁不奪人之所守也後之經生不知此義而  
抱器之臣倒戈之士接迹於天下矣漢成案先生之義甚

義似不必然康誥不曰衛誥康王之誥文侯之命生而稱  
諡且篇中明言建國于上公周既命之微子當無不受之  
理此亦是史臣原文爾又前沈氏引毛西河經問云春秋  
書吳季是也致春秋止書蔡季紀季無吳季毛氏誤也

酒誥  
酒為天之降命亦為天之降威紂以醇酒而亡文王以不

願於酒而興與亡之幾其原皆在於酒則所以保天命而畏天威者後人不可不謹矣

召誥

古者吉行日五十里故召公營洛乙未自周戊申朝至於洛凡十有四日師行日三十里故武王伐紂癸巳自周戊午師渡孟津凡二十有五曰漢書以為三十一日誤

元子

微子之命以微子為殷王元子召誥則又以紂為元子曰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又曰有王雖小元子哉人君謂之天子故仁人之事天如事親

其稽我古人之德

日釋二

九

傳說之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武王之誥康叔既祗適乃文考而又求之殷先哲王又求之商考成人又別求之古先哲王大保之戒成王先之以稽我古人之德而後進之以稽謀自天及成王之作周官亦曰學古入官曰不學牆面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好古敏以求之又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不學古而欲稽天豈非不耕而求穫乎

節性

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此性善之說所自出也節性惟日其邁此性相近之說所自出也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汝其敬識百辟享

人主坐明堂而臨九牧不但察羣心之向背亦當知四國之忠姦故嘉禾同穎美侯服之宜風底貢厥燹戒明王之慎德所謂敬識百辟享也昔者唐明皇之致理也受張相千秋之鏡聽元生于為之歌亦能以審諤為珠璣以仁賢為器幣及乎王心一蕩佞諛日崇開廣運之潭致江南之貨廣陵銅器京口綾衫錦纜牙檣彌互數里靚妝鮮服和者百人乃未幾而蘄門之亂作矣然則韋堅王鉷之徒剝民以奉其君者皆不役志于享者也易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若明皇者豈非享多儀而民曰不享者哉

惟爾王家我適

日釋二

十

朝覲者不之殷而之周訟獄者不之殷而之周於是周為天子而殷為侯服矣此之謂惟爾王家我適  
王來自奄汝成案王會之先生宋度宗咸淳十年幸未嘗入元先生注稱為元儒者誤  
多方之誥曰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而多士王曰昔朕來自奄是多方當在多士之前後人倒其篇第耳原注元儒王柏論亦同此但更置奄之叛周是武庚既誅而懼遂與淮夷徐戎太多未敢信奄之叛周是武庚既誅而懼遂與淮夷徐戎並興而周公東征乃至於三年之久孟子曰伐奄三年討其君是也原注伐奄成王時事上言相既克而成王踐奄蓋行巡狩之事書序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是也原注多方篇云周公曰王若曰是孔傳以為奄再叛者拘周公尚未遷殷而王已踐奄矣原注至于再至于於篇之先後而強為之說原注從蔡氏說

建官惟百

成王作周官之書謂唐虞稽古建官惟百而夏商官倍者時代不遠其多寡何若此之懸絕哉且天下之事一職之微至於委吏乘田亦不可闕而謂二帝之世遂能以百官該內外之務吾不敢信也攷之傳注亦第以爲因時制宜而莫詳其實吾以爲唐虞之官不止於百而其咨而命之者二十有二人其餘九官之佐及斯伯與朱虎熊羆之倫暨侍御僕從以至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以名達於天子者不過百人而已其他則穆王之命所謂慎簡乃僚而天子不親其黜陟者也故曰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夏商之世法日

日釋二

三

詳而人主之職日侵於下其命於天子者多故倍也觀於立政之書內至於亞旅外至於表臣百司而夷微盧丞三毫阪尹之官又虞夏之所未有則可知矣杜氏通典言漢初王侯國百官皆如漢朝惟丞相命於天子其御史大夫以下皆自置及景帝懲吳楚之亂殺其制度罷御史大夫以下官至武帝又詔凡王侯吏職秩二千石者不得擅補其州郡佐吏自別駕長史以下皆刺史太守自補歷代因而革泊北齊武平中後主失政多有佞幸乃賜其賣官分占州郡下及鄉官多降中旨故有敕用州主簿郡功曹者自是之後州郡辟士之權寢移於朝廷以故外吏不得精覈由此起也故劉炫對牛圖以爲大小之官悉由吏部

趙氏曰隋書劉炫對牛圖謂往者州惟置綱紀郡置守丞縣置令而已其具僚則長官自辟今則大小之官悉由吏部據此則天下官員盡歸部選之制實自隋始也然吏部選則朝廷之權不下移若唐長官辟置無論未流澆漓資緣賄賂之風必甚即其中號爲賢智者亦多以意氣微恩致其私感以致成黨援門戶背公向私者比比也此政之所以日繁而沈既濟之議欲令六品以下及僚佐之屬許州府辟用原注唐書百官志曰初太宗省內外官定足後之人見周禮一書設官之多職事之密以爲周之所以致治者如此而不知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之外支王罔敢知也然則周之制雖詳而意猶不異於唐虞矣求治之君其可以天子而預銓曹之事哉

司空

司空孔傳謂主國空土以居民未必然顏師古曰空穴也

日釋二

三

古人穴居主穿土爲穴以居人也原注見漢書百官公卿表注此語必有所本易傳云上古穴居而野處詩云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今河東之人尙多有穴居者原注今人謂窯即古陶即今人所謂窯也洪水之後莫急於奠民居故伯禹作司空爲九官之首

顧命

讀顧命之篇見成王初喪之際康王與其羣臣皆吉服而無哀痛之辭以召公畢公之賢反不及于產叔向誠爲可疑再四讀之知其中有脫簡原注不言顧禮知是闕文豈有新君已朝諸侯而成王尙未殯史官略無而狄設黼屨綴衣以下卽當屬之康王之詰原注伏生本以顧命自此以上記成王顧命登遐之事康王之詰合爲一篇



厥祖侯制羣后咸在似即位必先見祖不知格文祖者舜  
已終喪終喪親政周宜見祖在喪無見祖不知格文祖者舜  
與見祖終喪親政周宜見祖在喪無見祖不知格文祖者舜  
傳本之不知即位所以示臣民有君正當在治朝經傳亦  
無在廟之文也公羊以春秋元年正月書即位者七公遂  
謂諸侯踰年即位者皆疑也始於桓而或于文後遂習以爲  
常耳蓋桓公即位者皆疑也始於桓而或于文後遂習以爲  
卽位之禮經書之志變遷回以探探志至論年而始敢行  
至正月耳且春秋長歷二月無乙巳大抵迫歲暮故緩  
堯傳卽日子般卽位而十月葬有康王定公徵則子般未  
成公卒傳曰昭公卽位而葬有康王定公徵則子般未  
昭卽位卽明曰昭公卽位而葬有康王定公徵則子般未  
莊卽位卽明曰昭公卽位而葬有康王定公徵則子般未  
必卽位卽明曰昭公卽位而葬有康王定公徵則子般未  
年卽位卽明曰昭公卽位而葬有康王定公徵則子般未  
日卽位卽明曰昭公卽位而葬有康王定公徵則子般未  
典從而爲之辭者左氏似亦據元年正月七日故隱曰夫  
者自相矛盾也夫天子諸侯在喪卽位之期所明言卽位  
是惟願命康王之語不幾倒置耶胡氏曰自古卽位受命之  
禮僅見于書之成康蘇氏謂冕服非禮引孔子因喪服以  
冠之義夫朝冠與禮冠當直舉本義雜取他文以意通之非  
也同麻冕蟻裳亦非禮所必無麻冕裳取他文以意通之非  
純用吉服倉位亦非禮所必無麻冕裳取他文以意通之非  
之變此非倉位亦非禮所必無麻冕裳取他文以意通之非  
一之變此非倉位亦非禮所必無麻冕裳取他文以意通之非  
喪之禮其君不可遠行卽古來相承如服之禮而主喪之孤  
拜稽顙且對其臣稱名則去既殯非朝拜也見諸侯不在喪  
甚而因見新君則去既殯非朝拜也見諸侯不在喪  
距之與此不同也汝成案公羊傳已久故叔向以喪禮未畢  
位此語必有其所本天子七日而殯此書云越七日而殯  
相命士須材供饋塗也所以殯也自此以下受賜命于大  
行事于前出見諸侯于治朝然後反而殯也自此以下受賜  
于事于前出見諸侯于治朝然後反而殯也自此以下受賜  
端但髮髮于禮無不協者既殯而後衰麻殯時尙服冠  
脫衰髮吉之嫌也

說文矯從矢揉箭也故有用力之義漢書孝武紀注引韋  
矯虔

昭曰稱詐爲矯強取爲虔周語注以詐用法曰矯  
罔中于信以覆詛盟

國亂無政小民有情而不得申有冤而不見理於是不得  
不愬之於神而詛盟之事起矣蘇公遇暴公之譖則出此  
三物以詛爾斯屈原遭子蘭之讒則告五帝以折中命咎  
繇而聽直至於里巷之人亦莫不然而鬼神之往來於人  
間者亦或者著其靈爽於是賞罰之柄乃移之冥漠之中而  
蚩蚩之氓其畏王鈇常不如其畏鬼責矣乃世之君子猶  
有所取焉以輔王政之窮今日所傳地獄之說感應之書  
皆苗民詛盟之餘習也明明斐常饒寡無蓋則王政行於  
上而人自不復有求於神故曰有道之世其鬼不神所謂

絕地天通者如此而已矣胡氏曰鬼神者前聖尊而稱之  
人心者也王道大明作福作災於己取之益無所事於神  
矣道之不明理不可信不得不求救於神以意外之禍  
患民小夫緣此莫無端之禍武人剽盜頓首像設之前出  
廟門而行殺度九黎亂德之世大都如此書曰伯夷降典  
折民惟刑蓋折民邪妄惟當示以典禮典禮勝邪妄息矣  
其不度於禮者刑必施焉故狄公毀淫祠折以刑之謂也  
文侯之命

竹書紀年幽王三年褒褒姒五年王世子宜曰出奔申八  
年王立褒姒之子伯盤原注古服字與盤字相似而誤爲太子九年申侯  
聘西戎及鄆十年王師伐申十一年申人鄆人及犬戎入  
周弒王及王子伯盤申侯魯侯許男鄭子立宜曰於申號  
公翰立王子余臣於攜周二王並立平王元年王東徙維  
邑晉侯會衛侯鄭伯秦伯以師從王入於成周二十一年



晉文侯殺王子余臣於攜原注左傳昭二十六年王子朝告諸侯之辭曰攜王好命諸侯齊之而建王嗣杜氏以攜王為伯服蓋失之不致穆氏日觀左傳後序則成侯已見竹書但不甚信之耳並非失攷然則文侯之命報其立己之功而望之以殺攜王之效也鄭公子蘭之從晉文公而東也請無與圍鄭晉人許之今平王既立於申原注申國在今信陽州自申遷於維邑而復使周人為之成申原注竹書紀年平王三十二年楚人侵申三十六年王人成申則申侯之伐幽王之弑不可謂非出於平王之志者矣當日諸侯但知其豕嗣為當立而不察其與聞乎弑為可誅號公之立王子余臣或有見乎此也自文侯用師替攜王以除其偏而平王之位定矣後之人徒以成敗論而不察其故遂謂平王能繼文武之緒而惜其棄岐豐七百里之地豈為能得當

日釋二

毛

日之情者哉孔子生於二百年之後蓋有所不忍言而錄文侯之命於書錄揚之水之篇於詩其旨微矣原注葛藟詩序謂平王棄其九族似亦未可盡非古今人表以傳三王東遷蓋周之臣子美其名爾綜其實不然凡言遷者自彼而之此之辭盤庚遷于殷是也幽王之亡宗廟社稷以及典章文物蕩然皆盡鎬京之地已為西戎所有平王乃自申東保於維天子之國與諸侯無異而又有攜王與之頡頏並為人主者二十年其得存周之祀幸矣而望其中興哉原注如東晉元帝不可謂之遷於建康或成案春秋起平王末年而託始于讓位之隱或亦有微意歟

秦誓

有秦誓故列秦誓有秦詩故錄秦詩述而不作也謂夫子

逆知天下之將并於秦而存之者原注邵子說小之乎知聖人矣秦穆公之盛僅霸西戎未嘗為中國盟主無論齊桓晉文即亦不敢望楚之靈王吳之夫差合諸侯而制天下之柄春秋以後秦蓋中衰吳淵穎原注曰秦之興始於孝公之用商鞅成於惠王之取巴蜀蠶食六國并吞二周戰國之秦也非春秋之秦也其去夫子之卒也久矣原注自獲麟之歲以至始皇滅六國并天下二百六十年夫子惡知周之必并於秦哉若所云後世男子自稱秦始皇入我房顛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者近於圖澄寶誌之流非所以言孔子矣甘誓天子之事也原注征諸侯之事也並存之見諸侯之事可以繼天子也費誓秦誓之存猶是也

日釋二

天

古文尚書原注成案原注師古曰中者云云考志無此注漢時尚書今文與古文為二而古文又自有二漢書藝文志曰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為五十七篇師古曰孔安國書序云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承詔作傳引序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鄭元序贊云後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又曰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三十二卷原注生字和伯史失其名夏侯勝勝從兄子建皆傳伏生尚書師古曰此二十九卷伏生傳授者原注內秦誓非伏生所此今文與古文為二也又曰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其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鍾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

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攷二十九篇得多十  
六篇原注師古曰見行世二十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  
於學官劉向以中古文原注師古曰中校歐陽大小夏侯

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  
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

百有餘脫字數十原注志自云此所述者本之劉歆七略  
遺赤眉之餘原注志自云此所述者本之劉歆七略儒林傳曰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

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茲多於是矣  
原注言此為最多者明張原注言此為最多者明張遭巫蠱未立於學官安國為諫

大夫授都尉尉朝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  
子又傳左氏常授疏徐敖又傳毛詩授王璜平陵塗暉子

日釋二

无

真子真授河南桑欽君長王莽時諸學皆立原注傳未及

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而後原注傳未及劉歆為國師璜暉等

皆貴顯原注言劉歆者哀帝時歆移書太又曰世所傳百

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為數十原注或

或合又采左氏傳書序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

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為百兩徵以中書校

之非是此又孔氏古文與張霸之書為二也後漢書儒林

傳曰孔僖魯國魯人也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又曰

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為之作訓原注賈逵

古文尚書詔逵漢歐陽大小夏侯原注賈逵馬融作傳鄭元注解由

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又曰建初中詔高才生受古文尚

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為講郎  
給事近署然則孔僖所受之安國者竟無其傳而杜林賈

逵馬融鄭元則不見安國之傳而為之作訓作傳作注解

此則孔鄭之學又當為二而無可攷矣錢氏曰杜林及賈

梅賾所獻之古文爾原注言參用今漢末之亂無傳若馬融注古文尚書十

書原注言參用今漢末之亂無傳若馬融注古文尚書十

日釋二

辛

卷鄭元注古文尚書九卷則見於舊唐書藝文志原注又

范甯李固姜道成注古文原注又開元之時尚有其書而未嘗亡

也按陸氏釋文言馬鄭所注二十九篇則亦不過伏生所

傳之二十八原注一堯典并舜典慎微以下為一篇二梟

六盤庚七高宗彤日八西伯戡黎九微子十牧誓十一洪

範十二金縢十三大誥十四康誥十五酒誥十六梓材十

七召誥十八洛誥十九多士二十無逸二十一君奭二十

二多方二十三立政二十四顧命并康王之誥為一篇二

二十五呂刑二十六文侯之命而泰誓別得之民間合之為

二十九原注孔氏正義曰史記及漢書儒林傳云伏生獨

融云泰誓後得鄭元書論亦云民間得泰誓別錄曰武帝

十二旅契二十三問命二十四以一爲一篇爲一卷九共九篇  
合爲一卷通十六卷以合於漢藝文志得十六篇之數  
此即張霸之徒所作偽書也與舊唐書所載卷目不同  
錢氏曰謂鄭氏所傳增益二十四篇爲張霸之徒所作者  
孔穎達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尙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  
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尙書並亡至東晉豫章內史梅  
賾始得安國之傳上之原注正義引晉書云太保鄭冲以  
古文授扶風梅賾遂上其書又云其書亡失  
柳授城陽臧曹授汝南梅賾遂上其書又云其書亡失  
舜典一篇此書東京以下諸儒皆不曾見鄭元注禮記  
韋昭注國語杜預注左氏趙岐注增多二十五篇原注大  
孟子凡引此書文並注云逸書增多二十五篇原注大  
五子之歌二冠征三仲勉之誥四湯誥五伊訓六太甲三  
篇九咸有一德十說命三篇十三秦誓三篇十六武成十  
七旅契二十八微子之命十九蔡仲之命二十周官二十五  
一君陳二十二畢命二十三君牙二十四問命二十五以  
合於伏生之二十八篇而去其偽泰誓又分舜典益稷盤  
庚中下康王之誥各自爲篇則爲今之五十八篇矣其舜

日釋二

典亡闕取王肅本慎微以下之傳續之原注陸氏釋文云  
梅賾上孔氏傳古  
文尙書亡舜典一篇時以王肅注頗類孔氏故齊明帝建  
取王注從慎微五典以下爲舜典以續孔傳武四年有姚方興者於大航頭得本有曰若稽古帝舜以  
下二十八字獻之胡議咸以爲非及江陵板蕩其文北入  
中原學者異之劉炫遂以列諸本第然則今之尙書其今  
文古文皆有之二十三篇固雜取伏生安國之文而二十五  
篇之出於梅賾舜典二十八字之出於姚方興又合而一  
之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於今日而益驗之矣孫氏  
備曰  
書有四而偽者二亡者三一曰漢文帝使晁錯所受伏生  
尙書二十八篇泰誓後得大小夏侯爲二十九歐陽三分  
盤庚爲三十一馬氏鄭氏三分泰誓又分顧命出康王之  
詩爲三十四益以書序而爲之注即隋經籍志所稱馬融  
注尙書十一卷鄭元注尙書九卷也此二十八篇經文爲  
伏生壁藏之餘見史記漢書儒林傳及藝文志據王充論

日釋二

衡亦云伏生抱百篇藏山中景帝遣晁錯往從受尙書二  
十餘篇而爲孔安國序稱伏生失其本經口以傳授朱文  
公亦承其誤以爲口授經文不知宏所謂傳言者傳授經  
女非本言教誥以爲口授經文不知宏所謂傳言者傳授經  
義非本言教誥以爲口授經文不知宏所謂傳言者傳授經  
孔氏有古文尙書或謂是口授經文不知宏所謂傳言者傳授經  
今文蓋在孔壁科斗書既出之後漢劉向以別於古且秦時  
改篆用隸諸儒或謂是口授經文不知宏所謂傳言者傳授經  
三家經文隸諸儒或謂是口授經文不知宏所謂傳言者傳授經  
賈逵經傳志稱大小夏侯尙書之序從張恭祖受逸十六篇分爲  
文隋經籍志稱伏生尙書之序從張恭祖受逸十六篇分爲  
馬鄭所注雖止稱馬鄭所傳尙書之序從張恭祖受逸十六篇分爲  
二此爲今又注壁中百篇之書既從張恭祖受逸十六篇分爲  
謂此爲今又注壁中百篇之書既從張恭祖受逸十六篇分爲  
中木較伏生尙書增多十六篇合於伏生尙書之序從張恭祖受逸十六篇分爲  
其四十六卷而班固自注爲五十七篇者內分盤庚泰誓  
各爲三篇命爲二九共爲九除序數之五十八武成後亡  
故云五十七篇也古文增多篇無傳注故儒林傳稱司馬  
遷從安國問故見其全書或稱爲逸書者非亡逸之謂謂逸在  
晉諸儒咸見其全書或稱爲逸書者非亡逸之謂謂逸在

日釋二

伏生二十九篇之外也唐人疑爲不見古文或云晉世秘府  
引束皙稱孔子壁中書將始有徐逸漢古文尙書音一卷  
所存五經博士劉向叔嗣注尙書逸篇二卷唐志尙書音一卷  
卷陸德明稱永嘉喪亂所遺尙書二卷唐志尙書音一卷  
也乃曰漢成帝時張霸所遺尙書二卷唐志尙書音一卷  
是乃曰漢成帝時張霸所遺尙書二卷唐志尙書音一卷  
引魏晉以來未見稱爲是張霸所遺尙書二卷唐志尙書音一卷  
自魏晉以來未見稱爲是張霸所遺尙書二卷唐志尙書音一卷  
所上尙書以爲未見稱爲是張霸所遺尙書二卷唐志尙書音一卷  
沖所傳尙書以爲未見稱爲是張霸所遺尙書二卷唐志尙書音一卷  
八字所傳尙書以爲未見稱爲是張霸所遺尙書二卷唐志尙書音一卷  
洛至孔穎達取爲傳列諸本第始或格於朝議或不行於河  
久亡遂無能辨其真偽故劉向幾史通稱姚方興洛尚書  
之義以造無能辨其真偽故劉向幾史通稱姚方興洛尚書  
南則章句尙好尙傳其真偽故劉向幾史通稱姚方興洛尚書  
則鄭康成尙好尙傳其真偽故劉向幾史通稱姚方興洛尚書  
今考所傳尙書與古則不相應采會書傳而鄭氏甚微也  
史遷所傳尙書與古則不相應采會書傳而鄭氏甚微也  
征之以人名爲國旅葵之文與應采會書傳而鄭氏甚微也  
十篇以人名爲國旅葵之文與應采會書傳而鄭氏甚微也

為帝字說文引周書遠以記之今為虞書帝曰母若丹朱  
傲馬曰子娶塗山云皆脫帝曰禹曰嶺有孟子董仲舒  
書史記漢書論衡可証耳偽孔古文尚書宋吳棫朱文公  
當疑之當時不能博考以証其偽外近世問若據惠棟互  
加考證別黑白而策齊肯學者始知偽孔傳之非真古文  
矣尚書一尼於秦火則百篇為二十九再尼於建武而亡  
武成三尼於永嘉則家書及古文盡亡四尼於梅賾則  
以偽亂真而鄭學微五尼於孔穎達則以是為非而馬鄭  
之注亡於宋六尼於唐開元時詔衛包改古文從今文則  
并偽孔傳中所存二十九篇本文失其真七尼於宋開寶  
中李鄂剛定釋文則并陸  
德明音義俱非其舊矣

竊疑古時有堯典無舜典有夏書無虞書而堯典亦夏書  
也孫氏曰案左傳文十八年明云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  
二典為虞書大禹謨以下為夏書也孟子引二十有八載放動乃殛落而謂  
之堯典則序之別為舜典者非矣趙氏曰案孟子成邱蒙  
載放動乃殛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孟在  
未焚書之前必親見尚書真木而引之為堯典則此明是

日釋二

堯典之文而晉人分在舜典中者誤也況史記堯本紀直  
至禪位後二十八載始舉凡今舜典所載察璣衡定  
巡狩封山濬川制刑法誅四凶等事皆在堯本紀中固  
稱遷作史記多從安國問故安國乃治古文尚書者而遷  
本之作堯紀如此可知古文堯典原不止于釐降二女而  
必至週密八音方止也魏氏曰據史記以週密八音以上  
為堯典月正元日以以下為舜典文氣仍是割裂經文直敘  
舜事無容中畫也蓋別有舜典而今亡之不必分載以足  
之左氏傳莊公八年引臯陶邁種德僖公二十四年引地  
平天成二十七年引賦納以言文公七年引戒之用休襄  
公五年引成允成功二十一年二十三年兩引念茲在茲  
二十六年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哀公六年引允出茲  
在茲十八年引官占惟先蔽志國語周內史過引眾非元  
后何戴后非眾罔與守邦而皆謂之夏書則後之目為虞  
書者贅矣原注正義言馬融鄭康王肅別  
錄題皆曰虞夏書以虞夏同科何則記此書者

必出於夏之史臣雖傳之自唐而潤色成文不無待於後  
人者故篇首言曰若稽古以古為言明非當日之記也世  
更三聖事同一家以夏之臣追記二帝之事不謂之夏書  
而何夫惟以夏之臣而追記二帝之事則言堯可以見舜  
不若後人之史每帝立一本紀而後為全書也趙氏曰左  
書者典謨原係夏時史官追記春秋時猶仍舊稱孔子  
刪定題為虞書者以其事皆虞廷之事如隋書修于唐而  
謂之隋書唐書修于  
宋而謂之唐書也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承上文臯陶所陳一時之言也王出  
在應門之內承上文諸侯出廟門俟一時之事也序分為  
兩篇者妄也

日釋二

益都孫寶何仲愚謂書序為後人偽作逸書之名亦多不  
典至如左氏傳定四年祝佗告萇宏其言魯也曰命以伯  
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其言衛也曰命以康誥而封於般虛  
其言晉也曰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是則伯禽之命康誥  
唐誥周書之三篇而孔子所必錄也今獨康誥存而二書  
亡為書序者不知其篇名而不列於百篇之內疏漏顯然  
是則不但書序可疑并百篇之名亦未可信矣其解命以  
伯禽為書名伯禽之命尤為切當今錄其說錢氏曰亭林  
書序不  
可廢  
正義曰尚書遭秦而亡漢初不知篇數武帝時有大常藜  
侯孔臧者安國之從兄也與安國書云時人惟聞尚書二

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為信然不知其有百篇也今攷傳記引書並無序所亡四十二篇之文則此篇名亦未可盡信也

豐熙偽尚書

五經得於秦火之餘其中固不能無錯誤學者不幸而生乎二千餘載之後信古而闕疑乃其分也近世之說經者莫病乎好異以其說之異於人而不足以取信於是舍本經之訓詁而求之諸子百家之書猶未足也則舍近代之文而求之遠古又不足則舍中國之文而求之四海之外如豐熙之古書世本尤可怪焉原注鄭人言出其子坊偽往或曰箕子朝鮮本者箕子封於朝鮮傳書古文自帝典

日釋二

至

至微子止後附洪範一篇曰徐市倭國本者徐氏為秦博士因李斯坑殺儒生託言入海求僊盡載古書至島上立倭國即今日本是也二國所譯書其會大父河南布政使慶錄得之以藏於家按宋歐陽永叔日本刀歌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蓋昔時已有是說而葉少蘊固已疑之夫詩人寄興之辭豈必真有其事哉日本之職貢於唐久矣自唐及宋歷代求書之詔不能得而二千載之後慶乃得之其得之又不以獻之朝廷而藏之家何也原注宋咸平中日本僧裔然以鄒康成注孝經來獻不言有尚書至曰箕子傳書古文自帝典至微子則不應別無一篇逸書而一一盡同於伏生孔安國之所傳其曰後附洪範一篇者蓋徒見左氏傳三引

洪範皆謂之商書原注文公五年引沈漸剛克高明柔克成公六年引三人占從二人襄公三年引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正義曰而不知王者周人之稱十箕子商人所說故謂之商書

有三者周史之記不得為商人之書也禹貢以道山道水移於九州之前此不知古人先經後緯之義也原注孔安國傳道解及岐即云更理說所治山川首尾所在是自漢以來別無異文史記夏本紀亦先九州而後道山道水五子之歌為人上者奈何不敬以其不叶而改之曰可不敬乎謂本之鴻都石經據正義言蔡邕所書石經尚書止今文三十四篇無五子之歌熙又何以不攷而妄言之也原注之歌乃孔氏古文東晉豫章內史梅賾所上故左傳成公十六年引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哀公六年引惟彼陶唐有此冀方杜預注並以為逸書國語周單襄公引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單穆公引闕石和鈞王府則有韋昭解亦以為逸書夫天子失官學在四裔使果有殘編斷簡可以裨經

日釋二

美

文而助聖道固君子之所求之而惟恐不得者也若乃無益於經而徒為異以惑人則其於學也亦謂之異端而已愚因歎夫昔之君子遵守經文雖章句先後之間猶不敢輒改故元行沖奉明皇之旨用魏徵所注類禮讓為疏義成書上進而為張說所駁謂章句隔絕有乖舊本竟不得立於學官夫禮記二戴所錄非夫子所刪況其篇目之次元無深義而魏徵所注則又本之孫炎原注字叔然漢末人以累代名儒之作申之以詔旨而不能奪經生之所守蓋唐人之於經傳其嚴也如此故啖助之於春秋卓越三家多有獨得而史氏猶譏其不本所承自用名學謂後生詭辯為助所階乃近代之人其於讀經函莽滅裂不及昔人遠甚又

無先儒爲之據依而師心妄作刊傳記未已也進而議聖

經矣更章句未已也進而改文字矣此陸游所致慨於宋

人原注陸務觀曰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孔安國鄭康成

繁辭毀周禮疑孟子議書之允征顧命不難於議而今日

彌甚徐防有言今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違師爲非義意

說爲得理輕侮道術寢以成俗嗚呼此學者所宜深戒若

豐熙之徒又不足論也原注近有謂得朝鮮本尚書於洪

元王惲中堂事記中統二年高麗世子禮來朝宴於中書

省問曰傳聞汝邦有古文尚書及海外異書答曰與中國

書不殊是知此五十二字者亦偽撰也漢東萊張霸偽造尚書百二篇以中書

校之非是霸辭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並詔存其書後樊

並謀反乃黜其書而偽逸書嘉禾篇有周公奉鬯立于阼

階延登贊曰假王蒞政之語莽遂依之以稱居攝是知惑

世誣民乃犯上作亂之漸大學之教禁於未發者其必先

之矣

日釋二

毛

日知錄集釋卷二終

日知錄集釋卷三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詩有入樂不入樂之分

鼓鍾之詩日以雅以南子曰雅頌各得其所夫二南也幽

之七月也小雅正十六篇大雅正十八篇原注詩譜小雅

八篇爲頌也詩之入樂者也抑以下十二國之附於二南

之後而謂之風鴟鴞以下六篇之附於幽而亦謂之幽六

月以下五十八篇之附於小雅民勞以下十三篇之附於

大雅而謂之變雅詩之不入樂者也原注釋文曰從六月

王之變小雅從節南山至何草不黃四十四篇前儒申公

毛公皆以爲幽王之變小雅從民勞至桑柔五篇是厲王

之變大雅從雲漢至常武六篇是宣王之變大雅瞻卬及

名曼二篇是幽王之變大雅正義曰變者難亦播於樂

日釋三

或無算之節所用或隨事類而歌又在制禮之後樂不常

用今按以變雅而播之於樂如衛獻公使大師歌巧言

祭之卒章是也至氏曰古未有詩而不入樂者特宗廟朝廷

也是以吳札請觀於周樂而列國之風並奏不謂之樂而

何古者四夷之樂尚陳於天子之庭況列國之風乎亭林

於是乎失言況變風亦概而言之爲風之洪渙鄭風之

衣齊風之雞鳴秦風之同袍同澤其中未嘗無正聲是又

不可不知也汝成案釋文正用魯詩說見漢書谷永傳注

則申毛云者當是伸毛樂記子夏對魏文侯曰鄭音好濫

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

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朱子曰二南正

風房中之樂也鄉樂也二雅之正雅朝廷之樂也商周之

頌宗廟之樂也至變雅則衰周卿士之作以言時政之得

失而抑鄙以下則太師所陳以觀民風者耳非宗廟燕享

之所用也但据程大昌之辯則二南自謂之南而別立正

風之目者非原注大昌字泰之孝宗時人著詩論一十七

詩無國風之名原注朱子當曰或謂之南風之名非而曰秦之詩論直云

篇無十七篇陳氏曰二南雅頌之名入樂載於儀禮之燕禮

郊飲禮及內外傳列國燕享所歌無論已至魯人歌周樂

則十三國雅祭蜡則飲幽頌大戴禮章句迎寒暑則賦幽詩祈年

則賦幽雅祭蜡則飲幽頌大戴禮章句迎寒暑則賦幽詩祈年

魏風之代檜在焉漢末杜夔能記雅樂則伐檀之詩與鹿

鳴騶虞文王並列十三國變風之人樂又歷歷可據也宋

程大昌謂有南雅頌而無國風自邠至幽十三國詩皆不

入樂豈非妄說乎彼特見蘇氏釋鼓鐘篇以雅以南誤以

爲二雅非南故生此說耳蘇氏之謬前辨之已悉矣見小

雅鼓鐘篇程又謂季札觀樂自邠以下傳但紀國而不

言風故知無國風之名不知二南之詩不盡得於境內兼

得之於南國周召之名不足以盡之故言南南指其地非

以爲詩名也上三國之詩皆得於境內自應舉國名以概

之則云是言南皆據實而言其爲風一而已且季札問邠

衡則云是言南皆據實而言其爲風一而已且季札問邠

矣案呂氏春秋云禹省南土塗山氏女命妾往候文作歌

曰侯人荷兮實始爲南音周公名公取風焉程以南爲詩

名或本於此然呂覽言取風不言無風也况呂覽豈傳信

之書耶又曰詩厚樂之教廣博易良是教詩教樂其旨不

詩之教溫柔敦厚樂之教廣博易良是教詩教樂其旨不

同也王制曰樂正立四教以道十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

以詩書是教詩教樂其旨不類亦指作詩之意而言其奏之爲樂偶與作詩之意同耳

類亦指作詩之意而言其奏之爲樂偶與作詩之意同耳

四詩

周南召南南也非風也幽謂之幽詩亦謂之雅亦謂之頌

原注據周而非風也南幽雅頌爲四詩而列國之風附焉

禮簡章而宋程大昌詩論謂無國風之目然禮

此詩之本序也原注宋程大昌詩論謂無國風之目然禮

抑至曹十二國爲風無害楊氏曰秦之云詩之

有風其原誤于左氏荀氏王制之云非所疑也

孔子刪詩所以存列國之風也有善有不善兼而存之猶

古之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而季札聽之以知其國之興衰

正以二者之並陳故可以觀可以聽世非二帝時非上古

固不能使四方之風有貞而無淫有治而無亂也文王之

化被於南國而北鄙殺伐之聲文王不能化也使其詩尙

存而入夫子之刪必將存南音以繫文王之風存北音以

繫紂之風而不容於沒一也是以桑中之篇溱洧之作夫

子不刪志淫風也叔于田爲譽段之辭揚之水椒聊爲從

沃之語夫子不刪著亂本也淫奔之詩錄之不一而止者

所以志其風之甚也一國皆淫而中有不變者焉則亟錄

之將仲子畏人言也女曰鷄鳴相警以勤生也出其東門

不慕乎色也衡門不願外也選其辭比其音去其煩且濫

者此夫子之所謂刪也後之拘儒不達此旨乃謂淫奔之

作不當錄於聖人之經是何異唐太子因謂商臣弒君不

當載於春秋之策乎原注唐書高宗諸子傳黃氏曰

列國之風未嘗被之樂也夫子之所言正者雅頌而未及

于風也桑中之詩明言淫奔東萊呂氏乃爲之諱而指爲

于風也桑中之詩明言淫奔東萊呂氏乃爲之諱而指爲

于風也桑中之詩明言淫奔東萊呂氏乃爲之諱而指爲

雅音失 真希元文章正宗其所選詩一掃千古之陋歸之

正旨然病其以理為宗不得詩人之趣且如古詩十九首

雖非一人之作而漢代之風畧具乎此今以希元之所刪

者讀之不如飲美酒被服純與素何以異乎唐詩山有樞

之篇良人惟古歡狂駕惠前綬蓋亦抑詩雄雉于飛之義

牽牛織女意仿大東兔絲女蘿情同車牽十九作中無甚

優劣必以坊淫正俗之旨嚴為繩削雖矯昭明之枉恐失

國風之義六代浮華固當芟落使徐庾不得為人陳隋不

得為代無乃太甚豈非執理之過乎錢氏曰四朝詩見錄

詩盡去序文以形管為淫奔之具以賦闕為偷期之所陳

止齋得其說而病之謂以千七百餘年女史之形管與三代

考亭辯考亭微知其然移書求其詩說止齋答以公近與

陸子靜門辯無極又與陳同父爭論王霸矣某未嘗注詩

所以說詩者不過與門人學子講義今皆毀之矣蓋不欲

之辨也

何彼穠矣錢氏曰傳禮猶戎戎也按說文穠衣厚自

山堂攷索載林氏曰二南之詩雖大概美詩亦有刺詩不

徒西周之詩而東周亦與焉據何彼穠矣之詩可知矣其

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攷春秋莊公元年書王姬歸于齊

此乃桓王女平王孫下嫁於齊襄公非平王孫齊侯子而

何原注洪氏容齋五筆曰春秋莊公元年當周莊王之四

之十四年齊桓公之五年書王姬歸于齊莊公十一年當莊王

之孫則所嫁王姬當是姊妹齊侯之子即襄公桓公二君

於此矣說者必欲以為西周之詩於時未有平王乃以平

為平正之王齊為齊一之侯與書言寧王同義此妄也原

日釋三

日釋三

五

毛氏傳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按成王時齊

侯則太公而以武王之女適其子足甥舅為婚周之盛時

必無此事逮成王顧命丁公始見於經而據詩人欲言其

去武王三十餘年又必無未笄之女矣

人之子孫則必直言之如稱衛莊姜則曰齊侯之子衛侯

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妃美韓侯取妻則曰汾王之甥蹇

父之子又何疑乎且其詩刺詩也以王姬徒有容色之盛

而無肅離之德何以使人化之故曰何彼穠矣唐棣之華

曷不肅離王姬之車詩人若曰言其容色固如唐棣矣然

王姬之車胡不肅離乎是譏之也按此說桓王女平王孫

則是其曰刺詩於義未允蓋詩自邶邶以訖於檜曹皆太

師之所陳者也其中有美有刺若二南之詩則用之為燕

樂用之為鄉樂用之為射樂用之為房中樂而鼓鍾之卒

章所謂以雅以南春秋傳所謂象簡南簡文王世子所謂

胥鼓南者也安得有刺此必東周之後其詩可以存二南

之遺音而聖人附之於篇者也且自平王之東周德日以

衰矣麥禾之取孺葛之戰幾無以令於兄弟之國且莊王

之世魯衛晉鄭日以多故於是王姬下嫁以樹援於強大

之齊尋盟府之墜言繼昏媾之風好且其下嫁之時猶能

修周之舊典而容色之盛禮節之備有可取焉聖人安得

不錄之以示興周道於東方之意乎原注春秋襄十五年

亦此蓋東周以後之詩得附二南者惟此一篇而已後之

儒者乃疑之而為是紛紛之說是烏知聖人之意哉或曰

詩之所言但稱其容色何也曰古者婦有四德而容其一







朝隋于西錢微士曰傳隋升也案許卡重不收隋字

謂不終朝而雨止則未然諺曰東虹晴西虹雨原注其雨

蓋虹蜺雜亂之交無論雨晴而皆非天地之正氣楚襄王

登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所謂朝雲者也

王

邾邾衛王列國之名其始於成康之世乎惟周王撫萬邦

巡侯甸而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其采於商之故都者則繫

之邾邾衛其采於東都者則繫之王原注王亦周初大師

元城劉先生之言亦謂邾邾其采於列國者則各繫之其

國至驪山之禍先王之詩率已闕軼而孔子所錄者皆平

王以後之詩此變風之所由名也詩雖變而大師之本名

則不敢變此十二國之所以猶存其舊也先儒謂王之各

不當僭於列國而為之說曰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

君原注晉范甯春誤矣季文貞曰周初之風是謂二南其

秋穀梁傳序世道一風同無間中外其後采諸列國者歸其本部則邾

邾以下是畿內所傳者附於雅則不能比於二南又不可別

成康後畿內無風蓋俗化既散不能比於二南又不可別

自為部故歸之雅及乎既東則守不行而列國無詩平

王初年周太師猶舉舊職欲存風雅二體節南山以下作

自邾大夫者曰雅黍離以下畿內民俗曰風其稱風而與

西周別者以此至其晚歲則并此區之東遷風雅亦僅止

于平王故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先儒或於詩亡之義

乃以雅為西以風為東而有降黍離於國風之說夫王號

猶在誰則降之魯猶有頌夫子弗更也尚降周雅為風乎

汝成案康成云其詩不能復雅故賦之謂之王國之變風

疏曰詩者緣政而作風雅繫政廣狹又釋鄭志言幽厲以

風美亦甚正惟諸次幽下則見轉一孔蓋名尊而實消矣

自幽王以上大師所陳之詩亡矣春秋時君卿大夫之賦

詩無及之者此孔子之所不得見也是故詩無正風

二南也幽也小大雅也皆西周之詩也至於幽王而止原

注惟何彼穠矣為其餘十二國風則東周之詩也王者之迹

熄而詩亡西周之詩亡也詩亡而列國之事迹不可得而

見於是晉之乘楚之檇杞魯之春秋出焉是之謂詩亡然

後春秋作也周頌西周之詩也魯頌東周之詩也成康之

世魯豈無詩而今亦已亡矣故曰詩亡列國之詩亡也其

作於天子之邦者以雅以南以幽以頌則固未嘗亡也

日之夕矣

雞棲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當歸之時也至是而

不歸如之何勿思也

君子以嚮晦入宴息日之夕矣而不來則其婦思之矣朝

出而晚歸則其母望之矣原注列夜居于外則其友弔之

矣原注於文日夕為退原注說是以樽罍無卜夜之賓衢

路有宵行之禁故曰見星而行者惟罪人與奔父母之喪

者乎原注曾至於酒德衰而酣身長夜官邪作而昏夜乞

哀天地之氣乖而晦明之節亂矣

大車

豈不爾思畏子不敢民免而無恥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有恥且格也

鄭

有恥且格也

有恥且格也

有恥且格也

有恥且格也

自邶至曹皆周初大師之次序先邶鄘衛殷之故都也次之以王周東都也何以知其為周初之次序邶鄘也晉而謂之唐也皆西周之舊也惟鄭乃宣王所封中興之後始立其名於大師而列於諸國之先者鄭亦王畿之內也故次於王也桓公之時其詩不存故首繼衣也

楚吳諸國無詩

吳楚之無詩以其僭王而刪之與非也太師之本無也楚之先熊繹辟在荆山筆路藍縷以處草莽惟是桃弧棘矢以其禦王事而周無分器公十二年傳岐陽之盟楚為荆蠻置茅莛設望表與鮮牟守燎而不與盟是亦無詩之可采矣況於吳白壽夢以前未通中國者乎滕薛之無

日釋三

詩微也若乃號節皆為鄭滅而號獨無詩陳蔡皆列春秋之會盟而蔡獨無詩有司失其傳爾

幽

自周南至幽統謂之國風此先儒之課程泰之辨之詳矣幽詩不屬於國風周世之國無幽此非太師所采周公追王業之始作為七月之詩兼雅頌之聲而用之祈報之事周禮籥章逆暑迎寒則獻幽詩祈年於田祖則獻幽雅祭蜡則獻幽頌雪山王氏曰此一詩而三用也原注謂籥章鐘琴瑟四器之聲合籥也笙師籥笙簫簫篪管簧廣應雅凡十二器以雅器之聲合籥也既時播鼓擊頌管為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凡和樂亦如之此用七月一詩特其以器鳴鳴以下或則公之作或為周公而作和聲有不同爾

則皆附於幽焉雖不以合樂然與二南同為有周盛時之詩非東周以後列國之風也故他無可附

言私其穢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先公而後私也言私其穢獻豨于公先私而後公也自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而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不能免矣故先王弗為之禁非惟弗禁且從而恤之建國親侯胙土命氏畫井分田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此所以為王政也至於當官之訓則日以公滅私然而祿足以代其耕田足以供其祭使之無將母之嗟室人之謫又所以恤其私也此義不明久矣世之君子必曰有公而無私此後代之美言非先王之至訓矣

日釋三

承筐是將

君子不親貨賄束帛芟芟實諸筐篚非惟盡飾之道亦所以遠財而養恥也萬曆以後士大夫交際多用白金乃猶封諸書冊之間進自閹人之手今則親呈坐上徑出懷中交收不假他人茶話無非此物衣冠而為囊橐之寄朝列而有市井之容若乃拾遺金而對管寧倚被囊而酬溫嶠曾無媿色了不關情固其宜也然則先王制為筐篚之文者豈非禁於未然之前而示人以遠財之義者乎以此坊民民猶輕禮而重貨

罄無不宜

罄無不宜宜室宜家宜兄弟宜子孫宜民人也古詩為傳是

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也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夫使機智日生而姦偽萌起上下且不相安神奚自而降福乎有起信險膚之族則高后崇降弗祥有壽張為幻之民則嗣王罔或克壽是故有道之世人醇工麗商樸女童上下皆有嘉德而至治馨香感於神明矣然則祈天永命之寶必在於觀民而斷難為樸其道何由則必以厚生為本

羣黎庶人也百姓百官也民之質矣兼百官與庶人而言猶曰人之生也直也

小人所腓

小人所腓

小人所腓古制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裳五人廩養五人樵汲五人原注見隨車而動如足之腓也原注傳曰腓腓也箋曰腓當作比皆未是步乘相資短長相衛行止相扶此所以為節制之師也繻葛之戰鄭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乘彌繼卒不隨車遇闕即補斯已異矣原注古時營陳遇闕處仍以車補周禮車僕掌闕車之萃注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左傳宣公十二年楚子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注游車補闕者大鹵之師魏舒請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原注注乘車者車三人五乘十五人今改去車更以五人為伍分為三為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專任步卒以取捷速然亦必山林險阻之地而後

可用也步不當騎於是趙武靈王為變服騎射之令而後世因之所以取勝於敵者益輕益速而一敗塗地亦無以自保然後知車戰之為謀遠矣

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車戰之時未有斬首至於累萬者車戰廢而首功興矣先王之用兵服之而已不期於多殺也殺人之中又有禮焉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不亦宜乎宋沈括對神宗言車戰之利見於歷世然古人所謂兵車者輕車也五御折旋利於捷速今之民間輜車重大日不能三十里故世謂之太平車但可施於無事之日爾

變雅

六月采芑車攻吉日宣王中興之作何以為變雅乎采芑

日釋三

五

傳曰言周室之強車服之美也言其強美斯劣矣原注正義曰名生於觀夫鹿鳴以下諸篇其於君臣兄弟朋友之間無不曲當而未嘗有夸大之辭大雅之稱文武皆本其敬天勤民之意至其言伐商之功盛矣大矣不過曰會朝清明而止然則宣王之詩不有侈於前人者乎原注如韓奕一傳而周遂亡嗚呼此太子晉所以謂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固不待泗水之憂祈父之刺而後見之也

大原

薄伐獫狁至于大原毛鄭皆不詳其地其以為今太原陽曲縣者始於朱子原注呂氏讀詩記嚴氏詩緝並云而愚未敢信也古之言大原者多矣若此詩則必先求淫陽所在而後大原可

得而明也漢書地理志安定郡有涇陽縣開頭山在西禹  
貢涇水所出後漢書靈帝紀段熲破先零羌於涇陽注涇  
陽縣屬安定在原州郡縣志原州平涼縣本漢涇陽縣地  
今縣西四十里涇陽故城是也然則大原當即今之平涼  
而後魏立為原州亦是取古大原之名爾原注唐書原州  
平涼郡治平高  
廣德元年沒吐蕃節度使馬璘表置行原州於靈臺之百  
里城貞元十九年徙治平涼元和三年又徙治臨涇大中  
三年收復開計周人之禦獫狁必在涇原之間若晉陽之  
大原在大河之東距周京千五百里豈有寇從西來兵乃  
東出者乎故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面國語宣王料民于  
大原亦以其地近邊而為禦戎之備必不料之於晉國也  
又按漢書賈捐之言秦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大原而天

日釋三

六

下潰畔亦是平涼而非晉陽也原注漢武帝始開朔方郡  
而止若晉陽之太原則其外有  
雁門雲中九原不得言不過也若書禹貢既修大原至于  
岳陽春秋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原及子產對叔向宣汾  
洧障大澤以處大原則是今之晉陽而豈可以晉之大原  
為周之大原乎原注司馬相如上林賦布濩澤延蔓太  
原蓋古人之通稱也全氏曰尚書大傳大而高平者謂  
之太原春秋題辭高平曰太原故平涼亦有太原之名  
吾讀竹書紀年而知周之世有戎禍也蓋始於穆王之征  
犬戎六師西指無不率服於是遷戎於太原原注十  
七年以贖  
武之兵而為徙戎之事懿孝之世戎車屢征至夷王七年  
虢公帥師伐太原之戎至於俞泉獲馬千匹則是昔日所  
內徙者今為寇而征之也宣王之世雖號中興三十三年

王師伐太原之戎不克三十八年伐條戎奔戎王師敗逋  
三十九年伐羌戎戰於干畝王師敗逋四十年料民於太  
原其與後漢西羌之叛大畧相似幽王六年命伯士帥師  
伐六濟之戎王師敗逋原注後漢書西羌傳並用此  
尤以為周得中策蓋不攻之言  
於是關中之地戎得以整居其間而陝東之申侯至與之  
結盟而入寇原注自遷成至此一百七十六年  
周語申緄西戎方強王室方駭蓋宣王之  
世其患如漢之安帝也幽王之世其患如晉之懷帝也戎  
之所由來非一日之故而三川之震糜弧之謠皆適會其  
時者也然則宣王之功計亦不過唐之宣宗而周人之美  
宣亦猶魯人之頌僖也事少而文侈矣書不盡言是以論  
其世也如毛公者豈非獨見其情於意言之表者哉原注  
紀年自共和以後多可信蓋亦必  
有所傳其前則好事者為之爾

日釋三

七

莠言穢言也若鄭享趙孟而伯有賦鶉奔之詩是也君子  
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狎侮之態不及  
於小人諛浪之辭不加於妃妾自世尚通方人安媿慢宋  
玉登牆之見淳于涿燭之歡遂乃告之君王傳之文字忘  
其穢論敘為美談以至執女手之言發自臨喪之際原注  
鬻如辱之詠宣於侍宴之餘原注郭  
舍人於是搔頭而舞八風  
飲明連臂而歌萬歲原注問  
知微去人倫無君子而國命隨  
之矣  
臧孫紇見衛侯于邾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

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以糞土喻其言猶詩之莠言也

皇父 錢徵士曰作都於何事在幽王六年見竹書紀年九域志同州有向城即此

王室方騷人心危懼皇父以柄國之大臣而營邑于向左傳隱十一年解縣縣西有地名向在今濟源縣界於是三有事之多藏者隨之而去矣庶民之有車馬者隨之而去矣蓋亦知西戎之已偏而王室之將傾也以鄭桓公之賢且寄孳於虢鄆則其時之國勢可知然不顧君臣之義而先去以為民望則皇父實為之首昔晉之王衍見中原已亂乃說東海王越以弟澄為荊州族弟敦為青州謂之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為三窟矣鄙夫之心亦千載而符合者乎

日釋三

六

握粟出卜

古時用錢未廣詩書皆無貨泉之文而問卜者亦用粟漢初猶然史記曰者傳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精汝成案曰者數十百錢又云此之為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是問卜者兼用錢粟矣此持偏引一語爾惠氏曰古者卜筮先用精鑿之米以享神謂之精楚辭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王逸注言巫咸將下願懷椒糈要之使筮者占茲吉凶之事也管子云守龜不兆握粟而筮者屢中

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孔氏曰私人卑隸之屬也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故貴有常尊賤有等威所以辨上下而定民志也周之衰也政以賄成而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原注左氏襄公十年傳又

其甚也私人之子皆得進而服官而文武周公之法盡矣候人而赤芾曹是以亡不狩而縣貍魏是以削賤妨貴小加大古人列之六逆又不但仍叔之子譏其年弱尹氏之媚刺其材瑣而已自古國家吏道雜而多端未有不趨於危亂者舉賢材慎名器豈非人主之所宜兢兢自守者乎不醉反恥

彼醉不臧不醉反恥所謂一國皆狂反以不狂者為狂也以箕子之忠而不敢對紂之失日原注韓非子況中材以下有不尤而效之者乎卿士師師非度此商之所以亡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此楚之所以六千里而為讎人役也是以聖王重特立之人而遠苟同之士保邦于未危必自此始

日釋三

九

上天之載錢徵士曰禮記中庸鄭注讀曰載謂生物也與箋異蓋三家說也亦作緯見漢書揚雄傳者如之何亦曰儀刑文王而已其儀刑文王也如之何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而已

王欲玉女

民勞本召穆公諫王之辭乃託為王意以戒公卿百執事之人故曰王欲玉女是用大諫猶之轉予于恤而呼祈父從事不均而怨大夫所謂言之者無罪而聞之者足以戒也豈亦監諉之時疾威之日不敢指斥而為是言乎然而

亂君之國無治臣焉至於我即爾謀聽我器器則又不獨王之復諫矣

夸毗

天之方情無為夸毗釋訓曰夸毗體柔也原注後漢書崔依人足恭善為進退天下惟體柔之人常足以遺民憂而召天禍夏侯湛有云居位者以善身為靜以寡交為慎以弱斷為重以怯言為信原注白居易有云以拱默保位者為明智以柔順安身者為賢能以直言危行者為狂愚以中立守道者為凝滯故朝寡敢言之士庭鮮執咎之臣自國及家寢而成俗故父訓其子曰無介直以立仇敵兄教其弟曰無方正以賈悔尤且慎默積於中則職事廢於外強毅果斷

日釋三

三

之心屈畏忌因循之性成反謂率職而居正者不達於時宜當官而行法者不通於事變是以殿最之文雖書而不實黜陟之典雖備而不行原注長羅點有云無所可否則曰得體與世浮沈則曰有量眾皆默已獨言則曰沽名眾皆濁已獨清則曰立異原注宋觀三子之言其於末俗之敝可謂懇切而詳盡矣至於佞諂日熾剛克消亡朝多沓沓之流士保容容之福苟由其道無變其俗必將使一國之人皆化為巧言令色孔壬而後已然則喪亂之所從生豈不階於夸毗之輩乎原注樂天作胡旋女詩曰天寶是季年時欲變臣妾人人學圓轉是以屈原疾楚國之士謂之如脂如韋而孔子亦云吾未見剛者

流言以對

疆禦多懟即上章所云疆禦之臣也其心多所懟疾而獨窺人主之情深居禁中而好聞外事則假流言以中傷之若二叔之流言以問周公是也夫不根之言何地蔑有以斛律光之舊將而有百升明月之謠以表度之元勳而有坦腹小兒之誦所謂流言以對者也如此則寇賊生乎內而怨詛興乎下矣卻宛之難進昨者莫不謗令尹所謂侯作侯祝者也孔氏疏采苓曰譏言之起由君數問小事於小人也可不慎哉原注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皆由中朝奸邪之徒流言也

申伯雷氏曰申為方伯非伯爵高之四章曰詢臚濯申伯灌惟全路有詢臚上公九命所乘是受命為方伯

日釋三

三

申伯宣王之元舅也立功於周而吉甫作崧高之誦其孫女為幽王后無罪見黜申侯乃與犬戎攻殺幽王原注竹宣王四十一年王師敗于申則宣王之末申侯已叛乃未幾而為楚所病成申之詩作焉當宣王之世周興而申以強當平王之世周衰而申以弱至莊王之世而申為楚縣矣原注左傳哀公十七二年舅之於周功罪不同而其所以自取如此宋左師之告華亥曰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讀二詩者豈徒論二王之得失哉

德輶如毛

德輶如毛原注即輶車言易舉也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



下歸仁焉又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

韓城

水經注聖水徑方城縣故城北又東南徑韓城東詩溥彼

韓城燕師所完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王肅曰今

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世謂寒號非也原注魏書地形志范陽郡方城縣有

韓侯城楊氏曰水經注按史記燕世家易水東分為梁

門今順天府固安縣有方城村即漢之方城縣也水經注

亦云濕水徑良鄉縣之北界歷梁山南高粱水出焉是所

謂奕奕梁山者矣舊說以韓國在同州韓城縣曹氏曰武

王子初封於韓其時召襄公封於北燕實為司空王命以

日釋三

三

燕眾城之竊疑同州去燕二千餘里即令召公為司空掌

邦土量地遠近與事任力亦當發民於近甸而已豈有役

二千里外之人而為築城者哉召伯營申亦曰因是謝人

齊桓城邢不過宋曹二國而召詰庶殷攻位蔡氏以為此

遷洛之民無役紂都之理此皆經中明證原注大全載朱

為不可曉況其追其貊乃東北之夷而蹶父之靡國不到亦似

謂韓土在北陲之遠也又攷王符潛夫論曰昔周宣王時

有韓侯其國近燕故詩云普彼韓城燕師所完其後韓西

亦姓韓為衛滿所伐遷居海中漢時去古未遠當有傳授

今以水經注為定江氏曰梁山在韓城而燕地亦自有梁

之水東逕梁山南通縣今之通州其西有梁山正當固安

縣之東北也禹治冀州水恆衛既從則燕地之梁山固其

所莫定者韓城之梁山名偶同耳然則韓始封在韓城至

宣王時徙封於燕之方城原注魏書地形志范陽郡方城縣有

世失國此用國語應韓不在之說謂失其近燕之國也蓋

失於北而遷於西故王符曰其後韓西也韋昭謂韓於平

王之世失國此則指其所遷之國近於禹貢之梁

者韓之二國皆有梁山故鄭氏誤以遷國為封國

按毛傳梁山韓城皆不言其地鄭氏箋乃云梁山今左馮

翊夏陽西北韓姬姓之國也後為晉所滅故大夫韓氏以

為邑名焉原注左傳富辰言邢晉應韓武之穆也竹書

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上言涉河下言及韓又曰寇深矣

是韓在河東亦非今之韓城也故杜氏解但云韓晉地

今韓城之地益明戰于韓非此也至溥彼韓城燕師所完

則鄭已自知其說之不通故訓燕為安而曰大矣彼韓國

之城乃古平安時眾民之所築完惟王肅以梁山為涿郡

方城縣之山而以燕為燕國原注孫毓汶云今於梁山則用鄭說

於燕則用王說二者不可兼通而又巧立召公為司空之

說可謂甚難而實非矣又其追其貊鄭以經傳說貊多是

中夷故職方掌四夷九貉原注鄭志荅趙商云九貉即

九夷也又秋官貉注云征東北夷所獲而漢時所謂濊

貊者皆在東北原注史記貨殖傳燕東結貉朝鮮真番

韓之北高句麗沃沮漢書武帝紀注服虔曰穢貉在辰

之南東窮於大海因於箋末添二語云其後追也貊也

為穢貉所逼稍東遷此又可見康成之不自安而遷就

其說也陳氏曰溥彼韓城燕師所完鄭箋訓燕為安云古

肅孫韓皆以燕為燕國得之至水經注載肅語謂今涿郡

方城縣有韓侯城王符潛夫論亦言宣王時有韓侯國近

燕近備有據此立說謂此詩之韓在今順天府固安縣非

西安府之韓城縣殆未必然也為此說者因燕遠於韓不

得用其師是東夷與今韓城隔遠不應以貊錫韓耳然

命燕城韓東萊引春秋事例之洵為允當且非直此也周

公作洛四方民大和會五服咸至無間遠近山南城齊自  
錫而往與燕之去韓路亦相等至以新為東夷鄭氏注周  
禮據漢世言之耳魯頌淮夷蠻貊莫不率從本謂淮夷行  
如蠻貊非謂蠻貊亦服魯傳義不謬也孟子言新五穀不  
生此北方氣寒之說說文亦以貉為北方豸種此詩其道  
其猶又與奄受北國連文其為北垂荒裔無疑矣貉俗字  
也本作豸此詩追述華夏蠻貊不經皆作貉注疏作豸  
諸本因之又曰呂記朱傳以燕為燕國其說當矣然所謂  
燕師者直是燕國之民而召公之子孫受封于燕者率之  
城韓自未傳謂韓初封時召公為司空王命以其眾為築  
此城此言非也燕雖召公之國召公未嘗至燕也召公自  
食采于畿內若召公卒之則所召之眾乃王師也王師而  
謂之燕師天子而蒙侯國之號可乎况召公為司空不見  
經典朱子為此說者特因召公高才耳不知宣王時賦謝則  
空十籍治遂意召公當世居此職耳不知宣王時賦謝則  
使召穆公城齊則使樊仲山甫穆公一身尚未必常居司  
空之職况其先世乎又案召公歷事文武成康四王封  
韓大司空則屬毛公詳見孔氏書傳左傳又云聘季為司  
空見定四年則屬毛公詳見孔氏書傳左傳又云聘季為司  
空而召公不與焉安得謂召公世居此職耶又問家六經  
豈無世職者成王時蘇公為司寇康叔亦為之穆王命若

日釋三



牙為司寇而由王時番為之鄭桓公亦為之謂司空獨世  
為召氏豈其然乎漢成帝陳氏之說辨矣第既主王肅孫  
統之說以燕為燕國復云詩之韓城在今西安又主魯頌  
傳淮夷蠻貊謂淮夷行如蠻貊以訓此類字義固當矣然  
同州去燕二千餘里獨以此賦功屬韓城不乘理勢周公作  
洛是築王城五服咸至宜矣而康成猶言不見要服者以  
遠於後事而恒闕焉豈城此侯邑而惟勤是遠國至山甫  
城齊自鎬而往此是王命往城稽度教護非率鎬眾往也  
而云燕之與韓路亦相等外鑿甚矣故韓之先祖是武王  
之子括地志同州韓城縣南十八里為古韓國王肅曰今  
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是有兩韓國也史記燕世家曰燕  
北迫蠻貊山海經曰狝國其地近燕則雷氏譏康成誤以  
遷國為封國信矣然尚有疑者竹書成王十二年王師燕  
師城韓徐位山因曰後蓋追述其先祖事非宣王之時別  
有燕師城韓若然鎬燕既近涿郡可空營度土功  
是以令役二地而括地志所云古韓國者似誤

如山之苞如川之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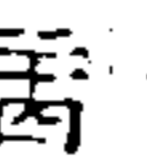
如山之苞管法也如川之流陳法也古之善用師者能為  
營而後能為陳故曰師出以律又曰不愆於四伐五伐六

伐七伐乃止齊焉管子霸國之謀且猶作內政以寄軍令  
使之耳目素習心志素定如山之不可動搖然後出而用  
之若決水於千仞之谿矣

不弔不祥

威儀之不類賢人之喪亡婦寺之專橫皆國之不祥而日  
月之眚山川之變鳥獸草木之妖其小者也傳曰人無覺  
焉妖不自作故孔子對哀公以老者不教幼者不學為俗  
之不祥原注荀子曰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而不  
肯事貴不肖而不肯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而武王勝殷  
得二俘而問焉曰若國有妖乎一俘對曰吾國有妖晝見  
星而天雨血一俘對曰此則妖也非其大者也吾國之妖

日釋三



子不聽父弟不聽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武王避席  
再拜之原注呂氏春秋 書載箕子之言亦 自余所逮見  
五六十餘年國俗民情舉如此矣不教不學之徒滿於天下  
而一二稍有才知者皆少正卯鄧析之流是豈待三川竭  
而悲周岷山崩而憂漢哉書曰習與性成詩云如彼泉流  
無淪胥以敗識時之士所以引領於哲王繫心於考德也

駟

魯僖公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而有墾牧之盛衛  
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  
授方任能而有駮牝三千之多然則古之馬政皆本於田  
功也吾未見廢有肥馬野有餓孳而能國者也

實始剪商

太王當武丁祖甲之世殷道未衰何從有剪商之事僖公之世距太王已六百餘年作詩之人特本其王迹所基而侈言之爾猶泰誓之言命我文考肅將天威也猶康誥之言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也亦後人追言之也張子曰一日之問天命未絕猶是君臣徐淑曰習鑿齒曰昔周人誅棟曰爾雅勤也詩言太王自邠遷岐始能光復祖宗修朝貢之職勤勞上事也故按習氏之義証以雅訓及惠氏之解則知文王三分有二猶合六州之眾奉勤于商當太王之初基值殷宗之隆惟天祐岐周亦不得遽云剪商矣故成王朝有數訓爾雅釋詁勤也釋言齊也見左傳杜注者則謂也盡也毛傳于甘棠訓去于闕宮訓齊鄭訓斷惟勤義小異而郭氏無注木胡邵氏正義以為踐之通引踐修舊好不足踐禮為訓亦牽強其餘諸訓雖小有輕重大意則同詩書追原受命之本每有溢辭此亦靡有子遺之類不必深求也徒以朱子據以注論語為太王因

日釋三

五

有剪商之志未竟以詞害意又實之以商道寢衰同日強大又似未審時勢遂致諸家紛紜耳

元鳥

讀經傳之文終商之世無言祥瑞者而大戊之祥桑高宗之雉雉惕於天之見妖而修德者有二焉則知監於夏王之矯誣上天而慄慄危懼蓋湯之家法也簡狄吞卵而生契不亦矯誣之甚乎毛氏傳曰元鳥皐鳥也春分元鳥降湯之先祖有城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於郊禱而生契故本其為天所命以元鳥至而生焉可以破史遷之謬矣楊氏曰簡狄吞卵非獨子長之說其來舊矣要毛公之說不可易

敷奏其勇

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蹇不踈苟非大受之人驟而當天

下之重任鮮不恐懼而失其守者此公孫丑所以有動心之問也升陲伐夏創未有之事而不疑可謂天錫之勇矣何以能之其上帝臨女無貳爾心之謂乎

湯武身之也學湯之勇者宜何如震驚百里不喪七鬯近之矣

魯頌商頌

詩之次序猶春秋之年月夫子因其舊文述而不作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告宗廟魯之頌頌其君而已而列之周頌之後者魯人謂之頌也原注鄭氏曰襄公時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之然春秋列國卿大夫賦詩無及此四篇者世儒謂夫子尊魯而進之為頌是不然魯人謂之頌夫子安得不謂之頌乎為下不倍也春秋

日釋三

五

書公書郊禘亦同此義孟子曰其文則史不獨春秋也雖六經皆然今人以爲聖人作書必有驚世絕俗之見此是以私心待聖人世人讀書如王介甫纔入貢院而一院之事皆欲紛更原注宋史此最學者之大病也劉氏曰詩何始而采風之使缺詩于是終春秋于是始春秋宗文王詩之四始莫不本于文王首基之以二南春秋之大一統也終運之以三頌春秋之通三統也周南終麟趾召南終騶虞春秋之始元終麟也變風始于邶鄘春秋之故宋也王次之春秋之新周也變雅始于邶鄘春秋之故宋也諸夏而外吳楚也魯頌先乎商頌春秋之傳也頌以商爲殿者謂救周之文敝宜用殷之質也託夏于魯明繼周以夏繼夏以商三五之道若循環終則又始易於未濟之義也王若損益因革之道三王五帝不相襲託王者于斯一貫也孔子序書特羅神紀三代正稽古列正變明得失等百王知來者莫不本于春秋即莫不具于詩故曰詩書春秋其歸一也此皆刪述之微言大義也

列國之風何以無魯大師陳之固曰魯詩不謂之頌矣孔子魯人也從魯而謂之頌此如魯史之書公也然而泮水之文則固曰魯侯也

商何以在魯之後曰草廬吳氏嘗言之矣大師所職者當代之詩也商則先代之詩故次之周魯之後原注汲冢周書伊尹朝獻商書附於王會解之後即其例也

詩序

詩之世次必不可信今詩亦未必皆孔子所正且如褒姒威之幽王之詩也而次於前召伯營之宣王之詩也而次於後序者不得其說遂并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裳裳者華桑扈鴛鴦魚藻采芣十詩皆為刺幽王之作

日釋三

三

恐不然也又如碩人莊姜初歸事也而次於後綠衣日月終風莊姜失位而作燕燕送歸妾作擊鼓國人怨州吁而作也而次於前原注朱子曰月傳曰此詩當在燕燕之前下篇放此渭陽秦康公為太子時作也而次於後黃鳥穆公薨後事也而次於前此皆經有明文可據故鄭氏謂十月之交兩無正小旻小宛皆刺厲王之詩原注十月之交有豔漢興之初師移其第妻之云自當是幽王耳而左氏傳楚莊王之言曰武王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今詩但以耆定爾功一章為武而其三為賚其六為桓章次復相隔越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正義以為采蘋舊在草蟲之前知今日之詩已失古人之次非夫

子所謂雅頌各得其所者矣嚴太僕曰虞仲按亭林顧氏之說最為有見三百篇中前後世次錯逆者甚多如小雅常棣閔管蔡成王時詩也而在采薇出車之前靈臺民始附文王時詩也而在文王大必皆孔氏之舊矣至於楚茨信南山八篇及黍苗一篇應從序陳古刺今之說十月之交四篇考之經文及史傳皆當作刺幽王非刺厲王之詩也

日釋三

三

日知錄集釋卷三終